隨園三十八種

像圖至文集卷七

一

光緒壬辰年端月

隨園三十八種

張元齊書

光緒壬辰年陽月

隨園三十八種

張元方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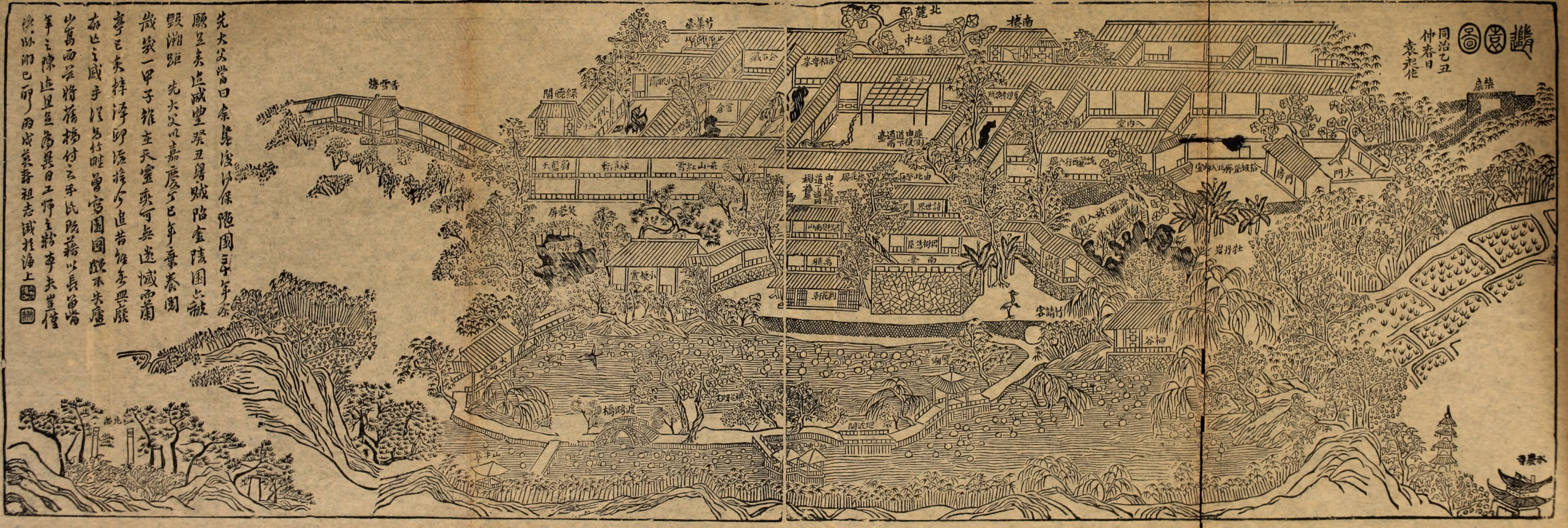
勤裕堂交
著易堂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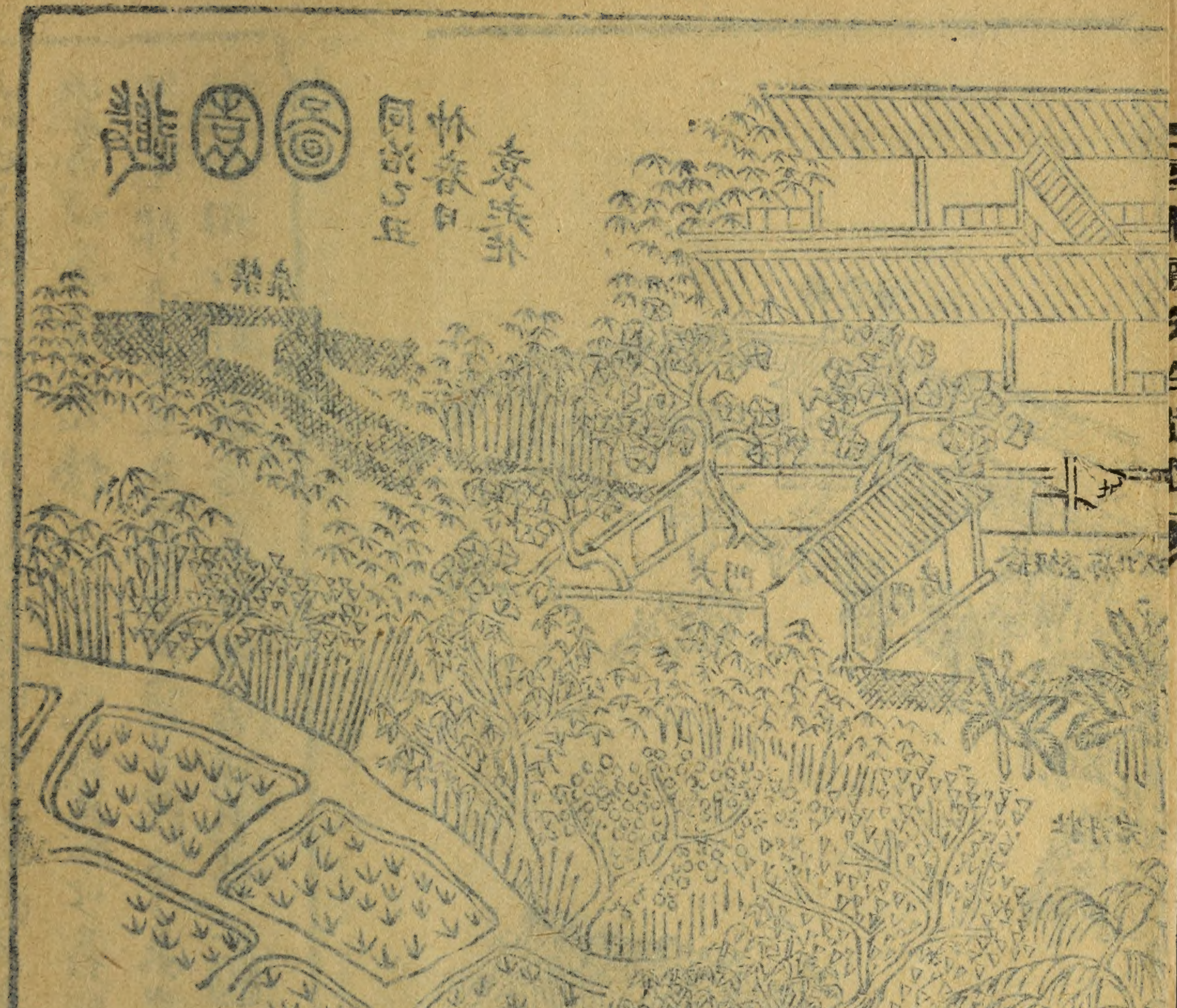
袁太史簡齋先生小像

PL 2735 .A6 A6 v.1

曠矣先生倖今無徒儕古少類達如劉伯倫而不好飲逸如嵇叔夜而不好音樂習靜如王摩詰而不好佛恬退如費季眞而不好道以名教是非自任如韓退之而不好儒志鄙王戎而不諱好財性異阮咸而不辭好色詼奇俶儻疑龍疑蛇播之爲文天談地葩或謂是太白之精所化而爲文章之宗耶或謂是歲星所寓而爲滑稽之雄耶吾莫能測之而盡其形容也

後學李壽齋


隨園圖
同治乙丑
仲春日
袁起作
先大父嘗曰余築隨園十年余
願足矣迨咸豐癸丑粵賊陷金陵園亦被
毀溯距 先大父以嘉慶丁巳年棄養閱
歲既一甲子雖在天靈爽可無遺憾蘭
亭已矣梓澤邱墟撫今追昔能無興感
茲述之感手沿名竹畦曾寫園圖頗不失廬
山舊面茲將舊稿付之手民藉以長留當
年之陳迹且亦爲異日工作之粉本夫豈僅
然以湖己卯丙戍袁壽祖志識於海上


仲春日
同治乙丑

光緒壬辰年陽月

小倉山房文集

張元方書

序

文莫古於經而經之註疏家非古文也不聞鄭箋孔疏與崔蔡並稱文莫古於史而史之考据家非古文也不聞如淳師古與韓柳並稱其他藻語俚語理障語皆非古文則　本朝望溪先生言之也詳鹿門八家之說襲眞西山讀書記中語雖非定論要爲不失文章正宗後世遵之者弱悖之者妄惟吾友子才太史掃羣弊而空之記敘用斂筆論辨用縱筆敘事或斂或縱相題爲之而大臬超超空行總不落一凡字此其志也千載而下當有定論同徵老友杭世駿序

題辭

文章代興協元會道比姚姒承黃農屬辭比事肇盲左嗣有遷固昌其宗起衰八代賴韓子元和復振西京風降及北宋祇數子落落泰華恆衡嵩厥後豈無著作手繪畫不稱乾坤容帝恐人間久寥閴五百年後生我公公年弱冠即名世赫若旭日昇於東鞭霆馭風織雲錦更鑿混沌開鴻濛上清小謫出爲吏異績瑣屑傳吳儂鳳凰來儀偶一見安可久集虞廷中名園奉母謝祿養著書矻矻無春冬積累三十年富敵邱山隆先出駢體文一歸徐庾空詩集別專行授梓尙未終獨將古文編排分卷二十四寸心得失玉十年琢金千鎔賦本古文詞冠首實類從體格用相如不與唐律同碑銘狀表及傳誌義貴紀實非褒崇如衡量物鏡取影國史徵信垂無窮昌黎此體推第一尙恐諛墓難爲雄書則儷歐陽纏綿磬深衷上規大府下勗友閭誾侃侃告以忠匡時論古不忍默力挽元氣迴春融記序關掌故不涉小品誇雕蟲論必歸大醇眉山雄辯猶盧鋒其餘雜著盡超絕妙諦無上惟天通至哉原士篇治術首辟靡析弊到秋毫鑄鼎稱神工何當懸此文上列於學宮百年樹人得至計元愷復出襄時雍國初諸老事帖括健者聲律兼磨礱汪朱獨治古文學已覺鸞鷟鳴梧桐體裁茂密固閎贍未免襞積由裁縫邇來學者知嗜古高抱賈鄭思希蹤著文亦以訓詁瀰陷陣欲假偏師攻茲文一出正鵠定眞面乃幸廬山逢我朝藝苑疊合樂諸子一器公黃鐘卓然不朽冠一代公所自致天無功京江舊雨懷蔣詡首先寄示煩郵筒賤子款三徑驚怪騰白虹搜覽得公文目懾光熊熊粲然新若手未觸意似不甚珍璸琮攜之竟出不返顧荊州借得還無庸韓文舊本共寶惜枕祕吾可驕蔡邕飢來一字不堪煮賴挾此卷忘飧饔佛燈將爐漏四鼓兀坐據案方呀喁颯然陰風忽入戶雲霧晦冥驅霹靂徑恐六丁下搜取急誦萬遍藏諸胸年家子萬應馨

古文凡例

一古文本無例也自杜征南有發凡起例之說後人因之例愈繁文愈敝德州盧氏刊金石三例蒼崖止仲諸君所考甚詳亦不過引韓比歐依樣標的而已亟無獨見然既已有之不可廢也否則口實者多故作凡例

一古人編集都無一定韓先雜著柳先論歐分四集是也倉山文稿編者誤以碑板居先後見顏魯公集亦然遂仍而不改

一碑傳標題應書本朝官爵昔人論之詳矣至行文處不可泥論或依古稱太守觀察牧令刺史等名或依俗稱制府藩司臬使等名考古大家皆有此例其從古稱者如渾瑊以金吾衛大將軍扈駕而權文公碑稱公以大司馬翼從奚陟薨贈禮部尚書而劉禹錫碑稱追贈大宗伯宋子京馮侍講行狀稱大理寺爲延尉平歐公許平墓志稱經略爲大帥皆從古稱也以故歸震川張元忠傳稱某知縣爲錢唐令洧南居士傳稱某知府爲某太守其從俗稱者如李珏牛僧孺碑稱宋申錫貶郡佐郡佐者唐時之司馬也韓文公鹽法條議稱院監巡院院監巡院者唐時之度支使鹽池監也歐公桑懌傳稱閤職閤職者宋時之六部架閣也伊川伯湻行狀稱漕司漕司者宋時之發運使轉運使也皆從俗稱也以故宋竹垞楊雍建傳稱總督爲制府施愚山袁業泗傳稱按察使布政使爲藩臬兩司凡此在行文中不一而足至于權文公唐相也唐人宰相官名應書平章事同中書門下而韓公神道碑竟以故相二字標題沈璧建安知縣也而震川墓志竟以建安尹三字標題宋知某縣事與知縣有京朝官之分非今之知縣也而竹垞蔣君墓志竟以知伏羌事標題是則古人率意處猶之史記標題忽稱魏公子忽稱平原君也未敢援以爲例

一碑傳標題必書本朝地名亦昔人所論也然行文中亦難泥論歐公李公濟碑稱南昌曰豫章若以宋

論當稱隆興震川王震傳稱震爲京兆尹若以明論當稱應天府尹湯文正施愚山墓志曰典試中州若以　本朝論當稱河南

一官名地名行文處隨俗用省字法考古大家俱有此例其序官用省字法者如昌黎劉昌裔碑應書檢校尚書左僕射云云而標題單摘統軍二字韓紳卿墓志應書錄事參軍而序事只稱司錄君三字孔戣墓銘稱容桂二管一容州總管一桂州總管省刼兩州字兩總管字又稱桂將裴行立容將楊旻亦省刼州字總管都督字㨾宋人文集中所稱三司三班一府二府者俱包括無數官名歐公劉先之墓志稱與州將爭公事及後將范公至云云亦猶今之稱前督稱後撫也以故施愚山李東園墓志稱督撫汪鈍翁郝公墓志稱司道稱參遊稱撫提稱副左歸震川章永州墓志稱院司皆不稱全官

一其序地名用省字法者如歐公伊仲宣銘稱歷知汝州之葉不稱葉縣鄭州之滎陽不稱滎陽縣東坡趙康靖公碑稱呂溱守徐蔡襄守泉趙小二寇廬壽王荆公王比部墓志稱顧得蘇常間一官曾南豐錢純老墓志稱爲尉于秀婺鄧云云皆省刼一州字以故歸震川李掞察碑稱滇民乞留葉文莊公碑稱公在廣湯文正張尚書墓志稱楚撫先府君碑稱斌在虔聞之官名地名皆省刼數字

一　本朝官行文書有不得不從俗者汪鈍翁乙邦才傳取太守結狀以報入嫌結狀二字不典案昌黎鹽法議有腳價腳錢之稱歐公曾致堯墓銘有支差添解之號陳琳檄吳將部曲文稱如詔律令任昉彈劉整文稱充衆準雇皆結狀類也正宜從俗以存一朝文案

一非史臣不應爲人立傳昔人曾有此論然柳子厚引䲺奏隸尚書以自解歸震川則直言古作楚國先賢傳襄陽耆舊傳者皆非蘭臺館閣之臣公羊穀梁亦未聞與左邱明同爲某國之史臣也此論出而紀事之例始寬

一黃棃洲言行狀爲請謚而作者不書子女及謚法爲請墓志而作者書之今請謚之狀久不行矣唐宋

諸大家行狀無不書婚娶及謚法者合從之

一滿洲姓氏與唐虞三代相同其冠首一字非其姓也元許有壬作鎮海碑題曰右丞相怯烈公姚燧作博羅驩碑題曰平章忙兀公集中亦倣此例閣峰尚書師健中丞本富察氏故均書富察公雪村中丞本姓白故書白公至若鄂尹兩文端公其冠首一字父子相承有類于姓宜因其俗稱若溯所由來尹祖居關外章佳地方因以爲氏當稱章佳公然以標題猶可也若行文處稱尹爲章佳公將舉世不知爲何人矣要知周公孔子亦非本姓秦始皇本姓嬴生於趙遂姓趙以故方望溪佟法海墓志稱法公未爲過也

一編古人已定之集碑傳中貴賤男女可以以類相從若自編其未竟之文則先後撰成有不得不參錯互見者

一古人文無圈點方望溪先生以爲有之則筋節處易於省覽按唐人劉守愚文冢銘云有朱墨圍者疑即圈點之濫觴姑從之

一古人無自梓其文者梓集百卷始于和凝爲人所嗤然唐以前文多傳鈔非板而行之可見古人文之不梓亦由風氣未開非盡從謙也慮門人子弟有所竄改不得不自蹈詒譏符之誚第古書有卷無頁故每篇皆連屬成文今既付之攻木之工矣倘仍用古人編卷法則改一篇全篇皆動故各自爲篇亦用今法

一文章有餘意未盡者書之於後始於韓文公宋元人有自記之例蓋示人以行文繁簡之法也集中倣之凡未竟之意不入本文者別署紙尾

一集中議論文字有偶異先儒獨抒己見者拘士頗以爲驚恭讀 皇上 御批顏魯公祠堂記云今之學者一字一句與程朱不相似則引繩批根曰此異端也及考其行乃與流俗無異又曰今上智之士

譬欬偶異於聖人卽擯之不得爲吾徒而中才以下反可以口說得之則學問之道將淪胥以亡較不講學之時晦冥尤甚大哉　王言洵萬古讀書之準則也

小倉山房文集目錄

卷一賦雜著
長沙弔賈誼賦　不繫舟賦
青山招主人賦　秋蘭賦
老而無子賦　山問
原士　子產不毀游廟頌
曹黃門先生像贊　朱栩贊
卜式司馬相如贊　東閣大學士張文和公像贊
儉戒　嚴葳
釋名　釋官一篇送李晴江
卷二神道碑
文華殿大學士太傅朱文端公神道碑　戶部尚書兩江總督高文良公神道碑
禮部尚書太子太傅楊公神道碑　刑部尚書富察公神道碑
光祿大夫禮部尚書王公神道碑　和碩簡親王碑
吏部侍郎魏公神道碑
卷三神道碑
文華殿大學士尹文端公神道碑　武英殿大學士忠勤伯太保黃公神道碑
文淵閣大學士史文靖公神道碑　廣西巡撫金公神道碑
湖北巡撫唐公神道碑　協辦大學士吏部尚書孫文定公神道碑

太子太師禮部尚書沈文慤公神道碑　江蘇巡撫徐公雨峯神道碑
太子少傅工部尚書裘文達公神道碑　太子太保直隸總督方敏恪公神道碑

卷四墓志銘

左副都御史趙公墓志銘　海州州同王君墓志銘
光祿寺少卿楊公墓志銘　江寧典史高君墓志銘
安徽布政使李公墓志銘　霍邱縣知縣龔君墓志銘
太子少傅河南巡撫胡公墓志銘　徵士程綿莊先生墓志銘
高母丁太恭人墓志銘　李勗菴先生墓志銘
元和縣知縣吳君墓志銘　江寧南捕通判高公墓志銘
江蘇按察使李公墓志銘　浙江按察使李公墓表
郴州知州曾君墓表　吉安府知府王君墓志銘

卷五墓志銘

虞東先生墓志銘　司經局洗馬繆公墓志銘
李嘯江墓志銘　山東巡撫白公墓志銘
方綺亭先生墓志銘　范西屏墓志銘
吳省曾墓志銘　亡姑沈君夫人墓志銘
徐州府知府熊公[illegible]墓志銘　禮部主客司郎中兼鴻臚寺少卿高公墓志銘
六合縣知縣潘君墓志銘　補蘿先生墓志銘
史先生墓志銘　侯夷門墓志銘

楊節婦墓志銘
大理寺卿鄧公夫人李夫人墓志銘
蔣太安人墓志銘
李母顧太恭人墓志銘
陸君妻顧氏墓志銘
曾母劉恭人墓志銘
鳳陽府同知高君墓志銘
卷六傳
福建總督太子少保姚公傳
威信公岳大將軍傳
勇略將軍趙襄忠公傳
兩江總督于清端公傳
贈編修蔣公適園傳
高守村先生傳
常德府知府張公傳
湖北布政使徐公傳
戶部尚書張公傳[illegible]
倉場侍郎蔣公傳[illegible]
卷七傳
河道總督陳恪勤公傳
湄君小傳
直隸總督兵部尚書李敏達公傳
女弟素文傳
淮徐海道按察司副使莊復齋先生傳
蘇州府知府童公傳
程南耕先生傳
常孝子傳
寧國府知府莊公傳
江甯兩校官傳
大理寺卿鄧公傳
廚者王小余傳
石大夫傳
短人傳
卷八行狀書事

武英殿大學士太傅鄂文端公行略　光祿寺卿沈公行狀
記富察中丞四事
卷九 書事
書曾亮傳　書麻城獄
書潘荊山　李敏達公逸事
鄂文端公逸事　稗事二則
卷十 序
王介祉詩序　送醫者韓生序
重修江甯縣志序　送望山相公入閣序
送陸明府入都序　西阪草堂圖詩序
聞茗匯竹洲詩鈔序　高文良公味和堂詩序
所知集序　陶氏宗譜序 代振聲作
張曰恆遺稿序　送許侯入都詩序
陶西圃詩序　虞東先生文集序
贈黃生序　史學例議序
蘭陔堂詩序　從弟穫齋詩序
卷一十 序跋
沈研圃太守送行詩序　女弟棠繡閣遺稿序
送上元藍令牧邳州詩序　董旭開詩序

送劉廣文入都序　粟泉詩存序
裘中丞退思圖序　汪樸廬聖湖詩序
幽光集序　雨亭公子遺稿序
胡稚威駢體文序　蕭十洲西征錄序
葉書山庶子日下草序　萬柘坡詩集跋
南村唱和詩跋　野處堂遺稿跋
卷十二記
篔村題壁記　隨園記
隨園後記　隨園三記
隨園四記　隨園五記
隨園六記　陶氏義莊碑記
戊子中秋記遊　西磧山莊記
卷十三記
安徽布政司新廨題名記代許公作　醉嘯軒記
馬骨記　史公張秋治河記
俞氏義塚碑記　江寧府題名碑記代[illegible]公作
漁隱小圖記　記句容叟
江甯訓導廳壁記　江安十府糧道題名碑記代
卷十四祭文哀詞誄

祭陶西圃文　祭莊滋圃中丞文
祭程元衡文　祭商寶意太守文
祭薛一瓢文　祭妹文
祭座主鄧遜齋先生文（原闕）　周鎬谿哀詞
韓甥哀詞　胡稚威哀詞
呂文光哀詞　趙舍人誄
卷十五書
與從弟某論釋服作樂書　上兩江制府請停資送流民書
上陳撫軍辨保甲狀　答李穆堂先生問三禮書
答金震方先生問律例書　與是仲明書
覆兩江制府策公問興革事宜書
卷十六書
與湖北巡撫莊公書　上兩江制府黃太保書
答陶觀察問乞病書　再答陶觀察書
答和觀察書　與吳令某論罰鍰書
答任生書　答蔣大司空書
與孔南溪太守書
卷十七書
與清河宋觀察論繼嗣正名書　答蔣信夫論寶璽書

與江蘇巡撫莊公書　答沈大宗伯論詩書
再與沈大宗伯書　答施蘭垞論詩書
答蘭垞第二書　與盧轉運書
答袁蕙纕孝廉書　代劉景福上尹制府書
答某山人書　再答某山人書
代潘學士答雷翠庭祭酒書

卷十八書

答程魚門書　與某刺史書
答門生王禮圻問作令書　答惠定宇書
答定宇第二書　答滋圃中丞論推命書
答某明府書　答蔣苕生書

卷十九書

慰王麓園喪子書　與楊生書
答戴敬咸孝廉書　答尹相國書
與邵厚庵太守論杜茶村文書　答友人某論文書
答友人論文第二書　答友人論文第三書
與薛壽魚書　答某生書
與朱竹君學士書　答朱竹君學士書
答尹似村書　再答似村書

與程蕺園書　再與蕺園書
答洪華峯書　答彭尺木進士書
再答彭尺木進士書　答洪稚存書

卷二十 論

公生明論　佛者九流之一家論
劉後主可比齊桓論　荆軻書盜論
駁侯朝宗子謙論　魏徵論
魯肅論　高帝論
宋論　郭巨論
張巡殺妾論　徐有功論

卷二十一 論附議

高歡宇文泰論　張良有儒者氣象論
駁唐鑑李德裕論　姚崇宋璟論
宋儒論　駁公羊氏宋宣公議
駁蘇子屈到嗜芰議　書院議

卷二十二 說辨表

愛物說　牡丹說
清說　玩古者說三篇
黃生借書說　後出師表辨

金縢辨上　金縢辨下
六宮辨　征苗疑
卷二十三 書後
書鄧人對後　書王荊公文集後
書權文公郅都論後　書柳子封建論後
再書柳子封建論後　書唐介傳後
再書唐介傳後　書復性書後
書留侯傳後　書宋均傳後
書顧覬之傳後　書王文正韓魏公遺事後
書鄒浩傳後　書通鑑溫公唐維州論後
讀賈子　讀左傳
讀喪禮或問　讀孟子
書柳子天說後　書崔實政論後
書戾太子傳後　書韓子琴操後
卷二十四 銘賛圖解
鑱硯銘　斧硯銘
朴硯銘　師恩硯銘
鐘硯銘　鏡硯銘
方硯銘　汉硯銘

貨布硯銘　井田硯銘
竹節杖銘　方竹杖銘
都盛盤銘　策秀才文五道
論語解四篇

續集

卷二十五賦神道碑墓志

坐觀垂釣賦　笑賦
刑部尚書加贈太傅錢文端公神道碑　原任浙江巡撫盧公神道碑
經筵講官兵部尚書彭公神道碑　原任湖北巡撫太常寺少卿程公墓志銘
廣東雷瓊道按察使司副使金公墓志銘　誥授通議大夫陝西按察使秦公墓志銘
原任禮部侍郎齊公墓志銘　中憲大夫分巡廣東鹽羅道衛公墓志銘
巡視臺灣監察御史李公墓志銘　翰林院編修候補御史蔣公墓志銘

卷二十六墓志

大定府知府張君墓志銘　常德府知府呂君墓志銘
翰林院檢討李君墓志銘　巴里坤中軍遊擊劉君墓志銘
幔亭周君墓志銘　童二樹先生墓志銘
皐甯貢士戴君墓志銘　郡文學項君莘甫墓志銘
翰林院編修程君魚門墓志銘　錢太恭人墓志銘
袁母韓孺人墓志銘　福建布政使錢公墓志銘

卷二十七傳行狀事
內閣學士原任直隸總督臨川李公傳　文淵閣大學士太倉王公傳
東閣大學士陳文恭公傳　施秉縣知縣蔡君傳
雪溪李先生傳　李孝子傳
松潘鎮總兵宋公傳　先妣章太孺人行狀
書馬僧　書朱山
書香悔軒觀察五事
卷二十八序跋
錢璵沙先生詩序　趙雲松甌北集序
蔣心餘藏園詩序　碧腴齋詩鈔序
錢竹初詩序　童二樹詩序
何南園詩序　莊念農遺稿序
程綿莊詩說序　玉井搴蓮集序
隨園隨筆序　子不語序
隨園食單序　嚴道甫侍讀五十壽序
胡勿厓時文序　史閣部遺集跋
德山公手書詩卷跋
卷二十九記祭文
所好軒記　散書記

散書後記　洞庭徐氏重修始祖吉卿公墓碑記
銅陵永濟橋記　榆莊記
重修南捕通判廳壁記代弟香亭作　重修中和道院碑記
遊仙都峯記　遊黃龍山記
浙西三瀑布記　遊黃山記
遊廬山黃厓遇雨記　遊丹霞記
峽江寺飛泉亭記　遊桂林諸山記
遊端州寶月臺記　遊武夷山記
祭孔南溪方伯文　祭李竹溪文
祭尹相國夫人文原缺
卷三十書　書後
與程蕺園書　答蕺園論詩書
答平瑤海書　答沈省堂觀察書
與楊峙塘書　書呂夷簡傳後
書大學補傳後　書陸游傳後
書茅氏八家文選　讀左傳國策
讀胡忠簡公傳
卷三十一
湖南巡撫陸公神道碑　董太恭人墓志銘

廣東惠州府知府李君墓志銘　周君少園墓志銘

誥授奉政大夫湖廣道監察御史蔣公墓志銘　林君毅菴墓志銘

弟婦陳恭人墓表　原任江寧布政使內務府總管永公傳

江西督糧道省堂沈公傳　候選郎中成君衛宗傳

黃君蓉江傳　陳烈婦傳

俞蒼石詩傳　何南園詩選後序

陶怡雲詩序　重遊沭陽圖記

康方伯睢南治河記　與稚存論詩書

書楊鏡村　書汪甃庵

杖銘　竹杖銘

藜杖銘　灌木杖銘

木拐銘

卷三十二墓志銘　神道碑

海州知州何君墓志銘　誥授資政大夫兵部右侍郎抑堂史公墓志銘

永昌府龍陵同知金公墓志銘　淮徐營遊擊加贈文林郎田公墓志銘

誥封光祿大夫奉宸苑卿布政使江公墓志銘

太子太師文淵閣大學士錫山嵇文恭公墓志銘

蘇州府知府楊公墓志銘　燕湖兵備道張公墓志銘

江防同知倪君帝培墓志銘　金纖纖女士墓志銘

封公胡葆亭先生墓志銘　徐君星標墓志銘
太子太保文淵閣大學士封一等公孫公神道碑
卷三十三傳
吏部尚書東河總督顧公傳　領侍衛內大臣撫遠大將軍費襄壯公傳
文華殿大學士領侍衛內大臣來文端公傳　內務府總管丁文恪公傳
浙江督糧道金公傳　吏部侍郎留松裔先生傳
禮部尚書姚公傳　方君利亭傳
卷三十四傳
帆山子傳　蘇州管糧同知曾公傳
禮部侍郎海住金公傳　邛州知州楊君笠湖傳
吳縣文學蔡君勑蒴傳　九江府同知汪君傳
汪存樸先生傳　鮑竹溪先生傳
三賢合傳　香山同知彭君小傳
慶遠府知府印公傳　徐靈胎先生傳
卷三十五書後　書　序　記　哀辭　祭文
書秦檜傳後　書張郎湖臬使逸事
與孫俌之秀才書　與俌之秀才第二書
答淮關權使劉公書　答汪大紳書
答倪春巖刺史書　答戈小蓮書

楊文叔先生文集序　汪心農試硯齋記
近文齋記　韓生哀辭
祭徐心梅秀才文

錢唐袁枚子才

長沙弔賈誼賦

歲在丙辰予春秋二十有一於役粵西路出長沙感賈生之弔屈平也亦爲文以弔賈生其詞曰何蒼蒼者之不自珍其靈氣兮代紛紛而俊英前者旣不用而流亡兮後者又不用而挺生惟吾夫子之於君臣兮淚如秋霖而不可止前旣哭其治安兮後又哭其愛子爲人臣而竭其忠兮爲人師而殉之以死君固黃農虞夏之故人兮行宛曼於先王不知漢家之自有制度兮乃嘐嘐然一則曰禮樂二則曰明堂夫固要君以堯舜兮豈知其謙讓而猶未遑彼絳灌之歔欷兮召儒生而恢東向見夫子而吠所怪兮以弱冠而氣凌其上曰丁我躬而未諧夫入世兮未免負孤姿而抱絕狀當七國之妖氛將發兮彼社稷臣無一語徒申申其排余兮余又見木索箠笞而憐汝孫兩愛而莫知所爲兮終不知千古之孰爲龍而孰爲鼠彼俗儒之寡識兮謂宜交驩夫要津使詭遇而獲獸兮吾又恐孟軻之笑人聖賢每汶汶而蹇屯兮歷萬祀而不知其故也吾獨悲吾夫子兮爲其知而不遇也明珠耀於懷袖兮忽中道而置之淑女歡於衾席兮媵妒譖而棄之夫旣干將之出匣兮胡不淬清水而試之蒙召見於宣室兮拉鬼神於前席孫拳拳而託長沙王兮終不忍使先生之獨受此卑濕欲嘉遯乎山椒兮感君王之恩重圖効忠於晚節兮鵩鳥又知而來兮已之薄命固甘心兮又累梁王而使之翻鞍傷爲傳之無狀兮自賢人之忠愛也三十三而化去兮恐終非哭泣之爲害也彼顏淵之樂道兮亦時命之不長賢者不忍其言之驗兮宜其身先七國而亡誤鳳凰爲鵜鴂兮覽德輝而竟去駟玉虬以上升兮知九州之不可以久駐逝者旣蕭曼以雲徂兮名獨留乎此處亂曰瀟湘之春水浩浩兮有美一人涉遠道兮忽見芳草生君之廟兮咨嗟涕洟感年少兮

不繫舟賦 有序

望山尙書再莅兩江之四年政行化和風物恬美署之西小園夾池屋形如舟公葺其舊而顏之曰不繫夫舟之義取乎濟川其繫與否非舟之所能自爲也昔人稱謝太傅功高百辟心在一邱公之謂矣枚宰江寧從公遊而賦焉其辭曰

渺三山之在望登一室之如舟水搖光於博壁月照影於承霤臆影影兮簾卷庭冉冉兮雲留偶摳衣於綠野恍遺世於丹邱步乍入而雙鳧欲化首欲回而四顧難休爾乃八達崇期三楹藻棁半榻中傾一琴旁列但栽荐媚之花略綴飛來之石雖不泊於江湖儼橫陳而待涉體靜而櫓槳無聲心虛而波濤不入右則斷橋鵠峙小渚霜清望舒涼室錦漾烟庭靈瑣槃停而霧掩重㯰屈笮以天成左則牟首斜臨康王之踞宜啟背以納涼可倚襟而拾絮高軒象君子之懷疎落得野人之趣牆低則遠景皆收樹老則斜陽不去當夫氐始春餘井欄石畔竹密晝陰草多蛙亂鳥應節以聲移葉辭條而律換唯玆舟之隆然偃長虹於天半不因急雨以回帆不逐浮萍而傍岸篙工欲撼以難搖錦纜將牽而未斷洵足以解巾遐矚退食澄懷意行緩帶小憩流杯坐繞芝蘭之契手栽桃李之材覩離落而心殷稼穡聽波聲而夢繞黃淮靈戟香而空堦花墮牙旗颭而水面風來然而事本無常舟原不繫星自移宮泉非擇地攬物化之推遷歎人生之如寄朝雖拕乎中流夕不知其所至當前之峯影常青此後之孥音孰繼鼓沙棠之楫豈料重登賦苦葉之匏還期共濟舟之泊也共萬物以安恬舟之行也聽江風之位置何況傍舟之草附舟之蟲本乘泭之賤質涉宦海之飄蓬攀慈航而難再空揭厲於波中其能無挽紼纜而詠志託寓物以歌風也哉

青山招主人賦 有序

余去隨園一載辛未閏五復來棲遲見石留蕪穢屋宇黯剝替吏十室七八嘆人可離園而園不可離人憮然久之時家居四紀餘祿蕩然故人戚里有以仕易農之勸余又懼玆園之不能久居也乃託爲青山招主人之賦以自訟而自尤焉其辭曰

主人去兮胡不歸盍不見山中之突厦嵾宎瘤以㘝蜮主人歸兮胡欲行寧不聞山中之猨鵠將馳檄於州庭憒峨峨兮空谷跨兩龍兮坻伏河雖鬟兮無梁茅誰翳兮無屋忽婉僤兮馳象輪馬沛艾兮來夫君召觸余兮測風雨謳癸兮執矩藻兼爲之運斤兮獿人爲之削楮亟承塵摶壁之詭文回波兮復留極落時之房風而攖雨君欲採兮果在林君欲釣兮魚在渚君欲觀大江之波濤兮吾則聳巑峯而高舉君欲吸九霄之沆瀣兮吾則吐朝霞而待取此豈不足於君所兮胡長行而踽踽自客秋之臨發兮車哼哼而東去山鬼喜而聱耴兮白鹿愁而局顧予能忍而終古兮恐美人之遲暮也世翻覆而與雲雨兮余青睿其如故也百花兮春陽滿山兮嚴妝盼夫君兮不見極思心兮倀倀書廢陳兮千束待君兮悅目君繙閱兮無時走白蟺兮彳亍澴然兮稅駕山之靈兮如雲老槐起而守宮兮薇蘅搖而掃塵危石犖确以挺其去路兮山霤申申而詈君曰宣聖之皇皇兮年七十而返尼山使哲人而無此年兮何六經之能刪陶潛之掛冠兮知食祿之不如飲酒使五柳之早植兮盍不多飲乎一斗彼歸妹之翩翩兮可筮於有黃將推車之蟬攫兮保無厭逴於康莊誰轉歐以相召兮忽許由之瓢動盍陝輸其營魂兮乃尹氏之多夢使果伊優與世利兮余譎偶偈以強留恐素襟清尚之俠然兮何能夸毗以體柔欲蘇世而居正兮韜沂竟一發而難收忍所惡而甘就兮舍所愛而他求謝元祺之初志兮睎頹光之西流及少壯之不登臨兮老淚窣而何以上高邱君欲知余之不忍別兮請聽此鳴鳥之啁啾

秋蘭賦

秋林空兮百草逝若有香兮林中至既蕭曼以襲裾復氤氳而繞鼻雖脈脈兮遙聞覺熏熏然獨異予心訝焉是乃芳蘭開非其時盍不知寒於焉步蘭陔循蘭池披條數蕚凝目尋之果然蘭言稱某在斯業經半謝尚挺全枝啼露眼以有待喜采者之來遲苟不因風而振觸雖幽人其猶未知於是昇之蕭齋置之明牕朝焉與對夕焉與雙慮其霜厚葉薄叢孤香瘦風影外逼寒心內疚乃復玉几安置金屏掩翳雖出

入之餘聞必褰簾而三嗅誰知朶止七花開竟百日晚景後凋含章貞吉露以冷而未晞莖以勁而難折瓣以斂而壽永香以淡而味逸商飈爲之損戚涼月爲之增色留一穗之靈長慰半生之蕭瑟予不解神心佈覆深情容與析佩表潔浴湯孤處倚空谷以流思靜風琴而不語歌曰秋雁回空秋江停波蘭獨不然芬芳彌多秋兮秋兮將如蘭何

老而無子賦 有序

余與魚門舍人齊年交好俱五十無兒聞其小妻獲雄爲之心開乃今秋書來又已覓殀撫其心志憚惝可知乃託爲元白相慰之言作賦寄之用廣其意亦聊以自解云爾

白太傅龜兒不存楊枝遺嫁病染風痺不怡中夜廬山之佛殿藏詩海上之仙龕待駕乃喟然而嘆曰謂地至厚謂天至仁惟混元之不處運萬物而相因是故青曾黃頭綿綿無垠元蟲剛須息息洪鈞蛾猶術子竹且生孫何況至賤者姓至貴者人竇考遺種莊說傳薪小者肯播肯構大者爲鳳爲麟且莫言恩澤之侯百世箕裘之學千春但使仳傩主器童昏應門亦足逐土喪之里尹而安登屋之游魂翳我何人儳然孤獨兒乳者殤將娩者殰雞林則萬首流傳犬子則一雄未卜有九服之英名無半行之骨肉爾乃石樽客散琴臺雨濛半欄斜照一個衰翁意斟惧其若失鬼充充如有窮齊國乏負牀之續趙家斷炊火之宗一髮之懸崖太險千年之得姓將終耳羨梁間乳燕慈烏〻語心驚身後梨花寒食之風未病而嚴牆生乎四體非雲而孤影蕩於空中況復池北樓臺池西書庫彝鼎鱗列牙籤雲布白樸百篇青緗十部莫不物物心裁絲絲手護甲乙丹黃研朱濡露董安于之牆壁半煉蕭銅晏平仲之房櫳深藏竹素問交譽與何人儼橫陳於道路予是愛先生者代爲禱祝而望商瞿之得晚息焉憎先生者嘲怪荒侯而疑虞氏之有隱慝焉元相公聞而笑曰是何以造物爲拘拘而不證之詩書耶夫侯龜四兆神理萬殊箕疇五福子嗣本無宣尼大聖早喪伯魚齊桓公有子六人而幹掩揚門之扇田成子有子七十而身爲寄猳之徒

慾熱轉尸功臣隱痛綠褓葛帔名士嗟吁身後賢孝瀛博之札達稱東門之吳昏怒西河之泣孔許艱路之歪彼孝語兒之鄉而登望子之臺者盍亦蹙於斯乎且莫言子不孝則如龍爛氏之忘情子不祭則如公索氏之亡牲就使惠種非狂胞衣盡紫高陽八才姜支三趾亦勢必暮授經書朝布筵几女聘姬姜師延崔李飴含不足犢舐無已振振殷殷孳孳娓娓猶恐縱婦勃豁詒翁軟抵責莽不祥冠笞非禮教詔則頭觸屏風視病則竟夕十起俟婚嫁之將畢亦人生之已矣故曰爲人作父非易居之名買奴得翁亦偶然之理又安得如此日之從容暮景孤吟靑霞攜羊不懼尻背無譁帶益三副禾呼百車雖在世而出世視有家如無家投懷者明月趨庭者落花承懽者猿鳥繞膝者桑麻爲樂不憂兒號覺放言不驚長者左施牛蔬則戚里拜德捨一宅則佛子矜夸無後爲名二姊夾我而非罪有官不仕一月不醒而何嗟靜言思之老而無子福耶非耶而況心靜思精身閒學廣述作非凡知音必賞安知後世不鑄范蠡之金他邦不畫張穆之像宗我學者即兒孫傳我文者皆族黨又何必爲孺子牛負阿侯襁雍樹懸蜆懸弧擾擾盜委順於兩儀奪眞珠而在掌夫然後謂之有子哉太傅聽猶未畢心曠神全如逃禪而悟徹如御風而登仙重開玉甕再理冰絃子來不拒子去不憐終日陶然改字樂天

山問

隨園先生倉山結隣住一十有一載年方四旬山神怪之不能無言乃面先生而問曰余託體爲山與混沌俱所見隱士百千萬餘如先生者與人人殊山實惑焉願布區區晉巢由之號稱首隱也吾見其蓬累而行耦俱無猜心忘穎須與天往來先生則早登金門身踐玉堂臨歧矩步指會規翔撤金蓮爲婿燭含鷄舌作星郎夫豈蒲衣石戶之徜徉者乎其次鴟夷泛舟赤松辟穀蜀市靑盲東海黃鵠是有所託而龍蟠非無所爲而雌伏先生又治比吳公表薦葛龔吏澤如春氏望如風聽琴者願展伯牙之指觀射者思彎飛衛之弓譬如四時之序方春方夏而並非秋冬之成功再其次原憲以甕牖語人於陵則谿刻自處

矍鑠披裘東郭織屨爲韓嗺銜因瘖守圉避甃就枯索居抓露或能溥而閉關或足蹩而却步先生又鞫錄其躬斧藻其德髮若植竿瞳如點漆音響遏雲眉間容尺山立時行揚休玉色誦東方之四十萬言奪戴憑之五十餘席可以坐而謀起而決備君子之九能儆明廷之三揖是又非夔瑰曠枯冥行坎窞者之所能髣髴是以後乎先生者方且縹緲天關持衡要津觝項交跖魁群冠倫穪杜銓之交資其解褐疑蘇秦之名原是古人前乎先生者方且狶膏棘軸赴選里鄉魋顏曷鼻傴仆巖廊希飛虫之弋獲忘日暮而塗長先生胡爲乎有冠不彈無雪早臥髮長心短退勇進惰雉膏不食匏瓜空大袖巧手而看拙匠之傷沉憩航而閱千帆之過秋蛇赴穴竟失其節雄雞司晨不鳴何聞曷不就明夷之占吉而答玉女之洪鈞乎先生曰若山神所言可以語下未可以語上也徒論其理未曉其象也則獨不見夫麋鹿乎厥角嶷嶷野心濯濯騎之者身顛牽之者足躅此石隱之流非我也又不見夫舞象乎黃帔而蹲戟寶而朝一浴之外無時逍遙此朱紱之困非我也惟夫駃騠蒲捎騄耳騊駼對天長嘶顧影自豪非不知近爆栗和鑾鑣非不能登天閑舞簫韶然其所愛者則在乎渥洼之水黃池之沙崑崙洗蹵瑤臺銜花固不能久齕乎芻豆而羈絭夫王家余實慕之是耶非耶且夫君子之立身也才欲其大志欲其小能欲其多事欲其少故名成而身樂心安而境好其處世也居前必令人輊居後必令人軒故湖上不賣魚山中不鬻薪當今堯醲舜醽夔拊龍言禮明樂備雲動雷屯家家鶴膝處處瑤琨來未必有我去未必無人不少北山南仲戴星鞅掌只少康衢華封鼓琴擊壤不少槧人伎曲霑項漸襟只少執鍼司草治粟縫衽與其搏撆扶翼知尋布肘曷若勇夫重閉聖人不手與其王孫自厲執鐸將振曷若中年病忘養空而游我是以立身乎黠癡之半食飲乎清濁之間神劍小割慶雲偶鮮堇父一蘇而不上卞彬十擲而仍鞬周鼎著倕而齕其指楚焞改卜而全其天竹素供奉烟雲周旋逢衣淺帶稽邛老焉是既不愧夫鷃鴝之宿智而亦何愁乎胡老之華顛至於沒世無稱君子所恥是有命焉何病乎已且夏四百年商六百年豈無其人自健自賢卒

皆爲而無考事而無傳我獨何人而獨憔然山神聞之冰襟而出踞觚而歌曰山之高不如子之超山之靈不如子之明將子毋悶吾失吾罰收雲反風請與子終

原士

士少則天下治何也天下先有農工商後有士農登穀工製器商通有無此三民者皆養士者也所謂士者不能養三民兼不能自養者也然則士何事曰尚志志之所存及物甚緩而其果志仁義與否又不比穀也器也貨之有無也可考而知也然則何以重士曰此三民者非公卿大夫不治公卿大夫非士莫爲惟其將爲公卿大夫以治此三民也則一人可以治千萬人而士不可少正不可多舜有五臣武王有亂臣十人豈多乎哉雖然其所以教之者則甚多矣古者黨有庠家有塾國有學春夏學詩書秋冬學羽籥又有三物六行六藝之名又有移郊移遂東棘西寄之法天下人知士如此其難爲也爲士者如此其不苟也於是農者安農工商者安工商相與登穀製器通化居以事其上而僥倖與逸游者無有焉士既少故教之易成祿之易厚而用之亦易當也後世不然凡古所以教士者一切皆廢而所以取士者又爲而易售讀四子書習一經皆曰士其四子書與一經又不必甚通也稍涉焉亦皆曰士既曰士皆可以寬公卿大夫十室之邑儒衣冠者數千在學者亦數百天下人見士如此其易爲也爲公卿大夫又如此其不難也於是才僅任農工商者爲士矣或且不堪農工商者亦爲士矣既爲士則皆四體不勤五穀不分而妄冀公卿大夫冀而得居之不疑冀而不得轉生嫉妬造謗誹而怨上之不我知上之人見其然也又以爲天下本無士而視士愈輕士乃益困嗟乎天下非無士也似士非士者雜之而有士如無士也然則士何自而少曰廣索之而嚴取之天之生才不必一類而其眞者皆不甚多如五金然皆適於用合沙礫而渾之金銀猶多汰沙礫而擇之銅鐵且少然則慮其遺賢奈何曰與其倖進毋寧遺賢賢者今歲遺之明歲未必遺也惟有倖而進者既進之以爲公卿大夫矣公卿大夫皆任取士之責者也以彼其才取彼其

頹夫然後俸俸相承而賢乃愈遺然則詩歌濟濟多士何歟曰惟其少也故考多而豔稱之以見周室人才之盛如祝堯之多福多壽多男子以福壽男子皆不易得故也使盡人而可得亦奚以祝爲予閔士之太多而失先王所以治世之意作原士

周末士多故秦散三千金而天下之士相與鬭漢末士多故頌王莽功德者四十二萬人宋末士多故淯熙景德間三學之權與宰相抗史嵩之丁大全等皆畏之及賈似道作相加以餐錢而上書者卽稱賈爲周公召公士習之陋一至於此皆多之故也不知漢盛時每郡戸口十萬裁舉孝廉一人吳公所薦止賈生一人文翁所遺張叔等亦不過十餘人善養士者不在多也唐設八十一科未免過雜鄙意法溫公十科取士而參以舒元輿一議其庶乎自記

子產不毀游廟頌

奕奕游廟南道而居將葬簡公獮莵難驅繈爲火祉馬更契需葬除蒐除豈子產私歟當官而行毀之毅如乃有太叔操具而立似毀不毀探刺顏色冀危得之毋乃用術子產過時有睟其容問不毀故感動於中顧曰舍之以妥其宗一之已甚太叔乃再恃巧干仁愚者亦怪子產不然稱心而待寇墮彼術以行吾愛嗚呼子產隆赫嚴明凶人必殺刑書必成火焚不動龍鬭不驚乃至毀廟肫肫其情爲國教孝匪已求名展如之人孔子所敬執國之法順人之性其死也哀其生也慶借頌爲箴令之從政

曹黃門先生像贊

儼然之容義然之狀想見峨冠立金階上惟聖人建極四門首闢公逢其時爲邦司直禿筆奮舌仡仡矜矜吾以吾鳴匪詭隨是爭惟大猷是經帝爲傾耳略見施行未竟其用左遷奪俸如華堂榱棟如朝陽喪鳳人皆爲惘枚曰不然苟於世有補徐樂一書已足千古而況公文有集如許

朱栩贊

漢有朱栩爲董賢吏賢既倮尸栩獨收視犯莽有禍葬董無名栩豈不知而捐其生栩曰不然吾行吾情聖卿雖佞媞媞可矜巨君作賊篡漢有形哀賢毒莽識所重輕借曰私恩愈見至誠嗚呼世人惟勢是附覽其翟公客所景慕勢盛勢衰客來客去來時何恩從從馳騖去時何仇悠悠陌路但有避趨而無好惡奚況於賢伊誰肯赴栩之所爲義同欒布班史大書子浮隆隆當建武時爲大司空惟人至庸惟天至公嗚呼世人鑒此高風

卜式司馬相如贊

易曰知幾其神乎幾者一人知之衆人不知也衆人不知則雖千百世後亦不知當日之能知之者爲何人也而其人既已知之矣見幾而作矣則所存乎史冊間者不過其迹而已推其迹以得其心吾於卜式司馬相如有獨契焉當武帝時中國耗矣帝之雄心未已此楊可告緡之事所必有者也法網密矣帝之猜心未已此淮南賓客之誅所必有者也卜式知家財之難保而先輸之於官卽陳平之裸而刺船也相如知仕宦之難爲而愛閒多病卽子房之善藏其用也帝知其無可告之緡則轉以黃金賜之知其有未盡之才則且於遺稿求之似要福也而不知其避禍似避禍也而不知其要福以武帝之雄猜落兩人度內而不悟而其忠愛之心持正之氣則未嘗不一白於朝廷又能各因其分以立言而仍不蹈批鱗之忌式官已尊寵已固故有烹宏羊天乃雨之言何其犯也相如官尙卑資尙淺故僅有諫獵之章奏雅之賦何其婉也嗟乎使式戀其財而不獻必爲郭解之徒而相如仕宦不止又安知不爲壽王主父之續乎讀史至此爲發其覆而又笑世之鄙卜式而薄相如者眞淺士矣故爲之贊其詞曰

天之生才代不絕賢何建元五十四年而意寂然此如驕陽當天百草萎焉或陷於法或遯乎田陷法遯田名皆不宣一式一長卿獨察機先毀家存病身身全一信乎君而以危言讜論著一忘乎世而以高

文典冊傳較之汲生之蘧曼倩之仙竟別開一徑而無愧色於其間嗚呼欲知人先論世如二公如其智如其智

東閣大學士張文和公像贊（公名允隨原任雲南總督）

昔有羲叔分宅南交平訛敬致克襄帝堯穆穆張公繼羲而作秉圭卅年不離南服維彼滇南實開新疆歷漢晉唐高山始荒驅鷹作鳩牧狼爲羊噫是羯羠而不叛亢急之挺矣緩之梗矣萬洞驛騷兵在頸矣公來至止勿弛勿震曷帥以威參和以仁如古黔嬴手豢混敦如古夷隸與鳥獸言鈬昭通路五百餘里俾彼鋒車周道如砥鐵金沙灘百有三十俾彼方舟安行枕席蚖蓊杜松九施上平既芟奧草靡穀不登張立駢年胥疏堧粥商旅僧然駢肩疊轂侁侁有苗金環花衣夷歌僸佅媚於侯甍獉狉荒服罔敢寇災嬰瓌璗琜于于其來地不愛寶五金坌湧鈎考裒䟫鞭笞桑孔赤側既鑄如泉環流八省輸銅歲省萬牛經算姟極不可計籌　天子曰咨卿實元功可坐論道以相朕躬六十兆殿二肆歌鐘與卿樂之其風雍雍公拜殿上民泣滇中朝有聖相滇無神公五期三名未竟其施遽殞旗翼而乘雲螭於人未慊於公無憾如此哀榮得歸亦好巍巍遺像琛版星冠盱衡振色泰表戴于華嶽立隼高梧翔鸞望而氣肅對之神寒公第五子與枚通書命作贊語以永終譽枚無金管敢寫凌烟再拜稽首倣班孟堅寸莛鐘撞撮土河壙匪質時賢質公在天

儉戒

某尚書撫浙以儉率下過三元坊見坊者妻紅襪襧簪花立而目公公命將某婦詣轅前騶擁之去坊者故新娶也號泣從之伺轅三日探刺不得信乃棄其屋并其妻之屋得二十金囑中軍中軍爲之請公笑曰吾幾忘引婦之中庭而高呼夫人婦愷視俄而有蓬首持畚衣七緵之布從篭舩來者曰此夫人也已公立婦而訓之曰夫人封一品服飾如是汝家坊者而若是華妝行見飢寒之將至矣吾召汝者以身立

教俾語而夫知也飯脫粟而遺之婦歸已無家矣乃雉經死袁子曰儉美德也自矜其儉便爲凶德蓼蟲食苦而甘彼自甘之與人無與也必欲率天下人而爲蓼蟲悖矣尙書亟表己之儉故并載轅之尊且嚴而亦忘之有所矜乎此者必有所蔽乎彼也故曰克己之謂仁

嚴蔽

某大府御下嚴巡鳳陽奚奴召謳者侑飲事發毆其頭斃意以警衆也歸後得巡棄奴挾妓而博强索州縣錢箕坐大啖大府竟不聞袁子曰是嚴之蔽也漁者謹提其綱而網疎焉故常得巨魚或提搦於鰍蝦則呑舟者逃天下人善不善而已其善者見一罪發即一人死有所不忍則專務爲隱匿縱捨其不善者知罪小死大亦死均死也則寧爲其大以自溢於法之外而姑快吾意故橫益甚然則士之嚴將禁惡也而乃生惡慮失入也而反失出豈非有所蔽歟既蔽之將并其嚴而失之然則宜如何曰多其察少其發此御下者之法也匪重匪輕適協其平此用刑者之經也

釋名

名非聖人意也聖人者乘其時之得爲行其心之所安歿齒而已矣伏羲畫卦使民知陰陽蒼頡造字使民備遺忘非爲名也然則名何始曰自尙書毛詩始其人皆慕聖人情不能已然後詠歌而紀載之盖以傳聖人之名而非自爲其名也故堯典禹貢關雎葛覃皆不著作者姓氏即論語一書亦是孔子亡後弟子之弟子記之孔子所不知也使孔子若存若知之必不教作也何也孔子望其道行則有之矣爲萬世師非孔子意也故作論語者亦卒無姓氏下此孟荀老莊皆著書皆列姓名然而非聖人矣余每讀史書若三國若南北朝僅數十年而其間之英傑才俊可喜可愕之事繁富若此然則夏四百年商六百年周之末有世本左氏以前其時事迹俱付之冥冥可嘆也今儒生握管動求傳後豈以爲夏商周千餘年之人皆不已若乎嘻愚矣然則余之好有所著也如何曰祭士無思慮之事則不樂蠶之爲絲也終日綿轉

不絕死而后已彼豈望人之朱綠之元黃之袞冕而被服之哉亦不自知其何所爲而爲之耳余欲明余之無所爲而爲之之意作釋名

釋官一篇送李晴江

心天官也耳目口鼻五官也公卿大夫百官也大官五官豈我有哉天與之百官豈我有哉人與之以偶然之有逢不可必與之數而又未有而求之旣有而呢之業已無有而思之是制於與不與也夫與不與彼又有所制也天制於氣數而不敢與不敢不與人制於天而不能與不能不與吾又受制於所受制之天與人而望其與震其不與吁其惑哉雖然有天官而后有五官有五官而后有百官以公卿大夫易耳目口鼻愚者不爲也以耳目口鼻易其心愚者亦不爲也乃以公卿大夫之故而累其身并累其心是以千金之珠易土苴也李先生嘗紉鳴轂之乎中州不逾年解果其冠傈然氓矣則又搖組鳴轂之乎江南不逾年解果其冠傈然氓矣邦之人甚怪之甚避之子才子曳先生之背披先生之胸暴之乎項氏之園大暑日中而眄之曰嘻先生其有道者歟始吾見先生之頭棄其蟬冕以爲頭無官也先生之身解其印綬以爲身無官也今日光耀先生之方寸蕩蕩然榮華之不知奧渫之不分然則先生之臟腑百竅俱無官也以無官之先生而人必與之官先生不辭以有官之先生而人不與之官先生不惋吾知之矣我之生也是天之有求於我也畀之耳目口鼻以粉飾太虛而非我有所求於天也我之仕也是人之有求於我也畀之爵祿車馬以受其利濟而非我有所求於人也赤子之哭不願生也初生之哭是則將死之哭非矣丹穴之逃懼爲君也人君之逃是則人臣之不逃非矣今之人已無求於先生今之天猶有求於先生於是有鼻而且甘乎椒桂有目而且玩乎白雲有耳而且耽乎松泉有口而且論乎是非而且耳不隨人聽目不隨人視四支不隨人約束臥可也坐可也居可也行可也一日可也百年可也不以百官病其五官而五官全不以五官病其天官而先生全言未畢先生噘然興曰吾聞中民之士榮官吾非中民也

西子湖文集精

小倉山房文集卷一終

錢唐袁枚子才

文華殿大學士太傅朱文端公神道碑

乾隆元年九月十四日
今天子命　車駕　親臨大學士朱公第視疾又四日公薨　天子再奠於其第加贈太傅諡文端冬十
月公長子通政使右通政必堦次子翰林庶吉士瑆輿機歸葬剛日巳卜求文其貞珉以光揚休命枚伏
考史冊堯學於子州父舜學於務成昭古之聖人皆有所從遊以增崇其欽明二臣者雖討論無聞而要
其能爲堯舜之師其人必邁皋夔而上公奉
世宗詔侍　皇上青宮最久　皇上登極未一載仁言聖政重累而下九州八陔靡不異音同歎慶堯舜
復生然則公啟沃之功可以想見而公之風概又豈可求諸唐虞下哉公諱軾字若瞻號可亭世居江西
高安縣公宣髮廣顙音中黃鐘鬚數十莖羅羅可數康熙癸酉舉人甲戌進士入翰林改知湖廣潛江縣
事治獄忤總督某巡撫劉公殿衡至曰吾久聞朱令賢今觀所爭獄益信爲解於督臣而薦之遷刑部主
事轉郎中督學陝西尹奉天再遷左都御史巡撫浙江　世宗登極累遷吏部尚書文華殿大學士故事
宰相兼任必詣翰林衙門公去而復至海內榮之其撫浙也浙西瀕海衢洋石墩多風魚之災公楗老鹽
倉淤中小亹渚夏蓋山功成氓廬大安其任風憲也大將軍年羹堯以大逆誅父遐齡年八十餘法當從
坐九卿俱畫諾矣公不署名
世宗責問公奏以子刑父非法也臣簿錄年氏家書遐齡訓其子甚嚴子不能從以陷於罪罪在子不在
父
世宗頷之遐齡竟免其辦治直隸營田也以漳衛諸河爲經以趙北口兩淀爲咽喉穿壤引泉㽘垓衛隄

溉田六千頃其督振陝西也安流庸禁遏糴勸糶粟請留漕立醫廠增驛夫雨隨禱降民與災忘公潛躬
味道神識凝然而於孜贊軍國靜密詳審朝廷倚如金城故爲都御史時請終父喪 聖祖勿許在營田
所請終母喪
世宗勿許公雞斯徒跣洵涕力請至於批鱗叩閤章三四上黃門近御皆咋舌慹縮奪毀奏稿九卿大臣
慰勸者相環而公陳之愈力萬不得已則引古墨經禮請從征西戎 兩聖人愛其忠難須臾離閔其孝
重違其意乃 詔如怡賢親王居母喪故事勿朝會勿吉服勿補原官 國家有大事公卿詣廬中咨謀
性介而和病門生某餽蓌公呼謝者再開封稱量畢仍還之曰以束修問先生於誼甚古受之無所爲非
第書不云乎享多儀儀不及物吾體未羸無藉於蓌故稱量之則已受汝儀矣奚必及物耶 今上在藩
邸時聞公講生民休戚歷朝治亂尤悉既卽位凡所陳奏無不張施公自知道可大行輔志弊謀如恐不
及乾隆元年首陳除開墾省刑罰兩疏其他語祕外不盡知然公已七十二歲鬢顏禿且盡 天子恐用
公晚一切大事虛己咨詢公亦忘身殉國竭毣毣之思卒以成疾輔 新君九閱月而薨其遺表曰臣遭
盛世入綸扉既老且疾口垂閉矣伏念國家萬事根本君心所重者理財用人而已臣核 國儲經費綽
然後有言利之臣倡爲加增者幸勿聽之至於君子小人之辨尤易混淆尚書逆於汝心遜於汝志二語
願 皇上時以爲念則臣魂魄長逝永無遺憾章上海內傳誦之所著有春秋詳解三禮纂名臣循吏等
傳夫人陳氏先公亡合葬某
銘曰惟天以 聖清有德篤生良弼惟 帝以聖相有庸恩始榮終奕奕太傅學爲儒宗禔躬何約艾物
何豐孤終既協陰陽就宮變釀養瘠休我王風凡彼百工倅倅衝衝成才之忌或盛名之攻至於太傅而
曰君子竟罔不僉同梁木壞矣心支明堂舟楫朽矣慮海波之或揚讀公遺表惓惓 君王身墜泉底心
立殿旁皐謨說命餘音瑱瑱配於 太廟祀於太學書於旗常葬於磽确松柏丸丸羊虎躍躍永峙一碑

以伉五嶽

戸部尚書兩江總督高文良公神道碑

公諱其倬字章之先世自高密遷鐵嶺父瀳庵累官口北道生五子公其仲也十八歲舉於鄉十九歲登
進士入詞林
聖祖奇公狀貌欲試以外事會四川有獄未決　命公往訊歸　上問打箭爐形勢公口陳手畫沉詳不
煩　上器之命典試蜀中督學山西累遷內閣學士巡撫粵西鄧横苗叛公單騎入寨曉以威德萬衆投
刀乞降
世宗登極遷雲貴總督公奏西藏用兵中甸乃進藏咽喉請調鶴麗劍川兵鎮撫之開墾陸涼州屯穀儲
偫改哀牢山土司爲流與苗大小戰三十有二所平魯魁茅洞諸寨所擒呼呼腦兒刀光煥等以功襲拜
他拉布命番福建饑民變調公督浙閩公到浙即奏姦民不可不誅饑民不可不養請撥溫台倉穀七萬
石運閩寬臺灣米禁濟漳泉二府　上從之閩人大和閩自朱一貴反後番不納餉小不順輒攻劫焚殺
公立民夷界趾碑移興泉道駐厦門設哨船巡之苗夷讋服生番阿密氏反公遣臺灣道吳昌祚參將何
勉從竹腳寮南投崎兩路進兵擒之　上聞喜曰卿在閩朕無南顧憂矣會福建巡撫某不識字見人倨
忌者欲傾之密奏福建倉穀全虧而公又與所親山東按察使白映棠私言江浙清查無益恐累民白奏
之　上以公祖同官沽名罔上不道遣內大臣史貽直等馳驛料簡閩穀而調公督兩江會雲南普思苗
叛貴州廣西猺獞應之乃　命公總督三省公到滇即率提督蔡成貴等討平之仍回兩江權巡撫事
今上登極公首劾淮關榷使年希堯人以爲仁者之勇尋遷戸部尚書入都過寶應薨謚文良年六十三
公揚休玉色進止凝重目瞻焉不能遠視然長寸餘無事輒映開則精光射人性端靜包涵蘊含一本於
自然人相對如臨山海光明之中廣大無所極每奏事　天語褒寵或忤　旨日夕禍不測而公施施如

平時雖家孥賓僚欲窺公顏卜主眷盛衰不可得也　世宗深知公性寛不能掖之使奮代入匱瑕藏疾至累及終不悔然於國憲民瘼大綱必舉且望重治行終長者故雖詔書迫責而封疆重任十三年如一日西師大事必密與謀阿喇蒲坦降　上問公公奏宜減兵不宜撤兵宜加戍糧以彈壓兀魯特喀爾喀兩部落降人和羅爾邁逃　上又問公公奏有之不爲多無之不爲少宜撫其不逃者愧其逃者　上嘉納之孫文定公嘉淦少時殺人報仇公督學時爲脫其罪故終身執弟子禮惟敬李敏達公衛爲滇南布政使與安甯爭鑄廠河　上切責公引咎終不言李李慙感折骨後李眷日隆　上疑公叢脞問李李奏高其倬勤過臣太愼故少遲緩耳又短視終日胸摩文案生肉胼起可驗也適年公入覲奏事畢　上命褫公衣公驚以爲將刑侍衛摩公胸奏曰李衛不欺　上大笑補熙提督松江　上猶慮公在江久不無稗政命補察劾　旨甚嚴補唯唯到江南聞人人稱公賢乃以實奏　上喜曰熙不迎合朕樸誠可嘉即遷總漕嗚呼公與補俱不可及而　世宗之神聖誠何如也公於學靡不窺天文地理皆洞悉而詩尤工所著奏疏十卷堪輿家言四卷味和堂詩集八卷行世繼配蔡夫人亦能詩公以定萬年吉地功賜男爵葬大興縣秀才營之原子某

銘曰泰山之雲崇朝而亙何郎之不高而探之莫竟扶桑之枝浴日而行何風吹似柔而雷焚不驚惟公秉夷姤之性行恢台之政抒端右之才慰閭左之饑始任戴冠來扶王風赤霄冒頂素手捫空導帝九阬閌弗棣通悅尼來遠有睟其容歸邪星卅白澤神通鮑矛丈八鼉鼓一中使猱村狗國區人鑿封靡不書雲奉歷橫草成功徵衣旁旅其聲喁喁　帝曰汝太將牢而弗操剌宜淬其鋒以持劍饑公拜稽首黎收而答臣持者心臣亭者法七年教民三百先甲百辟欽之高山仰兮九乾竺之終德賞兮家象祈連高一丈兮所謂大臣盡道以爲像兮

禮部尚書太子太傅楊公神道碑

乾隆元年九月禮部尚書楊公薨於位
天子震悼加贈太子太傅崇祀賢良公諱名時字賓實一字凝齋其先出關西明初以軍功襲鳳陽衛
家懷遠徙江陰世無顯者及公貴三代俱贈如公官公湛深聖學自布衣至爲尚書言動措施敷奏一不
外於孔孟以事被讁人懼且不測而公搆殘火治詩禮如平時　聖祖時宰相李文貞公嘗薦公爲第一
流康熙庚午舉人辛未進士入翰林督學直隸典試陝西歸授直隸巡道當是時直隸無兩司官巡道司
刑名所屬見憚迎奉者相夸以多金幣出巡則餽夫錢驛費者重足錯轂而至公壹切禁絕牢鑰胥吏僅
通食飲姦不得發每讞決多所平反居月餘天下稱其廉　上聞喜曰楊名時不特官清且好也遷貴州
布政使尋巡撫雲南時征西藏滿洲兵集省城公慮擾民爲鬐茅葺屋撤牙門西廊使居而中隔以垣還
官巡之所其馬復不宛暍順時覵士教民農桑𣪠畜饑寒者收穀之所劾官雖有罪必助其歸較巡道時
尤多仁惠曰昔專平巡今兼平撫故也在滇二年而　聖祖崩　世宗憲皇帝即位雍正三年遷雲貴總
督五年題豁鹽課獲譴六年受代公既以道自任不與時合或以危事中公新撫朱綱來鞫不得毫毛罪
坐他事修城雍正十三年冬　今天子受　世宗遺詔即位召用向所廢置故老大臣公首被召天下想
望丰采滇黔人狂走懽告老幼相率觀公或張酒宴羅拜繼以泣至環馬首不得前既入覲　天子召對
良久命以課皇子造人才秩典禮數大事既出尋賜馬賜第時公年七十六矣以禮部尚書兼管國子監
祭酒事初康熙時江南翰林非二甲前勿與公獨以三甲得故事直隸學政非宮坊不與公獨以檢討往
至是　天子命公教習庶吉士時未館選而　詔先下公受恩三朝異數皆此類也公既用益陳利害諸
朝臣言可採者爲代奏聞所定滇省事有弊即請報罷時　天子銳意太平於藩邸時深知公公亦感
上責望重欲盡所學以報諸仁政將次施行而公遘病閱庶常卷勞患手足痛　上醫問不絕公具冠帶
草遺表薨壽七十七娶劉夫人無子以弟子應詢爲子葬某

銘曰何聖非儒何事非書學之不至或拘或迂道果能宏沛然有餘穆穆楊公其學粹如禮士敬客仁人貴際大寶無色大羹無味藹藹熙熙口噓元氣用之則行投之無戾　天子曰咨汝弼三朝如彼卿雲久爛丹霄惟汝余輔以帥百僚伯夷彤伯班序顛毛公拜於殿臣賀於郊惜哉冬日雖和晷短逝矣春風雖歸澤遠蒼蒼九乾茫茫五施兩楹兩廡魂無不之古碁黑石罔或斲治路過者勿馳大賢在茲

刑部尚書富察公神道碑

公諱傅鼐字閣峯世居長白山號富察氏祖額色泰從　太宗文皇帝用兵有大功子四人次子驍騎將軍噶爾漢輔
聖祖致太平生公公眉目英朗倨身而揚聲精騎射讀書巨數行下年十六選入右衛侍　世宗於雍邸驂乘持蓋不頃刻離雍正元年補兵部右侍郎年羹堯以大逆誅窮其黨公謂廷臣曰元惡已誅脅從罔治鼐事上久能知　上之用心倘諸公心知某冤而不言非　上意也諸王大臣以公語平反無算岳與阿者九門提督隆科多子也隆柄用時禮下於公公不往及隆敗公爲上言岳無罪　上疑公與隆有交故爲岳地謫戍黑龍江公聞命負書一篋步往率家僮斧薪自炊先是公在上前嘗論準噶爾情形　上不以爲然用兵數年所言驗乃　召公還予侍郎銜命往軍前參贊未行仍命入宮侍起居　上遣和醫藥事皆公掌之十二年春命公觀兵鄂爾多斯部落中途偵賊數萬掠地西走公即赴拜達理請於大將軍馬爾賽曰賊送死可唾手取也鼐遠來雖兵疲猶能一戰惟馬力稍竭願大將軍給輕騎數千助鼐事成歸功將軍事敗鼐受其罪馬嘿然再三云不應公憤激自率所部出與賊戰大敗之獲輜重牛畜萬計卒以馬病不能窮追事聞　天子大悅賜孔雀翎移佐平郡王軍謀斬大將軍馬爾賽狥於軍會賊有求降意而盈廷諸臣皆欲遣使議和罷兵　上問公公叩頭曰此社稷之福也　上意遂定即命公同都統羅密學士阿克敦往時戰爭連年虜氛甚惡窮沙萬里雪沒馬鼻行者迷向認人畜白骨而行公聞命不

鞘巖徑上馬馳抵策凌部落策凌坐穹廬紅氈鍮爲榻金龍蟠疊五尺高侍者貂蟬持兵女樂數行彈琵琶獻酒公從容宣　詔音響如鐘酋蠻伏地觀者以萬計皆膜手指夷言曰果然中國大皇帝使臣好狀貌也　詔劃阿爾泰山爲界策凌曰阿爾泰不毛之甌中國奚用且我先人披荊棘萬血刃與喀爾喀爭來之地豈忍棄之公曰以爲若不念先人耶若肯念先人更善昔我　聖祖征噶爾旦通好於若國若國主伐叛助順縛噶爾旦送來在途病死若國震於天誅卽獻阿爾泰地方中國受之置驛設守已有年矣今猶以爲言是非背　大皇帝乃是背其先人豈非大不祥乎策凌語塞思以利害動公乃集十四鄂託十四宰桑合而見公曰議不成公不歸矣鄂託宰桑者華言十四路頭目也公叱曰出嘉峪關而思歸者庸奴也某思歸某不來矣今日之議事集萬世和好不集三軍暴骨一言可決而議議如兒女子昔爲而王羞也諸酋相目以退翼日策凌如約繕表求公轉奏并遣宰桑同來獻橐駝明珠等物　世宗大悅赦詔下加公三級晉秩都統　世宗崩　今上登極遷刑部尚書以誤舉參[illegible]明山失察家人兩事落職入獄病吏部尚書孫公嘉淦奏請就醫私第許之薨於家年六十二葬西山獨樹里子三人長昌齡官編修次科占次查訥俱有父風公寬於接下太雜剛於事上太戇伉爽自喜好聲矜賢簡節而疏目以故無平不陂福與禍俱丙辰會試榜發公奏請搜落卷　上允之復取中三十餘人有廣東劉起振者年八十八以公薦入翰林爲一時盛事所居稻香草堂有白鴈峰鰲峰東皋南莊諸勝積書萬卷招四方人與遊性理經史詩文醫卜日者悉萃集焉果親王任事時謦欬所及九卿唯唯公在坐俟王發聲聽未畢輒迎拒曰王誤矣王不能堪　世宗責公曰汝知果親王何語而又誤耶公亦不能答也

銘曰公如劍其干將乎誰不欽以其光乎卒以折毋乃剛乎迷陽迷陽傷吾足乎固不如赤堇之鋼而南山之藏乎

光祿大夫禮部尚書王公神道碑

禮部尚書王公葬黃岡陽邏六十年墓無碑其孫廷泰來言曰先祖遺命弗爲碑碑缺至今廷泰出先生門下讀先生金石文字於古無讓然則安知非先人之靈不欲以姓名爵里草草託人必待後世之能與夫班馬爭者然後紀傳之耶銘我先人補子孫之憾先生其奚辭余謹按其狀而書之曰公諱澤宏字涓來一字昊廬家本瑯琊十世祖東平侯遷於黃岡公父用予崇禎進士任淮安推官內擢檢討以公故封光祿大夫禮部尚書有子五人公其長也玉色揚聲風采雋異八歲侍封公於淮封公指簿案戲曰兒他日亦掌是乎公搖首別手一書曰兒讀此願掌此擷之禮經一部也翁乃大奇之年十四補博士弟子中崇禎壬午副榜當是時流賊四起黃岡氛甚惡公避亂九江路遇賊劫其家屬公逃深箐中三日不食譚爾恆者九江豪也夜夢朵鳳翔竹間且伺得公餓色焦然憐而衣食之公說譚曰某祖父母父母俱陷賊中某義不獨生公仁人能活某一家乎譚問計公曰賊衆烏合無遠志又無刁斗之設每夕豬啼而囂必置酒高會乘其醉襲之克矣譚許諾糾鄉勇百餘雜持鋤耰公操戈而先衆從之直斫賊營賊大驚手不及格皆逃公殺數十人扶祖父母父母出其他子女得脫者泣謝環拜求見主帥就視乃書生儒冠美而文者也時公年二十一矣甲申

世祖章皇帝登極天下大定公歸里讀書辛卯舉於鄉乙未成進士入翰林督學京畿再遷吏部侍郎左都御史禮部尚書既貴爲譚爾恆納粟得官同知所以報也立朝專持大體御史某奏流人宜徙烏喇公不可

聖祖駁問公奏稱烏喇死地流非死罪果罪不止流當死死不必烏喇罪不當死故流流不可烏喇舉朝無以難事竟寢後

聖祖巡烏喇嘆曰此非人所居王澤宏其引朕於仁乎先是江西徵漕每米石輸水岸費若干相沿爲正供會江督奏入九卿議者多持兩端公力言洪都地瘠民貧除之便　天子以爲然歲省浮額十餘萬兩

江稅關舊設湖口湖口灘石森立商舟待驗往往漂沒公奏移九江嗣後泊者晏然無他虞往來商爲建
生祠癸未以老辭位歸居金陵之大功坊角巾散服徜徉山水若忘其爲國老者然　鑾輿南巡公三逢
盛典每見則賜坐賜蔘藥勞問優渥鄉里以爲榮年八十三薨子六人長材升次材任己未進士官副都
御史次材成官江西南康令次材獻材信材振材振即廷泰父也先娶陳氏繼周氏俱封夫人
銘曰天開虞廷先生鳳鳥來舞來儀爲國初老公之誕生神骨珊然禮儀三百幼願學焉　帝曰嘉汝汝
作秩宗勗帥以敬克相朕躬飄齋築釁罔或不供吉凶軍嘉必度於本末而後立衷公拜稽首含舒憲章
斟酌六典損益百王執大琰圭而佐烝嘗亦咸有一德以格於穹蒼侃侃霜鬅澄澄水止無赫赫之功不
沾沾自喜老而安焉三山二水廷泰甚文黃中通理補徵元石永光蒿里祖德訪孫碑文助史公侯之裔
必復其始

和碩簡親王碑

乾隆十四年簡親王神保住以事削爵
天子命鎭國將軍德沛襲封王名德沛字濟齋祖福臘閭封貝勒父福存封貝子王以嫡出應襲封鎭國
將軍讓與從子恆魯而已託足疾入西山讀書
世宗以果親王薦　召見問所欲曰願側身孔廟分特豚之饋
世宗重之授兵部侍郎遷古北口提督巡撫甘肅
今上登極遷湖廣總督調浙閩再調江南王面頳無鬚髯頤霤如矢道氣盎然服侍皆內監宦者每見屬
吏南面坐監司以下長跪白事外於周孔仁義一不闗口聞人善則信聞人過則疑以和顏接士士之曉
經術能吏治者尤篤愛如子弟然甘肅歉收多不上聞王到兩月不雨報旱曾振之甘肅報災自王始衡
永郴道某修枕桿州於洞庭湖便文自營夫役多溺死前總督邁柱庇之某故大俠有氣力知王來必不

祖容走闕節京師凡貴人識王者聽請書月以百數王積尺許一切不開視先劾奏某褫職擒問服罪然
後聚而焚之御史朱續章劾福建巡撫某受韶州守某贓　上疑不實命朱往會同王鞫時巡撫與太守
俱未解任聞朱來欺其孤遣猾吏鉏伺之風影甚危人亦疑王與巡撫同城不先舉發而爲朱所奏必護
前朱以小臣犯衆怒行萬里外勢必不能自脫王竟自伏失察罪奏直朱而置巡撫太守於法天下服其
公越俗尚禨有五通神爲祟王毀其像將軍隆升貪縱王劾去之民大懽爲建生祠乾隆七年淮揚大水
王慮漕粟往民不及炊乃婫餅千艘蔽河而哺兩岸噴聲若流菜色立變謂府縣放手開倉庫振壼役侵
可重領可務使恩流於民凡留養資送煮糜張廠加恤各色目靡不舉是歲奏動地丁關稅鹽課銀共一
千萬官吏震駭或色不相許王輒奮曰堯舜在上必不以活民獲罪縱爲活民故罷歸於心不更安耶論
者謂江南是年災實非常然數百萬札瘥捐瘠鮮溝壑死又不相寇災賊殺非王之勇不能肩非　皇上
之仁不能容也議河事與總河高文定公不合召補吏部侍郎兼國子監祭酒尋遷尚書封王一年薨王
宅心遊目恆在三代上入學謁聖必摩挲其俎豆鐘簴懷而慕思不忍訣捨居恆危坐番番雖矜莊而虛
己已甚常詣成均講大學橋門俯聽者千餘人皆悅服獨助教王之銳前曰猶未盡王請益曰自天子以
至於庶人一節聖經畢矣其本亂云云須重申之以見吾儒所以異於二氏之義王欣然下階三揖而謝
助教者河間人所稱仲穎先生者也袁枚宰江浦時王過境傔從索供頓勢甚張枚以實啟王嚴檄禁督
嗣後肅然以此受知尤深王所著有周易解八卷實踐錄一卷薨年六十九謚曰儀無子以從子恆賢嗣
銘曰彤魚昌僕兮姚姒軒河閒東平卓爾不羣惟王兼之爲　國宗親聖涯窺駕元淵澡身吁茶萬物拱
押天人純終領聞愔愔好學六蓺陰陽三雍禮樂咸精其能爲民先覺洽日九披卿雲五采高掌遠蹠皇
於四海天災已極乃見　帝力　帝座雖邇乃見王功羣黎報王立廟烝嘗王不能到王在孔廟溫明祕
器人綍龍牽同哀其嘆葬王幽燕遙知冢旁太極流泉定無雜草靈蓍芊芊

吏部侍郎魏公神道碑

枚幼時見里巷坐八九十翁說賢太守必曰魏公或新太守甫涖里魁還必問得如魏公否枚問公政何若曰公至海不波旱必雨浮糧捐盜賊竄野無停柩寺無少尼嘗過市有旗厮强匄毀器拆屋拘之不服曰我閻山子也公怒命縛輿後吾將訴於將軍輿夫急馳牽烈日中公謝賓謁廟故紆其道困山子不能堪叩頭曰願受公責毋訴將軍公曰公子安可責哉且公子世家知禮義當不爾必家奴教之耳杖其奴四十徇於市自後八旗肅然撫軍黃叔琳獲罪有蜚語稱其弟叔璥爲御史巡臺灣過杭擾民民罷市　世宗命將軍總督會訊訊日觀者如堵牆黃公囚服噤齘將軍呼三木脅之公率錢塘楊令歷階上抗聲大言曰府縣司地方地方市罷而府縣不知請先劾府縣再訊叔璥且　天子惟不信風聞故命大臣窮竟若奏不實而周內之是欺　天子也竊以爲不可令孩兒老母萬千在庭下辱將軍玉聲一問則叔璥與府縣俱無所逃罪將軍目外望諸百姓匍伏呼曰如魏公言黃竟得釋公所行此其犖犖大者枚聞而識之後十餘年枚知江寧　公爲安徽布政使得朝夕見矜寵甚盛公時年六十餘朴而和疑不稱其風力者蓋公之爵已尊年已高養愈粹也今年公薨將葬其次子內閣侍讀允迪來曰子先君竹馬兒童也長又受先君知然則銘先君惟子是屬枚惶恐辭讓懼文不稱德爲屭贔羞繼又思銘公可無愧詞而枚文或將藉公增重及按其狀而書之曰公諱定國字步于號慎齋大父諱書官中書舍人居江西建昌之水斗砦鼎革時守將欲屠砦素善舍人給契箭一枝曰保而家舍人不可曰願與全砦同死將誼而許之活者千餘家子方泰官禮部侍郎生公公舉康熙乙酉科登進士宰應城得民和他郡訟者走應城如騖大府知之遇民變必檄公往雲夢孝感皆以守令故閉城罷市他官徘徊不得入望見應城縣旗幟呼曰魏青天至矣皆解散羅拜事聞擢知冀州　世宗登極遷守杭州再遷河南按察使當是時督臣田文鏡政尚猛上蔡令某怙田勢侮張公首劾之田怒力未有以傷會調直隸與布政使張适拷入致死讁戍黑龍

江先是兵部尚書傅鼐謫焉公到之前夕傅夢魏徵來翌日公至傅心敬之而未言亡何同步江上一丈夫來汲熟視公曰公毋姓魏乎曰然丈夫跪叩頭泣曰民冀州人也公刑我公不記耶公曰然則應恨我而何以泣曰民從人爲盜法當死公爲減流雖遣發公意猶若甚不欲遣發者然故感公語畢再泣再叩頭傅亦愴然不自禁直前握手曰殺之不怨公孔明耳豈僅魏元成哉乃述前夢大歡笑　今上元年公與楊名時魏廷珍等同召見授西安按察使大將軍查郎阿從蘭州歸衆官郊迎日已暮查下馬問誰是魏觀察公趨而前查手燭照示衆官曰此傅閣峯爲我言八年塞外友刑人而人感者容顏倘未老也再陞山東布政使調安徽先是司胥居奇苛駁各屬冊籍公命代造檄發乃相視閣手州縣奏銷輒以尾數被部議公代解而催還之遷安徽巡撫入爲刑部侍郎再轉吏部以老乞休歸七年薨壽七十有八公在浙時浙有南北關南關課贏南司請撫臣入奏公在坐曰不可若以稅贏爲殿最則今年南勝北明年北勝南如物力何汪景祺以大逆誅子女坐流一女許配中表大府以無媒故欲坐之公不可曰中表爲婚何事於媒爲除其名其持大體如此夫人曾氏再娶蕭氏長子涵渾知鎭遠府孫若干以某月日葬某

銘曰一檄擒斬四十賊一歲殺虎七百隻公之吏術廉且傑赴道若渴義若熱即之溫溫如不克竭之委順震之決西江之西巖巖石其生也榮爲公碣

小倉山房文集卷二終

錢唐袁枚子才

文華殿大學士尹文端公神道碑

乾隆三十六年二月文華殿大學士尹公薨於位

天子震悼加贈太保諡文端崇祀賢良次年三月公子慶玉等扶柩葬於遼東遵公遺命墓勿爲碑其門下士袁枚泣而言曰古勳華之盛皆於皐夔之訏謨中見之我國家治隆唐虞天生文端公熙　帝之載垂五十年四夷九州聞公慕公萬頸胥延矣倘生平忠勛瀰然就湮於公謙德可也其何以佐　聖清之光明哉第公奏稿盡焚密勿語外罔聞知而枚又生晚靡能記憶謹就受業以來隅坐時齒牙所及諸軍民屬吏所祝稱者鋪揚之以聲於貞石或亦左氏所謂遠而道者耶諸公子曰唯唯乃摭其梗概而銘之曰公諱繼善字元長晚自號望山滿洲鑲黃旗人世居遼東父泰罷祭酒家居　世宗爲藩王祭長白山召與語悅之問有子仕乎曰第五子繼善舉京兆曰當令見我及公試禮部將謁雍邸而

聖祖崩　世宗即皇帝位乃中止公亦登雍正元年進士引見　世宗喜曰汝即尹泰子耶果大器也選入翰林而召祭酒公爲工部侍郎尋遷東閣大學士怡親王請公爲記室　上許之天寒衣羊裘從王王憐其貧賜青狐一襲奏署戶部貴州司郎中當是時廣東總督孔毓珣與巡撫楊文乾不相中肇高廉道王士俊者楊所薦也伺楊入覲劾王下獄公承　命往鞫得其情　世宗深嘉之未復命授廣東按察使甫抵任遷副總河未半年遷江蘇巡撫仍兼河務事時雍正六年也江蘇漕政抏弊公奏裁丁州縣費各有需嗣後請米一石收費六分先給官丁使無不足然后一裁以法又奏平糶盈餘非公家之利應存縣庫又奏撤水師營而增沙船巡海又奏鹽院伊拉齊不法請褫職擒問　世宗悉允所請懽聲接於衢七年署河道總督九年署江南總督未一年雲南元江茜叛調雲貴廣西三省總督公白皙少鬚豐頤大

口聲清揚遠聞著體紅瘢如硃砂鮮目秀而慈長寸許釋褐五年即任封疆年裁三十餘遇事鏡燭犀剖八面瑩徹而和顏接物雖素不喜者亦必寒暄周旋常一月間兼攝將軍提督巡撫河漕鹽政上下兩江學政等官九印彪列簿書填委而公判決恢然無猝容亦無驕色猶與諸生論文課詩以故民相傳折服聞呼騶過爭欣欣然走一二里追輿望影以爲天人其督南河也　上命開天然壩公不可適浙督李衛入覲過清江傳　旨嚴飭且云衛已奏明黃水小開固毋妨公覆奏李衛不問河身之深淺而但問河水之小大非知河者也倘河淺壩開宣流太過則湖水弱難以敵黃之强方草奏時幕中客齊爲公危有治裝求去者公不爲動　世宗喜曰卿有定見朕復何憂轍　御衣冠賜公而加公太子太保其調雲貴入覲也江南災河東總督田文鏡欲夸所屬之豐請漕東粟助振按察使唐綏祖密奏東省亦災粟宜留世宗問公公奏如綏祖言　世宗曰如卿言山東誠災第綏祖田文鏡所薦不宜異議公曰臣聞古人有申公憲以報私恩者若臣作田文鏡只知感愧不知嫌怨時唐禍幾不測以公解得免而公初不識唐也公既到滇知前督高其倬雖受譴而老成有識乃虛己諮詢高亦感公意備告欵要遂率總兵楊國華董芳等分路進兵破之擒其魁老常小等元江平今　上登極之二年補刑部尚書四年教習庶吉士五年總督川陝八年江南災調兩江十三年調廣東不果補吏部尚書協辦大學士金川用兵乘傳與忠勇公傅恆詣軍前受降畢仍督川陝十六年調兩江十九年河決　命督南河河平　命視師伊犂半途追還仍督兩江二十九年　上召公爲慶七十賜讌於第拜文華殿大學士仍攝總督次年還朝相　天子七年堯公毅而能擾機牙四應　上深知之凡糾紛盤錯事他大臣能了者不命公既命公則皆棋危秕險萬口讋聲八方怯公無下手處而公紆徐料量如置器平地靡不帖妥又如東風吹枯頃刻改色凡一督雲貴三督川陝四督江南而在江尤久前後三十餘年民相與父驅子伏毎聞公來老幼奔呼相賀公亦視江南如故鄉渡黃河輒心開臨入閣時吏民環送悲號公不覺悽愴傷懷過村墟野寺必流連小住慰

勞送者不侵官不矯俗不畜怨不通苞苴嚴束傔從所涖肅然將有張施必集監司以下屬曰我意如是諸君必駁我我解說則再駁之使萬無可駁而後可行勿以總督語有所因循也以故公所行鮮有敗事所理大獄雍正間江蘇積欠四百餘萬乾隆間盧魯生偽稿及各郡叛逆邪教等案皆株引萬千而公部居別白除苛解嬈不妄戮一人先是十六年　天子南巡黃文襄公旰衡厲色供張辦二十二年至三十年公三迎　鑾熙熙然民不知徭役供張亦辦人以是服公之敏也公清談干雲而尤長奏對　世宗嘗詔公曰汝知有督撫中當學者乎李衛鄂爾泰田文鏡是矣公應聲曰李衛臣學其勇不學其粗田文鏡臣學其勤不學其刻鄂爾泰大局好宜學處多然臣亦不學其愎也江蘇布政使某妄奏司胥侵歷年正供自矜嚴察公偏劾其寬縱曰某既知庫虧百萬而不能科別窮治何耶　上意釋命大學士劉統勳會同按覆事果虛俗傳公貌類佛而不喜佛法聞人才後進則傾衿推轂提訓孳孳每公餘一卷一燈如老諸生寒暑勿輟詩成喜人吟聽至頓挫處手為拍張或半字未安必嚴改乃已以故清詞麗句雖專門名家自愧不如　上嘗下詔云本朝滿洲科目惟鄂爾泰尹繼善二人嗚呼榮哉故事宰相抵任在翰林衙門公入相時所坐處即公先人之位公母徐氏側室也以公貴封一品夫人公側室張氏以第二女為皇八子妃亦封一品夫人充丙戌會試總裁先一年而降　旨皆異數也公本姓章佳氏先娶鄂氏再娶鄂氏俱封夫人子某某

銘曰一事未行懽聲雷鳴問厥所由相感以誠一令裁布趨迎滿路我知其故信之有素大哉夫子金粹玉溫仇怨低首羌戎扶輪五行中土四時中春惟其育物所以歸仁公嘗訓人人如履地不留有餘鮮不顛躓人亦指公公如大樹安寢其下使人可據羊腸嶪嶪公能游之虎目獰獰公能柔之匿瑕藏疾公亦憂之摘果未熟曰且留之及其覆矣轉相咎矣公亦無言笑而受矣貴且彌恭耄乃益聰乾乾日稷扶我皇風大鐘勿考大廉勿表官久胡貧惟天了了十事要說姚崇忠愛公欲云云探懷有待元齡遺表諫征

高麗公竟生前抗顏陳詞易簀猶視殘編斷紙曰性所耽惟文與史七十七年大星歸矣如待宣尼可止
則止有子十三鄧家金紫罔不束修敦詩說禮遂水湯湯繞公墓堂江水悠悠望公來遊二水之間知公
俱到所到孰多江南有廟

武英殿大學士忠勤伯太保黃公神道碑

公姓黃名廷桂字丹崖正黃旗人年十九以材官引强從
聖祖出塞獵控飛猱落雙雕者二十餘年
世宗登極授宣化總兵四川提督甫至官即奏設局辦治槍礮鉛丸時西土無事而公豫籌同仕者笑之
未幾西藏阿爾布託反公往敵干縠甲軍容山立賊大驚散走事聞 世宗知公可大用命討雷波土司
楊明義等擒其魁餘黨悉平亡何滇苗阿驢反圍參將謝某於赤衣臺七日公率兵入大小涼山攻殺降
下之乃還秋滇省烏蠻又反公軍川滇接壤處四路堵遏卒縛其酋 世宗大悅命總督四川川省地丁
每兩耗二錢民苦之公請每兩減一奏上報可即
今皇上即位之元年也俄而總督缺裁署天津總兵遷古北口提督再遷甘肅巡撫其時邊省倉空地屢
震新渠竇豐幾不毛矣公符縣買籽種耕牛招民授田浚昌潤渠灌之行二年兩邑富如初十三年春署
陝甘總督冬調 江南十六年仍調陝甘十八年調四川二十年加太子太保補武英殿大學士仍督陝甘
當是時 國家禽達瓦齊方開闢伊里威震萬國而投誠之阿睦爾撒納叛入哈薩克回虜竊發襄勤伯
鄂容安兵部尚書班第死之 天子震怒命大將軍永常兆惠等相繼出兵公以爲先安內而後攘外外
夷跳梁國無大損若因軍需驛騷致內地有事則金甌玷矣乃命運糧車十家抽一厚其值許帶什物貿
鬻民踴躍爭先慮牛運妨農奏買騾分布口內外民耕如常又以爲凡事豫則立糧待盡而後運則士饑
馬待缺而後補則戰衄乃命安西至哈密沿路開池畜豆馬到行且喂以故馳千餘里愈壯駐防臺站月

需米數千曰吾前撫蘭時曾貫穀三百萬石分貯河東西正爲此耳識者方知公遠謀董安於不是過也
逆何已瑪等叛截臺臺信不通沙克都爾慢吉一支就振蘭州逼近肘腋巴里坤大震公遣發兵三千鎭
撫之奏出半月而
命下如公言布政使蔣炳兼攝蘭州公檄令回蘭州督振奏出四日而
命下如公言公又擬奏大將軍兆惠以孤軍守阿克蘇無益宜早令回軍相機再進奏未出而
命下如公言公每有謀算動符　聖意雖隔萬里如在目前以故
眷寵日隆加太保封忠勤伯世襲雲騎尉賜紅寶石頂四團龍補服公素患痔血既理軍務中夜輒起或
張目達旦致積勞成病病劇囈語猶以馬馱糧運進剿擒賊諸務喃喃不絕官吏文武繞榻環聽爲之涕
泣漏下一鼓而薨年六十九　天子震悼賞賻無算柩還　車駕親奠諡文襄祟祀賢良公陰重强毅常
稱事英主有法若先有市惠好名黨援諸病爲　上所知便行一好事不得故生平寡笑語所在芒角專
以招怨謗忤權貴爲務孤行一意奉　主而已及事關重大旁人平素舒緩養名者束手不敢動而公輒
以一疏得之或直薦其戚里或保留人於臨斬決時或請豁軍需數百萬奏上即行海內駭服貌清奇長
身鵠立頷上瘤起如佛頂懸珠者然見屬吏無溫顏質确其過高坐不冠斜睨而溺唾司道以下寒毛惕
伏甚至股弁然喜人强項愈駁辨愈落理屈則從之或以此受目色督西川是外夷准噶爾入關熬茶有
誤奏入寇者　天子命公發兵公封還詔書奏不可已而果以誤聞調蘭州馬駐防兵倚將軍勢或不時
給公奏之　上命滿洲三品以下官許公杖決由是令無不行居恆無他嗜好放衙畢手通鑑一編而已
子一人某福建糧道先公卒以某年某月葬公於某
銘曰吾未見剛次莫如猛惟我文襄兼此以逞起宦化終涼甘利西北不利東南莫攖獅付崔嵬貉子過
老羆臥天縱其鋒爲李橫衝孤捧紅日以行於空如繫虎鬚牽不得動嗚呼竟以始終世之過人不履影

而兇豫奪常者其視此華表之穹隆

文淵閣大學士史文靖公神道碑

乾隆五年

天子命刑部尚書史公教習庶吉士校習　國書免課而公命擬奏疏一通褒許甚盛嗣後翻函文不待

啟輒入得與聞　本朝文獻

仁廟

世廟兩聖人所以致太平之隆與公生平受知恩遇談洋洋盈耳於古大臣中酷愛姚元之蓋自況也後

十年校再拜公於　賜第時公已作相而被起病入都公教之曰聞汝宰江寧有善政誠不負所言惜杜

牧之未免風流耳遠到者宜戒也嗚呼言猶在耳而公自此訣矣今年五月十三日公薨於位　天子贈

太保謚文靖命翰林立傳樹碑於墓公之勳　天子爲揚其聲光銘公者有大手筆在何俟門下一舊史

官哉然弟子傳其師各有所心得而不能自已謹廣其事於狀外而擬爲銘曰公諱貽直字敬弦號鐵崖

系出東漢溧陽壯侯世居潮埭里徙夏莊父夔官宮詹以文學清望伏海內公貴贈如公官公十歲能詩

十八舉京兆十九登進士入翰林典試於滇督學於粵所至有聲爲掌院湯公右曾所抑由檢討而贊善

而諭德而侍講而庶子兼學士優游清祕不遷一級者二十三年雍正元年大將軍年羹堯平青海歸勢

張甚黃韁紫騮絕馳道而行王公以下膝地郊迎年過目不平視獨公長揖年望見大驚遽翻鞍下曰是

吾同年鐵崖耶扶上已所乘馬而已易他馬並轡入章義門翼日補吏部侍郎尹順天　世宗豐日三接

咨詢優獎公亦布露所蓄勤施於四方乘傳訊雁平道王寵罰令梅庭謨清釐直隸河南獄案甄別閩省

官雖事畢外不能知而考覈平反輿論翕然公在　世宗時總督福建再督江南授都御史巡撫陜西在

今上時總督湖廣再督直隸加經筵講官戶工刑兵吏五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仍兼吏部尚書公生而

徇通神識超妙周巡六曹出入九鎭又復六十餘年以故所涖處如日破黑湯沃雪批伉㪶要動中機宜常言天下辦事人多解事人少深刻非明懈弛非寬交際非私協衆非黨故公爲政行己無心寬猛恥矜黃廉一以持大體安社稷爲務先是臺灣兵武弁迭往勤索番社頓遞公改委臺鎭本標弊遂絕漳泉卑溼穀易朽公奏臺灣例給兵米即以四府穀運廈門碾發嗣後無角尖耗西安無屯倉公請軍需剩穀十六萬爲貯歲饑屯民受振如一苗盜蒲寅山據梘頭山叛積十稔未平公設方略命總兵李楠擒其魁餘黨悉散容美土司稅輕改歸流後稅增公請仍征原額獠猺歡呼督直隸未半年所題結事九千六百餘　今上登極公首奏停開墾以杜浮冒禁勸捐以正國體循資格以息奔競用科目以重科道吏禮四衙門疏數千言　上在藩邸習聞　世宗稱公及是愈信其賢悉允所奏因公入謁　梓宮召見溫諭曰久賜　世宗所遺鵝黃蟒衣四團龍補服曰此　先帝意也今朕君臣所共事即　先帝事也卿其始終一致公感謝嗚咽　上亦泣下不止公淸標玉立眉目如畫舉止詳華執匽不沾衣圭袍禮式皆內裁性强記尤善淸言雖莊語危論必多譬引饒風趣每早朝立宮門槐柳下諸王貝勒卿貳翰詹環聽纖屋相公道　三朝舊事耆臣言行以至輿服車騎之儀適纚縷明暢如鳳鳴九霄下風傾耳聞所未聞他大臣或懼言溫室言吶吶不宣而公肆意諟詞談嚼流速忌者亦不能中也乙亥歲次子奕昂署甘肅布政公通書於巡撫鄂昌事聞　天子休公於家公出學舍後未嘗家食至是乃得掃墳墓到兒時釣弋處召族人數千分俸置酒爲二疏故事里中負襲笠者見公鄉音如故嫺睦有加戚從從奔趨來看眞宰相乃未幾而　天子南巡仍召公入閣矣公尤長奏對年羹堯伏誅窮治黨與　世宗問汝亦年某薦乎公免冠應聲曰薦臣者年羹堯用臣者　皇上　世宗默然常奏事拜起舒遲　上問卿老憊乎公曰　皇上到臣年當自知之　上大笑時公年八十一矣公少時撤金蓮燭成婚中年督兩江開府鄉里晚年再宴鹿鳴瓊林周科目六十年之數　天子賜詩褒美祝　太后萬壽入九老會圖形內府近古以來所未有也

上蔡令張球誣陷同官卲言綸總督田文鏡庇之　世宗命公往豫案覆發其奸田大慙大學士邁柱請開楚丹河運米公力持不可浙督李衛約爲兄弟公嫌其不學也謝之三人方柄用時攖其鋒者皆懾公獨棘棘不阿其守正如此晚年　恩禮愈隆肩輿入紫禁城陪祀不與大寒暑不入閣湯沐小休郎賚物賜於家患風熱數日曰吾本無疾而此中竭矣郎繕遺表薨子三人長奕簪官翰林次奕昂廣東布政使次奕瓌知潞安府夫人許氏先公卒合葬某

銘曰天球河圖西序雙陳阿衡太師朝不兩入奕奕史公維嶽降神逌峭風骨華重冠巾天生公來作百官表表上頭銜公身可考　帝賜公履作九州圖圖中禹甸公盡馳驅勿矯勿隨有猷有爲雷霆之下談笑指麾璽老雍容黃扉供奉　主眷臣逸物希寵重露禹盤匜羲軒罍彝但歐於庭四方風動何必琱琯再刖其用伏波談論王公意消奚斤老去善說先朝八十二年委化而卒帝子奠酒千官執紼太常大烝與國無極惟予小子奉　詔受經隅坐請業有訓則聽褒其文才揚於王廷小謫蓬山公爲溯寒望奮灑池以振厥聲一朝星隕吾將安仰絲竹前生山河音響見而知之典刑未爽私製碑銘以賁泉壤

廣西巡撫金公神道碑

乾隆元年春枚起居叔父於廣西巡撫金公幕下見公公奇枚狀貌命爲詩大異之當是時天子詔舉博學鴻詞之士四方舉者每疏累數人多老師宿儒公獨專爲一奏稱某年二十一歲賢才通明羽儀景運應此選克稱語多溢美天下駭然想見其人廣西自高爵以下至於流外驚來問訊亡何枚報罷公亦以事去官後二年枚乞假歸娶拜公於安肅會日暮天大雪公聞其至也喜曳杖走出及門迎且笑曰果然翰林耶枚再拜公答拜命入見夫人五年枚再入都公之兩子來曰璞玉振玉等不孝不能延先君之年今先君薨葬有日矣惟貞石之未書翰林其銘先君哉枚乃泣而言曰公仕宦垂三十年盛業若干枚與兩郎君俱年少知之難文之尤難雖然就所聞以光幽宮翰林事也亦門生志也不敢任亦

不敢辭謹按公諱鉷字震方一字德山祖友勝本姓金襲明金帶指揮世居山東登州流賊破城友勝死之存三歲兒名廷祚太夫人佘氏將死屬諸側室趙氏曰守節經也存孤權也我行經汝行權趙氏泣而頷之挈兒至遼陽轉適郭氏既長從　本朝入燕歷任工部侍郎生公及公貴始復姓公通易理善兵法爲粵西布政使奏州縣向例雖有繁簡兩調而於所治處分析未備則人地難相宜請分衝繁疲難四條許督撫量才奏請　上嘉納爲令直省所行自公始西隆州八達寨苗反公討平之奏免泗城六年舊稅以汛兵少粵土蕪不治乃行屯田法設都司官駐柳州與民牛招之耕教之技勇每名給水田十畝公田一旱田三十畝公田二一存公田租於社倉行之兩[illegible]年粵萊田萬餘於是天下人皆曰公以一廣昌知縣莅任五年蒙　世宗皇帝擢太原知府纔三年遷廣西按察使纔一月遷布政使纔三月遷巡撫令入粵者望氣蒽蒽然政行民和大異曩昔然則　世宗非用人之驟也其知人之深也公之自太原入覲也方廷議耗羨歸公公奏不可　世宗不悅曰朕已定養廉矣汝在官私官乎公叩頭曰臣非爲官游說也從來財在上不如財在下州縣爲親民之官宜使留其有餘養廉者養其家使知廉恥也家有大小所定數詎能胥足一遇公事動致倘張　皇上之意豈不曰凡是官辦皆許開除正供但從司院案覆以至戶部層層隔閡報銷甚難從此州縣恐多苟且之政　皇上意在必行臣請養廉外多增公費或存縣或存司倣北宋留州之法庶於事有濟會左都御史沈近思持論與公合　世宗乃勅山西巡撫核公費章程巡撫希　上意定數較他省爲優公撫廣西九年　今上登極召補刑部侍郎治行時印務借司庫千金後任巡撫楊超曾劾之罷職雜治居月餘楊𢹂摭不已　上怒曰朕以金鉷撫粵久恐有他故故遣之獄今楊超曾數來奏皆極細事是金鉷平日無可奏也免鉷罪以所借銀賜之即日寧公於家五年春薨薨後天子念公賢授河南布政使吏部以爲公存也文書下其家叩門不應鄰一叟出曰公亡三月矣乃奏明收　詔嗚呼罪之雪也雪之者必有人而公以加擠而得脫黜而起也起之者必有人而公以身死而得

官然則公之孤直與　天子之明聖可以見矣性仁儉而靜嘗道古鐘一枚擊之以詔僮豎侍者聞鐘聲始往遣人至大同買妾詢爲宦家女厚其資歸之嘗謂雲貴總督鄂公爾泰曰改土歸流非計也異日當思我言公享年六十有三先娶繆氏再娶陳氏俱誥封夫人

銘曰得一少年薦於皇天我愧賈後公居吳先公之勳膚寰海所知灘水湯湯我初見之牙旗雨收甫銜書長每接從官竊窺簾旁口畢王事誦我文章行止儀狀瑣屑考張辦裝非過借祿非貨受彼摒擋甘茲折挫　天子有恩用公之魂豫民泣涕待公不至僂指平生第一知己豈圖報公如是而止嗚呼蒼天使我如此我心匪石墜於泉底

湖北巡撫唐公神道碑

惟唐氏世居海陵再遷揚郡唐公季如知靈山縣鼎革時輸金贖兵中子女天祐有德太息厥宗再傳生公公行六諱綏祖字孺懷號莪村諸昆歷翰林觀察司馬諸官而先生官尤尊舉康熙丁酉科宰封邱受知河東總督田文鏡從縣令遷歸德守濟東道山東按察使田以苛廉聞天下而公又精神淵著修下而馮人望見畏之以故共事者爭相搆嗾凡四落職三對簿沒產頌繫勢洶洶疑不能再脫而公卒無恙卒起用以官壽終知封邱時兩漁戶報盜失一袴一斧公疑之拘漁戶往勘漁戶即盜也柘城盜供火伴某公疑之命侍者易衣就質盜指曰是也公大笑鞫之乃爲役所教並盜非是守歸德時睢縣民羅二被殺妻張氏訴賀某仇害獄已具矣公廉得張與叔姦手絞其夫賀得釋聊城民傅世友攜兒摘棗傷臥道旁過者詢之曰俺兒聾終氣絕人縛其兒鳴官獄已具矣公廉得樹主所毆呼俺兒者戀其子也兒免極刑爲山東按察使時鄒城某殺人詭家奴自縊獄已具矣公疑劵新鞫他奴死者故石匠非奴也毆非縊也寃始雪爲廣西布政使時粵西桑江苗叛撫軍獲僞軍師黃某議遣官招安公不可曰彼若執官而欲易其軍師奈何遂進兵既而諜者言苗已張網待矣撫軍欲遷外城民爲堅壁清野計公不可曰苗不諳會

城也若遷民而示之弱將薄城矣從之苗果平公雖出田公門而遇事不阿江南災田奏運穀助振考東省之豐也公密奏東省亦災穀宜留

世宗疑公負田恩沽名命白衣領職漕粟江南會雲貴總督尹公繼善入覲奏山東災重於江南事得釋入爲太常寺少卿　今上登極出爲廣西按察使尋遷布政使公在山東時劾濟南知府金允彜後金弟榮爲桂林同知搆公於撫軍伺公入覲劾公公歸官罷家籍沒矣　天子命廣東總督策楞往訊事得釋起用爲浙江布政使浙撫常安匿災公爭之常爲總督喀爾吉善所劾疑公反劾公公官罷家籍沒矣

天子命大學士訥親總河高斌往訊事得釋起用爲江西巡撫調湖北湖北布政使嚴瑞龍老而眊公不禮焉嚴搆公於總督永興劾公公官罷家又籍沒矣　天子命河南巡撫鄂容安往訊事得釋起用爲西安布政使未二年薨年七十嗚呼非公清節無虧百務有條必不能行險儌如康逵至於再至於三循環終身而無咎非生遇　聖明亦不能太陽麗空沉冥必霽然公能知人用人能得人死力在朝卿貳在外岳牧州郡其賢者有意氣者靡不通縞紵序慇懃夔入子帝有才必折節下之噓枯吹生悱惻肫摯未纔所目色提挈蜚雲蒸豹變百不失一雖日者筮人皆有愧不及而公亦頗以能相士爲己任枚弱冠試鴻詞下第落魄長安天大風雨雪衣縑單衣謁公於順治門里第公與語奇之次日屬令學士朱公佩蓮來欲妻以女枚以聘定辭而公憐之益甚每過必賜食且撫孟曰毋寒乎每暑必賜浴且以指攬盆曰湯未溫宜少待是時公爲太常卿朱公亦未第事隔二十三年至今枚爲人言猶泣下公葬邗江某原夫人吳氏祔焉子三人長晨衡官同知次倚衡官南安知府再次秉衡蔭生

銘曰誤海爲深疑山必險覬者嚬嚬使公屯蹇公曰聽焉禮義不愆福自天祐禍爲道遺人望巨航忽沉忽漾詎知舟子其心蕩蕩人驚寶鏡忽涅忽磨惟其如斯光乃益多坐如舒雁行必圈豚言無枝葉腹有精神以人事君可謂大臣而況其才揮忽紛綸謂余不信視此銘文

協辦大學士吏部尚書孫文定公神道碑

公諱嘉淦字錫公一字懿齋故爲太原縣民自代遷興居邑之臨河里父天繡以俠聞殺人吏持之急公年十八與其兄日行三百里出奇計脫父於獄中康熙癸巳進士雍正元年公以檢討上封事三日親骨肉曰停捐納曰罷西兵

世宗壯之立召對授國子監司業遷祭酒再遷順天府尹工部侍郎先是工部吏奏銷爲姦公頒工程科比而先以物價咨外省督撫臨期料覆按籍而已吏相弔於家十年遷吏部侍郎仍兼祭酒事薦教習某

世宗不用公爭益堅　世宗擲紙筆與之曰汝書保狀來公持筆欲下大學士某呵曰汝敢動　御筆乎

公方悟捧筆叩頭　世宗怒反縛置獄擬斬已而謂大學士某曰孫嘉淦太戇然不愛錢可銀庫行走公出獄不抵家徑趨庫所某親王疑公故大臣黜必嗛於懷不屑會計事又聞蜚語謂公沽名收銀有縮無羸乃出不意突至庫視公公方抱持衡偃僂稱量與吏卒雜坐勞苦均共問所收銀有不足乎曰某所收別置一所請覆之王惡權良久無絲毫縮羸如衡而止王大奇之即爲轉奏　上亦愈重公命署河東鹽院　今上元年擢左都御史上三習一弊疏大旨以爲人君耳習於所聞則喜諛而惡直目習於所見則喜柔而惡剛心習於所是則喜從而惡違自是之根不拔則機伏於微而勢成於不可返黑白可以轉色東西可以易位臣願　皇上時時事事常存不敢自是之心引文王望道未見孔子可以無大過爲喻

天子嘉納之遷刑部尚書三年轉吏部尚書總督直隸直隸旗民雜處多豪強聞公往先讋服引水溉田開五百八十支河使溝水通道道水通河河水通淀交注遞洩無所滯留晉州小兒被殺同村紀某衣污豆汁有司誤爲血刑訊誣服最後眞定府知府陳浩來白公而勾決之　旨已下公奏停之又奏直省酒禁太嚴以日用飲食之故使天下騷騷非政體也弛之便一時解縲絏者三千餘人又奏給旗人屯田墾治古北口山海關外荒土數萬頃六年調湖廣總督前撫開橫嶺三洞議者以路太險欲棄之公曰此

地於國家原無所可惜但諸苗俱入版圖而獨留此巢穴或不逞者聚焉則震驚寶靖城綏矣奏設參將募兵鎮撫羣峒翕然調撫福建以前訊糧道謝濟世事不實免九年冬補宗人府丞公請老許之十四年召補副都御史尋遷吏部尚書協辦大學士公內峻外和相對者如登泰華坐春風非不陽和熙熙貽在顏閒而業已將入置青雲上雖有下界謳謠語不特不敢出於口亦并不能生於心好靜坐退食之餘一經相對兩朝 聖人知公所學深能扶文運故 命再督學五典鄉試兩總裁禮闈四任分校再領成均再任翰林掌院教習庶吉士充經筵講官行走上書房又 命日進經義一章纂毛詩折衷成復 命註易傳彖爻甫畢而公病矣門下士卿貳百辟布列中外銘旌歸送者縞素如雲朝爲之空彰益門內外車馬塡塞數十里皆舉音以過喪 天子震悼 命皇子奠酒謚文定公既負直聲屢躓屢起晚年物望愈隆朝中略有建白天下人咸曰得非孫公耶遂有匪人僞奏疏一紙語甚悖託公所爲窮治經年裁得主者名天子知公忠無他賜龍遇益隆而公終不自安以爲捨他人而我假必其致之者有自自此食不甘寢不寐情懷忍忍一切所以補寒晏參密勿者彌口不宣卽家庭間亦寂然無復聞知故所狀公者止於此薨時年七十二子孝愉蔭刑部主事葬某

銘曰繫星爛胥卿月孤明峨冠盈朝儒者孤行穆穆孫公惟嶽降靈目營四海心醉六經擢剛爲柔惟誠故形三揖在下九奏在廷咸有欽式閣手仰成北鎮幽燕南臨荆楚如泰山雲膚寸而雨 皇帝曰來卿學如古古聖有心交朕與汝汝其發明朕爲汝主公晝夜領頷精思探取易極連藏詩窮齊魯胥夢孔周曰質堯禹每奏一經黃封旁午孔明淡泊豈壹聲聞無如民愛溢美紛紛以致名尸走索其門讕語囈言直達九閽 帝曰徐之俾是究是陳鏡涅愈瑩絲漚愈純保一个臣終始於恩惟予小子受知最早欲永公名金石是考所聞者稀所書者少嗚呼恐大行山高不如華表

太子太師禮部尚書沈文慤公神道碑

乾隆三十四年九月七日禮部尚書太子太傅沈文慤公薨於家余壬科同年也故其子種松來乞銘余
援其狀而不覺嗚咽流涕曰詩人遭際至於如此盛矣哉古未嘗有也在昔卿雲賡歌則有八伯拜起賡
歌則有皐陶卷阿矢音則有召公其人皆公侯世卿非藉詩進者唐人或以單詞短句受知而目色偶及
恩眷已終卽晚遇如伏生桓榮亦不過蒲輪一徵几杖一設而其他無聞焉惟公以白髮一諸生受　聖
人知三十年位極公孤家餐度支遠封榮祖近蔭貴孫薨後　皇情紆眷賜謚賜祭賜葬賜誄贈太子太
師崇祀鄉賢嗚呼如公者古何人哉古何人哉然而皆天也非人也公諱德潛字碻士自號歸愚吳郡長
洲人弱冠補博士弟子丙辰薦博學鴻詞廷試報罷戊午舉於鄉己未登進士入翰林壬戌春與校同試
殿上日叅朕兩黃門捲簾　上出賜諸臣坐問誰是沈德潛公跪奏臣是也文成乎曰未也　上笑曰汝
江南老名士而亦淹遲耶其時在廷諸臣俱知公之簡在　帝心矣越翼日授編修屢和　上詩稱　旨
遷左中允少詹事典試湖北歸　召入上書房再遷禮部侍郎校戊辰天下貢士公自知年衰薦齊召南
自代而已請老　上許之命校　御製詩畢乃行　上賦詩以賜曰朕與德潛可謂以詩始以詩終矣歸
後眷益隆三至京師祝
皇太后　皇上萬壽入九老會圖形內府而　皇上亦四巡江南望見公　天顏先喜每一覲接必加一
官賜一詩嗟乎海內儒臣耆士窮年兀兀得　朝廷片語存問覺隆天重地而公受　聖主賜詩至四十
餘首其他酬和往來者中使肩項相望不可數紀常進詩集求序　上欣然許之於小除夕坤甯宮手書
以賜比以李杜高王海外日本琉球諸國走驛券索沈尚書詩集盛矣哉古未嘗有也然公逡巡恬淡不
矜矯不干進不趨風旨下直蕭然繩菲皂絺如訓蒙叟或奏民間疾苦流涕言之或薦人才某某展意無
所依回或借詩箴規吁堯咈舜務達其誠乃已諸大臣皆色然駭而　上以此愈重公公既老所選詩或
不能手定庚辰進　本朝詩選體例舛午　上不悅命廷臣改正付刊而待公如初此雖　皇上優老臣

敕小過使人感泣而亦見公之樸忠有以格天之深也公嘗訓其孫惟熙曰汝未冠蒙 皇上欽賜舉人亦知而翁十七次鄉試不第乎公鄉舉時已六十有六其時雖綺夢幻想必不自意日後恩榮至此而從來人主之權能與人爵未必能與人壽倘 皇上雖有況施而公不能引其年以待之則亦帝力於公何有矣觀公之九十七歲方薨然後知蒼蒼者有意鍾美於公以昌萬 古詩人之局而 皇上與天合德先天而天不違公之年與恩俱亦有莫之爲而爲者嗚呼此豈人力也哉公醇古淡泊清矍[illegible]立居恆恂恂如不能言而微詞雋永無賢不肖皆和顏接之有譏其門牆不峻者夷然不以爲意詩專主唐音以溫柔爲教如絃匏笙簧皆正聲也所著古文詩各三十卷詩餘一卷先娶俞氏後朱氏均贈夫人以庚寅二月二日葬元和之姜村卑

銘曰古松得天護萬木先雖槁暴於前而償以後澤之綿綿則較夫早達者轉覺贏焉皤皤沈公杖朝而走 帝曰懋哉朕知卿久朕有文章待卿可否殿上君臣詩中僚友公拜稽首老淚浪浪從古傳人半仗君王褒 陛下將臣置日月旁以星雲色爲名姓光生論定矣死何勿彰吁嗟乎宮爲君商爲臣宮商應聲先生之詩之神

江蘇巡撫雨峯徐公神道碑

公諱士林字式儒號雨峯世居山東文登縣父農也公幼聞鄰兒讀書聲慕之跪太夫人膝前曰願送兒置村塾中許之遂舉康熙辛卯孝廉癸巳進士補中書遷刑部主事知安慶府再遷江蘇按察使以失察私鑄左遷汀漳道漳俗鬬殺人捕之輒聚衆據山或請用兵公曰無庸命壯丁分扼要隘三日度其食且盡遣人深入誅以好語曰垂手出山者免如其言果逐隊出乃伏其仇於旁仇大呼曰爲首者某也立擒以徇衆驚散嗣後捕犯犯無據山者遷江蘇布政使丁父憂 詔奪情巡撫江蘇公不起服闋入都天子問山東直隸麥收如何曰旱且麥問得雨如何曰雖雨無益問何以用人曰工獻納者雖敏非才昧

是非者雖廉實蠹　上深然之補江蘇布政使尋遷巡撫未一年病病中念太夫人年高不能迎養三上疏乞歸　上許之行至淮安薨　天子震悼命崇祀賢良壽五十有八公要路不通一刺而於鄉會師門惓惓不忘曰此人生遇合之始也治獄如神任刑部時有二人伐木塞外木標乙甃有司訊結矣越三月乙弟以謀殺控甲甲逃公曰置當塲死者之妻子不問而以三月後局外之人興獄乎甲逃懼累非懼罪也甲聞即出獄果虛知安慶時宿松孀田氏事姑孝兄公利其產逼嫁之與羣匪篡搶婦刎於途誣以墜水公坐堂上見黑衣女子啾啾如有訴召兄公質之則毛髮析灑口吐情實公深愧以鬼道設教而滿庭胥隸皆有見聞不能掩也凡讞決憲於轅垣絕人影射守令謁者具獄命判試其才教曰深文傷和姑息養奸戒之哉夫律例猶醫書本草也其情事萬端如病者之經絡虛實也不善用藥者殺人不善用律者如之性廉儉而絕不自矜賀長至節天寒裘禿霜與溺俱臬使包括以貂假公公披之如忘溺唾交揮家人耳語曰此包公衣也公大慚謝過少頃論公事快揮洒如初聽訟飢大呼點心家人供角黍且判且啖少頃鬚頤盡赤蓋誤硃爲飴糖筆箸交下不能復辨晚坐白木榻一燈熒然左右案可隱人手批目覽雖除夕元辰勿輟幕下客憐之具美膳邀公公猛噉不問是何名色其平素精神夢寐偃仰唾溺知愛民憂國惟日不足而已故於服食居處人以是供公以是受不容心於豐亦不容心於儉也聞覺禪師來江南督撫將軍以下負韊矢屈膝公長揖呼和尚織造海保入獄五月猶狐裘公進葛衣大府呵之公曰罪雖重然律五月不衣裘也如以爲嫌請劾臬使楚鹽不運　詔命會同鹽政核議或勸護鹽政主稿公笑曰問心公私耳何嫌之避請加息以惠商時內外大臣噎媢不前而公竟先上乃附紙尾以進公子一人名朝亮生十四年而公薨妻張氏誥原缺

銘曰晉湯文正爲政江南民化其儉苦節成甘後有繼者諄諄訓詞民不能從且相警嘗隔五十年徐公至止寔滄浪亭五簋而已蘇城翕然儉且中禮惟余小子憎人講學聞先生風恍然夢覺同言而信信在

言前同禱而應應在禱先至誠動物其中有天羊質虎皮頹然不然嗚呼徐公今無其倫來非戀爵去非要君儉非矯俗仁非市恩始於立身終於事親正色爲秋微笑爲春不愛公勤愛公之醅不敬公清敬公之眞爰爲公銘以示後人

太子少傅工部尚書裘文達公神道碑

公姓裘名曰修字叔度一字漫士江西新建縣人康熙刑科給事中思補公之第五子也乾隆元年以廩生薦博學鴻詞舉順天鄉試四年中進士改庶常八年　天子親試翰林擢公高等驟遷侍讀學士轉詹事府少詹遷吳部侍郎調吏部侍郎充經筵講官軍機房行走公貌清臞眉有濃翠顧盼閒精神淵映居恆喜賓客工諧謔搜奇語怪了無倦色而遇事神解超捷每詣一曹受一職手文書嘿然數日後判決如流二十一年　王師征伊里公面奏軍務機宜　天子大悅即賜　御衣冠乘傳至巴里坤傳宣　聖意會逆酋𦾖阿里克遣弟某詭稱押送諸番探信卡倫公與哈密總兵祖雲龍縛畀總督發其姦哈密兵少有赴巴里坤種地者七百人公請暫留爲衛撥沙洲五衛麥石添備支發其剩餘者分散各路塘站平糶之　上皆獎許公以一書生冒矢石行萬里外與陝甘督撫滿洲諸將軍計議密勿而能下協邊情上稱睿算近代儒臣所未有也調戶部侍郎署倉場總督攝順天府尹充丙戌科會試總裁擢禮部尚書調刑部尚書降府尹尋遷工部尚書年六十二病噎　天子賦詩存問醫藥不絕於道加太子少傅　詔下二日而薨　賜諡文達入賢良祠公聰强機警受大任舉重若輕　天子愛其敏倚若股肱初爲胡中藻事罷官逾月起用再爲捕蝗事降官逾月復故凡有事於四方與大學士劉統勳先後奔走前　命未復後命又至半途回車竭竭東西雖侍　內廷領六部而英簜款關足迹常半天下二十三年　命在工所訊邳州知州某短發車價事二十四年　命往太倉訊王閶冒家主事二十五年　命往蘭州訊縣丞崔琇擅動驛馬事二十九年　命往福建訊總督楊廷璋受陋規事三十七年　命往盛京查旗地事五主鄉

試一至湖北兩至江南浙江八勘水利三至河南兩至江南四至直隸公所讞決無苛嚴亦無縱捨衡文得士心尤善治水常奏治水宜先審其受病之由再論治病之法就一縣一府而言病有其處合一省而言則不然就一省而言病有其處合數省而言又不然若僅於一處受病處治之而下流之去路未清則爲患滋甚　上深然之所治黃淮運濟伊洛沁汜等共九十三河疏排瀹貫穿原委俱有成效可爲後法善應變捷若轉圜而立意矜矜偏於慈惠從盛京歸奏免追八旗生息銀爲司寇時奏免盜蓑者死諸大臣或探　聖意囁嚅不前而公獨抗聲有犯無隱　天子鑒其誠雖忤　旨時加嚴訓不逾時　恩禮如初薨之日公卿士大夫素車塞路外省之河堤老兵烟墩戍卒皆流涕有失聲者公本以文學受知始終與書局相終始與纂西清古鑑錢錄石渠寶笈熱河志諸書而最後爲四庫全書館總裁　上以書法近宋臣張即之以內府張書華嚴經殘本　命公足成之有奏疏詩文若干卷夫人熊氏子女各五人長子麟官編修早卒次師次行簡次豫次遵慶行簡以予與公同薦鴻博同舉進士同官翰林同出蔣文恪公門下故將葬來乞書碑

銘曰升龠鼎鐘器有所窮禮樂兵農事各不同裒公攬挽兼總天工智大於身意過其通馳於文囿抉揚雅風行於邊塞笑談兵戎以決庶獄卿月麗空以障大澤手驅蛟龍奉　帝之命皇皇者華樂　帝之心憂國如家指左識右帖邇安遐靈有臣如斯爾堯舜弗嘉雨露方濃梁木遽壞台曜雖沉塞芒猶在葵之傾之　恩命沃之樹柏樹欒剛日卜之公身雖藏公績彌彰丹心史上元石冢旁

太子太保直隸總督方敏恪公神道碑

公姓方諱觀承字遐穀號問亭又號宜田先世自元遷桐城祖登嶧工部都水司主事父式濟康熙己丑進士以本族南山集獄起全家謫戍黑龍江公弱冠歸金陵家無一椽借居清涼山僧寺有中州僧知爲非常人厚待之公與其兄觀永往來南北營塞外寂水之費或日一食或徒步行百餘里雍正九年族人

棠膺入平郡王藩邸王與語大奇之情好日隆十年王爲定邊大將軍征準噶爾奏公爲記室　世宗命
以布衣召見賜中書銜偕往時年三十六矣十二年冬　王師凱旋以軍功實授內閣中書乾隆元年傅
事王公奕清薦公博學鴻詞臨試不赴尋遷侍讀行走軍機房補兵部職方司郎中出爲直隸清河道累
遷布政使浙江巡撫公風神元定識力超卓練其才於憂患之餘雖書生善騎射於世事物理瑩徹通曉
以故大學士鄂公爾泰勘南河冢宰諸公親勘海塘直隸制府高公斌勘永定河俱奏公偕行公之受知
皇上亦從此始直隸饒陽婦被殺主名不立公夢神人示以周秋二字果獲犯雪冤在浙弛絲米之禁開
墾海口大亹漲地三萬餘頃歲收雜糧十萬石十四年授直隸總督直隸當十三省之衝每歲　鑾輿謁
陵盛京避暑木蘭　巡嵩嶽五臺南至江浙路必經由加之伊犁緬甸兩度出師一切兵校往還供張儲
偫百務如雲而起公能料簡周匝徙御不驚二十年如一日十九年西陲用兵加太子太保署陝甘總督
辦治軍需日行四百里得怔忡疾仍回原任三十二年薨壽七十一　上聞震悼給祭葬　賜諡敏慤公
長於用人安放貼安如置器然敦良者使柔民聰强者使折獄素封者使支應迂緩者使訓士即其人雖
不出於正而譎詭捷黠者亦使之刺探而奔走甘苦必知賞罰必信一言必察寸技不遺以故人樂爲用
畿輔數千里如臂使指搦脈皆通御史范廷楷林玉奏直隸丈量旗地歷年不清公上疏謝罪即奏二人
剛正有才請發往直隸補官相助爲理　上許之旗地皆王公莊戶豪縱有年二人故負氣與斷斷相角
旗地稍清而二人之鋒亦少挫矣各省督撫奉部議令民自行修城公獨奏直隸多差徭民無餘力且又
樸野不受獎誘修城之費請發公帑孟子所謂用其一緩其二也　上韙其言從之公常言事君如事天
天地無心而成化雨露雷霆無非教也人能常修省於受恩之時則雷霆乍來轉不惑亂而至誠所格天
心亦回直隸旱蝗　上責公督捕不力司道勸劾一二州縣以自解公不可曰我之不職州縣何辜磁州
逆匪爲亂公奏誅三人絞七人　上疑公沽名有所縱弛　嚴旨督過一夕間接十三廷寄家人慮　聖

怒不測盡雨泣而公堅執前議申辨愈力　詔解犯　闕下九卿軍機大臣會訊獄辭與公奏一字無訛遂卒如公議而從此　上愈重公各省買穀隣僧居奇公奏請需米處督撫密咨產米處有司代購運送可杜此弊保雄兩府歲需駐防兵米二萬石州縣苦之公請於豫東漕米內截運供支官民兩便所治直隸水利如永定滹沱白溝等河奇材雞距等泉俱爲搜考原委判別濬築　上命大臣肇公惠裘公曰修高公晉屢加相度悉如公策加意忠賢之後在浙拜劉念臺先生像䘏其家在直隸訪楊忠愍孫文正子孫給與灘荒田畝素不信佛而獨修清涼山廟所以報中州僧也公餘之暇譜印範璽角尖不苟一嚬笑皆有意義某太守素倨過保陽衙參公坐受之出有慍語公聞之笑曰我開府二十年雖簿尉叩頭皆不受何於某太守獨不然耶某以宰相子出守郡慮其氣盛故逆折之使知朝廷儀適將謙謹以有成也不感我乃慍我耶枚奉發陝西亦過保陽公謂清遠令周君燮堂曰袁某循吏也雖宰江甯省會而能盡心民事汝等任首縣者宜以爲師嗚呼公以此知枚則公之爲政可知矣公桐城人僑居金陵在平郎時祖父母父母四代俱櫜葬關外每至歲時必慟哭王哀其意爲奏請謫戍身死而無餘罪者聽其遷柩回里世宗許之遂著爲令及公貴三代俱贈如公官娶劉氏誥封夫人後嗣屢殤六十一歲生子維甸　上聞之代爲欣喜命抱至御前解所佩金絲荷囊賜之公雖貴手不釋卷好吟詩有宜田彙稿松濮草諸集纂河渠考若干卷辨明水經注淦水之非鈌漢書註泒水之非增皆勤學經生所不及也葬句容之胥王山銘曰月之初生蒼蒼涼涼及乎中天衆星無光方公未遇險艱備嘗豈知天意大任方將邊風塞雨濯滌肺腑擔簦往來困其筋骸操心慮患既危亦深一朝遭際百鍊精金牙纛旌麾若固有之彤弓湛露從容賦詩狼章鵠章山陸驅馳釃泉甃河弊謀輔志六秉三衡功罔不濟操舟舵穩負重肩牢所謂棟梁不搖不撓無怖斯靜無戀斯定先民有言勤心忍性哀榮終始位極人臣基於祿命成於精神軍民勿悲公死有歸欲知偉烈請觀豐碑

小倉山房文集卷三終

錢唐袁枚子才

左副都御史趙公墓誌銘

本朝以文學受知
今上者禮部尚書沈公德潛詹事府正詹張公鵬翀而外惟副都御史趙公公名大鯨字橫山別字學齋雍正二年進士入翰林楷法秀潤如鋪春雲詞賦修意修言得沈隱侯三易法入試內廷皆稱
旨遷學士再遷大理寺少卿左副都御史提督江西直隸學政典雲南湖南河南三省鄉試四校順天鄉會科以太夫人大耋乞歸五年卒年六十九葬仁和某原安人郁氏祔焉子二其次升官庶吉士公督學時遇諸生如弟子每校卷躬自點勘觀者相環拂衣觸几公勿禁曰取士易教士難使諸生覩吾所以取知吾所以教也衡文頷頷顏澀不展臥記某卷佳起再誦再加墨擢之如不及待旦者然性峭急無威儀送客輒走客前客或坐未起必問有餘語乎趣爲我言不然時蹇事遄可以行矣人有譏諺不可者謝之已負諸責捫胷苦記必踐之而后食飲大中丞永貴公弟子也將撫浙來見公公問君往政將奚先曰劾貪吏公笑曰貪吏贓入己者勿劾也永愕然曰何謂也公曰贓入己而不分潤大府即大府久劾之矣不待君往也今巧宦全取之民而半致之上已潤其餘或且全致之上以遷其官是暗刦民財納己爵也不見捕盜者乎胠篋百萬有所私焉不敢目攝之其所劫詰禽獲以上計者皆竊鈇攘雞者也君將奚擇焉永再拜曰微先生無能言及此者敬聞命矣既抵浙延公萬松書院教諸生先是主教者面柔曲容濫竽公以爲設書院所以待高才生非養窶人子若不以才取而徒哀其窮故收之是恤孤非養士也於是申畏拉枯無所聽請及見士又倨士大不悅飛言如雨公不爲動不數年所噓揚者畢目視者九卿三司茂才高等均從窮約致顯貴紛然麟鳳羣翔而詬公者如秋蚊冬蠅澌滅殆盡或至今猶堙沉藍縷嗚呼公人倫之

鑑果何如也枚未遇時袖文質公公奇賞之枚乞一授餐所公唯唯朝送公出暮聘已至即令大宗伯穉公家也公卒時太夫人年九十餘故遺表曰沐聖世如春之澤小草長榮奉慈親垂暮之年反哺難遂誦者皆爲泣下

銘曰無亢不中無過不庸不惡不仁而曰好仁其所好者亦朦朧黜躄蹇駕應龍斬曲樗扶青松此豈吾一人之爲而佻險者竟鶺鴒僝僽以相攻彼何人斯其爲飄風吾見鏘金腰玉而拜華表者如萬瑿之朝宗嗚呼雖余小子之不肖亦咨嗟涕洟而執筆以銘公

海州州同王君墓誌銘

君名發桂字香巖直隸正定人髭鬚然有腹尺視正言徐面方如田好讀書交賢者以貢士補溧陽丞調上元遷海州州同攝碭山海州宿遷縣事再攝沭陽捧檄未到卒君雖左官無甚重任而鞫錄其躬視民不佻較尊官尤肅勘桃源災共事者三人以不謹聞而君獨課最巡海州村見種山芋者問之曰閩人也姓高名光裕君疑非山氓陽與語陰令捕者擒以俟未半月鄰城符來醫去果劫盜也

天子南巡總督尹公委君治攝山君慮事量功洒潛如法尹公見君題句驚衙官中有屈宋命輦公子和以光其所爲詩先是乾隆戊午君與予試京兆同受知於大廷尉鄧遜齋先生乙酉六月先生入都過上元上元令李棠亦先生門下士三人者循環置酒爲先生壽先生爲當時爵香巖未售至今缺然而香巖如實拔已執弟子禮尤勤予私心竊愈賢之嗚呼誰知此一會也香巖竟從此訣矣卒年五十九其蒼頭某將葬君來徵予銘予不特誼無所讓且心服香巖賢謂必有瑰意奇行於法宜銘者問狀且否蒼頭跪呈一紙乃爵里刺數行令所謂履歷是也噫知狀未具雖有班史之筆鑿空難書而況余又空山居寡所徵覈耶不得已摭撫梗概而志之香巖有知其嘗我也其鑒我也

銘曰官不副其賢壽不永其年死而不有其藏一錢吾欲銘而表諸阡而事又不得其全夫是以意滿口

壟而言殊不宜吁嗟乎苟有天兮無溺此石上之鐫

光祿寺少卿楊公墓志銘

公諱馥楊姓字靜山奉天正黃旗人生有至性侍繼祖母疾衣不解帶至蝨緣領遊爲敬十九歲知陝西
兩當縣丁父憂再補直隸固安故事修永定河秋汛畢工與永定道黃某役不平賈遲延及冬朝涉者皲
瘃公憐之許日出後下鑁黃巡工遲民之來將笞督公力爭不得乃直前牽其馬至涑溜處曰公能往民
亦能往此時日高舂陽光熏人公重裘猶縮瑟乃責袒肩者戴星來耶黃大恚適館張牒將劾公會撫軍
安溪李文貞公過柳家口聞之召謂曰汝年少能然古之任延也勞以酒解裘衣之事得釋調宛平固安
民以爲大戚聞宛平吏來迎驚聚而逐之
聖祖獵永團過固安老幼爭留公　上曰別與汝固安一好官何如一女子奏曰何不別以好官與宛平
耶　上大笑以爲誠許食知州俸知固安縣事旋權鄒平壽光諸城數縣有夏姓民競產享銀五千公却
之諭即以此金遺若弟夏昆季泣於庭嘵如初遷雲南曲靖府調麗江麗江故苗地中甸外控鶴劍內隣
猓徒羯狨麽狠市雜一日隸爲編氓如開洪濛守土者禁齕不肯往公到爬梳捐瘠俯順菀遣令口樹一
本榆畝畜一溝水召土官爲典吏諸里魁以頭目充除奴籍建文廟定婚葬禮頒尺籍伍符期年俗化風
雨和甘倓錢賨布大行民祀公於廟號第一太守祠先是民間有遇木則易禾必見日之謠土官土人皆
禾木兩姓而公名姓恰合亦異數也遷湖南糧道西安布政使署湖北巡撫沔陽地濱湖淤沉無常田與
糧離稅法抗敝公手弓尺丈之按畝輸賦救無訛調撫四川奏減火耗改馬廠爲普濟堂墾田千四百畝
登租貯穀養鰥寡老癃乾隆二年請撤河西七兒堡城垣忤　旨罷官七年起用甘肅涼莊道尋遷光祿
寺少卿以老休於家公豐碩善騎射用弓至十石　聖祖時東宮侍衛德齡以廢太子故逃恃其勇泛海
至青州官拘者擁役數十持械無敢前公往剡剡起履忽抱其背齧之德抽刀公叱之刀落於手　聖祖

以爲日磾縛莽何羅不是過也涿州夜下鄉遇響馬盜方洶洶刦入公射之殺二人獲一人督糧湖南奉牒禽季鐵背刺魚大王公偵知竄入旗丁故閱岳州營禽之案下至老神明不衰長孫魁官江寧公來就養騎上下山如飛年已八十四矣甲申十二月某日趺坐而逝公先娶李氏再娶黃氏俱誥封夫人子國棟官廣東韶州知府

銘曰仁之徵壽也福之集厚也清畏人知指屋漏也勇而好禮伏不鬭也雲之油油楚蜀覆也大蓋南游神彌茂也望夏琥殷璜而增周邦之舊也厥聲隆隆孫將又也天其以是鍾美於後也

江寧典史高君墓志銘

高氏世居鐵嶺爲鑲黃旗著姓一門印綬纍纍布列中外其官於南者文良公其倬總督兩江相國公其位提督松江君爲兩公猶子初任吳塔司巡檢調江寧典史五年而卒卒時年四十三於諸高氏子弟中官最卑祿最微壽最夭然邦之人聞君死自執法以下至於長幼者丈夫女子靡不發胸擊心殷殷田田若有所窮故何也君性沉厚雖不說學不踐迹而含舒蘊章德正應和與人交坦中而廉無訾不肯皆好之家無宛財戚里之貧者襆囊抱釜至君家而炊焉以事游徼籍尉流外職也俯項供職趨走於下風居是職者知無所表著輒不自重怵以利無所不可爲君獨嶷嶷自立遇事必問於義當否雖亳錢萬不妄喝一笞大府記下可者諾不可者爭爭不得必委蛇虯[illegible]於其身以濟之以故死之日哀聲噭噭贈賻襚引費者接於衢嗟乎人器也官水也以君而爲尉猶以五石之匏盛杯水也見之者皆知其不稱也雖然君不肯以不稱之故而自貶以稱之故一切庸力行務精心怗妥而慨慨之量乃愈不可以測窮然後知一命之士原可濟時孚物而祿位之不足以格人[illegible]何也世之榮貴炫赫十百倍於君者其相懸亦可覩矣然則雖以君之官之祿之年而見君家之諸勳[illegible]侯伯子男於地下誠足以抗顏而無慚焉嗚呼其可銘也已君爲奉直大夫鑾儀衛治儀其傃公之子[illegible]子睿功行十一娶某氏子四人某俱幼以某年

月日葬於某

銘曰有幹有體壓百僚底人以爲必起而竟已矣嗚呼此之謂有命無理振古如此莫諒天只

安徽布政使李公墓志銘

乾隆十年十月二十一日安徽布政使李公卒於官江寧令袁枚入奠畢泣而言曰前年枚知江浦謁公於蘇公召入已二鼓與語卽視偉枚今年枚知金陵公來作承宣司彼此舍然喜有無窮言未竟公竟委化枚無以報今將歸葬願請狀以爲公銘其墓府蔡西樵曰公年五十有五不自意死呂夫人第三娶也長子某試禮部未歸其季幼奴多村氓賓客輩暫從公遊無能知公者公誠慤其行事坦坦而肅章奏文集成輒削藳諸善狀不能記憶但遠近見者莫不額手曰李公眞君子也請略舉其槩而紀存之枚曰唯唯謹按公諱學裕號餘三世居洛陽縣以雍正五年進士入翰林累官御史巡道按察蘇州遷安徽布政使而卒巡京畿時唐山令某奪僧舍爲民房　世宗怒幾不測公奏書生與佛忠無大罪令竟免故事巡城者遇事動咨刑部延累至歲餘公停車決遣獄無滯留捕博具數十籠曰貪紀錄而置民於軍吾不忍也杖犯者使去碎其具於庭石爲之凹後過者猶指笑曰此李公搥骰子處也出使安南披一品服登王正殿宣　聖諭畢乃坐述　朝廷柔遠之意公儀觀旣偉音節鏗然其王嗣黎維祐俯伏受命夷言嘆好使臣者數萬人蜀土司大小金川鬪公爲建昌道輕車往撫入密箐中天日隱黑猺猓梟目鳥語挾雪刃嗾向公公短後衣坐地召其渠帥賜酒食命譯者曉以大義羣猺翕然喜折樹枝爲公策馬歸城乾隆七年淮徐災篡糧者衆有司以盜聞公曰此飢民非盜也獄具所活數百十人夜閱秋審冊專意平反爛燼數升僮臥齁齁甚酣而公竟申旦卒以此致病理安徽災振尤勞遂不起嗚呼公急於活人而忘所以自活使公稍自愛官必不如是止所活人亦必不如是止而卒之公不活命耶其自致耶人不能受公之活亦人之命耶其轉累公耶雖然其自致也其人累也乃其所以可銘也

銘曰丕蔽邦成俛焉日有孜孜而力不支至於負兹死民之思乃卜淵水西遷水東而坎其中以爲公宮嗚呼其禋祀於無窮

霍邱縣知縣龔君墓志銘

姚思廉作梁書撰止足傳爲前史所未有蓋以周易進退存亡之正能其德者之難也故天監至泰清四十餘年而傳中所載祇顧憲之等三人而已吾於今得一人焉曰穎江先生先生宰霍邱年未七十遽投劾歸畫戶限居堂無履聲者十有五年乃卒噫古之人有臥車上三十六年不履地者有坐木榻五十餘年所當膝處俱穿者其定力足矜矣然彼皆艱貞蒙難忍而制焉非得已也若夫優游昇平投簪邱園而亦復刻勵如是則固其性之所甘而非詭衆博名孔子曰仁者靜庶幾近之似又加止足者一等矣然先生法施於民有可紀者先生以雍正舉人爲金山場大使海濱漲沙居民與竈戶利之牽持洶洶先生至曰塘內民也塘外竈也沙在塘外民何爭訟者噤口去霍邱俗悍家畜兵刃先生示禁投繳者如雲性篤風義館戶部郎洪文瀾家洪以事訟繫先生經紀其家愈謹洪事雪後泣拜再謝先生歸後常自言有五樂而人亦言先生有三事五樂者弄孫栽花靜攝與故人話舊自問無愧怍三事者看書飲酒小眠夫人王氏與先生同志雅踸相對如嚴賓然長先生一歲以戊子九月七日開九秩觴明年己丑正月十三日卒先生以己丑九月一日開九秩觴今年庚寅正月十三日卒壽算死期隱相符合亦異數也以某月日合葬於石潭之原先生姓龔諱鏡字穎江江寧人子元超次元芳俱以文世其家

銘曰貌臞臞古其眉鬚以嬉於庭衢君子人歟而今亡矣吁

太子少傅河南巡撫胡公墓志銘

公諱寶瑔字泰舒世居徽州以理學世其家祀文廟者七人父賡雲教授婺縣因家焉公生十五歲賦牡丹句驚其坐八年三十舉於鄉有同試禮部者託公覓文書至京奴衒於朝公憮然曰以我故致渠不與

試吾義不獨試也袖筆出考授中書隨大學士查郎阿度地塞外登醫無閭至黑龍江畢臘再至登爾吉庫入烏蘇凡半年行二萬二千里芟殺棘刺蓬蒿觸抵豺虎茹乾餱啖雪盡得其險要阨塞乃還時乾隆六年也查公以陽城馬周薦御試第一擢福建道監察御史遷順天府丞督學政十三年從經略傅公征大金川時蜀中軍書旁午瘴癘毒淫大赦納凹等山馬契需不度公菲屨徒步繩索相引盤跚勃窣不納勺飲或三晝夜一食乃得至屯營處賊方張碉樓天接矢石夾兩耳下公磨筆畫策剖牘作奏動合機宜卒佐經略降其酋凱旋

天子親斟金杯賜公酒海內以爲榮以軍功遷順天尹加都察院左都御史巡撫湖南山西再調江西鄱陽湖多盜公立編船法責文武督治盜遂息其年江浙米翔貴公禁遏糴者西粟方船而下南民賴焉調撫河南陳汝等州大水　天子詔公與侍郞裘曰修分疏水利開河六十七道計二千五百里繪溝支除派圖記修濬丈尺若干勒諸石功成加太子少傅調江西未抵任而河南又災　天子亟追公還會同大學士劉統勳塞楊橋口築堤公慮水去而沙停乘賈魯惠濟諸河沖決處刷宣浮淤俾無梗滯俄而黃流平田皆涸出卽給麥種設棚廬教之耕耨果汙邪滿車民蘇彫劫十六年扈　蹕南巡河南姦民誣人謀逆詞連百人公馳驛夜鞫片言燭奸誅客訴者民皆懽呼性謙謹鞠躬錋錋然雖監門斷養亢益敬與鈞然權要鴟張不爲動爲詩文立就不加點竄尤善騎能日行三四百里某太史以善騎夸公約至朝各驟馬去某狂奔盡氣入內閣不見公方竊喜自負而公自內出已批勅數行矣奉　命祭南嶽還松江上冢知府蔡長澐驚曰吾守此數年不知有八座某也來謁則蓬蓽數椽乃嘆息去公感　上恩厚年已七十猶剌閨判事極翦籌之勤眸子清碧能白日視鬼神臨卒諸屬吏來受遺言公手指南汝道陳公坐曰避河神陳爲悚然歸竟病三日先是教授公官宣城居正學書院院有王文成公祠生公之夕夢文成手一金軸曰五十年後煩送吾鄉乾隆十六年　天子駐會稽命公賚金軸御祭王文成讀祠堂下方知前夢

之徵也子某葬某

銘曰雖居句如折矩雖飲甘如茹苦能談笑折樽俎能遺蚍歷險阻行而供翼坐而俯九命而車上不舞彼何人君子以爲古

徵士程綿莊墓志銘

有清徵士綿莊先生以乾隆丁亥三月二十三日啟手足於白門之如意橋將葬其同徵友袁枚爲志其墓曰六經之道如帝都然仰而朝宗者舟帆馬車各以其具行要其能至已耳惟力之至大者乃卓然獨往而無所附依或張市禁而申之曰必取肩於某某而後可噫其惑矣吾友綿莊深於經者也卓然獨往者也且能至者也其初博存百家宣究其意已而貫穿合并精思詣微著易詩書三禮魯論的的然言其所言非先儒所言其言曰墨守宋學已非有墨守漢學者爲尤非孟子不云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乎又曰宋人毀孫復疏經多背先儒夫不救先儒之非何以爲孫復其言如此其著述可知先生名廷祚字啟生年十四作松賦七千餘言驚其長老弱冠舉茂才屢閔於有司遂棄科舉專治經一切星經地志樂律禮儀元元本本識其大者性端靜迂緩其衣冠傳先王語人見之如臨高山氣爲之肅乾隆元年天子開鴻詞科十五年徵窮經者老江南大府薦先生應詔天下聞之不喜先生得薦喜薦者得先生然先生嶷嶷自立足絕公卿門雖兩如京師卒不遇乘弇棧歸余同試保和殿通數語已而官白下相與爲忘年交得謝後買山隨園所居宅相鄰益親每讀書疑必質先生先生有所作必袖來或遣蒼頭索改語人疑兩人異好尚胡爲交頗驩因念唐時韓柳治文章殷陸治經所學不同而韓柳集中折服乃爾況余不及韓柳而先生遠過殷陸則余之降心以從者宜也然先生誠何所暱而殷殷於余耶豈不以孤奏咸池之音肯一過聽者已難得耶又豈不以年已頹暮荷道甚重不得不擇一後死者望其能張而傳之耶嗚呼今遺墨尚存先生不可復見而余亦將老矣淮安有先生族孫魚門倜奇多聞每假館余所三人連

日夜語蟬嫣不忍別或漏盡送先生出則兩人者重剪燈對數海內人物必首先生數舉又未嘗不欷歔歎息憂先生之衰今先生果卒而魚門亦遠官京師憑其棺而哀者獨余耳夫天之歲月原不能爲賢者假借先生卒時年已七十七矣似可歿而寧焉然終竟生人如是不使一日居石渠東觀羽儀我聖朝而又不使知所藏何山所傳何人竟遽然以歸冥漠然則賢人之在世與其畢生甘苦可以光日月垂宇宙者果不足恃如飄風輕雲之一過而已耶天下學者聞之宜何如悲又豈獨余與魚門之淚涔涔下也先生本歙人曾大父虛卿遷江寧其翁祓齋　國初隱君子生先生及其弟嗣章嗣章有濟世才以經讓先生而專攻史學與先生白髮扶持熏熏熙熙各以一家言爲埙篪之懽人以比南朝劉瓛昆季良不愧云先生有二女無子爲之立孫以某年月日葬於某所著卷帙詳嗣章行略中

銘曰儒林文苑古無界誰歟劃開成兩戒先生先兼後劃愛抱經見聖升堂拜闕呼參乎唯而退羣儒稷稷立門外兩蔫於天神所介誰之不如命爲礙高文典冊垂金薤黃河千年清可待恐此人如未必再請碣其原志所在冢旁草生諸書帶

高母丁太恭人墓志銘

高公南疇巡江南鹽驛七十餘州縣凡二年一旦親詣枚所以狀授曰生母歿十有八年蒙皇上誥封恭人今大學士尹公爲題行略人子顯親之志得稍稍報惟窀穸表誌聲於後人者缺焉未備子爲我銘而掩諸幽枚謹按恭人丁姓蘇州人早孤育於外氏贈公聘爲時嫡妻鄭恭人在堂生兩子恭人僂身自卑守當夕戒惟敬以故無苛妒之嫌司筦鑰燂潘請頮事無小大罔敢不謁先舉一女最後生觀察觀察生六年贈公卒贈公世居閩之平南里隱於橋姚師史之術擁甲貲走吳吳非其籍也既捐館兩子來舁柩歸留恭人與其孤居當是時贈公遺貲既分半入閩存吳者所與錢通諸客質劑帖子耳恭人鬻女次持紡磚教觀察溺苦於學小不善禁督立絕一日者張飲置具召劵中客列坐四隅酒行擕觀

察出拔地謝曰諸公君子也豈負人者哉所以存空券於氏夫者必力有不足故也今未亡人與兒傫然隻立日供數溢米足矣又安事券請客悉持去以成先夫之義而冀此子之才語畢命女奴負巨篋至散如落葉券中人皆嘆且愧有泣者居亡何客感其義咸來收恤或倍取贏以故觀察得中興其業循例入貲爲江西驛鹽道署按察使事再調江南嗚呼孟敏不顧破甑郭泰以爲得決捨義可與入道況數千金貴擲券哉然馮驩代人焚券宋清自焚其券皆男子也皆百人中無一者也恭人以閨閣而能出乎百無一人之行然則以子貴受封寵榮舄奕其所以致之者因其理也準於古法宜銘恭人初撫孤時年四十八再二十年而卒葬某

銘曰困然後激失然後得老子之識匪逸不淫匪勞不欽敬姜之心休禎偉兆芬芳遲鬱天所相兮不偕其爲鄉車而裁地所睨兮嗚呼子孫欲欽母儀視此壙兮

李訒菴先生墓志銘

李君棠治上元七年循聲倓然大行今年秋將葬先人北歸而以其狀來曰吾父雖未從政無所繩美然兟兟束修百行純懿懼泯焉以重棠罪君曷碣而揜諸幽校年家子也其敢以不文辭謹按先生諱大章字訒菴河間人生七年而孤治經有法爲文能勃窣爲理窟甫冠補弟子員秋試不歸遂不復試鄉人王仲穎以學行聞先生奉所聞跬步必規鄉黨高此兩人稱君子者必曰王李長子棠以進士知句容上元舉最遷邳州牧未行先生卒今夫有司之於民父也然則有司之父民之大父也人但知恩其父而不知推恩之所自出者非也昔雋不疑尹京兆其母必問平反幾何以秩膳加減引兒於仁婦人且然而況於趨庭者乎李君之賢也其奉教於先生者之效也先生之教李君曰事君者承意事父者儀志汝父之志居句如矩辭隆就窳兒其志之以故君粥粥然大讓如慢自同僚至大府皆曰李君眞長者因嘗答移啟決之懼先生聞而戚也然先生極知政體二十一年句邑災莠民墊羅於鄉棠欲竭竟懼事生意不能

無難先生曰周官荒政以安富爲先富之不安獄必繁寬宜威以法如其言民情始安初先生孤露時有從父興祖者扶先生先生感焉終其身嚴事之有所作負牆斂白俟頷首乃退其篤行如此子五六人孫三人業之子名燧者尤穎異纔勝衣通經吟詩人以爲盛事云壽六十六以某年月日葬某

銘曰以道行不以道鳴卒以子孫亨嗚呼此其塋

元和縣知縣吳君墓志銘

吳君魯齋以乾隆二十一年舉人奉天子命來江南權常州督捕通判蘇州管糧同知再權丹陽荆溪江都金匱元和五縣事未卽眞以服去官服闋將如京師中風暴卒君能行考中度吏之政單均刑法戢和士民以故上游同官爭惜走奠而其友袁枚哀之爲尤深嘗謂士不用悲用之而不盡其才尤悲有龔黃張隱於泥塗人無由知也用而效效而卽休人之心能恝然乎然或者抱其道忤於世以自狹其猷爲則亦曰人事之未善焉君業已上孚下懽而扼以無年者乃在悠悠之天天之愛民甚矣能代之愛者偏又奪之速何哉豈所謂命者果天亦無能爲而束限人竟如是其毒也悲夫君晬穆其容而有不撓之識江陰令某爲民所困大府命君率兵往君不可曰撫民而兵滋之疑也單車曉民讋伏以散手不釋書尤工詩有集若干以文學推予甚敬既而告人曰袁公非沾沾文學者嗚呼其知我如是其自待可知君名賢字以爲晚自號魯齋休甯縣人先娶查氏再娶楊氏生二女一適茂才姜晉一幼以族子某爲嗣

銘曰如驥能馳如雨能施而止於斯如之何勿思

江甯南捕通判高公墓志銘

高槐堂先生任江甯南捕通判二年病卒邑之人走位相弔泣且言曰自有此官從無此公蓋通判貳太守於令爲長權輕而勢逼故避嫌者往往汪[illegible]養名而任事銳者又或乖於正先生聽訟如懸鏡樹臬各

以其影應民多捨令來從先生先生麾之則涕泣抱牒宿廡下不去令卯有慍色然亦無如民何也　天子南巡大府屬以供張事先生晝理雜徭夜決獄燭跋漏沉神思焦然校嘉先生勤憂先生病已而果綿惙以終其子文照高才生將葬馳狀來曰先生爲政非獨江南然宰德興縣時微服行里廛聞書聲輒叩戶入爲講解不倦禁一切博揜擾攘風符下即止調知德化縣縣當九逵之衝軍籍溷錯門匠因緣爲姦先生案覆衛冊科別其條輸輓者帖帖無讕語擢揚州清軍同知方修水利排浛梗湍而以失察漕事鐫改通判權知奉賢縣縣有民某被盜有王三者詣府伏罪先生疑之窮竟其事果亡命賊甘自誣冀陷其仇先生寘此賊於獄而釋所陷未幾獲眞盜民懽噪稱神先生始任戴冠即潛窮味道於學靡不窺而尤深性理魁磊靜坐若與濂洛諸賢抗手接席者然遇人無町崖無賢不肖輒傴身降階暖暖姝姝道先王語引之於善以故悅尼而來遠函丈下童冠如雲雨校秋闈得江左右士極盛所著來復集二卷詩文若干先生姓高名植字槐堂雍正乙卯舉人乾隆丁巳進士浙江武康縣人壽六十七葬某

銘曰倦吏之斷斷兮夫子之肫肫兮儒者之能溥兮夫子之政卓兮頹而萎而俟不唱而葬而藏而嘯[illegible]忘而

江蘇按察使李公墓志銘

公姓李諱永書字綬遠號芳園先世盱眙人自明指揮雄從成祖北遷官於瀛州遂家焉祖父俱邑庠生以公贈如官公公美貲鬚眉豐頤長身有聰識彊力遇事蝟集乃益靜面不換色而徐徐就理務出於善乃已雍正十三年拔貢生　廷試一等初宰福建長泰縣調晉江晉江俗悍好鬬有施鄒老者渠魁也奪民婦刧商賈財橫行白晝中公將赴任總督德公迎謂曰施鄒巨猾我已奏聞　天子索之急卒未得奈何公偵知鄒匿女兒所而甚猛且多黨逆則事洩乃於抵任日暗集健步弓手設伏環之而夜率役破門入鄒方熟寢驚即挾大梃走屋上拒　或鉤其股以戟股斷顛遂擒以狥還泉州府西倉同知因公鐫級

降補荆溪縣調常熟再調元和又因公鐫級大府奏留辦災題補武進縣累遷海州知州蘇州知府蘇松巡道江蘇按察使又因公鐫級以病歸家居八年卒年六十九公所到以强毅稱姦胥豪民望風讋伏然中實治獄多平反浙省李家莊毗連吳郡羣匪簒焉號小梁山浙有司張其事捕以兵民聚而囂飛瓦擲拒浙撫以叛聞事下江南督撫總督尹公檄公會鞫公見囚累累數百餓色焦然知有寃乃先給淳糜徐受其辭部別首從流數人杖若干人獄遂平公聽州縣訟甚敏片詞立決及任按察使每訊鞫款款數千言或申日案猶牘留人以爲疑公曰州縣與民親中無隔閡得其情可以決還臬司與民遠矣自縣而府而司其間文卷繁重吏胥鉗伺瞬有舛午動至重辟我盡十分心猶未敢放一分心也卒以勘轉遲被劾而識者觀其過愈知其仁尤長水利爲民計久長葺常熟之福山塘海州之六塘河松江之五湖三泖皆有顯績民至今利賴之娶王氏再娶郭氏俱封恭人子四女三葬曹家村

銘曰惟髮得櫛則梳惟星在北則拱公能靜鎭物簡御冗故斂之爲沉幾之智而放之爲仁者之勇嗚呼此其家

浙江按察使李公墓表

乾隆元年春湖廣總兵崔某劾大學士鄂爾泰苗疆失機是時鄂方以首相受
世宗遺詔輔政　天子怒下崔於理刑部九卿議崔罪斬立決右審司主事李公治運年二十餘獨持不可曰如是將啟大臣擅威福之漸崔因是得末減而小李主事之名聞天下其年秋余薦鴻詞科入都受知於公父編修重華公世所稱玉洲先生是也得交公公狀短小豎眉秀眸微鬚爲人端靜詳審無多言終日坐騾車赴部決事他人休公不休以雍正七年進士授刑部主事遷員外再遷禮部儀制司郎中送琉球國使還主廣西鄉試督山東學政俱有聲　天子知公練刑名改授陝西榆林府知府尋遷湖北糧道安徽按察使調浙江公吳江人最鄰浙在浙八年民無聽請之嫌戚朋無矯情之怨人以爲難嘉湖二

府進淞湖震澤漁匪竄焉公殖舟式而編排之盜風爲清紹興甯波兩府近海出洋者多爲姦公命州縣核其貨書其年月姓名按籍鉤考姦無所容常言例雖繁統於正律心能小自能活人每勘獄窮日夜孜孜爲求其可生之路巡撫某不悅劾公迂緩沽名　天子休公於家時太夫人年八十餘公得歸養頗以爲懽而浙之士民送者涕泣不能去三十六年七月枚過吳江公病已篤聞枚至力疾出見談天下事侃侃然蓋身雖衰用世之心尚在也別後一月薨年六十二子曾辰葬公畢來乞表墓且云公在浙平某獄甚善歸當取原牘相付已而書來檢寄無從以爲大憾予謂曾辰無傷也漢于公自言活人多後世當興卒其所活何人史莫得而詳也嗚呼此其所以爲陰德歟公字甯人一字澹庵夫人張氏子一女三葬某

郴州知州曾君墓表

乾隆七年予與曾君南村同以翰林改官江南予知沭陽君知蕪湖十年予調江甯君遷知廣德州十三年予乞病君丁內憂十七年予起病君起服相逢京師是年秋予丁外憂歸隨乞養母不復出君知平定州再知郴州自此音問遂絕今年君之孤衍杜寄書并狀來乞予表墓計君之亡已十五年矣嗟乎當十五年前予與君宦遊蹤迹譚笑懽呼蓋無日不相同也中年乖分彼此不以爲戚而君又儀狀偉然類大人長者謂造物之寵君必將未艾亡何聞信不[illegible]始驚惋哭奠而卒不得其年月日時每欲探其家安否耄孥營否兒子輩成立否路遠莫致中心拳拳一旦既葬請表如君之靈隨以俱來此予之所以悲且喜披涙疾書而不暇讀其狀之終也君諱尙增字謙益又字南村山東長清縣人雍正十三年舉人乾隆二年進士四年補殿試　欽授庶常外用後歷一縣三州士民大和晉省多疑獄君牧平定時奉檄辨治平反無算廣德民爭河五年不決君偵知過訟者某也挾以同勘情見勢屈片言而定蕪湖政行吏民泣者送者持靴者擎酒漿者絡繹遮道擁馬首不得前黎明登車至日昃甫出城郴署災夫人病不能興女衍綸抱母哭[illegible]其身而[illegible]之呼之出不出俱焚死五歲女孫亦死嗚呼君仁人也每決一笞不忍諦視而乃

親見其妻女孫三代哀號焦灼於灰燼中誠何以爲心哉君之脫於火而病病而辭官官罷而卒於邸舍此八事之可知者也君之賢君妻君女之孝而受禍若斯之慘此天道之不可知者也然而君所莅有碑有生祠郴民立曾孝女廟配享曹娥嗚呼是亦可以無憾矣君詩文清婉有穆如堂稿若干卷卒年五十三夫人張氏誥封宜人合葬於某子二人長衍杜邑庠生次衎模早卒女二人乾隆四十年秋七月錢唐袁枚表

吉安府知府王君墓志銘

乾隆壬戌予需次白下寓王侯嚴太史家見其從子銘琮年二十詩風骨秀整心異之未暇與深言他日晨起有﨟衣冠拜床下者銘琮也曰琮願爲弟子而未啟叔父故無能具束脩先生幸毋見擯振其袖而出之文二篇受業姓名一紙予嘉其志卽取盥面水磨墨爲勘其文而以師自居亡何予宰沭陽遠與王氏稍疏乙丑調江甯君已舉順天鄉試時時入署宴飲笑語相樂也予奇君眉宇謂必當居清要輒舉石渠天祿事與談而君好觀予判牒治文書或竊伺屏間聽折獄怪而問之笑曰琮有志於此運久先生當自知丙寅果援例得湖廣竹山縣知縣戊辰調監利薦卓異於朝癸酉奏遷溧陽同知未赴任　擢江西吉安府知府再薦卓異於朝亡何以失察事鐫級　天子召見發直隸以同知用權知深州爲御史戈濤所劾再鐫級補易州州同援例得運判發浙江權烏鎮同知未半年卒君才敏而守廉能發姦擿伏竹山婦訟盜殺其夫君驗蹤迹非是屍所立山東埂神色可疑問何業曰竹工召之治竹詰其右手傷以誤運削對君曰此齒痕也汝縛殺某村人爲所嚙耳其人駭禁聲訊之果姦殺也黍和民劉子貴殺人取財與族弟子佩販米事發引子佩同謀幷及其同舍某三人俱擬斬獄具君嫌四而訊得其冤當君筮仕時予猶宰江甯尊人銑川公常來笑且告曰兒學先生勤速製案到臨刻初受牒一千今減至百矣逾時又來告曰兒學先生訪姦榜其名於四門今桌奇邪譎觚者逃矣逾時又來告曰兒學先生與文教召諸秀民

與予弟同學令一邑中甲科接踵矣予聞之雖喜君能得吾意以治民而終以地隔千里難所徵驗後十餘年君已死偶讀望江進士檀萃集有過監利頌王公遺愛詩誤君爲古人方覺君之爲循吏也信嗚呼君生逢盛時年未三十在縣課最在郡課最所受知大府如陳文恭方敏慤諸公又皆一時名臣能引置人此其隆隆而升奚待問耶乃安流穩柁中風忽起而尼之隨起隨顛相齮齕於意外不得已哉謂宜延一官以圖温給其初心甯改此哉更斬此區區而尼以無年然后知世之賢人君子往往自甘頹放匪其恬淡性成亦緣蒼蒼者之無能勸善而反有以折其氣而傷其心故也如君其明驗矣悲夫卒時年五十五先娶周氏繼娶黃氏劉氏俱封恭人子彝憲官內閣中書女三人以某年月葬某

銘曰傳我文者多傳我政者少惟子能之而惜其半途而夭嗚呼此豈徒君一身一家之不幸而已耶雖然終有天道留予一老爲君墓表

小倉山房文集卷四終

錢唐袁枚子才

虞東先生墓志銘

乾隆十五年

天子詔舉窮經之士公卿大夫知膺此選者之難也舉海內士僅五十餘而大學士蔣文恪公首以虞東先生薦先生姓顧名鎮字備九居蘇州昭文縣縣有虞山學者因號爲虞東先生乾隆戊午舉人甲戌進士補國子監助教遷宗人府主事充玉牒館纂修年老乞休以原官卒於家先是虞山陳見復先生以邃學清望設教紫陽先生往執弟子禮惟敬一切經解史義往復辨難奧究詣微得古人所未有見復先生死先生駕其說而恢張之以經師名天下先設教金臺書院再設教游文書院白鹿書院而終之以鍾山書院先生惇㒱介樸善誨人每閱文數百卷旁乙橫抹蒿目皸手一字不安必精思而代易之至燭燼落數升血喀喀然坌湧而竟眠細書猶握管不止余嘗勸其少休諾而不輟然學者領其意旨往往速飛以故遠企塵躅踴膝踠足而至者如望日光聽建鼓而趨

本朝庶孫爲祖庶母服功令無明文崑山徐氏通考言人人殊先生爲定三年服引禮經曰父之所不降子亦不降也作兩議千餘言詞甚辨羣儒無以難也貌端厚有腹尺豐下而鬚㒸從子寡嫂甚摯常夜坐有隣人子窺其垣先生麾使去不以告人其人慙卒爲善士所著虞東學詩十二卷三禮剳記十帙古文詩若干其先爲吳丞相醴陵侯之後妻吳氏誥封恭人長子言遠次詢

銘曰年之不如而京兆同舉才之不如而臨終推許曰以吾生平累汝嗚呼先生抱經而處無失於今有得於古壽七十三葬正月五門生書碑門童貢士支村之西露字之塢

司經局洗馬繆公墓志銘

乾隆己未冬枚以年家子拜南有先生於蘇州之里第見先生蒼顏秀眉揚衡含笑望而有典型之欽今辛卯歲先生徂化久其子敦仁等將奉先生柩與其配陸太宜人合葬於某而走索枚銘枚伏思繆氏以科第顯吳門二百歲氏族華腴如班楊崔盧海內延望雖門風之盛天實相之而要其經德秉哲層累以基之者必非無自謹按其狀以聲於幽宮曰先生名曰藻字文子晚年號南有居士其先從常熟遷吳曾祖國維萬厤辛丑進士官貴州參政生慧龍慧龍生彤官翰林侍講生先生先生生而凝重甫勝衣能爲擘窠大字今西禪寺題額有過者猶爭指曰此繆翰林十歲時書也康熙乙酉舉人乙未進士授編修丙午加日講起居注官隨遷司經局洗馬壬子視學粵東甲寅以失察所屬鐫職

今上元年召復原官先生以母老辭遂不起凡先生官禁近十八年校京兆試者三校禮部試者一與纂修者三其他受尚方珍賜無算朝野盼先生大用而先生得一事爲名遽棄官郎休人皆以爲疑不知先生所居爲勾吳勝地獨具清矑善鑒法書名畫而力又足以致之海內金題玉躞爭趨其門如矢赴鵠先生購其尤嚴賞密叅花月餘閒遊目自娛人望若清祕册府魯殿靈光者垂四十年嗚呼此豈三公八座所敢辟睨其下風者哉當在官時有要人諷之往先生辭不行其人旋敗論者謂先生享福之清由其識力有以致之非偶然也性友愛與弟曰芑同官翰林白首無閒女兄弟十二人其孤嫠者收穀之買奴具家隨焚其券僮碎寶硯微笑而已常劼毖後人曰左氏驕奢淫佚四字其病皆從佚起也汝曹勖哉卒年八十先是侍講公以康熙丁未廷試第一先生以康熙乙未廷試第二侍講公以康熙庚戌會試領詩經房先生以雍正庚戌會試領詩經房大參公以萬厤壬子典試粵東先生以雍正壬子視學粵東先生以康熙乙未入翰林長子敦仁以乾隆己未入翰林父子祖孫後先遙應支干官地肸蠁符合誠爲異數然先生以一身而上稟祖父之榮下啟子孫之蔭噫其盛矣夫人陸氏爲乙丑狀元澹成公女初來歸室有火災先生外出夫人神色不變呼家人急奉移家廟栗主毋不敬其識量如此後公七年卒子三人長敦

仁官廉常次遵義乾隆進士次近賀候選待詔

銘曰前卿雲兮後景風公如月兮照當中輝紫闥兮光元穹抬岧單兮逐耆龍貊德音兮轄大東厭僞直兮安納馮嬪然逝兮鶴然從越王沼兮吳王宮竹柔奉兮烟雲低曼而饒兮舉而鋈適來順兮適去終化臺溪兮禪窟崇樹之欒兮翼以松靈一閟兮山重壼

李晴江墓志銘

乾隆甲戌秋李君晴江以疾還通州徙月其奴魯元手君書來曰方膺歸里兩日病篤矣今將出身本末及事狀呈子才閣下方膺生而無聞藉子之文光於幽宮可乎九月二日拜白讀未竟魯元遽前跪泣曰此吾主死之前一日命元扶起力疾書也嗚呼晴江授我矣其何敢辭晴江諱方膺字虬仲父玉鋐官福建按察使受知

世宗雍正七年入覲 上憫其老問有子偕來否對曰第四子方膺同來問何職且勝官否對曰生員也性戇不宜官 上笑曰未有學養子而後嫁者即召見交河東總督田文鏡以知縣用八年知樂安邑大水晴江不上請遽發倉爲粥太守劾報田公壯而釋之募民築隄障滋水入海又敘東郡川谷疏瀹法爲小清河一書載之省志十年調蘭山當是時總督王士俊喜言開墾每一邑中丈量弓尺承符手力之屬麻集晴江不爲動太守馳檄促之晴江遂力陳開墾之弊虛報無糧加派病民不敢蹄附粉飾貽地方憂王怒劾以他事獄繫之民譁然曰公爲民故獲罪請環流視獄不得入則擔錢具雞黍自牆外投入瓦溝爲滿 今天子即位乾隆元年下 詔兆狀王士俊凡爲開墾罷官者悉召見 詔入城巳二鼓守者即夜出君於獄入都立軍機房丹墀西槐樹下大學士朱軾指示諸王大臣曰此勸停開墾之知縣李蘭山也願見者或擠不前則頷手睨曰彼頎而長眼三角芒者是耶少宗伯趙國麟君父同年進士也直前握其手曰李貢南有子矣悲喜爲之泣奉 旨發安徽以知縣用晴江乞養母家居四年服闋補潛山令調

合肥被劾去官晴江之言曰兩漢吏治太守成之後世吏治太守壞之州縣上計兩司廉其成督撫達於朝足矣安用損朝廷二千石米多此一官以慂間之耶晴江仕三十年卒以不能事太守得罪初劾擅動官穀再劾違例請糶再劾阻撓開墾終劾以贓皆太守有意督過之故發言偏宕然或擠之而不動或躓而復起或發而不振亦其遭逢之有幸有不幸焉而晴江自此老矣晴江有士氣能吏術岸然露圭角於民生休戚國家利病先臣遺老之嘉言善政津津言之若根於天性者然性好畫畫松竹蘭菊咸精其能而尤長於梅作大幅丈許蟠塞天矯於古法未有識者謂李公爲自家寫生晴江微笑而已權知滁州時入城未見客問歐公手植梅何在曰在醉翁亭遽往鋪氈再拜花下罷官後得噎疾醫者曰此懷奇負氣鬱而不舒之故非藥所能平也竟以此終年六十葬某

銘曰揚則宜抑不可爲古劍爲碩果宜玉雪而子子毋脂韋而瑣瑣其在君家北海之右崆峒之左乎已而已而知子者我乎

山東巡撫白公墓志銘

皇上御極之十有七年姦民搆逆語假託部尚書孫嘉淦諫章流傳山東巡撫準公獲一紙交臬司某窮竟其事務得主名再奏適滇省以聞臬司懼越奏之　上疑公欺致公於理公之獄詞曰未得僞造者姓名遽妄奏臣不敢也且緩之則易於鉤考罪人斯得暴章之則彼或聞風竄伏而平民轉罹於辜故隱忍不發此臣罪也擬大辟固當　上憐其愚赦之發香山監工以老病卒公由筆帖式內府主事受知世宗累官福建將軍乾隆元年改官巡道公以病辭　上怒籍其家無長物得簿自出使迄入都公私出入纖毫如列眉　上以爲廉授長蘆鹽院調兩淮公裒較引課辨其贏縮不狃恢小利大責奇羨分刌節度有不便輒弛以利民九年巡撫安徽先是廬鳳地磽陋多遨民飢即避宅槳遊稍魚擱隨挈其孥趨小隸野歌句錢或請禁之公慨然曰本之不清末胡能治命守令申畫郊圻課民耕貸給犁鋤外延染人機

工教蠶絲法畜蠶樹桃麻桑柘朝夕程督未朞年民戀其業驅之不行令鳳潁滁亳所織絹帶絲布轉鬻蘇杭數州加兵部侍郎撫廣東調山西再調山東十六年　上南巡自德州至紅花埠凡十三營公修抒督治惟敬或勸拘虎豹備彈絃跕躧爲供奉者公大驚曰　皇上爲觀河省稼巡狩　璽書如日爲大臣者耳目未慣其可違　詔以非道悅耶除方物外無所貢泰山孔林外不置供頓清蹕除道而已公貌不踰中人而摯止嚴重暗室坐未嘗跛倚眴人目微斜遇大事虛己集議既定屹不可動撫廣時西洋人某誘澳門民夷言服其國服漣惠潮諸州公怒毀天主堂懲治之洋人大創安南國王爲其臣鄭杠所弑國亂羣姓角爭互乞　天朝兵爲援公欲奏以一旅師深入誅篡弑者爲設郡置吏仍歸漢唐版圖會與總督議不合而罷論者惜之公姓白名潢泰字健齋號雪村正黃旗人賜姓他喇氏先世爲高麗人子某葬某

銘曰藥先嘗而后進之父言先擇而后告於天觀形者似乎逆而原心者覺其賢以是歸田以是獲全又何嘗焉而況乎七十有二之高年

方綺亭先生墓志銘

余僑居江甯少所推許心雅重綺亭先生凡某所意不欲往聞先生在焉則必往先生瞶於耳而宏於聲有所論議矩己絜人慮聾俗之難曉也必騰其輔頰掀張呌呼如鐘撼空鶴唳天一坐傾靡然卒歸於正樂道人之善詆惎姦頑窮極形態使人笑吃吃不能休先生方姓名求義字綺亭以順天貢士與修聖祖實錄成議敘引見得宰龍南再宰上猶年五十三乞歸七十六而卒性醇粹任眞推誠不務張施吏民馴伏攝安遠災承宣司不許糶穀先生愀然曰藏穀爲災災而不糶安用穀爲乃空其倉予民通牒大府撫軍陳文恭公嘉之符他邑爲例乘弇棧車沓詢桑麻村氓嬉嬉如其家兒皮鼎彝瀆治書畫眞贗相羼被紿不悔學道家言撟引背城自考其能卒皆不讎蓋先生天倪甚和寓於物不滯於物以故毋意毋

必訢訢如也今夫色莊之士脅翹其容而人望望然去之先生不自技飾率意姗笑而人樂從之游無他眞僞之殊也然則使先生果得長生之術以久居人間必能挽末俗以還於古而天偏以中壽靳之此余之所以不爲先生悲爲世悲也然道家以眞人爲先仙人爲次如先生之眞氣蟠塞久已加仙人一等而又何必私形骸以拘拘哉亢敦族誼愛風雅恩其從子裕曾等如己所生攜布衣陳古漁詩走保定將薦之制府敏愨公既至先生病公亦病慮負諸責乃半夜力疾起撼敏愨公床歌與之聽敏愨公果以爲佳遂相與奇賞申旦其篤誠如此世居桐城高祖詹事公拱乾移居江甯夫人何氏子四女五葬上元縣之清風鄉

銘曰不浼而耳不汚不杖而老不扶不墨墨以狥俗不稜稜以譎觚形則隨化盡矣而神則與天爲徒古人有今人無嗚呼

范西屏墓志銘

有清弈國手曰范西屏吾浙海寧人父某以好弈破其家弈卒不工西屏生三歲見父與人弈輒啞啞然指畫之十六歲以第一手名天下當雍正乾隆間天下昇平士大夫公餘爭具采幣致劾敵角西屏以爲笑娛海內惟施定菴一人差相亞也然施斂眉沉思或日眹未下一子而西屏嬉遊歌呼應畢則咍臺鼾去嘗見其相對時西屏全局僵矣隅坐者羣測之靡以救也俄而爭一刼則七十二道體勢皆靈嗚呼西屏之於弈可謂聖矣爲人介樸弈以外雖詠以千金不發一語遇窶人子顯者面不換色有所畜牟以施戚里余不嗜弈而嗜西屏初不解所以後接精髹器者盧玩之精竹器者李竹友皆醰粹如西屏然後嘆藝果成皆可以見道而今日之終身在道中令人見之怫然不樂尊官文儒及不如執伎以事上者抑又何也西屏贅於江甯無子以某月日卒葬某有桃花泉弈譜傳世

銘曰爨顏曾世莫稱惟子之名橫絕四海而無人爭將千齡萬齡猶以棋鳴松風丁丁

吳省曾墓志銘

無錫吳省曾字身三號蘐人行篋中畫稿如梵夾皆今之士大夫也顧之不相識則已有相識者其人紙上可呼爲予作隨園雅集圖沈文愨公年九十餘陳生熙年十七隨其老少譬欬宛然其用筆如勇將追敵不獲不休又如神巫招古專攝魂魄踔絕之能生與性俱弟子數十皆莫能及爲人樸而静短小面多瘢鄉音喃喃不伐其伎人多昵之年未五十卒予哀夫世之人不能不死其身可以不死其形能使之不死者省曾也省曾死則天下之人之形皆死故於其葬也哀之以銘

銘曰天畀人容人各不同故曰化工君奪天巧其胡能老

亡姑沈君夫人墓志銘

有姑適沈氏年三十一而寡無所歸歸奉母守志撫其姪枚六十四歲卒姑少嫻雅喜讀書從禮而静爲大父所鍾愛枚翦髻時好聽長者談古事否則啼姑爲摺摭史書稗官兒所能解者呢呢娓娓不倦以故枚未就學而漢晉唐宋國號人物略皆上口枚讀盤庚大誥佶屈聱牙姑爲負劍辟咡助其聲以熟寒則襲癢則搔朝饋而夕浴皆惟姑之求嘗嘆嗟曰汝他日能念我乎對曰不敢忘及枚貴改葬姑姑沒已十年枚嘗讀韓退之乳母李氏墓志羨其能見退之成進士能受退之婦孫列拜上壽能藉退之墓志傳其名痛姑之賢且親不及見枚成名不克受枚一日養其能傳姑與否又未可定嗚呼爲可悲也墓在仁和牛山大父母之塋旁爲之銘曰

昔有義姑在魯能字姪如母吾姑如古以將吾撫其節亢[illegible]負負恩未酬書梗概掩諸幽

徐州府知府熊公墓志銘

余同官熊君會珍字公玉少爲無譽省以豪聞及仕攖搜豪强僵仆無所避方領習矩步者疾之如仇然趣人之急揮財可川谷量重取與然諾厚施而薄望逢大患雖輒脫卒不得大用賫志以歿曾祖妣盧孺

入明季罵賊死君賞得旌於　朝以武學生入粟選松江府上海尉府吏有事於縣假坐尉署狎尉而倨君怒召役笞之役跪白不可君命先笞役役不得已笞府吏三十吏哭訴於府府大驚以爲尉𩔖會奉上檄禽松江盜號攔江網者勢張甚巡道王雲銘約遊擊某用兵君奮曰尉願往不須兵王壯而許之君挾兩役直入盜藪呼曰熊少公來盜數百環弓矢待君君獵纓坐嗒曰孽矣汝等猶夢夢耶昨巡道遊擊提兵三千欲會勦汝無噍類尉雖微官慈不忍不教而殺故來曉譬汝肯以一巨魁從我者大府必喜喜則我能代求輕法餘取改過一結狀了事矣於汝何如皆泣下曰唯命次日長繩牽攔江網入城老幼聚觀若堵牆王與遊擊大奇之共薦署丹陽主簿之官日臘月二十三矣忽出片紙喚七捕供所匿盜七八者相與目笑之君刑鞫不得盜不已漏下三鼓得十三盜令慙君又以事答兵守備亦慙文武將交訌君君亦持守備陰事張狀陽言馳白撫軍會撫軍檄君赴贛令與守備大懽泥首謝君笑曰公等足與治乎置酒爲誓焚牒而行尋濼寶應令調丹徒

天子南巡督修金山行宮太守朱某酒徒也醉譲曰好爲之誤者斫頭君作色起曰公何所見之晚也果誤　巡狩事斫者只會公一頭耶不揖而出遽傳太守命停工三日羣匠寂然朱大窘召而謝之曰吾過矣固知公之可以禮喻而不可以威刼也君喜乃治事如初總督黃文襄公以嚴聞所屬不敢仰視過丹徒爲他事嗛君無所發怒乃以馬食民禾譲君君爭曰會公能治民不能治馬且食民禾者即公馬也見責不服黃震怒繕章將劾君司道爲婉請按君項令跪謝君僵立不肯黃笑曰果然𩔖尉也勿與較尋知海州遷守徐州所善邳睢同知周冕負課三萬擬斬繫揚州獄君詭稱有質訊事檄調來徐爲之代償淮揚道孫庭鉞素有隙知之將劾君君先中以危法孫竟誅而君亦褫職再起爲海防同知坐工料不實罷歸卒年六十一君澀重少文語帶傖楚雖强直風發而勇於縱捨淛撫鄂樂舜簿錄時家口過徐制府尹公命君露索君即時報舉尹疑其寬重檢得隱金三百怒詰君君爭曰公鄂戚也故能入內至夫人婢妾

所誘取斂[illegible]箱篋以市公會珍鄂屬吏也鄂公已死孤兒寡婦無罪會珍忍弛其襲衣使一聲不得著身耶尹無以荅高文良公撫蘇時君爲外巡官內發竹箭中紙一卷蠅頭書付君檢校君不視而焚之高怒君曰此不過書吏關節耳一檢校便興大獄祭淵魚者不祥高謝之其挺切皆此類也夫人徐氏子三人某以某月日葬某

銘曰收束百骸歸以胆肝天睨地無不敢南山白額虎眈眈縛之如豕笑而歟氣原不顛平地撼未竟其施心尚欲開公元堂風慘慘萬古白虹起此坎

禮部主客司郎中兼鴻臚寺少卿高公墓志銘

嗚呼此我　朝卓行君子高怡園先生之墓也先生姓高名景蕃字崧瞻一字怡園先世爲宋勛戚從高宗南渡先居山陰後居杭州高祖臧臨知福建永安縣死土寇之難

世祖章皇帝贈按察司僉事諡忠節祖鳳盤父紹緩俱郡文學以先生貴贈中憲大夫先生行二中雍正二年鄉會試選山西樂平縣知縣莅任六年內遷刑部湖廣司主事再遷山東道監察御史出爲福建興泉永道內補禮部主客司郎中提督四譯館兼鴻臚寺少卿以老乞休家居數年年七十八卒先生生有至性七歲喪母哀毀如禮事伯兄甚敬少授生徒貧有賈人持金丐爲立傳堅拒不可興泉永道駐廈門海商聚泊多奇服怪民以故前官率苛校列戟甚威先生一切屏撤正已以臨僚從肅然不市外洋一物胥小之因緣爲姦者望風遁矣雖柔和不妄笞督而擿伏如神樂平縣有殺人於郊者主名不立先生診屍旁顧一氓曰殺人者汝也訊之果然或問故曰衆人愷覗渠獨斜睨而遠探必有內怯於心者是以知之衆皆讋服刑部吏或受賕舞文持決事比來試先生先生笑曰某事當引某例不得以疑似者相溷吏張目不能對先生短身而癯與下僚言若恐傷之獨斷斷於大府前福建總督陳文肅公將劾某令囑先生廉其誣爭之陳不聽公不書諾陳不得已事竟寢而心不悅奏先生不宜外任賴　天子知其賢雖內

用眷注愈隆庚午命典雲南鄉試庚申甲戌命提調會試十六年命送暹羅國使者二十年命送琉球國使者先生隨事盡職在滇以得人稱行海外萬里酋夷欽其清嚴

今天子元年冬余試鴻詞科報罷落魄無歸飯先生家三月有餘至今常涕泣追想長安米貴今古同然以素不識面一男子又不任典籤記室而許其虛糜餽鶩之餘食棲依宇下此何如恩德耶雖客邸清貧除脫粟外絕無一豆一觴而先生每食必偕明日將有早朝會鞫諸大事裁瀹二雞子以自供而猶必推盤讓客至於再四嗚呼仁哉所著六經疑義錄十六卷秋水堂古文十六卷駪征集十二卷愛日軒詩餘十二卷娶恭人黃氏生五子三女以某年月日葬某

銘曰輪方不行瑟古難聲吁嗟乎先生而竟以享我爲之銘先濯筆於滄浪之水清

大合縣知縣潘君墓志銘

乾隆八年余知沭陽潘君字情來勸災置身同寮中甚謹弛氣離坐嗛然而終日不言心疑之以爲陰重人也後十餘年君供張　天子巡狩事來江甯朝夕雅遊怛中而信人向疑稍稍解又嘗過武進遇舟人子道君善政尤詳信君爲無害吏嗣後聞其得官則喜失官則憂君亦推許過當文翰事非余質确者不肯落墨然每見君面無見膚陽不滿大宅慮仕宦難速飛已而君得官必無故顛上游知其賢盡力起之隨起隨顛舉之以死如是者在江南二十四年君諱涵字情錢塘國學生纂修一統志議敘州判凡署縣篆六題實授三君風神元定庋扆閣几必得其所所判決不爲聽強狀視下言徐務折其情乃止以故鄆罰無訛鮮客訴者南匯民兄弟訟田君不訊令跪學宮聽講兩人者悔求釋公不許乃泣且拜曰良非本懷唆訟者某也遂公其田而睦如初有徐官官者殺一家五人留其女人疑有姦公置徐極刑而不問姦事民以爲仁鎮洋役催租負租氓仆地死腰有樹傷前官擬役抵君曰役卽民也非其毆死何抵之爲委振海州請於大府曰海州積潦病由場河南受清安中河黃運水之全西受駱馬劉老淵水之半故趨

潮不支者勢也迤東雖多支河形如蛇足可以宣洩而無如不開東壩終與無河同若壩開又與運鹽治河兩事有妨爲今計宜濬場河使深而合新舊河爲一相度諸堰壩因時啓閉如此則水易趨海海州患可去八九大府納焉歲以不連歉在武進一年以解犯衍期去官在贛榆一年以失察邪教去官大府俱奏留君君膝暴瘇穿疲曳奔馳然而爲日淺被於民者迄不得施西席未煖又揭揭而之東市馬量穀無須臾閒身日以憊而家亦日以貧最後宰六合甫抵任　天子南巡君治事龍潭病食糜粥不盈一甌頭而殫悶猶料檢站馬夫役呼叱不已聲漸微目漸瞑遂卒卒數日　鑾輿臨事一切循整如君存也氣絕時知六合縣郎眞之　詔纔下吏民哀之年五十九長子仁標能文而弱次子仁勤頗聰穎後君亡四十日亦以喉閉亡

銘曰不擠之而自止共扶之而不起未終其齒迫而與之死猶以爲不足更取其子嗟乎善若彼報若此吾烏知其所以

補蘿先生墓志銘

本朝王吏部虛舟以書法冠海內從遊者爲補蘿沈先生余見先生時年六十餘博脣廣顙鼻隆然高白髭貿兩頤長尺許雜爲毫毛沿頸而下覆其身幾滿其先江陰人先生生十六年家燬於火蕩無一椽十九歲受知虛舟當是時虛舟館於淮安程氏程故豪士饒於財力能致天下之桓碑彝器及晉唐眞蹟先生天性好之縱觀臨摹虛舟又爲授八法之源流以故業精而學博以其餘伎刻劃金石古麗精峭如斯冰復生嘗一過京師再遊酒泉所至公卿閒爭袖玉石求握刀惴惴慮不可卒得而先生一與周旋無德色憼狀以故名益高貧益甚雍正十三年以國學生効力南河乾隆二年署江寧南捕通判再署徽州同知凡七攝縣篆宣城靈璧舒城建德盱眙涇縣皆所歷也於吏事非所喜毋治行服飾蕭然載冊籍圖卷[illegible]研等物重纍後車外皂唱衙畢諸吏抱案侍階下先生猶伸紙潑墨含毫邈然在宣城訊竊雞者讐雞

賊面以馳之雞之神色有畏竊欲飛之狀合邑傳觀笑以爲神性廉靜謹厚斤斤形於體貌鄉鄙事雖小有過差而吏民諒之無怨嗟者大府皆器重之常異目以視黃文襄公督江南嚴官三品以下睞行無敢閑語先生入褒衣博袑強曳一足跪吶吶然唾與言俱黃爲霽威談笑賜坐賜食人皆驚且羨轉相告語而先生亦不自知其所以然乞病金陵金陵之人咸從從捧手與余及李晴江交尤密朝夕過從總談三朝典故及前輩流風如上陽宮人說開元遺事燈灺酒闌諧謔雜作論俳優小說數千言聽者傾靡欲絕而先生語益緩色益莊若不解笑者自言生平篆刻第一畫次之字又次之晚年不肯刻石作畫而肯書余以其間得請山中題額尹文端公過隨園笑曰何滿山皆沈鳳書耶亡何先生殁海內之求其書者若金膏水碧之珍然後歎余見之先焉余好古器苦無所解每鑒別奉先生爲師未十年而先生有所疑必質余以定眞贋余雖私喜自負而心憂先生之衰年七十一卒卒前數月貧不能具膳而歷任之核減叢至竟先牒產絕而後報入亡嗚呼其可哀也已先生名鳳字凡民一字補蘿葬金陵南門外湯家塋一子甸溧俱早卒孫夢蘭隨之[illegible]扁寓處州余檄若秋祭揣事俟夢蘭長大將勒石而告之處

銘曰其生也貧故入貌而天其所好也古故於今少伍嘻此非馬鬣之封乃商彝夏鼎之宮

史先生墓志銘

枚生七歲受論語大學於史先生十二歲與先生同補弟子員十九歲先生卒三十九歲葬先生於西湖之葛嶺而志其墓曰先生姓史諱中字玉瓚漢溧陽侯遺裔爲八行世家始祖浩仕南宋官至右丞相子孫遷於杭先生幼孤貧無師傅年二十聞鄰兒讀四子書髣髴若素所聞愈愛聽遂能雒誦見案上卷戲歛爲之不意竟就質之老儒驚曰是制藝也告以故始不信繼乃大奇之長更力學於星經地志樂律俱能穿穴詣微駕其說嘗攜枚過錢塘門觀浙帥大閱旌旗蔽野鐵騎成列而下先生斜睨其陣又數數按其營帳大言曰謬耳不可以戰枚驚曰先生解是耶先生曰昔蕭穎士見封常清行陣不觀而還常清果

敗軍旅亦儒者事吾常學之矣歸手一書示枚而借其鬚泣曰種種矣此少時手抄陣圖也嘻其獎之館枚家十年婆娑教督性狷狹修謹雖期功喪有如劍之容長身瘠立若植鰭然晚年好仙釋師季茶而友張自南三人者語化色五倉之說則辟穀晝夜戒門以絕先生曰吾爲兒時見方外服輒研研然今得奧旨宜去但仙人皆孝子有嗣吾宗者君屢躊逝矣卒無子不果行年四十九得疾舌大而僵滿於口內錐刺寸餘無血自知不起屢搏其膺曰可惜可惜食飲至唇而止以箸啓其喉猶齘齘不下人見之或泣或嘆不忍逼視愈益不平口荷荷不絕竟餓死道友張自南結胎於臍胎墜蠹腸絕先一年死季姓者年餘鼻潰死

銘曰機也括之玉也削之我童而崇孰先覺之積學而窮積蓄瀛宗長生不生五十嗟凶忌其仙竟忘其賢使隱恨於黃泉嘻其何以爲天

侯夷門墓志銘

予自沭移知江寧客賀曰江寧有侯丞槃槃大才佐公公必喜問其名故予狎也予壬子鄉試見有野而古者危冠高履口傒音目睒睒斜視如深山怪松磥砢自異識者曰此天台山侯嘉繙也予竊已奇之與訂交廓落無町畦益相愛號夷門子字元經詩文迅疾始於筆染終於紙盡揮霍睥睨瞬息百變每裹袖潑墨數十人環而擁之丞抽思乙乙十指兩下字跡旁行斜上如長河堅冰風裂成文莫知條理而天趣可愛又如成相俺詩窮刧野曲可解不解而似詭獨絕先受知於督學帥公貢於鄉連試不售出爲主簿調江寧丞嘗進嘗退溫溫無所試既不得志於時愈自縱一日大醉登報恩寺殿摹古佛羅漢數百尊各贈詩萬餘言書其頂箕坐大噱聰外風雨暴至電光燭其手益喜奮筆不能休且吐且書取殿旁石臼戴頭上折旋舞如風衆僧疑爲鬼神異物不敢逼視又疑病狂易妄笑語昏亂酒既醒雷雨亦息視其詩奇字奧句不能讀也舉其臼重千二百斤運餉至京以己所坐車鬻其妻秦氏已棄驢從之妻兒乳旅店中

丞徒步長吟數千里判事喝答數輒睨挹屬吏決當否吏曰是也丞大喜號於衆曰何如鎭江黃太守纂其才招至署未浹旬早起不見覓之赫然死廁旁年五十二其子某至自天台以柩歸卜葬畢來問銘於余余旣奇君之才而尤奇君之死乃亦爲奇語還挹歷者留其石以質君

銘曰文星熾熾龍騷其系拗怒墜地無所吐氣以儒爲戲欹崎如是執不律如執兕中可以極無極窮無窮而卒不聲於崖公一笑去泠然風留委蛇受機封

楊節婦墓志銘

余知江寧時門下士楊思立以狀來曰長兄舒猷不幸早亡嫂年三十而守志旣孝且賢先生修邑乘於法宜得書余訪諸邑人僉符楊君言遂志之今年正月思立又來曰嫂亡矣嫂生時嘗先生列於志今將葬乞先生銘諸幽余謹按孺人陳姓年十八來歸舒猷奉尊章惟謹治饎管樞樜事罔或不飭嫁十一年舒猷卒孺人初志欲殉旁人尤之曰安有堂上兩大人存膝下兩孤存而於禮得死者乎孺人然之誓撫兒以慰夫志亡何兩兒亡姑王氏亦亡繼姑曹氏至孺人事曾如事王曹生思立思達孺人助之製文葆治扢瘍小不豫永夜不眠曹常指之訓兩兒曰嫂愛汝過於我愛汝韓文公爲嫂服期汝其志哉及思立等旣娶孺人率兩姒治家持錢米進主撮不失命居貨輒有奇羨無折閱之虞性至儉食不過菜蔬趨善如水赴谿捐奩資入祠取其贏備族人婚喪費歲飢煑淖糜食蒙袂者乾隆三十一年卒年七十有四立思立子某爲孺人後所以報也以某月日與舒猷合葬於桃紅

銘曰亡子字叔以將宗續而使其家足生全積粟嘻非邱嫂乃宮嫗銘貞石使有考

大理寺卿鄧公夫人李夫人墓志銘

夫人李氏故華亭令源長公之女生十七歲來歸今大理寺正卿鄧遜齋先生先生少貧出就外傅夫人供旨畜惟謹先生試禮部作萬里行夫人典釵珥治裝甚具先生官京師夫人視滌而祭奉尊章甚恭先

生顯子嗣夫人爲置箋室張氏劉氏楊氏屬行坐甚和雖諸姬生子屢殤外繼者亦夭殞而卒賴張氏一子名以乾者延鄧氏之宗凡相夫子四十五年以康熙癸巳三月生以乾隆癸巳九月卒初封孺人再封夫人今年春先生予告回蜀將歸夫人柩以葬寄狀來命枚志墓枚伏讀公羊春秋魯成公十年齊人來媵何休註云朝廷侈於始上婦人侈於嫁下伯姬賢故諸侯爭來媵之當春秋時二南遺澤未湮乃賢如伯姬者已少矧至於今而當官傾軋當夕勃谿者尚何譏焉夫人能存緩帶之心無江汜之悔則其至性溫和過士大夫遠甚而豈徒區區爲巾幗式耶先生官十年乞終養養二十年太夫人服闋仍官京師又十年歸休於家計四十年中朝野參半當今出處之正孰有如先生者然使夫人耽於寵榮有交謫聲則先生行義雖高不能恝無所動又或持家已汰有不節之嗟則以先生之廉靜亦難從容於去就間觀夫人能承先生之志以成先生之賢眞如琴之得瑟而調珮之應璫而響也嗚呼難矣生二女一適戊子舉人李嘉一適候選州同龍度昭以某年月日葬某

銘曰錦江之流架浪香舟迎夫人而安瀾惟夫人之性之柔秀屏之山飛雪皓皓葬夫人而風和惟夫人之行之孝松耶柏耶窆而封者石耶嗚呼石可泐也德可滅耶

蔣太安人墓志銘

余奉母金陵久矣乙酉歲編修蔣君士銓亦奉母來兩老人居相隣志相同遊相得也亡何編修就蕺山書院之聘挈家去余母眷然曰久不見蔣太安人如別春風令人慕思今年正月太安人委化揚州編修走手書乞銘以葬余慮余母之悲未敢遽告竊念編修以文學伏海內於當今賢豪無所不交何獨以志幽之文遠屬於余疑太安人之愛其母以及其子身後之託亦其志也乃謹按其狀而銘之曰太安人鍾姓名令嘉字守箴晚自號甘荼老人爲南昌隱士滋生公之季女年十九來歸我贈公適園先生以子士銓貴　誥封安人有孫三曾孫二年七十而終性明慧仁恕嫺禮則曉書史生編修三歲教之識字弱不

能持管乃戲析竹絲排擻畫誘其記憶從贈公館晉陽還鉛山服勞習勸相對逌然垂老神明不衰見婢
媼衣或穿敝必代安襍褫停鍼以須時時存心惠物曰人之所以生仁也人而不仁安用生爲當編修官
京師時聲名甚盛裘大司空薦其才
天子頒之將超擢者屢矣太安人慮其性剛將忤眾命還山讀書書歸舟安穩圖首題七詩嗟乎士大夫
一登朝亡未免耽於寵榮此困於赤紱之占周易所爲兢兢也太安人一女子能深明出處之義以勇退
爲提撕此何如識力耶然而編修既歸四方之相乞爲師者慕其才兼知其孝先以安車迎太安人太安
人因得就養無方東遊明聖湖探禹穴南攬棲霞鍾阜之奇北還邗江聽竹西歌吹以終一時邗君諸侯
通家子姪爭拜絳紗問經義如宣文君義成夫人故事嗚呼榮哉母範之賢善人之報均足以銘以某年
月日葬某銘曰
水之守土也審母之溺子也準既教之升復偕之隱此非高世之姬姜乃知幾之顏閔

李母顧太恭人墓志銘

余知江寧時試童子得李君名績者與語知其少孤奉母夫人之教毹毹自立余心欽母賢而亦嘉績之
能亢其宗也居亡何績改名文在輸粟得南城兵馬司指揮累遷衡州府知府母守節三十三年
天子扁表其門以子貴封恭人前年文在卒次年恭人卒孫育蕃卜葬有日乞余志墓余謹按恭人顧氏
爲前明刑部尚書東橋公之後良人仙經亡時文在裁六歲尊章具存恭人折蘗訓兒具隳當事堂上閣
不咸窮會計場屋既沃且豐以其餘潤溉戚隣文在之官迎恭人恭人每一至衙教以清白慈良畢輒歸
家文在罷官或爲恭人戚恭人逌然曰兒被黜非私罪終當蒙　恩未幾祝　皇太后萬壽果復官余常
謂克家甚難負先人遺業如負重器雖大男子苟不勝則顛恭人婺也而能無成而有終地道也婦道也
卽母道也尤奇者其外舅閻公客無爲州遘暴疾恭人感夢禱迎閻公甫抵舟忽得風一夕行四百餘里

入江城考終牖下此與曾參豁指黔婁心動者若合符節然則恭人之受旌受封猶其外效末節而其感通神明於人所不見之地者尤可尚也卒時年六十六有孫三俱業儒葬某

銘曰能爲傳爲父以將其子撫而使其官至天府嗚呼此何如母也碣諸土告萬古

陸君妻顧氏墓志銘

乾隆甲午暢月郡文學光祖陸君來山中曰亡妻將葬某原光祖哀其賢而天奪之速也丐先生文其幽宮以寵亡者其狀云孺人顧姓江寧人永城令諱斌之長女年十八來歸屢孕不育爲光祖置兩簉室生子一女四孺人忘其爲異腹也雖一便旋一襁負必躬撫嬰娩然後卽安今年三月七日晨起盥頮如常哺食後心蕩不止若自空而墜者然卒年四十九余按劉熙釋名膺心衣也鄭箋彤管有煒謂女史之有赤心者孺人之心可以對神明耀彤管而乃不能牢繫於膺毋亦恩斯勤斯怔忪況瘁之極而致此疾歟宜陸君言及之而淚若綆縻也昔太史公書荊軻徵夏無且韓退之書張睢陽徵于嵩余家有陳嫗者曾乳陸氏兒平素言與陸君合故余於書孺人也信

銘曰無子有子惟其慈雖死不死繫人思展如之媛曷可追

曾母劉恭人墓志銘

恭人姓劉上海華涇人系出宋忠顯吳郡王韐之後太學生諱乘六之女工科給事中曾公一士之室給事負重名拳敦槃者戶外屨滿恭人瀡概散具刑膴恢恢循整　今上登極給事屢上封章直聲震朝野以洩禁中語左遷卒當是時恭人家居兩遺孤傫然也給事昆季先後夭歿曾氏不絕如綫恭人尸婣葬持家況瘁者二十餘年親見其子錫端入學食餼官訓導乃卒年六十六恭人課子嚴錫端有客輒簾窺而詔曰某也賢宜近某也否宜遠及其長也畀一篋泣曰是而父之奏疏文稿也見此如見父錫端板而行之恭人乃喜曰吾今可以見而父於地下矣嗟乎古之聖賢百不經意惟於立言處不朽自期故沒世

稱名宣尼猶三致意焉然中才以下語之而不知或拉雜摧燒之者有矣恭人摩挲奩具奉殘編爲至珍異寶諄切付兒可謂務其遠者大者即此神識已超尋常萬萬而其他皆可略而不書以乾隆元年　覃恩　誥封恭人子二長錫端次錫圖與給事前兩恭人某某合葬於某

銘曰雝雝雍雍順三而從以協於有終是之謂恭不愧其封

鳳陽府同知高君墓志銘

乾隆三十七年　王師征金川華亭縣知縣高君白雲上書大府言自幼學兵法願棄官從軍大府雖不許心甚壯之余慕其爲人無由相見居亡何君舉最選禮部主事入都過隨園命長子兆魯從余受業君白皙少鬚眉沉雅淵靜望而知爲儒者任祠祭司二年督倉場事辦　天子召見擢鳳陽府同知未抵任卒兆魯扶喪還蜀以狀乞銘狀曰君諱辰字元白晚愛白雲因以爲號本籍山西姓牛康熙間祖式竹公依中表高爽公於蜀遂從其姓君以丁卯舉人辛未進士入翰林壬申散館外出爲令宰清河遷震澤再遷華亭震當太湖之浸鄰浙省歸安往往盜發倚交界處作逋藪君偵知王啓祥者名捕也年老爲僧結以恩使捕盜捕得刼水姓者楊二供其魁某現伏歸安君移檄竄取歸安令憚處分護匿不與君怒牒請於兩省督撫悉擒以來破積案數十盜風爲清華邑海塘多焉碎石屢崩於潮君加巨木貫以鐵絙躬自堵築必完必好以故乾隆三十四五年颶風賁興浙之蕭山塩海災而華亭無恙君好文愛士雖布衣童稚苟有才必折節下之所至以書自隨縹緗石刻壓車上轔轔然未仕時常爲大將軍岳鍾琪客將軍知其才授以韜略君慨然以經世自期入都時私謂余曰太白星橫貫齊魯慮山東有盜潢池兵者余笑以爲讆言未幾果有王倫之逆而君已卒年五十一子三人俱業儒所著有晚成錄白雲山房稿葬某

銘曰白雲之在天也四海爲霖而忽而反乎山也杳不可尋嗚呼在雲無心而望其澤者何以爲情君以爲名宜其來去之輕我欽其人爲碣爲銘以表佳城

小倉山房文集卷五終

錢唐袁枚子才

福建總督太子少保姚公傳

公姓姚名啟聖字熙止浙之會稽人生而倜儻以豪聞弱冠時路遇健兒刼二女子行其翁隨之哭牽持洶洶公大怒卽奪健兒佩刀殺健兒縱翁與二女子去而已逃入旗

聖祖登極公以布衣上疏請八旗開科遂舉康熙二年鄉試宰廣東香山縣明末廣東寇災民稅不登知縣坐負課獄繫者七八公嘆曰明年增吾爲八矣乃張樂置酒出七人於獄痛飲之爲辦裝遣歸而通牒大府云七令名下應追金十七萬已於某月日收庫訖督撫驚疑公巨富代償帑行善而不知公故寒士實未辦作何償也居亡何三藩反　天子命康親王南征公謂其友吳興祚曰我賈禍大非佐王立奇功不得脫欲說王非子不可吳許諾乃予金五千俾通門闌之斷又陰探王好彈爲造十萬丸銀泥封雜施五采藉吳獻之吳亦貌玉立甚口熟悉八閩阨塞錢糧兵馬之數王與語大悅飛檄廣東辟公參謀督撫知爲公所賣迫於王命不得已將所虧帑彌海商填庫而遣公行當是時閩王耿精忠脅鄭經同反經者成功之子據臺灣者也先一年其將黃梧以海澄厦門降經爲精忠所誘復煽遺孽據厦門使其將劉國軒等拒王師會精忠已爲浙督李之芳所敗窘乞降王不許公請於王曰此二賊者如韓遂馬超不離之卒難破也請許精忠降而專攻經王許之公招降潮州賊劉進忠汀州賊韓大任皆滇逆吳三桂黨也王嘉其功奏授溫處僉事道再擢福建布政使公率其子儀攻紫閬山破之又擒賊將曾養性於溫州　上知公可大用加兵部侍郎銜總督福建以吳興祚爲巡撫康熙十七年海澄公黃芳都統穆黑林等戰敗於祖山頭退保海澄國軒攻陷之乘勝取長泰同安進圍泉州再遏漳州兵號十萬壁於龍虎蜈蚣兩山軍容甚盛城中兵少公以五蠟丸檄泉州兵來援不至耿精忠悔其降大慟將軍賴塔欲棄城走公曰賊

驟勝而驕謂我不能軍也請不戰以懈之而出奇以破之命閉城門韜弓臥鼓忽一日天大霧公吹篳篥者三壯士鍾寶等突開城持長戈先登而公自率精兵五千繼之呼聲震天賊不辨衆寡自相蹈藉陣遂亂自辰至酉斬首四千生禽千五百人國軒敗走海澄公收復長泰同安等處進攻海澄海澄者濱海地也峻而險賊據之築塹高數丈排列艨艟守金門諸島密若布棋相持一年不決公開修來館招降人奏設水師提督練水戰分遣散兵擾其餉道賊漸乏食十八年吳三桂死其五鎮將黃靖等相繼來降經大將朱天貴亦降賊勢愈蹙十九年公會同巡撫吳興祚提督萬正色水陸進兵攻海澄克之賊逃歸臺灣先是鄭有梟將曰施琅斬經嬖來降　上授水師提督屢立戰功公知琅熟悉海道奏取臺灣非琅不可又奏鄭經死子少國內亂時不可失　上乃使公與琅同進兵琅請出銅山蘇尖開洋乘南風攻澎湖公欲待北風直趨臺灣彼此意見不合各有奏聞會南潮縣發舳艫乘疾流逼壓賊壘破賊圍困琅駕樓船衝突入圍公率兵相助至鹿耳門門仄水淺鼓之舟不得上賊據高險處曳足觀揚揚自得公禱天妃廟借水明日大戰砲發水驟長一丈舟並行如鳥張翼而上賊錯愕不知所為哭曰天也夫復何言國軒與鄭經子克塽面縛反接以臺灣降自康熙十三年用兵至二十二年福建平　天子晉公兵部尚書太子少保授琅靖海將軍封靖海侯公身長七尺白皙兩目精光四射手勒奔馬用弓至二十石麾下所養奇材劍客皆能得其死力臨陣時應變如神而性慈不妄殺戮先是閩人困軍供十室九匱當事者遷沿海居民於內地界而圍之越者死民多流離滿兵奴其老稚鞭箠呼號公受總督印即奏滿兵不宜水土宜撤歸又奏康王禮尊不宜久暴於外宜先班師疏三上　天子報可兵歸者猶驅子女北行公向王涕泣求下令嚴禁而私傾家財贖之凡捐金三十萬贖所俘二萬餘人還閩中又請開海界復民田廬聽降卒墾荒土資其生列戍於外以防衛之閩人歡呼祝延處處肖公像為生祠初廈門有石文云生女滅雞十億相倚人多不解及臺灣平或曰十億兆也加女姚也鄭字酉旁雞也滅雞滅鄭也當芝龍起事時公始

生傳四世六十年而爲公滅公滅鄭之歿年疽發背薨

威信公岳大將軍傳

公姓岳諱鍾琪字東美一字容齋先世濮陰人爲忠武王飛之後十七世徙居蘭州父昇龍以百夫長從征吳三桂立功累遷至四川提督因家焉薨諡敏肅公生有至性母苗太夫人疾刲股以療敏肅公命之射猶忍痛發矢爲兒時好布石作陣進退羣兒頗有法敏肅公器之奏以同知銜改武授松潘鎮遊擊遷永寧副將康熙五十八年西藏達哇藍占巴等叛　天子命十四親王爲大將軍噶爾弼爲副將軍率公征之公領兵四千先至察木多獲逃酋探知有準噶爾使者在其地誘各番酋守三巴橋過我兵公念三巴橋者進藏第一險也賊若斷橋守之我兵勢不得過而其時兩將軍隔數千里無由咨詢乃選能番語者三十人衣番服飛馳至落籠宗禽其使者五人殺六人諸番聞之驚以爲神兵自天而降相與匍伏降撫梗道者已而副將軍率諸將來會將鼓行入藏忽大將軍以調蒙古兵未至檄諸將各就所到處屯兵待之毋輕動公請於副將軍曰我兵齎兩月糧自察爾多來已四十餘日若再待大軍糧且盡聞西藏部落有公布者爲其右臂最强能檄令先驅當無俟蒙古兵也副將軍許之公卽招撫公布渡江殺逆番七千人禽首犯達哇等自四月十三日用兵至八月十九日西藏平　聖祖嘉之由副將遷四川提督駐松潘雍正元年青海羅卜藏丹津寇西寧大將軍年羹堯召公會謀公沿途勦撫有潘下等番爲賊阻道者滅之有哈齊等番爲賊虜者撫降之有果密等番盜官馬聚大石山喊鎗者擊殺之自松潘行至西寧五千餘里烽烟肅清青海爲之奪氣既見大將軍卽奉檄征爾格弄寺喇嘛於華里羅氏黨也華山甚險其下五堡環峙軍到寂然公曰是有伏也遣騎搜之堡內賊果起公三分其軍奪山殺賊賊敗走追至一山有高樓賊伏其中發矢石公命健兒二十八人密攜引火木藉從兩旁進而躬率大隊迎戰戰方鏖樓上烟起天大風燄光灼耀賊纍纍然焦爛墜矣是役也破賊萬餘公兵止三千也還營大將軍喜謂公曰　上

知公勇將命公領萬七千兵直搗青海約四月啟行衙鄂公曰青海賊無慮十萬我以萬七千當之宜乘其不備且塞外無畜牧所不可久屯鍾琪願請精兵五千馬倍之二月即發大將軍以公言奏世宗壯之加奮威將軍如期出塞行至崇山見野獸羣奔公曰此前途有放卡賊也蓐食速驅果禽百餘自此賊探信者斷矣至哈達河賊據河立營公渡河戰斬千餘人賊竄而西追之其黨貝勒彭錯等降告知羅卜藏丹津擁衆數萬駐烏蘭大呼兒公拔營夜行遲明至其處賊尚臥馬未銜勒聞官軍至驚不知所爲則皆走生禽賊母阿爾太哈賊妹阿寶等羅卜藏丹津衣番婦衣騎白駝走噶爾順公留兵守柴旦木要害處而躬自追之日行三百里至一地見毿毿然紅柳蔽天目不能望遠夷人曰此桑駝海也路自此窮矣公乃班師是役也公以五千兵往返兩月降台吉三禽台吉十有五斬賊八萬餘生獲男婦軍器駝馬甲帳無算獻俘京師　世宗告廟御太和殿受賀以青海平大赦天下加公公爵賜詩褒寵仍命率師二萬留莊浪衞諸番皆青海餘孽也所至讋服乃安插洛力達等十六族耕地起科而奏改莊浪爲定番縣三年遷川陝總督五年準噶爾叛　上命大司馬查郎阿至關中築壇拜公爲寧遠大將軍征之公率師至巴爾庫勒賊逃公築東西城將屯兵會　上召公乃交印於提督紀成斌身自入都賊伺公行入刧馬廠紀葸縮不救廷議者劾公失機所薦非人　上斬成斌下公於獄　今上登極之二年赦歸田里十三年起公爲四川提督征大金川先是經略張廣泗等皆無功公到命撤土兵募新兵揚言攻康八達而暗襲根雜奪四十七碉樓復臨勒歪口僞運糧狀誘賊伏火器待之賊果出搶糧槍筒齊發爛先是金川聞　天子用公皆不信曰岳公死久矣至是大挫方疑公來然猶未知公果在否也會　天子命大學士傅恆視師誅姦人阿扣王秋等賊懼欲降恐降而誅負固未出公請於傅公曰鍾琪願詣賊巢驗誠否問帶若干人曰多則賊疑非所以示信也乃袍而騎從者十三人傳呼直入羣苗千餘皆屬布禰襠裏甲持弓矢迎公曰酋長故緩其轡笑曰汝等猶認我否耶驚曰果然岳公也皆伏地羅拜爭爲前馬導入帳手茶湯進

公公飲盡卽宣布　天子威德待以不死之意羣酋歡呼頂佛經立誓椎牛行炙留公宿帳中次日酋長莎羅奔等從公至皮船出洞詣大軍降事聞　天子加公太子少保兵部尚書復還公爵加威信二字以寵異之十五年冬西藏朱爾墨特叛殺都統傅清等公會同總督策楞討平之十六年雜谷鬧土司蒼旺有異志竊取舊保城公得信亟言於策公曰雜谷鬧卽唐維州最險要聞蒼旺密調九子龍窩等處兵據維關此地一失後將噬臍宜及其未集擊之若待奏下則遲矣策公深然之卽會奏便宜行事支武弁一年養廉兵三年糧率大軍夜圍雜谷禽蒼旺斬之撤土司設營置戍羣番懾服十九年再討墊江酋陳崑未至卒於軍年六十九　天子震悼予祭葬賜謚襄勤公長七尺二寸駢脅善射寡言笑目炯炯四射食前方丈饍飲兼人其忠誠出於天性征青海至哈喇烏蘇天寒溝涸軍渴公禱於天水卽湧出督川陝時有逆人曾靜者上書勸反立禽以聞放歸十餘年廬于百花潭北野服蕭然忘爲大將所製鉤梯戈甲精思詣微他人依古法爲之俱不能及閒居手通鑑一編好吟詩有薑園蛩吟二集行世相傳番僧號活佛者倨受王公拜不動見公則先膜手曰此變身韋陀也僧言雖誕然亦可想見公之狀貌云

舊史氏曰枚與公次子油同舉孝廉於公爲年家子以不及見公爲恨第七子瀞爲六安參將恂恂儒將有父風與枚雅遊甚懽持公狀索枚立傳惜當時秉筆者敘次回冗讀之不甚了析爲以意纂輯著於篇恐未足以傳公也公長子濬甫弱冠巡撫山東明達寬靜吏民懷之爲公入獄故終歲七縗衣蔬食不宿於內亦偉人也當集其遺事爲別立傳

勇略將軍趙襄忠公傳

公諱良棟字西華陝西寧夏人年二十四以武勇受知於大將軍孟喬芳從英王征陝授遊擊再隨經略洪承疇征雲南遷副將康熙元年滇王吳三桂奇公奏擢廣羅鎮總兵公知三桂有異志以疾辭三桂大怒欲劾誅之總兵沈應時爲巽詞以解免隨入覲補天津總兵十三年三藩反陝西大震寧羌惡安

兵變發經略提督
聖祖命公征之議者疑公陝人不可信公請留家口於都而已率勁兵馳往　上許之時官兵敗散屯堡荒廢公沿路曉示招官歸原汛兵歸原伍劾貪冒募健兒軍威大振斬首逆熊虎等四人寧夏平上疏奏蜀爲滇黔門戶若不先恢復則滇黔路不通請乘勝進兵　上許之公率兵抵密樹關遇賊敗之禽其將徐成龍遂取徽縣過高山深箐數十重晝夜兼行抵白水壩時康熙之十八年除夕也壩爲川江上流與昭化屬齒俗號鐵門坎賊防守尤力沿江立營爲石囤木柞張砲公下令曰元旦渡江大吉遲者斬黎明公騎驌馬率麾下五千人橫刀渡江江淺爲萬馬騰蹴波濤盡立呼聲震天賊連發砲傷數十人無敢回顧者賊大驚曰此老將軍軍令如山不可抗也方格鬬天忽風吹馬如吹舟頃刻抵岸斬賊將郭景儀等獲器械旗幟馬匹無算餘賊奔竄追之再勝於石峽溝十日而克成都公入城秋毫無犯收金銀印二百六十僞劄千奏繳之　上大喜手詔褒美加勇略將軍兵部尚書總督雲貴公密奏滇黔恃蜀爲捍蔽今蜀已得而吳三桂又新死宜乘機速進　上許之當是時王師征滇貝子章泰自貴州進兵滇池將軍賴塔自廣西進兵黃草壩滿漢兵十萬餘圍城九月未下米斗四金月需米六萬石公至軍即向貝子陳三策其一稱欲取內城先破外護使賊匹馬不能出方可招降其一稱我兵匝圍太遠自歸化寺至碧雞關東西七十餘里調呼不靈宜掘裏壕相攻逼其一降者宜分別收養不宜盡發滿洲爲奴貝子不悅以滿洲語相駁詰而公又漢人不解滿語張目憮愕幸公已奏聞　詔下悉如公策貝子不得已與兵二千攻得勝橋公望見橋頭砲臺甚密白晝攻所傷必多乃伏馬兵於南壩兩岸分步兵爲三隊營壕牆外牆上架交槍子母砲身披馬綿持大刀督陣夜二鼓攻橋賊盡出死戰其帥郭壯圖親搏戰三進壕牆而伏兵三起聽之列炬如星槍砲雨下賊敗走公奮檣追至三市街再敗之天猶未明也平明入東南二門郭壯圖舉火自焚三桂子世璠自殺餘賊盡降雲南平加一等精奇呢哈番召入都以將軍管鑾儀衛事公破

城所得降將僞官俱不殺并代秦乞恩以故樂爲盡力每戰有功然本秦人性戇氣陵其上首創取蜀之計將軍吳丹王進寶等咸嫉忌吳故大學士明珠從子怙寵而貪公尤輕之每論事輒不合初吳三桂聞公取蜀大恚遣將胡國柱陷永寧建昌兵部責公不救議削爵　聖祖不許公引兵克復兩郡追賊至大渡河　聖祖命公乘勝進滇而大將軍貝子屢檄公先追獲胡國柱再往公不從攻得勝橋與兵甚少公爭之許以在南壩相救及鏖戰救不至得橋又改命蔡毓榮守之公積不平入朝屢忿爭於大學士明珠前明雖怵以好語然以吳丹故心終不善也公乞骸骨歸許之康熙三十五年　上征噶爾丹以公老將復召公年已七十五遂上表明心迹一疏分十四條洋洋數千言貶諸將軍不值一錢而自序戰功最苦爲部臣所抑語氣傲悍御史龔翔麟劾以大不敬宜斬　上優容之命赴行在問方略寵賜優渥憫其老放歸數年薨謚襄忠公雖武人好觀通鑑家居聞知縣呼騶過門便拱立喚家人子弟齊起曰父母官過敢不敬乎其樸誠如此子四人位皆至制府中丞

論曰以馬伏波之勳而晚年主恩衰替范蔚宗以爲功名之際理固應然公之功名有類伏波其長者家兒爭相傾軋則有甚焉且誣公謀反然而竟以令終者何也孔子曰惟天爲大惟堯則之　聖祖如天無所不照無所不容公遇　聖祖公勝伏波矣公薨　聖祖諭祭云事久而乃績彌彰人往而朕心長眷嗚呼使死者而無知則可死者而有知其如何讀而感感而悲也

于清端公傳

公姓于諱成龍字北溟山西永寧人順治十八年以副榜宰廣西羅城縣縣故烟瘴地多苗以攻劫爲俗公與爲誓毋弄兵器毋盜苗敬信之轉相告語馴伏或三日或五六日必率子女問安在羅五年舉卓異遷合州知州再遷湖廣黃州同知巡撫張朝珍知公才命討武昌賊黃金龍卽守武昌當是時三藩反金龍陰受吳三桂僞劄屯兵據險其軍師劉君孚者爲訟事受公恩者也公知衆寡不敵乃騎一騾從一鄉

約直入劉家劉欲探公意逃山後不出而陰張強弩待公公罵且笑曰君孚老奴受我恩避我自慚作賊耶渠不過爲人逼誘耳我老人鬢鬚如此寧不曉也語未竟君孚從廚後躍出投弓跪曰君孚祖宗有靈使公至此降矣尚何言卽日降其衆數千武昌鄉勇亦至問金龍何在曰在望花山卽命導行乘其不備擒之撫軍喜奏實授武昌知府再調黃州甫抵任湖北大亂何士榮反永寧鄉陳鼎業反陽羅周鐵爪反白水劉啟業反石陂各擁衆數千號十萬陽言先取黃州議者謂援兵隨大軍征滇黃州兵少宜退保麻城公不可曰黃州湖北咽喉也棄之則荊岳七郡皆瓦解矣仗　天子威靈可以一戰徵各區丁壯自草檄先攻鼎業擒之再攻士榮戰于黃土坳賊勢甚盛紅旗殷山礮雨下隊長吳之蘭焚死火燎公鬚不爲動手劍立營門而陰令三百人自右山擊賊後賊大亂敗走公曰諸賊中士榮最強士榮既破諸賊膽落宜乘勝攻之諸營方炊覆釜以進預伏兵于鐵爪等敗逃處果悉擒之乃勒石黃市旗亭班師而還是役也爲先鋒者把總某協謀者門下士某引路者鄉民某督陣者公也不費公家一錢二十四日而黃州平遷江防道再遷福建按察使福建當耿精忠亂後康親王駐軍省中牧馬者月徵莝夫數萬公爭于王前罷遣之海寇犯漳泉有莠民通海起大獄株連千餘家公平反之滿兵掠浙東子女沒爲奴婢者數萬公贖還之王與諸大府素知公名公所言靡不聽遷布政使舉清官第一巡撫直隸再遷兩江總督官吏望風改操知公好微行遇白鬚偉貌者羣相指震懾士民有歡笑無管絃游惰不空手櫃坊無鎖年六十八巡海歸薨　天子震悼給祭葬加贈太子太保諡清端軍民巷哭繪像以祀公清介絕俗重門洞開白事官吏直入寢室左右簿書狀如鄉里學博而用兵如神尤善治盜知黃州時聞張某者盜魁也崇閎高垣役捕多取食焉慮少遲緩姦不得發乃半途微服傭其家詭名楊二司洒掃謹張愛之使爲羣盜先居亡何盡悉盜之伴侶胠篋機密約號乃遁去鳴鉦到官一日者集健步約曰從吾禽盜具儀仗兵械稱媞前行至張所拼笥于庭大呼盜出張錯愕迎拜猶抵攔公曰勿承可仰面視我楊二也張驚伏地請死

公取袖中大案數十擲與之曰爲辨此足以贖矣張唯唯願一切受署合門妻子環跪泣曰第赦盜死盜不能者某等悉如公命公留健役助之不數日羣盜盡獲其殺人者活埋之武昌營弁某弟素無賴適遊歸是夜軍餉盡刦弁告弟所爲彭考誣服連引十餘人獄具獻盜公破械縱之撫軍驚問曰盜冤曰眞盜何在公指堂下一校曰是眞盜也餘黨進香木蘭山今晚獲矣未幾獲盜贓尚在校家封識宛然江甯盜號魚亮者拳捷倚駐防都統爲解有司莫能禽公抵任時官吏憚公遠迎公日旰不至方驚疑探刺而還者報公早單車入府矣羣吏飾廚傳不受饋餼牽不受一郡不知所爲按察使某公年家子也從容言公過清嚴則上下之情不通某意欲具一餐爲雅壽公笑曰以他物壽我不如以魚亮壽我按察使喻意出以千金爲募雷翠亭者名捕也出而受金司府縣握手囑曰我等顏面寄汝矣勉之翠亭質妻子于獄偵知魚方會羣盜張飲秦淮乃僞乞者跪席西呢呢求食魚望見疑之刃肉銜其口雷仰而吞神色不動魚咋曰子胡然子非丐也子爲于青天來禽我耳行矣健兒肯汝累乎翠亭再拜羣役入跪而加鎖擁之赴獄司府縣賀于衙是夕公秉燭坐梁上砉然有聲一男子持匕首下公叱何人曰魚亮也公解冠几上指其頭曰取魚長跪笑曰取公頭不待公命也方下梁時如有物擊我手不得動方知公神人某惡貫滿矣自反接銜匕首以獻公曰國法有市曹在呼左右飲之酒縛至射棚下許免其妻子遲明獄吏報失盜人情洶洶司府縣相賀者轉而相尤趨轅將跪謝告實而公已命中軍將魚亮斬決西市

論曰公筮仕羅城年已四十五不二十年督兩江名震天下其初心豈及此哉自言治兵武昌因草豆不足頭搶柱欲死者數矣孟子動心忍性之言不其然乎魏尚書環極以公與陸稼書同薦海內榮之然公晚年出張中丞手書輒嗚咽流涕蓋魏公猶識之于名成後而張公先識之于名未成時子皮鮑叔之功尤爲難也江甯人傳公魚亮事甚著考澤州相公毛稚黃兩傳皆無之故別立一傳不使文人釣奇獨病太史公云

贈編修蔣公適園傳

公諱堅字非磷號適園江西鉛山人生而家貧肩粟養母困童子試鬱鬱乃請於母曰兒年二十八矣未博一衿幸諸兄侍願遊學如歐陽詹母許之先入都至山右漢陽嶺南薊門河洛諸郡而晚年再遊京師公精法家言諸侯爭延之代州有大獄四槖槖牘可隱人撫軍檄嵩嵐牧甘公辦治甘聘公行獄立具殺七人釋無辜者百八十人酒姓兒娶婦月餘弟迎姊歸將入村失姊懼反誣酒氏官下酒氏翁于獄七年不決公從太原返吏指前樹林曰此酒氏家也公心動駷馬而之平山凹有人扃戶博闘之一兒覺與拍髯者肩告之衆咸噌曰鬼耳人則安能來公跳歸白甘公篡取鉤距果髯者所略也臨汾令某縱吏暴征民變棄家登山撫軍檄澤州牧佟公辦治聘公行日驅三百里至平陽能屬者裁四騎山十人如蟻螻樹鉤鋤為兵張旗洶洶公手令箭而先周山呼曰撫軍知而等良也為姦胥逼反特遣佟使君來活汝宜各盡爾家有目者視此箭山上人禁聲稍稍下公導餘騎入縣縣庭瓦礫山積令從夕室出率犯法吏六人跪佟前民環門而詈欲毆之公叱曰勿妄動有王法在乃撈吏於庭血流民懽譟拜謝去安堵如故次日四鼓牽官吏詣省白撫軍撫軍大悅飲佟酒而手炙鹿尾啖公公幼即以智俠自喜七歲隨叔父遊法雲堂聽僧誦經廡下坐縣捕數人私語某寺僧被殺主名不得奈何公辟咡于叔曰殺人者堂上老僧也叔呵之曰渠誦經屢顧不在經故疑之捕者牽僧去一訊而服十七歲阻風瑞洪鎮有少年同舟舟人哺食少年登岸再食再登岸公疑而迹之見其蹲古廟大鐘下色燋然瞠也曰余南昌熊白龍家貧告急於河口戚不遇反寄食舟人未償其值而又遇風舟人將不余食焉故避此語畢泣公亦泣强入舟與共食而資以金熊感謝歸邀過其家見母誓為兄弟居亡何熊來曰權弟金獲利市三倍今將販繒臨安無所託母妻故來弟知吾父有養子白蛟平素無行脫有故弟善持之言畢去逾年繒主人執訊來曰熊某死矣餘金若干且瞑屬曰為我報蔣君公陰念歸龍喪非蛟不可而蛟見金必叵測乃札覆主人授部署法

逾十日告熊母母果還蛟往已而召公哭曰蛟至浙見骸已焚闔然在桶舟人負之納我囤此外不有其藏一錢奈何公慰母再三而身自往囤哭視畢走出母牽公袍曰聞縉主以見金寄君金之來由君然貿易者與有勞焉幸析半惠老身何如公未答蛟突前睨曰須南昌廳事明之耳公叱曰何必南昌廳召二三鄰父來即明也蛟嚄唶肩公去俄而龐眉者六七叟至公曰所以囁嚅者受亡人託防蛟故也防蛟爲母故也今母見逼事不得不速明請詣囤乃繞桶而號曰白龍知我白龍知我斧之複底脫鏡三具墮地光瑩瑩然鎔金也裹以簿劵衆取視感泣嘆老嫗目眯不知人未幾蛟果竊金遁矣公五十歲家居聞佟牧爲負課事繫獄憮然曰我不往則難不解先至天津撫其家再至澤州視佟佟方鈌金五千自分無全理且老不肯食聞公至爲加一飯會太守有疑獄聘公公曰若助佟我助若太守喜張示勸募州人負刀布囊至三日而畢佟行公乃行公有神力而敏於爲善遇盜許昌兩騎截路中五人行刼公怒射一人顚再發再顚盜驚捨所刼者來搏公公縱馬入刺殺一人馬逸公仆躍起復殺二人餘盜乃竄被刼客爲公牽馬出林羅拜問名姓去又嘗行嵩嵐道中兩峯夾溪天暴雨泥沒馬鼻有婦抱兒騎一童子負策從公慮其溺救之非錢莫以也乃解數緡挂馬首須臾婦溺童子驚亦溺公大呼救者贈錢萬搖其繩錢鏘鳴遂人應聲往皆拯起之送還其家公四十六歲始娶鍾夫人生子士銓官編修朝廷贈公如其官公卒時年七十一猶及見士銓舉於鄉也

贊曰讀史遷班固揚子雲諸人自序輒嘆人子孫生一顯人不如生一文人何也彼顯人者於乃祖父僅封秩追崇之已耳若夫逃世系揚風烈非其才孰任焉士銓以文伏一世偏矜寵余文丁亥元日拔七品服祀公即持公狀入山乞傳狀厚如梵夾讀之累夕不能盡乙其處者凡三十有餘事噫何其富於善也今之爲公卿者生赫赫死則序恩榮敘行便灑然盡公布衣也瑰意琦行紛疊若是雖公意踔絕不以仁義讓人而士銓之腹存乎集羅縷畢貫其才高其志尤足悲也予輯而傳之困於體例無能多書然其犖

犖大者殆無遺焉

高守村先生傳

聖人之道大而博學者各以其學學聖人要其至焉耳後世河北宗鄭江左宗王倘未聞其有所拘閡也東天下而崇宋儒自元明始於是高才生退有後言且過激人見其激也又羣驚爲奇服怪民而莫敢近焉是過也乾隆甲戌高先生守村訪余於白下年七十許清臞聳立高睨而大談解孔孟專攟摭宋儒其所見亦未必盡是要皆的的然有心得者余灑然異之別六年陶明府京山從滇歸道先生守姚安事甚具又十餘年蔣茗生太史來賢先生不絕口二人非妄譽人者余益信先生果奇男子也茗生授二石刻曰此先生知平彝劍川二州德政碑也滇人不文序事不識體制又過欲揚頌如郗鑒見王導意滿口重言殊不流予其采而傳之其一碑曰先生廉不言貧勤不言勞　王師征烏蒙運餉六千石而民不知擾訟可和者和之可決遣者決遣之囹不當其一碑曰蠲劍川糧減額外公件銀每兩若干引老君山水溉西莊畝收增數斛丈鵝雅場清其界酋夷皆拜曰從此百年無事矣嗚呼滇最懵俗也能齊其口爲無窮之聞以存先生然則碑愈俚民情愈眞想先生之經德秉哲殆不愧其言者先生亡已久子弟才下無所發明門生故吏又懼大忤於俗不敢張其說余聞而悲之夫犯衆敵抗令甲以追取聖人之心此其志直合爲世爲一朝者而卒之身甫歿姓氏就湮然則與夫庸庸然曹出曹入者何以異也天之所以生斯人使獨異於衆人者又何也追憶當日先生與余天涯一邂逅耳豈料身後事余爲存之而余亦豈料十餘年後尚有先生兩知己在耶夫儒者闇然之學原不爲名計而卒其所以常存於天地間者又捨名曷以哉噫古之人所以重後死者也先生名爲阜鉛山人

常德府知府張公傳

公諱開士字軼倫浙之仁和人世居北郭青莎里先人好施貧其家公生九歲而孤乾隆元年舉於鄉七

年成進士選銅陵縣知縣移知桐城宿州　擢常德府知府未之官居太夫人憂服闋將行竟不起公受
詞矩步造次必於儒者然義之所在展意無所依回銅陵災公請振饑委官某揣撫軍范公意提擢之公
趨皖江見范公泣曰民無鳩矣苟蘊年而壅利安用官爲言畢袖印置几上再拜求去范改容謝之聽其
請桐城某公所拔士也爲盜張六韜所誣某父以財賓緣公怒其父曰汝欲速而子死耶某懼闔門待罪
公㢘其姦六召韜曰汝誘之博博負而教之作盜果誰爲禍首耶六韜泣不能聲乃專坐六韜宿州河決
公戶籌口算輕糶重振符牒風發縛木橋渡商旅艤船盡村中氓設淖糜四門貧窶抉者或慮爲私累公
笑曰縱於官雖開除吾以活人破家不亦光於古乎爲之益力亡何水涸
天子輸庫金百萬修水政公爲植巡功宿於堤陳畚挶綆缶伋其溝物其土方畢歲乃大稔江南最大省
羣吏才智縱橫各自矜奮而公盤辟雅拜言詞迂緩常侍今兩江制府高公坐欲有所陳先搖首引書語
高公笑曰汝又賓賓作學子態耶滿席爲之囅然然兩薦知府他吏不得獨公得之皆高奏也聞其死爲
嘆息者再居官二十年家無生產女壻陸建余甥也先公兩月亡公哭之哀數月亦亡長子懋謙能文世
其家

論曰余雅遊公三十年見其讀書窮晝夜頌頌雖除夕元辰聲嗚益高醉後好摹古忠臣烈士狀津津然
欲蹈之服闋時裁五十九自衰其年雅不欲出而簡書催行肩項相望公愈感　天子恩不得已道酒召
諸故人訣別泣數行下若預知其往而不返者然幸卒病於未治裝時得委化正寢近子孫親湯藥人以
爲善人考終報也嗚呼有以也夫

湖北布政使徐公傳

君諱垣字紫庭會稽人也生而端靜坦中任眞不與人爲同異以戊午舉人己未進士入翰林散館改授
戶部主事累遷郎中記名御史出爲廣信府知府南贛巡道安徽按察使乾隆二十一年皖江災刼案屢

趣有司以盜報君審知皆饑民以搶奪論全活甚衆旋擢四川布政使調貴州再調湖北當是時貴州巡撫尉人驥奏開安順南明兩河運鉛銅鉛行二年安順灘勢平夷輸輓尚利南明灘高兩山夾峙每大雨衆流匯注所開峽口盡淤舟不能行周又護前不敢再奏有司迎合其意爲僱騾馬陸運而仍以水運報公密奏其狀且云撫臣以節省運費故苦累民苗殊乖政體　上韙其言命總督吳達善劾明停止官民懽呼公甫卸事卽病行至常德府薨年五十一嗚呼當公任部曹時卽爲　上所知及試之於外歷四省觀察屏藩之任均能稱　旨其卽大用無疑乃驟以服官政之年中道而殞豈不惜哉然至今有自黔中來者道馬戸苗人猶能記公姓氏延䄇不衰則儒者澤物之功其效亦可覩矣余嘗過山陰至其家四壁蕭然不知其爲方伯第也有子曰秉鑑公四十後方生薨時尚幼故一切善政不能記憶約狀其大略屬余爲傳

贊曰進士同年較鄉試少故相親亦倍焉若同入翰林則更少且更親矣然不數年升沉稍殊或爲名位所移異目相視卽陽爲謙下而陰實相疎者亦比比然惟公能始終一致幾微無改於常可謂大行不加之君子矣余與公同習　國書　廷試時諸翰林掩護其卷栩栩自私而公獨任人窺觀有詢必告其心地光明亦可想見在蜀時余寄長歌懷之詩未到而公亡尤余所悁悁而悲者也

小倉山房文集卷十六終

河道總督陳恪勤公傳

錢唐袁枚子才

公姓陳名鵬年字滄洲長沙湘潭人生時太夫人夢大鳥擲一青衣童子來故命之曰鵬以康熙辛未進士知衢州府西安縣有善政大學士張鵬翮薦之移知山陽遷知海州再遷知江寧府江寧俗父母死子必親訃公頒士喪禮禁之惡捕誣良事發赦後公仍置之法康熙三十九年
聖祖南巡總督阿山借供張名欲加稅公不可乃以他事中之落職按驗　聖祖赦其罪命入武英殿修書起知蘇州府蘇大疫公所至疫斷民書公名鎮於門過雜亭鎮見水浮漚心動遣探得屍鞫之其鄰乃某村婦手絞其夫也奉　旨攝布政使忤總督噶禮再以陰事中之落職按驗　聖祖赦其罪命入武英殿修書學士沈涵密薦公　聖祖還其奏逾年召公見曰沈涵薦汝朕疑之今知非汝所薦請故用汝擢霸昌道可乘傳奏事故事督學使者歸輸金修城沈修昌州城有冠花翎者數人稱某王遣來索金勢甚張公僞遜詞延花翎者入而陰伏健步縛置獄中䮝馬馳奏適某王入覲　上示以公奏曰無之　上曰然則可聽陳鵬年處分公杖斃一人枷四人狥於城自是畿甸肅然六十年大學士張鵬翮視黃河奏公協辦公請於廣武山下開引河使溜南趨又請疏南壩尾下流以殺水勢尋署總河兼署總漕漕舟阻風旗丁糧盡公先給河庫銀六萬而后奏　聖祖嘉之以爲得大臣任事體　世宗即位授河道總督未一年薨　上深惜之賜謚恪勤予祭葬公廉幹有才民愛之如水趨壑每褫職按問老幼罷市聚哭持糒糗相遺滿洲駐防兵亦率男婦踊門入牽袍嗅靴求一見陳青天狀貌聞　赦詔下焚香跪北呼萬歲者其聲殷天繫江寧獄或絕其食獄卒憐之私哺以餅爲守者李丞偵知怒杖卒四十曰通一勺水入獄者加之公自分命絕矣忽聞外有貴人騶唱聲甚高曰獄官來我浙江巡撫趙申喬也入覲時　皇上命我

語江南督撫還我活陳鵬年不知汝等可知否言畢去不與公交一語未十年公總督南河李爲邳睢同知大懼來謁公公無言李心稍安疑公忘之矣居亡何黃河南岸崩芻茭翔貴治者竹楗石菑需金萬公張飲召河官十餘人入酒行嘆曰鵬年餓江甯獄幾死不意有今日自賀一觥且飲且目李目閃閃如電髯髯翁張李色變客亦愕視不知所以公笑曰諸君不賀我乎盍盡一觥合席諾聲如雷不能者强畢之餓而奴捧饔飧蹲出磁而鷁金者也狀獰惡公起手斟之徧示客曰滿乎曰滿矣持行至李所曰某年月日爲一餅故杖獄卒欲餓我死者非他人卽足下也今河岸崩百萬生靈所關不比老陳性命不值一錢也罰汝飲卽往辦治放一勺水入民田者請勑書斬汝亦使韋公知鵬年非報私仇者李長跪色若死灰持鐏鐏墮地碎兩手自搏叩頭數百滿席客咄嗟回首無一人忍睇其面者李出傾家治河河平來驗工官纓帽小車所杖江甯獄卒也既李竟懊恨死公於故人子弟孤寒後進汲引如不及賓從歡飲而公目覽手答沛然有餘每用人則其家之一蹄一縷必爲資送稱善廣坐訴過密室人銜感次骨入獄逌然自憶未了事曰杜茶村未葬某僧求書未與布衣王安節鉠爲面別從容料量承鎖而行在蘇昇鬱林石於郡學遊焦山還人泗水取瘞鶴銘爲亭護之其標寄如此所著詩文若干卷其被逮入京也除夕市米潞河主人問客何來曰陳太守曰是湘潭陳公耶曰然主人曰是廉吏安用錢爲反其直問住某所次日戶外車聲轞轞餽米十石書一函題　天子必再用公公宜以一節終始毋失天下望紙尾不著名姓問擔夫曰其人姓魏訪之則閉戶他出竟不知何許人也

論曰先有堯舜後有臯夔非遇　聖祖雖十陳公烏能賢昔汲長孺魏元成戇束以細剸三十則亦呼碁而乞恩矣譏譏得善諍名皆其所遭者幸也　聖祖南巡公不除道不供張甫入獄百姓張黃旗城上曰如喪考妣村媪蠢愚至於如此忌者誣以大逆非無因也而　聖祖怡然但云民愛如此甚好爲覇昌道進瓜熱河　聖祖詔家人汝主官清不必以常例供奉好將瓜帶歸卽賜汝主嗚呼　聖祖知公何其深

也昔權德輿讀太宗賜李靖手詔不覺嗚咽流涕而嘆曰君臣之際至於如此吾於恪勤亦云

湄君小傳

仲姊嫁陸氏寡攜二孤以歸其季早亡長曰建即湄君也大眼而頎容貌充充然幼不甚敏既長澄神於學摩研編削祓飾厥躬行安而節和去不善如絕絃年十七補博士弟子張古香太守妻以女從官宿州權記室事甚辦古香絕愛憐之性好吟詩特論與舅氏合不屑屑界唐宋而內寫幽懷外媲羣雅結采必鮮運思必邃其聲清揚而遠聞得若干首或嫌近體差勝湄君笑曰近體近風宜少年古體近雅頌宜晚年吾其有待耶余亦無以難也去秋患咯血五倉頓空心若墜瑱玕然迎醫而藥之勿治召巫而占之勿祥予因索其稿湄君知余之有意其存之也脫手交又取去譬字酌句喀喀然柴立吮毫力不勝則臥臥起再譬氣魂魂矣猶呼阿孋泣曰舅爲兒詩開雕成否不甚費否兒思遊目焉哉瞑耳其溺苦如此死時年三十五有子官郎生八年矣嗚呼姊守志撫孤卒與無孤同余哀姊而撫甥卒與未撫同且余年五十髮斑斑有二色無子無兄弟之子而前年壻死去年五弟死今年湄君又死湄君者其才且賢出壻與五弟上而余夫婦恩之又最久日謀以身後託者也噫其亟矣爲之傳以弁其詩

直隸總督兵部尚書李敏達公傳

公姓李名衛字又玠明初以軍功起家襲錦衣衛由浙遷碭山公伉健有氣入貲爲戶部郎司納粟事親王某屬每金千加平十兩公不可强之則舁櫃置戶部東廨下署曰某王贏餘王大驚諭止之王府歌者殺人公會刑部鞫刑部因王故欲爲道地公爭之急同僚止公而公往益早

世宗心重之登極授雲南驛鹽道遷布政使旋巡撫浙江康熙末年鹽法玩弊滇省有私壓短平諸色目浙商浮費至十二萬州縣赤腳丁錢攤入田畝有田者不占名籍奉土豪爲甲長供奉如奴公一切禁督奏免湖屬浮糧又奏玉環山乍浦近海請設參將同知鎭撫之北新關斷稅司権者患之公奏以南關之

巖抵北闕之綰往來商大權雍正四年選總督節制江南七府五州當是時浙省逆案屢發杭州汪景祺查嗣庭等以誹謗伏誅而妖人曾靜又爲石門呂留良弟子　上震怒停浙人禮部試將大創之賴公外嚴內寬教督於下開說於上致民俗不變　天心回和庚戌殿試前三名皆浙人公骿脅多力鼻孔中通身長六尺二寸瘂瘢如錢著頰上皆滿而白皙精采豐頤廣顙腰腹十圍善養威重每出繡衣袞袍乘八座露車去其帷壯士一人高丈餘執大刀光明如雪扶輿而趨絳旗黃蓋纛蘂葩瑤數十重晃瀁鴈行閻不整最後馬上鼓吹細樂鏗鏘三四里闔城老稚聞制府鉦聲爭奔趨窺觀目眩良久引隍始畢而提爐香猶冉冉四散性好武設勇健營募兵教之擊刺一切器仗加鮮明每霜天大蒐公披金甲執鐵如意登壇指揮先是東南武備遜西北而公自信過之屢請從征西戎又請長子星垣征楚滇諸苗然　世宗終不許也公不甚識字而遇文人甚敬修浙江志建書院餼廩獨豐公餘坐南面召優俳入季龐子說漢唐雜事遇忠賢屈抑僉壬肆志輒嗚咽憤罵拔劍擊撞聞鄞縣有王安石祠大怒嚴檄毀燒奏飭十三省督撫修古賢祠墓諸生入學者行釋拜禮許士女逢春秋節賽會迎神其姦惡則伐遂其墳事雖不行海內皆嘉公之志凡文移奏章不過目聽人誦不可於意者嚄唶命改動中肯綮雖儒者文吏皆心折駭伏以爲天授疏西湖淤三十里增修祠廟植柳桃春時隄樹盡花水亭風臺金碧明耀公晡餐畢鳴騶出清波門擕文案坐亭子灣辦治文武屬吏白事者就湖光山色間稟請意旨判決如流七年　召署刑部尚書加太子太保未二月總督直隸故事直隸五總兵一提督與總督抗行公往悉受節制總河朱藻素倚張公首劾之減死爲城旦舂公負氣好勝遇權要人務出其上乃已當是時大將軍年羹堯河東總督田文鏡九門提督鄂爾奇管戶部果親王皆隆赫柄用而公輒彈劾搖撼之雖有動有不動然中外側目欲甘心於公者相環矣賴　世宗知公深排羣言　眷寵不少衰十三年八月

世宗崩公自知孤危獨立萬無全理入謁　梓宮號伏大慟暈絕不能起　上知其意　召見慰之曰爾

但努力報國　先帝雖崩自有朕在也　賜珊瑚朝珠荷囊兩匣再　賜長子星垣武探花及第公意始安公尤長於治盜凡盜之巢藪火伴訪知如繪臨期以一錦囊付將弁往如教即時擒獲所到處江湖千里如衽席行舟桴鼓不鳴不禁妓不擒賭捕不擾酒坊茶肆曰此盜綫也絕之則盜難蹤跡矣先是朱文端公以醇儒治浙考於古頒喪婚宴會儀教民又禁燈棚水嬉婦女遊山民肩背資生及賣漿市餅家弛擔閉戶嘿嘿不得意公雖受知於文端而爲政不相師一切聽從民便歌舞太平誘掖而張皇之民喁喁大和愈卑賤者愈禱頌焉雍正十二年公總督保定與戶部尚書海望同勘海塘至浙遠近村氓以爲公復來撫浙也額手迎者蟻屯數十里歡聲殷天文端公聞之嘆曰古人云觀徐公言論不復以學問爲長斯言信矣公生時太夫人夢神僧授以異寶及卒病黃疸咗聲震屋瓦衙內牛馬皆吼應之同起同止如是者三晝夜氣乃絕年五十三謚敏達論曰

世宗皇帝時才臣任封疆者田李並稱然世之人往往優李而劣田意頗疑之後讀　硃批上諭田文鏡奏禁銅法請民間有拋擲制錢者擬軍又奴婢首主人藏銅器者許脫籍治其主人之罪公奏禁銅法請官增價購有售者即與值不問所由來亦不治藏者之罪是二疏者在　世宗俱未允行而兩人之見解心術判若天淵已可見矣公每劾權貴拜疏後必鈔稿以示其人嗚呼壯哉

女弟素文傳

枚第三妹曰機字素文智而長端麗爲女兄弟冠幼好讀書既長益習於誦鍼衽之旁縹緗皮櫝雍正元年先君客吳中聞衡陽令高君清卒庫虧妻子獄繫嘆曰我高公幕下客也非我往則難不解遂治裝歷洞庭而南告其弟高八曰曩而兄傾庫供上官吾嘗止之而兄不可則勸其簿籍而加印焉亦知正爲今日計乎高大悟檢篋得印簿訴制軍制軍者大學士邁柱也素善先君兼知高公之寃爲平其事當是時簿中貴人隱探高氏孤稚無能爲使人具三千金啖先君先君怒而叱之高八益感謝臨別泣曰無以報

聞先生第三女未昏某妻方娠幸而男也願爲公壻已而果然因寄金鎖爲禮時妹未周晬枚長妹四歲代繫金鎖飾項者數年高故如皋人而先君自楚歸復之粵之滇之閩與高氏音問遂絕乾隆七年高八執訊來曰某子病不可以昏願以前言爲戲先君猶豫妹侍側持金鎖而泣不食先君亦泣亦不食以其意復高氏高之族人驚讙傳高氏得貞婦高八歿其兄子繼祖來曰壻非疾也有禽獸行叔杖死而蘇恐以怨報德故譌言辭昏賢女無自苦妹聞如不聞竟適高氏高渺小僂而斜視躁戾佻險非人所爲見書卷怒妹自此不作詩見女工又怒妹自此不持鍼黹索奩具爲狎邪費不得則手搯足蹴燒灼之毒畢具姑救之毆姑折齒輸博者錢將負妹而鬻妹見耳目非是告先君先君大怒訟之官而絕之妹歸侍母母體微不適妹徹夜立持粥飲而匕箸進之又能記稗官雜史國家治亂名臣言行神仙鬼怪可喜可愕者數稱說歌呼爲老人娛枚入定省聞所未聞學爲之博自離壻後長齋衣不純采不髮鬟不聞樂有病不治遇風辰花朝輒背人而泣如皋人至必出問堂上姑安否寄贈服食甚謹前一年高氏子死妹亦病以乾隆二十四年十一月死年四十枚在揚州聞病奔歸氣已絕一目猶瞠也撫之乃瞑女阿印病瘖一切人事器物不能音而能書指形摹意皆母教也想見妹之苦志云檢篋得手編列女傳三卷詩若干

淮徐海道按察司副使莊復齋先生傳

乾隆九年枚宰沭陽淮海道莊公來巡相傳有理學名疑其峻而難近也心怵焉既至則循故事餽殽烝公一切勿拒曰物已烹餁却之是暴天物而遠人情也凡賓饗與主人共之禮也止枚而觴之三爵後問沭水原委籌賑利病甚悉論山經地志星象樂律甚辨出所爲詩甚工越翼日諸生會於庠公上坐講中庸不皮傳濂洛語而理境顯顯大明聞者色肅變若欲即駕車赴聖域者然諸生有所陳說雖俚公必靜聽無惰容翼日校壯丁丁疎於技發矢矢旁穿且墜藥火器閉焦其手諸丁伏地請罪枚亦起立皇恐謝平日教敕無素公弛外衣手弓而前支左屈右教如法十八人無不當鵠者火器如之畢就坐笑謂枚曰

而奚慊慊耶藝成而下交人不習常也尊心治民吾職在巡年年來爲汝教馴之耳杖聞愈不安既諸壯丁皆嘆有泣者先是大府巡沭饋牲年不受令祖犒敝上食不受矜嚴若神及去庫爲之虧公來飲食笑語謔主賓歡及去無角尖耗如春風歸留餘渴而已所從隸六人蒼頭二人僮一人皆自飲其馬犒之跽而辭曰公視奴輩如兒子不告而受於心不安告公公必命辭是仍虛君惠也強之皆伏地誓指其心乃聽之公諱享陽字復齋世居漳州靖南縣之龜山康熙進士初知濉縣迎養太夫人道亡公自此不復仕今上元年以楊文定公薦　召見授吏部主事出爲德安同知遷守徐州蘇松道汪某以危法中沛令某督撫白簡縛奏命公補牒公牒稱沛令不侮鰥寡不畏強禦汪聞悛而止果毅公訥親巡江南聲躍隆赫監司皆鞾袴跪迎公獨長揖訥責問曰非敢惜此膝於公其如會典所無何訥默然尋遷淮徐海道海州有河通海以運鹽故雖暴漲非偏告諸大府不敢開公力請得以時開勘淮海災過勞以羸疾卒年六十一卒之日淮海諸場罷市奔走樹素幟哭而投賻一日至六千緡嗚呼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公殆眞儒也已公少時受知於李文貞公光地成進士出謝公濟世門謝亦奇士

世宗時爲御史三日露章奏河東總督田文鏡十大罪前一夕夢震雷擊於庭翌日章上果得譴減死戍邊

蘇州府知府童公傳

公姓童名華字心朴浙之山陰人年十二入郡庠屢鄉舉不第乃習刑名從事幕府年四十九循例入貲與纂大清律受知於大學士朱文端公以知縣薦

世宗召見　命查振直隸直隸樂亭盧龍二邑報飢口不實公倍增之所全活甚衆會怡賢親王在直隸問公濬河形勢公條對如指掌王以爲能奏知平山縣縣災公不待報遽出倉粟七千石貸民總督某劾奏　世宗心重之免其罪擢知正定府權按察使事移知蘇州當是時奉　旨清查康熙五十一年至雍

正四年江蘇負課一千二百餘萬大府妄測　上意鈎考攤派民不能堪狴犴纍纍無容囚處公向大府開說甚辨大府怒曰汝沽名敢逆　聖旨耶公直前抗聲曰華非逆　旨乃遵　旨也　皇上明知有積欠而不命嚴追特命清查者正欲清其來歷查其原委或在官或在役或在民或應徵或不應徵使了然分曉然後奏請　上裁恩從中下此　聖意也今奉行者絕不顧名思義而徒以十五年之積欠竭蹶然求完納於一時是暴征非清查也曰於汝云何曰寬華限三月當部居別白分牒申報大府嘿然公出郎釋所獄繫者千餘人而造冊若列眉求爲轉奏未幾　世宗風聞江南清查不善　璽書嚴飭衆方折伏

蘇撫某訪僧與民婦姦製一枷兩人荷以狥公聞卽往破枷縱遣而自詣轅請罪曰犯姦者枷律也爲一枷兩荷以揶揄之非政體也且姦罪止杖府縣所司非尊官所宜聞巡撫敬其強直面謝之而心不悅浙江總督李衛纂入江南絕無文牒他府畏其威唯唯聽命至蘇州公執不可曰地界各有統轄毋相侵也李深嗛之爲蜚語聞上　世宗召公見命往陝西以知府用署鄜州忤巡撫某被劾罷官　今上元年起知福州再知漳州又忤巡撫某被劾罷官歸數年卒年六十六公精勤廉得善治下不善事上發姦摘伏如神而尤長於水利佐怡賢親王營田直隸得十八泉於正定府城外建西南二牐墾膏腴三百五十頃佐經略鄂公屯田肅州鑿通九家窰五山引水於十五里外升之於二十丈之高穿渠築堡溉田萬畝民至今利賴之所著詩文若干卷其開太湖水田議一篇蓋守蘇時未竟之志也蘇民德公尤深論者以比前明知府況鍾云

論曰傳稱天爲剛德猶不干時公屢干其長官隨起隨顯致不竟其用豈干將莫邪鈌折亦其性邪不然何所遭之不幸也公歿至今垂四十年聞其子孫過吳吳市漿賣餅家猶有質衣履供其斧資者嗚呼公得民心久而如此可知誠能動物非一時沽名者流而或謂吳俗輕儇毀譽多浮其實者亦非也

程南耕先生傳

江寧程氏有二賢焉其昆曰綿莊先生余已銘其墓矣其季年亦七十有九曰南耕先生余悲綿莊之不及見余銘也使綿莊見余銘喜當何似因思韓退之爲太學生何蕃立生傳豈非欲其親見之以爲笑樂耶余嘗以此語戲南耕南耕頷手曰幸甚遂撫大槩而書之先生名嗣章字元朴一字南耕七歲能詩既長習舉子業連困於有司項項不得志宋文端公與有舊教之曰唐趙匡論選舉以辟召爲先古賢多記室參軍士果有心經世奚沾沾科第耶先生感焉遂研究刑法食貨諸務識其大者爲人作奏纂詞奮筆得亹亹遺意諸大府走金幣延之憂不得先嘗是時桂林祁陽兩相公及晏一齋中丞皆負清望居五長十達之任奉先生若仰衡石而操表綴也先生參畫密勿彌曰不宣章疏稿出火入一切體國經野事祕外不能知而三人所張施顯顯然海內無訾言先生翼扶之功從可知矣先是州縣災例不蠲漕先生謂晏公曰災地無米必倍價遠購災民免地丁之一而納漕費之十其何以堪晏公以其言入奏　上勅九卿議嗣後被災漕米銀或蠲或緩臨期奏請永著爲例祁陽公之督閩也蘇祿國王進表使者報聞人某在呂宋㘭夷人刼貢物先生曰是詐也宜斥還其表聽候詗察則事敗矣公從之果來使讕言冀誣其仇先生之能仁民能決大事皆此類也先生不問旨畜雖享多儀皆畀綿莊已如不聞綿莊靜而峻先生孔揚宋色和顏熙熙傔從者皆憚伯之嚴就季之寬然平生于大義所在勿狎于不順雖賓育何搖焉中年耳聵絕意仕進有欲薦于朝者堅謝之所著塈敦說牧民瑣言皆歷言天下要務其明史略七十卷尤其精力所注存也外金陵識古錄史學例議若干卷詳所自序中

論曰周官稱公國有孤入王朝乘夏篆稱大客今之督撫昔之公也然則今督撫之大客或即當日之孤乎使先生以此致通顯出而有爲豈不更光于古然士君子有名之見存則所樹立者非已莫爲也如忘乎名而一以利物爲懷則古聖人皆因人成事而已不尸其功者也老子曰爲而不有不難其爲而難其不有如先生者其近之矣

常孝子傳

孝子姓常名裕綸山西徐溝人生四歲孤母戴氏哀鞠子而撫焉家故纖嗇無游歲資母鍼衽以供孝子侍側愉愉然不刻離既長以武舉授鎮海衞千總故事督漕者多風波危以故勿克迎輜輧視饍飲乾隆二十八年孝子畢官事還鎮入見孝子連日喜色溢眉宇異恆常時詗之乃其母已來未一載母卒孝子雞斯徒跣不納勺飲將大殮攀棺號阿母不止聲盡血湧腸裂而卒越母亡纔三日

論曰禮稱毀不危身又稱五十不毀然臯魚立哭而死孔子與之傳稱胡女敬歸之子子野卒毀也人惜其不立以徵魯之衰孝子年五十矣不爲生孝甘爲死孝彼其心豈不知留其身以慰乃母于地下哉乃情極而禮忘焉非得已也王荆公之論李翱曰賢者過之翱之賢翱之過也因其過愈見其賢吾于孝子亦然

寧國府知府莊公傳

太守莊君從白門還宣州未半月訃至士大夫知與不知俱爲流涕聞其渡新河遇風舟幾覆食飲滯留服大黃臥便利不止果藥誤耶抑驚顛離駒以隕其生耶嗚呼求其故而不得者命也夫昔予知江寧令劉映榆學士介君於余長不踰中人而秀眉方頤言論風發從此交甚懽二十年來予雖居林下而君之黜陟升降以及其尊主隆民之治功有其子孫所不能知而予獨知之者然則君後人之來乞傳於予也固君志也君始知建德再知盱眙寧國泗州而終於宣州太守乾隆十年貴池民熊永安與金海鬭金傷重熊慮訟不勝會族弟長德病死乃舁尸誣金縣令謝錫伯廉其姦遂并誣謝落職而抵金罪民洶洶不平撫軍檄公與無爲牧王名標勘詰君檢臘骨陷於顱非生前傷鈎距旁證得嗾訟人某而長德妻亦傷其夫尸之無故熏灼也跪謝告實熊乃伏法事聞皖江數萬人噪於時稱兩君子云盱眙大水湖岸崩庭飲者船掬君雨立沛衣而騎指揮水退民以爲神在泗州請免二十五年漕耗大府閣諸朝

天子許之到宣州三月稽案五百無留獄者乾隆十六年至三十年　天子四巡江南前總督尹文端公
令相國尹公俱以絕世才總領百務而非君在側如失左右手一切山川舟車供張儲偫君能先機豫想
後事補缺絲毫不掛於過差余嘗見其屬蹕時踞坐帳中皮硯膝上十指雨下旁立文武內監數十人嘷
嗜相環或催逼火急而君墨無停瀋筆無誤字面無異色朝奏入夕報可其敏健如此樂道人之善遇孤
寒一才一伎必薦寵遇建德舊令於途貧爲還帑而甯其歸性狷狹乘氣辨口小忤意輒以精神淩逼人
雖貴游長官不少含忍以致先爲泗州陳刺史排笮再爲安撫衛公劾奏至落職簿錄而卒之事皆無驗
天子閔其勞每南巡必加擢遷自縣令而州牧而太守雖忮者聞之皆懃服曰莊君以才力取非福命也
然屢躓屢起危而後光家以是貧而精亦消亡矣卒年五十五君諱經畬字井五一字念農乾隆二年進
士

贊曰儒者多迂緩養名爲文俗吏所訾謷得莊君而人不敢輕科目才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然君色燋
然蹇蹇無已卒皆料量苛細馳逐雜務與書之云循吏者異也過此以往鞅掌將畢而宣州民安風漬君
必能修先王之政與民相和親而已亦將流覽其山川詠歌賦詩以永嘉譽於來茲乃竟賫志以沒若蒼
蒼者故限之而欲其止於是也福之方始壽之已終悲夫

江甯兩校官傳

我　國家百有三十餘載而江甯以校官祠於學者祇二人焉其一曰教諭湯先生諱偉字鵬平宣城人
康熙庚午舉人居官時年已七旬天倪甚和祿祿然不可見涯涘夏月短葛衣搖扇與羣兒嬉或上樹撲
棗童子環唉之先生俯而笑曰盡留苦敗者償老子勞耶其風趣如此兵部左侍郎法海督學江南威稜
言語所至不敢仰視初按江甯命報程生某劣先生搖首意若有所疑法呵之先生正色曰程生不特不
劣且賢公命舉優耶今晚牒且上矣若以爲劣則公卻之偉不知也法大怒叱先生出將劾先生江甯先

葉蔡欽者與法有舊往見法爭曰公知程生所以劣平生故猾者也嫉惡嚴過上新菴見僧奉富商木主與　天子龍牌時生詆其妄捽而撻之以故僧與商造蜚語陷生公得毋爲若輩所眩乎湯先生正八九學所推公不知敬何也法大慚悔三詣先生而謝江寧學舍穿漏每大雨先生持繖坐承霤下白髮淋漓客駭問則蹙蹙曰大成殿柔修先聖露居而某敢即安乎上官及諸紳士聞之爭來營度構造終先生之世學宮煥然俸滿遷國子監典籍以篤老辭卒年九十餘其一曰訓導唐先生諱時琳字宸枚上海人康熙甲午歲貢飭躬訓士一衷于禮在官捐俸修前明周貞毅公祠去後諸生即以先生與湯先生祔焉乾隆三十九年邑有修學之舉將遷祠周公並遷兩先生訓導曹君懼兩先生之澤將湮也屬予作傳以永之予覽所持來湯狀甚具而唐事寂然無可記述以故筆遊不下者屢矣然竊念東漢諸賢瑰意琦行顯顯在人耳目而黃叔度以牛醫兒彌口無言一事無爲當時欽之者至以孔門顏子比之然則古之君子固有行而無迹者存耶抑動靜語默亦各視其時耶今人閒方面大府在官赫然去則車未出城民已忘其姓氏者不知凡幾而此二校官獨能以一縷香食報於荒廬苜蓿之場可知官不在大小惟其人人不在顯晦惟其眞中庸曰誠之不可揜如此夫後之人聞兩先生之風可以觀可以興矣曹君倒冠而至傴傴然欲不朽先賢其立志非凡所及是亦昌黎所云得攀連書者名錫端字蕺衣亦上海人

大理寺卿鄧公傳

乾隆三十九年春大理寺正卿鄧遜齋先生予告還蜀啟行之前一月從京師作書寄其弟子袁枚曰蜀道大難予借汝衰未必再見即生死音耗亦慮少通予生平出處本末惟汝知之詳盍爲我撰墓志以須枚聞命皇恐疑從先生之言則預凶非禮以不敏辭又恐非先生所以命枚之意而沒先生可傳之賢敬考古人文集爲賢者立傳不妨及其生存而爲之如司馬君實之于范蜀公是也先生蜀人聲望與范公相埒枚雖非君實請引此例以傳先生謹按先生名時敏字遜齋四川廣安人高祖士廉崇禎進士以吏

部侍郎從永明王入滇與李定國等同日殉難祖禎嗣祖呂庠生父琳以歲貢生任串江縣訓導生六子先生其季也雍正十年舉于鄉乾隆元年登進士入翰林七年遷侍講八年爲江南宣諭化導使十年遷大理寺正卿丁父憂歸里服闋奏請養母　上許之二十六年太夫人薨二十九年先生入朝補原官先生純和介樸遇人姁姁無矜容躁顏于道義所在則凝然不可撓當其登九列時　天子加恩遷遠之臣銳意用先生先生年纔三十餘一歲數遷旁觀辟睨以爲稍從容即可宰輔而先生勿顧也歸依膝下忽忽二十年再入長安諸新貴少年望先生如過時古物爭避面揶揄而先生亦不樂與執客晲退朝閉門與一卷書二三耆舊共晨夕而已大理古皋陶所爲權甚重元明以來一切決于司寇居此職者視若贅旒頭仰屋梁手批大諾相夸爲識時務而先生每秋鞫苦心平反有所得必爭爭不得必奏雖　旨從中下有從有不從而同事怫然覺平林中儳此直榦鋤而去之乃善類　皇上知先生深優容者屢矣今年以計與休論者疑先生受　主眷隆于始而替於終枚獨以爲不然夫陳寶赤刀天球河圖陳之東序照耀萬物恩也藏之典寶俾無玷缺亦恩也先生以萬里孤臣旁無憑藉而能委蛇卿班適來適去卒全名節以歸此非遭際　聖明始終眷護而能如是乎先生手札嗛嗛以未報　君恩爲愧枚又以爲不然夫建一議理一事此報恩之小者也重其身端其範以儀型百辟此報恩之大者也先生再入都時有要人欲之使往先生辭焉要人慍先生不悔其所以不受他人之恩者爲報　一人之恩故也無形之砥柱可以扼中流挽風氣矣而況古名臣有以七十起者有以八九十起者先生之齒猶未也則將來之報稱正無窮期而枚幸日暮毋死終將濡筆以俟先生自待待人以不欺爲主居官蕭散與在林下無異乞身治裝若脫敝屣然戊午校順天鄉試枚出其門其尤顯者爲滿洲阿公桂今太子太保定西將軍

廚者王小余傳

小余王姓肉吏之賤者也工烹飪聞其臭者十步以外無不頤逐逐然初來請食單余懼其侈然有穎昌

侯之思焉嗜曰予故寠人子每餐緡錢不能以寸也笑而應曰諾頃之供淨饌一頭甘而不能已於咽以飽客聞之爭有主孟之請小余治具必親市物曰物各有天其天良我乃治既得泔之臾之脫之作之客嘈嘈然屬饜而舞欲吞其器者屢矣然其簋不過六七過亦不治又其倚竈時雀立不轉目釜中瑩也呼張喻之寂如無聞睒火者曰猛則煬者如赤日曰撤則傳薪者以遞減曰且蘩蘊則置之如棄曰羹定則侍者急以器受或稍忤及弛期必仇怒叫噪若稍縱即逝者所用堇荁之滑及鹽豉酒醬之滋奮臂下某嘗見其染指試也畢乃沃手坐滌磨其鉗銛刀削笮帚之屬凡三十餘種度而置之滿箱他人掇汁而揆菸學之勿肖也或請受教曰難言也作廚如作醫吾以一心診百物之宜而謹審其水火之齊則萬口之甘如一口問其目曰濃者先之清者後之正者主之奇者雜之眡其舌倦辛以震之待其胃盈酸以隘之曰八珍七熬貴品也子能之宜矣嗛嗛二卵之餐子必異于族凡何耶曰能大而不能小者氣麤也能嗇而不能華者才弱也且味固不在大小華嗇間也能則一芹一菹皆珍怪不能則雖黃雀鮓三楹無益也而好名者又必求之於靈霄之炙紅虬之脯丹山之鳳丸醴水之朱鱉不亦誣乎曰子之術誠工矣然多所炮炙宰割大殘物命毋乃為孽歟曰庖犧氏至今所炮炙宰割者萬萬世矣烏在其孽庖犧也雖然以味媚人者物之性也彼不能盡物之性以表其美於人而徒使之狼戾枉死於鼎鑊間是則孽之尤者也吾能盡詩之吉蠲易之鼎亨尚書之藁飫以得先王所以成物之意而又不肯戕杞柳以為巧殄天物以饜饕者是固司勛者之所策功也而何孽焉曰以子之才不供刀匕於朱門而終老隨園何耶曰知己難知味尤難吾苦思殫力以食人一肴上則吾之心腹腎腸亦與俱上而世之噲聲流歠者方與厝敗同饇也是雖奇賞吾而吾伎且日退矣且所謂知己者非徒知其長之謂兼知其短之謂今主人未嘗不斥我難我掉磬我而皆刺吾心所隱疚是則美譽之苦不如嚴訓之甘也吾日進矣休矣終於此矣未十年卒余每食必為之泣且思其言有可治民者焉有可治文者焉為之傳以永其人

石大夫傳

端之石氏居帝九阬水生者質美而狀多渺小其長子曰青豐且頎緦理粹如越君欲以羅於上國乃命爲大夫聘吳吳闔閭甚文聞之喜曰石碏古純臣也寡人盍留其苗裔以爲國光命設九賓之禮宴大夫國中踐石以上者爭來竊觀大夫請曰士爲知己者死臣願留吳但臣南越之鄙人也敦顏而土色風範樸野難侍屏扆聞吳多子游氏之儒追琢其章願伉弟子禮而往其化臣哉闔閭許之當是時金壇吳王岫君年七十許取友必端以善琢磨人聞天下大夫往摳衣趨隅隤爾如委殺鋒砥角一聽叟之所爲月餘再召貌益澤色益莊奐若瑟若爛兮璐珠之光吳子益喜命盧人爲大夫造屋漆欲測絲欲沉畢尚以瓊英飲以沆瀣之露臥以文貝之錦遂用事不離左右朝有子墨客卿者性堅執不肯下人見石大夫則形神消釋大夫益喜自負與何水部飲大醉遇管城公捽其頭溺之腹膨亨者數矣或譖於闔閭曰大夫居孔氏之門而陰與墨翟爲友摩頂放踵硜硜然小人哉且其形黑而津眼如鸜鵒必多詐扣之不能音是殆以飲水爲名而以貪墨爲實者也必斮之必逐之季札爭之曰微石氏吾何以爲札耶要知天下惟肉食者方無墨耳師曠稱國有五墨墨而墨子不與焉況其與交者哉昔者堯染於許由湯染於伊尹今大夫染乎墨翟亦猶行古之道也且以墨子之才見大夫猶日形其短而其他可知昔齊威王烹阿大夫而封卽墨大夫遂覇天下君盍封之卽墨以遂其志而成君之賢闔閭然之拜卽墨大夫賜西河黑水爲湯沐邑居無何上計秩滿將右遷大夫頓首謝曰臣聞知其白守其黑道家訓也茲者維元是宅臣將老焉吳子許之不果遷大夫好修飾居吳三十餘年終日沐浴佩玉以質幹厚重不善舟車非有軍國大冊書大詞令不召見王或朝覲盟會亦不隨行性靜而壽其同官楮先生管城公多病廢或更換至數十輩而大夫一與共事顏色不少衰後闔閭年漸老世子未生大夫侍側不知所終

南史氏曰俗傳石氏之顯始於女媧而盛於帝鴻氏遐哉雖致矣春秋隕石於宋五後之稱石氏者斷斷

然僞託於宋以自夸然自宋適之楚而後石氏之賢者無聞焉大夫能通上國友岫君交季札以成其名亦其所遭者幸也引北宮貞子故事賜生謚曰文端宜哉

短人傳

鎭江之短人曰趙元文年二十八長二尺許侈面博脣首如覆釜行則左右搖立久臀壓其膝兩手膠而拳揚州鄭守備貽其母千錢短人歸焉教之應對執箕膺揭短人性黠無他能能屈一足跪客來輒自蟠局出而試之鄭復得女子一短如之將以偶焉短人辭曰不可短人天之僇民也有母在不能養而又養一短女子非所願也固與之將遁矣乃聽焉余過揚州短人出拜問安必朝夕至載以如白下自將軍方伯太守以下聞其短咸具轝來迎短人短人摩地鞠跽昂首酬對卑疵孅趨轉圜如意皆大喜贈賜重積及歸褒衣大冠篋爲之重袁子曰禮之不可已也如是夫短人知禮人愛其短然則人之病何病乎其有所短耶

小倉山房文集卷七終

隨園三十八種

文集卷八至十七

二

武英殿大學士太傅鄂文端公行略

錢唐袁枚子才

昔蘇軾不及見范文正公爲終身憾枚猶得見鄂文端公公方頤廣顙鬚髯若神色溫而語莊蓋兼春秋二氣自命過高常鼻視古人氣出其上炎然於近今人才一善一技不肯忘以爲坐政事堂批勅尾非宰相事也宰相事在進賢退不肖而已賢不肖不可卒知則姑就其文章之表著者考之故每一鄉會試必採訪如飢渴胸中有某某皆非素相知及溫卷者已未禮闈撤公立宮門向閣學蔣公曰爾泰今年愧死闈後閱人文所卜悉不讎惟袁枚一人驗耳聞出君門下非君誰光我顏者蔣故公年家子聞甚喜而此科大總裁趙相國等相顧愕然枚聞雖感公竟不知公從何處見枚文也以公位尊亦不敢一謁謝壬戌試翰林翻譯枚最下等公所定也啟糊名大恨召枚往賜飯與深語且曰觀汝狀貌

天子必用汝汝爲外吏必職辦或憂汝能文不任吏事非知汝者嗚呼公之知枚如是枚既早退不獲有所建白以彰公知人之明意欲報公以文章而公之行事又無從搜輯屢呼負負今年秋公長子容安來督兩江將趨庭時所腹存手集者命枚具筆牘受辭乃得粗舉梗概以備國史之遺謹按公諱爾泰字毅菴滿洲鑲藍旗人西林者其舊居部落也高祖屯太宰汪領七村人投太祖高皇帝曾祖圖捫襲佐領從征張理陣亡父拜官國子監祭酒公以舉人侍衛從

聖祖獵和詩稱　旨授內務府郎中郡王某至暴抗也屬公事不應召公將杖之公袖匕首見曰士可殺義不辱王敬其強直謝之雍正元年典雲南鄉試還授江蘇布政使康熙末年搢紳橫甚抗稅旅距小民公用能吏趙向奎等一大創之設春風亭招致文士大將軍年羹堯勢方張遣奴至蘇撫軍參中門迎奴奴來見公公高坐召入問爾主安否奴見公甚莊嚴不得已屈膝出年亦無如何巡撫雲南先是雲南貴

州廣西三省苗屢撫屢反公奏欲百年無事非改土歸流不可欲改土爲流非大用兵不可宜悉令獻土納貢違者勦疏上盈廷失色

世宗大悅曰卿朕奇臣也此天以卿賜朕也命公進呈生年日月與怡賢親王赴養心殿手鑄三省總督印付公公知人善任賞罰明肅一時麾下文武張廣泗張允隨元展成哈元生韓勳董芳等各以平苗立功致身通顯然土官自漢唐世襲二千餘年雄富敵國一旦入版圖受官吏約束心終不甘諸漢姦又陰嗾之故歸後反者歲數起蜀之烏蒙窩泥滇黔之泗城長寨車擺夷粵之西隆州相繼驛騷鎮沅苗縛知府劉宏度於柱裸淫其女而頭曳之然後剖心祭旗公慙怒次骨奏請褫職討賊贖罪　世宗以爲多一次變動加一次平定　優詔不許公感　上恩益奮督軍鏖戰所獲苗皆刳腸截脰分挂崖樹幾滿見者胆裂繳上苗賽弓刀鎗砲軍器無萬數丙午用兵至庚戌功成乃造橋雲貴交界處號庚戌橋開通黔滇路八百餘里先是孟養苗與老撾國相連明正德間作亂兵部尚書王驥率兵十一萬平之立石金沙江羣夷驚從古未有然歸後又叛至公而安營設汛如內地矣常親巡三省窮邊六千餘里沿路諸頭目金環花衣焚香俯伏懇子莽子南詔諸國遣使上表獻俊錢賨布金盤銅蟒等物皆離中原萬里者也新開古州丹江禾長八尺穗雙歧豆如栗子大　世宗批劄云朕實感謝矣不知如何待卿而後心安封襄勤伯授武英殿大學士入都會准噶爾未平命公爲西路經略賜金甲上方劍出巡阿爾蘇歸奏西夷未可卒滅擾敝中華無益果親王從西藏歸與公言同　世宗竟罷兵與天下休息公受　世宗非常之知入朝盡三鼓方出語祕外莫能知每具一疏雖請安慶賀及尋常劄子上必嘉獎忠讜頒示天下常云朕有時自信不如信鄂爾泰之專事無小大必命鄂爾泰平章以聞以故公所到處巡撫以下出境千里拜謁慶者天人從雲貴入相八總兵跪送泣曰公行矣某等無以報願畀公須臾望見顏色公未及答八人者素拳勇直前擊去輿夫蟒服珊瑚冠肩公而行數里外一總兵忽亡去七人喪耦不得已皆跛行百里外

見草中孔雀翎彪彪然膝行奔前抱公靴大慟聲盡繼之以血則前亡去總兵狠山鎮某也公亦潸然淚承睫下入 朝首薦之遷松江提督公以身殉國知無不爲一切嫌疑形迹無所避門庭洞開賓客車馬厤集㴠蠻乃已督三省時疏一切水道滇之昆明海口黔之磁硐八達粵之楊林諸河俱宣流貿行商貨騰至貴州布政使申大成請軍田加稅將軍鄂彌達請丈歎隱田部議允行公惡其言利皆奏阻之尤護持善類前滇督高其倬楊名時俱獲罪楊待鞫而高修城公每見此二人談移日從者旅餓仗髡睡或四散新撫朱綱欲入楊罪呼三木以待軍民洶洶欲爲變公力護持乃免楊夜夢羣蜂攢嚙一神人以袖揮之散及見公如夢中貌貴州巡撫何世璂以名儒爲糧道李日更所劾公昭雪之經略歸 世宗命戶部尚書海望爲治第凡什物桃禁盤匜械畚之屬必具已報齊矣命昇堂上几視之以爲鍁敗大怒召海切責海叩頭請易乃已及公入朝奏事畢曰卿勿還舊居可赴新居手書公忠弼亮四字賜之侍衛十八捧而隨公公入 宸翰亦入闔府中無園圃 命以藩邸小紅橋園賜公而中分其半爲軍機房公弟爾奇提督九門兼兵部尚書公力爭不可受直言雲南司道賀慶雲見大理令劉某獨曰某眼眯實不見慶雲公嘿然心嘉其直薦之及初見公便問張奐稱羌夷一氣所生公報虐以威虐劉太重公笑曰五十年後自有定論也 世宗晚年召公宿禁中逾月不出入皆不測 上意公亦自危八月二十三日夜 世宗升遐召受顧命者惟公一人公慟哭捧 遺詔從圓明園入禁城深夜無馬騎煤騾而奔擁 今上登極宿禁中七晝夜始出人驚公左袴紅濕就視之髀血涔涔下方知倉卒時爲騾傷缸潰未已公竟不知也乾隆元年每行一政下一詔海內喁喁拜泣歌舞以爲堯舜復出有歸美於公者公悚然曰天生聖人社稷之福也老臣何力之有焉年六十九薨 天子親奠配享 太廟諡文端有奏疏詩集各若干卷子某某

光祿寺卿沈公行狀

公姓沈諱起元字子大世居太倉父宏受號白樸先生與相國王公掞爲布衣交高隱不仕著述千萬言

生先生愛其穎悟曰此兒須我自教也辭千金館㲄閉門督課以康熙庚子舉人辛丑進士入翰林改吏
部員外
世宗登極嚴六部缺主之禁不自首者死直隸學政缺主事發公爭曰此與六部缺主不同學政衛文缺
主不能爲弊宜減死爲流　世宗嘉公有識召見授興化府知府當是時　世宗風聞閩中倉穀多虧
命內大臣伊拉齊等率調選州縣六十餘員按覆之諸員爭得缺盤斛苛煩仙遊令某受代不收碎米公
怒曰穀以備振也碎米亦可療飢斗升既足何事紛紜諸大府無以難一時撟虔之風爲之稍戢總督高
文良公奏開南洋已帖黃曉示矣有　旨禁內地商覊留外國高公猶豫命商人戚里具原船往回結狀
方許放行公諫曰此法立將一船不得行高問故曰出洋者生死疾病無常數貨物利鈍無常期此豈內
地戚里所能逆料而爲之具結者乎且公無開洋之示商無怨也今商既得此好消息造船者費若干製
貨者費若干忽以結狀相糊是明誘之而暗苦之也商必怨且走南洋者需北風今立春已半月倘結狀
來北風不來彼失業商聚集廈門或爲盜賊害將何已言未竟高色變曰君欲云何曰據起元意但令出
洋商自具狀以三年爲期如過期者不聽回籍即以此狀咨部足矣故事驗放官興泉道及泉防同知也
洋船水手多寡視樑頭大小民懼納稅大輒報小及出口船不得行乃求增水手同知張某馳啓督撫公
攝道篆後到曰此啟誤矣水手定額工部所頒督撫不能增勢必咨請部示從此駁詰不已奈何錢而衆
商具牒願自掉船免增水手張不可公夜叩張門曰南風起矣衆商懼不得行故爲此請君再固執必生
他變張不得已驗船放行船中商果已集無賴袖瓦石將堵張門當是時微公幾不測初兩院聞張牒方
仰天愕眙計無所出及此信聞乃大喜嘉獎者再而海口商民變詛爲祝懽舞者數萬人遷臺灣道臺田
以甲論每甲十畝有奇　國初以鄭氏稅籍爲額較內地賦加重幸欺隱者多民不爲困雍正五年丈量
法行民多棄產逃公請於高公曰人謂欺隱滑可歲增漕十萬此妄說也第恐科則不定或比舊額轉少

必干部駁爲今計宜令舊甲悉依舊數而丈出新田照同安下則起科俟欺隱盡清之後再將舊甲舊賦通勻於新田輕賦之上則國課民生兩無所病高從之至今臺灣民安其居國安縣民辛氏與顏氏有仇自殺其弟婦誣顏按察使潘體豐不能察具獄上總督命公覆訊公平反之潘怒以他事中公落職家居今上元年起用爲江西驛鹽巡道尋遷河南按察使直隸布政使內遷光祿寺正卿以老乞歸年七十六卒公長身廣顙白鬚偉然待後進諸生慊慊如不及而於權貴處屹不可動在閩時巡撫常安勵司海關吏白故事司關者到必先以名紙謁巡撫家奴公大駭不可一切驗放而指揮諸奴悚息垂手唯唯及常去後撫朱定元向公問常奴贓狀公不對朱強之曰起元但知常公在關革除浮稅四千金此外非所知也戶部尚書海望奏清理直隸旗地有司違限奉 旨嚴斥總督高公命公劾數州縣以自解公不可曰旗地非旦夕可清州縣方災何暇了此公必劾官當自藩司始十二年直隸旱 駕幸東魯高公以䘏災事重命檢戶口十一月開振公力陳民困甚慮不及待高慍曰必若此君自具奏公嘿然出苦言於清河道方公觀承求通其意甚婉高亦悟卒從公言公性儉自奉一籩之外無他過菜口不言生產事歷任脂膏而蕭然四壁於官爵黜陟視若浮雲初署臺灣知府到官日生番越獄前守劉某曰獄匙未交是我責也公曰守印已受是我責也爭開失察職名大府嘉其有讓遂兩免之所著學古錄四卷古文八卷詩四卷子某

記富察中丞四事

東粵近海南諸夷中國兩戒之守以廣州虎門爲險乾隆八年紅毛國伐呂宋勝之俘五百人率其眾順帆泊虎門粵東大駭總督策楞召布政使託公曰外夷交攻揚兵我境勦之乎聽之乎於國體奚宜公曰當使進表稱貢獻所俘五百人請公處分策笑有慍色嗜曰君直戲耳紅毛雖夷非癡人其肯以萬里全勝之師受驅使耶君言之君能之乎公曰不能固不敢言策愈慍曰君果能悉君所請公笑曰無多請也

請飭印知縣楊參將聽指揮六日內復命印令者才而敏楊參將者修幹偉髯有將貌者也策許之公出召印令曰我欲使汝致紅毛國進表稱貢獻所俘五百人請制府處分印令驚如策所云公曰汝直未思耳紅毛伐呂宋涉大海數千里糧能足乎船漂浪擊風必損壞不於此修篷櫓其能歸乎此如嬰兒寄食於人小加裁禁立可餓殺何說之不能從制軍易吾言不問吾故未以此意曉之印令大喜奮曰如公言足以辦矣與參將楊領百人短後衣持彈據獅子洋而營焉密令米商閉戶遏糴紅毛人來探告之曰中國無他意慮奸民欺汝外夷以行濫物誘汝錢故來相護耳紅毛人不解意去然望其炊烟漸縷縷希矣居亡何紅毛總兵求見亞定未言印令呵之曰中國久以虎門爲限條禁森嚴汝兩國交閧不假旗疾過乃揚兵於此大悖我制府性暴好用兵我等未敢還白所以守此者欲斷汝糧餓死汝然後白制軍紅毛總兵意大沮目參將參將禁聲鬚髯怒張叱嗟而已總兵愈恐伏地請曰誠然糧盡然終非有心犯天朝也公幸赦之且教之令微露其意紅毛人泣曰若然誠天幸也請代申此言令曰不可吾爲汝告方伯大人方伯大人爲汝告制軍階級尙多通達尙難汝一旦失信則我等先爲汝獲罪故不敢也曰紅毛自具牒申請何如令爲不得已而强應曰可紅毛人抱弩負韊手加額匍伏進表貢所俘五百人乞制府處分策公大悅竟以五百人仍還呂宋而賞賜紅毛聽其還國越一年呂宋修怨於紅毛遣兵數千駐澳門挾言待紅毛來戰總督又詢公公曰此可一罵遣之也紅毛國小而强屢勝呂宋國大而弱屢敗以大國敗於小國慮四隣輕之欲洒削其恥又不敢從海直下挑戰紅毛故逗遛我地自張虛聲公前將紅毛所俘五百人送還伊國恩甚大可仍命印令往道破彼情歸曲責直彼雖夷必無辭而退如公言呂宋兵船即日搖艣去

乾隆七年粵東旱擾攘塡衢總督張示禁小錢且曰平糶米廠宜減一糶者無過二升公聞大驚召廣州知府曰民情甚迫而糶廠減汝能保十日內無事乎曰不能五日何如曰不能公厲聲曰吾欲汝保

十五日無事汝不能吾手斬汝矣某跽而請曰令一日難保而公云十五日何也公曰固也待吾言之制軍所以減糶者慮米不繼故留餘於倉也不知民情一變倉之餘官能留乎不若傾倒出之使民知之爲今計宜增一廠爲四廠宜不計斗石宜兼收小錢如制軍教朝夕難保如吾教十五日可保十五日中倉未竭雨必至民將大安第恐汝違吾言先白制軍致掣吾肘則事敗矣事敗民變均死也不如斬汝死死乃有名知府叩頭出如公教民讙聲雷動越八日天雨米尚餘五千石有奇雨後大官行香謝神將軍某謾曰吾欲絕公交公驚問將軍曰當制軍令下時民心震動意在必亂吾卧夜不閉目公陰行善事消釋禍源而不先告我以實我其能無絕交乎

公署廣東布政使前官程公仁沂被劾待罪廣州知府來手一冊呈公曰此程獄詞公問訊乎曰未也然則何以有詞曰向例撫軍劾官無所待訊不過擬供狀具獄而已公微笑不應取所呈冊付家僮內藏之知府探公色甚和必重違撫軍意而喜已署藩司之將卽眞也婡婡然善公正色責之曰訊百姓無先擬供法今訊藩司大員而汝乃代爲之供藩司汝長官撫軍亦汝長官殺長官媚長官於義何當我才短不能核入僞供故收藏之明日將此冊奏　皇上俟　聖裁知府陰喝汗下長跽請曰某死罪此案良不實不圖公公正乎恕一至於此求賜還原冊訊明再啟公笑曰能如是吾何求與冊令出而邀呼囑從見撫軍撫軍者高郵王安國也初及程事王起立拱手曰微公言吾早羞死矣疏程陰事者程之同鄉同年知縣某也訪之臬司某曰頗聞之訪之巡道某佯驚曰聞之久矣聞制府先奏矣予不得已奏出今聞諸員覬覦遷缺而然事大可疑我悔之折骨此段歉懷曾告阿將軍知之公不信請質我於阿將軍公曰改過不吝古大臣風也某請案覆再啟公甫出而知府已赴轅跪白程藩司事訊明全虛惟以平餘充公未奏擬罪公於奏程罪前十日先奏司庫動用平餘歷任官從不奏聞臣初到不敢蹈程某故轍致滋重罪伏乞睿示　上硃批此等小事任汝爲之但當愼重倘遇別案連及朕亦不能爲汝寬也後程奏入　上入

公先言竟得寬減程夫人每早起盥沐畢嚴妝不食不言命家人舁至公生祠內焚香頂拜然後還家飲食笑言

乾隆四年詔丁銀攤入地畝永爲例海內便之惟山西解州安邑五州縣不肯曰此地富民無田者攤丁於地是貧民代富民完糧也征輸者以爲然竟私用舊法七年　上風聞命巡撫某議覆巡撫請如新例公爲冀寧道爭之曰五州縣執貧富之說因循已久一日改更民必變此事宜三思巡撫怒然召河東道某趣辦河東道心知不可而難於抵牾謾與兩司議曰事起解州牧令嚴牒下牧畏矣牧懼即製巨梃千長枷百餘驅追呼號安邑民揭竿起罷市燒城門毀公署而堵焉報急者日三四至巡撫擾急不知所爲命公領兵往公笑曰我願往然無兵我往有兵我不往巡撫問故曰彼豈頑民雖生變亦悔孤疑間有大兵則反志益決今合山西全省兵不過數千與我領者不過數百其足當五州縣人無萬數乎請單騎獨行而暗與我調兵符相機行事巡撫强應曰諾諸司道及府州縣餞公於郊酒行泣下若永訣者然公自省城至安邑一千二百餘里五日而至先張示稱衛曾告國家愛養元元急追生變我來非征衛欲平定安集之肯自首歸誠者赦民未曉公意閉堡門不出邑令來謁問誰爲首對不知公曰可以知縣而不知乎曰聞某已被劾心灰且人衆無所於訪公曰以民變劾官　皇上必不悅或別遣欽差訊汝汝努力助吾何遽不爲福令拜謝甫獲夜行少年訊之手疏七十二人姓名請於公遣往擒犯歸半途追者至槍砲騰起弓役傷奪所拘七十二人入堡公嘆曰禍成矣庸人誤乃公事奈何將具牒請兵慮不發乃命副將率二百人傍堡而營告之曰不必戰但得堡中情狀即以聞如公言堡內人椎牛而詈公立召還以狀白撫軍請兵兵未至公陰念山西兵少且弱不可用而安邑民可先聲奪也乃檄取四城大砲及他兵器待用又雜取鐵犁鈎盾揚言將毀堡日眹巡撫羽檄下公發之蹙額歎曰譁矣殺一縣老弱妄用全省兵耶吏胥聞之震恐轉相告語公遣人以酒千罌羊百牽犒兵命毋進城駐待萱廟召局離堡三十里夜

大風蹄驟蹀踏烟沙障天屠羊霍霍兵酣飲叫呼望者聽者人數莫辨堡中民股弁公笑曰此擒犯時也命知縣副將戎裝大呼登前曰縛七十二人獻者兵立罷稍遲天明大軍至金鼓一震玉石焚矣堡中人不得已縛七十二人詣府受遣次日點兵三百人而已遂來足皺腫手不能弓幸無所用歸營偃旗未幾天子果以巡撫爲民變劾官憹特命大學士訥親來鞫駐省城訥別訪亂民五百檄公與副將擒訊公具牒稱七十二人尚多寃餘衆宜可闊略訥愈怒文書火急且曰黨惡聽參公不爲動抵讕者三副將意不能無怯來瞷公公無言副將曰公何無言公曰難言也以爲可耶妨五百民命以爲不可耶妨君官職民與官孰重君當自謀我不敢以己律君安得有言副將歎息而去五百人聞之泣曰難丁非託公意擒七十二人非託公意我輩早從公言自首歸誠大家抱兒子臥矣今又以不擒犯故累公我山西以俠烈聞若然非壯士也請與偕出五百人竟面縛出投公公不受投副將受之來謁公坐頳發於面公賀得大功君何不自喜副將手指天歎曰五百人爲公來乎爲我來乎我武官也不折一矢而冒公功其如天何乃將安邑畏威歸順之意啟訥公訥亦怒解命且保釋五百人父子妻女爭來迎歸扶攜歡咷睆延之聲數里不絕獄具前七十二人者誅三人杖十人公諱庸字師健滿洲富察氏

小倉山房文集卷八終

小倉山房文集卷九

錢唐袁枚子才

書魯亮儕

己未冬余謁孫文定公於保定制府坐甫定閽啟清河道魯之裕白事余避東廂窺偉丈夫年七十許高䫉大顙白鬚彪彪然口析水利數萬言心異之不能忘後二十年魯公卒已久予與於白下沈氏縱論至於魯坐客葛聞橋先生曰魯字亮儕奇男子也田文鏡督河南嚴提鎭司道以下受署惟謹無游目視者魯効力麾下一日命摘中牟李令印即攝中牟魯爲微行大布之衣草冠騎驢入境父老數百扶而道苦之再拜問訊曰聞有魯公來代吾令寧在開封知否魯謾曰若問云何曰吾令賢不忍其去故也又數里見儒衣冠者簇簇然謀曰好官去可惜伺魯公來盍訴之或搖手曰咄田督有令雖十魯公奚能爲且魯方取其官而代之寧肯捨己從人耶魯心敬之而無言至縣見李貌溫溫奇雅揖魯入曰印待公久矣魯拱手曰觀公狀貌被服非豪縱者且賢稱噪於士民甫下車而庫虧何耶李曰某滇南萬里外人也別母遊京師十年得中牟借俸迎母母至而劾命也言未畢泣魯曰吾暍甚具湯浴我徑詣別室且浴且思意不能無動良久擊盆水誓曰依凡而行者非夫也具衣冠辭李李大驚曰公何之曰之省與之印不受强之曰毋累公魯擲印鏗然厲聲曰君非知魯亮儕者竟怒馬馳去合邑士民焚香送之至省先謁兩司告之故皆曰汝病喪心耶以若所爲他督撫猶不可況田公耶明早詣轅則兩司先在名紙未投合轅傳呼魯令入田公南向坐面鐵色盛氣迎之旁列司道下文武十餘人睨魯曰汝不理縣事而來何也曰有所啟曰印何在曰在中牟曰交何人曰李令田公乾笑左右顧曰天下摘印者寧有是耶皆曰無之兩司起立謝曰某等教勅亡素致有狂悖之員請公并劾魯付某等嚴訊朋黨情弊以懲餘官魯免冠前叩首大言曰固也待裕言之裕一寒士以求官故來河南得官中牟喜甚恨不連夜排衙視事不意入境時李令

之民心如是士心如是見其人知虧帑故又如是若明公已知其然而令裕往裕沾名譽空手歸裕之罪也若明公未知其然而令裕往裕歸陳明請公意旨庶不負大君子愛才之心與　聖上孝治天下之意公若以爲無可哀矜則裕再往取印未遲不然公轅外官數十皆求印不得者也裕何人敢逆公意耶田公默然兩司目之退魯不謝走出至屋霤外田公變色下階呼曰來魯入跪又招曰前取所戴珊瑚冠覆魯頭嘆曰奇男子此冠宜汝戴也微汝吾幾誤劾賢員但疏去矣奈何魯曰幾日曰五日快馬不能追也魯曰公有恩裕能追之裕少時能日行三百里公果欲追疏請賜契箭一枝以爲信公許之遂行五日而疏還中丞令竟無恙以此魯名聞天下先是亮儕父某爲廣東提督與三藩要盟亮儕年七歲爲質子於吳吳王坐朝亮儕黃袂衫戴貂蟬侍側年少豪甚讀書畢日與吳王帳下健兒學嬴越勾卒擲塗賭跳之法故武藝尤絕人云

書麻城獄

麻城涂如松娶楊氏不想中歸輒不返如松嗛之而未發也亡何涂母病楊又歸如松欲毆之楊亡不知所往兩家訟於官楊弟五榮疑如松殺之訪於九口塘有趙當兒者素狡獪謾曰固聞之蓋戲五榮也五榮駭即拉當兒赴縣爲證而訴如松與所狎陳文等共殺妻知縣湯應求訊無據獄不能具當兒父首其兒故無賴妄言請無隨坐湯訪唆五榮者生員楊同範虎而冠也乃請褫同範緝楊氏先是楊氏爲王祖兒養媳祖兒死與其姪馮大姦避如松毆匿大家月餘大母慮禍欲告官大懼告五榮五榮告同範同範利其色曰我生員也藏之誰敢簒取者遂藏楊氏複壁中而訟如松如故逾年鄉民黃某壙其僮河灘淺爲犬爬嚙地保請應求往驗會雨雷電以風中途還同範聞之大喜揭其衣衿笑曰此物可保與五榮謀僞認楊氏屍仵作李榮使報女屍李不可越二日湯往屍朽不能辨殮而置揭焉同範五榮率其黨數十人鬨於塲事聞總督邁柱委廣濟令高仁傑重檢高試用令也覬缺湯缺所用仵作薛某又受同範金竟

報女屍朋有重傷五榮等遂誣如松殺妻應求受賄刑書李獻宗舞文仵作李榮妄報總督信之劾應求專委高翰高掠如松等兩踝骨見猶無辭乃烙鐵索使跽肉焫起焦灼有聲雖應求不免皆不勝其毒皆誣服李榮死杖下然屍故男也無髮無脚指骨無血裙袴逼如松取呈如松瞀亂妄指認抵攔初掘一冢得朽木數十片再掘并木無有或長髯巨靴不知是何男子最後得屍足弓鞋官吏大喜再視髑髏上鬖鬖白髮又驚棄之麻城無主之墓發露者以百數每不得又炙如松如松母許氏哀其子之求死不得也乃剪己髮摘去星星者爲一束李獻宗妻刓臂血染一袴一裙斧其亡兒棺取脚指骨湊聚諸色自壍河灘而引役往掘果得獄具署黃州府蔣嘉年廉其詐不肯轉召他縣仵作再檢皆曰男也高仁傑大懼詭詳屍骨被換求再訊俄而山水暴發并屍衝沒不復檢總督邁柱竟以如松殺妻官吏受贓擬斬絞奏麻城民咸知其冤道路洶洶然卒不得楊氏事無由明居亡何同範隣嫗早起見李榮血模糊奔同範家方驚疑同範婢突至曰娘子未至期遽產非嫗莫助舉兒者嫗奮臂往兒頸拗胞不得下須多人掐腰乃下妻窘呼三姑救我楊氏闖然從壁間出見嫗大悔欲避而面已露乃跪嫗前戒勿洩同範自外入手十金納嫗袖手搖不止嫗出語其子曰天乎猶有鬼神吾不可以不雪此冤矣即屬其子持金訴縣縣令陳鼎海寧孝廉也久知此獄冤苦不得聞即白巡撫吳應棻吳命白總督故總督邁柱聞之以爲大恧色忿然無所發怒姑令拘楊氏陳陰念拘楊氏稍緩或漏洩必匿他處且殺之滅口獄仍不具也乃僞訪同範家畜娼而身率快手直入毀其壁果得楊氏麻城人數萬歡呼隨之至公堂召如松認妻妻不意其夫狀焦爛至此直前抱如松頸大慟曰吾累汝吾累汝堂下民皆雨泣五榮同範等叩頭乞命無一言時雍正十三年七月二十四日也吳應棻以狀奏越十日而原奏勾決之　旨下邁柱不得已奏案有他故請緩決楊同範揣知總督意護前乃誘楊氏具狀稱身本娼非如松妻且自伏窩娼罪邁復據情奏　天子召吳邁兩人俱內用特簡戶部尙書史貽直督湖廣委兩省官會訊一切皆如陳鼎議乃復應求官誅同範

五榮等

袁子曰折獄之難也三代而下民之譎觚甚矣居官者又氣矜之隆刑何由平彼枉濫者何辜焉麻城一事與元人宋誠夫所書工獄相同雖事久卒白而轇轕變幻危乎艱哉慮天下之類是而竟無平反者正多也然知其難而慎焉其於折獄也庶矣此吾所以書麻城獄之本意也夫

書潘荊山

潘荊山諱兆吾浙孝廉也靜深有謀浙閩總督滿保辟入幕府康熙五十四年臺灣反以立朱一貴爲名朱農家子幼養鴨爲業每叱鴨鴨皆成伍路不亂行鄉人異之游民之無賴者倡爲亂擁一貴據南路殺守備及官兵二百總兵歐陽凱副將許雲討賊戰死臺灣陷事聞省城大震時漏下二鼓滿公不知所爲登荊山床爲訣哭聲烏烏荊山披衣起笑曰公止哭賊即平矣臺灣賊皆烏合何能爲第兵機貴速須盡此夜了之公曰如何曰公持印荊山持筆兩侍兒供紙墨蠟奴張燈聽遣足矣如其言書一牒下中軍曰發兩標兵各千五鼓集轅旛旗器械戰船缺者斬一牒下司道曰運糧若干集廈門聽取誤者軍法從事一牒下府縣曰明早部院出兵送者斬各吏民安堵毋動荊山每書牒筆颯颯如風雨畢一牘請公加印印畢即發未三鼓而部署定荊山復解衣臥咍臺大鼾黎明拔營行兩日至廈門時承平日久兵不善操槳公憂之荊山下令傳呼曰凡海賈船能捐貨載兵者與五品官有一賈奮前即號守備蟒服與之繼來者分給牌劄豹豸繡補衆賈大喜爭自掉船船銜尾而列兵依隊而上不敢譁甲光耀日五日抵鹿耳門賊大怖以爲神兵從天而下駭散無歸者互相攻殺守紅毛城僅十六人誅之進勦竹塹城禽朱一貴檻車送京師兵不血刃糧不支給凡七日而臺灣平滿公欲奏荊山功荊山辭曰某姓嬾非能吏事者也賊平仗 國家威靈不可貪天功襲人爵請事公終其身滿公卒潘復佐浙督李公衛以名聞

李敏達公逸事

康熙末各省錢糧多虧
世宗詔清查天下震懾公總督浙江聞之詣內幕問策皆瞠不語公曰不請朝臣來　天子弗信朝臣至
而督撫無權事敗矣宜速繕一疏極言浙省廢弛久誠得內大臣督治甚善但內臣初至未得要領臣身
任地方需臣協理事裁辦疏成馳奏即詐稱生日開筵受賀浙中七十二州縣無不齎至者公張燈陳百
戲止而觴之召諸州縣至密室語曰清查使者至矣汝庫虧絲毫勿欺我我能救汝否者發露被誅勿我
怨皆泣謝曰如公敎歸皆核冊密呈其無虧者具狀上亡何奏下許公協理清查大臣戶部尚書彭維新
實來先至江南江南督撫不敢闌語一聽彭所爲彭天資險鷙鉤考煩密民吏不堪州縣擬流斬監追者
無算舉到浙氣驕甚公迎見即持　硃批示之曰朝廷許衞與聞公勿如江南辦也彭氣沮稍稍禮下於
公公置酒宴彭半巡執杯嘆曰凡共事者未有不爭者也某性戇好與人角屢蒙　上誨令誓與公無爭
而後可但不知如何而後可以無爭彭曰分縣而辦何如公曰善呼侍者書州縣名若干揉小紙如豆縣
盤盛與彭起分拈之暗有徽記彭不知也其虧者歸公其無所虧者歸彭彭刻苦辜較手握算至胼起卒
無所得而公密將贓罰閒款鹽課贏餘私攤抵矣故使人問曰有虧否何如彭曰無之彭問公公陽爲喜
出意外者而應曰亦無有也遂兩人同奏浙省無虧　世宗大悅語人曰他人聞清查多憂愁獨李衞敢
張燈宴彼敎督有素自信故也晉秩太子太保賞賜無算各官俱加一級江南之人望如天上河東總督
田文鏡柄用時忌公暗劾公　上不爲動田懼轉來結納何公居太夫人喪遣人以厚賻弔公罵曰吾母
雖餓不飲小人一勺水也麾使者於大門之外而投其名紙於溷中然性極服善一日坐堂上命吏胥田
芳作奏請封五代田不可曰封典止三代無五代芳不能作此奏固命之對如前公大怒罵曰畜產例自
我創何干汝而逆我田遽起立勃然曰公大誤公怙　天子一時寵忘王章芳故曉公公當謝芳乃辱及
其親何也且公爲人子孫封三代而猶未足芳亦人子孫未封一代而公以畜產寵秩之何用心逆人道

耶芳殊不服芳殊不服公素負氣忽公堂爲吏所折窘不知所爲強復怒曰便是我誤汝不服奈何曰公大人也芳小吏也豈特公詈芳芳無如公何卽公杖死芳芳亦無如公何所可惜者大人之威能申於小吏而小吏之理殊直於大人耳言畢竟走出公默然顧左右亂以他語而罷是晩召芳芳疑公蓄怒將陰禍之入色如土公握其手笑曰汝有膽識而辱爲吏可惜吾貸汝千二百金納縣丞他日事上官亦以直道行之田竝謝得富平縣丞遷鳳翔令以賢聞

傅卓園者名魁公標下卒也少無賴以材武入勇健營涿州大盜李自洪力敵千人匿大邵村牛四家公命卓園往擒卓園請標下李昌明及韓景琦俱公笑曰汝往能擒此賊昌明往非昌明殺賊則賊殺昌明韓景琦往必誤乃公事不信如汝意試之卓園夜至牛村自洪方謀刧冉貢生家未發卓園破門入昌明舞雙鎚先登賊暗中斫之傷大呼仆地卓園纔進門小器無所施棄其戟手搯賊陰而曳之小腸出矣賊抱卓園刃其背萬千幸衷甲不死然骨入者寸許卓園繞賊腸於臂至三匝賊猶能運刀韓景琦急來助昏黑不辨捧傅足以爲賊也而縛焉傅自念受兩人敵必敗不得已逆而蹴之繩三重皆斷韓仆出數步外天漸明三人共縛盜獻之轅公大笑曰吾所料何如盜且死顧行刑者曰吾爲盜三十年殺人如草官兵屢捕無敢格鬬今擒我者壯士也願一見而死或指卓園盜運目久之嘆曰我久當死死於足下値矣我所遺寶刀知足下來哀鳴三日宜贈子佩之我死不悔爲盜悔不知天下之尚有人也

鄂文端公逸事

張廣泗之征丹江也來辭公牘記軍事數條將請公處分公餉諸燕寢竟日管絃鏗鏘口不及軍事張不得已請問公問何爲曰軍事公正色曰吾以汝爲能辦賊者故用汝不料汝非將才也用兵之道變化無方故曰閫外將軍主之其隨時制勝豈我與汝今日所能預定耶慮兵少或糧不足者當問總督爾我部署久定故懽而飲汝汝尚何言諸將聞之皆心折駭服初廣泗知思州府說公取古州八萬云其地廣千

餘里在黔粵之交分兩省觀則在外合兩省觀則在內廣泗乞到黎平採知形勢可以奏功公即調廣泗
赴黎平黎平諸葛營者古州形勝處扼後有大山西接懷遠中有九文臺登之見大小丹江苗俗傳孔明
登後無人登登輒頭痛廣泗到即輕騎登臺苗望見廣泗指揮臺上驚將軍已即聚衆張皇下坡處廣泗
心動不肯下宿於臺次日五鼓大霧從山背銜枚下苗驚以爲神歸焉得其出入要領敵公招降都滔兩
江苗而征丹江九股苗　世宗慮廣泗新進好事命內臣教可登春山至軍營參謀至丹江已平　世宗
大悅授廣泗貴州巡撫召公入都公薦廣泗爲巴里坤副大將軍征阿拉藩坦先是大兵屯巴里坤山北
人馬多凍死廣泗往請於大將軍查郎阿曰賊不畏冬以能移家故也賊能往我亦能往盍學賊移家法
覓向陽有水草處立營查不信廣泗率所領兵如寇法其年兵無死者馬膘肥如初敗賊於木壘城殺無
算生禽六百人　世宗大悅命總督湖廣會古州苗反擾邊楚粵諸孽陷思州清平　世宗切責公命刑
部尚書張照都統德希壽督師貴州照等奏改流非策　世宗愈怒廣泗奏善後失宜皆臣之罪願革職
效力軍前會　今上登極加廣泗七省經略銜督兵貴州羣苗呼曰上諸葛營老子又來矣愼勿與戰望
旗幟輒走廣泗奏張照等所以無功者分守兵一兵爲二故也黔兵本少而又分之何以辦賊請調全省
兵齊集鎭遠以通雲貴往來之路　上許之廣泗率三萬兵張强弩追苗至凱里香山山有牛皮箐當四
山之凹深數百丈闊三里苗避弩爭走箐下廣泗據山築長圍四面環之苗無所得食相枕籍餓死者四
十餘萬人三省猺猓爲之一空嗣後古州雞尾擺處俱改衛設屯而羣苗亦不復反矣哈元生者河間人
也高鼻長髯以守備從公征苗每戰輒陷陣擢安籠鎭總兵烏蒙之役賊數萬營官防海子張旗鼓噪元
生率兵四千討之賊有名黑寡者號萬人敵每大呼鷹爲退飛戰日持長槍直犯元生元生以左手格槍
右手拔箭射之槍應手斷而黑寡業已受箭落馬一目出矣元生斬首揭竿上羣賊奪氣退走追至得勝
坡別寨苗起應之聚衆鳳凰山元生知衆寡不敵乃密令參將康世顯等夜率士兵暗繞賊營分左右隊

伏山下約曰聽號礮起次日黎明元生率兵挑賊賊盡出官兵不動待賊將近忽礮發聲元生舞雙刀衝陣山後奇兵突至賊敗走追之盡俘其衆元生手擲一賊於空中高數丈以刀揮之作數段墜地賊大駭以爲神勇嗣後望見安籠鎭旗纛卽逃無敢格鬬者　世宗召見賜宴以元生回部人不漢食命光祿寺別具特羊之餐二人者至公家皆供掃除之役若隸子弟然

稗事二則

尹文端公母徐氏江寧人爲相國小妻相國家法嚴文端總督兩江夫人猶青衣侍屏匽文端謁雲貴入覲　世宗從容問汝母受封乎公叩頭免冠將有所奏　世宗曰止朕知汝意汝庶生也嫡母封生母未封朕卽有旨公拜謝出相國怒曰汝欲尊所生未啟我而遽奏　上乃以　主眷壓翁耶擊以杖墮孔雀翎徐夫人爲跽請乃已　世宗聞之翌日命內監宮娥各四人捧翟茀翟衣至相國第扶夫人榻上代爲櫛沐袨服褕飾花釵爛然八旗命婦皆嚴妝來圍夫人而賀者相環也頃之滿漢內閣學士捧　璽書高呼入曰有　詔相國與夫人跪乃宣讀曰大學士尹泰非藉其子繼善之賢不得入相非側室徐氏繼善何由生著勅封徐氏爲一品夫人尹泰先肅謝夫人再如　詔行禮宣畢四宮娥擁夫人南面坐四內監引相國拜夫人夫人驚踧踖欲起四宮娥强按之不得動既乃重行夫婦合巹結褵之儀內府梨園亦至管絃鏗鏘肴烝紛羅諸命婦各起持觴爲相國夫人壽酒罷大懽笑去後三十年文端側室張夫人受封文端謝恩奏及之　上曰朕實不知　先帝有此事乃竟暗合豈非卿家家運耶公繼室鄂夫人鄂文端公猶女也兩文端相見鄂老矣嘆曰吾日夜思抽身退未知能否夫人曰女聞古之君子事君能致其身又曰明哲保身未聞有抽身者兩文端爲之莞然

田文鏡總督河東以不喜科目聞王士俊宰許州謁田田問出身王眉豎口澀若爲萬不得已者而對曰士俊不肖某科翰林也田以爲謝己愈惡之每見嘖喝吹毛索瘢王憂懣不食幕府客黃香山高士抱撲

[illegible]大言曰制軍有意相督過將早晚劾公公去無名可惜不如擇一有名事去問何事曰今新增河南鹽地稅民不能堪公以狀啓田田必據此劾公公雖去公名傳矣曷若委篋授印低頭出衙乎王深然之繕稿數千言通牒大府布政使楊文乾心嗛田所爲而屈於勢不能言忽得王牒驚曰此何時尙有奇男子耶呼僮焚香供牒再拜遲明田果具疏劾王楊佯助田怒謾曰狡哉王令知公憎之故借此求名若據彼牒劾奏是落伊度內也且罪止罷官不如姑舍是而別摘他罪中之使轉身不得田頷之王感楊恩私誓如父子然亡何　天子擢楊巡撫廣東士俊送出境悲不能自止楊亦泫然曰事未可知何忍遽別姑行一驛乎既又留之曰事未可知姑再一驛乎王自度無全理惘惘相隨忽見北來飛騎捧黃封授楊楊下輿北向九叩首招王曰我乞汝同往廣東　天子許以府道用矣速歸辦裝可也王至廣東授肇高廉道尋擢布政使田文鏡卒竟督河東代其位

小倉山房文集卷九終

錢唐袁枚子才

王介祉詩序

吾不識漢管公明作何狀至於攬鏡自照傷不永其年其言卒驗然史稱其才幾亞管蕭矣今有人焉曰虞山王陸禔字介祉貌瘠而修如枯藤將弛兩瞳子凸於眶欲墜地碎其詩悼往紀今能曲折以神赴歌之葩華薜布若穆羽之調家貧母夫人年七十介祉挾一鞭一筆遊前年將之楚過余道別討論諧謔相樂也已而自戚其貌對壁間鏡戲曰而小子其窮哉乃別去長沙令某聘爲記室未半年病還挽舟歸未半途死嗚呼貌之徵何其速也昔公明壽四十介祉僅三十三然則今之天更嗇於昔之天也公明文采無所表見介祉詩大噪於時似可以其名之贏補壽之縮然形而下者貌也形而上者才也貌之徵宜夭宜窮才之徵宜顯宜壽宜彰施休明兩者皆天所與而一驗一不驗使人咨嗟涕洟則又胡不并其才而靳之也介祉歿後予方索其詩其弟次岳自虞山來以詩六卷屬余校定而付之梓嗚呼此則人所爲而不聽命於天者矣

送醫者韓生序

仁無術而不行堯舜之政周孔之教神農之藥皆術也皆所以行其仁也使堯舜周孔神農雖仁其民如嬰兒而無術以及之其奚能爲雖然後之人爲政教醫藥其厲民加倍焉豈古人之術不仁歟曰仁者見之謂之仁也見何在志是已孔子稱志於道孟子稱尚志又曰夫志氣之帥也志之所在不特慧力與俱而精誠之至天亦相之今之爲政教醫藥者推其志果可以見周公孔子神農乎然則其術之不工也乃其志之不仁也韓君宗海挾醫術來白門白門之人或兆瘍或宿瘤或溢疾而腰急或創未合而陷焉以深或申旦呼謈嗷嗷然目不得一瞑君治之脫手愈用是名稱噪於時韓君大言曰得諸公千譽不如得

隨園一序故人蔣用菴爲通其意甚婉余以初測交故筆染復休者屢矣亡何相遇於用菴處極道所遲遲序君意君又大言曰吾索序非欲繩我美也顧吾懷欽欽在抱無有能宣究之者吾始任戴冠郎通儒兼通鑄凝家言以爲均不足以仁吾氓故溺苦於醫爲品庶每生計此志也非公聲之於文則誰了我於冥冥者嗟乎君之志如是君之術可知且夫古之醫者皆刀錐鍼砭撟引毒熨之爲非徒恃湯液也故藥瞑眩而效亦易徵今轉科而別之內治爲優外治爲絀是何異爲政教者抱黃圖赤縣爲兢兢而遺視九寰八陔耶君之術能治內而專以治外名是則君之所以取效致功即其所以探本握要也余悲夫世之人知君術之工而不知其所以工故序君說以送君而兼以勗世之行仁者擇術者立志者

重修江甯縣志序

志江甯難於治江甯治之者行其當然之事志之者紀其已然之跡當然者以意爲已然者不可以意爲然非志之詳則治之亦必不備其道又若相須者然周官誦訓掌道方志以詔觀事以知地俗蓋自古稱焉江甯古帝王都頹垣片瓦中具史書數百萬言而上元一邑又至唐而分將獨自爲書其能無羼以糅乎其能盡萬物之理而不失其度乎其能廉而辨若比疏乎其能書出而人齊其口不相訾謷乎江文通云作史莫難於志余故知難而退者屢矣鄉之先生進而言曰邑志不修垂九十年此其間之經入賅數風化芳臭明府忍聽其變革堙替而恝然置之乎明府於一切簿領能挈其最凡臚分殊事其於志江甯也奚獨不然邦之人顧供束脡延名宿以先焉余曰唯唯因眾人之資藉秉筆者之才借山川都會之勝以成余之名又得時時覽其風土人事以考其政治之得失此梓人之不斷而書名者也何其幸也開局後成卷帙若干歲周乃付於梓嗚呼余舊史官也三年侍金馬門不能濡半管墨酬　主知而今擁吏卒學牛馬走乃得爲一邑成完書不可謂非遭逢之盛然而其治江甯者殊難自信則志江甯者益可知也或千百世後覽是志而善之而轉疑今日之治江甯者之無甚過差則是諸君子之助而非余之功即書

其意以弁羣言之首

送望山相公入閣序

置一人爲九卿六曹之官其可不可不可得而知也置一相於九卿六曹之上而可不可天下之兒童走卒已知之矣是何也百官論才宰相論望才可表見於臨時望必積累於平日此三公之位之所以難也雖然養望難副望尤難今夫雲人皆知其能爲霖也然不過起於山中覆於一方則望之者欲亦易饜若夫蓬蓬然起於泰華之阿彌漫於九天之表則望之者咸引領於無窮倘沛然作雨而亦區區靉靆已焉則又安貴夫垂天之雲哉枚弱冠遊京師聞論相者輙曰尹公尹公今枚年五十公纔入閣然則公之望久矣望如公而何待於枚言亦惟望如公而枚又安得無言從來儒生之見往往與在位者相僢而馳非在位者之過也一旁觀一當局旁觀者好以太古迂遠之言靡切左右而勿度今所能行者陳之則不如其嘿而已也夫大臣之道豈一定哉周公教成王所其無逸而召公則教之以伴奐優游宋璟諫明皇毋幸東都而姚崇則勸以東巡無害卒之召公大聖也姚崇大賢也其若是何哉要在誘君心於當道而於己不失其正而已矣唐陽城一諫官耳尚不肯爭細事以累名宰相非諫官比也將朝夕坐論與社稷同休戚者也行而世爲天下法則行焉言而世爲天下則則言焉或時之未可勢之未宜則所貴乎積誠悟主伺間責難而不在乎改一成法增一科條也天下人信公之深愛公之切必揣摩而相告曰以公入相而未有所聞於人間也其必嘉謨入告而不使外人知耶抑必重其身以有待而將大有造於將來耶如是十年天下之望公者未有旣也則公之望雖未副也而卒無損也所慮者矜報恩之迹急任事之名於其遠者大者或不敢探懷以取則旁引雜出而轉多瑣屑紛更之爲使天下望此而得彼望大而得小而天子亦知其底蘊之已窮他日有言必厭而輕之矣平素之望豈不危乎以公之明必不出此而枚所以譏譏者恐公虛懷太甚竟忘其負荷之重若此而亦等於尋常作相者之所爲又恐公一事一言必先立

身於無過之地而周旋曲折轉足以招人之疑不知過也者愈避之而愈至者也古大臣但知有國不知有身不知有身何知有過甚至機失謀乖猶戀戀而不能已而況躬逢一德明良之盛也哉枚見天下之人望公已甚而枚之望公又更甚於天下之人故於公之入閣也陳所慮以規公亦書所見以賀公

送陸明府入都序

余不幸江甯久矣後之宰是者皆才出余上皆交好而心之所尤折者爲蘭郁陸君君喜余古文常曰他日得子文序我可乎余雅欲序君而苦於不得當以報乃諾而俟焉今年十月君以捕亡事受　天子知將召對有高爵之還玆事非君所甚矜喜而忽大恩壓已轉項頸不快邦之人亦若有卹然者余爲序而釋之曰羿之彎弓也惟巴蛇九日始足盡其彀耳乃偶中燕雀而名因之大彰羿之心非所冀也然天下事固有感在此而應在彼者豈獨射然乎或智人也而以愚獲愆或惠人也而以猛立功徒觀其迹未有不適適然疑者不知不轇轕而錯綜之不足以彰造物報施之巧君善讞決大府有疑難事必委君決君所至皆仁自持或罪至虔劉而一旦釋盡其家者纍纍然此皆宜受　天子知者也亦　天子知之必嘉予者也顧名不上聞雖堯舜無由知而平素闇然之勤勞天必欲光明之爲循吏勸則不得不借一二事以達九乾而垂清問且以見　聖天子留心人才小善不遺至於如此凡爲臣子而不以積誠勤事求知妄挾他途干進者皆惑也且夫學之與仕有二理乎曰無有也書稱學古入官議事以制是也生之與殺有二理乎曰無有也孔子稱惟仁人能好人能惡人是也陸君口不離先王之言遺蛇其容常爲文俗吏所揶揄一旦璽書徵召儒者榮之然其爲政暖暖姝姝一以生人爲事者也乃偏以戮人見知君之才雖顯而君之心將隱矣予竊詫於君子表微之義書其故曉邦之人而因以慰君之行焉

西阪草堂圖詩序

慶生曰古無有也慶生曰而歌詠其所居之堂以爲慶古尤無有也雖然周雅曰秩秩斯干悠悠南山晉

獻文子成室晉大夫發焉張老爲之善頌而善禱焉是皆就其所居以爲壽意也宣州張先生芸墅當不親學之年其戚里勿介爵勿祝釐并不爲揚詡而第爲所居之草堂徵詩蓋雖舉俗之文而亦猶行夫古之道也先生家有貞介堂爲前明司李公遺迹先生宦遊歸益宅城西葺茅爲室顏曰西阪居而樂之聞之先民曰相馬以輿相士以居居也者君子之所不苟也衛公子荆善居室庾說十畝之宅山池居半皆以居傳者也然混元運物流而不處曾幾何時東閣變爲馬廄者多矣而士大夫一解巾濶又往往招之不歸以致田園就蕪雖先人之舊廬亦或鞠爲茂草未見有培基沃本如先生之纓紼者先生甫中年即伏而不出肆心廣意鉛槧於斯若忘其爲司馬官南越者然無他爲草堂作主人故也予雖不獲登堂猶憶甲戌歲與先生同遊攝山討論竹素窮極要眇意欲相引爲曹聲名流于萬歲今忽忽十五年堂中之著書若干尺可想而知也他日堂之因先生傳決也然而善邇即所以致遠獲後方可以承先張氏舊族得先生先生嗣君得慕青太史肯堂者未已肯構者又來較元亭之有童烏禮堂之有小同尤爲光耀然則以他事壽先生先生勿樂也以茲堂壽先生先生樂也雖欲不歌詠也得乎於是堂之景董尚書圖之堂之顛末先生記之詠茲堂之詩文小子序之

聞茗厓竹洲詩鈔序

前年冬楊君洪序來山中授一編曰此吾師茗厓先生詩也公爲序將刊焉楊固不知讀先生科舉文者枚也先生姓聞名元晟號李人雍正進士當枚讀先生文時年十二隔三十三年而又重讀其詩驚且喜以爲有文字緣者莫先生若也楊君授詩後占卦得訟終訟且遠行類其家聲不暇爲開雕事而枚亦無能有所匡定詩久不歸轉得時時雒誦清微駘宕想見其爲人高士也年齒過差雖私淑卒不得一見然就詩迹其生平蓋嘗入長安遊淮海宦鴈門登高懷古思鄉感舊未嘗不潛心深思自信其詩之可傳也老且死竟不能付梓而存之於家家貧子孫又不能付梓以授楊君君故豪士甫欲婆娑相料理旋爲禍

敗此如孔安國之古文尚書將獻而以巫蠱事阻也雖精神至者天不能敝而遲之又久鴻寶不宣當時學文之童子亦將如先生老矣悲夫

高文良公味和堂詩序

詩始於皋夔繼以周召而大暢於尹吉甫奚斯諸人此數人者皆詩之至工者也然而皆顯者也自君子道消乃有考槃衡門諸作毋乃窮而後工之說其亦衰世之言乎　本朝文思天子相繼代興厥有新城尚書首唱唐音爲　國初冠天下翕然宗之此亦顯者爲詩之效也然論者猶訾其事藻飾少性情則聲聞雖隆亦尚有未饜於人心者夫人臣之不可不皋夔也猶詩之不可不唐音也學皋夔者衣以其衣冠以其冠戛擊而拜颺焉其皋夔乎學唐音者習其趨慢聲其句讀終日硁鉦鏗鏘其唐音乎善學皋夔者莫如周召然其詩無喜起明良一字也善學周召者莫如吉甫奚斯然其詩無卷阿東山一字也後世王朗學華子魚學之愈肖而離之愈遠此其故可深長思矣明七子學唐用宮調而專摹初盛故多疵焉新城學唐兼角羽而旁及中晚故少疵焉然皆莊子所謂循迹者也非能生迹者也居我　朝顯位而以詩聖者其惟大司農高文良公乎所爲味和堂集思沉采鮮聲與律應謂之唐不可不謂之唐又不可其眞能潤色休明軼新城而上者矣然而公詩之工未有所聞於人間者則因公之高爵盛業有以掩之也夫士君子每苦無名位以昌其詩而若公之巍巍者又轉以彼累此此予之所以嘆也然就大以見小即本以該末而公詩之所以工者爾可知矣公從子慧將重鐫公集余從臾成之非徒闡祖德表幽光也將以彰我　朝賡歌之隆不在唐虞下而兼使世之論詩者有所矜式以無事區區摹揣則公之功固亟亟宜表而慧此舉又豈宜得已耶

所知集序

梁昭明不錄何遜之文爲其生存也唐[illegible]濰厦之賄又非交好者不錄是二者皆有所偏焉夫錄之者傳

之也其文之可傳與否弃夫人之存亡係之也孟子曰有見而知之有聞而知之道統如是詩文奚獨不然陳子直方選近人詩三集顔曰所知蓋及其身之所見者半所聞者半也夫詩無涯而知有涯四海大矣人才衆矣執邱里之耳目而繩天下而自以爲足焉不已傎乎陳子之名是集也若曰就吾所得者而存焉是亦舉爾所知之義云爾然則未爲陳子所知而漏是集者可無憾矣天下知詩者有涯而不知詩者無涯宋以後詩話日繁門戶日多張一論者多樹一敵若再摭舉而談體例不又傎乎陳子之名是集也若曰就吾所愛者而存焉是亦知之爲知之之義云爾然則陳子於其所不知本置之闕如之例而世之未入是集者又可無憾矣茲集之傳也其庶乎雖然直方之齒未也他日遊益廣學益深其所知者寧就是而竟耶漢杜季雅之言曰知而復知是謂重知吾願直方之重之也

陶氏宗譜序 代振聲作

將收族而忘其祖可乎曰不可本之不存枝將焉附將尊祖而遍收其族可乎曰不可流之太紛源將反混然則尊祖何始曰以始遷某郡者爲始收族何始曰以始遷某郡祖之子孫爲始此陶氏族譜所由立也陶氏系出潯陽淵明後譜牒難考明初蠶哥公死王事以校尉贈都督世襲正千戶其孫靖侯改官蘇州遂家焉吳之有陶氏也自靖侯公始也傳十二世爲振聲祖文英公將倣范氏立義莊權輿未就先君子承厥考心而侈大之捐田子金二千建祠因果巷祀靖侯公凡其所自出者歲食其田之租吳中陶氏之有義莊也自先君子始也振聲謹按大傳曰別子爲祖繼別爲宗康成註云別子諸侯之次子其始遷他國者是然則靖侯公始遷於吳爲陶氏居吳者之始祖禮也第周道親親而中庸則曰親親之殺以爲不殺其疎遠者則親親之道必泛濫無統而所應親者反不得與然則欲收族莫如立義莊欲立義莊莫如修宗譜修之若何曰考始祖以前出者書之譜見本幹所自來考始祖以後出者書之譜見推恩所自起自蠶哥公至振聲凡十四世此本幹所自來也自靖侯公至振聲凡十二世此推恩所自起也明乎此

二義而拜祠者既無疎遠隔絕之嫌貧財者亦無肩越覬覦之弊此宗法也亦先人志也

張曰恆遺稿序

海內抱一束文履及於吾廬而修士相見禮者十有十百有百吾未嘗無見焉見後或暱或疎或久或不久雖彼此互有契合處而要之以文爲贄以見爲歡眞州諸生張曰恆寄五律若干來清而婉蓋爲王孟者也余豈不知夫今之爲詩者動學蘇端明致率爾操觚嘉生之獨異於族凡方寄聲促其來而執訊者曰生死矣生年甚少眞州至白門甚近此履及吾廬之可日暮期者也乃卒不得一抗手豈蒼蒼者以爲詩重而人輕見其詩可以不必見其人歟抑或其人之賢更倍於詩故斬惜取去而不許余之再見之也吾聞造物之奇有所甚祕月之華也麒麟之生也無人見之則存見之而不識猶存有人焉見之識之叫呼而播揚之則散且逝生之不至或懼余之見之識之叫呼而播揚之耶然而詩者心之聲也生詩來矣身雖不至而其心固已至矣而余拳拳願見生之心則卒不能穿九原而一達於生是生可以無憾於余而余不能無憾於生也嗚呼

送許侯入都詩序

許侯從上元令遷水部眞邑人爭歌詩寵侯之行余故同城僚也先侯歸一年乃觴侯而弁以言曰情之見於去時者道之存於平日也道何在行乎己者是情何在存乎人者是今夫吏南面而臨懵乎毀譽傲乎友朋臨去見有父老指旌旗者見有故人嘆道左者雖酷吏怪物莫不有動於中而深遺愛之羨然則使人人能持其去官時之心爲在官時之心不亦善乎中庸曰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又曰不信乎友不獲乎上同城官之獲上也如兩婦事姑殊難得調一切謁朔望集轅轅供頓遞儲偫戒其僕弗相鬨知其信友如是其治民可知侯來聞前說而鄙之坦然同懷期於大和事其事兩邑如一邑民以爲便余之歸也侯如失左右手至是侯亦去造物者若以爲二人同其道宜同其去損一人以孤君子其不可也先

是尹太保總制江南政持大體民吏雞犬多靜且安聾傑久於其位學射賦詩侯與余如家人往來飲酒樂必嘆曰同官之盛其難再哉忽忽四五年乾隆戊辰冬余引疾去後十日太保奉　命入陝再五日陳別駕遷揚州其明年正月王檢校老病死二月太守蔡改知廬州三月吏部徵侯入長安邦人之觀於道者嗜曰新官某新官某石頭城中目不一瞬業已若是然則嗣後之改更又將何極此侯之所以臨去而纍欷余之所以送侯之去而係之詩也

陶西圃詩序

西圃歿後四年其第三子時行乞序其詩余讀之不覺潸之泫然也余齊年進士三百寡所親狎惟西圃與余同入翰林同作令同乞歸同居江南又同好吟詩以故冬之日夏之夜常宿余家唱喁無算余生平乘人斸捷之作輒不存而西圃昵余過當雖一短句一譋語必書之集中余不特不省記亦不知也今甫開卷而三十年來之酒痕燈光酣顏高歌歷歷然如影尚存令人於邑不已然後嘆友朋之不可無而西圃之爲我勤者乃如是其至也當西圃入都時予餽以一姬事出偶然非爲西圃身後計也今時行年十七郎此姬所生然則余雖不能爲西圃昌其詩而他日時行之能讀父書恢宏其聲光未嘗非余之助又一奇也西圃貌不踰下中躑躅廉謹乃其詩獨倜儻若不稱其爲人者然孔子曰情欲信詞欲巧梁簡文云人品貴謹嚴文章須放蕩不愧斯言者其西圃乎獨是西圃有三子其長者已生孫已入學而此時之苦抱父書者轉在嶷嶷未成立之一弱息其畢生精力傳不傳亦可危矣而予兩鬢斑然弁此無有乃猶復乙乙抽思謳吟不輟若竟不知人生之有死者抑又何也

虞東先生文集序

文章始於六經而范史以說經者入儒林不入文苑似强爲區分然後世史家俱仍之而不變則亦有所不得已也大抵文人恃其逸氣不喜說經而其說經者又曰吾以明道云爾文則吾何屑焉自是而文與

道離矣不知六經以道傳實以文傳易稱修詞詩稱詞輯論語稱爲命至於討論修飾而猶未已是豈聖人之溺於詞章哉蓋以爲無形者道也形於言謂之文既已謂之文矣必使天下人矜尙悅繹而道始大明若言之不工使人聽而思臥則文不足以明道而適足以蔽道故文人而不說經可也說經而不能爲文不可也雖然藝之精者不兩能鄭馬無文章崔蔡無經解似亦非天所能强吾友虞東先生獨不然先生爲海內經師著詩解若干三禮劄記若干余初疑先生之未必屑爲文也乃記序論議駢禮歌行靡不典麗可誦方知先生不以說經自畫者然猶不敢自是凡予心所謂危者抉擿一二必削而投之亦非先生之謬爲慊慊也蓋實見夫修詞之道非止於至善不可麗澤之義非朋友講習不可觀先生之深於文也愈嘆先生之深於經也予與先生雖齊年孝廉以宦轍故中道乖分年來設教鍾山得時時過從予有所疑必就先生請業而先生亦來其全稿而謀焉白髮二叟如初下帷作諸生時致足樂也惜予於經學少信多疑而才又短拙治詞章兀兀窮年尙無涯涘勢不能執一經從先生而後而坐見先生之取兩者而兼之也相逼已甚何太不廉耶豈文苑儒林從范氏而分者又將從先生而合耶昌黎答殷侍御云竊欲挂名經端自託不腐予於序先生亦云

贈黃生序

唐以詞賦取士而昌黎下筆大慚夫詞賦猶慚其不如詞賦者可知也然昌黎卒以成進士其視夫薄是科而不爲者異矣今之人有薄是科而不爲者黃生也或且目笑之曰四書文取士士頗多賢其流未可卒非吾代黃生對曰昔管仲遇盜得二人焉盜可以得人而上不必懸盜以爲的也論者語塞吾不敢謂薦辟策試之足以盡天下士也亦不敢謂爲古文者之足以明聖道也然訪某某者必詢其隣人爲其居之稍近也漢唐之取士也與古近其士之所爲古文也與聖道近近斯得之矣宋以後制藝道與古文道喪士既非此不進往往靡歲月耗神明以精其能而售乎時出身後重欲云云則噓晞服膺忽忽老矣予

喜生年甚少意甚銳不狥於今其於古可仰而冀也又慮其家之貧有以累其能也爲蓋其晨昏而以書庫託焉成生志也既又告之曰天下有不爲而賢於其爲之者有爲之而不如其不爲者無他成與不成而已不爲而不成其可爲者自在也爲之而不成人將疑其本不可爲而爲者絕矣今天下不爲古文子爲之安知其不爲者之不含笑以待也苟爲不熟不如荑稗生自揣不能一雪此言且不宜爲古文吾望於生者厚故反吾言以勗之

史學例議序

古有史而無經尚書春秋今之經昔之史也詩易者先王所存之言禮樂者先王所存之法其策皆史官掌之漢以來作者二十一家互有得失非合參分校則瑕瑜不明南耕先生爲例議十六篔确其過其旨遠其辨正此其志與夫爲史通以矜文士之藻者異也其言綱目非朱子所作尤信夫綱目繼春秋者也春秋繼尚書者也尚書無褒貶直書其事而義自見春秋本魯史之名未有孔子先有春秋孔子述而不作故夏五郭公悉仍其舊豈肯如舞文吏以一二字爲抑揚而眞以素王自居耶朱子惡王通作元經擬春秋必不自蹈其非弟子假託亦猶仲舒何休各附會其師說而已夫史者衡也鑑也狹曲崇匡也國家人物政事則受衡受鑑而盛載於崇匡者也爲之例爲之議然後衡平鑑明而匡篋亦無舛午之虞然先生老矣未必登石渠執竹簡隨太史之後大書特書有如巧匠袖手旁觀不斲而徒流覽於千門萬戶爲羣梓人程巧而致功焉惜哉

蘭陔堂詩序

讀詩者得古人所言不如得古人所不言淵明不肯折腰見督郵乃賦歸來是說也余嘗疑之夫督郵之必至與縣令之腰之必折淵明豈不知之胡所見之晚而初筮仕之輕也蓋當日淵明有他意存焉不可明言而藉此爲言蘭州太守鄭先生以弟喪去官此東漢獨行者之風也非今令甲也先生必希古以違

俗殆亦有難言者存耶然淵明雖不言而於詩則微言之先生雖不言而於詩亦微言之讀先生詩者知其爲有淵明之心也先生爲涵仲後裔載萬卷書歸來除過余索序余以不文辭又以不能急就辭而先生强之甚堅艤舟以待余感先生義甚高交甚廣胡拳拳於野人之一言哉或先生性耽泉石親見枚之乞養者已二十有一年以歸來之人序歸來之人之詩冀其有同心而無愧詞也嗚呼此先生所以有石城三日之泊也夫

從弟艧齋詩序

道無難精之者至焉道無易習之者忽焉羿之射秋之弈蘭子之舞劍淮南之飛昇夔典樂皋陶典刑彼皆知其難而精之者也人知其精不知其難於是射者弈者劍舞者吐納求長生者官太常司寇者盈天下而傳者無聞詩亦然聖如仲尼歌彼婦而已清如伯夷歎命衰而已無多作也今庸走下士紛紛爲詩詩若是易乎不數年澌滅淹消百無一存詩若是難乎從弟艧齋學仙兼學詩有作則漏盡益奮喔咿聲與雞鳴相上下嘗謂予曰人稱詩有仙氣則工然仙人頗不工詩今所傳呂祖白玉蟾詩甚鄙所以然者仙人好逸而惡勞不肯鏤肝鉥腎故耳以此觀之詩不苦思雖仙人亦不能工噫嘻艧齋之於詩可爲知之者矣艧齋患胃中氣學道後小差既苦吟柴瘠益甚稿定便斫斫然邀相質賞色喜顏和今夫五行之味苦先乎甘聖人之學憤先乎樂然則天下之未苦而甘未憤而樂者其爲甘且樂可知也艧齋早鰥隨失怙恃諸弟相繼歿五秋試不第偏其身走甌閩過阿蘭觀海犯風魚之災歷贛江而南西抵彭城覓一授餐所不得得亦不久天之所以苦艧齋者豈獨詩哉然艧齋不爲詩有苦而已無樂也詩可以由苦而樂又安知境遇之樂乎其後者不與詩同也學仙乎學詩乎精之以俟其至焉可也爲仙人一旨其不能詩之恥焉可也

小倉山房文集卷十終

沈研圃太守送行詩序

錢唐袁枚子才

士大夫之賢在官見不如其去官見何也在官見賢違道干譽者優爲之去官見賢則味得於回而其真乃彰然官有不得不去者有可以去可以無去者不得不去者或遷或黜或以篤老辭人雖思其賢而明知其勢不能留則望絕若可以去可以無去者其過甚微其迹甚公其不當律令處亦甚小人未免思其賢而望其留及至竟去竟不能留而望之之心猶咨然其未絕絕與不絕送者心也與去者無與也雖然使其去官之故誠過也過雖微其賢自在原不必因其賢而爲之諱若其所以去官之故非過也卽賢也則不特其在官之時賢不可沒去官之後賢不可忘而卽其所以去官之故亦當爲之白其賢於天下今夫誣告者加等越訴者笞此令甲也憲以示民者古人象魏之義然越訴之憲宜於督於撫於監司於太守而何以憲於縣之庭蓋一邑中有里老有尉有主簿有丞而後有令訴者宜先之里老之尉之主簿之丞而後之令此古人立法意也令體且然其上焉者可知左氏曰侵官犯也冒官罪也今之人侵之冒之而自以爲功則何不并羣職而廢之故曰爲政難知政體尤難太守沈研圃先生爲民訴不理鐫級去夫民訴理之宜也縣牒未至而侵冒之非政體也然以爲過則亦無辭先生治江寧六年民熙熙然不知有先生及先生去幼者啼老者泣郵然若有所亡噫上之設官所以爲民也然往往去留之故多矯拂於民心而爲之民者必號於上而爭之曰若宜留若宜去民之權無能爲也倘上之人又必强其民而脅之曰若雖留而汝勿許詛也若雖去而汝勿詩思也則上之權亦無能爲也審夫上下交相勝之故而先生不能已於行矣民不能已於送矣邦之人歌詩代餞而屬枚先焉其詞曰

我有亡友號程啟生先生敬之爲其窮經我有弟子厥名陶湘先生延之與論文章兩生窮士顯者所棄

先生不然曰我之事惟古太守與氓育才今無其權致無其懷抱此區區施於有政難告上官可告孔孟漢守吳公治行第一祇薦賈生他事汲汲又有文翁循吏居首考其本傳一事無有但聞入學釋菜奠酒古人往矣存此高風先生來矣心與古同一朝命駕民送於野或鍥其車或縶其馬有酒盈尊有淚盈把謂余不信請聽歌者

女弟盈書閣遺稿序

庚寅夏五女弟秋卿以娩難亡于汪氏兩家以為大戚凡姑姆餘須扈養甕亦俱遶位哭三匝而後葢其居殮制行字而敬德而度有以孚人之深也逾年妹壻楷亭屬序其詩余不禁累欷洵涕而為墨其前行曰嗚呼吾忍序吾妹也夫吾忍不序吾妹也夫妹為叔父健磐公第四女生長粵西余歸叔喪於杭始見妹妹莊姝愔嫕從禮而靜心雅憐之不知其能詩也居亡何讀中秋七夕等作愛其清絕色然而駭亟餉一敘以勖悲之妹竊喜自負益奮從此以詩名噪於時既婚汪氏得尊章懽恩前室孤如實出己治家循整暱嗇侶繼罔或勿躅暇則咿唔聲與鍼祇間作汪故巨族人繁而囂聞妹賢且才爭來窺觀或寄卷冊丏題或呈所作求唱喁削改妹推奩具坐肆意酬答藻思坌湧靡不頷頤伏歎有林下風余過揚州視妹妹專余謹甚一浣濯一膏屨必躬辦治知余嗜漳糜雖漏盡歸霜燈熒熒然蘊火盦壬盂以俟探刺余少休輒剡剡起屨捧草稿出拭几磨墨眣余而笑余戲曰女弟子又索診詩耶應聲曰何兄之聰也嗚呼此情此景曾幾何時而今不可再矣妹詩淵雅志絜而情深纘乎其猶模繡也因念遂古來哲人偉士得一卷書傳後死猶不死妹雖一女子雖死有可傳者存夫復何憾獨是余年屆大董妹年纔三十八耳例以曹大家為孟堅續史故事妹當序余余不當序妹乃忽反其局以相將天道茫昧一至於此嗚呼命矣夫

送上元藍令牧邳州詩序

吏科給事中方毓川來言曰制軍鄂公其有道者歟揀纂未及稔劾池守王擢上元令藍其於舉錯也當

余聞之始知藍君之遷於邳也夫出處士之大端也世有寢兕持虎望之威如而居前居後無足輕軒者比比也有人焉能使人即其出處以卜其薦之者之賢否則其人之賢否可知也已乾隆十六年
天子南巡南之吏借供張名搭克自私藍君獨不然蕢秣甘蕤非不取之慮也必償其直灑潜甓瓻非不役夫工也必酬其傭幣純四猭非不貸之紳士也必量其家當是時蹶者趨者翕翕熱者躍其能於上者僉拙君之所為不一年雜徭畢　乘輿旋民相與述於道官相與議於廷今之所謂賢否者非昔之所謂賢否也且夫藍君亦豈違人情弛王事徒煦煦焉好聲矜賢而已哉不過體　聖天子恭儉慈惠之意力用公正先天下而無所於私也夫當野薙燎原時而獨施一障以相蔭民跂跂然趨之者自往而不可休此亦情事之易知者也然使知之者多而能之者又多則藍君不拙於前而賢於今矣下邳士瘠而隣河流亡者頗脫不止鄂公以君薦知君能登下其數藹藹孌孌必有以懷柔之也雖然上山者業已高矣然左右視而巍巍者尚在其前則進而上之無已焉夫人發一言善行一事正則必有善與正之色應面而至此無他未能忘已故也士君子必能忘其異乎人之已而後能存其同乎人之色記稱禮有擯詔樂有相步温之至也易稱君子獨立不懼而仍藉用白茅柔之至也遯矣藍君行之哉勗之哉邦之人所不能已於君者請為歌詩書於吾言之後

龔旭開詩序

作詩如鼓琴然心虛則聲和心窒則聲滯未有斬拳膠目仡仡自賢而能學詩者也吾雅遊龔子旭開有年其人伋然而靜禁緩其纓行於途望之者皆知為詩人余論詩稍苛而於所交好者為尤苛以故旭開詩為汰其七八意方疑旭開之以不聽聽之也亡何旭開端書兩卷來凡余所未取者盡棄之或取而有所商榷者盡易之嗟乎今學者略識偏旁解韻語便築堅城而自圄者比比也旭開於詩深造有年獨能從吾言如轉圜然則吾言之是非余亦未敢深信而旭開宅心之虛美哉淵乎未可量也其詩如琴之和

也固宜旭開不專名一家而布格選調不落唐以後余按周禮調樂以鐘磬爲主作鐘磬必先依律調之然後施於廂懸諸音皆受鐘磬之均所謂聲應律也至於享宴殿堂無廂懸卽以笛爲鐘磬旭開能以唐詩爲鐘磬爲笛爲均其於鼓吹休明也尙矣因其付梓爲序而先焉使世之人知旭開之心而后讀旭開之詩

送劉廣文入都序

學之士三年而大比學之官六年而秩滿士之舉於大比者百有一二焉官之舉於秩滿者百無一二焉夫官士爲之也爲士而舉易爲官而舉難是何也則獨不見夫學中之士乎翩然蔚然濟濟然雖堙沉而俚者亦各挾策而思上臻其學中之官則薾然頹然闒闒然雖梟俊而銳者亦久於其中而莫克矜奮所以然者國家用人如倉庾氏之登穀也其美者以供帝之粢盛其次焉者以餼百官養兵而其紅朽而將腐者則又念其本五穀也不忍棄之則姑置之於陳陳相因不甚辜權之所學官亦然無權無勢無財而又無所督過故其氣易衰於是世之人見公卿中岳牧守令中有拜起舒遲者喘而言膈而動者爭圭撮之利而徵於顏者必相詆娸曰是何其類學官歟於學官中見有襜襜盛服者儇儇利走趨者齒牙鏗鏘能識時務而不泥於古者必震而驚之曰是奚不爲公卿岳牧守令歟噫學之官所以敎天下之爲公卿岳牧守令也而世之人尊彼而絀此乃至於是則官之流弊使然也雖然於無人之地而求其有也難於無人之地而欲掩其有也又難陳奇寶於廟堂人皆曰宜則亦過而忘之矣若置之卑辱奧渫之所雖鄉曲僂夫亦必代爲傷屯愴屈而動色相顧此又物理之自然而不關乎其遇不遇也農坡劉君官上元學[illegible]三年予[illegible]其人浮於官將必速飛今年二月果舉最爲縣令而江南北之任是職者凡百數十人皆莫與君榮不知不足以榮君也何也君固公卿牧伯才也匪止一縣令也惟其一紆折於學官然則是舉也非君之榮乃學官之榮也且夫物之能[illegible]其曾者非止一隅一所而已

也既能雄乎學官之曹之上必能雄乎邑宰之曹之上君之此行也其無所不雄又可知也然而黃老家言固有以捨爲取以退爲進者吾願君自今以往聽其身之日上而心不與焉是則朋友贈言之義而已

東皐詩存序

乾隆庚辰予過東皐邑侯何西舫數稱汪生楚白之才予心識之而以遠治裝故不獲相訪今六稔矣弟子秦云摩來手一編曰此汪君所選東皐詩存也汪君死遺命呈先生且索序且付梓噫汪君此選將以存東皐詩耶然汪君存則東皐詩因汪君而存汪君不存則汪君之名又將藉東皐詩存而存其序與梓也誠不宜緩也何休曰古者婦人五十無子擇其辨護伉健者使居民間采詩故幽隱必達今其法已亡雖有鈞韶異音聽者一過蕩爲飄風無人焉彙而存之詩豈能自存耶汪君慨然倣宛雅故事輯而存之篤矣乎仁者之情亦居東皐者之幸也惜剞劂未已齎志以歿而余又相稽於邂逅不獲一交臂共搉摮雅殊嗛人意然亦豈料汪君於委化時不昏亂不顧妻子悲泣而轉以鄙人之弁語爲拳拳方知韓仲卿稱曹子建夢中求序定非謾語而汪君之於是集果如是之不苟然也宜表而出之使後人知之

裴中丞退思圖序

古名臣未有不抱出世之心而能有高世之功者也晉人稱謝傅功高百辟心在一邱猶云晉人風味若唐太師裴晉公則謇謇王臣以身繫天下安危乃園居綠野物外自娛此其心豈眞耽江湖忘魏闕哉蓋亦守不以寵利居成功之戒而且以爲進思盡忠退思補過者大臣事也倘進之日多退之日少則宜其忠不足而過有餘矣退而靜思非深山邃林其奚居焉裴二知先生開府皖江畫科頭小像雅踞松石間兩僮抱琴一兒子執書侍其旁疊障重巖綿亙莽蒼觀先生圖知先生不愧晉公之裔也今夫鳳皇儀於虞廷騏驥駕於殷輅夫豈不際隆翌聖爲世禎祥哉然其心未嘗不樂烟霞而思山野也惟其能有是心故不縶不蹶而用乃益神先生以此意託之於畫若有所慕而未遂者然不知身之所居者迹也心之所

存者神也神之所存迹不足以拘之古之人有履朱門若蓬戶者有視伊呂若筦庫者先生於道大行時而能退思物外不以勛業自矜此其胸中早已滌萬物而籠千古矣然則牙旗羽葆皆可作清泉白石觀也呵殿引喤皆可作松風水竹聽也縱

天子爲蒼生故不肯以此境賜先生而先生心中之濟夷又何嘗終日不在畫中耶若夫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之語則未免猶有已之見存而未足爲先生誦也畫之前未題額畫之中未題詩先生不畀他人先以屬枚先生之意以山水付山人猶之居細旃廣廈間當聞鈞韶而之乎蓬蒿廣莫之鄉則必爲野音而后善之也枚不敏其又何辭

汪樸廬聖湖詩序

聖湖渟渟然橫於杭之城西而春而秋而昏而朝丈夫女子儦儦俟俟咸嬉遊焉躑躅焉羣以爲美而卒不能言其所以美也樸廬先生爲詩若干凡嘉卉雜樹荒祠古亭靡不以五字韻之而又自趙宋以來一典實一故事必纏述焉凡聖湖之所有者詩靡不有也即聖湖之業已無者詩則未嘗無也今而后聖湖之美先生言之矣且盡之矣惟是先生與枚同傍聖湖而生同別聖湖而仕當先生在家時未始有詩而今始追而爲之則又未嘗不嘆人情之近則易忽而遠則相思也今年先生七十有六枚亦四十有五園田宅舍同具白門想重到兒時釣弋處相攜而迭謠知復何日蒼蒼在鬢烟波在天三復斯篇如蕩舟湖中水色猶明紙上然則先生之索序於余也蓋亦越吟而使越人聽之之意也

幽光集序

人能詩嗜不欲傳其詩雖然有天焉未可必也第梓而行之公之於天下而詩人之事畢矣余交海內詩人四十年其詩之已梓者勿論或未梓而其人存或雖不存而其子若孫猶存則梓之傳之吾何容心焉惟夫苦吟終身而且貧且賤且死且無後則所矜矜自抱者豈不如經風飄雲之澌滅哉當其賞一句之

奇搜一字之巧何嘗不渺棄萬有指千秋以爲期而一旦溘然付諸不可知之數易地以思於余心能無悁悁乎使敝帚自享原不足以長留天地間則亦聽其湮沉焉宜矣而往往不傳之詩有高出於世所傳之詩之上者則天之所以留後死之人者其意爲何也何休云古者男子六十無子使之民間采詩余今年正符此例因取平生所錄亡友詩各加一傳梓而行之取昌黎幽光二字爲其集名嗟乎此集中者皆東西南北之人余業已不獲過其鄉弔其墓矣而藉此一編開卷宛然九原若作足慰衰年懷舊之思且使天下人得而讀之知我所集者如是我所未集者尙無窮也則或有繼我而爲採風者

雨亭公子遺稿序

今年春高公子雨亭從京師寄圖來屬其弟潤亭字余題詩圖畫美少年著緋單衣坐松石上心欽遲之以爲公子貴人也而飄飄然有物外之思何超雋乃爾且長安詩人麕集誰不趨公子下風者雨亭不此之求而偏走家書千里外乞言於不肖之身何也居亡何聞宮傅有西河之戚心憂之未敢請間又月餘潤亭手一編而泣曰先兄未見所題圖已委化矣然先兄雅好吟詩曾執訊來索子詩與歸愚尙書詩今所存若干慮其零落子爲我序而存焉余讀之麗則清婉想其人深於情者也敦古處者也淡榮利者也嗟乎物必相合也而後相思銅山鐘鳴甤賓鐵應皆以氣相感召者也雨亭之詩余一見而愛之然則余詩之蒙雨亭之求之也亦宜昔人云荀君雖少後事當託鍾君予羸老也半生烟墨不獲付託於知音而翩翩公子之詩反灑老淚爲之點定天下事寧堪測量哉然歸愚尙書先雨亭一年而歿則此時之與雨亭地下賡歌無疑也而余猶視息人間未知何日得遂執鞭之願悠悠千載結此心期生不過畫上相逢死不過集中一序天使我二人之交情如斯而已則又不如兩不相知之爲妙也悲夫

胡稚威駢體文序

文之駢卽數之偶也而獨不近取諸身乎頭奇數也而眉目而手足則偶矣而獨不遠取諸物乎草木奇

數也而由蘖而辦鄂則偶矣山峙而雙峰水分而交流禽飛而並翼星綴而連珠此豈人為之哉古聖人以文明道而不諱修詞駢體者修詞之尤工者也六經濫觴漢魏延其緒六朝暢其流論者先散行後駢體似亦尊乾卑坤之義然散行可蹈空而駢文必徵典駢文廢則悅學者少為文者多文乃日敝若夫四六者俗名也庚桑楚及呂覽所稱四六非此之解柳子稱駢四儷六樊南稱六甲四數亦偶然語耳沿此名文於義何當宋人起而矯之輕倩流轉別開蹊徑古人固而存之之義絕焉自是格愈降調愈卑靡靡然皮傅而已雖駢其詞仍無資於讀書文之中又惟駢體為尤敝吾友胡稚威有意振之得若干卷錦摛霞駁技至此乎然吾謂稚威之文雖偶實奇何也　本朝無偶之者也迦陵綺園非其偶也今人不足取於古人偶之者玉溪生而止耳再偶則唐四家與徐庾燕許也吾將偶之而恐未逮乃先為之序

蕭十洲西征錄序

馬端臨志地極博然吐蕃一考不過宋唐書舊語而無所發明蓋端臨以宰相子為儒臣未嘗出塞不能見而知之而兜牟介冑之士又不能磨盾鼻以相助就使有其人而爾時南宋屯危求保一隅尚不可得何暇走荒服以外哉此輿地之學所以必詳於大一統之朝也吐蕃至　本朝為西藏來享來王最為馴伏蕭公十洲鎮安康五年著西征一錄余讀之不禁嘉其鉤考詳密而兼嘆公之將略獨偉出於等夷從來著書之道與治兵通治兵者號令其發凡也隊伍其體例也行止其章法也魚麗鵝鸛左盂右盂其目錄也大而至於鳥蛇龍虎之變細而至於梁麗渠答鉤梯井竈之微分而省之合而參之必使部居別白而後可以克敵取勝公輯吐蕃之疆域以至物產方言靡不鱗羅包舉是豈徒矜典博以將軍而爭太史之職哉誠恐小有驛騷則按吾圖籍措而安之無難也乃公竟齎志以卒不能為帥師之長子銘功勒石唱呼而還又不獲為鞮鞻象胥宴舌人而歌槃木得毋有未竟其才之憾乎然吾所悁悁而悲者猶不止是也每見世人著書尺許問其子孫不知卷若干者多矣獨先生子松浦能抱父書來徵吾言以信之於

天下其孝足稱也而予於空山水雲間偶展卷觀覺邊笳戍鼓隱現紙上幾欲屬櫜鞬賦從軍一證書中之奇而自搔白髮則又未嘗不傷其身之老而衰也序成投筆爲向西長望者久之

葉書山庶子日下草序

國試鴻詞科同舉京兆同登進士同入詞館者余平生得二人焉其一爲歸愚尚書其一爲書山庶子尙書以詩名而先生以說經聞論者曰說經人多不能詩又曰詩頌聖者難工不知詩即經也賡歌喜起半頌聖也果能說經而何有於詩果能頌聖而何憂其不工先生著春秋若干卷晚年督學楚黔歸恭逢
天子有謁
陵平西夷兩大典先生拜手賦詩彙而顏曰日下草質不過樸麗不傷雅洵足以光揚緝熙昭章元妙因念先生與尙書俱持節俱銜文俱詠卷阿又俱予告回籍以其道傳東南之學者文人遭際晚年益隆余尙最少官最卑三十年來與先生宦轍乖迕通一訊不可得今忽相依石頭城下春餘夏初花欄水檻時時張飲置具婆娑文墨先生白髮飄蕭而余亦蒼蒼在鬢文人遇合晚年益親然而回首玉堂彼此都如天上自今以往所以重科名而報　國恩者其在數行文字間乎昔也同升翱翔王路今也同歸詠歌昇平天實爲之非偶然也故承命爲序而不禁欣然奮筆焉

萬柘坡詩集跋

亡友萬柘坡遺集若干程魚門昵之陳古漁非之二人皆深於詩者也訟而質於余余欲通兩家之意特加點按集中五七古沉摯之思如窮淵泉而縋出之眞古豪矣近體索索殊少眞氣說者謂爲宋人所累余按宋名家絕無此種考厥濫觴始於吾鄉輇材諷說之徒專屏采色聲音鉤考隱僻以震耀流俗號爲浙派一時賢者亦附下風不知明七子貌襲盛唐而若輩乃皮傅殘宋棄魚菽而啜豨苓尤無謂也孫伯靑誚公路云恨不及其生時與共辨論柘坡與余總角之交九原有知必喜聞過而余亦深悔當年不早

[illegible]規語致留才人未竟之憾逝者已矣來者未已爲抉其瑕以見其平生之所誤者止於是也而大美乃以益彰且以嚴詩之防而謹其所趨否則文章公器目論者謂竟可以好尙異也其不然矣

南村唱和詩跋

昔予知金陵南村西圃兩同年時來官舍蓋西圃燕湖人南村燕湖宰一葦之杭渡江便至而三人者又均以詞臣改官故相得尤懽予乞病之年爲跋其同舟唱和詩忽忽三十年都不省記今年南村之子衍[illegible]將板而行之寄此卷來屬予點定予就其詩考其存歿南村亡十五年西圃亡七年作序之寶意先生亦[illegible]七十年卷內人無一在者而予當日同官中最少年今亦皤皤六十翁矣杜少陵所謂老病懷舊生意可知除涙落行間外尙何餘語惟念衍杜能存先人之詩并能寄先人數千里外之友而使之共存其詩有子如此可謂賢矣至於詩之清婉讀者知之無需宣揚而一篇之中往往一則曰隨園再則曰推袁想[illegible]當日交情相厚如是而亦若預知我之將爲後死之人也噫

野處堂遺稿跋

[illegible]士綿莊程君將葬枚往助屬引之役其季南耕手一編泣然曰此先君子所述作也先君子純終領闡[illegible]踐繩之節其犖犖大者具諸名公墓表矣惟詩文之多遺嗣章與亡兄懼過佚前人光集僅存者將付[illegible]梓子甚文而又與亡兄同辟公府爲加墨簡端似於誼所不當辭枚受而讀之其理湑其言正幽谷之[illegible]翠於百草非有意先之也乃自然也嘗謂世無無本之學古所傳談遷之史韋氏之經皆父學也南耕[illegible]其兄以經史分家各有纂著非先生基之者深何以有此然綿莊垂死以此編授南耕南耕年亦七十[illegible]矣耳聾目瞀行圈豚一揖幾墮而猶日守父書欽欽在抱嗚呼哉孝也亦庶幾古之爲人後者歟

小倉山房文集卷十一終

篁村題壁記

錢唐袁枚子才

壬申余北遊見良鄉題壁詩風格清美末署篁村二字心欽遲之不知何許人和韻墨其後忽忽十餘稔兩詩俱忘丙戌秋揚州太守勞公來誦壁間句琅琅然曰宗發宰大興時供張良鄉見店家翁方塓館篁村原倡與予詩將次就圬宗發愛之苦禁之店翁詭諾曰公命勿圬是也第少頃制府過見之保無嗔否宗發竊意制府方公故詩人盍抄呈之探其意制府果喜曰好詩也勿塓今宗發離北路又四年兩詩之存亡未可知予感勞公意稽首覼縷之不意方公以尊官大府而愛才若是亟錄所誦存集中夸於人道失物復得然卒不知篁村爲何許人今己丑歲矣八月十一日飲江甯梁方伯所客有蕭山陶君者蒼髮淵雅傾衿談甚樂不知卽篁村也次日來又次日詩來署名曰元藻終不知卽篁村也弟子陳古漁闖然入睇其小印曰噫陶篁村在此耶余聞之如結解如迷釋如天上物墮適適然起舞蓋古漁耳篁村名甚久而不知余之更先之也今夫天下大矣方聞之士衆矣邂逅慕思付諸茫昧寔料有承顏抗手時耶旗壁殘墨亂剝無慮萬數而此五十六字偏蒙護持又寔料知音之外更有知音耶相思垂二十年卒不遇旣遇復將交臂失又寔料有旁人來無心叫呼爲指而明之耶然方公勞公俱已物故而我與篁村幸留其身以相見則又安得不駭且賀而終之以悲也因憶平生過邗江寺壁愛茗生詩過金陵書肆愛東亭詩二人者均不著名氏均訪得之一爲蔣君士銓一爲董君潮未幾均登甲科入翰林與余同史館而茗生自西江移家來得朝夕見甚狎東亭則終不見且死矣或未必知余之拳拳其相思也友朋文字間亦有遇有不遇而況其他遭際哉

隨園記

金陵自北門橋西行二里得小倉山山自清涼胚胎分兩嶺而下盡橋而止蜿蜒狹長中有清池水田俗號乾河沿河未乾時清涼山爲南唐避暑所盛可想也凡稱金陵之勝者南曰雨花臺西南曰莫愁湖北曰鍾山東曰冶城東北曰孝陵曰雞鳴寺登小倉山諸景隆然上浮凡江湖之大雲烟之變非山之所有者皆山之所有也康熙時織造隋公當山之北巔構堂皇繚垣牖樹之萩千章桂千畦都人遊者翕然盛一時號曰隋園因其姓也後三十年余宰江甯園傾且頹弛其室爲酒肆輿臺讙呶禽鳥厭之不肯嫗伏百卉蕪謝春風不能花余惻然而悲問其値曰三百金購以月俸茨牆剪闔易簷改塗隨其高爲置江樓隨其下爲置溪亭隨其夾澗爲之橋隨其湍流爲之舟隨其地之隆中而欹側也爲綴峰岫隨其蓊鬱而曠也爲設宧窔或扶而起之或擠而止之皆隨其豐殺繁瘠就勢取景而莫之夭閼者故仍名曰隨園同其音易其義落成歎曰使吾官於此則月一至焉使吾居於此則日日至焉二者不可得兼舍官而取園者也遂乞病率弟香亭甥湄君移書史居隨園聞之蘇子曰君子不必仕不必不仕然則余之仕與不仕與居茲園之久與不久亦隨之而已夫兩物之能相易者其一物之足以勝之也余竟以一官易此園園之奇可以見矣己巳三月記

隨園後記

余居隨園三年捧檄入陝歲未周仍賦歸來所植花皆萎瓦斜墮梅灰脫材欒勢不能無改作則率夫役芟石留覘土脈增高明之麗治之有年費千金而功不竟客或曰以子之費易子之居胡華屋之勿獲而俯順荒餘何耶余答之曰夫物雖佳不手致者不愛也味雖美不親嘗者不甘也子不見高陽池館蘭亭梓澤乎蒼然古蹟憑弔生悲覺與吾之精神不相屬者何也其中無我故也公卿富豪未始不召梓人營池囿程巧致功千力萬氣落成主人張目受賀而已問某樹某名而不知也何也其中亦未嘗有我故也惟夫文士之一水一石一亭一臺皆得之於好學深思之餘有得則謀不善則改其蒔如養民其刈如除

惡其創建似開府其浚渠貫山如區土宇版章默而識之神而明之惜費故無妄作獨斷故有定謀及其成功也不特便於己快於意而吾度材之功苦構思之巧拙皆於是徵焉今園之功雖未成園之費雖不貲然或缺而待周或損而待修固未嘗有迫以期之者也孰若余昔年之腰笏磬折里魋喧豗乎伐惡草剪虬枝惟吾所爲未嘗有制而掣肘者也孰若余昔時之仰息崇轅請命大胥者乎五代時得檀利宴宣德堂歎曰作者不居居者不作余今年裁三十八入山志定作之居之或未可量也乃歌以矢之曰前年離園人勞園荒今年來園花密人康我不離園離之者官而今改過永矢勿諼癸酉七月記

隨園三記

園林之道與學問通藏焉修焉不增高而繼長者荒於嬉也息焉遊焉不日盛而月新者狃於便也然譬者爲之徒鉤鈲析亂而已吾固不然爲之勤遊之勤恆若有所思念計畫以故登登陾陾耳無絕音雖然學之不足精進可也園之不足則必傷於財而累於廉烏乎可繼乃恍然曰人之無所棄者業之無所成也西不盡流沙南不盡衡山此非疆宇之有所棄乎夔典樂則棄禮孔子執御則棄射此非學術之有所棄乎天且不全故世爲屋不成三五而陳之孟子亦曰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吾於園則然棄其南一椽不施讓雲烟居爲吾養空遊所棄其寢隊剃不治俾妻孥居爲吾閉目遊所山起伏不可以牆吾露積不垣如道州城蒙賊哀憐而已地隆陷不可以堂吾平水置槳如史公書旁行斜上而已人壽不如屋吾穿漏液構宋齋小於狙猿之杙如管晏法期於歿身而已不筵日不用形家言而築毀如意變隙地爲水爲竹而人不知其不能屋疏牕而高基納遠景而人疑其無所窮以短護長以疎彰密以豫畜材爲富以足其食徐其兆而不趨爲牆工而恤夫使吾力常沛然有餘而吾心且相引而不盡此治園法也亦學問道也丁丑三月記

隨園四記

人之欲惟目無窮耳耶鼻耶口耶其欲皆易窮也目仰而觀俯而窺盡天地之藏其足以窮之耶然而古之聖人受之以觀必受之以艮艮者止也於止知其所止黃鳥且然而況於人園悅目者也亦藏身者也人壽百年悅吾目不離乎四時者是藏吾身不離乎行坐者是今視吾園奥如環如一房畢復一房生雜以鏡光晶瑩澄澈迷乎往復若是者於行宜其左琴其上書其中多尊彝玉石書橫陳數十重對之時倜然以遠若是者於坐宜高樓障西清流洄洑竹萬竿如綠海惟蘊隆宛暍之勿虞若是者與夏宜琉璃嵌聰目有雪而坐無風若是者與冬宜梅百枝桂十餘叢月來影明風來香聞若是者與春秋宜長廊相續雷電以風不能止吾之足若是者與風雨宜是數宜者得其一足適人意而況其兼者耶余得園時初意亦不及此二十年來庸次比偶艾殺此地棄者如彼成者如此既鎖其甍矣夫何加焉年且就衰以農易仕彈琴其中詠先王之風是亦不可以已乎後雖有作者不過洒濯之事丹堊之飾可必其無所更也宜爲文紀成功而分疏名目以效輞川云丙戌三月記

隨園五記

志餘於才則樂才餘於志則不樂吾志願有限而所詣每過所期自分官職得郡文學已足而竟知大邪家計得十具牛已足而竟擁百畝園得一椽已足而竟四記之疏名目而分詠之私揣余懷過矣哉不意數年來過之中又有過焉余離西湖三十年不能無首邱之思每治園戲倣其意爲隄爲井爲裏外湖爲花港爲六橋爲南峯北峯當營構時未嘗不自計曰以人功而倣天造其難成乎縱幾於成其果吾力之能支吾年之能永否今年幸而皆底於成噫使吾居故鄉必不能終日離其家以遊於湖也而茲乃居家如居湖居他鄉如故鄉驟思之若甚幸焉徐思之又若過貪焉然讀易賁之六五曰賁於邱園束帛戔戔吝終吉輔嗣註云施飾於物其道害也施飾邱園吉莫大焉謂邱園草木所生本質素之處故雖加束帛戔戔吝而終吉左氏曰樂操土風不忘本也余雖貪不知止而能合於易以操土風或免於君子之譏乎然

世之飾朱門塗白盛者或爲而不居居而不久而余二十年來朝斯夕斯不特亭臺之事生生不窮卽所手植樹親見其萌芽拱把以至於蔽牛而參天如子孫然從乳哺而長成而壯而斑白竟一一見之皆人生志願之所不及者也何其幸也雖然草木如是吾亦可知吾既可知則此後有不可知者在矣戊子三月記

隨園六記

嘗讀晉書太保王祥有歸葬隨葬兩議方知隨之時義不止嚮晦入宴息而已也余先君子卒於江甯欲歸葬古杭慮輿機之艱不果欲隨葬茲土又苦無營宅所以故將年冘豫慢葬者十有七年思古人未葬不除服之義瞿然自以爲非人今年春有形家來謀園西爲兆域者余聞往視則小倉山來脈平遠夷曠左右有巖隒岸㕓草樹䰄髿封以爲塋宰如也因思予有地廿年不知一旦而知毋亦先君子之靈有以詔我乎遂請於太夫人以己丑十二月十六日扶柩窆焉塋離園僅百步以故牆壂安穩得時時除其草灌其宰樹審諦其墓石予故貧士幼時先君子幕遊楚粵余遊學京師父子常相離也今以一園之故而先君子厝於斯祭於斯奠幽宮於斯父子蓋未嘗一日相離是豈强而爲之哉亦隨其地之便心之安而已塋旁隙地曠如余倣司空表聖故事爲己生壙將植梅花樹松與門生故人詩飲其中若是者何子隨父也壙界爲二俾異日夾溝可廖若是者何妻隨夫也壙尾留斬板者又數處若是者何妾隨妻也沿塋而西有高嶺窔衍而長凡傭從㞭養婢嫗之亡者聚而瘞焉若是者何僕隨主也嗟乎古人以廬墓爲孝生壙爲達瘞狗馬爲仁余以一園之故冒三善而名焉誠古今來園局之一變而隨之時義通乎死生晝夜推恩錫類則亦可謂大矣備矣盡之矣今而後其將無記則尤不可不記也庚寅五月記

陶氏義莊碑記

古立大宗以餘財歸之有不足者資之於宗後世廢宗法遂有一族而異目相視者然漢之樊重魏之楊

椿均能散所有濟族人數世之窮第未嘗扁表其莊綽楔而書蓋行其心之所安而不以爲義也范文正公修其法號曰義莊公之心豈以義自居哉以爲仁事也而義名之然後使吾子孫知如是則義悖是則不義方克踵行勿倦與吾意相終始而天下之大人心之同必有慕義無窮而奮乎千百世後者潯陽陶氏之遷於吳也距文正公六百年矣族落落大滿不能無窶人子徵仕郎世魁聞范氏之風而悅之其子員外篠尊父志以繼先賢割沃畬置莊鳩厥宗支振廩同食月會而旬計之吳之人以爲今之陶昔之范也今夫江河之大綿亙萬里而世不能無斷港絕潢者非其本支故也若夫岷山之勇流崑崙之餘波而淤塞就枯焉人能無憾於江河乎惟其能以九里之潤灌漑百川而江河乃愈增其大然則陶氏之以仁爲富也乃其善於持富也傳曰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易曰何以聚人曰財聚郎收之之謂也天下人非財不收而況於本族乎余與篠之子振聲戊午同試京兆別二十二年相見吳下持此顛末屬余爲記余喜故人重逢遽聞高義而又私念袁氏族黨寥落難收匪徒力有所讓蓋亦自傷其聞之之晚焉

戊子中秋記遊

佳節也勝境也四方之名流也三者合非偶然也以不偶然之事而偶然得之樂也樂過而慮其忘則必假文字以存之古之人皆然乾隆戊子中秋姑蘇唐眉岑挈其兒主隨園數烹飪之能於烝鵞首也尤且曰茲物難獨噉就辦治顧安得客余曰姑置具客來當有不速者已而涇邑翟進士雲九至亡何宣州尤貢父至又頃之南郊陳古漁至日猶未昳眉岑曰予四人皆他鄉未攬金陵勝盍小遊乎三人者喜納屐趨趨趨以數而不知眉岑之欲飢客以柔其口也從園南穿籬出至小龍窩雙峯夾長溪桃麻鋪芬一漁者來道客登大倉山見西南角爛銀坌湧曰此江也江中帆檣如月中桂影不可辨沿山而東至蝦蟆石高壤穹然金陵全局下浮曰謝公墩也余久居金陵屢見人指墩處皆不若茲之曠且周繇念墩不過土一抔耳能使公有遺世想必此是耶就使非是而公九原有靈亦必不捨此而之他也從蛾眉嶺登永慶

寺亭則日已落蒼烟四生望隨園樓臺如障輕容紗參錯掩映又如取鏡照影自喜其美方知不從其外觀之竟不知居其中者之若何樂也還園月大明羹定酒良巽首如泥客皆甘而不能絕於口以醉席間各分八題以記屬予噫余過來五十三中秋矣幼時不能記長大後無可記今以一巽首故得與羣賢披烟雲辨古蹟遂歷歷然若眞可記者然則人生百年無歲不逢節無境不逢人而其間可記者幾何也余又以是執筆而悲也

西磧山莊記

江橙里先生得西磧山莊之次年賦詩八章走幣索予爲記余告之曰凡遊其地而不能忘者必記之勝於筆記之也予遊山莊一稔矣愛其形勝之奇天施地設非人所爲故常置諸心目微子之請方將書梗槃當臥遊而況受主人諈諉耶莊在吳門鄧尉之西舊號逸園離城七十里極盤胥紆𡨋之饒入其門古梅鋪棻芳樹蓊蔚曲澗嶢巖環廬而呈所扁表者有清暉閣有九峯草廬有釣雪槎有鷗外春沙館凡十餘處皆各極其勝而臚矚臺爲尤奇臺袤夷畝許西磧山從背起接天蒼蒼然而臨太湖三萬六千頃之烟波浮湧臺下余遊時適主人程君外出相傳園已售揚州江氏俄而有持蘊火來置鑪者詢之果江氏家僮予素知程故高士能詩聞其棄園而駭及聞橙里得之復婡婡然喜蓋橙里之才且賢猶夫程君而與予交尤狎於程君故也因思古者楊憑之宅白傅居之蕭復之園王縉居之天於幽渺敻絕之境往往鄭重愛惜必畀諸克稱此居之人轉不若朱門華堂之濫施而無所於靳也雖然學問之道無窮園亦然程君治園之力盡矣故棄園橙里之力有餘故得園然則增榮益觀又安知非天之爲園計而故乃捨舊而新是謀耶經之營之似亦橙里所不宜得已園中亭榭無可改更惟臺旁少屋天風淸寒客難久留得構數椽其間觀魚龍出沒與縹緲莫釐二峯朝夕拱揖豈非置身天際哉苟此室成予雖衰所不百舍重趼而再至者有如此水

安徽布政使新廨題名記代制府作

錢唐袁枚子才

凡事之最始者古今人之所屬目者也卽其官非始建之官而官所駐劄之地自某人始則後之人必將考其姓名以矩其行事　本朝分安徽江蘇爲上下江各安徽布政使司駐劄江甯由來舊矣乾隆二十五年

皇上命增設江甯布政司一員歸安徽布政司於安慶蓋繁者分之遠者近之所以廣治化專事權也而松佶適爲始駐安徽之布政使司除簿領外一切草創因太守舊署而爲署庫先焉次堂皇次賓館次燕寢著之東因司馬舊園而爲園栽竹木置亭增岑樓爲登可見龍山工既成將題石陷壁而不禁悚然曰凡治事者遙而度之不若近而按之之切也專而謀之不若聚而成之之善也今有客遊而理家者雖聰強廉察十中八九而無如身爲寓公終懸揣焉一旦歸家前瓶罍[illegible]盎鑠若列眉然其[illegible]或無曾長之詔示兄弟子姓之贊助或雖有之而非其同居其休戚者則亦難就就亦未必盡善安徽布政使司之駐江甯此客居而治家者也其所接將軍司道府佐州縣是曾長兄弟子姓之不同居不共休戚者也　天子知之故以安徽官還安徽又俾日隣近其中丞觀察使府佐州縣咨諏詢度以治安徽之百姓其於爲政顧之至者也欲不治也得乎雖然彈琴者改弦而更張之必其聲之和於前而後不負所以改弦之意元末置十三行中書省於諸路洪武平章明代[illegible]爲布政司蓋[illegible]所謂使相者是也以甚尊之職而又實然爲開府之首其將何以副之必也如工尹肆[illegible]肘[illegible]胥使政歸之效確然可指而後此心卽安否則其在近也又何異其在遠也後來之君子當思此言

醉嘯軒記

醉而嘯醉宜嘯而醉嘯宜環流於二者之間庶幾古遊者也功園主人作醉嘯軒華不稱雕鏤樸不虞陀陊窈而幽敻廣悉稱既成凡夫貌執者傾衿者繪者弈者韻絃索者投焭格五者辭不釁至能醉則醉能嘯則嘯主人亦聽客之所爲辛卯冬予過蘇州主人爲軒索記爲記飲余余不能飲何以醉不能歌何以嘯不醉不嘯又何以記軒然夫醉與嘯之義有一二聞於師者按嘯旨十五章曰疋曰叱其法今絕矣惟醉人如雲法似不絕然而心醉六經者少則猶之乎絕也吾願遊是軒者能酣典墳則醒亦醉能和心聲則默亦嘯若夫胥胥然醉而已矣嗷嗷然嘯而已矣殆非主人意耶謂余不信請質之軒

馬骨記

丙戌夏五門人陳熙將遠行予止而觴之酒行門外人聲嗷嗷閽者手一物入曰皖人畜馬馬負鹽車死剖之腦有骨若山峯殺然黃一市爭傳觀無能名聞隨園主人能博古故來問訊予諦視亦瞠也謝之去居亡何陳生豥戶入曰昨閱拾遺記載馬首有骨白者日行千里黃者日行八百里前所見馬骨黃其生時殆八百里馬乎予聞而嘆曰斯古所謂骨法應相者是也今王侯上廄其堊香茸披錦障者甯得有應相馬乎然而皖人竟有之矣有之而不能知屈馬以死死而不能知載骨以訪訪而終不能知棄骨以去嗚呼天下之不遇孰有如茲馬者乎雖然彼野人也馬死則已耳不野壠之而遠詢數百里外予於拾遺記頗檢校而臨事輙忘陳生非有意檢書而忽於此數日間爲死馬得當以報然後知天之生才若隱若現若不遇若遇若有意若無意於淹沉已極計無復之中而又必使其身分略一表明噫其憐馬耶其示人耶

史公張秋治河記

乾隆十六年夏六月二十八日黃河決豫州自陽武建瓴而下出延津逾長垣東明逕齊魯壽張東阿等郡川瀆來匯如馬逸不止秋七月二十日水穿張秋之掛劍臺而東由大清河入海當衝者城不沒三版

民怔忪無措號泣者相環諸河官色變面言嘵或請塞掛劍壩口或請抇麥田下疏其流或請貸百姓金聽自遷兗沂道史公抑堂止之下令曰築南北隄二百丈毋稍遲緩成水不左右衝民稍安公乃上書總河顧公曰掛劍口已爲江河矣黃流稽天隄根茫茫將焉置土石欲挑濬者此剛彼淤畚鍤無所施夫上源不斷徒急下流是屋梁之崩而輔以數杙之支不缺則敗爲今計宜聯豫東兩省爲一局急塞陽武咽喉旣斷流乃從事於東東所漫處宜棄故瀆開新河易西岸爲東岸旁築兩隄如翼東而張之增一壩遏水北行如此則河力漸退功可成有他變東請身當之書上當事者壯公言報曰可公乃駐節河上轉巨石仆大木審形司馬別駕行飭料丞若尉行冬十一月十一日塞陽武口十二月朔黃流絕披河積水消再四日告成清流如鏡水波不揚萬姓曲踊百貨魚貫費帑一萬有奇是役也微史公幾殆袁枚自陝歸泊濟寧公以其狀來曰夫河決無期而塞須有定余豈矜而自功耀後人哉然通變之用多所參議則詳而益明昔趙充國屯田於邊封上文書曰須爲後法余慕古人之用心需子之筆墨將使後之治河者有所考也枚曰諾遂紀其實於碑 ●

兪氏義塚碑記

周禮蜡氏掌除骴有死於道路者埋而置楬焉又族師十家爲聯五人爲伍使相葬埋古制民之產名山大川廣谷無禁地公地也恣民之所使之故送死無憾今任土之法廢矣尺寸皆民私也流離之氓夭爲皃殍橋死於市野橫陳而已誰能無穢虐士而損所有以仁其類乎丙子歲江南洊飢札瘥夭昏羈鬼相望捐瘠者焚如者漂溺者蠅蚋之所姑嘬者屬於道兪子曉園以爲大戚施櫬千餘地百畝聚遺骸而掩諸幽望之纍然高下不及泉上不泄臭甕而臨如旅人成羣得安宅焉鄉里感之有司詣之朝廷旌之曉園亦仁矣哉曉園又來曰余新安人也貿遷江甯去往無恆弗告茲舉於邑良慮有奪其界者是爲善不竟也請牒地若干畝於官立精文善法俾傳永永無極吁嘻劉非獨仁其智且足用也余考春秋晉鄭之

閒有隙地曰玉暢頃邱邑戈錫子產與宋人盟曰勿有是及子產卒宋人取錫遂尋干戈又周禮墓大夫
率其屬而巡墓厲古人之於地界或盟或巡猶有爭者矧茲荒兆難徵於鬼非曉園意思深長他日者且
遷且褻且侵削且銚萊雜下冤伏陵窨爲枯骨祟矣欲世世萬子孫毋變宜詳區界而勒諸石凡核得塚
長一百七十六弓二尺寬一百三十四弓其存爲拾櫬費者中有熟地廬舍按年收子利四十餘緡

江甯府題名碑記代陶公作

守官如守舍然前此居者不知幾何矣後此居者不知幾何矣其後此居者不可得而知也其前此居者
則遞迤屏列如表之示目鼓之語耳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善與不善疇非吾師此古人官廨題名
之所由昉也江甯攝七縣冠九府州於古爲赤緊畿望之全我朝　聖人御世百四十年勤民恤功尤重
二千石之選課最者擢之撟虔者黜之久倖者　召見之吏治蒸蒸光於古矣予量移來淮眠其氓之華
離俗之康艾常瑣瑣在抱慮蹈詩人胡顏之譏欲景前躅以自範而舊無名籍文獻缺然竊不自揆謹考
順治元年以來得四十五人書其姓氏爲之扁表嗟乎此四十五人者或久或暫或賢或否或臟而遷或
墜而顚迹雖不同而要皆懷印曳紱臨民帥吏先余而居此者也即其在位之歲時以考其政治之得失
思齊乎自省乎目及之而欽耳聞之而警豈徒作區區之甲乙簿同官錄觀哉昔尹鐸尹晉陽委土以爲
師保脅其王書先賢於壁以自勉二人有心先我而得後來之君子將有韙於斯舉亦將有感於斯言

漁隱小圃記

吾宗有賢曰漁洲居士居士有園曰漁隱小圃在楓橋之西袤廣百弓客之往來於吳會者可以泛杭而
至壬午年予初遊目見有所謂無隱山房者倣山谷答長老之旨植桂甚繁足止軒者僅容二人膝語甚奥
燕睇堂者長廣重檐可以張飲會賓甚恢宏列岫樓者遮迤穹隆靈巖諸峯甚曠其他館曰鳥催閣曰來
鐘亭曰小衡山池曰戲荷亭皆回峯紆流有匽巖晃漾之觀漁洲告予曰此外臯盤溪王氏之故居也沈

文愍公與一時名流賦詩於此石刻尚存予聞之愴然蓋盤溪與予交文愍與予同年二人存時予尚不知有此園也夫世之以園傳子孫者多矣不逾時遭其毀棄當時賓從或睥睨於頹垣敗瓦間漁洲不獨能爲盤溪之園增榮益觀兼能使盤溪之故人補其從前未到之憾此其才且賢爲何如君子嘉夫園也尤嘉夫居是園者也惜予識盤溪晚識漁洲更晚不獲與石上諸賢同時賦詩又遠隔白門未能屢至心殊拳拳然而園公地也亦私舍也夫己氏得之孰若吾友得之吾友得之孰若吾宗得之毛詩曰豈無他人不如我同姓煙雲有知必當相昵文其顛末非我而誰宜漁洲作記之請嚴亟如有急色耶

記句容叟

舟過燕子磯泊古寺有叟訓數僧貌臞而古鬚髮墮落高吟所作詩齒缺不能音揖而問之曰叟其有道者歟曰余非有道者累於道者也詢其姓曰趙句容人母孕之即不茹葷九歲齒決肉嘔遂絕之誓不娶年十九母亡慕茅山三洞爲神仙居絕欲得之佗然從三人而行裹糧趨洞所洞冥然黑人倒臥作蛇行以進叟先入墮水幸淺無所傷二人者秉燭繼之蝙蝠啞啞萬數如大片黑雲來撲火火滅其一毒虺長三四尺狂走有聲三人苦畏聯衣帶行山根觸頂礙眉石乳雨下訖不得住又五六里得坦穴聞鐘磬鳴大喜奔之石罅水所爲望如黑海昏霧杳藐波浪大作不可窮也鐙盡滅且飢爲是悛而止從原徑返行且臥迷無所復聞人聲如天外呼者則三人之戚友具麥飯紙錢號於洞口也牽以繩三人同上見青天如得故物人間已三晝夜矣叟歸學茹氣呼噏法於三人中最爲長年卒衰廢與他老人同無所名一錢乃敎小僧句食飲以卒日自悔空然慕道幾死穴中嗣後有掐擊而道神仙者以爲妄言非矣

江甯訓導廳壁記

校官官最卑俸最薄廨最庳陋其長如是其貳可知江甯訓導署有廳三楹爲前明祠周忠節公所來官此者率儐壺脩集賓僚於其間非樂神人之雜居也姑舍是而無以爲居也曹君菽衣蒞茲未久邑之

人興修學宮改祠周公於明德堂之右於是三楹廓然始爲君所有君庀治之平其斂陷增其宲梲於粲洒掃歷書前人姓氏而屬余爲記鐫兩石陷之壁間余按老子云與物且者其身不容言君子不可與物爲苟且也是以叔孫昭子所到雖一日必葺其牆屋曹君本名家子結髮束修儳然思有所建立使周祠不遷吾知君必佽期養力別創禮堂以與諸生講習而況事與時偕先賢如有意以讓之哉雖然力不足而强爲者殆身不勉而旁求者勞校官所入甚微備物主仅溝陳之無藝則功必難就又或出位越思求助於人人必掉磬之捉搦之功亦未必就曹君既不肯薄其官視如傳舍而又未嘗旁呼將伯以佐其廉卒之室苟完而道大適此一役也於以見天下無不可新之地無不可勉之官後之坐是廳者俱當健其決而賢其志也廳之前有榆甚古有竹甚充有柏有柳甚稚有池甚窪渫將次第葺之各因其質以成其美則教士之法亦於是乎觀

江安糧道題名碑記代陶公作

題名始於漢光和四年而官廨題名厥惟唐始予守江甯仿唐人故事考前人姓氏而書之旋蒙　天子恩擢江安糧道之職循例以書曷敢以後按國初創授副使一員攝全省糧務順治五年改設糧道轄江安徽甯滁和等十府四州自後或裁或置或兼分巡或專督運或添設庫大使或運搋並僉雖時時小更而要之擇米慎察吏廉督漕勤僉了公四者具則監司之職盡焉唐劉晏爲轉運使見一水不通思荷鍤而先行見一粒不運思負米而先登有味乎其言實獲我心矣雖然邦伯侯牧民事紛如仅職大難糧道則漕糧一端而已中才循循僉能催程趲限輦粟京師　本朝四十三官鮮以不職聞就其中只周櫟園王樓山二公聲稱隆隆考其設施了無他異可知人能重官官不能重人嗟乎誰無名姓能使後之人傻指及之而慨然若有所慕此其故豈在出身爵里之間乎然非出身爵里則其人亦莫得而詳也合鐫晉秩左

小倉山房文集卷十三終

錢唐袁枚子才

祭陶西圃文

嗚呼公來非訣公去不還今日思之來非偶然前年秋仲軺車我園曰官秩滿將覲于天有兒侍側有妾在船妾乃君贈生兩童牙今來君所如來外家離孫謁祖父執呼爺我聞公語喜不自止手斝盎齊庭堆行理臧獲從從兒女娓娓夜燭未跋公倦而倚弛氣離坐目瞥唇哆我心憂之公其衰矣迢迢燕都三千里程綿惙若斯如何可行年逾大耋懸車有經欲止公往慮公悔聽意滿口重言復禁聲其時尹莊尙領江左兩相飲公獵纓入坐一友一師笑言之瑳反馬藏輿班荊瑣瑣勸老而休其言如我公心亦悟公行難回家難相逼如弩方開但有前岸而無後崖九月黔天秋容變柳同賦河梁欷歔握手我轉慰公前期正有同年歸思八十有九三至長安覲 帝萬壽晉秩尙書杖朝而走天道難窺人事不偶兩相之言唯唯否否何圖半載叩門聲忙果然訃至曰公路亡婦髮兒縗麻衣若霜重來我家泣涕浪浪惟公不見公往何方曾曾稚子厭厭其質朝來授經暮來請命似可扶持以繼公業我亦衰老能扶幾時姑盡寸心以告公知嗚呼三十年交二十年別重教一見方成永訣謂天無情似未盡絕謂天有情又似離必滿懷者淚滿頭者雪對飲原缺二字依然宴集哀哉尙享

祭莊滋圃中丞文

嗚呼惟公之貴吾不知其所以遂惟公之災吾不知其所由來隆隆者求而公優游易折者剛而公安詳公之行事伊誰勿思公之本末惟我能知公貢于粵游學京師三十年來金躍飆馳如祥雲之升海爽日以飛其間但兩顚兩起而竟已輕烟過目而不可復追我少公年實惟兩載丁巳長安嗣公丰采度實我容能實我甲假宅道南相優相狎張飲雞社再盟再歃明年京兆同登賢書明年禮闈同翔天衢 帝策

仲舒擢爲第一回顧終軍亦許簪筆凡公所有則我不無得我相於公亦不孤西清宵宴東觀晨趨人之覩之兩劍雙珠小劫昆明爲懽未渫我宰江左公留燕闕從此乖分辵階獵級或旬日之間而周歷三臺或三十之年而早麾旌節非予小子之早遯先藏幾乎腰笏負韉而向公屈膝一臨浙水兩巡吳門南攜湘流東釃河源酬知急而立功自喜慮聽瑩而巵言勿聞太定似復過靜如昏網疎糾慝風希揚仁民譽民毀萬口猖猖余雖不能執塗人以代曉而要其養體于大宅志子醇嗚呼噫嘻可告鬼神我嫌公之寬姤公嫌我之疎俊雖隣不覿雖親不近三年一書五年一問恃舊多規領而不慍參知政事將離于南交淡而成蔗老而甘訪我空谷穿雲停驂抱我幼女挈諮喃喃公戲我笑我臥公談已握手于白門復開尊于吳下道兩人之裔未莫分襟而悲咤何圖此酒即是離觴何圖此別萬種滄桑家入搜牢身歸獄市簿責八翟鑿驚三褫罪淺　恩深雷收電止解金木之纏身忽紆青而拖紫雖霜盡以春來終形存而心死果八閩之再臨竟九泉之已矣嗚呼胡不早終赫然相公胡不少待大福將再不早不遲天實爲之茫土人事萬古如斯哀哉尚饗

祭程元衡文

嗚呼三十年交爲一世兮胡爲忍心捨我逝兮君倨身而揚聲哰子銳兮仡仡矜矜何自厲兮雖桀禹英負奇氣兮用心如稱量天下士兮李蔡下中䀹其目而不視兮余過長淮年二十有四兮君頤未髭忻交臂兮高睨蒼靈期利濟兮似我與君起廬中而可試兮笑言未終秉燭繼兮猶以爲不足更友其季兮其季魚門肫肫仁兮名滿儒林情尤親兮其季逝先吁嗟聽兮烱介明淑將毋同兮我登君庭兄弟笑相迎兮我飲君酒弟兄排日爭兮各有分器耀瓊英兮各有和羹夸割烹兮嗚呼盛哉三鳳鳴兮日復一日家離析兮年復一年門蕭瑟兮君張孤軍彌鳴鼓而不肯息兮前年君來同話舊兮今年待君君獨後兮忽然書至家業覆兮代權子母呼負負兮爲此怔忪病莫救兮我答君書善自調兮男兒意氣甯錢刀兮往

書未覆忽聞凶兮知君憂心懷萬重兮又蒸以毒暑莽交攻兮人非金石一病終兮雖然宵死毋弱眞莫雄兮不見其尾如神龍兮從此淮揚吾安從兮嗚呼星落落兮晨傾雪飄飄兮鬟盈君長寢兮事畢我身在兮心驚誓九京兮泉路長無絕兮交情哀哉尚享

祭高寶意太守文

嗚呼一部天星文昌幾座四海儒冠文人幾個雖神理之綿綿終希音之寡和感陳迹之難忘恨華年之易過目方極夫滇雲耳驚聞夫楚些寶意先生於越前輩楚國先賢玉容英峙藻思蟬嫣三微五際學極幽元其立乎世也一意孤行解天弢而獨往其搖乎筆也十指如電揭雲朵以揚鮮蓋天之所與有物來相而人亦靡得而竊焉　皇帝三年詞臣召見萬頸胥延觀公上殿公忽抗聲臣習簿書願出于外爲王馳驅　天子頷之逝目宰相宰相怫然嫌公太戇太液池魚無端跋浪雲邑大構忽逃巧匠畀司馬之閒官爲神仙之謫降公改皂衣揭來江東連謁大府如畏鍋屈一足以啟事櫛三律而辦公蘊雅心予俗狀寓巧傲于拙蒸或亭疑而定法或覩白而署空果丹穴之人智亦君子之德風予乞歸娶拜公潤州公命郎君導余山遊鐵塔風高金焦雨收掎筏連礴酣顏高謳一笑爲樂三宿不休至今渡江餘夢悠悠予再改官犇蹤重合侯巖太史同官先逢每欲公留定先我拉脫肉作魚揚舡康爵光妓遮逝仙童錯雜墜月滿地殘梅半榻一桃夸分二婢爭夾領識微于金奏解彈箏之銀甲忍訣判于烏衣實魂消于絳蠟已而月儀求去環娘倏亡斷斷怒薄悁悁神傷右軍有深情之帖樂師傳窮刧之章雖風人之偶寄亦足以妖露夫百色而蕭條夫衆芳脫身百粵遠守哀牢值陣雲之如墨正王師之征苗從此芳訊雨絕靈夢旌搖軍檄火急瘴煙林燒縛儒衣爲短後挂郡將以弓刀蔦欲飛而水墮象未戰而膽消婆娑老子授命如毛燕然易銘臯蘭難鑿炙忘其口闔撓于腰宜乎碧雞金馬之神未見而先喪夫王褒嗚呼先生四品爵盡六旬壽畢百卷詩存萬里骨白初聞音而心瞿繼頫思而掩泣雖千秋之道光終九原之路黑何妨孔

嚴在而竺師仍來未免惠子亡而莊周無以爲質哀哉尙享

祭辭一瓢文

嗚呼伊己巳之仲冬兮余殗殜於牀第謁三醫而莫救兮疑季梁之將死聞先生之渡江兮心欽遲而欲問所以已𩏂鼓以召之兮復先豫而中止曰斯人之奇介兮託許由之一瓢抱內經之絕業兮如孤雲之難招廿始投萬金於海兮顏闔鑿坏以逃豈戔戔之山中氓兮所能執訊以相要忽車聲兮啍啍溓深泥兮叩門儼雅跽而相對各清談兮干雲上自兩戒之形巒兮下極三雍之禮樂細而鑄凝手搏之雜伎兮大而風后奇胲之方略五稱兮如響七發兮皆藥悔予病之不早兮致見君之已晚君亦忘萬頸之胥延兮每一來而不返吳閶兮再見鶺鴒兮相從君作夷門之大會兮余尋河朔之高蹤聚海內之耆碩兮縱捭闔之談鋒或擊鉢兮擘錦或擫琴兮歌風春復春兮花落歲復歲兮人空渺山河之一笛送此夕之諸公天哀民之頷頤多疾兮故留此晨星之孤耀也惟學之靡所不窺兮故能進技于道也乃門高無客敢撇裾兮偏獨與余以爲好也先生之診疾兮每禪遊於象外逞青睛于一盼兮已穿穴其五內隨靈機以倏變兮遽斬關而扼險代肺腑以作語兮化狶苓爲流[illegible]奪亢父之生魂兮走游梟之百怪先生之清尙兮意飄飄而凌九垓貴不足以虞其志兮利不足以挺其懷呑丹篆兮吸元泉纂眞誥兮題靈笭極三微兮窮五際奴金虎兮婢銅仙瘞華陽之鶴一隻兮畜世隆之龜三千（先生杖名銅婢爲龜作巢學其吐納）嗚呼方冀至於殊庭兮忽神船之已渡豈大耋之逢占兮抑風燈之難護乃天道之自然兮苟有朝其必暮雖金丹之如雪兮終玉棺之必赴惟神理之綿綿兮去恆幹而彌固亂曰化人行矣天酒清兮先生往矣歲星明兮他日來歸桑海更兮滿世曾孫呼誰聽兮重曰[illegible]兮青松園開兮水南我無車兮越弔豨有淚兮悲含羌招魂兮江上極思心兮潭潭哀哉尙饗

祭妹文

乾隆丁亥冬葬三妹素文于上元之羊山而奠以文曰嗚呼汝生于浙而葬于斯離吾鄉七百里矣當時雖觭夢幻想甯知此爲歸骨所耶汝以一念之貞遇人仳離致孤危託落雖命之所存天實爲之然而累汝至此者未嘗非予之過也予幼從先生授經汝差肩而坐愛聽古人節義事一日長成遽躬蹈之嗚呼使汝不識詩書或未必艱貞若是余捉蟋蟀汝奮臂出其間歲寒蟲僵同臨其穴今予殮汝葬汝而當日之情形憬然赴目予九歲憩書齋汝梳雙髻披單縑來溫緇衣一章適先生奓戶入聞兩童子音琅琅然不覺莞爾連呼則則此七月望日事也汝在九原當分明記之予弱冠粵行汝掎裳悲慟逾三年予披宮錦還家汝從東廂扶案出一家瞠視而笑不記語從何起大概說長安登科函使報信遲早云爾凡此瑣瑣雖爲陳迹然我一日未死則一日不能忘舊事塡膺思之淒梗如影歷歷逼取便逝悔當時不將嫛婗情狀羅縷紀存然而汝已不在人間則雖年光倒流兒時可再而亦無與爲證印者矣汝之義絕高氏而歸也堂上阿嬭仗汝扶持家中文墨眣汝辦治嘗謂女流中最少明經義諳雅故者汝嫂非不婉嫕而于此微缺然故自汝歸後雖爲汝悲實爲予喜予又長汝四歲或人間長者先亡可將身後託汝而不謂汝之先予以去也前年予病汝終宵刺探減一分則喜增一分則憂後雖小差猶尚殗殜無所娛遣汝來牀前爲說稗官野史可喜可愕之事聊資一懽嗚呼今而後吾將再病敎從何處呼汝耶汝之疾也予信醫言無害遠弔揚州汝又慮戚吾心阻人走報及至綿惙已極阿嬭問望兄歸否強應曰諾已予先一日夢汝來訣心知不祥飛舟渡江果予以未時還家而汝以辰時氣絕四支猶溫一目未瞑蓋猶忍死待予也嗚呼痛哉早知訣汝則予豈肯遠遊即遊亦尚有幾許心中言要汝知聞共汝籌畫也而今已矣除吾死外當無見期吾又不知何日死可以見汝而死後之有知無知與得見不得見又卒難明也然則抱此無涯之憾天乎人乎而竟已乎汝之詩吾已付梓汝之女吾已代嫁汝之生平吾已作傳惟汝之窀穸尚未謀耳先塋在杭江廣河深勢難歸葬故請母命而甯汝于斯便祭掃也其旁葬汝女阿印其下兩冢一爲

阿爺侍者朱氏一爲阿兄侍者陶氏羊山曠渺南望原隰西望棲霞風雨晨昏羈魂有伴當不孤寂所憐者吾自戊寅年讀汝哭姪詩後至今無男兩女牙牙生汝死後纔周晬耳予雖親在未敢言老而齒危髮禿暗裏自知知在人間尚復幾日阿品遠官河南亦無子女九族無可繼者汝死我葬我死誰埋汝倘有靈可能告我嗚呼身前既不可想身後又不可知哭汝既不聞汝言奠汝又不見汝食紙灰飛揚朔風野大阿兄歸矣猶屢屢回頭望汝也嗚呼哀哉嗚呼哀哉

周鎔谿哀詞有序

壬戌春余官翰林同年陶京山寄聲云有周鎔谿者能爲踔絶之文願受業門下已而來雅相得也其年秋余改官江左郎主其家又一年余知江甯鎔谿非衙散時不至至則除學文外一不闗口余心高鎔谿之爲人而亦未嘗不迂之也亡何鎔谿爲中書長安别二十年嘗疑鎔谿之文之奇必當得進士其爲中書之久又必當遷高爵二者測其然而竟不然前年鎔谿乞假歸皤然鬢頽禿矣雖意態强直如故而須臾間便旋者至十數起余心憂其五倉之竅空今年七月竟死嗟乎中書官唐最尊今雖小差而出納王命頗易膽上入軍機房者其尤也鎔谿儒緩其衣冠已爲要人所不喜軍機處召之必力辭以故同官皆速飛或至開府三司而鎔谿如故也鎔谿之意必欲得甲科以完夙願耳乃偏爲幽峭之文屢試屢躓及其乞歸似夫求安恬而樂天年者矣則又不甯其家集詬無節致嗃嗃病生迹其所爲鎔谿之侘傺以死也尤人乎尤己乎謂命乎謂性乎九原有知當必有以自處也然問鎔谿死後誰則如其齷立者誰則如其冲澹者誰則如其胸無單複抒心而呈貌者嗚呼豈蒼蒼者亦有人之見存耶不然何憎鎔谿而必并其位與年而戹之也鎔谿生平無他嗜成制藝一篇必喜躍雖寒夜亦篝燈而起夫時文非古所有也亦非士君子可以終身論之之物也乃天性溺之如先主之髦嵇康之鍛者然其志可哀而哂也前年秋有訛傳余爲逐夫者南都交好皆錯愕莫或見過而鎔谿闖然奓戶而入曰此信訛耶就非訛者鎔谿聽役

于先生無所畏也無所避也嗚呼赴義若熱如筠谿者獨余好之耳筠谿名際昌辛酉舉人其死時余病痁不獲臨其喪故爲哀詞以抒余懷其詞曰遊羿之彀中而不中兮固鎩羽之數奇然匡衡以不中科而經乃益明兮豈非前賢之可期君蔽于古而不知今兮往往言危而行危偏㦎然而意下兮謁吾廬以求師余亦有意乎其爲人兮如風之過籥泠然而應之慨世俗之滔滔兮非狂者其焉支明知九乾之尊且嚴兮胡實繁而委蛇壹其既已歸來兮何妨歷落以嶔崎乃不假之年兮而遽然覺止于斯余又安得窮夫冥冥兮而問造物之則奚

韓甥哀詞

四妹嫁韓氏生兒曰執玉豐頤平頟目卽朗照其坐人五歲授離騷辟咡詔之引吭轉音能與古作者意相上下稍長畢六經學制藝及詩清思泉流起止中度詠夏雨云潤回青草色涼過采蓮人督學竇公奇之選置上庠甥剪鬌錦襘褕青袍抱而騎鄉之人觀者如堵牆呼曰韓童韓童先是余以十二歲入泮宮甥如其年錢塘父老有存者指而嘆曰昔吾見其舅如是今見其甥如是三十三年矣嗟乎余以早慧故不能遠到然亦入金門進玉堂擁吏卒走數州今且老後無替人念甥質端厚異日必恢宏其聲光故每誦甥文章輒告老母置酒上壽慶外孫聰明今年秋妹寄聲來曰甥出閏月餘病死氣將絕張目問阿孃曰舉頭望明月下句若何孃曰低頭思故鄉嘆曰果然如是者再呻吟憯呼喉嗑嗑響沉瞑目逝矣余不解甥之所以生與其所以死而尤哀其能類我也爲哀詞曰

羌余抱此千秋之絕業兮恆獨立而心瞿得一賢爲後起兮將脫手而傳諸矧宅相之有此奇兒兮眞懷袖之明珠乃玉方璞而遽毀兮苗將秀而先枯曰兒有故鄉兮乘明月而賦歸歟行何往兮嗚呼嗚呼

胡稚威哀詞

戊寅秋程魚門信來曰胡稚威死矣嗚呼稚威固不死也稚威之言曰古今人皆死惟能文章者不死雖

有聖賢豪傑瑰意奇行離文章則其人皆死稚威所爲文絕涯涘窮攀躋而爲之好爲魁紀公家數險澀峭鼇騎耦不忤如歷轄缶鼓靜戛堯樂如古冢簡荒匿碣得認一字羣儒相揖而賀雍正十三年　詔舉博學鴻詞禮部尚書任公蘭枝以君薦首相西林鄂公欲見之不可強聘焉則黑而津痘瘢著其頰目眴轉雙顴長不勝外府之裘入雅跽相對問兩戒形爵九乾躔度八十一家文墨口汩汩如傾海相公驚揚於朝曰必用胡某以榮館閣未幾試殿上諸人捧黃紙加墨而稚威鼻衄毫不止血涔涔下汚其卷幾滿相公嘆息延爲三禮館纂修相公薨稚威益困貧長安半椽自居四方求文者輦金幣踵門而稚威性豪歌呼宴客所獲立盡諸公卿爭欲致門下每試爲梯媒者亹至稚威無言入場則盡棄之策文至二千言論或數十字與常式格格不合登甲科屢改乙科稚威凡三中乙科乾隆十六年再薦經學有一品官忌之爲蜚語聞

上御正殿問今年經學中胡天游何如衆未對大學士史公貽直奏胡天游宿學有名　上曰得毋奔競否史免冠搖首曰以臣所聞太剛太自愛　上默然自後薦舉無敢復言稚威者吾與稚威同薦鴻詞初見謂曰美才多奇才少子奇才也年少修業而息之他日爲唐之文章者吾子也呼車行稱余於前輩齊次風商寶意杭堇浦于次山諸先生而勸之來交是時余生二十一年矣余外出爲令離稚威十五年而稚威死臨死修志太原病太守周西鯨來視稚威稚威已撤帳盛服殗殜拱手曰公來甚佳別矣即瞑氣縷縷若臚烟須臾張目曰不能不再生人間爲南人乎爲北人乎公爲辭之周泣下曰南人歸南曰然遂氣絕嗚呼稚威果不死也稚威名天游一字雲持山陰人爲之哀詞曰

接萬靈於明廷兮開銀函之九芋有諸蹤繹繹至地而滅兮乃斯人之降祥鈎文在手兮百怪入腸得書靈寶兮問字侯剛蠡蠡墨歙兮嶽嶽神光吞海水口猶哆兮夫甯肯飲酒于胥梁晉人之請雨華山與歌巾舞兮至今不能其句讀惟吾夫子之振奇兮思乙乙其來又遊睿方以膚行兮射奇鶬而張皺唱朱干

春落之余謠兮馳成博古諸之文圄懵混元之𪔵刺兮多溫薶之紛紛誤鷄鶩爲鳳凰兮強符拔曰麒麟九皇既不構夫雲屋兮又焉知夔人虞慶之孰僞而孰眞彼畸人之份僊兮徒雄噫而簋款自作宴瑱飽兮面作欺頼猜或傑倯以媒但兮或槃繆以相排幸閼奕與殷翼兮謀挾君而高舉將籥雲以膽虛兮卒還巷而失丰闓慍愉之修美兮終墫然其獨舞予固知萬賤之直兮不能挽一貴之曲也恐閭心而虛天下兮終不能取上駢而禁生其耳目也彼靈麗臣臣之日行千里兮豈三犨之蟲所能度也果千秋之孔揚兮又何慬乎一時之絡縮也昔予癉曳于長安兮會儃儃以趨從鎖頤而不予賜兮愛予之意過其通示大道之首首兮朗儒名之翁翁沉觸兮人去弔鳳兮雲遙生綈謳于序苦兮悲濫脇之孤操豈躍治于籍亭之濱兮抑每生於𩡺邇之郊吾不能神譚其詞而珍怪其聲兮夫膏君魂之可招

呂文光哀詞

余知沭陽時試童子周某文佳疑非其任偵之果其師呂君作也呼呂見則淮之弟子員名文光余傾衿請之爲譽譽所學邑之人以爲令得重客居亡何余移知江甯年餘行呼唱于衢有儒衣冠揖車下者文光也問何所欲曰自公去沭文光爲文終莫得開說故棄館穀來就公余嘉其志爲牒制府列名書院而延之衙課兩孤甥文光伺案牘畢輒袖文請益余婞直而治文尤苛或嗛于意則㖪訴雜作甚至裂其文擲地文光磬折取去色不稍忤徹夜搆削畢則又拱而侍無倦容余內子憐之妻以妹余自視友壻雁行望而呂執弟子禮愈恭以乾隆二十二年進士得官滑令滑最大邑簿領紛如文光爲政廉民愛之鄰邑遇人冒抵繇役文光唱名發其姦

爲子以爲能遷直隸同知署香河令病亡妻子在滑挈喪歸淮嗚呼文光僅長余一歲耳乃出處婚娶仕宦生死歷歷過目中如飄雲輕塵欲少停頓不得然則余之老且衰行當自知之矣悲呂君兼自悲爲之哀詞曰君昔謁我朱顏脩脩我今哭君鬢如禿鶖中二十年風輪蕩舟花飛影過鴻飛爪留金陵初春長

[illegible]晚秋拘袂灑埽負牆沓諏此時風調九原憶不壬申合巹余歸秦邦遠迎季姬遇郤于防婿我夕室假[illegible]纏[illegible]騷人厤集奮筆催妝舞亂花影歌沉月光至今僕婢詳記不忘如何十載寡鵠孤翔嫠嫠夫人厤[illegible]若霜甲戌君來余病而伏臘然末便性命危篤君事其師棘心蒿目悖盧其容嫛婗其足頭觸屏風于[illegible]獨君今怛化異鄉煢獨誰爲扶持延醫進粥誰爲招魂三呼登屋稚妾憑棺孤雛學哭我德未酬君[illegible]不復靜言思之淚如雨沃前年書來問我詩文名山事業切勿沉淪願分清俸以付梓人我乃報謝高[illegible]緩敦待我者艾方可云云君財既富我學亦醕今年書來平章歸計十萬買鄰將卜此地鹿門夫妻河[illegible]師弟來遊來歌以終身世我又覆君君齒猶未賢者出處蒼生攸繫況又受　恩政傳三異名書御屏[illegible]將遠至勿學老夫自甘暴棄嗚呼呂君夢盡今宵早知永訣悔不相招早知不歸我亦來遨子條萬端一旦冰消黑色而傾非君貌耶陂聲而散非君笑耶使此人亡甯余料耶泉路交期尙何道耶

趙舍人誄

[illegible]二十一歲鴻詞報罷居長安大難句容王郎中琬招往與其兒子通書未三月王公出守興化挈家行[illegible]儽然無歸矣同客王氏者趙舍人奮曰子無憂郎中雖去其屋吾賃之其竈吾炊之因共臥起出詩文[illegible]切亡何予受今大宗伯嵇公聘乃別舍人當是時無嵇公舍人終余食也無舍人余幾不能待嵇公[illegible]舍人故貧士出鄂文端公門下將薦予于文端而爲他客所尼不果薦舍人詩文豪傑如其人與御史[illegible]永檀同年仲劾九門提督鄂善贓　天子以爲直超遷副都御史舍人與書以爲薦賢受上賞古有之[illegible]劾人罪受美官千古未前聞也此位公宜辭宜薦賢者如薦賢則吾鄉王次山先生可次山者諱峻疑[illegible]有立者也仲覽書頗不可于意不答終以他事敗舍人名貴朴字再白江南常熟人以某年月日卒京[illegible]乙卯孝廉官止中書舍人壽四十餘

[illegible]曰子之意氣吞一世兮而止于斯時不副其志兮子之文章萬口推兮而止于斯學不盡其才兮雪紛

紛兮長安雨瀟瀟兮虞山誰攬予袪兮誰授予餐嗚呼子壽短兮予情則長我不能報兮亦不能忘

小倉山房文集卷十四終

錢唐袁枚子才

與從弟某論釋服作樂書

聞弟釋服有日邑之客有强余賀者云南中風俗是日設酒作樂余聞之瞿然夫服中月而禫再期而除非孝子所得已也先王制禮賢者不敢過愚者不敢不及天下賢者少愚者多然如禮而除其哀忘否未可知也未可知則禮外之意存而先王教孝之心亦終不沒今將欣欣然曰某服釋可賀受賀者亦欣欣然曰既釋服可作樂賀者若逆知其哀之已忘而薄待焉受賀者又若惟恐人不知其哀之已忘而故以酒食歌舞自章明焉凶禮畢而賀得毋嘉禮畢則弔乎夫衰麻苴絰非先王以之苦人也念孝子哀痛之心誠於中形於外其服食起居有不至於是而不安者故爲之制而又爲之節非若因拘束縛身受者得早脫一日爲快故禮曰親喪外除言外除者明乎其內未除也且凡云賀者皆人人希得之不可必得而竟得之故賀也如遷官如介壽如獲重器異寶是也若夫三年之喪轉瞬而除衰麻終身世無其事有何慶羨慕悅而爲之賀哉魯人有朝祥而暮歌者子路笑之晉梁龕明日當除父服而奏伎置酒劉隗彈之天性之地不內自訟而使外人笑且彈耶弟思之

上兩江制府請停資送流民書

枚伏見

聖朝嘉惠元元隆天重地每遇振災動費水衡百萬又念天下一家流亡者窮而無告故復定冬留春送之例枚恭揚仁風方愧不能宣布敢議成憲以瀆聽哉但意美而法未良或法立而弊生均宜變易而改以扶政體而厚風俗從來州縣勘災親歷村廬尚多隱飾若外來流民無從核辨惟有遵例資送而已送回後本籍官又不必核辨惟有遵例補振而已于是游惰之民明知村落無災本籍必難入振不如預行

外出以求資送又借資送文書以罔本籍是兩相冒也鄉保不得問其名丞尉不得詰其僞也定例夏災不出五月秋災不出九月所以然者以夏秋麥禾未枯尚可耕穫故耳今民橫此例于胸中雨暘偶愆旱已奔馳田災未成心災先定定例振銀月給錢二分資送者日給錢二十兩者相較其利孰倍彼負戴之民自食其力每日所獲未盈此數然其妻子自養其行李自備今束手無事而所得相譬有司又爲之養家室雇船驢護送出境假使去而復來周而復始當商賈之經營則奈何州縣胥役在經制者多至百名少不過五六十名流民所集少亦千計以一役送十人千人必得百役一縣之中征徭集訟皆役事也正役無暇必雇白役白無費必塡虛名就有聰强州縣督率叫呼極意澄肅然以十人而當一役役不能管束也以一官而解千人官不能彈壓也以江河之風信不齊不能保其前後之不聚積也既聚有千人不能保其不能爲風墜也且其男婦噂喈故廉恥喪矣子女遠攜故略賣多矣喧雜嘔穢故疫癘起矣相引爲曹故勢力橫矣當其時船戶之避流民也甚於避風波而村鄉之畏流民也甚于畏盜賊何也船戶載客按路計資一家之命惟船託焉今例載流民船百里十錢不敵民價之半阻風數日價不能增或被流民據爲廬舍焚桿毀篷船戶莫敢誰何惟有一聞資送之信橋藏港伏以致舟楫不通百貨滯積村鄉防盜偶然禁嚴流民則絡繹而來大者篡糧小者伐樹在鄉民以爲告官懼累姑且隱忍而流民自以爲朝廷尚且資送以客待之故任意囂張放恣以爲古之多流民也其病在恩之過少本地無振故迫而爲餬口之謀今之多流民也其病在恩之過多遍地皆振故轉而生游惰之志孟子曰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其病在有司莫以告也今皇上愛民如子誰敢不告災民自當靜守本鄉聽官覈勘毋得出境其不得已而出者亦不必遏抑阻禁之也其無所資而來者自無所資而去何必紛紛官辦譬如人家子弟偶有疾苦捨其父兄不相號呼而遠投千里外之賓客其子弟必非善良矣四方賓客又不問其子弟之是否良莠而栩栩焉概爲設餐授館以歸其父兄其賓客亦太豪舉矣資送之宜停亦猶是也枚請公嗣後

辦災一以根本爲主而枝節莫與焉所謂根本者災民之本州本縣也與其設振于四方以引其流離不如加恩于原籍使安其水土申報甯速查勘甯周糶糴甯廣撫恤甯厚如有不軫民艱致凍餒死亡者嚴加劾奏如此則于養民之仁心治民之政體兩無所妨而枚于負子之責亦庶幾免戾焉謹白

上陳撫軍辦保甲狀

枚聞爲政之道將以便民也然求民便必先求官便何也官便則其心樂而爲之雖殫精竭思而不自知故所爲之政亦致精而不苟若張一法而先使奉法者愕然而阻懼求拾去之不暇則雖䟦附以副上意而徒文具之爲其便於民也亦希矣雖然使果便於民卽强吏而行之亦可也若名便民而實擾民則雖大府所行例不格于末吏而明公忘其尊而聽焉亦足彰大君子納諫之雅公督造保甲一檄枚竊惑焉江南戶口大縣百萬有奇小縣十萬有奇十家爲甲百家爲保其甲保無算甲置一牌保置一冊其刊刻紙張繕寫之費又無算來檄以不給丁漕費給之每縣僅數十金如何得足然猶謂逾數歲而一行官吏猶可支吾而保長無苦或不至有驚擾而求免者今檄文曰立循環二簿一在縣一在民遇有遷移註明冊下每逢朔日保長送衙繳換毋許差擾如不行新查則所造冊一二年內卽爲無用云云此斷不可行也卽以江甯論之城內居伙房者一宿輒去上河爲簰夫者風順輒去一日之內其遷流來去變動改換者雖更僕數也既不能逐時逐刻而爲循環則甲日之簿乙日已無用矣況以三十日爲一月乎更何所謂一二年也一郡中自鄉至城遠者一二百里近者亦不下數十里保長非農工卽商賈一日廢業十日凍飢今令巡簷仰屋執途之人而詢曰某來去某生死某販脂某賣醬無論良民不肯爲必紛紛告退就令拘迫萬方應其名而任其事隣里鄉黨亦將怪而叱之及至月朔則又將裹糧騎驢奔趨縣堂抱冊者慮損傷投宿者需旅店苦累甚矣且州縣之司閽無幾而官衙之啟閉有常冊衆人雜舛錯必多授受旣親關防必弛其間數百人者或罹于寒暑之皴瘃中乎風雨之災能無怨乎保甲中奸良不一勤惰不齊

勤者來惰者不來將聽其壞法乎將終不免乎差擾乎良者直書黠者加之變亂其能坐照以知之乎抑將假書吏以耳目乎簿經數塡必易新冊重疊之費將以累其子孫乎抑亦官捐而吏償乎夫保甲之行將以弭盜也盜賊日攫貨而匿之捕擒官拷猶呼冤誣今使其戚隣爲鉤距蹤跡未形難以白官蹤跡既形且畏反噬恐姦民不服而良民反罹于辜且既不能責之以事前之稽查而徒責之於事發之連坐雖商鞅韓非亦復不忍又謂保甲之行便災振也不知愚民避力役平日報口多減災民貪振臨時報口多增官縱聽强不能記人妻女識人親朋勢必聽其指東畫西詭對强認而平日所存之冊與異日所振之冊多少懸殊終難爲準然則弭盜察振將聽其漫無稽考乎曰保甲者弭盜察振之一端而非其本務也本務何在在州縣官得人而已得其人桁楊刀鋸皆仁民之物也何必保甲不得其人詩書官禮皆毒民之具也何況保甲此其說嘗讀論語而知之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其如何足兵食不言子路問政曰先之勞之其先勞何事不言冉有問加衛之庶曰富之敎之其如何富敎又不言曰如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其期年三月之何政何令又不言他若子路自命治賦冉有自命足民其如何治賦足民法亦不質之於孔子彼聖賢者豈好爲空言而不一核實事哉人各有才地各有宜時各有當民各有俗不可執一爲兢兢也兩漢循吏最多所以然者皆行其所欲行不行其所不欲行故權一而事立後世一切伍符尺籍皆張死法以束生人陸機曰察火于灰不見洪壯之烈今所行古人之法皆古人之灰也枚方望公一切捐之專心察吏擇一二賢者與共治民庶幾有濟今縱不能如此而轉生法外之法不已過乎且保甲亦未嘗不可行也十室之邑烟戶無幾吏能周巡原可瞭然然總在其人之自爲辦治從容有成不在上之約束驅迫之也若公檄嚴催臺使必到限期孔迫逐層核轉生無數搜駁書吏蠶食自上下下如葉至根究其所極終累百姓枚豈不知陽爲遵奉虛張冊籍塗改姓名明公必不能案覆而料檢之然歟公公喜而枚心不安逆公公怒而枚心安故敢布其區區

答李穆堂先生問三禮書

先生以大儒總裁三禮命諸翰林條對所見教年少不學何所宜言但自幼讀禮而疑稍長泛覽百家而疑乃益深夫三代遠矣今之微文大義幸不絕如綫者賴有孔子孔子之言又雜矣今之可信者賴有論語引孔子爲斷而三代之禮定引論語爲斷而孔子之言定孔子贊周易正雅頌志欲行周公之道形於夢寐豈有周公手定之書竟不肄業及之之理子所雅言詩書外惟禮加一執字于石經爲蓺字蓋詩書有簡策之可考而禮則所重在躬行非有章條禁約也故孺悲學喪禮於夫子而夫子亦常問禮於老聃使儀禮有書周禮有書則人人依書而習之足矣又何執禮學禮問禮之紛紛耶孔子拱而尚左弟子皆左子曰甚矣二三子之好學也巳也有姊之喪故也使尚左尚右禮有明文則諸弟子早已習之不從書而從師何也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曰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此數語者夫子舉周之盛時而言也周公兼三王思四事必有宏綱巨旨在人耳目者故夫子於夏殷言不足而於周則願從焉子曰文勝質則史曰如用之則吾從先進曰禮與其奢也甯儉此數語者夫子舉周之衰世而言也春秋禮壞樂崩必有繁文縟節增飾已侈者故夫子以先進正之而於奢儉文質三致意焉若使周禮儀禮當時具存則籩豆臑膮升降裼襲其嚴若彼其細若此周德雖衰天命未改自上下下習慣自然又安得有先進後進從奢從儉之分哉後儒以禮證之詩書不合以禮證禮又不合於是附會以爲周公未成之書夫周公相成王夜以繼日猶恐天下不治何暇仰屋梁偈偈著書其門下士亦必無呂不韋淮南王諸客也後世學孔子者莫如孟子證春秋者莫如左傳孟子言周室班爵祿其詳不可得而聞言井田經界亦以意爲之而引詩及龍子之言爲證使當日周禮尚存則郊遂川澮之名歷歷可數孟子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而竟日不一見此書其所守者何道也子產爭承於晉子服景伯却百牢於吳不引大行人之職以折之郤至懼金奏知罃却桑林亦不引大司樂之職以斷之諸賢皆博物君子而所學乃不如鄭馬其

所博者又何物也仲孫湫曰魯秉周禮未知周禮何指韓宣子聘魯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然則易象春秋即周禮也非別有所謂周禮也昭公名知禮太叔儀曰是儀也非禮也古之人且賤儀而尊禮矣而何儀禮爲經之說乎若魯所守先世之禮與他國所存周家之書亦未嘗無一二可考者史克對宣公曰先君周公制周禮曰則以觀德德以處事又作誓命曰竊賄爲盜盜器爲姦單子稱周制曰列樹以表道列鄙食以表路周之秩官曰敵國賓至關尹以告申無宇曰文王之法曰有亡荒閱此數書者考之今之周禮絕無其詞豈左氏之所引者亡而左氏之所未引者反存耶抑左氏孟子均不足信而惟今之周禮儀禮爲足信耶夫禮與其過而廢之也甯過而存之此亦好古者之苦心然不辨其眞僞不摘其純疵而概以爲先王之書莫敢眕視則所關於世道人心者甚鉅劉歆新莽無論已荊公方正學俱以此書誤世而當時爭之者俱就事論事而未嘗有一二豪傑之士直指周官周禮之非聖破其所挾持以致人主不悟而天下陷於敗亡爲可歎也總而論之今之周禮今之管子晏子也管子相桓公才最大晏子事景公學甚正今所傳之書殊駁必非管晏所作夫以雜霸之才後人擬之而不類況周公乎以無關重輕之管子晏子後人尙附會之況周禮乎當今堯舜在上禮樂明備顧先生纂修之際存疑多存信少方可以質聖人垂後世而不惑枚故以先儒之疑三禮者陳之於前而以枚之疑三禮者附之於後其中或有與先儒暗合而枚目所未見者亦不免爲無意之雷同謹條列于左

疑儀禮者謂班氏七略劉歆九種尙無此書聘禮芻禾之數與周官掌客不合先儒敖繼公湛若水俱疑之若枚之所疑者不止是焉按大射即燕射鄉射即鄉飲酒禮君之燕臣非其大夫即其卿士鄉之賓介爲鄉大夫鄉先生皆雍容揖讓非若後世之考兵校武也乃大射禮曰司射者搢樸升堂乃去樸鄉射稱射者有過則撻之以行禮之場爲行刑之地過矣聘禮賈人啟櫝取圭鄭註賈人在官知物價者夫聘以通兩君之好藉圭將敬而乃令賈人與之以廉讓之堂爲交易之所過矣覲禮蓼蕭之詩康

王之誥是何等華飾而儀禮則云諸侯內祖于廟門之外當嘉禮之行作受刑之狀不祥可憎作僞更可憎篇首不言告祖禰告社稷宗廟山川以及在道習儀而竟始于郊勞其後享獻諸禮亦不見于篇中二鄭援周禮爲解謂諸侯有四時之見朝宗禮備覲遇禮省此春秋見天子之禮也夫諸侯非能一歲而四見天子也將各以其方而各趨其時是在西北之諸侯終不見備禮矣司馬司寇惟國君有之大夫家無有也春秋魯三家僭妄叔孫有司馬鬷戾一見而已乃少牢饋食禮曰司馬刲羊司士擊豖是卿大夫家皆有一司寇司馬也周禮凡射王以騶虞爲節諸侯以貍首爲節卿大夫以采蘋爲節士以采蘩爲節鄉射大夫士之禮也其終竟奏騶虞左氏曰肆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乃大射禮公卽席亦奏肆夏燕禮賓及庭公受爵亦奏肆夏又稱諸公席三重按尙書顧命王席三重鄉射之公安得相同且周制天子置三公三王之後爲公諸侯以下于其國稱公乃燕禮侯國之臣有所謂公者位在卿大夫上若楚之棠公葉公者然何其僭也喪禮諸侯縣壺代哭士代哭不以官夫父母之喪創巨痛深發乎不得已所謂哀至則哭何常之有乃竟有代哭之文南朝王秀之一達人耳猶禁子孫代哭曰喪主不能濱至故欲多聲相亂魂而有靈吾當笑之豈周公乃秀之之不若耶大射有樂而燕禮無之鄉飲有樂而少牢饋食特牲饋食無之是重其所輕而輕其所重也稷在某黍在某祭醴始扱一祭又扱再祭牲體有腸五胃五一骨二骨之分此詳其所不必詳也冠于廟而不及其祖禰既冠見君見母見鄉里士大夫而不及其父國君享卿大夫只屠一狗此略其所不當略也天子率士之尊諸侯一國之尊其服之重如一宜也今卿大夫有采地者貴臣重臣無不服斬是與國君無別也國君之尊其絕旁親宜也大夫之世父母叔父母子昆弟昆弟之子爲士者既以期而降大功矣而尊同又得服其親服大夫之子亦遞降如大夫而尊同者不降大夫之妻於夫之姑姊妹在室既嫁皆小功惟嫁于大夫者不降若不爲大夫妻又降緦麻不幾于無服乎周道親親而喪服之貴貴又何至于此極耶又庶子爲

父後者爲其母緦夫與尊者爲一體不降不可也而竟使人無其母亦不可也喪服曰有死于宮中者爲之三月不舉祭夫宮中之所死其爲妾媵無疑以妾媵之微廢祀典之大豈論祠烝嘗竟可廢耶慈母無服而乳母亦緦豈乳母以名服而慈母反不可以名服耶士相見禮賓五請主人始出又不升堂止于大門外一拜太傲盛服行禮忽而袒衣旋襲又袒又襲如是者數十次太煩孫爲祖尸父拜其子明日賓尸子爲父客太戲贊何人斯而見婦酌婦婦東贊西相而也相拜也太瀆一主耳而有練主有虞主有苴有重有隋有鉤袒有繢爵有纊極有棘心又有銘旌一祭耳有尸有祝有茅蒩有雍正有佐食有賓有上利有下利有上餕有下餕有侑有司宮有司馬有司士一昏耳而有贊有御有娣有媵舅有宰姑有司紛紛擾擾殊非大樂必易大禮必簡之旨按漢初高堂生始傳士禮十七篇而今書不止于士禮若燕禮大射聘禮公食大夫覲禮五篇皆諸侯之禮也喪服一篇總包天子以下之服制然則所謂士禮者僅十一篇耳或后蒼及門人慶普等取諸他禮以應其數而非高堂之原本亦未可知而其可疑則大概相似

周禮戴禮較儀禮紕謬更甚先儒掊擊亦更多故所疑百十條不錄

答金震方先生問律例書

公以先君子擅刑名之學故將郵罰麗事採[illegible]殷殷校趨庭時年幼無所存錄但略記先君子之言曰舊律不可改新例不必增舊律之已改者宜存[illegible]例之未協者宜去先君之意以爲律書最久古人核之已精我　朝所定大清律

聖哲賢臣允加詳審今之條奏者或見律有不備妄思以意補之不知古人用心較今人尤精其不可及者正在疎節闊目使人比引之餘時時得其[illegible]忘于言外蓋人之情僞萬殊而國家之科條有限先王知其然也爲張設大法使後世賢人君子悉其聰明引之而議以爲如是斷獄固已足矣若必預設數萬條成

例待數萬人行事而印合之是以死法待生人而天下事付僥胥吏而有餘子產鑄刑書叔向非之曰先王議事以制不爲刑辟武帝增三章之法爲萬三千盜賊蠭起大抵昇平時綱舉而網疏及其久也文俗之吏爭能競才毛舉紛如反乖政體蓋律者萬世之法也例者一時之事也萬世之法有倫有要無所喜怒于其間一時之事則人君有寬嚴之不同卿相有仁刻之互異而且狃于愛憎發于倉卒難據爲準譬之律者衡也度也其取而比之則物至而權之度之也部居別白若網在綱若夫例者引彼物以肖此物援甲事以配乙事也其能無牽合影射之處乎律雖繁一童子可誦而習至于例則朝例未刊暮例復下千條萬端藏諸故府聽強之官不能省記一旦援引惟吏是循或同一事也而輕重殊或均一罪也而先後異或轉語以抑揚之或深文以周內之往往引律者多公引例者多私引律者直舉其詞引例者曲爲之證公卿大夫張目拱手受其指揮豈不可嘆且夫律之設豈徒爲臣民觀戒哉先王恐後世之人君任喜怒而予言莫違故立一定之法以昭示子孫誠能恪遵勿失則雖不能刑期無刑而科比得當要無出入之譏者周穆王所謂刑罰世輕世重杜周所謂前王所定爲律後王所定爲令均非盛世之言不可爲典要謹以先君子所私核者數條列狀于左伏候採擇

一謂姦不成本婦自盡者擬絞此舊律所無而新例未協也事關風教無可寬弛然和與調無異調者和之未成者也無調者和在意中其自盡者變生意外其意內之杖尚在難加而意外之絞忽然已至誠可哀憐夫調之說亦至不一矣或微詞或目挑或謔語或臟穢褻之口或加牽曳之狀其自盡者亦至不一矣或怒或懟或染邪或本不欲生而借此鳴貞或別有他故而飾詞誣陷是數者全在臨時詳審分別辦治若概定以絞則調之罪反重于強也強不成止于杖流調不成至于抵死彼毒淫者又何所擇輕重而不畏乎彼毆詈人人自盡者罪不至絞則調人人自盡者亦罪不至絞何也毆詈與調均有本罪而其人之自盡皆出于意外孟子曰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女不受調本無死法律旌節婦

不旌烈婦所以重民命也謂姦自盡較殉夫之烈婦猶有遜焉而既予之旌又抵其死不致天下女子以輕生乎俗傳有年少某悅鄰女揖而自媒女拒之再揖而謝女歸縊死某竟擬絞合郡之人以爲三揖三讓而死莫不掩涕愚以爲羞忿自盡者照罵毆人而人自盡之條飭有司臨時按閱作何調法以爲比擬其情重者別請　聖裁

一律註內始強終和者仍以和論此本律所無而增例未協也按註曰裂衣損膚及有人聞知者爲強此說是也然既以裂衣毀膚有人聞知爲始強之據又何所見衣破復完膚創仍復爲終和之據耶夫相愛爲和女既愛之又何恨之而誣以爲強耶在彼姦者必曰以強終在強者必曰以和終信彼乎信此乎事屬暗昧訊者茫然勢必以自盡者爲強而不自盡者爲和是率衆強而爲和也夫死生亦大矣自非孔子之所謂剛者誰能輕死女果清貞偶爲強暴所汚如浮雲翳白日無所爲非或上有舅姑下有孩稚此身甚重先王原未嘗以必死責之而強者之罪則不可不誅也今之有司大抵寬有罪誣名節以爲陰德然則不肖之人逆知女未必能死將惟強之是爲而到官後誣以終和則其計固已得矣或曰終和之據以叫呼漸輕四鄰無聞者爲和不知啼呼之聲果聞四鄰則姦且不成而強于何有強者大率蓽門蓬戶四鄰無聞而後敢肆行者也四鄰之人即或聞之又誰辨其聲之始終乎又誰質證之以陷人于死地乎然則始強終和亦終于無據而已矣律曰強者斬未成者流語無枝節何等正大註中增以終和二字而行險徼倖者多援律文強者誅和者並杖凌暴之徒既已辱人而又引與同杖以衆辱之惡莫甚焉就使婦志不堅自念業已被汚而稍爲隱忍以免傳播其心亦大可哀矣較夫目挑心與互相鑽踰者罪當末減是始強終和就使確鑿有據而男子擬杖猶輕女子擬杖已重愚以爲律重誅心強者女當死調者女不當死然而或死或不死則其所遭者異也在強者之心業已迫人于死雖女子不自盡其罪重調者之心本不迫人于死雖女子自盡其罪輕今例註重其所輕輕其所重

似有可疑

一犯罪存留養親載在名律始于北魏太和五年金世宗引醜夷不爭之禮以除之極爲允當然律稱
奏請　上裁是猶未定其必赦也今刑部或不上請但依例允行愚以爲殺人者死雖堯舜復生不能
通融孔子曰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可見三代無留養之文若此者非聖人之所矜也夫
殺人者之父母何與于被殺者之冤魂忘其親殺人其不孝宜誅恃其親殺人其心術宜誅按律內知
有恩赦而故犯者加本罪三等惡其有所恃也彼恃有留養之例而故犯者何以反得寬其本罪乎父
母不能教子致陷于罪雖老而凍餒亦所自取或聖王仁政務出萬全則按其情罪臨期請　旨亦可

一尊長殺卑幼律無明文尊名分故也考史冊亦頗不然漢賈彪不按盜賊而先按母殺子者曰盜賊
殺人事之常有母子相殘違天悖理竟按致其罪是母不得殺子也趙廣漢以丞相夫人殺婢曳夫人
跪庭下受訊是夫人不得殺婢也唐穆宗時姑鞭婦至死有司請償是姑不得殺媳也馬端臨曰子有
罪父不得而生則子無罪父不得而殺
世宗憲皇帝特斬胡璉芳姦子婦者　皇上特絞徐某烹家奴者此皆聖明獨斷非凡所及愚竊以爲父
母之于子女家長之于奴婢俱不應非理而殺其尤甚者姑殺婦妻殺妾也婦與姑本非天屬或待年
之女幼往夫家受姑凌逼力難抵擱或悍妻嚴妒動用非刑地方官拘于名分擬以杖贖費金錢許人
命較之雞狗所箠尤微不知服制婦死姑報以期是殺婦者即殺期服親也士妾有子而爲之緦是殺
妾者即殺夫緦麻親也在民家爲婦爲妾在　國家皆爲百姓在天地皆爲蒼生　皇上不忍殺一無
辜之百姓而悪姑悍妻乃能殺無罪之蒼生其得罪于卑幼者小其得罪于天地　皇上者大請嗣後
將尊長非理殺卑幼者別將殘酷情形分別治罪所保全者實多

與是仲明書

尹司空來金陵道足下廬墓講學不應試與海昌相公書累數千言以道自任僕始聞而驚繼而惑不敢不通書於足下嘗聞君子不與名期而名至名不與爭期而爭至名者君子之所樂受而爭者君子之所甚危也然同乎人以得名名難得而難敗異乎人以得名名易得而易敗莊子曰爲人之所爲者人亦無疵焉今之人有廬墓者乎有講學者乎有不應試者乎人所不爲而足下爲之其得名也宜然人所不爲而足下爲之則是異乎人以得名也恐爭之者至矣古之君子不招人之爭而常有以待人之爭待之云者非誘至而爲之辨也期於理足而名不可敗也天下大矣九州之人才衆矣古人之書亦至多矣書能使人智亦能使人愚能使人歉然不足亦能使人傲然自恃善讀書者常不足而智不善讀書者常自恃而愚足下廬墓無乃愚乎講學不應試毋乃自恃乎且三者之名又不容兼收也講學必講禮禮不墓祭而何廬爲不應試必隱隱不與人接而何講學爲孔子一則曰從周再則曰從周既講學矣必遵時王之制而何以不應試爲以子之名考子之行吾爲子之危之也雖然廬墓近孝可行不應試近高亦可行惟講學近僞且大妄斷不可行蓋嘗信孔子而疑宋儒矣孔子編詩不作詩贊易不擬易修春秋不自爲綱目今所傳論語乃孔子死有子曾子之徒追記之非孔子朝作某語暮命某人作語錄也三月無君則皇皇然六十返魯述而不作使孔子貴且顯或早死至今無講學名論語曰學之不講講之云者謂講求在己之學審問明辨益其身心故與德之不修同憂非如後世聚徒立舍者之所爲今顯宦者猶閉門絕迹庭無人焉而足下一布衣乃披皋比坐南面擁弟子數百人身賤而道貴名隱而實彰於己不安也縱安于己其安于人乎必有憎且忌者爲處士橫議之說以擠敗之前代鵞湖東林無俚已甚足下從而效之過矣當今堯舜在上足下爲皋夔可爲巢由可爲孔孟則不可何也孔孟之與堯舜不並立者也不知此亦不足以爲孔孟幸三思毋悔

覆兩江制府策公問興革事宜書

某月日明公公牒到縣命將地方應興應革事宜明析敷陳且見大君子尊士隆民卓然有所建立之意
敉伏念江南州縣七十有奇其間剛柔異俗風土異宜印官爲所得爲不必煩稱于大府若冒陳紛事在
上爲侵官在下爲塞責非所以副盛意也其所應陳者或同是恩施而應分緩急或名爲成憲而實可變
通或事關全省而非敷奏不爲功或效在百年而非駭俗不能辦此則責難君子之事明公其有意乎夫
從古蠲租賜復之恩未有隆于　本朝者也
皇上登極未久已兩免天下全租含哺熙熙貧富共之獨不免累年積欠者非　聖心有所吝也以爲蠲
者上之特恩稅者國之正供兩不相假政體宜然然積欠有應徵者有不應徵者有雖應徵而不能徵者
民欠吏侵此應徵者也坍荒水旱此不應徵者也吏雖侵而吏亡民雖欠而民亡此雖應徵而不能徵者
也今一例徵之勢必屈筰而行或命後來業戶爲前人代償或取現在田廬將坍糧飛入官雖逼認而不
能言其理民雖强認而無以服其心此處似宜分別詳勘奏請　聖裁與其寬百萬應納之稅以恩富民
孰若免錙銖不應納之稅以恩貧民乎常平者漢時良法也東漢劉般傳中已極言其弊而今更甚某地
登穀官往買商亦往買商買而穀仍賤官買而穀必貴者何也商東買而西賣官一買而不出故也當其
買時運工若干潑撒若干及其貯也雀鼠耗之鬱蒸耗之一縣貯三萬石十縣便三十萬石矣十縣之地
不滿六七百里而虛糜三十萬石此米貴之本也及至新穀已升例應平糶大府慮州縣巧爲出脫一駁
不許再駁不許或竟許之矣則又牢守糶三之例溢米不增挈其盈餘上輸司庫仍發奏定之價嚴督買
補州縣明知糶易買難則甯坐視米價翔貴而姑且貯之以省累夫錢穀之在民間猶血脈之在人身也
商賈之在民間猶氣之行血脈也氣一日不行血一日不流則人病今欲人之强健而故意約束之壅遏
之則其有餘者爲疽癰而其不足者爲痨瘵枚愚以爲錢之所在即穀之所在也今之民未聞有抱青蚨
而餓死者商之所在即倉之所在也今之商未聞有積死貨而不流通者爲積貯計宜存穀價于庫待本

地豐收隨糴隨補成災時有穀振穀無穀振錢于鄰省之撥振亦然其輓輸便故無糠沙糅雜之弊其除放明故無升斗侵削之弊四方之商聞某地之錢多而米少也雖萬千石往矣至于糴價盈縮本無一定原非公家之利應交州縣仍歸原額不必上輸如此則錢穀流通而政體亦得社倉者宋時良法也金華社倉記已極言其弊而今又甚社何穀民穀也爲貧民借者計也今貧者求借不得富者不肯借而必強與之所以然者慮借者不償而社長代償慮社長不償而官將代償故也然則非社長過矣并非官過矣是督撫之誤民穀爲官穀而奏入交代者之過矣州縣敷衍成例不得不詭立姓名申于上曰某也借某也還其實終年屹然存社長之家而已有若無實若虛與兵何益而且社長一與官接費累不支稟封之家甯賄吏以求免而里胥知其然也則又故報多人爲索賄計是社倉于貧民無角尖之益而于富民有邱山之累枚愚以爲鄉閭任恤非官所强每一邑中或應捐應借應還或竟不必捐不必借不必還聽州縣自爲區畫待至災年然後核其成效以定課最所謂良藥期于利濟不期于古方也訪漕者上游剔弊之苦心不知訪不足以禁弊而徒生訪之弊州縣者命官也尙疑其非賢而訪之所遣訪之人非命官也何以知其爲賢而信之乎況業已舉百里之倉庫人民而付之矣忽于征漕時探刺捉搦待以非人意若曰漕固有利云爾夫先以利徒待之彼固將利徒自爲也然而徵收累萬升斗稍餘此雖大府之所震驚而實小民之所竊笑者也何也民不畏有形之浮收而畏無形之勒索雖極貧者負粟而來莫不多帶升合備耗折之需令操之已甓邐察成羣風影未來消息已到料量掩覆仍取之民從來弊不生于法中則生于法外法中之弊易見而法外之弊難稽上之所禁者浮收也不禁其擇米也其應否撿簸米難自言矣上之所察者斛面也不察其抑勒也其誰爲後先無從察覈矣于是有行賄爭先者有暗價折帛者有囑紳衿譁譟者有嘗其行李資糧而號呼于路者噫好除弊而不善除弊之效乃至此乎枚以爲訪官者宜訪之于平時而不必專訪之于收漕察漕者宜察之于民間而不必專察之于倉內王道蕩平不先逆

詐果有橫征聽民上控嚴禁抑勒而寬假于浮收如是則大體立而民氣和矣蝗爲天災春秋書有蜚未書捕之之法晉劉聰不捕蝗關中轉豐唐姚崇始議捕之而白居易詩中已極言其弊令捕蝗之處分太重督捕之官太多一蟲甫生衆官麻集車馬之所蹈藉兵役之所轔轢委員武弁之所驛騷上官過往之所供應無知之蝗食禾而已有知之蝗先于食官而終于食民捕虱而裂其衣熏鼠而拆其屋固不如勿捕勿熏之爲愈也且蝗之捕果可盡乎凡所謂捕蝗而蝗盡者皆欺也皆待疾風暴雨而后殲旃者也聽民自捕而官不與焉民間之禾蝗食者半存者半強民分捕而官督焉民間之禾蝗食者盡蝗不食者亦盡故凡生蝗之處雖良民無不諱匿猶有疾而拒醫者非不欲醫也知醫之無益于疾也夫行三軍者尚以有聞無聲爲貴而爲民除害者乃先使之毛澤盡而老弱啼乎枚愚以爲嗣後捕蝗之法宜專責有司不必多差官弁果隱災耶自有輿論果成災耶自有王章若因其所小不便而轉生其所大不便固不可也今大府訓州縣者輒曰爾其察吏乎勤民乎除盜乎枚以爲上之所以相詔與其所以相率者事事相反也夫州縣之胥所恃以剝民者無他文檄而已上官之胥所恃以剝州縣者亦無他文檄而已夫判文檄而行之者官也非胥也官既縱之互相蠶食矣而又禁其取于民是使州縣之胥將捐家鬻產以供也無端而取遵依無端而取冊結無端而款式不合無端而印文不全此固若聾別嬲之故智無足怪也所不解者上官不信人而信法偏好立規條教令畀之權以濟其姦卽以江邑近年論之一行版圖順莊再行保甲循環簿再行印契之三聯完糧之版串再行道府之提比約正之値月當其始也明罰敕法若不可終日而意在必行及其終也形格勢禁亦自悔其初心而視爲故紙枚愚以爲督撫之使吏治民如使工人之製器也物勒工名以考其成足矣何必爲之舉一斤造一削代斲而追驅之乎又如田主之督佃也予之牛種待其蕃穫足矣何必爲之隔疆越界揠其苗而助之長乎遂古以來未有多令而能行多禁而能止者也詩曰誰能亨魚溉之釜鬵言亨魚煩則碎治民煩則散也荀勗曰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

省心上行文書能省尤善其必不能省者挈其最凡月行若干行少則大府之體尊必行則 朝廷之法文其在上也官與官共事而不使吏與吏共事其在下也官與民共事而不許吏與民共事捐死法而任生人隋劉炫對楊素之語深可思也左氏有之曰非德莫如勤尚書曰六府三事惟勤勤之益于政也如是今公亦知州縣中有求勤而不得者乎赤緊之地四衝之衢嚴上官之威以及其妻孥子姪以及其傔人別奏若行轅若水驛若廚傳酒漿若闈錢雜賜瑣屑繁重其能得上意者稱賢其不能得上意者稱不賢其得不得又非上下之情相通也爲大吏者率皆盱衡厲色矜矜自持餽芻禾不受餽牲牢不受然而不受之費往往更甚于受者何哉在大府以爲吾既不飲若一勺水矣其所應備之館舍夫馬當無誤也而不知扈從之人所需不遂則毀精舍而汚之鞭人夫而逸之詭程途而誤之入山縣則索魚入水縣則取雉臨行或幷其供應之屋幕几案銀杯象箸而滿載之訴之長官而聽未敢必也訴之長官而不聽是徒結怨于胥小而拂上意也雖忠直之士亦多畜縮隱忍佯爲不與較之說以自寬而不知爲政之精神已消磨于無益之地矣其在會城者地大民雜事務尤多不知每日參謁之例是何條教天明而往日昳而歸坐軍門外聽鼓吹者幾何時擊手版者幾何時待音旨之下者幾何時忍渴飢冒寒暑而卒不知其何所爲以爲尊督撫耶至尊莫如 天子而未聞在京百官終日往宮門請安者以爲待訓誨耶一面不倖何訓誨之有而父之教子亦無終朝囄囈者及至命下許歸而傳呼者又至不曰堂廡瓦漏則曰射堂須坍不曰大府宴客則曰行香何所略一停候一籌畫則漏孽孽下矣雖衆人之勇其尚能課農桑而理獄訟哉不知當其雜坐戲謔欠申假寐之時卽鄉城老幼毀肢折體而待訴之時也當其修垣幬治供具之時卽胥吏舞文匿案而逞權之時也朝廷設州縣果爲督撫作奴耶抑爲民作參耶清夜自思既自愧又自笑也枚以爲國家設佐貳丞尉本屬閒曹一切雜務宜委辦治使州縣得盡心于民事如此而田野不闢獄訟不理者宜亟亟劾去以讓賢路除盜之法自當責成捕役然庶民在官久無下士之祿吏胥分

擾良民猶之可也捕役之財取之盜賊取其財而捕之無是理也而大府一行提比則來往有需經承有需行杖者有需彼方跼蹐足供張之不暇而何暇禽盜且以忠恕之道待捕役勢有不得不取盜財者就江邑論之額設捕三十法當領八十金以八十金養三十捕每名約得二金有奇而其所謂二金者制府之鳴鉦者分焉揚旗者分焉巡道之擊柝而張織者分焉名下之白役又分焉其足不足尚待問哉及至詣府受遣踐更遞換莫不鮮衣肥體稱娖而前遞解軍流莫不器械資糧犁然具備思其所以謀生所以應官與其所以甘心敲扑之故而不禁心寒髮指矣雖然彼養盜者名捕也能養之必能擒之今之充捕者乞丐類也不能養盜而盜亦不屑供養之然則何以自給曰賴朝廷有樂戶攤博宰牛等禁彼取月例嚇飛錢以度其日而擾獄遏訟以及爲盜囮者亦間有之彼之所藏身立命者仍在朝廷禁令之中然則禁者何以禁而令者又何以令乎枚以爲欲擒盜宜先養捕將嚴罰宜先重賞嗣後請核縣庫司庫一切贓罰閒款合計若干增爲稟假充爲賞費俾此輩守法度于平時實細作于臨事則路不拾遺非難事也天下人才本于學校學校之設多在州縣選士學臣一過便已造士校官率多頹廢與士相親非州縣而誰令執州縣問曰爾所治某士賢某士不肖大率不知也其所知者非巨紳即大賈而已其病亦自上率之也州縣進見大吏無問文風士習者上有不好下必有甚焉者矣且夫　國家武學之設似可省也天下之民秀者爲文勇者爲武其勇者既有兵丁行伍收而用之矣其秀者又有郊庠生貢收而用之矣國家養兵業已多費復爲之設武學而三年一大比爲糜各省錢糧萬計其所得者率多非文非武之人臨試則習趫張具橐鞬平時棄之倚符鴟張一邑之中破敗者十之六七大抵虓勇之人無所拘束則必橫行兵之不敢橫行者訓練多而管約眾也武生即兵類也督學遠教職卑其誰訓練約束之按武舉始于武后武學始于宋紹興本屬權宜之制公盍題革此科以其費爲各省養士養兵之用未嘗非盛舉也凡上數條明知日不增燭晝有餘光然春雷既聲百蟲雖嘿亦尚有明知不能強公而又不敢不告者則

莫如用人夫用人何以不能強也以荀令之明而失之嚴象以諸葛之明而失之馬謖公羊曰聽遠者聞其疾不聞其舒望遠者察其形不察其貌此之謂也然歟要亦有可言者大凡居高位者能識同體之善而忘異量之美故使人得以揣合倖進願明公起而矯之己高明則必加意于沈潛之士己厚重則必寬容夫倜儻之人己苛察則不可輕信讒言己靜鎮則不可竟無耳目己不迎合　天子而後能覺人之諂諛己能力追古人而後能識人之庸俗病百姓者雖小必誅誤頓遞者雖大必赦工獻納者雖敏非才昧是非者雖廉實蠹龔黃不同術而同歸于治周來不同虐而同歸于亂要在觀其大節之所在而審其性情之眞而已枚所見如是未必皆當然于大君子之前布露所畜或不以人廢而采其言或即以言觀而知其人幸甚

小倉山房文集卷十五終

與湖北巡撫莊公書

錢唐袁枚子才

古聖人迅雷風烈必變所以然者非不修儆于平時也借天變以加惕焉則無之焉而不順日者明公有意外譴又有意外恩是亦聖人必變時也其將狠天而自足歟抑將翼翼修省而有采于野人之言歟大學稱知止而後有定是定之不難而知之難也若無所知而先定則其定愈甚而其知愈蔽其過愈深夫子敎顏回克己王子敬譏孔明未能忘己兩賢之己豈尋常私欲之己哉其或有小小東修之意氣是即己也是卽所當克當忘者也古之人非水火則兵農弊弊然以天下爲事非好其名也適逢其所當爲者耳巡撫之所當爲莫如察吏以安民而立功趣名不與焉何也一吏之不察必有數十萬人不安者十吏之不察必有數千萬人不安者以數千萬人之未安而爲巡撫者方且增倉儲浚河渠改棘闈以爲吾勤大動以施于烝彝鼎俎之蚩蚩笑且詫曰吾儕朝不保暮而何儲倉穀爲吾儕怨氣壅塞而何通水路爲目擊士林沮喪而何修試院爲宜祝而訕宜喜而怒非民之無良也緩急不稱故也且此數者非財不辦今天下之至不足者財也財不足而强爲之勢必有勸捐勒罰之舉捐罰一行而不察之吏因緣爲姦然公勇于自信故違物情而持之愈堅卒以罰米聯事受譴譴亦何足爲公累也譴而宜乃累公矣使公仍在吳僕未敢言或六月暫息又不必言今幸而忽仆忽起如俔之見風定不終日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恐公益自信所守眞可以歷夷險經大故而不動從此孤行一意立功名愈勇察吏愈疎再一失足不深負遭逢而爲好己者所戚乎昔張曲江居憂奪情秉政富鄭公居憂五徵不起公此時不師富公師張公必非得已然卽此可以見天下義理之無窮而執持之難定也伏願公先致知而后誠意先察吏而后立功知果致則意自誠矣吏果察則功自立矣孫興公稱劉尹云居官無官之事作事無事之心宋神宗

與韓維論及功名維曰聖人功名因事始見不可先有此心此二語者所見俱超颺公察之許趙兩公均以公故得罪今首事者還朝附和者未起似宜引罪辭位以召復兩人為請在兩人果君子同其退不同其進可也而公居上臨下之道不如是則心不安日後用人亦難得力貧賤之交蕭閑之筆故敢布其腹心

書札後

前書成託岳水軒寄公水軒曰子所言公固知之毋庸寄也余答之曰子非公安知公之業已知之也公非我安能怪我之不知其業已知之也雖然所貴乎知之者為其能行之也知而不行故疑其猶未知也而喋喋焉夫知而不行是知如不知也吾雖言焉又安知其非言如不言乎然而吾之心卒不能已于言者何哉以為吾若言其所未知耶恐彼非不能知也或不屑知也持其所不屑知者而强之知是吾過矣若果言其所已知耶彼必以為所當知而知之也而吾取其所當知者而使之重知則縱不行已耳而吾何傷于言哉而又安知其必不行哉水軒曰然乃卒寄之

上兩江制府黃太保書

嘗聞天子有諍臣而不聞督撫有諍吏者何也蓋忤天子旨天子即以忤旨罪之雖得罪而所以彼罪之故天下共知好名之士或優為之忤督撫意督撫不能以忤意罪之必摭別事方登白簡雖得罪而所以彼罪之故天下不知好名之士亦不肯為況以明公之威重視天下才若踞泰岱而臨邱陵較諍尋常督撫吏有難焉然枚一乞病吏耳公獨勤勤咨詢豈非知其難而欲聞所未聞耶伏見公撫甘肅時　天子命公提兵剿邊公毅然不動封還　詔書卒至邊民大安此公之以識量抗　天子也鄂西林當國人多目懾之公以一總兵官獨不為屈此公之以氣節抗宰相也夫公之識量氣節可以抗　天子宰相而人之進言乃不敢抗一制府此亦公所深悲而日以己之所能者望天下也然則公來江南三年矣未

嘗鷹鷙毛擊而民怨未嘗彈劾貶竄而官愁未嘗偏聽喜事而武弁放紛未嘗興獄賣爵而幕府受謗是誠何故哉夫本無愛民憂國之心而悖于行事以傳于此名者勢之無可奈何者也實有愛民憂國之心而忘其流弊以傳于此名者事之立可改移而豪傑旁觀之所深惜者也竊以為公之度可以得小人不可以得君子公之威可以治邊防不可以治中土公之察事明於遠而暗於近公之敬君知其小而忘其大是數者不可不察也夫黜陟賞罰先王治世之大權也先王有治世之大權足以御天下矣然必推心置腹以安之筐篚酒醴以文之委曲繁重若是者何哉孔子曰賢者避色孟子曰禮貌衰則去之古之君子雖君父前尚爭此區區者以為重其身而後道可行也況同食天祿同供天位者乎夫南面而臨能薦人能劾人此天子之所託于督撫者也若夫剔蹶之奴叱之斜睨而唾涕之此非天子所託於督撫者也在公以為不輕劾一官不輕誅一吏惟于聲音笑貌故為峻厲使人憚而不敢為非殊不知彼小人耶劾之非刻而辱之何足以為懲彼君子耶薦之非恩而慢之徒足以為怪天下固有受千金而不感得一言而馳驅者又有見微色而深恥受刑罰而恬然者人之不齊或相什百或相千萬故先王以禮貌待君子以爵賞勸中才以刑戮加小人猶懼勿給也明公乃欲以區區之聲色取天下之智愚賢不肖而一例陶鎔之先推之于廉恥以外而後置之于腹心以內不已過乎一切大府出巡舟車廚傳之飾僚寀入謁磬折趨拜之為皆吏治之末節臧獲之能事也人之精神必無兩用悃愊無華者必不能供張儲待奔走捷給者必不能愷悌宜民公之獎許往往在彼而不在此故曰可以得小人不可以得君子也公治西川又治甘肅皆邊地也苗夷相隣機貴神速故耳目宜周纛下將校纖悉必報非得已也若南民柔弱無所用之明公偵事委之武弁武弁受委託之兵丁此輩不知是非賞固有賞虛亦無罪朝颺一投暮符立下東馳西突所在驛騷在公以為仍付有司鞫訊然後裁之以法當無頗戾不知督撫之威有雷霆萬鈞之勢從空而下訊詳拘解逐層核轉縱或深明無罪立釋訟繫而被訪之人已棄產破家而不可救萬一委訊

官人本傾危以有事爲榮以深文爲技妄控揣公意張口輒曰大人詷察甯有誤哉其幕客亦曰縱十事九虛亦須坐實一二爲制府光顏在公澄剔之苦心爲小人迎合之捷徑豈不可惜夫州縣屈法有公可申訴也公屈法誰北走長安以申訴乎而兵丁者習慣于刺探經營于恫喝勢必相引爲曹挾持有司文武交惡詩曰無縱詭隨以謹惛怓又曰無易由言言不可逝矣言誤聽詭隨之言政令一發便不可挽故曰公之威可以治邊防不可以治中土也遠莫遠于僚寀之家庭近莫近于明公之左右今屬吏牀笫詬誶公能知之文牒宣揚及至衙前之散從養馬之健兒謥詷不法而公不知所過州縣掉磬叫呼在公不過一榻之安一飯之適而乘高勢而爲邪者如雲而起易稱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言自治貴嚴也今反其道而爲之故曰公之察事明于遠而暗于近也　主上南巡所治橋梁山川原許開除正供何必門徵戸罰況　詔書重疊惟恐累民而公故欲反之以爲心知微旨君行制而臣行意非所以待堯舜也公之言曰南民狡獪無忠愛之心故一大創之不知忠愛者民之油然自生者也非可以威力取也然而望君之來江南人心未必不如公公正不妨鼓舞以成其美今聞紳士設綵棚經壇公聽之可止之亦可乃嚴拘爲首將置之法及紳士懼而星散又大逆公意而牽持洶洶公之心以爲彼紳士者當捆載而來爲有司者當拒絕而去陰用其費而陽不受其名然後　天子不知而其道兩便也然紳士既欲獻媚于天子必不肯捐費于無名之地　天子尚不肯累百姓又豈肯加罪於獻媚之人此理之易明者也彼納手坐而禍至醵錢効忠而禍又至進退倀倀其能無怨乎古人先庚先甲革言三就皆所以帥民趨事也公于迎鑾大典而無匿怨伊戚之恩故曰公之敬君知其小而忘其大也以上四者皆公之過而無人敢言者也枚之意公當行者蓋不在是焉其一曰遵定制以馭官方夫屬吏見督撫會典甚明府以上法不當跪道州縣以上法不當自唱名先王制州縣卑其職而不卑其禮者何也卑其職所以使民親也不卑其禮所以防民輕也公何不體此意敬士尊賢其不法者劾之不使跪拜營求而得免曰爾固得罪于天

子百姓也非得罪于我也其賢者薦之亦不使感恩曰爾固有益于天子百姓也非有益于我也如是則正人出入才得矣其一曰總大綱以扶政體朝廷官職各有攸司丞尉之權縣不可侵州縣之權府不可侵苟非其人胥劾去之官果冗胥奏裁之禮尊不親小事卑不施大功今宰牛捕搏之事動煩公訪過矣枚聞雷霆之威不輕擊人然一旦弛弛而下未有能逃而求免者公之訪猾也檄張七縣及其終也不劾一官使七縣不當訪而訪爲失明矣當劾而不劾爲失刑矣疑者曰是何若蒿火之暴怒而無繼也黠者曰是公之用詐也公明知七縣猾政之不善而利其多費以辦供張恐其不喻意也故威脅之又恐御史之糾之也故先爲訪案以待奏對地步非眞欲剔其姦也在公未必有此意而形跡固已如是可不戒哉其一曰遠僉壬以停羅織夫官之爭名猶商之爭利也善爲商者不居奇貨則物價不騰人心亦靜不善爲商者挾奇邪譎觚以來則街巷聚觀矣公一則曰振作再則曰鋒利于是在位者莫不嚴乎如有急色兩袪高蹶而張之曰某賦功某屬役某熏一豪某速一訟及考其實雖尋常簿書尙茫如也要知事果當爲君子雖日行數百端必不肯煩稱于上以炫其才今之事未行而言先至者公亦可知其故矣有事然後可藉端求見求見然後有言可陳有言可陳然後有恩可冀其同寅僚友往往互相攻發以求見悅于公而代其位又憚公之明而難欺也故司馬謀太守之位必假別駕以擠之縣丞謀州縣之位必假簿尉以擠之何也使公之不疑也然公之不疑而去其一用其一則固已墮其術中而不悟公亦知樹荊棘者徒受其刺樹桃李者終飲其甘乎舉錯之間故宜愼也其一曰去權術而歸至誠公之時衡厲色呵官吏而忤朝貴者豈公之性哉蓋公之術也從來英明之君惡人沽名尤惡人立黨　主上之英明冠百代者也公知之深矣務在孤行一意時時爲率作興事毫無顧忌之狀使官民詛我詈我而我之不好名也明矣內而九卿六曹外而撫司提鎭從不以寒暄相接使人人盻目相視齊其口都無好語則我之絕攀援而無黨也又明矣縱有過失難免彈射而一託之乎招怨有素使　天子若曰黃某者孤立之臣也彼只

知有君耳愚民憎之同列忌之是甯足相排笮耶愈毀之乃益所以深譽之久而人人知其毀之無益則亦不復有以蜚語上聞者矣公數十年來得主之專未必不由于此古大臣則不然不求名亦不避名不與人爲同亦不與人爲異周官註所云和載六德容包六行者公何不勉而進焉伏念公官宮保尙書子作監司年屆六旬　天子之恩可爲極矣人臣之榮可謂至矣自此以往雖爵上公加袞服於公亦何加增哉惟願公聲名流于萬歲揖讓于古大臣間而不以挾術固寵自足則于枚所傾盡陳說者或不無采取焉死罪死罪

答陶觀察問乞病書

公不察僕去官之意謂如枚乘汲長孺曾待詔金馬門故恥爲令又謂僕擢秦郵牧不遷褊心不能無少望有所激而逃是二者皆非知僕者也夫蒙恥救民昔人所尙牧之與令奚足區別漢人五十舉秀才未名爲老僕纔三十三前途正長敢遽賦士不遇以退哉凡人有能有不能而官有可久與不可久即以漢循吏論桐鄉渤海專城而居此官之可久者也龔遂朱邑能之至于久道化行生榮而死哀京兆三輔多豪強兼供張儲偫此官之不可久者也趙廣漢韓延壽能之久果不善其終江甯類古京兆民事少供張儲偫多民事僕所能也供張儲偫僕所不能也今強以爲能抑而行之已四年矣譬如渥洼之馬滇南之象雖舞於牀躍於朝而約束勉強常有蹶蹏泛駕之虞性好晏起於百事無誤自來會城俾夜作晝每起得聞雞鳴以爲大祥竊自念曰苦吾身以爲吾民吾心甘焉爾今之昧昚昏而犯霜露者不過臺參耳迎送耳爲大官作奴耳彼數百萬待治之民猶齁齁熟睡而不知也於是身往而心不隨且行且慍而孰知西迎者又東餞矣全具者又缺供矣怵人之先者已落人之後矣不踠膝奔竄便瞪目受嗔及至日昳始歸衙環轆而號者老弱萬計爭來牽衣忍不秉燭坐判使甯家耶判畢入內簿領山積又敢不加朱墨聞略一過吾目耶甫脫衣息而驛務報某官至某所則又蘧然覺蹶然行一月中失饑飲節違高堂定省者

且日然矣而還暇課農巡鄉如古循吏之云乎哉且一邑之所入有限而一官之所供無窮供而善則報最在是供而不善則下考在是僕平生以智自全得不小小俯仰同異然而久之情見勢屈非過取其不肯之心而喪所守必大招夫違俗之累而禍厥身及今故宜早爲計也若得十室之邑肆心廣意絃歌先王之道以治民則雖爲游徼嗇夫必泰而安之終身焉今有乘怒驥而馳炎衢者雖賁育必僂息于樹陰之下夫僕亦僂息之遲者也公毋見怪也

再答陶觀察書

嘗謂功業報國文章亦報國而文章之著作爲尤難掖之進知己勸其退亦知己而勸退之成全爲尤大公疑僕祿有餘贏故欲退居以自怡似又非知僕者僕進有事在退有事在未必退閒于進且所謂以文章報國者非必如貞符典引刻意頌諛而已但使有鴻麗辨達之作踔絕古今使人稱某朝文有某氏則亦未必非邦家之光僕官赤緊以來每過書肆如渴驥見泉身未往而心已赴得少休焉重尋故物或未干賢者之譏乎若謂上游矜寵方盛故宜緩去則不知僕之所以欲去乃正爲此何也官之不能無去猶人之不能無死也死亦何福之有而洪範以考終命爲福則聖人之意也深人之親有如伯叔妻子兄弟者乎所狎近有如戚友傔從者乎之數人者他事可與謀而惟出處之際宜獨斷焉先乞身而後告焉何也之數人者皆受居官之樂而不分任職之苦者也唐甯蕭嵩求去明皇留之曰朕未厭卿卿何求去嵩曰待陛下厭臣臣安敢求去僕讀史至此深慕嵩之爲人僕蒙大吏薦剡百姓知感脫然去上或留之下或惜之人非去之爲難去而取此留之惜之之意爲難以其間交倉庫辭吏民身閒而慮周時乎時乎有餘味焉馬伏波云居前不能令人輊居後不能令人軒援實恥之言士君子貴以身關天下之重輕也今僕在官官未必重去官官未必輕州縣中豈遽少僕哉非特州縣也就令僕一歲九遷驟膺公卿之位自問何以立功何以報 主亦復捫心納手未知所措事君者量而後入不入而後量漆雕開不能自信夫

子不知而開獨知之僕之不能自信亦公所不知而僕自知之也夫是故知難而退也若夫僕之所自信者則固有在矣周官三百六十謂非其人莫任者今無有也唐宋來幾家文字非其人莫任者誠有之矣僕幼學徐庾韓柳之文及三唐人詩每搖筆覺此境非難到苦學稍少讓古人之我先覷焉以早達爲悔行且就去將從事焉盡其才而後止不比立功名束手而聽之天也舍得爲不爲當可去不去公其謂我何

答和觀察書

郵遞中接公手書讀三過殷然以天下爲己任數年來得此於上游極寡第書中稱德爲貴才爲賤是說也狂夫阻之公而不以天下爲己任也則廢才可矣公而以天下爲己任也則天下事何一非才所爲乎忠于君德也而所以忠之者才也孝于親德也而所以孝之者才也孝而愚忠而愚才之不存而德亦亡古以天地人爲三才天之才見於風霆地之才見於生物人之才極於參贊其大者爲聖賢爲豪傑其小者爲農夫爲工匠百畝之田人所同也或食九人或食五人而才見焉治埴之事人所同也爲燕之鎛爲秦之廬而才見焉使農一日不食人工一日不成器則子不能養其父弟不能養其兄而囂囂然曰吾有德吾有德其誰信之孔子論成人以勇藝居先而以忠義授命者次之論士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者居先而以稱孝稱弟者次之曰高陽氏有才子八人曰才難曰如有周祭之才之美若是乎才之重也降至戰國縱橫變詐似才之爲禍尤烈故孟子起而辨之曰若夫爲不善非其才之罪也孟子之意以爲能視者目之才也雖察秋毫不足爲目病而非禮之視非其才之罪也能食者口之才也雖辨淄澠不足爲口病而非禮之食非其才之罪也若因其視非禮而必矐目而盲之食非禮而必鉗口而噎之是則非才賤才之說而非孔孟意矣駉之三篇曰斯馬斯才馬尚非才不可而況于人今天下非無德也然而有所謂僞德非無才也然而有所謂僞才公與其貴此而賤彼也毋甯兩辨而求其真敬謹覆

與吳令某論罰鍰書

漢張敞以三輔穀貴請民入粟贖罪蕭望之等以爲粟可贖罪是貧富異情而法不一也爭之甚力考其時張敞寬民罪以活民非取民財以利己然望之以爲專當權其輕重不宜以苟且計損萬世法令開足下治吳郡凡富人有過輒煅煉拘繫之逼令出家財佐公費一日之間凡六七輩此大不可也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孔子曰富之孟子曰易其田疇薄其稅斂民可使富也古之聖賢求貧民之富今之有司求富民之貧不知富民者貧民之母也其能施與者無論矣縱紈袴驕奢未嘗不病於己而利於民也被綺縠食珍羞而鬻販者利婚喪僭侈好歌舞博弈而方外雜技與肩摩背負者利令使之畏首畏尾動觸機阱富民累貧民傷矣說者曰爲富不仁臧嗇傲上致其罪罰其鍰足以儆之夫爲富不仁陽貨爲作吏者言之也非爲百姓言之也我不取之何以知其吝我不接之何以知其傲乎誠有罪焉是富人之恃財而爲惡也恃財者使之百萬其財而莫贖然後天下之爲富者懼若以財肆復以財免小富之人或傾其性命大富之人未損其毫毛設有狡獪豪猾捐一二年租爲罰費便可恣縱無所不至是罰鍰非禁惡也乃助惡也謝安曰陶公雖用法恆得法外意不知公之罰法外當是何意今夫貪吏之取贓也避其賓朋胠篋暗投其羞惡之心猶然存也能吏之行罰也明目張胆持籌而算之其羞惡之心淡然忘矣彼富人者明知其意不在罪也一有風聞便賣貨鬻產治具而待匍匐棘魄不辨其罪之有無而但訴其家之有無勸增丙減形同賈販旁觀之士心竊鄙之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在官則胥吏強索在鄉則無賴詐取自上下下相緣爲姦而況所罰者大半不出於告發而出於訪聞於是鉤距者誣陷者設局而羅織者朝稟乍入暮符已下官爲訟魁吏爲佐證所罰無幾而徒使中飽之人雲翔而四布荊棘滿眼殊覺寒心或曰罰鍰非入己也置之公所充公用耳審是則足下之爲此尤拙矣夫君子之廉爲潔己也小人之貪爲肥己也今足下故入人罪以取利其不爲君子也明矣復不橐存之而以公同官是汚己而肥人既

爲君子所悲重爲小人所笑足下又何樂乎此或曰此大府意也故不得不爾是更不然繩愆糾謬方稱寮僚大府果有罰鍰之明文君子尙宜抗詞而爭今絕無明文而以爲不師其令而師其意一旦敗露爲上所知恐大府今日借君以集事未必異日不劾君以解謗明者不可不察也枚再拜

答任生書

邱生來接手書多所抗懷卓論文筆岸然有介而馳騖之意年少才健今之東武陵也第稱許過當繩其美弗葢其過弱顏難以卒讀既又自解曰昔揚子太元高不儷苟曾而門人侯芭以爲過周易則愛之者過焉僕遇生于淮倉卒以師命僕僕所不當得爲而靦然不以慚葢有故矣夫師道之壞也韓子已昌言之而爾時以位卑足羞官盛近諛爲解是其人猶有潔然自好之意雖無師師道存也今之時惟百工伎藝能以其術相傳而弗涉于利其他衣冠搢紳率有所利其人而後以師奉之師亦有所利其人而後以弟子屬之其所謂講道明義者百不一聞是今之有師不如唐之無師師日多道日壞僕掛冠歸行萬里儼然在衰絰之中爵不足以榮生財貨不足以潤生聲氣門戶不足以利生之豪末今闖然而造門藹然而進詞徒以愛吾文故耳然則吾之文足以爲師與否且勿具論而生求師之不以利也明甚僕固宜受之以成生之高義而因以存師道于萬一也雖然昔人謂實中其聲者謂之端實不中其聲者謂之竅又曰君子有言非苟顯其理將以啟天下之方悟者君子有爲非苟行其志將以引天下之方動者生以文師僕僕受之天下之人未嘗見人如是其肯師人也又未嘗見人如是其肯以師自任也倘其實不中其聲而一蹈于竅則天下人方且迂生嗤生而師道又轉因生而廢僕故還山後誓不再出讀書逕深湛之思將副生所以師僕之意而明其善擇師之未有過于生也使天下見之生聞謂何如

答衛大司空書

枚隸公屬下蒙訓儉以養廉引身相率意甚厚也第平素讀書覽古所得者似與君子意旨有殊請聲之

於左右公嘗刺海州衣布含脫粟後居高位如故可謂不欺其志者然枚以爲公之所以率性者當在是所以自足與教人者當不在是孔子曰奢則不遜儉則固與其不遜也寧固是時卿大夫歌雍舞佾多不遜者故夫子有爲言之君子之服食起居鄉黨一書甚具蓋未嘗儉也考史管仲奢晏嬰儉皆君子元載奢盧杞儉皆小人然則君子小人之分不在奢與儉也明矣人之好尚不能盡同文王嗜菖蒲菹曾晳嗜羊棗天下之嗜菖蒲菹羊棗者必不止文王與曾點也因文王曾點而菖蒲菹羊棗特傳非菖蒲菹羊棗之能傳文王曾點也奢儉之適情亦猶食味之適口而已矣雖然 朝廷有體聖人有經不可以好尚異也禮享宴肴饌弁帶革舄有公侯卿大夫士之別 本朝會典尤詳言之先王豫知後之人必有奢以亂制儉以沽名者故戒奢黜儉而一束之于禮孔子曰非禮勿視非特奢于視者非禮也其過儉之視亦非禮也曰非禮勿聽非特奢于聽者非禮也其過儉之聽亦非禮也公爲大臣宜率天下歸于禮不宜率天下歸于儉若積俸錢以遺所不知誰何之人而徒取朝廷倚毗之身而惡衣惡食以僇苦之是爲子孫計貪甚矣而何儉焉若曰非此恐清名不立是爲好名計貪甚矣而何儉焉檀弓曰國奢則示之以儉今朝廷節用愛民國未奢也而公又何儉之示焉 本朝湯潛菴陸稼書皆以儉名者也然兩人之所以成名公當深求之勿貌襲之如敝車羸馬皆可以爲湯陸則凡食不厭精膾不厭細者亦皆可以爲孔子矣夫不趨至樂之境以貌襲孔子乃趨至苦之境以貌襲湯陸擇術者不若是拙也公巡撫廣西劾謝濟世子並劾濟世枚以爲過矣昔令尹子文王猛房杜皆賢相其子皆不肖當時不咎其父謝雖迂怪非中行之士然當田文鏡隆赫時朝臣默默而謝爲三日御史露章批鱗卒戍窮邊口無一辭可不謂豪傑哉有人如此不爲之全其晚節爲後世勸而使衰年縲絏塡死牢戶天下之人聞而悲之以公所爲得毋奢于刑而儉于德乎然則公之所奢枚之所儉盍亦兩勉之而已

與孔南溪太守書

僕在蘇二十餘日凡六見閣下每見則牽裾而不忍別羅精饌以款之選笙歌以樂之分清俸以惠之忍老淚以送之未嘗見閣下肯如是其待人也亦未嘗有人焉肯以閣下之待我者見待也不期其然而然身受者疑旁觀者亦疑不知天下之發于眞性情而不容已者皆求其故而不得者也文王嗜菖蒲菹菖蒲菹之味安在嵇康好鍛鍛之趣安在閣下好僕僕之當好者安在以爲重其同科乎則當今己未進士倘多也以爲重其文學乎則天下以詞章稱者無萬數也然而閣下何以捨他人而我好也所以然之故不特僕不知旁人不知卽問之閣下閣下亦不知惟其不知所以發之誠而行之篤以天合不以人合其斯之謂歟且受知于道廣之人不足感而受知于量狹之人始足欣子張曰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得交子張安知其不在矜之容之例也矜之容之是以衆人待之也子夏曰其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得交子夏其爲所與而非所拒也明矣閣下干飭廉隅秩秩見于面目今之子夏也僕得交焉幸矣閣下官吳下枚寓白下路不甚遠非不可見者閣下年六十二枚年五十九年不甚衰非不能見者然而臨別時閣下瞿瞿然以不再見爲慮此豈眞不再見哉願見之心過切而未必見之心乃生甚患得失于官職則甚鄙患得失于師友則甚賢昔陸放翁與范石湖晚年吳下作別輒失聲而慟古之賢人何獨不然奉上留別詩六章希省覽不備

小倉山房文集卷二十六終

與清河宋觀察論繼嗣正名書

錢唐袁枚子才

枚歸自蘇將公所稱子姪一體不必易名之意述之方公據云曩議婚時公曾面宮保云某無子以公所定之壻即某之子云云枚昔未在旁雖身質言語退竊自思以爲合兩門公之好事至重也不願有纖芥抵攔致損和愛故將繼嗣正名之義爲明公詳說之謹按六經無姪字左氏曰姪其從姑雷次宗以爲謂吾姑者吾謂之姪故姪字從女漢疏受是疏廣兄子班史兩稱父子同日辭官不稱叔姪杜氏通典以爲小功無甥名周服無姪名明公狃俗稱而忘古義固已傎矣從來父母之與子生與養並稱而養功尤重孔子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詩曰長我育我顧我畜我凡此所嘆皆養功也故周逸繼左兒徐淑續秦祀古人以養爲功竟有立異姓而君子不以爲非者明公兄嫂早卒撫育兩孤養功可謂重矣年已服官麟趾未育於此續宗祀之重而緜詩書之澤立賢立長誰曰不宜且男子之慶父母存也女子之祥舅姑在也新婦纚笄宵衣執醬而饋盡生而學之故嫁女者動以尊章具慶爲榮宮保遠宦保陽聞宋氏有舅姑則心安無舅姑則心不安何也嫁其亡兄之女較嫁所生尤當愼重君子之用心理宜如此古人崔盧李魏貴門第祖符宮保身爲正卿當時締婣爲監司乎爲監司之兒一布衣乎此不待辨而知也今一旦游移其詞以爲稱子婦可稱姪婦亦可不特與求婚初意相違而且以無定之親疏聽之於弱顏之新婦强親則諂强疎則悖爲新婦者難爲新婦母而教之者更難在公之意以爲存姪之名有子之實可也不知名之不存實將焉據使明公早正繼嗣之名猶慮他年賀喬生纂序還賀宰未必諸葛生瞻仍留伯松若復不肯正名如有所待則世俗之情驚惶必甚以爲不沾實惠之名字執之甚堅則將來通共之家貲更難擬斷在明公行仁履禮必無慮此而妄者爲行不使人疑心迹之間實難遙白枚以爲明公

春秋鼎盛簉助多人就使日後子嗣振振而此時先得長男豈非盛事況郎君秀出班行爲戚里所嘖稱者乎或慮長房長子次房承立爲嫌則尤不然古有封建故有大宗今無封建其所謂大宗者皆小宗也小宗議繼何分支庶古人貴貴之禮於宗祀尤重故賤可祿貴不可祿士三鼎大夫五鼎祭以士不如祭以大夫公之兄縱是長房長子主祭時尙當推公執爵而況于公行爲長子公族未必爲長父非大宗子非宗子卽以俗論不爲越繼漢伏黯嗣伏恭宋謝宏微嗣謝峻唐杜正倫戴胄等各嗣兄子爲子考之史書雖不明言爲兄之長子亦並不明言爲兄之次子何也均屬小宗便不必分長子與次子也　本朝律文稱繼嗣者聽其立愛不許宗族以次序告爭尤爲明確明公官居三品幾有奪宗之貴兩子留一足祀其兄仁至義盡當無他說若謂因婿方氏而立嫡似以榮勢爲嫌則又不然婿媚外戚也立嫡族事也兩者不相爲謀使公與農氓爲婿豈遂漠視三廟而不慮及身後之烝嘗耶要知宋氏以宗廟爲重不爲聯姻顯宦然後立宗方氏以嫁女爲重使配監司嫡子纔覺得所人情天理彼此昭然何嫌何疑而有不決再謂立嫡之後恐賢兄兩子互有猜心則更不然古人讓爵而逃及門無異姻者章章史冊是在兩子之賢與不賢家訓之善與不善不在嫡嗣之立與不立也枚忝周官媒氏之職性不耐雜於瑣細儀文無能爲役玆聞稱名議久不決以爲非曉古今明經術者不足以闢俗人之口而釋公之疑故敢布露所懷爲方氏者小爲宋氏者大

答蔣信夫論喪娶書

接來札爲壻持所生服有達權之請僕以爲婚與喪人生有數事也一有缺失則終身玷焉所以持之者無他上稽諸經中質諸史下考之　本朝律文而已矣庶子持生母服經稍輕史或輕或重明律改爲斬衰遂大重而本朝因之其既重之後勿論也其最輕時亦未有以婚聞者禮庶子服生母父在練冠緦衣既葬而除此指諸侯之庶子也此卽孟子所謂雖加一日愈乎已者是也諸侯爵尊故有降殺禮若大

夫士則遞加而重然爾時父子異宮諸侯雖尊猶使庶子居其室而遂爲君與正嫡不得以尊壓也彼側室貳宗者端可知矣周天子喪穆后宴樂叔向譏之曰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夫妻喪非三年也然禮必三年後娶所以達子之志也父尙不娶而況於其子乎然此猶云妻耳非妾也齊侯使晏子請繼室於晉叔向辭之曰寡君在衰絰之中是以未敢請時晉侯喪少姜姜固妾也叔向賢者豈不知士妾有子方爲之緦諸侯已絕緦矣乃藉以辭昏況其妾所生之子乎然此猶考諸經未質諸史也晉文學王籍有叔母服未一月納吉娶妻爲劉隗所彈唐建中元年縣主將嫁供奩備矣而襄王之幼女卒上從妹也上命改期曰人惜其費我愛其禮古期功之喪帝王之家其不苟如此蘇子瞻宋之放于禮者也然其爭許民喪娶表曰臣不願使後世史書男子居父母喪得娶妻自元祐始明瀋王佶焞惑於陰陽之說大祥乞爲弟妹嫁娶嘉靖竟命執問如律歷覽古昔喪娶之禁班班可考然經史之宜遵終不若律令之可畏也唐律喪娶者徒金章宗加以聽離　本朝依明律定主婚者杖僕與足下以舐犢之情受朱木之困已堪齒冷而況人情愛其子女必爲之計久遠焉郎君讀書登科他日將立朝廷議大典禮而先使之蔑情干義抱終身之憂殊非所以爲愛也說者豈不曰蘇州喪娶民間有之爲人之所爲者人亦無訾焉然每見葱坊餅肆之氓髮且禿矣偶道其少時喪娶必赬顏而禁聲何也天良之天闕雖無法律經書而此中怦怦終不安也說者又豈不曰以兩公之賢必無人敢持短長者不知禮義由賢者出惟我兩人賢也四方將于我乎觀禮倘觀禮而禮有違則人人乖其所望而詆媒者將更甚于邱里之庸庸者矣然則處禮之變爲萬不得已計奈何曰曾子問親迎女在途而壻之父母死如之何孔子曰女改服布深衣縞總以趨喪徐氏註云女改服者以壻親迎之故雖未成婚而婦之分已定故也不言此後所處意者女在壻家若今童婦除喪而後成婚此禮開元因之著爲令典今壻已來親迎矣小女已在途矣或倣而行之亦亡于禮者之禮乎吳下多儒者精通五禮足下何不將僕手書付之覈議見覆幸甚

與江蘇巡撫莊公書

王荊公曰今州縣之災相屬民未病災也有治災之政出焉而民始病是言也向常疑之今春吳民來道明公治災有訪罰勸捐兩事方信荊公之不吾欺焉夫訪與罰不並行也元惡大憝交通王侯爲府縣所不敢發然後督撫訪之大都非誅即徙矣若可以金贖者小罪也小罪而大府訪之若曰苦一人以活衆人云爾是殺人以養人也非政體也或其人竟有大罪而以荒故末減而罰之若曰寬一人以活衆人云爾是縱姦以養人也非政體也且訪豈可數行哉懸鏡以待照應敵之兵也妍媸長短罔勿呈焉操火以燭物挑戰之兵也彼靜我動常交睫而失之以巡撫之尊江南之大必不能龜卜籌算而知惡人也必假耳目焉所假者又有所假耳目焉然則其所訪者亦甚危矣周官大司徒以荒政救萬民其六曰安富富之安與不安似與荒政無與而先王慮之者何也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或相千百或相倍蓰雖三代上不能有富民無貧民洊飢之年忮者求者爭且奪者紛然四起不有以安之則貧者未必富而富者已先貧今不特不能安之且更擾之囂囂然曰而捐百而捐千而捐萬其能捐與不能捐雖隣里之近姻婭之密友朋之往來非指其囷搜其私橐不能知也公乃高牙大旆崇轅深居而曰余既已知之矣其所謂知之者大抵得之於府於縣於吏役於里胥而搜考之抑勒之逼而駭之拘苦而僇辱之彼其所得者祖父之遺也非公所賜也其若是何哉天災流行國家代有富民之免於死者天之所赦也天赦之而公不赦亦已過也今三吳吏胥多悇憛癢心妄有所稱報民恫疑虛喝閧叩門聲便啼呼走匿公亦知夫弟當養兄子當養父乎雖下愚不肖有不知此義者乎以此義之易知而加以在位者之督教宜若孝弟之人充衢塞巷焉今公治江南五年矣大江南北其子有餘財而不養父弟有餘財而不養兄者比比也公能家諭戶曉而強之乎夫以天經地義之事尚不能強而忽以博施濟衆堯舜猶病之事強之於商賈負販之民其不樂從者情也聽其不從則法撓罪其不從則刑濫且咨嗇非罪也以老聃之賢且壞有餘疏而棄

嫉以子夏之賢而不肯假蓋于孔子今以老聃子夏之所不能而責庸人爲大俠悖之甚矣孔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鄉里善人聞諸朝表其門閭偶得一二故爲貴也今令日捐十石者予之旌捐百石者予之旌揭朽木而書金字者在城滿城在鄉滿鄉其虛誘之名富民知之矣其勒捐之實貧民又知之矣富民知之必不肯以無益之虛榮損室家之實惠貧民知之必謂爲富不仁上之所惡也劫而取之上將我寬勢必揭竿而起呼號成羣害之所至豈有底止古堯洪湯旱無勸捐之名惟左傳臧文仲有務穡勸分之說宋子罕餼國人粟戶一鍾魯之季氏隱民多取食焉當時圭田私邑豪富有餘故得行其豆區釜鍾之惠非今所可行也且使搢紳之家與　主上操活民之柄亦非國家之利也然則訪與捐竟不可行乎曰訪宜行於亂世捐宜勸於豐年而今非其時也亂世上下相蒙豺狼當道嚴明之吏偶一爲之如天雄烏喙治奇疾也今吏治肅清無大、　定當公訪豐年富戶煦煦不知穀之可貴迎其機而導之爲之義倉爲社倉尙可舉行然亦不過杯酒是諭鄉人是託而已至於壘戶而計按畝而搜必如張巡之守睢陽臧洪之守陳留危亡在即去則饑寇糧留則同歸于盡然後涕泣行之以救旦夕而人亦相諒明公視今日之江南豈其時乎刲他人之股以行孝劫隣里之財以市恩竊爲明公不取也然則見民之飢而死爲之奈何曰今　天子之振飢自堯舜以來未之有也公逢盛世操大權夫復何憂勘災甯早入告甯實定數宜寬糶濟甯速撫綏加振多其名留養資送廣其例撥外省之豐者以濟之擇有司之賢者以託之周孔復生如是而止矣

答沈大宗伯論詩書

先生詒浙詩謂沿宋習敗唐風者自樊榭爲厲階杖浙人也亦雅憎浙詩樊榭短於七古凡集中此體數典而已索索然寡眞氣先生非之甚當然其近體清妙于近今少偶先生詩論粹然尙復何說然鄙意有未盡伺者敢質之左右嘗謂詩有工拙而無今古自葛天氏之歌至今日皆有工有拙未必古人皆工今

人皆搯即三百篇中頗有未工不必學者不徒漢晉唐宋也今人詩有極工極宜學者亦不徒漢晉唐宋也然格律莫備於古學者宗師自有淵源至於性情遭際人人有我在焉不可貌古人而襲之畏古人而拘之也今之鶯花豈古之鶯花乎然而不得謂今無鶯花也今之絲竹豈古之絲竹乎然而不得謂今無絲竹也天籟一日不斷則人籟一日不絕孟子曰今之樂猶古之樂樂即詩也唐人學漢魏變漢魏宋學唐變唐其變也非有心於變也乃不得不變也使不變則不足以爲唐不足以爲宋也子孫之貌莫不本於祖父然變而美者有之變而醜者有之若必禁其不變則雖造物有所不能先生許唐人之變漢魏而獨不許宋人之變唐惑也且先生亦知唐人之自變其詩與宋人無與乎初盛一變中晚再變至皮陸二家已浸淫乎宋氏矣風會所趨聰明所極有不期其然而然者故枚嘗謂變堯舜者湯武也然學堯舜者莫善於湯武莫不善於燕噲變唐詩者宋元也然學唐詩者莫善於宋元莫不善於明七子何也當變而變其相傳者心也當變而不變其拘守者迹也鸚鵡能言而不能得其所以言夫非以迹乎哉大抵古之人先讀書而後作詩後之人先立門戶而後作詩唐宋分界之說宋元無有明初亦無有成宏後始有之其時議禮講學皆立門戶以爲名高七子狃於此習遂皮傅盛唐搤擥自矜殊爲寡識然而牧齋之排之則又已甚何也七子未嘗無佳詩即公安竟陵亦然使掩姓氏偶舉其詞未必牧齋不嘉與又或使七子湮沉無名則牧齋必搜訪而存之無疑也惟其有意於摩壘奪幟乃不暇平心公論此亦門戶之見先生不喜樊榭詩而選則存之所見過牧齋遠矣至所云詩貴溫柔不可說盡又必關係人倫日用此數語有褒衣大袑氣象僕口不敢非先生而心不敢是先生何也孔子之言戴經不足據也惟論語爲足據子曰可以興可以羣此指含蓄者言之如柏舟中谷是也曰可以觀可以怨此指說盡者言之如艷妻煽方處投畀豺虎之類是也曰邇之事父遠之事君此詩之有關係者也曰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此詩之無關係者也僕讀詩常折衷於孔子故持論不得不小異於先生許必不以爲僭

再與沈大宗伯書

聞別裁中獨不選王次回詩以爲豔體不足垂教僕又疑焉夫關雎即豔詩也以求淑女之故至于展轉反側使文王生于今遇先生危矣哉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又曰有夫婦然後有父子陰陽夫婦豔詩之祖也傅鶉觚善言兒女之情而臺閣生風其人君子也沈約事兩朝佞佛有綺語之懺其人小人也次回才藻豔絕阮亭集中時時竊之先生最尊阮亭不容都不考也選詩之道與作史同一代人才其應傳者皆宜列傳無庸拘見而狹取之宋人謂蔡琰失節范史不當置列女中此陋說也夫列女者猶云女之列傳云爾非必貞烈之謂或賢或才或關係國家皆可列傳猶之傳公卿不必盡死難也詩之奇平豔樸皆可采取亦不必盡莊語也杜少陵聖於詩者也豈屑爲王楊盧駱哉然尊四子以爲萬古江河矣黃山谷奧於詩者也豈屑爲楊劉哉然尊西崑以爲一朝郛郭矣宣尼至聖而亦取滄浪童子之詩所以然者非古人心虛往往舍己從人亦非古人愛博故意濫收之蓋實見夫詩之道大而遠如地之有八音天之有萬竅擇其善鳴者而賞其鳴足矣不必尊宮商而賤角羽進金石而棄絃匏也且夫古人成名各就其詣之所極原不必兼眾體而論詩者則不可不兼收之以相題之所宜即以唐論廟堂典重沈宋所宜也使郊島爲之則陋矣山水閒適王孟所宜也使溫李爲之則靡矣邊風塞雲名山古跡李杜所宜也使王孟爲之則薄矣撞萬石之鐘鬬百韻之險韓孟所宜也使韋柳爲之則弱矣傷往悼來感時記事張王元白所宜也使錢劉爲之則仄矣題香襟當舞所絃工吹師低徊容與溫李冬郎所宜也使韓孟爲之則亢矣天地間不能一日無諸題則古今來不可一日無諸詩人學焉而各得其性之所近要在用其所長而藏己之所短則可護其所短而毀人之所長則不可豔詩宮體自是詩家一格孔子不刪鄭衛之詩而先生獨刪次回之詩不已過乎至於盧仝李賀險怪一流似亦不必擯斥兩家所祖從大招天問來與易之龍戰詩之天妹同波異瀾非臆撰也一集中不特豔體宜收即險體亦宜收然後詩之體備而選之道全謹

以鄙意私於先生願與門下諸賢共詳之也

尊選明詩別裁有劉永錫行路難一首云雪漫漫兮白日寒天荆地棘行路難先生評只此數字抵人千百嘻異矣上句直襲荆軻傳之唾餘下句行路難三字即題也永錫苦湊得天荆地棘四字耳三尺村童皆能爲之而先生登諸上選蒙實不解願教之

答施蘭垞論詩書

足下見僕答沈宗伯書不甚宗唐以爲大是蒙辱讓言欲相與昌宋詩以立教嘻子之惑更甚於宗伯僕安得無言夫詩無所謂唐宋也唐宋者一代之國號耳與詩無與也詩者各人之性情耳與唐宋無與也若拘拘焉持唐宋以相敵是子之胷中有已亡之國號而無自得之性情於詩之本旨已失矣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其歌者爲齊人歟爲魯人歟孔子不知也其所歌者爲夏聲歟爲商聲歟孔子又不知也但曰善則愛之而和之聖人之和人歌聖人之教人學詩也雖然物必取其極盛者而稱之詩之稱唐猶曰宋之斤魯之削云爾僕之不甚宗唐不欲逼天下之人盡遷居於宋於魯而後爲斤削也然宋斤魯削之善不可誣也子之不欲尊唐是欲逼居宋居魯之人遠適異國而後許其爲斤削也則好惡拂人之性矣是奚可哉來書云唐詩舊宋詩新更不然也夫新舊可以年代計乎一人之詩有某首新某首舊者一詩之中有某句新某句舊者新舊存乎其詩不存乎唐宋且子之所謂新舊僕亦知之前有人焉明堂奧房襜襜焉盛服而居後又有人焉明堂奧房襜襜焉盛服而居子慮其雷同而舊也將變而新之則宜更華其居更盛其服以相壓勝矣乃計不出此而忽窪居窟處衣昌披而服藍縷曰吾以爲新云爾其果新乎抑雖新而不如其不新乎五尺之童皆能辨之揚子曰斲木爲棊梡木爲鞠皆有法焉唐人之法本乎漢晉宋人之法本乎三唐終宋之世無斥唐人者子忽欲尊宋而斥唐是率其子弟攻其父兄也恐詩未作而教先敗也已

答蘭垞第二書

來書極言唐詩之弊故以學宋爲解所陳諸弊僕不以病唐人乃以病吾子何也子亦知孔子之道歷萬世而無弊者乎然鄉之氓有學孔子者終日食不厭精膾不厭細人但呼爲飲食之人不呼爲孔子也是豈孔子之弊哉子之弊唐毋乃類是且弊有多寡學者當擇其寡者而趨之程朱講學陸王亦講學其于聖道互有是非然天下士多遵程朱少遵陸王故何也程朱流弊不過迂拘陸王之弊一再傳而姦猾竄焉其弊大故其敎不昌唐詩之弊子既知之矣宋詩之弊而子亦知之乎不依永故律亡不潤色故采晦又往往疊韻如蝦蟆繁聲無理取鬧或使事太僻如生客闖入舉座寡懽其他禪障理障瘦詞替語皆日遠夫性情病此者近今吾浙爲尤雖瑜瑕不掩有可傳者存然西施之顰伯牛之癩固不如其勿顰勿癩也況非西施與伯牛乎說者曰黃河之水泥沙俱下才大者無訾焉不知所以然者正黃河之才小耳獨不見夫江海乎清瀾浮天纖塵不飛所有者萬怪百靈珊瑚木難黃金銀爲宮闕而已烏覩所謂泥沙者哉善學詩者當學江海勿學黃河然其要總在識作史者才學識缺一不可而識爲尤其道如射然弓矢學也運弓矢者才也有以領之使至乎當中之鵠而不病于旁穿側出者識也作詩有識則不狗人不矜己不受古欺不爲習囿杜稱多師爲師書稱主善爲師自唐虞以來百千名家皆同源異流一以貫之者識何暇取唐宋國號而擾擾焉分界於胸中哉吾子亦先澄其識而已矣毋輕論詩

與盧轉運書

月之十七日陳生歸又三日公手書至道生操觚率爾不克受公恩并戒枚毋再薦士枚聞頗惑焉昔養由基善射百發百中識者猶慮不以善息致棄前功生之射才一發耳弓撥矢墜其以金注昏耶不然何爲之窮也生誠寠人子器小邂逅不自珍以爲倚馬磨盾將以見才不知楊修敏捷作鸚賦彌月不獻王粲初征記他文未能稱是韓安國賦几不成罰酒三升古之士不以此定賢否也夫公辭甚迫步韻甚難

爲大儒握管甚鄭重生皆不知貿貿然不請問不稟意旨而爲之其得棄絕之罪於門下也固宜雖然公之所以接士者枚尙有進焉今夫金之色豈止三品哉統命之曰金而已士之才豈止九等哉統名之曰士而已其爲良金與良士歟夫人而知之也其爲不純之金未成之士歟則將鎔其渣滓而加之淬厲非大賢與大冶不能公大賢也陳生士之未成者也其所以位置之者當自有道矣昔劉乂以詩干韓杜溫夫以文干柳乂之陋至於攫金杜之妄至於用虛字不當律令視二公如山嶽之與塵埃然二公接之不爲決絕以爲天下士惟享大名據高爵者足與治耳若夫擔簦躡蹻之士所歷不過窮巷所望不過餬口就有不及則三熏三沐非我其誰暴摧折之將傳笑四方終身毀棄且古之君子惟薦人于朝爲至愼也故曰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若夫區區之財如棄涕唾無甚關係己財且然而況順風吹噓他人財爲豪舉者乎今天下郡無閒田田無餘夫故游民相率而爲士者勢也其利市三倍者惟商耳商行周官睦婣之義裒多益寡意良厚也明公居轉運之名要在轉其所當轉而不病商運其所當運而不病天下不必頭會箕斂知有商而已也亦不必置喜怒於其間以會計之餘權取天下士而榮辱之也枚嘗過王侯之門不見有士過制府中丞之門不見有士過公門士喁喁然以萬數豈王侯制府中丞之愛士皆不如公耶抑士之暱公敬公師公仰望公果勝于王侯制府中丞耶靜言思之未嘗不嘆士之窮而財之能累人爲可悲也當明公未來時其所謂士者或以勢干或以事干或以歌舞卜筮星巫燒煉之雜伎干未聞有以詩干者自公至士爭以詩進而東南之善聲韻者六七年間亦頗得八九盛矣哉大君子之轉移風氣固如是哉然則使公或晉擢他去誠恐詩之十倍陳生者亦未必一至門下而何有于生生過公公遇生誠兩不可再而卒齟齬以窮媒勞恩絕何耶夫途本寬則核之也宜嚴徑愈狹則收之也宜寬如生者徑之至狹者也惟公能收之而惜其不寬也生休矣恐生之外尚有其人枚將終薦之以補公過枚謹覆

答袁蕙纕孝廉書

時文之病天下久矣欲焚之者豈獨吾子哉雖然如僕者焚之可耳吾子固不可也僕科第早又無衡鑑之任能決棄之幸也足下未成進士不可棄時文有親在不可不成進士古之科有甲乙有目今之科無甲乙無目其途甚隘古進士多至八百人今進士率三百人其進甚難以至難之術而就至狹之境 士之低首降心知其不可而爲之者勢也勢非聖賢豪傑之所能免也知勢之不免而能擇其本末緩急而致吾力焉是則聖賢豪傑而已矣且子之捐科第絕時文將以蘄乎古之立言者耶夫立言非古人意也所不得已也古人之意重仕不重隱貴立德功不貴立言孔子述而不作爲季氏宰韓愈下筆大慚卒以詞賦進毛義捧檄爲親屈歐曾皆科第中人此其證也子皝皝有志氣果仕可以行所學羞當世之公卿其次官一鄉可以具魚菽養其親爲古循吏較夫踽踽喔咿矜不可必之傳者宜誰先焉就使入世難合退而求息然後積萬卷以成一家言其時非獨心閒而力專也既已磨礲乎世事閱歷乎山川馴習夫海內之英豪則其耳目聞見必不沾沾如今已也夫士有鄉黨自好之士文亦有鄉黨自好之文不可不察也僕幼學今古文兩無所就不得已專乎今者一年始成進士今雖棄今而專夫古者二十餘年終未敢自以爲信也何也今人易悅古人難求故也足下未能乎其所易者而遽欲能乎其所難者僕亦未敢爲足下信也昔有未婚而憎其媒者或告之曰子之憎媒子之所以婚遲也子之婚遲媒之所以病子也子不能以憎媒故而勿婚則不如速婚焉而絕媒氏僕勸吾子勿絕時文乃正所以深絕之也

代劉景福上尹制府書

福觀古君子之于人才也有必用有必不用而其介于或用或不用者則未嘗不相其時勢之便與其人之緩急而進退之福待罪江南十餘年公不薦擢之亦勿劾去之似公之待福其亦在用與不用閒乎然明知其必不用而妄求與明知其未必不用而不求是皆昧于君子用人之道者也福何敢然福以疎脫

漕弁故免官捕得後例應復官恭逢　皇上南巡凡白衣領職如某某俱蒙奏留福聞之不覺股股其有望者何也十六年福辦治華山甚瘁司馬匹音樂甚覺於今三年脯資竭矣內無戚里周給外無僚友牽挽舊長官中所恃者惟公在公駕驅衆材呵叱惟命其不以一謭劣之福置心中者情也在福閒居愁瞀無俚已極而不能不號呼於仁人之前者亦情也然使福去官非公罪則不敢求未復職不必求不逢虞巡盛典而無奏留之例又無可求今何時哉　六龍將來萬物懽噪凡在江南大小臣工莫不後先奔走儦儦然率作而興事下至執斷執鍼餘須扈養侏儒庖翟亦各奮其肘足伸襟揚眉爭効傾葵之志而福食　皇祿二十年覲　聖顏三四次反不能自比於輿臺之列側身於工匠之間衆裏嫌身能無閔歎即公之所以其難其愼而不肯輕用人者福亦深知其故矣才不足以供指麾不用不久在江南不用冀復官不用冀領公家財物不用數者福均有說焉福雖非棟梁或可備欂櫨之任不支稾假當無冒侵所不能已于言者實以謁選尙遠而人情以有事爲榮大府目色所及頓增光采藉此支吾或不致征忪無託耳且夫天子巡狩一切清宮剗草之事凡有血氣者皆分所當爲而我　皇上一遊一豫起廢錄舊恩施尤隆公當其間如山澤之通氣正須誘掖之鼓舞之有以大展乎羣策羣力尊君親上之心則士氣伸而天心亦喜不比平時課吏薦賢必爲之嚴覈而深稽也至於或賜一綠或賚一級或就近　一召見或仍歸銓曹大抵臨期酌奏恩出　上裁公亦不過相其勢而觀其便耳福敢一辦供張便別䠶長官冀無妄之福而強公以難行之事哉古人有言曰盡一子之孝何如盡羣子之孝福與公同一君父同一迎　鑾而公有百事之盡福無一事之盡此心缺然故乞一牒以自効亦非專爲阨窮已也仰希駁示不宣

或問雙名單稱古人多有曰見春秋傳踐土之盟曰晉重者重耳也曰衛武者叔武也此雙名單稱之

證也自記

答某山人書

嘗聚[illegible]知[illegible]知己記曰畢而後入不[illegible]而後
數足下[illegible]知[illegible]與[illegible]已[illegible]則有陶冶人才
[illegible]任於天下人[illegible]當[illegible]足下[illegible]僕[illegible]乎處乎苟能知之必能量
[illegible]人率[illegible]流[illegible]處[illegible]多其足友
[illegible]女欲[illegible]劍欲[illegible]鳴猶夫人也不
意足下又舍其區區之文墨而忽挾賢挾貴以臨之一考門地再考交游此正僕年來所亟亟避者持其所避者而招之則足下求友之術踈矣鄭康成曰囘賜之徒不稱官閥魏李沖曰魯之三卿孰若四科友也者不可以有挾也僕少未嘗學問挂冠後稍知文章利病覺此道中有似是而非者有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有借此衒市游大人以成名者僕誠私心痛之發憤雪此弊俛焉日有孜孜當悅學時雖妻孥來猶厭矣況外客性又遡人之急求而不應彼貌未變我顏已慚胸中輒大不適因自念與其開門友近人孰若閉卷友古人與其不副人望歡然病乎己孰若不使人望慾然藥其天古之人欲讀書先閉門誠不得已也士相見禮先之以介繼之以贄至鄭重也此外則胥史農工召之而後至耳戰國時乃有曳裾侯門者爲報恩揚名之說以惑紈袴之公子今非其時矣　朝廷清明賢者在上不肖者在下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君子不惡其窮而惡其所以窮安得如書中懺懣語以悖教而傷化哉僕自知不肖甘心入山山中產物惟白雲耳甚無補於足下慮足下方憎絕之不暇而忽以顧見爲請殊駭人意然武陵漁人無心得津有心求之轉不可得若足下一付以無心則僕見亦可不見亦可見不見何足重輕并蜂鳴鳩跂蹺蟲豸尚登山人之堂況足下世宦之家文人自命者乎明月清風開門則入閉門則去入而不喜去而不怒者何哉彼無所求故也今足下乃悻悻然以不見爲慍或者其有所求乎僕昨者雖相謝終不能決足下之果有他腸而預築堅城以待意嘿嘿頗自悔今接書略見意旨乃竊喜前此之相謝果計老而

謀得也藏己之拙養人之高何嘗不兩得耶要之雖不見如見雖見如不見請足下再擇之

再答某山人書

客歲以一函開足下謂足下讀其書將知其人矣不意猶未也足下前書文而不慭有吡吡氣當今士習媕阿得足下振之無所爲非第不宜施於僕耳僕惜足下藥甚良於病不合故以己之沈廢學問之難門第之不可以傲人與夫古今異宜之時勢悃款敷奏朗足下深思而善取之過後亦不復省矣乃來書慮僕故相恚張以將不利于足下似誤聽蜚語而測僕者過焉僕老矣覽書得古人姓名尚不省記何暇置足下于胸中而頊頊然慍哉且既已掃轍作野人矣又肯爲敗一足下之名而出山揖客哉僕與足下素無睚眦何所窮怒而必極之於既往趙孟所不能貴趙孟又惡能賤之足下不信僕可也不自信何也昔昌黎答呂河東答杜二書俱存較僕奉酬者詞較嚴焉然二公卒未深絕之且殷殷然進之于道蓋前賢接後進理固宜然僕審己未必如韓柳而所以絕人者必欲過之使僕返而自思亦覺執德不宏爲可憂矣於足下何傷焉僕自恨無顯位盛名如孔北海一流可以噓枯吹生使足下衎衎然心喜又不能滅聲跡若朱桃椎焦先輩使足下棄而忘之并不能如羊叔子使足下信其必不酖人此皆僕不修身之過也省書大慙無則加勉而已

代潘學士答雷翠庭祭酒書

前以一家言求教書來如發蒙且云由周公而上道統在上由孔孟以至程朱道統在下漢唐君臣無與焉是說也蒙不謂然夫道無統也若大路然堯舜禹湯孔子終身由之者也漢唐君臣履乎其中而時軼乎其外者也其餘則偶一至焉者也天不厭漢唐而享其郊祀孔子不厭漢唐而受其烝嘗亦曰彼合乎道則以道歸之彼不合乎道則自棄乎道耳道固自在而未嘗絕也後儒沾沾于道外增一統字以爲今日在上明日在下交付若有形收藏若有物道甚公而忽私之道甚廣而忽狹之隔矣三代之時道統在

上而未必不在下三代以後道統在下而未必不在上合乎道則人人可以得之離乎道則人人可以失之昔者秦燒詩書漢談黃老非有施讎伏生申公瑕邱之徒負經而藏則經不傳非有鄭元趙岐杜子春之屬瑣瑣箋釋則經雖傳不甚明千百年後雖有程朱奚能爲程朱生宋代賴諸儒說經都有成迹才能參已見成集解安得一切抹摋而謂孔孟之道直接程朱也夫人之所得者大其所收者廣所得者狹其所棄者多以孔子視天下才如登泰山察邱陵耳然於子產晏嬰甯武子等無不稱許至孟子於管晏則薄之已甚此孟子之不如孔子也孟子雖學孔子然于伯夷伊尹柳下惠均稱爲聖至朱子則詆三代下無完人此宋子之不如孟子也王通稱孔明能興禮樂邵伯溫作論駁之康節怒曰爾烏知孔明之不能興禮樂乎此伯溫之不如邵子也夫堯舜禹湯周孔之道所以可貴者正以易知易行不可須臾離故也必如修眞煉藥之說以爲丹不易得訣不易傳鍾離而後惟有呂祖愈珍秘愈矜嚴則道愈病我

皇上文集中不遠稱堯舜而屢舉漢文帝唐太宗者亦以言漢唐則年代近而政事易于核實言唐虞則年代遠而空言難以引據先生來書尊　皇上爲堯舜堯舜之言先生又不以爲然何也書中斥陸王爲異端亦似太過周易曰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子曰仁者樂山智者樂水夫道一而已何以因所見而異因所樂而異哉然仁者之樂山固不指智者之樂水爲異端也顏淵問仁仲弓問仁曰敬恕樊遲問仁曰愛人隨其人各爲導引使生後世則仲弓必以顏淵爲異端顏淵又必以仲弓爲異端矣大抵古之人以行勝後之人以言勝以行勝者未之能行惟恐有聞不暇爭也以言勝者矜矜栩栩守一先生之言無所不爭也聖人知其如此故諄諄戒之曰先行其言曰訥于言敏於行曰君子無所爭宋儒之語錄皆言也所駁辨皆爭也非聖人意也士幸生宋儒爭定之後宜集長戒短各抒心得不必助一家攻一家今有赴長安者或曰舟行或曰騎行其主人之心不過皆欲至長安耳蒼頭僕夫各尊其主遂至戟手嚷嚣及問其路之曲折而皆不知也今之排陸王者皆此類也願先生勿似之也

小倉山房文集卷十七終

隨園三十八種

文集卷十八至二十六

三

小倉山房文集卷十八

錢唐袁枚子才

答程魚門書

僕無秋不病七月間又痁作而伏矣小愈輙復瘠若槁木之枝書來道穉威定宇化爲異物病中聞此悲何可支惠子湛深經術僕愛而未見穉威則少相狎長相敬也懷奇負氣賫志以沒所著繁富聞其兒子以爲不祥都拉雜摧燒之其人舉於鄉識道理或不宜有此魏文帝云既傷逝者行自念也陸雲與楊彥明書云昔年少時見五十公去此甚遠今日冉冉已覺近之思一一公言益人悽愴記前年與足下約毋刊所作詩文比來思之此語終竟未是豈不知學與年兼深造可喜古人文字無自爲開雕者然彼此一時正難泥論求心苟足待後無期孔子稱七十從心哲人竟萎倘再登大耋必不以七十自足也學者如牛毛傳者如麟角先爲之傳以待後人可也若四十未足曰待五十五十又未足曰待六十云云不已溘然早至有子如彼無子可知其卒誰能紀傳之耶道家以形骸爲宅舍神明爲眞吾文章者吾之神明也可不存哉曹子建云文之佳惡吾自知之少陵亦有得失寸心之言先哲餘論當不我欺僕詩兼衆體而下筆標新似可代雄文章幼饒奇氣喜於論議金石序事徵徵可誦古人吾不知視　本朝三家非但不愧之而已足下詩才幾抗絳雲文太紆餘仲宣同累然南雷下可雁行矣他學淹貫過僕遠甚願足下著一書埀之不朽正是成其所長非因足下勸我止其觴而還醉之也介眉侍講來此執後進甚恭八十衰翁得此於天蓋寡綿莊衰甚烟視媚行非復知前所見今且臥病精神欲辭之而去海內儒者又弱一个焉人何以堪僕與足下離七百里一晤輙三四年彼此髮有二色矣才難之嘆知音之孤中夜彈指幾人尙在私心拳拳覺骨肉妻孥不如文字之交關愛較重近舉一男寤生氣絕區區者而不予畀天道可知然使有一卷書傳後則幽冥魂魄長逝無憾功勳子嗣都無所關此語要惟足下信耳西風滿天伏惟珍重

不備

與某刺史書

寄示詩四卷俱衰經中哭中丞公之作具見純孝發于心聲然區區之見有不敢不白之左右者禮大功廢業又曰嬰兒哭其母何常聲之有足下斬衰之喪非止大功有韻之詩非止常聲以禮律之似足下在服中不得爲詩縱爲詩不得哭父古惟傅咸孫綽有服中哭母詩是時東晉清談禮教陵遲不可爲訓自唐以來詩人林立孝子亦林立未聞有以哭二親爲題者蓋至親無文詩固言之文者也不文不可以爲詩文則不可以爲子兩者相背而馳故從來畫家無畫天者輓詩無輓父者劉晝作六合賦昔人以爲大愚若以罔極之恩而鋪陳之于聲調之末是卽晝天賦六合之類也子夏免喪彈琴而不成聲足下未免喪握筆而已成韻異乎僕所聞僕方慮足下性耽吟詠或三年中不能忘此結習偶有所作亦必假其年月于服前服後以免于君子之譏而不意足下之卽以禮所禁者而自暴章之也韓昌黎于十二郎從子也其祭文獨不用韻蓋雖期功之喪亦有不忍文之之意焉足下孺慕不已故長言之長言不已故詠嘆之原非以此爲名也然果合乎禮以得名尙非孝子之心所願乃背乎禮以累名又豈孝子之心所安公羊曰仁不勝道記曰詩之失愚此之謂矣足下盍取服中所作哭而焚之中丞公有知必以愚言爲是諛足下者豈不曰三百篇中亦有陟岵蓼莪諸作不知陟岵者孝子行役之詞其親存也蓼莪者刺幽王之詩毛傳可考也

答門生王禮圻問作令書

書來問作令之道甚勤且摯僕老矣隱空山十年向所行爲不復省記然涎賴病馬久不知轡銜爲何物或放而前之俾引其生平經歷之處則雖龍駒乘黃未之或先也夫吏治有不可學者有可學者夫之生才敏鈍各異或應機立決或再三思而後決或臥而理或戴星出入而後理此豈可學哉然行政之方與

安吏民之道則循吏不同同歸於治今以爲令所當知與偕行之而有效且與才性無關者爲足下告焉

夫治民者州縣之職也然治民不自民始胥吏者官民交接之樞紐也家丁戚友又胥吏交接之樞紐也不治胥吏不能治民不治家丁戚友不能治胥吏治家丁戚友胥吏奈何曰用之而勿爲所用是已其用之而勿爲所用奈何曰通之而勿隔是已官與吏終日見而無勞家人之轉通官與民又終日見而不許胥吏之壅遏則彼胥吏家丁戚友者不過供奔走佐使之職而已矣而何弊之爲且夫用戚友不如用家丁用家丁不如用胥吏用胥吏不如用百姓戚友果賢何所不可如其不肖法難遽加若家丁則利在前法在後矣然家丁之來去無常胥吏之曹缺永在其畏法媚官甚於家丁較可用也胥吏之職大都拘人集衆若受訟時朱書牒尾卽令某甲喚某乙需不省需索而免稽遲乎是百姓尤可用也吾不解今之爲政者一則曰嚴胥吏再則曰嚴胥吏夫胥吏卽百姓也非鬼蜮禽獸也使果皆鬼蜮禽獸宜早誅之絕之而又何必用之而嚴之周官所謂陳其殷置其輔輔卽胥吏也雖聖人不能不用也然三代上有庶人在官之祿今既無之則上之人宜爲若作設身想而何嚴之爲彼嚴者豈不曰胥吏舞文乎病百姓乎夫使之舞文病百姓者官也非胥吏也試問已舞之文判行者誰耶加印者誰耶彼舞而我亦隨而舞之不自責而責人何也胥之權在行檄役之權在奉檄今之縣令檄行若干不知檄書云何不知某當理不知某當銷又不知如是而欲除弊雖日殺百胥吏無益也夫欲大權在我莫如手記而手銷之以州縣之繁而謂事必親記似屬奢闊之論不知訟牒極多每日所進能過百紙乎百紙中其理者能過十事乎每日記十事未爲難也次日再收百紙大半覆詞訴詞其應記者又減十而得五矣受牒十日書所記而召之訊訊吏何以不行檄則吏窮訊役何以不集犯則役窮窮則免冠謝罪請嗣後十日內行檄集犯永爲例矣檄行犯集隨判而隨銷之任胥役之需索奸匿之侜張而不出十日之期則所費有限枝節不多其初情未改訊斷亦易彼百姓者知十日之必結也又何畏乎吏役而賄之法立半年可十日中竟無一事此

胥役之所大懼也然民不告　上不訪吏有提吾胥吏者官自當之不許胥吏索百姓之錢亦不許上官胥吏索吾胥吏之錢彼胥吏者不懼于始而感于終乎康誥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非速結之義乎夫可以探喜怒轉關鍵者胥稟也有減增有株引者檄稿也有移換有竄入者供詞也有暗阻有明催忽早忽遲者訂期也吾一切目覽而親裁之許一檄不許重檄檄中人數空之而待親裁差某役亦空之而待親裁內銷外結檄焚卷撤彼胥吏何權焉于胥吏又何誅焉今之州縣非不勤也所惜者精神在上而不在下耳不知上行不答則嚴飭至內幕外胥俱能相促惟夫寡妻弱子鄉民村戶不遠百里而來縈汝之糧望官如望歲而又無門探刺不爲之結于挾日以內吾心安乎政綱既舉首清刑罰清之云者非寬減之謂得當之謂也臯陶曰罪疑惟輕言罪之疑者輕之其不疑者不輕也孟子曰省刑罰言省察之不使刑罰繁也蓋刑以戒惡也刑繁則不足以懲惡而轉生刑之惡以爲吾既已受刑而無所損矣尚何懼哉以此牟痕痏而逞毒淫者比比焉要知刑具而部頒之亦無庸也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彼衣冠孱民加細荊而呼號不勝何事于部頒之具積蠹大猾其筋骨皆習練之餘當巨梏而含笑囊三木而無聲何畏乎部頒之具吾以爲其畏刑者雖應笞亦宜寬省以洒其恥其玩刑者法止杖四十而吾以二十當之其酷則更甚于四十使彼知二十之委頓如此也況四十耶乃凜凜乎懼心生而惡念除矣凡判尾必親書讞非炫才也以便日後展卷而了然也判事必坐堂臯非矜衆也以觀國人之顏色而是非使共見也勿輕置人于獄非徒仁也所以清狴犴而防雜處之不虞也勿輕申詳非專擅也所以免提攜而成難結之案也勿問坐獄者之貧富恐有成見而誤大公也勿故反聽請者之句求恐事未可知而矯枉過正也勿勸捐以安富恐抑勒者多勿罰鍰以遠嫌恐狥財者惑勿交鎖練于胥役必內存之當用者加朱墨圍使不得開不當用者不署鎖字使不得混勿委監獄于典史必親臨之審其輕重辨木索之有無觀其氣色知衣糧之尅扣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此聖人甚言無訟之難非言聽訟之易也今

之人不能聽訟先求無訟不過嚴狀式誅訟師訴訴之而不知號之而不理曰吾以息訟云爾此如防川怨氣不伸訟必愈多不知使無訟之道即在聽訟之中當機立決大畏民志民何訟耶所謂彌弁垢顏不投于明鏡是也然而一閧之獄情僞萬出或在案中或在案外聽之者恃才恃氣恃廉恃公皆不足以聽也虛以受之靈以應之周詳以求之旁見側出以察之庶足以聽也大凡事過而嘗自悔其誤者其誤常少此所謂政如農功日夜思之者也事過而常自信無一事之誤者其誤必多此所謂氣矜之隆秦人視越人之肥瘠者也對簿之民宜分爲六重者獄其次繫其次管守其次保釋其次待喚其次聽其所之數者能臨事料量而不容胥吏持之則聽訟之道思過半矣和息非不可允但須書明曲直以防日後之終凶狎邪非不當嚴但須戚屬投明不許匪人之恫喝律設大法而通融者存乎人否則傀偏而已案無確據而闕疑者法乎吏否則武斷而已觀漢江充之巫蠱而知贓之可栽也觀南史傅琰之斷獄而知凶器之難據也天性之親粲而不殊雖父訴子亦使自答否則傷慈愛矣墳田之事勘而後斷雖風霜寒暑不可辭勞且借以巡鄉村矣刑名之外則有錢穀錢穀役侵者多民負者少比役無蠹也役又借比以索民錢善催科者不輕比役但押其負多者召花戶而欲見之吾未見眞花戶來而稅不登者也盧飛酒則細刊科則昭示鄉民防重耗則哭取衡平臺較一二漕無抑勒則浮取皆恩羅果應時則盈虛有備所謂催科中寓撫字也百姓之上尙有紳士凡今之閉門塞竇而不見客者其中有所不足也古人於一邑中有鄉先生鄉大夫歲時伏臘飲酒習射當其時豈有苞苴竿牘之嫌乎作吏者日對里魁伍伯而不親賢士大夫不特天閽下情亦自覺其不雅記有之曰貴貴爲其近于君也尊搢紳即所以尊朝廷其他生童皆吾子弟亦宜月課季試以無失黨庠術序之義漢吳公治行號第一而史只載其薦賈生一事此其故可思也總而論之爲政在外尤須爲政在心心正則羣邪消心和則衆善集心周於庶務而法令不必苛煩也心溺于榮祿而上官無所挾持也大府一過而儀從之誅求無厭知我之巡鄉亦猶是也縣輕一入而守

儀之節而無時知畏之案我不畏殊也威可使人畏不可使人懷恩可使人感不可使人狎泥不自滿者服之官公不自恃者公之大且信則順風而呼衣服則指揮可用告示爲吾之仁言不必輕發而發必乎吾所聞非數之大體行或偶然而行必實確求心安不求名重察物議並察邇言仁無術而不行政師古而世泥吾之所行者在是矣吾之所能言者亦止於是矣若夫神而明之化而裁之則在吾子矣

答焦定宇書

來書累累以窮經爲勗僕好文章舍本而逐末者然比來見足下窮經太專正恐有所獻替而教言忽來則是天使兩人切磋之意卒有明也夫德行本也文章末也六經者亦聖人之文章耳其本不在是也古之聖人德在心功業在世顧肯爲文章以自表著耶孔子道不行方雅言詩書禮以立教而其時無六經名後世不得見聖人然後拾其遺文墜典強而名之曰經增其數曰六曰九要皆後人之爲非聖人意也是故眞僞雜出而醇駁互見也夫尊聖人安得不尊六經然尊之者又非其本意也震其名而張之如託足權門者以爲不居至高之地不足以躒轢他人之門戶此近日講經者之病蒙竊恥之古之文人孰非根柢六經者要在明其大義而不以瑣屑爲功即如說關關鄙意以爲主孔子哀樂之旨足矣而說經者必爭爲后妃作宮人作畢公作刺康王所作說明堂鄙意以爲主孟子王者之堂足矣而說經者必爭爲即清廟即靈臺必九室必四堂必清陽而玉葉問其由來誰是秉關雎之筆而執明堂之斧者乎其他說經大率類此最甚者秦近君說堯典二字至三萬餘言徐遵明誤康成八寸策爲八十宗曲說不已一閧之市是非蠭起煩稱博引自賢自信而卒之古人終不復生于彼乎于此乎如尋鬼神博虛而已僕方怪天生此迂繆之才後先噂沓擾擾何休敢再拾其瀋而以吾附益之乎聞足下與吳門諸士厭宋儒空虛故倡漢學以矯之意良是也第不知宋學有弊漢學更有弊宋偏于形而上者故心性之說近元虛漢偏于形而下者故箋註之說多附會雖舍器不足以明道易不畫詩不歌無悟入處而畢竟樂師辨乎聲

詩則北面而紘矣商祝辨乎喪禮則後主人而立矣藝成者貴乎德成者貴乎而況其援引妖讖臆造典故張其私說顯悖聖人箋註中尤難僂指宋儒廓清之功安可誣也僕齔齒未落即受諸經賈孔註疏亦俱涉獵所以不敢如足下之念茲在茲者以爲六經之于文章如山之昆崙河之星宿也善遊者必因其胚胎濫觴之所以周巡夫五嶽之崔巍江海之交匯而后足以盡山水之奇若矜矜然孤居獨處于昆崙星宿間而自以爲至足則亦未免爲塞外之鄉人而已矣試問今之世周孔復生其將抱六經而自足乎抑不能不將漢後二千年來之前言往行而多聞多見之乎夫人各有能不能而性亦有近有不近孔子不強顏閔以文學而足下乃強僕以說經倘僕不能知己知彼而亦爲以有易無之請吾子其能舍所學而相從否

答定字第二書

覆書道士之制行非經不可疑經者非聖無法云云僕更不謂然夫窮經而不知經之所由名者非能窮經者也三代上無經字漢武帝與東方朔引論語稱傳不稱經成帝與翟方進引孝經稱傳不稱經六經之名始於莊周經解之名始於戴聖莊周異端也戴聖贓吏也其命名未可爲據矣桓靈刊石經匡張孔馬以經顯歐陽歙贓私百萬馬融附姦周澤彈妻陰鳳質人衣物熊安稱觸觸生經之效何如哉六經中惟論語周易可信其他經多可疑疑非聖人所禁也孔子稱多聞闕疑又稱疑思問僕既無可問之人故宜長闕之而已且僕之疑經非私心疑之也即以經證經而疑之也其疑乎經所以信乎聖也六經者文章之祖猶人家之有高曾也高曾之言子孫自宜聽受然未必其言之皆當也六經之言學者自宜參究亦未必其言之皆醇也疑經而以爲非聖者無法然則疑高曾之言而爲之幹蠱爲之幾諫者亦可謂非孝者無親乎漢王充曰著作者爲文儒傳經者爲世儒著作者以業自顯傳經者因人以顯是文儒爲優宋劉彥和曰傳聖道者莫如經然鄭馬諸儒宏之已足就有闡宣無足行遠唐柳冕曰明六經之義合先

王之道君子之儒也明六經之註與六經之疏小人之儒也今先小人之儒而後君子之儒以之求才不亦難乎此三君子之言僕更爲足下誦之足下謂說經貴心得不以沿襲爲工此言是矣然而一人之心卽衆人之心也一人之心所能得卽衆人之心所能得不足以爲異也文章家所以少沿襲者各序其事各値其景如烟雲草木隨化工爲運轉故日出而不窮若執一經而說之如射舊鵠雖后羿操弓必中故所受穿之處如走狹徑雖跦跦小步必履人之舊迹也前賜讀大禮議六宗說俱精確然一則毛西河曾言之一則郝京山曾言之其書俱在其說更詳此豈足下有意襲之哉足下之心得之彼二人之心先得之足下之識雖在二人之前而足下之生已在二人之後則不襲之襲二人傳而足下不傳矣且僕闇疏於經者也甫得一二義已覺其襲倘從足下之言而惟經之是窮則足下之終日仰首屋梁所自矜獨得者不俱可危乎要之足下自問不能燒盡天下說經之書又不能禁絕天下說經者之口姑毋以說經自喜也

答滋圃中丞論推命書

公以撫軍之尊而手書勤勤求馬叟推命僕心大不喜夫命孔子之所不知也馬叟何人其聖于孔子乎而能知也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知卽知其不可知者而已知其不可知故其所可知者不惑也堯之時皐夔隆貴人不言其命達共驩流放人不言其命窮及西伯戡黎紂無以自解乃歎曰我生不有命在天非唐虞時無命桀紂時有命也理不足而后求諸數也公生堯舜之世身爲皐夔理宜顯貴理宜平善何嫌何疑而欲數之求古之神于命者首稱唐李虛中然虛中餌金丹疽發背亡其于知命果何如也世之人村氓里媪戹屯已極偶一啼求之冀異日亨嘉當亦人情所應有乃往往貧賤之人轉不爲此而愈顯貴者則愈爲之幷愈信壺禁宅忌之說此無他射黃金注者外重則內惑故也然藉此爲趨避計則方寸中乍冰乍火何以稱職任事勤施於四方耶且彼言吉歟公如命何彼言凶歟公如命何倘吉可趨凶

可避是無命也不必知也吉不可趨凶不可避是有命也知如不知也福善禍淫者天也求之于命是無天也賞善罰惡者君也求之于命是無君也古大撓定支干毫無義意猶之一二三四紀數名云爾一二三四無可推則甲乙子丑亦無可推費補之言一時生一人一日夜生十二人以卒歲計之只四千三百二十人以一甲子計之只二十五萬九千二百八令一郡中戸口不下數百萬則年月日時同者多矣又何貧富貴賤之紛紛乎文文山贈朱斗南序宋景濂祿命論亦稱命只五十一萬八千而四柱盡矣餘皆雷同古所稱知命者邾文公楚昭王皆以不知知之天道遠人道邇捨人而言天大半恍惚凡一切時日小數陰陽雜家愈神奇則愈受禍史冊中如郭璞郭璺輩何可勝數然天下無業之氓太多不得已託九流雜技以謀其生當亦先王所不禁仁人君子妄言妄聽優俳畜之亦無所爲非若竟倚奉如神而且有抑抑求教之意則此輩無識或借此喝鄉閭誣諉公事靦然與士大夫抗禮是則王制所謂假鬼神時日以惑衆者殺可也易稱樂天知命子思稱居易以俟命孟子稱修身以立命陸贄稱君相造命孔子則罕言命公之命亦知之俟之立之造之罕言之而已何必推

答某明府書

書來惱僕不序足下之詩過矣僕豈特不爲足下作序幷不願足下作詩詩之道主温柔足下作令能柔民卽詩人矣不必于政外求詩若就足下之詩論之尙非索序時也以足下才敏不傲然行世而必僕序之求意中似有僕者然則僕不序足下足下必湛思而自省曰是區區者而不余畀何耶不求之于僕必求之于詩詩將日進僕序足下足下覽鏡自臧從此不求之于詩幷不求之于僕而詩將日退愛足下者不當如是若夫隱約其詞陽許而陰非之又非朋友直諒之道也且足下亦知序所由昉乎爾雅序疏云序者序陳此經之旨也杜牧答莊充亦云凡夫序者皆其人已亡門生故吏尊師其人而序之非生同時者也僕與足下同時生足下未亡僕又無所尊師僕縱欲序足下足下尙宜拒而辭之何反以不得爲

慍耶大抵古人多自序求人序以重其文者自皇甫之序左思始至于李漢序韓則又序人文以自重矣足下之詩自作之自序之誰曰不宜若果能重僕僕將求序足下不待足下求僕若云倚僕爲重則僕位庳望狹何足以重足下而當代之爲皇甫者峨冠林立足下解慍處甚多其速往可也勿疑

寄蔣苕生書

書來示樂府四章當即手絃而口歌之緣西行人稀鈌然未報書中有奉太夫人之長安將泊石城之語小人洒掃敝廬瞻望弗及何子之忘之也比來聞足下成進士入翰林如獲殊慶大祥不覺婡婡然距躍三百伏念天之生才與國家之設官義本相因而起而往往才自才官自官此無可如何之勢也然僕謂自斗食以上至于卿貳皆可假借惟翰林一官必待其人而后居之何也簿書期會因事見才期於適用故流品不嫌其雜若清祕之職爲　天子潤色雅頌裁制謨誥非學古入官者不宜一朝居且居是官者必已能爲文章然後克稱非如膠庠子弟博習親師尚可期以三年五年也僕壬申歲過揚州愛足下僧壁詩思其人苦不得見幸熊安亭爲道區區夫崇鼎大璜夏后氏之龍簨僕亦未之見也然聞其尚存則喜聞存某所更喜聞其登明堂而陳清廟尤大喜喜之情公也以爲惟我能先識則亦未嘗不出于私足下之入詞林也才與官合僕之喜也私與公俱故因秦樹舍人來而通書以賀

小倉山房文集卷十八終

錢唐袁枚子才

慰王麓園喪子書

足下毋以喪子爲戚按洪範九疇道五福六極甚詳無道子嗣者孔子衰年喪鯉哀逝顏淵儀禮傳曰大宗不可絕公羊傳註曰小宗無後當絕喪大記曰喪有無後無無主夫當絕與無後古人明言之而不諱是有子與無子非聖賢意也說者動以無後爲不孝云云不知孝者人所爲有後無後者天所爲待天而後成孝非教也商臣盜跖皆有後者也得謂之孝乎鄧攸羊祜皆無後者也得謂之不孝乎天下蟲豸雀鼠跂行喙息之物靡不煦嫗鞠育孳孳愛其雛其心豈以爲後哉蓋陰陽之生機使然耳人爲萬物之靈當以禮節之聞足下喪愛子毀過盲夏過矣足下之齒猶未也爲邑令邑中人皆足下子使子孫祀我不如使桐鄉人祀我於足下何憂且聞足下慈幼之道亦頗未善郎君甫周晬衣之貂食以參朮又引其痘瘍而投以諸猛厲藥此其愛也乃其所以害也夫明珠美玉天下之至寶也愛而篋藏之則全佩之戴之亦全卽棄之野田草露無不全也若朝則濯於水暮則弄諸掌夕又捧而摩諸席目營手撥必有一朝之敗兒寵過則驕其性養過則弱其身不可不察也足下異日有子當思我言

舜不告而娶之說僕嘗疑之安有帝女下降九男同來而瞍竟茫然乎瞍卽以瞽故爲舜欺矣彼象母與象獨不目擊而告瞍乎堯爲何如天子而瞍能禁其妻舜乎瞍能禁之於娶前獨不能黜之於娶後而胡不卽以不告爲舜罪乎此與二嫂治朕棲之說同一無稽偶因論無後之說而并質之高明

與楊生書

僕壹不知夫論士者輒曰某也聰惜不說學耳某說學惜不虛己耳此其說殊不然論語曰敏而好學惟其敏故好學記曰學然後知不足惟其學故知不足背者反是雖然有天焉天生林林者千百萬人不甚

經意也生一人焉將使之不朽於千百萬人之中則必有意鄭重而以其全與之故過人之資嗜學之癖極虛之心三者常兼古傳人如列大坐席參錯相望誰則不然賢叔笠湖以生詩來讀之知生非偶然生者且云錫山俗好博簺生居其間不一遊目而惟詩書之娛愈知生非偶然生者僕不忍負天所以生生之意故抉摘來詩毫髮不假意不能毋怯生之惋之也昨接手書相從如轉圜然後知生之得於天者大矣生年纔十七耳僕如生年時絕不如生然則生如僕年時豈止勝僕也晉文公年十七得賢士五人枚皐年十七赴闕上書生非其等夷耶學琴者下指不協終身不能音天下事非天所寵者人不能強而襲之也生已寵於天慮未寵於人而書詞謙慊旬僕爲知己噫過矣夫從古前賢後賢相須而益彰者勢也然後賢之須前賢可緩而前賢之須後賢甚急何也崑山之璧雖無卞和其終發露寶貴無疑也若沉檀死後之芬無餘風揚之則幾乎息矣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卽如僕所告生者非有所受於人也而忽自得之然則以生之才而學之不已安知其所自得者不更進於僕之所告耶僕老矣然私心若不欲其老者豈其愚而有所戀於光陰哉良以著述粗成傳之其人之難也今而後僕其可老矣乎孔子畏天命畏大人畏聖言而又畏後生以童稚後生而躋之於天命大人聖言之列得毋小過然試思當日若無七十子則孔子亦不得有今日矣後生可畏耶不可畏耶生今之後生也挾可畏之具而又遇畏後生之人其將何以報畏者

答戴敬咸孝廉書

東鄉先生殉節前朝其人原無假文傳者也既以文傳則不得不以文論僕前日摘其文之非還書時與到語耳草草塗抹過亦不復省矣足下書來護持東鄉不將前所摘者爲之指辨而但敘述明季處士之弊文體之荒蕪以推尊東鄉不惑之功可謂善尊東鄉者也僕尙何言雖然僕釋褐早時文之學淺所見明季時文尤少如足下所引爾時讕語今年近六十始得聞之東鄉能拒而排之誠善惜其所排者乃不

過李卓吾何心隱一流識人所共識之妖魅逐人所共逐之盜賊在晉文運晦冥時或以爲難而在今日觀之似亦戴天履地之民秉夷同然不足爲東鄉異也足下善善從長爲護持古人起見僕敢再多言以自走不仁之域哉乃來書因論東鄉而詆及蘇子美一賢未起一賢又顛使僕不得不瞿瞿然駭且疑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孟子觀遠臣以其所爲主子美天災三疏侃侃正言似有德者其少也杜祁公壻之其官也范希文薦之其罪也韓魏公救之其所爲主也賢矣所傳得罪詩甚悖本傳無之與其集中諸詠亦頗不類安知非當時忌者如王拱辰輩爲一網打盡之計造作蜚語以相誣陷與歐公帷薄不修之謗同一冤[illegible]而足下信爲口實欲以大辟當之恨其貶官猶爲漏網嗟乎嗟乎子美以一醉飽之過既不獲雪於生前更不獲申於死後尤仁人之所痛也且足下以尊東鄉故波及子美因子美故怪及歐公亦知當時愛子美者甯止一歐公耶歐公所謂擊而去之者意不在子美蓋指祁公及范富諸賢也子美去而祁公罷祁公罷而范富諸賢亦罷是子美一身之黜陟關慶歷一朝之盛衰而足下以護持東鄉之故忽生異議并諸賢一切抹摋恐東鄉有知亦必踧踖不安於地下也再考周公孔子驅爲奴乃是王直柔之詞即使眞有此詩與子美無涉而況詩人放歌多不可爲典要杜少陵聖於詩者也亦有孔丘盜跖俱塵埃之句夫齊孔跖亦何異於奴周孔然而未聞古之人有罪少陵者則亦不以辭害義也從來人心之不同論古尤甚一孟子也而皮日休尊之溫公非之一揚雄也而昌黎尊之東坡非之誰從乎誰信乎孰是乎孰非乎鄙意以爲倚論者必發千古不可不發之難而后可以自存其說其他小小是非有傷賢者則或爲時代所隔或因稗史而訛我豈疑於心不必見於口見於口不必形於筆形於筆不必垂爲文東鄉文字之疵自有公論僕因未面足下故率意筆之誠過也而足下洋洋千言將爲可傳之文以痛斥子美則是效吾尤而又甚之是亦不可以已乎願足下即以愛東鄉者愛子美可也僕之心即足下之心也

答尹相國書

枚愚不能愼厥身使公絕投杼疑又不能以户牖無名爲務累公思心潭潭屢寄危言警懾震動之枚始而瞿然曰公愍我不知我繼而愴然曰長者大人之愛嬰兒也豈待其有疾而后憂耶其平時之燥濕寒暑蓋無時不兢兢也且近前猶可耳離之愈遠則憂之愈深公之於枚毋寧類是雖然兒壯矣有疾以貽長者憂不可無疾而不能以無疾之故曉長者解其憂尤不可枚固不然孔子曰君子坦蕩蕩孟子曰王者之民皡皡如也公之不欲枚坦皡也將以枚不足爲君子乎抑不知今爲王者之世乎枚乞養山居原不敢望履舄於公之門矣而公挾師傅之尊强召之宿留之出詩文以唱喁之所以然者牙琴相應啟予者商公之近枚者公之所以自爲而非爲枚也世人不察但見公紆尊降貴有意其存之遂謂公寵枚縱枚過譽枚聽從枚而枚於公前之不乞一恩不干一事不妄一語不受一賜者則非外人之所得而知也於是眈眈然環起而辟倪焉嗟乎嗟乎是何異闌猿檻鶴偶一玩弄於王公貴人之前旁觀者疑若奇榮極耀而孰知猿鶴之心以爲有苦而欲逃也久矣枚爲公故招人多言公又爲人多言故加枚訓詞恩勤不已祇益爲累盍亦淡置夫夫也而聽其相忘於江湖之爲安也哉說者又謂窮居故宜加謹是言也枚尤非之夫因窮居而加謹將必因顯貴而大縱也是奚可也今　聖世雍熙草木羣生之物皆有以自樂而士君子乃戚戚嗟嗟如含瓦石不與無病而自灸者等乎然而公之心枚亦知之公出入中外垂四十年小心謹愼未嘗有過猶抱安不忘危之志乾乾日昃師弟契深吉凶同患枚倘顛蹶必先累公公之戒枚者又公之所以自爲而非爲枚也然枚每見焚輪之風拔木而不拔草者何哉其質微故其身易安耳而況天下禍福榮辱之權操之者　天子贊之者相公公爲相公贊　天子自有大中之道稱物平施海內人方倚公如泰山之安而奚有於一閑門垂老之門下士夫何憂何懼而公不見其大不深悉其人而徒抱慈心苦口逢寄聲人便諄諄聒耳彼不知者將疑枚必有大無狀事積於公心而代之憂危不已未爲人所陷先爲人所輕殊非愛人以德之義昔人疑孔明交宋不黷而過於丁寧周至陳壽以爲孔明與

衆人凡士語不得不然枚固衆人凡士而公之丁寧則已過甚矣孔子雖聖而子路不悅故不覺率爾一言

與邵厚庵太守論杜茶村文書

詩文之道甯茍作毋茍許不知而作烏知其不後有進也非所許而許焉將惑於是矣是不可不辨也枚嘗核詩寬而核文嚴何則詩言志勞人思婦都可以言三百篇不盡學者作也後之人雖有句無篇尙可采錄若夫始爲古文者聖人也聖人之文而輕許人是誣聖也六經文之始也降而三傳而兩漢而六朝而唐宋奇正駢散體製相詭要其歸宿無他曰顧名思義而已名之爲文故不可俚也名之爲古故不可時也古人懼焉以昌黎之學之才而猶自言其迎而距之之苦未有絕學捐書而可以操觚率爾者枚前席間貶茶村文太守色不許我以見彼文絕少未敢爭之固辨之疾今賜變雅堂集讀之文之未足又安論其古不古也然茶村至今尙不至於草亡木卒者亦有故焉當鼎革時諸名士流江湖結社羣居足己而不學其諸老先生多晚節不臧欿然病乎已遇勝國士人爭羅致燠咻之冀免其清議而其時冒稱逸民者遂乘其虛而劫焉往往躡破履登高座居之不疑以爲李杜韓蘇搖筆便是旣無剞㓹之苦心又無畏友之礱切借國家危亡盜竊名字蓋不止茶村然也使生今日文教覃敷之時荊楚一傖技止此乎久沒沒矣孔北海曰今之後生喜謗前輩所以然者爭名故耳枚雖不肖必不爭名於茶村願公且置茶村之得失而先考古文之源流久後見覆何如

答友人某論文書

人必有所不能也而後有所能世之無所不能者世之一無所能者也和之弓垂之矢非古之能者乎垂非不能爲弓和非不能爲矢也然而可傳者一人一物而已也伯夷典禮則棄樂孔子學射則舍御分爲四科判爲六藝不以其所能者傲人不以其所不能者病己秦學不兼方漢亦然宋以後人心不古喜多爲之沿其流而不溯其源夫是故雖能之而與夫不能者亦無以異也僕不敢自知天性所長而頗自知

天性所短若箋註若歷律若星經地志若詞曲家言非吾能者決意絕之猶恨其多愛而少棄也學杜韓亦爲元白好韓柳亦爲徐庾汲汲顧影如恐不及方欲捐兩騖以求其精而不謂足下之就其病而深之也足下來教曰詩不如文文不如著書人必兼數者而後傳此誤也夫藝苟精雖承蜩畫筴亦傳藝苟不精雖兵農禮樂亦不傳傳不傳以實求不以名取安在其兼不兼也然僕意以爲專則精精則傳兼則不精不精則不傳與足下異矣若謂詩文不如著書僕更不謂然周秦以來作詩文者無萬數誠如尊言矣著書者亦無萬數足下獨未知之乎撊藝文志未必文集俱亡而著書獨在也僕疑足下於詩文之甘苦尙未深歷故覺與我爭名者在在皆是而獨震於考訂家瑣屑斑駁以爲其傳較可必耶又疑詩文之格調氣韻可一望而知而著書之利病非搜輯萬卷不能得其癥結故足下渺視乎其所已知者而震驚乎其所未知者耶要知爲詩人爲文人談何容易入文苑入儒林足下亦宜早自擇甯從一而深造毋泛涉而兩失也嗟乎士君子意見不宜落第二義足下好著書僕好詩文此豈第一義哉古之人其傳也非能爲傳也乃不能爲不傳也何也使人謀傳我則易而我自謀其傳則難也僕與足下生盛世不能爲國家立萬里功活百姓又不能伏丹墀侃侃論天下事并不能爲游徼嗇夫使鄉里敬之信之而乃欲爭名於蠹簡中狹矣然僕竊喜自負者王荊公云徒說經而已者必不能說經僕固非徒爲詩文者也或與夫足下所引終身著書諸人其容有間乎

答友人論文第二書

客冬蒙寄古文七篇讀畢思有所獻替怱怱少暇入春來歸妹於揚州盡日賓壻勞不可支比來稍閒敢白所懷以評足下竊謂足下之爲古文是也足下之論古文非也足下之言曰古文之途甚廣不得不貪多務博以求之此未爲知古文也夫古文者途之至狹者也唐以前無古文之名自韓柳諸公出懼文之不古而古文始名是古文者別今文而言之也劃今之界不嚴則學古之詞不類韓則曰非三代兩漢之

書不讀柳則曰懼其昧澀而雜也嫌之欲其節二公書當讀書之後其百家諸子未甚放紛猶且懼染於
時今百家叵冗又復作時藝弋科名如康崑崙彈琵琶久染淫俗非數十年不近樂器不能得正聲也深
思而愼取之猶慮勿暇而乃狃於厖雜以自滑過矣蓋嘗論之古書愈少文愈古後書愈多文愈不古商
書渾渾爾夏書噩噩爾作詩者不知有易作易者不知有詩下此左穀以序事勝屈宋以詞賦勝莊列以
論辨勝賈董以對策勝既一古文之中猶不肯合數家爲一家以累其横茂之氣專精之神此豈其才力
有所不足而歲月有所偏短哉荀子曰不獨則不誠不誠則不形天下事不徒文章然也鄭康成以禮解
詩故其說拘元次山好子書故其文碎蘇長公通禪理故其文蕩之數公者皆抱萬夫之稟者也偶有所
雜其弊立見而況其下焉者乎今將登騷壇樹旗幟召海內方聞綴學之徒而談論角逐以震耀乎口耳
此非煩稱博引不可也邯鄲淳之見東阿王李鍇之遇梁武帝是也若夫傳一篇之工成一集之美閉戶
覃思不蹈襲前人一字而卓然爲行遠計此其道誠不在是矣足下擅鹽莢名居淮南之四衢四方之士
于于焉來請謁者或經或史或詩或文或性理或經濟或蟲魚箋註或陰陽星歷醫卜日呈其伎於左右
足下不涉獵而遍覽焉幾憒乎爲酬應而又以好賢之心好勝之氣日習於諸往來者之咻染不覺耳目
心胸常欲觀五都而遊武庫然藉此多聞多見使人一談論一晉接驚而詫於四方曰名士名士則可也
竟從此以求古文之眞而拒專門者之諫則不可也足下之答綿莊曰散文多適用駢體多無用文選不
足學此又誤也夫高文典冊用相如飛書羽檄用枚皐文章家各適其用若以經世而論則紙上陳言均
爲無用古之文不知所謂散與駢也尙書曰欽明文思安安此散也而賓於四門納於大麓非其駢焉者
乎易曰潛龍勿用此散也而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非其駢焉者乎安得以其散者爲有用而駢
者爲無用也足下云云蓋震於昌黎起八代之衰一語而不知八代固未嘗衰也何也文章之道如夏殷
周之立法窮則變變則通西京渾古至東京而漸漓一二文人不得不以奇數之窮通偶數之變及其靡

戛已甚豪傑代雄則又不屑雷同而必挽氣運以中興之徐庾韓柳亦如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者也然韓柳亦自知其難故鏤肝鉥腎爲奥博無涯涘或一兩字爲句或數十字爲句拗之練之錯落之以求合乎古人但知其戛戛獨造而不知其功苦其勢危也誤於不善學者而一瀉無餘蓋其詞駢則徵典隸事勢難不讀書其詞散則言之無物亦足支持句讀吾嘗謂韓柳爲文中五霸者此也然韓柳琢句時有六朝餘習皆宋人之所不屑爲也惟其不屑爲亦復不能爲而古文之道終焉且賢者之大患在乎有意立功名而文人之大患在乎有心爲關係古之聖人兵農禮樂工虞水火以至贊周易修春秋豈皆沾沾自喜哉時至者爲之耳若欲冒天下難成之功必將爲深源之北征安石之新法欲著古今不朽之書必將召崔浩刊史之災熙甯僞學之禁今天下文明久已聖道昌而異端息矣而於此有人焉褒衣大袑猶以孟軻韓愈自居世之人有不怪而揣之者乎夫物相雜謂之文布帛菽粟文也珠玉錦繡亦文也其他濃雲震雷奇木怪石皆文也足下必以適用爲貴將使天地之大化工之巧其專生布帛菽粟乎抑能使有用之布帛菽粟貴於無用之珠玉錦繡乎人之一身耳目有用鬚眉無用足下其能存耳目而去鬚眉乎是亦不達於理矣韓退之晚列朝參朝廷有大著作多出其手如淮西碑順宗實錄等書以爲有絕大關係故傳之不衰而何以柳州一老窮兀困悴僅形容一石之奇一壑之幽偶作天說諸篇又多譎詭悖傲而不與經合然其名卒與韓峙而韓且推之毀之者何哉文之佳惡實不係乎有用無用也即足下論文如射之有志可謂識所取舍者矣而何以每見足下於莊屈之荒唐則愛之而誦之於程朱之語錄則尊之而遠之豈足下之行與言違哉蓋以理論則語錄爲精以文論則莊屈爲妙足下所愛在文而不在理則持論雖正有時而嗒然自忘若夫比事之科條薪米之雜記其有用更百倍於古文矣而足下不一肄業及之者何也三代後聖人不生文之與道離也久矣然文人學士必有所挾持以占地步故一則曰明道再則曰明道直是文章家習氣如此而推究作者之心都是道其所道未必果文王周公孔子之道也

夫道若大路然亦非待文章而后明者也仁義之人其言藹如則又不求合而合者若矜矜然認門面語爲眞諦而時時作學究塾師之狀則持論必庸而下筆多滯將終其身得人之得而不自得其得矣竊爲足下憂之綿莊文多說經絕不類選體而以之勗足下者彼見足下筆氣近弱不宜散文故以六朝綿麗之體進非得已也足下不善用其短而拒之過堅僕愛足下過於綿莊安得不再爲忠告

答友人論文第三書

初一日接手書所論駢體已是不復置辨論古文與博學猶有纍之見存安得不再申之夫古文之宜博非足下之所謂博也韓子稱其書滿家而六經外不過子雲相如屈原太史而已柳自矜旁推交通而六經外不過穀梁孟荀莊老而已此外非所博也足下之言曰昌黎以陰陽土地星辰方藥未通爲愧故將通之以合乎昌黎之說不知昌黎果通之而後爲古文乎抑終於未通而所以爲古文者固自有在乎其詞曰未有不通此而爲大賢君子非曰必通此而後爲古文也僕所論者古文非論大賢君子也足下能爲大賢君子而又能爲古文僕豈不更敬且畏然而有以知足下之不能也何也足下之博不博未可知而足下文之古不古則可見也求其不古之故而不可得則不得不咎其所務之駁所貪之多譬如侍病者見其沉痾之未痊必疑某藥貽耶某食哽耶若果平善必聽其放飯流歠而不問矣僕苦勸足下勿務雜學足下亦宜深自反而猶執前說爲斷斷是何不相悉之甚也古徐之才裴子野僧贊甯能通雜家而古文無有韓柳歐曾不能通雜家而古文實傳僕知足下二十年知足下之能爲裴徐爾能爲韓歐爾必謂足下能裴徐又兼韓歐則未敢也張平子學窮造化而其言曰官無二業事不並濟晝長則宵短天且不能兼而況於人乎傅武仲身列文苑而其言曰二志靡成聿勞我心如彼兼聽則溷於音陸士龍文患才多而其言曰考目者尙奢愜心者貴當荀子曰藝之精者不兩能大戴禮曰君子知不務多而務審其所知尸子曰同能不如獨勝管子曰雜物不爲牲雜學不爲儒足下方務博以爲古文而於諸君子之言

如尙未見者又奚以博爲

與薛壽魚書

談何容易天生一不朽之人而其子若孫必欲推而納之於必朽之處此吾所爲悁悁而悲也夫所謂不朽者非必周孔而后不朽也羿之射秋之弈俞跗之醫皆可以不朽也使必待周孔而后可以不朽則宇宙間安得有此紛紛之周孔哉子之大父一瓢先生醫之不朽者也高年不祿僕方思輯其梗槩以永其人而不意寄來墓志無一字及醫反託於與陳文恭公講學云云嗚呼自是而一瓢先生不傳矣朽矣夫學在躬行不在講也聖學莫如仁先生能以術仁其民使無夭札是卽孔子老安少懷之學也素位而行學孰大於是而何必捨之以他求陽明勛業爛然胡世甯笑其多一講學文恭公亦復爲之於余心猶以爲非然而文恭相公也子之大父布衣也相公借布衣以自重則名高而布衣挾相公以自尊則甚陋今執途之人而問之曰一瓢先生非名醫乎雖子之仇無異詞也又問之曰一瓢先生其理學乎雖子之戚有異詞也子不以人所共信者傳先人而以人所共疑者傳先人得毋以藝成而下之說爲斤斤乎不知藝卽道之有形者也精求之何藝非道貌襲之道藝兩失燕噲子之何嘗不託堯舜以鳴高而卒爲梓匠輪輿所笑醫之爲藝尤非易言神農始之黃帝昌之周公使冢宰領之其道通於神聖今天下醫絕矣惟講學一流轉未絕者何也醫之效立見故名醫百無一人學之講無稽故村儒舉目皆是子不尊先人於百無一人之上而反賤之於舉目皆是之中過矣卽或衰年無俚有此附會則亦當牽連書之而不可盡沒其所由來僕昔疾病性命危篤爾時雖十周程張朱何益而先生獨能以一刀圭活之僕所以心折而信以爲不朽之人也慮此外必有異案良方可以拯人可以壽世者輯而傳焉當高出語錄陳言萬萬而乃諱而不宣甘捨神奇以就臭腐在理學中未必增一僞席而方伎中轉失一眞人矣豈不悖哉豈不惜哉

答裘生書

春間寄所鐫雕蟲樂府來僕至今未答隨接手書至於再至於三不知僕所以不答之故而以前書未到爲疑然則僕敢再不答以啓足下終身不知之過哉古之人無自鐫其文者今所傳諸集皆當時之門生故吏尊師其人而代爲鐫傳之非夫人之所自爲也晉相和凝鏤集百卷人多非之足下齒猶未也不必爲和相之所爲然既已不求益而欲速成矣則必使字帖句妥可幾於成而后卽安不可使人聞其集名而先啞然笑也夫使人笑其命集之名則將不復觀其集而束之高閣求名失名爲計已左雕蟲二字見考工記樂府二字見靈光傳足下合而名之於義何當若曰謙詞云爾則將來足下之詩日多謙日甚名樂府曰雕蟲五古七古五律七律又曰雕蟲乎莊子蟲天之道何太紛紛也是諍也僕久已墨之尊集矣足下不以爲然亦宜往復辨難使僕嘿無所答而後仍其原名固未晚也今一無商搉而卽鐫傳之又寄以曉示之疏耶愎耶揭吾前言以爲大愚耶半閒堂一首去後二句味較深亦曾墨之尊集矣足下又不以爲然而仍鐫其舊則是僕所獻替於左右者竟一無可也夫人心之不同各如其面孔子雖聖而子路不悅以鄭康成之名之學而郗原終不以爲師此固兩無所妨乃足下既不遠千里而來師僕矣凡所褒揚語全鐫之以耀於人師其所是而不師其所非將毋足下之取師在於標榜阿諛而不在於聞道袪惑也古之師人者不如是古之爲人師者不如是學問之道若涉大海其無津涯僕老矣不復求名然文字間苟有一字之商雖幼子童孫必虛己師之而不敢自恃足下拒吾言果別有意義可以佐晚闇而啟老瞶者幸其未死時早教之俾得返束修改名紙趨門外以俟焉文中子年十四王孝逸白首北面僕之師安知不在足下

與朱竹君學士書

枚不才不能迂其身小留館閣與當代之賢人君子黼黻隆盛又早乞歸不復策蹇長安望見名公卿履

爲每瑣瑣不得意然聞聲而遙相思者若動於天焉亦不自知其所以然也公昆季以文學卓行同翔天衢爲海內所讋服公又束修其躬志古人之所志學古人之所學士林中靡不齊其口異音同歎江南高才生爲枚所目色者不北行則已苟北行試京兆禮部必一一被公羅取枚聞之譏嘆起舞以爲文章之公論果如是其有定也文章之主持果如是其有人也雖然枚當知公公不當知枚何也天之卿雲朝陽之鳴鳳雖山澤之癯仰而窺所共見者也若夫江湖間老物散材要惟耦居者知之其高而麗於天者未必降階越境以存之也不意秀才陳熙來道公問枚甚悉進士程沅來又道公爲護持枚故挺身說人嘻枚之與公名紙未嘗通也謦欬未嘗接也縱左右之人妄有稱引又安知非阿所好以誑公而胡乃眷私若是然則使枚竟幸而得近顏行布露所畜抱三十年者進拜獻於中衢之車下不知公之矜寵而教督之者又將何似也昔孔北海爲禰彪緩頰裴監州爲傅蘭碩通兩家之好皆卓卓史冊間然皆先狎交之後覆露之較公之未見其人而爲之道地者果孰賢也枚年逾五十黜然而齒墮矣當事風稜言言亦無所於加委化任天百事頹歷惟敬賢感知己之意老而不衰恐旦暮溝壑死抱受恩不知之憾又恐公挂念蘊鶴未審謠諑致否仁心拳拳故遞一函告平安而抒報謝願見無日我懷如何

答朱竹君學士書

仲夏讀執事書錯落奧衍愛執事之文之古苦言至意欲執事之心之古道枚冠長纓試京兆時曾早目之正知執事之仁風枚亦早耳之也三十年來兩相思而不知天若欲兩人者相見而使執事持節來又若欲兩人者不輕相見而使見訪時枚又避宅他適毋乃故鬱其心支閡其意見以誘其所欲言者而俾之兩相益乎書中以隱目枚似非知枚者當今天下有道枚何敢隱即或希蹤巢由而巢由者聖世之惰民非枚所喜枚鮮兄弟母老以是辭官非隱也若勗以韜晦使人不知其美云云則亦謂言也得毋有細息嬀以詆楚子者乎枚聞之赧然不覺汗之竟趾也枚伏處山中僕僕然陋與村氓同知友于然既未嘗搔頭

[illegible]招塗之人而曰余美勢亦不能滌身毀形赫塗之人而曰余不美也而隣母見愛猶奇聲閨中而訓之曰汝何故治容汝得毋誨淫彼姝者子將鑿甓而何所謝過耶枚犬馬齒載月食斗米不盡夫何為哉苟安居以適性覃思以卒業而已矣若夫避傷之說枚不謂然傷非周孔之所能避也枚何人能避傷乎夫被甲者所以防矢之至也未登矢石之場而家居被甲固不可也古今來叔夜傲而傷章元恭而亦傷安仁富而傷[illegible]虞貧而亦傷宇宙間皆傷機也聖人知其如此故以未濟終篇而於乾之文言則曰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言雖聖人不能不退不能不亡但能不失其正而已宋明帝戒王景文云有心於避禍不若無心以任運但人生自應卑慎行已用心務思謹惜斯言也枚終身誦之執事無憂焉雖然枚亦何足當執事注存哉傷一匹夫與世何損王者之民皞皞如也聽其自存自沒可矣執事官清要負萬夫之望正須隆赫彰施使天下人共仰其美沽其美而後可以酬　主知不負所學倘亦避美避傷而欽欽作自全謀則盛業叢脞人望休矣豈所期於長者大人哉枚聞訾我貨者願與我市刺我行者願與我交枚感執事願交之義而愈引其願交執事之心故借執事規我者以規執事

附來書

戊午之秋八月十日先生冠長纓立貢院牌坊下自誦其試文時常熟趙先生賁彤自龍門出就先生語時鋳年甫十齡一望見識之後長大相聞不復見二十五六獲爲館中後進先生方出官江之南聞其風采所至治聲既聞抽手板引去卜築於古金陵以金石圖書豪於江山之間自謂循吏儒林隱逸三者兼之鋳心慕其意趣以爲近今未嘗有也鋳自問無所知識然聞志乎古不逐逐於流俗者身雖不能未嘗不心敬之而流俗之人薰蕕不同反輾轉與之爲難身雖無權與勇未嘗不欲毅然起而辨且正之此鋳之天性北方之愚出於同然不知先生何所聞而由奬之也鋳比來得聞先生梗概於魚門時詳竊願有所進者君子之處世不可示人隱而示人尤未可也雖揚之鷄集於林而人或傷其羽

縱其未傷知其羽之美而傷之者至若夫鸕鷀鸑鷟人孰從而知其美耶竊竊願先生之使人不能知其美也昨冬過訪隨園不得見投剌悵悵而去如有所失大著固願見尤願得侍坐於左右一談其累年之未得見也辱再賜手書秦學士所寄者竊出都始獲讀之孟陬所寄又未遑卽荅往來於心欲一致其區區而言之不知其起止頃將往徽欽間不能已於言輒敢陳之餘再以書奉

答尹似村書

前來怪僕背宋儒解論語若欲鬪其口而奪之氣者僕頗不謂然孔子之道大而博當時不違如愚者顏氏子而已有若宰我智足以知聖人終有得失趨庭如子思私淑如孟軻博雅如馬鄭俱有得失豈有千載後奉一宋儒而遽謂孔子之道盡是哉易曰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孟子曰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苟其得雖滄浪之童子歌之而心通苟其失雖亞聖之顏回瞻之而在後宋儒雖賢終在顏曾以下僕雖不肖或較童子有餘安見宋儒盡是而僕盡非也西漢傳經各有師承各自講解以相授受最為近古東漢好名何休鄭元趙岐之流始為箋註門戶債興然猶在名物象數間耳未有空談心性而不許後人參一議者也中庸曰博學之審問之書曰好問則裕自用則小使宋儒而果賢也有不審問者寧有背自用者乎若一聞異己者而卽怒是婞很木强者耳烏乎賢今有將鬻貨至長安者雖五尺之童適市聽其擇價取庸而問路可也有賤丈夫焉壟斷而把持之以為非出乎己不可清明之吏必嚴禁之今之仁義道德貨也聖賢長安也周孔之書路之昭昭者也漢唐晉宋諸儒皆可以擇價取庸而問路者而必欲抹摋一切而惟宋儒是歸是亦田儓市儈之把持者而已矣古之人往往有始願不及此而後人發之已過者闡忠武於漢室此其志也豈料後之隆以帝稱哉宋儒闡宣周孔此其志也豈料後之垂[illegible]分甲哉且安知其著書時不望後世賢人君子為之補過拾遺去其非存其是以求合聖人之道乎曰[illegible]文與制科立大全頒之者貴之者賤然後束縛天下之耳目聰明使如僧誦經伶度曲而後止此

非宋儒過尊宋儒者之過也今天下有二病焉庸庸者習常隸舊猶且不暇何能別有發明其長才秀民又多苟且涉獵而不肯冒不韙以深造凡此者皆非尊宋儒也尊功令也功令之與宋儒則亦有分矣僕幼時墨守宋學聞講義略有異同輒掩耳而走及長讀書漸多入理漸深方悔爲古人所囿足下亦宜早自省毋徑抱宋儒作狹見謏聞之迂士幷毋若僕聞道太晚致索解人不得

再答似村書

覆書道爲後學者不宜排前儒此又誤也夫排之云者擠而奪之之詞也將立說而先懷擠奪之心則其心術已傎而其說必悖僕雖貪月食斗米不盡尙何羨於兩廡特豚之饋而爲是喋喋哉所以然者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周公大聖召公大賢尙不相悅孔融執子孫之禮事康成而於麟鼓郊天之說則直斥其臆造君子和而不同理宜如此非所謂排也足下又問似村背宋儒將何以應試弋科名則更誤矣科名者出身之末也學問者立身之本也三代後立身之與出身分也久矣學校廢言揚行舉廢辟召徵聘又廢士君子出身舍科目其奚從求科目舍功令其奚從今孔孟復生其務科目而尊宋儒無疑也況似村乎要其胸中之黑白必有昭昭然不同於俗學者矣韓昌黎唐進士也其言曰爲今進士文章下筆大慙昌黎肯慚所以爲昌黎雖慚肯下筆所以成進士似村且慚且下筆法昌黎可也而何指南之問焉宋儒之學首嚴義利之辨講學義也決科利也宋儒當時早知後世以其學爲干祿之書則下筆時必恥爲之似村乃因科第而尊宋儒豈善尊宋儒者乎竊以爲今之善尊宋儒者莫僕若耳夫善交友者忠告善道有過必規善事君者繩愆糾謬納之於堯舜僕讀宋儒集註決科名得有今日常慮無以報古之賢人故有一知半解必標出之爲宋儒補偏救弊以俟後之君子子產曰從政有所反之以取媚也孟子曰齊人莫如我敬王也果起宋儒於九原必以僕爲諍臣畏友感謝不暇而似村乃訾其好翹人過以爲名高不已誤乎總而論之漢唐晉宋諸儒俱有功於孔子俱爲僕所敬畏宋儒立身亦卓卓可師然僕於漢唐諸

儒無所辨而於宋儒有微詞者何也譬如易牙烹調之味其不強余食者亦淡而置之矣若朝饔夕餐非此不可則不能震其名以為彼治味者易牙也惟有縮頞猛吞而不敢一加揣嚌僕之不能不揣嚌道味僕之過也若夫以決科之私心作衛道之公論非僕之所敢出也顧似村尊宋儒可不尊宋儒亦可尊宋儒而不善尊宋儒則大不可幸三思毋忽

與程蕺園書

綿莊寄足下與彼之札來道顏李講學有異宋儒者足下以為獲罪於天僕頗不謂然宋儒非天也宋儒為天將置堯舜周孔於何地過敬隣叟而忘其祖父之在前可乎夫尊古人者非尊其名也其所以當尊之故必有昭昭然不能已於心者矣若曰人尊之吾亦尊之云爾是鄉曲之氓逢廟必拜者之為也非真知所尊者也足下尊宋儒尊其名乎尊其實乎尊其名非僕所敢知也尊其實則必求其所以可尊之故與人所以不尊之故兩者參合而慎思之然後聖道日明不宜一聞異詞如聞父母之名便掩耳而走也黃氏日抄稱呂希哲習靜其僕夫溺死不知張魏公自言有心學符離之敗殺人三十萬而夜臥甚酣宋學流弊一至於此恐周孔有靈必歎息發憤於地下而不意我　朝有顏李者已侃侃然議之顏李文不雅馴論均田封建太泥其論學性處能於朱陸外別開一徑足下不詳其本末不判其精粗不指其某也是某也非而一言以蔽之曰詆宋儒如詆天吾以為足下非善尊宋儒者也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宋儒而子路也聞顏李之告必喜而足下代為之怒者何也且足下并非善尊天者也中庸曰天地之大人猶有所憾人憾天地而子思許之人憾宋儒而足下不許又何也足下之言曰無宋儒吾輩禽獸而木石矣尤誤也足下亦思漢魏晉唐無宋儒其間千餘年皆禽獸木石乎亦思以孔子之聖不能挽戰國之末流而以宋儒之賢乃能救後世之習俗乎足下懼獲罪於宋儒而甘心獲罪於漢魏晉唐之儒并甘心獲罪於孔子者又何也夫至獲罪於孔子乃幾幾獲罪於天然而豪傑之士無文王猶興足下無宋

儒乃自比於禽獸木石僕能決足下之必非禽獸木石猶之能決宋儒之必非天也蔡而無禮悖莫甚焉足下與綿莊辨僕過而有言者非助鬭也僕以爲聽訟者必使兩造畢其詞而後斷焉若抽戈結繩勢若將訟聽者便關其口而奪之氣雖父子相訟亦不必若是之徂且遽也足下守宋儒太狹詆顏李太遽竊以爲不可故布其區區

黃東發親傳朱子緒餘而日抄中頗有微詞其他門人朋友各有異同劉靜庵大不喜中庸注自爲論以駮其師曰天地之性人爲貴混人物而一之者非知性者也慈湖楊氏疑大學誠意註悖論語毋意之說陳止齋以爲千百年女史之彤管與三代之學校而一概以爲淫奔偷期之所竊所未安南軒以註費隱爲牽强伯恭以任道統爲吝驕宋金華尤恪遵朱子而深不取劾唐仲友一事以爲唐乃台之循吏特爲補傳以補元史之缺此皆於一門戶中和而不同者也況門戶以外者乎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大賢於堯舜且然而況宋儒乎善尊宋儒者宜知之校再白

再與蕺園書

第二書論宋儒得失論正而氣和方知前札未盡招人之疑然朋友切磋不嫌往復僕以爲後之貶宋儒者皆講學而欲爭其席者也僕非講學者於宋儒乎何爭然胸中之是非不尊宋儒宜辨尊宋儒尤宜辨事父母事君且幾諫矣而況古之人乎足下所引宋儒謬誤者數端皆昔人陳言不必再摘吾以此知足下之心得者少也就中所稱格物宜兼窒欲一語僕又非足下而是宋儒夫聖賢學問自有條次所貴乎格致者如人行路必先問程途郵驛當問路時雖至愎者有何成見雖至貪者有何越思而何欲之可窒乎窒欲卽正心誠意也若格物之功已兼窒欲則誠意正心爲贅語矣要知聖賢格致之時未嘗非誠意正心時也亦未嘗非修身齊家時也恐其誤誠誤正誤修誤齊故格物以致其知耳若必待其理窮知致而始正心誠意修身齊家也固已晚矣天下有心不正意不誠家不齊身不修而囂囂然曰吾方格物吾

方致知之人哉然則大學曰而后曰必先者其行文之道如是讀者不可泥也王文成格庭前竹七日不悟生疾遂求良知而詆宋儒不知物有本末大學已明言之文成不格其本而格其末於宋儒乎何尤若謂有宋儒而死節者多則與孩童之見無異史冊所載死難之人或出於武夫悍卒或出於匹夫匹婦其人皆耳不聞宋儒名目不覩宋儒書者也而何得以爲宋儒功也人動稱六朝爲放達不知說禮家如賀循袁準范平摯虞裴精深該博劉超鍾雅於蘇峻上殿時猶授孝經論語劉阿稱不束帶不敢答兒之呼其實學如彼其實行如此乃不能與宋儒一較伯仲吾之所不解者一也六朝尊蔣帝至於南郊晉魏尊康成至於王弼一詆而死今蔣侯無廟學者不知康成爲何人而其鬼亦不靈此僕之所不解者二也古無詩韻毛詩周易靡不含嚼宮商周顒陸慈偶創一家之韻數傳失眞唐人班爲功令以一天下之音而宋儒竟遵之以叶文王周公之詩此僕之所不解者三也時會所趨氣運所關功令所束習俗所囿但順其當然而不必叩其所以然則僕與吾子之辨息矣

答洪華峯書

頃接手書讀古文及詩嘆足下才健氣猛抱萬夫之稟而又新學笥河學士之學一點一畫不從今書駁駁落落如得斷簡於蒼崖石壁間僕初不能識徐測以意考之書方始得其音義足下眞古之人歟雖然僕與足下皆今之人非古之人也生今反古聖人所戒然而古有當反者有不當反者假作篆籀甯不溯所由來此古字之當反者也既作行楷何忽變其面目此古字之不當反者也足下作楷法而以從爲𨑳以夏爲臺此在冷唐人碑中容或見之而在歐虞諸大家所必無者也韓昌黎云欲作文必先識字所謂識者正識其宜古宜今之義非謂捃摭一二忍當不禁而亟亟暴章之今南海碑尙存昌黎書法班班可考三代上重文不重字保氏所掌原無異同自秦失其道斯邈之徒紛然造作漢儒寫經竟有賄蘭臺令史以偷合其私文者故叔重進說文伯喈刊石經垂爲令甲原非得已卒之篆變隸隸變楷楷變行行變

草風氣所趨日就簡便使許蔡生於今日亦難執所刊定以相拘閡孔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衆以聖人之尊冠冕之重尙且從時足下爲唐宋以後之文而作唐宋以前之字是猶短衣埜製而猶席地摶飯捧魯人之槁蔵不已悖乎且夫古字之與今字固有分而古俗之與今俗亦宜辨如寫雙爲雙今俗也誤也若以娭爲嬉則古俗矣庸何傷乎寫蔞爲裡今俗也誤也若以迻爲移則古俗矣庸何傷乎足下厭故喜新必欲泥古以相恫喝勢必讀穆天子傳寫長寶爲兎瓚讀詛楚文寫親戚爲親戚讀書愈多矜奇愈甚他日對策　王廷諸衙文官必無好古如笥河者少見多怪徒遭駁放顏元孫最辨字體而干祿字書首言說文難據宋子京最精小學亦嘗笑楊備模倣古文尙書釋文入呼怪物足下之病得毋相類且足下文果傳耶雖字畫小差而後之人必有爲之考据字書校正重刊者足下文果不傳耶雖筆筆古法而後之人必無因此相欽肯當作字書讀者足下不古其文而徒古其字抑末也上笥河學士一百十韻搜盡僻字僕尤不以爲然詩重性情不重該博古之訓也然而如足下詩不足以爲博何也古無類書志書韻書故三都兩京各矜繁富今三書備矣登時闌入無所不可過後自讀亦不省識即識之亦復何用韓魏公稱王荆公頗識難字荆公終身以爲恨中庸曰人之爲道而遠人不可以爲道然則人之爲詩而遠人獨可以爲詩乎要知五味六和十二食非不多也而工於爲易牙者不盡調也本草九千八百種非不備也而精於爲俞跗者不盡用也畫鬼魅易畫人物難足下能思其故而有得焉則於道也進矣

答彭尺木進士書

來書教以禪學引文文山詩話云云似乎文山不遇楚黃道人便不能了生死者僕不以爲然古豪傑視死如歸不勝屈指倘必待禪悟而後能死節則佛未入中國時當無龍逢比干居士之意以爲必通禪而后能了生死耳殊不知從古來不能了生死者莫如禪夫有生有死天之道也養生送死人之道也今捨其人道之可知而求諸天道之不可知以爲生本無生死本無死又以爲生有所來死有所往此皆由於

貪生畏死之一念縈結於胸而不釋夫然後畫餅指梅故反其詞以自解此洪鑪躍冶莊子所謂不祥之金也其於生死之道了乎否乎子路問死子曰未知生焉知死當時聖人若逆知後之人必有借生死以惑世者故於子路之問萌芽初發而逆折之來書云生死去來不可置之度外尤謬天下事有不可不置之度內者德之不修學之不講是也有不可不置之度外者死生有命富貴在天是也若以度外之事而度內求之是即出位之思妄之至也雖然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使佛果能出死入生僕亦何妨援儒入墨而無如二千年來凡所謂佛者率皆支離誕幻如捕風然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禱之而不應如來釋迦與夏畦之庸鬼同一虛無有異端之虛名無異端之實效以故智者不爲也試思居士參稽二十年自謂深於彼法者矣然而知生之所由來能不生乎知死之所由去能不死乎如僕者自暴自棄甘心爲門外人矣然而不知生之所由來便不生乎不知死之所由去便速死乎生死去來知之者與不知者無以異也盍亦聽其自生自死自去自來而已矣易曰乾坤毀則無以見易言乾坤有時而生死也詩曰高岸爲谷深谷爲陵言陵谷有時而來去也生死去來天地不能自主而況於人居士甯靜寡欲有作聖基惜於生死之際未免有己之見存致爲禪氏所誘有所慕於彼者無所得於此故也獨不見孟子之論生死乎曰夭壽不貳修身以俟之陶潛之論生死乎曰浮沉大化中不戀亦不懼士君子縱不能學孟子亦當法淵明名教中境本廓然矣必叛而他適昔曹操聘虞翻翻笑曰孟德欲以盜賊餘贓汚人耶居士招我之意有類孟德故敢誦仲翔之語以奉謝

附來札

拙詩承不鄙棄爲正其得失仰見先生接引後輩惓惓無已之盛心敢不拜受經世出世趣各有在昔文信公在燕獄時遇楚黃道人受出世法始得脫然於生死之際故其詩云誰知眞患難忽遇大光明又云莫笑道人空打坐英雄斂手即神仙其語具集中可覆按也先生英雄根性所未留意者獨此一

耆耳生從何來死從何去其可以人生一大事而置之度外乎願先生之更有以教之也

再答彭尺木進士書

前書言一身之生死覆簣變而爲一念之生死如被追者捕東竄西急則推墮洸洋中佛書伎倆大概爾爾所云生死者一念之積也今之徵聲逐色者是也必窮極之至於無思無爲而聖人之下學上達即在於是是尤惑之大者不可不辨夫生之所以異於死者以其有聲有色也人之所以異於木石者以其有思有爲也孔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其所視所聽可知也又曰學而不思則罔見義不爲無勇其有思有爲又可知也居士必欲屛聲色絕思爲是生也而以死自居人也而以木石自待也雖然居士其果能未死而死非木石而木石乎夫槁木死灰不自知其爲槁爲死也以其爲灰爲木故也人則何能哉自覺其爲死灰便非死灰矣自覺其爲槁木便非槁木矣而其似死非死求槁不槁之心終日湮鬱强制而不能自禁則方寸中乍冰乍火天之僇民莫大於是周孔之教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學射御習絃歌不一日放廢其心是以多學而識下學也一以貫之則上達矣强恕而行下學也從心所欲則上達矣下學上達未有捨倫常日用而高談元妙者宋儒先學佛後學儒乃有教人瞑目靜坐認喜怒哀樂未發時氣象此皆陰染禪宗不可爲典要居士道僕未能寡欲未能立大體且緩爲儒釋之爭噫過矣夫論天下之是非者不計其人之賢否也孔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孟子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孔孟此言專爲中人說法大爲之防猶之春秋之義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若必待孔子而後絕異端必待孟子而後距楊墨則一聖一賢孤鳴廖廖無父無君之教將充衢塞路而人無是非之心亦不得謂之人矣今有禁人食野葛者或且訾之曰汝未啖八珍而何禁我爲有笑人衣棘刺者或且訾之曰汝未衣狐貉而何笑我爲夫八珍非不當食狐貉非不當衣也而野葛之不當食與棘刺之不當衣更有甚於八珍狐貉之當食當衣也則盍聽其忠言而且緩其反擊也且寡欲之說亦難泥論孔子食不厭精膾不厭細未嘗

非飲食之欲也而不得謂孔子爲飲食之人也文王悠哉悠哉輾轉反側未嘗非男女之欲也而不得謂文王爲不養大體之人也何也人欲當處即是天理素其位而行如其分而止聖賢教人不過如是若夫想西方之樂希釋梵之位居功德之名免三塗之苦是則欲之大者較之飲食男女尤爲貪妄僕願居士之寡之也居士又以死生之際不戀不懼諄諄相勉所見尤非張楚金唐之逆賊也臨斬謳歌趙鼎宋之忠臣也貶嶺南淒然出涕子之所慎齋戰疾曾子臨深履薄懼莫甚焉前誦陶潛之語奉答者因居士借生死相恫喝故引而破之而非敢以爲理之至足者也鴻鵠高飛而羅者猶視於藪澤悲夫至於由求實在曾點之上有論語解四篇他日寄覽

附來札

儒佛之相爭久矣儒之不能援佛而歸儒猶佛之不能援儒而歸佛也則亦各行其志可也然來諭所云實有未盡鄙懷者敢復粗陳其說前所進生死之說非謂生前死後云爾也乃謂現前一念生死之心耳生死者一念之積也一念者生死之本也何者是現前一念生死心即今之徵色逐聲種種分別乍起乍滅者是也所謂了生死者非謂其不生不死也乃窮極現前一念生死以至於功積力久一旦豁然起滅情盡則無思無爲之體可得而復也在昔聖賢所爲下學者學此而已矣所爲上達者達此而已矣先生於佛所不喜聞請言儒者之道儒者之道以寡欲爲基先生已能寡欲否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先生已能立乎其大者否若猶未也且可勿論儒佛之是非而姑先究吾心之是非可也郭李功名豈必無補於世然而君子所性不存焉不然顏氏劣於管晏由求過於曾點矣了此則文山之語又何疑乎承示孟陶兩言誠能實而體之於生死之故亦思過半矣雖然不以寡欲爲基而泛乎其大者其遂能殀壽不貳乎其遂能不喜不懼乎先生既以言之惟先生始之終之紹升不敏願執鞭以從

答洪稚存書

明吳中行劾座主江陵僕心不喜道師有過當諫諫而不聽當避位斯言也下筆後頗知其非位受之於君非受之於師不得以孟子論異姓之卿之禮援爲事師之則繼而思之位雖受之於君而所以能受之於君者未嘗非師之力飲水知源不爲無理以故仍而不改昨接手書果招足下之規夫復何辨然足下猶有交惑者書中道座主輕於舉主說良是也舉主知其人其恩重座主知其文其恩殺然唐宋以後科目盛辟舉衰士大夫舍座主無由進身則座主之恩不得不同於舉主東漢舉主有喪門生衰麻避位亦何嘗不以君臣之義行之師弟之間若曰座主取士彼自奉功令耳於士無與也然則父母生子彼自感情欲耳亦與子無與也忘本之言伊於胡底衛庾公之斯以學射孺子之徒之故叩輪而反孟子與之夫追寇君命也學射小伎也學於其徒非學於孺子也然卒不忍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孟子以爲端人且引以證逢蒙之惡然則使孔孟爲人門生必不劾座主以爲名也可知唐蕭遘扶王鐸上殿昭宗見之甚喜曰卿待座主如此待朕可知李夷簡劾楊憑楊遠貶其門客徐晦送之夷簡表晦爲御史曰君不負楊公肯負國乎古明君賢臣往往觀過知仁十不爽一而足下乃盛禁劾座主將有朋黨之慮則尤與僕言相背何也僕言事師之道有過則諫諫而不聽則避位果如僕言則門生多諫者愈多避位者愈多大臣不善朝廷且爲之一空矣彼座主者獨無所儆於心而不改絃易轍乎又安見植黨滿朝而不可動搖也所引楚棄疾李懷光事尤爲不倫楚王將殺子南三泣其子王之心豈不欲其子之諫父耶然而棄疾之諫與不諫傳無明文卒與父同死或其間必有委曲難全之故遙遙千秋難以臆斷至於懷光謀反李璀大義滅親自無兩全之術使當日江陵果謀反則中行劾之當也足下書中所謂緩不及待是也乃江陵並非謀反所劾者不過奪情一節則是江陵一身之私罪與宗社安危毫無關閡有何緩不及待之有而況中行上疏之明日趙疏入矣又明日艾疏入矣又明日沈疏入矣明日張膽攻江陵者如雲而起何勞

門下士急急爭先古名臣如漢之趙憙耿恭唐之房杜褚遂良張九齡俱有奪情之事彼諸君子者豈無門生故吏略知大義之人而何以史冊寂然不聞有彈之者何耶史稱江陵相萬厯二十餘年四夷賓服海內充實有霍子孟李贊皇之遺風然則中行果有愛國之心方宜留護江陵爲賢者諱過可矣中行本傳稱中行既上疏以副封白江陵江陵大驚曰已上耶曰不上不敢白也審是則中行不但不諫其師并欺蔽之使不知過而突出其不意以相攻擊其心術尚可問乎左氏曰人之欲善誰不如我中行好名江陵亦好名觀其驚問疏上否頗有悔過掩覆之思使中行不廷爭之而私執門生之義愛人以德造膝婉陳未必不動其天良而自行求去也及聞疏已上則大名已裂狀如被逐剛愎之性遂至倒行而逆施程子所謂吾黨激成之禍儒行所謂賢者之過可微辨不可面數正謂此也且中行爲他人父爲他人母忍使自己父母之遺體毀傷廷杖尤爲可嗤而此後臺臣閣臣水火傾輿互相排詆無一日休必至國亡而後已如庸醫治病專務鬬藥爭方而不顧其人之元氣命脈也揚其波者中行與有罪焉僕山居老矣未必有爲座主之日而足下高才少年爲門生爲座主之日正長言之者無私聞之者有益故不覺其傾盡云

小倉山房文集卷十九終

錢唐袁枚子才

公生明論

或問公生明荀子之言非歟庸醫之治人也覃精竭思公矣而人不治庸相之治國也引經法古公矣而國不治以是觀之公安能生明歟袁子曰子亦知夫荀子之所謂公非今之所謂公乎夫公者對乎私而言之也必先知何者謂之私然後知何者謂之公所謂私者非貨利而已也自賢自智強不知以爲知私矣矯俗矜廉避嫌好勝私矣喜功名之己出擢他人之我先私矣氣質之蠱學術之漏私矣私即不公不公則不明貨利之私知其不可而犯之者也其害於明也淺意見之私不知其不可而犯之者也其害於明也深彼無私者非聖人耶然而聖人不自知其無私故邇言必察昌言則拜舍己從人以求其明其求明之心即公也既公矣焉得不明彼有私者非庸人耶然而庸人不自知其有私故不咨於人不詢於衆悻悻然惟所欲爲其自以爲無私之心即私也既私矣又焉得明天下林林而生總總而羣先王所以設君相而治焉者慮其父子不相親兄弟不相愛故也他人之父子兄弟私也與先王何與而爲之立政設教以求其親愛則先王之公也周官論刑曰議親議貴孔子於賢曰舉爾所知於親曰父爲子隱詩曰還其私人曰言私其豵古之聖人不自諱其私又惴惴焉若懼人之忘其私而爲之代遂其私嗚呼何其公也惟其無有己之見存而萬事萬物無不文理密察以措之於至當公之所至明自生焉或曰子之言公是矣今之明者多流於刻何歟曰刻非明也即昏也夫明者明乎其所當明也刻者明乎其所不當明也當明與不當明亦了然易曉矣而尚且懵焉非昏而何日月之明容光必照然容其光則照不容其光則不照也若夫螢火鬼燐糞溷中猶營營然照之爾大學曰在止於至善明乎所當止之處故曰明彼貿貿然抉摘不已者是不如止於邱隅之黃鳥也固禽獸之不若也而得謂之明乎人不小慧者不大愚不小

忠者不大詐故憒憒之昬淺而察察之昬深見於一偏之明小而攬其全局之明大仁而不明者有矣未有明而不仁者也可以寬可以嚴可以生可以殺惟其當耳當斯公矣然則謂明生公也可

佛者九流之一家論

韓子闢佛太迂白傅佞佛太愚折衷者其北朝高謙之乎謙之之言曰佛者九流之一家耳夫九流者君子之所不得已而存焉者也三代下四民不足以盡天下之民於是陰陽星巫佛老諸家與焉如人身之有駢指贅疣如人家之有羸僕有惰遊子弟亦皆不得已而存焉者也倘必欲芟除而攻去之奚能哉奚必哉然予以爲佛之非佛自知之不待人攻也惟其自知故所以備攻者無所不至而所以自衛與誘人者亦無所不周天下有非其力而可以美食者乎佛知之故茹素有非其財而可以厚葬者乎佛知之故火化有僇民而可以留種者乎佛知之故不娶此皆佛之本意也然其說則託之於慈悲矣示寂矣不婬矣且慮其坐而食則病乃禮拜以勞之死而焚則熄乃塔廟以神之無子孫則絕乃招徒衆以續之取於人而自利則術破乃爲祈爲禱以利益之城市居則褻乃踞名山勝境以崇耀之曼衍其書一波窮一波又起故聰明者悅焉含宏其教元惡大憝立可懺免故下愚者悅焉噫使佛而果自信其說則飲食男女可也旌別淑慝可也直指其理以示人可也又何必左支右絀廣招濫受而爲是汶汶者哉彼九流者其誕與佛同而不自知其非故且肉食矣婚葬矣取人之財以自奉矣宜其教之行於世者不如佛也然不如佛而能與佛常存者何也則以無業之民非此不養與佛同故也且以吉凶禍福之說動人亦與佛同故也夫吉凶禍福無人而不動心者也因人所易動者動之乘其虛匃其餘裒多益寡以暗輔井田封建之窮以補周官閒民之職此天地之所以爲大也周孔復生必不信九流而何肯信佛必不去九流而何獨去佛若夫吉凶禍福命也不因吉凶禍福而爲善者知命者也孔子知命自言年且五十矣孟子夭壽不貳修身以俟之之說是何造詣而謂常人能之乎韓子以知命之君子望天下之常人而白傅又甘以

常人自待吾以爲所見皆出高誂之下矣

劉後主可比齊桓論

李密謂後主可比齊桓人疑其阿舊君余謂非阿也人君之道無他用人而已用人之道無他勿疑而已孔明之賢足用後主之用孔明不疑然則用伊尹卽爲湯用太公卽爲文王矣何區區之齊桓而震之先主殁後不聞後主下一詔行一事一則曰丞相再則曰丞相以爲形迹無可疑乎則全蜀之兵孔明主之在朝之臣孔明黜陟之鞅鞅非少主臣漢宣之芒刺此其時也以爲時事不足疑乎則街亭一敗陳倉再遁魏之君臣豈無反間之縱廉頗之失亡此其時也居可疑之時操獨信之識雖先主家法孔明忠誠有以致之而要非後主之賢不及此且吾以爲後主不特比齊桓且勝齊桓齊桓多內寵管仲不能裁後主妃嬪之數董允能裁之管仲死勸除易牙豎刁開方桓公不能從孔明死勸用蔣琬費禕董允後主能從之其不顛覆典型也賢於太甲其不惑流言也賢於成王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也賢同孟莊子嗚呼使後主生守文之世臣如孔明者輔之致太平興禮樂未可量也丞相先亡而諸賢短命獨勸降之譙周老而不死豈非天哉且世之稱孔明者亦非知孔明者也稱孔明者疑若聰强廉悍目無朋輩者矣不知孔明之賢卽後主之賢也其賢奈何曰用人而已其用人奈何曰勿疑而已夫馬謖一用而敗似乎孔明非能用人者不知此正孔明之能用人也帝堯不以一鯀之故而疑舜禹孔明不以一謖之故而疑諸賢觀其推雲長獎馬超拜許靖之虛名用秦宓之利口恕簡雍之倨肰聽子龍之還絹縱法正之報恩怨泣楊顒之諫辛勤交元直而求啟誨平交州而問得失勤勤懇懇樂取於人孟子所謂好善優於天下者是也秦誓所謂斷斷兮無他技者是也後之人誤褒孔明而妄譏後主宜其不知爲政歟

荆軻書盜論

綱目荆軻書盜倣春秋之書齊豹也誤矣豹爲衛司寇覬難其身以險危大人故曰盜荆軻非秦臣也爲

天下除虎狼其見大處遠過豫讓非豹比也夫周之亡天下非若桀紂之亡天下也亡桀紂亡獨夫也爲獨夫報仇者頑民也周積德累仁千有餘年子孫衰弱無暴虐之迹不過尾大不掉以亡於強秦而秦反有桀紂之暴以滅文王周公召公之社稷以大義論之凡爲周之臣民者復仇而義爲六國之臣民者復仇而義彼荆軻者獨非周之遺民乎雖無燕太子軻誠勇士亦宜行也嗚呼軻之刺秦王豈眞以燕太子飲食供奉之美而遽以身試哉軻雖下愚自待如螻蟻亦不應以區區之恩爲之死也蓋天下之苦秦久矣其憐六國而思周也更久矣如姬之嬖侯生之老仲連之達張良之智田光之深沈樊將軍之慷慨高漸離之窮且瞽皆不能一日忘秦者也彼俱欲刺秦王蹈東海而甘心者也軻與田光樊將軍高漸離交最善其蓄此志也久矣不過少督亢圖與匕首耳彼太子者亦人豪也刺亦亡不刺亦亡與其坐而待亡不如刺之所謂順正以行其義也當六國盡亡秦兵旦暮渡易水之時而責以行仁義張三軍此凶年勸食肉糜之說也假使藥囊不至武陽不驚殿柱不中刺死秦王軻一身當之扶蘇尙幼秦大將擅兵於外其時張良田橫魏豹之徒必有環視而起者秦燕之存亡未可知也天之厤數必歸於秦而召公之血食終於就斬豈軻與丹之心哉且軻固非暴虎馮河者也待客與俱何嘗非臨事而懼之意而丹臨孤城待盡之時勞心焦思皇皇促行者亦人情也國勢倉皇既少同心又懼漏洩故軻不能將己意達之於丹丹又危且怯計無再復而遂爲白衣冠之送君臣上下出萬死不顧生之計圖存社稷君子讀史至此將涕泣哀傷之不暇而反加以盜賊之名此又丹與軻所不料於千秋萬世之後者也或曰然則張良之擊與軻同乎曰張良之擊報於事後也軻之刺救於事前也軻事成而燕且不亡是軻更賢於良也宋儒以良遇高祖義而尊之見軻敗丹斬賤而貶之論成敗不論是非穴隙之見可謂之春秋法耶

駮侯朝宗子謙論

侯氏曰子謙非社稷臣也故不諫易儲袁子曰子謙社稷臣也故不諫易儲侯氏欲論子謙先讀孟子孟

子曰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又曰大臣者以安社稷爲容悅者也宣宗以社稷人民付正統正統不能守付景泰景泰能守之然則彼正統者固得罪於社稷人民而孟子之所謂甚輕者也其君輕則君之子更輕當其時正統既棄其天子之位而北狩矣譬如吏棄城將棄軍遺敵之擒而僥倖返國幸矣復欲償其官蔭其子孫此何理也晉惠公曰孤雖歸辱社稷矣光武曰使成帝復生天下不可復得唐肅宗即位靈武明皇西歸唐賢如顏平原郭汾陽無請上皇復位者何也至尊之位非如弈棋可朝暮易也若論太子之當廢不當廢先當論景泰之當讓不當讓景泰不當讓則太子非天子之子廢可也景泰當讓則羣臣當爭之於上皇返蹕之年不當爭之於景泰易儲之日景泰非周公比也周公抱成王未嘗踐天子位而景泰固已建元改號矣就使衛叔武有迎兄之美宋穆公有立兄子之文春秋責備賢者以之責景泰可也責于謙不可也夫謙固社稷臣也以安社稷爲容悅者也但顧其君有治世之大功不顧其君有謙讓之小節金英歸寺之忠爭太子生日景泰默然知其譎諫亦不加罪在謙固聞之矣就使博一謙名未必遽干帝怒謙誠迂儒宜諫謙誠巧士亦宜諫以謙之才卒不出此者其所見者大而用心純故也謙見殺時徐珵等誣其迎立襄王世子王文力爭謙不辨人以爲于公必無此事故笑而不辨予謂亢不足以知公之心也景泰廢太子見深立太子見濟未逾年見濟亦亡當是時儲位未定上躬不豫外寇猶存謙之心又恐社稷之危也必有密啟景泰爲社稷計者或仍迎上皇或仍立上皇之子或擇藩王之賢者而立之君臣魚水所論事祕外人不得知也故景泰聞鐘鼓聲疑曰是于謙耶以謙之忠帝豈疑其篡哉帝必深知謙之心惓惓於社稷之不可無人故疑其有所迎立耳然則景泰無子襄王世子果賢於上皇果賢於上皇之子則迎立之謀并不必爲謙諱也謙但知有社稷而已遑知其他吾又嘗讀宋史而歎明之不亡非謙之賢實景泰之賢也宋南渡時有相如李綱將如宗岳而不能用終於二聖不歸景泰用一于謙遂使社稷人民危而復安而上皇亦得生入國門及再竊大位而反戮其勳臣革其年號嗚呼冤矣然

而公論卒難泯沒故成化爲上皇之子而特旨褒公之忠王弇州亦當時臣子而深不以易儲爲非侯朝宗隔二百年始生異議魏叔子從而附和之此非持論之苛由其學識之小故歟

書後

或難曰子以社稷爲重然則死建文者非與曰一則社稷有人而奪之篡也一則社稷無人而守之禮也景泰得國豈永樂比哉　本朝王山史方望溪俱謂公之不諫以身握兵權恐諫則景泰將忌公而轉戕太子故也所見亦高然鄙意以爲委曲以取大臣之心不如直捷以論大臣之道

魏徵論

魏徵者才智士也非賢臣也徵以諫得名而所諫不得與古諫臣比古之諫臣婉諫與直諫不同受賞與受誅又不同要在問其心而已其心純雖好貨好色孟子親勸其君而爲君子其心雜雖攻擊上身谷永日諫其君而爲小人魏徵之諫魏徵之心何如乎太宗銳意太平頗事粉飾名言讜論史不絕書縱囚吞蝗之事靡所不爲其不肯殺諫臣以自累也明矣當其諫也太宗有故縱魏徵之心魏徵有挾制太宗之意太宗示其意以引誘徵而博納諫之名徵反其迹以迎合太宗而彰能諫之直是君臣之交相籠絡以成名也曷足貴也使太宗有納諫之實徵有忠諫之心則太宗不應貳過徵諫而不聽亦當去矣何君臣之喋喋不憚煩乎徵臨卒以諫草付史官太宗大怒踣其碑停其子之尚主蓋至此而君臣爭名之心彼此露矣不然諫草何與於史官而付諫草又何損於太宗哉太宗退朝怒甚曰會須殺此田舍翁長孫皇后具簪珥以賀乃免夫太宗者英主也果欲殺徵殺可也何必退而詛咒如兒女子然蓋不如此不足以彰皇后之賢此太宗詐魏徵以取名也太宗引徵望昭陵曰臣以爲獻陵耳太宗臂鷂徵奏事故遲鷂死懷中夫魏徵者直臣也果人主不當念亡后玩禽鳥諫可也何必佯爲不知而刻薄其趣不可施於友者而肯施於君以爲不如此不足以動人之傳聞此魏徵詐太宗以取名也太宗納元吉妃殺張蘊古盧祖

尙較望陵實鶴二事過孰重焉而徵既無諫章又不去位其故何哉蓋徵固才智士也知其說之可以行卽不行亦無害則諫知其說之必不能行而又犯上之所忌則不諫其事太子建成時屢勸殺太宗建成不能用夫高祖之天下太宗之天下也以徵之才智豈不知以吳泰伯勸建成亦豈不知以修身睦弟勸建成而忍爲此羽父華督之計者徵蓋深知建成昏暴不可以正言諫故也其諫太宗之心卽其諫建成之心而已矣徵曾爲李密官爲竇建德官再爲建成官終乃爲太宗官女之四醮而以克家稱者也謚之曰貞愧矣

魯肅論

孫權以荆州資劉備肅勸之荆州不還權深爲肅病或曰肅心不忘漢故資蛟龍以雲雨或曰是肅之失計公瑾在必不爲此是二說者皆不明天下之大計而熟籌夫當日之形勢者也肅果忠於漢則去孫歸劉可矣何必懷二心以事君若以爲失計則當日之深於爲吳而得計者莫如肅淺於爲吳而失計者莫如呂蒙陸遜惜乎孫權之智短量小而不能用也三國時最强者操耳赤壁之戰權能獨力以破曹乎抑合力於劉以共破曹乎荆州得矣權能兼取蜀以獨立乎抑終不免於依草附木以自立乎孔明之謀蜀也先結孫權而後攻魏魯肅之謀吳也先結劉備而後攻魏魏可滅操可誅天下事未可量也魏未可滅操未可誅而唇齒已固外難不侵大丈夫將三分鼎足南面而稱帝耳安肯受人封拜屈節一朝局促如轅下駒哉英雄所見大抵同也惟孫權見不及此然後襲取荆州通和於魏而從此稱臣質子無虛日矣亦惟昭烈見不及此然後因荆州之故而白帝稱兵一敗嘔血矣不特此也曹操據形勝之地擁百萬之衆又得孫權爲之外應宜若無所却顧者然趙儼襄陽之役不肯窮追關公勸留之爲權害操深然其說權請擒關自效操發露其奏射以示關而使之走夫以操之强猶欲學戰國兩利而俱存之說使自樹其敵而以區區之吳乃欲外絕蜀援孤軍當操不已悖乎力不能當操勢不得不稱臣既稱臣勢不得不納

貫而受封爵必有所不甘又不得不詭詞阿諛而陰爲反覆邢貞一匹夫耳敢於稱詔倨傲坐車自若而權以江東兩世之王業至於俯首都亭羣臣流涕此皆伯符公子之所傷心於地下而魯肅之所逆料者也得十荊州足償其辱否肅之言曰宜相輔協與之同仇曰總括九州先成帝業權雖有負此言然黃初以後魏好不繼蜀使仍通事到無可奈何終不出肅之所料而徒然挂叛名於魏國竊尊號於暮年先王之姊妹不終合肥之號令不遠自埋自搰形同狐鼠不用良謀祇取辱焉古者虞假道而借虢亡韓魏肘而智伯滅陳涉不聞張耳陳餘立六國後以敗馬超受曹公反間離韓遂以敗權不能教韓魏張陳之謀而甘心於虞公陳涉馬超之下誤矣且權絕蜀好之後其不亡於魏者幸也蜀修關公之怨伐吳吳求救於魏劉曄勸襲之賴魏主不從以免出兵後魏僞助討備仍欲襲之賴陸遜收兵以免及至鍾會伐蜀吳不力救遂致兩亡此皆日後之明驗也然則知此者孔明子敬而外無人乎曰史稱曹操方作書聞權以荊州資劉備不覺筆落於手夫荊州已非曹有矣以一家物與一家與操何與而乃駭然震驚者正恐魯肅之計行兩雄相倚而天下難爭故也嗚呼操之才所以終出孫劉上哉

高帝論

用天下之兵不如用天下之鋒鋒即兵也合時與勢而鋒出焉敗國之氣累世不復勝國之兵所向無敵兵之勝敗鋒之利鈍實使之項羽以輕用其鋒而計失於高祖高祖以早藏其鋒而計失於匈奴均失也人皆知項羽之失而不知高祖之失者誤於史稱規模宏遠而不熟計夫當日之時勢也時莫利於相良平將彭韓勢莫利於誅秦滅項平城置酒高會自取敗耳何至一蹶不振祖宗弱於前而欲子孫振於後吾知其難也嘗謂高祖之得天下也晚故其爲子孫謀也太早而其除功臣也太速高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匈奴尚在而功臣已盡何也當是時使高祖下詔曰朕有積怨深怒於匈奴諸公輔朕平天下共安輯之與諸公約王齊王楚世世享之還韓信數千出酒泉彭越數千出上黨黥布數千出張掖其上

馬皆百練之餘其器械皆摧堅之舊其父老習聞兵而不爲怪其將校玩於兵而無所苦冒頓雖强不如項籍其將雖强不如龍且諸將或分或合或擊或守逞其誅秦滅項之餘威不數年而坐見匈奴之弱矣說者謂冒頓狡獪難與爭鋒夫楚漢方拒滎陽中原無帝彼以精騎長驅而進誰敢禁之徙恣睢於外地其無能爲可知或謂匈奴地遠阨塞非秦項比不知武帝時衛青霍去病才出韓彭下尚能浮西河絕大漠封狼居胥以還其不難深入又可知且夫功臣之不善終亦高祖有以啟之耳諸臣既已列土爲王精兵奇策無所復用血氣方剛人人皆欲帝制自爲使當日者英雄疲老消磨於沙漠之場遣腹心如良平者監其軍高祖擁全兵而坐制關中諸臣亦欲立功且釋疑懼誰敢結黨而西向此一役也匈奴服而功臣亦全即使弓以彈鳥折狗以逐兔死其與殺之醢之亦迥殊矣服强胡而開國東夷南越莫不震恐稽首於漢其爲子孫計不遠且大哉文帝之卑辭厚幣武帝之黷武窮兵皆高祖不用其鋒之過也晉郭欽請及平吳之威徙邊郡內戎於雜地晉主不從啟五胡之亂劉裕克關中急圖篡事旋即棄歸致子孫受索虜之害唐太宗定天下擒突厥伐高麗厥後回紇且來助順宋藝祖欲復幽燕有志未成子孫寖弱此皆後世開國之明驗也天生五材民並用之誰能去兵高祖縱欲與天下休息亦宜使猛士守邊待其至而與之戰何至聽齊虜之言以女乞和爲天子不能庇一兒女以付虎狼又乞兒女之靈以安天下何其悲也使單于據天下豈少乃女乎且項王得太公不能爲質匈奴應聞之矣則又何有於公主始則談笑而棄父於鼎鑊終則涕泣而棄女於絕域失天性之恩納外夷之侮暮氣至矣悖莫甚焉厥後匈奴貽書呂后備極醜詆蓋已視高祖爲齊景公也然則季布諫伐之言非乎曰今有遠行者足疲勿輟數十里尚可致息以坐則肉臃筋頷難舉趾矣不於高祖用兵之日一勞永逸乃於惠帝息兵之日死灰復然觀釁而動布誠老將言也唯十萬橫行之說不斬樊噲而斬婁敬庶可以讙天下哉

此與郭巨論同作年甫十四受知於楊文叔先生雖於事理未協而筆情頗肆存之以志今昔之感自

記

宋論

宋之病不病於小人而病於君子不病於君子之少而病於君子之多不病於君子之私而病於君子之公易曰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孔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三代漢唐惟有君子爲朋專攻小人常慴不勝未有君子與君子自相攻而置小人於度外者也有之者自宋始宋君子太多故意見雜出而各自以爲是其自信太堅故躬自薄而厚責於人其居心太公故厚於責君子而薄於責小人夫國事蘘蘘然非一人所治也一人孑孑然非獨力所支也古之君子知其如此故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非其類者鋤而去之推其心非以便乎己也期有濟於吾君吾百姓而便己之形迹亦受之而不辭當其時豈無意見學術與吾爲異者乎要在審其大略其小降心以相從耳又豈無仇怨之積怙權之譏側目於其側者乎要在除君之惡惟力是視而不顧其後焉耳此古大臣道也宋之君子則不然以相爭爲公以乞退爲高以責備賢者爲春秋法以釋有罪爲犯而不校是故歐公攻狄靑唐介攻彥博伊川東坡互相攻所攻者君子也攻君子之人亦君子也王曾欲誅丁謂楊億救之太后欲竄蔡確范純仁救之所救者小人也救小人之人則非小人也嗟乎君子小人昭昭然判若冰炭猶慮人主狃而不察況自相淆混反眼如不相識而欲人主能識之乎孔子曰吾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蓋不於惡之之嚴不足以見好之之切劉向曰月雖暗明於星之光君子雖非賢於小人之是宋之君子皆汶汶而不察也且刻覈太至必有不肖之心應之富公欲誅高仲謀希文曰恐朝廷手滑日後吾輩亦不免富公自河北歸中夜旁皇歎曰希文眞聖人也夫希文爲宰相刑賞天下惟其當耳不應爲日後吾輩計富公識深力定亦不應怵於利害而悔持前日之法當宣仁時司馬當國熙豐小人眈眈虎視乘間欲發形迹已露諸君子不以此時聯同人之歡行夬之決而乃洛蜀互爭代人自攻過矣其進調停之說者又知調停小人而不知調停

君子何也今有鄉民掩盧盜賊環伺其家不磨刃外向而惟聞夫妻反目父子責善盜賊聞之甯不古者召公求去周公留之靡頗不悅藺相如下之蕭曹不同道而相和丙魏不同術而相薦唐元宗洛陽太廟災宋璟奏天災宜停巡幸姚崇曰太廟乃苻堅舊材故壞無害於行璟遂無言以璟之剛之訣而不復爭者不肯以小妨大而傷賢者之心爲國故也宋則不然臣爭於朝而洛蜀分儒爭於野朱陸分欲國無亡得乎

郭巨論

吾聞養體之謂孝養志之謂孝百行不斷之謂孝巨孝人也即慈父也即廉士也兒可埋金可取耶不能養何生兒既生兒何殺兒以兒奪母食故埋似母愛兒也以愛及愛見請所與者矣見撫杯棬者矣殺所愛以食之是以犬馬養也母投箸泣矣奈何抑以埋聞母弗禁似母勿愛兒也以惡名懟母而以孝自名大罪也是兒者甯非乃母之血食嗣乎其絕之也殺子則逆取金則貪以金飾名則詐烏乎孝雖然僅折其理未發其術也爲之奈何曰知某所有金僞攜兒掘駭於衆曰金也金也天哀予孝故余畀云爾蚩蚩者見其金則驚臨以天則又驚相與傳其孝不衰不然禁兒食可也棄若兒可也鬻之以濟母食可也殺之亦無不可也而埋則何說設當日者巨不生兒無可埋巨多兒不勝其埋則奈何使巨見金揮鋤不顧如管甯然則奈何或掩其處別掘之以卜天心則又奈何韓愈書鄠人對以其剔股欲腰諸市若巨者其九出鄠人上哉

張巡殺妾論

張巡可謂忠矣然括城中老幼食之非訓也殺妾非訓也孟子曰獸相食且人惡之又曰民爲重社稷次之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子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孔孟之言以爲有民而後有社稷民秉三綱五常之性甯使之死而安不使之苟免以生如禽獸也睢陽危急是去食時也食去民

死宰其妻而死之禮也縱百姓食人已失信矣并食其妻是朱粲趙思綰之爲非忠臣訓也臣事君猶子事父也父餓且死殺子孫以奉之非孝也或謂巡之殺妾激軍心也然軍人食之不足濟一日之窮敵人聞之適足爲急攻之計或謂巡之殺妾望成功也然巡有功則爵爲上公妾無罪而形同犬彘於心不安請於朝而旌之於事無濟樂羊食子吳起殺妻其所以忍者殊而忍則一也孟子曰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也殺一不辜而號忠臣君子爲之乎然則鄧攸之抱從子而棄子亦非歟曰子與姪天性也濟則並生不濟則並死廢一不可理之經也至於兩盡事之窮也吳吾粲與魏戰遇水人攀其船船重將覆船人以戈撞擊粲止之曰我求生彼亦求生俱生不得俱死可也噫此言也足以證巡與攸之過矣

殺妾饗軍按三國志臧洪已爲之不自巡始也巡得重名故論之後見池北偶談載巡妾報寃事撫青雜志載巡顯靈見何兼資解說妾係自縊非殺云云稗史言雖不經然足證人心之所同自記

徐有功論

生人仁也殺人勇也然生人之勇甚於殺人何哉殺人者侃侃類公縱乖於理君上無所疑焉生人者迹類徇私往往人未援而己先不免非勇過賁育其孰能之余讀唐書至徐有功傳而不覺涕之淫淫也當武后朝酷吏負興獨有功能持平法人皆稱有功寬厚長者而不知非以知有功也有功上與武后爭下與酷吏擠擪濱於死而不懼者其中有所守也所守惟何曰法而已矣法者聖人制之祖宗定之原非徒爲天下臣民設也誠恐後世爲人君者寬則弛嚴則濫惟予言而莫違故設一定章程以平天下之罪以制一人之喜怒而又付之廷尉司寇俾抱此以與天子爭奈天下之爲廷尉司寇者多而如有功者少也則亦有法如無法而已矣孔子曰吾未見剛者曰守死善道如有功者不愧其言雖然有功豈果縱朝廷法以失出爲名譽哉昔徐邈在魏武時人稱爲通及在涼州人稱爲介或以問毛玠玠曰當魏武時人皆毀車服以崇儉而徐公不改其常故名爲通今士大夫風流相尚而徐公不改其常故名爲介是世人之

無常而徐公之有常也當武后時賢如魏元忠薛季昶俱以嚴見憚而有功獨多平反然則史稱其多失出也非眞失出也舉世失入則有功以失出聞矣猶之舉世尙通則徐公以介稱矣有功但知奉法而已不知其出與入也且夫君子之救時也不可守其經而不達其變也孔明當劉璋後治尙嚴有功當武后時治尙寬此因時而變者也崔鄾治鄂則寬治陝則嚴此因地而變者也古之君子以矯時救俗爲達變後之君子以隨時徇俗爲達變使有功生於梁武之朝以麪爲犧牲殺人不抵罪吾知涕泣好生迎合上意者周興來俊臣輩俱能轉而爲之而此時之引律固爭必以殺人爲事者安知非有功耶雖然使有功稍有畏葸之見爲后所挾持必不能霽威屈己屢躓屢起惟其殺之不憂赦之不喜后雖鷙毒天性感動而不得不重其入不得不從其請向之所喜酷吏誅殺殆盡而有功三坐大辟卒能晏然以官壽終其初心必不自意至此而卒其所以至此者其中又有天在故也嗚呼世之爲大臣而司法律者可以鑒矣

小倉山房文集卷二十終

錢唐袁枚子才

高歡宇文泰論

取天下者馬上也治天下者非馬上也開國者必使其治天下之心勝其取天下之心而后可以固本而垂基予觀高歡宇文泰之廢興而愈信古人之不我欺也歡與泰出處相若才相若勝敗相若鄴下關中之形勢亦相若乃歡死齊無一令主而齊卒滅於周者何哉蓋歡知所以取不知所以治泰知所以取兼知所以治故也夫取天下者武也治天下者文也取天下者將也治天下者儒也歡有十庫狄干不能抵一蘇綽泰得劉璠比之陸機擬入其倫歡得陳元康稱爲孔子令人嘔噦歡父子奪妃敵文宣武成之亂泰明經講學啟武帝之好儒夫當兩雄相角時譬如艾旃爲防其旁何以千鈞之弩稍有間則破且入之矣以父子兄弟淫虐之朝而當數世重道崇儒之主其能無敗乎雖然泰非知道者也泰親酖其君較歡尤逆其所行均田府兵大誥學校亦不過附會古方於萬一而已然爲田於大旱之時畢竟有桔槔一日之功者其苗後枯若鹵莽而種之則亦鹵莽而報之理固然矣或謂高洋虐過梟獍殊難化誨然其爲世子時見射堋畫人形責高隆之曰堋土習射作獸形可也何爲終日射人是其初心未嘗不愛人也使歡善教之因其不忍之心而推廣之安知非令主也縱之不教[illegible]瞿瞿然以侯景爲憂不以家法爲念可謂不知本矣隋文帝亦曰常恨高歡不能教其兒子當時早有此論然文帝知教兒子而不知其所以教故其視宇文也亦愧焉嗚呼宇文且足尙而況乎眞能行聖人之道者哉

張良有儒者氣象論

伊川稱良有儒者氣象余甚惑焉若良者范蠡范雎之徒耳何儒之有謂其能報仇與則荊軻聶政皆能謂其能決勝與則蕭何陳平皆儒在良豈忠於韓哉酈生勸立六國時良果爲韓正當成人之美使韓有

後矣發八難以阻之則韓絕且良亦豈忠於漢哉良見高帝春秋高思自託於呂氏故詭爲太子樹羽翼其子辟彊年纔十五童子何知而說丞相授諸呂以兵非良之貽謀而何倘太尉不得入北軍則劉氏又絕儒者絕兩國可平或謂良善藏其用明哲保身類儒不知良之用久已盡矣其中無所藏也良教高祖誅降背約智囊已竭此外不聞有久安長治之道告高祖而高祖不用者叔孫制朝儀陸賈作新語旁人紛紛自附於儒良居其閒漫無可否其所藏者果何用耶若儌倖免禍則爾時不將兵者俱善終不獨良也然則伊川最重儒而偏許良何與豈以其狀貌洵洵類婦人女子之故與

駁唐鑑李德裕論

報恩類喜報怨類怒喜怒者皆性情之所必不容已者也然喜怒以類者鮮矣故聖人不禁人之報怨而但教之以直若曰怨其所當怨亦報其所當報可耳若必矯其情而姝姝然曰我但恩報不怨報也則淆黑白而蔽天良其所謂報恩者亦僞也唐鑑稱李德裕裴度俱爲賢相而李以報怨故致竄死海上不能如裴之善終又曰李之黨多君子牛之黨多小人李報牛是以燕伐燕陋哉范氏之說也孔子曰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李既爲君子牛既爲小人以君子攻小人所謂惡不仁也非報怨也若不問其何以怨何以報而但以爲有怨無報是文王聞崇侯譖已不當伐崇周公聞管蔡流言不當誅管蔡也漢蓋勳救正和曰我爲梁使君謀非爲蘇正和也怨之如初設蘇有當死之罪勳必殺之穆宗用裴度不專故度不得行其志度果大用則李宗閔皇甫鎛輩度亦必殺之何也不惡不仁不足以爲仁也夫刀鋸者聖人之所不能已也虎豹者造父之所不能馴也純臣愛君之國甚於愛已之名故除小人如農夫之除草惟力是視苟有避嫌之心調停之說與寬一分爲將來餘步恐朝廷手滑吾輩亦不免凡此者皆私心也皆中人以下語也宋之天下所以不振者正坐當朝大臣少一德裕耳溫公作通鑑以德裕受維州爲非故棄米脂四郡以與西夏范氏作唐鑑以德裕報怨爲非故於熙豐小人不勸誅戮兩賢之意自謂賢德裕而不

爲宜若國安身安俱如裴度之善終矣卒之國不安至淪沙漠身不安幾至剖棺較德裕之禍只一身罪止一竄者反較酷烈豈非識力不純斤斤於禍福論人之故哉若夫黨又不可概論焉洛黨蜀黨朔黨皆賢人也其道宜散宜解而不宜結牛李二黨一君子一小人也爲君子者宜報宜殺而不宜寬宣宗居藩受武宗狎侮故登極後復僧寺貶石雄專改舊章不用毛髮淅灑之季太尉自有汗透重裘之令狐綯至矣然一則威服三鎮一乃郊迎寵勛捨騏驥而策駑駘其效不彰彰可覩乎厥後周墀入相韋奧戒曰願相公無權蓋亦有戒於德裕而爲此言不知門生天子之日權終不在相公也善乎宋尹源之答客問曰人臣不忠孰大曰無爲大嗟乎若德裕者固人臣之有過者歟

姚崇宋璟論

唐姚宋並稱而議者多優宋而劣姚余謂不然夫仡仡矜矜萬仞壁立立於朝使百世消其邪心此臣道之如山者也宋璟是也靜深有謀涵蓋一切惟幾也能成天下之務此臣道之如海者也姚崇是也然而山雖高蛟龍不居海雖渾變化不測余故曰崇勝也夫人主之愎諫而暱小人者情也所貴爲大臣者不逆其情而善誘之以歸於道不必有排斥小人之迹而能使之與人主日疎崇之對幸東都與其黜姜皎罷魏知古者皆璟之所不屑爲而亦璟之所不能爲者也吾嘗謂天寶之禍宋璟在猶可憂而姚崇在則無慮何也彼明皇者英主也其畏璟而愛崇也素矣源乾曜奏事稱旨必曰姚崇之謀不合則曰何不與姚崇議之自崇死而天下無知崇者李林甫始得以才見用然臨軒之禮卒不相假者終知林甫之非崇也知其非崇而必用之者太平日久而樂用才臣以自暇自逸則姑任之爲快而張九齡者宋璟儔也有其道無其術道不合則爭爭不得則去九齡去而天下無爭之者李林甫始得以才見用使其時有若崇者爲之內娛主意於所甚安而陰以計擠小人於外則終元宗之世林甫不得專政而祿山不得入宮矣且人但知爲璟難不知爲崇難但知用璟難不知用崇尤難張易之譖魏元忠使張說爲證說許諾宋璟

要之卒以敗悔崇告謁十餘日諸事委積盧懷慎不能決惶恐入謝夫以張説之反覆而一旦效璟卒爲正人以懷慎之忠清而終身效崇不能決事豈非德易及而才難强者乎人主雖非甚聰皆能涉獵書史審察邪正若璟之犯顏諫諍公罪也中才之主雖重違其意而心固識其忠若崇之細行不矜所使者以賄敗此私罪也苟非大度之主又安能用之而不疑今有棟梁之材而不免贅疣之形此固衆人之所棄而大匠之所取也嗟乎從來君子之自爲往往多疎小人之防身往往多密以姚宋之賢開元之治兩人皆以微罪行不久於其位李林甫獨專相二十餘年君臣魚水彼其罪過必十倍姚宋萬萬矣然而明皇甘以天下付之至於高力士諫而猶不悟豈其工於防君子而拙於防小人哉要知姚宋之過易於見聞而林甫之惡難於發露故也讀史至此不能不掩卷而深感慨焉

此己未館課題也時習翻譯不與課溧陽相公嫌諸翰林多優宋而劣姚特授意命作似亦未乖於正姑存之自記

宋儒論

古今來尊之而不虞其過者孔子一人而已其他則尊之者略溢其分則攻之者必損其實過尊者迂過攻者妄此吾宋儒之論之所以作也今有飛隼集於高墉天下之善射者皆操弓挾矢而至非射隼也射其集於高墉也不知隼果高射之亦何傷於隼然必以高墉爲惟隼所居而不敢一窺其巔則又誤矣夫宋儒之講學而談心性者際其時也氣運爲之也今之尊宋儒者亦際其時也氣運爲之也是何也漢後儒者有兩家一箋註一文章爲箋註者非無考據之功而附會不已爲文章者非無潤色之功而靡曼不已於是宋之儒舍其器而求諸道以異乎漢儒舍其華而求諸實以異乎魏晉隋唐之儒又目擊夫佛老家譸張幽渺而聖人之精旨微言反有所閟而未宣於是入虎穴探虎子闖二氏之室儀神易貌而心性之學出焉夫創天下之所無者未有不爲天下之所尊者也古無箋註故鄭馬尊古無詞賦策論故鄒枚

最重尊古無圖太極而談心性者則宋儒安得不尊然而箋註帖括明經之科變矣詞賦策論進士之科變矣元仁宗以經義取士以程朱爲式則至今猶未變也明祖開國又首聘婺之四先生勸頒朱註以取士而宋學從此大昌易所謂窮則變變則通正此之謂吾故曰宋儒之講學人之尊宋儒者皆際其時也氣運爲之也雖然講學在宋儒可在今不可尊宋儒可尊宋儒而薄漢唐之儒則不可不尊宋儒可毀宋儒則不可又何也曰孔子之道若大海然萬壑之所朝宗也漢晉唐宋諸儒皆觀海赴海者也其註疏家海中之舟楫桅篷也其文章家海中之雲烟草樹也其講學家赴海者之郵驛路程也路程至宋定矣盡矣但少一行者耳未之能行惟恐有聞何暇再爲之貌其迹而拾其瀋乎有源而無流溝井之水也有本而無末槁暴之木也安得不考名物象數於漢儒不討論潤色於晉唐之儒乎若夫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學者果能望道有見殊途同歸當亦宋儒所深望又何必乘間抵隙摘其過沒其功眈眈然媢其兩廡之餐而思攫之也然則宋儒之於聖道其果至矣乎曰難言也觀高堅前後仰鑽之歎則知顏淵之於孔子有間矣觀性命誠明迂遠之說則知思孟之於顏閔又有間矣此無他生知學知困知之次第終不可泯而可語上不可語上之說夫子已明言之宋儒雖賢其能在顏閔上哉其能符聖心而毫釐不失哉後世學者未必能勝宋儒亦未必不如宋儒要惟是其言而不必迂拘墨守非其言而不必非薄詆訶則所以論宋儒者定矣所以論漢唐魏晉諸儒者亦定矣

駁公羊氏宋宣公議

宋宣公知其子之不賢立穆公穆公感宣公之義立殤公二君能行古人之道足以風世公羊曰宋之禍宣公爲之東萊氏比之燕噲此悖理傷教惑之大者也不可不辨宋殷後也兄終弟及殷之先王有行之者矣傳曰宋殤公立十年十一戰民不堪命是殤公非令主也華督殺孔父淫其妻殤公平日之政刑可知矣使宣公居正而立之其禍尤速也華督先有無君之心而後動於惡非先有立公子馮之心而後弑

殤公也督既懼誅必有所弑督既弑君必有所立是時雖無穆公殤公不免於禍雖無公子馮殤公亦不免於禍宋之禍華督爲之殤公自爲之而謂宣公爲之乎使穆公在督必不敢爲惡殤公亦得終其天年矣宋之禍謂宣公弭之可也謂宣公爲之不可也穆公之立殤公非宣公意也督之立公子馮非穆公意也督之弑殤公亦非公子馮意也惟馮立而不正討賊之義且寵其位以督爲宰則馮之不賢又可見矣與其立不賢之子以墮社稷不若立兄之子以成先君之義穆公可謂賢矣宣公可謂知賢矣春秋時弑君三十有六彼皆父子相傳公羊所謂大居正者也其禍又誰爲之乎後世宋太宗殺德昭立其子爲萬世誚君子曰執居正之說以濟其不仁之心太宗之禍公羊爲之也

駁蘇子屈到嗜芰議

屈到嗜芰臨卒命薦芰子木不從國語是之柳子非之蘇子作論陋柳子袁子曰是蘇子之陋非柳子之陋也蘇子之言曰父子平日可以恩揜義死生之際不可以私害公謬矣父子之間有私而無公禮曰子不私其父則不成其子孟子曰父子之間不責善果芰非禮萬不可薦當父彌留諄囑之際子木早宜涕泗而諫不欺其父於地下矣不幾諫於生前而責善於死後是欺其將盡之魂而餒其求食之鬼也蘇子曰恐其父以飲食之名聞於諸侯則更謬矣夫籩豆之事其昭告於鄰國者古未有也即儀禮所載臚腊鼎俎雖有定數然考之三傳徵之史冊未聞有列國之諸侯大夫爲增一果減一牲而受美惡名惟屈建之煩稱博引以禮奪情然後其父嗜芰傳於人間其子撤芰又傳於人間揚其父爲飲食之人而顯其身爲守禮之士致千百世後有蘇子者猶嘵嘵然陋其父而孝其子是皆子木之使之聞之也使屈到嗜之子木薦之則家庭常事人間比比然矣民不及知而書亦必不載也且先王已立廟矣復爲之立寢者原以伸人子之私使之思其所嗜思其所欲也中庸曰設其裳衣薦其時食裳衣豈有一定之衣而時食當有一定之食哉月令以含桃羞寢廟而朝以筍籩薦帝后猶能倣而行之使子木抑其禮於廟而申其情

於寢未爲不可也蠻夷大夫楚氣甚惡原不足責而邱明蘇子身爲文人不知孝並不知禮何也然則魏武子陳子車之索殉其亦從之歟曰殺人以成孝吾未之前聞彼則所謂亂命也然則何以不諫曰諫則其父必命殉者先死矣是又宜將順以幹其蠱也君子之於孝也審其大小輕重而已矣

書院議

民之秀者已升之學矣民之尤秀者又升之書院升之學者歲有餼升之書院者月有餼此育才者甚盛意也然士貧者多富者少於是求名縣而謀食殿上之人探其然也則又挾區區之稟假以震動黜陟之而自謂能教士噫過矣夫儒者首先義利之辨又曰不爲威惕不爲利疚聖人訓也今疚之以至微之利而惕之以至苛之法其譔入焉者半苟賤不廉者也苟賤不廉之人養之教之何所用之夫養士與養兵不同兵非民之秀者也然今養兵者習騎射擊刺不過月有考歲有稽而已固未嘗關其出入禁其居處也教士者加苛焉是視士不如兵也然則書院宜如何曰民之秀者已升之學矣民之尤秀者升之書院民之尤秀者一郡中不數人吾甯浮取之以備數則亦不過郡二三十人而已以餼數百人之費餼二三十人既可贍其家絕其旁騖而此二三十人者師師友友絃歌先王之道以自樂則又安得有害羣之馬倘張佻險於其間耶爲之師者無多弟子博習相親以故憤易啟悱易發經義易傳治事易治　國家他日用人捨書院其焉取之中庸曰忠信重祿所以勸士孟子曰堯舜之仁而不偏愛急親賢也卽此意也漢州郡貢士戶二十萬以上纔舉一孝廉以京師之大而太常弟子不過五十人以吳公之賢洛陽之盛而所舉秀才僅賈誼一人其愼重何如然則彼之舊隸書院而藉以養者將汰之歟曰養士與養孤寡不同彼哀其終而收之此謹其始而擇之也而云何不汰也然則何以知其尤秀者而擇之曰取人以身擇士者秀則所擇者亦秀所謂規有摹而水有波也嗟乎今之寬於養士者既視之如無告之窮民而嚴焉者又視之出兵以下且不知已先求知人此予之所以嘆也不然書院在在有也而不聞受其益者何也

小倉山房文集卷二十一終

愛物說

錢唐袁枚子才

婦人從一而男子可以有媵侍何也曰此先王所以扶陽而抑陰也狗彘不可食人食而人可以食狗彘何也曰此先王所以貴清而賤濁也二者皆先王之深意也先王有治世之權不必明言其故而但定其制使民由之後世不察見孟子訓愛物佛家戒殺於是人與物幾溷淆而莫分蕭子良之慧蘇子瞻之聰皆惑焉夫愛物與戒殺者其心皆以爲仁也然孔子論仁曰愛人不曰愛物又曰仁者己欲立而立人不曰立物此意惟呂覽得之曰仁於萬物不仁於人不可謂仁不仁於萬物獨仁於人可以謂仁仁也者仁乎其類也此可謂善言仁者也愛人不難知所以愛人爲難孔子教弟子泛愛衆必曰而親仁孟子稱堯舜之仁必曰急親賢人之中尚宜擇仁者賢者而愛之況物乎古者執雉執雁四靈爲畜愛其物之類人也誅盜賊刑僉壬惡其人之類物也廐焚子曰傷人乎不問馬衛侯之馬啟服死公命爲櫝子家子請食之以不愛爲愛而愛乃大以不仁於物爲仁而仁乃純然則孟子稱數罟不入污池禮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奈何曰此非愛物正所以愛人也懼魚之不繁將不足於食懼大夫士之有故將不得殺羊犬豕故儉惜畜養之以待其食與殺耳爲人計非爲魚鼈羊犬豕計也然則君子何以遠庖廚曰此非愛物亦所以愛人也恐近庖廚則不忍不忍則不食遠庖廚則忍忍則食然此亦寓言耳與勸好貨好色同不可以詞害意也孟子欲充齊王不忍之心以保民而王故因牛而戒及庖廚觀下文權經重度長短之言則賤禽獸而重百姓之意昭然若揭不然孟子非不食庖廚者也見其死聞其聲則不食不聞不見則食之是後世掩耳盜鈴之說也彼齊王之興甲兵危士臣民之死於鋒鏑者皆在數百里外齊王所不見其觳觫不聞其哀號者也比之庖廚不更遠耶而得謂之君子耶

牡丹說

冬月山之叟擔一牡丹高可隱人枝柯鄂韡蕊蘽蘽以百數主人異目覩之為損重貲慮他處無足當是花者庭之正中舊有數本移其位讓焉冪錦張燭客來指以自負亡何花開薄若蟬翼較前大不如怒而移之山再移之牆立枯死主人慚其故花且嫌庭之空也歸其原數日亦死客過而尤之曰子不見夫善相花者乎宜山者山宜庭者庭遷而移之在冬非春故人與花常兩全也子既貌取以為良一不嘗暴擢折之移非其時花之怨以死也誠宜夫天下之荆棘藜刺下牡丹百倍者子不能盡怒而遷之也牡丹之來也未嘗自言曰宜重吾價宜置吾庭宜黜汝舊以讓吾新一月之間忽予忽奪皆子一人之為不自怒而怒花過矣庭之故花未必果奇子之仍復其處以其猶奇於新也當其時新者雖來舊者不讓較其開孰勝而後移焉則俱不死就移焉而不急復故花之位則其一死其一不死子亟亟焉物性之不知土宜之不辨喜而左之怒而右之主人之喜怒無常花之性命盡矣然則子之病病乎其已尊而物賤也性果而識暗也自恃而不謀諸人也他日子之庭其無花哉主人不能答請具研削牘記之以自警焉

清說

清慎勤三字司馬昭訓長史之言也後人奉之不以人廢言耳然以畏葸為慎以瑣屑為勤猶之可也以谿刻為清所傷者大不可以不辨民之初生無不清也茹毛而已巢居而已民之初生又不能清也不能不食而茹毛不能不居而構巢中有聖人焉增之以玩好文之以器用懼其過也以禮節之自夏桀酣歌恆舞而伊尹有儉德之戒周末文勝三家者以雍徹而夫子有寧儉之戒皆有為言之也後世不然或無故而妾織蒲矣或無故而與蠅爭食矣彼所好者在乎矜名以自異則不得不權其輕重舍此以矚彼是儉其外而貪其中潔其末而穢其本也烏乎清且天下之所以叢叢然望治於聖人聖人之所以殷殷然治天下者何哉無他情欲而已矣老者思安少者思懷人之情也而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

之幼者聖人也好貨好色人之欲也而使之有積倉有裹糧無怨無曠者聖人也使衆人無情欲則人類久絕而天下不必治使聖人無情欲則漠不相關而亦不肯治天下後之人雖不能如聖人之感通然不至忍人之所不能忍則絜矩之道取譬之方固隱隱在也自有矯清者出而無故不宿於內然後可以寡人之妻孤人之子而心不動也一餅餌可以終日然後可以浚民之膏減吏之俸而意不回也謝絕親知僵仆無所避然後可以固位結主而無所躊躇也彼不欲立矣而何立人己不欲達矣而何達人故曰不近人情者鮮不爲大姦然則孔子何以有恥惡衣惡食之譏曰惡衣惡食嫌之者人之情也恥之者心之陋也不曰嫌而曰恥則是以衣食爲重輕故賤之也不然色惡不食臭惡不食夫子非甘於惡衣惡食者也而何以傳於此言也且當貧賤時而以惡衣惡食自輕則當富貴時必以惡衣惡食自重子路衣敝縕袍非可以衣狐貉而故爲縕袍也素貧賤行貧賤也若可以狐貉而故爲縕袍則必有縕袍狐貉之心交戰於中而忮求起伯夷以餓死稱清而陳文子有馬十乘亦稱清清以心求不以迹取也然則奢儉宜何從曰聖賢以禮爲歸豪傑惟清自適徐邈當魏武崇儉時不改其奢當魏文崇奢時不改其儉此衷之以禮也武元衡當楊綰樸素之時盛飾如故孔忠遠得珍玩服用不疑及其屢空蕭然自得此自適其情也此三人者眞清者也清美名也有大力者以美名震之而不移則有大力者以惡名誘之而更不動知此者可以立身可以觀人

玩古者說三篇

人老而尊物古而玩宜也人壽不如物而以物之壽者爲娛人之情也興盧滇瀛古而麤者也不妙於目山河日月古而虛者也不私於我於是求之於玉於銅於磁於硯於琴於竹漆於紙墨於書畫此必至之勢也非好事者之爲也或曰是非聖人之道歟余曰不然魯璠衛柯夏璜殷琥封父之繁弱鍾叔之離磬此見於三代前者也任后爭罍尊欒大辨齊器寶憲取仲山父鼎此見於三代後者也古物之興由來尚

矣然則物古皆足玩歟曰亦非也夫古貴眞已古貴精有古玉焉其得於天者如截肪成於良工者如切泥然後開其篆眉礲以礛諸而又不媟於壞不爍於火不翳於鉏銚不攖擭於後起者之錐刀然後絕躍其精樸勵其形稱至寶矣猶人有絕德隽才長於朱門遇於聖明推排於世故而又不爲囊䑋之所傷然後器成而品尊非徒以齒尙也其他物例是今嚮慕之人率弄古物爲娛斬拳膠目絕欲得之然而或寶康瓠或欽燕石詒蹠行濫觴然自以爲信矣及至賬於知音斥於內府奇賞不得傻售不可乃不速咲其日釀其手而反相與憑恣啐詬以爲世物無古抑古物聞之笑識古者聞之戚

或曰古物之遇不遇果有數乎曰不遇者其常也遇者其偶也雖然世之人不求不珍於古物無憎也求之而不以誠珍之而不甚至於古物亦無憎也何也不求不珍其可求可珍者自在也一旦而求之珍之不可知也惟其求之誠珍之至自以爲無所不用其極而卒與僞且馳則所謂嚮而字伯明者也於是果於自信輕於誣物而古物當其前或拉雜摧燒之矣其病一在於好其名一在於強爲解夫漢之爲言含也古以美玉爲死者之含莊子所謂死何含珠是也或曰汗也玉入土久則汗出而斑斕今訛其音以爲漢豈非漢則無玉乎商之訓嵌也刻鐫也鄭箋所謂鏤金飾貌是也今昧其義以爲商豈非商則不飾金銀乎碧瓷見鄒陽賦花瓷見宋廣平語越窰翠色見陸魯望詩今鈞奇者以爲始於柴世宗誤矣瓦無硯理而誣而託之曰未央宮曰銅雀宣德無庫焚鑄鑪事而降而見之曰宣鑪又誤矣此所謂好其名也括異志曰銅入土千年而青今見啟禎嘉萬錢纔百年已如翠曾者何青緗志曰書畫千年而絕迹今見韓滉畫五牛顏魯公自書告身雖千年赫然新者何志林曰世無眞玉勿燬於火者方是然尙書云火炎崑崗玉石俱焚者何此所謂強爲解也夫古器非什百爲營者也非折閱不市者也又非餂人使好鉥人使解者也既好矣解矣而又似好非好似解非解好不如不好解不如不解不病乎其所不知而病乎其所已知然則古器之坻伏不出甘心朽壞以終也宜哉宜哉

或曰古物奚用而子若是其重之曰有用之用小無用之用大鳳不司晨麟不服軛周鼎不烹飪固不可賤也且陳籩豆而見升降裼襲之禮焉佩環珮而想采齊肆夏之度焉對翰墨而忘塵氛溫雅之擾焉其重之也亦猶行夫古之道也曰士大夫既不知古盍假長耳飛目以矩之曰愛古者非富即貴富則陝輸貴則假角賈者牟大利以羼其偽識者嫉餘人以赫其獨夫古不古於理無所關也今之於理有所關者欲求一操執款款之小丈夫而不得也而古物之爲銅爲玉爲磁爲竹爲紙墨爐硯書畫者又不能門扇戶吹嘐嘐然自命曰我良也彼楛也則奈何曰倘以漢治五采惠之彼復求者必交貿相競矣曰此所謂文而不采如俔之見風不終日定也曰博古有圖書畫有譜其將循是以迹之歟曰此函治氏所謂獨知之貨輪扁所謂糟粕之書也其不可傳也死矣圖譜造於宣和南渡後物已淪於沙漠烏乎循然則子何獨玩之曰好生解解生誤誤生悔悔生懼懼生辨辨生疑疑生慮慮生明八者缺一焉不可也然則今之升輿渫皮華凡者皆非古歟曰是何言也制科百年而謂其中必無才也固不然然則古物存者幾何曰物隨年古今與古環流無窮則物亦環流無窮也然而古弇今削古繁重今輕訬古巋而廉今䏧而鄭古奇佽而攫糊今辟暴而墮替今以往其恌巧假變又不知其何所極也

黃生借書說

黃生允修借書隨園主人授以書而告之曰書非借不能讀也子不聞藏書者乎七略四庫天子之書然天子讀書者有幾汗牛塞屋富貴家之書然富貴人讀書者有幾其他祖父積子孫棄者無論焉非獨書爲然天下物皆然非夫人之物而強假焉必慮人逼取而惴惴焉摩玩之不已曰今日存明日去吾不得而見之矣若業爲吾所有必高束焉庋藏焉曰姑俟異日觀云爾余幼好書家貧難致有張氏藏書甚富往借不與歸而形諸夢其切如是故有所覽輒省記通籍後俸去書來落落大滿素蟫灰絲時蒙卷軸然後嘆借者之用心專而少時之歲月爲可惜也今黃生貧類予其借書亦類予惟予之公書與張氏之吝

書若不相類然則予固不幸而遇張乎生固幸而遇予乎知幸與不幸則其讀書也必專而其疑書也必速爲一說使與書俱

後出師表辨

後出師表非孔明作也夫兵危事也伐國大謀也張皇六師者有之一鼓作氣者有之措馬而食以肥應客者有之未有先自危怯昭布上下而後出師者也若果爲亮作是亮之氣已餒而其精已消亡矣其前表曰興復漢室還於舊都不效則治臣之罪何其壯也後表曰坐而待亡不如伐之成敗利鈍非臣所能逆覩何其衰也當是時街亭雖敗猶拔西縣千家以歸蜀之山河天險如故後主任賢勿貳非亡國之君亮再舉而斬王雙殺張郃宣王畏蜀如虎大勢所在有成無敗有利無鈍已較然矣何至戚戚嗟嗟遲以才弱敵強民窮兵疲之語上危主志下解軍心而又稱難憑者事以豫解其日後無功之罪雖至愚者不爲而謂亮之賢而爲之乎表中六難屢言曹操之敗再言先帝之敗以歸命於天此日者家言也將軍出師而爲此言無謂已不解而欲後主解無益胸中抱六不解而貿貿出師悖矣按此表上於建興六年亮此時年未五十非當死時也後死於十二年天也非亮之所當知也諸賢死盡而勸降之譙周老而不死天也又非亮之所當知也亮不特知漢之必亡且知已與諸賢之中年必死豈理也哉當鄧艾入蜀時使後主聽姜維之言早備陰平及陽平關口鄧艾不能入縱入後其時羅憲霍弋猶以重兵據要害故孫盛以爲乞師東國徵兵南中則蜀不遽亡將士在劍閣者聞後主降咸怒拔刀斫石然則亮死後十餘年蜀猶未可亡而亮出兵時乃先云坐而待亡者何耶然則此表誰作曰此蜀亡後好亮者附會董廣川明道不計功之說以夸亮之賢且智而不知適以毀亮也裴松之稱此表本集所無出張儼默記陳壽削之真良史哉

金縢辨上

金縢雖今文亦僞書也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又曰丘之禱久矣三代聖人天壽不貳武王不豫命也豈太王王季文王之鬼神需其服事哉以身代死古無此法後世村巫里媼之見則有之矣廣陵王胥曰死不得取代庸身自逝周公豈廣陵之不若乎二公欲穆卜公拒之以爲未可以戚我先王臣與子一也他人戚先王不可而已戚先王則可非伯尊之攘善而何禮去祧爲壇去壇爲墠又曰士大夫去國爲壇位向國門而哭爲無廟也當是時太王王季文王赫赫寢廟周公非去國之時雖曰支子不祭然公爲武王禱非爲身禱也舍太廟而爲野祭不祥孰甚焉方命卿士勿言隱諱其迹而乃登壇作墠以自表揚者何也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故禮卒哭乃諱其時武王雖病並未終也不稱元孫發以禱而稱元孫某以諱是先以死人待武王也某某者後世之俗諱三代所無也商人曰帝甲帝乙此不稱名之證不稱某也周人所謂諱者以謚代名故禮凡祭不諱臨文不諱臨之以高祖則不諱曾祖以下晉荀偃禱稱平公爲曾臣彪此稱名之證不稱某也詩曰一之日觱發曰駿發爾私皆公作也尋常詠歌不諱於其子成王之前而一旦禱祀反諱於祖父太王王季文王之前於義何當治民事神一也故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元孫既無才無藝不能事鬼神矣又安能君天下子萬民乎贊周公之材之美始於論語造僞書者竊孔子之言作公自稱語悖矣湯武革命應乎天而順乎人武王克商已二年縱有不諱與天之降寶命何傷劉先主草創西蜀即位二年遽崩仗一孔明猶能支持强敵而周家積累千餘年以至仁伐至不仁十亂猶存八百諸侯尙在周公不必憂危至此且周公既不告廟而私禱矣武王已瘳已身無恙公之心已安公之事已畢此私禱之冊文焚之可也藏之私室可也乃納之於太廟之金縢預爲日後邀功免罪之計其居心尙可問乎禮祝嘏詞說藏於宗祝非禮也是謂幽國豈周公有所不知而躬蹈之乎中庸曰事死如事生孟子曰人能充無受爾汝之實則義不可勝用也又曰享多儀儀不及物然則爾汝者古人挾長之稱而圭璧者所以將敬之物也公呼先王爲爾不敬自考材藝不謙終以圭璧要之不順若曰許

我則以璧與圭不許我則屏璧與圭如握果餌以刦嬰兒旣驕且吝慢神蔑祖而太王王季文王甘其爾汝之稱又貪其圭璧之誘於昭于天者何其敵龍納侮之甚也夫周公古之達孝也孝父與孝兄孰切當文王崩何以不禱或曰武王得天下主幼國危關係甚大公故急而爲之耳然則文王大勳未集年又九十七歲周公以爲老耶賤耶直當死時耶

金縢辨下

周人重卜國有事卜於太廟禮也金縢藏後武王在位四年公又居東二年六年中周人竟不一卜太廟啟金縢乎此說也括蒼王氏曾言之然康成以爲金縢者古藏祕書者皆然不自周公始猶可支吾按經文曰公乃自以爲功云云是幷二公不告且不知也二公尙不知百辟卿士何以知之曰噫公命我勿敢言百辟卿士旣知之則二公必知之久矣在百辟卿士位卑分遠難以進言容或有之二公爲國元老明知公之精忠靈感乎於如此而乃耳聞流言目擊去國相與坐視寂若呑炭何其忍也倘風雷不作金縢不啟王竟誚公誅公彼二公者律以左儒杜伯之義尙何顏坐而論道乎及至天已反風禾已盡起方瞿瞿焉命邦人起大木而築之以愚夫愚婦所共曉里胥田畯所不屑爲者二公乃自以爲功不扶帝室之懿親而扶田中之偃木何其不知大體也經文曰我之勿辟則無以見我先王訓辟字爲誅辟則二叔倘已稱兵周公征之宜也不必爲此言二叔尙未稱兵僅流言而已周公不可以王師報私忿也訓辟字爲逃辟使公能自信居東與居洛一也公不能自信則率土之濱孰非周土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非越境可免也周公豈將爲武仲之據防秦鍼之適晉乎然則二叔流言奈何曰此尤不足信也當時叛者武庚非二叔也監之者不早發覺又從而助之自宜同罪亦成王周公之不得已也武王克商遷九鼎於洛邑義士猶或非之武庚爲紂嫡子興復商之社稷名正言順何必以討周公爲詞不比後世王敦蘇峻起兵冒清君側之名也若欲縱反間害公使周國無人則周公雖死而鷹揚之太公平格之君奭巋然尙存

皆足以興周邦誅頑民而有餘又不比趙止一李牧北齊止一斛律光去其人卽可圖其國也況兄終弟及商法皆然卽使周公代成王而踐其位在武庚視之亦不過如盤庚陽甲外丙仲壬之相承而已矣何不利孺子之有何流言之有若夫鴟鴞惡鳥也周公憂成危明借綢繆未雨之意君臣交儆可也若爲王信流言而作是以惡鳥比君父矣擬人不倫指斥已甚周公其不聖矣乎康成解旣取我子毋毀我室以爲旣捕我黨羽矣宜還我土地爵位何蚩妄乃爾總之漢求亡經過甚致僞書雜出梅福曰成王以諸侯禮葬周公而天動威風雷交作魯世家曰周公薨大風拔木成王乃啟金縢尚書大傳曰成王葬周公遇風雷追念前事序而記之蒙恬曰成王有疾周公揃爪沉河書而藏之二叔作亂周公奔楚成王讀記府之文乃迎周公四說者言人人殊皆與金縢不合善乎譙周之言曰尙書遭秦火多缺失學者誤之金縢都難憑信斯得之矣

六宮辨

六宮非古也周內宰以陰禮敎六宮女御掌進御於王所鄭氏八十一人當九夕之說皆漢儒讖言不可爲典要夫一陽而二陰君子之道也自天子至於士大夫有妃有妾禮也貴者多賤者少亦禮也其制則難稽矣考之六經在易曰貫魚以宮人寵曰不如其娣之袂良在詩曰抱衾與裯曰諸娣從之不過泛指姬媵無六宮之名尙書顧命陳設瑣屑冏命訓飭侍御均無六宮左氏以公薨路寢爲正以小寢爲卽安明是一宮一寢而公羊以西宮災疑有東宮明是揣度之詞於他書則說苑曰天子諸侯正寢三高寢者高祖之寢子孫不得居其二寢則路寢左右其實一寢國語曰內官不過九御襄楷曰古無宦官文王十子一妃所生荀爽曰天子娶十二帝嚳四妃舜三妃此皆無六宮之證也或曰一命之士父子異宮儒者有一畝之宮何天子而靳乎六夫所謂宮者居室之稱非必居婦人也若天子遊觀偃息之所又豈止於六哉或曰天子六宮象六卿諸侯三宮象三卿故王后亦有六宮六寢所以理陰政也夫陰亦何政之有

以爲具粢盛乎既有膳夫膳宰若干人矣以爲修蠶桑乎又有典絲典枲若干人矣天子致敬乎外后致敬乎內足以奉烝嘗頒蠶政而有餘若夫衾裯幃幄瑣屑之務則事因人生人多事多非宮中所固有也宮既無六則妃御有限然先王卒無明文爲之立制者何哉子嗣有多寡氣稟有強弱非可逆定也且使嗇子孫清心寡慾固善即或有縱欲而不能自克者亦不必祖宗先爲之極明言章理道天子立六宮御百婦禮應爾也然則六宮何始曰自秦始秦滅六國必取其宮人美女列爲六宮以宣淫而奢盛然猶不敢自以爲禮也漢興高祖樂因秦舊而叔孫制禮又稱古制以阿諛之故帝則有五后則有原鬼神則千二百所武帝衍其緒元成暢其流無涓娛靈遞增名目而唐宋且論之儒又震於禮經闕口而不敢議以致開元宮人六萬宋甯宗一夕御三十九人巫蠱禍生宦官毒流僞作禮經之人蓋實爲之先矣又嘗考禮而不覺失笑也禮稱天子羞用百二十品醬用百二十甕其物又合鸁醢脾析蠯蚳以足其數無論食前方數十丈使天子對案若海無下箸所而且蚳鸁皆穢蟲也今之乞人不食而當時天子食之尤可怪矣又鄭註天子冕旒玉用二百四十物加以金飾豈非巨鰲戴石頭岑岑幾壓死耶夫食色性也而天子亦人也一食而二百四十味九夕而八十一女一冠而二百四十玉物甯有是哉甯有是哉

征苗疑

人多疑古文尚書而不疑其征苗者何也夫舜之德可以舞百獸甯不可以格苗若苗既不如獸又豈干羽之所能格惟德動天常人之所知也舜禹不知不智伯益知之而不早諫於用兵之時不忠豈以舜禹之聖必待困於心橫於慮而後作乎孔子曰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干羽鐘鼓樂之儀文也聲教德化樂之精神也精神未孚而忽以儀文孚之豈理也哉瞽瞍雖頑舜之父也伯益諫禹引瞍爲證是以逆苗擬

子一言以爲智一言以爲不智禹之失兵機其過小益之傷國體其罪大魏張郃亡羣臣

時天下不可一日無武帝然武帝崩魏固無恙云云裴松之責其擬人不倫然

則伯益之學乃不如後世一裴松之乎且夫竄三苗於三危舜典也三苗丕敘禹貢也苗民淫刑以逞是用剿絕呂刑也苗既竄矣何事於征苗既敘矣何必再征苗剿絕矣又何曾格其他分北三苗何遷乎有苗皆無來格之說以尚書證尚書而眞僞定然則瞽瞍允若之言孟子何以引之曰此尚書之逸文也非征苗語也孟子稱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今之武成可取者何止二三策蓋均非其舊本也止血流漂杵四字猶其逸文爾

韓非子五蠹篇有苗不服禹將伐之舜曰不可說苑亦載其詞淮南子繆稱訓曰禹執干戚舞兩階間而有苗服吳起曰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不修禹滅之呂氏春秋曰舜行德三年而三苗服是數說者亦俱與尚書不合自記

小倉山房文集卷二十二終

錢唐袁枚子才

書鄭人對後

唐鄭人剔股救母有司旌之昌黎欲腰諸市二者吾俱非之夫非禮之孝旌與誅律無明文非先生之闕也先王若曰將旌之與世固有僞爲名者將誅之與世固有愚爲孝者將誅其僞而旌其愚人藏其心不可測度也不如淡而置之聽其自致明乎上之所重不在於是而教孝之大體立焉未嫁之女爲夫守志律勿旌亦勿禁即此意也孔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曰可以爲難矣仁則吾不知也持此二義以律過中之行始無偏陂不然彼之制行既過矣而我之持論又過焉是上下交相過也卒何以得大中哉故大學不曰治天下而曰平天下

書王荆公文集後

荆公上仁宗書通識治體幾乎王佐之才何以新法一行天下大病讀其度支廳壁記而後嘆其心術之謬也夫財者先王以之養人聚人而非以之制人也今其言曰苟不理財則閭巷之賤人皆可以擅取與之利以與人主爭黔首而放其無窮之欲然則荆公之所以理財者其意不過奪賤人取與之權與之爭黔首而非爲養人聚人計也是乃商賈角富之見心術先乖其作用安得不悖三代聖人無理財之官但求足民不求足國其時黔首熙熙一心歸附譬之臧獲婢妾仰食於家主然所以畜之者恃有恩意德教維繫其間不徒恃財力以相制也後世秦隋兩朝專求足國不求足民卒之與爭黔首者陳涉竇建德之流貧民乎富民乎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民之有貧富猶壽之有長短造物亦無如何先王因物付物使之强不陵弱衆不暴寡而已春秋時阡陌未開豪强未并孔門弟子業已富者自富貧者自貧而聖人身爲之師亦不聞裒多益寡損子貢以助顏淵勸子華使養原憲者何也宋室之貧在納幣郊費冗員諸病

荆公不揣其本弊弊然以賖貸取贏考其所獲不逮桑孔而民怨則過之以利爲利不以義爲利爭黔首反失黔首矣悲夫

書權文公郅都論後

郅都廉直史遷以冠酷吏權文公作論雪都訾史遷噫是烏知遷之心哉古無酷吏名之者遷也漢無酷吏首之者都也當秦殘暴高祖易以寬仁文景繼之天下熙熙然安昇平也久矣忽都以嚴得寵立聲名從此甯成義縱踵至殺人流血動至數萬都作俑之罪遷所深惡也遷既惡都何難幷其生平公廉直諫之事删而不書然而遷書之反詳者何哉以爲史者所以戒天下萬世也使天下萬世見公廉如都直諫如都而一爲苛暴卽首蒙惡名且身斬家破爲天下快庶幾瞭然於小善之不足以掩大惡而相趨爲長者此遷立傳之心也此遷之所以爲良史也曉一孔者何足以知之唐人好排古人持高議都不足雪而權公雪之申生季札未可貶而獨孤及白居易貶之皆過也凡言必究其所裨而事必稽其所敝三代後父子兄弟間恩寖薄矣得過厚者矯之而立言者又從而尊之於世有所裨無所敝也孔子曰觀過知仁申生季札之過申生季札之仁也都之過其足觀也哉

書柳子封建論後

柳子之論封建辨矣惜其未知道也夫封建可行乎曰不可封建不可行而何非乎柳子曰道可行而勢不可行勢吾所無如何也柳子不以爲勢無如何而竟以爲道不宜行是父老堯禹之說也夫封建非勢也聖人意也郡縣非聖人意也勢也天生蒸民作之君作之師一人之力不能君天下必衆君之一人之教不能師天下必衆師之其亶聰明作元后者中天下而立焉非有圭田世祿不能正經界行井田非有諸侯卿大夫不能有圭田世祿非有井田經界不能有鄉廬郊遂選車出卒言揚行舉之法非有諸侯之公子羣公子又不能有大宗小宗故井田學校軍政宗法其事皆因封建而起謂封建非聖人意勢也然

則井田學校軍政宗法亦非聖人意勢乎封建始於何皇都不可考柳子之說似民之自爲封建擇其智者而君之若蟻之穴蜂之巢者然不知上古諸侯雖有萬國然史冊所載人皇定三辰地皇畫九州伏羲黃帝垂衣裳神農教耕稼堯舜治厤明時禹治洪水皆一聖人開天獨倡非仗衆諸侯助也亦非聽諸侯百姓之自爲謀也以舉世不知耕不知織不知天時地利不知舟車服用之際而一人如天如帝先知先覺其威靈神武何萬國之不可兼幷而乃俱才出秦始皇下乎然而聖人不爲者公天下之心治天下之法以爲非封建不可故也柳子謂湯借諸侯伐夏周借諸侯伐殷故不敢變易其國是知有商周而不知有黃農虞夏幷隙窺天陋矣且夫秦之失天下制政俱失周之失天下則在政不在制何也封建非周制也夏封建四百年商封建六百年制失而能千年者未之有也禹誅防風啟伐有扈湯伐豕韋高宗伐鬼方周烹齊哀公誅殺之權操之天下何嘗無指臂之使自昭王溺楚穆王忘戴天之仇且髦荒遊覽而大事去幽王被弑平王忘戴天之仇且戍申遷都而大事又去周之天子不知有父子而欲周之諸侯知有君臣得乎然以無父之人卒不至於國亡身滅者雖文武成康之遺澤在人亦賴衆諸侯維持而拱衞之不可謂非封建力也夫穆王平王不知有父此豈武王周公開國時所能逆料而爲之立制乎是周之政失而非制失也明矣父子之倫廢君臣之道失然後彊侵弱衆暴寡諸侯蠶食大夫兼幷左氏曰其餘四十縣長轂四十曰分趙氏之田爲七縣曰其俘諸江南夷於九縣周書曰千里十縣一縣四郡春秋戰國時凡稱郡縣者無算蓋不待秦幷天下而海內之國駸駸乎半化爲郡縣矣吾故曰郡縣非聖人意也幷非秦之所能爲也勢也秦因循苟且因其勢而導之較之宋解兵權唐靖藩鎭事更易爲有叛人無叛吏非一朝一夕之故而歸功於郡縣何耶使封建不廢則諸國有君秦雖暴不能毒流天下彼揭竿而起者亦終有所格而不便惟其爲郡縣也在始皇尊無二上然後可以殘民以逞在陳項驅衆無阻然後可以直趨關中是秦之失雖在政而尤在制也又明矣然則封建可行乎曰道可勢不可今之阡陌盡矣城郭

改矣稅法變矣其所封者非紈袴之子弟即椎埋之武夫也其能與三代比隆乎且不特無其勢并無其道漢興矯秦弊大封諸侯王天下亂晉封八王互相殘殺天下亂明太祖大封諸子天下又亂是何故哉先王有公天下之心而封建親親也尊賢也興絕國也舉廢祀也欲百姓之各親其親各子其子也故封建行而天下治後世有私天下之心而封建寵愛子也牢籠功臣也求防衛也其視百姓之休戚如秦人視越人之肥瘠也故封建行而天下亂無先王之心行先王之法是謂徒政子之之讓國宋襄徐偃之仁義師丹王莽之均田限田王安石之周官周禮無所不敗蓋不徒封建然也因其敗轍而訾其成規矣可哉古論封建者荀仲豫陸機劉頌顏師古魏徵李百藥劉秩杜佑皆能言之而後人獨愛柳子之說吾故駁之其封建之利諸儒俱已備言茲不具論

再書封建論後

或曰子言封建之非勢固已然如子孫何柳子曰尾大不掉則子孫徒建空名於公侯之上矣曰柳子亦知先王之愛百姓甚於愛子孫乎周公之命龜曰賢則昌不賢則亡武王滅殷欲作宮於五行之山周公不可曰五行之山天下之險也使我有德則天下之納貢者遠矣無德則天下之伐我者難矣此意也非獨周公意也即堯舜禹湯所以封建意也當其時天子不仁則湯武至諸侯不仁則齊桓晉文至千八百國中苟有一賢君則民望未絕師曠曰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於民上先王亦愛民甚矣豈其使子孫一人肆於民上尾大不掉之說皆後世云云非先王意也雖然夏亡矣杞不亡殷亡矣宋不亡即以子孫論而封建之天下雖亡不亡者何哉蓋公極而私存義極而利存天道然也亦非先王意也或曰封建之世如人才何柳子曰封建者繼世而理上果賢乎下果不肖乎又有世大夫之世邑世祿聖人生於其間亦無以自立於天下曰以若所云則柳子不知今并不知古矣古者有國學所以教冑子也有鄉學所以教野人也彼言揚而行舉者其果專在國而不在鄉乎若夫舉舜於畎畝膠鬲於魚鹽傅說於版築

伊尹於耕太公於釣管夷吾於士百里奚於市皆非不在學校者也安見聖人生而無以自立於天下乎
柳子之說為孔孟言也夫孔孟之不能自立者道不行也非封建為梗也然賴有封建然後栖栖皇皇之衛之陳蔡之梁之齊之滕幾幾乎有可行之勢而諸侯敬弟子從則聲名愈大千萬年後猶知遵奉為師使聖人生於郡縣之世三試明經不第則跼促一邦姓氏湮沉亦遯世無悶已耳安見其有以自立於天下耶然則孔孟之删六經垂俎豆傳食諸侯雖無以自立而有以自顯者封建力也且惟封建故君多臣亦多王臣公公臣卿卿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輿輿臣僚僚臣僕僕臣臺此十人者皆不耕而食在官之祿者也然不慮其不足者何也其時大夫有采地民有受田累世菑畬尺土無曠故十一之稅重於後世而所出足供所食又大小其才為十等用則游惰者無有也雖有佛老無所容身其間雖欲建浮屠立剎院而萬國鱗列經界劃然亦無此隙地縱有楚材而晉用者其為得展其才受其利濟則一也後世以天子養羣臣故制祿之數恆慮其乏以人才副定額故放廢之士日見其多而且賢人君子官如傳舍所懷迄不得施或老死牖下欲越一步棲一椽不可得而非士非農非工非賈之氓從而雜之且據享其土木山川之奉若是者皆秦之罪也若夫有治人無治法自古然矣試問柳子之時彼懷印曳紱有社有人者上果賢乎下果不肖乎必日朝拜而夕斥之矣其拜者果賢乎斥者果不肖乎柳子將何詞以對

書唐介傳後

無其事而誣之讒也有其事而言之直也然直之為道有禮焉無禮則絞矣有學焉不好學則蔽矣子貢曰惡訐以為直者訐未嘗非直也無禮而不學則訐矣宋唐介論文潞公以燈籠錦獻張貴妃其訐者歟其無禮而不學者歟諫官退不肖職也所謂不肖者必誤國蠹民然後可以明白指列不宜抉隱昧制宰相也亦不宜因甲事遷怒乙事而悻悻求勝也介忌張堯佐遷怒潞公因潞公遷怒貴妃無論所劾無有也就令有之而宮省甚密進奉甚祕介何從知之介如探聽於宫寺訪求於捷徑則介亦行險儌倖之人

而已矣言人之邪而已不得爲正發人之私而已不得爲公此類是也禮曰疑事毋質又曰內言不出於閫宮闈之地內言也亦疑事也可昌言之而身質之乎王鳳陷王商發陰事而丙吉笞官婢誣汚衣冠此君子小人之辨也或曰介黜潞公薦宮嬪亦爲宦官宮妾不知姓名故歟曰此宋人之陋說也舜察邇言湯立賢無方樊姬進孫叔敖長孫后譽魏徵未嘗不得其人若夫鄉曲之儇鈴閣之卒皆宦官宮妾不知名者也其可以爲相乎宋史以趙抃與介並傳爲其抗直相似不知抃之言曰君子有過當保護愛惜之小人雖小過當力遏絕之此言正介之藥石也與同傳焉介愧矣

再書唐介傳後

其時有孫甫者與介齊名而不學尤甚對仁宗曰天子之妻后一而已餘皆婢也余按六經無婢字天子有后有夫人有世婦有嬪見於曲禮矣天子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見於昏義矣女御女史典婦命婦見於周官矣卿大夫家尙有貴妾賤妾之分未聞以婢名也鄭康成秋官注古無奴婢女子之入於舂槀者爲婢婢乃罪人之稱故秦穆姬爲晉惠公登臺而請自稱婢子齊威王怒罵曰叱嗟而母婢也焉有天子之妃嬪降后一等而概呼以婢哉滕達道用官錢杜衍欲罪之范仲淹欲寬之富公介兩賢之間有難色甫責富公曰是不知有法也是又謬矣夫法者胥吏皆知之非獨甫也孔子曰赦小過周公曰議親議賢豈周公孔子皆不知法者乎其時仁宗寬大不罪諫官政無缺失故睹[illegible]好名者諫無虛日不過攻人主後宮訐大臣陰私而已蘇轍年纔十九對策中便斥仁宗好色妄扇習氣大概皆爾介後受制於王安石一無建明聲名滅於作御史時故何也凡人無病而灸則有病而不治亦勢之所必至者也善乎陸宣公之言曰所謂小人者非必讒懷險詖覆邦家也以其趨向狹促以自異爲不羣以阻議爲出衆故孔子以硜硜言行者爲小人然則宋之諫臣其不識政體者皆小人而已矣

書復性書後

唐李翶闢佛者也其復性書尊性而黜情已陰染佛氏而不覺不可不辨夫性體也情用也性不可見於情而見之見孺子入井惻然此情也於以見性之仁嘑爾而與乞人不屑此情也於以見性之義善復性者不於空冥處治性而於發見處求情孔子之能近取譬孟子之擴充四端皆即情以求性也使無惻隱羞惡之情則性中之仁義茫乎若迷而何性之可復乎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記曰人情以爲田大學曰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古聖賢未有尊性而黜情者喜怒哀樂愛惡欲此七者聖人之所同也惟其同故所欲與聚所惡勿施而王道立焉己欲立立人己欲達達人而仁人稱焉習之以有是七者故情昏情昏則性匿勢必割愛絕欲而遊於空此佛氏翦除六賊之說也非君子之言也孔子曰性相近習相遠繼之曰上智下愚不移性有上中下之分斯情亦有上中下之別見舟車焉賢者曰可以濟人其次曰可以遊息不肖者曰可乘以作賊見美色焉賢者曰勿使怨曠其次曰勿惑爲戒不肖者曰吾昵之而且齧以取利其情之動而不同者皆隨其性之昏明高下而流露者也情何累性之有且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聞夫子之情則無行不與矣弗狃召則喜館人亡則悲論戰則懼聽韶則樂思周公則夢終其身循環於喜怒哀懼愛惡欲而不已也堯舉十六相未必非喜舜除四凶未必非怒喜怒不必爲堯舜諱也孟子不以好貨好色爲公劉太王諱而習之乃以喜怒爲堯舜諱不亦悖乎文王赫斯顏淵不遷子路聞之喜皆喜怒也後世惟晉惠帝流乃無喜無怒童然若初生之犢其性學之深果賢於堯舜文王顏淵子路乎孟子曰我四十不動心言當大任而不懼卽齊王反掌之怒翶誤認爲堅忍虛寂則亦北宮黝告子而已矣奚稱爲孟子然則習之水火之喻何如曰尤誤也夫水火性也其波流光燄則情也人能沃其流而揚其光其有益於水火也大矣若夫汚而爲泥沙鬱而爲烟黷此後起者累之所謂習相遠也於情何尤哉

書留侯傳後

四皓高祖故人也當高祖除秦苛法天下如出炎火登春臺四皓不披羊裘受物色其行徑過高非人情一旦震於金幣齊其足雙雙而俱至不爲高祖用乃爲惠帝用失人又不類高士既來之則安之惠帝可與遊宜少留焉若伯夷太公之就西伯卒奄奄無聞偕行耶同日死耶何沒沒也不賢惠帝而來不智賢惠帝而不輔不仁不在其位而與人家國不義四皓亦陋矣哉高祖謂戚夫人曰彼羽翼已成不可搖動其言尤可疑四皓無碩德重望塡輔東宮苟搖動之彼冢中枯骨何足介意呂后時產祿封王惠帝搖動者數矣不得已而痛飲求早崩爲可悲也彼四皓安在羽翼又安在然則四皓何如人曰史遷好奇於留侯傳曰滄海君曰力士曰黃石公曰赤松子曰四皓皆不著姓名成其虛誕飄忽之文而已溫公作通鑑刪之宜哉宜哉

惠帝爲四皓立碑爲後世人臣賜葬之始見任昉文章緣始而通典通考金石錄皆無之方知文章緣始亦僞書趙世家屠岸賈事亦相類通篇以妖夢神鬼事雜之則史公欲以釣奇而非爲實錄也明矣

惠帝時無司徒官碑稱夏黃公爲惠帝司徒尤可笑自記

書宋均傳後

或問宋均之言曰吏能宏厚雖貪無害惟廉察之人爲毒最甚是何言歟曰子不見夫犬馬乎芻膺羶盈受人畜養可謂貪矣然而利於人又不見夫蛇蝎乎餐風露飲水可謂廉矣然而害於人夫蛇蝎非與人有仇也犬馬非與人有情也其氣之一良一毒天早君以付之使爲其性而在彼亦不能自克也用人者畜犬馬不畜蛇蝎此宋均意也曰然則何以有用人之仁去其貪之說曰仁與貪雖有公私之分而皆起於一念之愛其生機皆未絕也惟夫一無所愛之人生機盡絕而無可用亦無可去此申韓之所以原於老子也且仁而貪不如仁而廉不仁而廉則不如不仁而貪何也均一不仁耳貪則心怯廉則膽麤貪則易敗廉則能鎮吾恐郅都張湯盧杞之殺人必多於甯成義縱元載之殺人也莊子曰察士無淩誶之事

則不樂夫淩誶亦何樂之有而察士當之則以人之不樂爲己之樂也果以人之不樂爲己之樂則其殘民以逞又何所不至漢東平王以爲善爲樂齊南陽王以聚蠍爲樂此其證也然則子路贖人受謝夫子是之子貢贖人不受謝夫子非之又何歟曰太上貴德其次務施報太上者上智也其次者中人也天下上智少中人多聖人立教不以上智相期而以中人爲斷以爲天下人非一己所能盡贖也使人人知贖人之有謝而共爲之則人之不贖者寡矣使人人知贖人之無謝而讓吾獨爲之則人之受贖者寡矣且索謝與受謝又不同也吾之贖人原非爲謝而彼之以是心至者吾從而受之亦所以安其心也必使彼之心抱不安於我而我之廉名乃播於遠邇則是賣名非贖人也可以欺庸人不可以欺聖人

書顧覬之傳後

沛郡唐賜飲比村唐氏酒還得病吐蠱二十餘物賜妻張從賜臨終言剖驗五臟悉皆糜碎尚書顧覬之議張忍行刳腹子副又不禁止論母子棄市劉勰爭之不能得詔如覬之議垂爲科例君子曰法可執也而情不可不原也夫殘屍者誅此法也所以殘毀者情也唐賜之子若妻愚民也愚則以遵先人之命爲孝且急欲得先人致死之由以爲孝孝且獲誅設有悖逆之人殺父與夫剖屍以逞毒覬之何以律之仍以棄市論是孝與惡同罪也求之於棄市之外則法已盡矣此村之酒毒酒也吐蠱碎臟毒既驗矣不誅行毒之凶人而誅受毒之妻子何也覬之以爲儆生人乎世之行毒者多而無故而剖其夫與父之屍者鮮也以爲愛死人乎則死人且命之矣既受毒以死而又沒其冤滅其家絕其血食鬼之呼號可知也先王之所以重毀支體者愛人故也然上之愛人不如人之自愛也人自愛莫如身而有時割癰彈疽者蓋以不愛爲愛故也況加於無所知之身以驗其所以致死之故哀痛迫切遵命遽行若是者爲理其冤可也冤得而後責其不告於官擅自毀割以過失論可也唐高宗患頭風醫曰刺血可愈武氏欲高宗之不愈以死也大言曰醫欲刺天子頭可斬也覬之聞之當賞武氏矣

宋史孫唐卿判陝州有民盜母骨與父合葬者有司論如律唐卿釋之與此論暗合

書王文正韓魏公遺事後

孔子曰可與立未可與權孟子曰是乃仁術也權術二字始於孔孟大臣經邦權爲貴宋名臣少可與權者惟王文正韓魏公可與權然韓公之權正王公之權不正不可不辨夫正與不正無他亦辨之其心而已矣實心爲國歟正也其心自爲歟不正也魏公知貢舉爲蘇轍病請改期寬任守忠出空頭勅一道此魏公之權而王公必不爲者也王公薦寇準不使知拒張師德不肯見此王公之權而魏公必不爲者也何也進賢退不肖非破常例不足以得非常之才而制小人之死命然專擅之迹中外共知矣魏公以爲苟利國雖冒不韙之名亦所不計王公以爲恩威者天子之事也事雖當人臣冒而行之寧獨無後咎餘責耶當日當國之久主眷之深韓不如王蓋一則見其大而自謀者疎一則用心深而結主者巧故也然則凡焚諫草絕私謁者皆非歟曰古之薦人所謂讓於皋陶讓於夔龍者彼皋陶夔龍豈皆不知歟古之諫君如周公陳無逸召公作旅獒彼豈私入告而又順之於外歟沽諫名與沽不諫而諫之名孰大薦人市人恩與不薦人而市君恩孰深是皆深於行權而不得其正者

書鄒浩傳後

鄒浩以諫貶嶺南將行泣下其友田晝責之曰浩居京師寒疾五日不汗死矣豈獨嶺海之外能死人哉君毋以此自滿也浩收淚謝之君子曰浩固懦矣而晝亦爲不仁也君子之於朋友也善則勉過則規有患難則恤其妻孥而慰其心志浩既流竄此患難時也非平居有過時也宜慰恤不宜規諫齊莊公之難有陳不占者赴崔氏餐則失七上車失軾曰無勇私也死義公也遂死崔氏君子不以其懦而沒其忠也浩之泣懼乎悔乎憂國家乎戀其祖父之邱墓乎爲離別可憐之色乎爲公爲私均無傷於忠也彼田晝者於死生之道了然如此盍學陳東之救李綱爲一疏以救其友脫有不幸其與寒疾之死亦相等也不

自責而責人薄於情而市其直君子所深惡也且浩不宜泣耋宜泣耳蔡元定遠竄時朋友送之有泣下者元定夷然朱子曰朋友相愛之情季通不挫之志可謂兩得矣然則浩與耋可謂兩失也

書通鑑溫公唐維州論後

土蕃劫盟入寇爲唐患久矣得維州以控平川永安中國此韋皐德裕之忠謀而僧孺拒之於義大乖溫公乃引荀吳拒鼓叛爲言不知荀吳之拒鼓叛卽孔明之縱孟獲也知功將成特使敵人盡其力服其心而毋勞再舉卒之鼓與孟獲逃將焉往若唐失維州則百年爲戎路而已矣不得以鼓與孟獲比又曰土蕃新好維州小而信大不知維州未降前一年土蕃已圍魯州彼背盟在先我納降在後非失信也又曰悉怛謀在唐爲向化在土蕃爲叛臣其受誅何矜焉更誤矣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其二者皆殷之叛臣也伊尹去桀就湯亦桀之叛臣也文王與湯皆至忠大聖其將執向化之人而歸之於桀於殷乎又曰譬如隣牛逸而入家曰彼曾攘吾羊矣吾亦攘之則又引喩之誤矣當隣攘吾羊時公將聽其攘而不問乎將訴之官而求還吾羊乎抑羊仍歸家而不認故物乎維州者唐人被攘之羊非土蕃逸奔之牛也石祁子曰天下之惡一也惡於宋而保於我保之何補此指宋萬弑君之賊以隣國爲逋逃與外夷慕化者不同漢高已定天下故斬丁公以求名先武未定天下故封子密以招遠若悉怛謀者封之可以招遠而殺之自覺無名者也禍莫大於誅降悖莫甚於以怨報德恥莫恥於殺人以媚寇僧孺之論溫公之言殆兼之矣祖逖鎭雍州石勒畏之逖麾下叛降勒者勒送還之逖感其意亦送所降以報君子以爲失計且以爲不忠何也降者不受境將日蹙而逖奉天子討勒非若敵國然爲講信修睦計也在易比之九五曰舍逆取順失前禽也禽來趨己者尙舍之而況於人溫公作相契丹戒曰中國相司馬矣毋生邊釁其時棄米脂四郡以與西夏而又持論如此然則公之所以服外夷者如斯而已乎

溫公當王安石執政時遣王韶經略西事復熙河一路又遣趙卨充招討使會署討安南官兵八萬死

者過半公有鑒於此故借論維州事以儆神宗然於唐代事理殊不合自記

讀賈子

賈子僞書也天子御四夷有五帝三王之道在未聞表與餌也賈生王佐才識政體必無是言若所云云隋煬帝都已行之其效何如也吾尤怪太史公謂生悲不用故早折非知生者洛陽年少內位大夫外爲師傅非不遇也文帝肫誠自驚不及盡背虛譽其所議論頗見施行其未爲丞相者將老其才而用之賓門納楚堯試舜且然而遽謂文帝不用生乎生不死帝必用生生用其所施必遠過量董而卒之天奪其年豈非命耶生自傷爲傅無狀哭泣過哀思文帝之恩惜梁王之死蓋深於情者也所以爲賢也爲鵩賦弔屈原皆文人之偶寄顏淵不改其樂亦三十而卒烏得以其早亡爲有所懟乎夫書既不足以傳生而太史公又妄以己意測生宜乎蘇氏之論生愈與生遠也

讀左傳

向戌見孟獻子尤其室曰子有令聞而美其室非所望也獻子曰吾兄爲之毀之重勞且有間鳴呼此獻子之所以爲君子而戌之所以爲小人乎夫君子之令聞不於室求也戌恃有令聞以合晉楚之交卒至亂中國勞諸侯而已受其封曰我一人之爲非爲楚也如賤媒然彼此兩讐非爲男氏也非爲女氏也於已有利焉耳假使楚氛甚惡爭盟起釁晉人旋入於宋楚迫而兵之則宋先亡然戌之爲人不卑媮爲恭不矯詐爲儉則亦無以傾動兩國而行其說其所以規獻子者正其所以自爲也左氏深惡之故一記受封邑再記受夫人之璧馬以著其貪貪令聞與貪璧馬一也善觀人者不薄之於受璧馬之時而早覘之於規獻子之日或曰堯舜茅茨禹卑宮室何耶曰卑宮室者異乎峻宇雕牆而言也論堯舜必折衷於二典禹貢今有人爲衣山龍火藻之服受璆琳琅玕之貢而終日黯然居茅茨土階中類歟不類歟此說蓋緯家者流也尚待辨哉

讀喪禮或問

名之於人甚矣哉古之人有自隱其過以求名者有自表其過以求名者余讀劉古塘喪禮或問序而不覺喟然也某公居喪屏妻自期有七月之後因見母故見其妻而心動強抑苦禁諄諄然告人夫禮禫而從御御之云者以上臨下之詞黃帝御女云云始於道家邪說未聞以同藏無間之夫婦而可言御也杜預註爲射御之御蓋從致也義最正大鄭氏以爲御婦人不知禫在先吉祭在後孝子尚未復寢而乃於堊廬中先御婦人乎君子出辭氣斯遠鄙悖狀第之言不踰閾夫子告宰我以居處不安所謂無限而全不指爲與婦居與婦處也自漢儒創爲非時見乎母不入門之說似乎君子一遇凶事而母子有重闢之隔夫妻如盜賊之防不已悖乎然某公之所以自言其私者亦有所本人問漢第五倫公有私乎倫舉二端以不自隱飾相傳爲美不知倫之私倫以爲自知之而卒未嘗自知也倫之言曰有饋千里馬者雖不受後遇三公選舉終不能忘然亦終不用也蓋以不忘饋馬爲私而不知倫之私不在此當饋馬時倫當爲己身立想不當爲國家立想其人素無交歟不受可也與選舉無與也其人素有交歟受千里馬報以其値可也與選舉又無與也當選舉時倫當爲國家立想不當爲己身立想其人無益於國歟不用也可不必因其曾饋馬也其人有益於國歟不受馬可也不必因其曾饋馬而故不用也如因其曾饋馬而故不用則倫但知立一己之名而不知爲國家收用人之效倫之罪大矣又曰兄子有疾一夜十往還竟安寢己子有疾終夜不往夜竟不眠蓋以眠不眠爲私而不知倫之私又不在此禮兄弟之子猶子也猶之云者準子爲言而因已親親之殺矣倫於兄子疾十往則己子疾更宜十往己子疾不往則兄子疾亦不必往倫貪愛兄子之名而至於一夜十往則固已身往而心不隨且既悉其病狀加之勞苦安得不眠倫貪遠其子之名而至於夜不一往則未悉其病狀情固未安而欲往之情卒難遏禁又安得眠倫不自知其矯情釣譽之私而猶以爲與人共有之私是所謂一言而再過者也且倫亦幸而不忘不眠其友朋父

子罔天良猶未盡滅耳若幷此而無之將遁天倍情終其身爲德之賊矣某公之於妻也將以妻待之乎不以妻待之乎以妻待之則所居之喪即妻之喪也喪中饋奠之事霜露之感率其妻而共致焉雖日日見何害不以妻待之則專視爲媟褻蕩心之具而此外無一事焉雖終身不見何益夫至於隔絕其妻至期有七月之久則早視其妻爲媟褻蕩心之具而不以妻待之矣一旦相見勃勃然有男女之思又何尤焉且某公不嘗敘黃石齋事乎石齋爲其友所嬲置妓而扃戶焉石齋處之夷然夫以妓之邪而石齋視之如友朋以妻之正而某公畏之如鴆毒其所以自待與所以待妻者何太不倫至此夫君子於倫理間自有中庸之道必欲强爲直而僞爲名其不可哉

讀孟子

柴守禮殺人世宗知而不問歐公以爲孝袁子曰世宗何孝之有此孟子誤之也孟子之答桃應曰瞽瞍殺人皐陶執之舜負而逃此非至當之言也好辯之過也夫舜之不能無父即皐陶之不能無君也有父而後有君有君而後有法瞍能殺人即能殺皐陶皐陶能執瞍即能執舜彼海濱者何地耶瞍能往皐亦能往因其逃而赦之不可謂執聽其執而逃焉不可謂孝執之不終逃而無益不可謂智皐陷舜爲逋逃主舜容皐爲不共戴天之人不可謂仁中國無帝皐將空天下而無君乎抑自立而代舜乎將求一無父之人而立之爲天子乎以子之矛陷子之盾孟子窮矣然則皐陶舜如之何曰舜不自信其孝之能格父必不肯爲天子皐陶不自信其力之能制瞍必不肯爲士師舜爲天子皐陶爲士師瞽瞍必不殺人記曰量而後入不入而後量漆雕開不肯仕曰吾斯之未能信後世一介之士猶知此義而謂舜與皐陶肯貿貿然干天位哉聖賢之所以自立者言前定則不跲道前定則不窮若待事發而後籌之也固已晚矣桃應不知道之前定故誤問孟子不知言之前定故誤答然則充類至義之盡如之何曰瞍果殺人無論舜不執法也即舜欲執法皐陶必諫可也不肯陷其君於不孝也無論皐陶執法也皐陶即不執法舜亦必

逃何也殺一不辜而得天下是不爲也父殺人卽已殺人也安有一君一臣各行其志絕不相顧而爲此鹵莽之事哉秦商鞅用法嚴太子犯法鞅以爲太子不可加刑乃刑其傅鞅尙知國君有子而皐陶乃不知天子有父是不如鞅也荊昭王之時石渚爲政廷有殺人者追之則其父也還伏斧鑕死於王庭渚尙知廢法不可而舜乃逃而欣然是不如渚也然則周世宗宜如之何曰以舜律世宗迂矣以皐陶律周之司寇又迂矣昔朱子謂魯莊公不能防閑其母宜防閑其侍從之人此世宗平日之所當知也及至無可奈何世宗亦宜降服出次減膳徹樂三諫不聽號泣從之使守禮知所愧悔而戒於將來不宜以不問二字博孝名而輕民命也不然三代而後皐陶少矣凡縱其父以殺人者皆孝子耶彼被殺者獨無子耶

書柳子天說後

柳子曰天地大果蓏也元氣大癰痔也陰陽大草木也烏能賞功而罰禍乎袁子曰天地有功禍而無賞罰賞罰者有心之用也功禍者無心之値也漢高所居五色雲起諸葛將薨大星墜地是天地有功禍也漢高何德以興諸葛奚罪而亡是天地無賞罰也雷擊嬰兒雹焚草木以有知之威罪無知之物其威是也其所以用威者非也國政不修兵荒水旱以有武之辟殃無辜之氓其罰是也其所以行罰者非也然則天之於人猶人之於蟻乎遺肉於地聚者百族負焉而趨隆焉而居利其身肥其子孫人之功而非賞也傾烈火沃沸湯卵傾巢覆浮屍百萬人之禍而非罰也彼蟻者豈無善惡功罪叫號呼切日辨論於人之側者乎而人無見聞也天則大矣龍蛇虎豹蠻夷蟲豸鬼魅皆如人之呼籲叫號於其下而天無見聞也人與蟻俱遊於天之下而人爲蟻禍福人與天俱託於氣運之中而天爲人禍福有時人爲天所禍福而并及於蟻有時天地爲氣運所禍福而並及於人

書崔寔政論後

崔寔政論曰嚴之則治寬之則亂孝宣之治優於孝文仲長統曰人君宜書此一通置之坐側是二人者

教後世之君日以殺人爲事者也夫政者正也當其可則正矣古之聖人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議貴議親非寬也刑人於市與衆棄之不蔽要囚非嚴也亦曰當而已當則無所不治不當則無所不亂安見嚴者皆治而寬者皆亂也或曰實之爲此言者目擊元成之衰孝宣之中興故耳是大不然夫元成之衰是昏也非寬也果其寬則蕭傅不殺堪猛不誅王章不死矣孝宣之中興是明也非嚴也若果嚴則不弛酒食之禁不除子匿父之條不縱張敞之亡命矣或曰實此言爲桓靈之柔懦言之是又不然善射者有志於殺人其所殺者其仇也不善射者有志於殺人則旁穿斜出必殺數十人而其仇猶未死也教英主以嚴猶可教庸主以嚴尤不可當桓靈之昏黨錮牢獄毒流海內李雲冠榮張鈞劉陶之死實猶以爲未足乎然則子產火烈之說非歟曰火明象也明其法使不犯而已不以焦爛爲功也古之人知英主不世出昏主亦不世出故爲中人說法曰御衆以寬曰寬則得衆曰寬而有制未聞以嚴教者以宣帝之明而有意於嚴故趙蓋韓楊之死猶不厭衆心況桓靈乎吳劉廙作先刑後禮論陸遜非之是矣

書戾太子傳後

孟子曰大人能格君心之非又曰求則得之心之所求者事之所有也高宗求賢夢版築孔子欲興周夢周公呂后殺趙王夢爲祟趙武靈欲取吳娃夢美人熒熒而歌豈眞有鬼神哉無他心而已矣人之心有所求自知其不能得也而抑之抑則靜靜則心之不存焉者寡矣天子之心有所求自信其無不得也而縱之縱則蕩蕩則心之存焉者寡矣武帝好儒得申公董仲舒好文學得鄒枚好色及歌舞得韓嫣李夫人好刑法得張湯趙禹杜周好財得桑孔好邊功得西夷南越蒲陶天馬好仙得上林神君嵩呼萬歲好治巫蠱得太子皇后牀下之木人所謂求則得之道固然也今夫閭巷布衣入則孝出則弟侃侃自信雖有淫昏之鬼不敢瞯其室也武帝當漢全盛享天下四十餘年何巫蠱之能靈就使希幸宮人怨而詛帝帝果不諱宮人非殉葬亦徙居園陵耳又何益於己而爲大逆此其理皆易知也以帝之明而卒不知者

帝之心在貪生耳求仙既可以長生巫蠱即可以短壽故太乙候神之外平日所祀鬼神至千二百所又令丁夫人維揚虞初等以方祠詛匈奴大宛是挙天下而先爲巫蠱者帝也其爲江充所窺也久矣帝年高少恩慮後宮美人必有怨者慮左右大臣必有交結皇后太子者其又爲充所窺也久矣故充者即文成五利流也彼以長生誘之此即以巫蠱懼之而田千秋者又即充術也充以木人誣太子千秋即以白頭翁救太子其邪正雖殊而巧中則一也當其時有臣如汲黯賈誼者爲之痛哭流涕深言神仙之必無淫祀之無益怨女之宜省使帝不以生死動其心不以猜忌存於中則巫蠱必不發即發亦必不深治雖有十江充奚能爲內而宮人外而士大夫未必不免死萬萬數也帝之父子夫妻未必不以天恩終也然而在朝之臣惟有驚惴怵惕閉口弃竄者何哉蓋其時當嚴刑峻法之餘公卿皆厮走下士救過不暇而天下之人才固已盡矣古之賢君知其心之不可貪也而操而存之知人才之不可棄也而禮而養之人吾類也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也鬼神非吾類也非其鬼而祭之不爲也內無怨女外無曠夫其所與居者疑丞師保股肱心腹而已淫詞邪說何從而入之然則帝之表章六經獨無功歟曰務其名不核其實苟爲不熟不如荑稗轉不如文帝之好黃老宣帝之好申韓也使武帝好聖人之道如好神仙異小人如畏巫蠱則唐虞三代求亦得之矣嗚呼惜哉

書韓子琴操後

韓子羑里操曰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自謂深得文王心事此高視聖人深求之而愈遠也夫聖人中庸之極也中庸人情之極也文王之囚胡爲乎聞醢鬼侯而嘆也文王之歸胡爲乎閎夭散宜生行賂而免也以嘆爲當誅文王不宜自陷於刑矣既陷於刑而自伏當誅不當僥倖以免矣以紂爲聖明又不當嘆矣若心口不相應而故反之以取媚則迂曲已甚人之生也直文王之生也獨不然乎無是非之心非人也文王其無是非之心乎大雅文王曰咨咨汝殷商女炰烋於中國斂怨以爲德曰如蜩如螗如沸如羹

冀非紂也至矣豈平時非紂而至羑里乃頌紂耶抑羑里頌紂而赦歸後轉非紂耶或此詩非文王所作諒亦不過周公召公之詞云爾豈周公召公知文王之心轉不如韓子耶稱紂爲聖明使文王遇堯舜之君其又將奚稱耶當時譖文王者崇侯也文王歸遂伐崇以當誅之罪幸免於誅而又伐人以鳴冤何耶蓋文王深知臣罪之不當誅與天王之不聖明而大義所在則三分有二以服事殷身命所關則巽以行權而以直報怨內文明外柔順易所稱盡之矣孟子論小弁之怨甚是而於舜則曰象憂亦憂象喜亦喜然則象殺人舜亦殺人乎其深求聖人語病與韓子同

書後

嘗笑韓子不讀詩經故有羑里操子瞻不讀易經故有武王論易革卦繫詞明言湯武革命應乎天而順乎人安得謂孔子不稱湯武也論語周之德可謂至德也矣明指武王以應上文武王曰予有亂臣一語所以統稱周者兼文王而言以三分有二之業創自文王故也不然武王十有三年中何嘗非服事殷者耶使文王遲至十三年之後紂惡不悛又安知其不伐殷耶要知堯舜湯武易地皆然者也而子瞻襲漢儒黃生之牙慧尤覺無味古琴操曰殷道溷溷浸濁煩兮炎炎之虐使我愆兮此詩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過韓子遠矣

小倉山房文集卷二十三終

小倉山房文集卷二十四

鐮硯銘　　錢唐袁枚子才

制硯如連鐮欲維萋我惟汝可

斧硯銘

文事也而武其制取殺墨如鋒之義

又

筆可爲刀硯宜作斧膏以喻燮英雄用武

朴硯銘

石祈子朴而婉交墨子不受染墨子遇之日形其短

師恩硯銘

吾師乎以此爲田授之於吾而荒其莊嗚呼

鐘硯銘

有扁斯石鳧氏爲鐘不窕不槬摶身而鴻旋蟲爲幹龍賓作宮適用副墨摹形考工扣而鳴之儒名翁翁

鏡硯銘

石與之形金與之貌如玉如瑩亦元亦妙十二龍賓藉君作照

方硯銘

面如田長陌而方阡潤如泉細理而靡顏居萬石之間惟汝稱賢得之偶然不名一錢使主人兮生蠹齧
居吾語汝假我數年露滴硃研染盡湘東八萬箋愼勿隨無墨者而與之周旋

汶硯銘

石有汶密密不餺墨可永夜

貸布硯銘

如貨如布數硯以對惟士之富

井田硯銘

耕於田夜得息耕於硯夜兀兀問胡不休曰期所收十萬年後乃始有秋

竹節杖銘

寸寸節毋乃太杖者出入盡怪顚而能扶始知其可愛

方竹杖銘

其狀迂其節拘有欲規而圓之者先生曰吁

都盛盤銘

盧叟製器負重名其漆欲測膠欲堅朱色而昔粹而清梡巖嵲匡楸禁棜飾雕所到罔勿精曹王髹器五觚平周君畫筴龍虵形公然神妙能追爭我製爲盤名都盛邕支以載量克勝其大不欹不傾陰花細纈珊瑚明赬霞隱隱東方生佩阿羅朵龍賓馨鱗羅布列瓊琭英文房靜對娛心靈星回於天器始成傳之子孫價連城紀何年作歲在庚

策秀才文五道

問孔子删詩書定禮樂修春秋此說相傳久矣然考之論語惟從先進似定禮正雅頌似定樂其餘俱無明文夫子自稱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曰多聞闕疑曰吾猶及見史之闕文詩書古也孔子所信所好所雅言者也就有所疑闕之可也毅然删之而不學史之闕文何也春秋之夏五郭公至無謂者也逸書之升

陋毫姑逸詩之棠棣素以爲絢皆有意義者也不删無謂之春秋而删有意義之詩書又何也今治春秋者從經乎從傳乎必曰從經然從經者果束三傳於高閣試問春秋第一篇鄭伯克段於鄢鄭爲何伯段爲何人克爲何事鄢爲何地開卷茫然雖鬼不知也必曰不得不考於傳矣然則傳所載桓公隱公皆被弑而經皆書公薨隱弑者之寃滅逆臣之迹豈非作春秋而亂臣賊子喜歟若曰爲國諱小惡書大惡不書毋乃戒人爲小惡而勸人爲大惡歟當孔子修春秋時豈逆知將來有公羊穀梁之徒爲之疏解歟抑豈與作三傳之人同時發凡起例而爲之歟左氏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魯春秋以爲周禮在魯似春秋爲魯史無疑然楚語莊王傳太子申叔時教之以春秋晉語稱羊舌肸習於春秋案時孔子未修而春秋一書楚晉二國已傳誦之者又何也

問若稽古帝堯此追序之詞也不千百年何遽稱古然則堯典者夏書耶商周書耶康成訓古爲天稽爲同堯舜同天可也皋陶同天亦可歟孔安國疏稽古爲順考古道而行夫置閏古無有也治水古無有也然則堯之所順考而行者何古也不能先覺而試鯀九載民何辜歟不明試以功而試以二女有此試人法歟納於大麓果卽指階焚廩意歟抑是大錄天下之政歟歲二月東巡至十月而五嶽已畢天子之車吉行三十里其周流得及歟朱子註詩不取傳箋頗爲昔人所訾然毛鄭以召南平王爲平正之王周頌成康爲成安祖考之義改前王之謚法以張其私說楚茨諸篇皆田功祭祀之事而以爲刺幽王采蘭贈芍不無男女之思而以爲刺國政履帝武敏明似高辛之從而必以爲感人道曾孫來止是成王勸農而必以爲與王后同行朱子廓清之功安可少歟然朱子所謂寡婦見鰥夫而欲嫁之及淫婦爲人所棄云云亦卒無考而黍離一詩或以作者爲箕子爲衛伋爲伯奇關雎一詩或以作者爲畢公爲后妃爲應門失守其將誰信歟

問論語古註訓學字爲誦習朱注學之爲言效也因說文學字中有爻字易云爻者效此者也以效訓學

義蓋本此然人情誦而習之悅也效人之所爲而習之何所悅歟子曰敏而好學曰則以學文曰博學於文曰思而不學曰學詩曰學易學似主誦習說而子路曰何必讀書然後爲學則直指讀書爲學尤彰明矣宋儒乃以多讀書爲玩物喪志何歟使解學字過高則聖人十有五而志學之時已足包括不惑知天命而又何必再加數十年之閱歷歟然孔子稱顏淵不遷怒不貳過爲學似又與讀書有間豈古之讀書非今之讀書歟且今之三尺童子誰非誦周南召南者而卒之正牆面而立者白首猶然又何也

問正統之名始於北宋道統之名始於南宋夫所謂正統者不過曰有天下云爾其有天下也天與之其正與否則人加之也所謂道統者不過曰爲聖賢云爾其爲聖賢也其爲之其統與非統則又私加之也夫人心不同各如其面或曰正或曰不正或曰統或曰非統果有定歟無定歟唐以前作史者時而三國則三國之時而南北則南北之某聖人也從而聖之某賢人也從而賢之其說簡其義公論者亦無異詞自正統道統之說生而人不能無惑試問以篡弒得國者爲不正是開闢以來惟唐虞爲正統而其他皆非也以誅無道者爲正則三代以下又惟漢高爲正統而其他皆非也此說之必窮者也然論正統者猶有山河疆宇之可考而道者乃空虛無形之物曰某傳統某受統誰見其荷於肩而擔於背歟堯舜禹臯並時而生是一時有四統也統不太密歟孔孟後直接程朱是千年無一統也統不太疎歟甚有繪旁行斜上之譜以序道統之宗支者倘有隱居求志之人遯世不見知而不悔者何以處之或曰以有所著述者爲統也倘有躬行君子不肯託諸空言者又何以處之毋亦廢正統之說而后作史之義明廢道統之說而后聖人之教大歟

問格物致知考古書格字雖有十八解而朱子以讀書窮理當之自是不刊之論惜其所補本傳不無語病曰窮致事物之理以造乎其極天下物無窮則格亦無窮曰一旦豁然貫通學者格無窮則通亦無日未免啟人之疑按先儒有以知止一節至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爲格致本傳者此正合乎朱子之說而其

理較精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此非治國平天下者所當格歟易曰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此非修身齊家者所當格歟多學而識是非夫子之格物歟一以貫之是非夫子之致知歟然則大學所謂物豈一蟲一鳥之物所謂知豈一寸一節之知歟子靜陽明求其解而不得乃創爲尊德性致良知之說以爲萬物備於我不必求於物審是則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尊其德性而不必學夫詩也子入太廟子所雅言致其良知而不必詩書執禮每事問也以孔子之良知當不在子靜陽明下而何以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者何耶又何以必至齊而后能聞韶必返衛而后能正樂必問於郯子老子而后能知官知禮耶祖陽明者動云良知二字本於孟子不知孟子之語業已可疑夫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非愛其親也愛其乳也早離其親而使他人乳之則雖中上之資亦未必不以他人爲母而終身不知其親矣今將致其索乳之良知而擴充之則徒近乎告子食色爲性之說而與聖道愈遠盍亦廣咨博訪必如孔子問郰曼父之母而后知父墓之所存歟及其長也紾兄之臂者亦頗不少是亦足爲良知而擴充之歟或孟子陸王皆中人以上之語不可以語下而論格致者終當以朱子爲正歟

論語解四篇

諸子百家冒孔子之言者多矣雖論語吾不能無疑焉夫子之所最重者仁也以顏子之賢僅許以三月其他令尹子文陳文子皆不許也何至於管仲而曰如其仁如其仁管仲果仁矣天下有仁人而器小不儉且不知禮者乎天下之知禮能儉且器不小者或未必仁也騰口說而持之過堅使前後不合後世之愼言語少許可者且不然而謂聖人然乎然則何以有此曰論語有齊論魯論之分齊人最尊管仲所謂子誠齊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以管仲爲仁者齊之弟子記之也故上篇齊桓公正而不譎下篇陳成子弑簡公非齊論而何魯人素薄管仲所謂五尺之童羞稱五霸以管仲爲無一可者魯之弟子記之也故上文哀公問社下文子語魯太師以樂非魯論而何均有僞託未足爲信然則聖人之言如何曰人也

奪伯氏駢邑三百沒齒而無怨焉善善從長譽而不過此聖人之論管仲也論語一書須知命名之義論議論也語語人也自學而起以至卒章皆與人議論之語而非夫子之咄咄書空也記者記其言而不記其所以言致註疏家往往窒礙其答弟子問者則詳於師說而略於問辭記言之體應爾也孟武伯孟懿子及游夏問孝聖人答之不同仲弓顏淵樊遲司馬牛問仁聖人答之不同子貢子路仲弓問政聖人答之不同宋儒以爲就人所不足者敎之非也當時問者各有其人之議論而夫子爲之折衷記言者不詳載問詞而統括大義則曰問仁問孝問政云爾人非木偶豈有言無枝葉突然舉一字以相問者況仁孝政一問可也何必重複問耶一人問可也何必各人問耶顏淵問爲邦夫子合三代言之當時周德雖衰天命未改夫子從周之意惓惓不忘一旦生今反古斟酌百王豈以顏淵爲五百年之王者哉當時顏子非問爲邦也論時論輅論冕論樂如今之論史者然記者不欲舉其辭則統括之曰問爲邦云爾夫子如其問而定之時則夏輅則殷冕則周樂則韶亦如今之論史者然其他爲邦之兵農刑政不問則不答也不然豈有南面爲君僅須一歷乘一車戴一冠奏一部樂而竟謂治國平天下之道已盡於此乎疑孔顏論爲邦必不簡略至此然則何以證其各人之問不相同歟曰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冉有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此則兩人之問相同也而夫子答異其時公西華惑且問矣若孟懿子孟武伯游夏仲弓樊遲司馬牛數人果問同而答異則在旁側耳者豈無公西華其人起而一問其所以不問之故耶倘諸人於相見時各述其先生之說又安能不違如愚而不互相質難耶蓋公西華之所以疑者問同而答不同故也公西華之所以不疑者答異問亦異故也犁牛之子云云或與仲弓論人才或與仲弓論郊祀俱不可知而仲弓之言不載從所略也不明記言之體而强解焉於是史遷謂仲弓父賤何晏謂仲弓父不善朱子謂司馬牛多言而躁樊遲麤鄙近利皆以意爲之不可爲典要

如或知爾則何以哉問酬知也曾點之對絕不相蒙而夫子何以與之王充以舞雩爲祭名童子爲歌童未免附會吾以爲非與曾點也與三子也明與而何以實不與曰沂水春風卽乘桴浮於海也從我之由卽吾與之點也子路聞之喜卽點之從而後也赤也爲之小孰能爲之大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層層駁斥卽由也好勇無所取材之責也聖人無一日忘天下而門下子路能兵冉有能足民公西華能禮樂三子之才雖不言夫子已素知之第問之試其自信否既自信矣倘明王復作天下宗予與三子各行其志則東周之復期月而已可也無如轍環天下終於吾道之不行不如沂水春風一歌一浴較浮海居夷其樂殊勝蓋三子之言畢而夫子之心傷矣適曾點曠達之言冷然入耳遂不覺嘆而與之非果與聖心契合也如果與聖心契合在夫子當莞爾而笑不當喟然而歎在曾點當聲入心通不違如愚不當愈問而愈遠且受嗔斥也蓋歎者有悲憤慷慨之意無相視莫逆之心夫子之好學也至矣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曰賜也賢乎夫我則不暇樊遲從遊於舞雩問崇德修慝辨惑曰善哉問遊不忘學爲善而顧乃不學而遊乎夫子之欲仕也至矣爲委吏爲乘田公山佛肸召皆欲往其喜人仕也又至矣仲弓爲季氏宰季路冉有爲季氏宰漆雕開不仕則使之仕曰吾斯之未能信子悅悅者悅其待能信而仕非悅其不仕也三月無君則皇皇然而顧能與點遊乎宋儒非曠達者震於夫子之與點而不得其故則遂夸因物付物堯舜氣象上下與天地同流過矣然則巢由沮溺後世嵇阮一流皆聖人耶

子見南子子路不悅漢宋儒註疏以子路爲南子淫亂夫子不當見故不悅亦有訓南子爲南蒯者是以公山弗狃佛肸兩章例之非本旨也王充訓否字作否卦之否天厭作厭勝解亦屬支離夫內言不出於閫南子之淫陰事也中才之人不道人曖昧而況聖賢乎而況國后乎夫子何人而子路以劉楨平視之意測之太鄙朱子註大夫入國有見其小君之禮此語雖不見經傳然聘禮載同姓之國夫人使下大夫勞使臣以二竹簋魯衛兄弟也君夫人與外臣通問禮也原不計夫人之賢否也孔子不引禮以折子路

而乃急而援天以自明更鄙予以爲子路仕孔文子者也孔文子出公黨也子路賢人也且勇者也賢而勇但知食人之祿忠人之事而不暇總全局以審其大聖人固不然衛君待子爲政之問意欲夫子之助出公也不料夫子之忽答以正名也玩必也二字之神夫子亦早知子路之意而故鄭重其詞曰必如是則我爲政不如是則我不爲政也予不仕於無父之國也云爾於是拂子路意而以爲大迂其墨墨然不悅也久矣冉有者子路黨也不得已再託子貢探之子貢又不得已假伯夷叔齊以探之其不得已何也兩賢皆知夫子未必爲衛君而誠慮道破轉無味故也乃夫子復有求仁得仁之語而不爲之意昭然若揭則子路聞之又必墨墨然不悅也久矣一旦子見南子子路以爲出公南子所立也子既不爲出公又何必見南子言與行違其所以不悅者一也南子專政者也又能敬蘧伯玉而知賢者也倘敬夫子而夫子告以正名之迂說又告以求仁得仁之故事未必不動其母子之天性召蒯聵黜出公而孔文子且有旦夕之禍其所以不悅者二也公山佛肸章所稱子欲往者將往未往之詞子見南子明是已見之詞已見則夫子必有與南子問答之語記者雖不載而子路當時必知之其所以不悅者三也然則夫子何以矢之曰此夫子之怒詞也怒野哉之由屢說不明故不得不以中人以下之語教之也言予之正名乃天經地義也使予見南子而不告以正名爲急則將獲罪於天而天且厭之矣天之所助者信也人之所助者順也名不正則不信不順而天將厭之曰由也不得其死然曰柴也其來由也死矣皆天厭之之明證也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爲臣意非不善而夫子亦呼天而斥之何也按儀禮喪服章家臣爲大夫斬衰三年以大夫而上同天子僭也此後進之禮樂也夫子平日惡之久矣然而不言者居是國不非其大夫故耳一旦疾甚而幾自陷於大不韙則病間而安得不呼天以怒耶子路賢人也且勇者也但知忠君耳但知尊師耳不暇總全局以審其大嗚呼此聖人賢人之辨也

正名者何晏註正百物之名鄭康成以名爲字義余獨取朱子不父其父而禰其祖之說語氣較近

終

坐觀垂釣賦 爲莊念農作

錢塘袁枚子才

子才子息志塵鞅棲神元妙迴謝軒冕日事漁釣過其友莊先生而傲之曰子亦知夫釣之樂乎當子之猗膏棘軸而遨遊於康衢也吾則環玕三尺冰蠶一絲馳波跳沫與水爲嬉當子之僕遬相從跧跔參衙府而不得舒也吾乃投亞九飯視一鮒魚伸眉肆肘天不能拘思子之樂樂不我如胡不易子之所事而娛吾之所娛莊先生曰不然吾聞好酒者溺好獵者驚當局者誤旁觀者清故五采之藻袞服之者不見而見之者耀焉五音之笙籥吹之者不聞而聞之者妙焉當夫霜竹浮陰風梧散葉夕照千里碧雲一色水蕩影以鱗鱗魚浮空而戢戢乃命童子坐危石俯深流投醺扇以爲餌削焦銅以爲鉤或沉或浮載泳載游余不持一綫但瞪雙眸試操縱之有道任貪廉之自求彼得吾不喜彼失吾不憂抒澹觀於物外何筌蹄之足謀於是神如東王公之鯉大如任公子之鰲年如姜尚父之老臺如嚴子陵之高入吾目兮不過一瞬當吾坐兮不過終朝釣鯉魚而無羨乎尼父會大都而奚夸夫魚刀子但知垂釣之樂而爲知吾坐觀垂釣之逍遙子才子於是嗒然意失擱然神爽結葦蠟蘆投繩釋網叩舷而歌曰巧人之巧坐而息兮拙人之拙垂竿立兮吾欲作書與魴鯉慎出入兮展如之人大巧而有慼色兮

笑賦

陸大夫本無笑疾養空而遊所見人士與己不侔但覺其藪莫測其由付之一笑啞啞不休則見夫金穴方崩銅山又起屢覆前車仍循舊軌虜斟雉膏甘焚象齒豈知有造必化無泉不濁縱置筦鑰於枕邊離挈分文於泉下贈百萬與何人無一言之報謝又見夫捨樂土趨熱官自投苦縣自上危竿取下子怨博上一歡或同謀而異獲或始笑而終嘆從高墜者輒碎泛海泊者大難然後鶴唳思聞蓴羹想餐不已傎

乎又見禁忌百端福田是慕不學顏含思尋管輅王莽所信陰陽小數治行則黃歷少日卜葬則青山無墓見術士而頭低望神巫而却步百鬼集於胸中五行遮其前路捨王道之蕩平墮終身於雲霧又有蒱博呼盧葉子作戲每一登場如癡止吠眸子瑩然神魂囚繫屏珍羞以忘餐置妻孥而若棄一息尚存六時不廢試清夜以捫心終不知其何味又有丹訣大悟蒲團小參受籙自喜長齋自甘捨名教之樂地誦梵咒之喃喃斬牛菽於戚里揮萬鎰於伽藍廣陵則妖亂有志臺城則餓死難堪凡此千秋之惑皆由一念之貪至於誦習詩書曠覽宇宙何必鉶剞苛碎清臚似豆拔膩顏給逐康成後黨枯骨以死爭抱陳編而苦鬭卒之古人不生長夜不晝徒相毆於昏黑終不知誰之勝負亦有囿於習而心昏縛於敎而自束繩趨溝衷龜腸蟬腹理不經於心見不出於獨盦顯悖夫周孔懼小蘧於濂洛如聾蟲之藉角作耳如水母之以蝦爲目甚至八翼沖舉一行未讀相引爲曹高冠簇簇方且選才俊而秉鈞軸焉若諸人者紛紛藉藉究究居居其氣多滯其質本愚雖有盧扁之藥不能祛其疾惠莊之辨無以釋其拘君子洞觀物外手暗揶揄不得已而虛舟相値愧謝不如拈花無語舉杯相於惟鬱然與莞爾不能忍於須臾

刑部尚書加贈太傅錢文端公神道碑

今天子優禮文臣稱爲江浙兩大老者一爲沈公德潛一爲錢公陳羣沈年雖高于公爲後進受知 今上而公則受知 聖祖 世宗贊國家文明之治先沈二十餘年故薨後 天子加贈太傅賜祭葬諡文端崇祀賢良一切恩禮較沈爲尤隆非徒眷舊臣兼以重 先朝也公爲錢武肅王十四世孫高祖富一公始遷秀水生而穎敏愛讀書母陳太夫人躬自課督公貴後繪夜紡授經圖 皇上題詩獎許以康熙甲午舉人辛丑進士改翰林庶常 世宗登極召見曰錢陳羣不獨文佳人亦好遂以編修主試湖南旋遷學士視畿輔學政乾隆元年擢通政司右通政丁母憂服闋補原官累遷禮刑兩部侍郎加經筵講官充乙丑會試總裁主江西丁卯庚午兩科鄉試壬申病 上命太醫診視予告歸里公天才警敏藻思坌

護每扈從賡歌帳殿前諸黃門環伺之晷刻未移百韻已就歸田後　上有吟詠輒寄示公絡繹往來至千餘首凡國家大禮畢武功成公必進雅頌數十章　璽書褒美賞賚不可紀極辛未南巡　命閱召試諸生卷丁丑南巡　命在家食一品俸壬午南巡晉刑部尚書銜乙酉南巡加太子太傅賜幼子汝器舉人辛巳祝　太后七十萬壽　命與九老會　賜杖入朝辛卯祝　太后八十萬壽　命紫禁城瀛臺騎馬偕九老遊香山圖形內府　上于公若有宿契每入見　聖心先怡公亦事君以誠承顏抗詞動引書語頌不忘規民隱必告壬午公子汝誠典試江南　上先諭總督尹文端公招公遊攝山俾父子歡會聖壽六十念公老難北行　命沈文愨公往嘉禾互相勸止公進竹如意　上批劄云未須僧紹之賜恰致公遺之貢文而有節把玩良怡今賜卿木蘭所獲鹿服食延年以俟清蹕凡此　恩意周摯皆出於尋常控揣之外龍光湛露海內榮之公雖研深文學而於政治尤通明雍正七年為陝西宣諭化導使宣講時有姦民某闌入聽講公異其狀命遮留之果邑中捕者至乾隆十九年僞稿獄興公家居矣密奏姦民主名未立請緩窮治以省株連奉　旨嚴飭俄而諒其誠悃　寵眷如初公任天而動倜儻和易口汩汩如傾河汲引後進酬應翰墨必躬必親日不暇給然能屏心而用形人人滿所懷以去而體益聰强構宅雙溪之西春秋佳日輒偕故人野叟遊桑麻間常至古杭聖湖小住信宿見者或以為元老或以為神仙幼有至性弟死未殮公抱尸臥冀温熨使甦太夫人至見公身冷如冰乃哭而止之官通政使時以應得己身封典請　封外祖母　上許之遂著為令公諱陳羣字主敬號香樹又自號柘南居士兩娶子俞氏皆誥封夫人三代贈如公官子七人長汝誠官刑部侍郎次汝恭汝懿汝豐汝隨汝弼汝器皆有官秩女九人薨年八十九葬某

銘曰　文思天子張咸英皐陶庭堅方降生爽鳩氏代鳳鳥鳴奕奕錢公輔聖清肫然明允更篤誠為士作鑑文持衡有茅必拔賢必登義刑義殺廷尉平惟公折獄能引經天牢雖空臣疾攖昧死上疏求歸耕

上帝耆之詩龍行東門送者車千乘爭羨白鶴翔蒼冥誰知在野如在廷堯醲舜薰時和慶君臣師友相
合并四河入海無河名五年巡狩　鑾輿迎輦臣之中喜見卿子牟魏闕江湖情能無銜感涕沾纓葦孟
雖歸王室爭丹忱足照青史青傷哉頹光大耋驚　帝悼批勅期遐齡　龍髯雖來臣目暝中涓捧祭馳
新塋有碎其容圖殿庭龜銀後祚隆隆升實爵賁覃多孫曾公委化矣公永寧

原任浙江巡撫盧公神道碑

乾隆四年兵部右侍郎盧公巡撫浙江枚乞假歸娶謁公於南衙一見如舊相識矜寵甚盛次年枚官京
師聞公被劾　天子命內大臣汪札爾往按其事獄兩月不具浙之氓呼吸罷市篡公於頌繫所舁至吳
山神廟中供餔糗粢盛者如牆而進所過處婦女呼寃躑足數萬人赴制府軍門擊鼓保留制府德公據
實奏聞　天子知公無罪而又不欲長黔首之刁風也遣戍軍臺一時朝野駭公能得民枚亦疑公果何
術以致之後四十餘年公子崧以貞石未建來索銘幽之文讀其狀方知公自縣令至任封疆忠勤惠愛
終始一貫以故誠能動物應如肸蠁初非違道干譽之所能襲取於須臾宜備書之抒部民之思爲大臣
之式謹按公諱焯字光植號漢亭奉天鑲黃旗人先代從龍世襲恩蔭祖崇興官江西布政使父承倫官
大理寺少卿公生而岐嶷欒欒有才以功業自期初知武鄉縣縣有均徭錢供差費而遇差仍按里派夫
公革除之有豪家莊頭倚勢凌民公大創之有巨盜四十餘家公剿絕之遷知亳州州俗好鬬有白蓮織
精諸黨公擒其魁餘黨解散擢知東昌府署登萊青道實授河南南汝道遷按察布政兩使巡撫福建
今上元年調浙江落職再起授鴻臚寺少卿巡撫陝西再落職　命往巴里坤哈密協理軍需事竣還家
年七十五薨公抗爽而和與人語姝姝然不衣自暖然義之所在赴若江河之決武邑災公開倉振飢東
昌災公放隄水入運河飭各屬開倉振飢俱不待報請便宜行事浙江海塘恃尖山爲保障壩工屢圮公
親臨築成上聞　御製碑文以賜西陲用兵湖北奉部檄運歸化城米往軍前公慮道遠費重奏請以陝

西采實者就近先撥 上嘉之謂深得大臣敬事之道當田文鏡總督河東時政尙苛嚴司道以上莫敢攖其鋒東省一郡所訪至二十餘案囚纍纍獄不能容公到登時判遣囹圄爲空田心銜之卒亦無如何也公爲政大槪以膽決濟其仁心福建前任撫臣奏墾寔田糧較明季少十之五六部議按畝均攤公奏請先丈量而後酌增 上許之丈無虛浮其事遂寢鹽販拒捕有登山者總督某欲用兵公止之而密遣官禽獲首犯分別杖懲卽時案結豫省黃河遷徙無常兩岸爭地訟牒債興公曉以漲則升科坍則豁免一言而訟息潮州費氏大族也有兄公某訟其弟妻李氏之姦公不忍以曖昧事汚人名節爲平反之竟以此獲譴然有識者觀公之過知公之仁公揚休玉色軒軒霞舉長鬚飄然望而知爲公輔從武鄕運餉入都年纔彊仕 世宗召見卽賜飯賜豐貂罽刻香珠等物擕至殿外又喚入 命開寫年庚具奏嗚呼公日後麾旄擁鉞垂三十年皆由此時特達之知然以縣令微員薦引無人而簡在 帝心一至於此雖公之儀狀奏對必有異乎尋常者而卽此可想見 世宗之聖德如天求賢若渴矣遭逢之盛至今聞者猶爲泣下所著有觀津錄牧亳政略秉臬中州錄撫閩撫浙略數十卷配周氏以 覃恩誥封夫人副室崔氏以子貴 誥封宜人皆以己丑年四月合葬於拱極山之高原禮也子五人長山蔭工部主事次崧官衛輝太守次嶠次嵋次峠女六人孫九人

銘曰屋漏在上知者在下主恩易邀民口難借罷罷盧公氣如春夏弊絕吏畏樂與人化鏡磨愈皎衣浥不緇屢起屢蹪未竟其施人爲公惜公獨逌然委運任化知我者天天眷良臣令終壽考樹蔭幽宮魂歸華表

經筵講官兵部尙書彭公神道碑

乾隆四十九年六月兵部尙書彭公薨於里第遺疏上聞 天子震悼一時士大夫走位相弔泣且嘆曰先皇帝老臣盡矣存者惟嵇相國爲先輩而彭公科充先海內望之如晨星孤月倘假一二年重宴鹿鳴

瓊林豈非　熙朝盛事而天偏靳之悲夫然公之清節重望恩榮壽考於古爲稀勒之貞珉備國史之採
不可廢也其同館後進袁枚受公知五十年爲按其狀而銘之曰公諱啟豐字翰文應鄉舉時芝生庭中
因自號芝庭先世由江西遷蘇郡之長洲祖定求康熙丙辰會試殿試俱第一父正乾考授州同知三世
皆以公貴誥贈光祿大夫吏部右侍郎公貌清羸長不踰中人而風骨珊然如鷺飛鶴翔凌風欲去雍正
三年舉於鄉四年會試第一殿試亦第一大學士張文和公奏科名與而祖同　世宗喜即召入南書房
七年充河南鄉試副考官時未散館而有是命皆異數也十三年遷左春坊左中允　今上登極之元年
遷侍講累遷至侍讀學士通政司左通政吏兵刑三部侍郎尋授兵部尚書充經筵講官　兩聖人知公
廉明能文章凡掄才大典倚公如金鑑　命校順天鄉會試者三主直省試者七視學政者二經歷滇南
尹州江右山左浙西輶軒所臨庶士懽迓其他讀卷　殿上及閱回避拔貢教習朝考召試諸卷皆疊次
任委連綿不斷公亦飭躬齋心克與　上意相副從江西還奏所過宿州有司振災不實又奏請勅各省
學臣見督撫毋卑詔應遵會典儀適　上是之在浙時奏官河宜開濬漕賫宜遵舊制毋浮收本省官出
巡應額限役夫毋過千名任兵部時奏武職銓補遲速不均宜與卓異官均以雙單月輪班間用奏馳驛
官奉使者有廩給口糧而夫役俱向驛站借雇慮開多索濫應之漸宜停例支改一馬三夫　上皆可其
奏發部　議施行當是時　上方嚮用公適有同部兩侍郎不相中造蜚語聞　上引公爲證　上問公公
對未聞　上疑有私降爲侍郎越二年以原官休於家先是公乞養歸爲娛奉太夫人故營山濬池蒔花
竹極園林之勝至是再歸山水益清幽樹益茂公擁萬卷嘯哦其間雖大耋聰强不衰或春秋佳晨出遊
石湖寒山士女皆知兩朝元老擁觀塞路初公侍　內廷時　世宗賞大臣福字偶未及公　特手書以
賜侍今　上泛舟賞花釣魚　命和詩至二百餘首所賜珍玩無算視　皇太后萬壽與九老會圖形中
禁金川蕩平公迎　駕山東進凱歌　恩復尚書銜與宴在江南三次迎　鑾皆召見　溫諭四十九年

公迎　駕跪龍泉莊　上遙望見即　命侍衛扶起　命於冬北上與千叟宴公方感　上恩修安車欲
行未及期以無疾終年八十四性峭直稍不可於意即形詞色然過後輒不省慊慊自下遇布衣文學之
士皆抗禮與鈞枚弱冠入都即奇賞之聞其入彀特呼車往賀主司得人晚年猶端書細字往來唱和尤
嘗常語人曰袁君非徒詩文佳也聽其議論如魯公書徹透紙背其見知如此妻宋氏　誥封一品夫人
子五人長紹誠山東桃源同知次紹觀翰林侍讀學士次紹咸增廣生次紹升丁丑進士次紹濟尚幼女
三人其一適常州學士莊公培因甲戌科殿試第一孫十二人皆有科名曾孫六人
銘曰庭實九獻特達圭璋簫韶九成來儀鳳皇天生彭公爲世休祥履星辰上立日月傍　帝畀玉尺東
度西量公洗心眼清儷氷雪萬蟻戰酣一燈破黑拔茅使高升珠使跳闢其盈門八座三貂抒所蘊畜施
於爲政獬豸爽鳩屢拜　寵命周官司馬權重中樞公靜鎮之匹海宴如　帝謂古賢七十懸車卿年已
屆可以歸歟公拜稽首　聖恩優老臣願歸田詠歌天保都人美公祖餞盈道一十七年烟雲花鳥臣請
去安　帝問卿好以其餘閒爲書院師胡瑗孫復歐范優爲以其餘福蔭及孫曾玉堂蕊榜綿綿繩繩齊
門之外新塘之東百尺華表萬古清風

原任湖北巡撫太常寺少卿程公墓志銘

公程姓名燾字九峯號雲軒系出新安之臨溪六世祖士麟遷杭州艮山門外之筧鎭公生而孤露家極
貧持鋏恣盛淖糜母子分以療飢以戊午舉人補中書軍機處行走遷武選司主事引見以御史用出爲
甘肅洮泯道奏母老改江南驛鹽道遷安徽按察使再遷布政使調陝西巡撫湖北剪辦獄起仍降江西
布政使補太常寺少卿以病免公性樸直卑曳任氣有所懷雖權貴前必達其意任兵部事繁識軍機處
儀直之朔傳忠勇公語人曰九峯久不來想戀兵部耶如彼處樂可不必再來軍機公聞之怫然曰兵部
軍機皆國家事相公不當分畛域之見程燾才拙僅能料簡一處無分身法即遣人往軍機處取直宿行

李忠勇公笑曰人言九峯戇九峯又戇耶然其言甚正盍爲我婉留之同事者再三云公始往公常言世之論仕者有二失焉其一以爲功名可力取也於是通苞苴事造請以求之其一以爲功名不可以力取也於是玩時愒日而百事廢焉不知不可求者官也不可不求者官之事也一階級有定數而可妄冀乎一斛粟皆　君恩而可素餐乎以故公所任事耑務先難從忠勇公傅恒平金川從大司馬舒公赫德觀兵滇黔再從陝甘總督黃公廷桂平定伊犁經田葉爾欽不阿克蘇地方繩行沙度二萬餘里心計手畫不知渴飢諸大臣倚賴甚重而　上亦因是深知公爲按察時六安州有河南祝姓者詐僞事發誣引河南寶豐子寶不服公命脫械雜長鬚者數人令祝指認祝茫然竇寃遂雪公又常云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凡斷案引律貴得大中不可上奏畏却因其輕用雖字以揚之欲其重用但字以周內之以故公折獄過慎夜闌決事比持燭折聖瞿瞿申日劣積疾生舌本中穿漸裂以大醫曰此心血竭火債興之故也竟以不起年六十四先娶金氏再娶胡氏子二長承獻次楷孫四人葬某

銘曰賞罰而能行者眞也隆隆而仍勞者勤也無稗政故能撫其軍也有仁心乃以僵其身也古而不今嗚呼哉其人也

廣東雷瓊道按察使司副使金公墓誌銘

乾隆丁巳予寓薦幸金少司寇家見其從子序倫知原守濟南被劾歸旗貌軒偉嵩口與余朝夕狎宴飲諧謔相得也已而起廢外用遂別去戊戌冬其子岳爲蜀中司馬寄信屬余銘墓余弱冠即受司寇恩今老矣雖其家之一孽息一童孫有所譴諉誼不敢辭而況君與余素有撫塵之好者哉謹按君諱允彝字序倫一字懿亭鑲白旗人工部侍郎永錫公之孫宣化府厚庵公之子行六年未三十循例得南豐縣丞遷兗州府金鄉縣知縣辦災課最調宰蓬萊引見時奏對詳明　世宗大悅賜饍賜豐貂擢濟南府知府君既世家又驟受　天子恩以才自負與按察使唐公綏祖不相中而唐又總督田文鏡所擢用也摭揭

劾奏郎令唐鞫訊之考掠至再君無款詞當是時司寇公巡撫廣西密奏此案有寃　世宗命吏部尚書
劉於義刑部侍郎牧爾登會同山東巡撫岳濬覆訊所劾果虛僅以失察書吏罷官　皇上登極召見授
鎮江府同知遷廣東南雄府知府調潮州再調廣州擢雷瓊道未半年喉痛卒年五十八嗚呼當田文鏡
柄用時一時文武大臣望風噎媢無敢攖其鋒司寇公爲君叔父尤當避嫌而乃毅然飛章入告　世宗
不加之罪竟別簡大臣爲之案覆以示大公以昭聖人之無我有是哉君臣之際至於如此事隔數十年
草茅聞者猶爲流涕而在君當年之身受者更何如也君娶夫人楊氏生子四女二長子岳初任廣西羅
城令以于清端公曾宰是邑故考其遺事刊板流傳嗚呼公之子慕善如是亦君之庭訓使然耶葬某
銘曰寶劍起矣直木擠矣危而後光能有幾矣嗚呼金君樹欒於墳其毋忘　天子之德之仁

誥授通議大夫陝西按察使秦公墓志銘

余榜中得人最盛爲銘其墓者禮部尚書沈文慤公工部尚書裘文達公而外惟我陝西臬使秦公公以
甲辰舉人內閣中書中己未進士殿試第三人　授翰林院編修改官九江府知府調廣信府服闋引見
再授平陽府知府特遷西安按察使在任九年乞老疾歸卒於商州旅次年七十一公貌清挺長身蘁立
鬚飄飄若神與人交坦中任眞終始如一雖以文學受知　今上而未遇時曾參幕府習刑名故歷外任
二十餘年所張施條奏無不上愈下頌九江鹽無坐商零販者必赴省驗收關稅夫錢浮費無算公請大
府咨撥省商徑赴儀徵買運抵郡銷售鹽價以平玉山縣姦民喻開士與監生朱捷山有仇造逆匪馬朝
柱僞劄投棄路傍邑宰某惑之將興大獄公星馳訊鞫雪其寃長武縣民尙景福等强借籽種毆書役盧
舍公審知皆飢民非盜也徵厥渠魁餘皆省釋貴溪有案相似參將許承麟將以盜報公往止之申辨良
久許不可公忿而歸須臾許求見長跪謝曰頃公所言老母在屏後悉聞之責我不聽仁人之言怒而不
食今我受母命來承公教矣遂徒一人杖三人而案以定律載殺死一家非死罪三人者斷給財產殺二

人者不在此例公奏一家中雖入數不一然已殺二人則其中豈無孤寡倘屍主煢煢無告而凶犯妻子仍擁厚資於義何當請嗣後凡殺一家非死罪二人者亦給與罪人財產一半　上深是之載入則例中公雖用法寬然於大猾無所縱如葭州衙差大荔高陵兩縣之積匪某皆以罪浮於法特置重典所到處必葺橋梁崇書院禁溺女卹災祲以故耆民髦士皆迎拜車前歌呼祝延分校乙丑會試得李因培張紹渠等仕至公卿識拔靈石縣武童何道深官貴州遊擊　王師征緬時死錫箔之戰崇祀昭忠人嘆公知人之明性不飲酒在諸同年席上專視七箸者公與予二人而已公諱勇均字健資號桂川為宋龍圖學士少游先生二十六世孫族大以豐簪紱盈門從堂弟文恭公亦以丙辰第三人官大司寇父曾棨前母王氏母徐氏俱以　覃恩誥封如例妻徐淑人先公卒子鼎雲拔貢生公殁後有相傳為秦中城隍神者余恐蒙韓昌黎羅池廟記之譏故不具載云

銘曰廉不劌劌何用不臧明能恢恢何弛非張惟觀察公星降文昌初以其耀照臨玉堂繼以其餘施於四方吏也而良刑也而祥橫目冒耏頷手稱慶　帝嘉乃猷錫以銀黃天祐有德俾其壽康委化順終葬開原鄉橫山化臺宰樹鬱蒼

原任禮部侍郎齊公墓志銘

乾隆元年秋余與齊公次風同試博學鴻詞於保和殿一時士論僉以實學推公及榜發　欽取十五人公果與選余雖報罷而公念同徵之誼最殷後三年余亦入翰林作後進常與公唱和外出為令始與公別別四十七年余老矣遊天台山公死已久且葬其兄周南弟世南年八十餘龐眉扶杖延予飲其家抱公詩文集百卷出曰先生視此以志其墓嗚呼當時薦此科者海內凡二百餘人而今則在野在朝屈指無有也公之遭逢寵遇升沉禍福非余後死其誰知之而誰表之謹按公名召南字次風又號息園幼而穎敏讀書十行俱下年十六受知於督學何公世璂充博士弟子貢入京師中己酉副車雍正十一年督

臣程公元章以鴻博薦授翰林院庶吉士改檢討　御試高等超遷至侍講學士加日講起居注官充戊辰會試同考官　上書房行走再遷內閣學士禮部右侍郎公清癯短身而憑鄉樸之氣溢於眉宇獨能宏搜博覽記性過人　上於寧古塔得古鏡未詳款式問朝臣莫有對者公引證書史羅縷具奏　上大悅顧左右曰是不愧博學鴻詞矣　國家疆域恢宏烏喇巴哈俱置侯尉又新開伊犁諸臣奉使者輒先詣齊侍郎家問路公與一冊某塚某驛應宿何所需若干糧數萬里外若掌上螺紋毫忽無訛或問曾出塞乎曰未也然則何由知之曰不過漢書地里志熟耳問之讀漢書者卒亦不解況尙書德潛常在　上前譽天台石梁之奇　上問公公曰荒山磽确不足以勞　聖駕人笑其奏對率易言　上以此益重之十四年四月從　上書房歸澄懷園日昳馬驚觸大石上腦涔涔流昏憒不起　上大驚命蒙古醫速治醫剖生牛腹臥公其中又取牛腦乘熱納公左右搖公始蘇當是時　上方嚮用公遣　皇子及中使問病者不絕於道又數月公病少痊步猶蹣跚頗忘所記書不能握筆又心念老母乞囘籍終養　上慰留再四然後許之還浙後掌教蕺山萬松兩書院　上三次南巡公力疾迎　駕皆召見賞賜優渥先是公有族姪周華者素不直公訓誨不悛遁海外三十餘年忽因浙撫熊學鵬巡城遮道獻所著逆書撝公十大罪熊奏聞　上誅周華赦公削職歸里公身受　上特達之知方　無涓涯報而怪民妖言乃出自近族悔平時教敕無素又隱忍不先舉發以致惡彰於天自分雖九死罪固當而　上復屈法活之恩愈重愧憤愈深結轖不已路上疾暴作還兩月竟以不起年六十六嘗言酈道元水經註明於西北闇於東南特撰水道提綱三十卷又歷代帝王表十三卷後漢公卿表一卷所修官書則一統志明史綱目續文獻通考禮記漢書考證皆所纂也曾祖三仲祖化龍父鼐俱以公貴贈如公官妻張氏封二品夫人子式遴國學生女二人葬台州花坑之原

銘曰天台之山其高萬有八千以是鍾靈生公其間學識其大才擅其全以入視山幾與齊肩雖梟獍嚼

其後惡馬蹶於前而終以受知於天無損其賢嗚呼非我來遊誰表此阡嗣後川湜湜峯綿綿磅礴鬱積纔公而生者其又在何年

中憲大夫分巡廣東肇羅道衛公墓誌銘

己亥夏枚還武林晤玉亭衛公于陳藥洲觀察席上德器粹然知爲賢者今春粵遊路出西江蔣太史心餘寄聲問公并云兩賢相覯必有傾衿之樂不意到端州聞公病旋卽不起其子琬歸葬中州乞銘其墓伏思枚于公爲部民弟樹于公爲屬吏令聞懿範親炙最深聞公喜枚來將命家人治具張飲談十日以餲夙疴而不圖顛莫之遂竟殗殜綿延以至於死悲夫豈人生一見天果靳之耶然而七十衰翁萬里忽至又未嘗非蒼蒼者示之意也章微闡幽非枚奚屬謹按其狀而爲之銘曰先生姓衛諱詣字玉亭河南懷慶府濟源縣人以丁丑進士授工部虞衡司主事外補山西遼州知州調解州再遷浙江台州府知府薦卓異受

天子知調湖州府知府旋遷廣東高廉巡道調肇羅巡道兩署按察使年六十一歲而薨公所到有治績遼州爲山右磽确之地民藝黍畢多逋蕩公分別土宜施授種棉養蠶法置機具于堂皇誨男婦紡織鉤考勤惰不數年布絹之利賴及他郡其守台也嵊縣姦民王開經等篡其邑令吳某至山中笞辱之勢甚張撫軍王亶望會同提督進剿槍甲齊矣公時在省入諫曰唐虞之世治苗民遠方尙以刑不以兵嵊縣小醜毋庸大舉詣曾至其地會審某案民頗服今雖非本屬願往擒治撫軍壯其言許之公單騎上山令入前呼曰台州知府衛公來羣兇素懾公名咸羅拜爲首者自反接送縣令出且訴所以辱令故公笑曰官固不良然汝等亦當死矣皆泣曰公命之死如不死也遂縛十八人歸奏斬三人流二人釋三十餘人湖州北鄉多外省軍犯張設博局誘良家子使博而陰開小典沒入其衣物日久黨繁守吏慮捕之將爲變公偵知姓名隱而不發探知其日賽神讌會諸匪擁儀從敷粉墨呼吸入城公陰乘輿抵虎穴坐命諸幹

役皆綑縛伏四門來者縛之當即予杖派往文武衙門充水火夫給其傭嗣後城鄉肅清公性慈少所笞督然義之所在强直不撓或大府前論事不合輒毅然斂袂而起曰衛某以爲不可上游倶嚴憚之署臬篆時治獄尤愼文案稍有蹖駁申旦不寐致精神越襍體爲之衰先是公從子諱哲治者從縣令起家官至大司空以廉節惠政名噪淮海間校宰沭陽隸屬下久所聞多端公行事蓋得其家風云父乾德蒙覃恩誥授奉直大夫母商氏劉氏封太宜人妻周氏子四人女四人孫六人

銘曰貞廉勿矜大勇勿爭翬翬衛公秉志孤行爲世甘澤爲人準繩東甌西晉異音同稱朔大用神化丹青何圖星隕痛我黎烝儲休啟佑天道神明必有禨禧蔭及孫曾藉看化臺福草叢生

巡視臺灣監察御史李公墓志銘

公姓李諱元直字愚村山東高密人性介而剛少穎敏有志行以康熙癸巳進士入翰林校丁酉戊戌兩科鄉會試乞養八年服闋仍補原官雍正七年改四川道監察御史當是時　世宗憲皇帝喜昌言虛己聽納羣臣爭上封事公以天下爲己任居臺諫僅八月凡數十章奏祕外不能知而其所最著者言朝廷都俞多吁咈少有堯舜無臯夔　世宗不悅即　召公并　召大學士朱公軾張公廷玉等廷詰云有是君必有是臣果如汝言無臯夔朕又安得爲堯舜乎公免冠謝良久　世宗謂諸臣曰彼言雖野心亦無他次日再　召入　諭曰汝敢言自好嗣後仍盡言毋懼會廣南貢荔枝即　賜數枚以旌其直未幾命巡視福建臺灣監察御史取時憲書親爲擇日而行公感　上恩益奮甫到即奏墳養廉杜餽遺再奏番民利弊數十條　上皆是之先是臺灣爲海外荒服巡使者至自視如客闔門無所理高枕臥事壹聽子道府相習爲常公悉反所爲又時下所屬問民疾苦有司怵其害己咸嗾于大府大府以侵官奏　上命議罪遂鐫三級家居二十七年卒年七十三公受　世宗特達之知使稍貶其道和其節藏器待時則不數年必大用用亦必有所建立而公銳於圖報信道太篤不肯須臾從容致一蹶不起嗚呼惜哉然而

公之賢　世宗知之公之過　世宗亦知之赴闕入覲時　世宗謂其同官奚德慎曰如李元直者可保其不愛錢但慮任事過急耳又嘗諭諸大臣云甚矣人之難得也如李某豈非眞任事人但剛氣逼人太甚嗚呼知臣莫若君信矣然古之豪傑得一知己即可無憾而公竟得一知己於　君父則雖不用老且死尙何憾哉宜公晚年說及　世宗知遇之恩未嘗不涔涔泣下也初公爲翰林時與孫公嘉淦謝公濟世陳公法交好以古義相礱切一時都下有四君子之稱每談必申旦及孫公總督兩湖承審謝濟世瞻狥撫軍公音問遂疎長子高以丰事簡發山西未一年連得大州公聞不悅高寓書公甥以自解其于名義大節雖密友愛子不肯苟且如此乾隆甲辰余遊廣西公第四子憲喬爲岑溪令讀余文曰班馬儔也願以先人之狀私於執事余重憲喬學行而于公又爲同館後輩貞石之文所不敢辭謹按公父華國知阜城有善政阜城人至今祠之母孫氏封宜人先後娶兩王氏一任氏皆封宜人子憲高庚戌進士潞安府同知次憲噩憲亭憲喬四女四孫葬某

銘曰神羊嶽嶽誰折其角寶劍稜稜其鋒孰攖既已試之又復置之非廢棄之將老其才而徐俟之雖然幸而藏得全其光至今華表尙有寒芒

翰林院編修候補御史蔣公墓志銘

心餘蔣君既卒之明年其孤以狀來曰先大父母傳志皆先生撰今先君又亡將葬貞石之文知廉等敢循例以請亦先君志也嗚呼余前春過江西君已半體枯聞余至喜力疾攜飲臨別時手平生事略見示余知其意泣而頷之然私心自揣余忝廁詞館先君七科後死之責當在君不在余即在余亦未必銘君兩代而今竟不然矣然則余之衰固可想見而古人之所謂死友者非君而何謹按君姓蔣諱士銓號淸容一字苕生江西鉛山人父堅有奇節獨行常遊澤州縛君馬背行千餘里甫四歲母鍾太宜人即屈竹絲作波磔教之識字君天稟英絶有覽輒記握筆輒天馬怒馳超塵絶迹丁卯舉於鄉甲戌考授中書丁

丑成進士入翰林散館第一授編修充武英殿纂修分校順天鄉試居官八年乞假養母僑寓金陵大府
聘爲蕺山崇文安定三書院山長君意洒然有終焉之志會少宰彭公元瑞召見　天子問蔣某何在彭
以渠母老對及太宜人恧君慼　上恩入都京察一等引見以御史用旋患風痺還南昌二年年六十一
卒君秀眉長身兩眸子奕奕如電諧謔風發聽者傾靡胸無畦畛不解囁嚅耳語遇不可於意雖權貴幾
微不能容太宜人慮其性剛勸令歸里及君再至長安浮沉舊職一二知己盡矣同列皆闒然少年趨尙
寡諧愈益不自喜遂有輕死生一晝夜之意不自珍攝以致早衰然其胸中非一刻忘世者在蕺山時越
中富家池三江閘日久堙廢君力請於大府借帑辦治曰事雖非山長責然食越人粟則視越人如一家
爲掃墓鉛山爲邑人建壩浚渠以通水利修母嶺墖以利文風建棚縣衙便應試者請移駐巡檢於西鄉
湖坊嘗不夏者甲戌禮闈落第　上命九卿各保一人滁少司空將薦君君讓與孝廉某以其母老也有
駱生者負鹽課客死君連夜作十三札飛遞嶺南俾其孤嫠扶櫬歸君平素無宿諾故其言於人適信
初入京師才名藉甚諸公卿震若麟鳳爭先覩觀裘衣蓬公在　至前薦君與彭公爲江右兩名士以故
上屢問君　賜彭公詩幷及君乃二十年來彭公官至尙書而君儼然一老詞臣如故嗟雖其俄出俄入
自緩官階旁觀者不能無惜焉而要知命之所存君本無心進取且夫孝者所以事君也古人一日之養
三公不易君奉太宜人設教東南有江山之勝板輿所臨海內捧杖擊觴而至者屨交戶外高麗使臣餉
墨四笏求君樂府歸聲聞之盛大爵之榮近今未有也晚年雖病廢而神明不衰左手作字橫斜入古所
居藏園水木明瑟五子七孫穿花繞膝而侍死之夕無雲而雷者三相傳君生時亦然嗚呼其來其去豈
偶然哉君才高而心虛全集皆余商定偶獻一規登時立改常至其家見供兩木主曰方伯彭公曰督學
金公蓋君少時受知最深者其敦師友之義死生不易如此所著古文　卷詩　卷銅絃詞二卷填詞九
種娶張氏誥封宜人子知廉拔貢生次知節知讓皆舉孝廉次知白知重知簡知約衍幼女一人以某月

某日葬某

銘曰懸弧白日雷聲起天若告人生才子既生不用故何以人再問天天默矣振古文人多類此漢之崔蔡唐之李吁嗟蔣君毋乃是平生著述千萬紙有如月照西江水萬古暉暉光不已勝我才華輸我齒貪我作銘先我死我敢無言報知己古書黑石鐫蒿里兼備他年補國史

小倉山房續文集卷二十五終

錢唐袁枚子才

大定府知府張君墓誌銘

君爲東閣大學士張文和公之子東閣大學士蔣文恪公之壻年未冠即以鹽務運判來江南補通州調泰州遷淮南監掣同知再遷貴州平越府知府調遵義大定兩府年三十八卒其孤歸柩萬里走乞余銘余文恪公門下士也與君通家交最懽誼所不當辭謹按其狀而銘之曰君諱景宗字端文行五生而角犀豐烝容貌充充然常迎　駕焦山　皇上召見鏡江樓曰此兒面目頗類伊父君喜益敬勉自奮通州場戶丁糧例不請蠲君到時會豐利場海口淹沒竟請題免泰州各場災所借給倉穀及積年鹻價一時並徵君請緩於大府民力以舒淮南儀所爲五省引鹽分運處河淺船滯君請由瓜洲出江抵沙漫州解捆裝載製費驟減嚴禁船埠乘商之急匿船居奇有犯者置之法蓬船魚貫至貴州貧瘠平越爲尤一切儀仗輿馬官莊四十八所俱取給閭閻君到免之上游重君遇大事必委辦君亦勈躬圖報染瘴以卒嗚呼君槩槩大才也禹莢細務何足展其猷爲滇黔爲文和公二十年開府之所　天子使君往蒞其邦豈無深意乃竟未繼家風中道而逝知君者能無深悼哉猶記乙未三月眞州鼠姑花開君招余偕諸賓從坐小車穿草徑張飲吳園余席間猶舉韓魏公金帶圍故事以相勗而卒不驗然吟章畫冊至今爛然即此可以想見君之風調有大異乎尋常俗吏之爲矣生母郭氏妻蔣氏俱蒙　覃恩　誥封恭人子三長世倬候選主事次世輔世恩女一以　年　月　日葬某

銘曰君之初生夢麟銜衣君之委化如驥脫羈生於華胄能耽文詞手握牢盆能樂邱壑接其外狀顯耶令儀叩其淵衷風月襟期可惜小試未竟厥施盤江渺瀰黎峨險巇君魂雖歸民口有碑

常德府知府呂君墓志銘

余同年裴文達公奉

天子命治幽兖揚豫四州水利最久最有功而其所倚恃如左右手者爲沭陽呂君君以滕縣主簿擢至泇河通判曹州府同知常德府知府再以子貴　誥封中憲大夫山西冀寍道按察司副使其起家故余宰沭陽時守藏吏也貌嚴冷瞻視不凡每執卷侍有所詢則鉏剔利病以對圭撮無訛先君子尤愛偉之以重客待君亦感所知棄吏缺從余蒞江寍料簡一切後三十年余山居久矣君忽驅五馬來慊慊以故吏自居走　先君墓下升堂拜母贈朱提數笏留一日裁去嗚呼君之吏術余深知之君之風義余身受之然則銘幽之文非余奚屬謹按其狀而銘之曰君諱又祥字瑞龍一字鳳圖先世居廣德州大父六吉公徙沭陽生四歲而孤年十七卽在官練習簿書沭近黄河多水患故君於振災治水事尤精性沉摯勇於爲義循例得縣丞需次京師過鄒縣飢傾所有濟其氓竟垂橐歸家居三年再過鄭州水衝官道行者滅頂君又以爲己戚宿旅店募夫購芻茭竹楗躬自堵塞俶入行君始行已而効力東河會江南張家馬路災　天子命山東助麥稭五百萬撫軍楊公慮陸運爲艱君請蠻兖曹兩郡稭貯單縣之黄岡河借徐州回空糧船載之由黄河順流下直抵張工楊公壯之卽委君辦以功借補滕縣主簿會少司農裴文達公議開伊家河洩微山湖積水君贊畫方略代繪圖入奏工成濟寍滕沛等五縣涸田皆出裴公愛其才常以自隨越二年奏調君赴直隸疏浚河淤　天子許之其時君已通判泇河矣故事曹州臨河六堡皆百姓歲修君憫之捐俸開陳家莊引河九百餘丈分黄奪溜不需土埽民以永寍常德在楚南號稱難治君能除苛解嬈合郡祝延之當君赴任時余從容置酒問何時再見君屈其指曰一年余疑爲期太速且官身未必能自由君笑曰先生年三十三而致仕何緣得自由耶已而果如期乞病歸余不覺倒冠而迎驚且歎重痛飲爲歡而別嗚呼卽君出處之際或久或速挺然有以自持則他事之健決可知也已君在官時病醫請以紫團蔘補羸君不可曰蔘貴藥也未必能濟我命而可以濟民之命以其直施棉衣千餘

考城滕縣兩主簿某身故眷屬羈留君厚邮之送歸其家還鄉後立義學建樓流所分餘田贍族人猶孳孳不倦人傳君司閘時　天子東巡　御舟抵臨清閘僅里許閘板橫石罅中急薦夫拔之不起君禱於神板忽自躍於水雖　天子神威百靈効順而亦未嘗非君之忠誠有以感格云卒時年七十娶吳氏封恭人妾李氏九女二子長昌際官冀寧道次昌會候選通判以　年　月　日葬某

銘曰陳殷置輔周道爲昭漢之循良半出功曹元叔叉手長揖三公亦云計吏爲世儒宗矯矯呂君儼視正聽進固才優退亦力定餘澤流光施于公子觀察如雲捧日而起袁安老矣會長陰平不圖後死竟爲君銘美無溢詞書無愧色匪元石是勒將九幽是質

翰林院檢討李君墓志銘

甲子江南鄉試余以沭陽令與分校得士七而遂捷南宮入翰林者惟李君一人君諱英字御左一字蓿園晚號蠡塘其先爲南宋忠定公之後由晉陵徙宜興父止齋生三子君其長也以甲子舉人乙丑進士授翰林院檢討分校壬申鄉會試纂修三禮通考等書補左翼宗學教習再分派丁丑庶常教習令族弟鑒任安徽臬使者君所教也戊寅以原官休於家年七十三卒君內行純篤淵然而靜人見之渾渾自遠衡文心清目明無所嫌避有老友儲學坡主於其家榜發即君所薦人以爲難掌教海州六安州能張施講說使聖學大明士心歸依遮留再三或刊碑以紀其德與余別久忽一日擔簦而至寓山中七旬每燈下談縷縷不忍眠臨行手餅金爲別曰知先生無所需然英老矣無幾相見三十年受恩藉此微申束修之意亦慮自此不繼也泣數行去果不數年而訃至當是時余無子學坡無子君亦無子人疑三人者授受同家運亦相同乃今余垂暮生男而君與學坡則終于無有且相繼死矣悲夫君書法清勁得晉人遺意于詩雖非專家而清微淡遠之音自其心流有不可淹滅者纂成四卷將梓而存之娶黃孺人生一女適吳氏以弟子慶來爲已子蒙

覃恩贈三代如君官葬某

銘曰嗚呼自吾之得蠡塘也若古琴之入耳若古玉之升堂雖卽之之日短而思之之味長一旦淪亡天竟予奪爲銘貞石以表其藏

巴里坤中軍遊擊劉君墓志銘

劉君厚夫雖以武致通顯而性耽文翰獨蒐之餘必購晉唐法書名畫與三代彝器斷斷判別若嗜欲之切于身官金陵時與予朝夕游甚狎亦不自項領謾其儕偶以故車馬騈轔戶外之屨常滿常謂予曰小倉山一部婁耳子居之則號名勝守備官百夫長耳我爲之便成熱官遂古以來人貴自立耳不在所居之地與位也予愛偉其言亡何遷任去別一十有六年今春其孤現送訃乞志幽之文余按其狀稱君能事親能睦宗能訓卒能孫人于難所舉犖犖諸大事諒無溢辭然余聞而悲者君以微罪解職蒙　天子恩召見而君自戚其衰頗不樂往思歸老白下慮無故人爲伴時時僂指數當年某某零落殆盡惟隨園翁尙存將與卜隣以終餘年而竟不可卒得嗚呼命矣夫君亳州人諱澮號厚夫舉乾隆丙辰武鄉試選江寧城守營守備遷肅州都司鎭番營遊擊再調巴里坤遊擊署安西參將以失察事罷官歸過蘭州卒年六十五妻李氏五男二女長子現廩生次銃琇候補知縣次琚次珙次珴三代俱贈如君官君在遊擊任內請貤本身封封其叔父聖鑑大府代奏　詔許之葬某

銘曰射一鵠能巧任百事能了鉅小畜于文德不矜情于壯佼若而人者雖斬板之封亦干城之表

幔亭周君墓志銘

余好書金石文字而讀至篆籀輒口箝不下幸金陵有二賢焉一曰樊君聖謨一曰周君幔亭二人者皆嫥雅君子而周君居近余以故朝夕見尤親得殘碣斷碑必就正焉今年十月老病卒卒時屬其子乞余銘墓余方悲好古之人稀前年樊君亡今年周君又亡嗣後余於古有疑將何人之詢而釋然哉然以余

之竅啟寡聞二十年來略辨妃豨未嘗非二君之功文其幽所[illegible]報也謹按君諱槼字于平一字幔亭孤矯翼立日晌轉有芒不諧際人事而瞿瞿然溺苦於古受知禮[illegible]暢敏恪公聘爲清河書院師再受知曲阜衍聖公館於府教其二子君之學鉥劌苛碎窮鑿幽隱專爲人之所難造渾天毬拳許繪長江黃運圖僅尺幅而星經地緯羅縷畢具窮六書源流一波一磔不苟下嘗登泰岱遊黃山鐫名最高巔手摩搨以歸古奧蒼秀宛然開母石闕太室碑也草廬數椽在金陵清涼山下古梅環之客至則捭豚黍盛以梡嶡父子琅琅然度所作曲侑賓或用傳響法擊鉢數下室內酒茗羹胾應聲而出若竈下婢俱解華嚴字母者然予戲謂鄭康成家牛觸牆皆成八字今觀於周君也信祖籍福建莆田父懷臣始遷江甯九世祖翠渠公刺廣德州有惠政乾隆二十四年州人慕其遺風爲營祠置產適君遊廣德遂主其祭捧木主以升亦異數也所著（原缺二字）若干卷三子俱業儒卒年六十六葬某

銘曰路非古不行事非古不爭君今古矣君其甯地下古人無數迎

童二樹先生墓志銘

山陰有隱君子曰童二樹先生余耳其名不相識也今春二月先生修志揚州渡江見訪適余遊天台未由傾矜亡何詩人周蓉衣來言先生好余秋間將再至余以郎往揚州故寄聲闌之且約之及登程屢爲他事滯留十月十三日裁至揚而先生已病七十日矣其孤沁抱詩集一行狀一泣而言曰先人知公將來喜甚病中聞叅戶聲輒疑公至委化前一日屬曰吾神氣綿惙度無分見袁公如公至可將詩與生平事狀付之則吾目瞑矣嗚呼古張范之交臨終拳拳彼故結納於生前宜也若先生一面缺然而遺言丁甯鄭重若此是知己也死友也加古人一等也序其詩銘其墓非夫人之爲而誰爲謹按先生名鈺字二樹號璞巖又號借庵宋慈溪童公亮之後生而炯介篤誠潛心古初棄舉業專攻詩家鄰女史徐昭華七歲時徐抱置膝上爲梳髻課詩及長與劉鳴玉陳芝之圖號越中三子常往樓晃村月中行吟得一詩綰襪

帶爲一結以記之比曉入城數其帶得二十四結矣其風趣如此受知於河南撫軍阿公思哈何公煟聘修志乘凡一省三十六縣州分疏總校條清例嚴成無一唇一舌敢掉罄者所得束修除郵戚里外輒購秦權漢布法書名畫橫庋祕閣相對逌然書蘭竹水石皆工而尤長於梅使氣入墨奇風怒雲奔赴毫端海內爭購有高氏九棺未葬先生揮十紙助之須臾盡鬻窀穸以辦臨終畫一枝留贈花未點而手已僵古幹零落如賦殘形操嗚呼可哀也已初先生少疾夢有道貌者相招卻之乃去及病甘泉志館夢其人又來爲著五銖衣牽白鶴使騎各有贈詩醒猶記錄嗚呼死有所歸今乃於先生見之卒年六十有二娶陳氏生三子七女以　年　月　日葬某

銘曰志儳儳行踽踽我欲見之天不許素車入哭淚如雨雖然生不與君逢死乃爲君主君不見三尺碣一坏土永表幽人萬萬古

皐寧貢士戴君墓志銘

乾隆甲戌吾鄉張季庭來言皐寧戴君之賢余心欽遲之而未見也旋以權子母事貸金七百去未一年折閱殆盡余疑是詭者言耳亡何余負　國課君聞之奮曰我義不負長者遂售產以償今庚子歲矣君已亡其子幹來乞余志墓且告曰先生知吾父所以窮乎吾父粵曳任氣希通慕大謂天下事可氣啖取也棄先世田宅畀諸昆而以遺逋自肩家有灘蘆皐寧産鹽乃倣管子煮海法鳩氓設竈構廬蓄粟賫以萬計滷未乾而黃河決蕩爲波濤繼之疫與又施醫藥葬埋力殫計窮數千人始焚券散驚且憂遂得狂易之疾乍痊乍復遂不起嗟呼乾壯用首爲善近名皆道家所忌君獨兼之何其知存而不知亡耶然陽侯之災百年一逢而君適丁其躬毋亦有數存焉而非人力所能禳耶卒之危難中猶能信於友恩於長善敗者不亂亦稱古豪矣君諱廷璜字玉斝一字融軒其先從譙縣遷皐寧生卽赴義若熱龐䁤拯人一目眇而矯視弱冠入學旋貢於成均凡邑中修學校設義學鐲免灘糧五千頃皆所倡也妻徐氏子二人

皆讀書以善世其家卒年六十三葬某

銘曰蚊蝱墜空方翺翔而盡其容虎豹力大一蹶以囚戴君行事將毋同雖然水滔滔兮豈其招兮君子於斯嘆其遭兮

郡文學項君莘甫墓志銘

余金陵接士垂四十年凡工詩工文工書工伎術者某某可數而以畫傳者惟項君一人君諱穆之字莘甫上元人生祖適菴公丹青馳譽君繼其業能精心致思勤摹而廣徵儀神奪貌出聖入智於古名家六法三昧靡所不窺　天子南巡諸大府延入畫局一切名勝圖繪皆君握管雖支稟假者尙數十輩率皆張目拱手旣君所爲或捧生紙立階下受教勅惟謹有次子曰思聰能助父潤色煙墨君倚之甚力今秋將娶染瘵疾亡君自此孤憤無俚生意頓盡又在局不能諧際人事受人齮齕性素謇鈍言吶吶不能出口而氣紆鬱時傷於心晨起吮毫嘔血數升須臾遽卒卒前二日猶詣余有所諈諉余呼車至局爲告當事未及報而君之訃至嗚呼君所遭際無甚厄屯達者觀之殊堪一咲而君竟以憂死過矣雖然人不死則其筆墨不貴世之人往往榮古而虐今常也今竟喪君身以貴君畫或者造物意耶然當君在生時踵門者業已嘖嘖難求惟於余執弟子禮甚恭故隨索隨獲因之亦不甚護惜而今則斷紙零縑如明月夜光不可再得矣悲夫君事親孝待弟睦交朋友信死之日知與不知皆爲流涕尊人宗香公壽九十餘君年僅五十六父子受命不同如此娶汪氏子四人有方竹軒詩集若干卷以乾隆四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葬於聚寶門外之宋村

銘曰古人有言死生大矣君殉亡兒毋乃太矣想恃其伎有不朽者在耶不然則是帝玉樓成召君畫耶

翰林院編修程君魚門墓志銘

乾隆甲辰秋魚門之喪歸自秦中乙巳十二月二日葬於金陵之馮家山其老友袁枚哭且奠爲銘其墓

曰君程姓名晉芳字魚門一字蕺園先爲程伯休父之後亂居新安治鹽於淮父遷益生子三人長原衡季逊先君其仲也乾隆初兩淮殷富程氏尤豪侈多蓄聲色狗馬君獨愔愔好儒罄其貲購書五萬卷招致方聞綴學之士與共討論海內之略識字能握筆者俱走下風如龍魚之趨大壑君不能無用世心屢試南闈不第試京兆不第亡何鹽務日折困而君舟車僕邀覓覺溫卷之費頗不貲家漸中落年已四十餘癸未　天子南巡君獻賦　召試行在賦江漢朝宗詩四章　天子嘉之擢第一賜中書舍人再舉進士改吏部文選司未幾　天子開四庫館諸大臣舉君爲纂修議敘授翰林院編修分校禮闈得士若干君耽於學見長几闊案輒心開鋪卷其上百事不理又好周戚友求者應不求者或強施之付會計於家奴任盜侵了不勘詰以故雖有俸有佽助如沃雪填海負券山積勢不能支乞假赴陝將謀之中丞畢公爲歸老計時酷暑索逋者呼噪隨之君已衰老乘弇棧車行烈日中頓撼失食飲節又聞西陲兵起氣甚惡不能無悸遂病至中丞署中一月死年六十七嗚呼君交滿海內而與余尤暱未乞假先致書託覓屋余喜甚謂老可不孤擬某士將向君薦某處將與君遊某文字將待君決可否部署暗定遲君之來不料在嶺南孫中丞補山告君死時方召食驚泣至失匕箸歸舟惘惘行五六千里不能釋君於懷念君重仁襲義德施於人食報未副其壽然又念君所難者科名而卒晚遇矣所乏者子嗣而兒生已五周矣所樂者書史而四海九州之祕本　大內之所藏已日飽矣且使終於京師慮所以歸其櫬恩其遺孤者恐不能如畢公之周摯而恢宏然則天之所以報施善人似無知又似有知君秀眉方頤髯飄飄然左右拂吟論意得闊步搖鑽袍褶風生與人言暖暖姝姝若恐傷之雖臧獲無所凌誶遇文學人僕然意下敬若嚴師雖出己下者亦必推轂延譽使滿其意以故京師語曰自竹君先生死士無談處自魚門先生死士無走處竹君者君之座主朱學士筠也君學無所不窺經史子集天星地志蟲魚考據俱宣究而尤長於詩古文醞潔有歐曾遺意所著周易知旨編書今文釋義左傳翼疏禮記集釋名若干卷勉行齋文十卷蕺

團詩三十卷初娶蕭氏再娶汪氏俱先君亡先嗣子瀚後生子譔女一人贈君葬地者松太巡道章公攀桂贈葬費者陝西巡撫畢公沅也例得附書

銘曰天與之氣春也玉與之情溫也不踐生草麟之仁也儀於虞廷鳳之文也秦聲休休一个臣也胡爲乎偃其身客死於秦也不節之嗟嗚呼哉君也雖然更千百年士林下馬而棘刺不生者君之墳也

錢太恭人墓志銘

乾隆乙未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

上書房行走錢辛楣先生督學廣東奔封公喪歸里服闋後因太恭人年高不復起侍養七年今秋 太恭人薨於嘉定里第先生卜葬有日屬枚銘墓枚伏念先生以續學清望懋伏海內於二千年金石文字尤所詳審枚不文何能爲役然此是何如重任數百里外不他諈諉獨通書命枚或者覽所述作其亦有以取之耶知己之感子姓之誼均不敢辭謹按其狀而銘曰

錢太恭人黃渡沈姓生而媞媞其儀端靜習禮明詩少成若性長勤婦功勖師以敬歸我封公小山中憲式好無尤雞鳴戒旦旁和築里上順尊章小心精潔令聞聿彰饁饔雍饔虔奉烝嘗執鍼織袵罔間纁黃頻擱涕茜衣柔鬱香兩老康娛戚鄰交慶君姑有疾恭人如子夜不弛帶抑搔診眂既殁而毀瘠無已屏㞒佛經恪遵士禮慮舅神傷晨夕曲體稱說家常俾舅色喜舅也懽止婦也勞止以愛及愛恩及小姑姑嬪沈氏與壻同殂孤甥捧檄遠官黎平甥有稚女伶俜難行恭人留之撫若孫曾有娣有姒如兄如弟始也居同後也室異膢臘歲時壺飧相繼何以贈之緦三繐二族子彌甥偶來起居輒與情款孔睟孔愉弄藥爭花紛其座隅餘須侮甬仁心矜哀曰彼不才方爲輿儓何所不容而督笞哉以斯懿美儲休啟佑大順褫禧鱗羅輻輳篤生二子大昕大昭蔞室以居折甕以教家素食貧燃糠代膏紡聲書聲互答爭高育成名儒羽儀

聖朝

聖主南巡大昕獻賦口銜日光躬沾湛露再捷南宮再登瀛路嶺海衡文青宮作傅嚴徐抗肩夔龍接步學士詹事官階崇隆宜人恭人重疊晉封花鈿金鏤其光熊熊大昭淵雅天生伯仲指日速飛雙丁兩宋一堉五孫咸光家銜人之視之門楣華重誰知恭人大行不加身膺翟茀手治枲麻七緵之衣二簋之享熏熏熙熙就兩家養可逸勿逸雖休勿休曰導穀氣以消滯留郗母神明方希大耋何圖春秋止八十一辛丑重九厥後五日離瑜復位靈萱掩色卜葬練川與封公合鬱鬱佳城南岸矩角詹事與攸垂老廖添賞奇析疑益我知識詹事益我實太恭人德我感德不讓敬撰銘文千秋女史視此貞珉

袁母韓孺人墓志銘

吾宗有節母曰韓氏孺人年十九來歸奉直大夫候選寧州柳村公爲繼室事正室汪宜人甚謹內無違言生子一女一柳村與宜人相繼亡孺人嶷嶷守志教其子廷檮事嫡兄廷穊甚謹外無違行既長爲娶著姓毛氏女爲妻乾隆四十六年三月孺人四十生辰廷穊廷檮謀所以壽孺人者孺人泣曰古稱[illegible]孀爲未亡人言當從夫而亡也我昔以撫孤故未亡則家人雖視我尚存而我之自視久已亡矣今日壽是逆吾志而增吾悲也奚可哉越兩月孺人果亡蘇州巡撫閔公請旌於朝廷檮以某年某月日將祔葬孺人於某地先期走幣來請余銘余宗人也又舊史氏也誼與職均不當辭銘曰

三星五噣噂彼東方協躍月儀降於吳閶婉嬺莊姝令聞孔彰吾宗聘之嫕然成行克相良人鈎考家務場出廣入圭撮靡謏嘯不倚楹織常當戶金非微行從無亂步敬事民母嫖忽毋虞煩擱衾裯澣濯盤盂丹心寸意二一女同居人之視之如婦從姑一日溘然所天不祿露紛爲鬈斂聲而禱曾曾稚子緜衣餉飼乃勤撫字鳥影高樓手所拮据齊縷秦箒衣不采繢饍不珍羞風晨花朝背人涕流一十五年志如一日教兒受經爲兒授室兒有至性孝行肫肫設帨之辰將召樂人將會宗親母曰嗚呼是豈余懷單鳧寡鵠

不集齊蠶褖衣雀鈫不稱尊彛捐汝俗禮完我心齋吉我未殉爲汝童蒙今汝成立我事已終將往九京告於而翁果然是秋示疾不起玉女峯傾婺星沉矣頗似叔孫祈死得死今之良媛古之君子卜於剛日將祔佳城松兮比貞水兮比清爲衛共姜爲魯陶嬰千秋萬齡旣固且寧

福建布政使錢公墓志銘

乾隆辛未 天子南巡先一年即頒 聖諭不累民間一草一木而兩江總督黃廷桂初辦供張性又嚴急不能仰體 聖意民有謗言吾鄉御史錢公摭實參奏 天子立召見問汝語從何來公云風聞奏事臣之職也所奏不實臣之罪也臣無所辨若問所從來臣不敢妄引他人致塞言路 上韙其言黃聞之頗加斂束民情大安當是時黃威嚴有 恩眷公卿百僚無敢攖其鋒者聞公奏爭來窺觀疑必有謗謗不羣之狀及見公則謙謹和顏弱不勝衣皆大驚稱爲仁者之勇枚年十二即與公同入郡庠交好五十四年故知公爲尤深公諱琦字相人號璵沙晚年自號耕石老人以乙卯舉人丁巳進士入詞林轉河南道御史工科給事中出爲常鎭道調江安糧道陞江蘇按察使再陞四川布政使引 見 上問公家世公奏臣母八十七矣 上爲惻然曰汝且去公謝 恩出未一年調江西再調福建福建雖鄰浙省而多灘河難奉板輿公屢思終養以受恩深不敢奏旋奉 旨錢琦以京堂補用公方束裝又奉 旨錢琦有老母在家可即終養不必來京及服闋入都公年已七十有五正思乞休奏稿繕矣奉 旨錢琦年力就衰著以原品休致嗚呼公以一介孤寒旁無援引而膺內外重任是非公之所望也養親乞歸是則公之所望而不敢遽陳者也 皇上于公所不望者用之以盡其才於公所不敢自陳者恩之以副其意而公遂能事君事親進退寬然以其餘年會耆英而聯洛社康娛文宴大耋考終今之士大夫如公者有幾人哉然非公四十年之積誠砥行上下交孚亦不能格 天如是之深也公初生時鄰婦劉氏夢大官張軒蓋抱一兒傻呼入室嗜曰誤矣尙在左壁俄聞人馬聲嘈嘈都往公家及旦婦來奔告則公已生年十

五受知於仁和令胡公作柄胡每月集諸生會文公所居澉塘離縣署廿里許四鼓即起徙武林城外走西湖長堤候清波門開天雨則脫屨踏亂石中兩踵血流胡公憐之留署中讀書未幾胡公罷官公益困謀生市廛手一卷偷吟有族叔某哀其志挈以歸命卒業焉公自幼攻苦食淡於人世紛華名利視若浮雲每遷一官得一職自覺過分誓以身報　主恩絕無顧忌常慮不能瓦全賴　皇上屢稱公謹慎而公亦清而和坦中率直人一望知爲賢者所遇大府如尹文端公陳文恭公阿公爾泰皆同道爲朋深加敬禮即有一二上游如楊景素輩風趣格格不合然知公素行高書生無他腸卒亦不能中傷也臺灣舊例生番殺人地方官處分比熟番加重公奉　命巡臺灣有彰化生番殺內地兵民公據實奏聞總督狥庇武員奏與公異　上嚴　旨責公覆奏或勸公改前奏以順督臣之意公不可曰生番殺人熟番抵命是以人命爲兒戲也執前奏益堅會斷獄者以生番搶去人頭不能定案乃各處剖棺借新死人頭以充所殺二十九人之數滿城哀號有謀叩閽者總督聞之慚悔病死新督崔公據實上聞番案始定而　天子亦召公還都旋奉　命稽查裕豐倉初蒞任即有番役李五等橫索倉規公參奏奉　旨將李五枷示并將例設四十名番役盡行裁革辛丑　南巡有站道旗兵肆橫瓜州公觀察常鎮敢知總督轉奏　上即命公監斬公常自言我雖信理而行然非遭逢　聖明恐一事不能辦而禍且立至矣又常言平生自勉者惟虛心實力四字以故聞過必改有功不矜集益廣思芻蕘必采按察蘇州時詢余利弊余陳說十餘條公次第張施吳中父老抄所張告示爭相傳播訪貪酷吏二人劾其一而公已遷餘一介某得漏網焉福建災公方議捐振忽訛傳海寇薄城時已二鼓將軍約總督用兵公不可曰現今城外災民數萬大兵一過必生事端倘有寇來藩司可以折箠笞之總督意解明日再探果無影響戊辰　上考翰林公　欽取二等第八名以故疊掌文衡乙丑分校禮闈丙子分校順天鄉試乙卯主試江南皆以得士稱所取錢文敏公錢士雲蔣元益三侍郎其最著者也性尤直摯人有睚眦不可者面覆之已[illegible]責則終夕拳拳

必踐之而后卽安所得清俸葬戚里二十餘棺雅不喜陰陽佛老家言幼時路遇遠方尼僧稱皇姑設法誘衆公戲作檄討之流傳至太守魏公處魏孝公奇意而責逐妖尼魏諱定國後爲名臣巡撫皖江者也公見解議論往往與余相合余每還杭州先趨公所去春公已殗殜在牀喜余到猶力疾絮語及余起程走別公公五鼓已亡體尚溫未殮余得承衾一慟方知公愛余雖死尚留一面以相待嗚呼其可哀也已祖世英父永賢俱誥贈如公官初娶魏氏再娶陳氏子　人孫　人有徵碧堂詩集行世以某年　月日葬某

銘曰古稱君子世鮮眞兮䠒䠒先生斯其人兮懷文抱質淑厥身兮不詭不隨欣可親兮立朝謇諤能建言兮施於四方民懷恩兮飄然歸來賦樂只兮天若私公全終始兮左湖右山供杖履兮子孫繩繩如雲起兮銘墓者誰是先生之所喜兮

小倉山房續文集卷二十六終

隨園三十八種

文集卷二十七至三十五

四

錢唐袁枚子才

內閣學士原任直隸總督臨川李公傳

公姓李諱紱字巨來一號穆堂江西臨川人少孤貧好學常負襆被徒步行千里至徽州吳門訪求賢豪江西巡撫郎公廷極見而奇之厚爲貲贈舉康熙戊子鄉試第一己丑進士入翰林安溪李文貞公新城王阮亭尚書俱有國士之目　聖祖知其才從編修超五級爲庶子累遷內閣學士權吏部侍郎兼副都御史出爲雲南浙江兩省主考再充辛丑會試總裁被議罷官出視永定河　世宗登極復原官侍講經筵眷寵特隆時九門提督隆科多撫遠大將軍年羹堯俱貴顯用事九卿六曹唯諾恐後而公獨與之抗無所撓屈出爲廣西巡撫未二年　召爲直隸總督路過河南河南總督田文鏡勢方張嘗整飭吏治之名一疏輒劾十餘員半皆科目公乍見揖未畢即厲聲曰明公身任封疆有心蹂踐讀書人何也田不能堪即密以公語奏而公於入覲時亦首劾田之負國殃民淚三下猶侃侃未退退又連章糾之　世宗頗直公言將斥田而田亦再劾公乖張數事遂兩有所持猶豫未決會蔡尚書珽得罪素與公善忌公者因以朋黨中之　世宗震怒下公于獄命直隸廣西後任督撫摭公罪狀二臣希　上意互有奏聞於是下刑部訊鞫得應絞者十有七應斬者六共死罪二十有四籍其家四壁蕭然夫人所戴釵珥悉銅器也　世宗知公深本無意誅公特惡其崛强故摧折之冀稍改悔兩次決囚　命縛公與蔡珽同至菜市兩手反接刀置頸問此時知田文鏡好否公奏臣愚雖死不知田文鏡好處乃　宣旨赦還仍囚獄中亡何　世宗傳齊諸王大臣羅列桁楊鉗鋸諸械　召公跪階下親詰責之　天顏甚厲聲震殿角左右股弁而公奏對如常但言臣罪當誅宜速正法爲人臣不忠者戒　世宗爲之霽威　命赦出獄纂修八旗志書在館八年　今上登極　召見諭曰　先帝本欲用汝也即授戸部三庫侍郎尋改左侍郎公揚休山立

鬚眉偉然終日無跛倚之容於古今事宜朝章典故曰滔滔如傾河千夫奪氣又絕少溫顏曼詞與人諧際以故滿朝文武望而畏之然愛才如命以識一賢拔一士為生平大欲之所存形迹嫌疑漠然不計庚子辛丑兩科倣唐人通榜故事一時名宿網羅殆盡而蹭蹬不第者至袖瓦石相隨塡公門幾滿以此奪職公終不以為非乾隆元年　詔舉博學鴻詞公已薦六人矣格於例限乃取夾袋中某某名姓於朝房中廣託九卿有吳江詩人王藻者尙無薦主乃交門下士孫副憲國璽薦之孫有難色公大怒責其蔽賢孫不得已長跪謝罪允薦乃已次日其事　上聞以浮躁失大臣體鐫二級補詹事府詹事丁母憂歸服闋補光祿卿遷內閣學士典試江南闈中得離眴之疾神氣惝怳與人言絮絮萬語猶不知所謂榜發後中外寂然謂獨是科為最公然所中儁者名流甚稀公之神明亦從此衰矣還朝乞病　天子命在京調治卒不痊許原官歸里　賜詩以寵其行居家十年竟壽七十八公憂國如家勇於任事不以攙越為嫌典試雲南歸即以其地之鹽銅利弊作書告知參議李公巡撫廣西歸即以泗城改流調土兵法作書告知總督鄂公過黃河即以新舊支河宜添兩壩作書告知總督齊公巡漕歸即以運丁疾苦閘河事宜作書告知總督張公起用未一月即上疏請停揀選分發之例以息奔競寬公罪處分之條以惜人才專百官職司之任以成政化洋洋數千言　上嘉納之公博聞強記藏書五萬卷手加丹黃其宏綱巨旨都能省記刑部郎中楊某欲試公故意於押赴市曹時探問經史疑義公對赭衣白刃應答如流楊退而告人曰李公眞鐵胎人也少好陸王之學不喜朱子有中州貴人某嘗謂公曰陸氏之學非不高明然返之吾心殊多未安奈何公曰公總督倉場時激　寵遷羨餘不知返之於心可曾安否其芒角皆此類也初公撫粵時安插一罪苗在安隆州公去苗遁後任撫臣劾公措置不善　世宗命公單身捕賊不許攜粵中兵役人皆為公危公行至半途罪苗束手自歸曰吾不可以負李公其得夷心如此所著穆堂類稿一百五十卷春秋一是二十卷陸子學譜二十卷子四孝源孝泳孝游孝洋並登鄉薦孫棠以進士官翰林

論曰天之生才若可知若不可知以公之志高氣盛如金鐘大鏞雖目眯者亦不陳之庖湢而必登於明堂此可知者也乃似遇非遇居高位不能終三年淹此不可知者也使公斂其芒以柔道行之當必竟其所用而卒使孤行己意屢起屢顚何耶說者謂頗似公家北海一流然北海以罪死而公榮名考終則其廉儉過之且遭逢 盛世之幸也余弱冠入都袖文請業公極愛李德裕論一篇大書卷首云盡洗唐鑑中腐語得此痛快淋漓之作眞不覺前賢畏後生矣嗚呼使公得志其功業亦豈在文饒下哉

文淵閣大學士太倉王公傳

公諱掞字藻儒一字顓菴江南太倉州人曾祖錫爵爲前明宰輔父時敏爲 本朝太常寺卿公生而秀整望之儼然左目有赤痣長洲宋文恪公奇之妻以女以康熙庚戌進士入翰林出主山西乙卯鄉試督學兩浙加經筵講官歷遷內閣學士吏部 侍郎當是時廣東南海縣缺歲入巨萬有內務府總管某之弟賄吏胥銓注得焉公斬不與曰法當自貴近始故香山令張令憲父子死難其長孫進例得邮蔭滿洲侍郎某嫌年太久有所遲疑公曰張令憲以父子兩性命博一蔭忍以苛文格之耶知府某原籍遼東祖塋在河南巡撫咨部命其奉祠亡何有請勅令歸籍者公曰某奉部文守祠已數十年一旦驅之出塞此與無罪而遣戍何異奏上 聖祖是之調戶部侍郎再調刑部侍郎先是刑部定讞無漢字供狀公爭曰 本朝官制兼設滿漢原欲其彼此參詳以免偏任今獄詞不錄漢語則其事之是非曲直漢司官何由知之勢必隨聲畫諾非所以昭公正也請嗣後錄供滿漢稿並具奏上 聖祖又是之遂爲定例 聖祖欲懲竊賊詔刑部凡三犯者與强盜同科公奏 皇上嚴竊匪原爲安民起見然穿窬之徒往往有屢偷不直一錢者遽以三犯故擬斬未免太重不如仍用舊律尋遷工部尚書再轉兵禮兩部尚書會澤州陳文貞公薨遂授公爲文淵閣大學士充癸巳會試總裁當是時 聖祖春秋高儲位未定公年亦七十餘自念受恩深當言天下第一事遂于丁酉五月密奏請建太子懇懇數千言疏留中是年冬御史某亦奏請

建儲　聖祖不悅遂幷發公疏命內閣議處分邑公者因而齮齕之公止宮門外不敢入　聖祖左右顧
問王掞何在首輔馬齊奏掞待罪宮門　聖祖曰王掞言甚是但不宜與御史同奏汝等票擬處分太重
可速召掞來公聞命趨入免冠謝　聖祖步乾清宮手招公跪　御榻前耳語良久祕人不能知後五年
辛丑正月公復疏前事語加激切三月十三日又有御史十三人柴謙等亦上疏如公言　聖祖震怒召
集諸王大臣降　旨責公植黨希恩染明季惡習幷令覆奏時舉朝失色無敢與筆硯者公就宮門階石
上裂生紙以唾濡墨奏臣伏見宋仁宗爲一代賢君而晚年立儲猶豫其時名臣如范鎭包拯等皆交章
切諫頭鬚爲白臣愚信書太篤妄思效法古人實未嘗妄嗾臺臣共爲此奏奏上待罪五日　詔王掞應
謫戍軍臺姑念年老免行著其子奕清隨諸御史代往爲父贖罪當待罪時滿漢文武朞門宿衞以至京
師之秀士耆民爭來窺觀稱老相國有愛君之心可敬然無不咋舌爲公危者慮　上怒之不測也至是
乃齊向公拜賀歌呼先是江蘇多浮糧公密奏明太祖怒張士誠竊據三吳故困以重額本非平政　世
祖章皇帝深知其非未及施行請　皇上於七十萬壽之期降此　特恩勿交部議以免屯膏疏入留中
至是忤　旨方與請建儲劄子一幷擲發公門下士陳環朱軾額手歎曰吾今而知吾師眞古大臣也不
然倘有他疏不可以見人者今日幷發雖我輩殆難爲顏乎是年冬迎駕石晳　聖祖望見遣內侍問公
起居明年元旦諸大臣上壽無公名　聖祖發還劄子命列公名以進　賜宴太和殿畢再　召見西
煖閣　賜坐命起原官視事如初公論事務持大體康熙戊戌春升祔　孝惠皇太后議者欲祔于　上
生母　孝康皇太后之下公不可曰　孝康皇太后雖毋以子貴然　孝惠皇太后　章皇帝嫡配也
皇上聖孝格天當　太皇太后祔廟時不以　孝莊躋　端敬之上今肯以　孝康躋　孝惠之上乎禮
部不從　聖祖果以爲非改命　孝惠祔章皇帝之左而奉　孝康居右己亥元旦日食奉　旨停朝賀
廷臣以爲日食乃一定之數不足爲災公言　皇上借此儆惕卽孔子迅雷風烈必變之意大臣仰成君

德正在此處御史張建策請浙江開礦公劾其言利滋姦　聖祖六十萬壽開科部臣惜費公言士庶之家主人壽日子孫童僕尚不吝費財增榮飾觀況以　聖人富有四海而逢非常大慶乎御史鄭惟孜以科場浮議多出太學奏監生就試本省毋留京師公曰太學之設自三代迄元明未之或改豈可以一二不肖廢千百年興賢育才之典于是朝賀晃開採停恩科開而鄭議亦寢雍正元年正月上疏乞休　世宗許之月餘復降　旨云朕不忍此等老臣之去著仍留京師備朕顧問亡何公薨子奕清官詹事府詹事次奕鴻河南僉事道

東閣大學士陳文恭公傳

公姓陳諱宏謀字汝咨號榕門廣西臨桂人家本寒素幼好讀書持一卷蔽門坐惟聞京師邸報必向親友處借觀之識者皆知其有大志也　雍正元年舉鄉試第一旋中進士選庶常改吏部文選司郎中遷監察御史當是時　世宗懲生監代考之弊令自首免罪公奏不如寬既往禁將來免胥役訪查滋擾　世宗大奇之即召見謂大學士曰陳宏謀能識政體必能知文章山西主考雖籤掣有人改令伊去試竣歸　命以御史銜知揚州且曰有大事再奏來未幾遷江甯驛鹽道故事淮商有樂輸一款司鹽政者博商人急公之名以空數報收部文徵取方催繳納公奏停之遷雲南布政使雲南改土歸流運糧苦遠公建短運遞運之法按程交卸核數給直增銅廠工本更鑿新礦開采者除抽稅外聽民貨鬻自此糧運踊躍銅課日增　皇上登極雲督張文和公薦公視國事如家事　上亦久賢公命巡撫陝西者四巡撫湖南江蘇者二巡撫甘肅江西河南福建者一總督兩廣兩湖者一三十年中開府九省所到處必將各府州境內村莊河道繪圖懸壁環覆審視又將興革事宜分條鉤考纖屑必周久遠必計刻苦經畫寢食以之久之編次成書瞭如指掌有戚友官某地者輒來借觀公亦竊喜自負曰此吾歷任宦囊也江西南門外羅絲港爲贛江分流沖突城垣公築石隄捍之港下爲黃牛洲上爲生米渡民多病涉公造浮橋利濟

其行陝無水路惟商州龍駒寨通漢江灘險僅行小舟公修濬鑿除遂成康莊在江南疏排六塘河之丁家溝展寬邵伯之金灣壩開徐六涇白茅口以洩太湖築徐州蘇家山隄以禦河漲即以開溝之土築圩護田中通渠洞為旱潦備其過窪者改令種蘆錮免其糧金川用兵公奏添設腰站又奏添棧道驛馬伊犁用兵公奏驅瓜州回民遊牧吐魯番舊地免生事端又奏官茶雍滯不宜改交折色福建臺灣米賤例禁外糶民出洋者例禁歸里公奏請開寬 上皆嘉納之尤喜民種樹鑿井在河南植堤柳無萬數在陝鑿井二萬八千有奇造水車教民灌溉又考豳風以陝本蠶桑之地乃立蠶局募機匠織練上充歲貢其他義倉鄉學隨地建設州縣入見如老嫗訓兒諄諄絮語不憚舌敝雖秦土燥寒公去後桑樹半萎屬吏希公意至有買南絲充秦紬秦絹以為媚者然信古受欺識者皆嘉公之志也乾隆二十八年遷兵部尚書入都尋調吏部尚書加太子太保經筵講官再授東閣大學士仍兼工部尚書 賜第 賜紫禁城騎馬年七十六以病乞歸 上賦詩送行 賜御用冠服命經過處地方官二十里以內者出境護送行至山東韓莊而薨 上聞哀悼賜祭葬諡文恭公任事不分畛域亦不避嫌疑在湖南時聞江南災奏運楚米二十萬石以助振在西安時聞甘肅軍需少錢請撥局錢二百萬貫以濟餉 上嘉其得古大臣體任雲南布政使時奏廣西巡撫某虛報開墾任兩廣總督時奏商人借帑作鹽本 上嫌公護鄉里交部處分一貶天津道一調回江蘇又嘗忤雲貴總督慶福慶密劾公亦交部處分革職留任未幾慶以誣罔賜死廣西後撫楊錫紱覆奏開墾果虛由是公冤益白而公 眷益深公與相國尹文端公雖同年同官而風趣迥殊尹高明寬和了事多從容公終日刻厲無幾微闒然最相得在 上前彼此薦引公歸時尹已臥疾兩人訣別牀前及公舟過德州病委頓矣接尹訃猶頓足哭曰回船我欲一奠尹公靈前家人勸之再始止未兩月公亦亡壽七十六公強毅自信頗堅然亦虛衷聽納治水天津常乘小舟咨詢於野得放淤之法令水挾沙而行從隄左入隄右出如是數次沙沉土高滄景一帶皆成沃壤公喜曰此非吾策教

我者老河兵眞吾師也嘗向教自悔疾惡太嚴教曰公言未是如果惡耶疾之嚴亦何妨所慮是過也非惡也又恐誤善爲惡則嫉之且不可而況嚴乎公悚然謝焉所薦人才如大名道陳法通政司雷鋐荆南道房嘉正皆人望也所著有在官法戒錄學仕遺規培[illegible]無子以兄子鍾珂爲後

施秉縣知縣蔡君傳

蔡君諱謹字經山金陵上元人少爲弟子員伉健[illegible]人於塗君怒擒而搏之某訴有司有司笑曰而武人耶辱於儒士尙何訴也以雍正元年舉人補貴州施秉縣知縣施秉者原偏橋衛也去舊施秉九十餘里當黔省衢爲滇南之襟喉苗民雜居向設遊擊官率兵鎭守雍正六年奉　旨清理苗疆當事者誤偏橋爲舊施秉地方謂離台拱大營僅里許足資彈壓奏裁此缺十一年君抵任力請於大府仍復舊制大府韙之然猶豫未決十三年苗叛破黃平凱里巖門諸城進攻施邑邑距黃平七十里無一兵寸甲民聞警逃君止之不可乃手握刀槊練鄉勇家丁百餘人登城捍禦他邑有來奔者縱之入給糧安置揀其壯者從軍夜然棒香萬枝遍插城頭苗疑礟火如星不敢逼苗攻南門陰使其黨自水門入君偵知之密造釘[illegible]埋四路苗黑夜跳足來爲釘所刺仆苗憒用火箭射北門門內草房焚君預備水龍數條[illegible]如雨高數丈火不得熾一女苗有妖術張五色繖書符左右兩端公誦咒舞標槍衝陣君噴烏雞血厭之而預設伏兵待之大破之君前後大小三十七戰自夏徂秋不解甲臥者九十四夜讋苗奪氣各走散一城獲全貴州總督張廣泗上其功　天子擢授大定府通判未赴任又奉檄勘各處兵災兼清理新城苗寨在道勞頓受瘴病舁回施邑卒卒之日其所得俸罄於賞兵家無一錢邑人罷市致奠助其柩歸建廟勒石朝廷蔭其子寰爲監生所騎豆靑馬龍種也每戰跑蹄先登君卒馬不復食後十日亦死

贊曰古文武無分途蔡君故文吏也能建武功眞古豪哉相傳君抵任時施秉人多睨君而笑謂其貌類邑中城隍神厥後臨危制變保障一方至今人呼施秉城爲蔡城然後知士君子寄百里之命血食不絕

亦若有數存焉而非偶然者

雪溪李先生傳

先生姓李諱東紹字見南一字雪溪爲唐西平王晟之後由臨洮遷吉水再遷東粵高祖麗元公卜居信宜父乾學歲貢生生四子先生其仲也年十八補弟子員旋試高等食餼當是時蘇州惠公士奇以名儒督學粵東教諸生崇實學一時摩研編削之才蔚然蔚興然能雄其曹者亦往往罕見惟先生秀出儕輩以貢生拔於鄉惠公喜自負以爲常袞之得歐陽詹不是過也爲張酒所歌鹿鳴而送之入京師遊太學名噪公卿間秋試見厄歸益肆力於經史子集禮樂河渠諸務鉤考參稽以待有用選合浦縣教諭教諭故閒曹先居此職者不自貴重每衙大府與流外借進退先生遵會典儀適雖一揖不妄下完治學舍平其庸緜訓弟子經義月課而旬會之餐錢外圭撥不受同僚來刺探輒謾曰是戔戔束修耶已如數獲訖矣蓋不肯以苛廉律人也性尤篤誠無譋語雖餘須扈養輩不以雋詬遇之居喪柴瘠期功不嫁娶兩試廣州遭友于之戚竟橐筆歸躬視醫藥含殮平居不以言智先人善之所在如水趨壑施淖糜資蒙袂者建略彴濟病涉者構區廬鴝焚如者張楬築表野壙者焚畫指劵钃代耕氓租凡所張施一以禔躬澤物爲務以故鄉里慹服雖傴子蠡夫靡不襳席側行師承父事或素未測交覺千金質劑來託或相寇艾紛爭居間者百數卒不解得先生一言渙然冰釋卒之日遠邇涖弔者千餘人嘻誠能動物先生殆古所稱陳仲弓王彥方一流耶考之禮饗宗祀於學鄉先生祀於社如先生者不祀何待卒年六十二私謚文裕先生夫人　氏子五人　以甲科顯四子宜隨字鑑川寶山縣知縣與余先後同官故余之知先生也詳

贊曰粵東學使自惠公後十餘年有高郵王公安國繼之旋撫是邦入爲大宗伯二公皆君子也操執款款者所許可獨于先生交口之不置然則先生稜槩亦可想見第人有疑者先生踐履平實居句如矩而

嗣子鑑川好心性之學多所除擿以詣幽元似與先生相犄而馳不知惟誠故明彊毅之士必生木訥鑑川資於父者厚故其得於天者高耶

李孝子傳

嘉定之曲江里有孝子曰李維煌字裕光宋贈太師端伯公之後父巖士生孝子十年歿家無旨畜母曾孺人鍼黹以供孝子出就外塾泣曰養親兒職也兒不養母乃藉母養兒兒心何安遂棄書史勤耕作市珍怪之食進之母而已甘食淡焉母病喉勺飲喀喀不下者三晝夜矣孝子呼天求救母夢神人刺以針曰哀而子之孝也覺一汗而愈雍正七年秋海風起城中生波濤孝子居故穿漏夜半屋搖搖然孝子趨負母伏几下俄而前後廬舍崩所避處獨完孝子父亡逾年大父亦亡孝子雖終喪不吉服不與賓筵曰古不葬不釋衰今窀穸未營某方負疚敢施施如平常時耶及其葬也時屆嚴寒體羸手皸土僵大雪中治冢匠數人蘊火覆之瀹以湯乃蘇年五十卒卒時抱母大慟囑其孤某善事大母聲諾諾不絕乃瞑相傳其幼時居父喪寢苫塊中哀號三年每出入鄰人指曰小孝子小孝子蓋其天性然也乾隆三十年大吏聞於　朝建坊曲江里立祠其旁

論曰孝經一書聖人所以爲人子訓者至矣然世人方讀書以求孝而李氏子獨因孝以廢書何耶中庸曰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古之能率其性者無俟於教也不然慈烏反哺羔羊跪乳彼所讀何書哉

松潘鎮總兵宋公傳

公姓宋名元俊字甸芳江南鳳縣人以武進士任四川城守營守備遷阜和營遊擊乾隆三十六年夏金川酋索諾木襲殺革布土司其黨小金川酋僧格桑亦發兵侵明正土司據班斕山阻官兵進路被害者相繼告急總督阿爾泰知公素得夷心命抵賊巢責問原委公至刮耳厓索諾木迎謁詭以革番內變爲辭公知其詐歸告阿公曰兩酋犄角爲姦雖陽恭順而陰怙惡非壹大創不可如興師當先取小金川郎

獻三路進兵之策一從班爛山直探小金門戶一從堯磧截取甲金達山梁救達圍而趨美諾一繞小金川尾閭由約咱進攻遜克宗阿公以其計奏聞 上命副將軍溫福提督董天弼分路進兵總督阿爾泰駐劄後路居中控制當是時蜀敉寍日久文武恬熙一旦軍興相顧嗜嚵兩金川地勢奇險碉卡柴立兵將未言色沮公獨能聚米借籌歷歷指畫於是諸將軍運糧出戰一切惟公是諮公探知小金川所佔明正之達頂山梁與巴底巴旺毗連密令參將薛琮挾巴酋暗擊山梁而自統兵從甲楚渡河攻之賊腹背受敵大驚奔潰收復納頂碉寨百餘即用納頂土百戶爲前導直擣約咱賊愈困蹙
天兵至即走登時提督董公破甲金達副將軍溫公收復班爛山再克卡了 上嘉之擢松潘鎮總兵賞花翎時三十七年正月十日也計進剿小金川未及五月而侵地全收 聖諭褒美公愈感奮將直擣賊巢旋奉將軍命調回籌辦什咱事宜受代而行方攻奪河東時小金川求救於索諾木索諾木許之將襲我後路公得巴酋密報遣使至刮耳崖罵責之索諾木知情得撤回原兵於要隘處增碉固守公請於制府曰大金川逆形已露不可不誅然犯險强攻徒損士卒不如即用革布逃酋其人有報讐雪恥之心尤悉地形可使也遂密遣番民乘夜踰山約諸酋連結各寨爲內應而自率遊擊吳錦江等由節木郭度河據勺藏橋舉砲爲號革番從內突出與官兵合力夾攻斬千餘人進圍丹東角洛收復革境三百餘里事聞 上愈嘉獎賜荷包寵異之先是公別遣守備陳定國濟赴綽斯甲布土司屯兵甲爾壟壩上聽候調遣人莫知其意及革境全平金酋畏綽土司之躡其後不敢傾巢出戰大兵雖在東南而制勝則在西北甲爾壟上雖按兵不動而金革兩處已扼咽喉公算略深沈皆諸將所莫及時 上意大兵乘勝即可擒取索諾木而公言兵少未可輕進爲制府所劾調回大營隨即革職鬱鬱不得志病卒於軍年五十八公長身聳立音響如鐘髯尺許望而知爲偉人料敵審勢毫忽不爽初收復革番所用兵不過千許及進攻金川公建議北路必需三萬人當事者疑公怯不聽所請卒無成功後副將軍明公廣集漢兵土兵三萬

入先通路後進兵其言始驗公待士信用法嚴與參將薛琮交最厚攻小金川時制府重公命以遊擊領兵節制諸將公磨利刀與薛約曰某地某日會我後至君斬我君後至我斬君及公至所期處而薛逾二刻始來公遣飛騎持刀呼取薛參將頭薛望見笑曰薛頭與賊不與公也奮前奪數碉反公猶手縛之請罪於制府以功論贖乃已先是馭番者平時視若草芥及蠢動又畏如虎　國家所賞繒帛易以甆盞酒則頭領謝去歸視大恚笑擲於路公有賞必佳物其人輒喜相告或舁公抵其巢率妻若女環侍左右公賜以茶烟礬珥兒子畜之小不循法立加笞呵戚悚息聽命打箭爐邊關以外官將行李俱畏夾壩出沒惟公與果齊盛太守之箱篋蠻夫爭爲背負或遺於路必擊送行幄諸番小有動靜先來告公以故凡所料判動合機宜死之日番人剺面環哭聲振巖野平居以忠義自許思立功名然性剛能恤下不能事上偶有議論慷慨迅厲旁若何人以致讒忌者衆身後家籍沒兩子戍邊有張芝者以走卒隸公麾下拔至參將四十一年春大將軍阿公桂平定金川凱旋時芝之書公戰狀抱一冊哭陳軍門將軍代爲奏聞邀
恩赦其子歸人莫不嘆張能報德公能知人

先妣章太孺人行狀

嗚呼枚辭官奉母垂三十年太孺人壽將滿百神明未衰海內之人知與不知爭來問訊以爲儲休啟祐所以享此遐齡者必非無因枚亦思有所稱引以宣揚太孺人之徽音而實曾未逮今年春太孺人抱恙枚不孝醫巫不具又不能籲天請命致永訣慈顏擗踊之餘自傷白髮知睽離膝下亦不多時恐一息不來而半詞莫措則人子顯親之志遺恨彌深此張憑誄母之文伊川狀母之作所爲淚墨交揮而不能自已也謹按太孺人章姓杭州耆士師祿先生之次女年二十來歸先君慈和端靜所居之室謦欬無聞當是時寒家貧甚先君幕遊滇粵寄館穀贍其家萬里路遙家書屢斷太孺人上奉大母旁養孀姑下延師教枚半取給於十指間每至縣貸路窮旨畜告匱輒默默然繞樓而步枚與諸姊妹猶啼呼索飯不知太

孺人力之竭心之傷也及枚髫年入學旋即食餼弱冠舉鴻詞科旋入詞林乞
恩歸娶一時戚里婣族爭奔趨懽賀爲太孺人光榮而太孺人愔愔如常與枚作孩提時無以異也壬戌
枚改官縣令四任花封祿養稍厚人爲太孺人慶板輿之樂而太孺人愔愔如常與枚在詞館時無以異
也壬申枚改官秦中念太孺人年衰陳情乞養僑居金陵之隨園園中頗饒亭榭水木清華人爲太孺人
慶烟雲之奉而太孺人愔愔如常與在枚官衙時無以異也蓋太孺人天懷淡定處困履亨不加不損憂
喜之色不形於造次其教枚也自幼至長從無笞督有過必微詞婉諷如恐傷之嘗謂姊曰汝弟類我顏
易忸怩故我不以常兒待之枚因此愈加悚懼常伺察於無形無聲之間有不懌必痛自改悔俟色笑如
常而后即安晚年抱孫頗遲人以爲憂太孺人絕不介意曰吾兒居心行事必當有後如其無之則亦命
也吾何容心焉前年弟阿品生男枚抱以來去冬新娶鍾姬有娠太孺人爲之欣然嗚呼其應嗣者太孺
人已得而見之矣其將生者太孺人猶未得而見之也雖雄雌未卜而兆已萌芽偏使免乳嬰娩不及待
大母含飴一弄是則人倫缺陷枚不能不抱恨於終天太孺人不持齋不佞佛不信陰陽祈禱之事針黹
之餘手唐詩一卷吟哦自娛僮僕微勞必厚犒之鄰里賤嫗必禮下之脫肉作魚味倍甘鮮子婦學之卒
不能及年年花開時諸姬人循環張飲爲太孺人壽太孺人亦必婆娑置具行答宴之禮常戒枚曰兒無
他出明日阿母將作主人也嗚呼痛哉此情此景在當時原早知難得故刻意承懽亦不圖色笑難追一
轉瞬而杳如天上彌留之際筋骨不舒或爲搔摩輒曰汝手勞盍少休又曰夜已深矣汝且往眠其仁心
體物臨危不亂如此卒時召枚訣曰吾將歸去枚不覺失聲而慟太孺人訶曰人心不足兒癡耶天下寧
有不死人耶我年已九十四矣兒何哭爲舉袖爲枚拭淚而逝嗚呼痛哉人世以百齡爲上壽再假六年
太孺人便符此數天何吝此區區者而不肯賜與耶抑去來有定未可强留耶不然則終是枚調護無方
奉養有缺而致太孺人之沉綿不起也比年來枚於古人中百無一慕惟唐詩人邱爲行年八十尚有高

堂私心竊向往之今而後方知古人之難及也枚雖蒼蒼在鬢而太孺人視若嬰兒每入定省必與一餅餌一果撫詔以寒暄詢其食飲枚亦陶陶遂遂自忘其衰今而後枚方自知爲六十三歲之人也侍膝下愈久離膝下愈難晨昏起居誤呼阿孃瞻望不見神魂佷佷雖苟活須臾而生意已盡嗚呼尚何言哉尚何言哉太孺人生於康熙乙丑八月二十三日歿於乾隆戊戌二月九日四亥三寡依枚以終二姊年七十事母尚健孫通四歲女孫三俱未適人不孝男枚謹狀

書馬僧

江寧嚴星標馨常熟徐芝仙蘭皆以耆士在陝督年羹堯幕府雍正元年青海酋羅卜藏丹津不順憲皇帝授年爲撫遠大將軍四川提督岳鍾琪爲奮威將軍率兵討之功成年以徐嚴二叟年衰贈金幣送歸宿蒲州有兩騎客來狀猇猛所肩行李擔鐵也天明行晚復來宿心悸之卒無如何又客館逢二僧皆獧黠少年二叟目之一僧吳語云誰無眷屬何看爲始知其一爲尼急亂以他語出不敢按站行十餘里即宿僧來排闥踞上坐揚其目而視之曰我疑若書生也乃亦盜耶橐內赤金二千從何來二叟駭曰天下財必爲盜而後得耶朋友贈何妨僧曰若然二君必年大將軍客也曰然曰幾殺好人起挾女尼走東廂酌酒飲倚而歌聽之秦聲也抵暮兩騎客亦來解鞍宿西舍庭月大明二叟閉門臥僧獨步簷外嘖嘖曰好馬好馬亡何兩騎客去僧闖然叩門嚴窘挺身出曰事至此尚何言行李頭顱都可將去但有所請於和尚指芝仙曰此吾老友七十無兒殺之耶釋之耶僧笑曰我不殺汝先去之兩騎客乃殺汝者也詰其故曰凡綠林豪測客囊皆視馬蹄塵金銀銅分量望塵了然兩盜雖耳雖相伺而眼眯誤赤金爲錢鏹故不直一下手然非我在此二君殆矣問僧何來曰余亦從年大將軍處來也公等知將軍平青海是誰助之功耶余故吳人少無賴好勇殺仇誣作太湖盜不得已逃塞外隨蒙古健兒盜馬久性遂愛馬亡何見岳公鍾琪所乘彪彪然名馬也夜跳圉廄中將牽其韁未三鼓公起親自飼馬四家僮秉燭至余不

能隱被擒公上下視問行刺者乎盜馬者乎曰盜馬問白日闖入者乎夜踰牆者乎曰踰牆公微謔若有所思秣馬訖命隨入室案上酒殽橫列公飲巨觥而以一盞見賜隨解衣臥大舟遲明公起盥沐畢喚盜馬入同往大將軍府公先入良久聞軍門傳呼曰岳將軍從者某賞守備銜効力轅下岳旋出上馬顧曰壯士努力將相寧有種耶乞何余醉與材官角鬭將軍怒賜杖甫解袴岳公至曰我將征西藏爲汝乞免汝從我行時雍正二年二月八日也公命侍衛達鼐西寧總兵黃喜林各領兵先自領五百人爲一隊約某日會於青海界之日月山至期天暮公立營門諭二領隊曰此行非征西藏也青海酋羅卜藏久稽天誅昨其母與丹津紅台吉二酋密函乞降機不可失手珠寶一囊金二餅顧余曰先遣汝召賊母來賊有城甚高非善踰者不入賊營帳四上有三紅燈者其母也對面帳居羅卜藏左右帳居丹津紅台吉二酋珠寶與金將以爲犒此大事汝好爲之解腰下佩刀授余余受命叩頭公起身入天大霧余乘霧行三十餘里至賊城騰身而登果帳燭熒熒然母上坐三酋侍側母年六十許面方髮微白披紅錦織金袍叱余何人余曰年大將軍以阿娘解事識順逆故遣奴來問好囊寶貝奉贈金二餅餽兩台吉三人聞之喜叩頭謝余知功將成詐曰將軍在三十里外待阿娘阿娘速往三人相顧猶豫余解佩刀插其座氈厲聲曰去則去不去我復將軍其母曰好蠻子行矣上馬與二酋隨十餘騎行不十里岳公迎來將其母與二酋交達鼐黃喜林分領之須臾前山火光起夾道礮發斬母與二酋回入軍營次日諜者來報羅卜藏丹津已逃準噶爾部落岳公命竿三頭徇三十三家台吉皆震悚乞降二十二日至年大將軍營往返裁十有五日三月朔凱旋岳公首舉余功大將軍賞游擊銜余指軍門謝岳曰某杖此僅半月耳大丈夫何顏復來願辭公歸別思所報公笑曰噫吾知汝終爲白頭賊也厚賜而別歸次涇州宿回山王母宮昵妓女金環年餘貲用蕩盡不能歸憶幼時習少林寺手搏法彼處可棲遂與金環同削髮赴中州苦無馬途兩盜騎善馬旋奪之二叟不信曰彼不受奪奈何僧笑拉二叟出視廐則夜間已將兩盜所肩鐵擔壓而囚之

東二馬首於內不可開二盜氣奪故遁去言畢挾女尼舒其擔牽馬門外拱手作別曰二君有戒心勿北行可南去凡李衞田文鏡兩總督所轄地方毋憂也後三十餘年二叟亡嚴之孫用晦過河南登封縣遇少林僧論拳法曰雍正初有異僧來傳技尤精然無姓名好養馬因稱馬和尚後總督田公禁嚴僧轉授永泰寺尼環師今環師亦亡其徒惠來者能傳其術用晦心知馬和尚即此僧環師者即金環妓欲訪惠來以二寺相距十餘里天大雪不果往

論曰馬僧事類小說爲正史所不書然岳公獲一盜馬賊能留心錄用使奏其能眞大將矣其行間致敵不戰而屈入兵機有足法者年羹堯威勝不恤士馬僧太跅弛故無成功皆足爲規戒備書之亦自附於李玉溪之書程[illegible]羅江東之記石烈士云

書朱山

湖州朱君名山者以進士選臺灣諸羅令諸羅近海俗悍難治君到謁廟畢即詣獄問吏彼纍纍者何囚耶曰竊賊曰吾以爲巨盜耳若小竊何縶焉召而集於庭畀以十金曰與汝作傭與汝約再犯者死應聲曰唯乃悉縱之邑之人相與匿笑以爲君書生泥於古故然亡何所縱者犯法君語行杖者曰立法之始不可寬也欽其足而杖之斃亡何又斃一賊邑之人股栗相與駭曰是非書生乃一健吏亡何又獲賊方喝杖而疑之曰汝面有淚痕何耶曰自分必死適與母訣故悲偵之果一嫗抱裹屍席哭而來君曰勿殺渠有孝心尚可悛改再畀十金曰汝持金販他方勿居此爲老捕所捉搦也仍縱之故事臺灣道巡縣供張華侈有某公者將至吏以舊例白君不可餽粟十斛羊四羫某公銜之俄而檄命造册將丈其邑田君爭曰臺灣一府皆濱海斥鹵之地與他府不同康熙清丈時原留餘地濟貧氓今或有浮漏處而生齒日繁丈之將於民大病抗册不上巡道符下如火督愈急諸紳士謀賂萬金以免君又不可曰我在此不使諸君賄上游鏹槖行矣半途奪歸某大怒摭他事申督撫劾之委員逮君諸羅民數萬洶洶然[illegible]卒起將

逐委員君曉之曰諸百姓抗王章生事是殺我非愛我也再三言且泣諸百姓曰若然則我等護公往鞫有不測願同公死甫登舟擔𦙶脯糗糧者壓其船幾滿出海一男子透水上手餅金爲獻問何人曰公所赦養母賊也受公金販魚漳浦得十倍利已成家矣今聞公行老母命來報恩君笑曰汝改行與否我實未知手中金安知非又偷而遺我乎拒不受曰公勿受是仍以賊待我也歸何顏見母不如死趯然蹈於海舟人救之腹膨亨矣君不得已受之到省頌繫月餘獄不具會福建將軍新公入覲密以其事奏　天子召見復原官再遷灤州知州順道還家舁至一大宅門牆巍峩君不肯入曰此非我家輿人笑不言已而夫人子婦出迎曰噫此前年君罷官時諸羅人送我家居此也并券在焉出而視之購價萬金

賫悔軒觀察五事

袁子曰士大夫爲政愛民者多知所以愛者少孔子云可與立未可與權孟子曰是乃仁術也聖賢行事不諱權術要歸於適道歸於仁而已余偶聆悔軒先生稱說作州縣時五事出奇智異術牖民可以觀可以師愛而錄之示後之從政者

先生權安化縣時南鄉李姓族繁始祖有仕元封萬戶侯者賜葬某山碑禁後人祔葬乾隆初族人李澄犯禁李經阻之澄盡棄棺控縣縣令往視棺已焚矣乃收殘骸貯庫申牒大府澄與經各以焚尸互控歷任訊鞫株引百餘三十餘年獄不具先生抵任憫兩家之苦訟也亦知兩家之厭訟也堂問其人爾等若干歲矣曰三十有奇曰四十有奇先生笑曰焚棺事在三十年前汝等幼未曾目擊今日之訟何由措詞皆叩頭曰明知官民兩累奈焚尸罪重兩家騎虎不下奈何先生曰當阻葬時棄棺在屋乎在野乎曰在野野有藁裡掩棺乎抑暴露乎曰以茅覆之曰若然則兩家之訟之誤久矣阻葬者不必焚棺盜葬者不忍焚棺此人情也棺既在野又覆以引火之茅安知非他家上冢人化紙錢因風延燒耶汝等退訪明後再訟何如越三日李氏族千餘人泣謝曰公神明也訪諸耆老焚棺事悉如公言先生命別擇地葬庫中

骨兩家祭奠安靈牒諸大府銷案

先生宰益陽時縣民劉克倖有臨街五樓身居其三以其二賃與張某亡何張族兄錦文來亦借居爲張妻下樓執爨怪錦文行李狼籍檢之失銀二百張兄弟借地保報官訴壁瓦無穿窬形先生問何不與房主借來曰侵晨外出矣方疑詢際忽堂上擊鼓聲甚急則房主人劉克倖也先生叱曰汝胆太麤白日攫人金尚敢來報我乎克倖嗒然口不承而色已奪脅以三木乃曰問龔四龔四者其家傭也先生知情已得不過欲卸罪於龔乃遣役至克倖家問其妻曰汝夫同龔四竊張錦家銀何在妻哭頓足曰我勸吾夫毋作賊今果敗矣出銀二百封記宛然或問先生何以知之曰渠擊鼓時手戰而目斜睨故疑之且報竊乃尋常事非奇冤官又在堂何必擊鼓耶

先生知衡陽時邑紳趙某虎而冠者也入粟得州同銜以罪褫再爲子入粟得封典以罪褫乾隆庚辰冬報失千金先生知其狡也單騎往驗見穴難容肩牆甓鑿痕亦小訊其家屬一嫗從竈下出面焦然雪中獨敝葛先生不問竊事但好語曰汝供役人何寒至此嫗曰老婢投身十餘年矣主人不衣食之又不許去奈何先生曰官作主汝即得脫但主人失竊事不明汝何能去曰此事易明也主人刻暴而嗇且病有妾季氏久不侍寢又虐使之季亦求去不得其兄某賣酒回鴈峯下暗相往來老婢不敢聲此可疑也喚季至則甚少艾服飾嫣然而愁鬱之態眉頭不申先生亦不問竊事但好語曰主人待汝何如不答曰汝甘心事主人乎抑不得已而居此乎又不答先生曰我知之矣趙刻暴而 嗇於汝無恩汝亦如老嫗之求去不得故不便明言耳季且泣且叩頭先生曰老嫗告我此金乃汝竊也趙某尸居餘氣死期近矣汝不得不爲身後計故私匿其金信乎李抵讕先生曰汝慮罪故不承耶律載親屬相盜者勿論況趙某匪人不宜之財一朝失去人人稱快汝以情款所不爲汝脫身者有如此日李涕雨下曰妾死罪主人金止六百妾竊二百藏兄某家餘四百尚在笥中所報千金僞也牆穴係妾用小刀開鑿假作穿窬狀公所勘者

悉僞也妾願隨役到兄家取金先生許之果得二百搜趙笥中果存四百趙駭服先生怒責之曰孟子云身不行道不可行於妻子汝之謂也汝浮報欺官理宜治罪姑憐汝病爲汝懺悔之取二百金分賞老嫗及李氏命嫗送李氏還其兄家

先生牧平定州時樂平縣民侯充世者富而無子嗣兩異姓者一名百糧一名丙寅旋娶妾生三子長曰觀音保纔二歲充世死未逾年其妾赴縣訴百糧不孝蘇斷百糧異姓不得爲後酌給田產歸宗百糧不服訴臬司稱侯氏疎族某貪其遺貲屢誘繼母變產百糧阻之以故唆訟臬司委先生決之先生曰縣令依律而斷不爲躋駁但於侯氏後患未爲置想按侯氏本族未嘗無子而充世兩繼異姓其不悅於本族可知百糧果不孝充世必逐之於生前不待繼母逐之於死後婦人耳軟受惑亦間有之倘今日逐百糧明日再逐丙寅則傫然一寡婦抱三孤兒何以自存一義子之忤母易制而羣族之窺產難防是不可不爲之慮也應將充世家貲區分爲四所生三子各得其一百糧丙寅共分其一仍依繼母居代爲料簡俟觀音保成立後去留聽便臬司韙之依斷立案合郡悅服侯氏至今小康

衡陽民爭墳山甲葬久矣以傍地賣與乙乙利其風水先葬墳於所買處繼埋骸甕於甲山中甲不服具控先生往勘閱其譜牒斷山歸甲乙爭曰某有糧彼無糧公何據而斷先生曰據無糧斷也湖南田土康熙三十六年巡撫趙公通省丈量始陞科則甲葬於未丈量前故無糧汝葬於已丈量後故有糧是無糧者先主其地明也乙詞屈乃出魚鱗印冊抗爭先生笑曰此即趙公所丈冊也此冊縣令印之冊書掌之安得在汝處明係汝乘新舊官交代時賄胥私造爲訟根耳汝不服試以冊附卷待嗣後民間爭產再有以魚鱗冊呈者直汝未遲乙不能答嚬蹙去明日遣役拘之已挈所埋骸甕遁矣

小倉山房續文集卷二十七終

錢唐袁枚子才

錢璵沙先生詩序

庚子秋璵沙先生執訊來曰子許序吾詩二十餘年矣今兩人俱年衰而吾詩適又編成子其償諾責哉余伏思先生不必以詩傳者也先生之詩又不必以序傳者也然而先生雖官尊雅好吟詩余少所伏膺獨嗜先生之詩在當時所以欲序而未遑者原擬積歲月工吾文以寫宣懿美而不意先生之詩日進而吾文日退則敢不就吾所能言者及今述之爲讀者先乎嘗謂千古文章傳眞不傳僞故曰詩言志又曰修詞立其誠然而傳巧不傳拙故曰情欲信詞欲巧又曰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古之名家鮮不由此今人浮慕詩名而强爲之既離性情又乏靈機轉不若野氓之擊轅相杵猶應風雅焉先生之詩其神清其韻幽曲致而不晦于深直言而不墜于淺沈隱侯稱斯文如日月雖終古習見而光景常新陸魯望稱張承吉善題目佳境不可刊置別處此爲才子之最也能之者其先生乎先生立朝有風節仕外多惠政余疑其不屑爲詩以詞臣改臺諫司倉司關再司刑獄屏藩兩省走燕吳楚越蜀江閩海萬餘里余疑其不暇爲詩乃每落筆而乙乙抽思有專門名家所不能到者然後嘆白太傅蘇玉局一流代不乏人而轉覺當年之房杜無詩李杜無官爲可惜也余半世山居視先生勛高而望隆殊不相侔然垂髫時即隨先生入泮弱冠後追步詞垣晚年又同奉大耋親終養林泉五十年來數當時朋輩零落殆盡而此二人者猶能白髮如此各寄一編相悅以解相倚以傳嗚呼豈偶然哉昔白公與孔子論微言曰以水投水何如孔子曰淄澠之合易牙能嘗而知之余因讀先生之詩而愈有味乎聖人之語也

趙雲松甌北集序

晉溫嶠恥居第二流而雲松觀察獨自負第三人意謂探花辛巳而於詩則推伏余與蔣心餘二人故也

夫以雲松之才之高而謙抑若是疑是諛語不足信今年以甌北集來索序擷之祗心餘數行而他賢不與焉然後知雲松於余果有偏嗜耶抑其詩別有獨詣之境己不能言他人不能言必假余與心餘代爲之言耶嘻余與心餘之詩之所以然俱不能自言也又烏能言雲松哉然去春過南昌心餘病握余手誣誘詩序一如雲松擷卷首一序并無然後知此二人者交滿海內而孤睨隻視惟余是好然則余雖衰殆不許其嘿嘿然竟以不言已也今夫越女之論劍術曰妾非受于人也而忽自有之夫自有之者非人與之天與之也天之所與豈獨越女哉以射與羿奕與秋聽與師曠巧與公輸勇與賁育美與西施宋朝之數人者俱不能自言其所以異於衆也而衆之人方且彎弓鬬棋審音習斤學手搏施朱粉窮日夜追之終不克肖此數人於萬一者何也雲松之于詩目之所寓卽書矣心之所之卽錄矣筆舌之所到卽奮矣稗史方言龜經鼠序之所載卽闌入矣李衛尉之營陣隨處可置也熊宜僚之丸信手可弄也而忽正忽奇忽莊忽俳忽沉鬱忽縱逸忽叩虛而逞臆忽數典而闢靡讀者游心駭目褫褫然不可見町畦或且規唐摹宋千力萬氣以與之角卒之驥騄追日未暮而日已在其前所以然者又何也嗚呼此皆羿與秋師曠公輸賁育西施宋朝之所不能言而惟越女能言之者也余之爲雲松言者亦止此而已矣或謂雲松從征西滇官海南黔中得江山助故能以詩豪余謂不然世之行萬里歷險艱者或十倍焉而無加於詩如故也或惜雲松詩雖工不合唐格余尤謂不然夫詩寍有定格哉國風之格不同乎雅頌皐禹之歌不同乎三百篇漢魏六朝之詩不同乎三唐談格者將奚從善乎楊誠齋之言曰格調是空架拙人最易藉口周櫟園之言曰吾非不能爲何李格調以悅世也但多一分格調者必損一分性情故不爲也玩此二公之言益信雲松之所以長處余不能言雲松之所以短處余轉能言之此卽雲松之所以謝却他人而必亟亟焉以詩序見屬之本意也

蔣心餘藏園詩序

伸詩如作史也才學識三者宜兼而才爲尤先造化無才不能造萬物古聖無才不能制器尙象詩人無才不能役典籍運心靈才之不可已也如是夫然而自古清才多奇才少晉人稱謝邈清才宋神宗讀蘇軾文嘆奇才奇才中分毫又不可以十百計蔣君心餘奇才也癸酉過眞州見僧舍題壁心慕之遂與通書後來金陵唱喁講討相得益甚去年余遊匡廬過君家君半體枯矣聞余至蹶然起力疾遮留手仡仡然授口吃吃然託曰藏園詩非先生序不可藏園者君所居園名也嗚呼君之初心豈欲以詩見哉及今病且老計無所復而欲以詩傳可悲也然君有所餘于詩之外故能有所立于詩之中其搖筆措意橫出銳入凡境爲之一空如神獅怒蹲百獸竄伏如長劍倚天星辰亂飛鐵厚一寸射而洞之華嶽萬仞驅而行之目巧之室自爲奥阼袒而搏戰前徒倒戈人且羨且妬且駭且卻走且讋熸無不有也然而學之者非折脅即絕臏矣非壺嚪即鼓僾矣故何也則才之奇不可襲而取也雖然君之奇豈獨詩而已耶君秀挺矗立目長寸許聞忠義事慷慨欲赴趨人之急若鷙鳥之發恩鰥寡耆艾無所靳諧笑縱謔神鋒森然其意態奇初入京師望之者萬頸胥延登玉堂將速飛忽不可于意掉頭歸其行止奇不數年聞 天子屢問及之乃往供職卒浮沉不遷及 召見將以御史用而君病甚不得已歸遇合尤奇嗟乎君之數奇豈其才之奇有以累之耶然使君竟不病竟不歸峩峩而升安知不蹋青雲爲麟鳳之翔又安知不缺且折爲干將莫邪之傷今雖其官棄其身全殘於形不殘於神其名園以藏也取善刀而藏之之意宜也不知刀可藏詩不可藏周官之書藏山巖屋壁矣白傅之詩藏香山東林兩寺矣千百年來誦讀遍天下藏耶不藏耶同時趙雲松觀察服君最深適以詩來索序余老矣思附兩賢以傳遂兩序之而兩質之

碧腴齋詩存序

碧腴齋詩妹壻書巢作也書巢之詩不得已而存焉者也書巢弱冠舉于鄉從桂林來修婿兄弟禮既見即別別三十四年矣聞其成進士宰什邡走川峽再爲東諸侯選郡將登臨于泰岱琅琊之㬇間凡一切

大府艱巨事皆所辦治又性好交契重然諾廉俸朝入饋遺暮盡答四方箋奏日舂斗麪爲糊五記室掌之手腕欲脫猶不能徧此其希通蔡大豈肯以一吟一詠賓賓然作學子終哉其所癖嗜尤在於書署中縹素山積躬自排比雖圊溷所猶手一編拳拳不釋今年秋以詩集見寄且曰子爲我序而行之嗚呼吾今乃知書巢眞欲以詩自存矣今夫孔雀負青天而飛方將追鳳皇儀虞廷不自知其身有丹翠也及其折清風而耘茫洋無之則不覺自憐其尾作吉光片羽之珍使書巢當得意時一日千里隆隆而升必無暇爲詩就使爲詩不過編成於故吏門生之手甘苦終難自知乃書巢之於宦途也若稱意若不稱意莫益之或擊之三仕之三已之年垂六十髮蒼然而室蕭然除骨肉妻孥外只此一編與伴晨昏其理而存之也可喜抑尤可悲也然世之寵榮赫耀十倍於書巢者一旦聲澌影滅沒世無稱其效亦歷歷可覩矣天之厚書巢而使之有詩書巢之能承天之厚之之意而能工于爲詩皆所謂三公不易者也其梓而公諸天下也奚疑哉奚讓哉惜余年衰不獲與書巢多相唱喁以抒老懷且喜書巢詩集之成得於吾身親見之故爲述其生平梗概以見書巢之所以爲書巢者別自有在原不與富貴浮雲同爲留去者也至於其詩之淵源得力處諸序中申之甚詳余不復贅

錢竹初詩序

竹初明府爲少司寇錢文敏公之季弟生而婷雅有仲容之姣傳其家學麗詞雲委余曩以清才目之尙未審其學之深力之宏也前年余還杭州讀其全集能破萬卷而總百家昔人云應瑒和而不壯劉楨壯而不和竹初爲能兼之今年春余從天台歸竹初方宰鄞縣見餉古風二章修意修言進而愈上余方惜竹初以如是才宜登蘭臺上石渠詠歌昇平何屈於州郡之職爲梁敬叔所嘆哉乃其精思詣微若因簿領煩人而轉有進焉方信古之人誦詩三百授之以政政之道原息息與詩通毳衣政嚴緇衣政寬皆於詩乎見之故曰詩者持也持其性情使不暴去然後可以臨民今人界詩與政而二之詩之變政之憂也

竹初之詩如是其政可知且余嘗謂作詩之道難於作史何也作史三長才學識而已詩則三者宜兼而尤貴以情韻將之所謂絃外之音味外之味也情深而韻長不徒詩學宜然即其人之餘休後祚亦于是徵焉東坡詩風趣多情韻少晚年坎坷亦其證也竹初音情頓挫使我誦之而憬然不忍與之離然則千秋萬世又誰誦之而忍與決捨哉竹初晚景之槩詩之傳俱無疑也惜予老矣自文敏公亡後諸賢零落無可與言不圖遲暮遇竹初竹初之乞序于余也余之序竹初也豈徒稱引爲哉區區甘苦亦欲借此數行交相質證故讀其集勸其梓以行世而倓然以余言爲之先焉

童二樹詩序

嗚呼余束髮受詩交天下詩人多矣或先知之而後見之或先見之而後知之常也若相知三十年相訪數百里而卒不得一見以至于死者可不謂大哀乎雖然見其面不如見其詩何也面形骸也詩性情也性情得而形骸可忘則吾與山陰童君二樹是矣君有越中三子集行世丙子歲余讀而愛之無由得見今春忽挖舟至值余浙行又不得見及冬初余往揚州就訪之則君死永不得見矣亡何吾鄉詩人周汾來曰先生知童君之願見先生更勝於先生之願見童君乎君矜嚴少所推許獨嗜先生詩稱爲 本朝第一病殆殜矣夢中懵呼猶日望先生至揣其意蓋自知年命不長將以數千篇嘔肝擢胃之作就平生所心折者而證定之耳余感其意入哭寢門抱其集歸伏讀三日嘆曰君之詩惟我能知之亦惟我能相之今夫導官之擇米也已堅好矣必舂揄揚簸使趨於鑿乃名侍御王所食也歐冶之鑄劍也取精鐵矣必千辟萬灌青氣既極乃成干將帝所佩也君天資超絕又能轥轢書史烹煉烟墨窮高縋深播爲風騷此亦導官歐冶之故智也常恃其逸足往往奔放作七古題畫疊疊字韻百餘首藻思泛湧與古梅槎枒同搖風雲古之人古之人君奚讓哉惟是我兩人道合若是倘一握手罄胷中言當不知作如何懽忭而卒使錯午膠轕此來彼去如相避然不獲半面以抵於死天耶人耶誰靳之耶徒使我咨嗟涕洟至今如

有所負而不能自克也昔張堪臨終以妻孥託朱季元微之病革命家人將詩集交白二十二郎古人身後拳拳大概如斯然吾謂託妻孥易託文字難何也妻孥之計或十年或二十年足矣文字之計動關百千萬年尙無津涯非精思諳微同歷苦甘者疇能任之余年垂七十竊不自揆謹取君集排比分疏觖摘英華得（原缺二字）卷共（原缺三字）首將明以示海內而幽以質九原焉嗚呼童君不見之見殆勝見耶

何南園詩序

詩不成於人而成於其人之天其人之天有詩脫口能吟其人之天無詩雖吟而不如其無吟同一石獨取泗濱之磬同一銅獨取商山之鐘無他其物之天殊也舜之庭獨皐陶賡歌孔之門獨子夏子貢可與言詩無他其人之天殊也劉賓客亦云天人所與有物來相彼由學而至者如工人染夏以視羽畎有生死之殊矣何子南園生而與詩俱來者也雖爲秀才不喜制藝雖讀書不矜博覽雖爲詩不事馳騁其志約故邊幅易周其思專故性情易得居秣陵城闉愔愔然竹籬堇垣與方外人遊憩薄醉微慵雨餘風停有愜于懷一付于詩久之而何子與詩亦兩相忘也予往往見人之先天無詩而人之後天有詩於是以門戶判詩以書籍炫詩以疊韻次韻險韻敷衍其詩而詩道日亡然則吾安得忘詩之人而與之言詩識若何子者斯其人矣

莊念農遺稿序

余老矣世上事百不經意惟於友朋存殁之感偶棖觸焉輒低徊留之而不能自已況平生所最暱與常酬唱者哉莊君念農亡十餘年其季子宸選持詩一卷索余爲序嗚呼君抱經世略鬱爲時用僅官太守中年而殂又值　天子四巡江南以供張得名終日瞿瞿然心計手畫微釵靡鹽不特其治民之才有所未盡卽吟詠之情亦有所未已也然資稟絕奇雖單言片詞必有天眞溢流篇什具存徽徽可誦惜君不自料其殁殁時宸選尙幼故詩多零落近年遍覓于酒樓僧牆親知故舊家纔得若干其志可哀而取進

猶記君好余詩雖隆冬嚴寒必呵手抄存積數寸許余或有遺忘必向君處借而證之今君詩散失而余當時未留善本代爲護持揆之古人先施之義不能無愧然則君之詩愈少而余之愧愈多矣揭揭焉就其少者而存之豈徒副宸選之求哉亦聊以補余過云爾

程綿莊詩說序

作詩者以詩傳說詩者以說傳傳者傳其說之是而不必其盡合於作者也如謂說詩之心即作詩之心則建安大厤有年譜可稽有姓氏可考後之人猶不能以字句之迹追作者之心矧三百篇哉不僅是也人有興會標舉景物呈觸偶然成詩及時移地改雖復冥心追溯求其前所以爲詩之故而不得況以數千年之後依傍傳疏左支右吾而遽謂吾說已定後之人不可復有所發明是大惑已相傳小序爲子夏所作古無明文即果子夏所作亦未必盡合詩人之旨其他毛鄭皆可類推朱子有見於此別爲集解推其意亦不過據己所見羽翼詩教啟發後人而並非禁天下好學深思之士以意逆志也吾友程君綿莊爲詩說二卷其思深其義遠搨擿妙蘊皆前儒所未發綿莊之於朱子也即朱子之於毛鄭也師其意不師其詞可謂善學朱子者矣或者以爲詩人不作未能知其必盡合也然詩人不作又何以知其必不盡合哉

玉井搴蓮集序

乾隆壬申夏余與華陰令姚君同遊華山姚至青柯坪便止而余則勇進三里許覺巖壑嶄絕氣奪而返忽忽三十稔矣今冬嚴道甫先生以玉井搴蓮集見寄所稱天井之阻犁溝之險擦嶺三巒之崔巍皆余皆未遊目者身既未臻語何能詳故爾時小有吟詠亦自覺無俚而先生則如悍將追敵不掃其穴不休卒使山無剩境境無遁形危辭硬語淩暴莽蒼縋深者而出之揭隱者而明之以七尺軀三寸管與四千仞奇峯相爲俶詭嘻何其壯也夫安近者其耳目不周才絀者其賦物不工無翼助者其舉趾不勇先生

以涖鷙之性雕鎪之筆又藉中丞畢公禱雨之便爲之召夫役具絙布以張之是殆嶽靈閔寂渴思文藻故暗中喻呼以相成就耶昔曹孟德謂楊修云我不及卿乃三十里余不及先生且數百萬丈匪徒才懸抑亦膽薄雖然余羸老也諒難再從先生補前遊之缺而讀此一編則古人所謂金精削成鳥獲愁觀者一旦呈形獻狀於簟席間豈非才人欬唾遠勝眞靈位業圖哉唐賢羽皇周氏以到難命篇述所到之難也余謂所到不難到而能言之之爲難耳到而能言則不到者皆如到矣

隨園隨筆序

著作之文形而上考据之學形而下各有資性兩者斷不能兼漢賈山涉獵不爲醇儒夏侯建譏夏侯勝所學疏闊而勝亦譏其繁碎余故山勝流也考訂數日覺下筆無靈氣有所著作惟捃摭是務無能運深湛之思　本朝考据尤盛判別同異諸儒麻起予敢披腻顏帢逐康成車後哉以故自謝不敏知難而退者久矣然入山三十年無一日去書不觀性又健忘不得不隨時摘錄或識大于經史或識小于稗官或貪述異聞或微抒己見疑信並傳回冗不計歲月既久卷頁遂多皆有資于博覽付之焚如未免可惜乃題隨園隨筆四字以存其編噫予老矣自此以往　假我數年有所觀便有所記有所記便有所筆此書之成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

子不語序

怪力亂神子所不語也然龍血鬼車繫詞語之左邱明親受業於聖人而內外傳語此四者尤詳厥何故歟蓋聖人敬鬼神而遠之人教方立周易非取象幽渺不足以窮天地之變左氏恢奇多聞垂爲文章其理皆並行而不悖余生平寡嗜好凡飲酒度曲樗蒱可以接羣居之懽者一無能爲文史外無以自娛不得不移情於稗乘廣記尙矣睽車夷堅二志缺略不全聊齋志異殊佳惜太敷衍於是就數十年來聞見所及足以游心駭耳者編而存之非有所惑也譬如嗜味者饜八珍矣而不廣嘗夫蚳醢葵菹則脾困嗜

音者備威英矣而不旁及於侏儒僸佅則耳狹以妄驕庸以駭起惰不有博弈者乎爲之猶賢是亦裨諶適野之一樂也昔顏魯公李鄴侯功在社稷而好談神怪韓昌黎以道自任而喜駁雜無稽之談徐騎省排斥佛老而好采異聞門下士竟有僞造以取媚者四賢之長吾無能爲役也四賢之短則吾竊取之矣書成即以子不語三字名其篇

隨園食單序

詩人美周公而曰籩豆有踐惡凡伯而曰彼疏斯粺古之於飲食也若是重乎他若易稱鼎亨書稱鹽梅鄉黨內則瑣瑣言之孟子雖賤飲食之人而又言飢渴未能得飲食之正可見凡事須求一是處都非易言中庸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典論曰一世長者知居處三世長者知服食古人進鬐離肺皆有法焉未嘗苟且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聖人於一藝之微其善取於人也如是余雅慕此旨每食於某氏而飽必命家廚往彼竈觚執弟子之禮四十年來頗集衆美有學就者有十分中得六七者有僅得二三者亦有竟失傳者余都問其方略集而存之雖不甚省記亦載某家某味以志景行自覺好學之心理宜如是雖死法不足以限生廚名手作書亦多出入未可專求之於故紙然能率由舊章終無大謬臨時治具亦易指名或曰人心不同各如其面子能必天下之口皆子之口乎曰執柯以伐柯其則不遠吾雖不能强天下之口與吾同嗜而姑且推己及物則飲食雖微而吾於忠恕之道則已盡矣吾何憾哉若夫說郛所載飲食之書三十餘種眉公笠翁亦有陳言曾親試之皆闕於鼻而蜇於口大半陋儒附會吾無取焉

嚴道甫侍讀五十壽序

余居山久矣於海內士夫不敢迎而距之也亦不敢迎而許之然未見輒相思與之言惟恐其去若是者三十年來胸中不過數人而道甫嚴君其一也君負萬夫之稟聰强絕人於學若泛海然探之莫窮其匯

挹之必有所益其恢宏深沉往往流露於眉睫間意其仕於朝必有奇術異智爲人之所不能爲者而無如余年衰伏而不出君又未嘗自言則不得不以欽挹之懷徒相索於文字之末而已今年八月君五十生辰其子子進狀君事索文以壽君余讀之可喜可愕而於救羅公源浩事爲尤奇羅公者滇南監司也分償汪別駕帑金有　詔逾期即誅羅繳不如數期過十日逾矣乃牒請弛限　天子命軍機大臣會刑部議之其時諸城相公主試禮闈秋曹無任其事者君時以內閣侍讀直機地因撾鼓入棘闈見諸城公曰羅事急矣第所追乃分償屬吏汪某帑也今汪已捐復將曳紱綬出都而羅乃駢首東市於義未協按法宜著汪某分繳以活羅命以昭公平諸城公曰具疏稿乎曰不具稿不敢見也振其袖而出之詞義明析諸城公喜即畫諾奏聞　天子是之羅獄遂解其他事多類此受恩人有圖君像以祀者今夫梟俊之士智者慮明能者慮策餉矣然大概已謀者多人謀者少縱有一二姝姝然號稱惠慈者又或無術以濟之無勇以決之則亦不能迂其身以拯人於危若君者可不謂賢哉然君之視官職也甚淡其家居也甚靜兩持所生服即乞病不起同僚或至方伯連帥而君絕無所欣人多疑君之默默藏身與其矯矯行義兩不相符豈眞賢者之不可測哉余曉之曰在易豫之六二曰介如石不終日貞吉此言自守之堅也夫子繫之曰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此言澤物之宏也兩者亦絕不相符也然夫子合而言之者何也蓋言有見幾之智有介石之操而後可以損剛益柔以澤萬物也使君非有恬退之懷輕視爵祿之意則闖入禁地豈無慮分焉肯仡然挺身而往又非深知　天子之聖相公之賢亦必不肯爲無俚之舉貿貿然向人白寃君之默而當言而當進而宜退而宜皆有見幾而作不俟終日之妙焉惟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古惟留侯鄴侯能之而君亦庶幾其近之矣余平生不以文壽人蓋其體之戾於古也然犬馬之齒於君有一日之長慮不能爲傳志以揚君而性又樂道人之善則姑擷其事之至大者聲之以應公子之請後之人知余集中有介壽之文者蓋爲君始也雖然有介壽之文而

無期聞昌熾尋常祝嘏之詞則自余始也

胡勿厓時文序

古文者自言其言時文者學人之言而爲言自言其言以人所不能言而已能言爲貴學人之言亦以人所不能言而已能言爲貴夫至於學人之言而爲言似乎傳聲搏影而言人人同矣不知所學者何人也聖人也聖人之言聖人之心也能得聖人之心而后能學聖人之言得之淺者皮傅於所言之中而不足得之深者發明於所言之外而有餘孔子學周公者也孔子所言周公未嘗言孟子學孔子者也孟子所言孔子未嘗言周程張朱學孔孟者也周程張朱所言孔孟未嘗言時文者依周程張朱之言以學孔孟之言而實孔孟與周程張朱皆未嘗言然明諸大家學其言而言之矣本朝諸大家又學其言而言之矣言之肯與否雖不能起數聖賢於九原而問之而天下之人皆以爲肯皆以爲聖人復起不易其言此四百年來時文之所以至今存也胡先生學聖人之言爲能深妙奇博有直而致者有曲而宣者有滑其神詣微而索之者有取材卷軸旁引曲證以光明之者要於聖人之心不差累黍嘻其至矣或謂時文小道不足以取士不知天下事莫不有名焉有實焉如務其名乎則古之鄉舉里選即今之時文也古之策論詩賦即今之時文也其無人焉一也如按其實乎則於時文觀心術即古之鄉舉里選也於時文徵學識即古之策論詩賦也其有人焉一也若胡君者可謂有人中之一人雖然韓子稱聖人者時人之耳目也吾以爲能學聖人之言以得聖人之心者亦時人之耳目也胡君於聖人之心既先衆人而得之矣顧墨墨然私諸己而祕之不肯以其言示天下可乎然則君之編所作而開雕之也非好名也亦韓子意也

集中不存壽序及時文序此篇與嚴侍讀壽序俱破例而存之亦不免蹈歸熙甫之陋習云自記

史閣部遺集跋

少宰彭公以明故閣部史道隣先生像并家書絕筆進呈　皇上蒙　上深許其忠賜題賜謚其裔孫開

綍感　君恩懷祖德將　聖製及先生遺文開雕傳後而屬枚爲跋枚謹按夏禹封防風氏之臣成湯不徵巢伯之朝皆三代大聖人泯人我之見扶植彝倫非凡所及後世雖忠如文信國爲元祖深知而身後之恩禮無聞其他則袁粲除名韓通無傳者更不勝屈指矣獨先生殉節前明百數十年後遺像忽蒙聖覽苦節忽蒙　聖褒遭逢之隆千秋獨殊然在當時先生自矢孤忠豈復有心希恩異代卽異代之恩亦未必爲先生所樂受而卒之幽隱之光日照之而愈明梅檀之氣風吹之而愈芬凡此者皆天也我皇上先天而天不違將假先生以立萬世人臣之式故不吝洋洋　聖謨而嘉嘆之又寵宣之亦豈欲前代之臣銜恩地下哉世之爲臣子者得是編而維誦之可以觀可以興矣

德山公手書詩卷跋

嗚呼此吾師德山先生之手迹也先生開府桂林枚才弱冠以八千里外諸生蒙國士之知館餼三月代爲治裝薦博學鴻詞入都雖廷試報罷而從此名聲起公卿間遂得登館閣掾吏卒走數州令當不親學之年息影蓬廬百事屏棄惟省記平生知己欽欽在抱逢北人來必問先生墓所及其後嗣而息耗杳然今年季夏盧存齋太守見訪道是先生第三壻因得見先生手書立幅墨瀋淋漓彷彿二王家法疑先生在天靈爽必欲一見白髮門生故藉此數行俾女夫傳到耶紙尾紀元乾隆丙辰正枚受知歲也四十三年來世事遷變何可紀核而此一箋者獨完善如初若有神物呵護嗚呼豈偶然哉詩多見道之言神韻高淡又想見撫粵九年政簡刑清光景似此公卿何可再得願盧氏世世萬子孫其寶藏之

小倉山房續文集卷二十八終

所好軒記

錢唐袁枚子才

所好軒者袁子藏書處也袁子之好衆矣而胡以書名蓋與羣好敵而書勝也其勝羣好奈何曰袁子好味好色好葺屋好遊好友好花竹泉石好珪璋彝尊名人字畫又好書書之好無以異於羣好也而又何以書獨名曰色宜少年食宜飢友宜同志遊宜晴明宮室花石古玩宜初購過是欲少味矣書之爲物少壯老病飢寒風雨無勿宜也而其事又無盡故勝也雖然謝衆好而暱焉此如辭狎友而就嚴師也好之僞者也畢衆好而從焉如賓客散而故人尙存也好之獨者也昔曾晳嗜羊棗非不嗜膾炙也然謂之嗜膾炙曾晳所不受也何也從人所同也余之他好從同而好書從獨則以所好歸書也固宜余幼愛書得之苦無力今老矣以俸易書凡清祕之本約十得六七患得之又患失之苟患失之則以所好名軒也更宜

散書記

乾隆癸巳　天子下求書之詔余所藏書傳抄稍希者皆獻大府或假賓朋散去十之六七人鄙然若有所疑余曉之曰天下寧有不散之物乎要使散得其所耳要使於吾身親見之耳古之藏書人當其手抄繇易侈侈隆富未嘗不十倍於余然而身後子孫有以論語爲薪者有以三十六萬卷沉水者牛宏所數五阸言之慨然今區區鉛槧得登　聖人之蘭臺石渠爲書計業已幸矣而且大府因之見功賓朋因之致謝爲予計更幸矣不特此也凡物恃爲吾有往往度置焉而不甚研閱一旦灑然欲別則鄭重審諦之情生予每散一帙不忍決捨必窮日夜之力取其宏綱巨旨與其新奇可喜者腹存而手集之是散於人轉以聚於己也且夫文滅質博溺心寡者衆之所宗也聖賢之學未有不以返約爲功者艮田子畦食者

幾何耶廣廈萬區居者幾何耶從來用物宏不如取精多删其繁蕪然後廹之以不得不精之勢此予散書之本志也

散書後記

書將散矣司書者請問其目余告之曰凡書有資著作者有備參考者備參考者數萬卷而未足資著作者數千卷而有餘何也著作者鎔書以就己書多則雜參考者勞己以狥書書少則漏著作者如大匠造屋常精思於明堂奥區之結構而木屑竹頭非所計也考据者如計吏持籌必取證於質劑契約之紛繁而主撮毫釐所必爭也二者皆非易易也然而一主創一主因一憑虛而靈一核實而滯一恥言蹈襲一專事依傍一類勞心一類勞力二者相較著作勝矣且先有著作而後有書先有書而後有考据以故著作者始於六經盛於周秦而考据之學則自後漢末而始興者也鄭馬箋註業已回冗其徒從而附益之抨彈踳駁彌彌滋甚孔明厭之故讀書但觀大略淵明厭之故讀書不求甚解二人者一聖賢一高士也余性不耐雜竊慕二人之所見而又苦　本朝考据之才之太多也盍以書之備參考者盡散之

洞庭徐氏重修始祖吉卿公墓碑記

徐君西圃邀予遊西洞庭授館其家因得瞻其棠里宗祠棟宇隆赫栗主森布皆合族所僧然共力而西圃弟禮珍所營治者予不覺心儀徐氏多賢而嘉其門風之足爲天下式也遊於野見頹垣中古樹蓊鬱氣葱葱若兆域然西圃曰噫此始祖吉卿公之墓也吉卿公諱嚞宋乾道間爲平江太守能奪金人詔書爲孝宗所重卒後其子大本感古人隨葬爲達之義卽合窆其母夫人於是而子孫附焉予往拜墓下一抔土七百餘年風雨頹侵無擧如冨如之象矣予因謂西圃曰檀弓雖云古不修墓而周禮有墓大夫之職南齊劉彪以不修墓貶官然則復土樹欒似亦仁人孝子所不宜得已者也越翼日禮珍來謁予而請曰修墓之事先生命之今如命矣卽煩先生記之予思古人營寢廟所以妥先人之靈崇馬鬣所以寧先

人之祝孝子求神於陽求神於陰二者能兼可謂知禮徐氏以予一言齊其心誤然斂䄟而興聞義能徙誠可嘉尚而予以遊故得拜先賢祠墓并從臾後嗣增其堂防觀美是因遊而有所得於遊之外者也善哉遊也爲記其壙域丈尺劵臺廣狹昭穆位次宰樹若干勒諸石俾徐氏子孫隆其養本罔墜替焉

銅陵永濟橋記

濟人於水者舟濟人於陸者橋舟之用濟百十人而止橋之用濟千萬人而未止木橋之用濟百十年而止石橋之用濟千萬年而未止若是乎濟人之中亦有大小久暫之分焉銅陵陶村三溪會流綿亙六十里行者有揭厲之虞士人組五板渡臨流岷木道雖行而日炙雨淋勢易頽隮蔣君藥齋行義素高將寠家貲創易石之謀功未竟以歿其子廷與其爵弟憲章踵而行之以某年月日興工某年月日橋成凡長十丈闊一丈有奇費金若干邑之人亶亶然車轂馬駢萬趾魚貫以達於莊逵一切夫錢物價蔣獨任之不借助於將伯余按國語單襄公適陳因輿梁不修知陳之衰孟子譏子產以乘輿濟人惠而不知爲政彼皆君大夫也操任事之權猶不能賦工屬役爲所當爲而蔣氏父子兄弟獨能繼繼承承濟人於久遠此豈徒其仁可嘉哉其孝亦加人一等矣余白下覊客也未至陶村因蔣氏孫嘉猷受業門下狀其事索文故爲記其顚末且名其橋曰永濟俾銅陵人之世世來往於此橋者一舉踵一曳屨而毋忘所自

榆莊記

凡園近城則囂遠城則僻離城五六里而遙善居園者必於是矣揚州撫松主人有榆莊城外遊者約數五斗黍許卽詣其所乾隆庚子春主人招余同往門外白榆歷歷始悟命名之意堂三楹署曰城南別墅栽鼠姑花循堂而右爲無隱樓再右爲同春閣樓下梳桂閣上望遠江南諸山可坐而致也東有薜荔覲髮號翠微深處竹猗猗者號此君軒架石棧曲榭紆回以達於梅亭而遠見耕岷者一號寒手亭一號小滄浪其宗㿈戍削窔窅蔽虧而宜於冬者號雲窩爲佤邪隥彴以通小池者號魚樂國此園中卽景分名

之大概也是日酒半巡主人索余爲記余思揚州古稱信土左思所謂繁富夥夠處也又孔穎達云揚州人性輕揚故曰揚州因之爲園者靡不百栱千櫨以爲勝抗虹翼綺以爲華而且所與遊者非高軒引喤即豪士投縈其爲魚鳥所嗤業已久矣獨撫松主人道韻平淡樸角不斲素題不楉除一二幽人憩息外雖顯貴挾勢以臨之卒色然而拒守園如守身有古人鑿坏闔土之遺風園將隱焉用文之哉然而余羸老也路隔一江未卜何時再到性又善忘勝景過目少縱即逝矣畫以珍之不如記以存之雖微主人誰諉亦必纂梗概爲臥遊張本而況二人之趣甚同交甚狎耶其時偕遊者一爲孫君芝亭一爲汪君芝之而皆余戚也合牽連得書

重修南捕通判廳壁記代弟香亭作

嘗讀孫可之書褒城驛歎官舍常新振古爲難矧今之通判權輕而俸薄士大夫之履斯任而郵驛視之也亦宜雖然不有署何有官不有官何有政腹擊爲室而鉅曰以安民也叔孫昭子所到雖一日必葺其牆屋古之君子於私居之舍猶矜矜然鄭重將之而況懷印曳紱將呼唱於堂皇以治事者乎庚子春余承乏江寧南捕之職入其門奧草滿焉行其庭宲瘤隊焉考之府志缺不載也詢之老氓杳不知也相傳署本前明監司舊居頹圮已久乾隆壬辰前任密公葺向西三舍以處其孥此外承塵搏壁日就頹隮幾無容膝處矣余不得已請於大府命隸須材工屬役慮事量功甓甃塗墍凡成堂樓庖湢賓館內舍五十九處費金九百有奇支廉俸也益之以三百有奇捐私財也一時過客來遊者靡不豪余所爲余笑告之曰余惟不豪於官故豪於屋耳夫外任閒曹有閒於通判者乎使急於進取者居之方決捨之不暇何肯僶然造作哉惟余之性拙而才疎官於是即安於是將盡臣職而報　君恩亦未嘗不在於是然則公舍也即私舍也人居也如己居也椽之築之苟美苟完吾已乎哉園之西有水有石有古柳有高梧猶人有美質而未學鋤理出之亦足小寄情賞功既成爲文以記其梗概而意有未竟乃爲之歌曰日之夕兮吏

散衙兮棘茨既剪樹槎枒兮通判何判盡判花兮公事餘兮步庭除兮小池既清水渠渠兮前捕何捕盡捕魚兮勿懈當官勿侵事權施於有政作造屋觀平水置藥表正形端後賢定笑雍之言然

重修中和道院碑記

人但知道教無爲不知惟有爲也而後可以無爲有爲者勇猛精進所以成天下之務也無爲者幽深元妙所以研天下之幾也務之不成幾於何有班固之言曰道家者流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及放者爲之則曰獨任清虛可以爲治夫但言清虛之守而不言創造之功此道法所以不振也古之人相馬以輿相士以居輿與居尚不可苟況眞靈之所棲符籙之所藏而可蘧廬視之乎吾家月渚道人深契此旨前年持湯文正公手書道院碑記屬余爲跋今年又以重修道院狀屬余爲記按院始於洪武初歷歲四百興廢屢矣 本朝自薛文憲葺治後王沈二公又繼志焉星霜既移隊剝旋生月渚纂其師退庵公餘業尺營寸度積累成功妥神則有眞武神武桂香三殿尊祖則有柏庭澹甯迎暉聽雨諸舍踵舊者改朗吟閣爲敬畏堂是也新增者雨蕉書屋臥雪廬是也其他爲著爲陳爲庖爲湢爲蒲牢爲法鼓爲長康爲央濱匽豬爲鎦壇之宮爲麗譙之所靡不精心致思區分殊事地則斸之牆則墍之度筵而堂建度几而室立落成後增榮益觀邦之人咸儃儃然眴轉以遊蘘拱以敖嘻非月渚才之敏心之堅何能如是昔王荆公作龍興講舍記羨浮屠慧禮之能以爲此失而彼得焉似若閔儒而姤墨者不知周孔之教以開物成務爲貴月渚爲吾宗六俊公後裔通儒書耽吟詠以幼病故習靜院中是蓋先有得於此而後旁通於彼者也其索記也豈好名哉亦欲留此規模俾後之人肯堂肯構踵而行之庶幾無形之道教藉有形之道院而永永無極焉貞石有靈亦當鑒其志矣

遊仙都峯記

或告余曰子從雁宕歸則永嘉之仙巖縉雲之仙都峯均可遊焉余謹識之誤記仙巖爲歸途之便舟行

十里方詢土人曰南北殊路矣心爲缺然及至縉雲以仙都謀之邑宰有難色以溪漲辭余遂絕意於遊行三十里止黃碧塘日已昳望前村瓦屋鱗列從隸曰此虞氏園也盍往小憩如其言園主迎入茗飲未暇深語仍還旅店將弛衣眠聞門外人聲嘈嘈則虞氏昆季曰別後見名紙先生即袁太史乎曰然乃手燭上下照嘖且駭曰我輩幼讀先生文以爲國初人年當百數十歲今神采若斯是古人復生矣願須臾留明日陪遊仙都余未及答而少者捲帳長者捧席家僮肩行李已至其家折聖張飲次日廚具饌里具車導入响巖石洞隆然卯之應聲有小赤壁有鼎湖草樹蒴歙高不可上仙榜巖雉堞横排可書數百姓名暘谷爲溪水所嚙非梯莫登僅遙矚於大方石上有宋嘉定磨崖及王十朋詩約略可識未一日而仙都之遊畢仍宿虞氏家噫是遊也非虞氏主之則仙都不可遊非從隸有請則不詣虞氏非日尙晏溫或有雨則從隸雖請亦不往非具生紙以名通則虞氏亦不知我爲何人我之當遊仙都仙都之當爲我遊天也非人也然仙巖咫尺可遊而於意外失之仙都心已決捨萬不能遊而於意外得之一遊也無大關係而世事之舛午如是其他何可類推哉亟記之以志遭逢之奇以表虞氏好賢之德主人名沅字啟蜀爲唐永興公之後人

遊黃龍山記

壬寅四月余遊天台雁宕畢遊處州之黃龍山山皆礧礧大圓石坻伏鬱堙各相踞藉類東魯嶧山與台宕絕異人疑造物矜奇乃爾予曉之曰此豈造物者之有意爲哉使有意爲之必不能成如是形就成如是形亦不能有此奇變惟其氣化推遷偶然而生適然而成正恐造物者有意爲之而反有所不能何也余幼時嬉戲好置水盂鎔錫投之沸然有聲俄而立者蹲者臥者疊爲架倚者巨而宏者碎且雜者欹側而斜橢者若相鬭又相悅者蓋無弗備焉其狀則爲獅爲象爲龍爲馬爲雞蟲雜物爲華嶽嵩岱諸名勝亦無不備焉是豈余之有意爲哉其傾之於水也余之所知也其成如是形也非余之所知也問之錫錫

不知間之水水亦不知山之道何獨不然當元黃未判時元氣茫茫山水土沙鎔爲一片石如柔孔[illegible]粗其間一旦天浮地沉沙飛水歸風從而蕩採之星橫於天石橫於地詭狀殊形或開闢即露或俟後人搜爬始露歷年愈久蘊畜愈厚山形愈奇今人見山頂有船有匣有屋有朽槽此豈真有人爲飛上置之哉所以然者職此之由惜人形體小年壽促後天地生先天地亡不能坐而待之瞭然觀之耳然其理不過如是或曰是山說也非山記也於黃龍何與曰舉一隅可知三隅幷可知千百萬隅余因遊黃龍而憬然有悟故揭所見以書之且遊台宕俱有詩遊黃龍無詩記之所以代遊黃龍之詩也

浙西三瀑布記

甚矣造物之才也同一自高而下之水而浙西三瀑三異卒無複筆壬寅歲余遊天台石梁四面崒者屋巖重者巘隙皆環梁遮迣梁長二丈寬三尺許若鰲脊跨山腰其下嵌空水來自華頂平疊四層至此會合如萬馬結隊穿梁狂奔凡水被石撓必怒怒必叫號以崩落千尺之勢爲羣碨磈所攩挜自然拗怒鬱勃喧聲雷震人相對不聞言語余坐石梁恍若身騎瀑布上走山腳仰觀則飛沫濺頂目光炫亂坐立俱不能牢疑此身將與水俱去矣瀑上寺曰上方廣下寺曰下方廣以愛瀑故遂兩宿焉後十日至鴈宕之大龍湫未到三里外一疋練從天下恰無聲響及前諦視則二十丈以上是瀑二十丈以下非瀑也盡化爲烟爲霧爲輕綃爲玉塵爲珠屑爲琉璃絲爲楊白花既墜矣又似上升既疎矣又似密織風來搖之飄散無著日光照之五色眣麗或遠立而濕其首或逼視而衣無沾其故由於落處太高崖腹中窪絕無憑藉不得不隨風作幻又少所抵觸不能助威揚聲較石梁絕不相似大抵石梁武龍湫文石梁喧龍湫靜石梁急龍湫緩石梁衝盪無前龍湫如往而復此其所以異也初觀石梁時以爲瀑狀不過爾爾龍湫可以不到及至此而后知耳目所未及者不可以臆測也後半月過青田之石門洞疑造物雖巧不能再作狡獪矣乃其瀑在石洞中如巨蚌張口可吞數百人受瀑處池寬畝餘深百丈疑蛟龍欲起激盪之聲如

考鐘鼓于甕內此又石梁龍湫所無也昔人有言曰讀易者如無詩讀詩者如無書讀詩易書者如無禮記春秋余觀于浙西之三瀑也信

遊黃山記

癸卯四月二日余遊白嶽畢遂浴黃山之湯泉泉甘且洌在懸厓之下夕宿慈光寺次早僧告曰從此山逕仄險雖兜籠不能容公步行良苦幸有土人慣負客者號海馬可用也引五六壯佼者來俱手數丈布余自笑羸老乃復作襁褓兒耶初猶自强至憊甚乃縛跨其背於是且步且負各半行至雲巢路絕矣躡木梯而上萬峯刺天慈光寺已落釜底是夕至文殊院宿焉天雨寒甚端午猶披重裘擁火雲走入奪舍頃刻混沌兩人坐辨聲而已散後步至立雪臺有古松根生於東身仆於西頭向於南穿入石中裂出石君石似活似中空故能伏匿其中而與之相化又似畏天不敢上長大十圍高無二尺也他松類是者多不可勝記晚雲氣更清諸峯如兒孫俯伏黃山有前後海之名左右視兩海並見次日從臺左折而下過百步梯路又絕矣忽見一石如大鰲魚張其口不得已走入魚口中穿腹出背別是一天登丹臺上光明頂與蓮花天都二峯爲三鼎足高相峙天風撼人不可立幸松針鋪地二尺厚甚軟可坐晚至獅林寺宿焉趁日未落登始信峯峯有三遠望兩峯夾峙逼視之尚有一峰隱身落後峯高且險下臨無底之溪余立其巔垂趾二分在外僧懼挽之余笑謂墜亦無妨問何也曰溪無底則人墜當亦無底飄飄然知泊何所縱有底亦須許久方到儘可須臾求活惜未挈長繩縋精鐵量之果若千尺耳僧大笑次日登大小清涼臺臺下峯如筆如矢如筍如竹林如刀戟如船上桅又如天帝戲將武庫兵仗布散地上食頃有白練繞樹僧喜告曰此雲鋪海也初濛濛然鎔銀散綿良久渾成一片青山羣露角尖類大盤凝脂中有筍脯矗現狀俄而離散則萬峯簇簇仍還原形余坐松頂苦日炙忽有片雲起爲蔭遮方知雲有高下迥非一族薄暮往西海門觀落日草高於人路又絕矣喚數十夫芟夷之而后行東峯屏列西峯插地怒起中間

鶻突數十峯類天台瓊臺紅日將墜一峯以首承之似吞似捧余不能冠被風掀落不能韈被水沃透不敢杖動陷軟沙不敢仰慮石崩壓左顧右睨前探後矚恨不能化千億身逐峯皆到當海馬負時捷若猱猿衝突急走千萬山亦學人奔狀如潮湧俯視深阬怪峯在腳底相待倘一失足不堪設想然事已至此惝怳無益若禁緩之自覺無勇不得已託孤寄命憑渠所往覺此身便已羽化淮南子有膽爲雲之說信然初九日從天柱峯後轉下過白沙矼至雲谷家人以肩輿相迎計步行五十餘里入山凡七日

遊廬山黃厓遇雨記

甲辰春將遊廬山星子令丁君告余曰廬山之勝黃厓爲最余乃先觀瀑于開先寺畢卽往黃厓厓仄而高篌輿升奇峯重累如旗鼓戈甲從天上擲下勢將壓己不敢仰視貪其奇不肯不仰視屏氣登巔有舍利臺正對香爐峯又見瀑布如良友再逢雖百見不厭也旋下行至三峽橋兩山夾溪水從東來巨石阻之小石尼之怒號噴薄橋下有宋祥符年碑諦視良久至棲賢寺宿焉次日聞雷已而晴乃往五老峯路漸陡行五里許回望彭蠡湖帆竿排立已所坐舟隱隱可見正徘徊間大雨暴至雲氣坌湧人對面不相識輿夫認雲作地踏空欲墮者屢矣引路里保避雨遠竄大聲呼杳無應者天漸昏黑雨愈猛不審今夜投宿何所輿夫觸石而顚余亦仆幸無所傷行李愈沾濕愈重擔夫呼暑家僮互相怨尤有泣者余素豪至是不能無悸躑躅良久猶臨絕壑忽樹外遠遠持火者來如陷黑海見神燈急前奔赴則萬松菴老僧曳杖迎嘻曰相待已久惜公等誤行十餘里矣燒薪燎衣見屋上插柳方知是日清明也次日雪冰條封山觸履作碎玉聲望五老峯不得上轉身東下行十餘里見三大峰壁立溪上其下水潺潺然余下車投以石久之寂然想深極故盡數十刻倘未至底其旁積石礎碎瓦礫無萬數疑卽古大林寺之舊基輿夫曰不然此石門澗耳余笑謂霞裳曰考據之學不可與輿夫爭長姑存其說何害乃至天池觀瓦就黃龍寺宿焉僧告余曰從萬松菴到此已陡下二千丈矣問遇雨最險處何名曰犁頭尖也余五年遊山皆

樂惟此行也苦特志之

遊丹霞記

甲辰春暮余至東粤聞仁化有丹霞之勝遂泊五馬峰下別買小舟沿江往探山皆突起平地有橫皴無直理一層至千萬層箍圍不斷疑嶺南近海多螺蚌故峰形亦作螺紋耶尤奇者左窗相見別矣右窗又來前艙相見別矣後艙又來山追客耶客戀山耶舛午惝怳不可思議行一日夜至丹霞但見絕壁無蹊徑惟山脊裂一縫如斜鋸開人側身入良久得路攀鐵索升別一天地借松根作坡級天然高下絕不滑履無級處則鑿匡石而爲之細數得三百級到關天門最險僅容一客上橫鐵板爲啟閉一夫持矛鳥飛不上山上殿宇甚固甚宏闊鑿匡作溝引水僧廚甚巧有僧塔在懸厓下厓張高霧吞覆之其前羣嶺環拱如萬國侯伯執玉帛來朝間有豪牛醜犀犂犴幻人鶴張鸞舞者余宿靜觀樓山子仅銜窗而立壓人魂魄夢亦覺重山腹陷進數丈珠泉滴空枕席間琮琤不斷池多文魚泳游余置筆硯坐片時不知有世不知有家亦不知此是何所次日循原路下如理舊書愈覺味得立高處望自家來蹤從江口到此蚰蟠蚓屈縱橫無窮約百里而遙倘用鄭康成虛空鳥道之說拉直綫行則五馬峰至丹霞片刻可到始知造物者故意頓挫作態文章非曲不爲功也第俯視太陡不能無悸乃坐石磴而移足焉僧問丹霞較羅浮何如余曰羅浮散漫得一佳處不償勞丹霞以遒警勝矣又問無古碑何也曰厲宕開自南宋故無唐人題名黃山開自前明故無宋人題名丹霞爲　國初所開故并明碑無有大抵禹迹至今四千餘年名山大川尚有屯蒙未闢者如黃河之源元始探得此其證也然即此以觀山倘如此愈知聖人經義更無津涯若因前賢偶施疏解而遽欲斷然闌禁後人不許再參一說者陋矣妄矣殆不然矣

峽江寺飛泉亭記

余年來觀瀑屢矣至峽江寺而意難決捨則飛泉一亭爲之也凡人之情其目悅其體不適勢不能久留

天台之瀑離寺百步鴈宕瀑旁無寺他若匡廬若羅浮若青田之石門瀑未嘗不奇而遊者皆暴日中踞危崖不得從容以觀如傾蓋交雖懽易別惟粵東峽山高不過里許而磴級紆曲古松張覆驕陽不炙過石橋有三奇樹鼎足立忽至半空凝結爲一凡樹皆根合而枝分此獨根分而枝合奇已登山大半飛瀑雷震從空而下瀑旁有室即飛泉亭也縱橫丈餘八窗明淨閉窗瀑聞開窗瀑至人可坐可臥可箕踞可偃仰可放筆研可瀹茗置飲以人之逸待水之勞取九天銀河置几席間作玩當時建此亭者其仙乎僧澄波善弈余命霞裳與之對枰於是水聲棋聲松聲鳥聲參錯並奏頃之又有曳杖聲從雲中來者則老僧懷遠抱詩集尺許來索余序於是吟詠之聲又復大作天籟人籟合同而化不圖觀瀑之娛一至於斯亭之功大矣坐久日落不得已下山宿帶玉堂正對南山雲樹蒼蔚中隔長江風帆往來妙無一人肯泊岸來此寺者僧告余曰峽江寺俗名飛來寺余笑曰寺何能飛惟他日余之魂夢或飛來耳僧曰無徵不信公愛之何不記之余曰諾已遂述數行一以自存一以與僧

遊桂林諸山記

凡山離城輒遠惟桂林諸山離城獨近余寓太守署中晡食後即于于焉而遊先登獨秀峯歷三百六級詣其巔一城烟火如繪北下至風洞望七星巖如七穹龜團伏地上次日過普陀到棲霞寺山萬仞壁立旁有洞道人秉火導入初尚明已而沉黑窅渺以石爲天以沙爲地以深壑爲池以懸崖爲幔以石腳插地爲柱以橫石牽挂爲棟梁未入時土人先以八十餘色目列單見示如獅駝龍象魚網僧磬之屬雖附會亦頗有因至東方亮則洞盡可出矣計行二里許俾晝作夜倘持火者不繼或堵洞口則遊者如三良殉穆公之葬永陷坎窞中非再開闢不見白日吁其危哉所云亮處者望東首正白開門趨往捫之竟是絕壁方知日光從西罅穿入反映壁上作亮非門也世有自謂明於理行乎義而終身面牆者率類是矣次日往南薰亭隄柳陰翳山淡遠縈繞改險爲平別爲一格又次日遊木龍洞洞甚狹無火不能入垂石

乳如蓮房半爛又似鬱肉漏脯離離可摘疑人有心腹胃腸山亦如之再至劉仙巖登閣望鬬雞山兩翅展奮但欠啼耳腰有洞空透如一輪明月大抵桂林之山多穴多竅多聳拔多劍穿蟲齧前無來龍後無去蹤突然而起戛然而止西南無朋東北喪偶較他處山尤奇余從東粵來過陽朔所見山業已應接不暇單者複者豐者殺者揖讓者角鬬者綿延者斬絕者雖奇鶬九首獾疏一角不足喻其多且怪也得毋西粵所產人物亦皆孤峭自喜獨成一家者乎記歲丙辰余在金中丞署中偶一出遊其時年少不省山水之樂今隔五十年而重來一邱一壑動生感慨知諸山之可喜可愕哉慮其忘故詠以詩慮未詳故又足以記

遊端州寶月臺記

亭館之宜避寒易避暑難大概氣疏以達少日而多風爲避暑之最也端州北門外有寶月臺夷庭高基梁長九丈餘六古榕樹東西遮蔭北望曠如荷萬頃搖風送香遠望七星巖如竹林客差肩而坐余雖好遊得此於他處甚寡且喜離府署近常攜筆硯避暑其間高要令楊蘭坡知余之好之也時時招客治具爲老人歡六月朔自臺醉歸天大風次日水暴至城不沒者三版臺爲巨浸矣噫家弟守端州三年未嘗一詣臺所自余遊焉而臺名大噪四方之履舄至又未半月河伯亦慕而奪焉名之不可久居也如是夫然臺不余約而余來余不楊約而楊公來余與楊公俱不水約而水又來名勝之隱晦人事之變遷居處之久暫人耶天耶若可知若不可知雖水退後臺將自出而余則齒衰路遙不可以久留矣明年避暑時余之不能忘情於臺與楊公猶臺與楊公之不能忘情於余也爲文以記之使明府高義此邦陳迹常留存於人間而不隨水爲滅沒云

遊武夷山記

凡人陸行則勞水行則逸然山遊者往往多陸而少水惟武夷兩山夾溪一小舟橫曳而上溪河湍激助

作聲響客或坐或臥或偃仰惟意所適而奇景盡獲洵遊山者之最也余宿武夷宮下曼亭峯登舟語引路者曰此山有九曲名倘過一曲汝必告於是一曲而至玉女峯三峯比肩華如也二曲而至鐵城障長屏遮遮翰音難登三曲而至虹橋巖穴中庋柱棋百千橫斜參差不腐朽亦不傾落四五曲而至文公書院六曲而至瀑布匡匡狀斬絕如用倚天劍截石爲城壁立成削勢逸不可止竊笑人逞勢天必天閼之惟山則縱其橫行直刺凌逼莽蒼而天不怒何耶七曲而至天游山愈高徑愈仄竹樹愈密一樓憑空起衆山在下如張周官王會圖八荒蹲伏又如禹鑄九鼎罔象魑魅軒豁呈形是夕月大明三更風起萬怪騰踔如欲上樓揭煉師能詩與談燭跋旋即就眠一夜魂營營然猶與烟雲往來次早至小桃源伏虎巖是武夷之八曲也聞九曲無甚奇勝遂即自崖而返噫余學古文者也以文論山武夷無直筆故曲無平筆故峭無複筆故新無散筆故遒緊不必引靈仙荒渺之事爲山稱說而即其超鶩之概自在兩戒外別豎一幟余自念老且衰勢不能他有所往得到此山誌嘆觀止而日論者猶道余康強勸作崆峒峨眉想則不知王公貴人不過纍拳石濬盈畝池尚不得朝夕玩遊而余以一匹夫髮種種矣遊遍東南山川亦何不足於懷哉援筆記之自幸其遊亦以自止其遊也

祭孔南溪方伯文

嗚呼同年者四海九州之人耳何君與余之獨親既乍處以欣然情彌久而彌眞苟逾時之契闊必執訊之殷勤上堂輒攬其衣裾入座必鍥其車輪傔從不知其故賓朋莫探其因謂兩人之名位相同耶乃一則顯而一則藏也謂兩人之情性相合耶又一則狷而一則狂也然則胡爲固結而不可解耶亦各指心而口不能詳也憶君之初來爲江城之司馬偶承顏以接詢便慄然而意下降夫人之魚軿迎諸郎之騙駕龐公妻子不知主賓祖約深談屢忘晨夜已而揚州領郡蘇州專城再遷轉運再司祥刑以周昌之强直兼伯夷之孤淸上游無諉之事僚屬斷聽請之情惟余飛一詞以相抵則儼然桐魚之扣而石鼓爲

之應聲其性夷䜋其心淡泊笑比河清政如霜肅不寵人以片言不受人之半菽惟余之清詞曼句則時時維誦而當作笙簫雖余之廢札穨箋亦必急急漬治而寶如珠玉偶來秣陵銜參大府王事敦迫未詣我所亡何書來陳謝千語謂子見責胸中有吾若竟恝然視吾如無請將歉懷爰告僕夫庶幾見諒待吾如初嗚呼一鄙人何足爲君輕重而竟若是之瞿瞿乎客歲之秋　天子命公屏藩江左老幼呼曰正人來矣民其帖妥余亦喜曰彼君子兮此來爲我誰知未稔遽爾懸車　君恩愈深臣力愈差神雖存而形敝羣未至而凶㗖值我病痁未能走送君來訣別登牀號慟雖四奴之扶顚猶雙趺之怯重果白首之恩知付黃壚之一夢嗚呼傷哉人生局促逝者如斯遠然化盡賢聖何辭情依依而宛在魂迋迋以何之我差君兮三歲知後死兮幾時折疏麻兮遙奠特覼縷以陳詞不然我兩人之風義將千秋其誰知哀哉尚享

祭李竹溪文

嗚呼竹溪竟先我死我失良朋世喪君子既搏我臂更僂我指海內之交如君有幾訔舉京兆榜下散矣雖同師門一揖而已後二十年君宰上元蒙來相訪澀於語言如玉在璞其光勿宣心猶遲疑未審君賢及覩君政漸見本原勞不言勤清不言貧無須笞吏吏不爲姦不孝愛民民情歡便交君既久敬君彌篤毅而能擾剛而勿戇先施忘報有諾不宿辭隆就殺風神落莫余雖山居惟君是適誤君官衙是我書室茶呼兒烹酒喚嫂設君但傑然笑言吃吃君畢王事亦詣我家壽或拜母閒或玩花詩謀一字書借五車豎婉稚女呼君爲爺叔婢媼驚詢官耶客耶君了外艱貧不能去余典裘裳悉力相助旁觀嘖嘖此叟弄豪如何楊朱肯拔一毛我但匿笑難語爾曾推遷評事得拜　殿上　帝知老吏命陳忠讜君奏民隱如指諸掌未盡臣言已聞　天獎遂擢不次惠州黃堂嶺南一過金銀爲牆豈知君心淡如雪霜萬車圍轉一輪獨方如何能行官斷厥軼微罪歸來廉泉滿口對余大笑未辱君友余亦賀遲我故人且往趨圖痛

飲十旬臨行訣別流涕覆面各指頭顱無緣相見果然信至元晏病風細玩手書點畫猶工雖枯半體不廢兩肱可憐膠漆難通鱗鴻白門河間雲山萬重君接我書如獲珍怪潢治收藏雒誦必再我接君書喜極而拜所拜者天留君尚在今年四月郎君寄訃述君遺言命余志墓嗚呼竹溪竟返眞矣而我偃然尚為人矣追思疇昔隔兩塵矣如日之夕離再晨矣且喜頽侵逾七旬矣與世漸疎與君親矣有芻一束有文一道遠寄郎君必祭必告哀哉尚享

小倉山房續文集卷二十九終

與程蕺園書

錢唐袁枚子才

從熊公子處接手書云有索僕古文者命爲馳寄僕於此事因孤生嬾覺古人不作知音甚希其獘一誤於南宋之理學再誤於前明之時文再誤於　本朝之考据三者之中吾以考据爲長然以之溷古文則大不可何也古文之道形而上純以神行雖多讀書不得妄有摭拾韓柳所言功苦盡之矣考据之學形而下專引載籍非博不詳非雜不備辭達而已無所爲文更無所爲古也嘗謂古文家似水非翻空不能見長果其有本矣則源泉混混放爲波瀾自與江海爭奇考据家似火非附麗於物不能有所表見極其所至燎於原矣焚大槐矣卒其所自得者皆灰燼也以考据爲古文猶之以火爲水兩物之不相中也久矣記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六經三傳古文之祖也皆作者也鄭箋孔疏考据之祖也皆述者也苟無經傳則鄭孔亦何所考据耶論語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著作家自抒所得近乎爲己考据家代人辨析近乎爲人此其先後優劣不待辨而明也近見海內所推博雅大儒作爲文章非序事噂沓即用筆平衍於剪裁提挈烹煉頓挫諸法大都懵然是何故哉蓋其平素神氣沾滯於叢雜瑣碎中翻擷多而思功少譬如人足不良終日循牆扶杖以行一旦失所依傍便偎偎然臥地而蛇趨亦勢之不得不然者也且胷多卷軸者往往腹實而心不虛藐視詞章以爲不過爾爾無能深探而細味之劉貢父笑歐九不讀書其文具在遠遜廬陵亦古今之通病也前年讀足下汪宜人傳紆徐曲折在望溪集中爲最佳文字此種境界似易實難僕深喜足下晚年有進於此僕之文非足下之獻而誰獻焉尙有近作數篇意欲增入須明春乃來衰年心事類替人持錢之客臨殘歲暮汲汲顧景終日宰權簿冊爲交代後人計甚殷豈不知假我數年未必不再有進境然難必主人之留客與否也一笑

答戢園論詩書

來諭諄諄教刪集內緣情之作云以君之才之學何必以白傅樊川自累大哉足下之言僕何敢當夫白傅樊川唐之才學人也僕景行之尙恐不及而足下乃以爲規何其高視僕卑視古人耶足下之意以爲我輩成名必如濂洛關閩而后可耳然鄙意以爲得千百僞濂洛關閩不如得一二眞白傅樊川以千金之珠易魚之一目而魚不樂者何也目雖賤而眞珠雖貴而僞故也人之才性各有所近假如聖門四科必使盡歸德行雖宣尼有所不能君子修身先立其大則其小者毋庸矯飾韓昌黎上宰相書杜少陵獻哥舒翰詩後人頗相疵瑕而二賢集中卒不刪去想見古人心地光明日月之食人皆見之惟沈休文胷多隱慝故有綺語之悔竹垞存風懷一首慮爲配享累此亦一時戲言何足爲典要試思竹垞當時竟刪此篇今日孔廟中果能爲渠置一席否儒者誠其意虛其心終日慊慊望道未見豈有貪後世尊崇先掩其不善而著其善之理僕平生見解有不同於流俗者聖人若在僕身雖賤必求登其門聖人已往僕鬼雖餒不願厠其廟何也聖門諸人聖人所致必非庸流配享諸人後代所尊頗多僥倖豪傑之士不屑與僥倖者同升使僕集中無緣情之作尙思借編一二以自汚幸而半生小過情在於斯何忍過時抹摋吾誰欺自欺乎且夫詩者由情生者也有必不可解之情而後有必不可朽之詩情所最先莫如男女古之人屈平以美人比君蘇李以夫妻喩友由來尙矣即以人品論徐摛善工體能挫侯景之威上官儀詞多浮豔盡忠唐室致光香奩楊劉崑體趙清獻文潞公亦倣爲之皆正人也若夫迂襲經文貌爲理語者雖未嘗不竄名儒林然非頑不知道即鈍不任事贓私諂諛史難屈指白傅樊川恥之僕亦恥之人能改過自佳然必深知其非有所不安於心而后從諫如流非可隨聲附和緣情之作縱有非是亦不過三百篇中有女同車伊其相謔之類僕心已安矣聖人復生必不取其已安之心而掉磬之也宋儒責白傅杭州詩憶妓者多憶民者少然則文王寤寐求之至於展轉反側何以不憶王季太王而憶淑女耶孔子厄於

陳蔡何以不思魯君而思及門弟子耶沈朗又云關雎言后妃不可爲三百篇之首故別撰堯舜詩二章然則易始乾坤亦陰陽夫婦之義朗又將去乾坤而變置何卦耶此種謬言令人欲嘔善乎鄭夾漈曰千古文章傳眞不傳僞古人之文醇駁互殊皆有獨詣處不可磨滅自義理之學明而學者率多雷同附和人之所是是之人之所非非之問其所以是所以非之故而茫然莫解歸熙甫亦云今科舉所舉千二百人讀其文莫不崇王黜伯貶蕭曹而薄姚宋信如所言是國家三年之中例得臯夔周孔千二百人也豈有是哉足下來教是千二百人所共是僕緣情之作是千二百人所共非天下固有小是不必是小非不必非者亦有君子之非賢於小人之是者先有寸心後有千古再四思之故不如勿刪也

答平瑤海書

四月一日接手書洋洋千言所以矜寵枚文者至於再至於三若發於中心之誠而不能自已枚自問何以得此于先生始而疑繼而懼終乃狂喜而感至於天故何也昔人稱龐士元獎引人才每過其分蓋是善善從長而非其人之果足以副之也疑先生以此意見待故懼且疑繼而思之先賢呂新吾云凡評人詩文徵吾心不欺之學先生豈肯欺我衆自欺哉以故喜欲狂也然而知音之難自古記之子雲太元世取覆醬祗桓譚篤好比諸周易溫公通鑑人人庋東高閣惟王勝之肯讀一過今知詩者多知文者少知散行文者尤少枚空山無俚爲此於舉世不爲之時自甘灰沒獨先生假借數言傳其自信豈非天之哀枚衰朽故生有絕大知識人爲闡揚以光明之耶古人得一知己死且不恨蓋言知己最難苟得一焉則死者之魂魄雖長逝千載猶無憾也枚竟未死而得之於並生此世之先生感先生能不感生先生之天乎假使先生遲生百年枚早生百年則雖知我愛我亦彼此付諸冥漠而已矣枚之得交于先生天也枚讀書六十年知人論世嘗謂韓柳歐蘇其初心俱非託空文以自見者惟其有所餘於文之外故能有所立於文之中雖王半山措施不當致禍宋室而其生平稷契自命欲有所建立之意何嘗不矜矜自持故

所爲文勁折遒峭能獨往來於天地間札中道枚幹濟之才十不施一枚何敢當然以論文故是探本之言毛詩云維其有之是以似之得毋先生之懷抱言至此而亦不自覺其流露耶枚再拜

答沈省堂觀察書

前書述所志無所慕而爲善無所畏而不爲惡斯言也平平無奇而足下來書疑僕自許過當云二語是生知安行地位非聖人不能噫過矣夫飲食者見物屠敗而嘔之以其不悅於口而非以其能傷人也見物甘旨而嗜之以其悅於口而非以其能養人也雖養人傷人之機未必不伏於一嗜一不嗜間而爾時必不暇及者尋常飲食之人皆能之不必易牙也聖人非人中之易牙乎而何必以此尋常語相震驚乎書中云僕晚年得子宜勿姑息訓之以義方斯言是也又云宜種福田以圖後慶則又誤矣春秋之法誅心不誅事惡出無心其惡可閔善出有心其善可鄙子曰視其所以足矣必曰觀其所由若爲善而先有子孫之見則所由盜足觀乎又曰丘之禱久矣此豈預知其將疾病而先爲之禱乎夫善可爲惡不可爲理也福與禍數也好善者雖禍不懼然后謂之眞善惡惡者雖福不喜然后謂之眞惡惡若有心較論於報復之間挾其私意與天爲市則偶然氣數之不齊報施之略爽其平素操持岌岌乎殆矣禹稱惠迪吉從逆凶論治天下之大權也易稱積善必有餘慶積不善必有餘殃言履霜堅冰之象也皆非世俗所刊陰騭文感應篇瑣瑣齷促家人言也史冊名臣傳中亦往往稱吾家積德後世必有興者此皆子孫顯貴後歸功先人追頌之言斷非當其行善時先爲此說猶之魯頌稱太王翦商亦後人追頌之詞非太王當日果有翦商之志也且理數之不齊更有難言者周家積德累仁自后稷公劉千餘年至於文武成康至矣乃一再傳而昭王溺於楚孔子至聖先天而天不違乃衰年目睹伯魚早卒此皆後世大不祥之事而當時偏逢其厄使非古聖人爲之祖爲之父安知不有俗流見解疑其先人必有隱慝故受此孽報耶常謂以行善勸人猶以讀書勸子弟也以因果勸人猶之誘以果餌威之夏楚也在子弟幼時原應作如此

義法者年到十四五當心知嗜味俛焉日有孳孳矣若猶須如此督誘便是不肖行逕今以福善禍淫之說誘人是以不肖子弟待人也足下與僕相交四十年而相待之薄乃如是哉昨春過無錫楊宏度來舟中亦如君所云云僕應之曰君因我有子故勸我急行善然則我無子君將勸我急行惡乎楊亦張目而不能答也

與楊峙塘書

昔退之作爭臣論諷陽亢宗諫僕欲作一論諷足下不諫諫御史職也足下爲御史而廢之棄職過矣然天下事有不爲而賢於其爲之者醫是也諫是也孝子之事父也不修瀡以甘之而湯藥以苦之豈得已哉然父之飲之也非所甘而强焉雖當時惡其螫口覆盂逐醫而過後諒其子之用心或疾益甚則未有不翻然悔者悔則復肯受藥若當其上口時雖不甚苦而實乃無疾而攻又或朝丸夕劑促數煩志而於肯綮處離隔太遠彼爲父者必悅然於其子之務名而非以爲愛醫之射利而非以爲功則愈信己身之無病愈疑天下之無藥而一旦有真疾有良藥亦復不受矣諫之爲道亦猶是也三代後宋仁宗最賢最納諫其時諫者殆無虛日及考其章疏率皆沽名徼訐無關政體其所謂直臣如王陶唐介余靖孫甫輩僕甚鄙之今　上首開言路風聞者不罪稱　旨者遷官近年來諫章雲集最上者取宋儒陳言迂遠牽引令人聞古樂而思臥其次小有條議改刑部一律工部一例從亦可駁亦可其下爭風氣之先伺　上意而迎之其冒諛者亦復後悔此輩喋喋雖中主亦所厭聞况聰明睿智遠過堯舜者乎僕恐數年後諫道將廢諫路將絕則今日之御史爲之也且夫御史之職較宰相卑而御史之道與宰相同何也宰相無專司燮理論道而已御史亦無專司補過拾遺而已非如九卿百官有政事之程督也有可諫則諫無可諫則已敢諫則諫不敢諫則已行其道以盡職養其身以有待與留其路以讓人三者皆可以無愧於天下陽城七年不諫雖不裂麻卒爲君子杜欽谷永攻上身及後宮雖終日諫卒爲小人此其故可思也足

下近劾大僚逐之海內聳其威僕以爲受逐者水就傾矣伐之不武恐足下巧有餘而道猶未足故以不諫規足下

書呂夷簡傳後

治天下國家無難惟當其可之爲難古之人事苟當伊尹廢太甲文王廢伯邑考無所爲非事苟不當高祖不廢呂后晉武不廢惠帝卒亂天下易曰貫魚以宮人寵無不利言宮人進幸於君后不得專也又曰恒其德婦人貞吉夫子凶言陽剛統陰不貴貞恒也光武廢郭后其時漢儒質樸無爭之以爲名者仁宗廢郭后宋人章疏交攻在孔范諸賢豈不有鑒於唐武氏之禍而隱然以韓褚自居哉不知仁宗無晉王之昏郭后非王后之比楊尚二美人無武氏之惡呂夷簡亦非許敬宗李義府之流擬人不倫固不可也當是時章獻崩帝始知宸妃爲生母宮寢紛紛異論蜂起帝心大不安至於開棺驗視蓋其心已有戒乎母后之專而惴惴乎宸妃之不得其死矣郭氏者章獻黨也恃勢專悍本無窈窕之儀而又忿爭手摶形同委巷帝時無子帝之心其能無履霜之戒乎賢如光武豈爲陰貴人廢后哉亦鑒前代人彘之禍幾乎以呂易劉故先黜呂后配享隨廢郭后英主所見大抵相同其爲社稷計至深且切彼孔范者迂儒也可與立未可與權而呂夷簡者亦陋儒也諸臣嘵嘵便宜曉以此義乃引光武故事支吾及諸臣以堯舜折之遽不能對不知堯舜不廢后曾廢太子矣事以義起本無典故之足云而孔門三黜其妻孟子以順爲正諸賢又何以不聞也范公之言曰后之罪未聞當廢公言誤矣禮曰出妻放子怨而不表禮爲故蒸梨不飾皆古人忠厚之意范公身爲臣子知母后有罪止宜含畜覆護不忍探聞乃苦逼帝以廢后之故布告天下於是以頸痕示執政如嬰兒格鬬乞憐於長者之前國體何在且姑前不叱狗齒路馬有誅原以豫遠不敬也當宮內忿爭時至尊在前后自搖手不得乃當帝而手批其所愛又拒救觸帝至傷漢法所謂大不敬也漢任后與李太后爭門誤掐太后指皆坐梟首律文傷尊長無誤不誤之分誠以名分爲重

故遂公又言曰子不宜聽父出母又誤矣伯魚之母被出期而猶哭可矣執其袪而留之可乎匡章之母被出章屏妻出子可矣助母以益父怒可乎古之善處此者郅君章一人而已其告光武曰夫婦之際父不能得之於子況臣能得之於君乎願千秋後毋使人議陛下而已委宛微言仁之至義之盡光武感焉故待陰郭禮必均而后亦以壽終自孔范忿爭之後內外相激宦豎震恐至於挾毒貽后而后卒暴崩嗚呼后亦不幸而遇孔范諸賢也歟

書大學補傳後

朱子以讀書窮理訓格物致知此是千古定論惜其補傳一篇別生枝節致召天下之疑不可不辨大學雖出戴記而文古理醇不似中庸敷衍且其意義周而絕無隙漏序治平齊修誠正之先後畢矣慮其無所致功蹈思而不學之弊故以致知格物次之天下之物又多矣慮其探賾索隱蹈博而寡要之弊故又以物有本末知所先後曉之而且以聽訟一章證之其始終條貫粲若列星傳固未嘗缺也今抹却本文而補之曰在即物而窮其理天下物無盡時知無致時又曰一旦豁然貫通所謂一旦者杳無年月蓋誤解夫子一以貫之之語而增出一旦二字遂墮入佛氏參禪頓悟之邪徑而不自知陸王因之創爲良知之說大相牴牾不知孟子所謂良知者即言人性善之緒餘耳擴充四端正有無窮學力非教人終身誦之肫然若新生之犢也且孔子大聖人其良知豈不千百倍於陸王諸公然而學射矣學御矣問官於郯子問禮於老聃矣至齊而始聞韶反衛而始正樂矣兼多識於鳥獸草木商羊萍實之文使在陸王觀之早宜收視返聽寂坐杏壇而萬物皆備何必玩物喪志若是之僕僕不憚煩哉大抵古之聖賢未有不以讀書窮理爲功者書稱學古入官易稱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子貢曰賢者識其大不賢者識其小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返說約也皆是格物致知之本旨而子路曰何必讀書然後爲學則尤見聖門教人直以讀書爲學矣聖經一章內聖外王兼備獨缺讀書明理一條豈正心誠意齊家治國之君

子皆目不識丁者乎依朱子之言則未到一旦豁然貫通時意可以不必誠心可以不必正身可以不必修乎其亦遠於理矣善乎先師史氏之言曰論語博學於文格物也約之以禮致知也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歟物格也予一以貫之知致也朱子不引聖人之言而反竊取程子之說何也

書陸游傳後

宋史稱陸游爲侂胄記南園見譏清議余嘗冤之夫侂胄魏公孫智小而謀大不過易所稱折足之鼎耳非宦寺流也南園成延游爲記出所寵四夫人侑酒游感其意爲文加規勸其褆躬活民毋忘先人之德在侂胄親仁在游勸善俱無所爲非宋儒以惡侂胄故波及於游然則據宋儒之意必使侂胄剗除善念不許親近一正人而爲正人者又必視若洪水猛獸望望然去之嗚呼此宋以後清流之禍所以延至明季而愈烈也孟子曰逃墨必歸於儒歸斯受之而已矣孔子曰人潔己以進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侂胄有好名慕善之心游因而導之以正宜也漢廉范名臣也而依竇憲陳寔高士也而弔張讓一以成功名一以救善類其效皆彰彰可睹且孔子所謂與上大夫言誾誾如者夫獨非逐君之季孫黨惡之叔孫哉然而仲弓冉有子路俱爲之宰聖人不禁且曰自季孫之賜我粟千鍾也而交益親聖人非不畏清議也以爲潔一己之名小仁萬物之功大以故佛肸公山弗狃雖不善皆不厭其召不特此也子路贖人受謝夫子是之子貢贖人不受謝夫子非之夫受謝貪也不受謝廉也聖人之心又豈獎貪而斥廉哉以爲受謝可以誘人爲善不受謝可以阻人爲善一阻一誘關係甚巨己之貪廉抑末也夫貪尚且不避而況區區文墨之事乎使游果有附權貴希冀倖進之心則當曾覿龍大淵柄國時略與霑接早已致身通顯矣而乃大與之忤逐歸不悔豈有垂暮之年反喪其守之理卒之侂胄自咎前失大弛僞學之禁又安知非游與往來陰爲疏解乎彼矜矜然自考清議者或陰享其福而不知蓋宋史成於道學之風甚熾之時故楊時受蔡京之薦史無譏詞胡安國受秦檜之薦史無譏詞京與檜之姦十倍於侂胄游之過小於楊

朋而反亂之不休何也游不講學故也張浚伐金之謀與侂胄同符離之敗與侂胄同然而張浚不誅士林不議者何也則一與朱子交一與朱子忤故也善乎寧宗之言曰恢復豈非美事惜不量力耳金人葬侂胄首謚曰忠繆言其忠於爲國繆於爲己故也夫侂胄之罪尚且一敵國一君父爲之末減而游作一記之過乃著於本傳中不亦苛乎吾故曰史不易讀讀全史而後可以讀本傳讀旁史雜史而後可以讀正史不然知人論世難矣哉

書茅氏八家文選

凡類其人而名之者一時之稱也如周有八士舜有五人漢有三傑唐有四子是也未有取千百世之人而強合之爲一隊者也有之者自鹿門八家之目始明代門戶之習始於國事而終於詩文故於詩則分唐宋分盛中晚於古文又分爲八皆好事者之爲也不可以爲定稱也夫文莫盛於唐僅占其二文亦莫盛於宋蘇占其三鹿門當日其果取兩朝文而博觀之乎抑亦就所見所知者而撮合之乎且所謂一家者謂其蹊逕之各異也三蘇之文如出一手固不得判而爲三曾文平鈍如大軒駢骨連綴不得斷實開南宋理學一門又安得與半山六一較伯仲也若鹿門所講起伏之法吾尤不以爲然六經三傳文之祖也果誰爲之法哉能爲文則無法如有法不能爲文則有法如無法霍去病不學孫吳但能取勝是卽去病之有法也房琯學古車戰乃致大敗是卽琯之無法也文之爲道亦何異焉或問有八家則六朝可廢歟曰一奇一偶天之道也有散有駢文之道也文章體製如各朝衣冠不妨互異其狀貌之妍媸固別有在也天尊於地偶統於奇此亦自然之理然而學六朝不善不過如紈袴子弟熏香剃面絕無風骨止矣學八家不善必至於村嫗呶呶頃刻萬語而斯文濫焉讀八家者當知之

讀左傳國策

余讀左氏不禁嘆曰世運盛衰其以財貨爲升降乎魯自成襄以前除取郜鼎一事外未有以貨聞者傳

至定哀僅越百數十年而若楚之子常晉之范鞅荀躒竟有非此不可之意自上下下相習成風崔杼之亂晉六正五吏三十帥皆有賂公叔文子欲享衛侯史鰌苦禁之道子富而君貪恐以財賈禍君臣相伺如刼盜然回憶君如楚莊晉悼臣如令尹子文范武子杳如天上然則財貨盛而人才衰亦一奇矣雖然當時行賄者不親相授受也必有習慣居間如申豐高齮一流暗爲關說然後其貨始達於權臣蓋猶有羞惡之心焉且所謂賄者亦不純用金也或縛錦或置璧或以馬或以裘蓋猶有承筐是將之敬焉降至戰國嫌其委曲繁重盡行芟除而直以金行以故張儀得千金則李鄭袖矣綦毋恢贏四十金則賂溫囿矣公孫衍得百金則敗齊楚之約矣秦散不三千金而天下士相與鬬矣其他以金賄者凡數十見並無賓介爲之通其意也並無錦璧裘馬爲之隆其文也刁墨之民明目張膽親富不親仁較之春秋其局又變蓋不如此則周不亡想亦氣數使然非孟子諄諄義利之說所能挽移者耶或以平準一書爲漢武病余謂漢武報仇開邊費多聚歛尙非得已天亦諒之故昭宣中興惟桓靈當東漢無事之時專務掊克殊不可解卒之長安之亂天子露宿饔飧不繼不知向之金錢山積藏於少內者都散歸何所也嗚呼

讀胡忠簡公傳

余讀李燾長編覺宋仁宗爲政無缺失而諸臣上疏喋喋不已蓋恃其君寬仁必不罪我而我借此得名可相考覈其心皆不出於忠愛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彼既無德言於何有以故讀其所奏非倦思臥卽煩而欲幄及讀宋史至胡忠簡公請斬秦檜一疏不覺再拜嘆曰有宋三百年公其諫臣之第一乎夫人臣報國非必執干戈死戰陣也以忠誠義憤奮臂大呼使敵國聞之凜然變色至以千金買其書此何異秦軍聞魯仲連數言而却軍五十里哉使高宗能從其言斬此三人整師而出則朝廷之氣已早吞河北而有餘公此疏足抵精兵十萬矣公雖遠貶十餘年歷諸險惡地檜死得歸仍還原官遷至龍圖學士一息尙存猶時時以恢復爲請向之救公慕公者轉零落殆盡可見人各有命自貴自賤自生自死亦非姦

臣之力所能貴賤生死之也或惜公在廣州戀黎倩爲朱子所譏嗚呼卽此可以見公之眞也從古忠臣孝子但知有情不知有名爲國家者情之大者也戀黎倩者情之小者也情如雷如雲彌天塞地迫不可遏故不畏誅不畏貶不畏人訾議一意孤行然後可以犯天下之大難古之人蘇武娶胡婦關忠武請秦宜祿妻袁粲八關齋與張淹私進魚肉彼其日星河嶽之氣視此小節如浮雲輕飇之過太虛而腐儒矜矜然安坐而捉搦之譬鳳皇已翔雲霄而鷽鳩猶譏其毛羽有微塵甚無謂也不然使公亦有顧前瞻後謹小慎微之態則當其上疏時秦檜之威不在侂胄下公豈不能學遯翁取數枝蓍草自筮吉凶以定行止哉孟子曰此之謂大丈夫微忠簡吾誰與歸

小倉山房續文集卷三十終

錢唐袁枚子才

湖南巡撫陸公神道碑

公姓陸名燿字朗夫吳江蘆墟人生卽端慤六歲受孝經論語以古賢自期乾隆壬申舉京兆補中書入軍機房以戶部郎中補登州府知府再遷運河道按察使權布政使事母病乞歸侍養終喪　天子命視運河授山東布政使湖南巡撫裁一年薨公起家寒素性淡泊不慕寵榮惟於仁㞒惠物之事朝夕宣究多識前言往行其守濟南也上書徐中丞請截留南糧爲積貯計任河道時上書總河姚公請疏泉源增修月河作臬使時以徒犯罪輕請免解司以省苦累署藩司時以流外壅積請停分發　上皆是之公風骨秀整靜氣迎人雖恂恂謙謹造次必於儒者而臨大事則屹不可動甲午壽張縣王倫作亂距運河甚近人情洶洶有欲閉城者公不可曰寇未至先閉城門是示之怯也且鄉民爭入城何忍棄之乃募鄉兵拒守而身自坐城闉彈壓稽察賊知濟甯有備不敢南向已而　王師奏捷一城雞犬不驚公在樞垣儤直至於日晡猶不退猝有急務立辦以故大學士傅文忠公屢薦公　上亦知公深凡巡幸處俱令扈從所奏察賑災事宜及救荒策俱蒙　聖奬臨終前一月猶奏湖南社倉穀業已斂用其息穀請免徵收奉　旨允行批到日方伯秦承恩捧翦子啓告柩前慰公泉下愛民之心時公已歿二十餘日矣　天子聞公薨悼惜者再嗚呼以公忠誠　天子之恩眷明良遇合千秋一時使再永其神明以竟其用其所敷施必有更遠且大者而竟扼以無年壽止六十有四悲夫公事母孝初選守大理府再遷甘肅監司俱以親老調近省撫楚時見屬吏有篤老親猶來赴補惻然憫之奏官員凡親年七十雖有次丁俱許終養一時中外官歸養者千餘人封公虔實先生有清德卓行精八分書與枚京師有交甲辰冬枚過長沙公執後進之禮甚恭曰昔先人題先生乞假歸娶圖某年十七侍旁磨墨不敢忘也所著有河防要覽甘

纂錄切問齋古文朗夫詩集若干卷公三代皆以公貴受二品封夫人陳氏生三子恩受綱俱修飭能守家法孫六人以丙午十月葬公於吳江之東爾圩公　予告時所自營生壙也

銘曰從來巨儒行不迂拘眞嗜詩書禮用必俱鑿鑿中丞澹如粹如內入　禁庭吐納機樞外任旬宣東馳西驅有力必抒匪以徇譽見義必爲匪欲功居忽棄隼旟歸奉板輿若將終身戢影蓬廬　天子思公速下鋒車曰朕知汝任大有餘佐我邦家赤子扶扶公拜稽首敢不勉諸東治河濟濬其沮洳南奠楚邦嬈解苛除事繁力耗恩重心瞿覆勉頷頷卒以捐軀朝野惋惜吏民號呼蒼蒼越山瀰瀰鴛湖葬公其間馬鬣龜趺千秋過者必式必趨

董太恭人墓志銘

董太恭人王氏直隸豐潤縣人生而媞孅明淑不苟笑言年及笄來歸封公公贊先生其時尊章在堂正妻劉恭人當室太恭人孝於姑順於嫡從[illegible]無違勗帥以敬雖分居之築里咸和若穆羽之調生兩子而封公卒其長君卽今觀察也當是時太恭人年甫三旬觀察纔八歲僳然一嫠孀獨支門戶內淩外侮柔兌併張而太恭人能持大體處之綽然檢校分書護持遺產庶子延名師婿望族凡家務之犖犖大者無不畢舉旁人聞之疑封公之尙存也亡何次子又殤太恭人進觀察而劼毖之曰汝弟亡則吾與汝益孤矣趁此年華可不奮勉前進報　國恩而揚先烈乎觀察泣而志之遂援豫工例得同知引見發皖江歷署赤緊州縣凡六處題補安慶同知在繁昌六安時有水旱災太恭人施棉衣百領爲紳士倡恤獄囚制寒贍以錢米觀察訊貴池盜案其渠魁不刑而服叩頭曰盜雖不良然疊荷太夫人恩所以供詞無隱不敢煩公心者卽以報太夫人也其盛德之感人如此未幾觀察陞廣西思恩府知府思恩以瘴癘僨興觀察以迎養爲憂太恭人恬然不以爲意曰從子禮也生死命也兒何所依違耶遂同往二年歿於官署觀察扶櫬復陞湖南糧道調江安糧道三署布政使事嗚呼以太恭人之神明豈不知[illegible]非高年所[illegible]

然決意驅車而相隨者慮觀察乖離膝下將毋心殷不能一意辦公上報 朝廷恩故耳豈料身亡不過數年觀察所蒞皆聲明文物之邦可以娛親而竟不能烹武昌魚飲建業水供板輿一日之歡此臯魚風木之悲古今同感宜觀察之每一念及而不禁淒然泣下也太恭人天性仁慈待奴婢如子女然不忍笞督聞罪人呼號常廢寢食問決獄有所平反則喜溢於顏以故觀察之行事厚居心寬皆母敎也卒年五十有九子二長世明次世華孫二人以 覃恩 誥封恭人以乾隆三十八年閏三月二十六日葬遵化州城東北莊

銘曰月孤霜明松寒吏清從古甘臨之吉皆由苦節之貞愔愔恭人爲魯陶嬰劬躬嘉後訓子成名天道似遠而非遠地道無成而有成必報者善動物者誠貽謀者遠聞風者興卜玆元宅安藏爾靈峨峨綽楔鬱鬱佳城儲休啓佑永蔭孫曾

廣東惠州府知府李君墓志銘

河間有篤實君子曰竹溪李君名棠字召林以壬戌進士宰如臯元和豐縣句容上元天長合肥七縣薦卓異入都遷大理寺評事

天子召見淸問良久閔其沉滯州縣二十餘年裁博一薦又入閒曹非國家獎拔人才之道 特授廣東惠州府知府君感格外恩益奮勉思報而以忤大府故抵任未久劾狥庇罷官家居授徒中風而卒壽七十三君勤於爲政常言前案不淸則後案又積乃立摘案法如幼時讀書自爲程課十日必結民咸便之尤長治獄如臯陳某販紅草不歸其兄過張氏池塘得其尸遂控塘主謀害塘鄰姚德助其詞甚力君厲聲曰殺陳某者汝也不必妄引他人姚色變脅以刑乃云素善陳知其身有鬻女金故乘醉而夜擠於塘人問君何由知曰姚有佯哀詐泣之狀故疑之而以恫喝得之也句容賊王二供與孔姓同偷孔不伏君不訊孔而專訊王乃惡丙某挾仇所敎也人問何由知曰凡盜賊引人往往不實我先根窮原犯使眞情

得而后再訊所引之人則思過半矣原犯盜也刑之非過倘無辜㞐雖誤披其頰於心不安而況加刑乎官不可爲賊所用也上元滿營小兒迷路隨一跛者行兒頭痘跛者教飲井水遂愈街卒擒之云以術迷拐人者君笑曰此冤也彼果拐人當挾以遠奔而乃蹀蹀然跛行於市乎且既迷之又教飲水以解之無是理也街卒不服訴制府制府命與營員會審跛者果良民教飲水者憐其暑暍故也乾隆二十一年江南米貴句容姦民聚衆萬餘譟訴王貢生家君單騎往問爾等何爲答聲嘈嘈不可辨君喚老成者前有三人闖然出曰無他愚民求振耳君曰求振當在縣倉不當在王貢生家汝命衆人歸家振即至矣三人回顧麾其肱衆皆星散君知此三人創亂者也命具姓名至署領粟旋即縛之荷校以狥合郡肅然如皐有埒江蘆課民疲於追君力求莊中丞奏聞奉

旨豁免揚州至通州有舊河運鹽泰州徐家壩乃隔上河之水使不下洩者也陼蔽百餘年忽商人賄開官私開之致上河水涸民禾盡槁君勘明下河有七十二洞原可通水商不疏通舊迹而悞民以取便請於大府勒碑永禁羣㞐懽呼江寧通濟門外有教場甚寬中間旗人牧馬民田其旁亦百餘年矣忽奉將軍檄稱民佔旗地宜歸還滿營君請將軍發檔案以便辦治將軍曰此係旗員口訴無案可稽君即請旗員同丈得三千三百餘畝周圍石柱有界界外民田糧券鑿然旗員憮視無言將軍亦悔制府尹文端公聞而嘆曰人言李令有德無才吾不信也余戊午試京兆與君同出廷尉鄧遜齋先生門下兩人意趣絕不相似初見亦落落難合交久覺君意思深長不忍決捨臨終謂其子曰袁公知我最深必以墓銘爲託嗚呼二十年前余已銘君之先人矣今又銘君君長余無幾而竟銘君兩代哀君之餘兼自哀焉所著詩集　卷年譜一冊夫人　氏子燧邑庠生効力四庫館好學善文能世其家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君於某

銘曰月蒼蒼涼涼而可親兮帛戔戔純素而有文兮惟其木訥斯近仁兮惟其至誠故如神兮過貪泉而不酌甑生塵兮循莊逵而不諭車折輪兮余不信爲今之友而常疑爲古之人兮嗚呼嗚呼此其墳兮佃

日九京兆□從子以結鄰守

周君少霞墓志銘

竹橋太史執訊來曰吾邑周君少霞病且革屬某銘墓某謝曰子奇士非奇文不足以銘君爲代請於隨園可乎少霞喜力疾賦四詩並狀以來狀曰君諱昂江蘇常熟人從虞東顧先生學顧故經師嶷嶷自守君雖往習詩禮助校讐而意氣倜然不爲繩約所羈學手搏法能持挺鬭白刃兩目不眴轉或掀惡少年遊狹邪與倡優雜坐狂歌酣顏人諫之輒謝曰吾悔吾改未幾遁蕩如初專趨人之急遇難事衆皆讋也君獨奮任之往往以智得解以拔貢生得宣州司訓宣州狄太守愛其才善待之涇令詹某罷官虧倉穀二千石後任李□揭報矣狄不欲起大獄召宣城張令及合城諸紳士謀相顧愕眙最後召君君至笑曰是何難吾未餔食盍□□啖我與之食畢徑騎馬馳去狄亦不知其何往也先是宣城前令盧某欲以羅餘穀二千石餽太守託君關說君知太守廉拒之至是直入盧所讓曰詹令有穀若干借貯公倉可遽還渠盧色然而駭不解所謂君徐道詹令虧穀有性命憂且曰君前以官穀媚上官私也今以官穀還官倉公也一轉移間人品心術判若天淵肯從某計太守視公爲何如人盧大悅服拱手曰先生行矣某郎登輿而往矣君歸報狄狄大喜詹令聞之闔門感泣不五日而兩任之事平亡何以他事被劾奉 旨留任噫君乃以文微官一彈指可去而能受 聖恩於格外然則君之生平匪獨人奇事奇卽遭際亦未嘗不奇君□□亦隨而內行甚敦事母與兄孝開郵戚里不使人知君有用世心登原缺二字賢書六上春官不第從□□□中何□□撰鐵□□呼自□於□蓋猶有烈士暮年故態云

銘曰嗚□□□□劉王士不奇難拔俗天生老周非祿祿意欲先人孝侯逐有才無命徒蟄伏中夜悲呼自□□□□此雖小老□□天卑其官□其祿更夭其子罰何酷末路英雄惟一哭殗殜於牀疾已篤曰墓銘須□□作我□□其意不諾宿急撰文成走急足或未死前君一讀長夜悠悠可瞑目

誥授奉政大夫湖廣道監察御史蔣公墓志銘

乾隆四年余春秋二十有四受知於虞山蔣文恪公主其家得見用安蔣君其時君以諸生爲甯邸上客每出城則宿余家兩人不飲而好論古折旦相對凡三千年國家治亂人才臧否有所見解動輒相合拍几叫呼以敵爲相得家人聞君來必治具濡蠟以待亡何余改官江南君在藩邸如故又十年余乞假入山君舉壬申鄉會試入詞林改官湖廣道監察御史充貴州主考隨丁內艱服闋過揚州謁榷使某某以上聞遂挂吏議放歸丁亥兩江制府高公聘修　南巡盛典寓金陵一年余得過從如前時儀君清標奕奕目有青光年雖高善自修飾雖戚里不覺其衰每製衣召縫人親爲指示萃前屈後必合內裁分寸不苟治味加治文精潔詣微余聞君招輒喜不多作詩而洞悉甘苦源流發一難必中款奥遇才人後學孜孜汲引力雖盡必稱未已批點入落卷教以宜讀某書學某家文以故治行時被放者亦走送數百里外曰此吾經師恩勝座師也晚年以次子重耀攝蕭山縣事就養於浙適余遊天台歸與君同飲方司馬署中酒闌月落依依不去隔四載余再遊武夷過浙而君先十日亡嗚呼歐陽公稱世之賢豪不能常聚理固然矣然余果知便與君訣又何難於前去時小留後來時早到耶或者故人重逢扶持酣嬉竟能生精神而延歲月亦未可知而今已矣握筆銘君五十年來君之笑貌聲音奔趨腕下泫然不知涕之何從也

君名和甯字用安一字榕菴行四封公鎬雍正元年進士官松江教授以古文名家家本儒素無擔石儲而君天性闊達輿服鮮明坐客常滿振枯粟之族里待以舉炊者無慮十餘家人知君貧君不自知其貧也卒年七十有八夫人陸氏先君卒子齊耀候選縣佐重耀直隸州州判孫二長方增次禮增以某年某月日葬某所著詩文若干卷

銘曰高飛得羽徐行失履是運數之偶遭非人生之自主然而寔恢恢毋踽踽雖中規不踰矩孔猶獵較吾非貴敢幸教和而從天羞豁刻以自處善逸生故不殖善樂生故不窶寄九原之可作微斯人吾誰與

林君毅菴墓志銘

林君毅菴病革語其子鎬曰隨園先生工金石之文汝所知也我死爲我乞墓銘于先生第先生集中所載皆將相名臣以我流外吏廁其間未知許否已而君亡鎬來如其言以請余道漢靑翟爲丞相一事無聞而王奐以功曹名聞千古人傳不在位也而翁有狀旣授我矣我又奚辭狀曰君諱嘉俊字墀賜號毅菴福建龍巖州人寓居蘇州齊門之金鵝鄉生有幹略父克旋服賈折閱家無擔石之儲君持錢負販權其子母走閩粤齊魯晉楚吳越間渡海越山濱死者屢矣卒以誠信勤敏累至萬金循例入粟得州判分發安徽歷權丞倅最後署六安州吏目君嘗誦先儒言雖匹夫苟存心利物必當有濟況有微權薄秩者耶以故勇於爲善乾隆　年六安災長吏欲減報災數君不可欲捂克振糧君又不可長吏怒欲中以危法君不顧也恤獄囚如家人有楊德者誤殺人擬絞君探知其母老力請於州牧援例留養飢民篡糧長吏報盜君爭不聽卒以緝盜不力鐫級罷官治行時民送於野囚泣於獄歸吳門後悔幼不讀書乃積卷軸吟哦其間門對十頃菜花與村氓往返夷然自得生平强直自遂行其心之所安一切浮屠術數陰陽拘忌之說彌口不言嗟乎國將興聽於民國將亡聽於神古之訓也孔子與漆雕開論臧氏祖孫以卜龜之多寡定其家三代之賢否奈今之士大夫官愈高則拘忌愈甚問卜益虔其故何哉蓋沉迷於富貴利達之說而其中無所守故也君雖不由科目進而見理之明遠過凡庸余非君之銘而誰銘初娶謝氏再娶何氏子四人孫一人年七十五以某年某月日葬於某

銘曰相傳繁昌有古生孤憤獨居行硜硜感君之恩報不能臨死諄諄口作聲願爲君兒君勿驚其人素慕隨園名向君稱說心尢傾果然古死子鎬生從遊於余師事誠輪迴之說儒不稱考之於古恰有徵蔡邕前世爲張衡羊祜金鐶認得淸我故採拾爲君銘君當九原笑絕纓

引稗史入銘詞非古也韓昌黎徐偃王碑用王母瑤池事故明知其非而偶一效尤自記

弟婦陳恭人墓表

香亭弟婦陳氏以香亭貴　誥封恭人香亭守端州歸恭人薨於南昌舟次香亭權厝白下逾年將卜葬祖塋狀其事屬余表墓余長香亭十五歲恭人事兄公如尊章知其賢尤悉銘幽之文所不當得辭援恭人名荊字鈿如廣西臨桂人年十六歸香亭其父某初以財豪已而折閱先叔父與錢通大有所負叔父卒世母食貧歸咎恭人詬誶時加香亭又順親爲孝〻第間隔越若陌路先慈及內子絕愛憐〻代爲不平私相勸慰而恭人安之若素有暗泣無顯懟媞媞然茹荼集蓼者十有餘年及香亭登進士出宰河南恭人侍世母之任家有兩弟俱授室世母覺兩婦之孝不如家婦家計又豐待恭人漸有恩而香亭亦深悔從前之不善處家庭間也補過修好伉儷之篤較常人倍甚香亭作令時有任俠名恭人脫簪珥助之施揮霍數千金往往傷惠余以爲仁不勝道心勿許也甲辰春余遊端州居未一月海水暴至城不沒者三版香亭又以事羈番禺城中文武官及諸災黎知府署地高爭挈眷來奔余意欲納之憚恭人有難色乃告之故恭人欣然曰此安所避既守此邦便與此邦人同存亡微伯氏言妾固將納之於是延賓者於內安賤者於外堂皇上頃刻炊煙四起而內署供頓之費日亦不貲半月水退始各盡其家嗟乎晉閉秦糴許不弔災古絕大諸侯尚不知吉凶同患之義而恭人以一女子獨能安行仁義若此此何如識力哉然後知高柔愛玩賢妻有終焉之志非徒燕婉之私有以見欽於君子也恭人性好靜不慕紛華常勸香亭急流勇退香亭是其言卒不得間乙巳秋膺卓薦又因公左遷遂決志歸里置園金陵頗饒花竹而恭人不及見矣嗚呼有鸞妻勸隱之言無鸞妻共隱之樂中道乖分可哀也已恭人晚年病瞽盲雖一無所見而處分家事益精審蓋靜極而慧生云生子安衆早殤撫妾生兩子一陝一端俱如己出卒年五十有四

原任江寧布政使內務府總管永公傳

公姓姚諱永泰字石菴正白旗漢軍人父二格官內務府慶豐司員外郎公生而端靜樸誠自矢於初入關老輩之風雍正三年以筆帖式保舉引見　世宗命發湖南以知縣試用題補湘鄉調武陵遷辰州府永綏同知再遷辰州府知府永綏故苗地改土歸流之後獷悍未馴有聚衆械鬬者公將往治或請以兵從公不可曰兩酋私鬬非叛也臨以大軍彼必懼懼且合謀挺而走險矣乃袍而騎直抵其寨召兩酋歸曲責直諭以德威皆懲服感動炊雞黍獻公公卽宿其帳中鼻响响甚鼾遲明羣酋大悅吹蘆笙送公跪滿嚮谷終公之任民夷帖然九年　王師征烏蒙調辰沅兵軍需檄下缺行糧一條公撥倉米運濟幕府猶豫慮難開銷公曰師行糧從國家制也倘有不韙我任其咎巡撫布公蘭泰嘉公知政體檄各郡守如公所行令　上御極之元年公以親老調補山東登州府知府九年奏請終養部駮旗員無此例公泣涕五請　制曰可嗣後八旗許養其親皆從公始回旗補內務府慶豐司員外郎調茶庫員外郎兼咸安宮官學總管十九年服闋授河南歸德府知府尋遷河北兵備道兼管河務公到任卽跨一馬周度長堤託宿茇舍二十一年防秋陽武夜大風公立堤上驗水漏盡歸寓夢中聞有呼起起者急醒呼燭果報五堡隄潰易塞所慮者河身日高堤日卑河自三門兩厓束急怒而奔於孟縣之小金堤衛懷二郡正當其衝歲下竹楗百萬往往負岸而沒殊覺可惜爲永遠計請歲搶兩修外加帑銀以三年爲率每年增堤一丈闊若干需用丁夫卽以現在堡兵充數畚築轟磤兵較民夫尤熟可使也河督笑公無病而呻公顰蹙曰治水如治身平時調養原可無病待病而呻不已遲乎卒不許後任張公師載來聞公議而是之奏請允辦其年南岸崩北岸安瀾公之力也薦卓異引見　上召對良久賜朝衣一襲二十四年授山西按察使調四川遷河南布政使護巡撫印再調雲南其時緬甸頭目有宮裏燕者平時與緬子比肩事主緬子弑主自立燕不服唱大義討之反爲所敗乃率其屬來投孟連土司孟連利其有欺其孤令繳兵械出口

糧尋又竄取其子女燕妻擭占素梟雄心懷不平時有報仇之志故事苗俗印信兵權統歸妻掌號曰印
娘領軍陷陣率在夫先調兵以帚箸爲號箸下則能食者行帚下則掃境全出二十八年秋燕妻夜舉帚
傳令率麾下男女三千人焚孟連署庫滅其家驅財帛牛馬而歸猛艮猛艮者燕妻之母家也燕多內寵
妻惡之不與同宿別居一帳相離遠故孟連滅而燕猶不知內地官有貪功者誘燕入關誣其反公聞大
驚亟詣督臣曰孟連貪淫被印娘賊殺罪由自取與　天朝無干請以實情具奏　天子聖明必有處分
督臣先入貪功者之言竟以叛聞而戮燕於市居亡何燕妻唆緬子犯順勞　王師撻伐明將軍忠烈公
殉焉人始服公之先見也二十九年調貴州布政使再調江甯兼織造龍江關稅務在任二年以老入都
補盛京佐領又授　泰陵總管內務府大臣以兩次失物私償未奏引大不敬律擬斬監候在獄七年卒
年七十九公廉儉而慈任方伯時凡支收解給者原收原放不揭印封廠課羨餘給微員爲薪水費袍褶
敗裂補綴衣之出巡傔從止三五人榷關稅不發囊篋料簡征課足額而已秉臬蜀中姦民宋朝倫以邪
教惑衆從者數千公殲厥渠魁少所株累有教主妻楊么姑者未婚事發公引律苦爭擬流收贖行棧道
中見赭衣婦而憐之卽具奏婦人秋審緩決一次者可免解府部議允行遂永爲例守登州奉檄查封閩
撫王士任家產籍其資印立檔冊仍給與家用撫軍大怒將劾以狥私俄而奉　旨賞還所封公乃得免
官滿臨去軍民送者牽衣嗅靴造生祠置酒攔馬不能行其得民心如此然公雖善氣迎人而義之所在
強直自信不知有風氣有權要并不知世上有周旋夤緣之事江甯理事同知名按圖以黷貨制軍大計
劾其老公諫不從乃聘其女爲子婦而資其歸初宰武陵受知於節相西林鄂公考弁百里才在江甯受
知於節相望山尹公恨相見之晚嗚呼此二公者皆君子也惟君子能知君子公之爲人蓋可想矣初娶
氏再娶　氏子二人明新明華俱舉京兆以能文世其家
論曰公官中外四十餘年恩吏勤民靡所不施不可謂之不遇也乃衰年終請室中雖蒙　聖主矜憐獲

保首領以沒而論者覺惠迪之報尚未爲量豈古人愼毋爲善之戒竟爲公設乎不知記有之曰與人同功其仁未可知也與人同過然後其仁可知也公之過天欲發露之以大彰其仁故不得不加摧折猶之旃檀之香非燒灼不能遠聞也公之末路坎坷或以是哉

江西督糧道省堂沈公傳

君姓沈諱榮昌字永之一字省堂湖州竹墩人也祖溶督學閩中以清節著父桂臣宰廣東因事被逮君年甫十七騎驢入都歷險難脫父子罪以進士出宰山西文水縣朔州知州懷慶府知府甫抵任而河決君率兵役宿危隄三晝夜板幹畚築萬手齊下水稍平乃踰雉堞入城開倉撫恤民以救瘟丁艱起復擢守蘭州調鞏昌平涼遷陝西糧道再丁艱起復補雲南驛鹽道雲南鹽政廢弛虧課二百餘萬君知滇省井鹽皆產於層巖疊巒百川交匯處因井滷濃淡之味不齊致衰旺之時不一薪少惰煎人疲則惰運鹽積則惰消乃身作竈戶取滷試煎計一石得鹽若干悉其苦累請大府加給薪本在廣通縣設立腰站俾各井窮黎赴省領腳價者先給一半資其路費於是煎運踴躍其時前撫李公奏將各商鋪鹽盡歸官銷以杜私販行之期年地方官竟有按戶口多寡將鹽押領者民情譁然君以爲鹽係民間日用飲食之物不可強派請仍舊通商循先課後鹽之例依限報銷後撫裴公以君言奏 天子是之於是惰銷之弊亦漸清除總督璋公以習峨縣楊武鄉縣瀾險窄有礙郵程檄君開鑿又命擒取普洱逃竄土司時當炎夏瘴霧鬱烝密箐中蝦蟆如豕大瞪目吐氣當之者人馬盡仆君深入不毛染受毒淫遂患疲曳方薦卓異遽乞病歸二年病愈入都因濫給驛馬事鐫級發河南以同知用循例捐復補江西鹽法道調糧道當是時君年過懸車傴僂自強兩次督運適遭堤決糧艘滯留乃冒暑親執撲笞催運丁目營心瞿甕甕無須臾安船雖渡淮而歸途病發卒於皖江年七十有四君任事詳審信道太篤從牧令起家知民疾苦常刊列爲政事宜手授屬吏如老嫗訓兒諄諄千言聽者欠伸欲臥而君尤覺其言之未盡也又念歷官久受

上厚恩盡一分心作一分報倚健忘老瑣屑必親硃出墨入無所旁假彌留之際猶催辦明年漕務夢中懵呼若氣雖絕而心猶未死者然居家敝衣蔬食安之若素惟於師門故舊鰥寡戚里周恤倍至渡淮時葬浮尸數百船戶有鬻其女者爲贖還之以故歷年清俸無餘轉多逋負死之日宗親民吏皆爲隕泣夫人姚氏子五人璟境玭瑊璹皆以科名庠序世其家幼女全寶許配余子阿遲蓋兩人幼同學長同年一子一女皆年過六十所生者也

贊曰漢書稱蘇桓公好教督人人多相畏及其不見則又思之君誨人不倦晚年尤甚有桓公之遺風焉君風趣與余絕不相似而心契交深常戲余曰子但能欺人不能欺天余驚問何也曰子性儻蕩口無擇言人也是風流人豪耳及省其私內行甚敦與外傳聞者不符豈非欺人乎然而造物暗中報施不爽使子衰年有後終身平善豈非不能欺天乎嗚呼君之知我勝我自知然而君之行事居心卽此亦可想見矣君回舟時養病隨園彌月不忍去而余奔姊喪故先與君訣登牀號慟而行揆之聖人我殯之義不能無愧云

候選郎中成君衛宗傳

君姓成諱城字衛宗一字成山生而英異目睒睒有神父上坤雍正元年舉人以文名於時君稟承家學修業不息舉戊午鄉試庚辰進士補黃巖縣教諭遷福建羅源縣知縣調永春縣陞臺灣府海防同知君善折獄羅源民有悔婚者君知嫌壻貧也助以婚錢爲成禮於堂上鼓吹送歸夜行聞鬼聲掠車而過心疑之次日有報毆續命案者尸在昨所聞聲處君心愈疑而仵作堅稱無傷君按指尸腹下陷處有瘢痏痕召鬬者問之俯首慹伏曰鬬不勝急故以足蹴之也王某控陳姓佔墳陳故營卒巡道某疑其倚武越佔檄令往勘詞多祖王君諦視王碑色尚新其上有九層石與陳契相符王詭稱陳墓在山之右君密遣役探得陳祖骸罋於山凹中指示王王憆不能對蓋王貪風水盜指其墳而私立碑契以相扇惑也巡道

聞之嘆曰兵乃無罪士乃爲姦事出意外官之不可有成見也如是夫永春有水來自天馬山與通德溪合上流四壩截水溉田其下自香洋廟至西關等處雖近溪而田多水少恆苦旱君偵知舊有永陽壩廢久矣乃捐俸募費築而新之兩圳並流彼此勻灌無爭漏阻閼之虞歲增畝一鍾閭俗械鬬動至千百人君訪知南安監生某某糾眾有期出不意擒其魁一大創之其風永革一日赴省中途蓬蓬然馬頭塵起則遊擊率兵來嘈曰德化民叛矣刺史不知耶君笑曰刺史不知民叛但知民不叛若果叛刺史一人能平之毋勞公往遣散其兵單騎詣勘某村賽神有弓刀儀仗之飾兵貪功妄報君笞會首以狀上聞一城免健兒鞴韝大府知君才以同知委權臺灣知府事再權臺灣巡道事一時三印纍肘人以爲榮捐選郎中以繼母年高乞養在家及母卒君年已七十遂不復起家素貧少壯時奔馳四方藉館餬口宦後雖有餘俸猶攻苦啖淡如初惟於戚里之困苦者曾受恩者振卹無所吝人以是稱之娶馬氏生二子皆天嗣子二鉅丙午舉人

贊曰余與君爲總角交同聽鹿鳴晚年又同歸林下余還武林必主其家君愛偉余文每見必以家傳見託余考生而作傳古人所希以故屢負諸責近聞君有臺灣處分將行萬里彼此就衰無幾相見忍再稽遲負良友之拳拳乎莊子曰爲人之所爲者人亦無訾焉君所行善政人人之所不能爲也君所獲譴事人人之所爲也爲人之所不能爲而未見功爲人之所共爲而忽然得罪數耶命耶雖有達人其能知耶

黃君蓉江傳

君姓黃諱楷字端士號蓉江休寧之高塲人幼喪兩親有三弟甫成立又喪其二門內媰孀煢煢君料簡家計撫遺孤居萬山中野多磽确民常苦旱君尋得水抱舊迹嘆曰此吾鄉所以名高塲耶歲久堙廢羣流如馬逸不可止桔槔無功宜哉乃身爲紳士先辦央瀆區瀦隨高下爲畜洩歲以頻稔君精於醫初習鍼治毒瘍之術繼乃廣集方書畜良藥四方之病者蹝跌然疲曳而來君診脈施藥皆脫手愈不尸功不

受謝如是者六十餘年嗟乎士君子不爲良相則爲良醫斯言也人人知之然吾嘗縱其經世略能作相者幾人哉就作相矣古來周召之功必世後仁其餘姚宋韓范遭逢明盛尙有掣其肘老且死未竟其施者豈若醫之一布指一刀圭其效彰彰立見於須臾哉然則以君之才家又素封博一祿仕何難而甘心於潛身濟物以里閈終焉獨其心仁其擇術且智矣君既以德聞邑中人凡倚張者雀角者皆相率詣君得片言便釋年雖高神明不衰豫知死期與戚里訣年八十三而終

舊史氏曰余離君家七百餘里以故知其賢未得相見君孫世塏以高材生受業門下道君行義甚詳幷贈雪蕉一幅君所畫也君素非畫家而筆墨超秀乃爾心頗疑之及讀君行狀方知行成而先藝成而後君行義如此則畫與醫皆藝也一以貫之者也世塏又言君弟病吳門君趣裝往視夜過三白蕩大暴風舟幾覆矣方震驚時耳聞郭索聲風遽止理楫則一碧蟹如盆大橫伏艙間送君登岸回眸再顧乃去噫神怪之事儒者不道然而結草見於春秋內外傳往往記載何必以釣奇病太史公哉其事甚異合附志之

陳烈婦傳

江寧有烈婦曰陳淑蘭庠生鄧宗洛之妻也祖垌能詩淑蘭幼侍側即學吟詠鄧生雖才遜於淑蘭而性端謹床第間搜句徵典賓賓如兩學子然家居方竹園余觀竹過之淑蘭褰簾請見曰讀先生詩疑是古人今幸同時願爲女弟子出其所作清婉處故唐音也居恆善繡嘗繡兩絕句於吳綾丏余詩序余作駢體七百字以應之今年鄧生失授館所意鬱紆不怡六月四日投池死淑蘭驚哭嘔血夜即雉經翁救之蘇淑蘭亦悔嗜曰吾過矣翁在堂夫柩在室繼嗣未定非吾瞑目時也越半年族人立嗣子霖笙日爲[illegible]洛引輀淑蘭有喜色家人覺其哀減禁防稍疏十月二十日遣女奴瀹茗掩扉而縊端書几上云有子事翁吾心安郎柩既行吾不獨生矣家人蹋戶入硯墨未乾爐中告天之香尙濛濛然有餘烟也編其詩得

若干卷

舊史氏曰鄧主爲貫死淑蘭爲義死均死也而泰山鴻毛之輕重判焉且其從容料量能曲折以自赴故是湛深詩書而非徒一時意氣之爲尤可尙也先是其家二月間開紅蘭一枝生徵詩志瑞及今人以爲不祥余按毛傳釋彤管有煒言女史能以赤心正人也或者烈婦之赤心蘭先知之耶抑其姓氏將登彤管故先爲之兆耶不然如蘭之馨長留千秋生得藉婦之譽又安知俗所謂不祥者乃卽鄧氏之大祥耶

俞蒼石詩序

吾浙故多詩人惜余離鄉久寡所省識昨年遇蒼石俞君於江邑官舍貌樸而神閒知爲綴學之士出所爲詩命加校定讀之其思深其學邃能合古人以就範能離古人以存眞洵於此道三折肱焉聞其幼好吟詠家無儋石夷然不以爲意常交吳西林翟晴江兩先生研究詩旨又嘗遊山陰窺禹穴過嚴陵七里瀧登晲金焦得江山之助下筆加恢奇屢困秋試頊頊然不能無悶余歎且謂曰今人動稱科名不知科之與名相離久矣唐韓袞以退之爲大父身中狀元無人稱說而終身不第之羅隱方千至今編詩者不能祧其一席君將百年中與一二人爭耶將三年中與千餘人爭耶君知余之好其詩也以序爲請余適有東粵之行意欲稍緩而君諈諉甚堅若急欲得余言以自信者余老且衰所言何足爲君重然竊思異寶當前而禁不發聲是啞人而享太牢也奚可哉爲綴數行弁諸卷首且從臾其門人王晉川公子爲梓而行之以質諸天下

何南園詩選後序

金陵有二詩人一爲陳古漁一爲何南園陳詩矯健何詩清婉三十年來過從甚歡今年俱委化去余讀然心傷爲梓其詩以存之因陳詩雖多已有詩概一集行世其子能讀父書事可有待而何則名未出於一鄉家又式微予聞病卽往搜其詩得稿若干選成兩卷或疑所存太少答之曰古陶謝諸公名垂千秋

詩存無幾禮有以少爲貴者詩亦宜然或嫌何詩境太薄又答之曰以一物而論劍臘貴厚劍鋒貴薄以兩物而論裘貴厚鮫綃貴薄詩之佳否不在厚與薄也惟是予所悒悒者十年前許代鐫其詩故爲作序蹉跎至今今雖終踐此言而不及使其生前一見爲可悲也且校其稿與予平素抄存者尚缺二三則易簣時所搜羅慮其美猶未盡也然則人之自存其詩與存人之詩者可不汲汲然顧影而爲之哉南園名士容江寧諸生卒年六十有二其生平梗概已悉前序中

陶怡雲詩序

伊尹論百味之本以水爲始夫水天下之至無味者也何以治味者取以爲先蓋其清洌然其淡的然然后可以調甘毳加羣珍引之於至鮮而不病其膩腐詩之道亦然性情者源也詞藻者流也源之不清流將焉附迷途乘驥愈速愈遠此古人所以有清才之重也十餘年前葉書山庶子向余稱京山同年之孫之才其時怡雲初勝衣耳執箕膺搊進止安雅已而入泮受業於幸楣抱經兩先生俱口其才不置怡雲好吟詩尤好吟余詩余勸其力追古昔毋域於凡近而怡雲每成一篇必來商榷數年來其詩益進灤灤然如湘水之清雖十丈可察穩播矣明年將試京兆欲學唐人寫生紙覓覺于公卿間而欲然以少作爲疑余告之曰元相秋夕清都少陵東郡趨庭皆少作也作苟佳何嫌乎少怡雲又以古體少學植薄爲疑余又告之曰唐人五言工不必七言也近體工不必古風也鍾嶸詩品滄浪詩話尙悟不尙學也且吾再語子以水之說方諸之水一勺也可以羞禘方塘之水半畝也可以喩性放而極之原泉渾渾浮天沃日又何常非方塘一勺之始基乎子富於春秋徐之以俟其至原無津涯而余則頹然就衰假數言爲宣張勢雖緩矣況三世通家子弟之畸及於吾身親見之又親序之亦是人間罕事讀怡雲詩者當不纍龐士元稱引人才每過其分之謂也

重到沭陽圖記

古頗婁戀京兆盧㮚戀戀靈昌古之人往往於舊治之所三致意焉蓋賢者視民如家居官而不能忘其地者其地之人亦不能忘之也余宰沭陽二年乙丑春移白下今戊申矣感呂嶧亭觀察三札見招十月五日渡黃河宿錢君接三家錢故當時東道主其父鳴和癯而髯接三貌似之與談乃父事轉不甚曉余離沭時渠裁斷乳故也夜闌置酒聞車聲啍啍則嶧亭遣使來迎遲明行六十里嶧亭延候於十字橋彼此喜躍駢轔同驅食頃望見百雉遮迣知沭城新築衣冠數十輩爭來扶車大概昔時騎竹馬者俱龍鍾杖藜矣嶧亭有園洒掃居我越翌日入縣署遊觀到先人秩饎處姊妹鬭草處昔會賓客治文卷處緩步婆娑愴然雪涕雖一庖湢一井匽對之情生亦不自解其何故有張沈兩吏來年俱八旬說當時決某獄入簾薦某卷余全不省記憬然重提如理兒時舊書如失物重得邑中朱廣文工詩吳中翰精賞鑒汪叟知醫解陳二生善畫與棋主人喜論史鑑每漏盡口猶瀾翻余或飲或吟或弈或寫小影或評書畫或上下古今或招人來或呼車往無須臾閒遂忘作客兼忘其身之老且衰也初意欲遊雲臺以路遙不果居半月冰霰漸飛歲將終矣不得已苦辭主人主人仍送至前所迎處代爲治筐篋束縕靷舉握手問曰何時再見先生余不能答非不答也不忍答也嗟乎余今年七十有三矣忍欺君而云再來乎忍傷君而云不來乎當余來時妻孥皆不欲也余灑然就道而今竟得千里生還其初心盍及此哉然以五十年前之令尹竭來舊邦世之如余者少矣四品尊官奉母閒居猶能念及五十年前之舊令尹世之如呂君者更少矣離而合合而離離可以復合而老不能再少此一別也余不能學太上之忘情故寫兩圖一以付呂一以自存傳示子孫俾知官可重來其官可想迎故官如新官其主人亦可想孟子曰聞伯夷柳下惠之風者奮乎百世之下而況於親炙之者乎援筆記之可以風世又不徒爲區區友朋聚散之感也諸詩附書於後

康方伯睢南治河記

乾隆己酉夏江寧方伯康公奉 天子命隨制府防汛南河會河水暴漲六月十日決魏塘公聞信奮曰魏塘者睢寧保障也倘有不戒萬民爲魚雖現在周家樓亦復漫溢然其地人烟稀少且近洪澤湖水有所歸智者當務之爲急不可緩也遽詣魏塘督夫下埽立隄上指揮忽埽裂一縫若地陷狀竹欏匉泥壓公而下時已昏黑救者愕眙莫措倉卒間急溜衝去所壓泥沙擁公而上手有所觸乃埽船纜也援之登岸官吏奔赴見公揚揚如平時冠不弛襻帶不移孔水不入口手仍搖扇羣驚以爲神制府書公憐公勞瘁勸還寓小憩公不可曰官散則夫散某若去隄今夜潰矣某身受 國恩願與此隄同存亡遂閉車帷易濕服旋卽登隄督辦夫役兵丁壯公之節爭先踊躍邪許之聲徹天甫至夜半埽定而工成上流既治周家樓得以幷力合作不數日睢南水患悉平大府上其事 天子嘉之手解荷囊以賜枚按漢王尊守東郡治河隄壞立水中不動吳子顏溺荆門援馬尾而起古之名臣履險如夷往往相似然而公之初心豈望及此哉當埽墜塹時洪濤掀天自分無生理矣私念人誰不死爲民而死猶不死也此念甫動若有扶之而起者立水中如立土上登岸後覘所援之纜尙離丈餘不知何由入手莊子稱至人入火不爇入水不濡宋子京稱郭令公忠貫日月神明扶持今觀于公信矣枚舊史官也愛公奇績可備 國史之遺故纂而紀之俾後人有所矜式且知仁以爲己任者忘其身而身存危其身而身安入定勝天轉不在脫帶腰舟兢兢爲自全計也意所未竟更爲之歌其詞曰

異哉方伯猛不畏死直走龍宮奪還赤子所奪何地淮睢之交河決魏塘人心動搖公命驅驅急則治標具乃畚築下乃芻茭身立於隄表帥羣僚突然隄裂水擁公去雖去不去公如砥柱公非善泅有沉必浮公非輕鷗立水上頭人道死矣公乃起矣萬目睽睽驚且喜矣雖有智謀不如一膽雖有舟航不如一纜涔涔者袍峨峨者冠炯炯者目飄飄者髯公之自視逌然淡然人之視公氣定神完吏民愛公牽衣而泣爭取瓣香爲公禮佛大府敬公以手加額勸且離工小爲休息公曰不然事須及熱民命所關千金一刻

請賚餘勇與水一決儘力今宵將河堵塞河伯聞之晗然色沮夫役聞之蹲蹲起舞魚鱉爲橋蛟龍犇土頃刻隄成漏纔三鼓　天子曰咨嘉汝勤劬賜朕雜珮以光汝軀公拜稽首仗　王威靈從茲睢南永慶綏寧賤子有言請參末議前聖後賢事同一例湖名召伯隄號康公盍易新名以垂無窮

與稚存論詩書

文學韓詩學杜猶之遊山者必登岱觀水者必觀海也然使遊山觀水之人終身抱一岱一海以自足而不復知有匡廬武夷之奇瀟湘鏡湖之妙則亦不過泰山上一樵夫海船中一舵工而已矣古之學杜者無慮數千百家其傳者皆其不似杜者也唐之昌黎義山牧之微之宋之半山山谷後村放翁誰非學杜者今觀其詩皆不類杜稚存學杜其類杜處乃遠出唐宋諸公之上此僕之所深憂也昔人笑王朗好學華子魚惟其即之過近是以離之愈遠董文敏跋張即之帖稱其佳處不在能與古人合而在能與古人離詩文之道何獨不然足下前年學杜今年又復學韓鄙意以洪子之心思學力何不爲洪子之詩而必爲韓子杜子之詩哉無論儀神襲貌終嫌似是而非就令是韓是杜矣恐千百世後人仍讀韓杜之詩必不讀類韓類杜之詩使韓杜生於今日亦必別有一番境界而斷不肯爲從前韓杜之詩得人之得而不自得其得落筆時亦不甚愉快蕭子顯曰若無新變不能代雄莊子曰迹履之所出而迹非履也此數語願足下誦之而有所進焉

書楊鐐村

楊太守名燦字鏡村以福建舉人權知上元縣事乾隆三十三年四月總督高公出巡有禹郭氏者攔輿訴其子尊玉與同產姊姦已有身矣高公大駭交君辦治君坐堂皇召郭氏及女至俱戟手詈尊玉不良尊玉無言涕泣而已君疑姊弟亂倫不應和於前仇於後且尊玉狀甚愿非行險者但未便以子質母乃分別頌繫即親至其家見尊玉牀覆蟲布被甚單寒而其母及女則紅衾爛然訊其鄰僉曰事闇昧某

等何能知須臾有小女擎茶出問其年曰七歲問郭氏何人曰吾母也君喜抱入署暗屬役有隨小女子車後刺探者擒以來果得一男子壯佼而頎名解五為總督擎轍隸也乃啖小女果餌好語誘之使與羣兒戲三日後欣欣然忘其家具言母與姊同解五寢兒尊玉詬誶受笞者屢矣問知汝姊有身乎曰知何以知之曰姊姊腹大鄉鄰見之皆掩口匿笑前數日解五買小兒文葆及紅抹肚來阿嬭爇熨斗為之熨擱隨置酒三人同飲兒尊玉蹙頞走出不知所往君命役搜其家所置物宛然在箱乃召解五及母女來取示之各叩頭伏罪蓋解五庸奴不知律載內亂者兩犯俱斬意欲誣尊玉戍遣之已獨占其全家故也獄具合郡稱為神明擢知蘇州府蘇州有周顧氏者以他事勒婢致死官疑與其奴吳祥有姦刑逼誣伏君超雪之張欒盜于闐玉事發誤買者多株累君訊不知情俾盡其家事後各來謝金君不受

舊史氏曰君貌清氣和明達政體訊解五一案余所目擊故知之也詳後貶謫海門為決獄事代上游受過終不自言尤可尚也聞近得狂易之疾年餘未痊雖天報善人病與官均當復起而余則頹然衰矣慮旦暮填溝壑無人傳循吏故倣孫可之書何易于之例取君逸事為著於篇

書汪鋻菴

杭州汪鋻菴富且達者也築家菴於西湖年七十將屆召其子女而告曰慶生日不過絃歌燈宴鞠跽拜趨縱極豪侈我嘗之厭矣今年心有大願說與兒曹衆皆起立拱聽曰人誰不亡我願未亡而受亡人之奉哭則能聞奠則能餐拜則能受汝等縗麻則能量其長短而觀其稱身尤妙者引輀時旐檀之香黼荒池紐之設鼓吹導從旌旗柳翣之儀緇流梵音羽士法曲夾道數十重吾坐靈車中游目傾耳威儀赫然行者避道汝等佯哀詐泣送入西湖靈妙菴中選精舍授几作安靈狀開奠三日極牢醴而甘焉是享古人未享之樂也樂極再歸行生日禮何如家人色不相許鋻菴怒云孝莫大於順親我豈不知預凶非禮然此亦亡於禮者之禮也較之唐人李清為壽遁入少室山中不猶愈乎遂親買紙錢魂旛敢期舁之語

戚里愛其通脫笑其病至期來送路祭者百餘家壑菴稷稷盛服停車揚觶不遺一席是日飲至石許顏愈溫克到菴禮畢語妻子曰吾不歸矣吾在此茹葷伴佛玩山水以終餘年汝等來則相見不來我亦不汝召有以家事白者雖來亦不見也居湖上十五年而卒今湖上小有天園卽其處矣

杖銘

竹杖銘

走不以手非所論於老叟自得此君山之巔水之藪俱爲吾有樂莫樂兮與鄉人飲酒

藤杖銘

節瞿瞿是何䅶笯扶之以當車亦步亦趨

藤瘦如竹竹堅如玉老人得之添一足

灌木杖銘

磥砢多節頗似奇士吾與汝偕不知老之將至

木拐銘

契丹木拐見者避道此拐聞之淩雲一笑

小倉山房續文集卷三十一終

海州知州何君墓志銘

錢唐袁枚子才

乾隆庚戌八月老友何君獻葵臨終以涖官事狀蠅頭書付其家人云爲我交隨園當必有以報我其時君長子承燕作天台校官次子承薰需次秦中三子承福尙幼餘皆婦女治喪倥偬遺失其狀今年將卜葬矣承燕來乞志墓知秉筆者不能繫空爲文而又不忍沒其先人諈諉之志涕泣而謀諸余余道古人碑銘事迹與交情並書余交而翁四十年爲子者不忍死其親余亦不忍死其友也豈可以事狀不具而聽其沒沒哉謹就所知聞爲之銘曰君諱廷模字獻葵號西舫杭州丁卯舉人分發江蘇知如皋縣調沛縣遷牧高郵再遷海州俸滿引見丁母憂歸服闋不起終於如皋君清癯矗立皙而髯目睒睒有光聰強詳審頗饒幹略常愛余所撰州縣心書手抄以去涖官時試而行之所到豪暴屛迹胥役肅然如皋素稱難治君初臨投牒者如麻一二年後訟庭如水以其暇修冒辟疆故址建水明樓與紳士詠歌其間在高郵重到如皋修城鄉邑父老扶杖攜幼而迎者遮馬首不前君愛其風俗之醇遂卜宅焉嗟乎古之賢人往往樂居舊治孔僖之於臨晉盧坦之於靈昌莫不皆然其故何哉蓋當其作官時視官如家視其民如隸子弟及其去也民之奉其官亦如父如主人居他鄉轉勝故鄉也奈今士大夫作官如作賈虐取諸民在官時莫敢誰何一旦解印歸瓦礫爭投者如雲而起尙敢緩須臾出境哉君能安居如皋是即循良之明效勝行狀一篇矣先是余宰沭陽有吳某就館洪氏妻昏夜被殺主名不立洪氏子與其奴互相誣余屢訊不決遂成疑獄偶與君言及君曰此獄固難辨然君亦未盡心余問何也曰君何不將二囚合繫之陰使人察其所言再分繫之使人爲鬼嘯以怵之或眞情可得余憬然若失悔計不出此因服君之才之過余也君行義敦篤性殊瀟灑在江甯小住輒來山中佐余疏流泉蒔花竹登天風閣看江相約結鄰蕭

然有出世之想厥後急流勇退樂志林泉者十餘年在當時亦預諷梗槩云先娶某氏再娶某氏女二人孫五人葬某

銘曰勿放勿獨持身瞿瞿未老而賦閒居卜一廛於所治之區蓋事事學余也然長余一歲而竟泉路之先驅得毋愛余文而有意歸眞將身後之名見託歟吁

誥授資政大夫兵部右侍郎抑堂史公墓志銘

公姓史諱奕昂字吉甫號抑堂漢溧陽壯侯之裔世居夏莊祖夔康熙壬戌翰林官至宮詹父貽直歷任三朝官文淵閣大學士兼吏部尚書諡文靖有子三人公其次也雍正四年 世宗欽賜諸大臣子弟舉人文靖公愛公聰敏意屬公公讓於長兄奕簪而已亦旋中順天鄉試乙科以恩蔭授刑部山西司員外郎出為山東兗沂曹道調運河道公長不踰中人而風骨秀整有守有為乾隆十六年黃河決豫州自陽武建瓴而下穿張秋之挂劍臺勢洶洶不止議者或欲塞臺口或欲扫麥田下流公皆不可請於河帥顧公曰上源不斷而徒治下流無益也為今計宜聯東兩省為一局先塞陽武咽喉乃從事於東棄故河開新河築兩堤如翼過永北行則河力自退如其策永患果除會有 旨命協辦南河石料濟甯之船公借停運糧艘運石以往為漕帥所劾亡何南河奏總省協濟之石未到而東省協濟之石全輸 上知公有才免其處分旋命攝甘肅布政使辦理軍需時 王師征準噶爾故事兵四名所過處供肴烝一席健兒呼噪州縣苦之公奏官兵原有口糧按站支給請飭州縣改所供為牛羊乾脯俾兵且食且走免稽行程 上可其奏皋蘭令奉將軍嚴檄限五日內解送穀袋三千令錯愕無措公命各典鋪將質押民間糧食袋借出記數責成押運官運畢歸還不三日而事辦當是時甘肅路遠自涇州起至甘肅共二十餘站尖宿五十餘處一路塵市盡部兵無騷驛二十年補授福建按察使閩故多盜南洲積賊蔡某渠魁也有拳勇歷任不能擒公訪知賊頗孝乃拘其母以招之蔡果出請死公許自新命縛其黨以贖蔡遂泣叩頭去縛

公之任不再犯法公又多置哨船增營兵按月輪巡全部肅然每訊囚反覆詳審不得其情不止有邱廷華者姦同舍生致死事屬暗昧誣引他人前臬使獄已具矣公鉤距得實力爭於大府前訊釋無辜而置廷華於法在閩六年　天子擢公廣東布政使公感　上恩益奮奏首領佐雜雖微員有佐理之任宜加斟別繕摺呈　覽不必拘六年俸滿之例奏雲貴川廣路遠大員丁艱宜速奏限驛行四百里免懸缺久待奏　國家封典原以教孝也今見請封生母供結內註並非再醮二字殊乖忠厚傷人子之心按結內既稱某人室女以禮聘娶則非再醮可知何必多此詞累疏入　上皆嘉許飭部頒行瓊州舉人某請咨入都吏嫌用印處殘損駁回州文公念瓊州隔海往返甚難命補審印給發吏爭無此例公不聽次日出行此人持香跪謝方知握破州文者即吏所爲作脅索張本公之精神淵箸細事不遺皆此類也丁文靖公憂服闋入都　聖眷益隆驟遷兵部右侍郎晝日三接行將大用同官忌之以蜚語搆公　天子休公於家與三品銜回籍讀書公遵　旨掩扉足不入城家有　賜書數萬卷朝夕自課葺文靖公故園蒔花栽竹嘯詠其間雖高年猶臨帖作楷神似晉人家居後疊次祝　鑾迎　駕　上必召見　溫諭寵錫復二品原銜五十年與千叟宴賡歌賦詩　恩賜瑪疊士論榮之辛亥仲秋公慶八十生辰仲冬四日無疾遽終子八人女四人第六子培與余壻也猶記壬寅歲到公家住紅泉書屋每晚公必命童子提燈而出絮語生平決某獄辨某冤漏下四鼓猶娓娓不休其卓然可傳者無慮數十事惜予年衰善忘不及筆記而今又十年矣諸公子丐余銘墓不能如當年撰吾師神道碑之詳嗚呼余其負公也夫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某

銘曰槃槃史公炯介明淑端右之才旄車之族眞想在衿精神滿腹既勤施於四方亦遂心於初服爾壽爾康無適無莫爛其盈庭森蘭蓬玉歟魄無傷神霄有錄以一个臣享九五福倜然逝矣如客不速又何必彖語諄諄而啟予之手啟予之足

永昌府龍陵同知金公墓志銘

吾師金中丞震方先生有從孫曰岳字哲訓生而英異十四歲聞其父觀察公誦于清端公文集慨然慕之及長善射好談兵凡握奇風角奪槊跳刀之法靡不殫究始筮仕平樂府通判歷署麥嶺梧州同知荔浦靈川來賓等縣皆邊地也最後署羅城縣羅城者于清端故所宰邑瘴癘毒淫人皆憂之君獨喜曰余仰止清端數十年今竟涖公所治或者公其有以默相之乎到即創建公祠輯公所著政書爲之傳搢居羅城一年前後獲盜百餘里無夜警調補桂林龍勝通判龍勝水土尤惡抵境不及三月妻妾家人死者纍纍君亦殗殜幾死者數矣然伏櫪之志雖病不衰每獨策一騎周歷叢篁深菁搜訪其山川阸塞胥小竄匿之所著爲桑江平樂紀要二書某宜屯兵某宜置戍科別其條若指諸掌適制府蘇公巡邊見其書稱奇才奇才即欲荐君君以疾辭退而語人曰蘇公不能馭下慮他日有事未幾蘇竟以罪免巡撫熊公聞之歎曰金別駕知幾其神乎君浮沉粵西最久復移官於蜀於滇所歷皆瘠苦磽确之地其戹屯勞悴若從骨相中帶來雖力疾自强遇險益奮而馳驅烟瘴垂三十年君亦皤然老矣君短視秀羸多能恢奇自喜所至重文學興教化故人子及先賢苗裔有貧不能自存者傾囊賙之必盡其駐龍陵也永昌諸生越數百里裹糧從之遊又共述君實惠紀略文行節錄傳於世終以龍陵同知乞病就養於長子見龍八閩署中年六十三而卒嗟乎君有志慕清端公其動心忍性相似其才亦未必不相及也然當日清端公宰瘴地死者七人耳不及五年總督江南君宰瘴地死者至十三人之多乃卒以同知終老豈天之將降大任或然或不然耶抑必欲放清端公獨占千秋而不容後人追相存偶耶余受君叔祖中丞公知因得與尊人觀察公遊後中丞薨余爲撰碑觀察公死余爲銘墓今君亡又因君子見龍之請而爲銘君之墓然則昌黎哭殿中馬少監三世悲哀不勝轉怪世之欲久不死而觀居此世者何耶不知有昌黎之文而少監至今死猶不死則又未嘗非久 居人世者之爲也嗚呼銘人三代古人希有余竟公然爲之則其老

且衰又甯堪問哉君若有知其悲我當更勝於我之悲君也已君子二人妻某氏以某月某日葬某

銘曰木性根土人性根祖道素之門自兼文武嗟哉金君心追古賢何地不可官而與瘴爲緣能使百姓活而妻孥轉殁三宿隨園一朝決捨握筆銘君老淚傾瀉雖久屈於人間終常伸於地下

淮徐營遊擊加贈文林郎田公墓志銘

余屢遊蘇州聞人道長洲令田涵齋之孝與其封公香泉先生之賢問狀何若曰涵齋善養父志知老人愛山水時奉一騎一板輿恣其嬉遊以吳人之浮薄而封公排日出署竟齊其口無一人造作蜚語者非其道韻平淡有以深孚於人心何能如斯余聞而敬焉丁未冬遇涵齋於酒所愛其伉爽每兩人語輒移時今年刺海州丁封公憂書來乞余銘墓狀曰公諱玉字存璵號香泉世籍瀋陽祖翮色公始遷大興少時豪健善騎射務爲名高一日在郊外遇潘長者敎之讀書曰好勇不好學將流爲通蕩矣公歸讀大學集註至去其舊染之汚六字憬然有悟遂折節改行爲滿洲完顏公所知公督南河挈公相助完顏公薨相國高文定公尹文端公尙書顧公琮相繼作河帥皆器重公以碭山把總陞遷高堰河營守備歷遷至淮揚淮徐遊擊嗚呼完顏公者名偉余座主留松裔先生之季弟也明允篤誠造次必於儒者壬戌歲余改官江南蒙以通家子弟見待留宿署中慰誨殷勤其他若高尹顧三公皆海內正人而亦余所親炙休光者昔人云窮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以四君子之舉公公之爲人從可知矣公生有至性在袁浦官署忽趦趄然心驚急歸視母母果病視湯藥半月竟得送終年過懸車堅求解組歸常端坐手一編凝塵滿席澹如也所著有省吾錄附蓬小草等集卒年八十有七元配趙氏繼劉氏子文龍孫慶曾三代皆贈如公官以子貴加贈文林郎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某

銘曰遜矣田公誰與伍漢之朱雲晉周處游俠趫趫力如虎一朝納約循規矩盾頭磨墨兼文武興來戲筆如牛弩三品尊官棄如土來看子舍綵衣舞終其天年歸紫府高風不愧古人古

誥封光祿大夫奉宸苑卿布政使江公墓志銘

乾隆己未冬余　恩假歸娶路過揚州初識江公穎長余年二十有四而公始任戴冠其時兩淮司馬英者侈侈隆富多聲色狗馬投瓊格五是好而公獨少年淵雅與王巳山程午橋諸先生遊山賦詩余灑然異之亡何鹺務浸削商中耆舊凋謝恭遇　國家大典禮大徭役大府無可咨詢惟公是賴公閱歷既久神解獨超輔志弊謀動中款要每發一言定一計羣商張目拱手書諾而已四十年來凡供張　南巡者六祝　太后萬壽者三迎　駕山左天津者一而再最後赴千叟宴公年已六十餘每跪道旁　上望見輒喜召前慰勞詢問家常所賜上方珍玩加級紀錄之恩莫可紀算轉運使出都請　訓上面諭江廣達人老成可與咨商廣達者公行鹽旗號也公自念一商人並非勳舊閥閱而　帝心簡重如此受寵若驚鰓鰓如畏亦不自知其所以然丁丑辦治淨香園稱　旨賞給奉宸苑卿銜壬午盤獲內監逃犯有功晉秩布政使銜辛卯　上知公貧　賞借帑三十萬以資營運一時羣商之趨下風受指麾者或相噎媢退有微詞公絕不與較未幾兩淮提引案發　上震怒不測羣商就逮京師勢洶洶度不能自脫而公慨然一以身當　廷訊時唯叩頭引罪絕無牽引　上素愛公又嘉其臨危不亂有長者風特與赦免其他鹽政諸大吏咸伏歐刀而公與羣商拜　恩而返妻孥迎門先哭後笑方知大樹之下可借餘陰無怪其干霄而捧日焉先是揚州城南有高阜相傳前明康海讀書處公家其旁葺而新之疊石穿池請　駕臨幸　上喜平山之外得近處小憩爾幸其園賦詩以賜公抱七歲兒迎駕　上抱置膝上摩其頂親解案荷囊賜之　恩幸之隆古未有也公長身玉立角犀豐盈晚年雖鬢白如銀而神采煥發聰强不衰性尤好客招集名流酒賦琴歌不申旦不止邗江地當衝要公卿士大夫下至百工伎藝得珍怪之物及法書名畫無不僂僂然履及公門如龍魚之趨大壑公一與申納周旋必副其意使去以故賓從藉公起家者無慮數十輩而公轉屢空身殁之日家無餘財人以比古之樊際卿陳孟公一流而風雅過之公諱春字穎長

生時白鶴翔於庭因別字鶴亭本籍徽州歙縣祖演徙居揚州父承瑜皆以公貴贈封如公官生子女皆不育繼弟昉之子振先爲後又天公歿之前一日再繼其弟振鴻壬寅春余持公詩遊黃海一邱一壑如得導師歸告公公曰我將遊天台亦持君詩作證兩人盍以名山作交易耶嗚呼息壤在彼而公有志未行竟從此訣其可哀也已公卒時年六十九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某

銘曰四民之末三揖以前問厥由來奇賞自天奕奕江公宏智辨達手握牢盆葬枯粟乏善與人交靡不有終赴義若熱芟物必豐均輸　國計軍餉河防惠我黎烝盲禿傴㕧遭逢　虞巡蕊臺營造工垂神明馬鈞機巧　天子曰咨汝實卿才奉朕宸遊源源而來公承　寵命千里駿奔遨遊　宮苑歸夸戚隣一舖匹夫三公不換鼻息所銜上拂雲漢年高委化人䨇千秋歌吹已寂聲華未休松耶柏耶志幽者石耶我爲之銘石敢泐耶

太子太師文淵閣大學士錫山嵇文恭公墓志銘

乾隆五十九年七月十七日文淵閣大學士嵇公薨於位　天子駕幸熱河聞信震悼加贈太子太師賜謚文恭命　皇八子蒞前奠酒　遣官護喪歸里飾終之典海內榮之次年九月其子承豫等卜葬有期馳書爲貞石之請枚伏念文恭公碩德重望年登大耋名聞四夷古大臣中惟召康公文潞國差堪比肩枚才盡年衰何能當茲重任然追思弱冠試鴻博報罷落魄長安嵇公聘致公子得朝夕沾接風采受公知最早而因此知公亦深誼不當以不文辭謹按公諱璜號尚佐字黼庭晚又自號拙修系出晉侍中紹之後家居金陵祖永德遷無錫以諸生在福建總督范忠貞公幕中同殉逆藩耿精忠之難　聖祖追贈國子監助教陪祀范公祠父文敏公諱曾筠以康熙丙戌翰林歷任江南總河浙江總督拜文華殿大學士公其第三子也生而嚴重寡言笑雖貴公子而動容周旋造次必於儒者九歲讀禹貢恍然曰禹之治水皆自下而上蓋下流宣通則上水自順流而下長老咸驚異之識者曰此子他日必爲名臣能宣洩

洮而障大澤者也雍正七年春奉　世宗特恩大臣子弟一體會試公年纔二十以太學生登進士入詞林給假歸娶散館授編修　命南書房行走尋遷左春坊左諭德乾隆元年今　皇上登極文敏公總督兩浙三年秋有　旨召入閣辦事文敏公病奏請解任公驚駭乞假省親倍道奔馳爲馬傷血浹袑袴到署未浹月文敏公薨當是時文敏公年高病久一切公私事叢雜如麻中外頗有讕語非公到不能料簡帖然也六年服闋入都奏請停各省采買極言其病　國病民病官諸弊又奏河東總河一缺宜專其職守凡有題補修築等事不必會同兩省巡撫致有掣肘推諉之弊　天子可其奏七年遷學士再遷僉都御史副都御史工戶兩部侍郎充經筵講官十八年扈　駕木蘭甫進哨而江南黃水爲災高堰圮於風浪奉　命勘驗督修功成議敘二十二年　命爲江南副總河公奏淮揚運河自邵伯以北者皆歸海邵伯以南者皆歸江多一分入江之路即少一分歸海之水歸海路近歸江路遠宜開挑引河正對崗河改曲爲直趨海爲便又奏湖河源流分合設壩放淤諸務尤詳奉　上諭所奏甚合機宜下河一帶經理汝功不小也二十三年遷工部尚書調禮部尚書入都仍侍值　南書房二十四年公母何太夫人有疾公陳情乞養　上許之先授總河時太夫人年已八十有三公早有此請　上諭汝父久任河工汝趨庭時見聞甚悉長淮一衣帶水儘可迎養不必在家侍奉也公不得已而赴任至是得請才能領天倫之樂陶陶遂遂侍寢問安自言此千金一刻時也孝養五載而太夫人薨三十一年服闋還都實授禮部尚書旋授河東總督兼兵部尚書公起任之便即繞道河南相度河形蒞任後裁壩夫栽堤柳革除盤量貼坡諸弊偶巡河至商邱五堡命幫裏戧十丈眾不喻其意俄而節過白露河官皆慶安瀾酬神張飲公獨欲詣工親勘眾以公積勞咯血勸勿往公不聽行至半途而探馬飛報大隄遷場八丈幸有新幫裏戧可資保護眾始嘆服公之深識遠慮也然亦有神助出於意外者公每巡河輒先屬吏冒風雨或手持畚鍤以行一日宿廟中聞虞城工險馳往其時天甫曉雨雹交下趨視所下之埽岌岌欲崩從者慇縮面皆改色或

滙勸勿前公立堤上厲聲叱曰埽去則我與俱去聲息雨雹亦息堤卒無恙又因防險宿河堤行館夜聞訇磕聲撼臥榻皆動起視無他黎明報對岸河塌數十丈公所宿堤下忽漲起沙灘如其塌數人以爲神又勘驗曹縣三保河河溜漸逼羣議下埽而未定某所公夜夢金甲神持劍指溜處曰吾張桓侯也速下埽吾與趙順平助汝驚起周視形勢如所指處下之竟得安瀾因於月堤建桓侯廟而幷建順平侯廟於對岸論者僉謂 聖朝福大百靈効順而要非公之精誠不能感格也四十四年以吏部尚書兼翰林院掌院學士充日講起居注官四十五年授文淵閣大學士教習庶常 賜海淀官園居住四十六年加太子太保在 尚書房總師父處行走公歷事 兩朝垂七十年兩爲山陝正主考一爲乙未會試總裁其他殿試讀卷朝考閱卷以至總裁三通四庫國史實錄諸館者不可枚舉 上亦視公如商彝夏鼎雖不必服用而陳之廟堂醞樸典重邦家有光故五十年行千叟宴 命爲漢大臣領班五十五年庚戌會試喜公重赴瓊林 賜詩矜寵公又與 上同庚八十生辰本在六月公道臣不敢先君擬改期於 萬壽後 上嘉其知禮代定八月十九日 遣侍衛明安爲之稱觴 賜詩及上方珍玩金幣無算公慮盛滿難居屢疏乞歸至於再至於三 上念老成凋謝不忍公歸又憐其年力就衰 詔嵇璜高年入直如遇風雪不妨遲至卽不入直亦可先 賜紫禁城騎馬再 賜肩輿到殿公銜感次骨泣且歎曰君父體恤老臣至於如此死有餘榮自後不敢復作思歸之想然素性恭謹非體有不適與極大風雪仍步行入朝如故也公議事畫稿無鉅細必沉思審定求一是處雖位極人臣而依然儒素猶記戊午年枚館公家每 朝罷歸相與談史鑑數千年事如指掌自言在南書房汪文端梁文莊諸公各言所長推公見解爲第一公亦考枚云先生非特文佳人亦好也其受知如此公精小楷能於胡麻上作書所作詩多不存稿惟奏疏數十篇藏於家娶楊氏誥封一品夫人子八人長承謙受業於枚最純靜官至翰林院侍講先公亡次子承豫雲南劍州知州因公褫職 上加恩以主事用次承闕承羣承樸承恂承艮承廉女一人嫁

袁氏孫十二人曾孫三人享年八十有四葬蠷嶂山之新阡

銘曰錫山峯高惠泉水清降生稚公明允篤誠少如威鳳來儀虞廷壯司水政元圭告成官久能貧廳堪旋馬貴而不驕惵然意下有所薦引不圖報謝惡隱善揚矜孤惸寡每逢　召對讜論直陳退而慎密溫樹不言傾詩禮士正色立　朝人之仰之孤月行霄豈不戀闕臣力已竭　天子留公纏綿悱惻給決俠侍曠典重重自天而降觀者動容　恩重身輕歸心難遂從古臯夔不聞引退巍巍華表鬱鬱松楸銘公者誰我亦千秋

蘇州府知府楊公墓志銘

余嘗書楊君鐐村測囚事爲作吏者法已十餘稔矣今冬其子書來乞余銘墓當楊君存時余尚恐沒其善行故書而志之今楊君亡可不彰其所聞慰孝子之心哉謹按君諱燦字鏡村號質亭福建邵武府人幼即入學食餼以乾隆丙子舉人發江南權知上元縣實授寶應調長洲遷知高郵州再遷常州府知府調蘇州因公鐫級補海門同知年六十卒君秀挺機警長不滿六尺而精悍之色溢於眉宇所蒞處除苛解嬈侃侃事上溫溫接下吏民帖然長洲案牘麻起兼閱白茅河君判決如流疏濬得法高郵大旱布政使閔公不肯報災君爭之閔曰汝擢守常州將行矣何必強預人事君曰官之於民父也安有父將遠行而忘其子之飢寒乎閔不能奪卒如所請乾隆五十年海門災君請招商領照赴運漕採米屯戶聞之蠭行出糶價以太平總督高公出巡上元有禹郭氏者訴次子尊玉淫其妹已有身矣高公大駭命君鞫訊君覺情狀非是乃陰召其小女啗以果餌得其情案遂以定其隣人聚而歎曰天乎前三年禹郭氏與姦夫解五誣其長子積玉逼嫁阿孀官不細詢已斬決矣今解五欲占禹氏家產故又唆其母妹謀殺尊玉微楊公則一門奇冤又誰雪哉蘇州顧周氏笞婢婢縊死前官疑周氏與其奴吳祥有姦故殺以滅口已刑逼誣伏矣君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治獄不可以意爲也周氏笞婢致死自有本罪若以暗昧事陷人

於十惡非法也即省釋之撫軍楊公魁謂余曰子屢稱楊守之賢我猶未信今春張鑾盜于闐玉事發
聖旨嚴切我震悚不知所爲一時獄繫纍纍賴楊守部居別白專誅鑾而寬其誤買玉者奏上卅家　命
允歡聲如雷我方信楊守之賢而嘆子之能知人余笑曰是奚足哉公知楊守終未盡也撫軍驚問余曰
買玉人杜開甸常向余言玉案事乎渠感楊守超雪恩邀諸賈人醵金幣爲謝昏夜致之楊絲毫不受此
公所不知楊所不言而余所獨知者也撫軍爲嘆息者再君之降調也爲辦常州府弓兵一案　天子怒
其擬罪失入特予降調永停陞遷不知刑部所擬即君之初詳也撫軍閔公三詳三駁君不得已遷就從
之及遭嚴譴勢不能再揭部科又不能遣諸胷中遂隱忍紆鬱妄笑語昏亂竟成狂易之疾以至於死嗚
呼其可哀也已夫人某氏子學基候選布政司理問孫二人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某
銘曰鏡能照物無隱慝兮君取自號其儀一兮施於爲政上下悅兮蒼蒼者天斯人也而有斯疾兮固知
壽爲欺魄天爲鬼沒古有說兮然而未竟所施民思何極兮吾不能臨其穴但能志其石吁嗟楊君安此
室兮

蕪湖兵備道張公墓志銘

公張姓諱士範字仲模號芷亭先世爲山西洪洞縣人遷居陝西蒲城祖國祚父克光俱以公貴誥贈中
憲大夫世有積德鄉饑拯災戚里受其惠者咸交口祝延之遂生公幼即穎異舉止異凡兒每塾師出對
句或分韻題詩公應聲如響聞者讋伏丙子舉於鄉庚辰補內閣中書甲申援例選福建興化府知府旋
丁母憂歸服闋選浙江衢州府知府因公左遷捐復原官選安徽池州府知府久之　特授安徽蕪湖巡
道又因公左遷公離家久將歸省墓途間患痁就醫白下遂至不起年六十四公被飾厥躬慕君子之安
雅善氣迎人行安而節和見者皆慄然意下四權臬使兩膺卓薦　天子召見慰加　溫獎奏對移時池
州民多凋敝官俸淡薄蕪湖轄五府一州兼權關稅俗尚華離人俱爲公憂公夷然不以爲意抵任後問

民疾苦察庫盈虛廉不言貧勤不知憊不矯虔以弋名不舒緩以廢事卒使吏靜民安商賈輻至課以報最貴池縣西有火燒蕩公嫌不祥建天一亭取以水制火之義未幾融風頓息己酉皖江水暴漲瀦港有蔴浦圩幾淹矣公親往堵塞露立三晝夜堤竟保全丙午旱蝗公自為文禱於神山李衛公祠甫下山而雨蝗亦蔽天飛去公於治獄測囚无祥審權臬使時鳳陽孀婦迮管氏刈麥於田姑老矣墜樓身殞長子鳴九素忍婦謀吞其產以婦推姑墮控縣縣令不察擬婦極刑公詰之曰姑死旁無見證身無他傷何由知是管氏所推耶鳴九不能聲婦寃始雪鳳陽人嗜曰微張公吾鄉其六月飛霜乎公道韻平淡於人世紛華投縈博弈歌舞諸事絕無所嗜平晝閒居惟手一編吟詠不輟或取古人法書臨摹自喜愛才出於天性遇寒素必傾衿禮下之所屬書院有廢必興厚其餐錢嚴其課人文蔚起丙戌秋與余初遇於高制府署中一見如舊相識三十年來酒賦琴歌時時霑接今秋病中氣息綿惙猶強起絮語約小差後過從為懽不圖余往京江未半月歸而公訃已橫几上嗚呼浮生局促天意渺茫原不許人揣揣然余犬馬之齒猶禮先一飯矣分當先塡溝壑乃一旦郎君反以墓銘見託其能無悲從中來筆未揮而淚先下哉古語云善人云亡百身莫贖如公者當亦海內士林所異音同嘆者夫所著有澹園詩鈔所臨有十七帖絕交書三種先娶雷氏再娶王氏俱誥封恭人子汝驥壬子科舉人試用教諭次汝驥廩貢生出繼　弟夢選三子阿玉尙幼女七人俱適士族孫　人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某

銘曰旃檀一樹百里外聞其香也福德一星九州內瞻其光也肫肫張公國之良也身雖逝兮民不能忘也壽固未為短兮餘慶知更長也鬱鬱佳城兆其藏也猶有鬼神俾爾子爾孫隆隆其未央也

江防同知倪君帝培墓志銘

君倪姓名廷模字帝培別字春巖為山陰倪文貞公之後遷居杭州昆仲五人君其季也生而聰敏嶷嶷不凡髫年入泮己卯舉人庚辰進士補安徽潛山令調桐城遷宿州牧因公落職起復補直隸保安州牧

又因公落職起復補皖江懷甯令權知六安州又因公降調補黟縣令再署桐城膺卓薦實授江防同知署潁州太守滁州牧委審湖北黃梅事路染疾歸遂不起年六十有四君少時美秀性通脫不受拘閡嘗學小冠杜子夏搖蕉扇簪花游冶方領矩步者動相訾謷君夷然不以爲意及作吏精廉强力桴鼓不鳴人驚以爲不可測嘗言理民如理髮也亂髮不除好髮難整孔明爲政路無醉人故其治一以嚴爲主潛山武舉萬年青虎而冠者也君到一大創之地以盦謐桐城災一時無賴者藉荒爲名糾衆刼奪君知大甯莊梅能哲爲首擒其父子當街杖殺之羣黨解散所到處利必興弊必除潛邑無城君曰城以衛民無城則奸宄出入自如且地形若釜雨久外水灌入民游釜底矣請於大府領帑興工烈日中親執撲以行築者功城而水患除滁州向例銀鞘過境地保斜錢助費君不可曰滁鞘來往不絕地保斂民民何以堪即發官錢馱送下站餘差盡革宿州辦公蠹役强拉民車與錢則免君乃通計各鄉車數若干編列字號挨次輪直出示曉民當直者自行赴官承應民踊躍稱便君尤長於治獄桐城義津橋有盜案四參將屆君比捕嚴捕役章標賄賊某冒充君疑之略究詰知其寃登時縱之胥吏皆失色幕友尤君君曰吾甯受處分不忍以民命爲兒戲亡何他案羣盜互相投首而此案遂明英山僧廣明姦杜某兒婦値杜撞見遂擊殺之而反誣其兒逆倫縣令不察獄已具矣君爲平反合郡懽呼君犖犖有才而宦塗乖午英山一獄

天子嘉其能得正兇特旨召見正在請咨而忽奉部文降調最後受知於孫補山相公許薦知府薦草成而補山入閣旋爲有力者所奪屢起屢躓欿奇歷落如其爲人若暗中有齮齕之者君雖作達如故而中懷鬱紆年力亦從此衰矣君赤貧初試春官賣屋以行而慷慨好施揮金帛如棄涕唾肩任前官虧項兼助其歸不一而足桐城饑捐俸倡振所活數萬人其他歌場酒所亂擲纏頭亦復豪宕自喜以故歷官數十年家徒壁立幸而所莅之地臨去時民皆具餱脯捆載以從常入都留眷奉太夫人僑寓宿州家無旨畜私心憂之比其返也跪膝下問安太夫人扶起笑曰兒去後不料此間童叟供給較兒菽水之奉尤

覺豐盈此皆兒平日作好官之效也兒他日其始終如一哉乾隆二十九年　聖主南巡尹文端公辦撤山供張委君與商人汪楷亭曾學賓委員魏廷會莊經畬朱龍鑑等董率其事山光水色中輪流直涖召余留宿說鬼評羹漏盡不休嗚呼纔三十年前事耳今文端公久葬諸賢零落殆盡孑存者惟余及君君又溘然先去而余年亦七十有九然則歐陽修所謂賢豪不常聚而交游之盛爲難再其信然耶恐山㵎有知亦當泣下君善談笑能詩隨園詩話中所采甚多著四蟲備覽一書尚未付梓妻魏氏再娶余氏無子繼兄子本仁爲嗣舉丁酉孝廉孫三人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某

銘曰漢有朱邑葬於桐鄉君能繼之兩臨茲邦善政流風迢迢相望異世通夢盍祀其旁胡爲後人歸櫬於杭我思疇昔雪涕浪浪未憑其棺但銘其藏音塵雖遠詼諧未忘爲民之爹爲國之良風流人豪宿草亦香

金纖纖女士墓志銘

蘇州有女士曰金纖纖名逸生而孅婉有天紹之容幼讀書即辨四聲愛作韻語每落筆如駿馬在御蹀躞不能自止年甫笄嫁吳中少年陳竹士結褵之夕新婦烟視媚行忽一小婢手花箋出索郎詩催妝竹士適適然驚幸素所習也即應教索和從此琴鳴瑟應奩具旁烟墨鋪紛不數日變閨房爲學舍矣纖纖事尊章謹不以文翰自矜一切煩撊衣圭燀瀹秩膳事罔或不涓當是時吳門多閨秀如沈散花汪玉軫江碧珠等俱能詩俱推纖纖爲祭酒一日者遇諸女於虎邱日將昳矣偕坐劍池旁相與談越絶書吳越春秋諸故事洋洋千言此往彼復旁聽者搢紳先生或不解所謂咸憕也有識者嘖曰山海經稱帝臺之石上帝所以享百神也昨千人石上毋乃眞靈會集耶其爲鄉里所欽挹如此纖纖論詩於唐宋諸名家靡不宣究尤酷嗜余詩得小倉山房集伏而誦之盡四晝夜畢寄書諄諄乞爲弟子余感其意今春往訪則病已篤强扶起呼先生再拜余旋往西泠逾月歸則纖纖死矣臨死語竹士曰吾與先生一見巳足千

秋所悁悁而悲者吾聞先生來卽具門狀招十三女都講作詩會於蔣園書諸者已九人而吾竟不得執筆爲諸弟子先此一憾也我尙有書中疑義欲面質先生而今亦復不及此二憾也欲釋此二憾須先生憐我肯銘我墓則我雖死猶不死也余聞而泫然昔東坡老矣貶惠州有溫都監之女窺其讀書坡奇賞之海外歸此女已亡坡不能忘情作小詞以弔余愧非東坡而受知於纖纖則百倍於溫家女矣貞石之文尙復何讓第目論者動謂詩文非女子所宜殊不知易卦兌爲少女而聖人繫曰朋友講習離爲中女而聖人繫曰重明以麗乎正其他三百篇葛覃卷耳誰非女子之作迂儒穴陜之見誠不然也然余閱世久每見女子有才者不祥兼貌者更不祥有才貌而所適與相當者尤大不祥纖纖兼此三不祥而欲其久居人世也不亦難乎余三妹皆有才皆早死女弟子中徐文穆公之女孫裕馨最有才最早死其他非寡卽貧今纖纖又死方知吉羈永諧福比將相王侯天猶靳惜此固造物之結習故智牢不可破者也而又奚言纖纖所著有瘦吟樓詩　卷卒年二十有　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某

銘曰昔蒼帝之造字兮賴女媧之贊襄遂鍾靈於織室兮率采伴以相將有金天氏之苗裔兮曾筮於有黃曰歸妹之翩翩兮將稅駕而南行揚清矑以流視兮羡人世之有鸞凰騎元雲以來降兮戴香纓於增鄉含菱荍以俟風兮騰佳俠之函光協歸昌之奇律兮極和鳴之鏘鏘既刻雕其靈府兮又百怪之剔[illegible]其膏肓竟殗殜而不復興兮去九疑而訪英皇徒執手以奄然兮累奉倩之神傷豈不知九州之一老矣亦涕淚之淋浪嗚呼此畢如者乃其詩骨所藏兮將見優曇花之開其上而書帶草之護其旁兮（九州一老四字纖纖書中贈語）

封公胡葆亭先生墓志銘

君姓胡諱開熙字士端一字葆亭系出陳胡公後唐末節度使諱學公者卜居徽州婺源之清華世爲清華人祖應裴父廷瑾俱有隱德以淑行聞君生而孤露修然自東清矑湛然爲大父所奇賞教之誦習博

覽竹溪志絜而行芳鄉里有難決事咸就正於君君苦食貧假館富人某某有闤闠之覺以千金怵君爲
左祖君不可曉以天倫大義某色怒然君遽辭歸採木黔中出沒毒淫險絕之地瀕於危者數矣得主撥
之資皆寄歸供母歎曰易稱君子尙消息盈虛言消之時當行消道也我今行消道而轉致贏餘其敢見
義不爲奄奄如泉下人哉於是趨人之急除苛解嬈嘗客毘陵有鄉氓相鬩者邑宰命尉往勘氓輕尉官
卑聲聚侮尉尉不忍其詢而主名不立無所發怒乃誣監生陸某申牒訴縣鄉里知其寃相與憐也君奮
曰救鬬者不搏戟吾能爲之道地遂往關說於縣於尉二人素重君卒解脫之逢生公有祭田鬻去久矣
君盡贖還并增益若干畝念族中絕嗣者無慮百有餘人仿古祫祭之禮於清明後一日聚各粟主具醰
漳以供合族歡呼曰吾宗有褋亭此後無子者其無憂乎君好學工詩記性絕人少時登黃鶴樓默識樓
中翰墨歸錄不遺一字又能肆心廣意以自鉤考常與洪孝廉壽山見訪山中縱言及於方輿君言江源
發於南北金沙泰山之脈自遼左橫海而來崇山即嵩山古亖二字通用皆余所未聞也恨相見之晚有子
三人長永熾早卒次永煥次岳次永煇皆訓以義方常曰吾貧時思著一縑單衣必與汝母作數日謀汝
今安居豫飾可無念哉與永煥渡江故犯險浪而行曰忠信涉波濤膽可習也及永煥以丁未科進士候
補工部主事又訓之曰汝年少受　國恩惟勤以集吏事謙以達衆懷其庶幾不負　君父耶嗚呼君雖
不挂朝籍以老而此二語者於居官之道已蠡之矣夫人黃氏俱以子貴　誥封如例年七十而終女四
人孫三人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某
銘曰叩樹本則百枝皆動聞義聲則一鄉皆重槃槃胡公材本梁棟隱於貿遷億則屢中薦祖一羹輒思
族衆授兒一裘必加規諷爲樊靡卿爲孔獨誦如謝夷吾之自知死期如管幼安之海中風送未展志於
巖廊徒揭休於家術克臧厥心未竟所用宜其戢影於白下之一廛而鍾美於河東之三鳳

徐君星標墓志銘

余常銘弈國手范西坪之墓矣今又得一人於吳江梨里曰徐君星標名璇生有心計以贏廢書性獨好弈父培雲故國手也四方弈者爭來相角星標衣文葆梳雙丫髻啞啞然旁立諦視竟日不去亦不言父奇之微哂而已居亡何有西江棋客來値培雲外出乃抱星標膝上戲曰若能代而翁與我弈乎應聲曰唯客憐其幼問讓子若干星標跽而請曰兒主人也客遠來願讓客先客笑而從之甫數着覺有異勢不能休攢眉苦思裁下一子星標隨手支應即往階下抛塼嬉戲客懼損名佯作便旋狀遁去當是時星標年裁十有一其布局審勢雖本家法而常出意外之奇或敵人堅壁高壘萬無破法星標強投數子於閒處若蔫人姗笑者俄而近聯遠映若火生積薪中燎原莫遏又如降兵內應伏甲四起觀者且驚且喜且叫絕而卒莫測其所以然古稱人能數遍天星則盡知棋勢星標其庶乎余按六朝人主好弈有圍棋大小中正之官有以弈得太守者使星標生其間當如何榮寵而竟沒沒然抱技以終然則天下事有遇有不遇類皆如弈耶嗚呼悕矣星標有子達源能詩能書偏不能棋星標亦不敎也

銘曰天之所相其生不偶以故駃騠生七日而超其母吁嗟徐君世罕有能向弈秋借其手坐隱一枰消永豊天年終時六十九我爲之銘葬高阜棋之藝一日不絕君之名一日不朽

太子太保文淵閣大學士封一等公孫公神道碑

公孫姓諱士毅字智治號補山先世爲姚江望族遷居仁和臨平鎭父玉亭公生丈夫子四公其季也幼即聰雋神明湛然玉亭公爲治生計教之貿鬻公所到輒有奇贏然非所好也溺苦於學窮晝夜額額有有子惡臥自焠其掌之風遂博通經史入泮舉於鄉辛巳中進士 皇帝南巡公獻詩 召試一等第一授內閣中書軍機處行走遷侍讀充戊子科四川正主考是年冬 王師征緬甸大學士傅忠勇公素悉公才奏請同往駐軍騰越州一切羽書章奏公指揮於矢石間動合機宜忠勇公嘆曰古所稱上馬能擊賊下馬作露布者其孫某之謂乎亡何大軍奏凱授戶部廣西司郎中庚寅鄉試充湖南正主考督學貴

州擢大理寺卿出爲廣西布政使調雲南雲南有鹽銅二廠數十年來礦老山空柴薪騰貴又自大兵過
後夫馬疲曳官商多惰煎惰運惰銷者前督撫不敢上聞致獄囚纍纍公奏請豁免一時廠員沙丁如荷
校之得脫咸懽呼祝延之未幾陞任巡撫以失察總督李侍堯革職效力軍臺籍錄其家不名一錢　上
嘉公廉未至軍臺起用爲翰林院編修或笑謂公曰昔陸伯言爲大將軍封侯後吳主命其還鄉補舉秀
才欲其出身之正也公先封疆而後詞館　天子恩公得毋此意耶公故工文章亦覺自喜旋授山東布
政使巡撫廣西調廣東陞總督兼管粵海關務廣東濱海民有佔沙地者爭訟不休公設局清釐升科千
餘頃沙窔多盜有黃姓者聚衆萬餘前撫李湖擒殺二百餘人不無寃濫公率大兵張旗鳴鼓環其窔而
圍之命自獻渠魁否則將移其民赭其地黃大懼縛盜首七人以獻不血刃而沙窔平是年冬臺灣林爽
文反公以閩粵海道相通而潮州最近先到其地備戈甲芻茭未幾　王師渡海果調粵兵徵餉遂咄嗟
而辦　上大悅晉秩太子太保賞戴雙眼花翎世襲輕車都尉戊申安南國王黎維祁爲其臣阮惠所逐
率其母妻叩關求救公得信即檄安南各處總兵起義而身自領兵防守鎮南關　上嘉其能識輕重知
大體　命提督許時亨領兵送黎氏母妻還武　命公率兵相助阮惠遣將抗拒擊破之進兵市珠江將
造浮橋以渡探知南岸有賊據山乃於北岸列陣攻々親自督戰相持三晝夜砲聲震天賊衆大潰乘勝
直抵富良江賊驚曰江在安南國都之外　王師渡江是無安南也乃盡收戰艦泊南岸拚死拒守天大
霧公縛竹筏命將士大呼渡江賊不知我兵多寡自相蹂踐獲其大小戰艦數百擒斬無算是役也賊衆
四萬守江我兵之先至者僅千餘人竟送黎維祁還國復位阮惠遁歸故城事聞　上封公一等謀勇公
賜寶石帽頂　詔撤兵公亦渺視小醜遵　旨遽退而黎維祁本孱主也孤立無助阮惠率餘黨傾國
而來倉猝間衆寡不敵公欲以死報國策馬直犯其鋒參將某牽公馬泣曰損大臣有傷　國體公怒擊
以鞭墜其兩耳而馬首已被牽回不能再進矣公上表自劾辭公爵繳還恩賞　上以撤兵太早引爲己

尚釋公罪授工部尚書　賜第一區　紫禁城騎馬充　天鄉試正考官旋署四川總督庚戌調兩江未
午年授吏部尚書協辦大學士回京供職辛亥西藏廓爾喀與喇嘛搆釁川督鄂輝帶兵赴藏　上命公
往打箭爐辦理軍需其時大兵已進後藏而前藏爲軍營要道公督理糧餉路經察木都瓦合山等處上
下七十二峯嶔崎巉巖盛夏積雪下消凝爲冰稜人馬無駐足處公令土人立山頂以繩繫腰縋以下
身帶糈糒和雪而食每遇險輒以身先人多感奮凡器械軍糧無不如期而至是年秋廓爾喀平奉　旨
授文淵閣大學士仍駐前藏辦事乙卯黔楚苗叛延及四川秀山公移營平塊堵禦各隘口丙辰春湖南
白蓮教反侵擾酉陽公往來鳳扎營乘其不備分四路進兵剿除茶園溪旗鼓寨一帶屯聚之賊晴用火
槍雨用短刀高處用雲梯叢曲處用鈎戟應手稱心如風掃葉有千總張超者手持丈八矛闖入賊營斬
一騎赤馬而白衣者梟賊也餘賊奪氣漸漸解散公追奔九十里至龍嘴扎營將圖進取而年已七十有
七瘴癘毒淫積勞成疾自知不起乃延請軍中大臣福寧交代印信軍務連夜輿至平塊軍營未半道而
薨當攻旗鼓寨時賊兵號稱十萬皆虜脅良民爲先鋒公病中將所獲囚皆爲訊明判別生死以故騎箕
之夕遠邇哀號　天子震悼下　詔追念勳庸復還公爵　命內臣護送其喪　賜金　賜祭　賜葬
賜諡錫典之隆爲近代大臣所未有也公五官並用精悍之色垂老不衰每日晨起除校簿書見屬吏外
一切章奏尺牘親自操觚灑灑千言詞藻法書皆可付諸石刻甲辰秋枚見公於廣撫署中執後輩之
禮甚恭談輒移日別後北蠶南金餽遺不絕今年四月公在西藏軍中半夜秉燭而起操筆疾書眾將弁
鵠立帳外驚疑有緊急軍符悚息以待俄而老兵捧墨箋出乃和隨園壽詩六章嗚呼當軍輿時虜氛甚
惡他人當之或飯不知口處而公好整以暇歌詠臨戎可以想見其平生之局量矣先是兩江總督官
不甚理事公一蒞任如光弼將軍旌旗變色所到撤去前站騾馬便行不拘嚴鼓之節白事者到轅即見
至今父老刊刻公所張告示傳播閭閻相與嘆曰如此好官不得借寇一年江南可謂薄福矣通判葉文

黷權知通州巡撫閔公忌其贛借驛遞事嗾司道劾其遲誤公文與以革職葉飲忍數年待公到方投牒
申訴公不動聲色立發五百里馬遞取某年月日驛站號簿送轅呈驗遂無俟發訊而葉冤已雪得復原
官至今銜感次骨公雖風裁山峻而貞不絕俗受人譁毀必委曲爲謀刻意憐才一介之士輒與抗禮故
事京師士大夫在軍機者例不見客不答拜獨公反其所爲與故舊周旋宴飲如平生懽家本寒素能耐
艱險凡繩行沙度之地人騎瑟縮而公視若康衢然亦有天幸出於意外者從忠勇公征緬甸時虜氛甚
惡公自防一利刃朝夕摩挲天雨糧斷公靴中藏筍脯五以其三奉忠勇公而留二以自給餓三日而糧
始通過天生橋馬駭墜山澗中澗深數十丈公昏絕良久馬忽蹶起負公掀淖以出曲折數十里竟達大
軍公受　主恩深嘗慕古大臣遺子入宿衛之義隸入旗下臨危時遺表倥傯竟忘及也奉　特旨鬫孫
士毅生前曾有入旗之願著令其孫均入籍漢軍嗚呼安南之敗旣寬之於生前從龍之誠又慰之於死
後此雖　聖德如天非凡所測而亦由公平日忠誠有以格　君心之深也夫人張氏賢能有德　誥封
夫人妾沈氏封宜人俱先公薨子二人長曰輿大理寺評事次曰衡內閣中書二女四孫遺表請以孫均
襲封伯爵從子儀給與一品恩廕　上皆許之三代皆贈如公官以某年月日葬西湖之天馬山
銘曰奕奕孫公天人眉宇絳灌能文隋陸能武不兢不絿知今知古纔揮銀毫便持蕭斧旣拔菁莪又擁
貔虎左之右之無不宜之亦惟　聖人爲能知之東蕩西除十步九算長艦渡河短兵接戰黑山響服黃
巾遠竄一紙奏聞　九重嘉嘆事兄如父友愛肫肫施於寮采內厲外溫能不自恃貴不自矜勞不知倦
廉不知貧才餘於事力大於身堅持心肝上奉　至尊在昔成周伯禽呂伋雖受侯封仍衛王室　天子
恩公曰改黃籍俾爾孫曾　國同休戚一朝星隕天風拔帳乘馬悲殉三軍悽愴鯨鯢未盡遽藏吳鈎麟
閣未書繇掩山邱知公忠憤雖休勿休定起神兵石馬汗流

小倉山房續文集卷三十二終

錢塘袁枚子才

吏部尚書東河總督顧公傳

顧琮字用方姓覺羅氏滿洲正白旗人祖八代有奇力能挽十二石弓折節讀書兼通文史以蔭生從信郡王征李定國追至永昌大敗之又從趙將軍良棟征雲南奪取銀定山發砲擊賊賊魁吳世璠自殺其僞將軍某以城降功成賞精奇尼哈番父顧儼襲世職生公公天性岐嶷習兵農書算不屑章句之學聖祖開算學館公得與焉議敘得吏部員外郎　世宗登極稽核財賦開會攷館以公領職有書吏行賄某官某官首之於總理局務怡親王王命公審理吏狡抵公笞之同官忌公者誣公欲殺吏以滅口王疑公亦受賄遂奏　劾公交刑部一幷嚴訊吏證公無絲毫染公得無罪而怡邸意終不慊不爲請開復未幾奉　世宗特旨起授戶部銀庫郎中出爲河南觀風正俗使當是時有奏豫省歲荒者　世宗命山東運米十萬石爲振濟總督田文鏡諱災以爲歲熟民無需米仍令運官帶回公爭曰此時民未必不需米就使不需然既已運來留存州縣倉中亦有備無患之義若仍令運回則運脚船費例不准銷地方官賠累無力仍取諸民民何以堪且王者有分土無分民豫省官民即山東官民爲臣子者當同心共濟不必自分區域粉飾太平以希恩寵田滋不悅密奏公倨傲氣凌其上意滅其下　世宗問公公曰觀察爲欽差官與督撫平行無所爲上也司道府州隸於督撫非觀察屬吏無所爲下也既無上下臣何凌滅之有世宗笑曰奏卿者田文鏡也毋乃爲爭米事忮汝乎公上書立言務培本根持大體不屑承順風旨嘗奏開捐非善政永宜停止洋洋千言又嘗入朝天旱多風　上有憂勤之旨公徐曰洪範云蒙恆風若今風色過厲慮朝臣有蒙蔽君父者　上爲之動容公於友朋風義尤敦篤任山東總河時前任完顏偉奉召來京未行而病篤意欲出署調養公力止之曰君之母妻兒女俱先回京病中左右無人吾與君同事君

父卽兄弟也弟尙在兄何憂凡一切湯藥便旋事皆公親自料理完公氣息纔屬猶戀戀呼公公應聲而主不傾刻離完公歿後事宜公一力周旋護送還其里第後巡漕御史伊靈阿在寓亦病臨死嘆曰有顧大人在茲吾死何憂公亦典質衣物爲治其喪如送完公時公雖剛正孤冪百折不回有顧鐵牛之稱而性耽花竹左右侍立校尉千總皆清俊少年浙江總督李衛氣出人上而最敬公見侍者而尤之問此輩可使戰乎公笑曰蘭陵王貌美戰則戴銅面具入陣矣公不信可遣公帳下健兒與角力及交手皆應聲而倒又多製髹漆盤盛佳硯良墨賚屬吏能詩文者輒手贈之其風趣如此公官至七省總漕內權吏部尙書年七十而薨

論曰乾隆七年余改翰林官出宰江南拜辭首相鄂文端公問及當代諸名臣如尹望山楊江陰諸公公意俱不滿但云汝到江南有一眞君子不爲利動不爲威懾守其道生死不移者可交也問何人曰顧某我此時不必通書汝見時但道是我門下士渠必異目相視及到淮見公於總河署中果如舊相識臨別求公教誨公曰君聰明任君行去但要大處錯不得可緊記老夫語眞儒者之言然公信古太過有限田一疏要均民間貧富與廷臣力爭意非不善卒亦不能行云

領侍衛內大臣撫遠大將軍費襄壯公傳

費公揚古滿洲正白旗人居董鄂地方以地爲氏年十四襲三等伯爵性朴直而貌雄奇待人以和無疾言遽色好在　上前自言己短人多笑之康熙十九年以御前侍衛爲火器局總管兼議政大臣二十九年厄魯特噶爾丹不靖　聖祖命隨裕親王征之破賊於烏蘭地方先是厄魯特部落與喀爾喀連界厄魯特之子縱獵喀爾喀地方爭鬬被殺厄魯特酋長噶爾丹謀報讎陰令番僧千人詭遊牧在其界內一年而喀爾喀不知也突於除夕率衆鼓譟直入所伏千僧從中接引喀爾喀度歲轟飲醉臥矣變起倉猝父子不相顧向南狂奔噶爾丹追逐所殺士卒無算喀爾喀奔至中國款關求救面目如鬼自言飢餓乖

死乞 大皇帝活命 聖祖憐而納之仍與位號賜牛馬撥有水草處俾居遣人諭噶爾丹曰汝兩小國唇齒相依當各守甌脫何必互相吞噬朕仰體天地好生之心不喜人爭鬬汝可休兵回國毋違朕命噶爾丹奏云喀爾喀殺我子我理當報讎 大皇帝要我罷兵可將我讎人車臣汗哲卜尊二人交出我便回去 聖祖詔答云人窮促來歸朕心哀之豈肯以讎人畀汝汝他日窮促來歸朕亦如待車臣者待汝不歧視也噶爾丹恃强不服 聖祖怒下詔親征分三路出塞命公出西路 御駕出中路將軍馬斯哈出東路先遣諜者誘其來噶爾丹疑 聖祖必不親臨果以兵至到克爾倫地方離中路營四十里其前哨探知 御駕所在精兵悍將萃焉西路費將軍兵已糧盡噶爾丹遂避中路而直犯西軍公下令曰我兵深入不毛噶爾丹探知糧盡故直來犯我當先示弱以驕之而一鼓作氣以禽之我軍今日視我鳴角然後發矢砲我角不鳴先發矢砲者斬令畢噶爾丹兵數千至矣各列隊兩山岡公先遣疲卒四百人挑戰噶爾丹張兩翼圍之四百人盡沒於陣噶爾丹大喜直薄我師矢石如雨公端坐胡牀手執大角而不吹將軍孫思克跪請曰事急矣賊騎相離二十步我軍弓引矢張目待將軍若再不戰勢恐不支公怒叱之退又稍稍近前公鳴角左右俱鳴角矢礮齊發瞬息閒煙塵蔽天賊眾披靡馬散走山凹公仰天大笑指揮衆兵取虜糧物而窮追之其眾大潰酋長頭目或死或降噶爾丹僅以身免奏上 聖祖諭云九月十三日卿奏已到朕甚欣慰現丹濟勤雖降噶爾丹降表未至然知其破壞已極不能支拒倘其來降卿可善言慰導令至歸化城候旨當寬一地方安置之亦是古聖人柔遠之義 王師凱旋公以軍功進爵一等仍管撫遠大將軍事公退而告人曰我兵枵腹不能耐久故鼓其銳氣忘命一戰竟能勝之如彼持重不鬬環圍一日則我敗矣或有頌其功者謝曰我有罪無功我恃勇深入至於絕糧一罪也約會後期致勞 聖慮二罪也倘不仗 聖主如天之福虜不知兵我死有餘辜尚敢言功乎其謙退如此公在軍中與士卒同甘苦坐帳下事無大小皆親決之有求見者不待傳宣登時召入好讀左氏春秋手不釋卷

一日立營未久民捉一兵至訴其闖入渠家調其婦公問成姦乎曰未也公拔一刀與之曰令立營之初斬之不祥嗣後此兵敢再來汝家卽將此刀斬之民與兵俱叩頭去後作先鋒衝虜陣者卽此兵也朔漠既平　聖祖詣箭亭觀射諸大臣皆彎弓發矢公奏臣臂痛不可以弓　上許之出而告人曰我曾爲大將軍倘一矢不中有損國家威重毋乃爲外夷所笑故不與諸將軍角伎也人服其雅量薨後賜謚襄壯

文華殿大學士領侍衛內大臣來文端公傳

公名來保滿洲人字學圃姓祈他拉氏年十三爲　聖祖御前侍衛舉止端凝容貌眉目如畫　聖祖呼爲人樣子善騎射弋獵而被服造次必於儒者仕於朝七十餘年其語默動靜及所跪立處與幼年初入內庭時不差尺寸　理邸在東宮再獲譴左右近臣以不能導王於善多誅竄者公獨持正不阿竟得無罪　仁廟升遐公奉祠　景陵七年蔬食菜羹淡如也乾隆元年　上召爲工部尙書兼內府總管時方議敘水利營田官公不可曰所謂議敘者爲其開水利於北方故獎勸之若收其所營之田而議敘之是利之也　皇上初登大寶當以義爲利人嗤公迂闊公亦淡然尋遷刑部尙書圓明園大內被竊獲係內監法司審擬充軍　上面諭曰盜朕臥榻前物豈可與尋常竊盜比可赴部再議公出仍照原議覆奏　上大怒曰汝故違朕旨市恩沽名叱之出公曰本朝　祖宗定律竊盜贓滿貫纔死此未至滿貫而殺之是律不足信矣　陛下既付法司臣愚但知執法不敢任意爲輕重　上滋不悅命內府斃內監於杖下公遽引疾具疏通政司乞退　上念三朝老臣降溫旨慰留公强起視事旋授文華殿大學士仍兼領侍衛內大臣乾隆十九年　王師征伊犂將軍舒赫德以路遠糧盡致誤軍機　上封刀遣內使斬之首相傅文忠公泣救不得公聞排宮門入歷言人才可惜舒某罪宜寬娓娓千言　上怒解曰旨去已二日矣奈何公曰但求　皇上賜赦詔臣能追之出喚其子某曰汝卽上馬往宣　聖旨如救不及舒某不必歸來見我其子素驍勇且孝一晝夜行八百里竟收回成命而歸傅文忠公嘆曰似此回天之力非來公不

辦然非平素公忠見信於　主上何能如是公尤長於相馬常言相馬如相人人無全才馬無全力有宜徐行穩步鳴和鑾者有宜馳驟登戰場者有宜行水曲蟻封而不蹶者有宜上高山峻嶺可託死生者有無可用而只可負鹽車者用違其才則人與馬兩敗矣宰相用人亦當如此晚年眼毛垂睫每相馬則用寸許金篦撐起之內府備上駟馬公試其走法曰此二馬可餘一疋不可用圉人曰此馬行頗穩已試過六次矣公曰汝再試之果一奔而蹶常與史鐵崖相國同坐政事堂聞牆外馬行聲曰此良馬也白身而黑蹄史公曰聞聲知良容或有之若隔牆兼知其毛色則吾不信遣人視之果如公言乃嘆曰公前身是伯樂耶公笑而不答公常云我心如鏡藏在匣中瑩然不動要照物則用匙開匣出之用畢仍藏匣中故年至八十有三神明不衰公薨後繼其相位者爲尹文端公

贊曰枚登朝雖晚猶及見公乾隆十七年病起引見大學士傅公引至軍機房背履歷公亦在坐傅公問兩江總督尹公繼善黃公廷桂孰賢余曰枚小臣也何敢論兩大人優劣但外所傳尹公爲政寬黃公爲政嚴者皆誤也傅公愕然問故余曰尹公遇下屬有禮貌多禮恤語故人以爲寬及犯大不韙必劾雖司道不能求故曰嚴黃公遇人倨傲呼叱隨意然頗多縱捨常漏吞舟之魚故曰寬公又問寬與嚴孰愈余曰尹之嚴可以得君子黃之寬只可用小人蓋語未畢公在旁笑曰汝以君子必爭禮貌而小人甘受訶斥故耶余曰然公以手拍几曰好伉爽南蠻子豈不將尹黃兩大人神形都畫出乎然足下胸襟亦可想見余感公以一言爲知己故采所聞者爲之立傳餘大節尚多不能悉也

內務府總管丁文恪公傳

公姓丁名皂保號鶴亭漢軍正黃旗人幼即選入　內庭長　聖祖仁皇帝一歲康熙十三年爲內府郎中榷稅崇文門崇尚寬大人多願出其途　聖祖有愛弟曰恭王患病薨　聖祖責問王府長史總管不先奏聞長史總管曰王命也王疾危下敎曰我受　帝恩未報倘以疾革奏聞必勞　聖駕臨視定增悲

痛我死難瞑目不如待我殯後再奏未遲故不敢違王之命　聖祖聞之泣數行下乃大怒召公曰汝往問長史總管二人伊王如此囑付何不即以王言具奏且伊等不敢違王致如此忠臣何不竟與伊王同死汝即往教其速死勿汚朕毆刀也諭畢聲色俱厲公亦作慼狀到王府召長史總管跪階下宣　旨畢即奮拳痛毆之碎其鼻出血乃馳馬回奏　上問二人死矣乎曰以臣觀之必死矣即不死被臣痛毆要害處亦必死矣　上遣人視之血流滿地　上怒亦解不復追問公退而告人曰　皇上手足情深激而爲怒我若順承　聖意殺此二人過後必悔　上性仁慈我服事最久每杖人見血便轉頸不視我故擊其鼻使易見血得免然非　聖主如天之仁則不特二人死我亦死矣須知爲善者亦有幸有不幸焉雍正元年公變產償官家產什物值二十萬而司官某素刻薄只估四萬未一年公事得白給還家產擢授內務府總管其估產官緣事被逮交公審訊惶恐伏地求寬公笑曰君等足與校乎聖人云以直報怨我若借公事以報私怨是不直也竟超雪之乾隆十一年公年九十有八　今上命建坊表舍八旗大人朝中文武官偕往稱祝賞賜金幣無算所居里巷二十里外車馬喧闐男婦千百爭看地行仙者塡衢塞路又一年而薨余在京師常往參謁問公養生之方曰薄滋味少惱怒六字而已又嘗曰人在世居心行事不可一日無喜神護持余拜而識之嗚呼今余年亦八十矣公賜謚文恪有一子因　聖祖嘗賜素心松桂匾額故名其長者曰丁松次曰丁移桂

浙江督糧道金公傳

金公諱溶字廣猷順天大興人雍正八年進士以刑部員外郎主試貴州擢山東道監察御史性忠純梗亮雞疑自在乾隆元年　皇上求直言公上培養元氣疏其略曰國之所恃者民民之所恃者養養則安不養則不安是以有天下者必以安民爲急務　本朝太平久生齒日繁金饑木穰之災間或有之近年來陝西地震江南水災　皇上如天之仁屢發百萬帑金振濟恩至厚也奈鄉曲窮氓　君門萬里未必

離禮讓成　聖聽幸而達矣而纂振之下逮者不無遺漏臣以爲補苴於既災之後不若保護於未災之前臣所願陳者有五事焉一曰開墾之地緩其陞科二曰帶徵之項宜加豁免三曰關稅正額之外免雜盡除四曰州縣殿最首重民事不以辦差爲能五曰巡狩之地崇尚樸素不以紛華取媚我　聖祖仁皇帝澤被八荒民到於今謳歌思慕所以然者總在散積聚以充編戶輕珍玩而重人才我　世宗憲皇帝遺詔云凡各衙門條例有本嚴而朕改寬者此從前部臣定議未協朕登極後斟酌改定以垂永久嗣後應照改例而行若例本寬而朕改嚴者此乃一時整飭人心權宜之計俟諸弊革除後當仍照舊例而行大哉　王言其爲　國家培養元氣至深且厚伏願　皇上敬法　祖宗事事以厚生爲急時時以國本爲念則社稷之福蒼生之幸也當是時　上命翰詹科道各進經史摺子公又以損上益下之說進謂頤會掊斂以裕囊橐者匹夫之富也輕徭薄稅使四海咸盈者天子之富也易卦損下益上上益矣而反名損損上益下上損矣而反名益蓋謂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此聖人制卦之本意可深長思也乾隆九年湖廣總督孫嘉淦因扶同撫臣許容事部議革職奉　旨罰修順義城公上疏云賞罰者人主御世之大權向例臣工有罪於應得處分外有罰鍰一項因其素非廉吏褫職不足蔽辜是以罰令出貲效力使天下曉然知所得者究不能爲子孫身家計故也今孫嘉淦歷任以來其能否優拙臣未敢深論至其操守不苟久在　聖明洞鑒之中亦中外所共信也今罰令出貲效力似與用罰之本意有所未協於國體不無少損恐天下督撫聞之謂以孫某之操守尚不免於議罰將來一不得當而罰即相隨勢必毀其廉隅預爲日後受罰地步是罰項行而貪風從此起不可不慎也雍正七年孫嘉淦爲直隸副主考官爲所取之士不敢避師生之嫌而隱默不言奏上部議革職未半年　上特旨起用爲福建漳州府知府漳俗強悍胥吏千餘交結大府家奴勢力出長官上有吳成者設局誘羣少年淫博閩擧郎寶公半夜開門出召徼巡三四輩突入其家擒治之合城歡呼鄉有華對村離縣二百里民納租赴愬皆不便

康熙間太守某請設縣丞駐其地督撫批准至公到已四十餘年尚未具奏詢其故以設官則胥吏無權故爲所格也公再具詳又爲藩司所駁文書不下府而直行縣公大怒嚴訊縣胥得其交通狀乃詳請治罪而設官對村至今父老嘆曰微金公來我輩將奔馳道路死矣乾隆十三年春閩省旱斗米千錢大府檄公平糶公計府縣所貯穀止十六萬石而新穀登塲尚早慮其不繼乃先勸富家出糶給印紙令商人赴糴於豐收處又請寬臺灣米入內地之禁一面開倉出糶而羣穀畢集民情帖然其他修文廟樂器增書院膏火皆次第舉行前明燕王之變有漳州陳教授某率諸生六人殉節明倫堂舊祠蕪敗公葺治歲祭以黃石齋先生配享焉十四年遷臺灣道二十一年補陝西鹽驛道署布按兩司事二十九年調浙江糧道與巡撫熊學鵬牴牾奏其迂緩不任事以原品休致在家十年而卒年七十三子四人

吏部侍郎留松裔先生傳

公完顏氏名留保字松裔滿洲正白旗人康熙甲午舉京兆辛丑會試總裁李穆堂先生用唐人通榜法落第者不平聚噪馬首爭投瓦礫堵其門　聖祖不悅命　雍親王檢閱落卷奏公文佳遂　欽賜進士入翰林次年　雍親王登極即　世宗憲皇帝雍正元年也三年中驟遷侍講學士充日講官起居注再加　經筵講官遷通政使禮部侍郎署掌院學士雍正六年廣東巡撫楊文乾與前總督阿克敦不相中構劾其侵用海關稅銀與所屬司道方顯瑛官達李濱等朋黨爲姦　世宗命公馳驛會同總督孔毓珣辦治行至半途楊文乾病亡又有人奏阿某與方官諸公彼此慶賀張飲觀優　世宗震怒　詔公一並嚴審且痛責孔督縱弛失察之罪孔惶悚無措即召阿公具三木以待公不可曰公與阿公先後總督也亘卯猶溫一旦以重囚待之褫其靴露其足於心安乎孔疑公反言相試俛首禁聲但云公意云何公曰我平日與阿某無交但禮稱貴貴爲其近於君也阿某官階一品貴近君矣辱大臣即辱　朝廷大刑宜備孔曰然則何以成讞曰向例審事先大員後小員今日審事當先小員後大員先問知府問司道最後

再問大員之家奴則眾情俱得而案已定何必刑及上大夫然後成讞耶孔曰倘 皇上詰之奈何公笑曰公何所見之晚也天威不違顏咫尺我輩爲臣子者一言一動豈可希冀 皇上之不覺而縱意妄爲哉今日不刑阿某 皇上知而問我我卽以存國體對 皇上聖明必能鑒恕倘有不測願以一身當之與公無干孔卽出座下階三叩首曰吾今而知先生眞君子人也除敬服師事外尙復何言旋訊明所犯數條各分虛實擬罪奏 旨依議阿公後官至刑部尙書文華殿大學士今廣廷公相名桂者其子也雍正七年 命督建闕里文廟九年 命監修江西龍虎山上淸宮乾隆四年今 上命查看蒙古三處軍容五年奉使盛京收糧公往來勘歷不下七八千里所到必有日記書其山川要害土俗華離爲治理張本又必賦詩推廣風化之情昭彰元妙之思屢唱皇華不知勞瘁然積年蒙犯霜露車殆馬煩而公年力漸衰鬢亦皤皤老矣晚年以吏部侍郎調工部乞病閒居自稱恤緯老人又十餘年而薨壽七十七公風神靈靜弱不勝衣造次必於儒者遇大事則神識超然屹不可動 世宗方崇修寺廟時直隸知縣某有盡逐僧道出境者奏 旨拏問公奏僧道皆無告之窮民寺廟皆養濟棲流之院落 聖上所爲卽文王視民如傷意也彼腐儒學究何足以知之 世宗嘉公能識政體怒亦旋解縣某從輕治罪公在浙時世宗批摺尾云朕聞汝尙無子汝在浙可買一二婢妾回家織造隆升以女子叔奴贈公世傳奉 旨取妾如此寵榮古未有也公三歲喪父四歲喪母庶母 氏守志撫孤公亦孝敬出於天性身貴後奏請旌獎 馳封一品夫人幼年氣盛常易生嗔太夫人屢折戔戒之及長使於四方跪太夫人前乞一杖交蒼頭曰嗣後我倘不戒於怒汝卽以杖示我蒼頭如其言公每嗔喝見杖必悚然曰母在斯怒爲之平其純篤如此公初艱於子嗣晚年得子松筠娶夫人鍾氏繼配角洛氏

論曰昔人稱舉主之恩重於座主故何也座主衡文務滿額數所取俱暗中摸索不知誰何之人非眞知己也若保薦一人則其人終身行爲與薦主息息相關非知之深不敢形諸章奏且極多不過一二人故

知我之恩同於生我宜也余己未會試出公門下壬戌　上命大臣保薦陽城馬周一流人公命枚擬時務奏疏一通大加矜寵即欲以枚應詔疏已具矣枚適外用喜得薄俸以養親苦辭而出事雖不行然公業以座主而兼薦主矣恩較他弟子爲尤深壬申余病起入都謁公於里第赴陝拜別公投杖大慟枚亦悲不自勝其時公年高彼此未必再見故難訣捨果別十年而公薨至今又三十餘年枚屢思採公事爲立傳以文報德而公門戶寖衰求不可得心常缺然幸近年受知於奇麗川中丞中丞姊夫趙碌亭先生寄公自作年譜來枚欣然奮筆雖事跡無多枚亦年衰才盡而寫宦梗槩後世觀者或想見賢人君子焉嗚呼公門下士三百餘人零落殆盡枚年亦八十矣隨武子雖不可作而由也升堂業已將近公九原有知其轉悲爲喜也夫

此傳成後二年碌亭先生又寄公年譜及自省錄來覺尚有逸事應書者守　泰陵時禮部郎中官福請曰祠牲芻豆錢太豐盍奏請核減以博　上懽公不可曰　天子富有四海　山陵乃萬古烝嘗之地汝以一人之小見而欲損　聖主之孝心可乎曰恐他人妬羨必生物議奈何公曰吾與汝約牛羊肥汝不食以芻豆錄汝功牛羊瘠汝雖食以芻豆治汝罪汝問心而已何恤於人言聞者悅服在戶部時織造某請征已免關稅飯費錢公不可曰關吏巡攔亦百姓也君欲屯膏則此輩必虐取諸商賈矣又有請裁河東總河者公不可曰當初設立總河原爲南北不能兼顧故也一旦廢之所省廉俸幾何耶向例旗人有負官項者死則免有縊死者出差死者先後牒部部以爲疑公曰縊死出差均死也例俱應免有何疑耶向例兵出征官賞棉甲凱旋繳庫公請即賞本兵不必再繳公大旨總在損上益下以養民固邦本爲務其他如請關稅羨餘以賞八旗增汛地兵糧以防盜賊寬諱盜處分免民之不敢報盜留錢糧耗羨使吏胥略有盈餘雖奏上有行有不行而公之忠誠遠慮亦可概見云

禮部尚書姚公傳

公姓姚諱成烈字申甫號雲岫浙之錢唐人世有積德曾祖樹齋好施捨有南陽樊氏之風公以戊午舉人乙丑進士補文選司主事累遷至山東道御史禮科給事中出爲常鎮道調江安糧道授安徽按察使江甯廣東兩省布政使巡撫廣西湖北入爲禮部尚書年七十一薨公性惇厚行安而節和自居家以至臨政一以仁慈爲務山西大同甯武等處例納丁糧有本戶故絕者累里族代償公奏請飭撫臣核明丁未歸地之區就入民實數均攤完納　上可其奏積累一清運弁朱某之兄某辦鹽虧課部臣慮寄匿其家檄訊甚嚴或請褫其職械送京師公不可曰其寄匿無實據未便先褫其職命入都與兄對質可也漕帥楊文恪公嘉公能識政體粵省倉支給旗營兵米有扣除餘留者五六年間積至二萬餘石倉米紅朽而民間翔貴公奏請出糶嗣後積至萬石者允其出糶一次奉　旨允行官民懽呼公雖姝姝煦煦持齋禮佛於蟲蟻不忍妄傷然頗能持法安徽富人某隱納逃婦事發輸作鬼薪中丞將許之贖公不可曰恃財爲惡不可寬也有雇工強姦主婦其家掩執交僕送官姦者誣與主婦素有姦僕人怒毆殺之有司以罪人已就拘執而擅殺擬問公不可曰強姦主母反敢汚衊此罪之決不待時者不得以擅殺擬也粵犯李萬春逃至桂林總督李公奏公往辦不逾月而萬春父子就禽人俱疑公強毅與平素柔道不合公笑曰非義不能成仁此孟子之所謂以生道殺民者是也公所到處一切考棚書院橋梁渡船登時修舉遇蠲除豁免之案必迅速詳題知逋負之在身計在江甯湖北兩粵任內請免版荒沙壓鹻廢諸田數千頃又請豁免凱旋巳故兵丁借領行裝銀萬餘金俱蒙報允先是廣東鹽臯係浙江江西兩省商人辦治日久商貧欠課脫逃當事議令本地富民承認致有姦商匿其資詭稱疲敝請替者公謂轉運秦公曰商人辦鹽數代矣習知利弊猶且消耗今忽責之於局外之人是驅之破產也愚見宜令富商協助疲商彼皆平日彼此洞知虛實者既可調劑盈縮又可免其推諉秦不能用已而有控部者　上命大臣核訊官商伏辜秦公嘆曰悔不聽姚公言致有今日也公內行肅篤凡昆季從子戚里壟卵育扶持內外無間言有

記室某庸於才每創稿公必削改或請別薦之以省已累公瞿然曰若老矣非我爲歸若知其才庸而以薦諸人是欺友以便已也留之八年至內召方已其用心如此子三人嗣震嗣惠嗣懋俱經明行修克世其家

論曰余與君同年生同肄業書院同舉孝廉交五十餘年知公最深自幼即聞公常勸人先無欲害人之心其素矜清尙槩可想見雖時際明盛恪恭奉職無所顯其才而能任眞推分善氣迎人使難事之長官難馭之吏民皆齊其心約其口帖然悅服唐權文公堯天下泣且弔曰善人死矣如公者殆其人歟

方君柯亭傳

敘奇行易敘庸行難古今文人都操此論然而庸德庸行聖人所重故曰中庸不可能人果能於倫常日用間爲人之所不能爲則庸中之奇又何嘗不皎皎矗立耶吾於方君柯亭見其人矣君諱源琛字函光號柯亭古歙人也生而孤露事親孝行已恭家業先豐後嗇或爲君危君慨然曰窮通命也素位而行道也吾何容心哉早廢舉子業留遷有無稍稍自立便趨人之急鄉黨義舉赴之若熱辛未歲大饑君出境購粟還鄉平糶賴以存活者無算同產六人其季早亡兄弟析產時君又慨然曰孀婦撫孤僨然子立薪水殊艱我丈夫也自食其力安用祖宗餘庇耶遂却所分田產全以畀之嗟乎仁義不行鹿鳴興刺今之人往往爭一鈌口盂折足几兄弟勃谿者比比也即史載薛包分家奴婢取其老病者田廬受其荒頓者號稱古之賢豪然彼終有所受分非脫手不取也以君相較其義心清尙不更超越古賢也哉至於葺琳宇修浮圖又其末節餘行不足爲君異也君以損修城工議敘主簿年六十而卒子五人名如川者九歲能詩以文噪於時今年就試金陵餉喩麋百螺上鐫隨園先生著書之墨曰昔韓昌黎能文求傳志者輦金幣如山如川家貧無能爲役故辛苦捶燭爲先生潤筆爲先人乞傳余嘉其意而不忍辭也

論曰傳記之體有敘無斷嘗謂蘇子瞻作溫公神道碑以一誠字相貫串是議公論非溫公碑也然非迹

少不得不以議論行之太史公敘屈原伯夷參入己波方有意瀾回折余書方君亦此意也

小倉山房文集卷三十三終

錢唐袁枚子才

帆山子傳

眞州有逸人曰帆山子性通宕不羈雖補弟子員非所好也讀經書悉通曉卒不爲先儒所囿嘗曰漢儒泥器而忘道宋儒捨情以言性皆誤也令試策士而問之曰何謂仁何謂義對者瞭然無所乖舛再問之曰梡嶡若何形壞奠若何數議者昏然異同紛起何也道有定器無定故也或下一令曰途遇彼姝平視者答受答者必多又下一令曰歸而家能毆兄若妹者賞受賞者必少何也一情中所有一情中所無也善爲學者務宣究大義而順人情以設教其持論快徹大率類是余每至邗江必招與俱帆山知余之好之也盜擧而談汩汩如傾河聽者舌繅口呿不敢發一難尤長於說往事敘先賢遺迹凡可喜可愕可嘔噱絕倒者膾其口抑揚而高下之盡態極妍雖優施之假孫叔敖李龜年之談開元天寶不是過也身短而髯圓面終身布衣家無擔石氣象充充然不類貧者逡巡有恥遇人無町畦假館某某家偶不可於意色斯擧矣居常不繫襪或戴道士冠挂麈尾幅巾几上羅列觿燧圖書珮環小器楕狹零星手自摩拭雖匽溷所必折聖掃滌纖塵不留見美男子則惵然意下目往而足欲隨或尤之笑曰吾何與哉易稱見金夫不有躬聖人詔我矣其風趣如此姓員名燉字周南帆山子其別號也先世陝人學第五倫載鹽來揚州卒致折閱年七十四而終

論曰莊子有人貌而天之說帆山子眞氣盎然蓋純乎天者也聞臨終預知死期奉其祖父木主埋先人壠中而以所玩器物盡貽朋好拱手而逝自稱無方之民其信然矣其執友江吟香素敦風義有友五人哀其無後每逢寒食輒具雞黍紙錢設位祀之於江上之延生佛舍帆山其一也蓋即宋玉招魂聖人於我殯之義嗚呼仁哉

蘇州管糧同知曾公傳
西江有篤實君子曰曾曰琇來宰上元與余爲忘形交通家往來事吾母尤敬母年九十餘時坐板輿赴
君署飲酒觀劇已而遷任蘇州夫人來別與老妻泣下甲辰春余赴粤東過南昌訪君則頹然衰矣須扶
曳乃行而家貧益甚又二年接訃知君考終嗚呼吾母亡十餘年矣每一見君便思吾母今君亦不可見
而君之高義終不能忘常思作傳以永君苦不能悉君事迹恆悒悒於懷適其孫懋相過江甯細詢之纔
得其失官得官之顛末而其他則郞君年幼亦不能舉其辭也君以流外官爲漢陽尉膺卓薦遷福建莆
田縣丞權臺灣縣事有黃教者以盜牛犯案君杖而遣之適甯人林椿與縣役吳經冒一壁有隙遂誣控
經與黃教謀反兵器悉貯經家君親往搜捕杳無蹤跡隨訊林椿盡吐實情遂以挾仇誣陷申牒大府未
兩月黃教又盜牛懼捕聚衆三百人張旗爲亂巡撫鄂公大驚特劾君庇逆當誅會鄂公有他事爲將軍
密奏　上怒曰曾曰琇以縣丞署令事尙不可隱逆賊情汝爲巡撫乃聽內地人民爲賊擄去竟不奏耶
其時君已擅動帑金募村民擒黃教斬之而鄂公亦已去任新撫來深知公冤然據實奏則從前承審諸
大員俱干嚴譴乃授意勸君誣服君性仁慈不得已伏疏縱之罪新撫以縱逆斷帑擬絞具奏奉　上諭
曾曰琇爲殺賊動帑非尋常侵蝕可比且其才似有可用著送部引見君見　上叩頭謝恩遂蒙　恩發
江南以知縣用補上元令嗚呼公老吏也就罪科罪不能預知日後之爲亂又仁人也不忍人而自忍捹
罪已以救同官此其心自分死矣孽矣萬無全理矣況以兩巡撫劾一縣丞如風掃落葉耳而所縱釋者
又叛迹昭然雖萬死固當卽至愚人敢希意外之恩哉乃初參時　皇上不允再參時　皇上加寵　聖
天子之聰明睿知千載難逢而君竟身逢其盛道路聞者皆控揣不到爲之舞蹈流涕而況君之身受者
乎君抵任後自言刀鋸餘生萬念俱灰惟有勉爲循吏以報　主恩養廉外絲毫不受重門洞開巨細必
親爲政清而能和交友推心置腹愉愉如也制府高文端公薦授蘇州管糧同知凡三年以老病辭官卒

年七十有八

嘗曰余老且病遇人有傳志之託輒愁眉惟於君若有所不得已於懷而百計以求其事迹得君孫數言如獲奇珍急急書之然則君之爲人亦可思矣

禮部侍郎海住金公傳

公姓金諱甡字雨叔號海住其兄虞故宿學也人稱長孺先生教公爲文溺苦不休夜卧轉側時聞諷倍生有至性母患腹疾公以口熨臍[illegible]嘘呵之疾遂平舉　世宗元年鄉試　今上七年會試　廷試俱第一授翰林修撰尋遷至正詹內閣學士禮部侍郎三逢　御試皆　上親擢冠首受知最深以故衡文之任重疊委用凡典試廣東江西山右者三督學安徽江西分校禮闈者二或未散館未撤棘　寵命先下或許持節便道上家皆異數也所蒞處嚴關防減夫役飭條約卷雖盈萬必手披而目及之往往搜得遺珠爲幕府補過或生童文字未協代爲改削加訓子弟然有被黜之人捧落卷而感泣者　上命公行走上書房課　諸皇子前後入直十有七年卯入未出夤勉勤慎從無休沐之請遇事納規忠心拳拳緝承華法戒一書備　青宮觀覽壬辰秋扈　駕熱河馬驚墜地　上慰問者再遣醫治痊次年五月入直胃痛僨作中使扶歸具疏乞休　上許之出都時　諸皇子不忍良師之去握手欷歔賦詩贈行問承華法戒書成否同僚及門下士餞者麻集車馬駢轔供張塞路大司農王文莊公見而歎曰吾輩異日出都得如是光榮足矣先是公奉　命祭南海適公子三吾綰篆翁源趨庭侍奉士論榮之少苦家貧通籍後依然儒素每食二簋鬱肉漏脯不以爲嫌任學使時皖江學租故事給貧生外皆因公開除公鈐封其餘交提調備修文廟其廉儉蓋天性也然於濟困扶傾之事慷慨仔肩內宗族外師友周恤倍至歸座主仲公永檀之櫬經紀世好怡雲鄂公之粟葬故交晚菘居士之四代八棺見義必爲無絲毫顧藉　予告後掌教萬松書院生徒來不冠不見曰吾教之以禮也雖篤老而纂思奮筆終日孜孜春秋佳日與鄉里耆英爲

五老六逸之會嘯歌湖山薨年八十一所著淸語錄十九帙史漢平林訂譌若干卷詩八千餘首子三人

贊曰枚生八歲卽讀公闈墨欽若天人後入館閣先公一科及公侍直　禁廷而枚已外用五十年來未由霑接但聞公愛枚文向人口之不置薨後長君奉公遺命具狀乞傳余敢不表章前哲亦以報知己哉客春遇公次子三後於蘇州爲枚校詩集指示誤用漢書光史之一事想見公趨庭之教所貽謀者遠矣

邛州知州楊君笠湖傳

雍正間西林鄂文端公作蘇州布政使設春風亭招致四方賢俊如沈歸愚華希閔皆以耆舊見重而以十四齡童子與會者惟楊君一人君名潮觀字宏度號笠湖常州無錫人生而沉默寡言秩秩見於面目以乾隆元年舉人歷宰晉豫滇南三省遷知四川簡邛二州再調瀘州年八十終君在官凡三十餘年正署一十六任覆勉額額一以禔躬澤物爲務在文水値五年編審之期歷年徭役不均君親加區別除鰥寡孤獨者千餘人常過杞縣有氐嬴男婦百餘焚香跪道旁鄉保指曰此公所活氓也君愕然鄉保曰公不記某年聞振歸來一案乎大府不准報銷此輩皆公捐俸所活氓也亡何長子掄舉進士而公奉調瀘州年適七十初志不欲往旋聞瀘大饑道殣相望慨然曰見義不爲無勇也卽到官礪穀檢校一切在官閒款分設三粥廠令男婦各隨地坐給籌以起之換票以出之在瀘不滿百日凡活五十九萬七千人笑曰吾事畢矣卽以老乞歸其孳孳爲善皆此類也然君亦非偏於寬慈者囚縣獄訟債與君預示審期立限拘集赴訊者晨到午回民間號楊半升言案結無需再食也盧州散振有[illegible]匪率百餘人夜破廠門攫食君追擒之斬爲首者一人衆遂帖然河南布政使蘇崇阿查振問有濫否曰有有遺否曰有蘇怒厲聲曰又遺又濫何以爲振君曰口稱無遺濫而心不自信故不敢欺公蘇曰然則汝有可信者乎曰有官無侵吏無蝕是可信也蘇嘉君言之誠慰勞而去君以古賢自期與今之從政者格格不入河南災奉檄辦芻料二百萬君頻蹙曰野無靑草何能辦料卽牒民疾苦求免俄而有省會來者曰君[illegible]矣此是上游知

君惻隱有異故特多其數爲君生財計君不解乃固辭耶君笑曰吾誠不解亦卒不問其作何解也君嘗自言居官信心而行投艱不辭理繁不亂然往往有未慊者在杞縣回署求振者雜集有一人裸而牽車隸人逐去次日早出已死溝中瀘州營兵借穀所送冊漏造防汛者姓名續請而君病竟忘補給以此二事時時抱憾嗚呼今士大夫乘堅策肥知有己而已視民若秦越人之不相關君能仁其民而過猶欿然若不足此其行事居心豈凡所及耶性無嗜好惟耽音律愛花竹在邛州得卓文君妝樓舊址構吟風閣數椽吏民上壽者令各種花木一株取古今可觀感事製樂府數十劇付梨園歌舞以落其成七十生辰與夫人重行合巹之儀兒孫捧觴上壽撤帳坐牀號白頭花燭偕老新聞古無有也所著（原缺二字）若干種（原缺二字）若干卷夫人孔子掄官太平縣令次子搢歲貢生

贊曰君與余爲總角交性情絕不相似余狂君狷余疏俊君篤誠余厭聞二氏之說而君酷嗜禪學晚年戒律益嚴故議論每多扺捂然君居家聞余至必喜在邛州特寄金三百屬置宅金陵將傍余以終老歿後其子掄以狀乞傳莊子曰仁義之人貴際際者大德不踰之謂也古之人游夏交相譏管晏乃合傳雖異猶同其郎君與余之謂耶

吳縣文學蔡君勉旃傳

乾隆己亥秋余遊洞庭觀荷於消夏灣愛其桑麻鋪紛山幽而水清知必有隱君子家其間弟子徐心梅爲道蔡君涵虛閣可遊遂叩其扉君外出見其子子範修然自東人風可愛今十有四年矣心梅以狀來曰蔡君業已委化願其行義甚高望先生爲傳以永其名 余舊史官也闡幽之責其曷敢辭謹按君姓蔡名璘字勉旃以太學生居洞庭山東蔡里生而醇粹通識懿文遊楚質遷以其贏奉高堂恤孤稺常過湘潭見楚人以簪茅構舍多鬱攸之災爲置水龍激射行火所爇融風頓息鄉人之不能歸墐者爲謀碑窆以掩諸幽尤重諾責敦風義有友某以千金寄君不立券約亡何其人亡君來其子而歸焉其子愕然不

受曰嘻無此事也安有寄千金而無券者且父並未語兒知君笑曰券在心不在紙而翁知我故不語郎君知卒與之蕫而致之嗟乎人心醨古動稱三代然而周當極盛時卽有質劑二字載於地官司徒章鄭註以爲今之畫指券也先生距周二千餘載而行事宅衷乃在黃農虞夏以前猗歟休哉卽其寄金之父之子亦复乎其不可尙也已鄉人以此重君凡遇疑難事從從然爭來就抉人指消夏灣爲高陽里云卒年八十有三

論曰君有子勝斐然之志無江左虛勝之風較漢之獨行則行已純比周之逸民則濟物廣謀所位置其在楚國先賢襄陽者舊間乎

九江府同知汪君傳

君諱沂字魯濱號少齋世居休寧四都之汪村君生而愴定嶷嶷自立有踐繩之節初攻舉業念贈公錄貿遷吳閩傈然隻身乃投筆以從凡所料簡操其奇贏驅儈奔赴若魚龍之趨大壑贈公奇之歎曰以汝才移之治民報　國不亦善乎援例得九江府同知權臨江府事當是時奉新安義兩縣民爭洲前吏不能決積牒山齊大府檄君辦治君甫往勘姦民虎而冠者糾集千人鬨然蜂擁冀以脅君君曰今日往勘未分曲直汝等倘張欲爲亂耶命健役縛渠魁荷校以徇衆陰喝不能聲登時解散君持弓尺親履畝加丈弧卻欵要爲之區分無黨無偏兩造讋伏德化縣蘆屯屬雜界址不清軍民互控君鈎考欺隱曉以片言案以立定峽江蕭某身亡族人涎產爭繼獄訟數年不決君爲處分安其遺孤大府聞之喜曰非盤錯不顯利器我固知數大事非汪某不辦今果然矣具疏請實授適丁母憂服闋不起有惜君才勸再出者君曰孔子稱惟孝友于兄弟是亦爲政何必腰金紫搖干旌然後以爲光榮哉於是里閈之間修廢舉墜凡鄉鄰疾苦田畝隄瀦悉引爲己任厚村有路爲休歙通衢山溜衝齧砂礫堙鬱春夏之交行者跛岌君甃築石隄百餘丈靡金錢千緡工捷且固邪之氓雨祛高蹶而來者從從然魚貫而行歎曰微汪大夫之

功不及此先是臨江屬之清江有舊隄護田久而陁陊君捐俸修葺匝月告成收㞺畝一鍾君生有至性友愛尤篤諸昆先後凋謝晚年季弟洪又疾篤君在吳聞信馳歸已不及視含殮悽愴傷懷殗殜成疾戚誼中有來譖諉者勿輕諾諾則必踐或有過則隱諷而曲諭之冀其改悔改後相待如初以故猥子盩夫靡不慄然意下論者以爲東漢獨行傳中人不是過也歿時神明不亂訓兩子如平時教以行仁履禮詢明日期呼水盥沐而逝年七十有二　覃恩誥授奉政大夫晉階通奉大夫三世皆贈如君官先娶王氏卒再娶吳氏繼室方氏子三人長曰穀次曰穟早卒三曰秉孫五人俱兢兢力學秀出班行不愧萬石家風云

舊史氏曰南史有言山林之士能伏而不能出功名之人知進而不知退性各有所偏也惟宏通碩士能審時度己而出處皆宜汪君榮槃大才治民獲上方有無窮之聞乃祿養事終迫然遠引家居二十餘年章聞揚和感孚遠邇明道若昧進道若退若而人者眞古豪哉

汪存樸先生傳

先生姓汪字衛南號存樸徽州休寧人生而敦敏兢兢束修與俗寡諧亦不立異詖其儕偶人接之如臨春風事親孝祗意承旨雖一淖糜一滫瀡必手瀹以供當是時尊人上聞公治業毘陵先生隨侍居亡何上聞公還徽道出棠邑以驟疾亡先生見星奔赴卒不得視貝含柴毀欲絕者屢矣以太夫人在堂強進溢米家五昆季先生居中自毀齒至髮有二色耦居無猜及鴈行相繼歿先生以爲己戚婺者安之絕者續之幼稚者教督之門以內人亡如未亡也一切主進錢通諸雜事獨自當權雖家居能料筩千里外盈虛事圭撮不爽以故所業日豐推其餘義漿仁粟以次第舉族有宗祠久毀剏矣先生就其基而恢宏之潤枯給乏由親及疏靡勿周遇金饑木穰之年則散廩米之饘鬻平道路之陁陊購珍貴之藥物拯濟甚廣國之人僉以手加額曰賢哉汪大夫吾曹雖捐頂踵其何以報耶性無他娛惟酣枕圖史手一編寒暑

罔間或据書中芳言懿行作家語勗子姪及戚里聞者多感化焉年六十三卒循例得知府銜　覃恩
三代皆贈如先生官子二人長禮次和俱好學能文世其家
贊曰古君子湜躬澤物不必仕於朝也若漢之陳仲弓王彥方終身不仕而偃子戾夫聞風胥格豈非以
其章志貞教抱殷勤之心哉先生行義與兩賢同未綰銀黃亦與兩賢同然而受　聖朝寵榮晉爵通奉
大夫較之古人豈不偶然其又勝耶想彼逢衰世而此逢　聖世故耶

鮑竹溪先生傳

乾隆乙未余過眞州同年沈椒園廉使以所撰同老會序示余同老者六老人同庚爲會以聯昆季之歡
也會主爲鮑竹溪先生余心欽遲之苦孺悲無介未由修士相見禮今歲乙卯矣余小住邗江先生之子
志道以先生行狀乞傳余不禁瞿然斂袂而起曰有是哉二十年前思見之人不可得見今因交其子得
見其事狀是不見先生猶見先生也奮吾筆以永其人舊史官其奚辭謹按先生諱宜瑗號景玉一字竹
溪新安棠樾村人世爲望族先生生而醇粹幼習四子書聽人講解憬然夙悟侍母疾窮晝夜不出塾師
疑其憚於勤詗知其故乃異目視之亡何生母不祿太公與繼妣在堂家貧甚先生出賈於外歲終必衝
風雪歸具甘旨爲堂上歡昆季間藹隆就䀌有無通共愉愉如也先生爲人胸無畛複諾責必踐見義必
爲晚年子志道善經紀家業漸裕先生益得行其志凡有裨於鄉黨戚里者赴之若嗜欲之切於身先是
宋元鼎革間族祖宗巖壽孫路遇賊刼父子爭死賊義而兩釋之又有名邦燦者亦以孝稱村故有二坊
曰慈孝曰孝子歲久傾夷先生葺治如初里中大母堨畜水漑田亦漸淤圯先生並無升種在焉而亦倡
之疏滯宣流歲以大稔常曰爲善最樂安得倣古人置書院以育人才置義田以贍宗族乎易簀諄諄猶
訓志道曰兒能繼我志勝椎牛而祭我也志道泣而志之以次第舉行先生卒時年六十五恭人鄭氏未
笄來歸值先生未得志時拔釵市穀勤針黹以養尊章媞媞然安行仁義不以亨屯介懷迄子讀書必以

一師曰吾欲其教之專也歲饑鄉豪出錢幣聘幼許兒攜館往曰貪此便宜必損男兒志氣矣其識大體如此先生子二女一以子志道貴與恭人同受　誥贈如其官

論曰漢青翟官至丞相史不書一字而張長公黃叔度終身一布衣傳名千秋其故何哉蓋君子在上則善其政在下則善其俗遂古以來未有無所以然而能成名者如竹溪先生之里俗交推敦善行而不怠其張黃之流亞歟目論者謂志道料簡禹莢才流經通爲上游所器重故能恢宏其聲光而不知皆先生之積善貽謀有以基之也聞志道業已饒益而先生儉約如初猶時時以訓詞相劼毖可謂大行不加之君子矣惜是鄭恭人年逾四十遽以考終未享一日養堂之奉是能瞑目於泉下而不能伸眉於生前宜先生之終身無妾媵而志道每一念阿孀必涔涔泣下也所謂爲善必報而天道無全功其信然耶嗚呼

三賢合傳

奇中丞生父姓黃名惠色與苑副塞勒交好塞老矣時以無子爲戚惠公慰之曰君無憂我有二兒令婦又有身若雄也即以相畀已而中丞生甫免乳即裹文葆抱交塞公屬曰嗣後兩家僕媵俱禁聲愼毋洩露使兒知塞公夫婦教養中丞愛憐倍於所生至十六歲懵然不知爲惠氏子也亡何將應童子試寫履歷塞公矍然曰吾寧絕嗣不可改祖宗以欺君父誘中丞與遊闖入惠公家指惠公曰此汝父也吾非汝父也今送汝還父惠公驚失色中丞愕也塞公即告所以還兒之故且曰兒貌英秀天資超絕必腰銀艾我福薄不足以當遂與惠公各以一童子推讓者再言畢騄馬馳去中丞無如何仍歸宗應試旋中進士作刑部郎中外遷至臬使布政使而塞公夫婦相繼殂歿中丞感養育恩欽欽在抱常於元旦默禱於天有可以面奏之日必謀所報乾隆五十七年授江蘇巡撫入覲謝恩畢奏曰臣乞　主上天恩即連叩頭淚巠湧幾不能聲　上愕然曰汝求何事而急迫若此曰臣有二父　上大笑曰父是何物而可以有二耶中丞備述原委請以本身應封之典貤封義父兼請以第三子廣麟繼義父爲孫　上曰汝具摺來但

異姓請封繼嗣部議必駁待議上朕自有處分中丞摺到吏部引例駁奉　旨著加恩照所請行讀曰惠公之仁塞公之議中丞之孝三者皆東漢獨行傳中所希有也論者稱塞公爲最難何也譬如鄰有嘉樹代爲辛苦壅植者久矣正將纍纍結實而一日還其主人於心遽能恝然乎至於日後中丞之貺封繼絕皆非塞公初心所能希冀而逆料者也塞公眞古賢哉然惠公能知塞公之賢而忍割毛裏之恩綿其烝嘗因明生誠談何容易中丞圖報禱天果如所願方知　皇上即天也先天而天不違聖人之言於斯益信且人但知中丞之孝塞公而不知即中丞之孝惠公蓋體惠公不忍絕其友之後而以己子爲彼孫是即惠公未竟之志欲行之事也善繼善述惠公九原有知亦當稱孝三賢所爲於世道人心皆有關係故備書之聞伯夷柳下惠之風者百世之下可以觀可以興矣中丞名奇豐額滿洲正白旗人

香山同知彭君小傳

君姓彭諱翥字竹林雲南大理府進士選廣東封川縣知縣調香山乾隆四十九年春余寓端州彭君來見執弟子禮甚謹其人秀羸多能賓賓然一學子也所著詩甚多頗得唐賢神韻別五年音問亦不時接忽一日見訪山中幅巾孔翠翎襜襜盛服而至余驚問所由方知立功海外裁入　覲歸五十三年海賊倘張有號平波大王者率衆爲寇福敬齋公相總督廣東調水師營兵出海擒捕飭香山令辦軍需半年不獲一盜將弁無以自解反造蜚語誣君供張不周器械朽鈍福公怒召君入厲聲曰汝齷齪不任事雖文官我獨不可以軍法從事乎出諸武弁密揭示之君神色不變但申明香山小邑所辦糧餉業費三萬餘金所以久而無功者緣武弁退縮不能軍之故公相默然顏稍和公知兵事不可以口舌爭也即奮曰翥願解任親往擒賊公相莞然曰汝孱弱書生果臨陣得不被賊靴尖蹴倒乎曰翥非手打賊也乞公相賞精兵二百聽翥指揮必有以報公相許之君歸署捐俸支帑造戰船三隻料簡槍砲火藥賞賚糗糧犁然備具著短後衣率健兒戎服出哨諸武弁以爲迂且妄無不匿笑者君禱天妃廟乞風舟中忘帶鼓與

借廟中鼓聲之以壯軍威次日黎明風果大順君徑出海口公相命諸武弁會剿相遇海島中武弁搖手云風雖順少頃即轉宜緩行或云今日反支日也不利行師或云海賊出入無定須探明所在巢穴再往君毅然不聽飽餐士卒揚帆竟行行百餘里遇盜船二隻發砲擊之殺十餘人賊久不見官兵突出不意驚乃遁去君知數日內賊必聚衆來乃入島約武弁一齊出洋衆武弁亦媢君之先得功也唯唯聽命翼日君見風順霧消開船出果賊船八九隻從上游來初猶逡巡欲避繼見官兵少乃持槍直犯發砲擊之閉君知賊以穢物相厭勝也殺黑犬取血釁砲砲果發適大軍亦至擊破賊船賊盡落水千百賊頭出沒海面如浮瓜然反向官船號呼乞命君命以鐵鉤拉起之而以長繩彙縛之纍纍然魚貫者七百餘人解督轅請示公相大悅飛章入奏奉　旨彭翥著賞五品頂帶送部引見授湖南岳州府同知福公奏留辦善後事宜仍補瓊州同知權知府事

贊曰古文武無分途然郤縠悅禮樂敦詩書左氏以爲美談幾幾乎有欲分之意吾門下文士多武功少彭君亦文士而能立武功以張吾軍覺山林生色終以文弱故染烟瘴亡年裁及艾爲可悲也猶記君在隨園拜別余厚餞之贈幣帛不受贈服脯腶畜不受但乞昆山徐氏九經解及他稗史唐宋人文集載滿船而去嗚呼此鴻覽博物之張茂先所以謚壯武哉

慶遠府知府印公傳

雍正四年　世宗憲皇帝詔天下督撫各舉孝廉方正之士江蘇布正使張公坦麟以寶山稟生印公應詔奉　旨發廣東以知縣用初署高州石城縣實授廣寧調高要再調東莞所到之地捕盜殺虎去其害民者修學校設書院拔其俊秀者不逾年民間外戸不閉人文蔚興乙卯四月黔省古州苗叛公趨告制府鄂公曰黔省軍興東西兩粵宜爲聲援但用兵須神速如雷霆震駭之可不戰而服鄂公以爲然即命參將某發所部介士鳴鼓張旗而往羣苗果潰東莞臨大海兩戒之守以虎門爲限癸亥六月海大風有

二巨舶進虎門泊獅子洋髼鬆猙獰兵械森列莞城大震制府策公楞欲興兵彈壓布政使富察託公庸笑曰無須也但委印令料理抵精兵十萬矣公白制府曰彼夷酋也見中國兵興恐激生他變某願往說降之即乘小舟從譯者一人登舟詰問方知英夷與呂宋讎殺俘其人五百以歸遇風飄入內地篷碎檣竭下碇修船五百人者向公呼號乞命公知英酋將有乞糧之請而修船必需內地工匠略捉搦之可制其死命乃歸告制府及託公先遏糴以飢之再匿船匠以難之英酋果不得已命其頭目叩關求見公直曉之曰　大朝柔遠一視同仁惡人爭鬬汝能獻所俘五百人聽中國處分則米禁立開當喚造船者替汝篷桅送汝歸國英酋初意遲疑既而商之羣酋無可奈何伏地唯唯所俘五百人焚香懽呼其聲振天制府命交還呂宋而一面奏　聞　天子大悅以爲馭遠人深得大體即命海門添設同知一員而遷公駐劄焉居亡何番部咭唎哂入澳貿易英咭唎貪其利先後發六艘詭言來市陰謀篡取公察其姦探英酋將至命熟海道者導其船果起碇揚帆將尾其後公駕戰艦督水師營兵出海召英酋厲聲叱之曰若來何爲利人貨物將作賊耶我奉制府令若傷咭唎人即將爾國人之在黃浦者抵償若奪其貨即將汝貨之在牙行者抵償言訖揮健兒千餘被甲張砲環其舶而守之英酋禁聲登時六船搖櫓去而咭唎船早已安渡虎頭門矣當是時微公逆折之俾其奪氣則二國兵交而中華亦受其詒藉賴君任海疆久於諸夷種類支派某强某弱某狡某愚其地之山川形勢靡不部居別白於胷中以故先事預謀當機立斷終公之任海面肅然丙寅夏因前任失察開墾事落職引　見奉　旨仍發廣東補用順道還家省視先塋泣別昆季悽愴傷懷有林泉終老之思適粵督策公過吳强起之曰汝神明不衰尚宜出而報　國公感知己恩重到粵東補南澳同知陞廣西慶遠府知府再調太平粵西與黔滇接界民苗雜有刦殺一案五年未得主名公到逾月眞兇盡獲會太平鹽引不銷又被議解任篆已卸矣聞所屬都結州有冤獄公奮曰我舊長官不忍赤子覆盆下也即往其地廉得巨姦某向充土司頭目竊其印作祟乃突詣其家

搜得舞文氐積猾呈大府一訊而寃雪公嘆曰吾諱去猶能活數千百姓勝鳴皐茂三公之服矣出城時士路老幼攀車轅嗅靴鼻者不絕於道公名光任字黼昌籍隸寶山生而伉爽與高要舊令某交代知其賢代爲還課屢建奇績而絕不自矜歸後囊橐蕭然散步田野人不知其官二子石也所著有蝴蘄編澳門紀略等書

舊史氏曰三十年前余書宮察託公四事即深知印公之賢心儀之久矣今秋其孫鴻經太史乞爲乃祖立傳讀狀方知公才流經通具絕大器識受知　聖明官至太守而屢起屢躓未竟其用然其長子甞官觀察吾鄉仁心仁聞聲施爛然長孫太史於余爲詞館後輩追述祖德通書往來仁孝可風昔人云文章有神又曰善人有後嗚呼吾觀印氏三世斯言信矣

徐靈胎先生傳

乾隆二十五年文華殿大學士蔣文恪公患病　天子訪海內名醫大司寇秦公首薦吳江徐靈胎　天子召入都　命視蔣公疾先生奏疾不可治　上嘉其樸誠欲留在京師効力先生乞歸田里　上許之後二十年　上以中貴人有疾再　召入都先生已七十九歲自知衰矣未必生還乃率其子爔載櫬相以行果至都三日而卒　天子惋惜之賜帑金　命爔扶櫬以歸嗚呼先生以吳下一諸生兩蒙　聖天子蒲輪之徵巡撫司道到門速駕聞者皆驚且羨以爲希世之榮余舊史官也與先生有撫塵之好急思采其奇方異術奮筆書之以垂醫鑑而活蒼生倉猝不可得今秋訪　於吳江得其自述紀略又訪諸吳人之能道先生者爲之立傳傳曰先生名大椿字靈胎晚自號洄溪老人家本望族祖釚康熙十八年鴻詞科翰林纂修明史先生生有異稟聰强過人凡星經地志九宮音律以至舞刀奪槊勾卒嬴越之法靡不宣究而尤長於醫每視人疾穿穴膏肓能呼肺腑與之作語其用藥也神施鬼設斬關奪隘如周亞夫之軍從天而下諸岐黃家目瞠心駭帖帖讋服而卒莫測其所以然蘆墟迮耕石臥病六日不食不言目

炯炯直視先生曰此陰陽相搏證也先投一劑須臾目瞑能言再飲以湯竟躍然起喈曰余病危時有紅黑二人纏繞作祟忽見黑人爲雷震死頃之紅人又爲白虎銜去是何祥也先生笑曰雷震者余所投附子霹靂散也白虎者余所投天生白虎湯也迮驚以爲神張雨村兒生無皮見者欲嘔將棄之先生命以糯米作粉糝其體裹以絹埋之土中出其頭飲以乳兩晝夜而皮生任氏婦患風痺兩股如針刺先生命作厚褥遣强有力老嫗抱持之戒曰任其顛撲叫號不許放鬆以汗出爲度如其言勿藥而愈商人汪令聞十年不御內忽氣喘頭汗徹夜不眠先生曰此亢陽也服蔘過多之故命與婦人一交而愈有拳師某與人角伎當胸受傷氣絕口閉先生命覆臥之奮拳擊其尻三下遂吐黑血數升而愈其他如沈文慤公未遇時胗脈而知其必貴熊季輝强壯時握臂而知其必亡皆所謂視於無形聽於無聲者其機警靈速皆此類也先生長身廣顙音聲如鐘白鬚偉然一望而知爲奇男子少時留心經濟之學於東南水利尤所洞悉雍正二年當事大開塘河估深六尺傍塘岸起土先生爭之曰誤矣開太深則費重淤泥易積傍岸泥崩則塘易倒大府是之改縮淺短離塘岸一丈八尺起土工省費而塘以保全乾隆二十七年江浙大水蘇撫莊公欲開震澤七十二港以洩太湖下流先生又爭之曰誤矣震澤七十二港非太湖之下流也惟近城十餘港乃入江故道此眞下流所當開濬者其餘五十餘港長二百餘里兩岸室廬墳墓以萬計如欲大開費既重而傷民實多且恐湖泥倒灌旋開旋塞此乃民間自濬之河非當官應辦之河也莊公以其言入奏　天子是之遂賦工屬役民不擾而工已竣先生隱於洄溪矮屋百椽有畫眉泉小橋流水松竹紛鋪登樓則太湖奇峯鱗羅布列如兒孫拱侍狀先生嘯傲其間人望之疑眞人之在天際也所著有難經經釋醫學原流等書凡六種其中鍼砭利弊剖析經絡將古今醫書存其是指其非久行於世子爔字榆村儻蕩有父風能活人濟物以世其家孫垣乙卯舉人以詩受業隨園門下

贊曰記稱德成而先藝成而後似乎德重而藝輕不知藝也者德之精華也德之不存藝於何有人但見

先生藝精伎絕而不知其平素之事親孝與人忠葬枯粟乏造修輿梁見義必爲是據於德而后游於藝者也宜其得心應手驅遣鬼神嗚呼豈偶然哉猶記丙戌秋余左臂忽短縮不能伸諸醫莫效乃拕舟直詣澗溪旁無介紹惴惴然疑先生之未必我見也不料名紙一投蒙豥門延請握手如舊相識具雞黍爲懽清談竟日贈丹藥一丸而別故人李尊溪迎而笑曰有是哉子之幸也使他人來此一見費黃金十笏矣其爲世所欽重如此先生好古不喜時文與余平素意合故采其嘲學究俳歌一曲載詩話中以警世云

小倉山房續文集卷三十四終

錢唐袁枚子才

書秦檜傳後

宋至今垂七百年人但知秦檜之惡而不知發秦檜之姦人稱高宗害二聖之歸檜以和議迎合冀久相位是殆不然按高宗急欲還二聖故屈從和議不得以是罪高宗光武曰使成帝復生天下不可復得唐元宗返蜀肅宗不讓位檜智人也不必以此迎合或謂檜不肯負金人之約則更不然檜之喪心欺君父矣何有於金人謂檜樂和之逸憚戰之勞則又不然披堅執銳諸將當之檜坐享其成而已何所爲勞然則檜之主和者何也曰檜之不得已也檜欲帝中國耳蓋金人以劉豫許之也金人立張邦昌而敗再立劉豫而敗檜之才十倍於此二人故金以和議給宋而弛其守備以成立檜之計檜以和議給主而便其入寇以成自立之謀趙鼎在則和議不成岳飛在則入寇無益彼二人者其肯北面而事檜哉則除之而殺之亦檜之不得已也及其再起大獄誅不附己者五十二人蓋中國之事定矣不踰歲而金人亦大舉入寇矣檜不自料其死金人亦不料檜之死也檜既死金人奪氣采石之戰虞允文一揮而定使檜尚在天下豈宋有哉徽宗有玉帶値千金金屯歸之或有吝色金主曰帶在江南終爲我物夫金雖強屢敗宋雖弱屢勝非恃檜爲應何言之易易也高宗始聞和議成二帝太后可返故屈己從之及知和議之非已爲檜所制搖手不得檜死曰吾今日始免檜逆謀檜之心帝固已知之也靖康元年金人求三鎮檜力持不可金人立張邦昌檜與馬仲爭之檜之前後迥如二人蓋始則但求富貴國利而已可與繼則窺竊神器國滅而已乃與歸時即倡言曰南人歸南北人歸北中原歸劉豫檜目中豈有劉豫哉歸中原於劉即如金歸玉帶於宋也張扶請檜乘金根車呂愿中獻秦城王氣詩檜覗然不以爲怪然則如檜者古之爲操莽而不成者歟

書張郎湖臬使逸事

公張姓名坦熊字男祥號郎湖康熙湖北辛卯科舉人發浙江以知縣用後遷至雲南按察使有善政初
知桐廬時過柴埠有路死者頸有重傷吏請報虎傷掩埋可免緝兇處分公曰爲民父母畏處分而置民
命於度外可乎命仵作驗明貼身布襖有小鈔袋扯落又見屍場有一人在衆人頸後不看屍而專看官
心異之卽喚二役隨到樹下更衣公徐步到山凹諭役云場上有一人穿藍色衣隱在人頸後瞧我汝等
可訪其人平日是否良善一人來稟一人仍尾之勿使逸去公再到場驗畢卽命裝棺出山五里有一小
村公佯腹痛要在此尋一寓所衆曰有土神廟一間無門窗多虎不可住公曰用大席攔遮何害卽入廟
二役來告曰屍場瞧爺者名郎鳳奇乃分水人歷年來此賣栗子與死者同姦一有夫之婦事實有之死
則役不知也公卽帶郎鳳奇至問汝爲何把人謀死低聲答曰沒有公命鎖押再訊仍到廟中密諭役曰
汝尋一間房要前後各半間潛窺聽他是何言語又將其所姦婦人之夫係縱姦者亦帶訊送入兇犯同
房縱姦者見而哭且駡曰你爲何帶累我犯人曰有我在不要怕房後役聞之卽來告公公命速帶犯訊
吏曰爺教他認了救他性命不認定行夾死彼自肯認公曰萬一犯人認了我如何救他吏曰此不過是
誘他認非眞救他也公曰官長可失信乎處決之日何顏對他況我在桐非止一年此等之事非止一件
萬一又有此事犯人必曰此官慣騙人不可直認取死是此案幸免參處將來有案仍不能免也不若平
心再鞫隨赴犯人寓搜尋兇器銀袋不獲卽帶房主問訊士民曰此是好人決無同謀之事余曰此人年
逾七旬原可不問無如兇犯在伊家樓上止隔一破柴籬下樓開門謀命之事彼焉得推爲不知批其頰
郎鳳奇搖手曰勿苦此老犯與死者爭姦一婦故毆殺之問兇棍何在曰擲在隔山銀袋何在云藏在谷
樹皮內乃親往取出覆訊定案
柴埠報船上有少年女屍臉有掌傷頭上一孔石傷衆民聚看問其船號小腳船問屍何來衆云上游流

來問何處人氏云不知公曰桐邑婦女好穿大袖此女袖大是本邑人但頭腳乾淨是良家女也面側有傷必此婦跪地有人從後批頰提髮故其痕左斜問是否船上人抑是死後送上船者衆云不知公曰此非船上人也必是樓上住人死後送上船者衆云何以得知公曰所穿新鞋底有微泥而針眼黑色是以知之若是船上人則新鞋底何至有泥吏曰公言極是但此船離富陽止一箭遠不如將船一撥順流而下免得承招緝兇公曰作朝廷官逢冤必雪服汝所行萬一鄰縣再撥往下流即入海門大洋矣冤沉海底我心忍乎即命收殮密諭役將船連夜放至東門鹽船幫內輪流窺看有何人弄船即拏來越五日頭役拏一弄船者來乃羅禮房之子也公詢汝何得謀死婦人其子不服其父云是渠弄船何得推托非重刑不可公向其子笑曰父不爲子隱汝尚何說乃供曰此船因朋友某託借船買貨我向相識之鹽船借與之借畢尚未送還故代爲收拾不料即被拏住公拘訊借船者云實係借船賣貨完將船縛在江邊送還船主次早忽聞柴埠有此事不敢作聲是實公將借船之人一并看守諭頭役查縛船之岸上有無人家答云有皇甫老秀才家公即差役帶訊囑云伺皇甫秀才出門後衆人有何言語役敲門往喚誤至一寡婦家寡婦見役即曰此事與我家無干要問間壁許媽方知役詰云你既係間壁若不早說定遭連累寡婦云死者係許媽所買少孤之女因其叔年老無子將此女配之陽爲弟媳仍爲己用日前磨腐此女偷食許媽打他我去苦勸誰知許媽平素與我不和惱他喊我怕我遮攔遂取地上石子打去錯打頂心喊聲息而人死矣見小船泊岸半夜擡放船中任他流去但我不便質他差頭替我代說替死者申冤役飛報即差拏婦犯與死者之夫訊明招擬

公署富陽三日忽接公文有典吏金某姦佔乳婦其夫馬氏控府一事公思杭州太守魏公定國正人也必批得好果批追取部劄責革其旁另有文書一角係本府同知某頂詳求宛公思魏公不應二三其說應爲改正商之幕友友曰三年纔署一篆定要開罪本府似乎不可公曰稟明何妨友色忽然公曰君歟

我不能作揭乎乃握筆將後詳折留前詳入袖次日排衙典吏俱來參謁各呈劄付公將金姓吏劄檢放案上取袖內本府前批示之金戰慄而退次日接見紳士門子告云此地有楊紳者歷任官與交好每年饋遺數千金現在赴省故未來見公素知其惡洒而不答早堂後撫軍黃叔琳檄公海寧相驗公退堂先牒本府云金吏不法坦熊久已訪知不料馬氏一案憲批前後互異坦熊竟遵前批追劄發落其後批一角同部劄呈繳旋即束裝就道半路見一華輿彪彪然僕從數十疑是來往大官擬即下轎門子云此即本邑楊鄉紳公曰是楊六先乎曰是也又低語曰楊紳已下轎矣意欲公出轎答禮公在轎看書不動而轎夫業已將轎杆放下公在轎中呼楊曰現在上憲行文傳汝赴省何以反回楊驚問何事公曰不知汝緣在省來何以反來問我隨諭多役好護送楊鄉紳交與捕衙候文起解遂至省先見本府自思本府定不喜我然醜新婦終要見公婆何怯焉及至府署名紙投入則中門大開請進公曰此必怒我故揶揄我也徘徊不前而旁門已閉不得已於中門側身行魏太守迎至煖閣公云屬吏如何敢魏曰只管走公從宅門趨進跪曰坦熊有罪太守過謙魏笑曰君有功無罪賴君所投一稟保全老夫顏面故敬君迎君謝君不敢以常禮待非謙也坐定細述乃知馬姓又已赴院具控本府批詳互異撫軍不信云魏太守賢吏何得有此著將原卷發府適公所繳金吏之部劄已到遂加牒送上撫軍大喜曰果然非魏守原文同知舞弊由此凡杭屬州縣缺出魏公即力求公兼攝訂成至交次早見撫軍撫軍云富陽有一大猾汝知否公曰正為大猾求見問何人曰楊六先撫軍曰汝署事三日何以得知公曰桐廬與富陽接界聞之已久私收公糧結交官府佔人妻女通邑忿怒而不敢發故路上相逢即擒收監撫軍連聲呼好官賜飯而出公回富陽提六先出獄通縣城鄉百姓探聽審期雇船來城爭看男婦千人高聲呼曰今日過青天楊六先果有報應初公署富陽到任時月選官業已出京路上病故改選一官故得攝篆兩月除此二惡人以為有天意云

公知仁和滿營將軍鄂彌達之壻　姑山之子某夤夜入人家百姓數百人綑縛赴縣時已四鼓公出堂問訊某傲然曰多大的官敢訊我挺立不跪公命打腿始跪命入獄又喚因由你散監我公命收監連夜通報次日滿營各姑山等官俱來公拒不見上院回衙忽撫軍傳去曰汝爲何得罪將軍速去賠禮公曰伊壻犯法地方官無禮可賠倘進滿營是渠等世界倘或凌辱笞罵職不能忍勢必直揭部科反成大案司道傳詢答如前語囑令開放人犯公云事已通詳候批照行旋卽批發理事廳鞭責了案先是杭州滿兵每三年一送骨殖回都地方官封民船百數十隻兼送路費而滿兵故爲刁措或嫌船漏船朽嬲換不休甚將兵工兩房毆打有懸梁投水者幷將骨殖桶圍住縣官坐處必需索盡意始行公查照舊例用鹽驛道所造紅船若干隻差押伺候不封民船仍捐俸一百二十金送行胥役請公勿往公曰我不往誰能彈壓及到北新關押船姑山大人某年七十矣分付衆兵曰此官不比前官辦船遵例又送銀甚豐汝卽刻開行不可滋事獨不聞前日擒拏將軍女壻入獄之事乎船行後握公手曰公眞好官我平日久已心服願爲忘年交解荷包贈公公亦解佩刀答之又一日在公所見將軍將軍曰張明府好利害公曰坦熊冒昧不知利害則有之若自己利害則不敢也撫軍司道一齊大笑

仁錢兩縣有赤腳光丁一案十餘年不結地方官欲將丁糧攤於田上有田無丁之家聚衆鼓噪不攤則無產有丁之戶聚衆鼓噪公謂仁和毅然曰丁出於地無田何得有丁其故總緣原業主貪速得價故賣田留丁買主圖價賤故買田遺丁誰知皆爲子孫憂平心酌之應照糧攤丁爲是若既不攤又聽其鬧是取亂之道也卽指出原委自作告示諭勸有產之家並傳紳士軍民集明倫堂會議一面通詳攤丁貧富惕服錢塘令新到任又膽怯不敢照攤一日公方聽訟忽錢令來神色俱喪挽手云現在衆士民鬨入北新關要毀縣堂我與本府業已報院特來告君相助公恐百姓驚擾仍坐堂上故將先審未完之件草草帶問心中思事急矣新撫李公名衛者素强毅必定發兵民人受傷成何事體乃選役之壯佼者四十名

各帶短棍藏於身內衵扣外繫加紅繩一束作記坐轎急詣北新關行未四五里見洶洶然虎而冠者千餘人鳴鑼揚旗喝令罷市閉戶稍緩者石糞交加市鋪俱上板閉門響聲雷震班役攔轎請公回署公曰勿怖大聲開道照常前進姦民直前問來者何官從役大聲云仁和縣張爺鬧者齊聲呼曰好官來矣作速跪下公見衆人以禮相待即下轎坐胡牀問爾等爲何而來衆曰仁和已經攤丁錢塘竟不攤丁我們要去拆他衙門公曰攤丁一事仁邑已攤錢邑焉有不攤之理本縣自當催辦但爾等如此橫行不但不能攤且恐頭不能保豈不知鳴鑼扯旗乃斬決之罪乎可速將鑼旗收藏我保全汝等出城丁之一事在本縣身上衆人唯唯叩頭而奔公督押至北新關外分付管門之滿兵曰城門上如何容多人進來倘有無知續來者我告知將軍惟爾等是問當是時撫軍專待公到同副將帶兵擒拏見公久不上院命營弁至仁署窺探適副將李燦與公不睦譖云張知縣不知潛避何處撫軍曰張知縣素有風采不應如此著副將領兵千人擒拏姦民并速拉張知縣來旁有院差搖手曰不必適自北新關來親見張知縣押衆出城矣撫軍連呼像像像聲未息而公到撫軍大喜曰好膽量好才情如此才是個張郎潮也隨令協同錢邑於十日內將丁照攤盈城肅然

雍正六年公兼攝太平縣事點保長見王姓者面有兇狀欲懲之因其人未犯事強忍而止未幾有訟三分地畝者即批此保查覆半月不覆公大怒召至重杖革役幕友諫曰公過矣三分地土原不拘審查覆半月何至杖革公亦心悔曰如此性情不可爲官即日減膳立意告病逾月忽報一婦投水呈稱有縣差上門催糧不知何故自盡公往驗畢無傷召糧差曰汝雖辦公然報呈有催糧二字汝必有不安處即與小答收殮而回閱半月忽報某鄉雷擊死一人公聞雷擊人或背或胷必有天書十餘字未知確否差圖者往看歸大駭曰一雷打出一個奇事來雷擊者即爺前所杖責之保長也渠懷恨爺適本村夫婦口角婦氣忿死屍親索其夫買好棺做齋了事不必報官夫已依允有革保王某獻一策曰何不借他屍作一

好事只說催差逼死張某係署事官不敢再催換新官來約有一年留此糧項可生利息衆人從之不料
爺驗後半月天忽風雨雷提革保至相驗處跪地擊死豈不是個奇事

公還玉環同知玉環山誌載開墾事原議本山造城內用土牆不意觀風整俗使某條議必用方石大磚玉環四面高山山石粗脆外洋石又不能運來當事者憂心如焚忽起颶風白日天黑大雨如注但聞風聲水聲樹聲並龍吼聲如洪鐘大鳴屋瓦皆飛官民相見啼泣公即開倉振濟往勘各處災傷見洋嶴陡門前忽開小河一道直通大洋城石從此運入因名之曰天開河

公遷靜海道靜海有村民數十戶鹽快誣以販私現獲一人經解分司鹽道鹽院已照販私治罪矣公巡河至靜海知縣馮某讀書人也告曰此案有冤公問何由知曰公訊自知公適有事上省即告制軍制軍即李衛也曰鹽院適有札來說君要翻案他是貴人之父不可觸怒且此是鹽務與君無干公曰作朝廷官百姓無辜被累不能超雪不如歸去制軍笑曰君強項乃如故耶意要如何曰委員會審纔見分曉制軍即委運司蔣國祥提犯到城隍廟士民觀者麻集巡攔供稱一村俱是私販正拏著一犯其擔袋與鹽俱在可驗被告云民一村從不販鹽巡攔將一村搜畢民妻生產猶提他起來將牀下掀翻實在無鹽總是商人圖佔地基故囑其誣控公詰巡攔曰販子肩上既挑一擔鹽稱有九十餘斤袋中鹽又稱有五十餘斤與其圍在腰間難於行走何不勻在擔上更覺省事且看此重袋腰上如何圍得汝試挑鹽圍袋走與衆百姓一看巡攔取袋圍腰袋比腰短二寸公曰袋短於腰如何能圍命將此袋加帶縛在巡攔腰上巡攔委頓不勝士民拍手大笑懽聲盈野當將商人巡攔詳請治罪

舊吏氏曰余八九歲即聞仁和令張公之賢及長入都官翰林與公之子名藝者交好約略問公政績時公方秉臬雲南無由得見中心欽欽常想書其善政爲後人法而省記不全心爲紆鬱今年余八十矣忽在揚州遇其女夫查宜芳得觀公自編行狀乃擇其犖犖大者爲輯而存之方知循吏聲名天終不使泯

沒而當其時之令行禁止亦平素之恩威有氣燄以取之也不然今之從政者無仁心仁聞而徒悻悻然鹵莽爲之其能皆如其意以成事功哉盍亦反其本矣

與孫俌之秀才書

凡人少爲壯謀則思學老爲死謀則思傳文章之道傳賢不傳子遂古文人不與日月俱逝者恃此而已足下纔弱冠壯猶未至而僕年七十有七則死愈近而傳愈急矣奈數十年來傳詩者多傳文者少傳散行文者尤少所以然者因此體最嚴一切綺語駢語理學語二氏語尺牘詞賦語註疏考据語俱不可以相侵以故北宋後遂至希微而寥寂焉足下踔厲奮發不謀於眾不請諸父兄而殷殷然以此事見師投一書一序皆的的然具歐曾形貌是足下之心腹腎腸業已非今之人乃古之人矣以古之人爲古之文如以水洗水此事非足下之傳而孰傳焉夫古文者卽古人立言之謂也能字字立於紙上則古矣今之爲文者字字臥於紙上夫紙上尚不能立安望其能立於世間乎不知者動引隋柳虬之言以爲時有古今文無古今唐宋之不能爲漢秦猶漢秦之不能爲三代也此言是也然而韶舜樂也孔子云樂則韶舞使夫子得邦家則韶樂未必不可復文章之道何獨不然僕以爲欲奏雅者先絕俗欲復古者先拒今俗絕不至今拒不儳而古文之道思過半矣韓子非三代兩漢之書不觀柳子自言所得亦不過左國荀孟莊老太史而已當唐之時所有之書非若今之雜且夥也然而拒之惟恐不力況今日之僕遫相從紛紛喋喋哉僕願足下博心壹志專學唐之文章而入門則自宋之王介甫元之姚燧始之二人者皆闖昌黎之室周其匽湢不自知爲宋元人也大抵唐文峭宋文平唐文曲宋文直唐文瘦宋文肥唐人修詞與立誠並用而宋人或能立誠不甚修詞聖人論爲命尚且重修飾潤色所謂言之不文行之不遠也若班固序上官桀持蓋事故意分風雨爲二錯落之以爲古范史書陰興持蓋則云障翳風雨詞非不達也而已不古矣昌黎志房君云名聲益彰徹大行故意重累之以爲古歐公志江鄰幾則云內行修飭詞非不簡

也而反不古矣凡此之類指不勝屈故就幼時所嘗留意者書之爲足下告至於識解之超見聞之闊法度之縝密波瀾之抑揚流宕則又在作者之神而明之而非先生所可教也足下思之哉思之哉餘不盡

與備之秀才第二書

前書已發偶讀皇甫持正與李生書而不覺又有進焉持正告李生云生方舉進士而作古文棄時文是伐柯而捨其斧也奚可哉斯言殊有意義僕少不好作四書文雖入學雖食餼雖受薦於房考而心終不以爲然心之所輕烟墨知之遂致得題握管不受驅使四戰秋闈自不愜意不敢有怨於有司丙辰年二十有一蒙金中丞奏薦鴻詞科心乃婡婡然喜以爲可長辭時文矣不料此科亦報罷齒漸壯家貧兩親皤然前望徑絕勢不得不降心俯首惟時文之自攻又慮其不專也於是忍心割愛不作詩不作古文不觀古書授館長安教今稀相國家七歲童子朝暮矍矍寢食於斯於無情處求情於無味處索味如交俗客強顏以求懽半年後於此道小有所得遂捷南宮入詞館四十年來眞與時文永訣然則僕之棄時文作古文乃假道於虞以取虢而非貿貿然遽恃晉以絕秦也足下既已舉茂才試秋闈矣勢必借此梯媒爲科名計而科名又以早得爲佳何也意不兩銳事不並隆必絕意於彼而后可專精於此古之人不特韓柳歐蘇爲科名中人卽理學如周程張朱亦誰非少年進士蓋天欲成就此人必先使之得早出身捐除俗學惟古人是歸而后可傳之於無窮不特此也作文戒俗氣亦戒有鄉野氣無科名則不能登朝不登朝則不能親近海內之英豪受切磋而廣聞見不出仕則不能歷山川之奇審物產之變所爲文章不過見貌自臧已耳以饔臑語人已耳此亦有志者所深擢也至於功令之文從古不重昌黎所稱下筆大慚者詩賦也唐之時文也文山跋李龍庚墓志云今雖聖賢不能不爲時文然非其心之所安故苟足以訖事則已矣此策論也宋之時文也詩賦策論何嘗不傳而應考試者則不能傳何也猶之濠上之魚與校人饋子產之魚生死不同故也僕願足下於未秋試之年分七分功於古學而於應試之年則以摶

象之力爲時文不取其效不止庶幾名世壽世兩者兼獲譬如祭者未薦牲牢先陳芻狗固明知其無益而用之也一笑

答淮關權使劉公書

冬至前一日從吳醉竹處接手書知起居平善爲慰 閣下虛懷若谷殷殷然責枚不能如古人以道義相規徒以諛詞稱譽且云當勗其所未能而不必言其所已至公言過矣公之所已至者枚之所能知也公之所未能者枚所不能知也枚之所能知者公涖金陵絕浮華除敝竇寡欲清心司關如秉鐸公餘手一卷以自娛此種丰采實係數十年來倚衣一官未見有如公者枚所以每通書札必樂道人之善而獎勸及之其勗公始終如一不改前操之意已暗藏於字裏行間不料公之自以爲已至而不深思之也至於公所未能者枚茫然不知所指謂德之不修邪學之不講邪明心見性之未能邪此皆泛而不切迂腐陳言知公意未必出此若夫用人行政之得失則淮關至江寧千有餘里枚年登八十門掩空山既不能扶杖而來觀德化又不能作商販而出於其途更不能作執鞭之僕從權稅之巡攔而日伺於公之側公雖有不安枚非仙非鬼如何能知既不能知又從何處規勉譬如人本無病而刻刻求醫服藥其用心亦已謬矣其不解爲醫者徒順其意以取悅必貌作關愛之狀加之針灸下以參苓是相率而爲僞也君子不爲也夫進言豈有一定哉有以頌爲規者有以不諛爲諛者諸蟲嗜甘獨蓼蟲嗜苦捉蓼蟲者卽以苦食之不可謂之非善欺蓼蟲者也子游曰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枚以爲不獨君與友也雖吏胥僕妾幼子童孫均宜卽之也溫而不必時時教督所以存其廉恥而我亦自養其威重也使彼見我詞色小變卽驚疑改悔若朝加一詈暮加一笞彼必厭其煩瑣而反習慣不悛矣陽城爲諫官三年不諫一旦爲相裴延齡事扣閣裂麻所謂君子務其遠者大者昔尹文端公四督江南枚受知最深尹爲一時名臣亦天下所共知然而往往行事枚心有所不然者輒直言無隱文端公或怒斥之過後亦有直哉史魚之歎

今文集中有送尹公入相序及上黄文襄公書皆可按而知也枚之待公豈不如尹黃二相哉交情有淺深行事有知否故也倘叨公福庇枚未遽塡溝壑將來公隆隆日上官封疆而持節鉞果行政臨民有大關係處則子產所云抑心所謂危亦以告也公其徐俟之而毋急責之何如

答汪大紳書

常謂佞佛者愚闢佛者迂僕非迂儒也平時不佞佛亦不闢佛以爲佛者九流之一家與官閒民之一種聖人復起不廢九流亦不廢佛至於人之好尚各有所癖好佛者亦猶好弈好鍛好結毽之類所謂小是不必是小非不必非友朋不爭以全交也乃書來强僕亦從事於斯則不得不辨據云收放心非念佛不可試問足下生時先有心乎先有佛乎孩提之童但知有母不知有佛并不知有心也君年四十然後念佛收心試問未念佛以前心放何所既念佛以後心歸何方若云借口收心則呼聖呼賢此口也呼雞呼狗亦此口也口何物不可呼而何必呼佛足下云收放心三字起於孟子然則孟子之言非歟不知孟子云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是敎人收放心以勤學問非敎人廢學問以求放心夫人止一心放心之心心也收放心之心亦心也以心收心心在我不在佛捨心求佛是猶淫奔之女捨其在家之夫而外求野田草露之夫謂之喪心則可謂之收放心則不可足下又謂慈悲戒殺卽聖人仁民愛物之心不知天地之性人爲貴樊遲問仁子曰愛人不云愛物廐焚則曰傷人乎不問馬魯昭公之馬死公將櫝葬之子家子請殺以食從者聖賢貴人賤畜大義昭然 朝廷立法水旱斷屠可見屠殺者是天地之心百姓日用飲食之常而禁屠者乃凶荒減膳撤樂之變禮也孔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孔子可釣之弋之而放生乎抑亦食之而不厭精膾之而不厭細乎且子但知動物之有生而不知植物之亦有生乎子但知禽獸身上之赤者爲血而不知草木身上之白者之亦爲血乎今夫禾一穟之穀纍纍然種之可生無萬數穀而一日付諸朶頤則一禾之生機盡矣今夫菜靑靑然數莖之搖雖葉乾根斬而中心猶翹然而起一

朝烹爲羹湯則一菜之生機又盡矣安知一禾一菜不隱隱呼號乞命乎子以仁慈自居將必不食粟不食菜而后於心安也而吾有以料子之必不能也僕常問彭尺木曰佛戒嫁娶歟曰然佛戒殺歟曰然人人可以成佛歟曰然然則萬國九州不四五十年人類滅絕盈天地間不過鳥獸草木而佛之塔廟何人建造佛之金像何人供奉佛之經典何人傳誦豈非其說愈行而其法愈壞又何必周武帝之毀沙門銷佛像韓昌黎之火其書廬其居哉即以佛之道還治佛之身而佛窮矣此數條尺木至今不答吾子能代答之吾將姑捨所學而從汝

答倪春巖刺史

來札以某與足下同官同科目而路過尊寓竟不一訪以爲不可解僕道於解是也何有孔子曰道不同不相爲謀所謂道者非同官同科目之謂也業之所存心之所好之謂也今有場圃於此或種蘭或種葱二物之臭味格格不相入饕蘭者亦不入葱肆而謀蘭價然其所生之地則同場師之灌溉亦同非有類乎同官同科目之謂乎吾子好談吏治而彼不知好詩文而彼不知好飲好歌好詼諧而彼不知彼之所好者利而已利與足下所好數者相儳而馳如之何其求見哉然彼亦幸而不來見耳倘來相見而彼此不能道其所道反費一番卮語讕言加以厨傳酒漿之累足下又何不幸而受此紆鬱哉投骨可以嗾獒犬而焚香不能招蒼蠅理固然也僕山居四十餘年不特同官同年也兼與其祖父交好者或過諸途乘軒不下者有之到金陵過門不入者有之彼非有心傲我也彼蓋自知其道不同故也然竟有道不同而反來相爲謀者遠省鄉氓武夫健兒下至僕隸女流或相思於千里之外而寄聲問安或竟投一尺之書而升堂受業其中且有不識字者亦復百舍重趼而至以得一識面爲歡其故何哉蓋彼雖無目猶有耳也耳其人之名而又欲借我以成名則自然如草木之本乎大者親上矣較之略讀四子書習幾篇制藝濫得高官傲然以爲道在己而耳目全無者皆僕隸女流之不若也君子於其近我者近而親之以見吾

道之大遠我覺淡而忘之以見吾量之寬是亦以人治人因物付物之道也子貢問今之從政者何如子曰斗筲之人何足算也味是言也可想見夫子胸中所不算之人亦已多矣足下乃以某某爲問得毋氣力勝於聖人將斗筲之人欲升量斗斛而算之邪

答戈小蓮書

寄來古文在詩之上能從莊列韓非國策諸家蘊釀而出筆力又足以濟之再假數年如悍將開邊不知到何境界惟中有安民一篇勸爲政者多殺人似有所激而云然與到語可不必存何也天地之道有春溫必有秋殺霜雪不加旱蝗必出是以儒言仁義仁是生義是殺舜誅四凶孔子誅少正卯荀子曰奪然後義殺然後仁此皆聖經賢傳不諱殺之明驗也然殺不難以當爲難當不難以察爲難與其不當殺而殺寧可不當生而生如有囚焉不當生而生有一皋陶來登時即可補殺也不當殺而殺後有千百皋陶來不能使之復生也足下能保天下之治獄者人人皆皋陶則此論可存不能保治獄者人人皆皋陶則此論可不必存不特此也足下之意欲殺以止殺意非不善也然不知殺以生殺當殺不能殺亦未嘗不從此論而起強暴之徒知穿窬之必殺則明火執杖者多矣知調姦之必殺則行強者多矣知一村人之必殺則通謀合算而數村之人起矣及其既起則王法已窮彼方殺我我安能殺人即如楚中邪教使當日吏能訪察誅一二渠魁或竄逐數十人而其禍早息奈置之不察聽其聚謀生變此時　王師所到動殺數千百人而不畏殺者更如麻而起　國家竟有欲殺不能殺之勢是從前不察之過非近今不殺之過也昔聖人之戒季康子曰子爲政焉用殺孟子之戒齊襄王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繫詞云古之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此數言者皆深思遠慮如日月之經天人必不能捨三書不讀而來讀足下之殺書也故曰可以不存也

漢武帝治盜作沉命法詔盜起不發覺及捕勿滿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皆棄市自此雖有盜匿不

敢發光武使羣盜自相糾擿五人共斬一人者除其罪吏雖逗留故縱者皆勿問聽以禽討爲効但取獲賊多少爲殿最於是盜遂散走宋仁宗時法度太寬蘇洵上書勸上刑殺韓魏公見而不悅曰國家安用此儈子手耶我爲之乃爲歐九所誤此二事附錄一覽

楊文叔先生文集序 諱繩武康熙癸巳翰林

雍正癸丑余年十八以制府觀風受知於程尚書 元章 命肄業萬松書院其時山長爲楊文叔先生知先生爲吳下忠賢之後古文名家遂以所作高帝郭巨二論請誨先生畢其後云文如項羽用兵所過無不殘滅汝未弱冠英勇乃爾余竊喜自負從此肆意述作乾隆丙辰薦鴻博入都與先生別乙丑改官江寧先生又掌教鍾山官舍餘閒猶時時屈先生文宴析疑問難如作秀才時先生亦顧而樂之也己巳余乞病居隨園而先生亦釋帳歸里先生根柢深厚行安而節和所設教處文人蔚興在浙則有孫珠王士俊何承調若而人在江左則有秦大士朱本楫甯楷若而人率皆蜚聲藝苑拾取科名昔人云經師易得人師難求信不誣也今先生去世四十餘年余求其遺稿不可得甲寅七月先生之孫梅溪孝廉裒先生遺集索序於余余欣然讀之元氣鼓盪浩乎無涯得韓蘇氣脈而又能自出機杼不屑寄古人籬下於史學最深料量治亂鑒別得失尤足冠冕百家其必傳於後無疑也惟是先生常向余言康熙壬辰癸巳間雖在長安名猶未彰爲撰太倉相國神道一碑而文名遂以大震今攷集中並無此篇然則先生之宏篇鉅製煬沒者尚多存其小者遺其大者奚可哉余將廣爲搜羅交一鴻以補斯編之缺或庶幾無憾焉且追憶先生弟子不下數百千人人人自以爲將大昌先生之道豈料身後傳名轉託之於當時執箕膺揭之一童子哉然而余今年亦七十有九矣嗚呼

汪心農試硯齋記

古人藏器必有室彝藏樂器則有宣榭蕭子良藏古物則有古齋白太傅藏粟則有廩蘇藏書則有庫此皆

見諸史冊而獨於藏硯之所鮮有聞焉吾友心農主人性嗜古而於嗜硯也尤今年書來道得一端溪石膩理而靡顏長五寸許面有鸜鵒清矑呼之欲活試以墨無所不靡主人愛之深護之密乃於屋之西偏葺小園構突夏使居顏其齋曰試硯階下書帶草茸茸然種蕉數挺取其葉可以書也有桂有松喜其陰可僧潤也其齋後則庋置緗袠尊匜法書名畫取其與古爲徒以類相從也事已竣倩妙手作圖而丐余言以張之余曰唯唯今夫知音遇合之難也大者君臣小者媵侍傔從下至渥洼之馬波斯之寶淸祕閣之玩好珍奇知之難得之難得而位置之尤難兹硯也拳然一石耳已落市廛其不辱於狙儈之手沉埋於奥渫汚邪之所也幾希矣一旦矜寵若斯石苟能言𥁞不點頭而稱謝也哉不特此也一齋之中硯旣爲之主則凡供役之毛穎進飲之墨翟陪侍之楮先生非其良誰敢來耦而且四方之賓聞聲走觀者苟非摩研編削之才又誰敢入崔儦之室與訂石交哉余老矣所藏十餘硯終日策其勳甚苦而卒未謀一廛以居之聞主人之風能無忸愧於顏乎乃記其事又爲之歌曰紫雲一片墮入君家明試以功墨瀋飛花欒欒主人陶元浴素居以軒楹葩華辞布齋之幽兮惟石丈之遊兮石之貞兮惟主人之德之馨兮譬彼良田留與子孫耕兮

近文齋記

以近文名齋謙詞也何謙乎爾穆子司開雕文事也文則郁郁乎君子以懿文德矣彬彬乎通識懿文矣以文名齋何所爲疑而胡以近名穆子曰嘻近之一字豈易言哉近蘭者芳近棘者傷近愚者悖近賢者良我不能揮柔翰掞大庭自著其文而徒揭揭然以攻木爲文以鐫金石爲文以摩崖搨碑爲文是我與文一而二者也不足以爲文也然而居是齋也已卅年矣所往來者商榷談笑者非方聞綴學之士卽摩研編削之才染之久而不覺神移焉相親久而不覺與夢通焉其不得不與文相近者勢也取以名齋我子孫目擊道存從形下而悟形上或勿叛於文也其庶乎余告之曰昔揚子雲作太元經至幽邃也而其

言曰人之與元近者元亦近之人之與元遠者元亦遠之子之志即揚子之志也今士大夫身以文顯而往往得志後棄之如遺遠若萬里然則穆子因技悟道豈不高出尋常萬萬哉吾聞唐職官有鴻勒使一員銜居六品他日穆子及身而貴未可知也即不然而將來繼起者安知其不為趙衰之文乎不為公叔文子之文乎皆可於是齋也卜之吾為欣然作記以待

韓生哀辭

錢辛楣先生掌教鍾山常為余稱韓生之賢因得傾衿相接生名廷秀字紹眞年三十許深中篤行有壺遂風工散行古文余老矣每有述作輒屬其代往往亂眞隨園文宴必招為祭酒同人敬而服焉癸卯舉於鄉庚戌成進士引見　天子命以知縣即用生歸自京師重執贄來欒躃雅拜受業於余余辭焉生曰漢于定國官廷尉後乃北面迎師而學春秋廷秀願學焉余笑而受之又一歲選廣西馬平縣知縣遂別去芳訊杳然聞受印八日死矣余初駭不信繼而其子歸柩告哀方知馬平為粵西最凋劇邑前官負國課至二萬餘金驚悸死骸骨未歸生銜參唱名有少年隸衣藍縷跪泣求退者乃前任公子因飢寒投充者也生轟然心傷遏而顧其兒輩曰汝等他日亦將不免是夜即朝服雉經而亡嗟乎以生之才之學之為人使終其身一秀才一孝廉所得館穀頗足樂飢學道詠先王之風就使循例需次亦尚有十餘年歲月其湛深於學未可量也蒼蒼者又何苦誘而驅之於蠻烟瘴雨之鄉恐仇生者未必忍心若此雖然死生亦大矣生見事不可為辭官可也詭病行可也縱受劾甘處分亦無不可也而何必授命如毛輕生如暫別哉先是生中進士報到時其母死赴官時其妻死路上其子婦死以一官易三死而終之身亦殉焉豈趙岐所云遭命之說其果然耶余終夜思之而不得其故也乃為之哀辭曰

苗乍長而揠兮蘭方榮而拔兮陽示以春溫而陰加之肅殺兮豈造物之不仁抑斯人之不達兮嗚呼噫嘻吾仰首問天天其將何以答兮

祭徐心梅秀才文

嗚呼心梅從遊最久廿載於茲踦隻寡偶如何不祿遽赴重泉回思往事過若輕烟昔君初來少年英妙媞媞其躬侁侁其貌才流經通章志貞教旋歸吳下小別絳紗束修釁至執訊如龐招我遊棹遨到君家君家何所洞庭西麓湖影搖牕山光撲屋為我張飲作魚脫肉愛我詩文篇篇手錄仲海季江弟兄爭讀山登飄渺我放歸舟軒然浪起舟阻中流收帆轉柁仍泊芳洲我有愁容君開笑口拜謝石尤吹回老朽再上樓眠再沽酒侑風代留賓雲還出岫七十二峰都來窺牖手指名山以為師壽挑燈紀事曾作長歌揮予翰墨寫汝烟蘿再越五年我尋鴻爪更挈剛雲重遊蓬島君家賢兄其風肆好彼此妻孥推襟送抱至今閨中津津樂道壬子秋仲篤詣金陵其時省試人競科名君獨逌然立雪柴荊花看金粟宴預華燈小住旬餘依依惜別君馬在門君詩在壁方盼重來豈期永訣君生世族家本華腴敦宗睦鄰孔睟孔愉辭包分產鄉緩為儒兩番獻賦運阻　天衢生計折閱羣從析居研桑心計未免憂虞昨春握手面無見膚正思刺探近狀何如忽然訃至使我心驚晨燈先滅夜燭空明他時扶杖吳苑重經法虔已喪支公傷傳嗟余老耄越疆難弔對此江流中心是悼何以招魂哀詞一章將何嚼墨哀淚千行哀哉尙享

小倉山房續文集卷二十五終

隨園三十八種

外集卷一至八

五

[illegible]

小倉山房外集

[illegible]

光緒壬辰年陽月

小倉山房外集

張元方書

勤裕堂交
著易堂印

序

隨園先生古文三十卷以駢體六卷爲外集命英序之英按散行文尚矣然體裁必相題而作常讀韓昌黎黃陵廟碑柳子厚湘源二妃碑索索無味令人不得不思王楊盧駱蓋題本僻詭難以質言而表啟賀謝之類無甚意義非徵典不文非耦語不莊先生于此體不多作亦不輕作存者若干古藻繽紛大氣旋轉足冠一朝英擬學李善注文選以公之于天下苦讀書不多未敢貿相妄測乃先爲之撝其立言之旨而箋釋之功姑俟諸異日常州受業門人翰林檢討李英拜撰

題隨園駢體文

飛書用枚皋典冊用相如子雲實有言兼者其誰與文章有儷體六經開權輿凡物比奇耦整散爲密疎取材各有宜載道無差殊揚馬盛西京班張冠東都典論推七子繼美稱庾徐皆作七襄手共握璇璣樞袁公秀江東珥筆游蓬壺是古制誥才學士同中書顧以沈宋身出曳龔黃裾仕宦忽不樂買山賦閑居栽花作友朋列屋成書圖發揮巧匠心結構隱退廬萬卷園一身才氣橫太虛位卑乃著作李翺言有諸詩文積三篋億萬光明珠談笑出五能霑溉卿大夫戶臝筆硏陳瓶甕楮墨儲皇皇四六文雲霞相卷舒百家入篋縷羣史供庖廚一索貫萬錢任沈顏謝俱文律一動搖宮商卽奔趨詞源一沃蕩河海咸灌輸趣昭事益博慮周藻相敷手持注水箭放溜決川渠思風鼓言泉造化不得拘武夫與悍卒願爲老鐵奴序傳祖十翼表啟根三謨銘志列俎豆廟碑鼎瓊琚以意立眞宰以氣爲匡扶彩繡赴纂組英華恣含咀花骨屬天稟綺靡亦其餘翡翠戲蘭苕鸞鷟立芙蕖縷綿風月懷曲曲相縈紆此體有正宗不收歐陽蘇何況陳迦陵祿祿章與吳我胷無書簏我腹非冶爐曾職應付文同官笑其麤自慚張伯松不識揚雄徒公文我獨嗜負弩充前驅敢學皇甫謐佛頂强加污乾隆己丑落燈夕館後學蔣士銓題

小倉山房外集目錄

卷之一

表

擬乞假歸娶表　爲尹太保賀平伊里表

爲莊撫軍賀平伊里表　爲黃太保賀平大金川表

代江南紳士謝　萬壽恩科表

序

鷺脰湖莊詩序　萬柘坡欒于集序

送姚次公刺史之景州序　許南臺悼亡詩序

卷之二

序

贈樊生序　尤貢甫出塞詩序

紅豆村人詩序　周石帆學士西使集序

繡餘吟序　送梅循齋總憲歸宛陵序

李紅亭詩集序　岳水軒詩集序

陳古漁詩概序　王郎曲序爲溫皆山吏部作

卷之三

序

尹公七旬生日授文華殿大學士序　孫小致簪花圖序

尹似村公子詩集序　竹軒小集詩序
送尹太保從兩江入閣序　瞻園小集詩序
敘楚江詩序　瞻園兩公子送行詩序
尹文端公詩集序　熊燕泉觀察詩集序
祭文
代渤海相公祭尹太保文　祭吳桓王廟文
公祭襄勤伯鄂公文　祝吳縣城隍神文
祭盧恭人文
卷之四
書
上尹制府書　答王厚齋書
與蔣茗生書　與延綏將軍書
與雨林似村兩公子書　上台觀察書
慰蔣用菴侍御失火書　與楊蓉裳兄弟書
卷之五
啟
代許方伯爲高太恭人徵詩啟　謝金撫軍薦博學鴻詞啟
擬責旗斷謝代將軍啟　謝薦擢高郵刺史啟
上尹制府乞病啟　爲黃太保賀經略傅公平大金川啟

謝蘇州太守趙文山啓　賀尹太保側室張氏封一品夫人啓
謝瞻園託大中丞賜牡丹啓　爲雲華君翠袖圖徵詩啓
謝尹太保和詩啓　謝慶侍郎贈灰鼠裘啓
代請熊滌齋先生重赴鹿鳴啓　募修成仁菴疏
卷之六
碑
任勇烈公神道碑　御祭卞忠貞公墓紀恩碑
重修于忠肅廟碑　兵部左侍郎凌公神道碑
東閣大學士蔣文恪公神道碑　六營公立兩江總督尹公去思碑
餘杭諸葛武侯廟碑
墓志
莊西麓先生墓表
誥封奉政大夫江南左營遊擊孫公墓誌銘　誥封資政大夫常德府知府張公墓銘
誥封奉政大夫丹陽縣知縣魏公墓誌銘　汪君楷亭墓志銘
客吟先生墓誌銘　聰娘墓志
卷之七補遺
代祝兩江節相渤海公七十壽序　陳逕南修禊詩序
金賢村太守詩序　悔軒先生六十壽序
謝渤海相公元日賜鹿豕鵝鴨等物及福字啓　爲章太宜人七秩徵詩啓

郡文學呂君墓誌銘　孫薇省亡妻王孺人墓誌銘
徐君禮珍墓誌銘　陳淑蘭女子詩序
劉霞裳詩序
贈儒林郎翰林院待詔厚齋項君暨姚安人合葬墓志銘
贈中議大夫孝廉隱谷孫君暨范太淑人合葬墓表

卷之八 補遺

禮親王世子詩序　思元主人詩序
陳檢討塡詞圖序　宮閨雜詠序
清娛閣合刻詩序　公祝奇麗川中丞五十壽序代
恩賜世襲雲騎尉羅漢門縣丞陳君墓誌銘　重修錢武肅王廟記代杭州李太守作

錢唐袁枚子才

擬乞假歸娶表

臣聞五筭徵民嘉禮首隆牌合三清論職詞臣本屬閒曹故知納幣親迎卿士可以入告越境反馬春秋不譏曠官況乃宦在婚先妻因夫貴釋褐與結褵並賦花釵與爵弁齊明長源成婚北軍供帳敏中來歸金紫迎風凡文人未有之榮皆　聖代遭逢之盛欽惟
皇帝陛下兩儀合撰三皇如春秉龍德而山澤通吹鳳管而雌雄應雖上林鳴鶯無不帶露雙飛即太液游魚亦各銜恩逐隊固已民無怨曠草盡繁蕪臣西浙童牙寒門白望十二歲舉茂才二十歲舉鴻博樂昏未擾即來觀國之光皇雅未歌無暇房中之奏是以十年不字三族無虞藉瑟琴平學道之心懼兒女累風雲之氣雉朝飛而有曲雁宵奠以無聲茲蒙　皇上聖恩選臣爲翰林授臣爲吉士才非李白登七寶華牀學愧康成註三商昏義采蘋采藻方陳太史之詩一陰一陽未卜家人之卦因五夜之待漏驚三星之在天愧六禮之行遲感九重之恩早賜面藥口脂於漢臘男子受之而不芳考褒衣褕翟於周官鯫生讀之而有羨蓬山風冷東觀宵長簪筆則金粉飄零早朝而衣裳顛倒偶然割肉無可相遺即賜沐湯不願居外青綾被好孤熏郎署之香黃紙緘封虛貯孺人之號儷侶疑其命隻中消笑作童眞如臣者想亦媒氏所平章相公所調變者歟今乃故鄉冰泮下逢書來或盼遊子以倚閭或布几筵而筮日鄰孝衣錦晝可還鄉兒饗君羹歸當貽母承筐無實已歸妹之衍期有女懷春非吉士其誰誘而況單鳧寡鵠豈宜濫列鵷行介特孤丁未敢纂修吉禮伏求　皇上賜臣歸田之假成臣合卺之榮雙鳳闕前許借飛龍之廐三神山下輕回弱水之船取清俸以陪門五兩不過幸陰臣而拜闕九十其儀將見燭撤金蓮光來天上袍披蜀襭香到人間史筆催妝銀管耀青廬之色天錢撒帳女牀聽鸞鳥之鳴當天下有道之時我

黻子佩趁父母俱存之日男唯女俞明年春水生時亟指微臣來日步八磚而即至不敢迷花歌味旦以
趨朝同聽警枕

爲尹太保賀伊犂盪平表

臣聞王者大一統之義春秋復九世之仇古之聖人握金鏡秉神機固將亭毒八荒廬牟六合也然神禹
導河不過積石秦皇立界止於臨洮軒轅轡野之師高辛觸山之務成湯三朡之伐周王鮪水之誓雖智
竭囊底而功止寰中未有我武惟揚窮天之界如今日者欽惟
皇帝陛下一人有慶五嶽無塵海水不波問摩訶無使者青雲干呂知中國有聖人固已絕地通天瞻雲
奉律矣惟準噶爾夷部僻處西陲跳梁沙漠稽兩朝之文化煩　列聖之天心楛矢來庭則許甘松之互
市赤囊報警則鳴環鐸以專征張弛異宜德刑兼用亦以事機有待夷性難馴故也今天誘其衷神厭其
德達爾扎與達瓦齊等篡弒相仍風災迭起撐犂不識敢倚天驕朝定無人自然鳥散車棱吳巴什等率
衆投誠阿木爾撒納等領軍踵至或吹蠡享使或剺面請兵或失鉢請除一官或燒當願當一隊國中牛
馬盡向南眠天上旄頭早看星落五單于爭立是匈奴降漢之年九節度出師正回紇尊唐之日我　皇
上擴覆載之仁不置遠方於度外運照臨之智早悉此虜於目中於是牙璋先頒金玦獨斷贊蔡州之伐
惟裴度一人計烏桓之兵屈陳湯五指從竈上騷除瀚海取灰盤指畫天山歸漢封君斂關者即加顯擢
袪衣作衛鳴鏑者俾作先驅西北分兩道之兵聲勢動九天之上如太陽之沃霜雪所過皆消譬久旱之
得雲霓歸來恐後蛇矛未拔銀鶻先奔逐窮寇而狐尾頭低草降書而羊皮紙盡但整六師而返不見一
虜而還萬馬禁聲盡解鞍而蹴踘諸夷無事將買犢以耕耘開甕門招壞奠之臣取流沙爲附庸之國惟
聖人之德大斯不怒而威亦王者之功高故有征無戰踐龍庭之草露偃春風出玉門之關花開內地伏
念我

聖祖遊滅延佗河西遺種我
世宗窮搜靺鞨黑水留州凡　祖宗累年未竟之貽謀皆　皇上一旦纂成之鴻業金山擒車鼻本文皇
漏網之魚渭水謁單于慰高祖平城之憾被我純纘戴我金犀飲朱提者三千人而未乾置驛遞者六百
所而更遠從此受降城下新來冠帶之民都護府中不用防秋之策禽黎呼毒望氣來庭煎犂黃幄聞風
請吏拔銅柱以掃地取金人而祭天化此甈爲孝子順孫何嫌荒服呼中國爲僊宸帝所都恨來遲臣職
任兩江神馳九陛想北闕凱旋之日正南風解慍之時愧臧旻之才遍數三十六國譯朱普之句敢增千
百萬言一曲鐃歌聽筆動於太史兩階干羽願增喜於　龍顏

爲莊撫軍賀平伊里表

臣聞時不可失而知幾惟聖人功有非常而止戈惟王者歸邪星出國有降君騶虞獸來邊無烽警是以
漢臣中西域而立幕府唐皇取松外而置縣官猶欲刻玉燕然鐫金青海況單極以外漬維之苗率土來
歸無思不服求之邃古實所希聞欽惟
皇帝陛下八紘靜塵十洲澄鏡久已填盧山於赤縣擁狼望於黃圖惟準噶爾部落遠恃流沙荒驕大漠
屢稽質子不供包茅我
聖祖萬乘親征掃蠮螉之絕塞我
世宗五兵暫戢貸烏鼠之餘魂如後漢之與南夷七擒七縱比延光之於西域三絕三通未嘗不以丹水
之師遠期伯禹崇墉之伐深望姬昌也今達爾扎自噉焦梨達瓦齊形同尸逐牛羊不壯知突厥之將亡
魚鼈無橋識東明之不渡坐金牀以望太歲星拱中華祀猳豭而問大神巫誇漢盛是以車楞烏巴什與
阿睦爾撒納等或舞天先至或嗅地旋來當是時也五幡遺孽只用箠笞九寨旋風但需鞭打倘杜崇拒
單于之上表則安國必捲帳而自驚班超還疏勒而先歸則黎弇以遠漢而自剄懷皇仁者雖歌棨木議

國事者爭棄珠厓　聖上以爲非常之原黎民所懼先幾之務惟斷乃成在貞觀之拒康居雖云量力而
建武之辭西域終少雄圖乃射苑竹以卜西羌推棋枰而決大策鞬盾一載龍驤十重網設周陆軍歌鐵
撥以覺項爲前導故知吐谷之風沙假北鞬爲疑兵遂抵焉耆之巢穴周道如砥濞將皆飛反首芟舍而
奔者膚行如風繩行沙度而來者視道若咫收黑山四百三之部落躍朔方十八萬之旌旗雪嶺橫天上
下搜而全無虜跡賢王伏地左右視而都是陪臣築三受降城置五屬國府使漢家長無北念信中國果
有聖人數武庫之兵未遺一矢計鬼方之克何有三年檄傳古莽而猶驚碑借崑崙而尚小凡魚支之鞞
婆皷之樂鐘封三目耀扶兩頭朱蒙爲河伯外孫老胡號大荒樸父靡不分頒將士徧列郊圻圖王會於
明堂坐舌人於門外陳牲告廟慰
列祖在天之靈晉冊承歡加
聖母深宮之膳捷書夜至羣臣悟怯戰之非　恩旨朝頒天下以從軍爲樂臣伐吳定策既有愧於張華
平蔡刊碑又有慚於韓愈願譯歸義之章隄官隗搆更歌奉　聖之樂獨鴿琴驃庶申雀躍之忱聊補鐃
歌之闕

為黃太保賀平大金川表

臣聞天地生成溫肅並行之謂道皇王敷化神武不殺之謂功德至聖則股肱之効力也神化極隆則宇
宙之包容者大欽惟
皇帝陛下秉神機而理百度握金鏡以御四方震旦國中金輪光湧指南車上鐵轄痕消久已四海鵜居
八荒蛾伏乃逆苗莎羅奔艮爾吉等夜郎自大邛竹未供幪賧駒支漏洩之謀走嬰諓鷰叢之路以爲湯升
陑野巢伯可以不朝禹會塗山防風且將後至　皇赫斯怒我武惟揚街亭撤馬謖之軍巴蜀用崇文之
將設金方一道從枕席行師聚米殿前早見丸泥之狀借箸籌闈內預知沃雪之功蓋王者之兵原不得已

而後用非常之將亦秉成訓而始行則有經略臣傅恆穆行忠矜義心清倚雷符星斗光顏自有旌旗干欃戈矛賀齊別爲文畫磨劍則崆峒飛雪彎弓而太白揚眉金槊爲之開山黔嬴爲之領路斬皇甫文之頭先除謀主超張須陁之柵多用奇兵百尺井闌射公孫樓上千羣火雉投姚襄陣中周訪之兩甄忽鳴光弼之三麾至地山形拔而不假五丁之力天網密而但求一面之開正月初六日逆茴面縛詣大軍乞降當是時也雲捲天衡日生倍璠砂能表赤大書北向之旗水尙知歸敢射南飛之雁在諸將以爲獸將入檻雖搖尾而法無可寬在　聖人以爲鳥已含環既投懷而情難盡殺蓋當日之興師也原非貪其土地入民而必置之於死故此日之受降也實不忍其悔過服罪而姑宥之以生於是廷光城下馬燧披襟回紇帳中子儀免冑姎徒齎至捧牟賞以趨蹌穢人兒啼擊蒙排而泣下傒錢賨布爭貢包茅渝舞巴歌長饕槊木赤眉得不死之詔南人無復反之心火鼠窮郊留將軍畫像元蹄外境傳露布風聲羣猺聽飲至之文吹蘆相告野老讀班師之詔鼓缶而歌大凱來旋策勳告廟此皆我

祖宗在天靈爽暗靖妖氛我

聖母覆物仁慈挽回和氣故能有征無戰惟斷乃成念切顯揚式崇　徽號宣仁家法安邊塞於宋朝太姙徽音贊嵩征於周伯輝生寶冊喜溢彤庭臣未列銀刀空名節度願供金版上佐秋官羌女阿陵曾隸章皐之籍夷男始艾愧無仲郢之功遠百辟之班聯心知舞蹈獻九天之春酒花滿江南

代江南紳士謝　萬壽恩科表

蓋聞聖人御世八荒在壽域之中王者掄才三物重賓興之禮是以姬王受命蒸髦士於岐陽漢帝祈年辟孝廉於郡國莫不丹魚在藻翠鳳含綏然而成周辟在方隅空聞宴鎬泰元增受神冊但說呼嵩未有際　兩聖之昌期靈晟並耀展九乾之文運汨作重書以八千歲爲春秋將五百年得名世如今日者也

欽惟

皇帝陛下如日之升慶六旬於今歲
皇太后陛下如天之福開九秩於明年凡橫目冒形者靡不羣歌佛誕郎嚴居穴處者久已如登春臺矣
乃
皇上聖德謙冲孝思維則一切有司奏行 恩賚爲而不有統於所尊禮也 詔庚寅之年開甲乙之榜
黃封頒下白首懽呼惟大孝以天下養親故慶典悉遵 懿旨惟聖人以人才治國故賢書首列 恩綸
淵採菁莪不羨蟠桃之色廷收杞梓益增壽木之華以多士之絃歌代雲仙之羽奏以文昌之奎壁當貢
物之承筐玉截萬隻以非奢珠探九淵而愈耀枝枝丹桂飄香於王母筵前戢戢龍魚跋浪於老人星下
於是黃髮耆艾之士莫不乘景運以同升方聞綴學之儒亦各有喜色而相告臣等生隸江東忝居文苑
或彯纓擔爵世受 國恩或解綬懸車引恬鄉里捧 璽書而感泣率門子以觀光祝軒鼎之長生齊呼
萬歲喜周官之大比不待三年所有感忭之忱謹以表謝

鷺脰湖莊詩集序

夫金石之載不殊而諷詠之情匪一故思綺者春榮學哀者秋厲音和者鳳噦絲寡者繭悲引氣不齊意製相詭各家之旨斷可識矣若夫游雲無質五色兼麗崑竹久淹八風齊協微循羣雅喉衿六藝搜仇索耦能者誰歟丙辰歲
天子張天網以羅八紘握金鏡而闢四門予正廚佾履而來都下遇王梅沜讀其詩倜倜然氲賁乎錦繢彯彯然履綦於欃槍研閱以窮照含章而司契楚豔漢侈殆具體焉爾乃解巾吳會弭筆燕臺仲宣履至公卿爲之擁篲平子歌成洛下於焉卷舌且復負雞次以西嬉歌闌瀧而晉適澄神道岸回志元祺生死多羊舌之仁慷慨重侯嬴之義其所述也如彼其所蘊也若此使之吟鶯陪軒鳴蟬映鬟驕靈賁入室共應劉待詔張皇發揮元元本本胡盧厄焉乃昔者同登明光之殿對食大官之餐裳以弱冠之問物色賁

生遂因運牆之謌通好列子亡何黍谷方吹豐城氣掩東陽未晞北溟翼戢臥龍具以忍寒握蛇珠而罔耀感奇律之不采抱梯黃而莫卜與鄧康辟者比牒皆爲宰相同高允徵者連名半屬公侯其能無撫髀而嘆八騶兇柱而看三匝乎雖然珠之藏也不久不能矚重淵之深劍之割也易用不能致蛟龍之惜故白露之思蒹葭之隱也俎豆之馨叢蘭之敗也今梅浒內學七緯外過八流其藏身也鮒入而鯢居其治行也春規而夏矩入則流黃體素陳焉出則烟阜雲隰覽焉宜其因情生文上符三百之旨緣隙奮筆流爲千載之觀彼夫車赫馬耀傳呼甚寵而寸枝不入鄧林尺渠不登山經者何哉豐嗇之遇殊而大小之報異爾或者傷 國朝諸老慓忽代謝竹垞南淹阮亭北逝不知璧不並耀駿不雙馳根斷靈苑秀擢江波所謂長麗去而宛虹來躍靈淪而望舒睇夫固有繼之者也而況夫大雅之運豈偶然哉

萬柘坡欒子集序

夫神之所至百骸聽焉志之所壹萬物避焉故聽愈審音不聞暴雷之駭變入運斷不見疾駒之馳士有握瑾瑜懷芬芷絕地理撥天庭抗才金碧之上弭節江湖之下悈悈元首務諧雅奏之和落落凌亂詎假繁音之會則吾友萬柘坡其人也生而醇粹第作其冠長多思聞溺苦於學參六家之要旨窮五際之絕業遊目竹素殫心忽微故能含孕嚴徐凌轢崔蔡懸黎不見池隍耀繼起之寶皇娥歲淹夷光矜代出之色惟古於茲亶其然矣然而憶日月之煙忽追縞紵之伊始時則迅秋標爽嚴鼓應節石渠廣鴻生之召郡國有文學之徵僕與柘坡解巾之郡削牘受辭魚集龍門摩游鱗而認隊馬來西極銜長鬣以得朋所爲傾蓋於程生締蘭於謝覽也已而扶搖同志修翮互殊或霞舉於嘉禾或翰飛於粤嶺赤堇未錮齊踊躍於洪爐白鹿可尋仍渺迷於蕉葉東隅已失南金不雙宜乎鮑申跪石而吟伍員兩袪而走矣而柘坡方且得不挺心失不表色結情禹井延首舜梧考元唐隆谷之瑰奇辨封鉅大墳之原委忘陽數之摽季扶元音於正宗空谷霜零蘭性甯其隕貴崇邱鳳靜椒林於焉露芳抒懷而貊其音說學而振其采詩若

千卷幾幾乎韋孫許之風變太元之氣焉且夫瓠瓈託絃以流韻痛知音之難也師曠審鐘爲不調嘆逃聲之易也柘坡鄙硯散之五降美棣通於八風既煉滓以澄音亦鎔金而飾貌考之梟氏槩曰欒于震沸牢之砰磕招銅山之遠聞他日鱗鼓南郊軒宮北斂發揮韶濩洪宣陰陽則夫聲震三川力迴九象者其在斯人歟其在斯人歟

送姚次公刺史之景州序

景州領定遠之軍連青齊之甲走幽冀之道當德棣之衝

天子以唐代武功必資姚合漢廷黃霸亦號次公遂降璽書馳龍節命公移篆建康建牙渤海五馬從大夫之後一鶴與先生並行所以簡賢俊重神都也夫元黃自炫者玉之奇匠石必顧者木之用故庚桑入楚風移磈磥之鄉張楷居雍俗號公超之市公以何比干之符策楊於陵之家世坐有揖客門無雜賓朔來朔來本門子之恩蔭郎出郎出爲捕盜之督郵三任繭絲一從征伐襄城劉令謂之不煩宏農桓公稱爲長者王修知變魏武以之自隨虞詡入城朝歌因而解散其吏術也若彼其武功也若此加之居句如矩在約思純比性鴻毛方義熊掌有公綽之廉史魚之直焉乾隆十六年

天子南巡公于夫爲吏七萃從戎凡申明之木壞奠之事攝袨抱機之視侯遮扞衞之儀一切供張罔不肸飾遂乃歌傳於蔫名記王邸超授非因歲遷除拜悉從中出蓋六粲十雄之報最方牘薦之風馳而三公八座之交推已得州如斗大將以東阿付黔夫之守高唐覬樗子之用豈徒黃金横帶遽喜遷官白鹿夾輪將期入相而已哉然而使君活汝父老哭於碑前賢者遷官百姓爭於境上房君去而味變井泉之甘虞公歸而雲藏海石之彩未免持靴雪涕輦粟連年謚馬司州占珠合浦民之髣公之德也其能已乎僕同鄉識面共事知心元武湖邊各持手版小倉峯下先築瓜廬行矣孔璋飄然賀監白雲飛而故人遠朱琴彈而聽者稀嗟乎空山𪆟鶴本無戀於烟雲芳草芝蘭終有情於臭味送花間之車馬絕海上之蜻

齋謝齋此中秖宜飲酒茅容以外誰與交言所期抗手此時班荆他日訊雖兩絕夢或魂交君望孤雲知安石之不出我瞻紫氣卜老子之仍來

許南臺悼亡詩序

同爲聽鼓應官之客夜起恆多勞有禁寒惜煖之人衰年忘老一朝白髮忽斷朱絃女牀之鸞鳥不鳴牧犢之朝飛有曲此我同寅南臺悼亡之所由作也夫人朱氏內嫺四教外副六珈乘几無違施鞶有訓秦篝齊絡雅善平章樂旨潘詞應如影響佐夫爲善寫安公美政之碑教子射科上蘭英中興之頌叔姬賢著三諸侯爭來媵之薛侯寵多七孺子爛其盈矣爾乃服帝休之草無避夕之嗔坐銀鹿之兒有緩帶之樂南臺雖葦雌之粥粥偏故劍之依依神君一言敬爲畫法白茅三復奉若金箴可謂雙棲不死之牀永願同功之繭者矣何圖疾風吹竈竟占主婦之災青鳥傳書遽速上元之駕桃殳插首齊俗先驚白李簪花吳娘共弔纏綿性在繅三盆手而蠶尙牽絲殗殜病成與九萬錢而醫難爲力兼之客兒佛婢娟嫁未終約指彄環零星棖觸金箱脊掩成君之衣補何時象笏朝回方領之繡痕宛在此在一往情深者尙且聞而結轖何況三生牉合者能無腸搖消湯也乎於是天錫小名自稱獨活子瑜厤孽不許長生枕約木以無聊服牽機而雖耐離當昃日盈易高歌賦哀蟬落葉之章寫鳳靡鸞吪之恨心非孤雁照影驚秋聲似霜鐘因風奏曉是知元穹倚杵不能蕩此情波碧海成桑未必乾斯墨淚者矣僕並轡白門通家江左德操命寵妻作黍不辨主賓文通爲張稷徵歌但遮簾幔雜佩貽來想見斯人賢淑入宮不見難禁老子婆娑夜飛蟬在贈杜甫以無因世子書成向外黃而誰寄解愁有志分痛無方誦金鹿之哀詞贈玉臺之小序公平自愛休傷兒女子之情僕也請前聊表君夫人之德

乾隆二十年

送尹宮保熱河陪宴西戎序

天子平伊里幸熱河受昆彌之降賜呼韓之宴　詔曰江南總督尹繼善厚重有體來與斯會足壯觀瞻公聞命黃閣束裝青溪桓温北伐百官祖道於南州潘岳西征同僚賦詩於金谷禮也敉伏考唐太宗身幸靈州納降回紇漢武帝親臨瀚海獨當單于其時褒鄂碩佐衛霍英賢莫不司空奉籙條狼警蹕酌醴犂而共醉歌棨木以宣威良以倚漢如天有班超而後功定望君若歲見葉公而乃民和非徒冠冕河山亦且彈壓邊疆我宮保夫子黃閣誕雲紫宮執斗神化丹青草木知其名姓亭毒元氣外夷問其起居帝愛文獻恨不處之禁中朕召德林昨日祝其夜短　皇上見戎容暨暨思黃髮皤皤召洛邑之君陳徵南郊之義叔乘三皇斜谷之車張百神帝臺之樂皇人受穀衢室開尊時則神雀宵鳴歸邪晝見窮天俘玉磬地呼嵩舌人鳧趨叉閭鶴列凡雋燕之翠壽木之華滑國之金牀條支之鳥韓木熙拔河之戲婆駝力華之曲莫不羈縻布列雲動雷屯伊里者西戎一大部落也兩戒所未收八埏所未囿茲乃駮瞿奔䎃賜賧酣嬉比狼膍之嗅塵同鰅俞之飛耳未謁天容先望星辰之色已瞻日角兼看岳瀆之神見風牧而軒鼎非遙識皋夔而堯眉可想公繡衣垂蹻琛版宜窮潤之以傅說之甘霖温之以趙衰之冬日示之以周公之狼跋耀之以尚父之鷹揚驚狀貌於王商眞爲漢相聽音聲於景略無愧唐臣洵足以顯作長城隱若敵國且夫防秋者無全策綏遠者貴定謀是以突厥入衆魏徵諫留河南西域使來班勇請加都護或治城烏壘或置郡朔方食少則充國屯田兵安則孔明撤衛凡事後之金湯皆先機之籌算公三商待漏常候色於宸慈五日詣臺每參謀於黼座正可以定形方之訓進徙戎之策安全梟散慰撫華離使一庭永空萬年無事豈止羹調御手人慶龍光酒賜銀鍾史褒風度而已哉茲者野廬橐橐元戎啟行萬里秋霜凝照於九花虬上三邊勒勒收聲於一品集中西寇折心中國大有人在東山翹首袞衣早望公歸

錢唐袁枚子才

贈樊生序

當短衣楚製之日而獨冠夏后之毋追嘗羔䩜戲胎之羹而忽捧魯人之梲巖吾知雖負牀之孫亦欽欽然口呿而舌繅也況夫心古雲罍道高龜玉干飾廉隅秩秩見於面目馳驅文囿駸駸欲度驊騮如吾里談樊先生者能無逃焉先生秉植鰭之雅容蘊吐鳳之靈質鉤河摘洛浴素陶元凡夫五木之攻三牙之辨十祺之筮九候之醫旁行敷落之教重差夕桀之術靡不巧栂周流精心冥造信文學中茂陵之唐生九江之祝子也爾乃年周七旬身老三舍損蘭本於西馬閟珠光於重淵登高作賦不為大夫慨奇多聞僅淹區里鄭綬為儒呻吟裘氏之地王褒負戴磬折安邱之衢奉製錦之纖手暗敝紘之逸曲乾乾日稷甚矣吾衰彼夫士閞不知七星王平但識十字者或且跨天下而無靳策高足而相凌焉豎以為明觭偶不忤升沉之數疇測之哉今夫借隱為顯者黔天之象也養苑於枯者富媼之神也圉馬不乘方臻彌年之壽幽蘭當路難保經時之芳假使星有少微世無處士卦名白賁占少幽人齊設九賓少稷受玎公之召堯咨四岳許由呼負黍之車呂尚早聘於英年宣尼大烹於陳蔡將何以彰聖哲之瑰奇偉二儀之奇閎乎先生明其然也自道不辱之謂貴無求之謂富屨絢冠鉢駕說人天屈後荼前無閟巾褐鴻文無範相羊翰墨之塲老漁少波韜晦林霞之迹蠟屐訛而黑矣板牀銳而逌然常將論語代薪不向胡奴索米空波白鷺絕頂孤松未足方其高潔也然而經師名著貌執入欽朵薇多先鼎之呼負笈半從遊之彥三千太學爭奉嵇康五百門人都尊郭瑀雞籠山色次宗之室常青槐市春風伯起之堂斯煖無勞影質各授咫聞束修牽羊童蒙求我譬之霜鐘水沒終留待扣之聲仙桂巖棲自有流香之所於以養夷白於以變丹青於以嚌道眞於以廣津逮周冢宰以九兩繫邦國其四曰儒以道得民者先生之謂也豈非拔七

繆之布華過九旒傳一卷之書榮勝千駟也哉彙之百篇蒼雅張霸獨善九變律貫京房尤精長君手著神淵伸獨口吞爻象滿堂蝌斗龍威靈寶之書半壁金箱沮誦佉盧之字不必飲終北之神瀵著躋虛之龍禨而早已爭年黃帝之兄高比季心爲弟矣月逢長至瑞慶懸弧圖應三陽禮先一飯艾歷覝胥者徵𦟜而來黎類樹領者黎收而拜先生在貧如客著手成春亥字親書辛盤小侑樂可知也僕當䇂單之年早知齊越每過賃舂之市定訪公沙呼范雲讀秦望之碑求孔晁釋安釐之簡道尊先進心契後凋爲張儀祝千秋學趙孟作一獻沃君僎爵將取陵陽太極之泉寫我徽言亦須黃玉綠純之冊

尤貢甫出塞詩序

夫審八音者以金聲冠石序百家者以笳拍續騷隋文品清商爲華夏正聲漢武置鐃歌爲軍國雅樂塞上之吟由來尙矣然而不過陰山難歌勅勒未通西域誰解婆駝古之人未嘗奏變吼於房中寫邊聲於里耳是以賢者好遊詩多束髮從軍之句男兒作健吟到中華以外之天尤生江左名士眞州少年心事拏雲文章射策獻五角六張之賦貧類朝霞答三桓七穆之文博同平一賜上方之文綺遂得召於金門康邸河間慕才竟陵好學樂賢堂上孝綽圖形忘憂館中鄒陽首坐屏風未賦罰升酒以何辭公讌詩成泛浮瓜而自喜巾箱九案惟陸澄之能搜錦被十重祇劉峻之獨數甲戌歲

天子親謁

三陵望祭長白大蒐於塞外禮也王率八能之士扈七萃之軍贊明堂大祫之儀領異域朝天之隊生乃寬饒短服稱娖從行子春單衣嬋嫣龍往奉辰牡坐寅車望木葉山經黃龍府斯時也平沙萬幕明月起而當天甲帳千燈旄雁驚而墮地日名笪刦星辰當晝而忽明馬被霜封絣鬣侵宵而不見生以鞍爲几磨盾作書瀹袍鴨綠之波滌研珠山之雪彈來朱鷺便唱新聲擊罷黃麞已成樂府鵰看作字飛來大鷁之山馬助長吟噴出流沙之玉揮毫素而羊皮紙盡飛咳唾而眞珠帳空豈徒識鼮鼠於終軍記隨兕於

卑子也哉雖然豪宕者境也俶詭者才也才之不存境將焉附倘絃幺徽弱強歌大角三章壺哨鼓儀自詡橫吹一曲構雲屋而材樸舉周鼎而臏絕與題不稱豪釐惑焉生竟筆張牛弩手挾龍文行間作金鐵之鳴言外肅風雲之氣聽其音可以躍鯨賓於水上充其量可以降白雪於空天眞不愧海上之崔駟軍中之孫楚矣今者明駝千里送子還鄉秋駕三年遂君初服攜金鞭而示客尙帶霜痕擊銅斗以高歌恍疑羽奏北平射虎之將半是故人野廬行炙之觴未乾殘瀝遂乃回頭沙漠擪笛江村集出塞之篇付開雎之手歌諸清夜長城之金柝如聞譜入琵琶絕域之關山在望

紅豆村人詩序

夫思王不序典論之書何點不知小山之作家庭標舉達者嗤焉然而同峯聽雨分樹看花雖弇雅之才難實吾斯之能信吐珠於澤誰能不含似蘭斯馨願詳所湛豈有自矜月旦擅文休而勿孝孔身池塘置阿連而不夢者乎則有張家鷟鷟穆氏醍醐號紅豆之村人爲吾家之臨汝采綱圖宅早有奇徵騎鹿入胎羣驚英物視愛同采蜂之事遊善如原叔之甘唾地而文成三篇擊鉢則燭留一寸風神元定愛齊梁之音藻思芊綿追漢魏之始詩之作也僕有感焉當夫大阮西征永辭家美遺奴落地便伴姨徒寄薩保以錦袍音塵如夢泣邛南之竹杖相見何年弟匪徒秋士悲秋兼且越人安越矣亡何僕以徵士之車折灕江之桂鳳凰蠟下裁抱僧虔熨斗襦中更奇康伯叔也㞕需於側兄乃見溷而行從此荊樹重分河梁再別雙旌萬里一面十年覽揆晚而郎罷先摧免乳遲而摩敦亦老孤兒有曲野鎚無烟龍具爲衣馬入作伴瘴雲似墨誰送賈季之妻孥葛帔披霜空抱王孫之飢渴雖狐有首邱之想水尙知歸而鼓無記里之聲地雖縮短飛奴不到沉沉連錦之書小子勤咍脈脈阿干之唱僕乃百綠遠寄雙槳星馳如逆椒鳴班荊楚地自同聲伯爲食鄭郊起渴葬之楄樹喪迎穆伯走皈關之玉節私召陽生弟於是闉闍呼車昌披稅駕身猶楚服口尙侯音見故里之枌榆恍疑前世拜祖宗之邱墓哀感旁人觀者疑返讀之文姬識

者嘆承祧之趙武當是時也春秋書季子來歸晉史記陶潛隱去靈寶之成人倚乎監河之分潤無多款段籠東少游哀汝文戰再北鄧禹笑人一枝筆乾舉家鶴望弟於是重驅策彗再撲蹈沂王粲遠遊騎馬登樓之恨元瑜書記殘羹冷炙之場嘗世味之顚頷聽河流之鬱勃記往事於龍華小刼求知音於碧海青琴身賤恩多天寒袖短堂饗不御畫燭難明歌纂纂以星沉唱嗚嗚而雨泣人之情也其能已乎加以天性風華餘波綺麗何郎粉不離手荀令香能染衣長言則河女三章開卷則王昌十五丹心寸意驅烟墨以如飛流管青絲繞虹梁而不落量沙易竭下筆難休金鹿詞哀玉臺體豔人恐繁華流蕩君子之所勿欽我知比興溫柔宣尼之所必采嗟乎人不足而旴有餘才非患少春采華而秋落實學與年增許武未成弟之名景讓宜受母之撻所望焠掌自厲指心得師加弓之九稱俟禾之三變彤魚昌僕窮典誥之恢奇夷鼓青陽表榮華之族姓文章不妨放逸人品故宜謹嚴使薦者謂敏中酷類其兄後世笑僧彌難爲其弟殿中交代有君已是替人海內文章無我當歸阿士

周石帆西使集序

四序秋佳白帝肅江山之色八音金貴霜鐘冠匏竹之聲考祀典以嶽瀆爲尊稽國風則皇華先采是以魏帝清商置令蕭家白藏名通仲長灞岸之篇越石扶風之作莫不抗絕節於高唱穆清風於妙音使者陳詩大夫驢岱由來久矣然而龍山高會誚元子之聲雌鄴下清流恨仲宣之體弱矧復潯陽九派華嶽三峯氣讓風雲何以低昂崔蔡手非天馬不能控駕齊梁苟無君子之九能難往金方之一道石帆先生文貞學士儒林丈人五入東觀三爲祭酒曳屣步星辰之上乘舟過日月之旁乾隆十七年春

天子命公祭秦蜀兩省名山大川禮也公坐筍將衣衿褶借飛龍廐馬權攝行人出丹鳳樓門便稱天使船非樟木豈畏蛟龍身本雲仙何愁風雨烏攏盤羊之所黃金子午之天董仲緩不愧儒梟謝康樂能爲山賊牙璋手捉鐵馬脊鳴訪尺五之雲門飄丈二之圭組潼關四扇射曉日以初開烏棧千盤度青天而

直上蒼蒼在鬟鬬古雪於峨嵋脈脈有情聽淋鈴於劍閣於是移綿州之席則嚴武留賓吹鳳嶺之笙則王喬倒舄亭公負弩驛吏占星爭迎諭蜀之相如共拜入關之李叟公乃酌元流於春澗瘞封豕於秋林築鸞焚而煙墨香䝸縣祭而山川助一梟破鏡八頌占風九河出沒於毫端五嶺盤旋於腕下境無虛接必纂入於文樞景不空描盡雕搜於意匠摩挲銅狄感歲月之滄桑緬睇巫山寫荒唐之雲雨鐫姓名於崖上恍如委宛千言攜西海於袖中不僅韓陵片石復命　天子慶大禮之成付詩史官賡小雅之作編西使集八卷孔子稱誦詩三百使於四方先生有焉僕也三月過秦曾爲賈誼一麾入蜀未作唐蒙恨狹路之不逢羨我輈之先著同聽鈞天之樂而師曠獨按其笙籥共遊福地之春而張華能誌其風物豈無玉笛譏清角之聲怨亦有珠林遜夜光之照遠夔關詠古僉欽杜甫之豪灞上還軍終愧桓溫之劣少行千里譬如自偃旌旗朗讀百篇悔不早焚筆硯

繡餘吟序

繡餘吟者女弟雲扶所作也占歸妹之爻生逢第四學玉臺之體才竟無雙早喪靈椿栽嬰婗而學語來依棠棣遂婉孌以南征弭節桂林之巔揚舲洞庭之渚萬重山翠寫入雙蛾九曲明珠穿成一笑珮璜而浣答子貢之三挑數衽而陳笑丁娘之十索機絕絲絕針可稱神俳歌緩歌詩將入聖繡餘之吟有自來矣爾乃珠簾落葉鏡檻啼鶯銀蒜風涼冰荷燈小或懷兄楚戍或送姊夔關思若流波含煙墨其何託心如結轖假宮商以代宣探蠹簡而粉落雲牋寫蠶眠而痕留斂股結響則女牀鸞咽揚華而織室星飛使戴尺五皂紗定呼飛將倘設十重步障足解長圍可謂掃眉之才入不櫛之進士也已更喜留車無恙反馬初來姬姞耦新蘋蘩齊重三商却扇曙寶鏡以試秦嘉五日采藍詠盤中而寄伯玉紀事則姑恩有曲發言則女史成箴東廂夫壻既媞媞以成行魯國叔姬每雙雙而俱至豈非緣隨性善福與慧兼者與所望集洗麗情經通音義澤髮懷順傳粉道和珠多而首飾有光學積而心聲作采此時香閣助博議成書

他日蘭臺爲阿兄續史將見吾家詩事六宮傳大搶之名海內文宗十哲配宣文之享

送梅循齋總憲歸宛陵序

昔龍負禹圖鳳鳴舜樂終亦潛九淵翔八表冥神霧以遊攬德輝而去何哉身不隱者道不全用不藏者仁不顯也是以祁奚請老子房學仙疏氏供帳於東都廣德縣車於沛郡莫不謝情軒冕畢志煙蘿僕爵深衣陶元浴素若乃三休亭古萬石風高門無雜賓家有令子決獄二百朝廷就之問春秋封事一函天下以爲眞御史則我總憲梅循齋先生是也先生味道之華腴執古之醇醲張蒼治厤算操夕桀之工平子知天手握銅輪之轉傳舉家術撥才天庭奪東方學士之袍騎西第將軍之馬王沉見召馳鋒車者五入渠牟對君數漏點者六刻試之三輔則桴鼓靜黃圖耀其九能則郊天供金版戴胄平刑不愧爽鳩之職勝之按吏更馳東海之軺

天子以爲有伯夷史魚之風使領五墨三仍之首聖無一道毀靜輪而米賊致袞臣只一心侍彤廷而神羊氣勇卿於白起尙惜官乎朕於孔戡知其賢矣公亦沾沾自喜蹇蹇竭忠心爲肺石之函手如屈軼之草周昌負氣直壓蕭曹老璠性剛慣凌房杜方將軒羲帝載麴蘗王風而歐陽名重後生之描畫已多元忠肉甘獵者之網羅無得　天子敬禮大臣護持耆舊允遂初志特予原官神武門前許挂仙人之冠服香山社日教添元老之鬚眉然猶深惜蒲輪眷留鳩杖表爲人望賜毛玠以屏風遣問星文俯承天之顏色殷鐵臥疾密勅往來賀監乞湖宸章餞送行有本末恩極初終鳳闕排筵都望潞公再起江湖野服誰知裴令三朝先生愛鍾阜之山樂秦淮之水跨沈慶之小驢乘王尼之露車雲母自怡金貂高度一颶一腓謝莊以風月名兒半郭半郊庾詵以山池作宅黃花香淡知諫草之都焚綠野客稀惟怪松之滿坐今復辭白下返宣州式里閭展兆域木葉未脫秋水已波散蕭賜金故里之枌榆拱矣摩挲老物兒時之釣弋依然傾耳幔亭人間曲好回頭鑿室上界官多雖韋孟年歸猶夢面爭王室而次宗既隱定知車避城

門枚得接繡衣初冠縉布識郎君於黑閣通書七年忝比隣於南邦班荊朝夕送格天之勳舊作平地之神仙晝錦堂開慙無健筆宵征人去聊助清風

李紅亭詩序

夫才者情之發才盛則情深風者韻之傳風高則韻遠故悱惻芬芳屈子爲之祖蕩華灕布建安暢其流苟非弇雅之才難語希聲之妙則有紅亭主人者雁門著姓爲宇文大呼藥之官柱下精苗居建武小長安之地兒時覩卜便已別著長歲橫經更能奪席醉六十日賦五千言久已集號烟花文成玉海矣爾乃賣田十雙入竹萬个千夫爲吏一命來南慕白學先生作黃車使者以衛風之狄濫學吳語之妖淫宰我過朝歌聆音欲駐子思搖銀珮奇服自考于焉忍俊不禁棄位而姣徐吾有妹子南超乘而來阿君無夫陳遵奪門而入投轄以還太守銜杯而勸三騶幾幾乎迷漁父於花叢埋蕭綱於酒庫焉然而人呼公子天性都豪地住中州宮商最正唱洛陽之小海自記家鄉倫大內之霓裳繩其祖武每至青溪晚雨琴河曉霜怯夜幡高司晨鳥語未嘗不憑欄而飛筆擘錦以橫箋也更有奇女目成癡人相惜記泉臺之夢帷幕來奔築黨氏之臺盟公割臂神君既憐去病小吏肯讓蘭芝裵旬揚徽竟招搖而過市法冠先引常稱妃以同車綺陌花飛迎來吉耦風窗月墮吟出雙聲紙醉金迷三百六日之光陰如夢笙清簧煖二十五郎之歌管相隨無王事之獨賢且人生之行樂宜乎一州斗大作司馬以無期三十鬑然艳羅敷而自足也尤可異者與余無撫塵之交而蒙君有良知之賞陸機師事只有張華唐衢服膺除非白傳延之設問希鮑昭於片詞何遜著書強休文之再讀微言識五雅奏登三感此心知奉貽藥石今夫遠而有光者美人之飾進而彌上者學士之才君子不重則不威修詞不誠則不立微之悔過多嫌小碎篇章孝綽陳書深戒繁華流蕩所以七子歌詩獨譏高厚五君作詠不取王戎者何哉良以行者文之本也廉者德之興也賑貽者以無檢爲宏曠佞兒者以有枝爲繆牙春秋譏毛伯求金左氏貶蔡侯失位解父狄淫以遭譏

安巨博撲而奪侯凡彼虞箴皆堪殷鑒而況狂泉難飲當此日之時類古瑟空操問知音之誰在乎嗟乎性自少成須至通而自然有節人誰無過貴於悛而能悟何妨僕頤紅亭抱德煬和去風卽雅梗其有理祓飾厥躬守士之特招執古之醕聽以人意相存偶使物情無疵瑕將見三盈三虛無礙孔門之客再仕再化甯知伯玉之非窺日牖中不愧北人學問繡絲海內豈徒厯子春華

岳水軒詩序

夫高軒多簿領之勞處士少江山之助天下之文章其惟幕府乎是以鄒枚游客珥筆梁園應劉才人從軍鄴下靡不序行役紀星雲奮藻含章揚華振采然兩戒者天之奧府也百年者壽之大齊也身拘魁父之邱何以盧牟六合目窘蹄涔之水亦難揮綽三雍要惟口數青曾足窮元圃者方能三駕以控齊梁七縱而擒風月哉水軒先生金佗後裔鐵券家風遠跡崇情深中篤行幼不好弄三步知方長更橫經九變復貫凡師春筵書奇胲陣法九據元理六峑陰陽金布令甲之文夕桀重差之算鑄凝化聲之術含光宵練之鋒俱能游戲人間環流手上於是西雍戾止東閣欽遲招隱者羔雁成羣問政者千旌四至關吏爭迎上客諸侯齊拜下風先生濡迹匡時測交擇主爲常何作奏帝問賓王爲寄奴草函入推齡石陰德及物自覺耳鳴清談干雲聽猶齒擊適楚國則書載一乘見哀公而交成七篇此固經世韜鈐別爲一集者也若夫分鑿擊鉢對酒當歌悠揚四始之風祖述三唐之法則先生之詩有非凡所及者何也夫孔子西行不入秦地樂毅東伐未下齊城卞彬以青溪爲鴻溝陶侃棄郟城爲遠戍陳京賦北都不就宏景志沙苑未詳四海大矣九州遙矣方聞之士遠到爲難先生乃孟入西州檀來洛下五攀漢柳兩馱越裝別魯叟而過齊兒厭燕南而來趙北望海則浮天無岸窮河則括地成圖過劍閣嘆劉禪爲庸才登廣武笑沛公爲豎子甚至呼延外地甌脫窮邊巾周虎落之烽繞罶羊頭之險凡裴秀所編圖賈耽所繪布靡不馳驅煙墨號召宮商宜其壯采精思加人一等也然而一身道長八口星孤舊策笥將牛目常埋雨雪饕飄

蓬葆馬頭何處家鄉海上娵邑蠻府參軍之恨表中春蒐江東作奏之愁賓館久而醴酒清油幕舊而蓮花落殘羹冷炙曉角清笳孤憤獨居深懷誰告而況髮容難待烏兔先馳一林之松菊將荒半世之鍾期已盡貧憐徵在繡被存無晚抱舒祺楹書讀否雙輪欲往則囊飫誰供百歲幾何而勞薪未息此又金壺傾汁未足寫此蕭騷紫水瀝絲難以形其豪宕者矣更可異者當永恆齋宮保之領王師而西也以先生智同崔浩廉比道生奏與一銜俾隨九伐

天子憐其老故未許也亡何遮住玉關廣利竟非生入牽連草索馬援不是榮歸幾乎玉石俱焚池魚共禍而卒之塞翁馬失合浦珠還慟哭劉虞尚有將軍殘客飄零樓護還作城南禿翁此非天之所以報施善人乃卽天之所以護持詩史也今年先生六十有八矣落日已過回風可悲有情於身後之名加意於囊時之作特交小子嚴切編摩欲表孤花先芟枝葉將彈白雪細按徽絃燒仙丹於刼後焚餘鑄神劍而千辟萬灌收回舊刻重付新雕庶幾字字華星行行寶唾四十年之珠玉照耀人間千萬里之風花紛披紙上

陳古漁詩概序

夫奏刀之伎神而桑林之舞合步瑟之絃妙而瓠梁之韻流苟循聲以觀於樂足以辨風矣隱色以考於古足以弁雅矣若夫冰瀆無界妃豨亂呼穉以凋鏤而味砚散肆筦之分赫其夸毗而忘重敏經選之辨必致精疎殊會通閡乖方綴學之士豈其然歟陳子古漁名毅字直方江甯人也白望蜚聲青箱積學執禮器隨孔子以西行捧香爐駐神人於白下負雞𣏌之典浮螺女之江磯奇相之神責穆王之璧將蒲作筆摛錦成篇如鼓琴然期鳴廉修營而不侈號鍾濫脇如協律然務奮末廣賁而不矜駕辨勞商於是烟墨受召金絲引和其格閎易以戍削其聲清揚而遠聞高僧乞劉勰爲師元子望嘉賓入幕則有轉運盧雅雨先生飛耳審音傾衿作禮以爲出石所以旌處士谷風所以應騶牙乃子子揚旌戔戔束帛其時蕪

城稱富媪之地禺荚爲稛載之鄉三百六日駢牢而㼿礜者如麻七十二鑽烟視而媚行者成市陳子偏笑同一映蚩彼三招不唱檀來小入有母恥居盧後君子固窮慶復西遊但作北都之賦元平入幕大失宣武之歡白眼睨之䲹鵠舉矣誰知楚幕未營趙旗已拔雲堂說法終非天竺之宮商齋鴿留賓反拒儒童之菩薩人相媒但路入迷陽卞賦枯魚趙吟窮鳥爾乃淮陰水闊韓王留乞食之臺皁橋月明梁鴻失傭書之所辛壬婦至庚癸山空公房身老於壻鄉太眞裾牽於子舍不逢狗監姑作牛醫從羌博士以無聊爲里祭酒而自得然而軒光竈好難治枵腹之痾上池水清莫解高吟之渴元父信九州之窮地樊衢鳴一鳥而誰聽則又有制府尹望山相公採奇律於歸昌耀中黃於耳目焚山求阮璚圖影召姜肱人以爲東閣一開溟池再奮矣不料當其未面也紅紗籠壁錢王誦羅隱之詩及其入謁也如意帖箋李相掩香山之卷蓋見其骨鼻汚膺之狀貌昌披了鳥之冠巾扈載清寒宰相似難造命朝霞貧薄山人祇可耕烟遂致吐握未終而吹噓已畢車茵欲汚而行馬先施兩暴龍門空驚蕉鹿若陳子者甯怪其感同抱玉痛甚絕絃不銜歡伯之觴但哭憤王之廟乎嗟乎身無五技將駕羊種米於何方命有三科具梁卯梯黃而誰卜通天臺迥難與投箋廣桑山遙從何問孔且人驚上公之殘客誰敢測交而君抱高世之英聲更難詭遇詩窮至此僕請狂言今夫曉壺伴侶乃陽五之淫詞得寶胡騰亦開元之俳調何以一聲河滿歌遍六宮十首秦吟名傳四裔碑書修福錫拄正以千縑霞賦丹城賞桓公之二婢潭峻寺人也而呈元稹之詩常何武將也而上賓王之奏任氏則因詩免役子仙則得句停刀他若金粉名倡綠林豪客新羅黑水行賈雞林默啜問張鷟之姓名吐谷供子昇之文集莫不目澄虛鑒鼻嗅狠荒賞才子爲良知極欽遲於副罽將今擬古如夏思春汝自生遲公非可惱所望敬勗光宋愛護波濤秋駕學成冬心永抱九天風雪後來之清角音悲萬里桐花將老之鳳凰聲脆雖掩不得更順其風劍氣已青重加之鍛將見雅可安身苦能養氣娵娃珍髢甯索賴於蠻方姹女清吟或召歌於上帝蒼天與直登方千身後之科文章有神

設柳謍生前之位此日滕王之序庾信下筆欣然他時馬融之語康成吾道南矣

王郎曲序爲温皆山吏部作

王郎者茂苑靈狸揚州舊鶴小袖禿襟之漢制闌竈華羽之南音流激楚於陽阿聲希下里散天花於小海入滿浮橋則有皆山吏部太眞姓温樊川第五愛吹玉尺小謫人間命入金星能知音樂王褒乞洞簫之諡高琳是浮磬之精一顧城傾三生石老琅琊刻其佩印䫨青錫以佳名數闋新歌換中書而莫惜一條牙笏立簾外以晏如留仙則雪夜掃門顧曲則金貂換酒瀰裙解帶代繫箜篌轉字催腔親持春牘惟時琴堂小謝北郭蒙莊假相風之竿測愛河之水陽爲薄怒瑤光作謍之謠詐入飛章沙吒刼姬之說於是奚恤阿阿以謝張步負負而悲宋公閉門泣而目腫巫臣聞信竊而思逃情之所鍾僕有感矣夫用比踈者刷以膠青飾圭璋者加之判白以茲妙伎得遇清卿釵挂臣衣花驚郎目豈非珠澄濁水鳳集阿房之盛事也哉然而十年協律不爲聾俗所知三峽流泉翻以回撾見賞曆門琴在非秦倡莫解其音苟草花香惟夏姬能留其色縱有彄環照骨水尺調鐘者亦復未採遺珠失之交臂一自神劍識於風胡人才升於吏部然後蘆中得月裙下生雲來則黍谷春回去則歌場燭暗衛多壯嬖鬟眉且假先生齊有盲人耳順亦呼娘子由來知己强半前緣是以平津許旨過六十而寵榮范愽盛名失九重之目色孫騰棄妓專寵齊宮翁須曳纏稱尊漢殿或仳倠倚檻而艮士目之或哀駘弄姿而羣粲歸之或以舞轉西曹或因歌封王爵風花舛午才命升沈借此三思達觀一切嗟乎厭都梁而燒皂莢別有聞根嗜螺蠃而簡太牢得毋口過目亡虛鑒認符拔作祥麟耳失兒元誤歸呂爲謐隘豈非是者常是有時而不行非者常非非有時而必用也乎然而國君好艾難尋息土之人賢者過情甘受妖夫之曳幸臣半擇上應星辰胡姐戲倡名傳文學甚至何晏愛婦人之服姝喜戴男子之冠任谷丈夫也而以脂夜有身景公諸侯也而許羽人抱背張彫武因師愛貌得列儒林辛德源與友通衾卒成名宦誰爲雄伯同上雌亭此又戲引巵言

堪爲乾笑者矣今者右軍爲樂非兒輩所知宮體編成須徐陵作序主八六首和客百章刻劃烏絲淋漓斑管裝成貝冊儼同梵夾之書各唱回波寫入深情之帖

小倉山房外集卷二終

錢唐袁枚子才

尹公七旬生辰文華殿大學士序

夫三公爲保傅之官非高年則不能副望七十是從心之日許坐論而愈覺雍容是以尙父受璜皤皤黃髮叔孫突禿秩秩大猷龍鬣九鼎之系試鈞石之能勝也五斛太廟之風苦陰陽之未燮也其才難燧人刻矩以奚覓其任稱羲和浴日而彌光乃若朝扶玉杖爲

君王賜燕而來　帝取金甌作臣子稱觴之用則我望山相公古罕聞焉公旄車望族桴鼓聲名觀書石渠生花旌節南滇西陝化洽行春東部西曹風澄坐嘯陶士行八州兼督偏江左之功深唐休璟萬里在闕尤河湟之路熟雖出入三省綸扉久許其參知奈遲却十年蒼生欲問而不敢今年公七旬生辰奉

詔先期赴闕時則青旂引道翠柳扶輪一路香焚齊獻紫霞介壽九重天笑早開黃閣迎公丹禁宣麻堂封受饌進張蒼爲計相衆可引年取劉瑑之麻書不[illegible]擇日　詔補文華殿大學士百官賀於道黎幹減騶四夷聞其名契丹拱手公到先八批勅處記少年珥筆時得毋有延年避位之思劉向重來之感乎四月八日　天子賜壽筵於第王公以下奉　勅蹐堂是日也朱轂塵宵華觴錦晝當晏溫之晉欲頒少內之鳧鷖聽遷哲之鳴笳張祭遵之御蓋撤來仙樂簫韶傳閬苑之音捧出蟠桃帝子拭金莖之露三貂故吏數亥字添籌八座門生赴午橋沃爵雖蓬萊仙籍難從散錄徵名而高密兒多正可分班應客在昔王導之鼓吹十部李穆之象笏百八史册所考方斯蔑矣且夫觀公之相者公論　望公之來者私情也倘溫嶠內召罷領丹陽寇恂還朝遠辭河內公歸太促民借難禁　天子知之命仍督兩江南巡後入閣俾作霖雨將洒道以迓　鑾輿如彼重晷且含光而照吳越念長途之溽暑衣賜吹綸將比德於瓊瑤筐頒瑞玉都梁十合賞黃花晚節之香如意一枝表魚水同心之樂枚空山耳冷傳盛事者如麻得信心開親

中台之晚耀自憐小謫非瑤池與燕之人且喜升堂是絲竹傳經之客猶記祝公大董遊柁小舟觴我黃樓同聆紅藥貞期可卜驚逝者之如斯靈覡自甄信後來之居上所顧璣鏡百職陳揆五行生物協后土之功稽古應同天之號飲九乾之湛露勝服丹砂覆萬國以卿雲都無夭札將見黃銀帶重靈壽杖高跨汪氏之龍魚薄陵陽之丹溜羅侯城下百歲尙擁千旄楊氏門中四裔俱爲太尉

孫小玫簪花圖序

姑蘇采蓮女子有孫小玫焉牽舟作屋家傳榜枻之歌以水爲家倫照龍宮之鏡黃玉志鼻金訶貼胸彄環明指骨之清瓊葉補眉痕之鈌凡細君琴學茂猗楷書盧媚娘之經繡法華張靜婉之箏彈銀甲靡不手操成竹思若流波於是名聲大噪於人色態出乎其類夷光過則金錢滿市蓮香出而蜂蝶爭隨初七下九三挑迷蕩子之魂楚尾吳頭兩槳費中人之產洵斯波之光妓洛浦之莊姝也已爾乃捧觴自愛擁髻恆啼黃蘖生春早知心苦紅蕖出水偏惱泥汚想解佩以誰投每留花而不發則有韓郎者吳中之高才生也橫塘借問本是同鄉泛宅相從竟成吉耦奔精照夜含萎蕤以俟風驚女采薇看文角之讐乘解挽家之髻戴奉聖之巾自謂柳毅不歸與龍同老韓終既嫁煉藥長生矣亡何生受妖夫之曳占徽纆之爻地市錢空天牢星逼先是小玫嘗語生曰若人侈口蹶頤過顯涿視殆非佳士夫子覺者也盍遠之乎生初尤豫至是方讋服焉嗟乎眼中有鐵乃在娭光渺視之人裙下生雲竟爲別鳳離鸞之兆蠶方瑟縮繭豈同功烏號流離棲難並翼於是小玫唾荊軻之耳中履士會之足下腰無一尺淚有千行置酒湖上捧觴屬曰生也有涯別如小死君趣辦裝妾敢不璲請前乎然而遊仙枕斷記事珠存他日補春餘之墜歡尋邊檫之晚景盼蕩子之長信寄仙人之短書絳蠟分明應知此意取琴鼓歸風送遠之章挐舟竟別當是時也壺中紅淚彈罷燈涼江上青峯曲終人去目雖窮於楚澤翩若驚鴻腸方繞於吳門恍如覆鹿水波爲之於邑飛鳥過而徘徊韓亦無如何也今者長卿遊倦駟馬入歸崔護重來桃花門鎖念娟娟之

此豸似隔千年盼粥粥之羣雌竟無一可錦裙尺六記存笠澤書中約指一雙詩在繁欽集上龍工可往將搴裳以何從桑姊爲歸問遊鱗而不答鱉筴筷則繁霜入夢鸞響板而鸚鵡呼名紂絕陰天渺難跡矣幸而延壽畫成崔徽圖在蘭葉春風之帶著紙如飛苔花暮雨之鈿凌波欲活留墨淡矣將同烏鯽之魚執手奄然頗似潛英之帳望嫦娥於月裏光雖遠而長圓喚踏搖於屏風人雖在而難下僕也泛彼柏舟曾窺桃葉驚張冬目省識春風序玆超豹爵之因緣補玉壺紫英之小傳所願輕霄再續阿軟重逢賣卜成都便訪支機之石吹簫吳市仍呼瀨女之船

尹似村公子詩集序

舉頭見日長安爲公子之家下馬傳書江上遇梅花之使擷千行珠字有九畹蘭言將編玉臺之詩遠索徐陵之序若曰陽文之姿非秦鏡不能描也祓夏之音惟魯鼓爲能協也臨淄交好祇有楊修劉尹生平最思元度然則表性情之幽懷寫煙墨之清光舍我其誰當仁不讓似村居士令望山相國之嗣君也榮公樂府久歌第六之郎孔鯉門庭夙稟二南之訓仲舒蘊藉夷甫鮮明目有青睛腰橫赤痣腸浣西江之水沙篆成文夢餐一樹之花芬芳滿齒甲戌二月相見於袁浦署中蓋相公督理南河時也通家誼重一見心傾對柳淚以題襟映桃波而泛月襄城君有手初握荀文若餘香尚留亡何相公四督江南似村埸來官舍書聲隔竹遙知文選之樓帽影飄風迎出樂賢之館從此珠點夕露金然曉光早燕新鶯斷霞殘雪非留連於函丈必寘賞於琴尊而似村苦志耽吟偷閒出稾或片言欲下而攬袂深謀或一字未安而剪鐙勸改雖漏聲之雨急猶才語之蟬聯反覆則頽雲不飛盤節而驚花亂下可謂義心清尚好學深思者矣雖然鄧禹之兒十三能明經者幾輩安世之侯七代乘朱輪者數人相公玉樹連枝麒麟接趾非高寢爲郎之彥卽期門試弁之才往往半面未終一轅遽別惟似村生而羸弱不能侍中長更溫文好遊小學端門覆試表胄子之眞才玉殿揮毫取秀才之美號於是子駿得隨父任終日趨庭汲公老臥淮陽十

年不召江南花落往往逢君輞川月明時時過我雖風騷之道合亦香火之緣深故也所恨潘陸才華竟遲科目蕭曹家世頗患清貧況復使相還朝小侯歸第未免幽牕雪滿曲突煙希紅休未封祿車待幸根同秋水而羣花之得露先開穴共丹山而一鳳之戞霄獨緩宜乎桓譚不樂平子工愁閒雲無出岫之心倚竹有生寒之感絃么徽急琴以鬱而彌悲風定潮回笛以孤而愈脆也嗟乎萬里雲程大器不妨晚就百年歲月浮生無奈情多僕也五載手分九回腸斷欲買絲而相繡悵倚玉以何年每折疏麻寄遐心於空谷恍如殘夢聽遙響於鈞天聊借弁言小申結轖但願三微接統九服扶輪龍泉鑄而青氣升泰華立而高呼遠此時采筆占一門宮體之先他日清風繼三代芸香之後

竹軒小集詩序

水軒居士子猷愛竹宋玉悲秋封嘉樹以無聊據槁梧而自得則乃滌文石召清流露鑄為園風汶掃席此中有鳴琴焉可以移情其下設象戲焉可以坐隱惟時野王二老竹林七賢稱桑苎之翁號猗玗之子傳咸小語宋玉大言談橘叟之滄桑紀羊珠之歲月能餐柏葉即是仙人雅摘蓮花都稱博士或銀鉤犯淚或岸幘頹山或唐弓楚弓爭夸射鵠或魯鼓薛鼓各賭壺梟調絃而竹粉墜風布局而梧陰覆子歌成纂纂依然歷下之賓缶擊嗚嗚何必邯鄲之婦餐十七物飲一經程花落煎酥瓜橫待戰豈特湯官五熟夸居方叢飫之書手勢三分斸玉旺潛虬之令也哉更喜水近燈涼秋深蟲急霜花新下芙蓉拒而更紅山骨初呈木葉脫而微瘦輕波弄月上下雙珠長風起松宮商一笛此時星聚身披三素之雲他日圖成影入九仙之鏡不有篇什曷追古風請分沈約之詩牌更倩長康之畫筆紅霞一口各吐風前青石三方永鐫池上

送尹太保從兩江入閣序

夫歲星周天仍傍紫微之座冬日可愛終依黃道而歸是以伯益作火正侯鬯入輔夏室太公爲東西大

伯老相周邦古大臣抱格天之勳佐塞晏之化者未有不始於旬宣終於坐論者也然而儒稱遭際佛重
因緣均此山河疇是燭龍銜照之處同爲草木誰是孔陵手植之枝分一葉之濃陰數皆前定受半生之
陶鑄事豈偶然今年秋望山相公從兩江入閣枚賦詩送行而先爲之序曰公之初來江南也荀羡華年
八州兼督姚崇應變十事要君戴白垂髫者滿仰華車下宛舌同聲者談吉甫清風其時人但知公覆物
之高明而不知公成物之悠久也爾乃牙璋四至膏雨卅年竹馬兒童頭顱成雪甘棠官舍蔽芾參天元
武湖波成老臣湯沐之邑紫金山色當兒時釣弋之鄉官未奉魚符而望壓便服民但聞騶唱而捧轂先
歡公且盛美不居與道大適糠粃簿領瀟灑枘鑿瓠子防秋定黃河於掌上崆峒迎駕拔青山於地中自
本朝立國以來駐江之久艾物之豐問有如公者乎說者謂一時景運申公雖自開吳萬里長城廉頗豈
徒用趙是以三秦地險六詔天遙金川受降元江奏凱公何嘗不鑄烏蠻之柱視細柳之營而卒之陳湯
有五日之成功汲黯無十年之不召或爽鳩之席未暖而仍賦南征或蟠螭之塞方行而忽停北轍來如
明月徹夜常圓去似春風隔年又到此非淮水所能遮留南人所敢久借者也然則章皐爲諸葛後身故
享西蜀擁旄之報朱穆有冀州遺愛故受東都畫像之榮古人所言信有徵矣至於枚之於公也三年一
盼夢不到夫謠門八表停雲誰先容於細席而乃識之於弱冠揚之於王廷自是銀河別澄虛聲耳成蒐
市不惑讒言方辟睨未遑而有　詔命爲師傅忽上清小謫而改官又隸桝幪考公孫之能教攝五縣拜
孔融之表薦刺一州雖難進格於停年早退由於自畫良苗不實深負煙鋤仙桂不高有慚月斧而不知
游夏之於孔氏重文學不重官階也籍湜之於韓門傳詞章不傳勳業也陳留小吏但數人才東京學堂
偏尊下坐假使枚尙頭簪白筆腰綰銀黃則纓緌從公未必常依函丈文書銜袖亦難祖述風騷令陶令
辭官而買山適逢麾下潘安奉母而抽身得傍晨昏此豈枚所及心儀公所曾控揣者乎於是曉衙官散
高春擽鼓角之聲野徑人來落日照麻鞋之影白雲入而朱簾捲畫戟橫而彩筆飛或花簇金鞍親來小

仕或堂鏗玉佩許拜夫人或逆薪而爨勉嘗參之事親或禖祝以求盼商瞿之生子月落而軍門未掩知燈前尚有詩人山遊而椽屬爭看怪車後常攜隱者哀絲豪竹盡識彭宣奧旨精文定呼子愼當醴則諸郎投轄賡歌則驂馬傳箋凡此雅遊都成陳迹試問西雍多振鷺而何以偏賞閒鷗桃李遍春官而何以獨親小草豈非廣桑山上仲由尚有前生釋梵殿前法和原同香火之故哉此枚所以襯席頻驚而拈花頓悟者也茲者清宵露湛當藩侯秋請之期遵渚鴻飛是元聖東歸之日公德車郵匆初試沙隄假板輿娛竟辭南國慈雲覆久風乍移而鳥雀皆驚膜拜聲多佛已過而香烟尚裊攝山萬丈難刊功德之碑秣水一江半是軍民之淚枚老辭夏篆不隨魯叟西行采盡商芝終出留侯門下遙瞻東閣便憶孫宏怕過午橋長懷裴令涼州烏翅何時削脯吹來牟首清香只有幽蘭宛在（公屢賜乾隆素心蘭）雖負笈有從遊之禮而顛毛皆垂白之年驪歌聽唱於僕夫秋駕絕塵於江上尚或前緣未盡定重逢問字之車如其後會難知誓永立來生之雪

瞻園小集詩序

山水以永趣也詠歌以抒情也生貴族者其性豪甫弱冠者其氣逸今日瞻園公子之宴殆其人耶瞻園者中山王之故府今方伯永公之官衙也有平泉之富梓澤之幽公子春巖品藻羣流主張勝地康樂心賞最是良知李翰文枯便奏音樂時則青春受謝赤熛行權雲可妒羅風猶動絮親書花葉招三徑之幽入妙選排當助一堂之雅奏青山橫而簾捲碧荷動而香生攀崖呼鳥獸之同臨水吐蛟魚之背鹽形似虎酒味稱龍鱉肴雨護世城中珍怪躍安成席上范致能雲霞作麴鄭司農狼臘爲膏乃召嚴春試車子吹比竹動交竽仙雨濕衣都成酒氣美人流目欲鬭花光曲終而紅豆盈箱舞罷而珍珠可掃更有犁軒幻人木熙偎子蠅排舞隊虱唱阿房魚以名呼鼠能口召梯雲而上出明月於懷中覆手以藏壓七星於囊下有笙歌以韻之則亭臺活矣有雜伎以眩之則風月新矣然而羣公莞爾僕獨淒其昔習鑿齒重到

襄陽賓僚換盡曹吉利再來鄴下涕淚潸然僕如公子之年早作瞻園之客綠波照影幾度琴尊黃土埋人萬重桑海花曾識面石盡題名而今日以安仁之鬢毛攀漢南之楊柳驚聞絲竹感極山河嗟乎過眼須臾莫非陳迹知音朋盡總是前因非序不足以傳蘭亭非詩不可以豔金谷郎主之音情頓挫行矣雖忘諸公之妙手森羅袖之可惜請書生紙免脫容刀入賦角弓僕爲嗃矢

俞楚江詩序

夫刻削者比肩而班倕擅巧謳謠者成俗而射稽稱工非其人則神爲器滯得其道則籟與天通煩手淫聲乖倜隱古詩之義絕節高唱在義心苦調之入楚江山陰著姓燕北寄公賦幼年新月之章如古人初日之對其先人早異目視之爾乃童牙五歲離民母之懷落索一飱作君甥之寄渭陽情薄共相馨餘荊樹心孤誰爲銜恤㫖于齊贅伎健婦持家魏舒鄉居爲里人管碓烏方返哺樹已搖風呼阿子以不聞嘆遺奴之何託雖老子生於苦縣鶵兒逼上愁臺未足比此孤危方斯僾唈於是賫油素以遨遊犯風霜之爪甲或齊郊晉壘乘遽登臨或禹穴堯峯操觚憑弔每至雲中月墮天外心歸送雁秋風聞鐘暮雨遂乃驅使煙墨蕭條衆芳彈琴取絃外之聲飲水辨江心之味衍波精紙書花葉以同清密字眞珠化仙霞而欲去倚入鍾嶸之品不在下中卽登表聖之門自居高品宜乎庶士傾心萬流仰鏡招隱者千旄孑孑問字者束帛戔戔樂令語言全資潘岳竇融章奏半出班彪實至名歸猗歟卓矣先生方且輷錄其躬遺蛇其貌爲善有踐繩之迹修業無息版之時抄陸贄之方聲喝入必蔭焚宋清之藥券龐統必援又何其懷諠譽之德而抱殷勤之心哉至於三倉五雅之奇雀籙雞碑之辨捨鳳分蟲之事朱文綠字之章尤能奏刀潑削潤古雕今見蒼聖於羹牆活冰斯於腕下此又學者之古懷風人之餘藝也今者當沈初明之暮年爲徐孝穆之南返賦工不賣尙四壁之蕭然詩好能飛豈三公之可易壬尼露處滄海横流嘗偕清談總干山立僕以雲霞之契定杵臼之交初接康成一見爾欽爲長者再招祖約深談而同入元中忘其才

縣勉爲喤引庶幾咽庫辱官之唾福慧俱來韻宗少文之絃遙山共震

瞻園兩公子送行詩序

雲中笙好方聽子晉之吹海上琴孤忽斷成連之曲此師曠因之躅足孟嘗倍欲沾襟者也而況草元問字往來揚子之亭捧席橫經謦咳康成之側者乎則有竹巖鐵崖兩公子者江甯方伯永公之嗣君也公數丹青之化表湻旨之風陰德耳鳴屋漏不愧旁人目論後世其昌生合浦之雙珠比豐城之二劍爲舒祺晩得而少子加憐因賈嘉不凡而通書最廣公子懷文抱質潤古雕今十二月昭明錦帶之書八子張翟約手鈔之紙難爲其弟儀廣誰優酷類其兄機雲並耀荀卿五十始遊學而公子萬里趨庭酈炎十七作州書而公子髫年奮筆凡大行左右河水東西六詔雞蹋五溪瘴雨靡不遙山對酒孤月題襟加以乙竭思賢賢易色文選樓中蘭臺客聚江洪館上銅鉢詩成雖以賤子之不才猶辱高軒之三顧鹿銜書至華陽十賚之文水泛瓜涼南皮三秋之宴敘張德請風扣鐘層震攄恩聞花飛天口鏡其學海不可量而知也擬其情膠不可判而斷也不圖今年七月方伯全家入都孔璋行矣抗手何時挽馬愁乎悲風四起淄澠水合而靈犀忽斷其流蘭蕙香交而長鑱遽分其種秋草尚碧鷗河已霜蕭蕭馬鳴滔滔江水公子方且琴尊不御玉札頻來廣集鈔胥錄余草稿黃初金帛購北海之文章百濟雞船索烏雲之彙墨人間知己心上恩波僕所以淚不知行而腸爲九轉也其業師嚴憩堂秀才傷吾道之欲東感青藍之小別賦詩七首索和羣賢悠揚彈素女之絲悲愴極秦青之奏嗟乎騏驥翁雲六翮雨泣鳳皇振羽百鳥啼烟物且同情人尤多感然而公等齒猶未也風無不聚之萍僕則鬢已蕭然樹有飛棲之雀探懷中之珠字送江上之瓊枝高惠神交難識夢中之路張甚前輩豈無見託之言所望努力烟霄羽儀　皇國他日車過三步休忘喬太尉之生平此時柳折一枝共唱江文通之別賦

尹文端公詩集序

夫無形者功德有象者詩書易泐者鼎鐘不朽者竹素是以八伯渺矣而朱干苓落之音傳三象亡矣而東山零雨之篇著上有文思之后下有文命之臣凡以喜起皇風軒蓑帝載非偶然也我 朝尹文端公以鉤河摘洛之才贊堯醲舜薰之化言敷彤管早穆清風墨灑黃麻便成甘雨其功見於天下其草焚於篋中辰告訏謨有國史在非枚所敢知也若夫四始源流五際聲韻心乎愛矣情在於斯倫三接之光陰廣賓省覽分九霄之謦咳潤色風花當其卷阿從遊柏梁應制凌雲賦而人主驚老鳳鳴而百鳥息對大揮筆晝日成章方知從古皐夔原稱才子於今燕許尚有風人他若擁旄憑弔之場三邊盡歷馹馬謳吟之地五嶽平看金石流其聲江山壯其采讀公詩者疑其生知敏性不假錘鑪者乎而不知又非也公功高百辟志在三餘督八州而逌然吟七字而自喜其精思也如其謀國其巽入也如其擾坻其綿麗也如其測交其矜嚴也如其弊吏而且纂言則油素書之愛士則傾衿禮之故能宣揚八風不差累黍吞吐四瀆兼納細流行間消蹈厲之心言外得中和之氣較彼經生尙多孤詣就論風雅已壓羣公近今以來嘆觀止矣枚卅年隅坐由也升堂一旦山頹吾將安仰猶憶鼓角臨江之日牙旗捲雪之天張設肴烝爲賞休文之二句留連裙屐崇呼王儉之三公點瑟方希牙琴又奏負牆請退刻燭重添軍門沉漏而不知燕寢橫箋而忘倦孔子曰好之者不如樂之者其公之謂乎然而王筠喜押强韻讓天下以先楊綰戒不示人懼知音之少今者大星已隕餘光尙耿於天小子幸存斯文敢墜於地望九原之人遠慮二雅之道淹用是編集遺文都爲八卷雜問字元亭無復春風之座而尋聲海上依稀流水之聲知我一生報公千古嗚呼

熊蔗泉觀察詩集序

熊蔗泉先生三生哲匠一代清才當典謁之年有成章之目取璧經置座右張霸饒爲坐羊車入市中王澄絕倒映日則腸胃之文可見臨風而哺啜之狀亦佳年十五舉京兆年十九補秋曹年二十軍機房行

走三揞以俟雍容鳴玉之儀七涓有隣瘳曳清嚴之地當盧烏蠋飾盡內裁扈帶鮫函時從羽獵九乾之法𦫵令𦫵多所咨詢一時之公望公才隱然丰采然而香煙朝罷珠玉吟成潤古雕今含章奮藻未嘗一日忘其所好也已而有湖北監司之命六劍具在雙旌啟行應奉記七十四縣之四陸續賦八百餘人之粥雉雉然萬物化焉喁喁然四野歌焉再權方伯益扇仁風膏雨布其恩卿雲表其瑞雖長沙地小舞袖不能回旋而襄陽壇高牽羊已至四匝帖荊日久詛楚文來爲釆赤側之金遂坐王庭之獄解鼈荊渚拾翠瀟湘片玦無聲三年待放當是時也漢女行歌於撤瑱巴童隕涕於持靴諸氓私阮略之碑行路哭房謨之馬先生罪經全雪年正方剛自然僞陽之懸蘇而復上秦宮之鏡磨且益明矣不料川方至而潮收霜乍零而蘭瘁機名佁蹶拜闕難行目裏清矑瞻天何處帶淵牆而後起身豈斷蓄降北渚以愁生花皆隱霧婆娑生意天折天年遽喪入琴非闕風燭嗚呼先生爲司空之文孫翰林之媚子伯兄卿倍百邑婦翁僮指于八仙桂根高明珠性耀以故陳顯立宅必容車馬旌旗游楚出行常帶琵琶箏笛虹竿雉拂地幃珍琢月翡羊燈光搖錦障極龍柳驕花之樂遊華靈忉利之天一旦火自崑炎水流春去收聲戢軌次藥呼醫躬觀代覺凋菀當局能無僾喝而先生居幽若泰履困如夷家雖貧而道不貧形雖病而神不病王駘喪足蘂若土苴師曠失明倍精音樂吹反潮之笛閒倚雕闌張刼夜之旛高燒絳蠟得句則呼兒代錄扶僮而對酒當歌鼓識回撾峽內驚逢王應面看薄醉邪州生祭韓稜此非乘彌戾之車走和神之國者而能如是乎宜其綜雅之章清思窈冥緣情之作流響紆回雖茂先橫珠太冲散錦不是過也校與先生測交於佩觽之年即呼小友卜隣於挂冠以後並賦閒居傷六代之風凋喜兩人之道合一則倉山橫枕四面烟蘿一則桃葉當窗終年簫鼓每至錦雨冬歇金雲夏鋪齋罷八關宴開三昧及爾如賀舉杯相於得一味之佳同修食譜賞半花之豔各走吟箋虞松表成鍾會代商五字雲喬晏起休文往件終朝飲中山元石之醼三年不醉啜白傳防風之粥七日口香方期范績寡交舉足輒尋王亮豈料荀郎年少後

事反託鍾君非黃壤之埋公實蒼天之氣我嗚呼曲盡當筵人生一世鶴來華表少別千年引號歸生誰
續廣陵之散緒餘紅豆空存記事之珠纖毫美景良辰依然實集未必虛堂幻影再接平生幸同子之不
凡取遺文而相付杜陵衰淚半落行間宋玉招魂如來紙上應應瑒之稿敢元晏之序運鋪叙官闈當
作龍門之小傳編排篇什長留鳳鳥之希聲

代渤海相公祭尹太保文

嗚呼五緯移宮天上有怨墮之星象四時成歲人間無不去之春風矧乃九服英名七旬遐壽禹何牟懸其像箕疇全集其身已極哀榮尚何優咆然而葬姬公於畢明主沾襟聞子產之喪路人含玦盍惜卿雲之易散傷冬日之難留故也而況乎位繼蕭規身經孔鑄者乎恭惟望山相公嵩嶽分靈元黃毓粹受風后之金法調阿衡之玉鉉鉛槧隨身楊子銅車之歲蘭臺簪筆仲華袞服之年論越乘軺霜清猨岸釁河導牧波靜龍堂曾西髓夫剛戎更南馘夫白賊三貂華重四扈推移入作皋蘇出膺方召嵩陽毒地郭公駐馬而風和樂陵苦泉房豹停車而味變民人樂見如月初生風聲遙聽未春先煖其持節之最久者則在西周分陝之邦與禹貢揚州之域焉是以長安三老慣說音塵揚子一江幾成湯沐事練則沉幾應智亭毒無心才優則閣于仰成吁恭有道淮南草木知張萬福之威名殿上車聲識田千秋之恭謹無人謂鼎有　詔僱公當其赤舄之將行頗覺蒼生之難別自知衰矣攬轡潸然然而自公入閣以來五嶽無塵方趾圓顱共慶六祈綴診別風淮雨俱消夔拊龍言雍容九陛堯趨禹步扶侍七年分貢樹之香同餐法酒扈長楊之獵尙挽强弓方期恆仰中星豈料離占昃日威鳳竟翔於寥廓虛舟長往乎夜川
皇上南內輟朝武宮去籥錫袞一襲賁勞　帝子之尊齎器千年永入司勳之籍耳聞者雖禁曲踴身受者慼泣重泉某故吏情深典型人遠一門兩代半隸旌麾二水三山常陪文讌身非王瀚得親公旦之徽言才愧士行實坐劉宏之此庶冀前風月宛若平生鼎底鹽梅又傳衣鉢撫太尉親栽之柳當襄陽墮淚

之碑託巫咸以招魂折疏麻而寄奠嗚呼官鎮南服雖駕素車白馬而來腸斷西州敢忘斗酒隻雞之誓哀哉尚享

祭吳桓王廟文

余年十七讀吳桓王傳心感慕焉後十年宰江甯過銅井廟有美少年像披王者冕旒英氣奕奕野人曰是桓王也余欲獻拜謁奠少年爲民祈福而使祝讀文曰惟王値天地之離剌爲孤露之童牙初亡姑蔑之旗便興徒林之兒先破虜將軍玉璽方收金棺遽掩有功帝室未享侯封王收斟灌之遺兵零星一旅就渭陽之舅氏涕淚千行志在復讎身先下士神亭擲戟立竿知太史之心金鼓開城解甲拜子魚之坐鳴角以招部曲戎衣而習春秋則有公瑾同年捨道南之宅喬公淑女聯吉偶之歡自覺風流私孝二婿有誰旗鼓而鬭三軍江有霧以皆清陣無堅而不破待豪傑如一體用降兵若故人逐奉佛之笮融功高明帝誅妖言之于吉讖過茂陵起冢曲阿收軍牛渚廓清吳會奄有江東百姓以爲龍自天來虎憑風至勢必山傾地坼非環木刊矣而乃望見兜鍪陳平冠玉再瞻談笑子晉神仙三軍無雞犬之驚千里有壺漿之獻氣吞魏武避猘兒之鋒表奏漢皇迎許田之駕蓋不踰年而大勳集矣不圖大意佳兵三分已定丹徒逐鹿一矢相遺劍出匣以沙埋日升東而雲掩天實爲之非偶然也夫漢家之火德方衰妖讖之黃龍已死王如[illegible]矣君哉然觀其絕公路之手書宣昭大義問劉繇之兒子繾綣平生雖神勇之非常偏深情之若揭[illegible]傳請隧周室謀鼎暉臺必非操莽之姦邪終見高光之磊落也而說者謂坐竟垂堂勇忘重閉未免[illegible]羽死類諸樊不知伏弩軍門亦傷劉季深追銅馬幾失蕭王成敗論人古今同慨彼齊武王之沉鷙晉悼公之雍容俱未經身亦無永歲抑又何也今者廟貌雖頹風雲自在端坐悒悒郎君之神采珊然秋草茫茫討逆之旌旗可想三吳士女皆王之遺民六代雲山皆王之陳迹守土官袁枚幼讀史書掩卷生慕來瞻祠宇雪涕沾襟雖從隔代以執鞭猶欲升堂而拜母修下士天臺之表寄將軍帳

下之兒願安泰厲之壇永錫編氓之禩勿孤晉淖鑒此丹誠嗚呼千載論交王識少年之令尹九原若作
吾從總角之英雄

公祭襄勤伯鄂公文

嗚呼徵曉含芒天星所以高上將見危授命人世所以重尸臣乃有枉矢西流赤烏夾日班超之行萬里
韓身之歿三邊海內爲之招魂
天子聞而郊弔豈非犀軒直蓋光爭鐘鼎之先馬革殘屍位列雲臺之上者哉恭惟虛亭尙書殷代巫咸
姜家呂伋華嶽削成於面目雷精感應於胎生受五運之金多太阿立斷得九秋之氣勁止水無波少步
花磚三濟受職長持玉節十部宣威謝傅領丹陽者一年陶公穆風聲於千里　天子受降伊里命公出
鎮呼韓明知梨樹請盟吐蕃雖信涇州獻簿醜奴可疑祇因王者推誠聖人無外故使甘陳爲都護將倚
頗牧如長城公奉
詔鑿行誓心衆入戎裝別母有淚無言秋日從軍多霜少露蓋早已笑看金玦長辭玉關矣亡何豺狼起
於轂下烽煙莽若雲來犬不左牽鞿難御突抱九地九天之智莫可施爲聽一甄兩甄之鳴長圍漸逼拳
毆突厥肘見骨而未休旗偃雷門血溺驂而尙戰短拳困拔山之手妖雲遮捧日之心雖必死是期不去
敖曹鼓蓋而大臣難辱終抽光弼靴刀嗚呼痛哉白草青燐誰辨蔣侯之骨蹷旌冷翠虛歸穆伯之喪一
柱西傾　九重天泣驚聞鼙鼓痛甚沙場養孤兒於羽林錫高堂以貽穀刻木以像鮑信碧葬風涼臨池
而痛彥昇綠沉瓜墮假使公竟維婁質子牢籠賢王封驃騎之狼胥築韓公之中壘轉不過策勳雙闕圖
崖一碑已耳又安能氣聞三靈而哀瞻七萃也哉今日者旄頭宵落龍庭晝空鳴鏑者銷聲沸脣者讋伏
終軍被害卒梟南越之頭來歙雖亡終取公孫之蜀公之目可以瞑矣公之心可以安矣某等曾依麾下
同沐清風過細柳之軍營尙思刁斗望周南之茇舍敢折甘棠方期式像於凌煙豈料招魂於絕域雍容

裘帶洼想猶存叱咤風雲音塵不再謹以牲牢之奠聊申部曲之心黍稷非馨丹誠可鑒所冀刀弓自動即爲來享之徵轂左歸來莫作思鄉之夢哀哉尚享

檄吳縣城隍神文

昔重獻上天禁神人之雜處夏王鑄鼎除魑魅之不祥故知沈有履竈有髻者沴氣之偶乖也楚人鬼越人禨者弊俗之宜剗也蜃宜社之肉祇以勸民彀太陰之弓原爲射厲我　國家齋宮澄肅祀典清嚴祆正官閉女媧星躍遏科車之故氣照白日之幽媚稱天而誅嶽瀆奉三章之法惑衆者殺軍民掃五厲之壇凡夫虵驚赤祓鼠說黃祥宋無忌之兒妖徐阿尼之貓鬼靡不銷聲滅迹輯羽藏鱗豈有怪異丹朱敢坍身以儀房女悖同河伯竟娶婦以長巫風如汝吳縣隍神者何其妄也惟神血食金閶躬翼士女繩芟冢土宰執殤宮有殉賻之妖當呼甲作食之或鮭蠱之祟當命方相擒之乃元妙觀旁女子沈阿雲口稱神擾病入談詒半黠半癡非因非想戶樣不枕遭蹴首之驚姘變不祠受妖夫之曳花如著霧但有啼糞玉棗成烟漸無華色三更吹霎白蜺嬰拂之風一夢行雲紂絕陰天之所爺娘擁髻以泣徧請神方戚鄰掩戶而驚懼招鬼揖嘻異矣夫五行六氣之怪聖人不言四鄉九正之靈明時效順高高在上甯非有道之天虺虺其聲豈是無雷之國如何非類遷爾相于午乃淫威肆其竊疾棄位而嬉明禮非野合之場不夫而婚內土豈司幽之國禁部民之娶律有明刑嚴左道之誅法宜加等或者繡衣乘傳漢官尚有詐稱焉知社鼠城狐冥府不無假託然而既少聰明之察終慚黍稷之馨欲斬神叢先焚祆廟下官偶來吳下居此凶矜怒髮植竿雄心拔鞘撫長劍兮擁幼艾雅慕騷人擬猛氏而斯游梟敢藏賊乎女父龍官陽爲篋室之求陰作鸞篋之奪下官不忍拒過哀渠窈窕嬈汝淫昏彼美人兮焉能事鬼我丈夫也不愧於天焚斗檢之斜封當酆都之露布令旦者兩行花燭一色刀光侲子催壯桃殳撒帳聲折以待權爲西門豹之擲榆嚮厲以須莫怪郭代公之鹵莽

祭盧恭人文

嗚呼同作寄公悵通家之人少遽傷嬴偶驚少女之風多月方耀夫織阿星忽沉於織室此鰥魚所以有常開之目鄰春所以有不相之聲也而況德重金閨受公宮之四教聲留彤管歌靜女之三章者乎恭人本宏農著姓生息土名區婉孌薦繹其容莊姝羨其度既懷文而抱質亦習禮而明詩我抱經學士以最後之絃作煎膠之續初傳下逵頓起謏言或謂餘杭路遙納幣何須出境或謂囊硈日尋生稊已屬枯楊苟非玉女清臚窋兎冰人卷舌乃芸恭人耳聞嚴命手戴香纓慕楚國之先賢欣然筮日作盧家之少婦不復疑年蓋其神識超然早已加人一等及其嬪於學士迺曲號姑恩獲婦知歌得寶箴修女史執鍼間以織衽三滌三翻概散修蠶之器一燈一卷蘭熏粉澤之書學士好直言而恭人進伯宗之戒學士偶入覲而恭人爲裴澤之從既連襪以掎裳亦變心而一袜曹大家所謂婦如影響焉得不賞者其恭人之謂矣且夫黍離之什伯奇野放之歌也黑心之符義方諷世之作也從來後母絕少慈雲恭人撫暮鷄之孼娘學鳲鳩之平一爲兒髮鬌治扢秃以無嫌哺女淖糜喚摩敦而共樂忽殤文伯痛甚敬姜湯液扶持冷露清霜之際蟣蝨停結掐臍洵涕之餘不因異腹而損慈翻以銜哀而致毀其病也乃其所以爲賢歟兼之不侈妬下勞求側室之婁娛惟恐瀿宗勸續小郎之介婦米鹽凌雜碩畫分明姑姒歸依齊聲延視此又善心爲窈善容爲窕之明徵也已客秋於山妻以鄉里之親遺女奴作私覿之請蒙恭人賜之敷坐接以和顏雖欽遲未來大享廢夫人之禮而餘恩逮賤小君有竹簟之將嗚呼人何淑也僕有感焉蓋聞媒以名通大抵華年胖合妻因夫貴都奇輿慶自行是以高柔愛玩賢妻有終焉之志元相悲傷故劍因晚景之榮學士上苑探花湘南持節雖如春夢已付輕雲而恭人齒未三旬歸纔五載假使慶鍾於後大假之年安知不膝繞珠胎斑高命婦而乃乘龍於絳帳埋玉於青溪三日結褵便製諸兒文襍一盤首積空房親手之羹湯病已劇而未使郎知身將殯而始聞醫至宜乎莊盆慣鼓猶迴木石之腸況復潘鬢將衰忍

制瓊瑰之淚然而福者邱里之欣德者竹素之耀數者偶然之遇緣者無盡之稱菾人丹心寸意不炫嗤前遺迹崇情頗期身後故知花釵九樹原非袒孟之光青史千年裁是姬姜之壽玉棺易墜金簡難湮五時衣空三生石在學士又何必以無涯之情愛悼不駐之光陰也哉枚愧無一束之芻上作萋餘之薦敢奏九歌之曲敬招瓊戸之魂靈或有知庶其來格哀哉尙享

小倉山房外集卷三終

錢唐袁枚子才

上尹制府書

六月十四日公鳴八騶過五柳度隧彴相鐺壇將葺隨園之蓬茅請　鑾駕之臨幸是日也流水游龍冠簪朋盍鳥欲鳴而雞囀入含意以表申令聞瓠子防秋繡衣東指凡諸悃素宜早寫宣夫傾陽者葵藿之誠獻曝者野人之禮朱鷺晨飛於漢殿元龜夜夢於宋王樹且爭天雲猶捧日而況新辭墨綬舊綰銀黃一椽皆餼廩之餘五畝亦大官所賜豈有塞門引被不觀河洛之圖洗耳投淵遠拒崆峒之駕者哉然而愛有餘者敬不足也心雖摯者事或乖也夫十匠九柯之說千門萬戶之奇非張華所能詳亦揚雄所未賦猶以清陽玉葉徒高八觚之基銅冒金塗未極九衢之變故駕蒼龍而時邁飛翠蓋以雲翔若復降清蹕於瓜廬屈重搁於圭竇則天將倚杵奧且生祥金入捧劍而頭低玉女投壺而腮礙必致王商門小雨沾從者之衣叔子笑闌入立弓閣而語筆舍無賁庸之設爻閭有穿漏之憂此其不敢者一也說者謂周王德盛蒿可爲宮唐帝心清松生於牖是以

天子書雲蕭寺聽雪靈巖亦復非幹庸除宗廟陊剝消煬與坎埏不礙嘲濕與平燧無嫌職此類推則又儼矣夫半椽三瓦得目巧於空青開士蕊蒻難引繩夫臣子臨民浣濯戒在公羊窑石礲諸載於晉語隨園者考槃邁小陋室銘傳比王導之亭臺官非師傅學熊安之洒借入愧經神張黼扆則木屑難用爲庚牌樊築鑾則草根將嗅於甲帳雖三土爲堯茅茨不剪而重瞳是舜部婁何觀此其不敢者二也倘賜水衡之錢領度支之費亭公栽樹扁長呈材竹入司監風歸令史佻天以爲己力勤民而將自封恐剡溪立弇戴逵不安楊烈賜橋阿稱薄福果五丈旗復道周廬之所高樹方明豈十七步長闌連石之鄉可賫處士此其不敢者三也若令自修越時私貣吳雲庇此匏居媚於朶殿恐身少清宮之費家無潤屋之資九

仞臺高難超子午三成土小敢號昆侖徒使孟室見光趨椽被誚蒿艾之五句有愆射稽之四板空謳此其不敢者四也夫黃籍白籍各有都家區士區廬豈容墟戾枝離禹航之地叩鍾山之英忘首邱之思冒寄公之號本非土斷難告僕夫雖孔愉在郡卽會稽以爲家盧拡居官愛靈昌而不返稱周非客受廛皆民然而淸問忽下於九乾巧宦有同乎三窟此其不敢者五也昔春陵沛邑之幸本是雲龍槐眉丌璧之觀無非仙跡卽或宴戴公之山下訪杜桐於樊川大抵謦蹕淸塵早張旃艾未必天豚暮飄許直東廂今者淙鶴溪深母妻俱在桃源花老雞犬相將避則靈瑣誰司留則重撩難伏豈挹婁有九梯之穴廣陵非六愼之門乎且夫尊無二上鹵路馬者有誅席設九重過公廬者必式苟降羲軒之鑾輅將見堯舜於虀牆㓹棘曾枝都成皇樹衆鳥窮瀆盡是帝邱紅杏進而黃紬封御香留而左扉闔空抱李崧之宅券將寄息夫之邱亭此其不敢者六也且夫四千償樹十萬買鄰洗薤同渠灌花相助鑿壁分一燈之火綠楊爲兩家之春久已洽彼比鄰無人笑拙矣倘復路布甬道門開劇驂剝小人之廬弛文子之室伐東鄰之棗樹移南家之輓工則燕雀驚棲將歸咎於連牆之士池魚波及兼抱慚於乞火之家未增景於邊擦先樹怨於襟背此其不敢者七也抑又聞之島渚鶴洲以小爲貴雲巢瑞室惟曲斯幽倘加將作之經營定用考工之儀式九蓋皆纖四維盡參樹剪賓連衢加甓磩旣鎮其囊損一壑一邱之致將懸以藥改半郊半郭之風必使地上布金池中鋪錦藻兼睆目玉帶呈圖有莊嚴界觀無濠濮間想此其不敢者八也或謂捨家奉佛明僧紹且結緣焉以宅易州武陵王或儻倖焉又何妨借終南之捷徑獻白雁爲司城乎不知枚剌草心殷籥雲力薄帶淵牆而後起身若斷蓋冠蓬累以蹩姍形同欺顙倘芰荷衣冷見日先焦竹笏風輕朝天便墜翻使蜘蛛讓隱驄雞止談山且移文松將變色是以抽蒲筆寫蓬心獻邱里之言當華陽之表往州刑馬願迎三皇之車谷口寒門冀免萬靈之接公謀參嘖室職任咎單耆君何九愛人以德留蕭閒之草木卽錫福於煙霞不奪箕山未必堯階之路零許扃石戶黷彰禹甸之風淸

答王厚齋書

昔者由余入秦弭節西極樂毅遊燕稅車金臺之二子者豈忍棄其鄉哉誠狃於名而憂夫世也別後豨膏棘軸衡流方羊躍靈促輪蟾目瞪轡馳原隰之繡錯睇巒巘之嶄絕凡海王所以尊地媼所以富玉節所以走晉金椎所以馳秦亦既覲止低徊留之方知刑馬之郊有古皇之跡負黍之壤果隱士之居古人文藻必資遊覽倘爲鄙儒終慚都士僕學非賈誼乃蒙吳公之薦才劣孫宏竟對明廷之策猶不自諒以爲庶幾排金門進紫闥彈危巘之八索調朱襄之五絃矣爾乃强臺未上弱水澽沉知北有樸圖南無力側身徒赤壤局影非朱門梧邱哭而仲尼之車不停范蠡吠而文種之旌不至我獨何能無概然已而遇薦主金公之憂卷舌望星若鳳握手或奉壺冰或操量鼓待其事竟然後拂衣宜可使兩簡賁耳讓禮震以前驅萬載又胸救范升而早退哉僕聞亭歷萎於炎夏款冬華於嚴霜窮通之靡定也呂尚使老者奪項橐使童兒矜遲速之無常也粤宛之天難卜侯龜之兆高墉之地終占射隼之功故匡衡對策不中經義益明蘇秦揣闔無功飛鉗始學僕雖摧折亦無瞢焉倘慈自苦櫟樲獨前樸繡範其身蘭滫謹其湛庶幾再奮溟池重亨天衢非觀書於太史亦聽役於司徒耳若夫辭君王而爲鮑焦之遁衣敝袴而爲買臣之歸則擲楯無所題橋有志歸未見靳用趙何益揆厥下情實非所願方今木葉臥地天風隕霜候雁宵征秋河曉碧先生蒸馮珧之膏飫胥粱之酒折招搖之桂召狂屈之徒唱古寡應呼令誰聽坐無車公知必不爲樂也嗟乎朱絲未染猶隕楊朱之涕白髮囓指時動曾參之懷況復心旌風搖芳訊雨絕𨷻巾褐於旅巷生絏謳於斥苦涸魚噓沫而後知同池之懽越禽孤棲而後知離羣之哀夙欽德音辱贈敢答削札局函悵然何已

與蔣茗生書

昔柯亭之竹非呈響於蔡邕鹿盧之劍豈矜奇於秦女乃過之者駐轡佩之者超屏何哉美見者情生氣

求者聲應人非矇瞍覩夷光而逕眸地非聾俗奏咸韶而傾耳此鄭風所以歌緇衣周易所以稱蘭臭也若乃惠施泗交而無從屈平獨立而增歎游魚欲出而瑟希雍門思悲而琴寡無所感之誰為應之客歲稅駕廣陵見足下壁上詩烟墨猶溼素塵將掩僕手拂口吟色然心駭絃歌應節流水可以移情同堂異鄉停雲因而增慨字尾書茗生二字噫江上丈人澤邊漁父伊可懷也彼何人哉僕雖識高敏夢中之路難抱張騫鑿空之想縱有宜生切肺之義更深孺悲無介之虞於是殫深心於搜羊極冲襟於遐訪西朝孰訊虛位以待李巡東海得書榜道而求孫惠愛而不見於今三年幸安亭公子紆轡白下道足下居洪都之地為舍人之官其才藻耀其人玉立然後知足下國之良也民之秀也欽遲者方望若歲而馳譽者久顯若雷雖然九州大矣人才衆矣僕蘧伏江表足下鳳鳴神都僕知君君寧知僕哉豈意銅山之鐘地隔而霜應晨風之鳥樹遠而聲交郁原渡海方覓孫崧北海有心早知劉備於是遠蒙矜寵重寄篇什開函香生凌紙怪發驪龍未過先投六寸之明珠師曠方驚更轉九天之清角識麟一趾眸子自矜藏鳳半毛門庭可賀所冀足下北行之日鳴騶臨況僕糞除敝廬請吾子之須臾焉昔者嵇康命駕千里相思元度出都一日九詣心期既重手握自殷緬彼賢流寔其然矣足下與余豈在古人之後乎

與延綏將軍書

枚聞遭逢者運也經略者才也蛟龍乘三春而起蟄虎豹臨九關而威生齊有黔夫燕人祭北門之鬼趙有李牧秦王罷東幷之勢林父獲酆舒於北狄萊子朝晏弱於東陽莫不乘風雲躍金石隱敵國於壺外聳金湯兮千里若夫攬九邊之控制論八鎮之規模防秋以全陝為尊入關以延綏為要產非西極不號龍駒人過陰山都名壯士角聲宵奏延陀之妖雪驚飛檄草朝成西毒之黃龍氣盡此則河湟惟唐休璟能知而安西非郭代公不可者矣卓園將軍浙西人傑河鼓一星戴豹皮之冠纏虎尾於臂堯廟蹋壁橫行十尋齊市長繩曳馳三丈天生躍弃苦竹刺而如飛黃回運刀激水灑而不入為賊習[illegible]騎牛讀書故

能拔身銀槍起家金穴蛇矛丈八擒青犢以立功浴鐵三千鎮白門而擁節子陵臺畔來侯霸之車聲杜甫柴門寬嚴公之禮數容長孺爲揖客喜韋叡是同鄉甲戌春二月朔

天子於京師日午捧而雲開壺未投而天笑舞羊侃之槊樹折苑中擊周寶之毬勇聞殿上遂製梁公之金字賜萬徹以膜皮一障乘邊雙旌出塞從佽人武試亞夫之治兵青海天驕服高皇之善將此行也東門介士南國儒冠老者頰鳴少者齒擊莫不指輿圖而思丞相攀大樹以望將軍僕獨不然蓋有說矣夫虎飛食肉之奇豹死留皮之語尚屬武夫之佼佼難語大雅之愔愔惟念我　國家休養百年欽明四代南至於濮鉛北至於硯栗西至於氂靡東至於開梧莫不候月歸琛占風納贐惟西戎一旅屢折箠笞小醜尚存英雄爲之氣湧匈奴未滅男兒何以家爲公之聞鐘壯心投袂欲起也久矣今者旄頭夜落神雀朝飛單于生內亂之憂可汗有尊天之請旗書歸順鳥願投明貢牛羊稱唐帝之畜生獻燕支作漢宮之顏色而且雕庫來告國難康居願作先驅　天子哀彼氈裘受其楛矢恢張黃籍編隸烏丸愛虞詡之議涼州常通右臂薄僧孺之拒悉怛坐失生羌將撤戊巳之邊防增庚戌之土斷置燭龍之州邑懷闒茸之人民蓋渭橋謁而麟閣畫十一將高昌滅而北方靖三十年誠綏邊之盛事柔遠之鴻業也所慮者其來莞忽非八柄所可維婁其義羈縻非九刑所能震攝是以不樂水土則頡利思歸略失機宜則梁安中變贊普獻寒終持銀鶻而奔梨樹請盟竟鑄金枷以待羈留質子彼何愛於匹夫安設屯田或且鞠爲奧草雖依漢與依天等而受降如受敵然矧孟珙之宰萬間班超之國五十豈無能稱操刺賢號屠耆者勢必滿月生心推寅起事等夜龍之射闕學蔓叔之遺天我已垂囊彼方鳴鏑階將舞羽寇且張弧夫西域何足敝漢而平準卒以成書南蠻未必困唐而徐州因之盜甲然則魏徵憂國之謀江統徙戎之論誰闢鐵牡永靖銅駝非所能知也不敢不告也延綏北可控五戎南可衛三輔有蘆門塞砦之險有清邊三族之戍願公消禍於無形練兵於不戰先知爲哲見小曰明鄧訓馭燒當恩如父子高車畏陸俟嚴若風霜庶

幾廷光拜城上而黯然梅錄識豐州而不動此策之上者也不然則六耦開弓三䕫起戎嫖姚之兵五道孫武之智九天焚老上之龍庭掃湑維之甌脫必使頭飛六角面縛三門服匿廬空珍珠帳捲然後鐫碑怒嶺挂弓扶桑乃爲大丈夫之志業耳昔者刑㴆之地動文命之威椆鼓之歌殺空桑而作將軍其有意乎然而教民七年先甲三日避險尙遠趨時貴近銅柱蒿牆都煩筆畫琵琶蹴踘盡是兵機或未至金城先圖方略或經營玉壘不設塹門慮撓事而內結中涓選精仗而自臨武庫緩帶之時畫虎尾春冰之館撥枹之際有銀衡鐵室之防此又豪傑之著龜忠臣之葆就蓋謀高然後陣定主信然後權專功雖成於臨時道當裕於平日也僕身別熊羆心依鹿豕蒼鷹當秋而先倦老馬聞戰而不哮至於繹歸義之三章唱婆陀之數疊鐃歌頌漢江漢美周則力有餘妍心無他讓早染毫素勒待燕然之銘若作馬曹請設舊交之位

與雨林似村兩公子書

昔東阿衆庶子之春華廬陵愛延之之淺薄郭家駙馬贈錦繡於李端蕭氏畫堂寫丹青於到溉非關公子定愛才人從古青琴最憐同調我望山宮保仗節觀河折弁訓子孝綽門內能詩者七十二人崔約書中手抄者八千餘紙丹山氣厚雛鳳爭飛湘水波清叢蘭並茂一招隱者三宿南牙恭逢雨林似村兩公子車蓋初傾絪馮並坐當恢台之孟夏均貴賤於條風珠耀雙丸難分甲乙玉森兩樹共倚蒹葭與祖約談次日如失眠之客聽裴綽語終宵間彈瑟之聲天士去而地士來世儒倦而文儒繼寫長瑜之佳句則乎界烏絲看太叔之彎弓則箭穿楊葉可以測交可以樹善又豈止梨名眘坐酒號蘭生極鄆主之懽情考雅遊之盛事也乎亡何梟飛繳氏鶴去遼城叮嚀縞紵之投惆悵河梁之別嗟乎烏猶擇木人貴知心碌碌毛生慕平原君之高義惛惛丁牧事東平王而不歸僕豈忘情遽吟別賦哉所奈惟士無田小人有母桃花源好非漁父之家庭桂樹山空剩淮王之雞犬松風耳冷聽官鼓以驚喧蘿薜衣涼對簪纓而覺

野倘復棲遲幕府晉戀龍門不為百里之侯轉作將軍之客是失魯而以千社為臣辭卿而以萬鍾受祿有乖出處無解螢饞是以唾井情深耕煙願切團雪散雪歌申叔之雜詞六之小山別何家之兄弟願言指水深表僕心未得銜泥長巢君屋繩牀一桂知來者之人稀雲水千重恐夢中之路斷幸而紫羅香在維佩聲留何處雪泥不印飛鴻之爪有時烏鵲能通銀漢之津翠被鄂君歡難抗手黃衣慶忌呼可傳書明年蕖水蓮開尚想同舟於王子他日郎君官貴莫施行馬於門前

上台觀察書

枚聞夏后上三嬪而得九辨板板非上帝之心周官操六計以馭羣才休休乃用人之道是以情在理先聖人且以爲田矣瑜不瑕掩扆工乃以觀玉矣枚赤緊濫膺丙丁趨走深慚萊蕪不能闢絲灼不能清悼鳶不能仁强宗不能拔故前者三牖崇階五內震動恐諸葛垂問何祇之吏事不修曹公共談子揚之精神未藏不意明公寬負子之責入飛耳之談怒枚剔嫐歌郎抵觸金布枚始而驚繼而喜驚者驚公於東方未明之時容光必照喜者喜枚於國風好色之外餘罪無他不敢抵攔不求道地但願陳其悃愫素一考之詩書昔李西平郡將也而營妓自隨白太傅司馬也而商婦度曲頗踰規矩雖律官箴乃其人皆功在山河名香竹素枚自涖官以來未嘗一刻忘簡書不肯一言枉訊刺待至五花判畢四郊雨甘乃敢彈箏酒歌掎裳月坐愛鄂君而流連翠被賦洛神而惆悵驚鴻事有甚於畫眉盜非同於掩耳蓋以爲靖節閒情何瑕白璧東山女妓卽是蒼生蓮犿無傷小德出入可耳不圖閨內之悍妻見赦閨中之妬妾包容而轉崇大府搜牢長官狙伺嘻過矣夫采蘭贈芍不見削於宣尼閉閣尊經翻自附於新莽余中請禁探花而以贓敗傳元善言兒女而以直聞張翰有小吏之詩高風嶽峻盧杞無侍兒之奉醜迹風馳杲卿忠臣徵求花粉輔國逆豎靜學沙門古來君子之非賢於小人之是布在方策僂指難陳枚所仰止高山恥居下流者蓋有在矣然明公必以兩廡相期一流見待謂破老亦傷盛德晉姪何以齋心則枚雖不迷復

於此時亦必味回於他日若徒鋪張令甲震耀風聞捨德領而詞陰私談牀笫以爲恫喝則蕭何律上不禁笙歌宓子堂前豈無琴瑟而況李元忠不以飲酒易僕射徐騎省肯以歌曲換中書人孰無情士各有志黃鵠舉矣青天廓然丈夫溺死何妨而拘游哉公幸毋以尋約之繩困奇俊之士也

慰蔣用菴侍御失火書

公子來接手書知先生名山副墨已爲六丁所收北闕巾車更爲五酉所尼噫其酷矣僕不獲執鐸將振作公孫之侍又不能反風嘆水表郭憲之心敬以殘客之卮言博達人之莞爾蓋聞火也者於水爲妃無平不陂在夏爲孝其危乃光是以梁殿浮圖武帝以爲道高魔盛魯焚宣榭何休以爲黜杞新周老物晉存燧常青而不滅霸圖吳就壁雖赤以何妨王敦則捧紗帽以呼事須及熱韓安國對田甲而笑灰寧不然先生以霜後之松鋳作焚餘之圭璧紅羊刼小白撰家空幸草雖存勞薪已爇未免蕭邱性冷炎上心孤然而浹日而遇七十二毒者神農之嘗草也鑄財而燒三十六爐者冥司之懺除也造化阨人必極之於既往相風測景當覘乎其所將元冥祝融時相爲帝桃笙葵扇事豈有常子烟被賣於棄公乘車食內墨子跌蹶於楚國錦衣吹笙海三凍於慕容之朝山一飛於身毒之國動將靜轉晦與明通肸蠁之機由來久矣而況火原號聖烟亦稱祥非翠郊天庭燎華國營氏祓爟而作相衛侯名燬以興邦豈非鼎彰調燮之功離本交明之象哉先生內學七緯旁通三微子樹逞能五神開敎清談而熒惑退舍鑄詞則蛟龍捧爐謝元之度殿安榱必敎得所諸葛之藩籬亭障雅有精思子玉賓朋時時過桑楊帽袍袴都是內裁方將耀山甫之將明麗子培之穆行鞭笞能鯱攜讒變龍而乃眼熱年盈東壁有餘光之乞蠶生禺筴西鄰非論祭之時遂致本燧作鑽而融風反逼紅霞未嚼而赤舌先燒象無齒以身焚魚在池而殃及二卵之罰嚴矣三錢之府閑矣海內憐之思舉旛以留賢士林惜之願束緼以還婦誰知先生三世長者深知服食之方半生王門未領烟霞之樂一旦脫韝解紲蔭暍迎涼還桑梓若能竟笑伊呂爲堯庸三千太學

請叔夜爲師九萬已箋待羲之染翰巡狩有典牛皆應邵文章作奏雖工不署馬周名姓箋清簧煖撥絃
愛火鳳之聲炙鵠烝鳧享客闞爍人之妙幾幾乎龍叔方寸日映皆空許由一瓢風吹不動矣天以爲阮
瑀不出當焚山以求之張昭不朝當燒門以脅之與其元纁作聘不如朱鳥催裝與其國士持鞭不若炎
官張繖於是司爟戒令閼伯前驅百蟲將軍煥然烈澤黃車使者爛其盈門絳雲起而捲霄畢方飛而升
屋焚來諫草都作赤章取去易愢將鐫碧落寒山龍艴爭彩筆之光芒太乙青藜搜虞成之冊府莽頭孔
履武庫存無虹蜺霓旌安公來否必使焦土無立錐之地而後文星還小謫之天譬恕度尙焚營兵裁前
進耿純燒舍戰乃成功蓋沉檀非爇則不香鷹隼因驚而愈奮也當此之時先生無心冢累商邱出入烟
中抱德煬和姚光高坐火上亦曾憶及隨園燈宴紙醉金迷有个故人蔦肩火色乎所望收回餘燼不諱
熱中燋卜楚焞邛烘夏縵法非東漢罷官可入京師壽祝南山高爵應歌天保
皇上聖恩似海燭照常寬公卿知己如緜楄杆必助金天作頌非王融其誰能玉牒封山得相如而輒賞
將見蒸出芝菌收之桑榆燃石冷而重溫蜀井窺而再燄不必東煬齊竈西祀盤庚而早見鐵柱彈冠鳳
池還汝僕與先生心期卅載賦別三年飲共燒蘭痛分灼艾乃趙佗有風聞之信謂李斯在逐客之中不
知僕雖禿炷之年不畏赤熛之怒突薪易徙冰繭難焦能與雞談不嫌鵝傲我以石季龍爲海鷗鳥彼尊
王延壽如魯靈光射三發而皆遠許爲劍再舞而不及劉季亦猶沃焦山大受海水以皆消螢火丸空當
刀兵而悉度早服飛霜之散何勞撤屋之防先生來書問季豹之生無念西施之網末則又不知暘谷將
沉趙無炊種暉臺已暮莊不傳薪妖鳥空鳴伯姬呼而不至豔妻雖煽祆廟禱而無徵宵明燭光豈貧家
之肯降穨陽晚照悵行樂之無期惟有顏叔灰心稱貞縮屋高車生女築臺配天而已至於傳張翰之下
金昌眾椒鳴之迎境上則頗似燧臺搏影丹穴尋聲處處庚冰人人元化由欽遲之念切致閃揄之惑深
也不然僕學幻有年隱形無術蘭陵非朝歌之地何必回車稽呂雖千里之遙尙將命駕豈有麾左師之

短策過華臣之門而必奔撇三輔之長裾當季長之室而不入者哉小舒結轖折此疏麻寫成父之賀書替君解祟當陸渾之高詠一笑臨風

與楊蓉裳兄弟書

粲粲門子方深三年之思采采蘭訊頻有十行之寄想足下昆季菲枕圖史自成馨逸煙墨資其藻飫元儒養其惠心起居康娛故多勝也承示詠懷錢塘金陵姑蘇各二百韻伯歌季舞人據一邦銀湧金鳴光生五字鴻文無範鳳德有朋盛矣哉關西華族其有河東薛氏之風乎夫歘啟者窘於篇縺獵者嗇於典醲喑者弱於氣僾息者殫於力多文爲富鑿古惟艱而諸君極亭伯之紛醲夸茂先之詳贍鱗鱗雲起華嶽峯分郁郁香霏博山鼎峙足使楚豔奪席漢侈讓坐吳志削簡越絕廢書雖臧旻數三十六國東王投千二百驍未能抗子叚足啟予然而寡者衆之所歸也約者博之所極也照乘有珠何必谷量牛馬啟闗得鑰奚須治扇錘爐成王冠周公使祝雍爲祝詞曰達而勿多也陸機云夸目者尚奢愜心者貴當劉勰云富於萬篇貧於一字凡茲明訓粲若列星叚以言少則理顯詞費則耳聒闊幅裁衣何如擇布而割璧雞供饈不若取洎以餐自類書成於皇覽而三都兩京鮮傳抄矣風土記於孝侯而郡志方言成旒贅矣漢廷徐樂只載一書晉掾阮咸僅傳三語君子多乎哉不多也諸君抱竹素之繁富闢塤篪之唱於當稚齒之英峙對惠山之平嵺故宜棄膚扶髓斂志詣微孤鶩神皋窮追道岸不必旃晉郊以示衆誦秦碑而夸博也願鄧將軍捐棄故技更受要道僕亦竊比於子穉焉且夫擲米成丹是麻姑少年之戲指心爲師乃遵明老來之悟才惟放也而後收之不枯氣惟雄也而後攝之愈密能取淡於濃則清泉皆沆瀣矣果得平於險則拳石亦華嵩矣諸君研閱不休必將悔少作縱橫既僊定入康衢譬如芬芳滿林賞心者不過一枝之秀元黃錯采適嗜者乃在牛䪻之服鑿毀雖繁詞不可芟王濟雖略入不能益此則學海之回瀾文心之進境也已傳不云乎龍生九子應龍好飛鴟吻好望今飛者健士望者老夫企予之私聊寄一笑

二三君子試咏我言

小倉山房外集卷四終

代許方伯爲高太恭人徵詩啓

錢唐袁枚子才

夫卬卬者椓娥之臺奕奕者甘泉之畫不幸大戛人仰徽音昭明有融門標綽楔此固輿門之母範青史之女宗也然而三心五噣星小則光微寡鵠單梟巢孤則室毀安得如幾如式有守有爲如高母丁太恭人者乎恭人居齊女之門爲吳娃之冠椒花作頌久著風華金井微行從無亂步贈公磐石先生好麗有殷勤之意待年當婣變之期爲戴香纓聘來夕室助遴氏之箴誨師曾之琴揚衡但笑于房苛姤不聞于室茗華刻玉莫辨姬姜銀鹿弄兒儼如娣姒此非行修于女公子之時而誠格于若夫人之處者其孰能與于斯乎生觀察六年贈公遐卒當是時也枚皐依母吳市拌浮陸賈分家越裝星散二升鹽菽愁吾子之餐多千里靈輀苦休夫之路遺元昆蛸孟各自傒馳餘子公行半皆呂鉅曾曾小子八襁衣單頊頊蕭晨三隅煁冷亡著聲而欲哭坐蔓室以無言古之人雖姜氏稱哀盛姬姓痛方茲縈獨殆有同焉恭人乃倚竹忘寒茹荼耐苦諱鯉庭誥蔵敕楹書道此子也才可受折葼之教而無父何怙空瞻橋木而趨于是嚴細德之險微延經師以程督惡奔露紛長捐躍首之華象揥崔釵時映麻衣之雪煩擲私服纍手三盈經紀朝饔川梁一笱男錢女布共鹽豉以經營鄭絡秦籌雜書聲而上下卒能維婁侮甬眞冷沖人放仗塔邊五百道小夫人之乳武功爵上一萬戶大呼藥之官眞足告皇辟于九泉慰威姑而一笑也已更可異者谷永餘責原有萬金張博負人竟無一報在凡情必挾趙氏之孤索秦城之璧而恭人截髮置酒數祖陳詞念先子之交情燒下手之空券遂使鄉傳市義而馮驩稱高人爭報恩而宋清轉富可謂雌亭吹骯髒之風女亦洗金銀之氣者矣觀察五命賜則一麾出巡駐馬洪都褰帷白下凡十部宣風之雅化皆三遷訓子之貽謀雖石養祠空有淚尙彈孝水而瀧岡阡表無人不仰慈雲某官共南戚姻聯家督飫聞

穆行敢閟徵言占鷾序以先行喜鳳毛之蔚起當年平視識閥家絡秀之賢此日欽遲拜魯國成風之廟伏願方聞之士弇雅之才各振霜毫大書金管斫三湘舜竹雲委千行探龍威禹書文成三篋庶幾旃檀香遠因風力之吹揚玉女峯高得奎光之照耀補周官陰禮憲于王宮並張華女箴垂爲內則

謝金撫軍薦舉博學鴻詞啟

公奏　本朝鴻博停五十七年廩生袁枚裁二十一歲奇才應運卓識冠時臣所特薦止此一人枚聞命驚疑心顏跼蹐伏念非常之科盛名難副顧問之職童子何知昔王修表高柔於早歲何點識邱遲於幼年大抵獎借齒牙策其上進未必刻雕朽鈍揚於王廷我德山中丞西州叔子洛下吳公金奏議徵玉容領度永朝東海先退者定是蹄窪星拱北辰最近者莫如奎壁趙文子舉七十餘家豈徒管庫崔祐甫除八百餘吏不避親知栽桃李而旁及葑菲取絲麻而不遺菅蒯於蒼鳥羣飛之日作一夔已足之章在萬人如海之中爲國士無雙之譽伏念枚浙東之鄙人也才識妃豨學辨甄盎徵驢數栗未作州書販鼠賣蛙難逢都士坐帝後七車而不敢問山河兩戒以茫然雖騶忌見瀆于偶然三問三答而子晉對師曠業已五稱五窮當陸遜入幕之時正耿弇北上之歲南朝甲族初入銓曹東海孝廉裁過半世就使十行俱下誦亦無多公然三策明廷問將何對愛費禕而許驂乘蜀郡驚看薦王褒而說華年江東傾耳定使彼都人士爭傳賤子之姓名滿殿侯王來問徵君之甲子欲辭似怯將赴先慚枚又聞君子之愛人也公薦與私財不並儒生之受惠也感恩與知己難兼是以顧榮舉士便號南金晏子脫驂不共天祿公乃長府資錢監河貸粟奴星衛道計吏呼船敝屩張節度之旌旂聚檬護行人之風露鄭莊千里不必齎糧方朔一囊無勞索米豈非律吹過暖楮刻失眞者乎茲者夫子牆高長安日遠作充庭禮陳於方物之前署行義年副以尙書之表秋風匹馬難攜三篋之書方寸舊都檢點五行之志扇提謝公之手十萬當增人非員俶之才五千難闢枚惟有玉海尋涯金天進頌學書生紙免脫容刀敢云劍掘豐城一出而四方照耀

庶免鶴乘遵祖命舞而雙翅鎩致公非殷翼之孫謀致人於九天之上我是已隮之戴負重恩如五嶽之
高

擅責旗斷謝岱將軍啟

枚初離書舍便領雷封雖有愛民之心未知事上之道本月二十日公麾下役張升徵李氏之租囚周家之子移宮換羽意欲何爲盜爵毋刀志在恫喝枚已得其情略詰其故而升罔知尺一任意倘張莫敖趾高伯珪聲大坐獄之鄉亭盡駭殺青之金布安存此枚所以不及上聞遽加杖決也然而承符手力律雖不判尊卑而臺使軍丁罪合先爲上請魏絳戮揚干之僕六騶皆驚秀實誅郭令之兵一軍盡甲乃蒙明公薄懲不形覩過於黨始懲破柱之風俾識堂廉之分纖赦如絃之直以全傳棧之材人謂枚先有不耐一官之意而後動於刑枚知公原有不屈一夫之心而敢行其志園丁芟主人之荊棘方欲居功子孫鞭祖父之家奴自知小過念前愆而莫贖圖自新之有期從此申公憲以報私恩依然執法而得下情以白執事合緩須臾庶在野免銅拔之歌亦爲公牖銀刀之隊

謝薦擢高郵刺史啟

枚五年曠職四任專城以李蔡之下中任尹賞之煩劇譬諸朽木蒙大匠以包容自笑駑駘莝香萁而惕息六月十一日聞高郵州缺以枚表薦伏念枚一級官階九牛難挽三刀吉夢五夜無徵遽加不次之遷恐負孤終之責況邗溝孔道甓社災區驛過如星鴻飛滿野弦高之牛十二難犒行人子罕之粟一鍾待餽餓者數江南赤緊之任豈乏老成用浙西佔畢之儒恐乖人望官雖遷而意怯福驟至而驚多在明公抱有造之心輪囷不棄在末吏戴無顏之帢傴僂升高攬鏡照影公然大夫𤕨手捫心得無小過倘薦禰之章追之不及則推袁之表意實難安惟望明公賜以錘鑪寬其銜轡須俟活房之令甲俾有遵循置卓子康之官僚助其不及雖非製錦初學裁縫但願張弓倍加矯厲庶幾精文善法究辨無訛送往事居奮

言不起得下以盡當官之職而上以報知己之恩

上尹制府乞病啟

枚歷官有年奉職無狀蒙明公恩勤並至薦擢交加雖停年之資格難回而知己之深恩未報人雖草木必不謝芳華於雨露之秋水近樓臺益當効涓滴於高深之世不意本月三日故里書來慈親臥病枚違養之餘已深踧踖得信之後愈覺驚疑伏念枚東浙之鄙人也世守一經家徒四壁對此日琴堂之官燭憶當年丙舍之書燈授稚子之經劃殘荻草具先生之饌撤盡環簪餘膽罷含斷機尙在未嘗不指隨心痛目與雲飛自蒙 丹陛之恩得奉板輿之樂春暉寸草養志八年然而萱愛家鄉種河陽而不茂筍生冬日覺梓里之尤甘客秋之蓴菜香時堂上之魚鮮返矣枚欲再行迎養則衰年有恙難涉關河倘遠訊平安則隅坐無人誰調湯藥在親闈喜少懼多之日實人子難進易退之時瞻望鄉關何心簪笏夫人情於日暮頹唐之際顧子孫侍側而能吝精神儒生於方寸昏亂之餘雖星夜辦公而必多叢脞在朝廷無枚數百輩未必遽少人才在老母撫枚三十年原爲承歡今日情雖殷於報 國志已決於辭官第養之一言固須臾所難緩而終之一字非人子所忍言且高堂之年齒未符或恐事違成例太府之遭逢難再未免官愛江南茲當五內焚如忽爾三秋痁作思歸無路得疾爲名伏願明公念枚烏鳥情深允其養親之素志憐枚犬馬力薄准以乞病之文書實緣依戀晨昏退而求息非敢膏肓泉石借此鳴高得蒙纂攝有人當即星馳就道或老人見子頓減沉疴則故吏懷恩還思努力此日得歸膝下皆仁人之曲體鰥生他年重謁軍門如嬰兒之再投慈母

歐蘇非四六正宗也爲公牒文字正自不得不爾

為黃太保賀經略傅公平大金川啟

蓋聞射鵰無力難彎青海之弓洗甲有心誰挽銀河之手福不宏者不足以成大事量不遠者不可以語

武功敉葺皐度鐵嶺而南番降馬隆到涼州而樹機破叔敖甘寢秉羽而郢人息兵唐叔搏兕徒林而太甲靖亂大抵功因將立臣爲主生飛龍服皁於黃靈赤文候日於堯屋恭惟經略忠勇公閣下識窮兩戒學通四夷蕭何昴宿之精傅說中闈之祠

皇上以金川不順前師無功命亞夫代灞上之軍假王導以安東之節當是時　天子有憂邊之色三軍無報捷之書公以鄧禹之英年抱終軍之逸氣加杜天都部領百保鮮卑履及窒皇謂誓師之始梟鳴牙上卜取賊之功爾乃羅烏角過青岡渡桃關走天射馬難容足車不雙行殷武伐荊蠻誰能深入岳侯討楊太除是飛來公造張綱之衝車破公孫之鐵檻製宣王之軟屐曳朱泚之雲橋誘彼馬人搜其龍戶一鼓作氣三刻踰溝其擢堅也如彎氾畫塗其奪寨也如決流抑隊我御未爲鵝鸛彼軍將化蟲沙人方疑苛礬之取倡陽何其難而魏舒之降鼓子何其易也不知黑龍噓氣代公之草檄方成飛鳶墮溪伏波之毒淫難受飲摩訶之地汁拜井無靈啖潁上之弓絃臺沙自壯而且九折叱王尊之馭三更裹鄧艾之綿奉走卒以爲師謙能下士射酒樽而不動忠可忘身肉非黃羊不畏汝刺金雖如粟豈入我懷非有動心忍性之功其能有熙天耀日之烈乎正月初六日金川酋詣大軍乞降公稱　詔書許其不死於是雪霽降旗之上花迎銜璧之人葉鑄多羅手牽玉象捧盤上表織錦陳詩公郎洞開重門雍容免胄釋蔡州之牙卒用孟獲之軍入頃田不租十妻不算此秦王之誓言也我無爾詐爾無我虞此宋公之盟約也界銅柱以千年定天山於三箭元旗返旆白馬還朝荀羨二十之年威儀可想蔡茂三公之服士女爭看解去兜鍪重含雞舌八戰八克爲隴右所希聞七縱七擒實南夷所心服昔劉方之征林邑殺象享軍萬歲之渡靖蛉仆碑應讖以彼奇功方斯蔑矣　天子禮頒異數恩錫非常覆草綬以蜀纈之袍賜房喬以黃銀之帶金釵阿杜詔餉鸞龍寶劍椎成署頒陳寵水晶鹽好分崔浩以同甘鐘鼓聲希採李晟之安否某一官柴立萬里梟趨寫孫歆虜捷之書慚無健筆讀魏絳和戎之奏如接芝風覩天上之貪狼年年斂角顧

將軍之大樹歲歲開花

謝蘇州趙太守啟

蓋聞月犯軒轅帷簿徵於天象宵擕衾裯心曙動於星辰歔欷何幸遇入不淑猶之胠沙思水空泣鮫綃祓火釁猳難昇澤域從來錄事都知之號頗少回黃轉綠之期若乃匽湢落英仍登圊廁猥臕裸國忽被冠裳律吹谷以成暄絮沾泥而起舞洵可稱爲生佛喚作天公恭惟文山太守弭節關中班春吳下千尋嶽峻擘玉女之頭盆九派江清渡洛神之羅襪我靜若鏡賓至如歸雖麾朔華堂太守毫無目色而維揚旅夜相公深護才人則有女號青琴郎名白石偶過長陵小市迎來油壁香車純鸞其容慶償其性含睇宜笑淑質豔光玉妒坐於帳中花羞落於庭下目作宴瑱飽矣情如穆羽調矣三宿空桑法喜維摩之戀一枝華勝紅綃綵樹之緣其能無天花染衣黃玉志鼻也哉可奈犀難驅鳥裙不留仙拔宅心殷箏雲力薄藍橋忘乞漿之路桃源迷再訪之津遂乃髮墜黃鄉釵飛白鳳身單螢火骨瘦香桃金輪之呪無靈玉指之環有淚樓羅歷日印龍子以無多芳訊疏麻託雁奴而莫寄山河滿目潘岳西征尊鱠呼舟季鷹南返忽以微之之小住爲阿軟之再逢數華年則星已重周藏團扇而字猶未滅哀其窈窕蠟視橫陳儂已頸僂守孔子閉房之記卿須解脫歌獨孤散雪之章但願蓮出汚泥珠澄濁水桐成琴瑟不負鳳鳥曾棲劍躍龍津何必司空自佩於是改鴛鴦之袵爲鴟鳥之媒易孝緯之名妹作李波之小妹適有戴若思者吳之振奇人也相對陰諧絕忘繼靏遂乃甘爲眉匠永結心衣挽玉臂以教封勸鏡臺之早定然而華嚴刼重難轉風輪秦獄冤深誰搖酒樹說三車之法似有前因許二月之奔終需陰訟遂乃輸情白牒獻狀黃堂太守下蕭監州之符急如星火作李元紘之判重若南山浴羲女於甘淵蘭湯始湛放豪雙於北海涇渭永清從此婦婦夫夫雙心一袜朝朝暮暮止夢嚴妝書薛濤自製之箋作庾亮運寸之案取秦女望夫之石補阮公遺愛之碑

賀尹太保側室張氏封一品夫人啟

晉成侯命婦祥徵太傅之家魯國成風聘列小君之號大抵升綠衣於翟茀坐側室以魚軒亦義非自今而事隆往古矣然而銀鐶早退美珥誰探宗人獻禮而無從司馬欲弁而不敢呼爲內子杜佑招匹嫡之嫌喚作尚書王導僅私情之寵豈有小星替月親銜玉帝封章錦瑟乘龍傳作金堂佳話者乎我宮保夫子朱紘不偶玉軫頻拋兩江無怨曠之民一室少相莊之色有姬張氏三商待漏五夜抱衾早朝則薰護宮袍衙散而扶持湯沐具百人之囊飫絡秀延賓采五廟之蘋蘩季蘭尸祭君姑道孝民母稱賢上天寶回文之頌使公卿九奏以聞寫安公德政之碑在金石一人而已於是珠胎繞膝玉樹盈庭廣成君女入青宮武昌侯兒通丹禁固已推尊房老權攝女君焉然而吉人心小沃盥依然夫子官清織蒲如故

皇上引伏波爲外戚呼宇文爲親家以爲朕不正其名何以平章吉禮卿不拌其合亦難燮理陰陽况定子馳名專房已久樊英雖老答拜何妨於是董振禮終擇人勅下命婁嫇之采伴列輿慶之首行當

皇太后萬壽之辰爲新夫人入朝之始斯時也紫極房帥領隊嵩呼鬐髻女官鬧鐘雲集夫人六珈未備假戚里以成妝九拜初嫻詣天臺而習禮班方排乎羣玉影忽下夫驚鴻共指碩人問是誰家命婦知爲尹姞尚疑績婺元妃鞶鑑初搖便染香煙之氣花鈿歸卸猶沾湛露之光蠶母傾衿齋娘頷手較之姨封少室侯號雌亭餉阿杜以金釵賜司徒以石窌覺彼雖矜寵此更恩榮晉公母徐太夫人班亞宋子位比叔隗亦崇

先帝之恩加褒衣之賜一則母因子貴一則爵以夫尊兩代偏紘雙彈高調兌居坤位婦繼姑恩杖久列宮牆輿閣絲竹唱榮華之樂記晝錦之堂從此白髮彭宣拜後堂而甘心屈膝絳紗韋媼將偕老而初學齊眉祝西園老圃之花晚香秋滿壯世上朝雲之色少女風高

謝贍園託大中丞賜牡丹啟

中丞金枝玉葉堯韭舜華黃菌誕雲帝桑捧日心如明月不遺小草於胸中氣作陽春能遞百花於天上凡平泉之一水一石皆會稽之遺體遺神是以二柰霞分三桃綺列青盞苦竹白馬甜榴莫不瑞應金香花生旌節牡丹者公所手植贈園者也緋幃初捲黃蜂報與春知國色將酬青帝親爲裝束映緋袍之色帶露題箋分燕寢之香煎酥贈客兹者移三江甘雨爲百粵慈雲滿地落英攀行旌而不得一叢深色拂畫檻以啼紅公不忍爲節度之芟除又不能作沉香之遠帶未免留連光景倚遍闌干枚非平處侍郎學惜春御史紫雲一朶動杜牧之清狂金帶十圍想魏公之風度願封嘉樹永拜甘棠敬以詩呈拚將命乞且喜移當署日蝶隨香以借來但恐遷到貧家花有知而必惱乃蒙明公遠貽尺素別擕雙株如嫁叔姬贈媵侍而旁兼列國疑降王母吹雲璈而廣集羣仙教伴高人較勝唐宮之貶許親文士還同洛陽之花枚求則得之不負夢傳采筆心乎愛矣奚須雲想衣裳愧曾子之湛蘭香未詳鹿醢笑武羅之種芍藥考訛雲和平分富貴之恩深三嗅馨香而泣下願爲麋鹿銜瑤池壽木之華看到子孫當佛國菩提之樹

爲雲華君翠袖圖徵詩啟

余與壽魚薛君通家三代題襟廿年愛其藻繪飆發逸情雲上時呼阿戎與語幾下孔融之拜客秋小病姑蘇薛君獵纓而至曰比日思一閒寫先生其有意乎余笑而從焉則有汝南碧玉東海蘭芝梳薄霧之鬟披穨雲之髻靡顏膩理目騰光以流波蛩襪垂鬢眉橫山而起黛始則情疎笑淺煙視媚行繼乃承顏接詞華言風語吐如蘭之氣序小謫之由方知貴人未出甘陵珊母先居苦縣不覺爲之於邑也當其千金受聘一車塵胥伴若華之玉宿金絲之帳戴石家之釵樑披湘娥之翠裙可謂花飛席上珠墜懷中奚亡何李錡家破杜秋飄零柳渾齒衰琴客遠去銀瓶落井畫燭啼紅楊枝無力以從風蕉葉有心而捲雨命之窮也天竟如何薛君以帷幕之微作庾桑之宿狹斜大道幾住香車小市長陵別開娃館三妻同濫方共浴於靈公二子沉河懼誓言於施氏於是與僮作約守口如瓶待婢下堂闔扉以土取晨星而作心

艷河上遣遥領海水以滴羅幃盤中宛轉印來粉爪妝臺寶鏡之普寫出丹青露葉風枝之態兩美既合久假不歸外婦私夫厥風古矣論者謂堵狗釁生茅鴟賦作新特使故雄讒畔寄猳與逃嫁同辜未免豈儘貽譏壯士不知苟遠而道即媧皇煉石之必怨偶曰仇豈黃帝婚姻之意是以嫦娥叛壻許住月宮太白竊妻上通星象嫗烝嫁叔方見美於公羊宋嫌置犂竟阻攻於孔子女華比於元聖棄暗投明戢首昵於重瞳因兄背父明珠抵雀不如拾而藏之者之積德深也采鳳隨鴉不如解而離之者之爲功大也與其倖竇絹牙郎芝焚蕙歎孰若與披香博士璧合珠聯凡人間冒禮之嫌或彼蒼補過之事乎不然者猶曲談經鯫生按律必欲辱才人於斷養屈燕婉以戚施石苟能言天將何對晉女丸與少年苟合成仙歌曰盜道無私有翅不飛其雲華之謂矣薛君恐玉顏不再矯喘疑沉命敬君秉筆爲荊娘寫照山花實髻都非倚市之妝石竹羅衣大有驚鴻之態屬題綺語遠寄倉山疑是妝成乍來鏡裏恍聞珮響如隔簾間之子修容于卿何事痴人相惜舍我其誰爰以南嶽地仙之圖爲眞眞作傳更將河東紅淚之絹代灼灼乞詩

謝尹太保和詩啟

晉楊素官尊酬唱有薛道衡數首香山老去往來只裴中令一人是非吏隱爭名靑藍競色也蓋大樂難於孤奏偏絃不可獨張支遁升堂必使法虔侍講崔延臨陣先教僧起高歌遂古以來理固然矣而況乎解髻傳珠抽衣受寶者乎望山相公進則憂國退乃樂天答賀雪之章五版並入種丹青之化兩戒無塵起予者商蒙知言之選約我以禮加狂簡之裁每奏元霜定酬白雪手爲天馬傳箋之驛遞常勞思湧秋泉籠壁之絳紗屢滿靈非石鼓待扣桐魚律是黃鍾偏應牛鐸雖秦武闢孟賁之力未免絕脛而齊祖飾石壁之裝頓增高價玆者平泉小葺秋士偶來方裏而圓缸法涫子之謹內高閉而廣厦知腹擊之安民通灞汭之泉河流德水樹賓連之木館號翹才而且廊覆路而晴雨宜人壁改牕而卷舒由我昭子雖鄙

亭必葺王儉以公府爲家方之古人眞無慚德校半椽半杙庸乃知音一壑一邱見獨心喜無令名而食于嘉圃感君子而詠及斯干乃蒙饗應霜鐘字纈雲篆奧旨內謐精文外昭同是燈光而龍膏之燭照海均爲匏奏而麟皮之鼓郊天且猶手雲中希心物外寒蟬飲水仙人羨其無求小鳥鳴春老鳳聞而輒答敢獻奇礓之石補缺華林請修寶墨之亭永鎬公作（公索假山石故及之）

謝慶侍郎贈灰鼠裘啟

僕聞火鼠出於窮郊非太平不至輕裘共於朋友惟賢者爲能侍郎奕世貂蟬英年豹變作防邊之都護權司市於甘松洞中機宜克宣威德一言得讋三軍晏眠南夷悅而賓布來西域通而吉光獻白猨射罷紅爐酒濃立天山雪中狂歌無偶想洛陽城下偃臥有人乃以一領見貽尺書偕至黑比純灰之潔輕同鶴氅而溫僕侯本陽虛客非陰重蟋蟀方鳴於牀下鸕鷀忽來自雲中問厚往之心一毛拔否辱先施之德三英粲兮從此立狐貉者而無慚臥牛衣中而何泣不憂不懼輕冰小雪之天半曳半披古澗寒潭之釣纜在身而非挾谷吹律以常暄負曹交九尺四之身敢云副是腰腹遵晏子三十年之訓直將煖過今生

代請熊滌齋先生重赴鹿鳴啟

蓋聞地轉風輪九千里之河清可俟春回蕊榜六十年之科第難逢當京兆之秋闈有中朝之人瑞譬若長明燈古借聖火以齊明顯慶輅存先龍車而領路也然考摭言於定保徵雜錄於文昌大都虎賁懷人晨星嘆逝劉叟則麻衣猶著希羽或白首初來未有鳴鹿聲中重周花甲金鰲背上再領仙班者惟我滌齋先生世守一經門標六闕蔡謨清流之望賀循達禮之宗重雲法會戴會弁以接天顏道藏蓬萊棄竹馬而竊鴻寶出入五省經歷三臺解組文園休神家衖無落地不飛之雛鳳積笏盈牀有乘風欲跨之龍魚紅霞滿口開尊里第楊於陵看上下門生冠冕人倫夏太初如商周法物歲逢玉兔榜發金風當焚香

攙纂之時正逢宴簪花之日未見之譜六非叔向其誰知升歌之曲三須穆子之在坐康成孫號小同支干恰合絳叟手書亥字甲子何多且喜貢舉侍郎是適家之子姓青宮太保晉晚字於名籤阮秀儒林丈人峯峻李琪前輩金字牌高月輪之老桂重開湯餅之殘牙更健鬣羨此翁矍鑠皓齒龐眉愈想當日風流東塗西抹黃花香晚翻同桃李爭春燒尾魚歸定過龍門欲笑倘有宮中故妓還識公無若看池上紅裙久先某等伏願先生蒲輪早降法酒同傾細說開元勝似白頭宮女摩挲銅狄爭看綠髮仙人廷臣之仁廟詩鑾聲緣存否孫僅之金花帖子銜押依然將見樂聞東塔雲見南宮鵠立銀袍聞杖響而一齊回首笙吹畫燭勸公醉而三百行觴他年玉筍班中誰似先生福壽明歲瓊林會上再看老子婆娑

募修成仁菴疏

成仁菴者金陵南門外一寶剎也鄰方景之祠厥名有自近雨花之畔勝景無涯余記洛陽之伽藍發楚人之平府知其靈光造久宜榭災餘金色消沉空有祇園之號化生震動徒生雲殿之嗟鑑堂上人小住有年大修無力愳禪堂之穿漏佛頂星明攬伽葉之飄零經幢苔綠無花可踏來鹿女以難行有樹將移呼嶽神而不動不得已而抱吾鉢走天涯膜手入閭自稱募者將錢繫社尚且稱神徙鼎入齊能無用衆荷為山於平地一簣先施則造塔於諸天合尖有日伏願大宰官身諸善男子憐其苦行結此勝緣以六百萬贖魏徵之故居勝一千緡造戴逵之新宅或頒仁粟彙鼓獨操或餽義漿擎瓶無倦分八功之水流為大川合千燈之光混成一色庶幾法鼓將沉而更震梵蓮已落而重開自見九級臺成豈慮百八瓢裂嗟乎鑄凝有術佛不如仙大會無遮儒能助墨忍使華嚴富貴空存十笏阿蘭要非開士慈悲誰助一流黃鐵當仁不讓諸君須捆載而來有志未成菩薩亦倚門而望

小倉山房外集卷五終

小倉山房外集卷六

贈提督任勇烈公神道碑

錢唐袁枚子才

山西出將應運生祈父之才巴蜀從軍從古落大星之地故知玉燊之瑟其環猛也沉檀之貴其香焚也苟推轂於閫門必立懂於天下乃若兩軍未懟方交河曲之綏三鼓不上竟墓宜陽之郭戴戴將軍今得之勇烈公矣公姓任名舉字漢沖大同人也毅而能擾剛而不虐受風后之金法作楊公之鐵星年十七應募爲兵均服振振勇可習也戊容暨暨望之威如中雍正二年進士選陝西柏林守備征巴里坤有功調寧夏都司大傀異災編氓殲焉公散所稟假瑾其捐瘠無穢虐士高築褒邱上游嘉之擢固原遊擊會提督綦同文耀等作亂半夜寥狠一軍跆藉諸將征伀者伏僕溺者逃公手持威棫馬束殷縎解刀授妻登樓發蘗越王圜土闔門不辱之志子反乘堙扞衛侯遮之義賊有攀垣上者公斬而擲之頭墮半空踏落羣醜寇來不上我武維揚追其奔逸提兵巷戰以五十健兒當百千虓虎立當前疾呼彼下風子產尸盜成列而行葉公赴難免胄而進卒能嚴關鐵牡解散銀刀城中被掠哭聲殷天公下令曰掠民財者許昏夜投繳過限者誅契箭一傳革言三就爭還趙璧暗歸楚弓當燒掇焚杅之餘爲翔翰雲翶之取雖地名回洛刀號定秦不是過也固原平

天子召見曰爾才大可用惜朕知之晚也命王常之位與諸將離席許摩訶之寢置鵰尾養威虎將名馳龍光寵大會金川苗反　天子詢以方略即擢西鳳協副將馳驛赴營尋遷重慶總兵當是時總督張廣泗與經略訥親不相中也公柴立無阿危事不齒陳運糧之累作益兵之請當事者銜之命攻昔嶺拔山而進公望昔嶺險絕惟迤南一溝可通苗卡乃命別將佯言攻嶺而身率精兵從傀道入方誓蒼兕以渡河忽輟雲梯而下宋入非著翅內是飛仙驚柴紹之壁龍橫行七跡信敖曹之地虎雄入九軍奪取其卡

賊大懼復築色兒力城壘石而守公分兵從木達不多兩山攻之鳥纚鳥絕白羽𩙪飛然離賊巢刮耳崖已三十里矣公請以步步圍城法壁之不半月苗可叵平經略不許剋期命進公明知遁甲孤虛開山有日龍頭天竈冒險無功而業已卜戰龜焦還營路斷遂攀梁麗而上果受飛礮之災乃北向叩頭曰臣今以死報國矣薨年四十有六嗚呼痛哉酸棗壇高臧洪首歃登弧旗拔考叔先登方期爨甗蜻蛉萬歲仆碑而進豈料蒼梧南越千秋一奮而亡國有人焉誰之咎抑然而公始則霹雲斷指繼乃公孫洞胸小白未僵大黃猶射乂典章臨危之戟橫貫數人衝張遼已出之圍再呼殘卒淺色黃衫蓋棺之衣早備元纁新篋歸元之面如生可以謂之勇矣可以謂之烈矣事聞　天子賜諡加提督銜祀昭忠廟廕其子郵其家公之恩禮世盡榮之公之苦心人未諒之今夫將擊卑飛者蒼鷹也十步九計者老將也死綏者節之小活國者忠之大不偶者命之隻養威者器之宏以故或置兩驂於左拒或師七覆於敖前羋光易駈營平遼詔鄢郢雖下武安不行公雖氣湧如山亦識垂堂有戒肯捨不訾之身作鹵莽之報哉而無如二憾方構十全無術甘凌鬭惡盾舞難分渾濬爭功風利不泊哥舒受逼慟哭出關周處無援孤軍殉節古英雄之入處兀屯之地急繕其怒授命如毛成仁慷慨之場不死無名之所直以瞑目畢見天之志茹劍有含飴之甘豈徒沾沾然冀高國於生前卜鼓吹於死後而已耶在易象曰困君子以致命遂志勇烈公有焉初公以川兵恇怯紀律不嚴乃變其徽章廣招梟俊曲轅轒服增羅闔狗附之防扈帶綬函有火正壇丁之號帶其斷作三日之猶傳其弓作一軍之觀故能九上九下兵如刺蜚三遂三郊士無縮甲及公之亡也山河子弟猶張呂氏之旗百保鮮卑空哭房公之馬坡驚鳳落地慘彭亡覩黑䴏以夢將軍騎赤牛而思都尉其能無勞而生哀守陣盡哭也哉公重仁襲義辭隆就竑校尉高官雖屯戍已袁安故綬不具丙丁至於熱左氏相斫之書通呂蒙嚼語之易執筆如上馬磨盾即賦詩則又藎臣之雅懷介夫之餘事也長子承恩年八歲　天子即召見擢侍衛次子承禧亦補京口守備以某年月日葬公於城東木坡寺

之賜塋三丈入祔焉日中而窆機合而封元甲負土黃封讀祭固知廬山九仞難銘上將之功石馬千年尙作勤王之狀

銘曰人誰不死鬼獨稱雄一日碧血千年白虹任公挺生熊姿豹狀兩目眈眈凌烟閣上初搗鷗苕長鯨息浪再討駒支崆峒劍傍坎旣入險乾難用壯克敵致果輿尸歸葬事聞於朝璽書悽愴司勳銘功太常繪像幣純四綑銘旌三丈 聖主之恩忠臣之榛

御祭卞忠貞公墓紀恩碑記

乾隆十六年三月朔

天子南巡狩至於攝山命經筵講官刑部侍郎錢陳羣以少牢祭晉故驃騎將軍卞公之墓其裔孫某屬江寧令袁枚紀事於碑枚謹按忠臣不邀賞於異代而盡節聖人不責報於幽壤而加恩誠以節不可改謂之忠禮不可廢謂之典死有萬端祗疆場之功大祀有七典惟忠孝之道光昔東晉堙替强藩驛騷蘇子冠軍歷陽跋扈釁錯發大難之端而不知爲計徐福抱先幾之智而不用厥謀遂致禍起徵書變生肘腋其時犬戎長狄分裂中原尺籍伍符半招烏合而且雷池一步阻外諸侯之援白門三重撤小丹陽之戍視聃之矢漸逼騶虞之旛不靈凡覩白書空自矜清貴者不能揮麈代戈談元曉賊王茂宏標舉海內不握子卭之節陶士行搖動義旗幾失桓文之勳惟公身居東國志奉屛王軍孤轉先旗折更進郤克中矢援桴未停荀偃生瘍張目猶視金鼓一震背劍盡裂流元黃之血爲蒼生分痛決養癰之患爲國家隕身童子何知執干戈爲嬰鬼母氏含笑喜兒孫作國殤朝中五石生則常含塚內空拳死而猶握海內痛之朝野惜之古有社稷臣公之謂矣然而神仙羽化尙戀冠巾烈士魂歸常依弓劍銅駝星散誰知司馬之諸陵宰樹霜清尙識將軍之古墓 皇上思棟梁於前代買馬骨於灰塵特命大臣刑牲讀祭灑九乾之雨露直達窮泉感兩晉之衣冠能無流涕日月照幽光而愈大旃檀隔千歲而彌馨枚守土有年忠上

彥昇之表下馬肅拜未窴何點之觴見周武封比干同爲舞蹈喜漢廷祭楊震不愧犧牲嗟乎白骨一抔增國內山川之色黃封三錫勵古今臣子之心嗣孫某世系蟬嫣不比熊光哭墓　君恩曷奕應同武子銘鐘爰勒貞珉式彰盛典傳諸奕葉鑒此哀榮

重修于忠肅廟碑

在昔玉弩驚天之際金甌墜地之辰必有再造元黃重扶日月者斷鼇足以奠三靈挽銀河而清八表是以少康纂統仗有夏之靡臣宣王中興寵成周之方叔不有君子其能國乎然而書於大常祭於太烝者國家報功之典也畫入丹青祀爲宗布者後世褒德之禮也豈有建熙天耀日之勳而弓藏東市負紫嶽黃靈之望而廟朽西湖其何以鎮撫神祇光昭星斗此我滋圃莊大中丞所以有重修于廟之舉也正統十四年公爲兵部右侍郎天子非穆王而征犬戎聽朝恩之幸河內賈驪山之禍應豆田之謠景泰加公尚書總督軍務當是時也三邊烽火光照甘泉七萃蟲沙煙消甌脫申息之北門不啟瑯琊之南渡諠然選仗則武庫甲稀勤王則紙鳶信斷哭逆鸜鵒難回野井之君殿擊蒼鷹反逼孱王之走加以大風遺孽廝起青邱小醜營魂驛騷碧海也先以爲江上投鞭早無建業夢中仰腳踏破長安矣公乃手揮日光泣同天語籲勻羣慝張皇六師辛毘牽已起之裾郭憲斷將馳之靷劉超妻子徙入宮中王衍車牛獨賫都下誅中行說以除其姦焚洛口倉以絕其粟九門列陣持蝥弧先登八鎮開關使老羆臥道三郊三遂旌旗爭荼火之光五甲五兵號令肅風雲之氣而且口授韜略耳聽羽書白函飛馳五版並入羸忠受命及闕而郡縣皆符劉晏運糧臨河而舟車悉備贊皇易三十六節度奉令貫行桑公揮一十五將軍寒毛惕伏故能東鍺孫恩南殲嚴虎西擒醜虜北懾呼韓其大旨以爲天下者高皇帝之天下也社稷爲重君爲輕惟戰止戰澶淵所以盟契丹喪君有君田單所以守即墨苟立太子以絕秦謀則趙王返矣倘盟龍門以宋齊變則就魁轉矣公抱喬元捐質之心作鬻拳不納之狀借斷蘘詭詞之說爲蝦蟆拔舌之逆不聞

四論堅昆五求回鶻而果使畢臺鼎返大歷鐘還日乃再中天成兩旦父老伏地重聽故主鑾音鮮卑禁聲送出家兄皇帝天生季晟原爲唐室非爲德宗也然而懽舞雖聞於海內勤勞不出於口中乘馬三年不知牝牡瓜廬一室儉若布衣劉宏以至尊蒙塵撤管絃絲竹陶侃以暮年辭寵上羽蓋旛旗公之勳子儀似之公之讓子房愧之亡何紫微動於中天赤眚生於御座壬人行險乙夜貪功妖似許龍迎海西於吳郡忠非伊尹返太甲於桐宮以有功之誅飾無名之賞以于奴之共擔搖一柱之擎天非叔申改立則鄭伯爲歸乃衞侯還宮而元咺先殺何必血流三丈心趨百回而早已地起愁雲天飛寃雪及至樊豐敗露遺祭關西虜馬臨江方思道濟嗚呼晚矣說者謂北征非畋遊之比迹類宋襄太叔有竊位之心事同扶桑而公但佐目夷守國不勸叔武迎兄者何耶不知原繁不貳乃拒厲公忠之至也蒙穀負書不徇楚難臣之則也時平則先嫡長世亂則先有功英宗寵用中涓形同欺魄薰轑天下雕琢大臣縱無乜先宗社未必不亡也景泰以元二之災年際靖康之戹運朝中麴索半已披猖左右汪黃豈無交訌而獨能假茂宏以安東之節信伯紀爲端右之才從善如轉圜受諫如流水禁門鎖鑰鄴侯到而後開空紙文書蘇綽批而郎下一則以刑餘爲周召一則以闔外付夷吾一則以鞏固之金湯擲同破甑一則以孤危之朽索馭定飛黃苟高祖之有靈問神器之誰屬且夫乘楚車而蔡許不書謂之失位受秦輅而夷吾返國已辱先君元聖西歸苦讓忠王繼統赤符受命不憂成帝復生英宗既曳青衣難乘黃屋而乃齊侯似鼠甘蠶伏以胥行衞國如棋竟朝更而暮置追憐媼相忍斮尸臣獨不念五國冰霜棺歸朽木六宮妃后灰酒南風者彼何人斯獨非蒙塵之主耶若公者可謂德茂安劉功參微管者矣說者謂景泰情私七鬯器改春坊公竟無羽翼之扶坐視愍懷之廢者何耶不知禹圖授啟非夏后之德衰宋禍傳殤是公羊之論正賢如東海猶因廢㞢而降尊孝似季班終爲奪宗而受禍他若五玦手握乞阿叔爲奴金翅鳥飛食小龍無算者固無論矣夫手挈江表而授之仲謀者不過子紹封侯豈坐鎮天樞而廟可中宗者反使田榮奉

市平公黃禨未著青蒲何爭震作長男自按乾方而定位星明少海應隨帝座以移宮倘必故劍之求而捨吾君之子是不諒人只反易天明也公屑爲之哉說者又謂公有迎立襄王世子之謀雖毛明鉤黨事原烏有而臚言風聽謗豈無徵不知大臣者以安社稷爲容悅者也國無奧主且熏丹穴求若朝有元良當抱孟侯擁社假使公見鼎湖之龍欲墮大庭之璧未埋竟欲遠奉晉安近迎河邸亦何嘗非社稷臣事而況辭滕烝露軨獵無聲乎說者又謂公身領九軍夜司三籞何以尹亡環列門失倉琅使產祿還入北軍亮晦得窺星象不知公能以中周虎落之威隄防北虜何難以擁鐸拱稽之衛設警南宮所以不爲者射生五百慮太上之馬驚植璧三壇禱元孫之病愈故也不然以景帝之雄猜而沙邱主父探鷇無聞黠邸雍王摘瓜未唱生金兒頒於姑孰藥杵停擣於黃門謂無人於穆公之側而能如是乎又說者謂章廖諸賢以周昌擁衛之心受子諒朝堂之杖帝雖暴抗公合維持是則姬公難離責君奭之模稜先主西行笑孔明之坐視沃心匪易膽口何難嗟乎非三代以下少完人實一孔之儒多目論也吾浙西有伍相祠東有岳王廟皆公鄰也故以爲白馬銀濤三吳竟沼紅羊黑刼二聖安歸自有公而後知魚水君臣不須死諫南朝天子原可生還使二公地下相逢㑹當悲生江上之潮而淚灑南枝之柏矣我滋圃大中丞章志貞教肅禮明禋易棟宇之摧頹表神旗之舄奕將刊元石遠命緅生嗚呼與其築甖焚椒奠四時之俎豆曷若崇論宏議掃萬古之蜉蝣用是磨洗孤崖增立表忠觀之碣濡染大筆竟訾謝太傅之碑一

兵部左侍郎凌公神道碑

公諱如煥字榆山松江上海人也生而羸弱瘠若植鰭長更矜莊宴如覆杵賦弈棋於七歲辨燈謎之四聲弱冠爲督學韓城張公所知舉陸遜爲茂才置班彪於幕府文章傳世風行誰闕富貴逼人日照難避康熙乙未登銀榜入玉堂鑾譏命習　國書與修　三朝國史陞官槐儲辭槃木之聲歌元扈翠嫣紀循蜚之譜牒公侍立不敢閟

爐獨對答帝印之問辨畧旂之儀凡　朝廷有大典禮大詔誥必召而付焉河圖四十六事梁甫七十二封俱能口吐神珠胸藏冊府雍正元年遷侍講督湖北學政公古尺獨擕靈犀孤照楚國才拔漢江風清舉楊可鏡爲貢生以其曾祖漣盡忠明代故也辟陶潛之孫子總請無聞拒李紳之私書意臣不悅有劾奏者

世宗特旨褒公授楊吏部主政周武封殷比干之後晉侯賞舉郤缺之功主聖臣賢於斯爲盛遷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八翼風飛九乾露沃嵩高馮以銅鏡因其善鑒人才飲忠話以銀鍾爲其心如金石公無思不覃有得必告議歸州之水程論河南之開墾請增官渡請賑流庸　制曰可於是浪平三峽腸塞涉囊土定五施不差圭璟汲黯有開倉之便王珙無按籍之征十二年以母憂去位十三年　世宗晏駕公風木方悲龍髯遽泣翔禽朝下松柏爲之不春旭日西沉葵藿因而憔悴蓋沈約之腰圍減瘦元諒之眉頭不伸基於此矣乾隆元年　今天子即位遷兵部右侍郎典試江西其時浙之北新關屬人斂布英鎔不通公還朝劾奏　天子是之建封入覲除官市之鵰張蕭嶷變民平荊州之鴇格四年充會試總裁校此科進士也退之爲宣公所知孫逖得顏卿而笑馬首無噪龍門獨高六年公以養親乞歸奉　旨給假不必開缺若需奉養再行奏聞虛左席以疇咨假銀青爲誓約一時中貴半趨下風供帳東都送疏仲翁而隕涕舉頭天外望班景倩如登仙長安之日雖遙太行之雲已近到家上書乞恩解職朝廷使侯官如白鷺翹望公來先生以孝子爲慈烏終身乳哺於是觀樂欲崔邠之帽則踰浣石奮之襦賜作人兄事親之日呆永身爲國老居鄉之禮尤尊然而　聖意欽遲

天章屢降寄上尊之酒頒赤側之錢華黍歌終驚聞洗露斑衣舞罷捧到吹綸承歡則三洲鯨波上壽則萬釘寶帶曾參祿厚已看鐘鼎同甘耿況年高更曳金章侍疾堂上百歲車前八騶畜君何尤安親爲上人倫之盛海內榮之十二年封公即世公當不毀之年極懸壺之哭風吹欲倒溢米不餐遂患脇痛次年

八月四日竟以不起享年六十有八嗚呼痛哉公初以匪莪之哀思叩頭辭位繼以尊靈之永蟄喀血危
身能極生榮更兼死孝可謂賢矣子應蘭乾隆進士扶櫬葬於先塋禮也枚出大賢之門熟長者之教見
公謙常僂身儉不逼下白圭無玷赤祓有光與裴綽談如聞古瑟共蘇瓊坐已入青雲魏舒先行後言入
不知其去位蕭嵩當寵辭祿帝自解於厭卿老子猶龍不見雲中之尾聖人如柱能全物外之天方擬玖
陛乍辭星冠重耀而不謂月蝕東壁鄰侯仙歸雞遁酉年謝公械化魏徵亡則朕失一鑑奚斤老而誰說
三朝宜乎四野停春九重撤樂而況侯芭侍側親傳揚子之書子貢築場手植孔陵之樹者乎乃爲銘曰
華蓋一嶽文昌一星扶我景運揚於王廷正色立朝能無葵傾親已高年　帝方大用公乃瞿然審所輕
重爲子者一爲臣者衆周暢手驚黔婁心動急叩丹墀願歸家弄　天子曰俞允汝南還毋意毋必惟汝
父是[illegible]公拜稽首臣不[illegible]離左右父病難痊職曠難久願別簡賢臣臣死不朽嗚呼父既委化子亦考終
不厲不離一年之中風在位者知所適從人以爲孝　帝以爲忠

東閣大學士蔣文恪公神道碑

昔軒轅無遲而感大風伊尹乘舟而過日月臨子生五歲而佐禹金提建萬福以輔羲此皆名世應期元
良合德者也是知天地泰交山澤通氣鹽梅桴鼓神化丹青蒼牙通靈昌之成五則有數赤伏表黃星之
兆一柱承穹璗球嬰瓖非漢唐之壤奠雲師火正本岳瀆之神祗吾於座主蔣文恪公見其人矣公諱溥
字質甫一字恆軒大學士文肅公廷錫之長子也翼九宗五正代作尸臣漢四姓小侯爵歸門子公生而
泰表戴干眉目如畫入市疑璧吹風欲仙蒙彼縐絺展金屏之四葉佩其象揥開銀函之九羊十三歲
世宗召見奇之說文侯之命識丁鴻不凡誦傅說之言嘆蘇夔有子己酉　欽賜舉人庚戌成進士殿試
時
上親擢爲第四選入翰林文肅公叩頭辭讓　上曰朕從未見爾子筆迹暗中衡鑒毋庸辭也以紅休之

封待綠章之辛月昇東海早掩星光雲近太陽自然金色隨召入南書房行走辨成王之舜冠答平原之
堯蓋釋顯節陵之冊文記乾德年之宮鏡俱能學古有識數典無訛與文勵公先後侍直談遷共事瓌頵
同僚延年孝思坐臥不當舊處夏侯續學纂修能繼前人
今上登極累遷吏刑兩部侍郎公奏寛科比以廣擢遷添司曹以免推諉　制曰可於是譏笑顏嗔不呼
平配瀋詞樂旨即是刑書出著湖南巡撫五申統律十部宣風平八索以成人操六誓而觀義耀空倉穀
栽隙地桑爐消耒子之錢隄得攝流之法乘華輅以開山治同熊繹入國門而免胄入愛葉公尋遷戶部
尙書軍機房行走召羲叔於南郊爲咨亮采使咎單爲圻父將理陰陽命協辦大學士仍兼戶部尙書當
是時也鄭武公再世司徒韋元成一門宰相㟁車入殿鈴鼓不張非膜受彤弓即詩懷鞶鑑人以爲人主
之恩至矣人臣之榮極矣而不知公出則扈蹕乘夏縵以犯風霜入則持籌掌牢盈而算姟極討讀辰告
五夜覃思排比天章萬行勞目靖共九賦無羔羊之閒賡唱三雍有卷阿之奏重恩壓已所在心驚大義
滅親更逢家難雖蔡叔不咸歐刀自有國法而揭於旣戮跣行終竟心傷以致齊丈悻盧楊彪羸瘵蓋實
授東閣大學士之命再下而公之病已深矣然　皇上望公之速痊也頒珍藥召良醫免償帑金加公子
纍侍講張禹假歸賜上尊貽穀王猛有恙禱名山大川雨降　鑾輿三加謚服扶牀捧日伏枕捫天幾乎
鑿壁以窺呂蒙加紼而封丙吉問桓榮之病侯王相率步行安景仁之心西州禁闈車響飾終之禮震古
耀今眷舊之情隆天重地亡何馬肝之石不靈東生之散無效　上覽公遺表雪涕罷朝命依前大學士
蔣廷錫例柩歸時凡文武官在二千里內者俱向靈前奠酒一切卹典悉從優渥較之武宮聞訃而去龠
棚莊書邑以納棺投綠沈之瓜傷彥升之逝發元甲之卒治去病之塋者雖哀榮相似而矜寵尤深公侍
經筵者六讀殿試卷者八總裁會試者三典試浙江分校禮闈者各一枚即公已未分校進士也嗚呼痛
哉習鑿齒不遇桓公則荊州老從事耳宮牆已遠難築室豈夫子之墻桃李雖多將執梃爲門生之長親

見公靖共六察遊戲三餘彈指蘭闍頃衿逢掞八音濫耳偏古樂之先知五色精心必黃中之獨辨兼之風神元定容止詳華雅思淵含清襟藹郁袁安不肯錮吏張歐未嘗接人渾濬爭功唐彬不至鄧吳受賞賈復無言顧雍侯封三日而家人不知曹參日飲亡何而海內寧一可謂八眩之聖相三古之侯鼇也已說者疑公閉手仰成覩空署白歎謀輔志未有聞焉不知房杜無功蕭曹無政問相公賢否視天下安危當今神雀來而遠夷賓當康見而五穀熟重黎氏絕天人之交百神受職應上公通雨暘之事萬物丸蘭舜琴裁鼓黃河已清湯陑未升白環盡貢皆 主之聖也卽公之功也又說者疑公室多傾覗門有雜賓王陽服飾鮮明劉盱用財過濫則又不知體大者迹疎內詳者外略千里之路不可扶以繩億兆之都不能平以準日月含蟲鳥之瑕不妨麗天之景江河藏魚龍之孽方成潤物之功蓋祿萬鍾原為德賞卿備百邑不尙苛廉以故陶士行僮指千人大勳卓爾杜黃裳賂遺萬貫中興赫然公以黃散之門風視赤側如土芥金花銀燭羊公愛客之心豪竹哀絲謝傅中年之感門張鵾尾合表徽章鬢映貂蟬益增華采蓋其高掌遠蹠開國承家原非苦節之貞自有甘臨之吉也而況綺羅雖盛幾曳夏侯之衣束紀無多半貰長沙之庫身非債帥逋券成行時見焠人停炊告急所謂清其本而華其末豐其外而儉其中者公之謂也彼太尉之府若乞兒東閣之餐惟脫粟者其足當公一吷也哉公酷愛吟詩別無他嗜拔一品服坐九花虬揮金管之毫落雲藍之紙逸情飆發藻思泉流往往 天子頷頤詞臣避席焉薨時年五十四初娶汪氏再娶陳氏三娶王氏俱誥封夫人子六人長棡官兵部侍郎次賜棨江安糧道餘俱以官職世其家以某月日葬虞山賜塋嗚呼公琴在望誰爲復土之將軍宰樹長青我是種松之弟子

銘曰百辟論才三公重器器果恢宏羣才驅使大哉夫子淵乎莫窺地厚物載海深水歸贊堯光被佐舜無爲存神斲挈成功巍巍保合太和率循大卞翠鳳含綏黃龍馭辨福善來索爛其盈門金繁侍疾賢子令孫紅粟萬石朱輪十八已畢臣力未盡 君恩哲人怛化卿月雲藏麾旌搖風夷欒隕籍祈連冢大亳

姑書亡表茲元石永鎮黃腸

六營公立兩江總督尹公去思碑

夫聖相道行安民必用武傯兒性直知感莫如兵古之人庚念其軍師者或銘謝城之功上鄜閣之頌變公之社拜石相之祠莫不孝梟藻藝鷹揚在當時爲詠歌傳後世爲聲響況乎深識九變妙察六術路霜飄仁風澤宣十年有積貯之糧千里無拾遺之事如今大學士望山尹公者能不謳思哉公之督江也以端右之才敷塞晏之化沉幾應智濡迹匡時常以活國爲首謀撫軍爲餘事丈人律重君子營樹六积以爲籬飭三纜而聽鼓早已師不陵正旅不逼師七萃帖然兩甄顒若矣每至霜落瀆纏劉之迹入有介樂之告公則朱旗爛空元甲耀體募僧騰客招曳落河罰必當鄄賞無虛渴訓之如子弟敎之以詩書辨聲鐸而環闤無譁教步伐而跿跔應節爲鵝爲鸛先偏後伍之彌縫如火如荼八陣六花之出沒洸洸乎彼廬之帥略細柳之軍容焉雖然可久者賢人之德也可大者賢人之業也土狹則草木不長資淺則功德不茂倘河東借寇不過一年僕射稱周僅止三日公亦不能蕭勻羣懸張皇六師爾乃開府卅年持節四次戎容豐豔黃髮皤皤警角吹鞭半是軍門箕帚奇材劍客無非竹馬兒童恩以樹而愈深政以習而彌脂故劍不必試藩元刀不必詢楊僕揚威不必盡干櫓識面不必去兜鍪凡夫水犀陸隊野戍村烽革抉陂芮之防弩父亭公之設莫不綢桑彌於有階寨墝确以夷庚陳洗星芒營空海霧銅駝無恙鐵牡常關民之慶也公之力也今年

天子南巡公念毛馬而頒承華或缺特奏𨖼度人之額備騎士之需　天子制曰可於是吳騶走練增滇黃山子之材楚騎追風馱橫水明光之甲使幔翠燦雲霞之色施頭耀儀仗之形可謂石畫無方羅纖悉貫者矣九月初六日補文華殿大學士入都抗手十六軍雨泣熊羆之士焚香九鎮金鎸韜畧之書召蔡茂於荊州禮帷望斷登𡊨華爲太傅部曲心孤某等或大父童孫累世同依麾下或三貂八座起家半在轅

閭每憶馮公遙瞻大樹感思子重便望旌旗爰紀五事於郭洊書數行於孫綽雖編堂垂範明知非郭丹之心而冒禁刊碑終難忘阮略之德乃爲頌曰

穆穆尹相克佐隆平秉鞭作牧久鎮金陵能耀七德以佐三曾吁萘萬物皋牢羣能常羊之維奉令貫行陵水經地威熚旁達智可奪梟勇常設爵隊龎銀刀歌騰鐵拔組練三千蛇矛丈八罔敢籠東而不操剌神偉爲奭厥勳隆隆王鈇藏鍔鏽楯歛鋒聞公謦欬玉燭消虹受公平章金甲春晨冒彫有慶橫草無功一簪杖卜遯矣旄麾登於九乾匪我能私凡我同袍含甘吮滋彼葭又茁甘棠生枝公歸不復如之何勿思

餘杭諸葛武侯廟碑

餘杭朱村有諸葛武侯廟或曰臺駘實沉屬晉室之占江漢沮漳爲楚邦之望武侯功在西川廟留南國何也余曰子但知侯之有功於蜀而不知侯之有德於吳乎當夫本初兵敗當塗愈張劉表身亡長江無主仲謀者鄭僑奧國趙本孱王聞有曹兵驚同秦孽張昭計將乞食文表志在迎降惟侯遠降巾韝笑揮羽扇激昂事理捭闔談鋒借籌定覆楚之謀蹈海拒帝秦之想於是東風一面焚盡餘皇旗蓋三分永成鼎足蓋用吳以敵魏北者公之所以忠於漢謀也通蜀以保江東者公之所以善爲吳計也以爲漢賊在魏而不在吳兩國宜和而不宜鬬雖逆順之理應爾亦堅瑕之勢昭然惜乎貉奴不達虎將自矜子明靡蹔之雄何知遠計伯言日論之士但貪近功當雲長威震荆襄之時正阿瞞議遷許下之日不乘此連環犄角黿鼉飈馳分南北之兩朝作東西之二帝而乃鄙同索責知等挈瓶婚姻生銅斗之仇散博失梟棋之會一則稱臣納質爐火乞憐一則暮氣忽兵猇亭挠敗何其悲也侯獨追饑大計遠鑒前非傳書則便許通和踐祚而旋思報聘念相唇齒肯寄腹心及至劍閣不支陰平深入絕不聞輕舟來救驅南國之兵釜中疾擲到西陵之火視同舟爲胡越等一室於鄰鄰者豈不以劍閣既沉靡與金陵之興廢啓江雖斷

何關建業之重輕乎然而王濬樓船卽用益州之衆張華棋局先收杜預之言勢有類於遙號取虞事竟符於并韓弱魏然後知公之經營梁益卽所以聯絡武昌也締造巴渝原勿異周旋吳會也假使天星不動火井長明食少無妨鞠躬如故則竭司馬囊底之智難當木牛渭上之兵不徒孫郎之宗社未敢覬覦而且魏武之山河無暇篡奪矣然則侯之廟豈徒俎豆於吳邦侯之功兼可烝嘗於曹社吳人思桓王之創業感大帝之垂基惜其孫子驕淫君臣疏忽而侯之良謀偉算親仁善鄰規模如是之宏也是以歲時膢臘霜露星河倣欒公立社之文作朱邑桐鄉之祭亦天良之不容泯者尚何疑哉尚何疑哉余既爲釋立廟之故而又爲迎神之曲使歌以祀侯其詞曰

謂是侯廟兮吾民喜謂非侯廟兮吾民悲民亦何知侯之忠吳與忠漢兮而但欲奉侯以爲歸廟前兮有桑童童兮蟠穹蒼廟後兮有柏參青天兮黛色村之氓兮鑄銅鼓村之巫兮巴渝舞味淡泊兮陳稷黍侯勿蜀思兮享此土福我民兮萬萬古

此吾鄉吳慶伯先生文也勒石者嫌其過長屬余倣鄭亞改義山序一品集故事

莊西麓先生墓表

乾隆二十一年莊西麓先生卒於江甯其子經畬與機將葬以墓表爲請枚謹按先生諱枏榮字西麓其先由金壇徙毘陵父令與官翰林公其季嗣也櫂重三荆行居四括生而愴定長更徇通讀父書則徵句呼諸閭兄喚而隔牆整巾太史愛其至性命侍長安花磚歸晚手進烹雖玉漏晨趨門應題屬見長豫而輒喜知阿蔡之最真夫人楊氏來歸生經畬而遽卒公裁二十六歲下感華元上師楊秉室無傾覗庭有斷絃竟使鏡檻罷春繩牀臥雪犢子愧朝飛之曲伯奇絕野放之歌已而太史假歸公率經畬柔色以溫無形而視伏虞悰於戶外湯藥聽呼侍文若於膝前起居扶杖宮錦一襲板輿廿年孝致脅烏祭生福草聞者羨海內人倫之盛識者歎先生色養之難俄而經畬舉於鄉成進士太史椿萱猶無恙也撫范甯之

硯代有傳人生苦越之兒功歸名父亡何太夫人奄逝終七太史捐館公捂受遂衣詩懷道豆四方觀禮一口稱賢十年經畬知建德縣事調盱眙公含飴裁暇便問平反皆嫉小閒代稽荒政卒能布麟趾之格活息沒之民大府於是轉平陵之辟蒸換鉅鹿之尹賞公之教也癸酉秋經畬抱欽章之痛雖非上测已愛平鐫而公牛盲不驚馬失更喜今年

天子南巡大府命經畬辦供張事奏請復官遡爲於盱眙之人飲水思源登枝尋本莫不縣幢布路爲子刊碑樹喬梓以當甘棠進靈漿而佐秩膳爲民作參封公居大父之行似佛留韡合郡有焚香之送居白下兩月疾終松三堂年六十有九嗚呼痛哉趙臺卿聲名方盛所怙先亡季日知封誥重來高堂不見服衰而登夏屋遺命殷然經畬留差局守制憑几而誦虞書先靈聞否宜乎垂髫戴白者舉音過喪贈襚題棺者名流輩集驢鳴江左爭號武子之靈山折武當齊悼文公之阨更可異者經畬捧檄蘇州得信歸來以六月二十七日解征驂而公以六月二十八日昇淨域訣猶生之面於千里之遙假半日之程慰終天之恨故能慈報 國恩藏條家事考終協吉恒化無違以視歸父身還空悲括髮黔婁心動裁得承衾者直不可同年而語矣公友愛尤篤常在官舍嘆曰見吾昆季如見先人於是劉基臥內借茟弟以晏眠傳昭席中屖衰兄而扶曳㯶芝之哺娙兩乳流潼鄰鹽撫孤含飯滿口雖穿漏之屋無多寄公之席甫定即欲招士龍於日下就嘉祐於岐州宰樹將封荆枝尚倰墳簏未奏薤露先聞非愛結於心義形於色者其能與於斯乎其行己也踐繩其接人也用細仮然淵其志皎然潔其衷九宮賦其銳銀三族欽其方格故經畬紳經十年家無賸畜借公瑾市南之宅暫掛廢旌受辟陽賻贈之餘聊供溢米此又清白傳家之明驗也然而胸衾若海意行似天捧僕爵之康娛策扶老以流憩潘璋酒債立滿門前崔立書聲驚聞松下凡鄉里之殿兒張丈故人之桂子椿兒靡不轄投井中履交戶外少時射策專精儒書晚課諸孫親爲延詰楊遵彥之食不許輕嘗王方平之鞭殊非易得操之已甓疾乃不斟蓋含珠屬纊之將臨猶鏗振鐘鳴而未已可

闕有覺德行無忝貽謀者矣夜望丈人之行未摽龐眉聞長者之風長頤飛耳抽絲萬緒得片端撥水九河初揚一勺取楚國先賢之傳刊化臺元石之文陽卜可貞幽光不泐

誥封奉政大夫江南左營遊擊署城守副將加三級孫公墓誌銘

公諱品字鑑倫號立之浙之仁和東里人也江東望族本雲臺綴組之家浙右人門多天閣縹緗之客公生而穎異長更聰强恥繹灌無文乃甘陳學武龍泉太阿是王彥深之知己清風明月爲謝希逸之飲徒凡郤穀詩書軒轅營陣許商算法猿女劍篇莫不心領元關手嫻道器雍正四年宮保李敏達公總制浙江見而奇之舉陸遜於茂才不勞三辟拔子儀爲武舉首冠一軍愛其端右之才爲置虛左之席桓元子蓮花幕內惟有郗超房次律曳落河中誰當劉秩俄而李公調直隸總督攜以北行乾隆元年補督標千總公領銀刀歌銅拔手爲天馬舌如電光耿豪是丞相之肩隰朋號夷吾之目未免神鋒難犯顏色未鋤遂致赤舌燒城青蠅集鼻龍蘧遠者八人譖田單者九子蛇矛未折魚服先囚公自表赤心擲梟盧而六子盡赤再投銅匭訴飲章而五版並馳卒能開九棘之門封三錢之府玉焚不碎金爍彌光後制府孫文定公慕其通明命爲答教公洪鐘待扣嚆矢當弦策類姚崇分捕蝗爲十道智同韓滉勤負米於一囊識苟變爲五百乘之才拔卜商於十二行之後擢楊村守備水大鱗舒風高翼展筆研財用位置無方略之差甲胄弓刀彩畫有文繡之色十年

聖駕幸五臺山公扈從桂栢動中機宜張設艾旍不差尺寸練兵則如荼如火布陣則爲鸛爲鵝　天子有鴈門細柳之思加火鑑大艦之賜其年朱家峪口米賊風聞西蜀金川姎徒草竊公乃靖張嬰之亂於廣陵運姚豹之糧於譙郡楚獄無濫卜袁氏之祚長長社不驚服張遼之才大列一等功加一級遷督標左營都司十四年　天子南巡兩江總督黃文襄公奏請來南其時江淮草木慕萬福之威名白下樓船奉士治之號令公亦感奮五內愛惜分陰警枕不欲吹鞭屢聽執問事之杖巡六合之城候啟明之星呼

七萃之士以公爲丁都護能於席上横刀以公爲陳元康能於盾頭磨墨以公爲太史子義能以章奏達天以公爲嚴尹安之能以手板畫地而且分甲乙而射丁儀之策顏息志眉呼庚癸而答申叔之求子囊甚口景陽植表暗合風雲唐邕唱名不持文簿果使皇人受轂掌含交懽交閭有光壞奠無誤文襄大悅題署督標左營遊擊攝城守營副將賦一鼓鐵張六鈞弓法同徙木之嚴慮比煉銅之遠嗅溫簡輿之靴鼻威振六軍聞甘興霸之鈴聲風清一郡十九年　王師征伊里公請於襄勤伯鄂公願執琱戈從征玉塞公許之而未果也伏波據鞍之際每顧盼而自雄東阿赴國之心雖未行而已壯二十年　天子再舉南巡之典制軍尹太保以公本王筠之舊手兼謝瑕之時才命乘餘皇從巡瓠子公出則覃思入則造膝無事不容於心有策必成於手伏弢咯血武侯抱疾以行棄馬爭舟慶忌短衣而往忽遭陽侯之厄遂覆周氏之汪春秋四十有九嗚呼痛哉水鬭荆門吳漢莫援於馬尾風驚鄴下杜畿竟溺於膠船望磨訶之戟況戟浮斬蛟不起求丑父而三入三出援手何從空歸襄老之尸虞歌引路盼斷將軍之樹秋月飛霜八月二日公子成信扶柩歸於杭州禮也公銳志功名死勤王事易人之所難敢人之所畏廉可以不知白撰忍可以不寄青泥智可以傴僂豪強才可以皐牢天下崔㥄乍到滿坐禁聲太初發言疑離避位眼中有鐵常森武庫之兵帶上無繩自縛南山之虎臥籧篨而作猱舞盤舟楫而聽雞鳴方擬八翼沖霄一心捧日而卒之雄才厄於天命薦表格於停年壽不越五旬官不過三品劉鄩十步九計而竟少成功鄧颺四達八窗而轉傷非命三呼蒼兕兩驂之游靡無靈一夢黃魔九原之丈人不救　帝方倚用天不假年尹太保以爲許穆卒師葬加侯禮紹宗溺水享配廟廷請於朝准陣亡之例蔭其嗣爲郎署之官然則公之亡也又豈止洪孝直之卒丞相悲哀李將軍之亡老幼流涕而已耶以某年月日葬於武林門外之西山乃爲銘曰

李家曾猶入粗入細翁歸尹君能武能文奕奕我公與二人同如何不淑滅頂嗟凶豈龍工可往來去衣

暑旨持爽不諳劍躍龍堂我申其故溺人必笑惟臣心之似水故表明於蒼昊

常德府知府張古香墓志銘

夫禮樂之士敬容仁義之賢貴際說學之吏毋害慕古之儒絕俗四者非卑而難知實驗之有遂是以先王端本於庠序非進士不使治民聖人莞爾於絃歌必讀書然後為學如吾友張古香者誠其選矣公諱開士字軼倫浙之仁和人五世壙僚一門穆行恭同機汜夏日行陽惠似黔敖寢年施粥此為仁不富世濟其美之效也公生而孤露幼有異徵應劭縣弧神光照社虞延墮地白氣升天陸太夫人育而教之以席為門編蒲作筆澤四經而頌學沿八索以披圖忘矢豬羣有承宮之苦不知馬足有朱穆之專索冥則腸胃欲流詣微則雷霆不入余常同寓帝里見攬韋編雖屆元辰依舊申旦不覺嘆曰溺苦於學乃至是乎公方以家少通書朋無都養復假館於劉智海借冊於元行沖將瓜鎖心把卷升屋不自覺其綿掇也乾隆（缺三字）壬戌進士無須莧覺奪樊川之五名高寘慈恩步芳林之十哲天子召見授銅陵知縣銅陵者江南凋敝之鄉皖上梟離之地也公解巾赴郡露冕班春土辨五施杜松蚖畚胥犁山開九創鬱棲陵舄無荒文翁入都常餞博士何武到郡先詣學宮邑大災公請賑於巡撫范公范有難色公袖印再拜願乞骸骨范驚許之蕭育是杜陵男子言罷拂衣汲黯非河內使臣便宜從事時簡親王總督兩江聞之獎慰奏調桐城邑之入者艾檐輪壺漿祖道崔戎離華合郡持靴楊君去繫犢年犂粟未足方斯遺愛匹此謳思桐城盜張六韜誘某刦叔轉誣為魁公超雪之六韜臨刑悔曰毋若某之昧心以陷人也西市禮佛四氣死以心甘東海覆盆民懷呼而天雨不圖此日重見高鳳他若察稻徵芒鞭絲見鐵履田而起髦士拔薙而弱強宗都可編作州書垂為縣譜大學士張文和公桐人也謂鄂相國曰吾鄉蒞明府今之龔黃為公門下得人賀矣調南陵擢宿州知州時黃河灌城黑蜧肆虐竄居樹上屋隱蘆中公大籲國人自程畚築流庸廣汎舟之役淖糜設續命之湯鳳敕未頒發棠已請魚符乍下振

廩先空舁疫者於公堂蔭暍入於樹下不顧上池藥貴長府錢充有爲後慮者公愀然曰苟活民雖破吾家吾之願也居亡何　天子發水衡百萬治河公感激益奮乃乘皮船渡木罌拚梗灪瀹畝澮王尊立水三版不沉史起穿渠一鍤盡穫至今鴻陂媚帝蟹堁宜禾竟障浮山無煙息壤公有力焉兩江總督宮傅高公兩薦公可大守　天子授常德府知府　詔甫下而太夫人卒公本純孝至是毀哀子春食旨不甘曾無一溢崔九風吹即倒何待三年終服葬親竟以不起年五十九嗚呼痛哉公以叔寶之神清兼仲宣之體弱幼而學也鐵擿竹素都爲咯血之由壯而仕也轂賊風蝗盡是傷生之物加以食無過菜衣牟穿空精久消亡年登大董一日蘭陵泣血蓼儀廢書其何以取目南離收魂北極也哉然而九重方召陽城半途捐館峴首未迎羊祜何處刊碑善人云亡海內痛之子敬持秀出班行潛躬味道有趙袞之文少汪之孝以某月某日葬公於塋下安樂山禮也大夫之墓樹欒此日我思隨會寢邱之旁立廟他年人祀叔孫銘曰

我友古香眞想在衿少不羈遺待入還金義心清倘聲蜚士林及腰銀艾公然健者能治六雄以終五馬山甫　明諸葛奇雅曾賑姑孰救民水火移牧和州公曰不可命重在民爵輕在我屢持玉尺平章人文捧出明珠光於天門有弟桀桀毋倜好逸代公主進不傷折閱肴㙮愔愔實惟我甥先公怛化公難爲情傷哉死孝當景收蘭黃堂未居白骨先寒我爲立傳再銘華表激徘劉寬兩碑更好

誥封奉政大夫丹陽縣知縣魏公墓誌銘

魏氏自元初從龍而南者曰寒臘公爲內府總管賜姓魏氏趙家鄗縣築室金渠弱翁之裔初興畢萬之宗遂大傳至嗣多官虞衡司與　本朝相國文毅公爲同支昆弟門標六闕坐列三貂爭鵰鶚而吼鹽變鼓吹有曲纂方書而序勳格班劍傳家再傳燕貽公生三子公其長嗣也諱蒼珮字長瑜黃齒誕對降生不凡白虹燭天自他有耀年十七補博士弟子即食廩餼契班符之九赤執東象之玉文饌斥邪蓋衣

除缺補雍正五年眞定太守童華薦公

世宗召見發江南以知縣用初攝寶山卽標異政羔豚不飾烏鈔無飢泉隨邑宰爲甘鹹蝗與督郵共來去邑有藏眞珠爲奴竊者捕急奴給前令繫主於獄公曰珠不得獄難定也乃僞賈人買珠於奴家寃始雪崇龜治獄先辨屠刀崔琰鞭絲能看鐵胥俱平巖棘共此神明居官三月遭父憂當是時　天子絕告甯之典朝官有墨絰之文邑民借寇援此牽衣大吏留髡爭爲上疏公薄方進之奪情慕辟修之終服齊衰不脫星見猶奔服闋來江知丹陽事時郡苦旱多火災公請天三日甘雨自零嘆酒半巡融風自息任延至而娶妻者二千戸劉昆來而學禮者五百人前令某以贓敗大府檄公鞫治公以爲刑不上大夫也爲具款之盡得其實俄而某訐於上曰是魏君之文致也代閉恥門反開怨府鄭以救公而致怒黠乃好羯而弗知會與秉政者有嫌竟以讞獄非法罷官而某卒置丹書難逃金布公非睞閃乃爲善之近名彼自崖柴終陷文而不活雲成翻手幻景須臾日出當心慈航已覆或勸公委蛇其道冀復職者公笑曰升沉命也遇合時也安有屈其身兼貶其道者哉孟敏破甑墮而勿看王晞執官思之爛熟遂先期誓墓決志歸田其時喟公者褰帷感公者繪像盤中割耳爭鳴張軌之寃鼓打紞如難挽鄧侯之去雖戴白垂髫滿地皆依馮異而千秋萬歲何時再見張綱古人乾時之戰以敗爲勝明夷之用處困而亨公之謂矣且夫不有合於人者必有合於天不有得於身者必有得於子故臧僖伯之家有後亦欒武子之德在人未十年公第二子廷會尹吳縣剌海州長子廷覲官新淦迎　鑾輿來金陵四子廷燮尹無錫公乃一條帶水朝東海而暮江南四領斑衣別中男而逢季子作傳餐之陸賈飮十日而未更似問安之子儀領諸孫而不識雖薛家三鳳爭長河東謝氏一門稱雄江左未足方斯榮盛擬此清華二十一年春遊姑蘇登惠山還舟清淮遂卒彌留遺命勿設魂衣勿營佛事列晏嬰居賓位自有神交取堯典置棺中郎爲殉物嗚呼公之德也不稱其官公之亡也乃薨於路或者迎辛公彥之車駕偶下空中築白香山之仙龕原在海

上乎不然而何以滕公四馬過漆室以悲鳴謝傅雙輪望高城而不入也年六十六子廷覲等扶柩歸塟柏鄉禮也公神采月和起居霜儉讀鹿鳴之詩而兄弟不忍獨食筮白賁之封而邱園嘗自幽探忘賢而賢與心期任性而性與道會者許書畫得即贈人能爲文章成輒棄稿戚里師之友朋敬之莫不兒子將而變服爲楊綰而減騶諸子躬守義方克稱遺愛伏諂爲人作父自問何如王裒以默名兒都遵此意仗情同分子誼屬通家贈我徽言常書三篋得公妄語足賭一縑往年獨拜牀前早荷牛心之炙今歲重逢吳下便成金玦之傷一束生芻漬無酒氣千尋元石淚寫碑文以某年月日塟於某銘曰

如春風起如方輪止厖褫拯人焦原仆己公薄子產不爲蠆尾彼乃要離蛛蟨之蟊蒼天與直后土與理未竟其施以遺其子其子振振蘭茁其芽集於東南分張蘖牙公來就養含飴玩花一朝委化三萬緦麻華表穹隆龜趺辟邪我書瓦屑非爲公家欲告後人厲假不遐彼陰德獲報乃如是耶

汪君楷亭墓志銘

君諱孟鋗字楷亭一字慵園唐越國公後也世居歙五世祖某遷揚州君有夷姤之至性醇粹之妙德三年聽合咳而能言九歲知方梗其有理凡江總修心之賦公叔景厚之論靡不學於古訓祓飾厥躬二十一歲補博士弟子當是時君父與三公以介特之身任禹莢之業穎年綿惙絲灼多訛君屢試不第矣曰賈山涉獵不爲純儒子貢廢舉亦稱賢士詭時審己安親爲上遂乃察數之機終轉勢之折閱糴夙沙之餘術得孔氏之雍容與三公雙矑雖盲八旬愈樂家中列肆佯鬻貨以承懽掌上徵歌幸開貧而上[illegible]門以內忻忻如也友于兩弟穆若清風仲海季江時聞娛宴侮臧甬獲絕無譏言而且分漆室以餘光貸監河以仁粟啜汁者咸集待炊者鶴望陽陵君論君子之富曰惠人不假不責食人不使不役君庶幾[illegible]乾隆二十二年　天子南巡兩江總督尹文端公命君佐其族敬亭公辦治檯饋君準考工之古經[illegible]作之大匠揆星置槷慮事量功發調水之符溪生白浪運開山之劍樹走青牛煩壞剔而怪坐豎長[illegible]

兩犛奚接　乘輿三至君三供張　天子有文綺荷囊之賜遠邇榮之一時從官傱傱捧手君能耴分殊事折釁洄交侁飯佐其壺飧膚金供其行理李元忠絹受一匹必烹五牛劉賓客日答千函竟用斗麪八尢感其義而服其豪也君娶余季父第四女爲繼室伉儷甚篤三十六年妹以娩難亡君神傷不已烈火生牙呼譽年餘頰潰而卒嗚呼痛哉君素無膽口之非竟獲噬膚之慘舌雖存而頤解飲食若流齒未綴而唇亡含珠難殮斯人斯疾何罪何辜此冉耕所以有芣苢之歌伯符所以有撲鏡之憤也余與君外託葭莩之戚內懷金石之誼筵日賓婿曾幾何時步爵嘗羞爲歡未𪗅猶記齊諧語怪疑古寺之燈青隋苑行春驚大隄之花豔白日如昨黃壚已遥事斷前期大數後死其能無子桑一慟秦失三號也哉君卒年六十有二初娶陳氏繼袁氏子庭萱附貢生女適張氏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某銘曰

陰陽於人如父使子非理相加順受而已君以善人而得惡疾及吾無身善惡如一山耶樹耶宰如者墓耶我爲之銘前定者數耶

客吟先生墓誌銘

夫不朝海若而滄浪之水清不入鄧林而會稽之竹美豈非蒼麟元豹隱見自殊夫不題肩羽毛互異哉若乃定性於大湫之天凝神於寂波之表霞舉千里冰襟一生則我客吟先生殆其人歟先生姓汪名絅字可舟晚自號客吟居士唐越國公後也有小心精潔之素簫行深中之雅薛瑩四五之間頗知自處子野三十以後不復詣人與古爲徒清臚若鏡海內載虹橋之馬骨持鳳尾之犧尊踵門而請益者如龍魚之趨大壑也乾隆十六年秋見訪隨園輔之入座鋸屑欲飛超宗見人不衣自煖相與辨題蹬之新故析元儒之異同酒獻三巡禮終十反猶未知其能詩也已而一篇跳出八風齊鳴金絲引和雲霞潤色嘗學禮淮陽吹簫吳市北擊燕筑南探禹書悠悠有感於山河歷歷盡交於烟墨秋竹積雪春風搖波未足比其遒峭也楚江觀察黃公相與有舊強聘同行先生食武昌之魚折漢南之柳較之他處尤數數焉人

驚車客爭挹音塵吏敬參軍來探喜怒而先生履朱門如蓬戶狎貴介如海鷗譬之神羊遊行不能羈也雲罍供奉烏可褻也簿書爭束游目如盲騶唱雷喧飄風過耳避華堂之絲竹偷聽漁歌泛洞庭之水雲自尋香草可以想其志之潔行之芳矣晚年歸里值揚州有閼茨之變歲司鳩羽不無壖礐家食緯蕭動致頗頷先生雖履道偶乖而遇風知退竹有低頭之葉梅無仰面之花謝氏青山不少登高之賦鄂君翠被仍多緣情之作三十五年除夕前一日自邗江襆被而至曰舸大不適將游武昌余留先生畢正臘乃行倜然不可適楚飛湛盧之劍風雲亦驚彈琴去張翰之舟家人不覺夢花之夢千里湘妃之簀一牀以九月九日卒於武昌年六十有九嗚呼痛哉才子不歸空啼鸚鵡騷人長往半在瀟湘雖古迹之傳聞亦仳離之遭際若先生則瀟灑日月游戲人間可以掩衡泌而鵷居厭推車之蟬攫矣而何以湯火居心雨雪促駕揚舲極浦恒化頳年遠尋墮淚之碑自走招魂之處豈其中有不能自克者耶莫非命也其奈公何先生娶熊氏長子大淼次子大宗扶柩歸葬請銘於余余與先生久託知音敢辭不敏故知騎歸黃鶴還假羽客之禽宅掩青松即是幽人之家

銘曰以客吟以客死誰非客君獨爾客自去吟自存千萬春知其人

聰娘墓志

戊辰正月予銜大府泊胥江宿主人唐靜涵家集吳市之小星作魯莊之大閱招魚作媵呼雉爲媒於是羅襦門排光妓階列車如流水爭來衒玉之妝袨若交竿絕少繫紗之臂則有清矑窺牖綺語踏閤者月乍入而室明珠旁懸而星避主人謂予曰此吾家侍婢方聰娘也君以爲姝乎則渠之目色袁絲非一日矣夫擇木者鳥也而木之擇鳥尤先憶雲者泥也而雲之憶泥更巧思飛獲羽久繫鸞鳥陰諧出手得虛何必神叢再博古有遇披香之博士識慘綠之少年者殆其人耶予聞而感焉如端木之咏抽觴漢皐之逢解珮也爾乃相招以文無相貽以螢頁丹心寸意聽唱繁霜碧海青天誓同白水馳而加累當名夜度

之額泛可同舟卽送朝飛之雉而無如事有難言者何也一江淚竭女膽怔忪五兩帆空儒門淡泊故雖
尙在施孝叔寧許偏亡新特將行東郭姜詎將孤入阻之者伊戻讒語力遏輕車黠之者游飯生心思攘
中路聽娘奮能決惑水竟知歸夫愛子南詩悔季鄭有換羽移宮之術八風皆平無判妻別子之嫌一波
不起一則心驚法喜小行郎初入華鬘一則身侍征西大將軍眞爲田舍姓如和璧觸手成溫香豈湘蘭
隔籬嫌遠枕藏浮鬱三生聯蹋臂之懽樹得靈檀百事慰從心之願此固氤氳大使坤扇能牽亦由紅拂
英雄神光獨注故也自此以後余解秣陵之組還鷲嶺之山走函谷之關渡黃流之水聽娘無車不共有
槳皆雙涕茜宜膠煩濶阿錫羮調攜手便是鴦驚衣試神針都成鴛牒特疾則眉愁滿鏡言離而淚落連
珠或玲瓏歌金縷之詞或嬌寵折琉璃之筆愛園林之春早笑折花來因夜讀之更深怒攜燈去合宅之
花姑竹母盡說柔儀他鄉之龍媼雉娘羣驚采伴雙棲甌脫飛沙破粉以彌妍並坐餘皇白淚漸裙而共
拭攜蔣家行三之妹試華清第二之湯沃雪雖消凝脂尙在亡何清邱之社未毀織室之星已災巫舞宛
邱太姬無子蟬鳴茂苑齊女工愁翔風有房老之稱雲容少天師之藥好孕惡育枚皐在而禖祝官亡弔
夢歌離亢父召而靈妃步去蓋至於陽虧靈宅骨瘦香桃聽娘亦自傷其終不起矣然而更衣旣久郞性
深知嬌喘雖沉晨妝必飾羮湯強進慮生大婦之愁簪珥分頒預作諸姬之別倩人寫貌眉小鈌而猶嗔
借女承衾手猶扶而不捨一枝紅墮七夕霜飛乾隆壬辰孟秋卒於隨園年四十九嗚呼痛哉韋皐老矣
今生未必重逢紫玉奄然往事何堪追憶二十年前之夢雨三千里外之啼痕譬彼蠶眠纏綿絲在奈如
月蝕搜搔光沉雖箋室春多不少黃花續命而巫山雲散永無絳樹書房不能王相寵亡造釋梵天人之
寺且學代公葬妾勒館陶仙子之銘以某月日窆於倉山之西與夫子同塋降女君數武禮也所願仙雲
一片長遮弔鳳之山黃土千年燒作鴛鴦之瓦

小倉山房外集卷八終

代祝兩江節相渤海公七十壽序

錢唐袁枚子才

蓋聞福者備也爲大順之統名壽者酬也乃至德之協應在昔金提力牧之佐雄陶方回之臣靡不班序顯毛榮膺大耋者何哉良以麟鳴遊聖鳳翽歸昌含元甲之圖應中黃之讖中天景運生其間者算自長古帝耄期際其盛者道自合　朝廷雨露即臣子之丹砂也宰輔精神皆國家之元氣也則有赤霄冒頂素手擎天蒼龍作東方之臣汝鳩司北門之會百神薦祉備九德以宮陰陽萬物棣通先八荒而開壽域者其惟我渤海相公乎公以旄車之世族降河嶽之星精繡補經橈口成銘頌履絢冠鉢智楲入天泗水分符海陽轉轂遷知豳邑再守榆林既觀察於河西遂提刑於山左當是時也任延年少騎小駟以巡鄉羊續官清衣布袍而問俗夜無桴鼓合郡安眠路見桑麻使君便笑但招竹馬呼童子之迎不事衙參希長官之譽公之志桐鄉渤海皆可終身若無慕乎三圭之爲重侯九命之稱高爵也然而虞廷三載已多明試之功漢詔六條自有課最之舉臣如明月既鍊魄於金門　帝有景風自吹來於天上遂乃戴雀弁握牙璋擢屏藩兼少府東織西織進堯舜之衣裳寬鄉狹鄉察楚吳之田賦理賑則澤鴻換色款關則英蕩宣風開府皖江軍民有喜色而相告宣防袁浦蛟魚聽號令而知歸著手成春無思不服　天子視公如龍門之砥柱故命爲制府而仍理河渠信公爲南國之甘棠故官拜平章而仍持旌節蓋公之遭際有得之於天者焉公之操修有信之於己者焉今夫日行黃道豈免躔度之訛星傍紫微尙有縮離之忒公乃半生赤紱總是恩光一路青雲從無跋疐執江南之壤奠不以珍怪爭長顧北河之夫錢翻以恢台見賞同斷獄也獨信皋蘇同薦人也不疑蕭葛陳便宜之疏朝乍上而夕行除科比之條奏未終而　詔下三山開府猶攝篆於荆襄一日登朝便參謀於樞密硯　慈寧之萬壽領袖班聯賡柏梁之首章矢音丹

陸長子唱鐃歌而返畫像凌煙少君歌鹿鳴而來策名京兆志寵則銘鐘未盡紀勛則列笏難書猗歟盛
哉古之名臣未嘗有也然而公抱姬旦窮窮如畏之忱屏魏其沾沾自喜之意耳鳴陰德坐薦謙吏脫帶
帶以腰舟過人不肯履影刺閨判事高柔常寢抱文書警枕傳聲蘇綽必手兼朱墨置為牧令能鈲剗苛
煩肯棨葑菲自張施帖安置札僑於賓位辟召英賢圖廉藺於屏風協和寅好百僚禮絕偏折節於儒生
一品集成倘傾心於文史四時無燕居之樂終朝吹露冕之風乘馬三年不知牝牡封侯數日忘告妻孥
惟其秉負也誠故其感應也速不知者以為隔爐獨對李鄴侯結主之緣深其知者以為昏夜焚香趙清
獻格天之道大歲逢冬仲壽屆古稀　天子以正月十二日為公豫慶於京師禮也臣忠述職上計吏之
封章朕欲見卿催鋒車於日下爕調天臘春滿梅花節近上元燈排火樹卿雲與佛雲一色文露與武露
齊濃帝席星明大庖早具湯承官賜上頓方酣九曲明珠穿盡禕衣之婦萬釘寶帶頒來侍御之臣帽結
紅絨似黃人之捧日裘飄狐腋耐青女之飛霜王會圖成雖馬毎牛俱賜鈞天樂奏皙陽儀伯同歌依龍
光者一月有奇頌名世者五百餘歲車回北闕尚帶香煙信到南邦爭傳士女以　歲星之舊地增卿月之
新輝嘉禾望氣以穟成德水未霜而波靜凡此編氓之福皆由仁壽之徵而公方且雪鬢不知冰襟如故
料量民隱謝絕莞絃高侍中之聰強几杖虛設裴晉公之風貌海鶴同清當攬揆之時赴巡河之役在元
老以為稱觴事小乘夏篆而四牡仍驅在蒼生以為愛日心長過冬至而一陽始展某等行居子姓身隸
栟幪逢申伯之生辰祝魯侯之燕喜未必邳州進酒韓稜隔千里而有醉容且喜觀史陳詞范武受徽言
而無慚色敬張皇邸聊當悝鐘義不取諛文皆從實若曰金雞十二横陳疊錦之堂他年銀管三千再記
杖朝之事

陳涇南修禊詩序

夫芳晨不墜夫昔朝今夕豈殊乎往哲一邱一壑或友或耆如鐘含霜如水受月是以不學子晉而事同

洛濱之游偶冀子桓而與同漳川之賞皆所以追緬藝林步趨逸軌也涇南陳子以永和之賢生上巳之日陶元浴素樹善測交探金虎之文志在幽履讀蘭亭之序心希古歡遂乃仿鄭風作祓禊厭賓介藉絪馮揚觶若流闌水使曲同同之鳥熒熒之花高堂書龍之才張堪白馬之譽嚴助聊蒼之學孔晁紫宙之篇俱足抒寫景光自成馨逸流黃體素伯喈因之作書脊練朝虹愷之摹而入畫縱移山陰於茂苑起晉賢於九原啞其笑矣又何加焉僕也於越鄙人楚國殘客偶傾衿於半面遂圖形於九仙命作荒言書爲小引明知風簫偶過未諧雅奏之音或者木柷先鳴亦是同聲之曲

金賢村太守詩序

賢村先生東晉名流西豪望族夷吾澤四經之學彥和標七觀而談金心在中早擅鴻儀之耀銀手如斷遂歌鹿鳴之章以司民協孤絃以上計得課最牽絲江左傾蓋金陵驟見子皮抒心元度館人竊履之事能教返璧山中鮑生換馬之談遽肯踏閭燈下除非賈至詩見瑤英直索紫雲不嗔杜牧此非聆音識曲送抱推襟者不能若是之好余也已而一麾出守黃鶴樓高萬里班春夜郎國小可憐焦土新宮有不戒之虞趨以飲章故印竟攫挈而去捨二千石作六一翁在他人必且五噫歌成四愁交作矣而先生逌然安雅不廢嘯歌清俸無多但買仙眉瓊葉歸雲有引惟聞梵宇清聲雖季文子之三窮三通蘧伯玉之再仕再化纔大天士張鎬地仙不是過也於是飲星飯於霜潭解慅嬰於璧渚還洛浦走蝺磯寓秦淮訪蔣徑當七夕牽牛之夕來諸姬墜馬之妝聚楞嚴十種之仙作刀跡八風之奏時則天鋪潭底月墜花間雲可妬羅風停吹霎散靈妃之步魚婢爭迎撥火鳳之絃雁奴驚起或班排阿鷲私說兒夫或女寄提婆乾呼阿孀或珠飛纓絡舞出前溪或裙緊簩褋歌騰小海以嚴春佐午子使匏爵戲靈簫雙珮響而宮徵出於簾間千燈張而銀河落於樹上先生則手拋紅豆暗記樂章耳聽回飆遙知鼓節兩室如一公然張稷通家大會無遮何必王琨避面迨至星沉玉李而蜑雌猶屆扆其間乳罷金訶而稚女尚孌娓而笑有是

哉此樂令人忘死至今使我移情可謂京洛之雅遊夷門之大會也已可奈地隔燕吳家分南北孔璋行矣公幹淒然小別三年空贈繞朝之策相思數字忽來蘇武之書長妾先亡說少姜而於邑道南無宅借公瑾以羈棲翠羽拾來想華鈴彄環之舊影靑泥封寄讀團雲散雪之新章雖元晏病風已枯半體而安仁感舊尙富千言爲金海之全編索玉臺之小序嗟乎言者心之聲也心不醇粹則聲浮文者情之著也情不蟬嫣則文敝少登臨之境者雖豪有殷勤之意者好麗先生心波湛漢情岳干霄非制氏而記其鏗鏘愛童蒙而拾其香草能爲蠻語巧奪舌人好作音臣時夸耳學加以三吳弭節百粤觀風湘水濯其清襟黔山催其險句以披香之博士兼文陣之雄師倘入儒林定非谿刻就升天界也入華蠹賈生養空以遊德機常活龍叔背明而坐方寸皆虛故能六管揚風三英耀彩歌離弔夢霜天聞淸角之聲流景紆雲煙罨掩明珠之色鼓宮宮動喝月月行又何必飾混沌以蛾眉假荒言爲前馬哉然而蘭本願詳所滋蹊鐘強半先鳴劉勰高才猶獻書於休文車下東阿貴介乃求序於仲卿夢中況僕與先生笙磬同音雲龍亟駕如驂從靳以蚓投魚香火因緣喜靈山之有分白頭期限傷老物之無多掎裳聯襼之遊音塵不再信後傳今之作揚榷何辭敢竭江淹將盡之才大書巢父長留之卷此日文章付我勝託妻孥他年泉路逢君再同賡唱

悔軒先生六十壽序

悔軒先生以仲冬之暢月爲花甲之良辰擷綏山之桃而勿採庋靈飛之經而勿誦乃牖袁枚而詔之曰明知壽言非古也然而相觀局外淸矑瞭然乞言山中切人不媚子寧視余之攬揆而嘿嘿禁聲平伏思枚與先生雖吏隱之途分實淄澠之味合臚言風聽側聞長者之徽音奮筆纂思頗記賢人之逸事與其積陳於胸臆曷若布寫於屏風謹拜手稽首而爲序曰才非官也而才高則官自尊德非年也而德厚則年自劭鄧禹但期文學竟冠通侯顏含不信蓍龜偏登大耋此非志屬有限休徵相逼以來實由操執恢

宏造物因材而篤也先生生而孤露以席爲門長卽橫經將蒲作筆煨燼殘之芋子舍篝燈折慈母之蓼緗天課讀盡張華勵志之詩江總修心之賦基於此矣登賢書之籍爲國子之師擠嚅道直翼緯元化攝子陽之五縣走章丹之八州初蒞三湘再臨兩晉斷絕尺一禁止槃游桴鼓無所發聲澤民不敢灰僇凡諸批牒排比成書校受而讀之不覺嘆曰子產爲政莫如猛也魯莊察獄必以情也仁有所閡則以術濟之律有所窮則以意通之青霜紫電常照徹於五聽之餘崽子嫋孀必安置於萬全之地謝太傅稱陶公用法恆得法外意先生殆不愧家風者乎古人勑郭丹之事永署黃堂頒侯霸之文編爲令甲良有以也擢守淮陰旋遷白下送者持靴不去迎者挾轂爭先先生亦復攬轡沾襟留詩賦別所謂賢者使人不能忘己而已亦不能自忘於人焉先是淮有實沈大湫之神作沉竈產蛙之戹先生平其斂陷疏厥原防岀入波濤扶持梟散王尊立水奪赤子於龍宮索勵射潮壓黃熊於寢外卒使城留三板炊滿千村　召對九重漏下六刻百辟動容而觀歎奏　一人前席以問生靈遂蒙簡在之知大有非常之用　天子不欲置汲黯於遠也故將赴淮陽而仍留近地又恐用馮唐之遲也故甫遷觀察而遽轉屏藩一歲之中章服屢換半里之內官舍三遷入但見其雲路摶風九萬里之扶搖太速而不知其仁必及物二十年之積累良多先生方且不損不加如愧如讓早鋤其色有睟其容闔門績紡敬姜自有家風散髻斜簪王儉依然儒者所到處一池之泉古跡必復一亭之月舊景重新短碣豐碑皆典秩明禋之式三廬五宿有義漿仁粟之供贈刀布以教生徒稅束薪而炙筆硯簿書勞畢不廢賓筵呵殿聲希卽聞吟詠至於今雖秩居二品車擁八騶而往往依僉桐鄉好談京兆者其故何哉蓋道行於獨任掣肘無人效著於當年終身慊意古之君子易地皆然然而校所怵耳而傾心者猶不在是也今夫君子表微陽善不如陰德哲人制行襲義卽以重仁自梟俊風高而恢台之意少亦莊逵路失而趨進之道乖先生簿錄上官頗遺繩索迷留下蔡不諱風情似若徐邈爲通展禽非介矣而孰知小可略而大不踰外雖夷而中甚峻毛仲容滿不能致

者惟朱璟一人江斅牀移所必遠者是僧道諸輩此非勇過夏育行若伯夷者而能若是哉故空山老矣一個陳人野服蕭然半壓奧草先生絕無介紹早來雲外之車略得公餘便速幽人之駕覆瓿文字未識面而手已傳抄造膝清談乍脫口而心先莫逆此又牙琴之知遇薛劍之遭逢也已茲者白頭介壽赤被斯皇千里生祠齊進狄公之酒一園衰竹爭歌衛武之詩家居東海瑯琊仙山最近署有清熙古井聖水常春竊自比於鶴舞猿吟敢私獻其匏宣瓦奏公如黃菊勉旃晚節之彌香我亦蒼生願祝慈雲之永覆

謝渤海相公元旦賜鹿豕鵝鴨等物及福字啟

大晴元日羣歌燮理之功春滿軍門敢忘起居之禮歲逢甲午律應東風出臥雪之蓬廬作向陽之草木手板投眾官以後吏隱途分荷衣拜畫戟之前山林人野蒙相公溫言婉下巽貺遙頒槖倒囷傾半是華堂之饌色招香引都非邱里之珍視若嘉賓賜之鳴鹿憐其傲態伴以蒼鵝特豚饋食之牲可以薦諸祖考泛水呼名之鴨兼堪寫入詩歌鄰里叩門爭看物來相府妻孥動色喧傳恩到貧家更有福字一箋爲老母今秋九十之慶敬伏思福也者求之在己而降之自天者也
天子爲九重福主錫之以與相公相公爲一路福星分之以與士女雲藍紙好光生柏葉之華煙墨香濃秀奪梅花之色北堂懸而慈雲永護白髮對而笑口常開不特此也公之愛士人盡知之公之用心誰能及之倚南衙筐篚竟教使者頻來則空谷煙雲雜作材官犒勞公慮擾山中之白鶴特交車後之蒼頭如取如攜宛然父子家人之意式飲式食剛在椒盤春酒之天如此曲體人情纖微必到自見平章軍國雨露皆周物有盡而意無窮年漸衰而恩難報所有銜結之忱理合肅啟佈謝

爲章太宜人七秩徵詩啟

蓋聞甘泉畫象金母爲昭懷清築臺巴婦有耀翠媯元扈肇始於提甕彤管絳紗孝稱於漢晉何承天夙承母教夏侯氏允明禮儀皆所以觀地道之成立女宗之式也矧璇宮夜織坐少廣者七十年天姬朝遊

獲祥錢者三四代豈可使雲仙彩伴競奏靈璈我鑾儒林反無法曲者乎恭惟章母黃太宜人系原江夏
配適河間年甫及笄禮成合巹勗帥以敬循循帥氏之箴參和爲仁媞媞碩人之德產寶家五桂剩崔氏
雙鴻我封翁樸菴先生二豎方災三珠增痛遽赴玉樓之召竟貽漆室之憂其時堂上尊章俱無恙也太
宜人瑱環胥撤學嬰兒之事親概散晨鬻作季蘭之尸祭外則漚菅栽漆園林極土化之宜內則設鍵安
橫門戶有金城之固少儀訓子機聲與夜課齊清吉禮嫁姑束帛與儷皮不忒爲先靈卜窀穸禮備三虞
爲戚友饋壺飧河潤九里一門春滿七族風和嶲子伶俜受小郎臨終之託彌甥孤露從孀嫞拔宅而歸
太宜人哺以膏屐助其貲算卒使阿宜阿買都列官階王悅王錡竟成宅相此豈昔之分羹轢釜別室銅
盤者所得媲其懿範也哉我淮樹太守奉三遷之懿訓宣十部之仁風隴右姑臧屢知赤緊京江白下再
守黃圖比清識而水鏡無光吐赤誠而朝霞失色平章荒政開汲長孺之倉協濟鄰封貸秦穆公之粟擾
掄小劫拔出萑苻懷磚巨豪散歸畜牧決獄則諸囚禮佛一時之狴犴無冤輿㟞則揖倖延師數郡之菁
莪鬱起以故季憲三生之祀黃昌兩日之歌業已大府傾矜閭閻額手而太宜人猶欿然其未足也淮樹
每遷一官必申一戒每平一獄輒加一餐定省之餘詢何以報　聖主含飴之暇計何以澤窮㟞受璽翟
封章而身服七升之布居養堂丙舍而廚捐五鼎之牲輿臺悉庇於賢雲偁甬都飲其德水宜其壽隨年
茂慶與善俱以丁酉暮春爲古稀華旦時則花明瑞室月在高蓑郗母當筵依然綠鬢崔邠側侍親捧朱
輪仲海季江四世之孫曾玉立前麟後鳳百年之綽楔風高古之人雖馮親上殿荀母從官象輿婉僤于
西清冠帔頻頒於北闕迹其榮寵何以加茲某等誼屬葭莩情深邱里目擊柔嘉之則耳聞聖善之風敢
晉旃檀代揚奇馥願將閫範略舉梗端伏望當代之儒林丈人文貞學士不靳煙墨各贈琳琅或宣照於
五聲或宏鋪於七體借文昌遠耀增寶婺之星光假書帶芬芳寫蟠桃之花色庶幾垂諸方策即南唐女
憲之書播入管絃續樂府壽人之曲

郡文學呂君墓誌銘

君呂姓名揚廷字對宸江蘇常州人也生卽風神儈定有顏淵度毅之仁仲弓含澤之智白賁沃若黃流瑟然年十九爲博士弟子二十二肄業成均鄭綬爲儒呻吟褒氏之地仲舒好學不窺廣川之園凡十祺之變三象之音九據之章七調之曲靡不穿穴名理淵通妙靈應南北鄉試不售遂佐周君某爲政陽高王壽焚書而舞班超投筆以行招我以弓視道若尺其時有火速軍餉應運會城者路苦盤陊人相愕眙君勇任之以三十須臾行七百郵遞驚虎墜淵攀枝登崖卒使龍節如期魚符應刻古之人雖子反乘堙變枝斷轂卞莊子之怒目於荒怯威太史慈之通章計吏奪氣不是過也同里友吳啟文病於榆社著中君從陽高騎馬視之始而稱藥義篤眞長繼而扶櫬送歸元伯或勸君應秋試者君泫然曰科第命也友朋義也吾不以彼易此矣其篤行深中皦皦類是君閒居有絅直之心遇難無倉況之色測交馳倚魁之行樹善記昔席之言蒙厖褫以拯人阽焦原而跟止以故邸里慕其風者莫不證岑鼎於展禽誓要言於虞寄兄弟五人杜欽以小官最著學生一坐庾乘以末位稱尊傳曰上交下交銀手如斷其君之謂歟以乾隆四十三年卒其子府學生星垣秀出班行家傳綈袠庶乎潘子之後有尼夏侯之學傳建連邈陳詞乞予誌墓予忠夫平子南陽之德深刻碑陰康成北海之風大書瓦屑亦文人之職役孝子之終事也乃仿南朝宗氏墓碣牒其世系妻女年齒葬所如左而爲之銘曰

星有光夜方起人有名死未已亢其宗更有子我銘幽逝者喜

孫淵如亡妻王孺人墓志銘

孫穢省秀才詩才叙詭能爲昌谷玉川家數予愛偉之今春二月以其亡妻王孺人事狀及詩索予銘幽予讀其樂府諸篇哀感頑豔丁當清逸故知完山之鳥無異吭之鳴雲和之笙有雙簹之奏宥其死矣士也繁姿彤管既淹元石斯鑿謹按孺人姓王名采薇宜黃令光燮公女也有天紹之麗姿媼愉之修美天

女九和靈芸二絕年十九歸秀才秀才故令資者賦綠娟時以帛拜代香纓孺人不㮀於心能鋤其色守成湯嫁妹之戒捐夏禹修容之粉調言發巢和之器治乾穢饋食之邊威姑以下愉愉如也每至玉女沙涼金蟲燈小釵橫三鎖髻安半蟬孺人焚荀濕之香展排比之卷或抽觴以啓顏或論古而交謫誦靈飛之篇目王母心驚成肇鑑之圖章南海紙貴秀才愛玩賢妻有終焉之志匪云嘉耦直是吟朋且其神識尤異儕輩常讀王章傳曰牛衣妻自賢奈沮仲卿上書終是恇怯女兒又對落英嘆曰人當如渠早謝慮有憐者何俟顏侵才掐洫幹耶味其言直以形骸爲桎梏晝夜爲一致采雲留影曇花愛空宜其撫衣行矣便登女嬃之邱執手奄然難挽靈妃之步病成解佩慈失嬿妍卒年二十有四秀才閉華鎡之故匣見都盧之舊痕哀思夕流憤泉朝湧遂乃詣宛若請神君執鬼中玩仙牒知孺人故是兜率宮掌書者雖迹涉幽渺莊士不言然浴蠶女於甘淵奔[illegible]狐於月窟乃自古記之秀才鍾情語怪以妄塞悲當亦君子所不廢也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某原銘曰

驚女鹿佑楚客問天緣何彼姝以此名爲宜其奄忽離瑜復位當景收蘭臨華寵翠懷情孫楚璽行索妃歌離弔夢有涕漣洏椽娥臺高玻璨魂杳定有青鸞集此華表

徐君禮珍墓誌銘

夫百卉具腓而含芳之蘭先隕朝陽方盛而棲鳳之桐早凋秀實難兼才命兩舛此哲人所以有沉牖之災瞑臣所以有火色之嘆也吾於亡友徐君有深恫焉君諱維行字禮珍一字芷泉代爲著姓家於浙中遠祖諱嘉者宋乾道間以侍御史出守平江愛玩洞庭之幽遂爲堂里之下二十傳至毓菴公生四子君其次也執箕膺攜卽已岐嶷束髮受經更加倜儻本申生之小心精潔慕莊周之抱德煬和如切如磋聞詩聞禮睦三昆而旣翕合七族以宣仁或立文翁之堂親炙筆研或捨周瑜之宅安宿賓朋或共建宗祠司屬役賦功之事或首襄荒政竭義聚仁粟之供凡邱里所錯𢷬者能以身先之庸流所辟倪者必以智

泱之長兄西圃先與余交招遊石公小住君舍姤彼然明一言稱善遂爲伍舉兩度班荆當其作六日之留通一家之好時則露凝夜燭風響晨烏桼甲庖丁終宵置具仲霜季雪排日娛賓余心感焉如縶戴不而君猶殷殷其未艾也次年拕支硎之小艇補春餘之墜歡桑娣臨波濟尼在坐月白勝水人嬌當花至今王侍中之才語蟬嫣孔北海之音情頓挫令雖老矣何敢忘諸不圖龍華之會未終香火之緣已盡明淫入戻夢厲生災以庚子七月病篤召其弟心梅屬曰修短數也我無所恨然頗貪沒世之名必藉傳人之筆汝其爲我持幣乞墓銘於簡齋先生乎語畢而逝年三十有二嗚呼痛哉人之生也輕同聚沫人之死也速甚驚飆青曾黃須之推移晉芮斯彌之變化彭殤同盡顏冉何悲然而元相臨終遺文盡交白傅荀郎嫌少後事竟託鍾君亦可謂神理之無差交情之素定者矣以某年月葬於某余不能躬趨馬鬣以薦溪毛所冀名在月中仍復關侯之位書留楹下永昌晏子之家

銘曰咸池五車氣通其區降此淑靈賓生士夫愔愔徐升蹲循不爭神出五寸志入四行可以測交可以樹善語笑未終天風吹斷楚鐸掄響周鼎沉沙衝星噴景難掩光華我欲攜劍弔君之墓不挂崆峒挂君隴樹

陳淑蘭女子詩序

蓋聞天章有七襄之製知織女原近文昌璇璣迴八角之文羨閨秀能通河洛倘但稱針博士而竟忘思功或喚作女大家而徒知陰教是則夜來善繡大拾知書不無遺憾矣若金陵女士陳淑蘭則不然爾其早辨四聲工傳三絕銀缸五夜牙管一雙薄華鈿爲辱金僊詩書作膏沐拂來十指春浮三月花光寫入雙蛾秀奪六朝山黛當夫紡磚月墜鏡檻風低茗浮鮑氏之香絮散謝家之雪往往流連光景陶寫風情揮毫而玉釧微鳴舒紙而粉痕輕落直可傚左芬於晉代追三妹於劉家然而僕有感焉尤有幸焉從古星來天上不患無才仙謫人間最愁夭偶倘或戚施枉配菌溷空投或屑槧秋風或歌傷苦雨是則心珠

夜炳不無淒緊之音意態晨飛頓少風華之色矣而執鞭所適鄧十郎者亦白門之佳士也詞標黃絹曲譜烏絲分涼作荀粲之憐入室下樊英之拜湘蘭一朶常擕素手同看園竹萬枝能使全家盡綠雞鳴留而郎起香沉水而妾歌疊韻雙聲吟閙戶外唱予和女曲在盤中刻燭拈題競賭八叉之韻拔釵沽酒爭爲一字之師雖秦嘉之詠素琴倘慙薄報而高柔之服賢婦敢不終身豈可使蘇蕙羨其聲華薛媛慕其福慧也已且又久著繡銘慣裁花骨不藉研神之記自成手狎之文字字生香泯盡喻麋之迹絲絲入扣横生彤管之輝非白傅之什不吟卿眞知己惟士安之序是索女亦門生遺我一練繡詩兩首作香閨之潤筆求駢體之擅場僕也霜雪盈頭久傷才盡珠璣滿目又覺情生製作垂鬟出入樂簪花之拂加添閨幅分明當錦緞之貽報以數行弁諸卷首庶幾此日讀靈飛之篇目王母驚心他年獻南海之鑑擘唐宮動色

劉霞裳詩序

夫雲霞雖色有踰畫工之巧蘭蕙吐氣能奪迷迭之芬天所相者人不能爭中所無者外不能鑠是以杜驎早聰勝於甯子之晚研也高鳳溺苦不如枚皐之夙悟也梁簡文云斯文未墜必有英絕領袖之者劉生霞裳殆其人歟霞裳者山陰劉念臺先生之五世孫也產自清門羊舌之族本大生於息土仲容之姣無雙楊收四聲早辨神口陸雲十六便舉茂才秀出班行獨師懷抱以虔儇之逸性當慘綠之少年未免粉白修容膠青刷鬢瑤光奪壻粥粥爭迎顧協晚婣綏綏求配摩登攝去將阿難戒體摩挲裴讓測交與孝基私情款狎終日酕醄於酒肆一船橫溢於秦淮絕學捐書遷蘭變鮑致禮法之士飛言如雨而霞裳逌然不顧也以爲日月含蝕烏之瑕不妨麗天之景圭璋無瑾瑜之匿斯爲前箭之珍古之人忽細德之險微作風雲之奢闊置達通倪借袴便行元字沉酣負琙遽走忠話自纏腰鼓征西好佩香囊凡此儻蕩倘張夫亦何傷於奇士乎則有廣餘主人張三蘇之燕騎兩家之驛招余目色彼此心傾問字則甘作侯

芭遊山則願爲禽夏遂乃擔簦連襼負笈從征台宕訪春匡廬觀瀑星飯黃海水嬉洞庭聽仙奏於幔亭候初議於衡嶽當是時也江中潮起似答吟聲馬上花飛欲催綺語對奇峯而筆健折芳草以情深或弟子傳言請更一字或先生低首爲賞數聯道衡爲文使顏籀揣摩仲寶謠管招彥昇酌商取聰明智慧於陸眷口中學柱指鉤絃於師襄手上五年來油油焉翼翼焉其聆音識曲毀色知心雖莊惠濠梁鍾牙流水無以過也今年春從二萬里而還有三百篇之製清章雲委藻思芊綿振敏絃之逸曲鏗鏗鏜之雅調余勸其板而行之霞裳璧然豎謝不敏余曉之曰昔崔瞻舉世重其風流致才華見沒良可惜也子以輕剽單慧之姿加旭歷銳銀之學余豈不知似川方至如日在東方將奏遙響於鈞天何必蘁英聲於早歲哉然而休文遲暮才遇王筠元則門牆最憐雕武趁予夜燭助爾晨燈好東瑙繩同爲商榷庶幾初衙出水百卉歛華雛鳳鳴霄萬流傾耳此日波瀾莫二杜陵識所由來他年秋夕諸篇元相存爲少作

贈儒林郎翰林院待詔厚齋項君暨姚安人合葬墓志銘

君諱庭模字啟東號厚齋祖盦菴公由徽遷杭不受耿逆偽命歿祀西湖父文松金州司馬素襟清曠遠跡崇情賦江總之修心佩朱穆之崇厚固知兆楊環之休衍何籌之慶矣君生而愉定長更徇齊蔡談通明入呼朗伯君游倜儻世號聖童八歲時父體不豫私詣吳山神廟祈以身代病果得瘳童子何知至誠則動元穹雖遠有聽斯卑弱冠補弟子員英聲揮綽庶士傾風見者以公輔期之先是文松公達人之見學陸賈出裝愛子之心爲薛包分產君道箭分易折枝披自傷富在趨時不在歲司鵠羽金能自化何必責收薛中於是盡合許武所分助以南中奮費貿遷禺荚布置年盈志入四行神出五寸遂振白圭之舊業法孔氏之雍容焉然而燕雀所賀非鴻鵠所欣也紈袴所甘非志士所願也君以爲華身不如華國多積尤貴多文懷西笑之心作北征之賦乃以家事交其兄端友公而已則由鄉貢入太學崔駰一到舉坐禁聲太初將臨名流拂席或齎刺走尋或致書結納蔡以爲蔡公儒林之亞賈生達禮之宗非君莫屬焉

庚午舉順天鄉試甲戌補翰林院待詔方領矩步久著風規玉府木天更嫺掌故以詩受知於愼郡王東平辟士特取吳艮梁孝廷賓最高校叔於此應觀翰音之登慶茅茹之拔矣不意蓬山路遠風雪易侵長安久居金貂就耗丙子春以事罷歸公業遊宦田園半蕪息夫邱亭侯名空富君以爲青蚨可去而復還荆樹易凋而難茂覓學繆彤之閉戶不問馳誼之治裝決意中輿空拳搏戰漸看珠熟不怯錢荒會太夫人年衰臥病君奉佛爲醫因心制藥上池飲而穀食安咳華榮而蘭芽茁逮至萱堂以壽終而君年亦將老矣遂乃路遊東粵論著桓寬爲羣商籌出納之資爲內府核盈虧之數雖韓嬰精悍公綽聰强不是過也已而還鄉訓子顧已尋涯啟樊重之居大開瑞室倣君卿之俠招致淸流則有杭堇浦吳西林王述堂汪西灝諸君大雅扶輪升堂接踵酒鎗脊鄰詩牒晨飛旗鼓相當珠璣亂灑奉夏侯以四馬百人之食但覺其豪置春申於一梟五散之間各行其樂蘭臺諸彥盡文陣雄師金谷主人爲騷壇領袖余以己亥之春掃墓聖湖亦得送抱推襟與分一席焉王楊盡逝傷季嶠之獨存羣紀齊交欣孔融之有幸故鄉金蘭之簿雲霞之交微斯人其誰與歸君雖身在邱樊而心存葵藿道小草雖微都知向日羣峯在下誰不尊天以故陳咸思入都中楊僕恥居關外　皇上南巡江浙君兩祛高蹶星夜迎　鑾湛露所濡龍光必照恭逢乾隆五十年正月四日　皇上舉行千叟宴禮君年逾花甲應　詔赴都當是日也萬春始華千齡方旦百神薦祉五老來朝散太極之飛泉開八荒之壽域君得與濟濟者英皤皤元老屈居其間樂聽九韶酒斟百末鶴髮躍乎丹陛鳩杖錯於彤庭朶殿香烟歸猶未散　天家頒賜重不能勝　皇上賞文綺雕盤奇珍無算　欽定所呈詩冊入　萬壽盛典昔桓榮陳車服於庭前孝示子弟韓玆寫姓名於屏上許作詩人以古較今於斯爲盛君疾惡如風赴義若熱蔭暍人於樹下見善必先回寒谷於律中惟力是視在衢州有孕婦不能踰嶺者在京師有僕人不能遠娶者君傾囊助之劉翊舍其車馬不告姓名趙憙濟及婦人同聲稱祝君之陰德耳鳴皆此類也委化之年纔六十有八遺命棺衾悉從儉約祇設伯夷之

杍水供茅君之虛位而已嗚呼君毫毫之思未終欒欒之才乍展崔駰巨儒位終邑宰管輅絕學官止府丞命之所存數難強也然而信義孚於人忠誠格乎物辨岑鼎者必取信於展禽作誓言者多要盟於虞寄采采蘭訊置驛通賓蛇蛇碩言聆音識曲今雖九原不作五噫空歌而聞風追溯者誰不對酒而憶公榮臨風而思元度哉夫人姚氏雲臺望族東里名媛凡浣石建之中衣聯姜肱之大被炊黔敖之粥指子敬之囷莫不贊自閨闈助之謦珥補班昭女誡作顏氏家箴有脊有倫如幾如式先君一年卒子墉秀出班行耽心聖籍通五際微言識六家要指可謂潘氏之門有尼夏侯之學傳建矣以某年某月某日奉柩合葬於某原禮也嗚呼武擔山上任文公何日歸來靈芝宮中王平甫此時復位

銘曰文饒髫齡號張曾子君懷至性孩提如此賜不受命商可言詩蜚聲閬苑金躍飈馳富而能施學如不及盲禿傴尪皆君所活身雖逝矣情尙嬋嫣其纓禁緩其容簡連化臺禪窟石秀土堅定生福草書帶芊芊

贈中議大夫孝廉隱谷孫君暨范太淑人合葬墓表

夫執中者務進喬神者主守慕古者絕俗兼愛者喪我四者殊轍折中離焉若不夷不惠非仕非隱清名聞於士林厚澤沾乎鄉邑所謂得天獨全與道大適者我隱谷孫君眞其人也君諱宗濂字粟忱一字隱谷杭州仁和人幼而岐嶷長多閎覽少與兄宗溥才名並馳躍豐城兩劍飛平輿二龍兄既入翰林官給諫君亦登賢書上春官不第罷歸當是時君以蘭成射策之年曼倩上書之歲舉頭見日呵氣生雲孰不思三沐三熏再接再厲而君志在幽履意薄軒朱停計偕之車占肥遯之卦以爲四科尙智貨殖三旌不換屠羊貿遷所以厚生推解可以樹善何必戀此微名效碌碌者蘇而復上哉於是陳揆五行爲累萬物因其瑞贊立以騂牢范蠡能謀秋儲善算蓋不數年而貪賈降心研桑側目矣雖然能聚而不能散者術數之行也能散而不知道者刀墨之民也君以爲萬善所先天倫之事百年難得孝養之豐於是廣鍾㯢

之居潔君魚之饌仲江季海擁[illegible]無方北雁晨鳧應念郎得太夫人病亟君戕體暗室投糞有靈讀禮三
年毀幾滅性幸封翁之常健也乃聚同志以博歡心極宴嬉以永愛日凡三儒五墨之客雕龍炙轂之賓
及冠竹皮帶檑具善格五妙彈棋者莫不掎裳連襼酒賦琴歌蓋所以養曾參之志而成孟公之名者其
在斯時乎且又義重嵩衡財輕糞鏤骨肉粲而不殊戚里待之舉火乙亥歲大祲出粟千石饑民鳧藻旱
魃失威大吏請旌於　朝君猶欿然於已其友陳明府廷獻遠官雲南君代爲治裝資其捧檄旋以憂歸
貧不能償君益自喜謂成渠廉吏不負鮑子之金償我素心速焚田文之券疎戚吳某寄食於君齒猶未
也而君爲營美櫬曰使及其身親見之安死後之心豫凶何害慰老人之志引養彌長僕因之有感矣夫
君子在上則美其政在下則美其俗其假人也不德不責其食人也不使不役是以周尊九藪漢重八廚
子夏恥礛仁齊桓畏宿義散貲錢郭震因之稱英雄也犒牛酒樊宏所以頌盛德也彼夫穴管之見䟴鋋
之流高踞台衡終歸隴斷魚魚逐隊躡躡稱廉何曾有益蒼生書勛彤管也哉方知尊不在官賢不需位
蕭育卑官是杜陵男子蘇純儒士號三輔大人君之謂矣所嘆者善人是富生可無慚造化無心奪之偏
速君雖持粱刺肥何嘗燒其爛蠡青芝之赤箭亦足保其谷神乃精神淵箸而體不能充服散雜投而藥終
無效疾深三縛形斂五倉竟以不起嗚呼痛哉元髮歸泉垂髫扶柩鄰舂不相薤露空歌説者求其故而
不得乃疑君爲善近名拯民所阨得毋捷叔違天而有咎伍胥逆行而生災乎余謂君逸情雲上陰德耳
鳴生雖有涯死而不朽斯則壽之大者又何必與元鶴齊年共靈椿爭歲耶夫人范氏即母太夫人姪也
鍾瑾母妻季膺姑姊兩重骨肉一脉心情洗手作羹供張梡廞和衣侍疾親滌廁腧君既歿奉事封翁扶
筇林下忘西河之傷含飴花間看諸孫之長折變立教拾芥成名奉繡佛以清齋誦般若而終老君之得
成夙志夫人與有力焉先是君好購遺書倉精排鄴架壽松堂中有嫏嬛祕笈伯山漆書會　朝廷開四
庫館令嗣卬曾獻二百餘種　天子嘉之　御題乾道志原本還俾珍藏賞佩文韻府全部以彰寵眷王

氏兒賢守江左青緗之學班家恩重　賜內庭冊府之書倘非燕翼貽謀安得龍光照耀嗚呼榮哉君以

覃恩贈中議大夫子三人仰曾鹽運司運同傳曾甲午舉人候補中書儀曾國學生孫某以某年某月某

日與夫人合葬於某

小倉山房外集卷七終

禮親王世子詩序

錢唐袁枚子才

世子以天孫雲錦之才兼淮南食時之敏淸襟蘭郁逸藻雲飛德無常師詩兼衆體詠物則明珠九曲上手能穿弔古則夏鼎千年聞聲欲起或題畫而烟景都生紙上或懷人而珠環盡落風前豈徒河間輟絃且使東阿却步所謂星分少海定有奇光筆洗銀河自饒仙氣福慧所鍾非偶然矣乃復禮士親賢撝謙請益釣大雅奏空谷傳來不棄衰遲教之加墨枚久居物外忽聞緱嶺之笙翹企層霄竟聽賓雲之曲回環維誦齒頰生香已爲老子之騷觚敢不瞑臣之躅足謹遵寵命恭綴小言以莛叩鐘將蠡測海此日觴開八秩強作江郎才盡之文何時夢入九重來賦梁苑初升之月

思元主人詩序

山中風好天上書來捧碧海之紅珠珊瑚尙濕解王孫之雜佩漢璧猶溫大恩壓己以心驚薰沐開函而下拜方知主人爲高陽之鞠子本帝禹之精苗翠鳳樓桐丹魚在藻年方弱冠早登蕭氏文樓思若流波不數魏家典論或慕唐宮進士作賦千篇或學魯國諸生誦詩三百詠物則絲絲入扣歌風而飄飄凌雲偶託卮言以儒爲戲時參妙諦著手成春無一言不深入元中無一字肯寄人籬下溯天潢之派波瀾自異入間披帝女之桑枝葉都非凡卉所謂羲車五色雲蓋千層江漢水深風雲大闊未足方其昳麗也更復飛耳審音傾衿禮士以謙虛爲坐薦兼覽百家奉走卒爲神師不遠千里憐長途之老馬索弁語於空山伏念枚轅固齒衰傖虔筆禿赴京兆鹿鳴之宴尙待明年試乾元鴻博之科已周花甲方掩扉以終老忽大任之相加有若五鳳樓成修補命編茅之匠九天樂奏賡歌招擊壤之氓其能無忍愧於顏知難而退哉然而投瓊太重結草無期寵命既宣堅辭更妄此日躍呼必諾敢逃聲於牙曠門前何時著翅飛來

得隅坐於鄒枚席上

陳檢討塡詞圖序

塡詞圖者前輩其年先生遺像其從孫望之中丞所摹刻也先生太邱世德岳珂原少保之孫驚座家聲蘇過是黨人之子伯始少聞庭訓元方早負時名氣得春先思爭花發審韻則解呼雌覔揮毫而慣賦雄風浸淫百家足抗班香宋豔鍾爐五典能兼樂旨潘詞恭逢我

聖祖仁皇帝立賢無方求才若渴掩八紘而取俊闢四門以達聰特開博學之科許入鴻文之館先生彈冠拜命簪筆登朝折紅杏於瓊林花皆富貴聽鶯聲於上苑鳥亦聰明掞天而色煥雲霞擲地而聲流金石高文典冊九霄傳司馬之詞章風語華言舉世誦香山之樂府未免國風好色我輩鍾情李翰文枯便奏音樂景文修史旁列紅妝或吟罷而郎令傳抄或曲終而重爲按拍流目送笑有美一人嚼徵含商數其三弄開第孝侯之里遠山青入眉邊浮家少伯之湖春水綠漸帬色傾耳當筵樊素一串歌喉發他記曲章娘幾升紅豆墨磨卿手釵掛臣冠眞可謂風流人豪自成馨逸者矣則有技擅虎頭巧超周昉者爲寫傾城顏色兼傳名士風流一則長鬢飄蕭拈花微笑一則雲鬟窈窕對酒當歌有睟其容美矣麗矣呼之欲活是耶非耶縕藉衣帽勝瀛洲十八士之畫玲瓏指爪宛霓裳第三疊之圖於是廣召名流各加題品傳諸好事同作觧人霞駁錦襉皆一榜登龍之彥筆歌墨舞聚　三朝吐鳳之才百斛珠璣爭飛紙上六朝金粉半璧行間豈非希世之丹青傳家之墨寶也哉中丞本高陽之後世有通侯生通德之門出而開府當燕寢凝香之際欲賦閒情抱芬芳悱惻之懷難忘祖德集羣賢之佳什遂甲比以成書因後進之同科乃郵筒而問序枚弱齡弄翰卽慕蘭成老去看花常懷騎省當

年　盛典再逢公車被召遲公五十七載瞻黃之　恩詔重看徵士百八十人慘綠之少年得與當時陳實渺矣晨星此日袁宏公然碩果辱教弁首卷中影照驚鴻竊喜華顚紙尾偏叨附驥嗟乎名流何限

書不乏香人詞客有靈孔瓊也應識我指點吹簫仙子揣量題帕神情不藝才譏江淹只恨生涯杜牧欣
團扇覩放翁之貌老眼頻揩似眉山題太白之眞音塵若接假使操絃度曲恐難分絳樹之雙聲若教對
體論文喜早竊南豐之一瓣

宮閨雜詠序

宮閨雜詠者邵明府無逸先生所作也先生劉輿才長晏嬰身短以潤古雕今之筆寫芬芳悱惻之懷遠
結古歡工爲才語拾鉛華於彤管遷次就班散烟墨於香奩無徵不信上稽瓠史旁及稗官意蕊雲飛但
願佳人再得葩華孳布能教逝者重生妙手白描隱隱呼之欲活音塵若夢姍姍怪其來遲較王母之從
仙已過十倍考劉向之列傳更極千秋尤奇者褒牝雞爲樛木儷元妻於湘君南子因拜聖傳名啟母以
生賢換局哀其窈窕輒神往而曲致纏綿縱有過差亦心憐而巧爲開脫華言風語籠柳驕花萬古蛾眉
一齊膜拜韓嬰曰和者好粉有殷勤之意者好麗其作者之心情乎揚雄云綠衣三百色如之何其編排
之人數乎一時目論者動謂貴賤雜羼貞淫奪位蕉萃與姬姜並列勾欄借袞冕齊登譬之蘇峻與唐堯
何堪對坐法興詣江瀹定喚移床未免擬人失倫歌詩不類不知宣聖采風鄭衛與周南相繼武梁畫象
萊妻與曾母偕描歡喜海中人天同隊虹霓屏上婗女紛來揆厥初生都是媧 皇苗裔考其世系誰非堯
母門楣五際宏開八風並奏此詩教之所以爲大也至若天女摩登地示宮媼如來之妻法喜昴宿之縭
粱清太元賦之清要承戈眞誥篇之靈簫夠僢娟娟此豸全屬荒言概用刪除具欽卓識頌蒙先生遺使
索我弁言嗟哉賜也賢乎老夫衰矣春蠶未死剩有餘絲蟾魄將沉空留殘照一日深情帖下士女圖來
恍若羅袖排門翠鉾窺牖手披靈笈儼金屋之裝成目炫花牋似仙裙之留住因之望古遙集忽俊不禁
雖國風之好已終而見獵之心忽動嚴披竹素再作搜羊獻醜首嫗盈等六十八合周天之數以多爲貴
足張娘子大軍美不勝收盡黜虞初小說凡北里志妝樓記情史豔史等書美人不下三千恐師丹善忘不無滄海遺珠而東皆

補亡或者彼姝知我

清娛閣合刻詩序

夫合璧必須雙璧偏絃不可獨張當天下有道之時我綠子佩喜家室和平之日鼓瑟吹笙典籍所傳人鳳可愛然而星名織女不近文昌鳥號鳴鸞或隨啞鳳盤中伯玉後無嗣響之音天壤王郎轉有不平之歎得毋兩美不許齊眉天豈無情人偏有憾乃余讀清娛閣合刻而有異焉合刻者京江張舸齋居士與其室鮑芷香夫人所作也一則江夏黃童天資超絕一則宋家若憲質性靈明未納幣而戚里稱才已結褵而房中有曲女兮窈窕士也婆娑或吐石含金共作雙聲之奏或鈎心鬭角爭爲一字之師拈毫則雙管雲飛聯句而並頭花發既切磋於枕上遂偕老於詩中眞可謂異曲同工雙烟一氣者矣雖然言者心之聲也詞者意之表也倘片時目反則眉黛難描六鑿情乖則宮商不應作者俱能含章司契抱德煬和夫憐而婦體分涼婦淑而拔釵欵客親調美饍人游護世城中勸散義錢名播金蘭簿上當其茶烟濕鬢梨雨催妝邀月圍棋折花射覆（皆詩中語）問字於掃眉才子妻即先生徵文於坦腹郎君卿眞吟伴寄遠則裝棉恐後當歌則得句爭先（亦詩中語）若非福與慧兼才同情擅者其能兩集編成三公不易也哉僕桑榆之景暮矣通家之誼久矣初與步江居士韓孟聯交繼與雅堂省郎紀羣作友今歲再遊天台弭節京口又得見蔡氏文姬劉家快婿夔牙並奏孔翠羣翔是有緣焉何其幸也更蒙推許謬題詞嗟乎文通夢中之筆久被郭璞追還玉臺新詠之篇敢不徐陵作序

公祝奇麗川中丞五十壽序（代）

蓋聞兩戒山河江左是歲星所照百年上壽五旬當受爵之初況開府之邦三吳勝地神明之頌萬口同聲則凡身受陶鈞耳親提命者其敢不寫疊錦於屏風奏雲璈於燕寢也哉恭惟麗川中丞閣下雲在繹霄鑪鍾丹水年裁弱冠便簪上苑之花官飲秋曹屢擅祥刑之譽內辭郎省外作監司簉帷則劍閣雲開

揚旆而桂林風暖江南有福扇仁風者將及十年桴鼓不驚持節鉞者又過三載公之雄才大略人盡知之公之行事居心伊誰諒之今夫聰明者每失之刻公正者或流於迂警敏者待物少眞幹辦者操心多蹙公則容光必照何須察察爲明著手成春不肯沾沾自喜愛惡必形於色使百僚知所從違成見不挂於懷故方寸毫無適莫案牘似秋來之葉風掃皆空吏胥踏冰上而行心皆自怯獄無小大必與平章官有賢聲都膺特薦憫東征運糧之卒給賞棉衣坐南衙清德之堂別張賓館劉宏不設從事而澄鑒如神包公洞開重門而關節不到繫詞曰惟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公之謂矣尤奇者今秋黃河水決高堰堤危公駕一臨而風伯回輪蛟龍避道適有雲南運銅數巨艦沉入波中頃刻金精變成銅𡏖抵當風浪得下朂茭公乃捐俸以祀馮夷之神撈銅而免瀆員之累亦可想見人天協應福德兼隆之明效焉且夫處脂膏而不潤人笑君魚入寶山而空回誰爲王烈牢盆有例獵較何妨公乃身署鹽官心遊雪嶺秋毫無染半菽自甘凡在旁觀都嫌太過直至淮西事發而牛奇章簿上無名都護賦聞而宋廣平殿前獨對然後知公之高掌遠蹠燭照幾先此豈中才以下所能企及者哉然而公猶慊慊然不自滿足也大行不加鐫本色書生之印小善必錄藏故人殘稿之詩（謂葛友侯枕漁遺稿交隨園入詩話）屈八騶而病訣黃堂聞風者皆爲泣下（謂馮太守）閔遺孤而時遺白鏹感恩者直到泉臺（公待孫春臺軍遺孤最厚）撫庭誥傳家義方垂訓都下郎君之薪水俱有章程階前執事之紀綱半通文墨求賢若渴布衣皆與平交觀過知仁相士都從格外裘輕帶緩苛禮全除風語華言拈花微笑諸葛君之張廬設竈盡是經綸謝征西之置屐裁裙總教得所至於取沐鶴溪邊之箭射必穿楊製風輪海外之燈光能奪月拈一韻而風人擱筆餽一藥而貞疾恆瘳此又名臣游藝之餘情菩薩神通之末節也已今者嶽降台星値趙衰可愛之冬日籌添海屋折王曾曾賦之梅花（公有和高啓梅詩九首）某等身隸軿幪銜參鈴閣或遠離千里批牒常頒或近侍崇轅光風時接見王丞相而人人意滿對樂彥輔而個個神清池中欲舞神魚境內皆生福草分大賢之仁壽活全省之

蒼生恐傾東海之觴雖效麥邱之祝敬陳皇邸當作悝籦義不取諛事皆從實此日立言立功立德儘書
十二金鶏他年杖鄉杖國杖朝再付三千銀管

恩賜世襲雲騎尉羅漢門縣丞陳君墓誌銘

當鐵雨金風之處獨標碧血爲國殤以哦松射鴨之官忽作鬼雄於海島人斯忠矣典亦隆焉公陳姓諱聖傳浙之山陰人曾祖理慕蘇桓公號大人有何比干之陰德官廣西司獄因寄籍焉祖廷綸官按察使父齊襄官江西廣饒九江道公幼而徇通長尤憺定以乾隆壬午舉人得鹽場大使候補福建兩充同考官助朱衣之點莫濫齊竽拔毛穎之錐共推秦鑑秩滿例轉知縣忤上官意調補順昌丞仁風不墜中牟競說魯恭鸞鳳偶棲澹亭頗聞仇覽中丞徐公命權知樂縣事年餘仍調臺灣丞駐劄羅漢門檻可觀魚方靖鯨波於碧海篋懷寶劍竟招殺氣於蠻疆蓋不數月而林逆之難作焉時乾隆五十一年十月也公奉委守斗六門斗六門者臺北要區賊攻甚力公以枳棘一枝固藩籬於絕域赤棒二挺揮戈戟於千山契箭傳呼草言三戰葉公免胄民見面而心安子產成列盜聞風而氣奪我心匪石眾志成城十一月朔賊大至豺牙宓厲雪刃如林虺毒潛吹黑雲壓地公本書生慷慨作名士指揮挺丈八之矛鳴兩甄之鼓惠施力小操袁綏以臨城童子才高變徽章而誘敵怒喝則雲中鴈落橫揮而刀上毛生激以義聲空拳皆爲明鏑置之死地鳥合盡作鷹揚蓋寇來而却走者數矣無如短袖難舞危條易風以井堙木刊之餘當蟻聚蜂屯之眾紙鳶信絕銅馬鴟張正月二十一日賊又至公自知眾寡不敵乃鳩村民百餘分爲兩翼以便夾攻雖一個宜僚足當五百而孤身楊僕難召千夫矢射營中王覇焉能安坐瘴生壺口馬援不冀生歸振臂而瘡病雖輿飲血而鼓聲忽死或勸公退公叱曰吾祖父世受　國恩此我報恩死義時也與僕顧景馳二騎直入賊營大呼我縣丞陳某特來諭汝降也賊怒橫加矢石遂遇害於滿仔背莊公死時距王師平臺又十閱月矣嗟乎公之節人盡知之公之心或未諒之當夫矢盡道窮勢孤援絕棄城而

走謀能遽責張巡赴敵而亡亦足追風周處而乃頭可斷而氣尚雄口將閉而聲更厲不肯俗喙塞責尚思操刺成功當時文紀入張嬰之壘昌黎伏廷湊之軍皆以捐命妖巢收功虎穴使蛾賊稍爲天誘狗奴不復崖柴則醜類無迷復之凶神聖有包荒之量不勞　天兵於萬里全安海國之羣生公之功不世出矣無如事合前人而成敗異也氣吞小醜而聲勢孤也叱馭聲高初效靄雲斷指致身事畢終爲溫序銜鬚嗚呼痛哉公嘗遊會稽山遇道士授一古鏡曰爾生平事業可於此鑒之後官閩中嘗對鏡嗟吁及渡海謂家人曰吾明年其死於難乎家人駭問終不明言是則張悌不去軍中前期早定郭璞自知死日正命爲難春秋五十有九賊平事聞　天子賜葬祭世襲雲騎尉村人張啟感公生能愛民死能盡節爲石函斂公首加碣標識故事後得歸元焉嗚呼千里歸來杲卿之髮尚動一靈不泯先軫之面如生元配邵氏繼配祝氏例封宜人子廣潤以某年月日葬某銘曰

茫茫海外戢戢陳公原圖保障遽起兵戎倜然神勇絕不恇怯鳴鞭集眾投筆彎弓饑風大隧射隼高墉先庚未備後甲誰從以死報國含笑從容惜哉著述散失波中賴有　聖恩恤典優隆千秋綽楔鑒此孤忠

重修錢武肅王廟記代杭州李太守作

乾隆五十七年亨特承乏紹興敬修東府錢武肅王廟將王子孫文穆忠懿諸王像配我　聖朝敕封賜祭諸大典都已詳載矣今年守杭州是王發祥之地而祠廟頹侵日光穿漏尤非所以宣　國恩慰民望也謹葺治宏整而爲文以記曰惟王抱囊括八荒之志退守方隅以保障兩越之功恩留桑梓金虎嘯而風飄動玉虹起而雲霧消州領十三世傳一百子南夫也楚國君哉然當其時十日並出不見太陽八王興兵誰爲共主外多銅馬大槍之寇內有貫高蒯徹之謀王雖崛起臨安收功宣歙而車無兩廣田少一成其何以整頓山河創垂基業也哉迹其始末有不可及者七焉王除夕鼓琴戒酣長夜深宮易帳費省

青緗響枕橫陳耳觸銅丸之響包山板築身并運甓之勞能作詩歌序爲餘事善畫墨竹不以示人知天步之艱難勉耄期之不倦其勤儉有如此者王神勇超羣當機立斷或入海而擒徐約或捲袖以斬漢宏或假八百以誅黃巢或擁兩淛而備行密弓張强弩江潮避威文祭靈山海神借地絕域之蠻王受冊羅平之妖鳥藏聲至今百會亭高奇謀可想三峯石立羅刹猶驚其雄略有如此者王館號招賢殿名握髮四方之士連袂來歸一技之能蒭蕘必采沈崧諮兩度月宮之到羅隱比千年河水之清胡岳面有銀光驚呼奇士何逢陣留戰馬悲憶將軍較之鑿齒依桓宣武於襄陽管寧投公孫度於海外事相仿也禮更隆爲其用賢有如此者王除苛解嬈捍災恤患纔頒春服又與冬衣既建石塘還加竹籪田撈葑草通水利於五湖風送珠船富南琛於四鎭開謠諫而魚租遽捐於使宅祀蟲天而飛蝗墜於江中禱寶石之山祝羅城之水以老夫之灌灌作赤子之扶扶世方喋血以事干戈我且閉關而修蠶織漢番君惟効忠於主徐偃王不忍鬭其民其惠下有如此者王蓋世英雄依然本色少年負販不惱揶揄拜老嫗於車前聽喚婆留富貴唱吳音於酒所教聽內苑宮商石鏡重看王者之冕旒眞矣金尊分散滿村之父老醺然厚待故人那有夥涉沉沉之歎矜憐妃子笑唱花開緩緩之歌樹披錦以生花劍倚天而吐氣其豪宕有如此者王生有紅光空聞甲馬幼能指羣兒爲隊伍老猶決勝負如神明練樓船則甲滿五千畜海馬則廐盈三萬假使大入虎變伺父鷹揚誓蒼兕以定中原拔黃圖而取天下作翼漢尊周之舉必梟雄靳勒而還上可繼創業之少康下可作專征之西伯而王乃守老聃之知足學子産之惠人不墳西湖以待眞主偶得國璽便獻中朝雖風雲進取非無庾亮之才而根本深謀自愛桓沖之計稱臣納貢虛而與之委蛇近交遠攻坐以觀其成敗惟承順得四境之安乃專斷行一王之制其識量有如此者王家有賢嗣門無雜賓孔睟孔愉聞詩聞禮衛青三子襁褓皆侯神慶一牀象笏皆滿夢綵繩之圖宅兆徵奕世簪纓張燈山以對門尤見天家恩寵魯無篡弒故稱秉禮之邦周有遺民尙愛甘棠之樹以小事大本子輿氏之

名言納土如歸得忠懿王之纖志較之南唐兩姓便唱檀來西蜀十年遽呼孟入馬氏之衆駒棧闕歸家之九龍帳空判若天淵誰爲妍醜其家法有如此者嗟乎五朝泡影國祚幾時十國沙蟲音塵若夢惟王壽享喬松名高渤澥石床拳佛銀鹿弄孫天寶紀元而當時不以爲僭雞豚徵稅而至今猶諒其心三節還鄉而恩綸大沛一龍避道而晚節彌謙玉帶名馬所好存焉鐵券金章榮施極矣然而漢帝還鄉魂猶戀沛留侯封爵心尙思韓王生於臨水里之鄉廟在表忠觀之側謹以某月某日興工以某月某日告竣較會稽榱梁允加肹飾嗚呼丹青式煥何如鸞手之寫生袞冕端臨尙覩龍神之不匪讀蘇子瞻之文尙嫌其簡覽皮光業之碣又苦其繁乃爲銘曰

唐帝祚終大王風起武肅桓桓天人來矣日角殊形星衡異體有能有爲知己知彼能闢不過得當便止地建勛州河開德水鐵亦知時鼓能記里字淨斗牛田生仙米河東竇融西涼張軌一襟忠純九重恩禮才大志小終身歡喜寵極五朝澤流千禩　聖主南巡遣官致祭剑䘏奉牲壇非泰厲昭示來玆安行仁義世世子孫銜恩罔替

小倉山房外集卷八終

隨園三十八種

詩集卷一至五

大

光緒壬辰年陽月

小倉山房詩集

張元方書

勤裕堂交
著易堂印

序

爾雅疏云序者序述此經之旨也隨園先生論詩之旨一見於集中答歸愚宗伯書再見於續詩品三十二首凡古人所未道者業已自道之無俟再爲序述第按其所編始弱冠終花甲四十年之行藏交際具在於斯可當康成年表讀矣晚年境愈高才愈斂欲删去少年落花殘雪諸作起鳳爭曰孤松蒼於冬時花繁於春各有其時不可廢也先生曰諾已乃並存之檳山弟子辥起鳳序

讀隨園詩題辭

我讀隨園詩古多作者我不知古今只此筆數枝怪哉公以一手持意所欲到筆注之筆所未到意挈挈好風搖曳春雲委雷雨捲空分疾遲神仙龍虎雜怒嬉幽禽古木山四圍水光瀏瀏花垂垂境界起滅微乎微難達之情息息吹難狀之景歷歷追我忽歡喜忽傷悲忽叫忽躍忽嗟咨口權目量心是非我身傀儡詩牽絲問我不知旁人疑如沐酥酪潤膚肌如飲醋醽沁肝脾如禪杖拂迴愚癡如受砭刺起癃疲海嶽幽奧林泉奇氣象入筆皆可窺高才博學嚴矩規心兵意匠極艱危歸諸自然出淋漓公曰我詩無常師取長棄短各有宜傾瀝精液擲毛皮取友求益吾無私先生天才重倫彝至情感人皆涕洟每值死生當別離由片言至千萬詞不少不多相授施魂銷腸斷噫歔欷聖賢萬古情若斯否則其言傳者希我詩感公加鍼錐凡我所短攻弗遺剛濟以柔戒恣睢裁縮鍛鍊歸鑪錘請事斯語曷敢違公懼弗傳誰庶幾索報懇懇命點媸壯健無疾求良醫調和血氣愼葠耆敢妄攻補促尫羸卌載所作手芟夷美人對鏡修容儀釵裙佩帶生光輝玉工懷璧精磨治白圭瑩潔除瑕疵淺深功力年可推江河發源無所虧及放四海甯竭衰況公遺榮樂巖扉忠孝所溢詩書滋後進我幸生同時願寫副本藏屋巖千秋歲月堂堂馳讀公詩者如何思館後學蔣士銓題

讀隨園詩題辭

其人與筆兩風流紅粉青山伴白頭作宦不曾逾十載及身早自定千秋羣兒漫撼蚍蜉樹此老能翻鸚
鵡洲相對不禁慚飯顆杜陵詩句只牢愁
舒卷閒雲在絳霄平生出處亦超超曾遊閬苑輕三島愛住金陵爲六朝富貴豈如閒有味聰明也要福
能消不須佰道愁無子此集人間已不祧
只擬才華艷誰知鍛鍊深殺人無寸鐵惜墨抵兼金古鬼忽然泣生龍不可擒挑燈重相對想見妙明心

館後學趙翼題

讀隨園詩題辭

憶自數歲入鄉校即聞世有才子姓袁字子才漢廷時揚馬梁園艷鄒枚斯人一出文選廢蕭統若在須
別裁比長游都下結交海內英益得才翁之才與其行二十作文賦徵在鴻儒班一舉擢高第供奉玉
皇前每出一篇奏已被中外萬口傳若非河滿張承吉即是洞簫王子淵鸚羽苦覊縛三載辭金殿騬
足稍欲施四任宰江縣江左形勝天下偉古來名士此中半臨江酬酒弔桓王開國英雄同弱冠三十未
及强拂衣賦歸歟金陵有遺愛遂僦金陵居犀首不好飲虞卿還著書燕許兩禿翁鞠䐡斂手謝不如更
以其暇劚奇石選妙妓闢華軒跌宕詞賦闐咽管絃遂使當代鉅公貴人下逮傭豎併婦孺無不知大江
以南有隨園喬也陋已極未及身作隨園客一官投嶺嶠所見生獰詰啁哳或傳才翁名謂是古人今莫
得忽驚將軍自天下如郭令公出冋紇中丞爲予言子才詩中覇子往試與語庶免爲驅嚇碧虛洞與棲
霞連一見握手如舊歡自言行年七十走萬里相得無如吾子賢朝遊共躡白雲屩夕歸同泛明月船岸
人笑譏爭指似宋石江上看謫仙我詩槎枒多苦語誰其好之茹不吐才翁一呼四座驚此至誠通愈及
甫比疎詎所當交驚亦差樂平明來取別將往觀衡嶽中路寄我詩已據衡嶽之磅礴噫嘻戲才翁之才
如天風人籟雖工亦得同惟有隨園歎未到要使姓名先署隨園中

隨園詩贊

曠矣先生倅今無徒儔古少類達如劉伯倫而不好飲逸如稽叔夜而不好音樂習靜如王摩詰而不好佛情退如賀季眞而不好道以名教是非自任如韓退之而不好儒志鄙王戎而不諱好財性異阮咸而不辭好色訴奇敘儻疑龍疑蛇播之爲文天談地葩或謂是太白之精所化而爲文章之宗耶或謂是歲星所寓而爲滑稽之雄耶吾莫能測之而盡其形容也

後學李憲喬題

小倉山房詩集總目

第一卷
古今體詩五十二首
第二卷
古今體詩五十四首
第三卷
古今體詩九十八首
第四卷
古今體詩八十四首
第五卷
古今體詩一百二首
第六卷
古今體詩七十二首
第七卷
古今體詩九十首
第八卷
古今體詩一百四十九首
第九卷
古今體詩七十二首

第十卷
古今體詩一百二十五首
第十一卷
古今體詩九十四首
第十二卷
古今體詩三十一首
第十三卷
古今體詩一百二首
第十四卷
古今體詩七十二首
第十五卷
古今體詩一百五十二首
第十六卷
古今體詩一百二首
第十七卷
古今體詩一百三十三首
第十八卷
古今體詩五十六首
第十九卷

古今體詩九十二首
第二十卷
古今體詩一百三十五首
第二十一卷
古今體詩七十首
第二十二卷
古今體詩六十一首
第二十三卷
古今體詩七十九首
第二十四卷
古今體詩一百二十首
第二十五卷
古今體詩一百九十首
第二十六卷
古今體詩二百七首
第二十七卷
古今體詩一百十八首
第二十八卷
古今體詩二百十九首

第二十九卷
古今體詩一百一首
第三十卷
古今體詩二百三十四首
第三十一卷
古今體詩一百三十七首
第三十二卷
古今體詩一百八十七首
第三十三卷
古今體詩一百首
第三十四卷
古今體詩一百三十二首
第三十五卷
古今體詩五十八首
第三十六卷
古今體詩二百二十五首

錢唐袁枚子才

錢唐江懷古

江上錢王舊蹟多我來重唱百年歌勸王妙選三千弩不射江潮射汴河

釣臺

夜泊釣臺旁客星如月大想見嚴子陵投竿在此坐朝隨漁翁嬉暮陪至尊臥爲念故人重轉覺天子輕偶展榻上足乃驚天上星

書子陵祠堂

士各有志在投贈須及時乃欲臣老子張眼發狂癡巢由効孤忠唐堯何能知當時西漢衰士氣一何卑四十二萬人覔莽稱巍巍先生隱蘆中惻然心腸悲故人作天子臣請爲伯夷甘與子同夢伸腳蹋紫微贈子以不拜王丹吐微詞將軍有揖容衛青賢可思何況赤伏符可無王者師雲臺麒麟旁漁者張一旗果然東漢風名節爭扶持相助爲理處於後乃見之我留壁間墨當贈先生詩

羅昭諫墓

遠望鼉江氣寂寥江東遺冢草蕭蕭三生金榜無名字一卷唐詩殿本朝照壁紅紗曾志寵隔簾嬌女罷吹簫傷心枉進英雄計花醉華堂淚未消

臨安懷古

曾把江潮當敵攻三千強弩水聲中霸才越國追勾踐家法河西倣竇融宰樹重重封錦繡宮花緩緩送春風誰知苦創東周局留與平王避犬戎

吳桓王廟

擲戟神亭一笑分英雄名號尚郎君南來劍奪中原色獨覺龍驚草上雲自覺風流[illegible]二壻有誰旗鼓鬬三軍千年願獻鐃歌曲帳下還愁子布聞

琵琶亭

孤亭月落九江秋彈過琵琶水尚愁今日蘆花矣詞客不曾老大已飄流

謝太傅祠

一笑翩然載酒行東山女妓亦蒼生能支江左偏安局難遣中年以後情花下殘棊兒破敵燈前老淚客彈箏荒祠隔葉黃鸝語猶似當初絲竹聲

夜渡彭蠡風浪大作

半夜顛風欺客過奪取孤舟當箕簸桅折羣驚大纛崩燈昏不辨何艙破騎虎由來勢莫停駕鼇且向西南征滿眼黃泉不見路呿噏但聞龍虵聲青蘆颯颯濟而止長老大呼吾生矣拍拍羣鷗扶浪起彼此相看面如紙衣裳都付宓妃洗一身之外水而已編詩不編前甲子墮地重生從此始

野行

野行逐流水花裏得茅廬中有龐眉叟旁堆數卷書衣冠非漢魏妻子半樵漁拱手詢名姓無言指太虛

看山

看山有所得日暮聊爲詩舟子多曳足村歌以答之江湖藐天籟秋光亦平分我歌船頭月爾歌船尾雲

浯溪碑

夷吾雖歸辱社稷射姑來朝無貶詞從曰撫軍守監國古來冢嗣亘如斯宋儒不明春秋義題浯溪碑多刺譏當時明皇躍馬去五更昏黑西川馳若非靈武張位號九州不見天皇旗望賢宮前重返蹕黃袍手著如嬰兒一辭一畀見眞性此際慈孝天皆知玉眞公主且尊酒上皇父老相娛嬉監奴權耀鷕妻惑從

此兩宮生猜疑君子原情論大義事有後累無前非魯公忠孝立人極金石腕力尤淋漓先拜新君心抃舞後望南內空淒其書罷大唐中興一頌刻山石再書朝上皇一表鋪丹墀

長沙謁賈誼祠

江口瞻遺廟長沙最少年才雖王者佐運是漢家天屈子堪同調相如敢比肩虛無宣室問卑濕楚江邊道大功臣忌心孤鵩鳥憐三湘知數盡七國悟機先飄泊傷靈化穠華委逝川綠蘿蟠敗壁飢鼠拱殘筵神鬼真無狀風雲合有緣長懷夫子哲轉憶孝文賢遇合終如此功名更惘然我來剛弱冠流涕返吳船

巴陵道中

洞庭西去女郎祠來慰行人有畫眉山縣城荒關店早戍樓燈遠泊船遲方言莫辨思重譯異鳥無名愧學詩難得篙工解人意每開篷處對花枝

旅懷

欲采芙蓉贈楚狂幾番漁笛聽滄浪洞庭霜淺橘全綠湘浦雨深荷暗香行色喜逢秋八月家書孤負雁千行無端側耳鄰船泊有个人音似故鄉

書倉頡廟

黃帝上天不識字玉皇大笑人間俗特遣倉公來造作電光熒熒開四目遠采龍魚篆近取蝌蚪行一畫生枝葉六書加偏旁可以記名姓通九州三才萬象相咨諏天公賜粟萬萬石厥功猶未酬千鬼何事哭啾啾上古無黎邱疑是三王五帝之靈爽相悲愁倉公不知故賤子請致詞行公之道享公福古今惟有尼山師與公初意無相違其餘竄經冒聖紛紛者坑之不足蔽其辜而乃辟睨兩廡犧牲乎摩騰借此來中華侏儒梵偈盈百車學仙誤仙書白骨如撐麻此外深文刀筆萬萬條張湯趙禹日喧譁官禮亡新室血流誣武王元凶講孝經妖僧造明堂董侯強解事皇羲五十章穿鑿大將軍腕脫校書郎蠹魚食盡三

萬字上天不如蜻蜓翔腐儒識之無公然搔首怨彼蒼我自與公有瓜葛亦復啣唔如蚊蝱不能腰鐮田中騎馬沙場三升墨水非瓊漿他日餓死分所當故鬼哭未已新鬼淚沾裳功過不相掩請公自思量公如肯補過請公南面坐周公右孔公左始皇在旁手把火删除六經賀諸聖黜陟百家來問我朝不必多書野不必多儒拔兎一毛利天下欽明文思追唐虞再拜奠椒酒臣言是與否倉公頷之不開口但見神鴉鬼馬雲中各點首

莘鄉紀事

遠望碧桃盛不知何家村停舟搴裳往[illegible]聞書聲喧柴門數學子列坐何彬彬聞有江南客欣然喜動顏各將文章來願聞所未聞爲之小講解圍坐點頭頻頻歸各具雞黍手自擊瓦尊父兄荷鋤歸亦來覘佳賓但勸客小住不知天黃昏我乃行役者風中不定身告以勢難留紛然淚滿巾攀衣送登船姓名僉云云後會知難期前途君自珍感茲醕樸意如逢羲軒民方知古桃源依然在人間但恨無緣留回頭空白雲

同金十一沛恩遊棲霞寺望桂林諸山

奇山不入中原界走入窮邊才逞怪桂林天小青山大山山都立青天外我來六月遊棲霞天風拂面吹霜花一輪白日忽不見高空都被芙蓉遮山腰有洞五里許秉火直入衝烏鴉怪石成形千百種見人欲動爭谽谺萬古不知風雨色一羣仙鼠依爲家出穴登高望衆山茫茫雲海墜眼前疑是盤古死後不肯化頭目手足骨節相鉤連又疑女媧氏一日七十有二變青紅隱現隨雲煙蚩尤噴妖霧尸羅袒右肩猛士植竿髮鬼母戲青蓮我知混沌以前乾坤毀水沙激盪風輪顛山川人物鎔在一爐內精靈騰踔有聲千彼此游戲相愛憐忽然剛風一吹化爲石清氣既散濁氣堅至今欲活不得欲去不能只得奇形詭狀蹲人間不然造化縱有千手眼亦難一一施雕鐫而況唐突眞宰豈無罪何以耿耿羣飛欲刺天金臺公子酌我酒聽我狂言呼否否更指奇峯印證之出入白雲亂招手幾陣南風吹落日騎馬同歸醉兀兀我

本天涯萬里人愁心忽桂西斜月

薦鴻詞北上辭別桂林中丞

萬里投知己千秋見偉人掃門才授贄倒屣已迎賓弱冠終軍小憐才鮑叔眞牛心先賜啖馬骨倍精神一卷文章獻千回諷誦頻百僚參謁處入座敬銜辰譽我如李賓稱詩似數珍人聲齊諾諾公口尙津津詔舉通經士慚非珥筆臣毅然標姓氏直自奏楓宸計吏爭供具材官盡捧輪辦裝錢絡繹祖餞酒溫醰石重繫雞戴風高草易春未開花獨賞久屈蠖應伸多感雲霞契能增骨肉親窮途來阮籍有叔愛蘇秦叔健磐以公故加刮目焉桂嶺三秋月長安一路塵拜辭先洒淚圖報屢看身夫子宮墻遠男兒事業新遙聞西域國獨角貢麒麟

別常甯叔家青衣

六千里外一奴星送我依依遠出城知己那須分貴賤窮途容易感心情灕江此後何年到別淚臨岐爲汝傾但聽郎君消息好早持僮約赴神京

黃鶴樓

萬里青天月三更黃鶴樓湘簾才手捲漢水拍大流山影如爭渡漁歌半入秋深宵無鐵笛空自泊孤舟

過洞庭

秋老一峯晴巴船過洞庭水搖天地白山入混茫青雲氣飛篷背霜花落雁翎今朝吟不得聰外有龍聽

題柳毅祠

風鬟雨帶藕絲裙素手傳箋寄暮雲世上女兒多誤嫁諸龍休惱洞庭君

漢江遇風

風急蒲帆葉葉張蘆花飛雪打瀟湘似盛漢水湖猶小欲上君山浪太狂行役自來多涉險少年何事便

離鄉黃昏漸喜驚濤定遠遠漁歌唱夕陽

途中見薦章感而有作

一紙封章薦禰衡秋風八月動行旌三朝曠典儒林重二十華年海內驚與嶺懷人丹桂影瀟湘聽雨竹枝聲疏中溢美吾尤愧道有奇才應運生

赤壁

一面東風百萬軍當年此處定三分漢家火德終燒賊池上蛟龍竟得雲江水自流秋渺渺漁燈猶照荻紛紛我來不共吹簫客烏鵲寒聲靜夜聞

峴山

浮生幾載青山酒名士常為萬古愁雙淚偶揮羊太傅一碑如補晉春秋樓傳黃鶴仙何在珮解明珠水自流今日敬兒天下滿襄陽片石若為留

銅雀臺

停車欲訪魏銅遺宮雀荒涼片瓦空作對河山常感慨死猶歌舞是英雄君王氣盡高臺酒兒女春殘甲帳風七十五來神恍惚西陵可與茂陵同

殿上歸來履幾雙三分天下更分香一家樂府商聲老八尺燈帷鄴水涼疑冢尚存兵法意招魂只用美人妝傳聞曾許諸姬嫁老去將軍話竟忘

題張睢陽廟壁

刀上蛾眉喚奈何將軍降境尚笙歌殘兵獨障全淮水壯士同揮落日戈六射鬚眉渾不動一城人肉已無多而今雀鼠空啼竄暮雨靈旗冷薜蘿

大梁弔信陵君

魏王沉醉美人起羅袖無聲符取矣父仇已報國仇未妾請將符授公子翩翩公子王手擊深宮箭漏傳

三更侯生迎來指而笑彼執椎者須同行晉鄙嚄唶未張口摸殺此猿如屠狗壁上高懸救趙旗精兵八萬邯鄲走坐中忽失白頭人淋漓血作送行酒更有布衣魯仲連揭來大笑平原君一聲帝秦便蹈海海水欲立奔秦軍秦軍退避五十里咸陽虎狼心欲死美人壯士兼清流一齊來與秦爲仇秦宮縱有鈞天樂不如且歌秦女休魏王醉眼終朦朧至死不愛將軍功醕酒婦人即東海甘心一蹈眞英雄吁嗟乎君不見高皇赤龍只解罵騎馬墳前悚然下又不見張耳滅秦封王聲赫赫原是鄭君門下客

牛口谷

一旅中原振鼓鼙夏王仁義偃王齊空爭孤注黃河北不解連環太華西牛口谷深天意在虎牢關失陣雲低英雄回首書生計夜夜青山杜宇啼

博浪城

眞人采藥走蓬萊博浪沙連望海臺九鼎尙沉三尺起六王纔畢一椎來黃金宮闕神仙遠白璧光陰山鬼催此日西風如力士當車還擊布幃開

澶淵

路出澶河水最清當年照影見親征滿朝白面三遷議一角黃旗萬歲聲金幣無多民已困燕雲不取禍終生行人立馬秋風裏懊惱孱王早罷兵

過鄴下弔高神武

唱罷陰山勅勒歌英雄涕淚老來多生持魏武朝天笏死授條侯殺賊戈六鎭華夷傳露布九龍風雨聚漳河祇今尙有清流月曾照高王萬馬過

白馬驛

清風不斷霧不生清流不斷國不傾千年古驛黃河邊鬼過猶作嗚珂聲當時嘲賊朝門寫三千詩人骨

一把已聞裴甫惱青蟲更見朱三來白馬迂哉裴十四侁侁矜門第三百年唐交與誰猶說太常卿不習崔裴物望冠中朝甘爲官家受一刀半夜鴟梟啄孤鳳彗星三丈風蕭蕭君不見太原樓下美人啼一片凝脂刀上飛時來阿父監軍寵運去傾城名士悲又不見隊蕣莠司空圖請兵羅昭諫從古詩人報國心不曾一識君王面

銅駝街

洛陽銅駝昂首坐愁容似見晉宮破晉宮天子美少年敎詩說禮人稱賢一局殘棋難著手宮寢紛紛胡騎走柘弓銀研舊交情猶著青衣喚行酒椒房窈窕劉貴嬪往來兩受君王恩軹道早知誅孺子劍門悔不作公孫人將隱隱尤司馬我道善淫報者寡吳蜀降王富貴終此例分明天不假君不見商臣盜跖終天年冒頓當時且配天

北魏帝移宮處

佛狸子孫土運終魚羊食人來九龍抱獅帝子頗如玉垂衣班朔明光宮臣澄獻酒陛下聖忽然三拳狗腳朕此人又似不相容請別六宮無所恨攜鹽親辭白玉床美人泣下空斷腸三千花枝帶紅雨一齊灑向黃衣宴中有窈窕李賢妃掩泣請歌曹王詩願王加餐保玉體願王永享黃髮期明知此別難相見長歌且作須臾戀新朝司馬在旁催不送君王出寢殿碧海青天白日斜生生世世帝王家剛送故君低忍淚便迎新主强簪花吁嗟乎如虎如龍未十年又見灣頭乞小齋

景泰陵

兩帝當年一曲闌西山纍纍草漫漫目夷守國才何大叔武迎君事本難金鎖門高見象動玉連環小淚珠乾阿兄南內如嫌冷五國城中雪更寒

易水懷古

燕丹買匕首欲揕秦王腰仁義非不佳急則治其標一時田光輩輕死如鴻毛荊卿慷慨行祖餞風蕭蕭長虹貫白日虎狼氣不驕可惜咸陽宮殺人先露刀股血空淋漓祖龍竟脫逃魂歸易水旁化作陰風號至今白衣冠慘慘時一遭時來藥囊重運去阿房焦歎息諸英雄不如一趙高

同一百九十三人試博學鴻詞於保和殿下時班中無弱冠者諸王公都來疑年口號以對

襴衫青入九重天岳牧科慚負半千末坐竟陪燒尾宴遲來猶領大官錢（時鴻博未試者俱恩給月俸）書完黃紙三千牘身到紅塵二十年家是南朝舊臨汝敢將才語向人傳

游仙曲

子晉驂鸞太少年吹笙未敢望神仙爲看雞犬飛昇後轉把芙蓉笑向天　同著青裙拜木公酌天酒散駕飛龍黃金梯滑行難上重渡銀河水一重　一雙珠履躡飛霞三變元雲日未斜聽說天門傳玉旨春寒留住早開花

駿馬行

房星下天馬出世萬怪藏形虎豹避爲負河圖獻聖人呼風遠自流沙至駒齒未落才先老四嶽三塗馳遠道顧影常空冀北羣圖形只覺金門好孫陽一見驚權奇貢之天閑考駃騠黃金議買價雖定白眼相看馭者誰躑躅長安猶未去青天月照麒麟步兩耳雖禁畫角鳴一餐苦記施恩處　天子文明駕六龍不愁神駿不遭逢只愁噴玉瑤池返仍化龍形入海中

哭侍御王星望先生

憐才剩有幾人存又送靈旗出郭門八十慈親扶白骨一羣稚子哭黃昏官窮不信能添病身賤從來易感恩忍向襄陽見華屋山河回首亦消魂

送張鷺洲御史巡臺灣

戒外荷蘭國開疆自 本朝四圍城是海終日耳聞潮彈壓須驄馬威稜借皂雕諫書留玉陛飛蓋出虹橋鼓角龍聽避妖星劍照消甲光秋萬里刀影雪千條古跡無唐漢奇功有管蕭風和知浪靜弦緩使弓調筆洗扶桑月花低螺女簫裝齎資陸賈入自愛班超虎節三關重瓜期兩載遙安邊應努力莫負侍中貂

荊卿里

水邊歌罷酒千行生戴吾頭入虎狠力盡自堪酬太子魂歸何忍見田光英雄祖餞當年淚過客衣冠此日霜七首無靈公莫恨亂山終古刺咸陽

黃金臺

東海泱泱大風猛燕王積怨何時逞築臺願招英雄入黃金之高與天等臺未築時如無人臺既築時人紛紛不知公等竟安在劇辛樂毅來成羣殘兵一隊山東走頃刻齊亡如反手回問當年豪舉心果然值得黃金否於今蔓草縈臺緣千年壯士尋臺哭爲道昭王今便存不報仇時臺不築

舉京兆

信當喜極翻愁誤物到難求得尚疑一日姓名京兆舉十年涕淚桂花知泥金捷至春來早賀客盈門月去遲想見故園燈火夕老親望眼正穿時

呈座主鄧遜齋先生

忝列長名榜恭逢鄧仲華師年二十七 甯王私謂少陸氏一莊夸海闊魚燒尾天高月墜花韶駒雖泛駕今日出公家

怕聽

采芹時節我垂髫五舉龍門尾後焦怕聽旁人夸早貴已輸十八賈登朝

船上臥月作

無心推篷看不意與月見欣然臥以觀清光懸一片白雲如覆被入面漸貼鏡相對久忘言吾亦見吾性

小倉山房詩集卷一終

錢唐袁枚子才

釋褐

學著宮袍體未安藍衫轉覺脫時難呼僮好向空箱疊留作他年故舊看

臚唱

一聲臚唱九天聞最是三珠樹出羣我愧收之名第五也隨太史看祥雲　宴罷瓊林有所思曲江風裏立多時杏花一色春如海他日凌霄那幾枝

瓊林曲

三月長安桃李春一條軟繡天街新漢朝覆試端門日唐代題名鴈塔辰官柳慣迎新貴馬杏花偏拂少年人幾隊霓裳行簇簇瓊林苑裏春波綠未躍頭銜七尺光已辭墨水三升辱舊僕重談上學時新知各寫同年錄此時意氣似雷顛此際連鑣渺列仙雕盤翠娥崔家載牙牌金字李琪鐫明知過眼原如夢爭奈當場欲上天天家待士有恩光高唱三雍賜六漿湯餅紅綾色奪月御廚瓊粒影浮霜鳥和仙樂碧籠脆露滴玉缸天酒香不到月宮遊那識嫦娥好不奪錦標歸誰信驪龍巧寄語燈窗苦志人人生此處來宜早歸時兩鬢不簪花簾幙低遮油壁車糟糠未娶恰曾聘莫誤朝官選壻家

入翰林

弱水蓬山路幾重今朝身到蕊珠宮尚無祕省書教讀已見名箋字不同斑管潤生紅藥雨錦袍香散玉堂風國恩豈是文章報況復文章尚未工

乞假歸娶留別諸同年

還鄉非躍錦衣鮮爲賦房中樂一篇慚愧少年貪裏過玉堂春在洞房先　暫辭鵷鷺舊班行且逐鴛[illegible]

聲引鳳皇忙殺蘭臺一枝筆半修眉史半催妝　兒時釣弋武林城此去書窗月尙明只恐香閨纓絡動轉疑鈴索響西清　多感羣仙送暮雲眞珠密字贈紛紛明年定步花磚早代聽雞鳴有細君

到家

遠望蓬門樹彩竿舉家相見問平安同欣閬苑榮歸早尙說長安得信難壁上泥金經雨淡窗前梅柳帶春寒嬌癡小妹憐兄貴教把宮袍著與看

催妝

春明池上綠衣郎曾被紅裙看欲狂今日月宮眞箇到金蓮圍住合歡床　荆釵微綠布裙紅自檢靑箱有愧容只好告身親手寫替卿端正紫泥封

題果亭小照

紅蕉翻虛廊碧苔覆陰地濛濛圓景沉淡淡孤霞繼幽人倚文石沖襟託遐寄旁侍水精奴左立鸞臺婢各抱綠綺琴含情如有睇竹涼月影生蓮動水香至爲問秋正淸金絲可彈未

隴上作一

憶昔童孫小曾蒙大母憐勝衣先取抱弱冠尙同眠鬢影紅燈下書聲白髮前倚嬌頻索果逃學免施鞭敬奉先生饌親裝稚子綿掌珠眞護惜軒鶴望騰騫行樂常扶背看花屢撫肩親隣驚寵極姊妹妒恩偏玉陛臚傳夕秋風榜發天望兒終有日道我見無年渺渺言猶在悠悠歲幾遷果然宮錦服來拜墓門烟返哺心雖急含飴夢已捐恩難酬白骨淚可到黃泉宿草翻殘照秋山泣杜鵑今宵華表月莫向隴頭圓

題蔣元葵進士藏書樓

傳家何者多爲貴數士之富以書對三間高樓如水涼得書一卷樓皆香我友蔣元葵聚書書如雲連名未講宰相署四庫已作蘭臺分常言聚書如聚寶嫏嬛所有安可少牛宏數五厄聞之最懊惱莫使淹中

稷下有人來舉手未翻先了了我言藏書如藏嬌毋使韓女怨曠空病腰與其橫陳高庋手不觸不如世
充沈水秦皇燒物在天地間有散亦有聚惟有書藏胸臆間兜難風災吹不去我不願騎赤鯉登天門但
願化作白蟫遊此處君聞且笑且點頭手書金筌招客遊不讀崔儦五千卷冀登宏景三層樓

哭德山公 有序

公姓金諱鉷巡撫廣西入都爲司寇被劾挂冠殁後投河南布政使校弱冠受知薦鴻博入都事載文集神道碑

都門秋色滿靈旗易水風寒石獸危海內正人蘄野惜平生知己古今悲村荒軟碧餘煙柳星折中台看
尾箕銅柱功名銀管筆襄陽還有峴山碑　一紙黃麻照日開千年白骨已蒿萊朝廷不信陽城死河
北空傳寇準來臣力盡時無別恨　君恩深處有餘哀西山九曲峰前水嗚咽墳頭日幾回　萬里呈
身一少年公然表薦　九重天方欣賈誼登前席遽作羊曇哭逝川雪夜宮袍親手賜桂林詩句向人傳
而今回首都成夢問字無由到九泉

送裘叔度同年歸覲

長安十月朔風勁我昔假歸君乃更玉堂官冷不厭寒有意欲與冰雪競憶昔詞科報罷餘相逢市上吝
躊躇遲我十年骰子選與君一旦天門趨笑余聱牙習蝌斗略解婁羅偏上口說怪韋驚鬼董狐圖棋共
飽李毒手阿兄五月茂州來酣嬉夜夜傾醽酒釵挂臣衣宋玉留帽加瓶上元孚走長安百貨日沸騰每
逢廟市月八九天地粲爛聲嗷嘈爾我蹴踏混儕偶手招廉賈喝牟盈目眩黃鐘嗟瓦缶阜陽女兒名宋
玉當筵一曲歌楊柳今日臨卭負弩迎可還杜牧尋春否西江曾記當年來廬山落日金盤開將軍老樹
色黯黯仙人石洞光皚皚君行寒月歸已晚河僵石瘦梅應胎明年花發臨江渡畫眉聲裏來時路有妻
宛爾香驄馱有母皤然板輿護宮錦朝槳淡蕩煙玉鞭晚浥淋漓露莫遣吾曹鄙吝生空歌叔度來何暮

許賓穆閣學以弔喪被劾南歸

素車縱弔張常侍道廣何傷陳仲弓一日蜉蝣搖大樹百年長劍拄崆峒江湖歲月　君恩重宦海波濤士論公惆悵送行春正半落花消息雨聲中

贈歌者許雲亭

皮絃金柱小琵琶上巳浮槎阿子家引得周郎屢回顧長安春在一枝花　霓裳曾已列仙班天上重來解珮環應是玉皇憐絕藝特留一闋在人間

秋夕偕元敬符訪董蒲編修

早秋日落涼風發車行轆轆隨驢騾主人開門一笑迎官冷身閒衫不著日暮雖得屠門肉相逢暫食公孫粥主人聚書如聚米望來兩眼清如水老樹高涵露氣中微燈淡照空牀裏回頭同憶兩年前烝栗堆盤雪滿肩於今重入延秋宅溽暑風輕蟲在壁翰林讌論更瀾翻公子新詩轉清絕柝聲四起心茫然披衣起行各欲還出門重與故人約莫教秋月空嬋娟

送虞山少宰從　駕熱河

秋氣肅肅邊塞來草枯萬里鷹眼開　君王射獵順時令從臣應須文武材我師早歲參機密氣作祥雲心捧日侍郎古稱執戟官吏部世推大手筆　詔書昨下明光宮姓名首列行圍中牙旗錯落關山道羽旆飄飄閶闔風　本朝幅幀邁前古熱河早闢　天王土百花匝地錦成堆六月空山霜倒舞大軍畢集車煌煌千山萬山獵火光健兒擊獸如擊賊將軍挽弓爭挽强平沙列幕風雲壯二十八宿羅貂帳大荒浩浩麒麟來飛毛灑雪三千丈我師眉目秀若神色映塞外生清春筆光直掩陸渾火博物能知貳負臣左射騶虞右貍首再拜賡歌祈萬壽　天子親爲插彤弓旋矢千條響一卣長河日落秋風起寶劍光寒射眸子北望燕山似斷雲茫茫一氣清如水歸來輜重各紛紛掃盡欃槍見碧氛起家不愧輕車尉執法

無慊神策軍賜第平臺高列屋開筵把酒看黃菊後堂絃管應許聞樂府新歌出塞曲

吳崑田金贇夫裘叔度夏日小集露臺得雨字

青陽栽辭春赤煒方孕暑朅來蓬萊仙共作鶯花主宵雅既肆三象戲或格五子玉勿過桑茅容但炊黍兩兩露臺登飄飄風箕舉簾影飛綠波酒面點紅雨密樹入雲生飛禽出煙語佳期勿言歸月色淡如許

送劉斯和翰林改官山右

唐時開元輕外職班生內行如登仙未幾甫作員外乞為別駕心怡然朝臣俸薄難自給方鎭入相稱罷權欽州刺史嫌降晚護軍初入心悁悁豈知官制無今古或淸或要難周全翰林百篇史不載循吏一事民能傳河東天子股肱郡有　詔置吏需名賢翰林劉君初入覲　命駕五馬驅蒲鞭君拜表辭臣母老請歌華黍歸弄田為我冷官壯顏色求者不得君宣偏枳棘豈教棲鸞鳳風霜正值飛鷹鸇此行强飯莫强酒從來割錦如割鮮官趨官拜皆守法尊卑於我無譖焉歐公勸入讀文案儒者存心愼勉旃君從赤緊報課最鷗搏依舊升雲天但笑宏農太守入都日莫教我輩傳觀一大錢

少年行

春花不紅不如草少年不美不如老誰家玉貌馬上郎狹路相逢都道好金貂之冠紫綺裘起家身襲富平侯與余握手銅龍樓衣香一過三年留阿兄侍中郎阿弟都護府果然才調兼文武華堂隸事一百六郊外射虎九十五公孫丞相殿上來得邀一語心顏開星河沉沉夜漏緊貪看月明不肯寢强拉金吾開九門一杯酒寄相思入吁嗟乎男兒結客女嫁夫只有江東孫伯符

代少年答

結客只結孫伯符買奴只買馮子都男兒作健貴年少安用草元吃吃楊大夫承君贈我詩報君知己恩三千疋絹裁百褌八百里駮供一飧猶覺寸心耿耿難具言聞君歸娶婦送君西南走珍珠挂車頭珊瑚

絡馬首忽把金鞭指君口逢人但道李元忠海內英雄都置酒更有書數行憑君傳四方四方有人願相見先取菱花自照面

爲保井公題搖鞭圖

廣陵城中花十里龍樓鳳閣參天起鬖髿爭舞踏搖娘琵琶唱斷安公子公子烟花最擅場起家三十侍中郎羊侃箏人考爪甲夏王車馬鬭重掮東方日出烏啼早美人爭試絲桐好漏水能知夜短長海棠留得春多少白馬紫游韁來遊大路旁初看小垂手再彈陌上桑聽來天上回波樂誰是吳兒木石腸一聲鞭響垂楊處人如蝴蝶花邊去不聞小海扣歌舷但見斜陽滿高樹豪竹哀絲盡不歡請君少駐再盤桓誰知望斷樓頭婦西北浮雲總不還

鼠嚙戲作

二十九夜鼠嚙於牀氣矜之隆視人若亡予瞽執之空拳怒張銜枚用兵弗驚其走突如其來一鼠在手或曰莈焉相鼠有齒鋌而走險急則噬子予貪弗釋將扼其尻果然拒捕齕指血漂陣傷而退鼠乃脫逃嗟予小子拒諫自雄爲惡不卒爲善不終劫昏乘黑觸懦避凶適可而止奚至技窮戲爲歌詩以儆厥躬

宋徽宗玉璽歌 有序

鄭殿揚得玉璽二一曰大觀珍琢刻最深玉粹白微滯疑蝕於火依今尺博一寸五分一曰秘府珍玩刻稍淺沁如碎瘢博一寸七分俱螭龍紐按宋史大觀二年帝御大慶殿受八寶云云然則二璽之爲徽宗無疑也不能得不能忘符之一歌

鄭君古之符璽郎珍玩珍琢家獨藏朱文深入半寸許螭龍蟠紐牙鬚張通天犀劃太華雪碧桃紅灕淋姑霜千金難倣今刀鑿一見如逢古帝王憶昔道君全盛日金裝玉軸紛揺擴銅篆親成博古圖法書琹作大觀帖黃楊春滿絳霄宮花鳥餘閒召玉工牙牌親遞劉妃手書譜新翻艮嶽風澄心堂紙眞珠絹[illegible]

在雙蟫品定中一朝吳稀汴城灰帝去冰天甕不隨紅羅裹罷三重盞秋月寒生八寶輝可憐玉石無情物不念官家手澤垂於今流落眼前過千金難買愁無那仙籙烟消寶篆存燈槳土朽冬青大幾度摩挲意倍憐宣和遺事想當年勝逢白髮深宮女同說紅羊小刼天

題金正希先生畫達摩圖

正希先生發清興雲藍剪紙如圓鏡畫作達摩面壁形高坐枯龜呼不應泥金鈎髮蘆尾拳側筆裁衣蟬翼勁人疑道子以墨戲或道無功將佛佞以指喻馬隔兩塵援儒入墨殊非稱誰知先生畫佛即畫心直是誠通非貌敬事惟詣極方參元思不出神難入聖當其為文慘淡時天外心歸功未竟顏淵專精能坐忘維摩憔悴常示病絕無意想結空花那有風泉攪清聽眉毫禿盡腸欲流三才萬象同參證較彼蒲團枯坐人禪理交心果誰勝寫靜者相示衆人教用思功先練性碧山烟去月纔明秋水風停波自定文人學佛即升天才子談禪多上乘我為增題墨數行勝補雲堂一聲磬

春寒

重裘逢二月袖手步芳林殘雪有餘色百花無競心踏青苔影薄禁火客愁深傾耳碧溪畔黃鸝遲好音漫訝楊花落誰知是雪飛窺欄蝴蝶靜出郭酒人稀寒食名原稱東風力太微殘冬如未了難著五銖衣

嘉靖四年酒

世間老物無不有嘉靖四年一罌酒罌面泥封字數行光祿中丞人某某罌高三尺酒一尺逃盡酒魂存酒魄想見當年議禮時爛醉鈞天無醒客膩如膠漆丹如霞香氣能開十里花酒人欲飲不敢飲未染一指先千嗟我最畏飲勇忽賈僊僊願逐化人舞三杯吞盡兩朝春心腹腎腸一齊古

新燕篇

㳂㳂燕年年二月來相見雙足能傳塞上書紅襟還帶前年線前年人去漁陽道今日烏啼白門曉同是

天涯飄泊身滿屋落花泥不掃燕語何喃喃一雙訴畫梁曾棲執戟明光殿曾伴邯鄲大道倡幾處空牀
憐蕩子幾番故國弔斜陽飛來飛去流年度惟有君家貧似故竹聲時遇捲簾人山色自青春雨路燕兮
燕兮休啄矢主人與汝長居此莫嫌茅屋兩三間且學烏生八九子

西施

吳王亡國爲傾城越女如花受重名妾自承恩人報怨捧心常覺不分明　笙歌剛送采蓮舟重捲珠
簾倚畫樓生就蛾眉顰更好美人只合一生愁

文君

胥行事學君王后識曲心同漢武皇含淚自尋封禪草遺書翻亂女兒箱

二喬

國亡家破名公女同嫁英雄美少年絕色易逢佳偶少聽他夫壻自家憐

吳絳仙

家家竹葉引羊車一箇仙娥管蠹魚可惜竟無譽諫獵六宮枉喚女相如

潘妃

玉釵生自劈楞伽尼子歸來步步花爭不荆條加苦手教人好好作官家

張麗華

景陽門外一聲鐘喚起宮娥夢正濃底事軍中會念亂堆床下不開封　結綺樓邊花怨春青溪柵
上月傷神可憐褒妲逢君子都是周南傳裏人

孫夫人

刀光如雪洞房秋信有人間作婿愁燭影搖紅郎半醉合歡床上夢荆州

玉環

五百袈裟回向寺一枝玉尺有前因緣何四海風塵日錯怪楊家善女人　可惜雲容出地遲不將諷語訴人知唐書新舊分明在那有金錢洗祿兒

王才人

花明柳暗出宮門玉貌時時類至尊笑語百官休誤認天容英武妾溫存　身逐寒雲落葉飛三千宮女淚沾衣山陵風雪黃昏雨髣髴珠袍從獵歸

小周后

芳草萋萋故國秋江南烟雨十三樓夢中忘記家山破猶與君王並輦遊　淚珠一曲記何曾命婦班中恨不勝輸與娥皇先去好柔儀殿上望昭陵

上官婉兒

論定詩人兩首詩簪花人作大宗師至今頭白衡文者若箇聰明似女兒

意有所得輙書數句

已來即爲無未來或爲有欲知古人事便如昨日酒一日復一日流光何忽忽幸而天下人光陰與我同形爲萬卷累亦非達士懷不聞古神仙識字居蓬萊背堆三萬卷轉使我意乖束之良可惜讀之不能該吾欲法祖龍一舉爲灰埃終日仰屋梁不樂胡爲哉　燕王有名馬在廄四十載忽然騎不前敵國果先敗王命圖馬形圖成而馬死馬意名已留可以沒吾齒嗚呼士君子彼馬尚如此　落筆不經意動乃成蘇韓將文用韻耳揮霍非所難須知此兩賢騷壇別樹旛白象或可駕朱絲未容彈畢竟詩人詩刻苦鏤心肝

題錢璵沙編修峯青草堂圖

讀書遺裔訪湘靈手帶離騷過洞庭漢水澹含三楚白君山分作幾船青風謠到處書斑竹烟景歸來上畫屏此日草堂秋似雪雲璈蕭瑟共誰聽

小倉山房詩集卷二終

錢唐袁枚子才

散館紀恩

九陛啟明光羣才集庶常　詔趨新御殿例改舊朝房（舊例散館在吏部朝房改入光明殿自壬戌始）旭日初升海雞人已報霜韻書宮內下題紙額前黃六醴雕胡飯三危玉女漿監臨上柱國環侍羽林郎簾捲　君王出風高翻麈涼問名占奏對　賜坐習曆扆跪近　天三尺詩呈稿半張（奉旨呈草稿）先鐃歌奏競病與語訓宮商曳白愁張旭揮毫賞謝莊自憐同象翟無分賦長楊（時習國書）苦譯鞮官曲空書靈寶章鞘筋標萬字鳥篆鬬千行吏有神仙侶來飄雞舌香微詞嘲陛楯薄罰警絛猴弱水風將引鈞天夢尚長回頭成小謫銀漢隔紅墻

改官白下留別諸同年

三年春夢玉堂空珂馬蕭蕭落葉中生本蟲才甘外吏去猶忍淚爲諸公紅蘭委露天無意黃鵠摩霜夜有風莫向河梁頻握手古來溝水尚西東　頃刻人天隔兩塵難從宦海問前因夕陽自照平臺樹修竹誰栽小苑春五月琴裝催下吏一時酒盞遍騷人相看行李無他物賸有蓬山雪滿身　青溪幾曲近家居天許安仁奉板輿此去好修循吏傳當年枉讀上清書三生弱水緣何淺一宿空桑戀有餘手折芙蓉下人世不知人世竟何如　繞袖爐烟拂未消征衫還帶五雲飄江山轉眼辭雙闕風物從頭問六朝報　國文章公等在出都僮僕馬蹄驕他時烟雨琴河外遠聽鈞天碧玉簫

神山引（康熙十五年事）

楊生泛海海風作千船萬船水中落楊生抱得一桴浮閉眼憑他駭浪流日暮風停桴泊島上有神山兩字好金碧參差屋數間分明玉指彈冰絃花裏雲鬟驚有客風中琴響漸闌珊一人玉貌來相見說住瓊州說姓晏喜遇崔盧中表親速張王母瑤池讌夫人手整蹴霞妝道是兒姑第十娘先詢阿母顏何以再

問眉聰樹可長不仗蛟螭翻海水那能骨肉會龍荒山前山後教生到烟草芬芳花月妙生言歸去挈家來姑母姑夫但微笑取出青琴彼此彈天風拂拂海漫漫新成一曲雲仙謫聽去雖難學不難夜深珠露涼風竹兩美雙雙樓上宿只留小玉伴銀燈太免偷桃學方朔忽呼粉蝶婢名聲如惱驚去雙趺奔悄悄聽得仙姑苦勸聲塵心已動緣須了不如折與小桃花隨他春向人間老明朝相見臉先紅只說歸心一夜濃仙郎餞別丹三粒仙女親題信一封豈不相留情款款其如人世太匆匆解下湘裙覆船上道兒此去應無恙萬頃琉璃六幅風蓬萊不忍回頭望漸漸鄉音入耳聞迢迢清水變紅塵滿城親故無多在已過韶光十六春袁年大母方愁疾因由說罷同嗚咽有婿攜妻採藥行那知此日人天隔細看裙是嫁時衣一片香風捲雪飛錢家生長初笄女纔說婚姻便相許迎來果似舊娉婷苦問三生記不清偶然彈到雲仙謫涕淚千行倘怕聽

良鄉霧

不雨征鞍濕方知霧裏行曉花雖辨色溪水但聞聲對面人千里終朝天五更前程原似夢何必太分明

次日霧更大

連宵駝背錦模糊寫出洪荒一幅圖此際羣仙高處看可知下界有人無

隴西將軍歌

袁子改官江南行路逢將軍徐國英將軍自言隴西住陰山月黑磨刀齒磨刀殺敵不殺仇對天呵氣生金秋少年恥作掾功曾青海橫行亂舞刀身披白鎧逢雷鬭手擊黃獐帶血燒高麗犯順莫離支有詔將軍夜出師其時大雪天三更雪花打甲鏗有聲刀光色白火光紅齊射戎王甲帳中白骨掃盡髑髏䆉聲響振武安宮殺氣隨身化作霧插花唱過陰山東歸來醉馬青昂首戴著兜鍪殿上天常呼凌統欲操戈不拜蕭曹空使酒銀鐺鐵鎖九天聞將軍獄吏果誰尊餘生宛轉　君恩重猶念山河鐵券文老兵慷

慨一何怒王侯陰喝不敢訴平生出血幾石餘背上箭瘢三百處陰雨金瘡痛未消新軍已換霍嫖姚於今流落江湖塲蕭蕭鬢髮漸老蒼灞水有人呵李廣燉煌無檄召陳湯當年麾下偕騰客列爵紛紛半鼎食賜宴公然肉拌貂搏戰何曾手打賊盱嗟乎將軍言畢我心死君不見長槍大戟猶如此

顏郎

顏郎未老童公超彼此疑年話紫霄雀弁有光明玉殿宮花無色比金貂情知禁籞偏榮手背帶椒風送出朝他日消魂赤墀下仙雲一朶隔王喬

登泰山

不登泰山高那知天下小一朝到此間登臨敢不早土人結繩爲木籃令我偃臥同春蠶兩夫負之走若蟹橫行直上聲喃喃初入萬仙樓旋登水簾洞眾峯似兒孫羅列爭相送側側曲徑蟠長虵垂垂鐵索懸枯枒一重白雲一重水蕩搖千片萬片芙蓉花丹梯碧磴轉不已突然絕壁摩空起其下淵壑深其上天門啟來時徑路雲已封惟有忍死直上虛無中後人頭接前人踵徑寸草壓千尺松不愁不到蓬萊宮但愁輕軀細骨不足當天風欲知齊魯形如何幾叢觸角攢蜂窩一條黃水似衣帶穿破世界通銀河只恨天上酒杯少不信世間人民多九州下聽聲愶然混沌一氣遙無端脚底葉飛高鳥背眼前海走胸懷闊始知蒼蒼非正色不然何以俯看黃土如青天道人引我禮嶽皇瓊樓絳宇何輝煌 聖朝盛德不封禪相如閉殺無文草七十二代金泥玉檢半沙土使我懷古心悲傷下山匆匆愁日墮紅塵回首眞無那不見金輪捧出扶桑來但見峯頭璧月銀盤大

落花

江南有客惜年華三月憑闌日易斜春在東風原是夢生非薄命不爲花仙雲影散留香雨故國臺空賸館娃從古傾城好顏色幾枝零落在天涯　也曾開向鳳皇池去住無心鳥不知歸徑適當風定後卷

簾可惜客來時肯教香氣隨波盡尙戀春光墜地遲莫訝旁人憐玉骨此身原在最高枝　風雨瀟瀟
春滿林翠波簾幕影沉沉清華曾荷東皇寵飄泊原非上帝心舊日黃鸝渾欲別天涯綠葉半成陰榮衰
花是尋常事轉爲韶光恨不禁　小樓一夜聽潺潺十二瑤臺解珮環有力尙能含細雨無言獨自下
春山空將西子沉吳沼誰贖文姬返漢關且莫啼烟兼泣露問渠何事到人間　不受深閨兒女憐自
開自落自年年青天飛處還疑蝶素月明時欲化烟空谷半枝隨影墮闌干一角受風偏佳人已換三生
骨拾得花鈿更黯然　后土難埋一瓣香風前零落曉霞妝丹心枉自塡溝壑素手曾經捧太陽踈雨
半樓人意懶殘紅三月馬頭忙莫嫌上苑遮留少宰相由來鐵石腸　似欲翻身入翠微一番烟雨寸
心違粗枝大葉無人賞落月啼烏有夢歸垂釣絲輕飄水面踏青風小上春衣勸君好認瑤臺去十二湘
簾莫亂飛　玉顏如此竟泥中爭怪騷人唱惱公茵溷無心隨上下尹邢避面各西東已含雲雨還三
峽猶抱琵琶泣六宮花總一般千樣落人間何處問清風　不妨身世竟離羣開滿香心已十分小院
來遲烟寂寂深春坐久雪紛紛人間歌舞消清晝天上神仙葬白雲飄落洞庭波欲冷一枝玉笛弔湘君
裁紅暈碧意蹉跎子野聞歌喚奈何早發瓊林驚海內倦開江國厭風波漢宮裙解留仙少梁苑妝成墮
馬多天女亭亭無賴甚苦將清影試維摩　金光瑤草兩三莖吹落紅塵我亦驚讓路忍將香雪踏開
總權當美人迎蛛絲力弱留難住羊角風狂數不清昨夜月明誰唱別可憐費盡子規聲　紅燈張罷
酒杯殘不照笙歌月亦寒此去竟成千古恨好春還待一年看　金鈴繫處隄防苦玉匣開時笑語難擬囑
司風賢令史也同修竹報平安　剪綵隋宮事莫論天涯極目總消魂旗亭酒醒風千里牧笛歌回水
一村遊子相逢終是別美人有壽已無恩流年幾度殘春裏濺落空江葉打門　升沉何必感雲泥到
眼風光剪不齊愛惜每防鶯翅動飄零只恨粉牆低高唐神女朝霞散故國河山杜宇啼最是半生惆悵
處曲闌東畔畫堂西　怕過山村更水橋休論鳳泊與鸞飄容顏未老心先謝雨露難輕淚不消小住

色源芳草借長眠魂護酒人招司動最是傷春客腸斷烟江咽暮潮

明妃曲

明駝一犎角數聲漢家宮女昭君行六宮送別淚如雨怨入民間小兒女昭君上馬鞍手取琵琶彈生來絕色原難畫影落黃河自愛看詔書殷勤選容質傳到龍庭轉幽咽侍女濃熏甲帳香傾城遠掃天山雪橫波滿臉向名王手拂穹廬作洞房生長內家風味慣酒酣時作漢宮妝從今甥舅息干戈塞上呼韓日請和寄言侍寢昭陽者同報君恩若箇多

抵金陵

黃金埋老變煙霞一片長江六帝家天意兩回南渡馬秋痕滿地故宮花荆襄形勢上游遠輦轂規模大道斜我是荒傖來弔古手揮羽扇問年華　登臨不盡古今情無數青山入郡城才子合從三楚謫美人愁向六朝生身非氏族難爲客地有皇都易得名八尺闌干多少恨新亭秋老月空明

天印庵小住

香案蓬山遠市車冷廟留一燈僧館閉雙耳草蟲秋對佛言難發撩人雨未休牕前紅濕處萬點海棠幽捧檄知何處飛花且聽風入來雙闕北家在五湖東離恨秋天重霜痕月夜空蕭郎未三十不敢怨途窮

莫愁湖

澹澹春山小小舟一湖水氣濕妝樓六朝南北風流甚天子無愁妓莫愁

雨花臺

三十六重天天花墮可憐飄來石城雨散作壽陽烟衰草蒲團影斜陽羯磨禪梁皇偏有價百萬贖身錢

謁長吏畢歸而作詩

初持手版應官去大府巍巍各識荆問到出身人盡惜行來公禮我猶生書銜筆慣字難小學跪膝忙時

有聲晚脫皂衣歸邸舍玉堂回首不勝情　歐公貶夷陵欣然無不可船載集賢書夢搖金殿鎖偶參
轉運庭傴僂趨而左黯然神始傷縣令乃是我

自溧水移知江浦留別送者

秣陵關外動征塵滿耳驪歌夾路陳琴爲風移彈別調鳥因枝穩戀殘春來秋麥草應無恙他日兒童盡
故人只恐任延年尚少可能官不累斯民

從江浦移知沭陽秀才李應熊成元等送余渡江淹留彌日贈之以詩

彈罷成連海上琴諸君打槳尚追尋想緣絳帳情難割直覺長江水不深秋老蒹葭重倚玉春歸桃李更
關心他年古戍黃河北好折梅花寄遠音

兒寬

帝後兒寬第七車金門簪筆晚風餘幾番奏事君王喜惹得張湯又讀書

沭陽雜興八首

誰言作令少公餘沭地眞堪奉板輿四季種花官荷鍤六房如水吏抄書草冠世襲諸生服瓦屋人驚豪
士居廉吏不須封鮓去馮驩久已食無魚　白草黃沙一望寬最繁華處是三關絲抽野蛹都名繭土
作荒城又當山風動黑營吹馬角（有黑軍營元人屯兵所）月明東海唱刀環朱提數挺田千頃爲少如弓水數灣
傳柑鄆驛本寥寥迎送高軒頗折腰紅葉影馱驢背遠黃河聲傍馬頭驕浮天水失東西路入境蝗如旱
晚潮莫怪衣冠文物少科名人已隔三朝　放衙鳥雀滿羣過地界萊夷語更訛女子絕無當戶織與
人愛唱使君歌民經歉歲飄流少牘爲前官久病多十載花封烟浪裏可無遺恨六塘河（六塘河歲屢遭水患）
恩詔頒來歲幾通沿門點口日匆匆催科莫愧居官拙租稅原如上古風（時停徵八年）入手俸錢供幕府關心
米價問江東可堪爛額焦頭處瓠子堤成六月中　欲倣羅池闢草萊簿書束手親栽買將桑種貽

蠶婦自製文章教秀才胥吏盡如竈下養使君偏自日邊來時人惟有新番米花似雞冠一路開學作蠅書小姓名恥騎羸馬說官清棉花雨後開成雪麥草春來綠進城獄豈得情甯結早判防多誤每刑輕公堂常作書堂坐坐到無人一鳥鳴　古有吾家宰沐陽漢袁安爲陰平長瓣香相隔幾千霜簿書我自煩諸葛公禮人休格范滂麥後籃筐忙野地官歸兒女勛澄光野人拾麥者有遺秉滯穗之風照官夜歸者有鄉爲田燭之禮憑他鄉校參差論沈括還應祀此鄉沈存中醫九渠十八堰猶存

苦災行六月二十一日作二十三日得雨

沐陽八年災往歲尤爲酷我適涖此邦一望徒陵谷田廬化爲沼春燕巢林木泛濫有魚頭澎亨無冢腹百死猶可忍餓死苦不速野狗銜髑髏骨瘦亦無肉自恨作父母不願生耳目賴有　皇帝仁施糧更煮粥飢口三十萬鴻恩無不沐望此一月賑早作千回卜攜筐及老幼守候合宗族恩愛如夫妻爭糧相搏逐奪取未到懷擔起還愁覆有賑尚如此無賑作何局爲一校算之恍然眉欲蹙小口米七升大口斗五六將度期月餘日食無一掬　國帑已千萬再加苦不足紓國更紓民束手難營度甯死不爲寇猶賴　皇恩渥豈無冒濫譏終爲百姓福只期今歲麥得雨早成熟千瘡百孔間元氣稍周續旱魃竟爲災秋陽永相暴春禾山下焦夏麥土中縮聞雷妒彼縣望雲生我屋水去旱復至陰陽太慘毒父母殺子孫胡不悔生育萬物本天地胡爲窮殺戮人心尚悔禍天道應剝復下吏或當誅百姓有何惡取我瓣香來朝夕向天祝上念堯舜仁下念父老哭急命行雨龍及早施霢霂雖已無麥禾猶可救穜稑貧家何所言雨水卽雨穀富家何所言得雨如得玉永誌喜雨亭稽首謝天祿屋角通十藥本大雅隰桑篇馬融長笛賦庾信和張侍中述懷亦因之

春歸

春留三月動征程從此炎涼逐漸生一夜落花飛似雪莫嫌來去不分明

苦瘡

沐陽邊東海海氣與人競流散爲毒風往往中者病我瘧春乍痊秋深乃復更拘攣及百骸痛楚儼灰釘所爲多掣肘欲坐如扣脛蒼蠅去復來疑我有羶行憶昔齊侯痁疥疾原相應當此苦災地水旱殊未竟滿目尚瘡痍我身胡獨淨脂膏甯自煎痌瘝還相證醫師爲我言君疾無憂恧治瘧如治蠹藥力須嚴正初投苦瞑眩繼乃樂安靜雄黃太陽精瘧耳神仙性元氣壯吾中百邪孰敢勝且喜簿校勞借此獲幽興支離慕古翁癲疾悲賢聖轉仄繞臥榻呻吟對燈檠秋月照瘢痂點點亦孤映

偶成

不戴華陽自製冠蛾眉獨畫要誰看學書未就求人苦佳句雙存割愛難官後始知貧賤好瘦來頓覺早秋寒眼前有路名山去願向盧敖借釣竿

淮上中秋對月

長淮波冷碧雲殘皎皎當空白玉盤四海共傳斯夕好八年不在故鄉看銀河有影秋心老仙露無聲鴈背寒建業風情京國夢一時和酒上眉端

聞同年裘叔度歸愚　廷試高等躐遷學士喜賦一章

蓬山何必悵離羣日下征鴻信屢聞殿上幾回歌白雪詩人俱已到青雲玉堂氣類關心切宦海煙波逐漸分莫道錦袍容易奪諸公遭際　聖明君

借病

嫌忙翻愛病借病好吟詩細雨苔三徑春愁笛一枝日長衙放早官嬾吏來遲看見閒中物遊絲及地時

署中感興

日飲黃河一尺泥宦情風景兩難勝民驕已似衰年子官苦原同受戒僧半局棋聲催客鴈滿庭秋影澹書燈爾來悟得孫登語慚愧人前百不能

捕蝗曲

亟捕蝗亟捕蝗沭陽已作三年荒水荒猶有稻蝗荒將無粱黍以桑柴火鬻以柳葉筐兒童敲竹枝老叟圍山岡風吹縣官出似漆太陽赫赫燒衣裳折枝搽轂處損德惟有殺汝爲吉祥我聞苛政猛于虎甯吏虐于蝗又聞劉昆賢令蝗不入劉澄剪穢蝗爲殃爾今蠕蠕聲觸草得毋邑宰非循良擊土鼓祀神蝗椒漿奠兮歌琅琅紫烟爲我凌蒼蒼皇天好生萬物仰虵頭蝎尾何猖狂霹靂一聲龍不起反使九十九子相扶將狠如狠貪如羊如虎而翼兮如雲之南翔安得今冬雪花大如席入土三尺俱消亡毋若長平一坑四十萬腥聞於天徒慘傷蝗兮蝗兮去此鄉東海之外兮草茫茫無爾仇兮爾樂何央毋餐民之苗葉兮甯食吾之肺腸

赴贛榆鞫獄道出海州

出郭輕裝一馬馱朔風寒月滿潮河怕聽前路烟村少喜說吾邦麥草多海氣作雲微慘澹天心釀雪强溫和此行爲折于公獄暫別其如父老何

次日雪

雪珠夜半響平沙傍曉銀泥壓帽斜四面涼雲風剪水一痕春色手拈花孤行自覺鬢眉淡遠望深知道路賒頻把玉鞭催馬背籌燈帘影酒人家　片片冰黎壓滿箱馬頭何處不花光窮簷乍脫黃綿襖冷宦初來白玉堂野店昏燈連上竈騷人愁笛唱青羌張網此夕埋輪早官吏何分上下床　百里肩輿坐莫支亂沙歷落打聰時濕來誰進先生履望處難褰刺史帷世味儘從流水得宦情應有冷雲知瓣香默祝緣何事願得明年麥兩歧

留鬚

翰林三年官三縣髯奴未敢登吾面忽忽韶華二十九春風鬍芽生滿口圓頭相視漸模糊持鏡明朝失

故吾情知回首傷年少不敢删除表丈夫宴師嬌兒笑且諱口邊何處來烏鴉蒙茸只可亂狐服談論何曾薇齒牙從古紅顏難自保臨風默默傷懷抱君不見瑤臺七十二神仙畢竟人王子晉好

迎大府歸戲作

望見旌麾拜下風幾回入廄苦修容一聲長柄葫蘆問了却江東陸士龍　蹣跚兩足既難禁笑倚彭排獨自吟儘鑄溫韜金搭膝可能償得此時心

韓偓

別殿離宮話寂寥冬郎飄泊晚唐朝君恩不共春燈盡殘燭深封一萬條

除夕泊淮上

誰家爆竹響霜篷似為行人報歲終萬種春歸燈影外一年事盡水聲中分開新舊雞先唱獨對關山燭不紅此夕光陰倍珍重長隄親數漏丁東

徵漕歎

沐陽漕無倉水次在宿阜去縣百餘里官民兩奔走富者車馬馱貧者簷笆負展轉稍衍期鞭笞隨其後北風萬里來臘雪三尺厚泥塗行不前老幼足相蹂今歲旱魃災產穀半稂莠粟圓而薄糠零星他郡購未來苦無穀有穀苦難受撿穀如撿珠重疊須舂臼粒碎聒相喧色雜呲相訴嗟哉我窮民歷歷數卯酉來時一石餘簸完盈一斗天雨不開倉小住日八九攜來行李資不足餬其口官怒呼吏來命杖撾吏首收穀爾太苛爾命胡能壽諸吏跪且言公毋罪某某旗丁古門匠習俗久相狃米色稍不齊叱吏如畜狗太府命監收所來亦朦瞍委阿無定詞調停兩掣肘此時收太寬臨時安所咎縣官笑且言爾毋强分剖我從通州來斛緝萬萬藪糠沙半相和俱已蒙　上取我食翰林俸陳陳盡紅朽何得此旗丁需索為利藪言畢旗丁至猙獰貌粗醜視米嘖無言仰面嫯欲嗾我因思吏言此事誠然有更有持斛者有意與苦

手播弄作浮萍擺除恃箕帚長官察吏嚴婴八二五偶披羊裘而釣誰不識嚴叟衆吏迎以入勞金兼酹
酒此金此酒來毋乃非民否縣官自語心爾已爲民母寧受旗丁嗔毋使民守久寧失羅者心毋使哀所
守持此徵漕歎頤以告我　后

沐人有饋白鶴者署中養參失所作詩謝鶴

主人擬[illegible]守儆縣養鶴羞與鶴相見呼鶴前來向鶴言此間不合汝乘軒汝本昂昂海上來如何舞罷飛
墮埃飢驅縱奪螻蟻食高步豈無羣雞猜崑崙西元圃右鳳皇與汝都有舊勸汝梳翎一蹋霞不共蘇耽
翔碧落也隨處士看梅花鶴不能言但戢翼長叫一聲洞庭笛鶴聲上天月下天照見主人愁不眠

從古

從古求賢貴拔茅素門平進有英豪勳名可惜黃丞相一紙殷勤薦史高

懷人詩

裘五丰神玉樸清三年同聽後堂箏一朝雲海分翔後讓爾金鰲頂上行 袁叔度　幾回攜酒上雞壇
忽向芙蓉鏡裏看讀到洛陽封禪議褚生何敢笑兒寬 莊容可　同居華屋夾清漳同唱青陽十九章
范悅詩篇褚欣筆從來三絕在錢塘 金賀夫　礶士先生七十餘自刪詩稿號歸愚青鞋布襪金階上
天子親呼老祕書 沈礶士　曾插宮花下紫宸太初肅肅見精神圍棋若鬬爭元保不作同年第二人
裘京伯　崑田愛客近時無稻蟹年年召酒徒家有詩人高適在可曾酬唱到征夫 吳鄭公高夏山寓其家
秦公畏與酒罇杌尙席惟聞取箸忙我亦自憐無墨者結隣同住內林傍 秦健之　徐髯舌本善微詞
別有風情尙直遲農部可能容此老眉山書法半山詩 徐孟端　巨山清瘦如碧鸐五月向人猶著綿
司風令史卷簾起見客多時病欲眠 程亙山　五石烟螺一日空金缸銜璧照西東問君生就豪華性
可記清河上谷翁 楊時塘　年少通籍有賈嘉蕭齋春在案藤花雅遊怎怪借君好公瑾同年一月差

徐驂兩　蔣君年少人中龍目光不定心豪雄干將莫邪虞鈌折我有數言贈李邕 蔣爵會　新婚

初卸鳳皇車打槳來聞軋軋鴉天際眞人好風調北牕跂腳鼓琵琶 陸賓之　龍性由來馴孰能孤桐

百尺氣稜嶒但教菡萏芙蓉臉瘦殺秋風張季鷹 胡稚威　長卿縕藉偏憐我款款更殘話獨長今夜

月明孤客燕踏燈何處訪徐娘 陳長卿有客燕圖　南青愛人如老嫗初入翰林殊栩栩平時著述千萬言臨

別贈我無一語 姚南青　年年乞食向歌姬鴻乙無端又改之兩中副車才不偶一痕眉畫十年遲 姚念

慈新字改之上吳少司馬書云十年老女猶畫蛾眉　蔣四平明入王府衣冠時樣頗楚楚出城下馬宿我家秋樹根頭更論古

將用庵　三十新婚老阮脩糟邱不築築菟裘四絃高唱梅花落惹得離人萬種愁 申笏山送行四章冠一時

吾三意氣頭如雷姓名久被羣公推昨日別我心不樂拇戰忽輸三百杯 楊吾三　劉秩堪當曳落河

簪花新到鳳皇坡昭君出後班姬入從古佳人避面多 楊二思　侍兒未必解靈光不可何須說李陽

遮莫敬通風力好龍欄觸手動彈章 儲梅夫　輿覇戲爲雙戟舞奉先考中一枝叉半生出入醉何處

辟下姦人六萬家 曾賓書　白虎尊中酒未消鳳皇聲本重丹霄好栽屈軼堯庭草莫種園中合口椒

沈椒園　歲星游戲住人間時爲閒情惱阿環不掃牕塵先畫字偶支手板亦看山 張南華先生　儒林

眞似丈人稀誓不成名娶不歸五十四年蕭寺老終身一曲雉朝飛 遜雲埰七十未婚　身領蓬萊第一清失

琴絃斷月三更鰥魚自把金箱管鑿鑰時聞環珮聲 錢與沙　朝雲早備密雲龍隸事堪聽百六公于

幅魚箋書欲滿一聲銅鉢韻初終 周蘭坡先生　今之劉三唐李賀同作少年慚我大蓬萊夜夜海水翻顧

公暫作蛟龍臥 劉映榆　光庭之口麟之手安成之食臨汝飾誰人得似張公子桃葉桃根自迎接 張

東園　元木將詩當至親苦吟終日遏行雲上公門第笙歌滿可有閒人一聽君 周元木館訥公家

小倉山房詩集卷三終

錢唐袁枚子才

沉聘南闈舟中作

海氣衝人愁未已江風吹我出愁城滿船秋色渾無賴一路衣冠漸有情遵岸潮平帆影直中天月墮酒旗明短篷穩臥潯陽吏不向前途道姓名

到江口

金川門外駐蘭橈枕上誰家紫竹簫兩度秋光來白下一生風味愛南朝銀砂落日無王氣血戰餘聲有怒潮滿眼琳宮好雲物蘆花剪雪正千條　紅牆蕭寺小門開片片斜陽落葉哀海色夜涼雙雁語江心人靜一燈來風搖逆水青天動鐘打空山白浪迴擬挾金尊吹玉笛高歌先上鳳凰臺

入闈

仙樂嘹嘈沸綺筵滿街宮錦曉風天紅裙莫訝簾官少道挂朝衣已六年　敢云眼似光明燭且喜心如不動帆帶入闈中示同伴當時落第淚痕衫

分校

沉沉棘院華堂開戢酬蔫蟻鱗甲來主司峨冠南面坐簾官梯几東西排一十八人眼如漆一十八枝筆植鐵硃字迷離照眼紅疑是諸生心上血披砂撿金金未收暗中默禱心中求榜後但聞舉子怨此時誰識簾官愁百鳥聲中一鶚見再拜親標某官薦朱衣可得點頭無倫眼還看主司面孫山以外雖漫漫我誓加畢心纔安紅勒欲下不輕下訓誨還當子弟看可惜一卷文超羣五經紛綸井大春主司搖手道額滿怪我推挽何殷勤明知額滿例難破額內似渠有幾箇獄底生將寶劍埋掌中空見明珠過吁嗟乎科名有命文無功君不見李方叔蘇文忠

與商寶意司馬宿玉禹言太史齋中臨別奉贈

鸞飄鳳泊一千年流水行雲意洒然但使人間喚生佛勝教天上作頑仙　烏衣巷裏解鳴珂月下彈箏燈下歌半榻梅花同日別一官偏惱兩人多　新將錦石擣流黃應索瑯琊繡裲襠寄語青溪張好好風果屬往來商公納秦淮張姬故調之　千行水調入秋雲一卷文傳記錦裙欲使青蓮低首拜南朝只有謝將軍　三更風卷紫羅紗春雨盈盈損蠟花爲我當年惆悵事自敲檀板撥琵琶　蓬海升沉話寂寥江州司馬莫蕭騷詩人都到青雲頂誰領湖山訪六朝

殘雪

捲簾殘雪望無窮世事方知色卽空萬片落花何處去數聲流水一年終陰陽爐炭思元化冷淡生涯怕熱中逐漸闌珊誰護惜爲渠容易惱春風　一夕天風洗素妝六宮粉黛減容光早教醞釀成霖雨敢爲飄流怨太陽湘水自沉青玉案山人還戀白衣裳遼城鶴去無多日收拾蓬萊萬斛霜　北斗離離柄指春散花天女尚留痕心虛解脫汙泥累身隱能全日月恩江上一簑誰把釣酒家雙屐自關門蹇驢此際詩情好半在山橋半水村　一別青天路已遙江山容得幾瓊瑤敢橫要路招人掃且學輕冰著雨消去有後先分冷暖住無高下任飄搖輸他柳絮顚狂甚轉得因風上九霄　風前無計挽神仙目極齊州九點烟涓滴暗添春水色數峯留到夕陽天人來銀海初分界鳥踏龍沙漸有邊惆悵玉鈎斜畔路年年羽化泣嬋娟　連日開窻白渺漫今朝紅出小闌干風前粉蝶分飛易笛裏梅花不落難素女歸時春半夜玉山頹處日三竿幽人擬踏層冰去六月峨嵋頂上看　相着心跡喜雙清家本蓬萊舊玉京已逐樓臺生厚薄尚嫌黑白太分明瓊漿早識來時路膏雨常留去後名記得水精簾下事梁園回首不勝情

哭季父健磐公

瀟湘秋色粵江烟拜別西堂夜雨天遠隔風沙家萬里亂傳生死信三年蓮花幕底黃金盡桂樹山頭白骨懸慟哭寒雲虛設位東山小謝倍悽然

送三妹于歸如皋

好扶花影上雕輪珍重高堂最愛身一日尊前分手足十年門內失詩人同騎竹馬憐卿小略贈荆釵笑我貧惆悵宮霙難遠送大雷書寄莫嫌頻

哭蔣靜存編修

文場誰復拔蝥弧楚些空招宋大夫九陌花開同立馬五更春好忽啼烏琴書零落空堂冷兒女參差小鳳孤分手河梁纔幾日音塵渺渺隔黃墟　春蘭秋菊自英華走馬千年白日斜死解元言王輔嗣生能經世賈長沙塵封玉署如椽筆霜冷官家賜葛紗（和上滄夏詩賜葛二疋）多少詞臣盡回首一時愁對上林花　明知路十原難老爭奈山松悵失羣一榜少年今剩我九原才子又添君荀郎阿鶩春誰嫁稚子南州路隔雲遙寄清商三調曲聲高要使彼蒼聞

即景

牙籤雜與簿書排欲索新詩每誤開搖蕩風簾花萬點一庭梅雨帶秋來

李昌谷有馬詩二十一首余倣之作劍詩

不試千秋寶高懸萬物驚羞隨健兒去斬刺立功名　太乙下龍堂閶門匹練光六州爭聚鐵難鑄雪肝腸　斷柄蝕胡沙長梢鋸鐵叉陰晴頭欲現新舊血交花　白走一條烟三更風滿天生王頭不貴何必煉神仙　爾欲吳王我魚盤殺氣多誰知劉節度飛電繞身過　棄擲莓苔裏光能射斗牛當作犁耙用神鋒讓曲鉤　徒報嚴仲仇不濟荆卿事笑指雷公爐純鉤識羞未　似雪消塵念如松耐歲寒摩挲日三五當作美人看　耳熱悲歌處平生最憶君橫磨十萬口交付與朱雲　永斷

不平事甘心死匣中世間諸將老若箇識雌雄　小隊逐黃麞瑯琊鐵裲襠君王懷老物臣是舊干將爪髮蘋淋漓猿公雜嘯啼但求名器就誰解惜夫妻　玉勒騎飛馬金刀挂在身坐來無一語知是報仇人　海角飛殘月空堂作亂波南山北山處被髮有人磨　事急方求子洪爐不煉銅夫人小匕首誤認作青龍　半夜孤燈坐空梁一頭墮笑問姜伯約膽可如升大　聖鐵含灰古焦銅帶血新鑄時頻禱祝切莫賜忠臣　氣走蛟龍窟心爭日月光文章奇絕處人道太鋒鋩　材大雖爲售高鳴笑爾勞中原千萬戶箇箇用鉛刀　傾城求一見想見古時尊縱使無情鐵能教不報恩　虜平歸寨早雪大上天遲棄擲風塵裏猶能斬亂絲　開匣秋風起藏身片語無方知至神物舒卷任風胡

放歌三首

萬物化灰泥灰泥畢竟有灰泥日積地日高青天摩挲應在手歲華去我如飛烟我思其誤在從前盤古力爭不肯老至今美色人人好　十二萬年天壽短羲和持鞭不肯緩開闢以前安可知我恨不得親見之願持竹一竿下搜黃泉後上搜青雲端地盡天窮搜不止此竹削成天外史　子有衣裳須曳婁子有車馬須馳驅英雄百事百不理朝朝暮暮歌山樞君不見軒轅黃帝上天時當時萬物爭相隨黃帝哀號不開口留下人間一杯酒

沭陽移知江甯別吏民於黃河岸上

五步一杯酒十步一折柳使君乘車行吏民攀車走父老流且言使君無他奇虎不渡河蝗亦飛只有小大獄十日無留遺胥吏泣且言使君無他好不察淵魚矜苛廉不容抱牘施姦巧每日放衙歸無事關門早我聞此言感知己兩年自負如斯耳斜陽策馬一回頭哭聲漸遠河聲流

交印

前印欣已交後印喜未至分明宰官身而無宰官事人生此最樂一刻千金直賓朋問何闊張飲置歌吹

我亦愛游閒往來屏車騎朝尋鍾阜烟暮拾橫塘翠除道晒要章微行訪稗李肯衫有時濕赤棒無人避櫪馬暫脫銜籠禽偶展翅汲汲常顧景匑匑無所畏小大莫從公老子妨人戲

上元許令同官甚歡薦剌亳州而部選建甯司馬例不能留情不能已故有是詩

十里秦淮楊柳灘驪歌新唱小長干三遷好事聞方喜五月同寅別轉難江上秋聲催鼓角車邊旗物漸班蘭遙知一片西湖月又被詩人馬上看　初開海外借班超吏說參軍薦鮑昭分野未容星頭照書銜應綰綬雙條一州斗大朝聽鼓五嶺盤完暮射鵰此去鱉江定回首子規聲裏別南朝　官稱司馬便多情落日青山載酒行嶺樹秋高雙旆遠妻孥累少一帆輕風琴野鶴君行李錦字花箋我姓名安得將心寄楊柳依依送到越王城

書戒石 宋高宗戒石四語太簡衍爲六章

戒爾縣尹爾亦生民服官而仕於民獨親朝食其地暮稅其入曰由我生死由我富貧垂髫戴白孏其盈門靜言思之如之何勿仁　唐虞既遠象刑不作周官既亡府胥無祿承符手力耽耽虎目官能用吏吏如手足吏能用官官爲荼毒制之有道豈曰笞扑　其道維何太阿在己衡定物呈水平淚止不察淵魚但除蠆尾初或毀之繼而自喜彼君子兮惠我隣里吾儕小人殺人有禮　莫高爾門門閉則昏莫多爾符符出吏呼莫厭訟堂吾將以爲房莫畏絲棼非德莫如勤不自以爲聰終無大聾常自覺其廉滿面沾沾　立政勿異求名勿專虎不渡河古稱偶然兩稅無差撫字賴焉五聽得宜教化在焉八頌扇和六箴崇厚仁在義先理居情後　何以寫心單父鳴琴無以爲家河陽種花莞爾而笑前有桑麻民既信我無所不可我既愛民民皆子孫淮陽召耶官爵大矣桐鄉祀耶死遺愛矣

于蔿于 元德秀歌于東部其詞不傳余爲補之

五鳳樓前日重輪兮惟天之近使我民與天言兮一解 相彼嘉禾陳陳于倉宛彼柔絲龍袞黼裳農夫之

耒蠶女之筐何圖今日得見君王二解東都沃地石田則有東家豐年西鄰或不君所到兮臣所告兮未可以爲概兮臣親自炊薪而誰煬其竈兮三解供張奢儉可以觀臣風俗貞淫可以觀民勿徵壞奠而交閭相見勿飲瑤池而卷阿賦詩九乾之和萬邦之歌四解宏農得寶石綠空青大笠侈袖高唱娉婷臣乃夫病以心爲聲未移二龠顒慶三登敬命樂工聯袂而賡上達四聰天聽和平五解

府中趨

巍巍天門開朝賀有常朝沉沉長官府晨趨無已時束帶候雞唱腰笏事奔馳衆人已宛在後至顏忸怩坐守鼓角鳴音響止復吹名紙如焚夾作字蒼蠅微起居稱萬福願得尊者知尊者方欠伸起問夜何其司閽有酒氣傳入猶狐疑息氣坐寒廨閉口忍徂飢音旨忽然下大旱得雲霓材官麾以肱鳥散而雲歸出門看白日頹陽已熹微明日戒更早後日將毋遲國事耶民瘼耶將軍者約耶

出東門

出東門有客從西來客不西來東門之車奔如雷待來而不來客怒作色相疑猜一解芻三十車禾三十車隸人湼厠械畚與俱罔或不供汝則罪有餘二解得毋求壺捉雞索鳧匪壺鳧之爲取取汝所無三解門前水渾門內水清清以爲名其貌獰獰大官昂首坐小吏圈豚行四解天陰雨淒淒長跪大道左學鴨自呼名兩頰紅似火指向蔡與宗此中正是我五解欲臥强之食欲食强之飢非所喜而笑非所怒而笞腰膝不自持而況法令爲六解吞爾不搖牙咀爾不擊齒乃公喉有聲萬口一齊止愛之則生逆之死長跪敔乃公識一丁字何如挽兩石弓七解

俗吏篇

勸食升米把酒止古來作吏俗而已矧我作吏赤緊全請言其俗一驟然三年沒階趨下風九轉丹成拜跪工金雞初鳴出門去夕陽來下牛羊同有時供具應四方纔人染人兼酒漿有時迎謁跪道左掀公於

渾猶袞裳祝融不許子同夢新宮半夜鬱攸光捕蝗那管汝喝死劉虞蕗冕橫秋陽衣服學爲成慶費蔘軍來從屋漏旁周官三百六十職佛經萬刼千災殃頃刻教汝一身當大府文深日怒嗔小吏文巧舞殺人鼓吹一部內雷響鐵鎖千行瓊珮喧高坐腰輿織路途居家日日別妻孥猪肝久食客無聊重疊書來請絕交有時切切私自語明日出門無所去里保催公速下鄉死人橫陳三兩處

火災行

七日融風吹不止鳥聲嘻嘻呼滿市縣官此身如沙鷗中夜時時驚欲起出門四顧心慘裂天地爛如黃金色文武一色皆戎妝奔前滅火如滅賊金陵太守氣尤雄獨領一隊當先鋒出沒黑烟人不見但聞促水聲朦朧水龍百道橫空射倒卷黃河向天瀉蚩尤妖霧青山崩黑蓮烝土白石化須臾半空飛霹靂赭瓦頹垣如擲戟不聞知命避巖牆但見橫屍委道旁春風雨滌新焦土夜月霜淒古戰場我聞爲政無近名水懦火烈調其平行火所𤇍表火道書其焚室寬其征此外姝姝皆小惠禁民夜作徒紛更從來心如焚不必額爛果然曲突有周防何至衣冠坐塗炭白日青天莫放櫰朽株枯木能爲難

捕蝗歌

蟈氏燒牡鞠本屬衰周文螟螣付炎火諸侯自祈神豈有爲后稷一手一足勤劉蘭不捕蝗其歲乃大穰劉澄剪蟲穢民乃嗟災殃如何姚元之作俑爲官常當時猶可今日殺我蟲子如烟符急如火監司節鎮浩呼洶文武攘臂趨如風頃刻赤地三十里小民畏官勝畏蟲東之丁男調向西丁男不足佐以妻古從三軍六十免今搏羽孽全家啼舊麥未斂穉新秧栽未齊舍己而耘人壟翟猶嗟咨民若此官何如但見酒漿廚傳紛追呼東阿大夫通苞苴不然何以全名譽捕盜不善波及隣捕蟲不善殃全村爲兒理髮加以髡心豈不愛終非恩捕蝗問蝗果滅否蝗言不雨捕更有君不見蕭曹孳孳得民和柳州大書郭橐駝督郵來往蝗更多香山早有捕蝗歌

南漕歎與淮漕不同故加南字別之

握粟鋤粟十月征大車小車軋軋鳴雲連萬重兩遞運李斯如鼠倉中行倉氏庾氏聲嘈嘈搜粟都尉意氣豪利之所在天亦忌大官防縣如防妖牽驢磨麥矇其目憎鳥織脂繫其足黃紙朝來刮升斗朱符夕下封官斛待暴日擊重門柝不管龔黃與魯卓水流汾澮其道壅萬弊雜出仍無窮或需精鑿强揚播兩三龠作子回春或借一閏分先後富者收早貧磨礲或書官符訛多寡塗鴉難辨斗檢封傔人別奏來重重伍符尺籍生蟣蠓共飲倉中一勺水頃刻白粲成青銅可憐鄉氓牛樸魯小人容易爲沙蟲明徵法錢入所見暗教折帛何所終物不揣本齊其末事方在北求諸東我欲大聲呼大吏胡不早辨賢與忠古人信人不信法將欲治彼先治躬捐除文網道以德如水沃雪草偃風持其大體去已甚官利民樂聲雍雍吁嗟乎君不見人肝代米古所記察察爲明安得劉宏十女壻

優孟謠

我優也言無鄙貪吏而可爲兮孰知其由廉吏而不可爲兮子毋人尤子不見損下益上士可成邱勿畜勿流水雖爲溝物猶如此人甯獨不重爲告曰子惠恤我我其收乎誰之不如而勿求乎嗚呼叔孫無待後人子其休乎

甲子過金陵汪生滄川受業學詩今年生來索題其扇

朔風暮黑吏歸縣殘燈明閤門生見見時袍袖盡詩箋長吟不覺三千遍自言踏雪願來遊擘錦燒蘭足解愁往歲江淹遊白下令朝羊曼尹揚州揚州歌舞舊繁華月榭風臺處處花團扇願公書數字管教新譜續琵琶感君語爲君歌歌詞淒惋通銀河三月風花春管領一把玉骨官消磨棄置當年何復道秦淮竹笛聲聲好美人清夢冷如冰詞客零星稀似草枯樹江南庾信哀桃花潭水汪倫老取我瑤琴鼓再行酒酣月落江天曉

侯夷門卸江甯貳尹事行且就去不能無詩

石城把手證前因一障乘邊又怨春才子官卑原寫意酒徒緣少更傷神文章各領江山氣𩐈感同爲飄泊身此去旗亭休緩緩天留清雪等詩人

勸農歌

白門城外好秧田梅雨初晴六月天識字農夫勸農去竹枝歌當水衡錢　勸農莫放鋤柄空勸農莫嗤積穀翁東家稻熟早芟草西家豆稀懶打蟲　男女行行莫亂行郁南郁北幾莊荒今年添入新絲價男樹瓜華女種桑　布穀聲聲鳥語譁一池鼓吹有鳴蛙同來騶騎閒無事齊放紅旗拾豆花　神雀休銜稻一枝深秋九月有佳期黃雲滿地倉箱饗是我來開笑口時　阡陌高低曲折通車聲回轉落花風倒持竹笛不歸去看殺斜陽小牧童　峯凝暮靄水拖藍完得官租夢亦甘世世青山綠雲裏好風好雨住江南

哭李方伯（公諱學裕事見文集墓志）

江城吹滿紙錢烟父老銜哀罷管絃誰料五旬官一品別來三日事千年平生羽扇蛟龍匣故國靈旗雨雪天家在太行山色裏幾時酹酒墓門前　不禁雙眼淚滂沱回首龍門喚奈何鮑叔已亡知我少子公雖去活人多殘燈媞媞生前夢宦海悠悠世上波彈指滄桑三萬日衣冠琴鶴盡山河

答曾南邨論詩

提筆先須問性情風裁休劃宋元明八音分列宮商韻一代都存雅頌聲秋月氣清千處好化工才大百花生憐予官退詩偏進雖不能軍好論兵

館娃

館娃遺趾訪春行一霎飛花兩眼瞎豈有金仙能抗手果然我輩竟虛生都梁香近名誰識巫峽雲過影

尙清獨宿蕭郎作覊客晚烟踈雨闔閭城

願持

願持一語告同官莫笑蒲鞭道太寬辨事人多解事少愛民心易治民難

春日初長散衙甚早喜而作詩

槐花春暖滿衙靑不著烏靴上訟庭牒少卷無三寸厚心虛判許萬人聽紛紛畫角風將息漸漸蒲鞭塵亦停笑問功曹諸事畢手籠詩草下西廳

小倉山房詩集卷四終

小倉山房詩集卷五 丙寅至戊辰

錢唐袁枚子才

春柳

已讓梅花一著先尙傳芳訊早春天驟開青眼如相識拋得黃金便少年十里遠遮江店小半生閒抱酒旗眠東皇有意相憐惜莫使橫陳大道邊　牽雲曳雪滿關河如此纏綿奈客何學舞幾時纔長大倚闌終日作嬌波春閨離恨風前遠故國斜陽笛裏多自笑青袍人照舊那堪重唱叛兒歌　靈和殿裏舊心情移種江南百感生腰折難禁春雨重花高易惹晚風驚也知上苑長離別不管何人且送迎聽說輕狂聽惱懶亂梳頭髮過清明　裊裊鵝黃帖地柔鞦韆扶影出牆頭受風身比羣花活照水眉生滿鏡愁古渡有誰斷白馬酒家無處不青樓千條萬緒情難盡舞到黃昏尙未休

秦淮小集座有歌郎上元許令目懾之郎亟引去余迂許憐郎而調以詩

五月蟠桃花事新衆仙同日咏宜春傳呼驚聽劉安到口斥嫦娥避寡人　金燈紅照柳千行風動珠簾鳥忽翔惆悵秦淮花兩岸南河春色北河霜

秦淮雜詩

春愁原屬杜司勳況復繁華領白門六代雲山一河水爭禁人到不消魂　金縷飄殘玉樹終流珠人去采雲空只留幾點漁陽鼓打出燈船面面紅　放衙時節蔣山青看捲紅旗出訟庭傳語前騶莫呵殿沿河方愛管絃聽　無緣打槳送春潮有意褰帷認板橋深夜風停街柝靜隔牆還有一枝簫楊枝婀娜竹枝柔百囀流鶯唱未休高寫零丁招客賞清商幾部屬蘇州　春風無力酒旗低十幅湘簾一剪齊遮莫游魚吹雪上琵琶聲急水亭西　家家脂粉墜殘紅無數眉痕學遠峯水爲情多流不去秋來處處長夫容　丁福王元熊各清康郎風調更橫生使君便是羣芳譜能與凡花辨小名

鷹師霍霍意氣驕諸王啞啞白頸烏前船丹珠歌小海後船青溪載小姑　籠袖驕民隊隊過茶坊到處喚斯波貪花風雨偏來往半是齋娘半淚婆　幾番邀笛坐胡床消受青奴一味涼擬奏尊官乞恩假河陽潘令種花忙　都知錄事局全差且向東京記夢華一語殷勤勸楊柳惜春人去莫飛花

宿陶紅樓隱寺題壁

層樓高閣倚雲開舊識禪堂老辨才寺爲迎官將徑掃我因呈佛帶詩來馱經白馬西廊繫照壁紅燈小吏催一局殘棋一窗月招僧同賭菊花杯

逾月再至見江孝廉和章喜疊前韻

蕭寺重遊笑口開多情江令費詩才偶將鴻爪留痕在不料牙琴渡海來殿角燈孤僧影小江山秋早磬聲催兔葵燕麥應憐我前度劉郎又舉杯

冬月又至則和章盈壁矣再疊前韻

野花開盡筆花開小雅才兼大雅才三度絃歌傾耳聽一村珠玉上牆來僧知避俗門多閉人不能吟鳥亦催我願大行鄉飲禮編酬詞客一金杯

雨過

雨過罷焚香梅花落印床原非棲枳棘爭敢薄淮陽有志爲民母無心學吏商只嫌空鹿鹿方寸舊都荒

輓施曼郎　有序

蕪湖秀才施曼郎有衛玠之稱工詩愛潔讀余春柳詩屢寄聲道意病不果來死後其友秦澗泉索詩以弔

江南才子淚如絲來說瓊林損一枝金谷未窺潘岳貌秋墳已唱鮑家詩梅花愛好春風去黃卷無靈白骨知惆悵山松歌薤露不同歡笑只同悲

冬日往揚州阻風永濟寺贈默默上人

入門修竹倚雲栽小脫朝衫坐綠苔石㔶勢吞高殿起江帆影射晝堂開阻風莫悵前程緩失路方能福地來喜對高僧頭似雪月明同上講經臺

揚州回泊燕子磯登亭望雪

來回剛十日船到正江晴望雪還登嶺貪閒未入城寒花侵月魄凍雨入春聲且傍荒灘宿孤鴻暫打更不到千峯上安知萬象空高山頭既白殘臘歲將終絕頂荒亭雪孤身四面風憑闌心忽動月起大江中

漂母祠

千金一飯尋常事不肯模糊是此心我受人恩曾報否荒祠一過一沾襟

感懷四首

江城宿霧曉陰陰偷得閒身病屢侵萬古少圓惟月色四時多恨是春心少年好景風前憶花底斜陽雨後尋二十詞臣三十吏名場容易感升沉　三春何處不烟沙兩眼能看幾片花愁對青雲生白髮且將紅粉當丹砂一官奔走空皮骨萬事艱難閱歲華惆悵輸他貴公子五更沉醉阿儂家　黃鸝遙對酒杯歌似報江南又綠波照我忽驚新月白回頭惟覺古人多花無菊婢秋將近面有髯奴老漸磨九十日春春不少可憐人自要蹉跎　斷無名士不蕭騷騎馬年年上板橋笛裏江山懷故國酒邊風雨送春潮花開官署枝枝倦鶯過清明日日嬌安得新蒲爲彩筆儘書心事一條條

迎春

迎春莫怪春難見好處從來過後知隔歲梅花報芳信倚門楊柳望歸期無邊腰漏聲聲促有脚青旗步步移料得東皇非長吏不應嫌我出郊遲

送春

鸝歌樹上子規聲報道東皇出郡城久住似嫌芳草老輕裝不帶落花行從今時節都無味留贈雲山衙有情早識相逢還相別當初翻悔下車迎

詠史

武帝英雄主叱咤動入荒旌旗十八萬遺恥雪高皇馬來大宛國頭懸南越王秋風歌一曲援筆能文章汲黯老匹夫山東一木強作令便為恥積薪語更剛動請先斬臣批鱗相抵當當時竟殺汝如鼠投沸湯不冠而見之於帝更何傷帝終不出此容黯老淮陽吾嘗掩書卷此處長思量

儒者桓君山彈琴天子側偶見宋公來慚顏深踧踖君王愛泛聲一彈奚足責亡何爭讖書叩頭竟流血所論豈不臧天子惡其直毋乃意抑之將威脅琴客始悟宋大夫自重立臣則

公孫帝西蜀馬援來叩門為設舊交位不忘主與賓過車必磬折贈衣周寒温援乃退而笑子陽妄自尊後世有蕭韶且忘斷袖恩士遜託心期終招顏竣嗔人貴如輪回都忘前世因長拜井底蛙公然古之人

子房非正士可傳惟一椎自見黃石公陰險靡不為為韓非其心滅韓皆其計不肯立六國韓宗遂隕地野雉幸辟陽夫妻義已絕立賢不立長殷周有成迹胡為召四皓為之張羽翼老人見厚幣來如飛鳥捷龍準木強人傷哉為所刼長陵骨未寒殺子及其妾北門奪軍時四皓骨已朽借使木未拱能安劉氏否報韓既不成報漢復何有所以子辟彊竟請諸呂王誰能為此謀貽謀自子房

東漢恥機權君子多硜硜悲哉陳與竇謀疎功不成其時涼州反有人須孝經意欲口打賊賊聞笑不勝雖無補國家尚未遠人情一變至兩宋佛行而儒名希哲學主靜人死不聞聲魏公敗符離自夸心學精殺人三十萬於心不曾驚似此稱理學何處託生靈嗚呼孔與孟九泉涕沾纓

地道本無成女子從夫多妲己賜周公蓋斯或可歌高熲何么麼掩面學太公可憐青溪柵天桃啼春風狎客既已赦美人胡獨誅毋乃指晉王逢迎獨孤歟不格君心非宣華即麗華終日對阿雲閧聲時滿家

臺城懷古二十四韻

五代干戈際蕭梁最不同秀才成帝業名士有英雄武自騎兵擅文能金海通雍州西伯起白下永明終勸進書隨例臨軒道獨隆瘡痍扶士女禮樂薦蒼穹口勅疏經義腰圍損聖躬新聲十篇雅宮體一家風妖夢中原入禪心玉座空嚴關矜鐵牡萬矢裹銀童少海光先掩牟珠照忽窮長戈摏魏闕短腳犯重瞳豈忘沉溪竹偏煩鍛鐵工傾葵陽獻士射日早彎弓婿僞求王謝繩宜縛老公江聲搖戰鼓文物變沙蟲佛看君王餓花迎野獸紅天威雖鎮定日角已疲癃主父無殘轂橋山有殯宮捨身歸小豎殘局泣湘東法會斜陽外臺城衰草中紙鳶迷信息楝樹滅青葱松影蒼崖古經聲杜宇恫唐朝八丞相疑是報神功

董賢玉印歌

董侯夜醉麒麟殿漢王傳璽不傳印璽墜千年印獨存傳觀猶帶桃花暈雙螭戍削陰文裂衛將軍董字堪識想見郎官美麗時入面玉顏如一色郎官傳漏殿上行顧盼能使椒風清高皇天下一笑與乃祖轉愧銅山輕董后匹嫡一身兼三十六宮難爲情大賢居位美如許孔光俯伏單于舞莫道和柔侍禁中亦頗知賢薦何武一朝龍去鼎湖天頓首東廂狀可憐熏香傳粉人歸矣露眼斷聲賊儼然傳呼收印印早交委命豈待金吾刀絕勝漢家老寡婦兩手握璽徒怮怮漢朝家法良草草外戚橫行母后老不容舊寵戲金丸翻許新皇鑄剛卯摩君玉璽不勝情憐君禍過便災生當時用印誅賊莽未必書傳佞倖名

題嚴子陵像

一領羊裘水氣寒自來自去白雲灘教陪天子同眠易要改狂奴舊態難星宿張皇乾象動君臣彼此故人看千秋欲解還山意只問江頭老釣竿

古銀杏爲火所焚

半夜木鳴天忽曙空山無人火在樹槎枒散作金黃雲九天灰落烟紛紛黑風迸裂空心血枝枝葉葉飛

晴雪孤根一氣共死生倒燒直下三千尺上焚碧落星辰散下熏無極黃泉熱天地焦枯會有時人力難施空歎息憶昔當年種六朝曾同春薦佐含桃摩挲嬪御青絲絡披拂將軍白玉纓亡何歲月如流電到眼齊梁人不見斡排元氣更千年獨立江風當一面人間用材不用長八尺九尺皆棟梁敗樗鉛刀易斵削白檀上手多觸傷爾形倔強撐宇宙自合棄置來僧房雲雷坎壈遲變化魂魄光明怒太陽一朝炫耀脫骨去勝入竈下當柴桑啞啞烏鵲休愴神巢焚廈傾理所存君不見老僧躑躅樹下悲遮雲護日今爲誰

丈洲

身非鳧鴈水爲家日日輕篷傍淺沙蘆荻也知官吏到隨風吹送滿船花　水國灘荒頃刻生暫時弓尺欠分明長官作奏須珍重賦入司農鐵鑄成

舟中畏風

鎭日舟中眼倦開雪花脈脈上輕苔東窗關後西窗啟猶喜風無兩面來

晚坐

晚坐碧波上飄然白練裙月高沙鳥語烟盡水天分洲荻響成雨漁燈紅入雲更深尤可喜官鼓斷知聞

閒遣

瘦郷白𦐇老鷺鷥對人飛入梅花枝大江浮天月皎皎小舟繫樹風絲絲開牕好在有山處上馬正逢無雨時野行十日幽趣熟胥吏學官偷詠詩

洲上寄同官許南臺 時亦有丈洲之役

雙驅鎭日白門東芳草催人上短篷一夜江雲如墨色知君同在浪花中　好詩難與官同作新俸常愁𠊱要分此日烟檣沙鳥外吟聲過盡楚天雲　莫把江租增冊上恐教柴價長城中東南民力今何

似不進盈餘是　聖衷　盈盈一水路悠悠君在南洲我北洲可有新詩來作答只題花葉付中流

嚴助

嚴助當年上大夫張湯小吏沒階趨今朝湯貴看嚴拜勉强人前手一扶

哭鄂文端公

朔風寒雨九衢昏神化丹青失重臣薄海盡傳遺疏稿不才曾是受知人魂依大祫歸清廟星冷長河擁早春十載回天兼捧日　詔書哀悼莫嫌頻　當年遭際遇　先皇曠古恩榮話最長如朕親臨朝出魏公寒爲卿眠食夜焚香訏謨語密青蒲煖顧命身孤玉几涼怎怪報恩心力盡旁人聽也泪沾裳風節晚香深病革頻邀　玉輦臨五岳祈年　明主意九原薦士老臣心邊疆功過青天在（改土歸流事由公始）將相榮華碧水沉他日近郊三百戶看人編作宰官箴　宮門扶杖立雲端嘆息才人向百官我巳江南逐升斗公偏東閣費盤餐華堂下拜千年別綠野招魂一水寒從此青琴愁獨抱天涯白雪向誰彈（公屬留小紅園）

偶見

柳絮風吹上樹枝桃花風送落清池升沉好像春風意及問春風風不知

王孟亭飲判花軒以几上漢璧分韻得花字

一雙拱璧來誰家淒淒古血生陰花無心傲世去圭角有光照人如雲霞匹夫手冷白玉墮公子春歸明月斜惆悵漢庭好皮幣十三陵寢空烟沙

奏擢高郵牧部議不果

青鳥含來鶴料符王喬未許脫雙鳧謫仙自愛稱郎好不願銜書下大夫

乾隆丁巳余落魄長安金陵人田古農見而奇之哀其飢渴沽酒爲勞未十年余宰金陵古農巳爲

異物求其子孫以詩告墓

欲報長安一飯恩破牆流落小兒孫難忘往日窮途淚不洗青衫舊酒痕苹水再逢風不偶山河如夢客消魂重泉此際應知我玉笛親吹到墓門

哭侯夷門

天心最仁厚往往薄騷人不朽千年筆難延一命身題襟追弱冠攬轡共江濱高詠招魂此英華秋復春凶問三秋到歌章滿壁殘典型還自在風調向誰看壯歲死生速奇才科第難高山流水曲寂寞九原彈客死臯橋地梁鴻好遠遊百年千里外一笑五更頭大壽文章在微官宰相羞知君天問熟醉寫玉皇樓萬丈天台路何年白骨歸老妻交印信稚子典朝衣黃葉秋江冷青蠅弔客稀詩魂逐明月應繞石梁飛

與熊滌齋先生夜話浦雲堂

每聞前輩談風月似聽宮人說上皇君恨過時儂恨晚一齊幽咽淚千行

哭莊觀察 諱亨陽福建人

平生不讀宋儒書見到先生信我疏一月春風淮海有一枝蓍草孔陵無道高轉覺人情近星少方知月色孤遙望銘旌徒洒淚招魂難覓九天巫

郊行

郊行便覺少風塵況復秋光景物新禾黍迷離胥吏影米鹽瑣屑宰官身山中判事書花葉樹下停車聚野人一路銅駝同石馬不知何代物橫陳

宿棲隱寺題壁

五年棲隱寺一過一題牆舊墨都陳迹新秋又晚涼壁燈多背雨風草不留霜諸佛應余笑緣多是此牀四野氛何惡三春麥不收縱教勤撫字難免有飄流遏糴非荒政開倉是本謀欣聞輸楚粟早晚到江頭

初得隨園王孟亭沈補蘿商寶意載酒爲賀得園字

野徑初開僕從喧小倉溪上酒盈尊暫時邀主先爲客一雲閣終官易此園萇竹倚茵如有待青山入座總忘言諸公莫笑柴桑陋剛稱淵明五柳門

考志書知園基即謝公墩李白悅謝家青山欲終焉而不果即此處也

入好土亦好一墩屬謝公青蓮悅其景慨然思送終舒王爭其名欲住愁雷同我領石城尹頗有晉人風偶寫買山劵竟與此墩逢疑是謝公靈相貽冥漠中地美偁不稱景闊欣難窮將假烟巒勢重增亭臺功死則李白妒住乃安石恫蒼生如予何大笑東山東

上尹制府

風雲盪天地會合良不偶賤子區區名半世出公手公勳塞海內公望端朝右在昔事　先皇十年無寸醜劍消青海戎筆醉天山酒兩度督江南歡走男若婦王道周人情虛懷兼師友行路必行寬取材常取厚鳳鳴羣鳥息月出星辰走心行天一周名極地九有大可鼓洪鈞細不遺部婁經緯繞萬象寸衷豁白晝神力易刻劃化工難雕鏤酉鑾思掘衣仇怨亦低首南面諸貂蟬問有此人否憶昔明光宮賦詩獻元后李邕罵輕薄劉蕡幾不取公時眼如箕遺珠光獨剖未幾公西巡癡龍遂不守謫向海天災荒村少雞狗公命移金陵聲名文物藪參軍非蠻語僕射如父母公餘商文章一月輒八九使公常在朝我豈遂升斗我若官長安隨公反不久恩始復恩終前定如壓紐屈指諸門生親炙輸袁某蕭然不繫舟春春自花柳月落梧影霜雨灑碧池藕散鬢斜插簪飄然一詩叟愛我如愛玉調護驅蒙垢能養才不才竟免口妝口欲酬國士知請鼓小人缶報公白玉盤公家富且阜報　公桃李花公門種成畝不如志聖賢立身事不苟陸贄附鄴侯永永垂不朽

上李觀察諱永標

大道直如弦弱者不能到入人堯舜資伊誰窮堂奥大勇惟先生立身何逌峭㧞心爲嚴師粹然徵玉貌
衣除缺祗名餞斥邪蒿號過人不履影守津必據要有如秋隼翔碧空發清嘯回薄萬象低日月供凌聚
又如執雕虎焦原肆騰踔雄入九軍中孤身搴大纛窺其精進力有境靡不造東南萬艘糧何足當公漕
此職雖區區此心亦稍稍委積察盈虛度支調息耗孤燭秉牙籌清風除鶴料令嚴雀鼠逃弊絕胥吏弔
酷嗜孟軻語寡欲絕所好特草孔融書薦禰夸年少公爲光明燭普天無不照我爲螢末光有得亦相告
祗憐手板忙主簿猶祭竈娖娖學苛廉嘐嘐慕古調元象雖產萬革爻未變豹賴公矜寵之辟再時見詔
龍門御李膺月日荷許邵時聞張鏡談不敢顏彪叫微奏得賞音羣憂發孤笑今夕復何夕霜葉紅於燒
賡敘未騰輝月儀方減朓坐久肱敢橫言合頭屢掉受公瓊瑤投未敢鹵莽報願同白首歸羽翼聖人教

春日郊行

二月郊行最有情青山帶雨畫清明雜花香自空中至野草根從舊處生小鳥啼烟催布穀老牛牽犢學
春耕勞勞官走江城北爭怪長條日送迎

秋夜與故人同宿作

余與同年曾南村黃笠潭改翰林爲令官江南六年丁卯九月二公校秋闈畢來宿署中時南村
已遷廣德而余剌秦郵之信部議不果

一簾秋捲月光寒滿座燈痕當水看州郡久煩梁敬叔弟兄重醉小長干文昌星動蘭臺聚舊雨談深桂
燭殘三十四人徵士頌幾回欲賦又闌珊　上下江分易別離春花同落不同飛頭銜郎署微微判香
案前生事事非數到科名吾輩老認來僮僕舊人稀一州斗大談何易可奈停年格又違尹公一奏時已三年

元旦後二日過牛首宿藥雲樓

幾處看山色官閑似我稀呼僧掃塵榻對佛解朝衣倦鳥先人宿寒花學雪飛菩提龍樹下久坐竟忘歸

一樹梅含雪三更香滿天溪聲枕雨後峯影立燈前且飽伊蒲饌同參玉板禪九州人事隔醒夢總悠然

次日阻雨題壁

雨如留客再題詩一夜潺湲夢覺時揭帳冷雲當面墜隔花疎磬上樓遲烟飄佛座諸天濕寒壓堯年老鶴知我已無家似僧舍迎春何必與春期初七日邑中候余迎春余督圖已南歸矣

小住二十韻

小住姑蘇地羅敷託比隣三星明玉杵一顧識針神媞媞東廂步盈盈半額顰豪犀蟬鬢膩寶唾石華匀錦雨淒通德金鋪鎖阿甄尋芳千蛺蝶素乳兩麒麟詆鵲明珠怨隨鴉綵鳳嗔故雄名自在新特意初申孔雀深憐尾楊花怕失身褰簾窺宋玉捧手上莊辛骨比香桃瘦心同麴蘗春已徵帷劇夢甘受織蒲貧淚滴將離酒香熏所贈巾匏瓜失良匹火棗乞天姻鄭重連珠諾叮嚀拾翠人案泥封口穩黃蠟寄書頻閬苑雲無路支機石有津鶴飛千里羽車轉九迴輪子貢三挑日丁娘十索辰氤氳尋大使好夢只求眞

婕妤怨

班姬入漢家容顏如朝霞不嫻歌舞彈清瑟不著褻衣忘浣紗漢家天子愛傾城一顧蛾眉兩目成三星錦帳金鐶召九殿風花鳳輦行妾心宛轉奉聖躬禁寒惜暖啼春風妾執金鍼勤手爪燈牕繡出鴛鴦好方期白首侍昭陽不道青蠅點素妝誰家毋不三投杼何處天常六月霜知道君心石不轉未免人疑護妾短悔受恩波碧海深翻嫌紈扇秋風緩長信宮中聖母居妾身長願掃庭除紅顏榮落朝看鏡隔院笙歌夜校書夢見君王淚滿巾黃金無力買長門只願至尊千萬歲趙家姊妹永承恩

一卷

一卷青燈兩鬢絲高吟子季別山詩閶官已類昇天佛闘世誰憐折臂醫春夢五更初醒後南方三十早衰時也知充隱非吾輩偷得閒身老或遲　仁廟遣逢蘇子美漢文矜寵賈長沙兩人成就終如許萬

古風雲更可嗟雪裏豈無含翠草春深原有未開花笑摩腰帶從容記幾箇金龜在酒家　心似彈棋局未平畬夫中有鄭康成八年縣譜談何易一卷譏書著不清年命慣遭磨蝎累宦情都付子規聲回頭尚剩桃花米且去江東作步兵　津陽門外賣車欄不盡凌煙興已闌都會自來迎送地襲黃可是應酬官情知風利船何泊且喜花飛露未乾試看永明春正好神仙早掛竹皮冠

挂冠

柳折青條花折枝挂冠偏與少年期香風太早春應惜好日猶長起未遲出處敢云追往哲耕桑也是報明時歸心濃後官箴少除却林泉總不思　曳紫拖青笑蛤魚年年戸限最難居未能閉閣常思過且乞還山再讀書楊素無兒供灑掃潘安有母奉花輿一灣春水千竿竹容得詩人徙草廬　樂府空歌臣馬良十年不召老淮陽籠中野鶴少高唳籬外寒花多久香指膝自憐曾汝負飲泉終竟是誰狂愛他嶺上孤雲意含雨空歸作小涼　吹笛江頭換葛巾出山明月入山春陽城下下催科考汲黯年年疾病身書外本無長戀物世間儘有耐官人若邪溪水雲門寺久待袁絲日飲醅

次吉山菴壁上韻 有序 并

故人侯夷門死後兩月余遊吉山菴見壁上題句瀨水陳秀才和之以侯遷官溧陽爲感蓋俱在夷門未死時也噫秀才以聚散興悲而余以死生誌恨其情又當何如

惆悵茅菴隔歲遊蕭蕭雲物認清幽山中題壁人何在江上孤桐樹又秋方擬故園尋宿草不期此處卽西州浮生落葉年年恨寒月無情獨下樓

江行風雨

高灘敲木繫船迴萬里荒荒白浪開雨腳大於烏鵲陣風聲狂似虎狼來沙崩水挾蘆花走吏散官招野鳥陪三尺布帆行未得漫言人是濟川才

不寐

夢不分明醉不醒春風料峭我伶俜孤篷打徹蘆花岸一夜江聲帶雨聽

許南臺席上詠三十六梅花研

玉笙昨夜蓬萊宴三十六宮春不見化作梅花下世間一拳怪石開生面許公得之喜不勝終朝張飲招賓朋潑花只須墨一升頃刻寒香上簪城

湖上寄南臺

冰斷水聲閙孤舟酒不醺風吹寒日瘦沙截大江分白鷺悄無語梅花淡似君相思心正切一鴈下南雲

冬月送尹宮保入覲

十月霜風響玉珂尙書應 詔走關河心如遊子冬溫切事爲蒼生面奏多六出花隨鞭影動九重天聽履聲過遙知吉甫趨 朝日剛和 彤廷瑞雪歌 暫拋簿領看烟霞題滿青山便到家高嶺早含初出日古梅香重隔朝花賀循寵賜三公服黃霸恩乘一丈車不待河清公已笑前村知有好桑麻 廿載封疆依舊貧行囊只帶一家春貢筐草草無方物薦表參參有善人公論自多留鼎鼐私心還望轉車塵老臣耐得征途冷原是冰霜閱歷身

宿海會寺題壁

江城逢春日縣官愛下鄉處處花草生時時春風香銅井診死人促我車馬忙我時受卑濕兩足頗患瘡笑爲民父母痛癢眞親嘗出城九十里一宿無所將晚投海會寺敗草鋪繩床青苔古殿冷梅灰脫疎梁我與三尊佛彼此同燈光逢逢粥鼓起齋鴿紛回翔我時有所思美人天一方吳下有所迎欲臥愁不寐欲坐神轉傷且磨紅絲硯塗僧白石牆上言陽春景下言遊子腸純灰再丹堊此字毋消亡永留鴻爪跡異日紀行藏

送尹宮保移督廣州

台星移照五羊城頃刻慈雲萬里行自有謝安江左重恐無嚴武雪山輕黃花香晚秋容淡紅葉霜乾驛路清兩度南邦送生佛者番情勝往年情　百粵清風手護持越王臺上柳如絲調停猺性難馴處珍重蠻烟乍到時莽莽江聲催鬢髮荒荒海氣動旌旗尚書病起應消渴剛好冰盤進荔枝　觀察番禺舊日恩廿年重接玉車塵風花轉眼非南國厮吏從頭問故人世上本無常照月天邊還有再來春平生聽說西湖好此去公纔試畫輪公以得過杭州見西湖爲喜　唱徹新詩大小東臣心遙映佛桑紅鬱林石認雙旌色合浦珠還一夜風玳瑁齋時民氣靜珊瑚網處士林空輸他花裏羅浮蝶飛傍軍門得見公　多崇青眼盼袁安薦表千行墨未乾依倚半生眞我幸挽回一命致公難豐城已掘光仍掩朽木重雕望正寬此日成連琴忽斷萬層海水自波瀾　陽關一曲月西斜彈指何年侍絳紗生更難逢韓太尉知而不遇賈長沙宦途黑漆三春夢故國青山兩鬢華幸有文書抽手版尋公容易到天涯

前詩書就紙猶未終憶己未廷試詩題因風想玉珂枚賦得云聲疑來禁苑人似隔天河大司馬甘公嫌語涉不莊幾遭駁放公力爭良久始得入選追念微名所自餘感迭增續書一首

宜春小殿鳳樓東學賦清平調未工琴獻已成焦尾斷風高重轉落花紅追思往事疑天上再說前期似夢中唱到劉歆知己賦海波易盡曲難終

古意

霍將軍年十八帶刀上殿穿羅襪駿鬣冠上水精珠繡騣傱傱永巷趨手挾金丸彈落日口含雞舌說兵書漢家烽火交河北紛紛老將多飄沒不是深宮蹴踘人難消天子憂邊色元戎首領出都門體輭新裁穩稱身雙瞳涼入天山雪一劍橫磨瀚海雲花門小箭試雕弓射落天狼下[illegible]空甌脫塵沙如掃電龍庭草木盡驚風捷書夜向甘泉報單于面縛臨洮道胡婦從旁更有情胭脂畫得將軍貌策勳太廟好威儀

朱鷺青陽幾度吹君王親解黃金甲翁主爭調白玉巵風雲色傍衣冠動日月光從掌上移閨中少婦曉鏡妝聽唱刀環音欲狂鎔金刻石歸青海吹竹彈絲進洞房爲郎手撲兜鍪土一陣餘寒塞上霜明朝有詔頒宮女片片桃花能解語半是宮妝半外妝甲兵洗盡巫山雨

浴

浴罷憑欄立高雲掩夕陽不知何處雨微覺此間涼

解組歸隨園

櫪馬負千鈞長鞭挾以走一旦放華山此身爲我有當年疏大夫棄官歸田畝餞送兩無言開懷但飲酒照見碧流中面目如前否　滿園都有山滿山都有書一一位置定先生賦歸歟兒童送我行香烟滿路隅我乃顧之笑浮名亦空虛祗喜無愧怍進退頗寬如仰視天地間飛鳥亦徐徐

又作六言三章

六載元嘉政滿五株楊柳花低田饒黃鵠舉矣陶潛歸去來兮　朱邑桐鄉待祀堯山貝叡怡情要試官聲去後權爲此地蒼生　故土非忘西子諸袁本重南朝讀到傳名宜隱先人手似相招（曾叔著眞隱傳）

示送行吏民

我聞蕭嵩乞歸日正是明皇寵渥時道待陛下厭臣日臣且懼罪何敢辭又聞韋公垂明訓年不必老須知機當時組解作游戲青鬢往采商山芝我今一紙乞歸養吏民驚駭相攀追愛公留公公不可請問兩語公答之公之上游方倚重受寵不覺甯非癡公之年紀三十三春行秋令何蕭衰我聞此言不能答一詞但指蕭公韋公是我師兩公隔我已千載每每行事長相思當今人才車斗量三公九職交相治苟與一官人人辦非某不可聞有誰登山臨水少年事果然衰老將焉歸三十休官人道早五更出夢吾嫌遲雲歸雲出亦偶爾必問所以雲不知猶恐汝曹昧此意布露所畜書一詩

寄雅撫軍

古臣扶皇極其道有兩宗大者治本源啟沃始君衷赤水驅元象探珠出蛟宮從此鼓萬化一氣如春風其次任經畫禮樂兼兵農一事受調停一物多蘇融活國如魏相救時如姚崇稽之文仲語不愧稱立功此言何所得我得於明公我從蘇州來拜公瞻儀容公本　皇家冑腰帶垂雙紅燒殘一寸燭所談殊未終上言陳堯禹下言籌兵戎慊然念東南米貴安所窮年年買如珠不論歉與豐雖云戶口增開闢亦十重毋乃積貯策所謀實未工古穀積閭閻今穀積倉中閭閻婦女樂倉中雀鼠空糶者十之三糴時豈轉凶譬如身血脈節節須流通約束阻抑之不免生疽癰其他財賦類參苓鹽鐵銅轉輸於乾坤道皆與米同大哉明公言可以陳蒼穹方今大江南民氣亦已蛩　天子甚神聖將責賢者躬聞公姓名來笑聲起兒童願公行所言事業垂豐隆豈無爲之難古人重悤悤補救得尺寸雨露皆殷濃賤子引疾去不獲親栟櫨有如漢明妃臨別纔相逢感激知己意讀書東山東高堂白髮在歸心時忡忡猶爲一倉穀新官多磨礱欲飛身無翼欲步手無筇白雲渺在天夢見龍門桐桐高三百尺枝葉覆雕蟲此蟲無所求願歸朵芙蓉江湖皮骨老再來佐夔龍

寄辰方伯諱垣

櫪馬不受羈空山耽孤往雖忘伯樂顧中夜發長想當今　求賢　詔纁組不停訪惟有夫子來　天心獨上仰胸涵水鏡明氣藹烟霄爽牙籌策輓輸鐵刀定梟獍我初謁崇階問名獲曲獎側耳詢治理傾聆納忠讜偏於沒階趨許其伸歡饜時逢老母疾飢竟欲歸饟公意大躊躇留書凡三上自慚鉛刀藏尚邀神劍賞更悲弱草去不受春風養惻惻鳥辭懷依依兒脫襁事已箭離弦情猶珠墜掌於我良悠悠而公獨怏怏同道自有朋君子原非黨殘臘走杭州宛轉謝函丈公命郎君見玉質何開朗能爲擘窠書歐鮎工摹倣德盛一家榮政和萬民享舊尹還白門方春理雙槳爲善奬子皮登龍感任昉古劍雙龍掘孤琴七

總憑欲報知己恩橫銜何廣廣

莊容可少司馬督學金陵招飲公廨即席有贈

蠟燭當筵似有情照人舊雨倍分明雲泥脈脈公然定鬢髮鬖鬖相對生滿席風寒秋有影一天霜重鴈無聲劇談只覺懷難盡已是歸來月二更

韋綬 有序

偶閱談薈載唐宋詞臣恩幸事疑其不實後又見他書載蜀主王建過禮翰林入尤之蜀主曰我昔直禁軍見唐天子待翰林之厚雖朋友不如也我不過萬分之一耳審是則談薈所言容或有之矣爲紀以詩

天子臨門酒未消西清酣寢月輪高醒來陡覺春寒薄身上韋妃蜀纈袍

王珪

有詔傳宣到玉堂翰林踏月見君王宮娥磨就三升墨一朶珠花字一行

宋祁

鬧呼小宋是宮鴉天賜蓬山一片花人不風流空富貴兩行紅燭狀元家

小倉山房詩集卷五終

隨園三十八種

詩集卷六至十一

七

小倉山房詩集卷六 己巳

錢唐袁枚子才

歸家即事

初四出官署二十整行裝三十抵烏鎮初一入錢塘錢塘到家近心急路轉長離鄉忘鄉音入耳翻猜張閽者問名姓小犬吠籬旁主人不復顧直趨上中堂阿姊扶阿父老妻扶阿娘眾面一齊向雜語聲滿房阿母向我言為兒道家常我老多疾病且喜無所妨不如汝之父秩膳口頗強自汝出門後諸親如水涼三妹抱瑤琴悔嫁東家王四妹壻遠遊季蘭尸祭忙汝嬸自粵歸祀竈無黃羊舅家風凄凄滿屋堆靈床告汝各甘苦便汝相扶將阿母言且行手自羅酒漿阿父為我言望兒穿眼眶昨得一口信道汝頗周詳初四出官署二十整行裝三十抵烏鎮初一入錢塘新官初攝篆米穀猶在倉三鬴與四鬴賣人未收量汝今雖歸家何能長居鄉汝食大官俸我得屋東廂汝仰視欞棋千金甯低昂荷花三十里蔭栢復沿塘金丸小木奴冉冉自垂黃老人手所植待兒歸來嘗我將行赴園有人牽衣裳一妾抱女至牙牙拜爺旁佯怒告訴爺索乳頗強梁一妾作低語外婦宿庚桑君毋忘萱蒯專心戀姬姜老妻笑啞啞打開雙青箱謂當獲金珠而乃空文章阿母欲我息吹去蠟燭光明日大母墳長跪奠殽觴孫兒十八歲懷抱猶在床今兒得官歸古墓生白楊嗚呼蒼天恨此恨何時忘後日走西湖帶雨觀湯湯我行周四嶽畢竟此無雙悠悠笑語過忽忽燈節忙此身不自持呼僕買舟航阿母留兒子一日如千塲勸兒加餐飯為兒備餱糧家園爭似玉手烘如飴糖春茶四十挺片片梅花香阿父不受拜但指鬢邊霜妻妾無所言含淚不成妝惟問幾時歸君歸我可望阿姊出簾拜甥兒要同行叔母亦唧唧阿品交與兄兩郎俱年少初生別離腸親朋來一送軟語都未遑蕭蕭北門關行李搖夕陽慈烏哺復去脊令聚復翔鴛鴦折荷葉織女望河梁浮雲為鬱結驪駒為徬徨人生天地間哀樂殊未央

正月十七夜

滿牕月色滿池烟千點寒鴉一客眠夢裏忽驚蝴蝶影梅花飛過枕函邊

寄程魚門

淮南有桂樹秋花含春姿生長斥鹵地馨香交始知翩翩一黃鳥歲歲長相思稻粱不自謀經營託所司
相知日以深相看日以希此樹不落葉此鳥無卑栖所以歲寒時寸心兩不移　去年秋風發拾得雲
中書書中三千字字字珊瑚珠珊瑚七尺長朝夕生奇光旁人勸我售佳人勸我藏豈不惜顏色恐爲物
所傷感激佳人意涕泣沾衣裳　西江魏公子海上彈青琴可惜太通脫揮盡千黃金殘臘渡空江賤
子病扶床程生亦復至病者喜欲狂呼兒羅酒饌大笑傾千觴我病君莫慮病欲隨官去將攬君子衣告
君罷官趣梅花今又開君子在何處　阿兄將出山阿弟守故紙弟也爲科名兄也志千里兄弟各有
心蛟龍分路起其旁有鄙人長笑不能止觀我十年來此味如斯矣賈生王佐才年少拖金紫禮樂與明
室揮霍滿牙齒遭遇漢文君慟哭長沙水破鏡飛上天不能照妻子寶劍變犂鉏家家得耘耔　綿莊
窮六經賢者識其大紛綸井大春意聖沈不害跪起何舒遲遺蛇其冠帶太矜舒鴈容致招蜀犬怪忽受
虛弦驚無故出居外六石青蠅矢竟爲儒生戒君書致諄諄居閒求郭解我將腼合懽騎驛使愉快儒林
與文苑古無鴻溝界一史偶作俑千秋竟分派我雖韓柳才敢不殷陸愛我雖孔明賢敢不簡雍拜爲渠
思者三子毋言之再　宴樂不能已然後考鼓鐘性情得其眞歌詩乃雍雍後儒失所傳淫淫鳴秋蟲
昨吟吾子詩音與漢魏同宮商一再彈流水滿絲桐顯子祟景光大雅扶國風三微統未絕韋雅道方隆
結交得古人空山誓始終　君看白雲飛知我此閒好但恨巢與由此身不肯老今年陰雨多江上秋
來早且喜得秋涼又恐傷芳草芳草日以傷故人日以少臨風寄遠章落葉滿懷抱

宿蘇州蔣氏復園題贈主人

白門新戀竹皮冠爲愛梅花不作官今日名園偏晚到萬株香雪點燈看　爲儂安放竹床邊剛在花明柳暗天使曉主人尋不見早同鷗鳥立寒烟　春雨瀟瀟滴滿階春宵夢短眼頻開銀燈紅淡竹牕響半夜月明仙鶴來　縹帶橫陳萬卷餘瑯嬛小犬鎭相於人生只合君家住借得青山又借書　碧檻紅闌屈曲成海棠含雨近清明半池雪霽水微綠坐看野塘春草生　亭孤容易夕陽斜寶塔金泥射落霞每到細烟生水上晚烏啼出隔牆花　青山顏色主人恩相別能教不斷魂水竹風情花世界恰曾消受幾黃昏

四月四日龔愚溪移尊隨園得招字

柴門那得有人敲隱者除非酒可招山裏送春剛四夕柳邊壁綠正千條空堂棋罷微聞雨遠樹鶯啼半入簫君若再來休問日今年無刻不逍遙

後五日談沈兩門生來置酒得種字

殘春孤花危新晴遊人勇送酒遇劉宏分題得江總眷兹朱陽節登彼綠雲舳蓮舟朝淺揭雲壘夜深捧蝶行小草搖日落羣霞擁簾影只三人鳥聲恰萬種呼僮撤金燈月華如水湧

十九日梅坡招孟亭南臺再集得觀字

有酒我不飲無酒我不歡不如招酒人痛飲使我觀王郎知此意清晨擔杯盤諸客從而後來泛杯湖船幽花隨春開好香隨風傳有月便歸去無雨且盤桓問我飲不飲存杯聽自然所以主人翁自號稱隨園

讀書二首

掩卷吾亦足開卷吾乃憂卷長白日短如蟻觀山邱秉燭達夜旦讀十記一不更愁千載後書多將何休吾欲爲神仙向天乞春秋不願玉液餐不願蓬萊遊人間有字處讀盡吾無求　我道古人文宜讀不宜倣讀則將彼來倣乃以我往面異斯爲人心異斯爲文橫空一赤幟始足張吾軍

隨園雜興

官非與生俱長乃遊王路此味既已嘗可以反吾素　看花人欲歸何必待春暮白雲遊空天來去亦無故喜怒不緣事偶然心所生升沉亦非命偶然遇所成　讀書無所得放卷起復行能到竹林下自有春水聲客敲柴門響主人在夢中驚起索布襪遺失草堂東　夜亦無所想夢見竹樹長客若遊我園赤腳送君往造屋不嫌少開池不嫌多屋少不遮山池多不妨荷　遊魚長一尺白日跳清波知我愛荷花未敢張網羅花自帶春來春不帶花去雲自共水流水不留雲住　我欲問其故無人有高樹樹下閒思量春與雲歸處耳目口鼻心偶然為我有而拘攣之此物為誰守　心為身之主身乃心之友以主奉嘉賓陶然飲一斗經史與子集分為書四支亭軒與樓閣四處安置之各放硯一具各安筆數枝早起靧沐後隨吾足所宜周流於其間陶然十二時

聞我書聲息四面老農來壯者負犁鋤衰者穿麻鞋嬉者戴蓬累勞者擔薪柴邀我大樹下懷抱一齊開今年苦風雨良苗猶未栽聞公讀書聲毋乃舉茂才愛其性真誠發言如嬰孩各贈一杯酒縱橫臥莓苔

好鳥不知名翩然四山至村人來我前往往有酒氣我有舊門生送酒月三四花下開酒觴觴畢作棋戲一杯醉扶床一局敗塗地蕭蕭新竹枝似有扶我意扶起謝東山一笑吾猶未

君莫笑樓高樓高固亦好君來十里外我已見了了君來莫乘車車聲驚我鳥君來莫騎馬馬口食我草君來毋清晨山人怕起早君來毋日暮日暮百花老

當年隨大夫對山初作屋亭榭招雲煙杯觴明華燭父老為我言此公殊不俗拱手貲貽羅何由知是僕迢迢三十年重來理花竹隨之時義大園名不改卜以我今日歡尋公往日樂逝者如斯夫古今同一局我後更何人問山山不告

送許南臺入都

鍾山有良鳥羽翼無孤翔金陵有同官臨去亦雙雙同君官石城同君家古杭兩同何足喜所喜同心腸君心多落寞我心多疎狂大家抱寸心皎如明月光相聚不覺樂相離各自傷彈指四年中歲月同奔忙

江頭迎大官舟楫相扶將朔望府中趨車馬借煌煌我愛臨汝飾君亦盛衣裳我求鍾繇玦君亦佩琳琅
我歌鄴中詞君亦能文章渠眉大腿圭爭買盛金箱隨園十六韻句句能鏗鏘我來多日午君來多夕陽
興夫不待命亦遽升高堂皂隸知坐久軒聲官署旁家僮如兒女紛紛羅酒漿梨園子弟來歌舞邯鄲倡
紅箋親戒速擊鼓椎肥羊後湖七八月載酒水中央使我兩襟袖至今荷花香阿時貌如玉君家六歲郎
倭髻出拜我喚我妻作娘阿娘雖南歸愛兒不能忘今春我歸家娘問兒可長前年纔扶膝今年當扶床
從前贈文傑未必還收藏今將寄錦袍稱身須裁量請君記此情此情豈官場爲君歌此曲此曲尤悲涼
自我乞病歸君興意頹唐起視世間事亦復歌迷陽吏部文書來工部催君行鼓吹吹君車明駝馱君裝
我初心歡喜須臾又慘傷前此二馬逐日落已三商後此相逢期海水亘茫茫今夕置斗酒黃鸝鳴枯楊
欲行且未行強君進一觴願得兩弟兄延齡各千霜天南地北時德音永相望

與家弟香亭陸甥豫庭居隨園倣昌黎符讀書城南詩作二首勸其所學

示香亭

我昔見弟時弟纔離襁褓弟今見我時弟年如我小兒爲西湖魚弟爲粵西鳥相去萬里餘相別十年杳
兒弟記從前大家難了了我叔滯異鄉半生伴猺獠娶妻得繆家家口忽繚繞黃籍忘故鄉白頭尤懊惱
傷哉就木年六十不爲老上有慈嬸悲下有諸孤藐我弟難自存全家歸悄悄木葉自返根海水多入島
不恨歸太忙但恨歸不早我父喜弟歸焚香告祖考我母喜弟歸傾盤堆梨棗我妻喜弟歸公然學作嫂
消息傳賓朋聚觀集隣媼弟性既溫和弟顏亦美好執筆學爲文頗亦知頭腦我家雖式微氏族非小草
高祖槐眉公烏臺稱矯矯傳家無笏囊斫荻存稱禩此事汝未聞此語汝宜曉勉旃光前徽典籍窮搜討
辭浮理易疎境曲心能造阿兄既辭官分俸時愧少常恐嬸在家菽水未必飽欲慰白髮親須立青雲表
剏茲讀書地幽趣頗飄渺楊柳何依依竹竿亦嫋嫋對景生天機隨心發匠巧阿兄區區心焚香向天禱

示豫庭

我猶甥出門我姊向我拜我姊胡拜爲託汝情無奈汝食不愁飢汝求不愁敗所愁汝讀書十年不通泰爾學舅可教爾文舅莫代文字爾未佳舅如負姊債爾父名秀才中年因疾瘵初作漬于贅繼乃出居外我姊事其夫夜不解衣帶藥餌兼褊柎裙釵無遺賣汝父氣奄奄呼姊申遺誡我有兩孤兒麻者居其大屬猪繞扶床屬兔未能話諒難自成立惟爾弟是賴我姊聞此言肝腸摧以壞麻衣白若霜抱汝來廳廨我時遊京師廚竈苦湫隘入窮恩易衰米貴親誰丐我姊燈熒熒手爪自凋憊對汝父遺像悲泣聲流喝未幾我作令家計稍可耐爲汝延經師望汝早釋菜忽忽十九年冠禮行將屆汝熟一寸書我心何愉快汝隨羣兒戲我齒時噤齘教汝如教兒親親竟難殺記汝喚阿登幼時殊可愛酷似劉牢之雙瞳良足怪長乃質稍鈍學力慎毋懈精衛塡海波愚公移泰岱老夫慣諄諄君子應夬夬人生尺寸名會須及親在況汝白髮親春暉豈可再

赴淮作渡江吟四首

一聲篙入江萬象化爲水喜無塵埃侵但把明月洗彈琴詠先王浩浩一千里前望去者船虛無不見底後望來者船次第出烟裏茫茫來去者俱爲風所使僕也豈其然吾行亦吾止當寒秋正清澄定潮不起舟行吾不憂舟泊吾更喜夕陽不見人歌入蘆花矣　五更江上起落月金盤光青天虛無聲寒篷微有霜四海同一魂大夢酣茫茫而我當此時萬感回中腸青雲懷北闕白髮思高堂百年會有期行役殊未央瞻彼江湖闊知我道路長聞此蟋蟀鳴能無遲暮傷北斗爲我愁駐柄頹西荒元鳥爲我悲孤飛三兩行偃息再入戶餘溫猶在床我身應我愛嘆息加衣裳　日落黃天蕩懷古思英雄南宋韓蘄王於此觀軍容金兵南下時旌旗耀白虹韓王八千人扼之於江中紅顏擊金鼓白浪生刀鋒坐見楚師熠六軍爲沙蟲要以三大事兀朮語已窮二聖有精魂頃刻慈寧宮惜哉少周防烟火燒飛篷遂使隻輪返[illegible]

復無全功韓公從此悟萬事愼所終所以岳家死公竟如神龍策蹇西湖濱醉倒東南峯舉手天地動放手烟雲空朝爲大將材暮作漁樵翁　昔年尹宮保奏我牧秦郵吏部議阻之勳格相羈留我今過此邦一望無田疇適逢黃水決赤子生魚頭使我果牧此何以佐一籌慨念今黃河勢合淮汴流祇因資轉漕約束爲疽疣人自奪水地水不與人仇河身日以高河防日以周縱舒一朝患難免千年憂何不決使導慨然棄數州損所治河費用爲徙民謀更置遞運倉改小運糧舟水淺過船易敵淮事可休路寬趨海捷泛濫病可瘳此語雖驚衆此理良或優安得陳羽堂并告東諸侯

江中看月作

江風送月海門東人到江心月正中萬里魚龍爭賭影一船雞犬欲騰空帆如雲氣吹將滅燈近銀河色不紅如此宵征信奇絕三更三點水精宮

到淮遊程蓴江晚甘園作

淮水能招隱江風送我來故人今夕會羲桂小山開出拜兒孫大登盤棗栗堆洪崖肩一拍先要看蓬萊

小艇一篷孤家僮兩兩扶三山風漸引四面地全無高樹涼冠帶斜陽煖酒壺水亭終日坐身欲化菰蘆

山罅響黃葉空林似有人摘花香滿手倚石露沾巾橋斷能通客牆低好送春飛飛風外蝶與我鬬閒身

辟疆園自好恰稱主人翁圖畫芭蕉雪笙歌玉笛風張燈千樹上開卷萬花中莫畏烟波闊青山護此窮

蓴江有家難　舊墨題餐勝新詩別海棠黃金墳大夢白髮老名場螢影豆棚出山容屋角藏歸來重置酒夜坐話滄桑

不見程南陂比部投詩而歸

門外青苔滿知君正避人科名兩淮重絲竹一生春過路袁簡汝高眠鄭子眞相思不相訪風葉滿前津

理桂

偶然兩眼明看見桂上蛛蛛絲如羅網蒙密纏根株桂也花將開憂疑心不舒我心疾如仇不及呼園夫持竿自搜剔桂意始瀟蘇桂離我不遠種在書窗東我非忘桂者桂死猶癡聾不見蟲爲災翻疑桂不材感激眼前事使我中心哀

芟竹

竹性不耐雜志在干青雲蒙茸依附者都非賢子孫腰鎌爲芟除萬緑一齊立明月穿林來清風有路入始知爲政者姑息本非好不見古干將殺人爲人寶

裘叔度宮詹祭禹陵過杭值余引疾歸里相見有贈

六橋煙柳古杭州聽唱皇華躍紫騮望氣早知　天使至抽身剛伴故人遊八年風雨燈前夢一片銀河笛裏秋今日狂奴狂減末問公何事尚搖頭　中朝典禮重儒林許握牙璋作越吟太史茫茫窺禹穴詩人步步入山陰雷門鐘鼓秋風急古殿龍蛇水氣深偷過苧蘿花色好大夫莫動五湖心　櫻桃街北掖門東　帝里燈花幾度紅殘客有時腸九轉新宮無譜曲三終高冠嶽嶽君全改滿面鬑鬑我忽同賭記蓬山多少事輕雲已過月明中　宮詹珍重鬢如絲曾有封章海內知才爲患多偏見少官因遷早轉慷遲君以編修還宮詹五年矣班荊江館逢新鴈折柳天涯戀舊枝八表停雲公莫忘江東士遂有心期

贈朱端士先生

雍正壬子與艰歲我年十七君古稀試於有司僉中鵠得而復失同歔欷君如孔融忘已老爲辈拜紀甘如飴我如鄭莊忘已少與大父行相攀追華堂稱觴衆賓集命我製序考文詞黃金爲泥書屏錦公然上坐傾瓊卮家有女孫欲許字褰修十輩縱橫馳事雖未果情足感目光如月將入窺別來忽忽十九載我令解組重披幃君喜走出笑不止滿頭插遍商山芝彼此握手認良久同驚面目微參差蒼松在山屹不動看雲出去看雲歸其時梅雨天潺暑荷花深紅開滿池跪獻一尊知己酒沾於君脣快我肺人生惟有

貧時恩如鰲戴石蠶含絲喬公太牢徐君劍彼皆冥報非生貽難得高年還待我一一出處親見之尚恨不能澤六合副君當初遠大期姑且日拜丈八側如以芥子酬須彌

宿白土不寐

野店臥秋夜滿床如水生萬重心事集半點壁燈清欲起慮驚衆無聊且數更一層窗紙白第五次雞鳴

寄香亭

歸鞭東指日斜曛記得山僧送出雲園在建康家在浙心如瑞麥兩歧分　山頭一帶新栽竹我最關心夢見之喜汝昨宵家信到爲言雨後活千枝　一家薪水尋常事莫損男兒瀟洒懷五月新絲三月穀是儂草草已安排　臥醒寒梅紙帳中可曾佳句贈西風水亭秋月涼如雪澹到書燈讀未終

遣懷

南山紫鳳凰光華耀流虹生餐玉山禾不食塵翳蟲垂頭大海外有情烟霄中側聞唐堯廷后夔能敲鐘爛然隨百獸來觀天子風所過于枳棘化爲雙梧桐忽然思王母高飛扶桑東來時金翅耀去時風雲空百鳥向南望萬古青濛濛　唐時有李叟行善夫妻偕朝供千夫膳暮設八關齋精修二十年果然天門開峨峨金甲神稱天問所懷念汝艮苦志償汝所由來貴可金張位富可倚頓財憑汝擇於斯天將爲安排叟乃再拜言均非臣所欲臣好在讀書臣志在行樂堂前羅牙簽屋後多水竹掃地靜焚香侍者顏如玉如此了一生雖死臣亦足金神搖手笑汝乃大癡矣此是神仙福上界重無比不比富與貴擾擾忽忽耳十洲三島仙賜者能有幾汝再修三生來請玉皇旨　孫郎年十七手揮江東戈元裳披金甲豺狼俱盪𠫤百姓震威名魂魄生驚波忽見美少年談笑春風和秋毫不曾犯遠邇相謳歌襲許迎天子頃刻取山河人云太輕身王業終蹉跎我道命存焉成敗難詆呵漢高七十二中箭何其多蕭王最持重亦復困滹沱嘆息復嘆息英雄如天何　一日不再晨一過無留步茫茫大化中萬類如風度君宜醉與

癡但度毋回顧前顧春夢長後顧夕陽暮未來或爲新已來卽爲故我本靑蓮花偶爲陰陽誤

步山下偶作

把卷閒行水竹居孤花紅剩晩春餘輕風剛值吟殘處替我吹翻一頁書

寄孟亭太守

大雅千年事江湖各有名是誰堪領袖屈指數先生灼灼崔岐叔鏗鏗楊子行褰帷曾守郡刬草竟歸耕
臨況星將曙欽遲月盡更分攜甘谷水同酌碧雲英祖約談何劇唐都道已成志書勞檢校史筆最縱橫
潔可同靈憲嚴堪比論衡體裁霞共駁書義鬼同爭古柏根盤大流鶯口舌輕修江霜志被[illegible]風懷歸酒德蘭藻
入秋聲遣妾捐家累編詩住石城花枝終日把棊子徹宵鳴官罷心纔壯才難意始傾高文無敵手吾道
有交情賤子歸鄉里西風卷客旌孤琴彈漸少歧路夢頻驚八表停雲遠三山落照明不知文社裏又進
幾回觥

寒夜

寒夜讀書忘却眠錦衾香燼鑪無烟美人含怒奪燈去問郎知是幾更天

好作古文苦無題目尋春輒不如意戲題一首

有筆無題每自嗔黃金何處買陽春論文頗似昇平將娶妾常如下第人

三月二十四日偕門生王梅坡舍弟香亭陸甥豫庭遊淸涼山逢白下諸君子有修禊之事爲余置

別席於南窗醉後大書僧壁

王郎王郎隨我走樓復一樓看花柳謂是空山少人跡忽逢衣冠七八九念我江城舊長官殷勤呼僮來
送酒此酒竟同天上雨隨風吹來飛入口一杯初酌風乍吹兩杯再酌風吹久我弟我甥衣裳單面栗膚
寒時縮肘我生不飮今畏寒亦復捧杯不放手南窗大開殊有意天送長江作酒斗梧桐葉葉招風播綠

竹枝枝掃雲帚萬家闤闠浮碧空晚來一片煙光訝嘆息人生會合緣一酬一酢都非偶護世城中美膳天靈山會上前生友我與諸公定有因敢說民爹與民母只憐不速醉昏昏忘恰主人姓某某且題僧壁志高情不嘗塗鴉字蟲醜出門更笑同酒人明年此日還來否

偕香亭豫庭登永慶寺塔有作

一層兩層風力猛欲落不落三人影三人如蟻轉團盤塔高如天竟無頂身不登高眼不明江山歷歷似圍屏何須僧借蒼龍杖天馬空行自一生

小倉山房詩集卷六終

錢唐袁枚子才

輓副憲趙學齋先生名大鯨杭州人

日斜庚子歲忽忽星隕湖山半夜風直道一生形顧影文章四海水朝東烏臺人去黃封在紫府仙歸絳帳空爭奈九原難瞑目庭萱百歲淚猶紅　手把山陽笛一枝素車入哭酒盈巵還家已在聞哀後知己終思未遇時老屋半間無宿草招魂滿壁有殘詩滄桑細與郎君說涼雨黃昏鬢欲絲枚送王卿華詩一聯云風懷似我能憐病客路逢君又別君公逢人誦之

慰廣文虞東皋以老被劾

從古廣文官不飽鎮日盤堆苜蓿草先生時愁苜蓿淸苜蓿還嫌先生老先生猶纓而坐嘆且吁將使搏熊逐麋鼯力乎若然甚矣吾衰也否則伏生轅固方强吏我道君毋憂麥禾各有秋君不見迦陵宰相公同年身拖紫綬歸黃泉又不見孟亭太守公同官方挂角尚尋古歡貴者先亡賤者在閒中歲月君須愛種成桃李滿人間收得桑榆歸物外先生聞之大喜酣千鍾自署城南老禿翁放手劃成岣嶁字開懷吹出黃農風忽聞天子南巡詔白頭又照烟波笑想作飛熊學太公廣張三千六百釣先生將獻詩

題張憶娘簪花圖 并序

康熙初蘇州倡張憶娘色藝冠時好事者蔣繡谷爲寫簪花圖一時名宿尤西堂汪退谷惠紅豆諸公題詠襦裙幾滿亡何圖被盜迹之在揚州巨賈家繡谷子盤猗以他畫贖還余至蘇州事隔五十餘年開卷如生惜無留墨處矣爲五絕署之紙尾

百首詩題張憶娘古人比我更清狂青衫紅袖都零落但見眞珠字數行　五十年前舊舞衣丹青留住彩雲飛開圖且自簪花笑不管人間萬事非　想見風華一坐傾清絲流管唱新聲國初諸老鍾情甚袖角裙邊半姓名　身從揚州又往還芳魂應唱念家山蘭亭肯換崔徽畫贖得文姬返漢關

當日開元全盛時三千宮女敎坊司繁華逝水春無恨只恨遲生杜牧之

姑蘇臥病

一床高臥闔閭城五月黃梅聽雨聲楚客心孤應有病吳宮人住豈無情風多樹影當窗弄夜短燈花到曉明肯放襟懷肯行樂中年已見雪千莖

病中謝辞一瓢

先生七十顏沃若日剪青松調白鶴開口便成天上書下手不用人間藥口嚼紅霞學輕舉興來筆落如風雨枕祕高呼黃石公劍光飛上白猿女年年賣藥厭韓康老得青山一畝莊白版數行辭官府赤腳騎鯨下大荒故人忽罹二豎災水火欲殺商邱開先生笑謂雙㾓鞋爲他破例入城來十指據床扶我起投以木瓜而已矣（以木瓜代茶）嚥下輕甌夢似雲覺來兩眼清如水先生大笑出門語君病既除吾亦去一船明月一釣竿明日烟波不知處

謝吳令魏濬川問病

故人旌節駐三吳肯辱高軒爲病夫隔歲雲泥分吏隱對床心跡共江湖鴻飛碧海烟波淡雨過黃梅木葉麤更有閒情談玉石問君曾得水蒼無

老將行

黑矟將軍騎白馬年年獨獵陰山下拔劍時同霹靂爭揮鞭慣把旋風打手中闢地一千里麾下偏裨半金紫剖骨堂前召伎歌論功殿上揮拳起酒氣時衝甲帳中釘王擒出烟塵裏于今蕭蕭兩鬢霜日餌雲母彈清商朝廷數遣問邊事素書幾卷存金箱朝聽禪白社暮種瓜青門圖形不去湼面痕血甲血裳示子孫

已涼

已涼天氣病初消小市長陵宛轉橋裝罷金星風送月魚山神女降弦超　旗亭畫壁唱新詩重託王昌寄柳枝滿架豆棚秋有露藕花風裏說相思　官奴未敢呼卿字團扇終須記曲名聽說張星天上住七條紘上鳳凰聲

臨行

臨行偏唱惱儂歌惹得檀郎臉亦波爲費黃金還費淚喫虧無奈是情何

横塘懷古

横塘花落吳宮晚西施心痛紅顏損身受吳恩報越仇憐渠春夢如何穩韓王進美人疏秦乃益彰西施情脉脉或者爲同鄉子胥白頭諫剌剌吳王英雄笑不答抱著西施更練甲苎蘿村飲合歡杯越王顏色如死灰

迎　鑾應制

一曲南風入舜琴百年重見　翠華臨得瞻雲日蒼生禱欲問桑麻　聖主心鹵簿不嫌吳市小　恩波原共越江深微臣曾作中牟令聯袂應歌于蔿吟　鳳輦親扶　聖母慈金根紫闕耀坤儀承歡須得江山助敎孝行看士女知錫類高年加粟帛采風南國補笙詩　宸遊五載虞廷例只恐民間候道遲　黃河堤上簇金鞍玉滿羣山雪未乾日馭豈辭千里照天容原許萬人看梅花不落紅雲護春水方生　御舫寬野麥青青蠶蜿蜒愛從此處問艱難　聽說　先皇駕六巡迎　鑾還有白頭民祝雲不改堯心舊河海重看禹力新慮損田禾行緩緩怕傷物力　詔頻頻瓊林烟雨瑤池水流到江南總是春

自杭州赴蘇泊船平望曉起望雪

一夜白如此小舟猶未行野飛花不斷春在樹無聲山影依天盡沙光射檮明是誰掃篷背冰玉響琮琤

阻風五日

雪似蠻溪鳶鳥墮船如西域賈胡留篙工半老更加懶遊子不眠時復愁人裹絮綿走荊棘天將玉戲留孤舟古杭距蘇三百里肯信我行五日不

寓目即書

江村白沙明月中一个鷺鷥一釣翁鷺鷥銜魚忽飛去釣翁猶立釣魚處　堅冰不堅寒氣斂客子未眠常倚檻花斗愁人不識春柄在東方如指點

宋逸俊秀才宮門待漏圖

不畫青衿畫絳袍春明門外馬蹄驕平生芳草忠君意讀到唐詩愛早朝　兩兩紅燈宛宛垂奚僮擊出影葳蕤朝班不敘家人禮小宋先行大宋隨（秀才弟鐵材官侍講）　似我烟波一葉輕八年無夢入京城曉風殘雪天得街鼓此味前生記得清

嘲月

亭西親送好斜陽又見秋蟾一片霜何故極明終是夜祇緣著物太清涼

棄婦辭為王麓園作

膈膈膊膊雞倚樓女兒欲去烏夜啼井中瓶落無消息藥店飛龍有是非是非彼此憶疇昔華山畿上雲陽客玉藕絲多郎性情菖蒲花香妾氣息只道辰星抱萬年此生不抱前魚泣一年一年郎意變在郎心妾不見銀漢猶橫白玉堂秋風先到昭陽殿郎君面上結春冰妾欲為雲雨不成州吁自忘終風暴衛史空呼引鳳聲小姑在旁不解事猶進胡琴勸同戲直撲金盆水不收方知玉顏成永棄明年新人爪不如郎知悔過來挽車妾身依舊無瑕玉可惜郎成濁水魚

薛徵士一瓢招同許竹素汪山樵李克三葉定湖俞賦拙虞東皐集掃葉莊各賦一詩

一瓢不飲好飲客糟邱高築蘇闔門七百斛米麴了事三十六封書招入端午後七日大開水南園坐中衣冠何偉然緇眉鬢髻與瑤彥先揮羽扇林宗墊角巾王融作才語樂令能清言文史元儒張旗鼓詞波四起風軒軒韻本何妨盛德事樂亦不憂見翟聞疑是張樂洞庭野帝臺石上觴百神又疑雲仙傳眞誥靈簫恩會來紛紜誰知乃是高陽里中小集耳季和爲主太邱爲賓元方執杖慈明捧尊膝上最小荀文若亦復秀眉長頰黍點唇孫一瓢陸郎分潛虬除手令縮頸無車輪但知文字飲各醉衛桃春其算坐中春秋七百二十有三歲早已上壓中丞蘭臺聚下繼香山九老羣只愁太史多事作妄奏却喜此夕雨脚不斷無星辰

詩成後白孃曼衍別呈一律

來聽蕭寺黃梅雨半是開元白髮翁入座耆英先論齒捲簾山翠遠浮空虛堂風大江聲近水面燈高塔影紅坐右洛陽年少客寸心傾盡酒杯中

楊枝十六韻

楊枝一朝別琴客半年借鏡檻香猶在妝臺粉未揩蘼蕪生去路梅雨滴空階追憶塵寰日難忘小市街嬰娛扶彩伴珍髻索娥娃子貢三挑苦丁娘十索佳黃金虛牝爵白壁大庭埋不料驚鴻態都成嚼蠟懷暫抵時有避梯几坐難談笑應知情薄燈涼使夢乖妾生韓女病郎伴太常齋速贈拋家髻看飛却月釵行雲原渺渺歸鳥自喈喈一曲懷離賦餘情未有涯

泊舟平望偕齊次風宗伯周蘭坡學士訪玉川居士

輕帆爲我慰離羣得見梅花又見君三徑苔痕藏草屋一湖水氣濕春雲風停鴛影微微直雨歇簧聲漸漸聞彈指來遊剛十載嘗遊莫話酒杯醺

青山莊 叔度方伯園 名家已籍没

笙歌聲斷水雲寒草草亡家暝日難我與主人曾有舊青山不忍上樓看

徐題客穿雲沽酒圖

玉貌仙人衣帶斜瓢邊橫插兩枝花穿雲何事頻來去天上嫌無賣酒家

七月二十日夜

塞風蕭蕭打窗急半夜膏翻床腳濕直疑天壓銀河奔又恐地動海潮入披衫開門欲喚人一室瘦影燈前立

題蔣盤漪詩冊并序

盤漪書法冠時索婦于閶門白蘋[illegible]號定香觀音亦知書工楷法有賈胡換重價篡之姬矢志歸蔣諸名士豔其事贈詩如梵夾余蘇州事已三稔矣蔣之能得人也臨行歌一詩以別蔣

袁子買舟渡江去蔣郎持冊索詩句冊中名士爲名姬是儂不可無詩處聞道姑蘇有麗卿蕙心蘭質擅傾城能空冀北區無匹纔讀周南便有情蔣郎沉醉酒家幼信託黃姑問紫姑玉杵暫迷三里霧綠窗遙睇十眉圖子南超乘先相見十丈紅絲親引線宋玉牆頭卻眼青文君曲裏琴心變妾解簪花愛墨莊郎能提筆寫鍾王定情不用黃金合被此鴛鴦字一行微波通後靈犀動錦字分明書鄭重呂谷常歌泥憶雲相如莫笑鳳求凰智尼將嫁蔡與宗師伯呼韋敬巒公香粉樓高千蝶戀環玎紙好萬蠅攻娟娟此豸坐皋臺笑說湖陽事不諧梵蓮豈得隨波去仙杏終須傍日栽一曲清簫吹鳳至滿城紅葉送詩來紛紛吳市傳佳話留髡席上金釵挂買繡爭將公子描爇香共把觀音畫十里桃花塢最深年年不斷是春陰金環照骨同磨墨玉井敲冰共撫琴不慮漢水三挑約償盡柴桑十願心蔓蘿歷寫綢繆記荏苒光陰二十四兒女成行金屋中路人還說初婚事阿侯抱出類芙蓉莫愁顏色知相似笑儂歲歲[illegible]

紅夢轉闌王侯將相成功易名士傾城遇合難輕舟明日趁春潮陽轉車輪酒未消極目苎蘿村在望夕陽愁過白蓮橋

閏五月二十八日買舟渡江吳子主人沈雲卓江雨峯招飲歌郎爲余祖道

主人情重酒杯寬親把檀槽唱渭城世上別來知聚好尊前歡盡即悲生兩株瓊樹隨風散五月江帆冒熱行回首桂林書舍裏闌干空服露華明

雜詩八首

咸陽赤帝子商山白髮翁千秋俱有名兩人道不同當時猶餓士貧立尺寸功發縱爲鷹犬忍辱相追從一旦大事定鳥盡無遺弓須知殺人機即在慢罵中韓彭終不悟畢竟非英雄旁有四老人長嘯看青穹黃金四萬斤列爵封上公箕踞以相奉棄之如蒿蓬有時爲漢來龍見未央宮有時捨漢去鶴飛大海空炎漢有興衰白雲無始終　韓信再入朝噲等俱公侯鬱鬱未一年噲貴信且囚使信向噲拜噲當知恥不微生畝何物高聲呼孔邱丈夫重意氣力欲爭上流偶然停倦足一落千丈溝天命自有權此處非人謀朝廷兩三級挽以千萬牛雖有飛雲足不如乘風舟中流偶失船一壺千金酬此意不能達皇天如寃仇所以張子房甯與赤松遊　天地有春秋來往不能了不爲拘者多不爲達者少達者貴行樂行樂還須早使我明日飢我已今日飽使我明年死我已今年好不得行胸臆頭白亦爲夭茍得快須臾童殤固已老　入山愁我貧出山愁我身我貧猶自可所愁戚與親我身猶自可所愁吏與民出處難自擇書以詢家人父母聞作官勸行語諄諄妻妾聞作官喜我新車輪僮僕聞作官執鞭追後塵我意獨不然亦非慕隱淪朝來見縣令三十鬢如銀勞苦未得息大吏猶怒嗔況我挂其冠此骨已嶙峋從前後行船已據要路津而我復重來相見殊逡巡所恨年齒少衆論猶紛紜婦少難守節日長難闔門掩耳且捉鼻痛飲求昏昏　幼年負奇氣開口談兵書擇官必將相致身須唐虞十二舉茂才立志何狂愚二十

薦鴻詞高步翔天衢廿四入詞林腰帶弄銀魚八載謫江南手新學奔趨再擢刺史官勳勞相□□一日灑然悟萬念都捐除高蹈隋家園甘心漁樵徒琳琅羅萬軼桃李栽千株嘗尊陳古鼎隨手摩璠璵棄冠二十三不肯遲須臾民吏或留之長行絕衣裾一變至於是誠何心歟方春行秋令賢聖爲狂且旁觀嗤嗤自笑亦渠渠不知千載後謂我爲何如

漢代有朱邑授官於桐鄉懷抱長者心視民常如傷春時巡隴畝晝日勸耕桑班白不負戴歌者日相望蕞爾小邑中結搆一虞唐入爲大司農惻然猶不忘謂我子孫祭不如彼一方其時有汲黯亦復稱循良老其報最績偃然臥在牀卓哉兩君子身尊道彌光古今人不及請以古較量局促轅下駒古人無今忙長揖大將軍今人無古狂古人重撫綏今人重趨蹌今吏如牛馬古吏如鸞凰異官不異民蒼生受其殃三復循吏傳使我涕沾裳

我愛薛徵士長吟號一瓢重鐫瘞鶴銘更作安[illegible]巢玉骨一把瘦霜鬢三千挑孤鳳翔青天世人不敢招平生不負人只負青龍刀神駿今老矣聞戰猶咆哮願子采靈藥勿憚大海遙從來英雄人往往凌丹霄猿貂青精飯留以待知交

我愛許子遜巍然一碩果此時稱中仙當日民之秀唐朝顯慶東晉代洛陽火古色最斑斕深情笑言蹉縱論至於詩唐後無一可出其所著作使我祖亦左非隨少陵遊即入青蓮坐字挾華星飛筆落雲霞裏百怪雖妖浮萬象仍帖妥平生故自矜于此亦云頗忽然見七君人間有二我可惜七旬餘鬢白貧無那無力飲酒泉只願吟販[illegible]非子□盲已頹[illegible]跛絃絕琴音涼客少花關鎖遙想衍素軒籬菊黃幾朶

月下彈琴

明月照青琴端我似知音請彈流水曲遙答廣寒心鸞鳳語煙際清商飛遠林惟愁七絃絕不覺五更深

偶成

自得隨園石瀰開三年東馬長毒苦謝安尙有東山棲江左空懷管子才秋氣漸催雙鬢改夕陽親送六

朝來征鴻心事無人識飛去長天首不回

寄魚門

江南江北路迢遙同是門前水一條一日兩家流得到如何人不似春潮

南樓觀雨歌

六月午後風怒號白日隱匿如遁逃墨雲一角鍾山凹忽然長幔將天包昏昏之中萬手招雨腳尚在西南郊我登南樓梧桐梢放眼看盡青天凹欲來不來聲咆哮破窗先有陰風敲白羽天箭大上飄小枝雜下聲刁騷飛鳶貼貼立不牢水晶寸寸垂絲繅龍堂亂把珍珠拋海神欲上朝丹霄疑是昆陽戰鼓囂亂走屋瓦虎豹嗥又疑武乙帝膽驕射天天破革囊漂豈知熱極陰陽交芃芃禾黍需脂膏我無羽翼同飄颻風雲羨殺蛟龍豪又無長柄雷公刀大呼阿香斬羣妖但見小屋如輕舠濛濛四壁生波濤家中江湖一望遙兒童削竹撐野篙須臾雨止烟霧消終風之暴不終朝萬物乃有安枝條野人赤腳凌滔滔對天狂歌甘澤謠我有南樓鵲有巢彼此不曾濕毫毛看雨須立高山高

閒倚

小池風急水鱗鱗閒倚闌干送晚春一陣落花牆外去不知飄落打何人

鬢邊

鬢邊初見一痕絲對此茫茫事可知排日急商行樂法傷春怕憶少年時會須自愛生前酒難信人傳死後詩著破阮孚千緉屐果然臣叔不曾癡

水西亭夜坐

明月愛流水一輪池上明水亦愛明月金波徹底清愛水兼愛月有客坐于亭其時萬籟寂秋花呈微馨荷珠不甚惜風來一齊傾露零螢光濕櫟響蛩語停感此元化理形骸付空冥坐久并忘我何處塵慮攖

鐘聲偶然來起念知三更當我起念時天亦微雲生

泛海行爲林爲山題畫

我本扶桑民手握金銀臺長侍玉皇側朱顏如嬰孩綠章奏事蝌蚪謨衆人疑我非仙才不使瓊宮竊祕笈不使袖底生雲雷不許裁衣持熨斗不許調鼎和鹽梅但賜玉船大如鵬鳥背採芝拾草尋蓬萊頃刻碧虛金闕絕頂身吹落荒烟巨浪如飛來頭上有青天腳下無黃埃蜿蜿諸龍鱉簇簇魚蝦猜道汝天上人胡爲乎來哉萬怪愁我得靈藥復拔雞犬升仙階磨牙吮血相賊害巨魚欲食張其腮我乃彎弓射殺之但見撐天白骨光皚皚我非古周公能造指南車不怕東南地缺無津涯又非漢張騫兩足乘浮槎乘之直到嫦娥家惟有隨風吹去如鷗耳過盡千片萬片雲中花天風茫茫吹不住忽見先生搖手處愛看青天明月光把船且縛珊瑚樹須臾蟒號起雨康回爭九門磔攫金雞鳴我方齁齁夢入華胥國不許着蠅在旁鼓翅作微聲船已泊進一觴醉鄉與海同汪洋天上海上遊千場青青兩鬢還無霜

邗江留別

兩度邗江訪若耶香驄斷遍路三叉兒家住處儂能記門外碧桃一樹花　解唱清歌昔昔鹽珠衫斜挂當湘簾人間夜是青樓短玉漏應教海水添　笛賦名傳午子香主人名　丹心寸意託繁霜誰知珍髻娵娃好索賴空交李十郎李生負約主人罹鬠寄之　仄仄風濡小小樓半安詩稿半梳頭一聲江上紅船櫓兩角眉峰萬點秋

莊念農寓秦淮聞余體有不適招同題客西圃試進呈新曲

故人憐我近中年爲寫閒愁動管絃一曲霓裳羽衣奏公然聞在玉皇先　龔郎嬌小髮鬖鬖露滴芙蓉酒半酣今夕儘歌花十八明朝剛是月初三　新聲五降紫雲飄玉艷金清字字嬌笑我身如趙簡子病中猶得聽鈞韶

次日再宴觀湯道人作畫

殷勤再訪紫鸞簫花對詩人分外嬌好夢似雲連日至酒痕如雨見風消一河秋水迎新月兩岸歌聲送
暮潮坐有神仙提畫筆石闌干上寫芭蕉

三日後再宴

無日曾停江上箏無人不愛謝才卿鼓聲爭作白門雨酒味狠如京口兵居士屧穿鸜鵒舞落花風定管
絃清遏知幾夕仙音獨應化香雲滿石城

題沈凡民蘭亭卷子 有序

凡民與王虛舟裘魯清交最狎沈王故工楷法五十二歲時各臨蘭亭一本五角精能畫者作流
觴曲水貌三人于其中亡何魯清死又數年虛舟死凡民每哭一人則跋數語於卷尾乾隆十六
年十一月凡民來白下出圖命題余生晚不獲見裘王兩先生而其時凡民之官建德余又將赴
長安感三友之多情逢兩人之[illegible]別磨墨愴然不能自已

先生垂老淚星星行篋常攜感舊銘一代交情存筆墨三人顏色付丹青酒杯白藏秋來憶玉笛山陽雨
後聽五十二年鴻爪在昭陵風雪滿蘭亭　浮生難得魯靈光風義羊求事渺茫兩晉書亡王內史六
朝人剩沈東陽金仙次第辭西漢宮女伊誰說上皇惆悵鍾期來海畔斷琴彈落一天霜　衰草殘雲
逐歲新梅花何忍住紅塵黃粱入夢剛三鼓白首同歸又二人再拜未消寒食恨九原應記永和春酒壚
近日蒼涼甚不望河山也愴神　冬郎江上未生時醉殺微之與牧之名士散場君太老繁華到眼我
偏遲事如流水都陳迹人是相知易別離珍重斜陽行色晚石頭城下望歸期

王景言鏡巖圖

僧繇畫山筆力雄白紙盡處山無窮磨墨直傾東海水放筆能寫青天容墨淡則晴濃則晦筆潤爲雨枯

爲風瑪瑙不收丹碧爛芙蓉不落朱函封當空有洞百丈許光騰寶鏡消妖虹相傳鹿巾仙住此八十年朝朝把鏡石照世成滄田如今仙翁已去鏡還好世人來照只見老王郎愛鏡兼愛山畫圖常掛空堂間只恐一朝生紫烟破鏡有時飛上天

對日歌

昨日之日背我走明日之日肯來否走者删除來者難惟有今日之日爲我有消除此日須行樂行樂千年苦不足縱使朝朝能秉燭燭殘雞鳴又喔喔人生行樂貴未來既來轉眼生悲哀昨日之事今日憶有如他人甘苦與我何爲哉樂既不可過不樂又恐悲安得將樂未樂之意境與我三萬六千之日相追隨君不見陶潛李白之日去如風惟有飲酒之日存詩中

招客看雪不至

空山難遣玉千枝醉拍闌干酒一巵可惜閣臨最高處無人來看未殘時

咏雪

空山雪墜一聲鐘花落花開萬萬重窗外亂飛蝴蝶影客來都帶鷺鷥容入情燕笑青霙改版籍全歸白帝封我自瑤臺甘小謫三年只種玉芙蓉　東皇剪水正紛紛吹上梅花不見痕但覺關河開曙色竟忘天地有黃昏一生影落尋窗好半世身從玉案尊記得西湖尋酒伴斷橋西去最消魂　騎出青天白鳳凰羅衣誰耐九秋霜擬張廣廈遮寒士可有多裘蓋洛陽葱嶺風高花不穩南山樹盡絹猶長朝來敢共寒梅嚼賤子平生有熱腸　影蛾池北露盤西埋我還須此際泥半夜打窗春欲語萬山失色影全低荒江處處敲篷背冷巷深深印馬蹄洒遍梧桐欺遍竹鳳凰猶有一枝棲　愛著羊欣白練裙清標自顧迥超羣方圓不定原無我去住何心只問雲已蠹芭蕉招隱士更歌叢竹賦從軍銷金帳暖羊羔冷一樣能來只有君　美人方寸貯瑤華數遍飛鴻爪上沙有意欲塡將陷路未知能作幾時花紛紛

繁散瓊林庫籍籍兒擊玉書叉此夕蒼茫銀海裏淺斟低唱是誰家　珠簾斜捲影霏霏仙鶴來時貌
忽肥天女禪高花片散昆池臘盡刼灰飛嘗過甜味嶮山遠舞罷霓裳月殿非惆悵梁園舊詞客裁霞空
疊五銖衣　一池清水變銀河斜拂闌干細點波遠客未歸秋塞外衰年其奈鬢邊何分明落葉雲間
舞太覺好花天上多本姓袁高臥者關門聽唱郢中歌

偶成

神仙居空中日見他人死對之不斷腸其人非君子冥然但一氣來去徒清風山河既已改妻孥復已空
惆悵不能已翻身歸寰中借此煅煉術巧作逢迎功以彼枯槁後極此貪戀胸所以偃月堂昏然李相公
同爲天上雲近日黃金色同爲地上水朝東冰不結萬物貴有恃丈夫重獨行千秋萬歲中吾豈無性情
春蠶一窠繭賢人一尺書精華留人間蟬蛻歸太虛魯叟何皇皇暮年心不已退而纂六經亦賴有此耳
昭君生漢殿抱此明潔心常自重白玉不肯輕黃金騎馬嫁絕域人皆尤畫師姬也神怡然中心猶感之
使我正椒房何以佐明治塞外少團扇或無秋風詩施恩不可少受恩不可多男兒與賤妾各自有蹉跎

刈田滁州過浦口題壁

花種河陽幾度秋十年春夢付江流肩輿重過路人起尙有遺民認故侯　郵亭草草一宵眠爲種滁
州數畝田儘酌貪泉還獨笑買山不用此邦錢

謝古林禪師贈竹

朔風不住三日寒老僧打門雪滿山十夫負竹如負米二十四枝青琅玕琅玕種向空山裏枝枝綠影湘
江水此竹還如受戒來當風不動定如矢主人眼饞意有餘膜手獻上和尙青缺處尙需二十株女腕求
細竹求蠡明年解籜春雷早請僧來看園中好方外龍孫卽外孫一羣綠鳳參天小

朱長官歌

一江春水秦淮香一春情緒誰家長陌上亂飛雄蛺蝶情長誰比朱家郎朱郎窈窕歌清曲小字長官人假玉生來蘭質妬紅鸞彈罷鵾絃吹紫竹召平捧檄過江東欲采芙蓉露正濃半夜綠韝呼董偃一生花底活秦宮纏頭便與教師說書券親同阿母封使君出宰河陽士子都驂乘調鸚鵡擁髻初愁離別難雙棲那識風霜苦可惜花封百里遙桑麻不種種櫻桃禿巾小袖春騎馬水榭風廊夜聽簫行樂竟忘公府召多情且把一官拋入生禍福真難定飲章先有郎君姓邏騎爭爲瓜蔓抄龜頭不顧青銅印公家簿錄到園田大索橫搜信入燕南北齊張四面網將軍不値一文錢豈有胡椒傾八百但聞珠履擲三千街頭爭賣鴛鴦㯳市上傳觀七寶鞭使君官罷返秦淮滿目河山玉笛哀漢帝有懷尋故劍楚襄無夢戀陽臺巫雲曉散留難住舊雨門關扣不開惟有朱郎如落葉破船尾上載歸來三年重過板橋頭楊柳霜經幾度秋往日兒郎多取婦舊時火伴半貂裘琴聲都唱秋胡怨請郎別索同行伴誰識心同古井深肯教絃促朱絃斷當時舞罷舊霓裳且付長沙庫內藏上供憔悴青衫客下養婆娑白髮娘烏鵲聲逐金丸冷紫竹床懸斷袖涼燕子不驚三五漏芙蓉同死一天霜官場相聚論紛紛羨殺江頭白使君不見雕欄搜絳樹居然海上伴朝雲君不見五侯門前車似霧朝秦暮楚人無數將軍府第略蕭條幾個任安能不去

聞尹宮保仍來江南

又聽軍中有一韓江南父老望衣冠舊廚婦喜調羹易新病醫看下手難

除夕宿蘇州莊撫軍署中作

一聲雞唱兩年分舊雨當筵酒正醺歲盡未消殘臘雪堂高留宿遠山雲瓊林春老花能憶官鼓霜清客怕聞勸我行蹤姑小住明朝元日莫離羣

小倉山房詩集卷七終

小倉山房詩集卷八 壬申

錢唐袁枚子才

出山詞四首 正月十二日作

天涯有客賦長征身要從容馬不停故節又從江左認移文應向北山聽梅花送我開如雪春草留人綠滿庭攬轡揮毫緣底事幾行僮約付園丁　十載青雲別鳳池笑人鄧禹遍京師重看傀儡登場日又到邯鄲入夢時白下笙歌催祖道東山猿鶴問歸期沿塘新種芙蓉樹待得花開看是誰　出門身在百花前難免花枝笑獨眠南陌馬銜紅杏雨竹樓書鎖綠楊烟長拋春色偏正月小住名山合四年薄宦心情江上水好風吹處便開船　飛沙漠漠傍雕輪情在蒼生累在身此去愧非初嫁女再來原是謫仙人雲興海嶽忠為雨花別桃源怕誤津聽說金陵諸父老望儂如望隔年春

余正北上而魚門來寓應試治行已具不能小留路寄此詩

高唱驪歌路正遙忽逢舊雨過蓬茅儘拚此夕同君話難改行期把客拋芳訊叮嚀千里寄奇書交易兩家抄臨歧雙枕殷勤贈要我時時夢故交蒙贈雙枕

葛嶺遇雪

葛嶺風高雪作花瑤臺頃刻遍天涯油衣半濕終輸瓦斗笠微嗚類撒沙一個馬嘶紅叱撥千村竹舞白題斜故山猿鶴應憐我如此嚴寒不在家

元夕過關山嶺雪不止

車鈴遙答五更鐘石磴千條挂玉弓匹馬獨當迎面雪四山齊送打頭風衣敲旅店花爭落火爇寒天色不紅誰信今宵是元夕燈光一點白雲中

滁州雪更大

環滁山忽空化作水銀海我拜破車來郭索似籠蟹罩頭雲英英劈面風灑灑非鹽類糝衣似箭必穿鎧高下篩篩鞍傾危鬼谷捭離婁映眸看師曠躅足駭掀淖忠變鍼作霧疑張楷遙望炊烟起知有村落在小憩撲衫袴一刻千金買偶得束緼火當作妻孥待擁抱不忍離良久蘇醒乃自笑臥雪人走雪業已駭甘棄郢中歌來受田父紿宜千喙六怒玉戲終日每未見腳行春先見手承頦我乃噤齘坐嘿嘿念眞宰想憐拙人拙面目太獵獬故把珠玉妝增我鬚眉采又恐執官執前途將有悔故把冰涼境使我心腸改春風雖無言吾意已領解

定遠喜晴

過盡江南路不平今宵纔喜見春晴青山送我回頭遠紅日迎人對面生殘雪野田千點白夕陽茅屋半間明征夫暫免泥塗苦水驛風亭好記程

大風過鳳陽

大風龍虎氣殘雪鳳陽城自有聖人出竟無青草生寒陵飛野火古殿對春耕嘆息渡河去臨淮月正明

王莊又雪

人日東行裝上元動馬首出門六日餘呵凍不離口飛沙疾於鳥飛雪大於斗紅日如故人相別竟已久偶然露半面不肯終卯酉今宵宿王莊寒氣先上手果然雪又飛飄飄瀝枯柳雪片向南來我身向北走苦鬬此寒威十旬常八九須念行路難此景年年有不從羈旅中苦樂寧知否但記故鄉時圍爐飲春酒

宿州道中

問路沙何闊思鄉草又生客填茅店雜火傍馬頭明雪色遙爭市河聲欲進城拖鞭共僮僕彈指記春晴

出江南界

村烟搖碧水拖藍馬上離離夢正酣忽見戍樓題字處始驚身已出江南

歌風臺

高臺擊筑憶英雄馬上歸來句亦工一代君民酣飲後千年魂魄故鄉中青天弓劍無留影落日河山有大風百二十人飄散盡滿村牧笛是歌童　泣下龍顏氣槩轟子孫世世免全租有情果是眞天子無賴依然舊沛從父老尙知皇帝貴水流如聽筑聲孤千秋萬歲風雲在似此還鄉信丈夫

茅店

薄暮投茅店昏昏倦似泥草聲驢口健帘影客頭低几仄燈依壁風停柳臥隄故鄉何處望斜月亂山西

黃河

崑崙山頂星如火飛落靑天路莫探九派濁流橫海內一條衣帶界江南清難有日人難待塞竟無時浪正酣手拔長茭乘月去滿堤官柳碧毵毵

途中清明

芳草萋萋動客情傷春傷別過清明幾村綠樹初遮屋一路靑山半繞城麥隴祭殘鴉競立野塘風過水爭鳴潘郎再得河陽郡只種桃花不送迎

東阿道中

春慵人倦脫驂遲齊魯風情筆一枝荒塚有碑頻勒馬酒家無壁不題詩雞禁屈突葱三斗且試何郎餅半規滿路白楊如削鐵四叉樓上夕陽時

沙溝

沙溝日影漸朦朧隱隱黃河出樹中剛捲車簾還放下太陽力薄不勝風

登嶧山

嶧山高六里氣與泰岱通我行鄒魯邦登茲最高峯拒日留殘雪破崖挺孤松方截紫瑪瑙圓堆靑芙蓉

如以萬彈丸抛擲青天中千鈞借寸勢枕藉停虛空元氣相扶持終古青濛濛下視九州土炊烟白幾重天形依水盡目力與雲窮時當正月會玉帛慶神功遊人萬點蠅穿插玉玲瓏不見秦王碑亦無禹貢桐石爛字跡滅廟荒莓苔濃嘆息滄桑變長嘯凌天風

山泥

山泥淋漓陷征車撲面驚沙恨有餘此際故園三月半萬花圍住一樓書

寄盱眙尹莊念農 名經畬爲本州陳墓楷所劾欽差舒公超雪之

黃河堤邊紅鯉魚三十六鱗能寄書我欲寄書向何處盱眙之山有名姝名姝曾被蛾眉妒鴆鳥爲媒向天訴天公不信遣鳳凰爲洗浮雲出秋兔年年雜佩贈瓊瑤往歲相逢興更豪愛儂詩句親身寫累汝奠湯隔夜燒秦淮八月秋水清徐郞樂府新製成一人一騎一行札南山之南來相迎邯鄲琵琶漁陽鼓塞姊徵歌雪兒舞讓出秋風白玉牀留人那管孤眠苦秋去冬來雪滿街綺筵瑤席更重開座上不知三鼓盡飲中爭聘八仙來兩人眞是柘枝顚兩意都愁別可憐留得弟兄眞面目畫圖還倩李龍眠於今身作西飛雁君與梅花同不見滿眼橫飛塞北沙回頭忍說南皮讌丁丁鈴鐸聲蕭瑟似爲征人訴離別離別何妨再見君見君未定知何日當日相逢太盡歡今宵歡盡難爲憶三千里外夢魂中猶把君杯看明月

寄周其相

正月二日月未圓橫塘之波木蘭船紅燈晶熒船未發有人來贈雙玉盤盤中盈盈何所將眞珠密字三千行下言加餐保玉體上言努力扗 君王其餘字數細如織半是相規半相憶開盤讀罷中心哀世皆欲殺君憐才桓伊吹笛柯亭至伯牙彈琴海上來舟師那解纒歌曲發船打鼓來相促三更攜手別河梁一鞭風前學黃鵠自從別後征車早青袍日日長安道五陵年少半相知相知那復如君好玉笛僊殘寒

北羈春光青入江南草月明花落最思君一夜紅顏老
天涯鴻爪認前因壁上題詩馬上身我爲浮名來日下君緣何事走風塵黃鸝語妙非求友白雪聲高易感春手疊花箋書稿去江湖沿路訪斯人

和艮卿題壁詩（詩末有鑑村二字）

錄原作

滿地榆錢莫療貧垂楊難繫轉蓬身離懷未飲常如醉客邸無花不算春欲語性情忠骨肉偶談山水悔風塵謀生銷盡輪蹄鐵輸與成都賣卜人

茌平題壁

牛燭燒燈射酒紅杏花村小漏丁東春寒滿店數聲雨明日亂山何處風

二馬車歌

兩木架車直且方兩騾夾木駄脊梁皮韆鐵鏈互攙挽盪搖日夜聲琅琅憶我四年寬幽谷兩手不復知鞭韁忽然遊興如草發欲與此物相抵當氍毹鋪褥身危坐天地見我先低昂橫搖兩尻直搖背不許粉粟留中腸平生傲骨矜崚嶒一日飾鍍成粃糠其時北風天雨雪凍雲隆隆如壞牆僮僕憐我手皸瘃油衣代瓦張兩旁須臾昏黑如載鬼望氣不復知陰陽我頭岑岑胸作惡蠶眠繭中死且僵急牽帷幔作遮視凍死猶得瞻穹蒼瞪眸凝望意稍定死灰復然神洋洋始知平生惡曖昧兩眼本是青天光人生習慣成自然二十二日安如牀村荒路滑催早起明星爛爛夜未央惟北有斗方若箱惟南有箕日簸揚僕夫唱歌我遙答日出不覺長安長

入都

舊遊重至倍關情何況迢迢白玉京銅狄我摩前世物陽休人訝古賢名入　朝門戸層層記到眼公卿

一一鷺多少上林棲息處似曾相識有宮鶯

曉日

曉日朦朧 玉殿開觚稜回首認蓬萊十年江海風塵吏重踏花磚舊影來 待漏 彤廷暫輦行摩挲金馬說前生憐才尚有裴中令可惜頻呼韓愈名 望見紅雲識玉皇 天恩委曲問家鄉宮門乍出聽人羨何物微臣話獨長

哭許南臺

未入長安境先聞舊雨亡甌旌如有待白馬正升堂烏帽三生夢紅蘭一夜霜古人傳祖免風義重他鄉恨我三年別偏遲十日來班荆人面遠待哭寢門開舊僕還留飯嬌兒學舉哀江南諸父老兩泣向泉臺

別座主留松裔少宰十年聚未匝月遽爾拜辭公白髮相扶泣然隕涕枚亦悲不自勝泣呈一詩

絳帷分手最堪悲況復吾師頭白時乍見又成千里別再來難定十年期花飛碧樹春將暮鳥戀斜陽下獨遲回首龍門雲在望登車惟有淚垂垂

少宰和詩

十年前憶汝相離正是金門待詔時一去江南歌異政至今閭左豎歸期恩新西地親民早病厭燕臺出餞遲慚愧人家春正好庭前桃李發垂垂

赴官秦中

十年辭闕竟重還一檄文書又赴官雙履鳧飛朝漢遠五羊皮少入秦難歌聲曾愛伊涼聽山色新添華獄看傳說關中多勝蹟男兒須到古長安 六朝雲物舊淹留更向咸陽作壯遊萬首詩編秦楚地半生官領帝王州未知兩陝誰吾土孤負三吳說故侯到得函關應四月行人爭耐一春愁

寄門生李蘋圃檢討分校禮闈

未修前蝯光齋禮且看華堂玉笏清慚愧司東頭米白居然門下見門生

過保陽同金太守賀夫宿周燮堂署中作

入舊白頭新天涯倍愴神可憐談笑處同是別離身燈影虛堂雨鶯聲客路春秦關千萬里腸轉似車輪江南庾信儋耳老東坡白刃餘生健青雲舊夢多小窗車剪燭大海早揚波莫靳醇醪飲蛟龍脫網羅（賀夫曾擬大辟）

欒城留別

陌上花飛五夜風文霞人名光映彩雲紅碧梧翠竹三千樹鳳鳥曾棲定不同　一夜郵亭落月遲輕塵短夢兩難知臨期苦問重來日腸斷楊花滿路時

楊花曲七章河南道上作

清明三月洛陽堤滿路楊花踏作泥一片春痕萬重雪有人迎著上逕西　飛花偏繞紫遊韁輕似雪綿濃似霜那有閒情管離別自家離別一春忙　無端晴雪下青天舞罷珍珠掃作烟一種深情天怕管狂風吹斷又纏綿　蕭蕭落日點蒼苔歌罷銅鞮玉笛哀盡出春如遊蕩子風斜雨細不歸來　枝頭小住最關情廿四番風各自驚化作浮萍終聚會不知儂可有來生　相對茫茫我欲愁蕭郎新曲唱涼州江南此際珠簾捲難免飛花入畫樓　玉笛關山萬里雲短長亭上最愁人情波搖蕩心旌轉春送行人我送春

峽石望二陵

近陝山河壯當秋草木清二陵南北時一望古今情雁影雲中斷西風石上生蕭蕭紅勒馬猶過戰場驚

曉行

帶夢坐車上瀼瀼露草薰燈光雙鐸語人影一鞭分病馬前程緩殘星曉角聞僕夫愁雨至西北有浮雲

光武原陵

滹沱河伯呼且奔白水眞人夜踏冰凍合玻璃三十丈陰風澹澹白日凝中原妖氣猶未消擊賊深入馬太驕三月眞龍旗不見蕪亭麥飯風蕭蕭人道蕭王遜高祖我道蕭王較英武五槍銅馬萬千羣不比鴻溝當一楚白蛇當道一劍分九日爭天太陽苦山東兵亂伯升亡枕上淒涼淚數行未必中興輸草創生來天性勝高皇掃除四海淨風沙遂得初心陰麗華豈是糟糠忘故婦免教人覓出劉家一時馮鄧皆師友殊勝爭功半鷹狗扶風俠客馬文淵刺刺西廷亂張口兩朝天子定低昂只在尊中一杯酒

唐昭宗和陵

長安李花十八葉春風吹過無顏色少陽院裏壽王來粉破金甌偏拾得壽王屆蹕蜀道眠一壓曾受軍容鞭軍容威勢竟如此敢喚門生作天子家奴難制付將軍從此明堂起陣雲岐汴爭彈紇干雀飛去飛來欲凍殺朱札者三墨詔四一個緇郎呼不至倉皇四顧虎狼羣誰是官家心腹人惟有院中韓學士曾讀詩書解愛君明知精衞空銜土且喜葵花戀夕曛召來仍恐旁人怪私語昭容看可在夜深月黑君王來手握冬郎淚如海君王雙淚落未消前旌啟行後殿燒梁武有書求苦蜜石超無表進秋桃殿中誰勸將軍酒皇后雍容雙玉手想欹春氣變蒼鷹誰料全家歸虎口免乳難辭十月裝鞶毯小隊換諸郎兜籠夫婦霜千里絹詔淒清字數行低聲偶語君王耳明日蛾眉血已涼宮門八月夜二更叩門響急銅鐶鳴美人開門詢未畢忽然花落春無聲單衣繞牀走不住龍髯剩有香肩護寢殿刀光玉几明金屛血色珠燈暮叩頭還請活須臾傷心更有中宮誤明日金籠鸚鵡啼聲聲萬歲呼如故太宗王業太蕭條積漸由來匪一朝今日軍容專鳳勅明朝阿父挂龍韜那見少康興夏室空聞高貴葬東郊君王圖治當年早可惜中才事難了生長衰朝作帝難何如平世爲農好於今石馬臥秋風春草春花杜宇紅年年嗚咽山陵水不怨朱三怨祖宗

周世宗慶陵

海內風塵極英雄天子生山河歸智勇氣數限功名日角龍岡出雲陽鳳輦行有書皆御覽無戰不親征文物歌周雅明堂啟漢京三關談笑得五季濁流清銅像先銷佛金河待洗兵降旗江上豎春酒草橋迎華夏成丕播燕雲意力爭先難仁者事柔遠聖人情一旦軒弓墜千年禹甸傾中原從此歇內地幾人耕朝覲謳歌改孤兒寡婦驚錦囊書慘淡玉鉞溯縱橫萬里經綸志高天甲馬聲河南好秋月只傍慶陵明

北邙山

山冢鬱嵯峨輕車山下過有詩吟不得此處古人多

修化道中

繞空嵐翠割天光青滿河南是太行萬點野梨明玉露一山春草健牛羊雞招古樹談前代且把殘書認戰場回首暮雲腸欲斷向南飛去雁銜霜

閿鄉道中

閿鄉西去走車難石子雷碾路百盤沙起馬從雲裏過山深天入井中看人穿三窟懸崖險地裂千尋大壑寬誰道中州四時正春風一日兩溫寒

邯鄲驛

暮雨蕭蕭旅店來自看孤枕笑顏開黃粱未熟天還早此夢何妨再一回

過衛輝懷前郡守王孟亭

建月樓空風露侵浮雲西北結層陰鳳凰去後碧梧老遊子過時烱水深白下園留詩酒債馬頭春帶別離心黃初詞賦臨江宅短髮天涯何處吟

未知

未知漢口黃江夏容否當年禰正平張敞治槖橐窋薦賈彪解難竟西行是非那畏三長史得失何爭一老兵莫道咸陽號天府修身儂亦有金城

意有所觸得詩三首

天地盪風輪三百六十度星墜與木鳴不能稍回護何況蚩蚩氓傀儡寧不悟耳目手足間丹漆膠絲作汝巧非汝能汝拙非汝誤茫茫大化中主之別有故　行行重行行遊子甘遠道不豹已投秦廉頗終憶趙我親雙白髮七十已衰老暮鷄與么豚牙牙尚文葆姊既女龍寡妹亦諸孤窮置家在古杭買山在江表有書蠹勿除有園花不掃男兒抱大志家業原難保但問馬少游名心已了了出山泉不清在家貧亦好此意豈不知此味吾尤曉所爭一念差悔之苦不早抽刀斬亂絲餘緒猶繚繞　我衣宮錦袍方歌合畬詞其時同婿者惟有徐文煜與伊興珂今徐爲異物掛劍空涕洏伊亦謫蓬萊鬑鬑大有髭惟我十年來吏隱兩得之雖無風雲力亦無風波危若將終身焉此樂誰能追胡爲重入夢碌碌風塵馳人生無全福明月無圓輝領慣少年樂忘却長年悲朝來覽鏡中星星者爲誰

寄聰娘

尋常並坐猶嫌遠今日分飛竟半年知否蕭郎如斷雁風飄雨泊灞橋邊　一枝花對足風流何事人間萬戶侯生把黃金買離別是儂薄倖是儂愁　杏子衫輕柳帶飄江南正是可憐宵無端接得西征信定與樵青話寂寥　上元分手淚垂垂那道天風意外吹累汝相思轉惆悵當初何苦說歸期思量海上伴朝雲走馬邯鄲日未曛剛把閒情要拋撇遠山眉黛又逢君　雲山空鎖九回腸細數清宵故故長不信秋來看明鏡爲誰添上幾重霜

灞上

不渡桓元子當年嘆奈何秦雲臨水瀌古跡入關多世事仍兒戲詩情仗壁驛千行萬行柳有意拂鳴珂

昭君

陰山月落夜啼烏放下琵琶影更孤知道君王終遣妾將軍不賜賜匈奴

入陝感李濤故事

殺氣殷天戰血紅營門高唱有英雄請誅太尉入來矣吾戴吾頭送與公

秦始皇陵

生則張良之椎荆軻刀死則黃巢掘之項羽燒居然一坏尙在臨潼郊隆然黃土浮而高祖龍邯鄲兒奇貨居大賈鳶目而豺聲橫絕萬萬古旣滅周家八百年更掃三皇五帝如灰土長城一帶中華牆金人閃爍青銅光虎視六合內自非天崩地拆何所妨只恐悠悠白日沉扶桑高登泰岱山大呼海船來童男童女三千人尋花採藥金銀臺赭山鞭石黿鼉走惟有蓬萊宮闕無人開歸來不作神仙遊轉身翻爲白骨愁上象三山下錮三泉鑿之空空如下天百夫運石千夫舂魚膏蠶炭楄柎封美人如花埋白日黃泉再起阿房宮水銀爲海捲身瀉依然鮑魚之臭吹腥風驪山之徒一火焚犁鉏楄杅來紛紛珠襦玉匣取已盡至今空臥牛羊羣乾隆壬申歲五月　詔遣牲牢祀百王大官騎馬踏塚過不擲　天家一炷香

秦中雜感

高登秦嶺望褒斜鐘鼓樓空噪暮鴉古井照殘宮殿影書堂吹入戰場沙賀蘭風信三邊笛杜曲霜痕九塞花每欲憑欄怕惆悵二千年是帝王家　三唐雁塔聳秋霜一過摩挲一自傷倭國不求蕭穎士都門誰餞賀知章空教閶闔來天馬是處阿房集鳳凰欲賦西京無底事玉魚金盌盡悲涼　天府長城勢壯哉秋風落葉滿章臺一關開閉隨王氣絕頂河山感霸才安石本爲江左出賈生偏過洛陽來漢朝宣室知何處金馬門前月更哀　一城秋與華山分骨賣千金馬不羣燕影尙尋田竇宅蟲聲如弔帝王墳涼州樂府淸商曲玉女蓮花薄暮雲惆悵無雙李都尉低頭還盼大將軍時制軍巡邊　百戰風雲一

望收龍蛇白骨幾堆愁旌旗影沒南山在歌舞臺空渭水流天近易回三輔雁地高先得九州秋扶風豪士能憐我應是當年馬少游　誰從藥店唱飛龍搖蕩心旌碧海東霜裏征鴻驚戍鼓秋來仙淚下金銅新詩自挾秦風壯舊夢常懷楚雨空何日眉痕畫京兆邯鄲道上走花驄（迎眷屬未至）　偶探紫氣出函關不信新婚亦素冠（秦人新婚亦戴白帽）馬踏廢營沙怒語鵰盤大漠鳥驚看新遷雞犬思鄉苦未死親朋見面難檢點殘碑聊慰藉古來名士滿長安　連宵擊筑唱嗚嗚小隊黃麞逐酒壚秦代只存明月好西方偏覺美人無山尊白帝都朝嶽客到咸陽怕作儒季子黑貂裘已敝書燈空照塞雲孤

潼關

雞唱三秦曉潼關八扇開九州疑地盡匹馬上天來城影高難落河聲去不回丸泥忘禁谷懷古有餘哀

馬嵬

倚杖營門淚數行君臣此際太倉皇興元一詔三軍泣何必傷心向佛堂　莫唱當年長恨歌人間亦自有銀河石壕村裏夫妻別淚比長生殿上多　父老原知有此行上方雜進露葵羹宮中苦賜金牌子猶恐豬龍養不成　家家逐水唱黃裙金屑桃丹信屢聞（史言貴妃縊亡惟劉禹錫詩稱服金屑）一樣邯鄲同走馬憤夫人遇漢文君

登華山

太華峙西方倚天如插刀閃爍鐵花冷慘淡陰風號雲雷莽回護仙掌時動搖流泉鳴青天亂走三千條我來躡芒蹻逸氣不敢驕絕壁納雙踵白雲埋半腰忽然身入井忽然影墜巢天路望已絕雲棧斷復交驚魂飄落葉定志委鐵鐐閉目謝人世伸手探斗杓屢見前峰俯愈知後歷高白日死崖上黃河生樹梢自笑亡命賊不如升木猱仍復自崖返不敢向頂招歸來如再生兩眼青寥寥

巵言

官以阜兆民貴在知民風所以漢守令旌旗故鄉紅貞觀分兩選一西而一東毋過三十驛政和道猶同
元明有衰政探符以爲公章甫適越俗燕鐏爲胡弓嗜慾不相逹言語不相通出都爲債帥臨民如聾蟲
方知古賢法妙在人情中先期而除弊其弊方無窮　常讀聖人書恍然明治理富之與敎之不言其
所以足兵與足食亦不序原委吾其爲東周期月而可矣學校井田方一字不挂齒唐虞命皐夔欽哉兩
字爾大哉聖人心堯舜同孔子我但責其效設施聽之彼彼之能與否惟在我所使孟軻談王政漸覺聒
兩耳後儒更紛紛拘牽守故紙常平倉最佳東漢弊蜂起車戰古最精陳濤敗如洗民靜政轉繁人活法
先死宜乎三代風戞然亦竟止　奇物取大節瑕瑜不相蒙謝安遊江左挾妓東山東香山守杭州紋
管醉春風當時兩賢人勳業何穹隆宋後異於昔法網如張弓所棄山斗外所爭糠粃中腐儒死糟粕俗
吏甘雷同烱視而媚行繩趨而溝衷所以古樂府長歌可憐蟲　齊梁重氏族王謝最門高侯景攙强
兵求婚不敢招貞觀加釐定等級無混淆匪以寵裙屐使倚人門驕實以衛王族與國爲長消豈有非吾
偶結縭而上交黃金體自重一兩祇千毫郎官應列宿東觀皆仙曹胡爲負此櫝使我心鬱陶　衛侯
作夷言取笑自彌牟南人强北音之推代含羞緣何寠人子讕語偏咿嚘好學埅澤呼不待楚人咻滿口
雜夷夏脣齒皆王侯未登拗項橋先爲反舌鳩終竟神不王改字不改喉大言雖炎炎聞者搖其頭傒音
宮女笑蠻語參軍愁何不操土風高師一楚囚　唐朝取人才八十一科目偶納告身者亦且試所學
宜其名器重一代官方肅凌夷至五季剝運遘陽九刺史爲能歌節度爲能走後人笑吃吃以爲忝竊徒
我轉笑笑者淺之爲丈夫彼終有所長勝於并此無

長安知交寥寂與歐陽臨川相得甚懽歐攝篆延長余作詩送之

同抱鸞飄鳳泊情輸君先看受降城聽風聽水霓裳曲記取西涼第一聲　禪心曾學病維摩此去休
憎吉莫靴且喜放衙秋寒外訟庭人少亂山多　霓裳唱罷唱銅鞮騎馬咸陽烏夜啼今日瀟湘花欲

笑鳳凰巢定好雙棲　客裏殘星雁數行兩家琴酒日相將斯人更唱陽關調從此長安是墨鄉

扁鵲墓

不種青山藥滿林那知國手葬湯陰一坏尙起膏肓疾九死難醫嫉妒心相傳冢土能癒病而身爲妒者刺死玉札丹砂環
馬鬣涇風寒雨病春禽齊王莫怪仙機早從古昇平憂患深

武后乾陵

高捲珠簾二十年女人星換紫微天明堂黜配無光武本紀開端有史遷鶴監嵇谷才子住南牙不放阿
師顚薄花霜折宮牀冷猶見金輪盪晚烟　含風殿唱小秦王短髮重歌武媚娘十月梨花知宰相一
篇檄草嘆文章慈心果自啼鸚鵡殺氣終教麗鳳凰愛絕醜奴爲殉未荒墳相對有莊襄

乙弗后寂陵

寂陵雲氣動高秋積麥厓空雨未收殿上龍衣憂社稷宮中鳳輦入山邱新人妒挾三軍至故劍恩從一
哭休比到和番更幽咽斷烟衰草至今愁

過新平弔苻堅

萬里青蒲一夜霜如君才可說天亡齊桓遠略生前亂句踐忘恩舉國狂三輔烟高風力轉雙飛人去紫
宮涼休將成敗英雄論千古遺民哭五將

王猛墓

渭南高冢象祈連諸葛能支蜀幾年一代君臣魚得水三秦宮殿鳥啼烟山河割據人才貴華夏興亡厤
數偏不嘆滄桑嘆遭際爲君流淚古碑前

楊震墓

關西夫子久心傾華表經過馬暫停七冢序依昭穆位一牆秋與華山靑中牟遺祭悲身後大鳥臨喪愧

漢廷可惜蒼茫雲樹裏無人能指夕陽亭

昭陵

一卷蘭亭送鼎湖風雲猶自護金鳧九原葬禮君臣盛異代靈旗石馬趨家合華夷春酒煖老傷骨肉聖心孤佳兒佳婦憑誰託青雀終當勝雉奴

戲馬臺弔宋武帝

身披衲襖博千場萬馬登臺劍有光一逐水仙歸大海三擒天子出咸陽白紗帽急金甌小野葛燈懸玉燭忙可惜雄心當暮齒關中父老易沾裳

鉤弋夫人通靈臺

七十春秋有限懽美人拳內賜金鐶終知宛若通靈少不信堯門作母難簪珥飄零椒殿冷神光來去竹宮寒官家日暮途窮事莫向英雄傳上看

汾陽王故里

甲第曾將永巷收千年華屋感山邱功名遠歸蕭曹局歌舞長消蠡種愁一代侯王供僕役半房兒女任啁啾我來難覓親仁里暮雨瀟瀟過華州

杜牧墓

蕭郎白馬遠從軍落日樊川弔紫雲客裏鶯花逢杜曲唐朝春恨屬司勳高談澤潞兵三萬論定揚州月二分手折芙蓉來酹酒有人風骨類夫君

盤古冢

名字虛無姓渺漫當年誰與葬衣冠能將莽莽乾坤闢亦復蕭蕭邱隴寒數典更無前輩在留墳似與後人看不將死例當頭定世上紛紛事更難

送黃宮保巡邊

萬馬立清霜將軍出朔方朝廷西顧重秋色玉關涼虎帳風雲氣龍沙劍戟光今朝啟程日諜報左賢王絕塞崑崙外　天朝本一家金河無戍鼓羌笛有梅花贊普甘松市條支白象車來瞻令公畢行炙進琵琶　放馬生羌養屯田野鳥耕好開都護府寬築受降城月避雕弓影兵消老將名淩烟趙充國心不重横行　九月防秋畢孤烟大漠空班超留侍子宋璟黜邊功躍甲天山雪鳴笳瀚海風燕然有人在濡筆待明公

三垂岡

太原西行五百里馬頭一片陣雲起路入手指三垂岡行客心憐李亞子乃翁仗劍沙陀來黃蛇遶遁潼關開氣吞朱三力不足雷光照耀龍一目李花吹落風淒淒十六宅王口呼飢官家不聽鴉兒語紇千山頭凍雀飛邢州還軍上黨行萬馬立月霜毛明酒中照見白髮生英雄老矣難爲情將軍鼓瑟伶人唱老淚珠光滿貂帳膝前五歲有奇兒掀髯一指心還壯劉家夫人抱兒去張家老奴共兒住兩美眞存緩帶心七哥苦積監軍賦十年郎主戰袍新重過先王置酒處三箭高懸太廟涼一年一箭報先王幽州兒女朱絲繫汴水君臣白馬降初心雖負輕移鼎國號依然不改唐生兒如此尙何憂漢有孫郎足與儔此外英雄那堪老百年歌唱淚空流

古意

妾自夢香閨忘郎在遠道不慣別離情回身向空抱　淚墮酒杯中光添琥珀紅請君嘗此酒相思味不同　種梅北窗下香花開似雪日日有春風梅花常傲妾　打起女兒箱寄郎寒衣裳從前說薊北今日又咸陽

車中雜憶古人作五六七言詩

大度如劉季難忘嫂戛羹偶將雍齒賞終逐鄭君行沛公　舊雨鍾離昧成功酈食其兩人都可負一飯報何爲韓信　魏王漳水獵旂拂滿山雲只有辛長史能將苦樂分辛毗　文深爲大府比例自宸衷最是張湯輩公廉有素風張湯　李廣射猛虎周處斬長蛟一日忤貴人低頭盼毆刀李廣　徐爰講喪禮趙鬼讀西京寄語今三揖兒曹未可輕徐爰　養寇心如怯屯田草未耘不逢漢宣帝難畫趙將軍趙充國　聽得徐公言論不須學問爲長他日都亭狼狽方知未學霍光之徐褒　斗柄鞠躬向北桑枝被髮朝南殺得東平夫婦息夫雖貴難堪息夫躬　臨晉時苗留犢犯齋周澤彈妻只道好名忍痛蘇公一鏟先啼蘇世長　十萬黃巾拜下車泰山主簿侍門閭東京風味眞堪憶賊亦尊師鬼讀書鄭康成　贈汝人間開國公一頭手自擲東風年年布絹三千疋苦累西朝賞未終高敖曹　十年東觀老黃香萬里韓彭走戰場爭似山西曹妙達一聲歌罷便封王曹妙達　醒來頭枕君王膝歸去身棲衡嶽煙一事忠量轉惆悵爲人家國誤神仙李鄴侯　生受韓彭百戰功如何烏盡竟藏弓莫嫌寃氣無詩雪卒飲鯨徒一箭終高祖　幾行颶段寫緐端只愛金稜略綽盤爭怪江東羅處士腳間夾筆斂朝官羅隱　謝安別野圍棋日王衍車牛獨賣時同是一般好風度兩人成敗卒難知王衍

汴梁懷古

汴梁城頭啼杜宇黃昏似向行人語行人駐馬聽斷腸知是當年趙宋主趙家八葉賢子孫神霄玉殿擁紅雲裁詩譜畫稱絕妙只少一事能爲君元祐諸臣竄且老黨人碑竪銅駝道賜袞爭看媼栢尊排闔只覺髯閃好自從花石採東南樹上黃封月二三綠竹數竿千艇挽黃楊三本百夫擔萬歲山禽呼接駕九華仙子從天下艮嶽烟巒半起雲樊樓燈火全忘夜幽燕胡馬忽長號頃刻阿房土欲焦三遷不決東周議六甲空憑道士妖望斷平安火不至金銀括盡戰兵稀慟哭六宮辭九廟龍袍催殺換青衣黃沙漠漠乘輿去萬姓哀號留不住一色宮花牛背馱回頭望斷河南樹通德門空噪暮鴉琴臺月樹鼠爲家晉唐

書畫商周物小刲全爲塞北沙行人過此莫沾裳且作風箴戒百王君不見南關敗瓦霜華白猶刻宣和字一行

再題馬嵬驛

萬歲傳呼蜀道東鬻拳兵諫太匆匆將軍手把黃金鉞不管三軍管六宮　到底君王負舊盟江山情重美人輕玉環領略夫妻味從此人間不再生　香囊消釋玉魚涼萬里園陵白露荒聽說西宮恩幸少梅花猶得落昭陽　不須鈴曲怨秋聲何必仙山海上行只要姚崇還作相君王妃子共長生

虎牢關

客行未回頭馬首忽然仰上書虎牢關石碑字西向黃土夾青天白日氣慘愴勢與來者敵路偏絕處創殺馬可塡道萬軍一夫抗雖無戰爭旗尙留割據樣我從西秦來大雨逢秋漲前車山外響後車谷口讓升如出井底墜如下天狀又如走漆城蕩蕩不可上緬懷春秋時宋鄭所依傍洎乎楚漢間成皐一巨障雄圖一瞬空地險千年壯鬱鬱懷古心浩歌寄惆悵

長安苦熱

南方苦熱宵猶眠西方苦熱徹夜煎地高星密太陽近況復赤帝行青天我來更僦小屋居如坐甑底圍紅爐手搖大扇兩腕脫黃沙飛與炎風俱欲走郊原散鬱氣曲江久絕昆明廢關內眞成火德王渭河也作湯泉沸南山儼立天乾封大官祈禱雙燭紅車前馬前僧道從蜿旋火傘聲隆隆相看揮汗變成雨何處驅雲喚起龍我無民社例須到四鼓轅門五鼓廟干卿甚事作奔忙旱魃揶揄土龍笑憶種江南十畝桑北牕高枕清風涼底事熱中心未了自尋焦土弔阿房

邊歌

邊歌唱罷白雲哀人出陽關眼莫開歲久髑髏吹作雪隨風還上望鄉臺

靈武

南內歸來玉璽涼爲兒親著帝衣裳願兒只學宮鸚樣長向風前問上皇

戲題高頻傳

獨孤難療倉庚肉公學鷹揚計太深黃鉞白頭甘掩面安知不有邑姜心

溫泉

華清宮外水如湯洗過行人流出牆一樣溫存款寒士不知世上有炎涼

同客晚眺

鄠杜風花曲水濱長安三月有餘春攜來魯酒新從事同看秦雲舊美人

稠桑野步

負手荒郊一埂長幾家籬落不成莊木棉花老飄秋水霜柹紅深墜夕陽逼岸潮來魚入淵打禾人去鳥窺場回頭自視雙輪影及早還鄉好種桑

舟至黃河楊家口爲逆風吹閣淺沙中三日

謂行不見青山移謂泊不見蘆花岸黃河心裏一船橫離人日對煙波嘆離人思歸眼欲花秦關萬里走風沙河伯何事偏投轄坐留遠客不歸家來去紛紛墜眼前飛檣過艦如雲煙此船萬斛莫輕舉要等長風力動天

歸隨園後陶西圃需次長安入山道別

策馬西歸日未曛河梁重向草堂聞對牀燭剪三更雪開卷詩添萬里雲春樹未青先折柳霜鴻纔緊便離羣笑將身上征衫解帶著餘溫贈與君

凍合關河冰滿池弟兄一樣遠行時出山似我終無定見面知君尚有期變相棋原千萬局賞心梅只兩三枝相逢太巧相離速縱極懽娛爭敵悲

小具杯盤

話別懷尊前且緩僕夫催菜心不食存生意鬢白長留見治才敢說抽帆先到岸重看標劍去登臺叮嚀莫掩花關臥恐有相思夢要來

小倉山房詩集卷八終

錢唐袁枚子才

折花詞爲陶西圃作有序

西圃小住隨園酒後爲余書隨園記于屏門屏後女奴阿招清臚偶觸陶目營然欲有紫雲之請而弱于顏乃謬爲恭敬書法益工呂進士炳星爲通其意甚婉阿招知之奮袖請行正月七日諸名士集隨園沈司馬補蘿簪花給事中方玉川擇鏡王太守孟亭持械寄主人供帳具婚畢各賦一詩

舊雨相逢話別離空山無物表相思憑君折取園花去當作河梁柳一枝　一曲更衣願也無更將郎意試官奴玫瑰淺笑西窗下道見羅敷早持鬟　粉澤蘭熏墨數行南都人士盡催妝送香蜂蝶塡橋鵲共助先生一夕忙　江郎老去生花筆畫罷屏風更畫眉吩咐雲鬟好調護早朝時與晚衙時

呂炳星進士合巹歌

天上三星明一簇八鸞鏘鏘戛寒玉人爲呂範曦儀妝我學枚皐作禖祝憶昔綰符東海東呂郎傳經絳帳中芬芳謝覽春蘭似清瘦裴寬碧鸛同三年秩滿賦南征魯國諸生散若星獨有蘇竟偏負笈從師直到石頭城一領襴衫馬前拜館餐重把高賢待訟庭花落各題箋秋夜燈涼同緩帶湘簾高捲夏候衣女樂行觴醉似泥呵氣誰知王謨貴留心早有負羈妻吾妻家世瑯琊宅三妹劉家俱有適小姑居處獨無郎璇宮夜抱冰絲織椿萱堂上都無有年來阿姐如阿母買馬須看未駕時求郎莫待登科後一枝釵縫水精珠代付檀郎寫聘書老子仍居丈人行門生化作小姨夫鋒車北去雪霜深千里飛奴少信音閬苑風遲燒尾宴天涯人倦看花心十年不字春將老粥粥羣雌催鴆鳥不教青桂近嫦娥難信冰人雙目好一朝南館詠霓裳兩到蟾宮馬足香借得天錢迎織女歸攜玉杵拜劉綱江水茫茫波又波江妃路遠愁

如何老夫手指銀河路老妻願撤妝奩助讓出空山紫竹牀隨園便是黃姑渡園中四面好樓臺三百梅
花樹樹開景龍撒帳金錢豔單佾迎姬甥館佳上元地界上元朝月帶清波水上搖春逢佳節風都軟花
對紅燈分外嬌夏學元韶弄女壻且聽庾袞訓荊條呂郎呂郎進一卮老夫歌罷還有詞栽桃種李今朝
畢管到東風結子時

哭許滄亭觀察

送別深留我歸來竟哭君咸陽遊子淚白下故人墳薄海橫馳譽湘江最勒勳高才生衆敵餘勇整殘軍
老卜金陵宅幽棲碧水濆空堂飛瓦石平地起煙雲裙屐當筵滿笙歌鎮日聞遂觀娛暮景苦志託斯文
有律吹寒谷無戈挽夕曛酒壚人冉冉花塢雪紛紛老父終天恨先生慰問勤信纔三日斷手又百年分
夜雨鳴鶗鴂秋霜感雁羣招魂呼麈尾何處召靈氛

山居絕句

草草亭臺布置餘今年眞個愛吾廬牙籤都放西廊下自有斜陽來曝書　朱藤花壓讀書堂分得桐
陰半畝涼新製玻璃窗六扇關窗依舊月如霜　鎭日山腰劚白雲裁量煙草話紛紛春衫不用金爐
爇自向百花香裏熏　穿林繞磴問桑麻空翠無聲染素紗笑撲衣裳似蝴蝶半粘竹粉半松花
山頂樓高暮雨寒飛雲出入小闌干浮空白浪西南角收取長江屋裏看　長風高閣易生秋客散青
天酒未收六代雲山孝陵樹一齊排著使人愁　雲錦淙邊折樹枝枕煙庭上寫烏絲顏含性命無勞
卜表聖功勳只賞詩　青蘆葉葉動春潮堤上楊花帶雪飄滿地月明仙鶴語碧天如水一枝簫
讀書鎭日爲書忙別有清眸一寸光問我歸心向何處三分周孔二分莊　萬重煙翠蕩空明四面紅
牆築不成十丈蘿薜千竿竹山中我自有長城　客秋此日正長途萬里歸來叢鶴呼半夜松濤聲作
雨尙疑飄泊在江湖

以琴與古林禪師易竹

抱出綠綺琴換師靑琅玕此琴分明出家去冰絲對月空愁嘆臨別再彈音轉促眞個絲聲不如竹明朝看竹坐清風未免感舊懷絲桐竹亦莫愁別琴亦不離翠僧家鐘磬我家月只隔靑山一片雲

即事

吹得鶯花老東風也暫停松聲晴亦雨山色斷還靑竹粉粘黃蝶荷珠瀉綠萍張融手何物小品法華經

謝鹿詩并序

家弟保侯明府畜蘭鹿跳出籓敗其葉隨齧明府怒囚之獄子才子馳檄救之且乞之檄成無任使者杭州何西舫孝廉適至喜捧檄鑿行日昳四弓丁舁檻車至奔觸奮迅不可逼視已而入高山騰深林躑躅呦呦首舞至地若曰減死竄竄且入山如太白流夜郎子瞻放儋耳也得其所哉爲詩塵明府爲得鹿者謝兼爲鹿謝

山人山居苦無偶常思得鹿如得友鹿本居山忽在官身雖官途心否否呦呦聲中張齒牙琴堂大嚼幽蘭花使君能吏政尙猛威不及汝心杳嗟信陵公子鷄伏嗔童恢賢令虎畏神從來國法及野獸傷蘭之罪如傷人鐵鎖鋃鐺牽鹿到囚之獄中獄吏笑雙角權爲圜土低生芻難祭皐陶廟山中之人笑且呼馳書救鹿鹿無辜譬如將我束手板我豈肯循規矩乎求者不得得者輕世間萬事何由平山人養鹿官養蘭蘭肥鹿健兩相安主人大喜阿兄語赦書立下鼕鼕鼓滿山猿鶴迎且舞誰爲嘉賓誰爲主夏麥芃芃草正靑山人日日吹金笙昨宵無夢竟得鹿滿庭雨滴芭蕉聲

雨

當窗三日雨對面一峯沉花有消魂色鶯無出樹心怒蛙爭客語新水學琴音折竹敎僮試前溪幾尺深

讀寒朗傳

楚王興大獄瀟海罹灾殃朝廷誅妖逆救者爲不祥賢哉寒大夫慷慨對漢皇自言當族滅不與入其章臣見考四時各以鍛鍊强考十連百千猶恐未精詳陛下問公卿僉曰大聖仁罪合及五族今止及其身天下已幸甚臣等復何言及其歸舍坐仰屋竊長歎明知覆盆冤龍鱗未敢干臣願陛下悟萬死臣亦安寒公語未終天子顏色變急命金根車自幸洛陽殿赦出千餘人哀哀淚如霰當時無此公青天空雷電

侵曉

侵曉巴童太喫虛驚呼雨濕北窗書小池陡長一犁雨漂出我家紅鯉魚

墾地五尺許栽禾爲戲

田小農易作開墾在須臾試此土膏美栽禾三十株新秧影太孤及長勢相扶芃芃綠雲舒亦若懷新居未敢望收穫姑且勤菑畬下不給妻子上不輸王租得其趣而已老農吾不如

雨後步水西亭

雨氣不能盡散作滿園烟好風何處來荷葉爲翩翩羣花浴三日意態柔且鮮幽人傾兩耳竹外鳴新泉啁啁一鳥歌閣閣羣蛙連暝色起喬木斷虹媚遠天蝸過有殘篆琴潤無和絃憑闌意悄然與鷗相對眠

僧房

僧房憑畫檻流目眺平原疎雨過千里夕陽紅半村風凉花氣歛室小佛香温昨日彈碁處苔階墮子存

積水暴流命僮建閘爲瀑作

雨停樹上聲水作溪中響溪當兩山凹奔流尤[illegible][illegible]呼僮來以閘銀河隨手長雖躍一尺布已過千人納勢連山帶飛氣挾虹橋往花落影不留魚去叛成黨逝者如斯夫空存濠濮想

倪素峯歸棹圖

我思作一舟其速如飛鴉不載人離別只載人歸家煙篷竹槈作未就年年遠客愁風沙先生持筆向我

笑丹青紙上聲嘔啞夜來有夢書有到我今歸矣遑知他

何西舫來看瀑布

黃梅時節掩柴荊聽得敲門踏濕迎舊雨乍來披草立新泉臨去向花鳴千枝荷葉珠同瀉一片銀河浪有聲絕似天台結遊伴溪邊驚看石梁橫

朱草衣寒燈課女圖

牆角春深一樓雨老燕雌雛作低語草衣山人四壁空繞膝呻吟惟一女貧家嫁女無奩資只有一本周南詩女郎呀唔未上口海棠花下親教之不願女兒通九經入宮天子呼先生只願女兒粗識字酒譜茶經相夫子阿母墳邊春草綠阿翁吟苦家無粟恰恐春華委逝波爲兒常買三條燭讀罷殘雞膈膊鳴茅屋一丸織女星

翁霽堂三十三山草堂圖

四海才名六十春青鞵布襪軟紅塵平生事事謙冲甚只有青山不讓人　香山涔水影迢迢綠樹橫陳葉未凋半畝草堂江上好不關門住等春潮　試罷彤廷戶不開談經重薦伏生才一時蘋鴿驚相顧花外蒲輪今又來

與郭鳳池侍講秦淮話舊作

當頭新月墜纖纖十二年來吏隱兼人似孤鴻雲聚散詩如老將律精嚴黃梅雨久秦淮闊紅藕花深畫舫添料得憑欄定含睇六朝春在水精簾　攜手雞壇五少年山河一夢酒壚邊參軍蠻語今能否海上琴聲更渺然舊雨竟無知己賦新詩偏有悼亡篇夕陽小騎梅花影苦憶金臺掃雪天　欲續鸞膠帶雨聽風駿小住玉河亭家家短笛橫窗過日日長眉隔水青深夜花明燈照影雕闌酒罷月當庭尋春我有藍橋路且飲瓊漿再乞靈　南州才遇郭林宗又說歸心似轉蓬墊角風標傳白下唾壺恩寵極

青宮天邊月落應思我山裏雲多不贈公遮莫題襟桃葉渡暮潮愁送夕陽紅

次日侍講納姬索詩

吹笛青溪雁影分一家人載兩船雲（侍講令兄先娶一姬）玉蓮花壓連宵雨六月深涼似爲君　尋春甘苦我深嘗此事難於上太行剛好一枝眞碧玉定情親勸汝南王

曳杖看雲歌贈張玉川

太湖白雲三萬頃有人看過五十年神仙贈與綠玉杖追雲直到湖水邊白雲都向煙波入先生曳杖湖邊立煙波重見白雲生先生曳杖湖邊行疑是騎雲鶴皎潔隨風落又疑雲中君飄飄白練裙誰知乃是玉川子半生腳踏長安市長安故人不相待富者乘車貴張蓋或如麟鳳翔高天或惹鷲風飄塞外不見爲霖澤物有餘功但覺白衣蒼狗無多在長揖五侯門吳江一葉開看雲揩老眼重理舊生涯鎖雲囊製更羸手攬雲篇費蘇公才醉倒洞庭山頂最高處大呼七十二峯雲出來

瘞梓人詩

梓人武龍臺長瘦多力隨園亭榭率成其手癸酉七月十一日病卒素無家也收者寂然余爲棺殮瘞園之西偏爲詩告之

生理各有報誰謂事偶然汝爲余作室余爲汝作棺瘞汝於園側始覺於我安本汝所營造使汝仍往還清風飄汝魄野麥供汝餐勝汝有孫子遠送郊外寒永遠作神衛陰風勿愁歎

雜詩三首

仙人王子喬成仙太少年張口吸虹采乘鸞翔雲煙忽然笑天上玉齒流電光奴視黃初平羣龍罰一觴遠謫西源去霜雪風蕭蕭騎鯨不得下一日如千朝歸馭浮金房琪花開尚好深悔洩天機守口如瓶小

鷲飈盪層嵐危葉隕寒露潦清察淵魚林空見狐兎觱觱霜華新赫赫金丸度幽人傾兩耳萬籟俱非故

戀茲秋更濁酒懷歲將暮揮戈少回光控弦無遠步英英對白雲衡茅須汝護　洪鈞陶萬類濛濛如沙輕賴有數行字賢者垂其名國史寫一尺不向卷首爭生存已無傳奚待垢隴平白髮不可鑄黃金不能成不如飲美酒未死先冥冥

春雨樓題詞爲張冠伯作

江南九月秋雨多采菱女兒唱棹歌歌聲宛轉入雲去木葉慘慘水不波金荃譜好何人製道是京江張公子公子滄桑四十年鄙人約略能彈指儂住錢塘江上村錢塘作鎮李將軍乘龍壻得張延賞花燭人間第一春崔盧門第武安家弄玉吹簫鳳引車豔豔華燈金作屋層層步障樹交花兩家門第氣如虹況復姮娥出月宮仙樂風高香遠近珠璣入掃路西東官衙書禿三千管斂費爭傳百萬工自憐髮短初垂頷鴨闌也看羊車客望得衣裳影半痕便成春夢三生隔長安作隊走名場市上相逢各老蒼忝著宮袍歸索婦馬頭纔拜北平王此時金印已模糊此日華池錦尙鋪聞說霓裳家按譜有時玉女共投壺憐才到處考袁虎意氣公然似灌夫誰知白日堂堂去黑雲一陣風來處竇氏貪爭沁水田石家禍起珊瑚樹魏其賓客霍家奴崑岡失火燒無數仲山父鼎孔悝鐘曾與山河誓始終兩入星牢都脫手一朝平地躓秋風雄雞斷尾何人悟象齒焚身自古同禍水家家欲滅難命燈誰肯續三竿罪雖全雪家何有死竟無名骨不寒青山莊在路人遊臺榭荒涼草數邱羊侃歌姬辭故苑謝公絲竹剩空樓門留賣帖風吹白柩過橋心水不流可憐一品令公孫曾是當年看殺人飄泊鰥魚身一箇春雨樓中淚潛墮唱斷秋山紅豆枝曉風殘月眞無那吳苑三更烏夜啼南唐一闋家山破芳草茫茫六代煙白頭重遇柳屯田耳聾怕聽興亡事（冠伯兩耳聾）手滑能調斷續絃乞食吹簫歸不得爲人權作李龜年樂府千章韻更嬌旗亭雪小月輪高曲終酒散琵琶斷剩有秋江咽暮潮（君爲文貞公之孫總督李衛之壻父适作方伯家產籍沒）

寄莊容可撫軍五排一百韻

辱唁思親謝開門畏路長自歸秦嶺雪翻戀讀書堂奉母身將隱懷公歎豈忘每逢吳計吏時訊丈人行
始憚西門急徐安子產良胥師平市價蕎樂阜金閶漢地開湢鹵周訾訓羅匡小笞都檢校頌繄悉平章
古戍狠烟靜新禾玉露瀼碑刊王穉子兩頌段文昌入耳膽清譽關心暗拍張名儒無覆餗吾道有輝光
苦憶長安日羣遊翰墨場飛揚鴻寶殿潦倒碧雞坊草綠王孫別槐黃舉子忙少年文戰銳傾國飲泉狂
爭勝拏相博詼諧體類俳登壇拜孫策如意贈姚萇舞或爲鸜鵒裘時典鷫鸘兩回珠蘂榜一樣姓名香
同是青鴻鵠誰爲白鳳凰筵張燒尾宴人看狀元郎簇簇宮花好翩翩馬首昂高遷孤客館直入上清房
園古杉如鐵松高鼠似麞雜花侵獸錦班管動琳琅濡蠟中涓侍燒梨御果嘗賡歌詩百韻待漏日三商
笙磬原同調人天未隔疆來看南苑月借宿屋東廂款款入同醉遼遼夜未央九霄風忽引二鳥翼分翔
傾耳鈞韶斷回頭海影荒金蓮摧白露銀漢隔紅牆驁馬何辭棧禪心不戀桑兒寬調禮樂卜式牧牛羊
沐水唐東海金陵晉建康繭絲紛校括伍伯走踉蹌吏畏烏銜肉民愁鳥啄瘡疏絃矜古調治貌薄時妝
格竟停崔亮廷難辱范滂鵾鵬悲腐鼠雞犬別淮王乞病風塵外幽棲鍾阜旁官聲存野老世事唱迷陽
甪里公超市庚桑碨礧鄉青霞暫瀟灑元豹識行藏谷口方名鄭中丞道姓莊當街呵赤棒南面坐凝牀
戲我稱新隸驕人說弄璋公以先得子自夸繞梁歌宛轉雜珮玉丁當盛德顏如故狂奴態不妨焚燒除夕夜佩
贈小鞶囊爲索長安米仍催白下裝尹邢甯避面王貢約隨驤寺起浮圖壁弓彎大厖強讓將鞍作几安
想蠶成筐筥日聞呼轅登山笑乞糧盧生重入夢衛女不安孀病馬羈穿鼻豪牛背服箱吾 皇剛北面
彼美竟西方腰鼓離兄弟函關鬭虎狼過秦非賈誼出塞似王嫱衫色侵中嶽鈴聲響北邙從軍新樂府
行客古河梁太華當頭墮蓮花刺目涼裂柔沙淅瀝甌脫雨淋浪盝子書難載羅侯債未償守株愁白兔
枯閨厄黃楊強逐衙官隊低持手板價陳人衣錦繡老婦拜姑嫜開府三秦壯將軍五色盲但教隨絳灌
不見試龔黃鴈塔慚名姓昆池弔漢唐毿毿遵祖鶴來去督郵蝗京兆眉痕嫵終南樹色蒼翀醫犀望八

宦局奧生牂老父遷江左全家別古杭乘船六月暑思子九迴腸風木悲何濾滄桑事改常官無三日作家有四人亡鬢亂奔蓬葆陽摧勝淯湯靈椿看彷彿孝水歆悽惶郎罷驚呼囝摩敦苦憶娘麻衣關洛雨葛履虎牢霜夾道埋車轂狂飈斷馬鞅蓼莪春草細岵岵白雲傷返舍空啼影輿襯更舉喪卜居尋近市負土出平岡恨賦原因別騷歌漫續羌深崇金帶客遠奠紫霞觴鴻筆書哀輓銘旌代顯揚憶雲泥耿耿感舊笛茫茫敢寄詩千字聊當葦一航崇轅依虎阜賢弟隔南陽公弟有信守南陽銀手都如斷金心各自將當玆春滿地遙想月明廊化雨沾芳草離愁寄海棠願言崇景德竹帛永相望

秋雨歎

癸酉九月雨聲諱一十六日脚如麻天欲壓我懼不勝月如羞面常相遮子今滴殘湘水竹一枝泣斷芙蓉花黃雲萬頃委溝壑垂垂玉粒生青芽山中高田尚如此其餘下田尤汙邪城中薪價長十重破籬敗葉爭搜爬牆傾瓦毀莠生戶豈無盜賊窺室家我聞銀河從古無人決一朝水落窮流沙從此扶桑根爛北斗傾更何人泛張騫槎我有一寸刀能剸妖蝦蟆洒掃青天送日月光照六合無纖瑕雲深苔滑不可上且聽兩部吹鳴笳

八月二十九日同補蘿晴江探桂隱仙庵歸憩古林寺

遊山同隊行看山各自領不逢桂花開且踏桂花影桂蘂何離離蓄意如未逞寒潭明空霜禪室納虛景脈脈夕陽沉泠泠天風冷道人登竹樓彈琴萬山頂　曳杖隨所如小憩古林寺經聲如有人松花飄滿地一僧長眉青萬竹短籬翠爲我滌齋廚供以伊蒲味時當晚課齊各各參佛義余亦慧業人拈花領微示出門秋正清下山月猶未回頭雲一重鐘聲渺煙際

驅馬歌爲傅將軍作

通典武舉制土木馬於里閭教人習騙謂躍上馬也將軍教士習之較精

嚴霜白躍演武場馬騰士飽秋日長將軍教觀軍士戲投石超距試古方牽來老馬如木馬柴立不動僵
中央儀氏丁中帛氏齒沙囊壓定古渠黃健兒抹額縛窮袴短衣都學廣川王一人騰踔類飢隼卓立馬
首當平岡一人挽鬣肆蹴蹋反腰貼地唱伊涼或韡雙幹超陣過紙鳶飛起黃頭郎或翻兜鍪挂馬腹倒
躍井底追沈光慾如老熊臥當道捷如祖髮遊呂梁健如堯廟橫踢壁快如樓季踰短牆超如西域白獅
子望塵嗅地知兵糧妙如獮猴與狗鬭羊淫鵝傲蝴蝶狂入覗馬如泰山穩馬覗人如蒼蠅翔三十六番
伎奏畢六龍閃閃頹西荒我聞擊賊貴習膽擲塗賭跳考精良又聞武侯制遊兵二十四陣翼兩旁候景
難犯緣陣脚馬隆戰勝因偏箱似此銀刀兼挺子橫衝天下何人當將軍大笑鳴頰起樹棃普黎歌不止
手舞長劍青天裏次及戈殳槍槊矢一回一試一自喜生逢六合無泥滓不入沙場決生死但縛大盜三
千耳拖腸格鬭血衣紫兵法可傳世有幾願爲張良爲弟子贈汝圯橋書一紙酒酣長嘆手西指如此夕
陽吾老矣

送秋二首

秋風整秋駕問欲去何方樹影一簾薄蟲聲徹夜忙花閒香漸斂水近意先涼從此冬心抱彈琴奏履霜
袖手憑闌立雲山事事非雨疏分點下鴈急帶聲飛楓葉紅雖在芙蓉綠漸稀何堪作秋士歲歲送秋歸

馬觀五侍講身後園亭鬻爲酒肆重遊有感

奉誠園裏石闌干手未憑時淚已彈我是華堂舊賓客殘花今與路人看　同圍爐火坐西廳記得鐙
光舊典型今日人亡風調在春山留與酒樓青　滄桑未滿十年中門巷淒涼迴不同一樹桃花無賴
甚主人何在尚鮮紅

鳳池侍講與兄某北上同卒徐州聞訃驚駭爲詩以弔

自截湘竹寫哀詞雙弔徽之與獻之一別便傳人永訣百年從此事難知兩行孤鳳朝天去半夜紅蘭帶

雪垂帷悵浮生眞草草不如落葉有秋期　似此人難過四十可憐官正要三遷驟聞死信還疑夢不解傷心最是天兩代芸香誰嗣續九原花蕚轉聯翩想他風雨彭城夜錯把長眠作對眠

自放

自放春歸自黯然雪飄江上散花天絳桃遠別楊枝去未必相依十一年　苦奪鸞篦夢一場誤卿自誤怕思量餘情還託橫塘月好照羅敷陌上桑

贈吳將軍 并序

將軍吳士勝從威信公征金川三戰皆捷金川奪氣將軍請往降之袍而騎酋長橫刀來迎將軍徑入虜帳笑曰暮矣索枕卧鼻齁齁甚酣旦召諸酋責以大義譬曉之諸酋齘𪗋不得語乃椎牛行炙蠻舞雜進公約正月六日詣大軍降凱旋　天子召見勞以酒擢官總兵癸酉二月挂冠奉八十七歲老母歸西川余相見於秦淮酒樓上聽述前事喜而贈詩

天威西討莫離支有詔將軍匹馬飛萬種頭顱堆甲帳九邊風色試征衣能教鐵勒驚三箭不用官兵殺一圍半夜雪花如掌大硬弓還射白狼歸　金川誰築受降城單騎從容自請行潑水刀光迎上客吹燈虎穴聽鼾聲捧盤香火朝剺耳傳箭江山夜罷兵椎盡肥牛三百隻歸來殘月在西營　閃閃紅旗海色開妖星半夜掃龍堆闔門泥首張嬰出滿耳夷歌來輔來旋矢長韜還武庫金瘡不裹上雲臺男兒此處難消受　天子親斟酒一杯　尊前老去霍嫖姚能說單于謁渭橋百戰餘生依膝下五湖歸計趁春潮黃金甲冷斑衣煖烏鳥情深劍氣消只恐雲中需魏尚未容採藥戴金貂

消夏詩十二首書扇寄何孝廉

不著衣冠近半年水雲深處抱花眠平心自想無官樂第一驕人六月天　欲采荷花泛野塘披披荷葉掃衣裳畫橈橫處雲波滿一个舟如小洞房　赤脚神仙絳節飄手揮如意把人招爲言萬國秋陽

裏儘有峨嵋雪未消　年來心性愛空明不弄瓊瑤弄水精自指頭銜堪辟暑一條冰上是前生
鎖斷花關客莫開白龍皮上冷雲迴只憑令史將風報不許徐陵帶熱來　北風圖掛劉褒筆白雨亭
傳王珙家爭及文人分射覆一場鏖戰綠沉瓜　浮瓜沉李傍清池香隔重簾散較遲何處涼多何處
坐四時筆硯逐風移　不覓雲英一椀漿不須漢殿借明光只教來見王思遠暑月能生滿背霜
日暮空堂蝙蝠飛新涼吹上芰荷衣班姬團扇情難捨翻勸秋風緩緩歸　苦避蚊蝱自築城綠紗紅
燭水窗明一丸星報來朝熱飛過銀河作火聲　陽烏一樸上天遊冬日人歡夏日愁背向雲中小回
首金風瑟瑟便生秋　炎歊斷路久離羣消暑歌成一寄君衫篷未搖風已到不知是盥是涼雲

南樓獨坐

清涼山色酒杯邊身在斜陽小雪天成佛肯居才子後爭名難到古人前萬重白骨堆青史六代黃金散
暮烟我欲騎鯨遊海上笑他不達是神仙　華子中年屢病忘霍王無短更無長編詩只覺近年好對
酒每思當日狂家爲種花貧亦得身原思退老何妨風簾殘燭亭亭坐閒看兒童蠟鳳凰

送傅阜園總戎之狼山

癸酉仲冬　皇帝詔詔公出鎮狼山東山高五十有三丈地險正當吳越衝白狼金爪躍日月紅倭花髮
吹腥風出海便可抗燕薊磨劍豈止搖崆峒此處位置　天聰明長城交與眞英雄白下軍民走相告賀
者在口憂者貌遙拜青天大角星何年流電重來照我本山中接輿狂張眼不識金人長忽然碧空見孤
鳳銜尾只願隨風翔公之風哉一何壯淺色黃衫麥鐵杖入陣先將鼓蓋隨稱身別造弓刀樣公之儒素
眞吾徒枝枝筆架青珊瑚輕裘時飄叔子帶閒暇亦投祭公壺神光一夜紅黃射（公能以神光驗禍福）翩然麒麟大
宂縱時飛葭灰臘月涼梅花片片鐵衣香天雞大叫催鼓角琉璃捧出金盆光旌旗十道拂海水龍魚爭
看清河王水晶鹽纂于場月暖玉鞭敲萬馬霜東夷讋服南蠻順坐擁貔貅作靜鎮夜唱天山勑勒歌曉

捭魚浦風雲陣明年三春積雪清山人一騎一布袍短衣渡海直入幕長揖營門作馬曹

三月二日泊水濟寺再贈默默

題詩看雪記吾曾高閣重登力不勝兩扇門搖青竹葉一江水照白頭僧新鶯喉囀燒香曲細雨烟迷寶塔燈且喜春寒人迹少琳宮清似玉壺冰　新柳夭桃夾岸栽鳥聲歡處有樓臺拔山古樹爭天立送客斜陽渡水來半夜舟停看月上幾番風逆轉心開詩箋替我先呈佛交與禪室老辨才

題竹垞風懷詩後 有序

竹垞晚年自訂詩集不删風懷一首曰甯不食兩廡特豚耳此雋言也按元明崇祀之典頗濫蓋有名行無考附會性理數言遂與程朱並列竹垞恥之託詞自免意蓋有在也不然使竹垞删此詩其果可以厠兩廡乎亦未必然矣

尼山道大與天侔兩廡人宜絕頂收爭奈升堂寮也在楚狂行矣不回頭

小倉山房詩集卷九終

錢唐袁枚子才

立春前一日與徐鳳木朱草衣集孟亭溪上草堂限春字

一個溪堂六酒人先春一日共尋春甕調小婦纔俱妙月近元宵舊復新風作半箏鳴竹外燈分雙蕊照花身明朝擬踏銀橋市各戴華陽自製巾

買梅

爲買梅花手自栽朝衫典盡向蒼苔笑他絕代高人格不等黃金也不來

種梅

十丈春山帶雪量一枝短襯一枝長安排要得横斜致閒與園丁話夕陽

看梅

最朝東處枝先發漸有蜂來雪大飄同是看梅誰仔細主人暮暮復朝朝　纔走牛棺如白龍忽抽千朶春　雲濃三更以後看不見明月一重霜一重　一般玉露總無私山北山南分早遲恰使人心偏畜雨最開多是隔年枝　山空養慣高情性春早長留好歲華恰惱一林香太遠致人尋得著吾家

二月朔日孟亭篛軒先後探梅得探字

山人無佳懷花開如生男衆客具羊酒開時紛來探去者將呼車來者初停轡去爲來者留一客化爲三巡檐嗅歷歷繞樹睨眈眈二月初東風春心猶包含一林香破口幾點珠明簪梅花如大賓賓主如春蠶裏入萬株烟昵語何喃喃花開未及白入飲未及酣留此飽看眼待月南山南

折梅

爲惜繁枝手自分剪刀搖動萬重雲折來細想無人贈還供書窗我伴君　侍兒心性愛風華學採仙

雲鬟上加自卷一雙蝴蝶袖忍寒先印最高花

白衣山人畫梅歌贈李晴江

山人著衣好著白衣裳也學梅花色人奪山人七品官天與山人一枝筆筆花亂潑層層起搖動春光千萬里半空月鬬夜明珠滿山露滴瑤池水倒拖斜刷雜亂寫白雲觸手如奔馬孤榦長招天地風香心不死冰霜下隨園二月中梅蕊初離離春風開一樹山人畫一枝春風不如兩手速萬樹不如一紙奇風殘花落春已去山人腕力猶淋漓君不見君家鄴侯作貴官如梅入鼎調鹹酸又不見君家拾遺履帝蹟人如望梅先止渴於今北海不作泰山守青蓮流放夜郎沙白髮千丈頭欲禿海風萬里歸無家傲骨鬱作梅樹根奇才散作梅樹花自然龍蛇拗怒風雨走要與筆勢爭槎枒山人聞之笑口哆不覺解衣磅礴羸更畫一張來贈我

菩提場古梅歌限大字與蘭坡學士作

從來廟古樹必怪竟有梅花塞廟大南都雨寺大者三菩提一株毋乃太有如人形共七尺忽然丈六金身在三寸之珠十圍玉此物豈合存塵界勃勃擎將雨雪飛童童欲把扶桑蓋一白光搖大殿明半開影壓僧房隘孤根入地花入天身在寺中香在外我生愛梅如愛色得此傾國癡擡挤初疑導從萬玉妃水晶宮闕搖環珮又疑白象散天花牟尼珠子穿旃枷睒睒萬目摩青柯喋喋方言譏楞派老僧古貌長眉青問樹疑年默不對但說前朝焦狀元曾坐梅窗拊梅背我聞其言彈雨指刧灰陣陣飛衣帶幾行青史後梅成幾堆白骨先梅壞梅花無情春有情年年二月開無賴長隨仙鶴記堯年未了人間香火債花氣烝爲十里雲繁枝布施千人戴勸汝莫矜橫斜影江南城小身爲礙愁汝狂吹清冷香諸佛聞之鼻破戒人生眼界那有窮物拔其尤意殊快笑我隨園二十弓年年種梅如種菜不妨無事有其心老衲大窮將汝賣巨鹽雙手掘梅根駱駝萬匹拉梅栽移植千枝萬枝中諸峯忽壓當頭位遊將聘汝力不能行且尋

君一而再諸公偕我禮佛頭且對此梅三百拜

贈張芸野司馬兼寄梅六公子

清商絃未絕春蠶餌絲成孤鳳棲高岡青鸞從之鳴江南春二月芳草綠已盈稀門者誰子禪纚鶴瓊纓贈我園客繭鳳裳曳華星示我國風篇大雅扶正聲曰予亟求友神聽慕和平雙丸不獨曜八駿難孤行琴彈鍾子期詩歌蘇子卿寸心相冥合千春有餘情　昔君遊南海作吏越王臺簫子吹簫送珠娘打槳陪振衣忽高蹈白華易小草來尋鹿皮翁共作商山老君家謝朓樓我家安石里閒有白髮親清霜照人子君年四十六我年三十九兄弟指其口此中宜飲酒　入門烏舉迹出門雞臑脯下山魚脫淵上山雉登木訪古到五官探幽登靈谷微雨過深夜山容赴朝旭待杖手足輕有書證據足芸野撰名山記　高塔勞遺眶破碑苦深目對酒雲數片落花燈一屋五嶽行未徧六朝跡已熟可惜吳市門不及呼梅福歸來春悄然苦色上深竹　我與梅華谿結交在長安其時諸公子頡頏如渥丹六郎最嬌小初茁黃金蘭今年隨君來七尺青琅玕感郎新詩好念我舊雨寒九原不可作萬事同波瀾此日足可惜來日苦大難君歸往茂陵遺稿訪凋殘　佳期日未宴僕夫告將去敬亭山上雲匪我留能住我有一樽酒淡泊如春露獨飲難爲歡羣飲亦不豫惟與素心人朝夕領其趣前有張邴嘗後有羊求與君來船莫遲君去船莫遲長恐飲酒時正是思君處

將抵淮矣忽爲大風所尼泊荻港作詩

我作長淮行誤呼龍頭艋重如曳牛尾難如拗象頸自知淮王山十日不得領亡何廣陵濤徐徐似汲綆微衝青山骨淡搖楊柳影篙工喜而呼胡奴笑且騁主人請起起抵淮在俄頃釣徒辭烟波漫郎理簪簪指妾書卷收催僕行理整自謂郎誕登待飯亦不肯忽然白氣升惡風破高嶺海水沸沃焦鯨魚拔滄溟墜波有跕鳶盪舟無完皿鰲斬帝猛怒瓦飛鼓更猛瀆壹壁欲爭椒邱劍空挺襟披胸可學沙射目且瞑

刻舟同縮屋劃地類畫餅方期壬遇巷何圖坎入井有如食鬣鎮正美嗾復嘆又如望神女臨御忽已屏翳行尚恐遲今泊更愁冷大笑風浪天萬事與此等

甲子秋攜陶姬至淮今一星終矣重有汎舟之役愴然成詠

春燈無夢不悠揚舊曲重彈陌上桑雙槳桃根乘月渡十年錦瑟似人長捲簾鐵影横江小過眼風花逐水涼華髮自悲成底事添丁嬌女字平陽

哭程荔江

一年一渡長淮水每渡淮時一醉君今日河山重對酒當年麈尾已凌雲千盤珍阜生前散萬古交情笛裏分愁唱山松行路曲哀蟬落葉夜深聞　長眠人已閉幽宮我是襄王憶夢中交甫珮貽雙角白夏侯簾捲四枝紅乙丑過淮見贈漢玉羊角鈕四姬出拜　琴書贈局諸兒小豪雨飄燈萬化空腸斷鶯花三月暮高陽池館又東風

黃河秋決聞陝督尹公移節清江寄呈四首

孤鳳身高易惹風年年旌節類飄蓬時當清晏誰聽策事到艱難始借公瓠子三秋歌向北元圭一錫水朝東相傳迎得司空馬流出桃花已不同　帝把公當砥柱看故教赤手障狂瀾麈談立止黃流濁犀照應愁水府寒上策漢廷推賈讓遺編唐代重韋丹華山使者嗟河伯使我軍中少一韓　何處江南非舊遊兩堤官柳識旌騶廿年故吏知誰在一局殘棋代客收元女九天留玉牒深宮雙箸夾金甌從今穩上黃鶴閣莫再亭名不繫舟制府有亭號不繫舟　有人黃犢學躬耕師友關心夢獨驚細雨春搖芳草軟孤花寒耐夕陽明謝安鬚鬢愁來白疏傳家山老更清十畝水田三頃竹知公且自羨門生

到清江再呈四首并序

枚遁跡隨園塵思久斷公手書招之令恍凡民苦加規戒類慈母之於孺子聞其語如在膝之下

藥未切脈情恐愛之過深而知之轉淺率爾言志請學仲由

自愛青溪水最清忽聞老鳳喚流鶯商量江上新行李檢點人間舊姓名殷浩何妨束高閣龐公久已事躬耕夔龍簫管巢由唱請自分途邊太平　一笛斜陽萬木飛中年哀樂雪飄衣水邊花淡春將暮山裏梁空燕獨歸卓氏酒壚三月斷鄂君翠被十年違如何野草鴛鴦夢尚有襄王說是非　每望旌旗酒淚痕當初薦表苦推袁總傳衣鉢終無分頗有文章好報恩書卷一編常按日梅花三百自成村他年李泌金鑾殿莫說陽城尚在門　接得郇公五色箋敢辭雙槳木蘭船蒼生望淺入難起絳帳情深月再圓白下孤雲芳草渡龍門高浪夕陽天可憐桃李青青樹虛領春風十六年

留別荷芳書院四首

尚書官舍即平泉手闢清江十畝烟池水綠添春雨後門生來在百花前吟詩白傅貪風月問字侯芭感歲年三日勾留千度醉爭教賦別不潸然　驪歌一曲柳千行荷葉雖離尚未芳四面鶯聲啼暮雨半竿帆影過低牆籬笆門小花能護歌舞臺高水自涼看取　君恩最深處碑亭無數队斜陽園多高樹國紀恩碑拓開粉壁換窗欞收得春光入戶庭古樹獨當人面立遠山遙隔竹簾青箭抽金僕穿楊試曲按銀箏帶水聽莫道夜深風轉緊要吹斜月上孤亭　諸郎個個似瓊枝握手風前有所思折柳自澆臨去酒攀花難問再來期鳥緣戀樹啼偏苦雲是還山見更遲記取高陽池館地江烟江雨一題詩

尹公和詩

敢云景物似平泉聊趁公餘坐晚烟千里入過袁浦畔一聲歌到綠楊邊青燈夜雨添新夢畫舫秦淮感昔年莫謂邇來清興減倫閒同醉落花前

曾記山房字幾行重遊舊地感荷芳花殘豈盡因春雨樹老仍多傍短牆把酒却逢新漲滿開窗共納北風涼林園賓主知誰是一片蛙聲送夕陽

半窗斜月透疎櫺草滿階除竹滿庭老去一身隨處好年來兩眼爲誰青琴彈古調原難賞詩帶離聲

轉怕聽怪底野心留不住小桃源內有山亭

臨歧攀折路旁枝手跡還留去後思黃鳥鳴餘添別恨牡丹開罷計歸期孤帆短棹隨風遠落日閒雲

出岫遲羨煞村居耽嘯詠可能頻寄見懷詩

寄聽頻

花開時節不離君花落琴河手暫分二十四橋楊柳岸春愁頻觸杜司勳　黃鸝陌上怨啼烏家有春

山似畫圖三日不樓雙燕子櫻桃花淡繡簾孤

畜鷺鷥

白鷺不受馴遙天飛積素與我兩忘機霜衣振微步側脰睇幽人如作魚兒捕淡交既目成頭白當如故

釣鮮颿先供瀹泉必手具瘦竹表秋清孤花寒日暮立斷小亭風淡月滴微露

闌鶴

海人貽雙鶴攜入秋山來鶴自適野性人能增遠懷所嫌園無垣羽翼恐當乖千年雖來歸而我安在哉

取彼青竹竿編爲三重籬風月有疆界去來無是非不徑而不竇朝夕舞傲傲語汝青田翁莫嫌鸞翮鎩

漢有陳孟公留客投其轄

馴鹿

名士非不佳太癖難入坐養鹿亦如之處名受實禍呦呦噤其口嶷嶷恃厥角未窺樹剝膚非烹書大嚼

昌黎厭蝦蟆柳州馴王孫主人援此例呼之爲惡賓

養松鼠

曾讀尸子書松鼠不知堂茲鼠何爲者依人爲餱糧物小有仁心銜指如恐傷身學慶忌捷拱敬丈人老

烟寒樹影停月白松花曉突如其來如竹竿青蠅蠡

惜兔

鍬如慕容氏白如玉衡星姮娥不收拾長鬚奔空庭爰爰性無毒趯趯時多驚玉雪忽墜地委化未分明
望月不動杵守株空復情解髖潑塞酒遺毛上管城爲誰空擣藥不能學長生

淮上乞魚門盆松得松而歸

青青盆中松惜惜魚門子一言贈故人蒼龍渡淮水其時松正花帶花遠行路粉落半船白香動春江春
入園未淡旬翠蓋先百草水聲淮北遙山色江南好

以松與蘭坡學士易柏學士不可

入意難屬厭機心生草木換松如換馬望柏如望蜀頗有柏主人搖手稱不可得失一老兵而忘我爲我
君既寶鼠璞僕亦享敝帚落日一襟秋歲寒兩家酒

題廣川載鶴圖送姚小坡牧景州

官清如鶴清官行鶴亦行一船官鶴雜官吟鶴能答鶴軒官不乘官艙鶴轉據今夜月明時抱鶴宿何處
誰能爲此圖補羅沈東陽罷妙追昔賢其人鬢眉蒼頹年感遠離溯下沾衣裳別我佐麾下恩好隆中腸
兒時羊酒地南部烟花場三春幽夢醒萬斛西風涼回首長相思如何不盡觴　行行已有日轆轆來
車輪不忍別吾園況此園中人園中人愧鶴不能傍君身斗酒爲君辭長歌與君訣寒雨厚青苔明燈散
黃葉呼童掃落花莫掃君行跡

任處泉太守在山陰得陸放翁快閣故址自倡七律四章託石帆學士代徵和者

石帆學士寄雙魚代索廬山九錫書洛下久推白傅達鑑湖兼得陸家居百年剡曲秋風後二月蘭亭春
水初遙想牆東避世者幾枝花插短轅車　四首詩箋寫百通恍傳仙語出山中會運點似黃鶴子琴

客騎須赤鯶公溪上苧蘿西子月竹閒聰戸宋朝風問君亭畔三更雪可遇梅花似放翁　楊憑宅子香山住齋復園亭王縉求自古文章傳勝蹟幾人宦海得閒遊迎賓先取靈書笠服食多從本草搜儘此烟雲銷歲月幾間草屋亦千秋　少年也有巢由在三十休官倘道遲勾漏郡中頻采藥麒麟閣上只吟詩青松各據雲千尺野鶩同游水一池爲訂西溪戴安道山陰明月是心期

效曹子建送白馬王體六首送香亭弟之壽春

鶺鴒鳴高樹阿弟歌上堂將適今壽春言辭古建康五月觸徂暑大火熹炎光有淚各無言含情且盡觴秋豆未落萁荆花方成行緣何明月來照汝不在旁　在旁無兄弟胡不留征輪輪蹄鳴轆轆中心難具陳無祿及介推履蹻勸蘇秦元瑜甫弱冠仲宣初從軍未行愁汝貧既行愁汝身負米慰白髮加餐健青春　青春二三月山中營我屋百尺闌干邊萋然芳草綠遼遼夜未央冽冽風已肅殘月覷哀柳昏燈忙蝙蝠秋一入山林寒先生手足海水日飛揚人生日局促鴻名滿八紘終竟誰骨肉　骨肉夫如何念我羸病時服藥頭岑岑有背誰噓之中年無絲竹哀樂來相欺弱女終非男天命頗可疑揚名不續姓達者亦狂癡噭噭澤中雁哀鳴求其私陰陰桑榆花漸老蔭本枝但願弟達早不願弟歸遲當年陽亢宗負弟山中嬉　嬉遊事未成余衷殊了了阿三娶糟糠阿五識梨棗兩妹各有適人少易溫飽弟也愛其名所期在遠道誤讀國風詩好色苦不早余已負少年君毋愁醜老雖非蕭史仙玉女翔三島亦非牧犢子七十猶枯槁　枯槁孟冬時百僚揮金鞭刺史謁府僚書記亦翩翩青鐲鳴廣陌采舟泛崇川玉雪含春語隨君還空山伯也朔風詩叔也何粱篇甥也亦能歌八風金石宣良時僅轉睇景運如風旋暫且學黃鵠矯翼浮雲天

答香亭見寄

不忍離君忍送君阿干歌到阿兄聞孤花江上秋深雨斷雁天南日暮雲何氏小山無夢草桓家蠻郡有

參軍碧芙蓉水紅蓮月待汝歸帆還夕曛

莊念農明府就撥白下予與晴江介菴往訊平安賦詩奉慰

一笛迎霜萬木疎挂冠人正聚江湖同鷗秋水波難定且喜晨星座未孤龍罷馬援談薏苡功成李牧算軍租拂衣男子關心甚收得楊彪孝竟無　久別成連海上琴青溪重聽子牙音風高燈影吹成雪雨過花痕淡見心四海恩仇歸氣數百年才命各升沉厄屯歌唱三千首我爲臺卿怨更深

閒寫七絕句

殘漏敲詩夜夜同銀缸晚點託巴童隔花自望讀書處斑竹小窗紅未紅　荷花夜靜月華凝花面添鋪水一層愛趁涼風小兒女綠芙蓉上試秋燈　采得芭蕉當席鋪自揩團扇寫官奴幽蘭窈窕青琴側吹氣撩人乍有無　何須橘叟問滄桑何必臙雞話短長兩個文禽學人語金衣公子雪衣娘　一樓書卷萬花熏靜掩柴門自策勛寄語公卿休剗啄名山高不借青雲

同張芸墅入攝山投宿鹿泉菴作

久聞攝山佳未攬攝山勝得逢素心人春暮發清興尋幽早棄輿賈勇遂脫鐙到菴日已暮山色窈然靜門前竹數枝帶雨將人迎老僧膜手言山大遊難竟盍養登臨力小住幽棲徑兩人以爲然雲臥意先定三更聞佛香一枕來清磬

贈菴僧爾霞

十里山深日易斜看山人住遠公家晚風初起燈搖閣溪雨乍來梅落花漏盡松聲翻貝葉夢回月影上袈裟羨他窗外千章木長與高僧共歲華

曉登千佛巖至萬松菴坐雲木相參閣分賦

臥起白雲團出入青松繞終竟諸琳宮何者爲絕好龍象崖如龐金光夕陽小蒼官儼環衛幽翠窈杳渺

一閣西浮天萬象羃其腦碧瓦耀陽阿欂櫨冠霞表斂坐息微倦憑欄數歸鳥露重葉生光風回鐘尚嫋

一笑下層巔輕烟動林杪

大殿外古銀杏歌

參佛先參龍樹根訪仙先訪羲軒民君不見棲霞銀杏樹兩株中有三皇春一雌一雄屹相向老龍拔湫

蛟崛強根蟠南極太陰深葉蓋西天花雨上我來張臂抱百圍一人臂盡十人隨不教日影漏到地但聽

風聲雲外吹空心斷節雪霜飄百刧昆明火未燒枝枝葉落依三祖歲歲花開送六朝嶧陽之桐雷火送

孔陵之檜東周夢終竟空王法力長雙留鴨脚棲鸞鳳　當今聖人開明堂萬牛巡山拉豫章匠石四顧

心徬徨高者斤削為棟梁脆者填竈為柴桑汝獨不焚亦不用終身慘淡蟠穹蒼遊客對之顏色變銅狄

摩挲三百遍半日空廊覓斷碑餘根猶露金剛殿

白雲菴

南齊碧虛仙捨宅存高嶺前朝隱士來補茆菴復整同是白雲人都無白雲影寂寂讀書堂沉沉功德井

池靜夜泉生雲深春色冷風韻一絃琴月白萬山頂

春雨橋

橋下三春雨年年落翠微淡流花影去寒咽磬聲希屐自行來濕僧從何處歸烟絲吹未盡散作野雲飛

天開巖觀岣嶁碑

秦人燬古古不收後人好古古難投六經百氏半難信吾於岣嶁疑爲尤古人書竹不書石磨崖考功秦

所留俗儒因之誣神禹道有奇篆垂千秋昌黎勇探廬陵索甘受百欺無一酬既有其說必附會青天白

日生蜃樓樵夫忽挈何致子蠹書八會荒崖搜楊君好事重摹刻長昇燦列棲霞幽鳥未分蟲魚捨鳳非

嚴瑪戈夏帶鉤箬如貳負抱桎梏怪如刑天揚戈矛醜如巖冢走餓隸亂如牆角堆蝸牛倉公四目苦瞤

轉夫仲雙觿雖雕鍛震雷文裂勢垂莊雞寒冰理斷盤堆虬口鉾目眯心深黑釋文雖具誰谷諏張公得之
躐三百我獨一言君無鄙周石鼓疑宇文氏僞𠋫書得大航頭龍威丈八字不識闔閭走問東家邱眞囷
從古事莫辨獄市一鬨心終兜刎此鴻文更無範奇而不古形拘囚歐趙摸搨萬萬本豈朵砂礫忘共球
昆吾之跡華山博枉被韓子笑棘猴瓦棺爛鼎備一格神功聖蹟理則不詞隱旣如秦客廋衆聒姑聽楚
人咻揭取一紙新雙眸遂續蒙葉喻禿鶖袁子作歌記所遊

登最高峯

羣峯齊俯首爭把一峯讓一峯杲昂然獨立青天上我來登此如登天無物與我堪齊肩白雲蓬蓬生足
下紅日皎皎當胸前手敲山門鎖聲落山下風老僧迎我便扶我怕我吹墮烟霄中開牕指示揚州塔入
耳頗聞瓜步鐘攝山到此局一變怪石奇松都不見不知人世藏何所但覺江光搖匹練仰首頻愁眞宰
侵長空斷絕飛鳥音遊山莫到山絕頂再上無路生歸心背山搖鞭風灑灑手擲金輪放西海

靈谷寺

停驂獨龍岡爰尋古靈谷密松蔭五里山門破尋綵紺殿儼皇居樓櫨無尺木萬甓疊穹窿青苔涼昏旭
古甃暗空廊飢蚊鳴佛腹訪古足雖健得徑初未熟指我誌公塔浮圖矗高屋示我曇隱泉八水勢洄曲
捲簾謁惠遠更進松花粥鶯語聚垂楊經聲散疎竹歸輿闌各入城山花八一握

孝陵十八韻

元鼎淪沙漠眞人唱大風從南控西北終古一英雄統類唐高祖家隣漢沛公元黃清戰血禮樂啟宸聰
重典秋霜下深心養士中虎龍占王氣鄰郡定江東蒼野勞耕象軒潮泣墜弓黃腸錘阜闊丹穴水銀空
松照金題碧燈依玉座紅川流僧指石廟倚石青宮青鳥衣冠歛中原歷數窮山河餘瓦礫士女亦沙蟲
苦竹搖天帚妖雲閃帝弓蘭亭將出匣牧火欲燒童　昭代寬仁極前朝典禮隆守園頒內監留像護重

陵不紊雖蕭瑟香烟竟始終冬青宋陵樹遺恨不相同

太平堤望元武湖（梁朝名飲馬塘蕭道成出屯元武湖至王安石而湖廢明太祖貯圖籍焉）

昆明池繞舊宮牆過客遙看飲馬塘兵氣昔曾屯上將水聲今尚怨舒王絲桐曲盡漁歌續圖籍烟消鳥語忙此日葵租三百頃中朝應賜賀知章（用徐紘答馮臨語）

徐中山王墓

鍾山之陰亂峯起勢如萬劍青天倚對山華表如山高大書中山王葬此龍碑摩空字百行銘勳敘戰明高皇草熏日炙雖卒讀摩挲青石神飛揚維王二十雲從龍南狗吳會西崆峒懸旗莫與子儀敵張口不談馮異功一朝威定虎狼都拔劍廷臣殿上趨博陸丹青居第一汾陽甲第賜千區從來鳥兔哀弓狗誰把兵權釋杯酒尉遲老計託青商亞父危機摘玉斗半夜吳王舊邸開將軍大醉誰遣來醒叩階前呼萬死從此臣心照天子北平軍老朔風殘上將妖星刁斗寒可憐恩賜黃銀帶尚有人傳白馬肝唐皇絳帛招魂起晉武鬚眉淚不乾祈連高冢橋山側昭陵弓劍同嗚咽一代風雲竟始終千秋花鳥催寒食野火光燒鐵券文杜鵑紅染金劍血遊客淒涼淚盈把松鼠侁侁膽古瓦欲拾殘槍鬪戰功敲火牧童騎石馬

梁武帝疑陵

古來萬事風輪走除出虛空無不朽忽逢攔路兩麒麟欲說前朝尚張口一麟腹陷泥沙深一麟僵蹲山角陰牙鬚剝落鱗爪盡風雨千年石不禁旁有穹碑無文字萬萬蠅書記某吏癸首有穴當胸穿分明隧入轀輬器得鼎不識仲山甫讀詩不辨岐陽鼓爭怪當年索幼安三宿碑前手摸撫有叟爲言梁武陵語雖未確心怦怦爾時鶉鷇難贖身誰將八綍禮臺城又聞地名石馬衝毋乃陳祖萬安宮當時鬚根剝骨掘規模那得還尊隆是梁是陳語正譁東風一陣吹烟沙黃圖我欲披皇覽白骨人誰認帝羓嗚呼君不見南朝二十餘陵盡建康冬青無樹烟茫茫

謁蔣廟

爲神爲將此山中皷帶依然漢上公冷廟滿殘三月雨靈旗吹滿六朝風階前泥馬毛如動門外松濤響在空昔日南郊今不祭盛衰君亦與人同

景陽井

華林秋老草茫茫誰指遺宮認景陽當日君王縱消渴井中何處泛鴛鴦

遭際

風豈愛吹花落地雲非肯讓月當天要看遭際竟如此世事悠悠總偶然

秋夜雜詩并序

余春秋三十八後頗畏秋風當之欷噓不已形貌夏肥秋瘦與時慘舒八月九日雨涔涔不絕桂無留花交好沈李二公愛而不見燈下寒螢蕭瑟逼我書懷

木葉豈肯去忽然秋風搖搖之猶未已乃卒聲怒號萬片墜古瓦如雪空中飄我起一吹雲中人如利刀

喉作鋸木聲漏盡勢益驕寒燈逼瘦影黃葉同蕭蕭人生非草木大化隨周遭所悲前三年未敢欺二毛

前年桂花開一雨天香過今年桂花開雨比前年大自從栽桂來逢開爲雨破天意竟如斯對花還默坐

嘒嘒寒蟬鳴趯趯草蟲響樸握朝蝶蹬絡緯夜續紡問是此何時尚無霜雪想西海有靈芝日伴桑麻長

青山塞堂前無事吟孤往　不朝那有暮無新不成故若云死可悲當知生已誤但愁溘然來未許先

營度又愁輪迴多耶孃認無數　至人非吾德豪傑非吾才見佛吾無佞談仙吾輒排謂隱吾已仕謂

顯吾又乖解好長卿色亦營陶朱財不飲愛人醉不醉愛花開先生高自譽古之達人哉　一日不讀

書如作負心事一書讀未竟如逢大軍至妻子咸我嗤名傳亦難恃何如梁蕭恭歌舞日歡喜余嘌不能

答推書行復起似乎未死前我法當如是有所爲而然俱非眞好耳　偶讀　天子詔防秋西開邊降

王來結贅雕弓鳴新弦一時巴陵王荷戈如雷頭僕也齒相擊能讀十三篇願得丈二殳爲　國銘燕然
唾壺敲茫茫秋霜化鬢羊自笑便了奴鼻涕一尺長　我年甫五歲祖母愛家珍抱置老人懷弱冠如
閨人其時有孀姑亦加鞠育恩授經爲解義噓背分餘溫傷哉縗絰時二老俱無存我今官爲家遠辭白
楊春古人不墓祭此語難具論既傷李密表更思王祥言隨葬固爲達歸葬終爲仁醒時今日月夢中昔
晨昏切切復淒淒愴然動心魂　吾少也貧賤所志在梨棗阿母賣釵裾市之得半飽敲門聞索負啼
呼藏匿早推出阿母去卑詞解煩惱今也得君羹歸山作烏烏兒已恨中年所餐較前少奚況白髮人齒
牙更衰老冬筍愛今多春蔥憶前好極目三春暉年年護萱草　雨自屋外鳴愁自屋中入秋痕簾不
禁寒影巢蟲出殘荷耿牛花搖曳暮烟碧芙蓉靜無言愔愔傷晚節趨盡雖一途久暫異所歷出門苦浮
念閉門苦闃寂惟有淵明詩甜如丹山蜜　書雖至萬卷豈無三千斤如何藏之腹重與凡人均我見
書中人與今不相似我醉還問書畢竟何人是　心與木石交家與老農居山中刈薪禾田中問菑畬
鮭菜二十七庾郎常躊躇木奴三百樹樊侯算錙銖人言君達人胡爲治區區余豈不自知萬物多空虛
但念人爲歡須財與之俱衣裳能曳婁車馬能馳驅送生未可必樂生當有餘果然桑榆迫昔用與今殊
誠恐不瑣瑣安得常愉愉若爲子孫謀眞是愚公愚　我愛沈補蘿巍然松柏蒼手摩盤古頂髮帶麻
姑霜鬣身元氣上浮世等粃糠畫筆爭顧陸書法追鍾王時扶綠玉杖來飲花間觴子訓摩銅狄宮人說
上皇竹石爲君古杯盤爲君涼但須聞談笑何必閱滄桑天若憐吾曹爲君駐顏光　我愛李晴江魯
國一男子梅花雖倔強恰在春風裏超超言鋸屑落落直如矢偶過不平鳴手作磨刀水兩掖扶搖風掉
頭歸田矣偶看白下山借園來居此大水照衡前新花插屋底君言我愛聽我言君亦喜陳遵爲客貧賴
之以樂死人生得友朋何必思鄉里　嗟余秉微尚恥以文字垂少小氣蓋世於書靡不窺上探靈王
略下窺管樂才天文及陣法一一窮根荄年歲日以增志氣日以卑靜觀天下事非我所能爲方策雖宛

在詩書多余歎琖臺無恙修陽攻空好妾靈龜曳其尾掉首還丹池不求動萬笏但求酒一卮歲月花與竹精神文與詩名傳吾不管不傳吾不知千秋萬歲中吾意盡於斯

晚眺三首

齒黑捲簾波入閒奈晚何登山立高處貪得夕陽多　萬戶炊烟升化作一疋布誰家舉火遲老鴉知其故　黃瓦鬱層層人言是孝陵蕩搖千里目寶光一鳳燈

讀史雜詩

莫笑人才古不如聽卿諧語足軒渠秺侯老養天閑馬呂尙長供使宅魚　漢家名器原須重白首爲郎總是恩無奈平明事朝謁韓嫣騎馬入宮門　堂堂獨坐五諸侯不見朱提錫一流唐納告身須帖括朱征常賦有留州　白水眞人夏少康忍將都護拒西荒雲臺治比輪臺盛毎發兵時鬢髮蒼　金枷早作吐蕃營笳鼓虛張梨樹盟識破夷情徒一嘆書生誰信柳宜城　韋裴作相日愁歎債帥唐時遍地看一笑王陽金不化三君容易八廚難　家家鶴膝戸犀渠自道如錐利有餘我愛錢徽知貢舉臨危終不發私書　赤棒傳呼伏上刑飲章金布欠分明買絲繡作劉從諫表請王涯一罪名　紘絕清商蠶餌絲盈虛肸蠁有誰知黨人不赦陳蕃死轉爲黃巾起太遲　樂府新歌子蔫篇望春樓下忽喧闐三郎能記游仙曲不記開元前十年

尹宮保四督江南寄詩問病依韻奉答

尙書來去石頭城野鶴孤眠屢送迎江上慶雲人四見山中小草病重生隨車雨又因風至不繫舟還帶雪橫寄與絳帷盧子幹新詩手跡若爲情　竹皮冠小不輕彈抽得閒身病亦安地僻雲山容我懶官卑進退較公寬浮雲過眼都陳迹古柏當空耐歲寒未識西川嚴節度可來花下簇金鞍

病中哭吳廣文

十一月二十六日吳次侯廣文問病隨園歸後具野蔬相貽未浹旬而訃至

病中聞死最關心況復聞君淚不禁一面未終來訣別九原長往斷追尋紅燈對酒山河遠白骨臨江雨雪深家有元瑜舊書記得知消息也沾襟香亭弟曾爲先生記室今在壽春

病起六首

病起初拈筆一枝笑將病態入新詩登堂喜似遠歸客扶杖苦於垂老時想爲文章傳尚早故蒙天意死教遲開聰定惹青山笑依舊渠來作主持　牙籤一半罥蜘蛛玉石零星散失餘頗有談功偏損氣新成耳學但聽書燈前髮短清霜冷枕上更長夜月虛人道騷人無別證爭將消渴誚相如　偶然洩氣類鍼芒九萬已箋盡藥方轉被庸醫增劇悶何曾名士有膏肓一梟破鏡春雖轉三縛纏腰痛未忘堪笑此身參負荷雙肩方且怯衣裳　不妨將病補蹉跎此際情懷足嘯歌謝客有詞扃戶穩消閒無物仗詩多參苓味苦思雞黍蘭菊花殘賸薜蘿仙鶴牽衣驚鸞笑主人小別又春波　學仙擬作五禽戲彈指剛償百日災難覓劉郎消食藥思尋武帝避風臺捲簾樹老生機盡問疾人歸死信來謂吳廣文　三十九年三大病匹如三世已輪迴　已去重來萬念差及時行樂可遲耶身原過客天留我物且同春雪當花金鴨爐多環几席水仙香冷撲窗紗陳情表共閒居賦貫斷山中老歲華

哭阿炘有序

乾隆元年寡姊攜二甥來歸長阿登次阿炘炘幼了了先君子心急抱孫命倣陽亢宗司空表聖故事令任戴冠矣余尚無子而炘性跳蕩擘箋弄翰亦有花竹癖余得明中山王更衣故宅亭石幽邃下臨秦淮命炘奉母以居秋八月與阿登同病痁余往兩摩其頂則兒重而弟輕也亡何余亦瘧綿惙幾絕昏憒耳屬有呼而急走者曰陸家大郎痊小郎死矣嗚呼數之難知也如此余不獲視殮聞爲臧獲所愚褊紂脆薄幾雜薪幹悲姊之憑欄望子淚與河深作哭阿炘詩二章

廿年枉種一枝蘭等竟成殤影又單望子毫空慈母瘦讀書燈斷小山寒憐余未盡三號禮累汝曾無七寸棺憐煞著司空同諫議古人難學淚空彈　非關騎折玉龍腰耳冷空聞子晉簫簾內落花飄旅櫬水邊橫笛白春潮新聯姻婭人何在定婚東海徐氏太愛風流樹易凋想是將爺來喚舅鄧攸此福也難消

八月十九日病至除夕猶未理髮不飲酒不茹葷雪窗獨坐

髮蕭蕭春寂寂明年只有一燈隔病餘身壞似秋蕉壁罅風來如刺客憶昔兒時嬲阿母子鵝殘炙屠蘇酒明珠綴蠟鳳凰來父腳騎燈竹馬走於今扶母升高堂兒獨清齋學太常思遣門生議魁蟹又恐消食無檳榔隣家爆竹聲紛紛徹宵驚破空山雲梅花橫斜作微笑笑我不似新年人年新年舊吾不知磨墨螺筆一枝莫管三萬六千日且了三十九年詩

喜終養文書部覆已到

一紙陳情奉板輿　九重恩詔賦閒居身依堂上衰年母日補人間未讀書花竹千行環子舍牙籤四面繞吾廬此中便了幽人局門外浮雲萬事虛

午倦

讀書生午倦一枕曲肱斜忘却將聰掩渾身是落花

題畫白頭翁

誰畫白頭翁一笑不如烏生來自白頭無人嘆汝老

小倉山房詩集卷十終

錢唐袁枚子才

立春後三日孫參戎贈桃核三升雨中撒種賦詩言謝

剛開病眼試春風便撒河陽種一叢花發待嘗千日酒山寬容得萬枝紅輕鋤照影波初綠好事迎人雨自東明歲將軍駐旌節公門桃李此園中

謙齋印譜歌

謙齋印譜古所稀譜成命我一歌之我作才語非阿私爲古混沌書其眉先生古貌清且奇鎖頤折頞毛髯髭東搨西摩靡不爲佉盧沮誦笑且窺穆王所刻宣王垂周秦盉鬲商尊罍三符六鳥蠶與龜速狠驅鹿爾雅詞以井爲闌墨作池以指畫肚窮孜孜先將六體探其微後以萬本騙其疵青石觸手成秦碑一刀初落追李斯二刀再入掃張芝三刀四刀萬馬馳太阿斬斷珊瑚枝神龍摩抑千熊羆翻翻鴻鵠行且飛芃芃黍稷紛離披縱者欲懸橫者低肥或如瓠瘦如欹唐印如筋宋印絲惟公兼之孰與媲我聞竟陵王所疑刻符摹印無分歧楚金非之作繫辭部居別白窮銖錙今之私印古所治龜頭左顧孔愉蹉犬字外向伏波悲昔人於此爭毫釐三倉爰歷書無涯皇皇炎漢嚴其儀尉律太史擁皋比九千籀試公卿兒曾瞞者姦何所知猶懸鵠書帳中嬉惜哉先生不遇時無人薦之軒與羲刻劃金石追龍威泰山琅琊空巍巍所逢公卿多穿鎚新羅國人來又遲立本呼作老畫師　空笑殺長康癡鐫勒使者非所司迻雲閣上誰相思熒熒白髮江之湄嚴家餓隸苦欲飢愧我說文讀若迷斷碑爛鼎堆堦墀口稱艾艾呼期期見公之譜涎滿頤捧出銅玉光離離索公一字酒一卮仲春壇纂花作媒願公壽考永不違

病

病來無事不蹉跎一任堂堂白日過睡早忍將明月別起遲驚看落花多

尹宮保使人問病且探往見日期因以詩答

支筇要試春來健擬過師門第一家久閉山中如處女翻疑簾外即天涯琴孤自落空庭雪梅老常開隔歲花若見南州徐孺子先生只可問桑麻

送李晴江還通州

纔送梅花雪滿衣畫梅人又逐花飛一燈對酒春何淡四海論交影更稀往事隨雲風裏過綠陰似水馬頭圍白門賸有三君號沈約顏唐李愿歸（白下稱余與晴江補蘿爲三君）署得新銜桑苧翁兒孫迎出落花風閉門展卷千秋在傍海爲家萬象空錦里故人排日飲桃源流水滿村紅回頭應問張宏靖丁字何如兩石弓小倉山下水潺潺一個陶潛日閉關無事與雲相對坐有心懸榻竟誰攀鴻飛影隔江山外琴斷音留松石間莫忘借園親種樹年年花發待君還（晴江所寓號借園）

三月二十四日答尹宮保手書

東風吹散滿庭烟接得郇雲五色箋問我山中春在否知公物外意蕭然讀書身健終爲福種樹花開也是緣笑語夭桃同芍藥閒書念汝夕陽天（來書云夭桃已謝芍藥將開子才恙想全愈）

春興五首

小倉山爲一家青繞向吾廬作畫屏病起翻書如訪舊春來養竹勝添丁幽蘭九畹披香坐啼鳥雙柑帶笑聽半角湘簾鉤暫捲楊花隨客入空庭

身居宏景三層閣家住香山八節灘愁踐落花時護路愛生春水獨憑欄朱藤架老蜂喧早薜荔牆高蝶過難呼與園丁作僮約幾痕新雨試魚竿

心事山居日日幽風廊水榭足閒遊侵晨試墨尋蕉葉趁月彈琴上竹樓雙隊飛時知蝶喜十分開處替花愁鸞臺婢子解人意勸放神仙藥玉舟

蕭蕭水木湛清華萬綠浮空塔影斜屋漏引來書帶草家貧開瘦牡丹花無求每覺人情厚有命方知我志差權作神仙天際想北牕妓卿鼓琵琶

碧雲英與玉浮梁酌

向花神奏綠章謚作洞簫生有願化爲陶土死猶香春光解戀身將老世味深嘗與不狂愛殺柔奴論風物此心安處即吾鄉

行路難

行路難難何處九閽虎豹疑疑角不聞雷霆勝刀鋸三塗四嶽稱嶄絕不聞壯士思歸去行路難難莫難于進洞房古來斷養卒乃嫁邯鄲倡難莫難於遊天閶龍伯大荒苦束縛竫人九寸偏翱翔女媧補天天不喜星辰錯落本如此鳳凰麒麟何有哉考父空行三萬里勸汝一杯酒爲汝前致詞孔子無儀同將軍葬伯夷王莽學周公相去亦幾希時哉時哉山梁雉聖人奉之爲神師何況任昉文章士低心紆意梅蟲兒涼州崔公亦名士小斬十萬夫人噫賈誼禰衡少年不解事乃對鵩鳥鸚鵡涕下如綆隳富不必師史與橋桃但須煮海求錢刀貴不必許史與金張但須祖籍居南陽李廣受奇禍衛青有成功心不以爲然大書太史公朕且用康習而況牛仙客公然高力士慷慨奮筆舌草無端而霜水何故而烟伏羲六十卦未濟終其篇衛侯悅支離人脰多肩肩已焉哉屈子問天天漫漫鄒衍吹律律更寒不如請君裏去郤模三十字洗去秦瓊刀箭瘢來聽我歌行路難行路難空長歎

與劉介石夜飲得天字

故人招我赴華筵同倚琴河試管絃雨過一峯生水上風高雙蝶墜尊前泛舟妓訪金陵子對酒詩歌玉局仙策馬夜歸街柝滿空山孤月正當天

題慶雨林詩冊并序

甲戌春在清江爲雨林公子書詩一冊隔年公子隨宮保渡江余病起入見見甌北趙君題壁聆寵不覺變慙顏爲欣矚重書長句呈公子並呈趙君

愧舞瞿曇甘蔗梢（趙題有前番猶是蔗梢頭之句）久焚筆硯學君苗自無官後詩纔好但有春來病即消海內芝蘭憐臭

味鈞天絲竹奏簫韶何時同作蕭郎客君奪黃標我紫標

春日即事

一朵芙蓉病半年芒鞋初試雨花天誰將漆葉青粘飯贈與樊阿作地仙　樵青婢子僕魚童書庫池西粟廪東四面春蘭半簾雨一琴横放坐當中　夢雨迷離雨鬢斜鶯啼紅日上窗紗客來知道先生睡代向春山掃落花　不伐櫻桃學姓蕭不教修竹妨芭蕉生憎棲鳳梧桐樹最晚迎春最早凋　高堂白髮愛青春萱草含風護寢門更種合歡花一樹教兒知道有晨昏　山妻解作鎖雲囊嬌女能燒迷迭香千盞銀燈照花睡夜深何處不紅妝　小囘中外小眠齋淺碧深紅次第排苦費平章風月手自標花隊寫牙牌　谿刻由來最惱公仙家服食自從容士安高士分明在不數夷齊及兩龔　二月天桃攔路開一枝筇杖踏青囘山行偏愛逆風立花片撲人如雨來

惜玉詩有序

余性耽古玉得復散去最愛者瑗一璧二玉蟬四田莞印一牘一兕一琫二客夏爲利市三倍又都決捨僅留翁仲斷珈環玦李膽印瓚柄而已宋李伯時有此癖共璜琥一十六雙散於身後然則余達或過之而好猶未也思往念存詩能已乎

得寶歌殘曲一章摩挲銅狄尚思量萬般聚散前緣定何必瓊瑰泣數行　物縱無情我有情殘花蹤蕊更分明公卿莫笑階趨慢玉珮瓊琚自一生

平生

平生頗識嫦娥貌兩度曾經到月宮容易有身天地內可憐無分古人中悠悠女嫁男婚事脈脈朝南暮北風且幸尊鱸心願足步兵今已住江東

移家入隨園

司空有谷號王官新製瓜廬十笏寬性癖嬾居臨市宅親衰不戴遠遊冠貧家擔石張羅易荒地樓臺草創難愛殺夏清侯傳在千竿日日報平安

估客樂

生不登巴寡婦家懷清臺死不見張燕公三十六鑪鑄橫財徒然長劍拄頤事玉階何不早同估客乘船歸去來百萬一紫標千萬一黃標蕭郎滕叔都解事麻繩滿屋風蕭蕭望春樓下烟花繞二八嬋娟歌得寶聽到揚州銅器多三郎顏色今朝好莫勒燕然銘休鑄蠻溪柱小臣有絹萬丈長繞還陛下南山樹

仲夏九日高淡懷方伯鳴騶枉顧

一徑寒雲鎖竹齋中丞呵止忽籠街隣翁指唱高軒過上客偏憐小住佳深樹流鶯窺羽蓋夕陽歸騎挂松釵依然五月嚴公駕重使騷人動古懷

平臺成

山頂一臺成青天明月驚似爭廣寒坐欲馭曉風行四角紅闌穩三秋碧落清從今雙眼闊處處見雲生

製小艇

一個舟如葉飄然秋水天初登波未穩學盪檝猶偏拾翠春塘月浮花日暮烟朝來忘繫纜吹過畫橋邊

削園竹爲杖

自踏秋林雨攜來竹一枝似龍頭轉曲作杖手相宜香遠尋花健春慵步月遲從今幾緉屐惟有此君知

毀門進古松

松也如高士門低不肯來蒼髯臨暮入蓬戶爲君開綴石分標致張燈自剪裁充閭眞有慶仗爾後凋材

引流泉過水西亭

水是悠悠者招之入戸流近窗涼易得穿竹韻偏幽洗手弄明月浮觴記小籌濠梁眞可樂魚影一庭秋

六月十一日紀寒作

六月披裘者高風恐未眞今年三伏日沿路見斯人無定炎涼事難調老病身篋中紈扇泣時過侚橫陳

遲彈琴道士不至

立盡碧梧影橫琴不見君酒涼千樹竹花散一溪雲海上水仙遠寒空雁翅分移情向何處孤鶴唳離羣

閒中

搖竹一身雨摘花滿手香自離城市遠只覺歲華長舊墨磨頻久新絃爪易傷閒中參物理獨立詠蒼茫

雨過一蟬鳴空廊坐有情人衰秋雁語花老蜜蜂聲水曲如招隱山高亦近名終當畢妻子郊外事躬耕

千石

千石漁波一釣磯暮寒催我著蓑衣深堂有雨琴先潤秋樹無風葉自飛月下鳥棲花影重雲中僧定磬聲希幽懷擬學唐盧從官愛靈昌竟不歸

六月十四日尹宮保過隨園

小隊弓刀過野田八騶鳴向綠楊邊穿雲覓遍花間路删竹栽通林外天坐久紅旗飄細雨歸遲喬木起蒼烟尚書回首登臨地流水聲中二十年　野人籬落賜評量愛殺風琴響石牀門小原非迎上客樓高貪得見江光（公嫌門小樓高）碧紗籠久詩箋淡紅藕花深帽影涼慚愧公卿識名姓未曾逃去學韓康

宮保和詩

十頃梅花百畝田結廬恰傍碧山邊不因小憩尋前路誰信仙源別有天立馬驚啼棲樹鳥穿林蕉散隔溪烟依稀遊屐曾過處回首風塵不記年　環池結構細商量花滿閒堦書滿牀暫倚危欄看野色紛排畫戟對欒光亭高只覺千峯小水近能教六月涼誰似林泉多暇日芒鞋竹杖總安康

疊韻再和

愛向溪山買薄田騷人住老白雲邊高樓獨上更深月小艇輕搖雨後天時爲花開穿竹逕偶因客至
鬬茶烟瀛洲得似幽居否同話西窗感昔年　漫把浮沉再較量丈夫容深處置匡牀捲簾風好迎朝
爽把酒杯寬映水光老樹千株憑錯落名山一角占清涼須知膝下晨昏好拈管還爲詠壽康

夜過借園見主人坐月下吹笛

秋夜訪秋士先聞水上音半天涼月色一笛酒入心響遏碧雲近香傳紅藕深相逢清露下流影濕衣襟
道有飛瓊贈琴來我不知道有許姓者見贈古琴已送歸園　多慚青玉案遠寄白雲司湖色明高樹秋痕散竹枝三更揮
手別心與七絃期

日日

日日桃花洞裏行鶯啼燕語已忘情聽來絲竹愁仍起作到神仙味亦平精力儘消文字障史書先讓貴
人名閒身頗覺垂垂老不鬬心兵鬬墨兵

書懷

烟雨蕭蕭草一廬百年心事付歸歟不希釋梵天王位肯讀司空城旦書花影乍離春夢後酒痕重拂故
衫餘琵琶槽斷秋娘老淚滴琴河水不如　自折黃梅雨一巾分花疏竹總精神無情何必生斯世有
好都能累此身日飲袁絲眞達者傳餐陸賈是天民饒他細數唐堯後高士名傳九十人

陶通明

陶通明初時騎馬後吹笙若非求祿偶乖舛何由得入金華庭燒成金丹似霜雪得者服之都長生一書
獻上梁天子焚香拜奉如仙經心知太清三年事不肯生子罹刀兵俗人不知空解夢青龍無尾天中行

醉歌

蒼蒼者天悠悠者土夷齊思耆農黃生薄湯武漢後無文章唐後無詩賦一言以蔽之今人不如古天何爲兮必使古人亡今人補滄海橫流至何所我欲排閶闔奪雷斧向天言之天毋怒死者吾欲追生者吾欲阻西施毛嬙常爲妻后夔師曠仍擊鼓但生牛莫產虎寧無孫莫棄祖時則春王樂則韶舞將見五行調八荒撫皇天安安享牛脯又何必擾擾紛紛更十二萬年而換一盤古

重九後三日尹宮保諸公子過隨園

門外蕭蕭珂馬音一羣公子踏秋林相逢露葉風簾下小試平沙半曲琴　眞似青天雁幾行（用公子集中句）穿雲掠水過回塘碧闌干外秋衫影都與芙蓉一樣長　天風高閣接流霞賈勇齊登眼欲花笑指雲中郎見否紅旗飄處是郎家（登閣見府牙旗）　秋老重陽碧沼鮮空山蟲語一林烟到來從騎隨風散偷弄神仙采藥船

傷桐

高桐倚西巖其下多牡丹花露爲桐掩主人心不懽伐桐攤燒之使露爲花專果然三春花妖妍皆可觀亡何秋陽來如火暴庭軒牡丹焦而枯主人喝且煩回思桐在時豈使暑能然意欲補栽之枝小蔭亦難當時牡丹開花不滿一旬于今大暑至亙月方洊臻主人悔次骨受熱無一言

即事

黃梅將去雨聲稀滿逕苔痕綠上衣風急小驄歸不及落花詩草一齊飛

王郎詩（幷序）

温皆山吏部愛歌者王郎嫌賢弟宰上元關防拘閡其同年莊念農儆河房近郎戲曰從我而匑少君温喜甚邀余與吳蘭臣汪秋畬等稱娖前行且飲申旦後止温書詩冊如蠶眠納王郎袖諸公酬之

一樹涼燈萬瓦霜四年重到舊歌場板橋添個旗亭事齊唱王郎曲四章　自是王孫解愛才故教雙姓使君猜（郎姓王又姓孫）衍波箋紙眞珠字便是溫家玉鏡臺　青溪咫尺路難通阿弟琴堂最惱公苦勸莊生居北郭王昌消息近牆東　我有閒情海內知連宵偏和國風詩紫雲艷極紅牙脆那可旁無杜牧之

再依前詩之數贈念農

三年穿老綠蓑衣鎭日悠悠坐釣磯爭奈前生是蝴蝶莊周來後入城飛　豐貂軟雪女牆東小院銀燈鬬水紅別豎酒旗花豔處賣珠兒作主人翁　湖海元龍氣未降揮毫同倚舊吟窗秦淮水上如珪月照見才人影又雙　征驂可記楚江頭露葉霜燈話未休君正風波儂正病隔年秋爲兩家愁

哭陶姬

姬亳州人工棋善繡癸亥來歸生一女名成兒今年八月四日病亡

孤花一樹晚風凋宛若神君未易招十二年來涼月色照人春夢盡今宵　去年秋雨病相如累汝殘燈兩月餘今日西風儂轉健玉釵聲斷夜窗虛　製曲空教嘆百年玉簫紅蜜總如煙生憎江上無情水只載鴛鴦兩度船　開箱遺墨膩簪花不見彈棋指爪斜惟有帨鞶針線迹壓郎腰下尚鮮華　琴聲不奏楚明光夢短從來恨轉長腸斷左家嬌女小麻衣低掃一簾霜　鐙花吹影滿庭秋但說他生事總休半夜啼烏兼斷雁一齊聲下楚江頭

送尹雨林之長安補拜唐阿

西園公子羽林郎典謁年同張辟彊雛舌乍含天對語唾壺學捧手生光吹來雲外飛龍引騎去長安金鳳凰只有故人深惜別芙蓉江上唱河梁

山鄰翟雲九孝廉招聽羽士彈琴

賓主一山隔相招聽七絃風吹秋在屋琴送月當天清露洗紅葉晚花明白蓮歸來雙耳冷餘韻尚悠然

尹六公子花燭詩

冰泮風和臘轉時鸞笙鳳管玉參差尚書婿嫁人間說開到瓊花第六枝　教持斑管自催妝不許簫聲累鳳凰（是日不用樂）要看崔盧好奩媵十三經壓女兒箱　蕭郎風貌最清華擁幔東方正曉霞半夜珠燈照涼雪一重春護一枝花　不須春思繞城南（公子贈句）九日春光獨早探郎若畫眉春有樣新年眉月在初三　郭令家風總愛才儻詩宮錦可先裁添箱更贈嫦娥線繡出平原公子來

有借朝衣者戲題一詩與之

柳州難起甓浮圖久把朝衫質酒壚弓弛更張弦亦朽舟縱不渡棹俱無

過王禹言太史舊宅

當街方策馬到眼忽魂消昔我來江上斯人抗手招梅花簷下榻楊柳水邊簫不是前生事山河夢已遙徹夜談三鼓全家酒一庭柳枝償婢價銀鹿贈奴星（以太史代聘吳姬奚奴見贈）華屋人何在秋江笛早聽今朝門巷過腸斷暮山青

哭襄勤伯鄂公

安西都護遠防邊信斷陰山雪後天降虜一朝擐甲起孤軍萬里受鋒先　龍顏有淚三臨奠馬革無尸半裹烟黿下殘兵歸問道口含心史向人傳　聽築長圍幾萬重將軍匹馬獨臨戎天山掃雪兵猶戰青海啼烏帳已空拜表淚留秋草上彎弓絃斷夕陽中男兒欲報　君恩重死到沙場最善終　前年制府看山時曾過衙門立馬遲壁上吟詩喚才子花間招隱駐旌旗（公過隨園門外嘆曰烟景太佳此人必爲山林所誤）燉煌遠道陳湯去結贊要盟柳渾知回首孫宏東閣冷哭君兩世淚漣洏

得張白雲先生集

難期著述傳身後且把遺書訪舊人同是一生辛苦事九京知也淚沾巾

書懷

我不樂此生忽然生在世我方樂此生忽然死又至已死與未生此味原無二終嫌天地間多此一番事禽犢可以烹只坐無所知鸚鵡苟能言人多珍豢之人而不好學倀倀如行尸何不肆微勤潛心書與詩鐘鼓聲喧闐其旁寢可安隔牆聞呻吟終宵爲不懽狂飈四野來當之了無害壁罅射涼風如芒刺難耐即此可悟道行行有所思汝穎利如錐君子不屑爲陳龍賜椎成君子愛其名　五聲徵音廢四瀆濟水窮八音匏響絕六典冬官空天地無全用聖人無全功胡爲蚩蚩氓卜卦尋求豐與其矜榮華一過如飄風何不留不足徐徐俟其終古人數五福子不在其中所以東門吳無子與有同

編得

編得新詩十卷成自招黃鳥聽歌聲臨池照影私心語不信吾無後世名　不負堂堂白日過卷中一字一編摩及時行樂春猶少惜墨如金集已多

古意二首

美人看花去忘却身是花花如有所知願嫁美人家　毋爲傖父妻甯作所懽妾不見甘蔗生枝枝從旁出

小倉山房詩集卷十一終

隨園三十八種

詩集卷十二至十九

八

錢唐袁枚子才

許滄亭觀察亡逾年矣家不戒於火遷柩南郊孟亭太守招同人載酒爲安其靈

一盂麥飯出南門都是蘧園舊酒人里巷有災空引轆夏侯無客不沾巾生前華屋花長閉城外清明鬼亦春腸斷江頭王武子黃公壚下說音塵

過錫山訪嵇少宰不值

久別春風意惘然一朝船到戟門前蒼頭覔主無尋處紅樹留人有晚烟想戴豈貂宋靈藥可留餘夢入鈞天輸公色養眞淸絕蔽水名山第二泉　綵衣前歲駐山陽團扇題詩寄數行細雨吹燈春夢遠嬌鶯啼月落花涼當時燕子樓華屋此日閒雲過草堂愁見絳帷盧子幹季長絲鬢已蒼涼公子承謙從余授業

引鳳曲有序

庚午秋余避瘧蘇州或繩張校書女閭獨絕瞯之則擁髻疑立妙婧流靡自言小字阿鳳生十九年迎歸秋齋隨郎轉側亡何搗母來嬲歸淚涔涔下問欲留乎不答問他郎何以不如是亦不答瞪赤側袖中色然而拒恥作河間姹女既別不知所往今年春余再過吳鄭叟者指天台山有桃花不知劉阮故舊雨既見各齒擊曰是也喜且悲誦前詩略皆上口少選屏人曰能爲妾道地者君也肯畜鳳耶當以傳婢禮見肯好鳳耶當以女弟禮見人壽幾何君忍一再誤耶余書楚人稱娟調之鳳無奈何乾笑再拜適故人劉睿元趙文山官其地而秀才戴右麟有下逹之託訟言其故答寄猳逐之六月九日執燭前馬婚於戴氏余讀會眞記常怪微之悔過有不終之恨然則如余之以不終終之者較於微之當何如也作引鳳曲一章

姑蘇城外三春水年年生長如花女牛渚磯邊臨汝郎泛水尋花狂不已乾隆庚午六月初長陵小市駕

輕車迎來絳樹花同笑比到珠圍玉不如雙瞳剪水鬟橫雲千蝶羅衫百鳥裙才共旗亭題壁更隨深巷駐雕輪自言家住橫塘口都知錄事聲名久彈箏慣唱小秦王舞袖能翻大垂手但看釵頭玉鳳凰兒家名字君知否二八芳年嫁狡童浮花浪蕊日西東蕉葉有心空捲雨楊枝無力自隨風一朝曲破周郎顧碧鸞尾接銀河渡願作銜泥燕上梁休教落月烏啼樹碧玉回身抱滿懷可憐金玦易離開門前阿母香車至坐上啼痕滿面來此時無力唱回波此際情深可奈何不學丁娘索翠翹不封朱帛寄櫻桃只留一把想思淚當作珍珠兩處拋明朝電過碧雞坊銀漢紅牆事渺茫青鳥信沉劉禹錫碧天腸斷冷朝陽十年阿軟重相見桃花依舊如人面雲雨襄王憶夢中王琨舊手存團扇說到滄桑我欲愁蕭郎萬里走涼州往日館娃餘蔓草新添小婢學梳頭殷勤若把三生託惜花爭忍看花落振觸媧皇煉石心難禁子夜連珠諸定情代看水晶盤嫁女無如戴叔鸞下託長官劉子翼上求太守白香山昔日鴛鴦今鴆鳥蓮花度出污泥早換羽移宮總是春將姝改妹知誰好閶門萬口說因緣紅豆金荃播管絃劍墜龍淵雷拔地珠升滄海月當天惆悵當年范大夫西施網得贈東吳今朝竝道傾城畢明日扁舟泛五湖

為王壽峯題問天圖倣玉川體

我聞秦宓言蒼天實有耳胡為楚大夫問天天不理三千年後玉郎來拔劍斫地頭如雷口存三寸不爛舌仰首只望天門開更有青雷子下筆巧安排畫作奇峰直上離尺五儼然漢武皇帝通天臺手摩星辰呼帝座笑殺赤章道士胡為哉一部十七史欲問問何處且摘疑端三兩行請風吹入雲中去一作望天天豈飽鼯鼠食之不知惱潮退偏教虜馬來風起猶嫌殺人少試問謚之如何箋歐公如何考夏后羿逆迎三嬪獻自天雨暘悉憑應上公霹靂怕逢薛孤延昂然操懿來配享文王后稷退避不敢前又何必重黎為隔絕黔嬴為周旋臣請手斬九關豹身推阿香車白榆燒作玉樓照銀河洗盡筆底花三十六皇各獻狀羣疑滿腹願倩麻姑爬倘有關語問舛錯請將臣身賜喫金蝦蟆帝臺浮觴百神方醉忽聞讒言鉤

鶉如畏濤號噴雨立六鼇含星對道是問天天不答只恐萬年之後倚枰低簺人上天都來爭此位天帝
面方一尺有慚色乃召孔子謀孔子口稱不怨天恰呼喪予兩淚流且釣鯉魚逃亶州更召周公來命代
天致詞衆人又言周公天妹所生天有私故把風雷驚破孺子疑不然剪爪沉河事已矣至今空自聽鴟
鴞周公聞之只得斷嘿陰喝如聾俱正在支吾間忽有褒衣博冠者自稱唐臣柳宗元代天作對大書空
道天者乃是太虛之積氣難捫難舐青濛濛雨師風伯傀儡耳木強柴立隨癡龍奉行第一次混沌開闢
所有之故事有如優人演劇不能小變通 ● 切聖狂禍福風災鬼難各色目均是聚六州鐵鎔赤堇銅鑄
成一冊作交代使玉帝搖手不得而后許登庸龔并三科五行有生尅亦非天道幽遠如張弓並非仙丹
佛力能挽轉亦非眞宰忽醉忽明聰惟其事原板板故其形常夢夢君不見王莽請雷不能下魯陽揮日
何曾東侵削龍伯不見短吹噓火井何曾紅又不見石補勞女媧頭觸怒共工星隕驚梓愼月蝕愁盧仝
自從開闢至堯舜雙丸業已減至一分許何況四千年來減未終自家三百六十五度難料理那管人間
乾啼濕哭諸沙蟲可笑世界海妄窺靜輪宮枉剝麒麟皮郊鼓擊逢逢碧天若有情早已老成翁太陽若
下坐何以燭蒼穹譬如治家者尙且學痴聾偶遺食餌魚鳥喜偶覆湯火螻蟻凶只緣人大物小難檢校
人實無心任過功何況天闕鑰匙藏在烟霄上清風一重雲一重赤縣神州九九八十一萬計中國渺小
如蟻蠓提向瀛洲賣不值錢半通那能刻雕省記勞化工汝何不解天豉飮天酒逍遙宮媼游戲星童任
黃頭之變青曾聽剛須之生元蟲胡爲乎學楚狂呵壁唇焦舌燥徒驚明月而惱春風王郎聞之心悶悶
姑學聖人存不論且待十二萬年之後全局終再與徹底通盤作一問

過蘇州贈莊容可大中丞

朝　天聞說返巾車芳草萋萋梅熟初舊雨正停膏雀舫新恩剛　賜紫泥書談深半夜頸長伯學重明
時陸敬輿　宸翰相期何以報爲公一讀一欷歔（賜詩有速歸其善話斯民之句）　牙旗紅閃夕陽明許住南樓客

亦清（廬上題句清到南樓客亦稀）梔子花開春四面女兒香暗月三更心驚海甸哀鴻色腸繞閶門打麥聲笑索官倉
一囊粟故人今已是蒼生　隨園往歲駐征驂葉葉芙蓉露正酣同把科名憶年少各分吏隱占江南
看山妬我三間屋出拜輸公九歲男廿載韶光風過眼雲龍角逐尚能堪　相逢花下一題襟買棹横
塘作越吟春酒玉堂天上夢清明遊子故鄉心人間努力留遺愛世外閒鷗聽好音莫忘棲霞山畔路碧
雲紅葉共幽尋（約共遊棲霞山）

還武林出城作

還鄉重出武林城天放湖光半日晴翠鳥銜烟飛雨後花枝當路勸山行采桑人少蠶猶小銜尾魚多水
正清三十年前舊遊處荒橋野店總關情　屢問前溪路幾重故鄉翻與異鄉同行人肩出菜花上村
女臂彎桑影中兩岸茶青三月暮一絲髮白萬懷空傷心怕說南唐寺他日僧歸塔可紅

過葵巷舊宅

久將桑梓當龍荒舊宅重過感倍長夢裏烟波垂釣處兒時燈火讀書堂難忘弟妹同嬉戲欲問隣翁半
死亡三十三年多少事幾間茅屋自斜陽

將歸白下別莊大中丞

閒雲偶過玉闌干曾費華堂兩頓餐今日春歸儂亦別新花攜上小船看　朱履平拖柒載前江湖道
衙兩悠然不存半點雲泥迹恐把初心愧昔賢　杜甫潭西久寂寥滄浪亭上兩回潮花間不唱高軒
過知有憂民病未消　連宵風雨滯春寒不特花殘客也殘賦別江淹留贈語得君容易得民難

歸舟回泊錫山喜晤描修少宰別後却寄四十韻

小隱袁臨汝遺榮賀季眞相逢端午節一笑惠山春巢燕難忘主馴猿尚號賓廿年燈火夢萬里別離身
杜鄴兒從學林宗雨折巾慙非千里馬曾過九方歅適館懸刀榻移齋近紫宸書聲槐市聽經義禮堂陳

地煖花能發鳳高翼各振有緣通世好無分接清塵（枚出孫文定公門孫出嵇文敏公門）賤子南征日先生珥筆長飛觴灑末吏分俸潤行人碧海翔孤鳳空江走弱鱗公才慚謝眼舊手失王筠沙坂霜蹄駿鹽車獨角麟憶雲泥有意犯斗路迷津再踏天街雪重污相府茵鬑鬑臣面改奕奕歐頭新令嗣衣辭褐司農手算緡李膺方接席不豹又投秦讀禮車仍返還山手更龜萱室高甲子松影守庚申往歲黃河決勞公赤舄巡詩新閘扇蹭舊雨點心頻渺渺瑤華信飄飄弱水輪還朝歌瓠子贊化佐洪鈞爲奉潘安母歸尋張翰蓴江天揮白羽腰帶解黃銀春水潮痕闊沙堤草色勻兒時思釣弋膝下問羞珍觀樂應歆膳披貂更采蘋鶯花歸哲匠風月識宗臣笑我爲殘客先公作逸民四旬雙鬢雪百歲兩家親飲水知官味尋春忘旅貧可能稱幸草差免蘇勞薪逝水傷陳迹知交感宿因奚童情宛宛弟子禮恂恂半醉辭華屋深秋望釣船何時宋季雅千萬買芳鄰

謝趙黎村徵君治病即以送別

當時同日賦長楊廿載賓鴻過草堂白下秋燈明舊雨青山花影瀉重陽元方齒長居兄輩中壘才多解祕方剛是仲宣愁體弱苦教秤藥累眞長　已將仙露挹靈苗便引晨風去碧霄活我只因緣有舊離君轉恐病難消秋深古道詩逾健霜滿黃河浪不驕倘拜東平憲王墓爲言故吏鬢飄蕭（黎村故爲親王客）

出塞圖

陰山風大雪花明西馬沙場落日行漢代邊聲新畫角秦時月色古長城春寒少婦三更怨酒熱陽關萬里情笑我封侯無骨相不曾青海事功名

病

當階飄落葉我又臥高樓山裏先生病人間天地秋爾涼蟬別樹風緊幔嫌鉤倘有關心問梅花補種不

瘧

宋玉悲秋時趙羅指作候八月乃有凶余丙戌病以八月三年拜賜又幾疑彼瘧鬼匪寇乃婚媾初來頭岑岑須
臾眼黝黝投之深淵些層冰剝膚膜忽而臨鬼依焚燎相灼灸襄陽水正淹赤壁火復茂冰炭各爭陰
陽互擒覆如潮不愆期似箭必滿彀疑賜牽機藥足前頭欲後豈作木居士火穿復水透賊退氣尚懸渙
汗如淋漓年勞喘更哮黃鐘鳴滿腹淚滴瓊瑰珠夢逐南門跦衣帶結成繩髭鬚鐵耨強鉏足躑躅
父肯傴僂臨淵測日影擊柝如伺寇望赦如災星月蝕如待救十爛窮貼寢六祝難詛咒我怒呼鬼來大
聲與之哃汝本黃帝孫暴虐乃勝紂景丹古壯士爾已往相狀少陵昔詩入三載爾不宥有意病君子吾
將上帝奏逐汝伴刑天驅汝貝狗鬻壺涿書鬼名空青摘鬼宿鬼乃跪陳詞公言殊貿貿予來為公迎予
去為公留園中風如刀公獨披襟受池中月如霜公帆方曳繡快意禍機積放懷余毒厚匪獨此之由求
治亦太驟一年二豎來豬醫最貽謬栩然大金丹雜進如米豆逐虎而閉門倒戈以自鬬陰血遂猝僨發
癥儷宿瘤一年小作惡呂醫亦甚陋浮脈更升提心闕聞血臭非鬼亦非疾誰則任其咎公愛讀史書奚
不覽宇宙漢祖與唐宗大網遷魚漏寧無水旱災元氣仍交姤建元久視年科條漸輻輳桑孔法錙銖周
來禍結構添眉混沌醜舐糠雞犬瘦身世將毋同公胡勿參究古帝有人皇三萬八千壽其後神農來草
根殺老幼扁鵲剖齊嬰妻子避左右醫師屬家宰十全更罕覯瘧鬼誰侜張病人不病獸況公無膏肓奚
暑亦邂逅既來莫天閼未來莫俯就勿吞棘刺丸勿恃春秋富新壯謹遊房大夫祀中霤示吾杜德機吾
去敢留逗願公如伯夷念惡勿念舊毋學蜀市人天皇滿背鏤更顯如石虔聞名鬼已走毋學高將軍功
臣閣上伏予聞意恍然如挹浮邱袖幽宗夜九拜朝霞日三嗽逐醫不逐鬼設藥如設臭慎以代昌陽和
以為甲冑看花喚都兒伐木課辛秀悠悠紅霞嚼坦坦青陽皺上壽何敢期中壽請永守

五八臺

簷雲四垂風莽莽銀鐺鐵鎖閶門響閶門側目耳向天天語不聞聞東廠東廠逮者周先生入不識面聞

其名九重天子詔安在阿儂此處難橫行李陽老拳一揮臂萬手如星撒平地破柱難探逆鱗頭拔枝且奪元兇氣萬人散盡五人存顏馬周楊市井民戴頭笑見高皇帝千卿何事徒紛紛從此緹騎不敢狂九千歲事旋消亡收回七首知何限抵得彈章更幾行君不見漢孫斌奮拳格殺單超更竟救興先從朔方又不見唐五王上陽宮裏相扶將不與同福同其殃當時高冠若箕數十輩子姓跪起如奴忙豈無麒麟三丈護華表早已瀦沃蹲牛羊何人肯奠酒與漿五墳纍纍春凄凄三月草長蝴蝶飛可惜梁鴻生太早只知穿冢傍要離

即事

三尺清溝手自開引他流水自西來明知東去留難住且在儂家過一回　聽來鳥尙佳音少想見詩吟好句難戲把桃花吹落者玉盤盛著當春看

自嘲

苦被詩書管常驚日影過印禽三面刻墨慣兩頭磨學老先扶杖辭官早畏靴賓朋名屢忘徧記古人多

歸舟作

姑蘇買舟白下行柳枝相送桃根迎三日勾留未出城一夜春潮打船尾交頸鴛鴦宿被底行盡江南三百里篙師呼酒我品茶休驚休喜休嘆嗟順風逆風總到家

寓目即書

得失人休惱塞翁憑欄不覺笑東風蜘蛛自道張羅巧網得飛花誤當蟲

韓昌黎孫袞中狀元而世人不知詠之寄慰魚門落第

韓門曾有狀元郎底事無人說短長想見世間公道事不將科第當文章

水軒主人招飲月下作

江城秋在酒人家酒對秋光興倍加風定竹呈千个字霜高梅孕一身花紅鞭携出天山雪肩圍山暗紫密陣獵示
菊排成錦帳霞半夜風燈送行客滿牆醉影尚欹斜

答子孟亭訊梅

寒梅初種後曾與故人期待放一林雪各吟千首詩忽來連夜雨凍斷早春枝自是花渝約非關沽酒遲

小倉山房詩集卷十二終

錢唐袁枚子才

聞叔度少宰復　命軍營寄懷一首

嘗羞隨陸不能武今見終軍能繫虜萬里馳歸草奏箋白門夾道看袁五袁五袁五貧賤交長安市上同遊遨一朝致身青雲上華嶽峯高少依傍人驚儒者亦知兵我怪西江還出將　聖朝神武滅高昌車鼻窮酋遠遁藏馬謖已誅君奐死　朝廷未免憂邊防侍郎慷慨臣請行十奏九合軍中情王修侍從解機變崔浩胸中盡甲兵繡衣玉斧南薰殿　詔許千官設華餞親解金袍賜狄公戎裝[illegible]換書生面一路龍沙持絳節交河馬踏層冰裂刁斗聲飛瀚海雲刀光凉動天山雪元帥靴邊問　主安三軍傾耳聽籌策屈指婁關首可傳班超生入玉門關拔將銅柱全收地獻得金人好祭天城南少婦寄征袍堂上萱花露正高誰知天外揮長劍依舊歸心折大刀男兒讀史長嘆息貂蟬每借兜鍪力健士奚須杜拍張詞臣已見歌勅勒　天恩朝夕下明堂旋矢彤弓寵未央聽說阜陽女兒隊添唱從軍樂府章 謂采玉

倣劍南小體詩

春日山居事事宜閉門行樂少人知亭移舊料功成早樹換新泥葉發遲禿筆管仍裝塵尾斷琴絃更約花枝年來悟得忘名意除却風懷不詠詩　春影離離過畫廊送春人與蝶俱忙歌聲隔苑聽尤好花氣隨風到始香稚女鳴環爭白紵旁妻獨忍種青棠消除長日知何事只有傾心美索郎　朝烟暮雨倦登臨閒倚危樓憶古今螻蟻尚存封建法圍棊時見井田心山花受月紅成白池水如人淺不深中散春愁無著處幽蘭開處去彈琴

題李後主百尺樓

黃花水小雨潺潺南國樓臺夕照間如此長江被[illegible]去當年還唱念家山　檀槽金屑小琵琶姊妹承

恩似趙家聽到流珠歌舊曲一時腸斷六宮花　保儀不愧女相如手掌牙籤萬萬餘爭奈焚如學蕭繹國亡還怒到圖書　草草南朝一夢過潺潺春雨奈愁何官家賴有重瞳子洗面終朝眼淚多　六道戈船出上游香孩兒藥號牽機出禁宮此人又似不相容檀來歌罷江山穩只合全家哭世宗　金字心經手自焚命燈竿斷九霄雲無情最是西天太不風流闖𢬵臥榻鼾聲地轉忘燕雲十六州　千年故國水雲涼樂府歌殘曲數行父老營齋妃薦福何如文士弔斜陽佛送過蕭梁又送君

舟中作

有雨行偏速無江渡轉難行藏須自主莫認相風竿

喜晤同年程聘三少司馬

揚州斜日白門烟兩度班荊意黯然司馬官情談酒後故人顏色老江邊應劉同調升沉異元白無兒彼此憐努力青宮勤啟沃斥蒿風味繼前賢

贈沈南蘋畫師有序

吳興沈南蘋畫名藉甚雍正間日本國王持倭牌聘往居其國三年授弟子若干老病辭歸國王況施累萬同舟人受簿錄之累南蘋傾所有以償至家竟不名一錢

東陽隱侯畫筆好聲名太大九州小片紙能開異國春鶴書遠賁東夷島東夷之國日本強晉唐書畫多收藏倭人字乞蕭夫子行賈詩歌白侍郎將軍重幣聘高賢高士乘舟去若仙眼驚紅日初生處畫到中華以外天天風吹下三千里行𧋶魚頭見魚尾斫取扶桑作管城揮毫更進羊皮紙紫貝千雙國主恩鮫珠十斛門生禮蠅點屏風墨未乾方諸拾淚寫牛欄奇花增入宣和譜怪石常横粉本看三年重作還鄉夢侏𠋫傑侏歌相送金壓蕭雲行李遲船因陸賈歸裝重同舟人欠水衡錢羽化銀杯意灑然元振萬金揮手盡長康廚內空雲烟還家身世兩蕭條流落江湖酒一瓢遊子青衫餘兩袖畫師白髮老三朝人生

意境何偪仄盛名坎壈如一轍但使文傳黑水碑奚須家住黃金穴春來日日貢船通猶道夷王遣問恭七十二島依然在只隔人間海一重

題陳古漁詩卷

新詩一卷勝方干當作楞伽靜夜看孔翠屏開花爛漫清商琴老調高塞地當六代悲歌易胸有千秋下筆難我學王戎留贈語森森更願束長竿

王卿華輓辭

諱復旦杭州人丙辰孝廉侍御公文潛之子會試不第縊死長安

琅琊公子少年日平康意氣東阿筆玉貌朝看鷲嶺雲金鞭夜醉西湖月西湖有客正垂髫杵臼相逢遽定交雙聲笑徹烟霄上把袂詩歌碧樹高蕭郎騎馬走京華公子秋風桂亦花此際煙波人萬里此時別緒字如麻流星馬遞泥金紙大父懽呼阿父喜寸厚家書拆忽驚當頭只說袁才子袁安蹋蹻撲燕塵乞火先投御史門鴻博已傳韓愈罷樓身誰念趙岐貧果然屋好烏亦好先把牛心啖逸少延譽眞同許子將少年我愧蕭淵藻大被常教氣類親風懷共取明燈照朝朝索米向長安身賤由來作客難子鵝殘炙垂涎處苦賜驂桑幾頓餐可憐客路晝逢君君又還家我失羣借馬送行秋夜月含愁極目楚天雲曾將阮籍窮途淚痛灑羊欣白練裙明年身忝到蓬萊驄馬門前玉笛哀華屋誰知一朝變滄桑從此萬重來八十封翁扶櫬歸孤兒一隊繞船悲鍾君阿鶩無人嫁仲郢烏臺有雀飛王郎再應公車試往日繁華如隔世落第羞看紅杏花還鄉怕挽青絲轡誰云生死見交情任昉兒郎局已成不學王孫依鮑氏甘心廣父抗輈經三更孤燕空梁墜萬里書燈鬼火青城南婦作刀頭夢易水風吹變徵聲白骨天涯蔓草寒招魂誰唱念家山回頭酒綠燈紅事盡作輕塵短夢看記儂奔走江南道兩度逢君覺君老路遠偏教得信遲官卑祇恨酬恩少二十年來鬢未霜哭君三世淚沾裳寢門一奠知何日金谷園空宿草荒

哭沈補羅

八法書亡索幼安蘭亭雖在酒壚寒欲知太古先看面從未朝天盡作官垂死交情秋握手半生家雖老傳餐（公貌奇古七攝縣令從未入都老病寄膳以終）誰云遺墨千年貴我是同時得已難　傷心張耳鬢如絲曾見夷門大會時四海耆英今日盡三朝遺事夕陽知風擺漢代靈光殿名重蕭梁老婢師最晚逢君偏早別淚痕空灑白楊枝

題故人畫有序

晴江明府畫梅絕奇但化後人藏者輒屬予加墨以晴江之好予也再來參戎與晴江同姓甚懽丙子秋引例來請値予病痁度嵛高閣主人疑予忘之矣今年夏五展卷見梅花如見宿草與其上求巫陽不若招魂于紙上爲書一律質生者質死者并質之梅花

幾番怕見晴江畫今日重看淚又傾十四幅梅春爲點一千年事鶴三更高人魂過山河冷上界花輸筆墨清聽說根盤共仙李暗香疏影盡交情

春草

江城三月草芊綿有客憑闌感歲年雪後人歸春滿地馬頭風起影搖天清明細雨長亭路畫角斜陽南浦船欲采蘼蕪歌水調幾回愁過大隄邊　誰家牧笛下牛羊踏到蕪城舉國狂一片綠成蝴蝶路幾叢眠作酒人牀印來羅襪春痕軟望去裙腰別恨長記得斑騅嘶暮雨青袍今已誤蕭郎　黃鸝一曲豔陽歌撩亂春愁起碧波寂寂鳥啼新院落萋萋人感舊山河根高自占風雲早物賤偏沾雨露多莫怪已芟生轉密此身原要託煙蘿　玉鈎斜月冷黃鸝渺渺寒蕪夕照西青入鷗沙頻歷日繡完平舒夭春泥三生蓬海騷人老六代雲山燕子低說與東風合惆悵剪刀雖好葉難齊　十二瑤堦也許根野心只是厭紅塵開花自笑無名字采藥時逢有異人恍惚池塘尋舊夢分明書帶認前身年來似勸天桃

隱遁佳漁郎不問津　栽培不仗主人翁自立斜陽自偃風空苑儘教隨意綠落花借與滿身紅千般甘苦嘗難盡一局輸贏鬬易終我欲踏青何處好琴河西畔板橋東

詠錢

誰開九府鑄泉刀從此黃標又紫標千古帝王留字去萬般人事讓兄驕椒房手迹傳唐代堯廟碑陰記漢朝莫說仙家最清冷也須金液上丹霄　不須薇蕨說高風到底夷齊是命窮剪紙賄能通鬼國博梟天尚借劉翁杖頭有處春堪買坐上無時酒欲空怎怪南唐痴長老心經一卷寫當中　人生薪水尋常事動輒煩君我亦愁解用何嘗非俊物不談未必定清流空勞姹女千回數屢見銅山一夕休疑把婆心向天奏九州添設富民侯　牙籌且莫惱王戎本草嘗來味果濃五福富登洪範傳六官人愛大司農分明輪廓無方寸頃刻風波有萬重怪我緣慳君欲去祇須臨別少從容張燕公有錢本草碑　五銖衣薄稱閒身綰罷銅符早閉門萬選儘憑詞賦力半文不受祖宗恩搖空撲滿心原淡獨飲廉泉體自尊記得清明分白打開元兩字最消魂　風吹荇葉滿池斜老去持籌敢自夸早買名山非壟斷不騎仙鶴也豪華富徒慳守貧何異來得分明去亦嘉我有青蚨飛處好半尋烟水半尋花

錢稼軒少司空奉　命棲霞畫山過訪隨園

司空工作畫　聖主教看山感舊懷殘客穿雲到此間高軒紅雨染空谷白駒閒帶我煙霞去仍歸侍從班

梅雨

梅子黃時雨潺潺最不同慣來人意外偏灑日光中滑徑愁芒屨空堂躍水蟲采蓮差可喜處處畫船通

題柳如是畫像

生綃一幅紅妝影玉貌珠冠方繡領眼波如月照人間欲奪鸞篦須絕頂懷刺黃門悔誤投遺珠草草尚

書收黨人碑上無雙士夫壻班中第一流絳雲樓閣起三層紅豆花枝枯復生斑管自稱詩弟子佛香同事古先生勾欄院大朝廷小紅粉情多青史輕扁舟同過黃天蕩梁家有个青樓樣金鼓親提妾亦能爭奈江南不出將一朝九廟煙塵起手握刀繩勸公死百年此際盍歸乎萬論從今都定矣可惜尚書壽正長丹青讓與柳枝娘

靜坐

靜坐西溪上春風白日斜吹來香氣雜不辨是何花

寄徵士薛一瓢

南海有隱士疑是青城君道姓稱黃石問家指白雲精心通九畧逸氣橫三軍棄其孫與子孤處空江濆獨攜天台女飄飄金霞裙梅花開玉杯衆仙時一醺我亦風其間芳訊聞氤氳無端自謫落從茲仙凡分風車不可馭元理無由聞何時青鳥來同驂鸞鶴羣

妹夫胡書巢作宰什方遠貽川絹感而成詠用答高情

一紙家書萬里情八年人老杜鵑聲胡威贈絹知竇好薛女題箋想政清署外山光遮齒嶺馬頭月色錦官城韋莊詩集韋皐業珍重郎君蜀道行

讀王荆公傳

青苗幾葉起風塵孤負皐夔自待身底事經神有緣法周官偏誤姓王人

齒痛

百年過四旬老狀一齊赴但願無所苦聾盲任所付惟茲齒兩行朝夕待汝哺相鼠尙有牙飛鳥豈無喙編排三十二落落晨星布隊缺衆乃搖左移右不固忽弱一个焉墳起血沮洳臨食輒三嘆呼暑每百度投梭嘯益悲潄石礪如鋸似屐入門折爲牛孺子仆元謨眉不伸丞相茵屢吐類灸十重艾勝飲三斗醋

說士不覺甘啾名亦無趣諢語便聱牙反唇如有訴徒搖孑公指熱對亞夫箸噬嗑爲已占大烹向人妬
鯢䖸起復行呻吟朝至暮五漿三飯時隙鏬難調護狠黠小稊稗如入大盈庫已困楚人鉗復作黨人捕
急命大老嫗發難學鼠銜金簪爲戈矛冰蘗爲俞跗蠕蠕黃頭蟲擒出竟無數客容旣甚猛尸汝猶可怖
譬如漢宦官雖誅國已蠹次日嚼復嚼痛止齦恰腐又如買臣妻苦留終欲去欲去未去間勃谿終日怒
咄哉汝朽骨無情心不恕我雖仗汝餐汝亦得我助弱冠啖紅綾韶光不汝誤有時拈花笑莞爾將汝露
談天吐玉屑觀書設寒具似我作居停將子亦毋戮胡爲憎酸鹹瓜葛全不顧三餐自作孽四十已見惡
其餘編貝公效尤更可慮齲齒學宰相伴食且餐素毋學小丈夫悻悻不肯住更學古君子絕交須念故
毋學暴富兒登時棄瓦注叩汝一千回賜汝三回鏽吾將鳴天鼓更請黃帝鑄

偶然作

三寸鼠鬚筆千秋爭名家譬如一鮒魚而祝穀百車參軍圖作佛毋乃願太奢可奈日與月已如赴壑蛇
傳名無竹帛成仙無丹砂賴此文字間著作爲生涯後人就知我卑卑已可嗟萬一再蹉跎輪迴可恃耶
山居無所事遁木復遁土東聽繩繩築西聞丁丁斧三百有六旬所費亦難數戚里憐我貧切切相規阻
豈知君子心此中固有主未能議明堂爲國造區宇又無廈萬間寒士同安堵就此蝸牛廬結搆且楚楚
起伏寓文心疏密占隊伍栽花如養民建亭似開府可惜錢刀空英雄難用武始知諸葛公糧盡退軍苦
讀書不手記一過無分毫得句忽然忘逐之如追逃見書如見色未近已心動只恐橫陳多後庭曠者衆
所以某日觀手自識其腦能著幾緉屐此意亦苦惱　身無活人權不憂溺與飢身無劾人權莫談是
與非當時石戶農牽羊海上遯耿耿方寸間隱隱萬言論願揖衆皋夔待儂見堯舜　顏回無宣尼一
瓢何足算宰相三十年雖庸有列傳君子愛其名名權非我擅但看十七史遜我者大半　太上貴道
德其次務施報惟其本此心所以有忠孝快哉孔聖人報怨稱直道英雄萬念灰此意終了了矧吾少也

賤恩仇豈云少逝者已如斯前途惟有老再拜漂母祠涕泣傷懷抱　開卷見古人開門見今人古人
骨已朽情性與我親今人乃我類嚼蠟聞語言宵與木石居不與俗子俱欲見何代人但翻何代書
平生多嗜欲所憎惟樗蒱酒味與絲竹勉强相支吾其餘玩好類目擊心已慕忽忽四十年味盡返吾素
惟兹文字業兀兀尚朝暮晨起望書室身如渴猊赴高歌古人作心覺蛾眉妬自問子胡然不能言其故
憶昔垂髫年讀書葵巷中先生出見客弟子偷餘工聞客有科名仰之如華嵩家人多窺探嘖嘖羨其容
於今二十年都成可憐蟲孝廉雖劒口進士愁飄蓬酒味減京口米價增江東貴爵而尚齒吾將笑周公
東漢舉孝廉四十方辟召吾年正四十自覺已衰老問其所以然入世嫌太早薪勞脂易枯刀用鋒恆少
傷哉出山時意氣淩八表一自識行藏不復恥温飽何圖大鵬翼化作小山草懶惰便清高巢由安足道
悲哉秋爲氣草木凜若霜我身非孤桐逢秋如探湯又如古塞上防秋羽檄忙六年三大病八月之中央
自知疎狂性肌骨多開張忽受金風斂相戰何能降吹霎即皸嚏藥石難周防長跪奏白帝臣請召雲將
共留東皇駕熙熙遊春陽毋使一葉落惹我寸心傷其旁有宋玉涕下霑衣裳　汝賤非汝拙汝貴非
汝才不能領此意青天生禍災禍福何足論所惜九重恩萬世一時遇而無雲雷屯顔駟用太遲終軍用
太早所以漢家業人才多草草　聖人重躬行不以道自拘其治貴清平科條簡且疎唐虞至商周一
千年有餘治民無多談傳心無異趨但有謨誥語而無官禮書六經盡糟粕大哉此言歟周末始文勝漢
興廣徵儒遂有叔孫通緜蕞野外居更有魯徐生習禮爲大夫瑣瑣角毛鄭空空談程朱求之日益嚴失
之日益迂未必兩廡坐果然聖人徒未必兩廡外都與聖人殊聖人不復生我夢終蘧蘧

聞雷

六月雲雷盛霹靂西南郊震殺一田夫其隣何曉曉道是無惡狀蒼蒼刑罰偏我往謂其隣爾毋言逆大
天生復天殺於汝何尤焉隣曰大不然人心如其面於心有不安父母貴幾諫晉獻殺申生春秋有貶辭

宣王誅杜伯左儒諍死之三槐與九棘要使天下聞雷雖篆其背模糊不成文謂是前世孽前生天夢夢
謂有隱慝焉曷不示之衆擊牛不擊虎勝之不爲武擊賤不擊貴雷乃勢利祖巍巍眞宰心與人異好惡
雨師與風伯胡不救其誤予聞隣翁語惻然不能言死者旣已矣無人招其魂

美人彈琴圖

今夕何夕銀河明單鳧寡鶴升天行幽蘭花開碧雲斷美人獨坐難爲情一張青琴當郎抱不肯無人輕
有聲疑是卓文君彷彿趙飛燕義髻濃梳洛水妝煙華搖蕩香雲鬆纖羅流黃手爪傷久疎雲雨朱絃變
蕩子去關山烏啼蕙草殘孤鸞欲作語對鏡發長嘆不愁明月空床冷只恨陽春識曲難何處分飲王敬
伯何時撥拍董廷蘭北斗離離挂寒碧妾心宛轉與琴訣一片瀟湘指上波萬重幽澗花間雪彈畢還將
古錦包曲終不覺衣裳濕四絃三調本淒涼琴語琴心暗裏藏只描一幅相思態寄與千秋擂掿郎

寄懷歸愚尙書

天與高年享重名明經晚遇比桓榮詩人遭際無前古海內風騷有正聲白髮歸來雙俸重青山題罷
九重賡戴公園上書銜處更命春官典六卿　曾拖金紫侍東宮鶴禁龍樓獻樸忠斥去邪蒿開苦口
折來楊柳勸春風賀循印綬恩方渥疏廣都門餞已終今日商山好芝草青青猶服夕陽紅　金鑾殿
上詠霓裳三次同年夢最長鴻詞科鄉會試　吳郡聲聞張子布鏡湖風月賀知章傳人自古前生定酒客於今舊
雨涼何事蒲輪遊白下不來小住說滄桑　黎生鶴髮捧雙魚寄得昌黎薦士書公以書薦[illegible]人黎旣行　老去心
情眞健在秋來杖履更何如愁生蕭寺雲飛處露下橫塘雁到初記否隔年河朔飲張南周北又離居

奉和揚州盧雅雨觀察紅橋修禊之作

雷塘七里小橋紅隋苑煙花閬苑同　天子停鑾留勝蹟大夫修禊采南風黃金宮闕連雲起白塔毫光
照月空二十重春萬層景牙牌標出水西東　紫竹亭西歌吹聞傾城車鬭笛紛紛楊花風散春隄雪

水面燈涼日暮雲蕩子黃驄金縷曲女兒高髻藕絲裙人間此後論明月未必揚州只二分　歐蘇當日擅風流重整騷壇五百秋四面雲山新水樹六朝歌管舊春愁人騎仙鶴尋詩社月送笙簫上酒樓莫怪梅花東閣盛年來何遜領揚州　二月迎　鑾理畫橈兩扶笻杖到紅橋時非上巳春猶淺遊過鈞天夢未消綠綺琴傳廣陵散青山人隔白門潮憑公好取蕪城賦畫作屏風寄鮑昭

寄西川方伯徐芷亭同年五十四韻

鵬翼三千里霓裳十九年斯人敦古誼舊雨最周旋飲罷江南水恩來蜀道天屏藩龍節重玉斧繡衣鮮帝愛文翁化人思邵伯賢道行堪莞爾遠別轉淒然燒尾蓬池後回輪弱水前記嘗千日酒同惹一爐烟手學飛龍字歌翻檗木篇早朝清漏動月朔課期傳燈借徐吾壁街揚祖逖鞭雙棲雞樹側游戲濯龍淵玉儉芙蓉幕徐陵玳瑁筵有花皆共賞無月不同圓上苑香車鬬宮袍蜀纈纏通家來娣姒華屋語嬋娟爾我忘形極妻孥樂事偏爲遲兒繞膝各想妾隨肩濡蠟仍呼酒燒蘭更擘箋九霄風震盪一日事推遷海沒神山影枝分太華蓮我親刀筆吏君督水衡錢喉舌分曇首池塘夢阿連相看飛鷁退同作厲人憐倖寄黎陽土書交計吏船人天情渺渺縞紵意縣縣已見肱三折重鳴鼓兩甄武安仍起病樂毅再遊燕坎坎能酤我泠泠續撫絃秦關秋萬里農部夢三鱣鹿韣仍棲洞貂冠獨耀蟬崆峒章貢嶺皖口大龍巔草木威名重陽春玉律宣停驂來建業訪舊到林泉碧水金鞍照紅旂翠柳牽遠山遙對酒好句贈如仙回首鈞天夢難忘香火緣松高青似舊瓦賤璧難聯諭蜀相如去擁旄嚴武專巴渝新舞曲夔府舊山川叱御驚桐鳳籠街雜杜鵑郫筒盛蒟醬驃鴿鬬丁零棧道初飄桂新霜正折棉材應儲杞梓德可化鷹鸇雨露銀鐘沃功名銅柱鐫依然丹禁筆還作太宮椽有客南河畔含情北斗邊孤雲心倦矣戴笠意終焉沈氏郊居賦方家泊宅編晚松朝掩卷種漆暮鋤田望氣私心祝看雲終日眠遙知尋杜甫未免憶焦先潮折終歸海風輕只墜鳶何時蔣生徑重挹故人旃

二月

二月湘簾漾曉風倚闌人對碧芙蓉春愁不是無形物但看楊花一萬重

偶過

偶過靑溪上濛濛野水春釣魚竿在地不見釣魚人

海桐書屋卽事

水軒古豪士雅志扶國風萬里遊五嶽一窗栽雙桐慨念昔金陵何沈稱宗工千秋少替人誰歟繼其隆遺響撞布鼓張旗招雲龍丁丑八月六澹月明高穹冠蓋集東南華裾飛烟虹棋聲答風竹酒氣熏芙蓉秋葵照秋士通理協黃中梁園無罰盞謝莊有談功花籌傳未畢銅鉢韻已終餘事賦古琴尙論及江東（題有琴賦蘅齋論）當今聖人詔將詩試南宮吾從蓬山謫未忘淸廟鐘願與諸君子賡歌垂無窮年年對嘉樹永永賦角弓

寄香亭代柬

高城秋未落作客汝先行白髮空山夜靑燈獨坐情池塘尋遠夢兄弟感來生極目天邊月淸光送雁聲禹貢徐州域相依張建封空樓尋燕子舊幕想芙蓉河決城三版官新牘萬重主勞賓可想幾見汝從容弱冠編詩集彭城與鳳陽馬頭皆楚漢筆底自宮商地盡江南界秋高古戰場騷人風骨老强半在他鄉小草當荆樹分君亦偶然如何絡秀志不結女嬃緣（贈香亭鳳簫女嬃尼之）扣扣鐶仍繫盈盈月待圓來春囉嗊曲空唱想夫憐　燕姞初徵夢添丁賀者譁偏凋紅秀稻又摘早秋瓜老母堂前膝佳人雨後花風懷吾最達未免惜年華（方姬半產）　木葉不知老當秋尙亂飄蟲聲入山大風力出城驕一別歲將暮相思路正遙家書最珍重封卷學芭蕉

方姬未大期而殀乳意忽忽不樂醫者呂東皋云女人望子如秀才之望榜愛其罕譬雅切爲詩謝

之

懋榜泥金願久償忽教此恨落闈房夭桃子墮花含淚紅樹心孤蝶怨霜樂府聽歌康老子燈花偏[illegible]謝
秋娘多情只有淳于意檢點龍宮賜禁方

吳元理秀才是予宰江寧時所拔童子以詩來謁粲然成章喜而有贈

十年不見張童子一卷公然員半千繞筆蘭苕花照水盤空秋隼影橫天青山買酒吾將老白下稱才汝
最先當日門生今小友早探金海躡飛仙

熊安亭公子之官楚中以舊時松竹讀書樓冊子屬題

蕭郎吹笛出南都肘後離騷有畫圖行色君山秋月好書聲江左竹樓孤詩人慣作州司馬神女遙迎楚
大夫倘采芙蓉花萬朵不應忘記白門烏

題李晴洲天際歸舟圖

作客天津未半年忽歸便畫送歸船篙工添上三枝槳猶恐春歸在客先　隨園西北有高樓樓上長
江接檻流無數風檣天際影可憐幾個是歸舟

八月二十九日偕溫皆山莊念農遊棲霞

西風愛客作山行細雨明朝換老晴飲馬後湖秋水色迎人前面打禾聲遙看高嶺新牆出曾過　鑾輿
大道平一路齊梁舊雲物銅駝石馬盡關情　晚叩僧門尚未扃張燈先到話山亭峯如[illegible]匿天原巧
水可流花地忽靈九折廊隨幽澗轉五層臺隔竹光青穿林更有金衣鳥啼出秋聲當笛聽　來遲悔
過桂花香猶記前春去住忙隔歲鈞天非舊夢捲簾紅樹正新霜萬松關健峯雲立千佛浮金照影涼結
搆有人心未已掉頭私自向斜陽念農嘗工樓霞意有改定　回車重上最高峯秋後黃粱萬頃同宮殿忽藏雲世
界江帆齊出水西東看山到頂心纔快待月回身眼更空歸去門霞應滿袖遊人來自半天中

鏡

盈盈一水寫風神惆悵山雞舞罷身望去空室疑有路照來如我竟無人得知宜稱妝應改解共愁懷汝最眞願取蟠龍安四角滿林花影盡橫陳

簾

珍珠顏色月波光只隔遊蜂不隔香一道疑城花隱霧萬條斜竹水成行蓬山珮響仙彌遠深院風停日更長搖蕩春痕鉤捲未銜泥燕子待升堂

牀

小眠齋裏倦琴書每覺藜牀味有餘一夜送入何處去百年分半此中居金燈聽鼓應官後紅袖抽簪乍上初兩種風情最堪憶梅花吹落水窗虛

燈

別酒淋漓夜雨聲空山紅處野風驚亞無喜事花長報爲有黃昏色轉明歌舞當場春夢短江湖回首玉堂清除將書卷雲鬟影不領銀釭一點情

扇

齊紈巧製愛天工白羽臨江水照空小撲流螢花徑外分涼熱客樹陰中生無愧面遮寒士秋有餘恩感漢宮憔悴年年箱篋裏誰知搖手滿懷風

尺

典衣從古屬周官分寸由來熨貼難織布新人休護短滿城高髻太嫌寬明堂補袞身猶在大樂調鐘與已闌我欲通天臺上表羣才交與此公看

杖

剡水雙藤健絕羣偏於足下最殷勤年來孤往常無路海內相扶尙有君小挂心知深淺雪橫拖身逐往來雲鄧林豈少狂奔者可奈虞淵日易曛

帳

甲乙流蘇事事非誰傾海水向羅幃垂雲深護鴛鴦穩越境難防蝴蝶飛白鳥有聲喧外陣紅燈無力透重圍愁他酒盡更殘夜遮莫離人獨自歸

香

老去荀郎感歲華詹唐粘濕尙成家空中仙過靜聞樂牆外月明知有花雞舌自含芳訊早旃檀偏抱逆風嗟何當盡取懷中字燒作靑詞上紫霞

和涂長卿秀才九月開牡丹之作

三月繁枝九月抽驚看穠艷捲簾鉤紫雲題句因紅葉靑女飛霜到絳樓花自過時仍富貴天無成見作春秋桓榮晚遇顏郎否各向尊前掉白頭

十月九日飲江防司馬陳省齋署中坐客汪君吹簫吳君鼓琴姚君製硯相錯勸觴

碧雲欲墜秋滿天黃花不語含紫烟金籠玉琴橫几前江州司馬開華筵𨁝糟凍飲酒材全紅虬脯雜元兔肩吳剛半醉調朱絃三湘兩峽鳴淸泉汪倫弄管銀字圓如怨如慕愁嬋娟須臾合奏相接連簫史請後伯牙先孤鸞低語老鳳憐氷尺未斷冰絲牽口所欲轉手亦旋角聲不厲羽不偏如雁拍水珠流淵元雲白鶴來翩翩主人六十未華顚宛若世外餐霞仙平生妙筆蟠龍眠今夕何夕勝事聯胡不畫圖海內傳更有姚君琢硯田靑花紫文開陌阡能將金石蘭亭鐫亦也一技無有焉盧此良會心惜悁側聞南齊賜宴年拍張琴舞琵琶邊別有臣歌封禪篇敬請效尤依古賢含笑獨看鄒公箋

送上元令溫屛山刺通州兼呈其五兄惜仙

聽唱驪歌小雪天一門人別六朝烟思量二十年前事早撥朱琴第五絃　斯人風骨最清狂不逐鶯班逐鴈行此去通音眞小悟萬重海水自宮商　王郎一曲唱初終阿弟旌旗照眼紅始信東山雲絲竹官聲不累小安豐　白下風烟接素秋三年鴻爪紀同遊棲霞晚翠青溪雪併作離人一段愁

鳳簫二十六韻（鳳故待年女也長而痘瘢害面乃聘陸姬以乞香亭又復不果有蒙古將軍聘之篇請行）

綺室泣冰綃秦樓別鳳簫碧天紅線遠法曲紫雲飄玉自崑山種珠從合浦招月成初見處姓變可憐宵解誦靈光賦纔勝金步搖留仙風裏待按管月中調秋水明清睞修篁束細腰近花香轉澹采藥路非遙一日麻姑爪三生脂夜妖壽陽梅點點獺髓影蕭蕭灑面雲爲雨分香手握椒看春心未滿得隴興仍饒二月姑蘇舫江東大小喬家雞忘逸少遠水聘雲翹已見新加舊難堪暮與朝瓜期遲短漏眉恨鎖長條欲住情終怯將離夢復憀鶺鴒情太薄蠃螺話空撩竟作烏孫主甘從阜北鵰宜城蹤琴客瓊智降弦翹儂語吳音斷琵琶寒草凋卿悲秦吉了我唱董嬌嬈宛轉遺簪戀淒涼舊粉消人間無正色花信有驚飆顧盼他生臂休憎後續貂思量主人意海水作春潮

答魚門覆舟見寄

久別青琴海上音忽然彈作水龍吟文章偶有清流禍神劍終無化去心長願伊人歌宛在何妨與世暫浮沉水經註疏河渠考此後輸君閱歷深　年來陶峴臥烟霞不泛張騫萬里槎樂府怕歌公竟渡輕鳧且傍水爲家（易林鳧鴈啞啞以水爲家）天邊酒賀重圓月池上風驚未墜花聽說寸函隨隻履轉疑龍女受瑤華（鳳失去一履鄙人書一函）

親種

親種橫塘楊柳枝六年人恨杂花遲關心一搦纖纖手長日章臺竟弄絲（篇竟適湖州絲賈）　涼月香燈夢未消青衣作賦謁張超鳳凰飛去簫聲遠不管梧桐葉尙搖　樊素歸時淚幾行香山心也費思量回頭

自顧蒼蒼鬢留與他生願轉長

訪客

夜訪山中客濛濛月色凝敲門人未覺仙鶴一聲應

小倉山房詩集卷十三終

庚寅

錢唐袁枚子才

答髯孟八日見懷

青龍在戊己七日天漏不止風絲絲東皇太乙行舊雨髯孟太守貽新詩山人閉門無一事得詩大喜親歌之音豪調逸趨慢緊蕤和敲石鳴玻璃八日留人記往歲朱雲徐樂多交游（草衣、鳳木）君家夫人煬竈坐安處之食供晨炊一朝風輪蕩陳迹二二老委化相參差撫時感事兩眼濕春縱不語能無悲春晴便覺百花迫故意風冷凋青枝譬如嫁女已笄日往往事阻佳期遲（先生甥館謝郎以疾未婚故調之）惟有老梅解春意凌風犯雪揚幽姿苦恨主人不飲酒玉樹照影無金巵且含數花若有待待我報與先生知

余十二歲舉秀才鄉人榮之杭州信來韓甥舉如其年喜贈以詩

冬郎雛鳳作新聲啼出桐山第一清漢試籀書童子少唐多科目秀才榮膠庠舊夢吾能憶宅相高風汝竟成三十年來佳話在老夫悲喜若爲情

送四妹雲扶于歸揚州

江城春暮水漫漫送汝揚州作季蘭十日新婚隨瑨別一分明月待誰看貧家奩贈新詩好世上賢名後母難（妹繼母汪氏）記取張華箴女史莫教離恨目波瀾　秦樓挽手正登臨底事雙飛去不禁族大爭看新婦貌夫憐暗慰阿兄心嘔啞江上三更櫓安穩沙灘兩睡禽早采瓊花寄芳訊舉家翹首白雲深

贈徽凡上人

上人姓戴吳中江雨峯客也庚午寓江家相識今來白下云江氏一家暴亡感而薙髮

老友變爲僧升堂一見驚滄桑方欲說涕淚二二沾纓帶雨袈裟重披風貝葉輕儒門原淡泊留不住先生共記江家住星霜未十年笙歌猶在耳父子竟重泉有恨難詢佛無歸易入禪今宵掃塵榻且自證前緣

雨中見渡江者

春雨如絲織不清春風料峭可憐生山中尙要關門住江上爭禁喚渡行

二月十二日

紅梨初綻柳初嬌二月春寒雪尙飄除却女兒誰記得百花生日是今朝

寄蔣茗生太史并序

壬申春過揚州見僧壁題詩絕佳未有茗生二字遍訪無知者熊滌齋前輩爲言茗生姓蔣名士銓江西才子也因得芳訊寄余詞曲尤多今年入翰林作詩寄之

荳蔻花開月二分揚州壁上最憐君應劉才調生同世嵇呂交情隔暮雲大禮賦成南內獻清商歌滿六宮聞爲他蕭寺題詩者曾把紗籠手自熏　回首蓬萊廿載遙喜聞詞客續金貂雲仙舊夢都陳迹才子新詩正早朝江上書來三度雁青山人老一枝簫何當置酒旗亭雪乞與吳趨送晚潮

哭王孟亭太守

難遣巫陽叩帝閽生芻一束酒盈尊故鄉桑麥成長往旅館遺孤尙候門粉壁未乾題了墨江風應送欲歸魂編年詩放靈牀上待我重泉再細論　意氣公然盛孝章三朝鶴髮老名場虞歌醒我千年夢舊雨添君一笛霜卜宅臨江悲庾信養生空論笑嵇康青溪風月從今冷無數梧桐變白楊王學能經爲仲之說故有第六句

投尹六公子似村

陵陽有瓊樹密葉含青葱繁枝八九條擁拂蕊珠宮其六尤娟娟臭與香蘭同柔心媚君子露眼啼春風三日不相見芳訊誰能通賴有青鸞鳥傳書出烟中蠶眠字數行素手贈芙蓉上言銘金石下言託始終隋唐秀才科尊乃無與比不待金馬門便領尙書使叔季稍陵夷蕭艾雜芳芷吾　皇重人才赫然降

玉旨大開明光宮徧試羣公子曳白愁張頭聲嗚悲侯喜六郎獨不然奮臂書黃紙漢䇿貫天人唐詩協宮徵　君王笑而言自有眞才耳歸鑄肘後印四字千古美曰殿試秀才佳話從汝始　我年如郎小初拜老尙書忽忽二十年郎年復我如尙書麾旄旌四度江南車先生今鶴髮弟子亦蒼鬢惟有諸郎君玉佩而瓊琚春華良可愛努力翔天衢歲星常周天三吳豈久居君如上林花我如烟江魚青雲日以密白雲日以疎殷勤復殷勤一字一眞珠毋忘書中言棄置在須臾

余春秋四十有三禽抱鄧攸之戚今年六月二十九日陸姬生男不擧

半日爲人父三生事可嗟如何投玉燕忽又隱曇花壯髮初離母長眉頗類爺木皮棺紙薄裹汝送泥沙漫說胞衣紫莊公偏寤生來時卽去路泡影度風聲碧海珠何脆桐花鳳不鳴親朋爭問信流恨滿江城小草留根易瓊花度種難琴從中散絕書付左芬看文葆衣空製璋聲聽已殘斜陽雖自好無補膝前寒老母含愁坐殷勤作慰詞道孫生有日恐我見無期此語何堪聽全家一味悲蒼天與人隔何處問靈龜

書所見

萬物赴生意不能無所求麟鳳至蠛蝨亦各有營謀爲佛爲仙者刺刺尙不休何況侵晨鳥能不鳴啾啾我飢亦思食我寒亦思裘不謀固不可太謀亦徒憂適可而止耳如水行輕舟　深夜不熟睡早起顏色焦嚴冬不肅殺草木春蕭蕭人老而不死毋乃夜行勞神仙作狡獪千年爲一朝畢竟當長夜獨醒亦無聊不如信天翁大化隨波濤　呂布嚴酒禁符堅拒婦言頗遵先王訓而以亡其身要知天下事圓通理萬千何以稱英雄識以領其先　我昨乘舟行順逆風有權我今靜掩戶有風無風然所以王秀之久宦輒不肯相傳勇退入次神仙一等　賦詩似爲政焉得人人悅但須有我在不可事剽竊昔有王家郎好學華子魚惟其太相同轉覺遠不如　皐夔非命達共驩非命窮唐虞一千年司命者無功宣尼泣麒麟命始歸蒼穹吾官雖沉抑吾境猶從容日者問支干一笑如耳聾欲知東方生惟有太王公

譙周

將軍袚刺方豪日丞相身寒未暮年惟有譙周老難死白頭抽筆寫降箋

周昌

遺孤共殉聞荀息越境能逃有正常何事黃𩭤負如意但聞强相病朝堂

朱買臣

采薪歌罷雪花飄五十登朝氣轉豪殺得張湯刀筆吏一行功已𢿱蕭曹

張禹

羽衛傳呼謁太師九重請訓萬人知先生開口君王拜牀上深深託女兒

叔孫通

軍謀休註漢官儀綿蕝荒郊事事非三代以還皇帝貴兩生之後腐儒稀

朱栅

人各千秋有性情不圖禍福不圖名金丸冷落椒風斷偏葬當年董聖卿

王儉

散髮斜簪侍玉除金鑾殿上酒酣餘拍張琴舞琵琶外別有臣歌封禪書

范希文

黃閣風裁第一清宋朝名相半書生西邊經略成何事肯勸橫渠莫論兵

陶宏景

樓上三層道氣濃永明求祿枉匆匆先生綠鬢方瞳意可在烏紗骨相中

郗詵

射策明光第一人歸來香案筆當門一千年後兒孫記要報龍鬚老友恩

沈約

老去名場夢久消青宮風雨隔前朝內家尙識東陽客白髮淋浪淚萬條

謝景仁

紘絕清商置餌絲人才國運兩相支景仁三十居郎位司馬家兒事可知

王僧孺

賣紗東海遇中丞兒墜深溝母亦曾兒作中丞母何在鳴騶引道淚難勝

病中作

余病中每夢得奇句醒輒忘之今年痁作熱甚似有霞帔者持紙求詩余書萬樹接天風掃海一人手結虹霓帶云云其結句云瑤妃浴罷天河窄熱退僅憶此三句似非人間語爲足成之

萬樹接天風掃海一人手結虹霓帶黃金梯滑升天行鳳凰挽臂星辰迎風裳飄飄拜玉宇口含北斗與天語天上美人半故人素手拈花相爾汝王母微笑不掉頭癡龍小謫三千秋雲窗奏事不甚解略聞海水西南流宮漏鼕鼕天鼓急金輪影逼扶桑直三十六宮珍珠明瑤妃浴罷天河窄

鬭蟋蟀三十韻

兒時不好弄雅好鬭秋蛩老至興不淺率衆時相攻憑軾觀壁上擊節鼓胡嚨選材必大閱焚山藪搜窮得一巨擘焉文甆以爲宮樹之螢弧旗築壇招羣雄教戰如唆訟持草開金籠其始體卑伏斂怒初興戎徐徐驅低昂霜刃將交鋒牙摩疑猰㺄頭觸愁共工彌明舉足踐叔孫當喉椿道險一與一兩將鬬弁中伏已罷其腦搏膺鈹交胸銜枚惜無聲運翼如有風瑟瑟齒擊響拂拂長鬚衝微覺昆喙息愈增羅鉗兒射肩猶能軍傷股強鳴鏦一擲出盆外如喝梟盧紅再戰不敗期如學楚子重摩壘更靡旌逐北如飛蓬

帶斷狗於鞏勇哉氣矜隆奏凱唱鐃歌鼓翅如金鐘漢有蟲將軍毋乃汝同宗敬汝矜而爭比黨非蟋蟀愛汝勇而仁螫人非蜂飲汝以勇爵蝸觸懈尸饗偶汝以新牡字微聲雍雍十月入牀下嬾婦驚殘夢寄語蟋蟀氏牡鞠休熏烘我續蟛蜞傳自笑本雕蟲

偶成

事往百慮忘興來一杯執莫道勸無人青山酒邊立

遣懷

勸駕已無中執法起家曾作侍中郎不先詣客來還答最愛看書過亦忘眈畝身閒供疾病功名事變入文章較量六代風騷者可是南朝顧野王　才人已嫁邯鄲卒名士誰當曳落河出世風懷蝴蝶夢傷春心事鷓鴣歌聰明得福人間少僥倖成名史上多籬外芙蓉好顏色晚秋寂寞照金波　兩鬢霜侵百慮空願書籤奏與天公傳名早死皆高壽肯樂貧家即富翁執筆羅睺如上馬用心蘇綽本張弓行藏此日憑誰問欲倩黃香賦九宮

病起對月

纔卸藤牀出戶前舉家驚瘦老親憐無秋不病中年後有酒重歌碧月天燈寫黃花霜下影風留紅樹晚來烟主人小與青山別觸目清光更宛然

客至

剝啄柴門響呼僮埽葉迎涼蟬知讓客且住一聲鳴

侍宮保遊棲霞作

偶見先生開病眼教陪公子看秋山來修勝景官偕集去請鑾輿表正還小雪晴多冬更暖寒林霜重葉全斑嫦娥似解雲仙會徹夜清光水石間　說到棲霞喜不勝尚書前世此山僧引來瀑布分三處

陸闢奇峯遠一層元老獨操風月主羣公齊獻匠心能宮門管掃閒花者尚有詩人王右丞（江寧丞王昌齡有宮門掃帚掃閒花之句）屈指奇觀數未窮就中最勝是行宮雨松收立黃門外萬嶺横陳紫閣東山似人才搜更出水如膏澤轉常通知公不厭閒遊客一個狂夫履獨紅（從官皆靴而枚獨朱履） 同來不肯同歸去遊味從頭再細嘗山好全憑松色古春回還盼水聲長亭臺分寸無虛設物力東南幸莫忘休怪曲終仍奏雅打禾民正滿殘陽

余雅不喜次韻疊韻而宮保寄詩夥之不得已再獻四章

尚書抱負何嘗展展盡經綸在卅山一自風泉歸藻鑑幾番畫戟帶雲還高峯未到亭先見古廟經秋草蠹斑同入江城將十日吟魂猶繞翠微間 看山立雪兩難勝隱者眞如退院僧掃地松花堪滿掬倚闌紅葉正千層石從偶得時憐巧泉竟搜來自覺能嘗把烟雲付才子春華終恐愧家丞（公來札云揮灑煙雲固當讓諸才子） 石梁精舍望無窮欲取長江入帝宮四面仙雲生戶牖六朝碑塔半西東斜陽善寫蒼松影春雨能教絕壑通回首師恩與山色霜燈不負兩宵紅 疊韻詩如巖疊浪寄來雅味致深嘗山無官鼓吏允（永）伴有郎君話倍長 玉輦尚遲三歲至松雲何敢一朝忘書中苦訂重遊約待會梅花報曉陽

揚州轉運盧雅雨先生招遊紅橋集三賢祠賦詩

微雨不成雪曉日明紅橋轉運盧大夫折柬相招邀纖舟傍朵陌税駕登烟皐舊雨一樓滿新霜千林消半席迎王粲終席來李標（王徵士藻劉侍講星煒）宏正金蘭簿謝贍雲霞交缺面或十年抗手竟一朝繫星託孤月東海匯羣潮非公扶大雅我輩何由遭 皇宋三賢臣高風不可再迢迢五百年此事如有待我公領卒山瓣香寸心在褒古此山中招隱此山外篠蕩千琅玕道是程公園（午橋太史）程公有遺命捨宅爲阿蘭公改祠三賢亭臺增舊觀既使故人慰復使先賢安時時攜酒入處處憑闌干羣公且莫飲賤子有所思三賢在何處一賢今在茲 大江横天表南流入建康其中有靑鸞三年不來翔偶然乘螺舟搵衣君子

堂朱履從而後輕篷卷微霜水流旗蓋影風遞松花香抗論至騷雅摩挲及圭璋烟帆歸暮雲紅燈迎兩旁山高月猶小日短情何長强我盡一杯爲公留數行平山有時傾此會無時忘

揚州對雪戲作

求官不過張伯松求財乃學劉伯龍酒未引入著勝地雪先含笑語春風問雪何所笑笑我不固窮秦散三千金齊士歸未終張湯解此意田甲與錢通賈生太將牢繡衣議賣僮天下要物戰國策南朝經國劉係宗汝皆不知猶夢夢妄思弋獲如飛蟲可曾鮮卑語熟琵琶工汝何不學漢賢良請除鹽鐵追虞唐又何不學張平叔請去商人正國俗胡爲乎箕子不知長夜飲禹王且解下裳行騎來仙鶴到處舞心鈎意鈎若有情我道雪莫笑生財有大道西施東施同一鑿存乎其人分醜好孟軻兼金受七十寧與蘇秦較多少我且招阿堵喚青蚨天下英雄子與吾子之俗處須我洗我之雅處須子扶人仗子求高官吾仗子求異書子爲人呼盧子爲我提壺不爲風花水竹來用子便使文史元儒笑且呼不爲璝琥盤匜來用子便使金童玉娥美且都天生萬物貴用得其所耳守彼笨伯作虜胡爲乎錢神聞之手拍張雪神聞之喜欲狂兩人悔過同商量共請女仙燒雪作白鏹定教胡岳滿面生銀光

夜過金賢村明府即席有作

揚州司寇許宵行夜踏新城進舊城一桂金箏兩行酒有人剛唱淚盈盈　元官風貌似花嬌玉笛吹殘病未消生恐敬兒全體熱教儂親手試瓊瑤　子野聞歌喚奈何盈盈方寸起星河要他步上蓮花怯小製纏頭吉莫靴程立夏贈靴元官嫌小　絲哀竹濫肉聲殘雪滿前溪月滿山我本龍華同會客愛歌尺八驚人間

送劉映榆侍講入都

征袍看拂九秋霜手採瓊花入建章過我尚行前輩禮因君轉憶少年場才高筆有東京賦官久身無南

越裝（劉督學粵東）同日尋春同酇酒當初曾忝蔡中郎

投鄭板橋明府

鄭虔三絶聞名久相見邗江意倍懽遇晚共憐雙鬢短才難不覺九州寬（君云天下雖大人才有數）紅橋酒影風燈亂山左官聲竹馬寒底事誤傳坡老死費君老淚竟虛彈（有誤傳余死者板橋大慟）

讀蘗下吟感贈半野園主人

主人劉姓字春池爲織造計吏火焚其局凡家畜梨園樂器及所居園亭盡償入官

讀君詩罷我神傷黃蘗春生味獨嘗有此高才甘小隱無多老淚落清商尙衣局盡三更火協律郎餘兩鬢霜舞扇歌裙如解恨也隨東海嘆滄桑　名園前歲看花時爲訪姑蘇兩畫師照水那知風浪起賣山翻羨子孫遲黃金放手來難再白雪彈琴聽者誰惆悵英雄回首晚枕烟亭上負心期

推窗

連宵風雨惡蓬戶不輕開山似相思久推窗撲面來

陳古漁新婚

一卷交傳紀錦裙鬑鬑夫壻久超羣阮修婚費名流助張祜才華女子聞紅豆新詞南浦雨海棠春夢板橋雲匏瓜無匹今休感已覓元霜見少君　摽梅休註鄭康成春晚花遲最有情貧士家原須健婦高人妻亦喚先生承歡聽唱姑恩曲擇木看飛谷口鶯（古漁成婚還屋）從此蘆簾燈似雪吟詩一定是雙聲

除夕雪宮保饋魚

對雪公憐把釣難特教雙鯉贈魚盤烹鮮廚下年將盡燒尾龍門夢未闌入戶似傳春信到揚鬐猶帶淚花寒拔裘再拜烟波外一物還供兩歲餐

除夕過李竹溪明府

胃雪尋君雪滿身屠蘇臘酒正橫陳光陰最貴是除夕宦海相關惟故人（安傳公致勅）方物盈門爭賀歲小胥裁帖寫宜春喧喧士女鼕鼕鼓一路花燈歲已新

鑷鬚

我昔留鬚曾有詩今年鬚白復鑷之昔求其無今求黑十六年來能幾時終朝攬鏡不停手田彼南山如去莠衰草當秋豈盡除素絲雖染知難久白鬚臨行愁然訴道君逐客眞無故拔毛與世既無利吹毛於我又何惡昔我在周朝燕毛首坐何尊高又嘗親遇宋襄公不敢見禽稱戰功於今骨肉連理生忽然離別鴻毛輕黑白太分古所戒虐老榮幼難爲情主人笑且言我本潞涿君自從諸毛來紅顏變青春意難不樂强自解英雄從古鬢眉聞汝又一朝變微雪使我萬念成輕雲君不見天公作春秋落花從容自去留人生老少無痕迹大家夢夢登糟邱汝偏標題衰頽不忌諱使我臨水顧影心驚愁美不能斷百草健不能挂雕弓既不知何日爲人作曾祖又不知全白可能參相公不如有心媚側室掃除枯槁留青葱誓不許汝先縞素星星滿把揮春風

小倉山房詩集卷二十四終

錢唐袁枚子才

子才子歌示莊念農

子才子頎而長夢束筆萬枝爲桴浮大江從此文思日汪洋十二舉茂才二十試明光廿三登鄉薦廿四貢玉堂爾時意氣凌八表海水未許人窺量自期必管樂致主必堯湯强學佉盧字誤書靈寶章改官江南學趨蹌一部循吏傳甘苦能親嘗至今野老淚簌簌頗道我比他人强投牘大笑善刀而藏歌招隱唱迷陽此中有深意曉人難具詳天爲安排看花處清涼山色連小倉一住一十有一年蕭然忘故鄉不嗜音不舉觴不覽佛書不求仙方不知青鳥經幾卷不知樗蒲齒幾行此外風花水竹無不好搜羅彝碑雀籙盈東箱牽鄂君衣聘邯鄲倡長劍陸離古玉丁當藏書三萬卷卷卷加丹黃栽花一千枝枝枝有色香六經雖讀不全信勘斷姬孔追微茫眼光到處筆舌奮書中鬼泣鬼舞三千場北九邊南三湘向禽五嶽遊賈生萬言瞀平生耿耿羅心腸一笑不中用兩鬢含輕霜不如自家娛樂敲宮商駢文追六朝散文絕三唐不甚喜宋人雙眸不盼兩廡旁惟有歌詩偶取將或吹玉女簫綿麗聲悠揚或披九霞帔白雲道士裝或提三軍行古塞碧天秋老吹甘涼或拔鯨牙敲龍角齒牙閃爍流電光發言要教玉皇笑搖筆能使風雷忙出世天馬來西極入山麒麟下大荒生如此人不傳後定知此意非穹蒼就使仲尼來東魯大禹出西羌必不呼子才子爲今之狂既自歌還自贈終不知千秋萬世後與李杜韓蘇誰頡頏大書一紙問蒙莊

正月二十二日紀事

尚書公餘發幽想新歲不見詩人往顧命材官召某來白雲可覓人難訪點也絃歌聲正希聞呼身作輕鷗飛後堂直入無絲竹絳帳一枝紅蠟燭初將古玉辨琳琅繼取蟲魚別印章吟詩風戛幽窗竹論史秋

生舌底霜野人看書如看水眼光到處狂言起當仁不肯讓先生狂狷惟聞裁小子五歲郎君出款賓三千弟子幾人存重提知遇當年事愈覺師生此日親官鼓鼕鼕星欲曙山人長揖還山去送客燈明使者衣回頭月照將軍樹臨行雙贈紫羅囊爛似天孫雲錦裳此意明公應有在數儂佳句好收藏

答周幔亭山中招友一篇

兩山屹相向中有兩賢居兩賢時相招歌呼相唱喁一賢幔亭子昂昂千里駒能畫周天星帝座通噏呼能測長江線胸中橫具區執削道所記羲農黃唐虞苔布偏裝衣鉢冠弁棧車筮宅賦四山清涼割一隅一賢隱隨園玉佩而瓊琚挂冠十二年栽花三千株所居小倉巔赤壤維墳壚豚胎於清涼其氣厖以疏兩山無兩賢岌岌徒清虛兩賢無兩山兀兀空蓬廬而今既雙得彼此相考謷我負子則戴子耕我則鋤雪海我已足松濤子有餘湑于飲一石孟公飲一盂酒戸無大小醉鄉有乘除此外來諸賢招之相與俱徐淑工丹青蝴蝶夢蘧蘧黃香賦九宮文史爲嬉娛王涂汝芳隣詩律追唐儒護齋我從昆仙履鳴雙鳧如山聚眾峯如水匯羣湖如樂合宮商如蛩負駏驉琴彈左瑟應鶯立旁鷗趨招友得此樂千金抵須臾僕乃掉頭笑如斯而已乎我請爲大招與子相揶揄擊筑招漸離試劍招風胡挾彈招韓嫣采桑招羅敷我若爲天公玉女常投壺我若爲宰相子路執金吾我若大勳貴驅使霍家奴於今皆無分且自招其徒不招漢灌夫酒氣太麤粗不招石季倫俗物矜珊瑚不招袁彥道無賴喝梟盧所招皆目前一一與人殊招月使升戸招風使當罏招葉爲茵蓐招竹掃行廚醴從野人野谷號愚公愚牧童牛戴牛酒器觚不觚若非歌纂纂定是唱烏烏有花皆九錫有賦必三都山對人而態活水得主而難枯星聞歌而欲聚鳥結侶而鳴舒各招所招客各著所著書子招我未有我招子亦無若比淮南王招隱終何如

隨園張燈詞

隨園一夜鬭燈光天上星河地上忙深護梅花改顏色萬枝清雪遞紅妝　金粟分行綴玉蟲淺紅相

間又深紅隔山人唱霓裳曲笑指先生住月宮　高下樓臺列錦屏紅珠歷落水雲清嫦娥似識燈光佛捧出銀盤不敢明　熱戲俳歌火鳳謠金缸銜壁影相交引光奴逞拏雲手遍摘春星挂樹梢盧仝吩咐小心風珍重封姨護燭龍一陣丁東鈴索響水痕花影蕩千重　誰倚銀屏坐首筵三朝白髮老神仙（熊滌齋太史）道看羊侃金花燭此景依稀六十年（太史云年十五時舉京兆宴宛平相公怡園見張燈相似今重赴鹿鳴矣）　客散華堂酒未收重敎金狄守更籌簾波聽喚青衣捲別有名花照影遊　紫明供奉漸婆娑倦把青藜走絳河笑我金蓮舊詞客照花猶少照書多

遊仙詩

當年足下看雲生三疊琴心道已成誤寫上清蝌蚪字一篇眞誥不分明　匾引三山境寂寥碧天吹斷水精簫隙心子晉顏如玉身隔雲屏手亂招　迢迢白練耿秋河織女重來恨已多八萬六千明月戶不知何處認嫦娥　相招須把碧芙蓉海上歸來霧萬重同住玉眞清冷地不司符籙便從容東海塵揚阿母家年來勾漏少丹砂有人手執青鸞尾獨立蓬山掃落花

海棠詞

春花開到海棠枝天意來催艷體詩誰把嶮山萬重雪盡貽兒女作胭脂　東風盡力送紅潮入自消魂雪自飄不信天孫織雲錦年年都挂此花梢　聽得流鶯向曉催捲簾紫玉已成堆生愁夜半成烟去自取銀燈照幾回　當年妃子鬭風華浴罷華清鬢小斜國色半酣紅玉軟至今留影漾窗紗我亦曾披宮錦行昏昏春睡不分明輸他花上金衣鳥裹著紅雲過一生　九錫無人奏綠章自慚虛作紫薇郎夢中彩筆珍珠字擬託朝雲寄數行

春日雜詩

千枝紅雨萬重烟畫出詩人得意天山上春雲如我懶日高猶宿翠微巔　漠漠輕陰雨後看支笻長

自倚闌干正嫌花氣無人送一陣東風過玉蘭　水竹三分屋二分滿牆薜荔古苔紋全家雞犬分明在世上遙看但綠雲　清明連日雨瀟瀟看送春痕上鵲巢明月有情還約我夜來相見杏花梢　萋萋芳草遍春潭深院無人綠更酣何處一聲清磬響斷峯西去有茅菴　玻璃作鏡當雲鋪返照春山入畫圖自憶頭銜揣風骨此生只合住冰壺　鑿得雙湖似故鄉一枝柔櫓泛春航落花水上凌波立還擬人看舊日妝　風亭月榭事匆匆園漸繁華我漸窮半世經綸十年俸思量都在水雲中　袖拂孤雲理素琴那知門外落花深山人不飲河東酒只要君王賜茯苓　銀箏低按古涼州聽水聽風夜正幽忽報樹梢燈似海小紅歌罷盡回頭　柴門掃雲雲不開雲中置酒臨高臺夕陽辭我下山去明日問渠來不來　自把新詩寫性情勝他絲竹譜春聲流鶯啼罷先生唱各有閒愁訴不清

題曹麟書學士天下名山圖即送其乞假歸里

八十七歲學士何處來方瞳綠鬢顏如孩意欲吞盡齊煙九點上天去故把名山幅幅都安排左手抱崑崙右手拍洪厓使我一見心驚猜疑是夸娥之神負山至又疑徐福之船從海回那知朱家爲兒劇孟弟當年雞壇同歃長安街長安李夫子玉洲先生宏獎諸仙才夷門大會敦盤盛誰執牛耳升高臺君年最長我最少浮萍一聚風吹開人生轉眼如夢耳二十五年海水飛塵埃諸賢晨星半錯落李公白骨縈蒿萊我亦清霜上頰久隱矣君方長劍拄頤事玉階平生舞刀奪槊英雄志氣小差未惟有宋玉登山臨水之心猶未灰潑烟墨寫雲雷五丁捧筆萬靈譍崖不必穆滿長驅八神駿不必向平踏破雙麻鞋只須一頁展開處但見清都紫府眼前崱嵂而崔巍青宮亟待桓榮駕曼倩難戀瑤池杯太公磻溪方坐釣兩耳頗聞文王催前別既已遠後會何時偕但問黃石公他年滄海騎鯨去可要圯橋進履之孺子擔簦相追陪

題碎琴上人集

一代編詩史竟收幾個僧斯人宗獨上人自稱獨漉先生之後流派自南能賣卜簾垂市抄書佛借燈勸將經德隱

差免十方僧

制府西園小修工畢遊後賦呈宮保

山事畢棲霞山公坐晚衙自安三品石小綴一庭花邱壑憑心造煙雲愛客夸數拳猶未足採到野人家

不繫舟如舊亭臺事恰更添廊迴兩路分竹散秋聲石罅蒼松補窗虛碧瓦明公餘射鵰處楊葉與雲平

自寫爲山好新詩賦六章三江看雲物四度感滄桑水靜游魚樂簾青夏日長鳴鳩隔花報春雨足新秧

我與西園柳蒙公種廿年自慚頭似雪不及樹參天相隔纔三里賡歌得數篇春風沂水意舍點向誰傳

宮保和詩

斜照映紅霞濃陰放柳衙山凝環几翠風颺隔簾花大廈慚無補芳園詎足誇梁間雙燕子不認是誰家

亭臺猶似昨轉眼景全更石磴含雲氣蕉窗帶雨聲松青鱗半老波漲鏡初明頗有才人意文無一筆平

老去詩情減相思有和章幽懷耽水石農事念蠶桑竹影迴廊靜鶯啼午夢長栽花還意懶幾度問新秧

羨君生計好高臥自年年宦海渾無岸桃源別有天琴書消永日雲物入新篇笑我舟難繫空留客舍傳

杭太史菫浦寄示嶺南集奉酬三十六韻

嶺海新詩至空山老鳳鳴焚香盥雙手展卷到三更蜃氣青紅色鈞天雅頌聲傳經百粵地灑翰五羊城

南斗文星避西河講席傾塗金尋漢塔呵手試端阬樹寫棃朧義糕題兎子名離宮開絳帳化雨沃仙莖

曉夢梅花落高談孔雀驚三千詩弟子六一古先生陸賈歸裝富庚桑尸祝成豈徒娛暮景直足慰交情

憶昔公車召相將殿上行釆薇先輩引師律丈人貞德講資匡鼎噓枯到禰衡充宗冠嶽嶽郭憲氣觥觥

夜訪蓬池月朝騎太乙鯨隨肩冰署冷分手玉堂清慷慨論封事寬容賴聖明白衣辭領職短鋏請歸

耕鳥篆儂先誤龍鱗爾更攖三山成小謫一樣誤前程倭乞蕭夫子入師馬長卿弓衣詩繡滿蹋臂女兒

迸近海文瀾闊還家五兩輕珠娘曾買否梟博幾輸贏五十喪無毀三虞事未營菰蘆逃隱士（時薦胡生來白下）猿鶴豈忘盟感舊山陽笛藏書晏子楹有人遊白下幾載滯歸旌鄉井離黃籍江東作步兵書來風勁竹別久柳啼鶯以我紅顏改知君鬢雪盈無車難越界望遠但沾纓想和軒轅律遙吹子晉笙蒼茫千里月執訊代班荊

遣興

富春嚴子陵谷口鄭子眞亦自懶惰耳心非有所嗔男兒不作官豈遂無立身必求所以然定知非解人入難作我兒我難作人父所以生不育皇天不輕與古來眞才人俎豆非兒女諸公莫相關我自有千古貨殖子貢富饕餮原憲貧富乃勞其力貧則苦其身治生貴有道行樂貴及辰自活苟無才何以活生民荒山本無牆梅雨復來敗山居已十年盜賊尙無害灞上李將軍未必餘威在楚國舊令尹或者有遺愛當時只望老以便好辭官此時只畏老以便常尋歡望之恰已至畏之不能逃始知望與畏兩念俱徒勞古人吾不服今人吾可知惟其去人遠執禮彌謙卑奕棋貪有伴降心以相從應付吾手上高低吾心中當年修隨園過溪事營造今年修隨園溪內日探討遠修跋涉遙腹裏翻未了近修結構易亦復偃息好始悟古諸侯封國不嫌小

話桑麻圖爲方綺庭明府題

東漢張君游驅驄漁陽道前村有桑麻顧之欣然笑先生綰綬時與彼作同調風和柘樹陰雨晴麥隴初捐除長官體輕乘弁棧車召彼野老詢桑麻今何如　桑者前致詞今春葉青青麻者前致詞漚菅得奇贏使君未來時土化多未宜使君既來後犬足多生蠶使君不嫌醜敢獻村中酒山妻急繫裙牧童忙鼓缶長跪問使君見過唐堯否　使君忽心動我亦有桑麻汝既安汝業吾亦憶吾家高掛烏紗冠歸署白門花白門有一人種桑十年矣半樓青溪雲滿徑桃花水若再欲話時請君來洗耳

偶題

春歸未歸雨復晴竹西牕戶風泠泠野薔薇喜沒人到雪白小花開一庭

香亭自徐州還白下將歸鄉試作詩送之

一別鬚如此全家怪汝蒼滄桑生面目世事感星霜到眼園亭換關心兒女長阿兄難免俗先要問歸鞭

聖主崇詩教秋闈六韻加今年得科第此我更風華五字清而脆三條畫燭斜相期呼小宋追步八磚花

去年昔慰我作叔苦無因香亭和余失子詩云薄福難爲叔添丁轉惱翁門戶堪誰託芸香少後塵桂花兼子采荊樹及時春莫

再生才女能詩便嫁人戲四聞說新居勝柴門汝未開到時花繫馬飲處月當杯遊子隣翁認高歌

啼鳥猜多增棠棣館頭白我歸來

悼柳

水上古柳彎環如老龍余誅茅築岸理而出之置亭焉顏曰柳谷不逾年柳死

受賞非君願相知愧我麤建亭流水上從此好春無古幹寧辭伐殘枝強欲扶蘭成枯樹賦吟罷覺心孤

傷鶴

二鶴翱翔籬外獵者過以爲可羹也火槍一發而斃

奇禍發清流乘軒兩鶴休火攻眞下策羽化入高秋小瘞苔痕滿平沙爪跡留神仙還有刦何處免罾繳

諸知己詩有序

曹公以太牢祭喬太尉卽宣尼報德之說阿瞞猜忍猶知此義況君子乎枚少也賤長登仕途好我者中心藏之今生四十四年矣伏而不出髮有二色所報可知每學張步自呼負負計不與形骸俱化者惟有文字耳少陵八哀聊志寸心其他或頌其生或輓其死見集中者不復再見金公恩最深故更言之生存者溧陽一相而已統題之曰諸知己詩

禮部侍郎浙江提學王公蘭生

予幼學與謁觀光逐人走試籀書九千飲水墨一斗奕奕王交河許作童子郎膠庠騎竹馬觀者嘆道旁蟠桃花未開春風吹已早秋來寧不實自愧登盤小

兵科給事中浙江提學帥公念祖

杭州蘇司業羣士附如毛非其所薦者竊竊愁琴焦帥公無先容拔我升前茅按劍對夜光掘獄出豐曹長安一爲別咸陽萬里遙青蠅宦海飛白骨沙場拋可憐養鷙鷹不見賦鷦鷯何當抱孤琴塞外將魂招公爲陝西布政使寃死塞上

處士柴東昇

瀨水一簞飯翳桑一頓餐當時寸心足此事千古難我昔粵西行助者柴先生先生非有餘蓮幕分杯羹君家耕南弟與我臭如蘭以愛及所愛同舟赴高安富春江水清洪都江月白照我與君遊照君與君別如何照施恩不能照報德

廣西巡撫金公鉷

中丞巡粵西大阮遊幕中馳書招我往一見呼終童作奏薦之天署年纔王公詞科三百人學來趨下風我遊蓬萊池公歸兜率宮愛我眉宇異期我爵位同語我韜略計許我旂常功一事不能副兩淚何由終九原如可作持面愁相逢

協辦大學士吏部尚書孫公嘉淦

孤鳳蹲青桐不鳴如有聲金鐘懸東序萬物肅儀型孫公司爽鳩海內儒林亞天瑞五色雲丹青佐祉能我來溫卷時春風吹滿面已助阮修婿更作正平薦登門已足榮何況噓植之千秋溯淵源大賢爲我師

太常寺卿唐公綏祖

唐公智勇深馬秋懸冰鏡一顧市可空九折臂逾勁賤子趨末階短衣不掩脛公命下逹來平章將女贈我曾訂范雲何敢學子敬絲綸已慚恩福薄更慚命續祭喬公文瑱瑱不忍聽

文淵閣大學士史公貽直

唐時顯慶暨皇宋考物在一鳳鳴虞廷雍容六十載歷官三百六歷歷皆所司唐區十五道各各駐旌旗開口姚元之放手杜黃裳瑕瑜不相掩才力堪低昂（公以姚杜兩公自命）奉　詔教翰林我擬策一通謂有陸贄直而兼長沙忠萬金何足感一言長在心仰止一品集封敖涕淚深

編修李公重華

仙人碧虛骨不染明窗塵偶歌梅花詩冰絲彈孤雲市上逢郎君雜壇敦夙好門下作門生裴緯咥其笑長安鳴珂里姑蘇青雀舟夫人行大享內子折花籌思之如前生華屋悲山邱

御史王公峻

孤峯生大海四顧全無地志士立中朝寸心惟有　帝先生獬豸冠目作愁胡視屢請上方劍王孫何自厲愛我賦秋蘭逢人考姓氏卿輩縱不聽奮舌行吾意說士甘於肉排闥時掉臂歸老擁臯比得免魑魅忌千秋寂寞名表章誰我繼

兩江總督德公濟齋

講學俗儒耳惟公便覺雅爲問所以然一言黜百假宗藩靜而尊廝侍皆宦者赤子心盤旋黃金手揮灑置身三古前遊目兩廡下排衆用一賢命我擁雙祉幸遇朽木雕擬躍祥金治嗚呼伯樂去憔悴終天馬

兩江總督策公楞

策公不知書能收英雄才龍泉迎風胡一見心顏開彼此留不得兩心各自哀賤子還鄉井將軍去輪臺陳湯誤質子班勇無軍功蛇矛兩手折鐵鎖九天封未獲訊廷尉先聞刼義公肉飛瀚海草血涼天山風

吾欲負馬革裹骨祭鬼雄

福建布政使陶公士鐄

寸寸離官樂行行驄馬止相逢陶士行苦留王稺子問公識我歟公云不識君上指丹鳳闕下指黔首民

李名世秀才

我聽溧邑訟有客戴儒冠日日立堂下如石點頭看疑是擾獄者來探鞫刺端覺不干我事姑且聽其然亡何我改邑驅車出郊外此人伏草中奔向車前拜云是高淳人偶來溧邑界愛我聽訟明賃屋居此間日聽一二事歸與父老傳我方拱手謝彼復攏袖言餉朱提八流願當劉寵錢拒之復淚下受之我茫然從此一爲別瞻身如雲烟感君好善心愧我酬恩意冥冥三十年惻惻至今記記得門狀書秀才李名世

詩畢後再題一絕

事雖如志都歸命詩豈酬恩略表心回首河山人宛在相思便作幾回吟

避暑

避暑無他法安身有秘方只離紅日遠自覺碧天涼

起早

起早殘燈在門闢落日遲雨來蟬小歇風到柳先知借病常辭客知非又改詩蜻蜓無賴甚飛滿藕花枝

改詩

改詩難於作辛苦無定程萬謀箸不下九轉丹難成遊覺後歷妙陣悔前茅輕抽絲緒盤引汲井泉彌清妝嚴絕色顯葉割孤花明如探海嶽勝入到仙不行如奏鈞天律鳥啞鳳始鳴脫去舊門戶仍存古典型役使萬書籍不汨方寸靈恥據一隅霸好與全軍爭吹角不笑微塗紅兼殺青相物付所宜千燈光晶熒甯九不顧壁甯險毋甘平動必拔龍角靜可察螺蠅選調如選將非勝不用兵下字如下石石破天方驚

豈敢追前輩亦非畏後生常念古英雄慷慨爭功名我噤不得用借此鳴訇鏗盡才而後止華夏有正聲
凡彼小伎藝傳者皆其精奚可聖人教飽食忘經營止怒莫如詩管子語歌之可怡情多文以爲富擁之勝
百城既省絲竹費兼招風月聽上鳴　國家盛下使羣賢賡縱死見玉皇猶能獻韶英

風帆

一葉高懸浪拍天孤迎紅日孰爭先風非不順吹難飽海縱無邊住有權力大勝騎龍馬走身閒長抱水
雲眠篙工未肯將君用要等餘皇萬斛船

馬鞭

烟樓撞處久摩空曾記馳驅閬苑東斜指斷腸雲外樹自鳴得意馬蹄風隔花傳響春山遠帶雨催程落
照紅一個祖生追不上歸來忍待管絃終

大樹

繁枝高拂九霄霜蔭屋常生夏日涼葉落每橫千畝雪花開曾作六朝香不逢大匠材難用肯住深山壽
更長倚樹有人問名字爲言南國老甘棠

古琴

箏琶海內傳新曲禮樂千年剩老身挂壁尚存清廟夢過時誰奏廣陵春敢隨武庫爭高價只覺羲皇是
故人我不知音偏好古七條絃上拂灰塵琴操曰伏羲造琴

夸父杖

八荒霍霍驚仰首空中夸父逐日走拔山倒海事事終不追白日非英雄果然手捉黃金烏問公此樂胡
爲乎如何口渴顏色槁一枝杖作鄧林草

延陵馬

延陵卓子馭馬猛前有霜刃後有縱馬行不進斬以狗馬骨之高與山等伯樂見之泣不止造父之御不如此天生神駿美且都入公之廐有若無

刑天舞

鸞鳥能歌鳳鳥舞刑天效顰舞更苦左干右戚舞不休天帝欲笑千靈愁爾力非不大爾心非不賢臣有一言陳蒼天先賜頭目後賜手俾知好醜能折旋

狄鞮倡

妖嬈狄鞮倡不嫁年少郎不知女誡字幾行但願高車大馬來煌煌吹笙酌斗烹肥羊豈不懷故夫故夫羅袖多明珠豈不彈青琴青琴愔愔非妾心豪客愛妾媚君王愛妾嬌終身不出黃金屋老大還吹白玉簫嗚呼君不見天邊孤月長門斜絕色湘娥啼暮花

得履詩

山齋失玉履半年爲金明府奚奴攫去鬻蘇州不售再鬻揚州金公廉得顛末遣復故所

飛鳧久化朶雲輕故劍重聯舊雨情見面儼如遊子返還家轉使主人驚身行吳市春帆遠夢覺揚州秋水明想爲林泉緣未斷隨風又到石頭城　履亡冤雪徒人費璧返功歸藺大夫神物終憑犀照得奴星不緊月明孤果然世有重圓鏡勝使人求罔象珠安得當官盡公等早提塵海入冰壺

刈稻江北作

無端幽人出有似白雲去一笑下空山書燈照江樹江上青青峯黃昏若驚顧不道細雨中尙有孤舟渡雨行聖人爲蘆中窮士寄行行駐風帆棄棄傍古寺波靜風葉停潤寒水花細日暮問芙蓉有人采卿未老農烟中來牽犢迎田主豐歉各自呈紛紜具雞黍牀前紅葉霜衣上稻花雨四隣無雜聲農談相爾汝雨多禾生耳田熟豆落萁且喜土化宜彼黍終離離飲罷五盃酒提別牧童手明年吾再來門前樹雙桕

同船逝中秋天水澄孤清私心念明月果然東峯生蘭檝駐瓜步錦衾隔石城清宵不成寐浩歌酬吾情

送竹軒族弟之河南兼簡滑令呂君

吾宗遠行邁霜色淒河梁因依十餘年攜手此華堂詩書同檢校家事相扶將一朝辭我去蓬矢射四方貧家養十客九客猶牽翔胡爲我從昆頃刻成參商階下芙蓉花娟娟泣道旁春榮嫌葉密秋老愁枝傷令我復何時兩鬢初凋霜豈不願君留彼此看空囊豈不勸君醉驪歌難盡觴惟有贈一言富貴早還鄉讀書矜半解往往言多尤遇人無單複如水行膠舟汝今初涉世韋弦須矯揉行行重自愛毋作高堂羞我有舊官聲煩君作遠郵寄與呂大夫滑國爲賢侯我有閒邱園無力起亭樓望汝攜歸資來此築菟裘兩願都能償老夫復何求但託紅鯉魚寄書碧山秋

捲簾

偶捲北牕簾風吹春色冷一僧一朶雲同上青山頂

哭三妹五十韻

五枝荊樹好忽隕第三枝最是風華質還兼窈窕姿令儀宜協吉論齒未應衰情以隨肩重喪因在室悲鶺鴒飛竟斷手足夢重追弄藥爭花日將笄未弁時金籠擒蟋蟀竹馬逐鄰兒各踞長松鍛同分野竈炊書燈裁紙照學舍隔簾窺呵手團清雪當盤算刧棋鬭殘春草綠舞罷柘枝欹貧不爭梨栗饞能詠豆萁非魚常作隊似雁不差池擬續蘭臺史堪刊紫石碑阿兄試京兆小妹倚門楣望信頻穿眼登科代展眉分襟長戚戚聚首更怡怡至性醇無比多情累在斯一聞婿早定萬死誓相隨朵鳳從鴉逐紅蘭受雪欺踏搖囚素髮鬝摘損凝脂瑱珮嬰兒撤犂鋤健婦持贅餘添姊禍嫁後失爺慈捨宅棲蘭若長齋伴濟尼當官懲壻惡合族笑姨癡婦棄仍歸矣天高不鑒之巳經分破鏡長自奉慈帷紛帨辛勤侍藥湯宛轉吹呼盧老親伴問字舉家師有女空生口無言但點頭（妹一女啞）一方形勤指矩圓象強摹規水色雲沈閣山光樹

囀鸝避人常獨坐對影輒漣洏豈戀終風暴常懷其雨思冰心明月見春恨落花知寂寂芳華度奄奄玉貌移九迴腸早斷一日病難治自覺傷心極臨危作遠離家貧投賤藥膽壯誤庸醫白下巫陽至揚州蕩子覊魂孤通夢速江闊送終遲得信前一夕夢與妹如平生歡路上錢猶卜靈前帳已披承衾摩暝目搜篋理殘詩欲止高堂慟先教私淚垂蒼茫惟有恨啼勸兩難爲苦憶連年瘧頻勞徹夜支今朝偏送汝他日更呼誰殘雪敲窗戶悲風動酒巵浮生千古幻哀輓幾行辭盼斷黃泉路重逢可有期

陶淵明有飲酒二十首余天性不飲故反之作不飲酒二十首

淵明與劉伶開口不離酒終竟兩人賢果然爲酒否我自赴華胥不煩杜康引酒味吾不知酒意吾能領醉鄉去中國不知幾萬里偶一問其津身熱頭痛耳所以桃源人雖隣莫通使惟有書味甘行行堪沒齒禹王大聖人先我惡甘旨千鍾與百榼倦勤從此始　客至如春風來者皆入室率性任所言寒暄各一一可以具雞黍可以聽瑤瑟欲宿即張燈解吟亦進筆若問有酒否此事未可必　天地無終極風輪盪不禁不知古人古安知今人今吾園二三月全家釣水濱彼得此亦喜此失彼亦嗔適野獲天趣忘機蘊性眞自笑一家人都遊羲皇世儀狄尚未生何由知酒味　有目必好色有口必好味戒之使不然口目成虛器縱之使無涯我又爲渠累聖人善調停君子素其位　古皇無史官宣尼不著書古之大聖賢淡淡忘名譽君看皋夔外傳者爲誰歟文王有多士名姓亦無聞女媧戲團土本自難區分我不知有我而又奚云云　讀書息微倦危坐操青琴求靜常反動絃中怪此心明知非古曲聊復審其音海水飛何處鍾期亡至今借問聽者誰門外幽蘭深　名教有樂地一誤殊難曉英雄與文人往往託佛老匪自矜清超即是貪壽考譬如飲酒人非此難自了吾學無不窺惟憎二氏書看則縮其額如嗜菖蒲菹大道有周孔奇兵出莊周横絕萬萬古此外皆蚍蜉君請擇於斯何事更他求　陶令責子詩愍多賢者少未免心戚戚借酒解懷抱我今雙無之陶聞亦云好無所藉杯酌匪我求童蒙得姓三千年未

必以我終君看鄧伯道亦得歸邙中　玆家有婕妤稚齒入椒房自恃君王愛恩如海水長一朝詠紈扇朱顏逐漸凋君王縱復召終讓新人嬌寂寂長信宮涔涔泣不止初泣爲紅顏再泣爲青史華髮吹秋風此生長已矣

古來功名人三皇與五帝所以名赫赫比我先出世我已讓一先何勞復多事平生行自然無心學仁義婚嫁不覩歷營葬不擇地人皆爲我危而我偏福利想作混沌人陰陽亦相避灌花時雨來彈琴山月至天地亦偶然往往如吾意

風露月色明露影蒼苔上幽人清興發杖策成孤往不知所尋誰寓目卽心賞隣人知未眠水面篙聲響

細雨過深竹水影澄空雲不知何處花微香如有聞漸漸春風和時時芳草熏白書一片葉告知雲中君

我愛王思遠祓服何燦爛遇所勿經懷短衣不掩骭又愛桂陽王興到詩酒濃偶意有所屬戚友不相通君去我欲眠君眠我亦去不藉醉爲辭天懷有深趣

躬耕吾不能觀耕園最便水響叱牛聲土色老農面老農前致詞秋災求減租我乃傭其力以有易所無農夫喜聳肩欣欣來負輿我亦恣所往看花招其徒春風熏玉顏秋月澄冰壺旁人誤生疑先生醉矣乎

春陰漏日遲嬌鳥啼花早羣鳥音難分但覺春懷好既醒復重眠紗窗碧烟曉啼鳥莫相催春夢儂猶少

任事在人後見事在人先以之涉斯世庶幾無尤焉吾年方垂髫早已登賢書三十挂其冠四十白其鬚味早易撤席遊早易回車一早無不早未知死何如

兒童籠翠鳥朝夕鳴前軒飛者念其朋籠外語殷勤一朝膠絲發以繙累其身傷彼鷓鴣智何如精衛仁吾其愧鳥夫斯人吾同羣

形神天所付名字吾自取形名兩無時此身置何所朝見一莖絲暮吟一首詩借形傳我名名傳形不知

嘗讀高士傳過潔亦無聊太谿刻自處生世如鴻毛我雖不飲酒恰能餔其糟雲閣自層層風裳必楚楚燈圍花萬重屋聚書千古寄語於陵子君翟徒自苦

夜過瓜洲

霜雁一聲語烟江兩岸秋蘆花三十里吹雪滿船頭我欲乘潮去孤帆夜不收蒼茫雲樹外明月出瓜洲

明月

明月乍離海長風吹上天爭光衆星盡受影一籠先水色金波麗秋心玉鏡圓雙雙木蘭槳搖落桂花烟

哀兩生并序

甲子分校南闈薦兩卷不售一松江陳邁靖一太倉吳維鵾陳故宿學榜後作百韻來謁斐然成章未幾病死吳爲梅村先生曾孫少年玉貌登癸酉賢書亡何亦死

蓬蓬江南春青青芳蘭枝舉世既莫採秋風復敗之蘭敗復何言寸心傷美人美人如明月曾照幽蘭春吳生華胄族弱冠人如玉陳生雲間彥烟霄蹲鸑鷟君不識君孤琴彈白雲相慼來相訪賞音良不爽忽弱一個焉天道其如何再聞雙璧埋吾淚空滂沱吹花不上天一墜且黃泉世上峨峨冠寧如兩生賢

又病

山中蒲柳畏西風白髮催添又幾重病每防秋先自怯天如成例不姑容詩書暫遠妻孥近膳飲纔清藥氣濃消受名花都有分年年只是負芙蓉

送望山公入覲

九月尚書覲　紫宸九重剛下有　温綸皐夔豈爲科名重本朝滿洲科目惟鄂爾泰尹繼善二人馬鄧新猷　帝室親抗手侯王俱後輩趨庭公子半詩人弓刀小隊秋郊外笑指芙蓉殿晚春

少宰裘叔度典試江南事畢登程入山視疾

柴門駐馬日斜曛八座籠街病客聞天上使星尋舊雨山中孤月照卿雲同年人少情難捨送官多手又分方提手而飛騎報將軍制府出城倚榻相迎扶榻別燈窗葉落倘思君

贈副主試錢相人先生

種成桃李滿江陰遠訪成連海上琴見到小君交可想記同泮水感尤深青雲不改書生面白簡難忘獬

手心（公曾劾兩江制軍眞太保）一十五年纔一會那堪此後再如今

假山成

三成號昆侖此義本爾雅幽人戲爲之聳石雜青赭初將地形參綴用粉本寫高低肯隨人其妙轉在假

平生嶔崎心一旦吐諸野微微洞穴明漸漸雲門惹五嶽走家中一拳始腕下未晚早扃門慮有飛去者

寄懷望山公

袞衣人去雪飛時一月空山少和詩豈獨忠勳高海內郎論儒雅亦吾師東南事重同輪早臣主情深下

殿遲寄語梅花緩調鼎孤雲野鶴正相思

不寐

一聲兩聲雞初鳴四更五更天未明羣雞亂啼聲漸迫紙窗纔露東方白病人夢短冬夜長燈花墮几鼠

鬬梁頭自伏枕目自張四十年事如何忘

商丁孫尊歌爲素將軍作

素公雙瞳今罕有辨古器物如犀剖雞匜魚甗羅成行就中商尊尤冠首規身環臍束半腰侈口吞舟容

一斗紅搖赤水珊瑚明翠凝碧瓦琉璃厚蛟龍揚爐鼂氏鐫丁曰孫三字垂韭陰花陽篆劃深雪雷紋雲

氣蟠蚪蚪黃目睒睒當臍臍飛廉麒麟繞腹走想當元女降生商兄癸婦庚鑄彝卣大局七个橫廟門典

寶一篇陳黼右媵臣負俎說調羹成湯嫁妹狄作酒或盛菹饔彤祭日或斟雉羹彭鏗曳史官高勢來峨

峨稱祝尊前再拜手道是器成永寶用子孫無疆王萬壽三腰有玉盤有銘同與此尊垂遠久一朝膜饗

封河陽白馬入行器不守麥秀空傳箕子歌銅盤早蝕比干紐三千年過太陰中不知有周秦更否神物

數滿當出世咸陽耕夫傳某某苦皴土繡形離奇達官虔覲等瓦缶素公一見購百緡如辨墳羊識土狗

召良工某刷作瓶月洗黑雲光照牖沃丁武丁靈爽存猶銜花枝香滿口甄鄭威斗子尾鐖若數班行都

列後我乃撫尊長嘆息世事輸君常八九函牛之鼎當康瓠折鉤之喙享敝帚人才那得如金銅長在泥沙不速朽願公愛士如愛尊毋使埋淹嗟不偶

輓孫文定公戊午鄉試座主

黃扉躬佐泰階平星隕中宵櫪馬驚青史三朝書行狀蒼生四海望銘旌殊恩禮自加羊祜溢美人幾案孔明身後關心房太尉有無遺表諫東征僞稿一案公爲名累

隨園二十四詠

倉山雲舍

小人有老母倉山多白雲奉母居山中板輿常欣欣看花與山共采藥與山分

書倉

聚書如聚穀倉儲苦不足爲藏萬古人多造三間屋書問藏書者幾時君盡讀

金石藏

不見古人面須見古人手廣搜金石文歐趙所未有何物爲之鄰璜琥尊彝卣

小眠齋

秋齋號小眠空廊無響屧讀倦偶枕書書痕印滿頰不知牕外花飛過幾蝴蝶

綠曉閣

朝陽耀高閣萬綠一齊曉虛窗聚景多宿雲出簷早翠微西山低白塔東城小

柳谷

宅西頽柳谷義取尚書詞未必康成識差免虞翻譏春痕搖水痕滿池如漚絲

羣玉山頭

梅花雜玉蘭排列西南峯素女三千人亂笑含春風我記相別時瑤臺雪萬重

竹請客

盧仝所思客乃命竹竿請何緣知非僕長教此君等美人來不來立斷風鬟影

因樹爲屋

銀杏四十圍葉落瓦無縫主持小倉山惟吾與汝共更借屋上蔭招宿丹山鳳

雙湖

我取西子湖移在金陵看時將雙鏡白寫出羣花寒前湖饒荷葉後湖多釣竿

柏亭

種柏成一林屈折爲庭宇奚須文杏梁已遮碧瓦雨翠禽居之安日坐亭中語

奇礓石

到公有奇石曾向華林補千年幽人得風月一齊古當作石交看摩挲日三五

回波閘

不放流水流清池嫌太滿常放流水流新荷尙嫌短建閘唱回波勸水行緩緩

澄碧泉

山頭峯百層山下泉一尺葉落水面青月落水光白此水淡無言泠泠終日碧

小棲霞

萬事不嫌小但問能成家我有一間屋公然類棲霞絕壁屋前山天香屋後花

南臺

築臺望雲物雕欄盡南向天空星可摘木落山獻狀露葉如水明前峰新月上

水精域

玻璃代窗紙門戸生虛空招月獨辭露見雪不受風平生置心處在水精域中

渡鶴橋

白鶴欲過湖照水不得路十月輿梁成羽客含蘆渡新霜鋪玉勻何人試初步

泛杭

不負一池水招招學舟子君覺歌口香知在藕花裏晝橈莫蕩公水動鴛鴦起

香界

佛家有香界旃檀焚諸天我家有香界幽蘭種溪邊能聞而知之鼻在耳目先

盤之中

盤意取屈曲旋轉無定區我意亦倣此乃築蝸牛廬紆行勿直行𠋫等來徐徐

嗛山紅雪

王母宴瑤池蟠桃開似海酒罷落花飛散作諸天彩造屋居其間紅顏長不改

蔚藍天

琉璃付染人割取青雲片終朝非采藍彷彿天光現客來笑且驚都成盧杞面

涼室

避暑如避客一室陰悄悄高梧拒日多曲澗引風早熱中人偶來也覺此間好

小倉山房詩集卷十五終

錢唐袁枚子才

瞻園十詠爲託師健方伯作

石坡

平泉三品石堆作一家春不假嵯峨勢自如蘊藉入峰低安放穩路曲往來頻想見公餘暇臨風倚角巾

梅花塢

環植寒梅處橫斜畫閣東一輪明月照滿樹白雲空春到孤亭上香聞大雪中要他花掩映新製石屏風

平臺

老眼三朝闊平臺四角方因山分上下望遠入蒼茫得盡青天月鋪勻碧瓦霜謝公詩興發獨坐詠清商

抱石軒

一軒當石起緊抱丈人峰花月分窗入烟蘿合戶封坐憐紅日瘦行覺綠陰濃鳥問幽棲客人間隔幾重

老樹齋

從前樹爲屋庵公拓出之得舊礎果其地也

老樹得春先亭簷遮幾年數椽移向後萬綠盡當天葉密雨聲聚枝高日腳懸新基即舊礎暗合古賢緣

北樓

北斗挂高樓江山一望收白雲簷外宿清露檻前流遠樹深藏寺風窗易得秋飛花雜松子終日打簾鉤

翼然亭

山頂翼然亭登臨見杳冥炊烟離瓦白高樹出牆青海鏡明初日江燈落遠星臺城千萬雉拱列似圍屏

釣臺

春波二月平垂釣足幽情古石連雲瘦疏花映竹清萍開鱗有影絲細水無聲久坐不歸去溪頭月正明

板橋

渺渺烟波處亭亭見板橋橫陳如待渡小臥欲當潮屐齒苔痕滑春晴水影消杖藜扶我過隔岸有花招

穉生亭有古樹枯而復生

黍谷陽和轉枯楊竟長稊春風如隔世去鳥復來棲樹解輪囘義公有輪回說亭留瑞事題知公多雨露溝壑起烝黎

竹深處

嬛嬛碧琅玕處處八面看搖風青欲滴聽雨晝生寒綠鳳迷春影飛塵掃書闌恐教司竹監難數幾多竿

寄盧雅雨觀察

淮南開藩泛流霞七十神仙鬢未華千里風人齊進酒一分明月正當花紅橋燈影移艇白雪春聲聲放衙齊指平山向公祝萬枝松當海濤加　一江秋水隔瓊巵遠望卿雲有所思來座每將名士待陳書深以古人期松筠性在留春久猿鶴身閒上壽遲寄語旗亭女郎口紅牙添唱卷中詩時演旗亭新曲

上元前一夕訪岳水軒不值

新年訪故人故人飲酒去囘車戀月明升堂且小住蒼頭擊明燈春盤供寒具悠然主人翁三枝小瓊樹聲聽雛鳳清語協杏梨燕坐久樹無烟歸遲草有露仍踏野田還梅花白前路

題武午橋相馬圖

天生良馬無人相牛羊日坐麒麟上午橋司馬氣不平自取銀河洗眼障南遊滄海西蓬萊朝朝高坐看龍媒不將金馬門前式劃取驪黃以外才至今蕭蕭霜滿鬢猶把丹青圖八駿留看天廄有龍無詔手風前怕人問我知此意常自憐相牛相馬終天年

題塞上吟贈李觀察

絳節遙宣久著名三年遼作玉關行身歸萬里無廚色家住中州有正聲江上春帆桃葉軟天山歌板竹枝清如公合畫淩烟閣蘇武臺前月最明

贈徐梅麓觀察有序

己未冬杪　恩假歸娶觀察轉運揚州招陪前輩汪殿撰應銓葉編修長揚唐庶常建中雪夜小集今二十二年賓主重逢皓然白首同席諸公杳無存者感贈一律情見乎辭

當年花燭撤金蓮曾過揚州醉綺筵明月二分歌舞地酒人一隊玉堂仙宮袍舊影燈邊雪宦海流光水上烟今日相逢倍惆悵後生前輩各華顛

潘宇情明府見和陶吳壁上詩書扇相貽兼餉姜茶

黃梅風少雨氣濃故人贈扇如贈風扇面泥金書小楷使我開讀心忡忡賤子當年宰江邑鄉巡野宿陶吳東對佛張燈書古壁登樓高詠驚秋蟲十五六年爪痕在鴻飛久矣忘行蹤一朝安仁騎馬過仰壁大笑遇此公依章次韻和成律遣人遠致深山中山翁得詩驚且喜滄桑萬感來填胸恍若奉陪行野寺前生斷夢重相逢無官追想在官日四句非復三旬容不覺三嘆我年老豈徒再拜君詩工君知讀罷定消渴更惠茶荈青絲籠笑煮新泉試七椀搖扇坐聽清涼鐘

呼龍耕烟圖爲錢相人觀察題

沙飛海老烟蒼蒼一莊荒到仙人鄉癡龍耕倦眠不醒有人呼叱烟中忙落花壓肩鋤在手碧虛金骨香桃瘦自稱天上勸農官封章屢向雲門奏斬罷長鯨海上行風璈水瑟共相迎已騎白鳳頒天語更捉青龍喚小名瞳神一點秋波朗珊瑚挂盡冰絲網兩度璇宮斷夜絃龍堂淚滴眞珠響於今玉女導花驄檢校仙租碧海東好開生地栽瑤草莫把神倉缺正供公權揚州關稅一差同行管甯皂帽空山裏號作龍頭懶無比高蹲羊館一千年任汝狂呼終不起

揚州紅橋與門生劉牧皋進士兩舟相值次日牧皋以紅橋畫冊屬題時將需次京師

偶移雙艇過紅橋隔水通家抗手招小別七年人面改相逢十月雪花飄韋仙雅會留詩冊一客將行赴早朝他日平山堂下酒師生舊事更魂消

劍

玉匣甘藏七尺身九秋不復試霜痕夜深尚作嗚嗚泣爲有平生未報恩

初寒二首

久疎秋水愛斜陽九月初寒漏漸長夜坐不嫌人近燭聰開忽見瓦留霜身依燕玉堪娛老心怯吳綿可在箱我是家居眠未穩天涯爭奈客思鄉　踰人半骨久伶俜呵手彈琴且暫停秋氣中年雙鬢覺江聲孤館一燈聽錦衾敵雨新無力玉酒回春舊有靈收拾蘆簾同紙閣負他風月在空庭

夜立階下

半明半昧星三點兩點雨梧桐知秋來葉葉自相語

答鎮江觀察錢璵沙先生見贈

江頭舊雨作監司江上閒雲慰夢思一代交情車笠在廿年離緒鬢霜知家焚諫草終存史身是傳人更有詩多感璐華重疊贈彈琴想爲遇鍾期　雲龍蹤跡本前緣彈指韶光最惘然泮水記憐袁淑小敎年十二與觀察同入學瓊林曾讓祖生先雞壇白酒看花日燕市紅燈掃雪天此際思量非隔世回頭已是過輕烟　階前蘭玉有清容小謝風華更不同秋水半篷客秋玉尺此衡文隔歲傳呼耳又聞作宦有緣偏近我渡江無主正逢君南徐夜宴鄉音合東海潮聲鼓角分恰喚俸錢最多日孟光福總讓朝雲公兩姬悼亡只一姬侍

來隱者金焦兩點屬明公青山影落雙旌上白髮痕深一笛中從此暮雲春樹裏吟箋容易託江鴻

與觀察兩公子遊焦山作

平生五嶽曾坐嘯帷有焦山慚未到故人江口作監司一舟送我窮其妙遠望穹龜臥貼水近看龍樹深藏廟老僧長眉叉手迎竹杖一枝作前導道山高七十六丈遊人足力難深造我時氣勇逸興發與兩公子頭屢掉初行磴棧猶繭繭繼引藤蘿頗稍稍風窗紙漾紅光白鐵塔尖翻海影倒掃雲亂踏落葉驚攀巢直上烏鳶噪最後孤亭躋絕頂人天萬象供凌暴彎弧思與天公博升木何須野猱教潮聲出海雲氣濕日腳下水魚龍跳自知吹墜不到地飄颻應發溺人笑久坐終懷杞國憂瘦蛟舞入僧家竈時修琳宮迎六龍傴僂奔忙藻兼鬧三時未畢靈臺功六鑿初開混沌竅石上磨崖字萬萬文詞剝蝕堪憑弔焦先姓與此山傳臥穴無人空虎豹周鼎摩挲偽可疑鶴銘點竄心空悼夕陽西下不忍歸題名故把松枝拗從山腹登從背下如蟻走磨經堂奧指小焦山示么子可似從遊兩年少慮人問我遊樂乎預作詩章滿城報

薛一瓢鑴銅杖字曰銅婢屬予為歌

金銅仙人辭漢主嫁與先生作婢女先生新娶銅山歸兩足軒軒能健舉婢子清瘦鑠有神不言不笑能扶人晝則隨行夜侍側但見金夫不有身既不須霍光窮袴加護惜又不慮袁紹妬妻加髡剔只恐葛陂過水化為龍轉使老人愁孤立我聞北朝元魏立正宮先取黃金鑄后容又聞蜀賓範國寶亦將妃面摩青銅先生倣古作銅杖特教婢學夫人相借力橫行花月天平拖不畏江湖浪一時名士盡有歌祝君偕老妾房多我獨讕語君應笑頗聞銅臭喚柰何

野寺

兩三間屋一溪水庵久無僧佛墮几香灰滿地旋作風松鼠銜旛亂搖尾我來誤踏野葛花驚飛蛺蝶成團起

聽胡太史說某將軍故事

野史亭邊落日低三朝耆舊草萋萋忽將雙耳長江洗來聽高祛說李齊

虎邱同錢景凱泛酒船

五年不到闔閭城簫鼓新添水面聲爲待虎邱山月上四更猶放酒船行　榜人中有踏搖娘曾侍吾家臨汝郎一種聲清銀字管可憐吹散桂枝香（謂春圃與桂娘）　霜燈愴愴夜歸遲折得夫容有所思同是人間一池水橫塘從古泛西施

喜文玉至

扁舟迎得柳枝娘銀燭當筵照晚妝紅雨著衣成酒氣美人私語作蘭香尊前吳髮憐儂短席上秦聲愛汝長喜字自書三十六剪箋擬學鬱林王

再贈文玉

霜林紅葉好陽春邂逅橫塘賦洛神久已盧家傳少婦況兼蘇小是鄉親（玉爲盧氏出嫁杭州人）　嬌鶯啼細將沉漏軟雪魂消乍抱身遮莫摩登花未散又分惆悵與詩人

過繡谷園弔主人蔣升枚

十年前叩草堂靈曾共瓊枝坐此廳叔寶風神臨水照阿戎才語隔花聽紅蘭春早香先盡繡谷秋深客再經索取茂陵遺稿讀霜燈涼月淚熒熒　書樓尚在蕭郎遠師曠重來子晉仙小閣塵凝常坐榻青箱魚蠹舊吟箋虛叨席上稱前輩偏向人間哭少年似此曇花眼邊過老夫爭忍不華顛

秋夜訪涂長卿不值見其二子

中散園林夜色深阮公著屐來相尋月華照樹烏鵲笑十八年前人又到主人不在兩郎迎兩郎當年都未生出門大笑問兩郎當年何處作迷藏

一卷

一卷書開引睡遲洞房屢謂夜何其高堂憐惜小妻惱垂老還如上學時

夜坐

飄飄風雪夜釭凝𪗋𪗋蕭齋硯有冰落筆動爲千古計知心惟有一盞燈衰翁獨坐寒梅伴空谷高歌凍雀應不是子雲甘寂寞人間誰是得霜鷹

除夕望山尚書賜荷囊胡餅鹿肉戲謝四絕句

風景蕭蕭歲又更梅花門外馬蹄聲師恩更比春光早捧得金盤落照明　謝元雅愛羅囊佩東晳高吟胡餅歌不賜羔羊賜麋鹿憐儂一片野心多　屠蘇未進先生饌椒酒先頒弟子行好似歲終飛瑞雪定飄幾點到荒莊　尚書得韻便傳箋倚馬才高不讓先今日教公輸一著新詩和到是明年

答香亭并序

揚州遇香亭聯袂數日送往彭城余亦東下姑蘇畢臘始返香亭書來道有山左之行兼問尋春芳訊寄詩奉曉

萍水揚州遇阿連已逢重別倍淒然絕無骨肉吾將老怕有分離汝最賢荊樹心孤花合並雁行力薄影仍偏東關極目征車遠腸斷隋隄欲雪天　胡威相約赴山東難免劉安唱惱公（時夫胡書巢招香亭往山東舊主人劉太守不悅）身重親朋爭側席路遙兄弟更飄蓬蕭齋侍疾情難忘江館評花楊暫同知否夢回姜被冷旅人幽咽一燈紅（弟別後予始有異鄉之感終夕不寐）　輕帆悔向闔閭城不載春歸負此行楚客風懷非昔日吳宮花草竟虛名思量種玉田須好鄭重珍珠斛敢輕就使書香少人續孔明終望伯松生

春晴

今歲天公太有情一冬無雪又春晴紅梅但覺飛香久綠草何曾借雨生雙燕翅如迎曉日百花心更[illegible]清明風光似此須行樂莫管頭顱白幾莖

送望山尚書入都

新歲春晴減薄寒尚書應　詔赴長安三江父老攀轅送一路桃花信馬看嫁女妝奩添後乘憂民丰采重朝端　君王若問棲霞事定奏山門水要寬（山門外新開一湖）　大婚典禮重青宮叅值　慈甯祝華嵩高啟門楣迎貴壻驚聞　天語喚親翁均調玉燭賓蕭相鎮撫金河仗竇融兩事難兼須引例張溫在外領三公　蔗漿直覺老逾甘鄧禹生兒滿十三行禮好同新命婦一（公妻張氏封一品夫人）　懷人難忘舊江南西清應制頻簪筆紫禁承　恩許駕驂偕奉　宸遊陪　御輦上林花雨正紅酣　送行只剩袁絲在老唱驪歌十幾年金屋人封馳賀敔橫塘舟泊鬭吟箋春雖小別花終戀莊自長荒圭倍憐一語後堂公記問有無雜佩賜彭宣（公愛敔賀敔許賜雜佩）

佳兒歌為李竹溪同年作

李氏有佳兒稱名自呼燧豐頰頭嶔崎通眉質穠粹客秋來隨園勝衣纔七歲其時壽萱堂稱觴集朋簪兒來叅其間隅坐聽鼓吹客密一身藏心靈兩眼銳不受乳母詔寒暄吐詞媚不亞先生行從容就賓位能習少儀篇尊壺面其鼻能辨琅琊稻辟晅便長跪懷核告先歸負牆揖始退駸駸萬目看竊竊羣言議項橐孔子師甘羅宰相器古人久不作今兒或可繼未幾兒叔來道兒能屬對梅花古岸香芳草新堤翠予謂子胡然毋乃倩人僞招兒膝前立試兒兒毋懟公然羅漢松舉對水仙卉以佛擬神仙銖兩俱相配奇哉此佳兒聞一乃知二虎子自食牛蘭芽早拔萃若非任彥昇旗蓋中天墜定是陶通明香爐送霞帔仙李舊根盤家世傳明慧武或為亞子英雄張一隊文或為長吉能留韓愈轡嬌者哀師兒玉溪孝清脆仙者老鄰侯頭枕天子睡兒今將毋同法祖擇其最兒父吾同年老鳳聲噦噦積善世其家有子應顯貴嗟予幼了了科名亦早遂愧作倒綳譏愈覺後生畏恨無左伯豪薦兒登朝陛且學龐德公將手撫兒背勸試字九千毋忘山一簣長舉無恤詞早赴重雲會致身　聖明朝禮樂佐隆備明知冬郎相義山久憔

憐且賦佳兒篇播傳爲國瑞

送託師健中丞重撫桂林

小別三江口重開八桂堂望塵來故吏駐馬問新秧元老顏如昔甘棠樹恰蒼生猶同甕戶迎拜各焚香妙絕贍園景平章頗費心一樓春雨足三寸落花深仙鶴遷喬木間鷗聽好音不知天外使可憶舊雲林

謝託公賜贍園碑記

韓山片石蒙公贈密字眞珠玉篆斜惹得山人考未了蘭亭初搨在儂家

再贈中丞

白雲孤鳳語碧海青琴絲高卑雖懸絕一見難分離贍園大中丞翩然海鶴姿官職經三朝聲名動四夷賤子仰宮牆六年不敢窺自顧螢末光敢敵青陽輝倘蒙衆人待反失硜硜爲隔簾望明月未見終狐疑履蹻登華山欲上猶趄趦賴有潘安仁道公謙且卑憐才如飢渴汝可往見之山人整巾帶厭介叩光儀溫溫大儒顏春風將人吹遊目贍園景樓閣新參差公曳藜杖引筋力無少衰使我作曾點沂水春風思從此寄箋詠使者縱橫馳稱我心中人和我投贈詩八月十三日白露中庭滋引裾問經義析理窮銖錙皇王相窮竟周孔相攀追畏匡存別解一貫有心期程朱慚局促鄭馬亦糠粃更談周易義議論尤瓌奇道此大聖語文王與庖羲六龍以御天幽贊生靈蓍後人相去遠如鳩窺天池强解爻象義毋乃非狂痴大哉先生言千年無人知宣尼過五十方敢作繫辭所以雅言三不以易教垂枚惜聞道晚今日得良師公亦向人道此子能參稽絕無才人態而有入道基枚聞感知己懷古中心悲揆貴與揆賢瑣瑣均堪嗤果然學問深知水沃壟騶嗁嗁常不足款款無誑欺枚今侍君子終身願因依何圖未一稔西粵催旌旗我欲留公住　明詔誰能違我欲從公行高堂有慈幃一日一見公日短心無涯一年一寄書書長雁來遲惟有懷公贈摩挲贍園碑碑石有時泐寸心終不移

聞中丞改撫皖江

一紙黃麻聽好音果然天意即民心皖江樹愛甘棠舊西粵車停瘴雨深　當之忍拋元老遠瞻圖仍望主人臨誰知故吏蒼生外別有閒鷗喜不禁

過雉皐訪何西舫明府淹留數日別後却寄

秋霜明廣陵揚舲來雉皐爲訪何水部遠勞袁奉高官聲桑下聽仙樂堂前操賓館雖儲待陳榻先要招感茲黃花節相逢白首交深情追往昔離恨舒今宵夜夜故人語喔喔晨雞號　入境喜絃歌懷古悲陳迹今日水明樓當年辟疆宅國初盛簪纓海內馳巾舄一戀雍門琴永斷山陽笛問舊鄰不知照影水空碧欸樹待樵來孤花冒烟立逝者盡如斯萬事今猶昔淒涼異代交三復同人集（冒辟疆有同人集）　平生讀國風好色慕古流誤聞此邦媛窈窕能清謳遠道致瑤札含情託蹇修何圖一一南化漢女不可求豈無鳩鳥媒所致非吾儔千愁攻羈客獨宿雖深秋西施未有期范蠡回扁舟　城外船欲開城內呼聲響君來送我行燈下紅旗影依依膠漆懷脈脈雲鴻想榜人催別離趁此夜潮長思君心尚留別君身已往夢醒不見君霜月淒蘭槳

有客

有客溪頭訪若耶袁絲何處種桑麻牧童遙指水流處紅出一牆文杏花

贈希裴觀察四十韻

憶昔參師相名甥仰大賢雲泥一千里桑海廿三年半百公方屆稱觴我自憐借題將有述染筆愧難宣吏部當時貴郎官擢譽先謝莊司九品毛玠掌三銓智府冰壺朗神機玉燭鮮方書頒柱下勳格配階前再轉西臺肅行看獨坐專鸞坡鳴獬豸柏府立鷹鸇五馬馳江左三河轉漕船福星歌子駿得寶唱韋堅黔首交相賀金陵倍有緣治河臨瓠子鞠躬到幽燕去似春雛別來如月再圓薫風吹草偃高識駐雲軿

路正行尤穩心虛事不偏客秋吳下吏誤權水衡錢計相鋒車出羣胥草索連　聖人頻寄問方鎮共憂煎談笑看公到從容把事全微言風款款握算腹便便吉甫元和簿夷吾手實篇霜燈親檢校公府苦周旋黑霧消三里蒼生付一肩橫塘還渠戟吳市滿香烟此際飛春雨忻逢啟壽筵自持書一卷不羨客三千錦幄靈萱茂金堂寶樹聯台星方熠燿元髮未華顛賤子長餐朮何時慰執鞭銜花慚白鹿斟酒對紅泉身賤趨陪少情深禮數捐新詩商格律古玉論雕鐫驚眼雙龍勾（公有龍勾甚古）低頭五色箋瓊瑤堪比德筆墨更如仙喜傍慈雲近終增小草妍私情借寇任公論祝鶯遷感舊京華日陳情暮雨天謹歌壽人曲交與女兒絃

雨中即事

驚風莽葉開帶雨池聲大青蛙抱佛心踏上蓮花坐

哭曾南村刺史并序

南村刺郴州官署災夫人及一女焚死南村以痛其妻與女故辭官歸半途亦死

慘事傳來確驚心竟是君三更宣榭火兩世伯姬焚解綬腸先斷歸途手亦分斯人有斯報難問楚江雲同謫爲仙吏先予刺一州省郎青瑣月鐙館白門秋舊夢何堪憶晨星幾個留孤兒長成未東望淚雙流

隱仙庵聽阜道人彈琴與丁珠秀才分得離字

素手拂青絲空山聽演師聲希流水緩調古白雲知細雨初晴日茅庵欲暮時那堪聞此曲孤鳳與鸞離

次日招似村公子聽琴得青字

羽人彈綠綺公子坐空庭小室留聲久繁絃惹客聽雨中春酒冷風裏落花停似爲餘音繞江峯分外青

溫屏山太守書來索詩賦五言奉寄兼呈賢兄皆山

去年送君船殘臘過江表今年接君書書來春已老君書良何如密字連眞珠索我瑤華箋催我紅鯉魚

感君相思長愧我歌詩短歌詩久已成欲寄長天遠　昔君宰沭陽賤子爲前驅後君宰江城南衙日
歡呼愛君好風懷眞味如醍醐冬心常冷抱古道能持扶南巡一瞻　天飛騰在須臾扁舟不爭風亦頗
利江湖寄語熱中者請觀温大夫　君家皆山子孤清如伯夷一談成至交此事燈花知所爭根本大
所傷知音希弟作西江守兄別倉山友樓霞紅葉霜金燈白門酒此會何時重此情君憶否想見老彌明
至今猶閉口皆山見人寒暄之外嘿坐而已

老境

老境居難慣新居一倍愁白鬚芟更茁病齒痛偏留作楷書難小高談語易偷看看名與姓大局定千秋

偶成

水鳥飛上樹是誰偷采蓮爭蟲魚影聚受露柳條偏紅雨媚朝日白花明晚天呼僮遲掃地好讓野雲眠

金川門

金川門外水雲寒道是燕兵渡此灘狎客名儒同誤國君王眞個用人難

栽松

青松手種兩三行聞道難栽過豫章待得成龍吾見否不能對汝不思量

贈楊江亭提督

白髮三朝望眞州九代居期門曾試弁東觀更修書文武才原大神仙健不如誰知公八十安步尚當車
聽說　先皇事欷歔感不勝寬仁漢文帝悠久宋昭陵吹夢春風過回頭歲月增傳聞猶雪涕何況是親
承　清秘三間閣虞翻有舊牀商彝明翡翠晉帖雜鍾王簾影風花靜書聲子弟忙此身眞法物何必
弄圭璋　羊祜荊襄督歸來二十秋功勳留片石老物剩輕裘雛鳳瓊林客童孫小子侯門前江水闊
何處不歸舟

自嘲

小眠齋裏苦吟身纔過中年老亦新偶戀雲山忘敖士竟同猿鳥結芳隣有官不仕偏尋樂無子爲名又買春自笑匡時好才調被天强派作詩人

哭座主盧山相公

台垣一夜隕星辰禱祀難留嶽降身雨露正濃梁木壞綺羅雖盛相公貧東園祕器頒張禹車駕臨門問賀循聽說憑棺　天語痛至今哀感動旁人　瓊林曾記遇歐陽早列三千弟子行聽樂夜眠東閣雪趨朝晨掃後車霜江湖淪落師門遠海宇昇平相業忘二十二年前進士不堪回首舊宮牆　前年扈蹕邗江過小泊隋隄艤暫停絳帳談深春雨細金燈人別暮山青恩無可報身原賤事有難憑夢不靈公[illegible]白猿入夢榜發待枚期望甚大此後西州水流處羊曇涕淚怕重經

支枕

支枕悠悠午夢餘開門仍是閉門居客來下馬有閒意未見主人先看書

用定聲錄韻贈周青原

我生十二年竹馬騎入學周郎如我年入泮童而角微之愛龐嚴爲其兩相若衣裾撇我門厭介來酬酢王戎巖下電中散雞羣鶴玉山到眼明蘭風滿懷掠縱論至於詩風雅同商權新箋出袖中寶劍光騰躍梵筴裁整齊楷法矜戍削𥳑屐覘謝郎才具可約略初寒歌兩篇速藻驚沉著再和春草詩風華尤的爍讀罷意超超對郎視矍矍初疑守天廚紅霞夜深嚼又疑捫麟篆赤手鯨牙拔郎乃負牆立拱手揖先達願談元中元庶幾覺後覺感郎意嗛嗛老夫請刺刺六義非一體源流各有合八音非一器磬散絃匏雜大響奏鈞天簫韶兼衆樂百川會東海隨宜供吐納戔戔百論者取徑乃取狹略採文選理𡚶韓蘇粗還未窺李杜藩先笑溫李弱强界唐與宋如以裘辟葛所見同陳蜉將肘類肉鴨龜兹自稱王李重不足殺

鄙儒遇都士一醮甘百罰願子雪此言高坐翻勇爵萬象各端倪詩懷兼午割妍媸學古人胸懸萬年蛤毛詩三百篇去其味嚼蠟童子歌滄浪何妨便取法修業不息版訓練三千甲慘淡役心靈別造牟尼塔靡如雞食跖貪如魚祭獺色如江濯錦聲如鼙過闐響服龍虎鮑奔馳泰華嶽審格先審題用墨如用藥會見月宮桂專待吳剛斫豈徒張一軍臧洪作首歃南都才子班巖吳尤灼灼稱友元理問年都輸君戰罷校數鬪六月蘊隆大拚席不以鬣將子來施施索詩應曰諾借扇書淋漓余懷傾七八甘苦述技經巵言非綽虐就使子㤕然此歌子宜答

戲東似村

想見西園暑乍收碧梧翠竹雨修修六郎池上憑欄立我替蓮花起暮愁　傳聞遺失金條脫羽化銀杯可絕蹤惟有玉人偏不惱抱郎雙腕暫輕鬆奴盜金釧逃去　短曲長歌字數行六年無日不相將屏風若有蕭娘記紅豆拋殘第幾箱　約我花階設綺筵定期七夕晚涼天牽牛織女河邊笑又累人間請客錢

贈悟西上人

悟西事我如事佛每逢朔望來參謁十五年前舊邑侯諸人忘矣師偏不惑師念我轉自思作令無狀師所知師言當年政清靜即此已是大布施我昔善除竿牘弊恰無峻法加胥吏又頗不喜佛老言恰於僧道無憎顏歐公本論未施設韓公原道休饒舌果從天視盡蒼生何事人來強區別我持此論頗有年因師見訪聊一宣師年八十顏色好昇天應笑釋迦小

聽鶯曲爲研農主人作

垂楊絲裊裊黃鳥聲交交中有聽鶯人短髮形飄蕭一聲初囀如戛玉千聲萬聲內勝竹細雨搖風欲落花斜陽覆水難終曲當年行役赴遼西只有黃鸝陌上啼青天蜀道家山遠芳草長亭落照低歸來楊柳

如人大流鶯還抱楊枝坐紅雨當頭仔細聽聽時能使春愁破自非天性少情人爭耐聞鶯不怨春我將滿載青山酒同著流鶯一問君

重登永慶寺塔

九級浮圖到頂寒十年前此倚闌干過來事可從頭想高處人休往下看

登山

焚香掃地待詩成一笑登山倚杖行愛替青天管閒事今朝幾朵白雲生

吳門借寓陸郎墓題壁兼寄其外祖一瓢徵君

孤花一樹陸郎墳草屋三間水氣熏停槳有人來假館青山何處不留雲　地下童烏識我無當年詞客換頭顱秋階手掃霜林葉權作君家墓大夫　小刼華嚴十載遙相思無處把魂招夜深風折西窗竹彷彿猶聞子晉簫

虞山小住贈許芝田明府

同詠霓裳廿四春重聯芝蓋五湖濱但知俸好全供母豈料官清轉累人（時方謂需索助）宓子絃歌宜小邑許由家世本天民白門烟柳青溪水記爾留題墨尚新

贈虎邱僧離公

離公慶七十大設伊蒲供其時九月望素魄明高峯我適渡江至虎阜擔孤筇隱隱簫一枝濛濛烟幾重尋聲探遠寺抗手揖羣公陳遵忽驚坐小郗以名通齋廚禪味淡暮靄風光濃初菊逗微黃繁燈綴深紅主人畢仲游避面隱牆東其餘諸仙郎愔愔伎曲工酒闌山影沒塵定歌聲終禪僧高興發亦復鼓胡嚨老鳳鳴孤竹一洗羣喉空犇蹤偶然聚白社千年風次日僧持紙索我題眞容即書此日事留爪當飛鴻

苦寒

磨墨不動冰生花重裘雙襲如輕紗元冥行令理應爾一寒至此甯無嗟憶昔去冬逢此日水泉不結榛含葩天公并作一年冷河僵海老風揚沙前雲未消後雪至寒心飄搖宿我家西園木皮五寸厚便了鼻涕一尺斜陷冰丸薄古瓷裂迎春奏遠青陽遮黍谷盼斷鄒律吹仙鶴道比堯年加兒童呵手添叶牙上天請捉黃金鴉諸姬各嫌帳不華寒酸羞烹學士茶我獨縮屋高自考雪車冰柱吟劉叉周公言冬陰不閉烝陽發洩爲淫邪於今肅殺應月令來歲應救好麥麻就使月宮凍斷銀河槎亦使張騫熱客心小差山人老矣暮景逼不能采炭南山窪又無長裘與廣廈覆蓋寒士爲民爹惟有耳護許公袙背抱吳宮娃金爐粲列如排衙私念宮門待漏沙堤走若比此樂誰爲佳

吳門遇許部郎費秀才俱道予當八九十矣既覯各驚齒未笑賦一詩

不是年光肯倒流諸公錯認古陽休若論經歷人間事自問原宜久白頭

從吳下還家句容遇雪重宿朱園感贈主人

不到朱園住星霜歲幾遷主人驚客至扶病出堂前握手先看面回頭各記年燈明曾宿榻壁損舊題箋出拜兒孫大堆盤膳飲鮮卸裝庭繫馬鞭腳僕分錢恰值臘冬月重逢大雪天擁爐呵凍筆索火煖泥罏情比還家好交因垂老憐苦留君宛轉久別我纏綿敢惜千觴醉多增一夜眠再來應有日切莫指華顛

閒行

折竹當藜杖閒行過小亭無人獨自語溪上一鷗聽

閒坐

雨久客不來空堂飛一蝶閒坐太無聊數盡春蘭葉

九月十一日夜

金燈淡淡映青樓銀蒜沉沉押畫鉤一霎秋風吹落葉波濤都在樹梢頭

卷十六終

小倉山房詩集卷十七 壬午 癸未

錢唐袁枚子才

元日

將老戀韶光當春重元日晨興整冠裳焚香坐密室黃梅香尚幽白雪消未畢念此良辰晴數天齊道吉觸景如進新懷舊若有失逝者幾何年公然四十七久辭待漏霜空對書雲筆履端人未來筮日吾始出珍重此寸陰不覺搖兩膝吟成今年詩開卷此其一

題王少林北征集

江左烏衣客河梁白馬行探花金谷樹聽雨洛陽城古蹟歸遊子中州得正聲遙知年少日不讓賈生名 愛汝新詩好傷予舊雨寒阿戎如此秀大阮不同看風斷山陽笛花開謝氏蘭憐才兼憶昔掩卷淚闌干傷孟亭先生

𣗳在中席上贈樹齋雨林兩公子

與君未見已相思況復雙攀玉樹枝外戚恩榮同扈駕建安兄弟各能詩西園水暖班荆早東郭燈紅散酒遲難得雲龍徵逐處江南三月落花時 吳歌宛轉管絃閒綺席同陪𣗳使君白羽扇涼詞客寫紫羅囊好雪兒分偶來天上春將去並坐花間鳥戀羣我欲吹簫招子晉遠陪雙鳳入青雲

題樹齋贈別胡郎詩後

聽唱驪歌別阿儂搖鞭無奈管絃終桃花昨夜相思淚背着春山獨自紅 花滿春堤月滿鞍紅兒相送小長干老夫萬種風懷淡只覺人間別最難

魚門極愛萬柘坡遺集余讀之中有與袁子才聽雨之作愴然感舊爲題一詩

偶翻亡友欒千集中有同吟我姓名二十年前春雨夜九重天外化人城雲璈品逸宮商冷鸜鵒才高福

分清難得心香最供奉未曾傾蓋一程生

贈陸飽雨秀才

人間竟有雙珠樹天瑞眞同五色雲惆悵貞元老朝士風懷棖觸少年羣　名士翩翩半渡江清才若個最心降侍中風貌南朝重何優長明是一雙

題陳梅岑詩卷

元郎秋夕清都夜都是吟成十六時似爾一編清似雪論年還更小微之　試罷籒書九千字更聞成誦十三經對君不敢低頭看恐是瑤光第六星

寄樹齋雨林

恨事如流水都來三月中人間送公子天上別春風班馬數聲響落花滿地紅所思人不見燈影小樓空擁髻吳兒舞題襟楚客狂才當懽笑處已是別離場扈蹕程應緩懷人夢可忙知君射飛鳥不忍向南望後會寧無日前期未可知心如一輪月光照兩瓊枝羽便宜通札官閒好寄詩年年東海水流不盡相思

與師健中丞相見　宮門別後却寄

投簪久不到丹墀爲訪皋夔立片時握手教同中貴坐低聲私咏見懷詩老臣身健　龍顏喜元首恩深雀弁知（公新賜孔雀翎）未敢簪門非我懶　眷隆多半下朝遲

酒友歌

與程荊南同遊惠山飲惠泉酒大醉荊南作泉酒行笑余余作酒友歌轉笑荊南

隨園先生枉生口能食能言不能酒獨醒人間四十年天降酒星爲酒友酒友酒友程荊南酒車膽酌日再三糟漿之氣衝鼻起百步之外人先酣與余同下蘇州道一月忘修杜康廟望見前村賣酒旗口雖不語心先笑惠山泉碧酒材良賜汝一壺恩渥羌君言主人不先客不舉强余嗑嗑醮半觴頃刻玉山頹不

住頭若崩雲眼隊霧無福能交顧建康有心欲殺孫主簿還君漉酒巾封君酒藏吏君量大如聚兗州我量小如守欲器豈徒割席拒華歆將縛衣冠射蔣濟

偶作

晴太溫和雨太涼江南春事費商量楊花不倚東風勢怎好漫天獨自狂

題蔣申吉蘇州竹枝詞

百首新詩紀土風風光寫盡一年中分明小坐橫塘雨吳語零星聽阿戎　廿載通家話最長白頭相見感滄桑能言慶歷昇平事端賴屯田墨數行

楓橋有懷

枕上釵痕暈未消水邊蘭槳送歸潮雪花點盡楓橋路中有情人憶昨宵　昨宵霜重錦衾寒左臂隨郎枕未安時與阿侯爭阿母沒分身處教卿難

五月五日竹嶼山房即事

五月五日橫塘槎欲泊不泊詩人家詩人愛客不見客尋客似尋菖蒲花一行名紙來相請主人先在歌場等迎得開元鶴髮翁紅兒都把花冠整就中飛燕尤輕盈與余相識如有情調笙舊按鵾絃譜橫笛新翻水調聲滿堂詞客齊招手清矑所矚君知否留得當場壓隊花那愁似海東家酒親挽嚴妝坐綺筵冠纓欲挂倍纏綿詩境重開鋪錦地春心欲鬬水嬉天曲終送客高樓宿樓上垂楊晚烟綠竹響才消歌吹音夢回還照金花燭明朝搖櫓泛餘杭曳雪牽雲別陸郎調撰堂彈指人生能有幾客中如此作端陽

舟近錢塘望西湖山色因感舊遊

久客還鄉夜不眠望鄉長自立帆前一痕山送西湖色萬種情深故國天舊宅蕭條傷往事此身生長記華年遙青已接還遮住可是蘇堤幾點烟

隴上作

掃墓先爲別墓愁此來又隔幾經秋每思故國期還趙忍向重泉說報劉華表風前烏繞樹紙灰煙裏客回頭懷中襁抱今斑白地下相看也淚流

冷泉亭遲荆南不至題石上而歸

飛鳥暮歸山色裏懷人心斷水聲中君如來取春泉飲定有相思味不同

孤山范公祠是少時肄業之所重過有作

舊遊眞箇似前生水榭風廊到眼驚滿樹黄鸝應識我當年聽過讀書聲　曾擒蟋蟀傍西墻曾捉楊花過野塘今日教儂理前事不知何故沒心腸　物換星移三十秋輕塵短夢水西流道人不是無尋處山上婁婁土一邱　斜陽不改舊山門堤柳依然對酒尊只有西湖比前冷照人頭髮作霜痕

韜光寺

左旋竹色繞右折竹徑昏萬竹綠成海一峰青當門我來逢日暮石磴滋苔紋微覺暗泉響不見銀河奔誰知鳴竹腹百道相糾紛九天落珠璣僧廚瓦上聞小憩金蓮池寒玉浮氤氳湖光窮目力海影搖餘痕暫畢向平願來陪金仙羣同持碧鸞尾日掃青天雲

湖心亭登臺望月同程錢兩秀才作

湖心更深春月朗一亭如雲飄水上水精宮有三人來同踏空濛神惝怳鮫綃幕垂烟裏樹竹笛一聲漁動槳亭旁露臺高百尺雕欄上接廣寒廣登臺欲捧爛銀盤白榆歷歷指諸掌月如開戶光無邊星豈叛天去成黨九州地缺琉璃補半夜潮生篷櫓響疑乘紙鳶身欲飛怕觸銀河頭不仰此時高唱昇天行衣裳飄飄作雲想但見萬川印爲一那信人天還有兩仙乎仙乎如相招風車一下吾其往

龍井

龍厭西湖館別選藏珠宅澄泓一井泉搖漾半天碧葉墮鳥銜去魚行人不隔時方迎　六龍崖礎加開闢穿寶滄靈源爬沙出奇石瀑布九天來散作千處白噴珠隕維花洒面亂飛雪傾耳聲洋洋琮琤碎環璧臺高石柱寒松古蒼烟積試茗人忘歸水明天不夕

飛來峯

奇山處空飛落地偶然借愛此西湖佳不歸成久假我來入洞行低頭甘出胯濯濯蓮花垂隱隱哀湍瀉魔降獅吼伏甲蜺龍戰罷陰崖飛蝙蝠丹梯聳雲架疑是嫦娥移左股痕未化又疑巨靈擘仙掌分太華容卿數百人空洞殊可訝毛髮漸淅灑方午已疑夜萬古不見日四時常有夏隙小初漏大雲生又補罅前穴風雨聲再探心已怕

玉泉觀魚

玉泉何澄清銀河移在地戢戢萬魚頭空行渺無際紅鱗金陸離白小影搖曳窺客若有情銜花儼相戲池間荇藻長風定水烟細可惜夕陽沉鐘聲雲外至春山生暝容遊客有歸意回首波聲微淡月僧門閉

岳武穆墓

岳王墳上鳥聲悲半是黃鸝半子規鐵像至今長跪月金牌當日早班師清宮客少王思禮前進兵輪來護兒公本純臣無底恨可憐戀聖茹齋時

阿奴

阿奴碌碌竟何之如此江山兩鬢絲過去雄心消易盡送來老字例難辭尊前春到花能覺身後名傳鬼不知寄語人間行樂者信陵公子是吾師

九月十九夜

漏轉三更萬籟空霜華滿地樹搖風老鴟窺戶乾笑去中有一燈坐一翁

望山公嫌枚蹤跡太疎賦詩言志

不是師門意嬾行尙書應諒草茅情聽來官鼓心終怯換到朝靴足便驚老眼書銜愁小字詩人得寵怕虛名閒時每看青天月長恐孤雲累太清　向平婚嫁事匆匆今歲光陰道路中一字不曾忘訓誨終年只當坐春風月臨秋水增顏色松抱青山託始終若戀菟莊栽小草頻來敢負蠟花紅

送潘宇情宰贛榆

潘郎頭白賦彈冠珂馬蕭蕭臘月寒捧檄莫嫌行路遠栽桑好作種花看郡分東海風烟古地過黃河氣象寬此去陰平吾舊治遺民可有問袁安

錢東麓少司農典試江南其尊人香樹尚書來看榜發

令子衡文地尚書弭節臨雲山懷舊歷桃李認新陰代畢趨庭事兼催赴闕心　聖明如有問老健是恩深　國瑞兼家慶如公古所難龍門高膝下鳩杖重朝端秩饍官支俸天書　帝問安門生都隔代羅列當孫看

聞香亭舉京兆

喜鵲清晨噪屋端驚聞捷報自長安姓名豈有傳抄誤科第從來後起難（先閲題名紙字句上誤多一心字）玉樹新陰秋爛漫花磚舊影日高寒阿兄宮錦多年忘今夕開箱帶笑看　銀袍鵠立曉風清定有人呼小宋名遲我十科成後輩多君一戰振家聲花開荊樹遙分氣雁到青雲不讓行只恐烟蘿騰冷笑叔疑子弟又爲卿

送魚門舍人入都

省郎簪筆侍彤闈綵鷁乘風向北飛深喜故人從此貴恰憐知己自今稀長卿家破官纔得翁子才高願豈違烈住頭顱未成雪　聖明時際莫言歸　雲龍蹤跡記前因海內論交子最親山館夜涼分聽雨

水窗花落共傷春聯床尙作同遊夢上馬頻驚欲去身此後蕭齋風月冷再懸陳榻恐無人　幽燕此去路迢遙往日鴻泥跡未消判事莫談温室樹遷官穩戴侍中貂十行漢詔揮新墨一卷唐詩補早朝想見上林烟柳外季良長鬛影飄蕭（舍人多鬚）　中年容易動深情況唱驪歌與客聽折柳路從江上盡斷腸人對暮天青霜鴻羽健秋千里桐樹心孤月一庭妻子不知緣底事臉邊來問淚星星

題蘇州太守孔南溪壁上

白下閒雲吳下過偶來燕寢脫烟蓑十科進士同年少三守名邦異政多明月上牕花送影涼風穿樹酒生波好將魯國狐裘誦付與金閶士女歌

舟中作三韻詩四首

昨日逆風打船頭舟人背纜如背牛今日順風送船尾布帆一日行千里昨日非拙今非賢艙中有人笑向天

良馬晝行夜不行櫓聲日夜無留停居家避客門常閉舟中開門客不至人生三萬六千場惟有舟中日最長

前年尋春春不得枉住蘇州嚼冰雪今年尋春春更杳美人如雲隔仙島造化小兒笑未終蹤却此事難惱公

東家鵖梟鳴可怪欲殺無刀心不快西家狐狸蹲上屋欲射無弓心不樂老僧枯坐發愁嘆不見容易不聞難

哭座主留松裔少宰

十年前別淚先彈原恐衰年再見難幾度信來傳老病恰欣人到說平安今朝繐帳眞零落他日黃壚更渺漫白髮彭宣想廬墓元堂當作後堂看

哭徐芷亭方伯

萬里黔關二品身一行遺表泣孤臣老懷怕數同年客天意先亡古道人花下馬蹄留舊迹水邊楊柳換新春相思曾有詩千字不及傳箋倍愴神

癸未元日

歲首百事忘天晴萬花喜元日如今年人生能有幾隨衆披新衣澄懷觀妙理阿母扶上堂同拜尙有姊女兒各倚妝嬌甚不成禮四隣爆竹聲中旦猶未已傳坐伺過客來者亦數起喜界編年詩怯增半席隣吾生自有涯節序何時止欲作迎春行先從探梅始唐人元旦飲客號日傳坐見緯略

新正四日望山尙書召飲四鼓方歸次日將此夕言論賦詩呈覽

正月四日春風新尙書折簡招幽人幽人家住雲深處白雲帶入朱門去燕寢凝香靜不譁香梅開遍後堂花爲憐廬植傳經學特領彭宣拜絳紗侍兒手捧流蘇帳夫人出見東廂上身受金閨囑代恩果然玉立天人樣天家須到御廚珍仙鹿黃羊味經綸一餐得飽先生饌餘懸還霑　聖主春醉步西園待新月飛花爭繞郎君筆揮麈入陪幕府談提燈僮報先生出絳蠟燒殘第幾條含商嚼徵與方饒文章甘苦深嘗處彼此痲姑癢欲搔自言七十明年度江花江草春無數戀闕情深屢乞歸報恩身老時愁誤不吹風笛唱新腔只願烟村留雨露玉帳牙旗三十年家鄉回首貧何故更將舊事說滄桑惹落燈前淚數行往日先公辭祭酒曾從藩底識　先皇陽城起復恩何速陸贄登科年更長半世閒身加鼎鼐五年詞館郎封疆重重奬許　君王詔皐夔爾日猶年少今夕聽來感不禁當時身受如何報夜深官鼓響鼕鼕園精神少倦答廣長妙舌天河水一樣瀾翻聽未終山人還山夜四更梅花紙帳一燈明怕成陳迹將詩寫尙有餘波記不清

寄答樹齋雨林

香桃飄雪柳拖綿公子題襟又一年惆悵春泥淺入掃馬蹄留迹在門前　花箋爭寄水雲遙白雪清商韻共飄想見通侯門第靜一家天上奏簫韶　怪我遲遲答報章半年聽雨宿橫塘君看天外孤雲影料是幽閒轉是忙　惜別吳兒淚滿衣至今江柳尙依依知情只有司花鳥銜著櫻桃向北飛

嫁女詞四首

春花多辭樹嫁女多辭家明知理當然不謂事遽加我有阿成女容顏如朝霞嬌語聽連璪傳經倚絳紗幼態宛如昨般送忽登車平章合歡鈴辦治宜男花有珠懼勿明有服嫌勿華東具西復缺禮備儀又差姑姆議瑣瑣媵御爭呀呀竭我陪門錢買我雖別嗟雖了所生局未卜所適佳嫁女與添丁畢竟誰惱爺

同居人暫離愁焉心已惱況是掌中珠懷中最嬌小我又無男兒衰鬢如蓬葆藉此慰所無起居伴昏曉人視已長成我視猶襁褓并此復乖分教我如何老夫婿佳姑蘇江天水渺渺田多尸祭忙族大持家早歸甯豈不歸路遠終知少堂前晝悄悄膝下風悄悄中郎幾卷書他日付誰好

東家嫁女兒珠翠傾千箱道路多觸目門閭生輝光一朝失婦德所貽都如忘西家嫁女兒荊若與布裙奴婢嗤其陋戚里嫌其貧未幾聞賢淑黃金鑄婦身姑恩不在富夫憐不在容但聽關雎聲常在春風中澤髮苟不順何以施鬑篦敷粉苟不和何以光容儀郎小可悟大柔情須自持毋違夫子訓毋貽父母攞

未嫁女如兒已嫁女如客送客出門去主人頭愈白風寒咏絮窗月冷畫眉筆阿母淚盈盈全家如有失難忘辟咡時繞案分梨栗辜負嬉遊天下九及初七動名既無成骨肉復蕭瑟嘉耦自然雙此累幸而一巍巍五嶽山欣然洗雲出催我遊勿遲平生事已畢

偶成

春宵好景怕相忘有得頻題墨數行花落竟疑鋪錦地鳥啼如入選歌場鏡收山色成圖畫書作屏風掩洞房莫道主人不知樂夜深猶自繞回廊

早開梅凍傷矣慰之以詩

千樹梅花開一樹忽遇春寒又勒住頗似良朋訪我來自悔孤行復回去憔悴香心合自憐從來風氣莫爭先請看一種調羹者別有東風二月天

翻書得花數瓣上寫庚午年收藏愴然有作

展卷方知色不空幾行絲字襯殘紅十三年上春還在逃出華嚴劫數中　霓裳久已散仙班一片香雲影獨還寄語成烟先去者無書原不住人間　月地雲階事渺茫蠹魚也解護紅香看渠風雅歸依後洗盡鉛華換墨妝　留仙珍重說持裙可奈吟殘手又分改置離騷第三冊招魂開卷易尋君　絕代穠華逝水流啼痕鬢影惹春愁傷心玉貌誰長在不是人身尚可留

寄師健中丞

去年見明公如坐春風懷今年對春風如見明公來春歸公未歸懷抱何由開憶昔在江城知音日與偕花箋寄遙夕元理談蕭齋一朝送旌旗羽翼臨風乖宮門立須臾訪仙到蓬萊行轅偶參謁一見抵百回而今又經年春光轉秦淮空教泥憶雲不見月當階流水猶可割相思誰能裁因風寄遠音翹首看三台

花下

花下簪觴月下歌風中鶴氅雨中簑律嚴自累詩成少園好翻嫌客到多古石疊高雲漸起新池開闊水微波看儂如此山中住可肯簪纓換薜蘿

答中丞見寄

一葉瑤華至開函喜不支春來知老健札外有新詩風調曹劉上襟懷稷契期遙天雲五色紅處是旌旗

春日雜吟

春宵夢醒月華涼窗外花開窗內香花似有情來作別半隨風去半升堂　曾向西溪插柳條隔年相訪絮全飄一雙翠鳥清狂甚故立風枝自蕩搖　爲少栽培瘦牡丹又緣冬冷損幽蘭憐渠略比群芳貴便累園丁服事難　風雨多時易落英陽烏如炙可憐生遙知花意同人意只乞春陰不乞晴　認取春泥記筍梢自驅黃鳥管櫻桃不曾閒著絲綸手何必蓬山釣六鰲　寂寂柴門雀可羅牡丹開

後客頻過山花未免從旁笑到底人貪富貴多　每悟生機參物理鴛鴦無語立幽窗請君數遍閒花草若箇新芽不是雙　雨後流泉響不禁綠波明處照春心呼僮拔盡池中草莫使人知水淺深

一枝桃插膽瓶斜未許春歸到別家攔路蜜蜂狂太甚公然來采手中花　兒女輪流各賞春酒杯終日對花新高堂戒我毋他出阿母明朝作主人　五尺屏風八尺床洞房强半近書房爲貪花裏香眠早不負燈光負月光　靜坐溪頭學釣翁蜻蜓數遍水光中幾條金線忽搖曳楊柳比人先覺風

送婿偕女歸吳門

看騎竹馬忽東床原是通家玉樹行江上親迎春二月山中成禮日三商美如孺子官終貴編到韓文望正長慚愧名流稱樂令冰清清到女兒箱　左家嬌女髮垂肩歸妹初占第六爻（婿行第六）吳語乍聽應未慣秦樓暫住忍長拋閨中失禮憐渠小堂上承歡仗汝教此去橫塘春未艾合昏花正放新梢

四月八日侍望山公西園壽讌作

香烟吹滿石城東聽祝如來又祝公隱者稱觴官散後尚書留客月明中階前指樹年同老露下看花色更紅天上蟠桃都手種今朝幾朵醉春風　論文每到夜三更賭背唐詩口應聲慣把精神壓年少平分福壽與蒼生古稀預卜來春近　恩禮遙看曠代榮只願佛緣兩國久少微永傍歲星明

虎邱懸一魚頭長三丈詢其被獲情節爲作巨魚歌

崇明三日雨如注海水如雲飛上樹巨魚騎浪遊人間意欲來吞一城去天吳忽退波浪空巨魚欲去無天風身橫千畝動不得長鬣倒挂泥沙中海人嗜魚爭割肉乘梯登背如登屋萬人已飽魚不知血湧紅潮響坑谷尾搖欲把青山掃鼻息衝沙成小島費盡人招海賈文腹中葬骨知多少雖未成龍已有神千年涎沫生風雲遊還龍伯扶桑國嘗遍周秦漢魏人一朝運盡魚無那輩來朽骨空驚大兒童知爾死無靈高歌齊上魚頭坐

哭溧陽相公

三台星坼上公嗟　中旨遙聞郵典加少著宮袍才出學老依黃閣當歸家　殊恩鄉里曾開府佳話瓊林再看花六十六年享天祿八閩何處說榮華公溧陽入相業原如海樣寬　聖明時際見才難六卿印綬身全佩七省旌旗路未乾潞國晚年同輩少千秋上殿小車安奉旨肩輿入紫禁城　朝廷此日亡元老華夏無人拱手看　追隨函丈愛風標領袖神仙冠百僚絳帳橫經傳六藝秋燈感舊說三朝清談劉亮能霏玉品服詳華最稱貂公衣裘六十箱　回首後堂如隔世哀絲豪竹雨瀟瀟　一見相如賦上林推袁到處比南金許爲國士言猶在不薦彤廷感更深花落尚存含露態山頹永斷出雲心史官儘寫哀榮事那識羊曇淚滿襟欲爲詔舉陽馬公枚不果

春歸

春歸花剩晚烟痕半百頭顱易斷魂兒未曾生女又嫁一雙乳燕哺晨昏

蔗

無情惟草木惹恨是江南甘蔗知春去心紅味不甘

聞香亭殿試落後將爲邑宰

報捷南宮耳乍聽再聞臚唱倍心驚未工楷法難高第早得花封稱宦情似子眞堪論政事傳家豈止重科名江東棠棣碑還在較勝追隨玉案清　三十三時吾致仕君年如我始排衙要爲廉吏先留俸好坐公堂當治家縣譜昔曾抄夜雨余纂州縣心書一卷香亭錄去　詩懷此後屬桑麻雙鳧倘得南飛近定擬來看滿境花

香亭信至以不追步花磚爲恨寄詩相慰

蓬山空一過何必學前人家累難修史心柔好牧民杏殤悲小女鸞至聚窮親老我無他望金多早買春

聞香亭宰正陽再以詩寄

我昔知溧水阿爺客桂林得信買舟歸慰我迎養心慮我年尚少居官力不任入境帶草冠貌作路過叟
召集翁若嫗問某官賢否曰是翰林耶年纔廿八九折獄最聰强居心頗慈厚一村復一村好字不離口
爺聞不易服騎驢直上堂舉家不及知錯愕爭扶將我既失遠迎長跽心驚惶誰知爺喜甚即序此因由
道汝能循良較勝羅珍羞是夕便加餐翕然笑不休我生愧孝行雖慊常自嗟只有者番事差足慰些些
汝今復作令努力爲民爹須防微服來阿兄如阿爺

題虎邱仰蘇樓八首兼贈祖印上人

全得虎邱勝無如祖印房紅欄半空出深樹一樓藏上接諸天界旁橫選佛塲飛花兼落葉終日滿禪牀
五十三參處軒窗面面開嬉春看入過消夏等風來良夜月千里遙天海一杯九龍山色好相對日崔嵬
葛令移家具劉綱挈小妻穿林得幽逕掃榻作雙棲展鏡千山活催妝萬鳥啼維摩偏示病雲外聽天雞時病瘧
小憩千八石閒行七里塘吳歌分擿響春酒雜花香橋僻船偏聚風回笛更長生憎官吏俗驅盡踏搖娘戲元和縣令
劍去溪還在憑欄偶聽泉峽中雲戀石澗底樹爭天草沒金凫影風消紫玉烟何當騎白虎一訪太陰仙
言尋玉蘭樹別過老僧寮葉竟碧千畝花曾香六朝眞娘應手折魯望早魂消祇爲非開日無人訪寂寥
茶肆伊誰女盈盈出浣紗當壚疑卓氏問姓識宣華表素慵施粉安貧不戴花關心好顏色多在餅師家
禪師古支遁蕭爽是吾徒印可還稱祖題樓獨仰蘇肯將山借客時對佛提壺書壁留鴻爪他年憶我無

病起贈薛一瓢

隱者陶宏景神仙葛稚川賦詩常作讖論道必鈎元襟抱烟霞外湖山杖履前人間小游戲八十有三年
醫術非君好雲池水恰清九州傳姓氏百鬼避聲名江孝廉病爲厲所纏呼曰薛君至矣即逃去散藥如須賑籌方當用兵賁年難掩戶也爲活蒼生
一聞良友病身帶白雲飛玉杖偏衝暑金丹爲解圍清談都是藥仙雨欲沾

衣卽此論風義如公古所稀　往日耆英會曾開掃葉莊於今吳下士購有魯靈光舊鶴還尋䂓客新秋又隕霜與公吹笛坐愁話小滄桑

詩二首贈滋圃中丞一介其壽一慰其疾

中丞憂國不知年嶽降心忘四月天父老競持千日酒旌旗方掉五湖烟任兼吳越肩原重公中兼管浙海塘身歷風霜節愈堅百姓壽長公願足謝他騎鹿衆神仙　簿領勞多體欠安故人額手勸加餐身須長健恩纔報事要親裁日正寬勿藥早知陰德大班荊難忘少時歡封疆近覺知公少珍重軍中有一韓

題前朝董姬小像

姬嘉靖時人自描小照贈黃姬水先生諸名士題詠甚多近爲薛壽魚所藏

一幅崔徽二百年傾城名士總成烟天涯有客橫塘過花影隨緣落眼前　想見鸞離鳳別離春山愁損目波瀾將身畫與檀奴去較勝嫦娥月裏看　風吹鬟影動輕綃小刼華嚴事兩朝輸與河東辟常侍熏香供得董嬌嬈　古時春色遠難探近日新花露正酣我有相思不能畫化爲紅豆滿江南謂雲華君

商山子歌

商山年十二鬻身爲傭保伐木同伯夷沽酒學僮了主人蔣侯家華富驚里閭主人上學時挐奴頭屢掉不願侍筆硯只願買綾繚商山獨曰否願隨主搜討識字辨甄盎學書別行草未幾十餘年奴比主人好我曾題復園十年失草稿商山默識之字字得頭腦又過燕子磯古碑臥墻倒篆籀頗模糊商山悉能考我聞古大儒皇象爲奴早又有鮑與殷楊家供洒掃俱享一代名庸中稱矯矯惟其讀書深對人客氣少低首靜悟悟安貧心悄悄主人欽其賢戚里奉爲寶我學孟佗拜不敢王褒嬲因之發長喟語世人宜曉背學勿嫌賤但學勿嫌老請看商山子能學爲人表

贈歸愚尚書

九十詩人衛武公角巾重接藕花風手扶文運三朝內名在東南二老中（江浙之大老）（上賜詩二老）健比張蒼偏淡泊龐如高允更清聰當時同詠霓裳客得附青雲也自雄　香山社裏領耆英瀟洒何曾似六卿雨後尋詩携蠟屐花時扶路一門生笙歌徹夜能堅坐鳩杖隨身但應名蒙過病中談娓娓早衰蒲柳若爲情

唐氏席上贈沈勵齋前輩

當筵重見魯靈光三十年來春夢長前輩典型還照舊少時知己最難忘一堂絲管燈如錦滿坐詞臣鬢有霜我是婢師揩老眼就中只認沈東陽

謝望山公賜素心蘭

幽人深山居如蘭空谷住偶升君子堂絲竹非所慕各申同心言霜燈明遠樹斜睇西階西秋蘭尙凝露中有純白者價値中人賦忽然貪心萌再拜自陳訴杖也如小草公門久收貯愧非桃李花春風開遲暮彷彿空谷姿寒香表幽素可否乞一叢同渠沾時雨公曰賜汝可持歸好調護素心人已來素心花可去贈蘭有明訓弟子請志之道藏勿掩日道茂勿分枝譬如金屋姝太嬌病難治又如富家兒分居族必衰大哉明公言瑣事亦吾師隨園無墻垣日影常參差田老家瓦盆蓄養任華滋庶幾傳衣鉢臭味無差池更憐相賞處恰在未開時此意古所難兼語幽蘭知

哭壻

老人亡壻當亡兒欷欷臨風涙暗垂擬把衰年託嬌客誰知白髮送瓊枝數雖前定恩難捨病竟無名死尙疑聽喚阿爺曾幾日一場春夢不勝悲　雙飛纔看小鴛鴦轉眼孤鴻影一行蕭史竟無同去事令君空有舊時香畫眉筆冷蛛絲繞射雉弓凋鏡鑑涼怕見多情天上月夜深猶自照東床　埋玉新房舊館甥女兒擎藥等雞鳴情癡屢下庸醫拜力竭空餘禱佛聲宛轉檀奴難訣別彌留叔寶尙神清禁他十七紅顏婦斷雨零風了一生　蒿里簫聲出鳳樓輕塵短夢太悠悠華堂賓雁燈如昨江館啼烏樹

已秋地下難攜孀婦小入間交與阿翁愁愛河水竭情波闊一夕黃門更白頭

女扶壻柩還吳作詩送之

柏舟此去雪盈途一曲離鸞萬木枯後會自然來世有佳期怎奈半年無好如郎在安眠食莫帶啼痕對舅姑娣姒成行偏汝獨未知何處續遺孤

枕劍圖爲李開周作

落魄江湖兩鬢秋男兒未報是恩仇夢中怕忘英雄事權取青龍當枕頭　飲罷荊軻酒一觴夜深金電繞空牀橫陳與子甘同夢只有當時聶隱娘

蘇州寄懷梅岑

三吳一別兩心違愁見皐亭木葉飛海上成連琴欲斷耳邊曾點瑟方希詩須我定應留稿節近秋涼可授衣昨夜鯉魚書早到束修不寄寄當歸　十三經試張童子五百年生員半千後起有人甘我老斯文誰託仗君賢桂花得月香成雪鴻雁當秋字滿天努力拏雲心事健紫金鰲背躡飛烟

十月十一日雷雨

蛟龍忍寒九淵起電火燒霜照窗紫飛雹如麻萬瓦鳴浮天十月江南水老夫夜坐獨自嘆世事難測如波瀾君不見川原蕭瑟隆冬日天意還當盛夏看

小倉山房詩集卷十七終

小倉山房詩集卷十八　　　錢唐袁枚子才

小僕琴書事我有年今年贖券去跪辭淚下作詩送之

都兒灑淚別陽城來是垂髫去長成人好纔能八年住春歸那忍一朝行交還鎖鑰知誰託欲掃樓臺誤喚名總爲香山居士老楊枝駱馬倍關情

代琴書答

畫梁春燕去猶悲況是奴星別主時灑掃應教新隷學性情惟有舊人知書防起蠹勤翻頁花爲宜瓶巧折枝交代兒家諸火伴婆娑莫怪出門遲（一作神雀三年買奴券袖中擎出淚如絲）

題沈秀君抱書圖

東陽有哲人著書盈其屋不鑿楹下藏但付子孫讀其子亦老矣抱書如抱翁一刻不相離與之偕西東酒闌客散時讀之聲嚁嚁　丙辰徵士錄我最居紙尾曾與著書人召試明光裏忽忽三十年書存人已亡倘非兒抱持雷電早取將我有書無兒披圖淚霑裳

寄魚門舍人一百韻

良友經年別空山有客悲爲憐新歲月轉憶舊交期袁粲通門日程生傾蓋時長淮清口驛古廟水仙祠令尹猶青鬢司空已美髭笑言何晏晏風貌頗偲偲態愛張長史才憐江總持潼陽儂綰綬湖嘴爾乘驪路過頻投宿官閒輒枉綏襟懷似膠漆交好及壎篪令弟璠璵器賢兄虎豹姿稱觴分筵日折柳定連枝雜珮同摩弄巵言互詆娸相看顏沃若屢忘夜何其經紀勞滕叔資糧託趙熹海疆爲政滿琴鶴向南移來下陳蕃榻同看街彈碑評量循吏傳傾倒落花詞臥疾煩稱藥行藏代揲蓍愛人眞以德好爵不敎縻（予戊辰引疾舍人勸之）此際先生富豪名萬口推丁年羅寶墨甲貴擅鹽池羶行賓朋集虹霓鼻息吹無交猶縞紵

未病已薓者鄰架瑯嬛物淹中稷下兒搜羅窮亥豕排列滿罘罳漸見銅山削遙聞粟廩卑奔秦無晉盜殲遂有齊師張博空餘債相如竟少貲豐貂都解庫素履欲騎危拔宅才終訟含英詎療飢窮通奴僕換肥瘦弟兄離老妾捐釵珥嬌妻爨扊扅誰知遭索莫不是累遊嬉生性原通脫爲儒好布施行仁朝煦煦履義暮跂跂北上[illegible]秦轍南征子重麾噓枯鄰潤澤温卷禮委蛇守藏頭須竄持錢石氏欺牟盈他手寄軥錄此身疲兩度鸞膠續三年帶下醫杏殤兒女累楊楯友朋貽河決流難塞門開閉已遲代人權子母先自罄銖錙朱處船無底歸墟水不支八廚名太重六虱病難治且喜貧雖極斯人總未知九流談袞袞百氏校孜孜杵硯心成臼焚膏日下雖勤同夏侯勝勇甚狄虒彌七穆三桓問千門萬戶疑搖唇珠貫串隸事錦參差高可箋星象低能畫地維吟成銅鉢待賦罷曉鐘催瞿所詢方朔錞于辨斛斯苦心神自鑿爲善福終隨風順旃檀馥文高黼黻宜　乘輿南駐蹕多士例陳詩獨上金天頌頻頷　聖主頤御屏標第一海內賀相馳覆試端門左排班白玉墀盈庭看舉首斂步習朝儀洗盡科名恨欣霑雨露滋髯飄長似戟冠大稱如箕薇省清巖地冰廳誥命司聽入呼小鳳頃刻駕文螭連歲來江左偏予接履綦春深烟滿樹秋老菊侵籬大會夷門客高傾河朔巵燈光奪明月花影動玻瓈眾裏談尤密更深枕尚欹四愁分解脫三樂共淋漓犬熟先銜帶僮馴慢捧匜書探邊氏腹酒習沈家脾爲看泥金榜先傾白接䍦聞君上鰲背勝我拔纛旗鬬斷驪歌唱年俱馬齒衰班荊情宛轉握手淚紛披已向棲霞送還從邗上追淒淒同下拜恨恨兩難辭嗣後三山叟眞同一足夔漆園仙蝶化羊館老龍癡君子雖安雅何人共振奇皇皇喪家狗霍霍失鷹師小減樓橐費長甘水竹怡巾車走吳會蘭槳泛鷗夷女嫁新婿矣兒生且聽之（時兩姬懷孕）高堂猶健在萬事等閒窺想見彈冠客公然向日葵鳴珂趨殿陛待漏喚僮廝櫪馬初銜轡雄雞豈憚犧將無迷廣樂孰與辨澠淄王意擇人逃民情計相咨遭逢雖偶爾公輔定從茲白下常西笑長安似弈棋驛鴻探信息金玉憶鬚眉史局班彪入（聞與修通鑑）除書常袞爲勉旃犀禿角永見豹留皮吏隱鴻溝劃人天

萬里思堪消一千字舍子更貽誰 甲申

苦囑

苦囑司閽叟柴門莫漫開有時推不去一陣野鷗來

題永竹巖雙美讀書圖

侍兒兩個女相如管領牙籤逐蠹魚供得年華消得恨美人顏色古人書

哭柴耕南

君家行之姪交我方垂髫因之得見君如漆初投膠君年逾三旬玉骨森清標爛爛巖下電溫溫席上瑤我來纔十八墜地虎子驕意氣欲摩天落筆尤嘐嘐樹無大根本水有狂波濤豎旗不書降逢敵必欲鏖武林老名宿憎其年少佻飛言如雨攻赤舌將城燒君嗤曰否否此子終凌霄孤山梅花塢西泠楊柳橋爲渴置茗具爲飢設臙膮賢兄洪都來卓犖人中豪以愛及所愛握手如同胞我時賦西征寒冬無敝貂賢兄資我行長江爲買舠釣臺攜手登滕閣同車遨或聯韓孟韻或賭舍人梟高安官署中諧語窮昏朝此時燈燭光至今如隔宵贈我赤側金纔得揚征鑣桂林金中丞專章薦封敖從此走長安奮翮登金鰲改戴惠文冠鳴騶行江皐君來助相理除苛更解嬈以我所贈資刦買吳娃嬌亡何棄之去南觀湘江潮余亦賦遂初小隱歸山椒從此隔東西芳訊久寂寥丙子冬十月忽寄書相招代持箋箋帛勸麾子子旄余方奉老母五斗難折腰奚能擁皐比遠走楚粵郊此事竟掉磬此心猶鬱陶忽聞怛化去同人先號咷未知返櫬無何處掩蓬蒿未知有兒否誰爲守宗祧因之感我懷掄指自抑搔四十九年中何者常忉忉蒼生君相在久已心中抛文章身後名於我浮雲飄惟有數知己恩深淚難消傾蓋猶繾綣刎乃弱冠交問我推解情已慚范叔袍問我死生諾又慚左伯桃來生爲兄弟此權非我操泉路盡交期此說終虛要惟有託豪素長歌一慟號梗概略抒寫風雨聲刁騷

二月初八日生一女

墜地無人賀遥知瓦在牀爲誰添健婦嬾去報高堂妄想能招弟佯懽且慰娘江干好黃竹打慣女兒箱左家詩料好伯道老懷嗟味似餐雞肋情疑中副車湔裙製文葆靧面趁桃花嫁恐非吾事驚心兩鬢華

刀

出匣一條水寒光射眼來非關報仇事生就殺人才斜月當空冷秋蓮帶雪開他年用君處含笑請君猜

筆

上手得風雲花生處處新天交三寸管命作一朝人非箭常穿札如仙不染塵思量與君絕終要等麒麟

寓目寄書

禾熟頭低麥熟昂冬天雨暖夏天涼蜘蛛網小如錢許也展經綸據一方

海棠下作

神女儼成行蕭齋雨海棠吹紅風亦軟驚艷鳥先狂置鏡傳嬌影張燈助晚妝料應香不得業已斷人腸國色天原寵東風盡力開仙雲如海立紅雨作潮來消受難爲福形容苦費才遥知花命婦魂尚赴瑤臺

贈楊將軍 名昆

作虎須成斑不戰難名將國家承平百餘年淩烟有閣無人上楊公儒者今韋皐起家西蜀征南苗横披囊瓦三千甲斫折孤延十五刀金川碉樓與天接鳥飛不上猿猴絕將軍自作蒼鷹視騰身直上疾如矢一甄兩甄鼓不止雲梯隊隊銜其尾三軍齊唱肉飛仙半夜崑崙闘奪矣當空礮石雲雷奔將軍見敵不見身偶中金創色愈怒殺賊遥看紅一路捷書馳報甘泉宮 玉旨傳宣賞戰功諸將喧爭公獨默閉口無聲大樹下於今專閫來江南雅歌投壺斜插簪平生鏖極皐蘭事酒罷微聞說二三梅花開時山月明手彈瑤琴招我聽瀟湘雲水清商老彷彿沙場金鼓聲

偶成

有寄心常靜無求味最長兒童擒柳絮不得也何妨

喜懷慶太守沈省堂過訪

故人久別忽相見一笑道從天上來驚指鬢霜幾時有喜逢紅藥當庭開二千石官車騎盛三十年事風輪催我欲班荆學聲子泣下數行腸九迴　記否參軍作馬曹憐才學士有枚皐旁妻酒勸西賓醉遊子牀聯夜月高轉眼山陽聽玉笛至今燈影憶宮袍與君貧賤叨恩處同欠喬公一太牢（謂春臺太學士）　行山色一官收怪底新詩詠未休立馬身當河內水（黃河決堰公立水中三日）紀恩碑滿晉陽秋相招小住聽黃鳥幾個同年賸白頭寄語南衙姚散騎故人爲我好勾留（公寓姚觀察署）

偶作

一編書卷送華年吟禿眉毫孟浩然春水有時流舍下雲山難得在尊前青苔地濕連陰日白紵衣涼細雨天自覺心中無底事且憑人喚作神仙

燈舞歌

丁丁畯漏春無風華堂地裏氍毹紅清絲流管聲漸緊催起明月來當空仙伶一羣貌如雪霞帔風鬟紅錦袜裙下疑生五色雲手中能把星辰活一燈初出飄紅香玉女微笑流電光兩燈交竿相擊撞斂影珠光共升降千燈銜尾如雲流陸渾山火勢不休黃金鳧翻水銀海萬斛螢飛大業秋斜穿側疊重起勢太乙青藜作遊戲長袖風回捲落霞霓裳鵠立排成字映來酒浪臉邊紅照出歌塵梁上細一聲清磬將終曲燭龍隊隊銜珠伏滿堂賓客眼生花三日煙虹光繞屋主人索我燈舞詞我方惆悵有所思當年刧扇催妝日正撤金蓮歸第時

望山尚書以七十生辰作相仍督兩江奉賀四首

久遲枚卜識　君恩留與先生慶七旬調鼎入來雙鳳闕稱觴花滿一家春章平兩世黃扉業伊呂三朝
白髮身同是祝公無量壽自　天傳下語才眞　紫禁城頭駐玉車青宮深處女兒家萬釘寶帶天邊
賜十部笙歌宅裏譁北面公侯爭把盞東牀　帝子替簪花休誇與佛同生日轉恐光榮佛尙差公生日四月八
日
生與南邦最有緣四同江上月重圓兒童竹馬頭成雪官舍甘棠樹拂天聽說相公還借冠喜数
士女更留仙齊聲擬向　君王奏一個蒼生乞一年　三公在外學張溫詩識眞如弟子言新築沙隄
迎使節剛調梅雨到江村西清趨侍身雖遠故事宰相上任乃至翰林衙門枚愧不獲躬逢東閣常登客亦尊欣染名山一枝筆
他年還紀杖朝恩

蓮暢菴守硯圖

先生守硯當守錢手持片石山溪邊松風吹衫雨絕天濯以清露飲以泉摩挲不釋相愛憐劇於十五眞
嬋娟口稱南渡吾宗傳隃麋膏沃生雲煙非徒啟後兼承先我更一言君矍然人生何物堪纏綿親如妻
子良如田東西南北難周旋惟有囊中石一拳死前不作離別緣舟車水陸行坐眠隨身到處無相捐心
所沉慮將渠研口所不言仗彼宣我髮白矣汝獨元紫雲容貌常華鮮守之作殉非恩偏先生大笑手拍
肩能得我意君其仙速付圖畫徵詩篇更願此身如石堅藏器足支三十年染盡巴東九萬箋

苔

白日不到處青春恰自來苔花如米小也學牡丹開

送省堂南歸

愁君有歸心喜君無歸日忽然君來辭歸日又已決憶昔與君交垂髫雙白晳今日與君會頭顱鬭霜雪
其中三十年竟成一世別逝者已如斯來者更難說冉冉五十翁茫茫東西轍一鳥不停飛一鳥永戢翼
升沉既已殊雲泥空相憶倘再如前期人生非金石　楊儲姚觀察君家中表親與僕少相狎春秋同

丙申　皇帝戊午科三人充國賓君官始於晉予隱歸自秦思廉爵最貴驄馬長安春吏隱既以隔芳訊少通聞忽然金跡風吹聚雲龍影南衙方開樽西山又煮茗班荆言未終玩月燭重秉如洩三珠樹斷枝復交梗又如三分國鼎足竟合并深情荷花知高談仙鶴領良會非偶然誰能向天請前生香火緣毋乃有公等　仕宦六百石已足稱雄豪況乃五馬驅深院蝶愈嬌（公昔寄內詩云深院蝶嬌無語坐）從前龔黃績遠布趙魏郊於今安石起甘雨慰良苗僕也抱區區禱祀相招要願君仕勿遠祝君官勿高仕遠與我隔思君空鬱陶官高與民隔難以施恩膏安得大江南看君麾旌旄我老當扶杖來聽甘滂謠　從來故人酒不及石尤風風能留人行酒但澆顏紅君昨寄書來暑退吾將去我乃祝西風緩到留君住果然秋陽增行期屢改卜家家祖餞君日日同徵逐炎涼天所司爲我猶宛轉車輪君所推如何行竟遠小住復小住一日如千霜問我相思情江流共短長

不寐

一雨百花休三更萬籟寂觸耳不成眠風枝墮殘滴

相公見贈素心蘭開而心赤飛章求易竟蒙諾允

事須過後眞才見花到論心淡亦難上相詩將芳草換空山重得瓣香看明知華屋栽培久恰稱幽人臭味寒遠抱靑琴彈白雪爲蘭惆悵爲予懽

步山下作

暑退風清步竹林荷花枝上結層陰憐他吹散閒雲影曾抱爲霖一片心

染鬚

隨園居士墨者流持鬚日向染人謀明知其白姑守黑老聃此義吾能得初將滊豆熏繼用犀篦掠一入再入爾雅詞爲緇爲元考工法旁侵時笑面妝花唇黑方知爲戲虐人疑揚子註元經我道先生逃白學

當時漢武求神仙金丹未必還朱顏何如王莽一夕變鬚髮六宮明日迎嬋娟纔看青青色旋露星星貌
二毛不肯久欺人時時將老來相告我昔留鬚已惆悵於今鬚也非前狀碌碌空爲短尾刁飄飄不作長
鬣相惜把丹青用此罥不教畫向淩煙上西風拂袖秋雨涼手持明鏡愁秋霜且將黑水西河郡賜作髯
奴湯沐鄉

病中贈內

宛轉牛衣臥未成老來調攝費經營千金儘買羣花笑一病纔徵結髮情碧樹無風銀燭穩秋江有雨竹
樓清憐卿每問平安信不等雞鳴第二聲

賀雨林得侍衛

青袍公子帝城陰新得貂蟬耀羽林使相門高標報喜山人耳冷鳥傳音雲霞近日黃金色鵰鶚當秋碧
海心我夢尋君難識路綠楊圍住萬花深

得雨林塞外書

一封書共鴈南征紙上親標塞外成想捲雕弓歸細柳偶看故劍動深情鵰鶩落筆盤風下馬感懷入繞
帳鳴知道江南君不忘趨庭身向夢中行

偶成

高枕等紅日天陰厭謨入辭賓宜小病多夢惱深春曉色水花靜晚歸山鳥親自知叔夜懶臥佛久疲洋
溪上時獨釣一絲牽藕花閒鷗相對立依水各爲家落日未歸海殘紅入斷霞蕭蕭修竹裏兩兩出啼鴉

贈李鶴峰學使

天上台星月共明人間金鑑水同清十年江海旌旗色半壁東南雅頌聲入相屢教延使者求賢原本爲
蒼生珍珠網盡珊瑚老秋雨瀟瀟戀闕情　曾從物外散襟期往歲衡門駐馬時黃葉風涼牙纛舞

高軒入過水雲知雙飛瀲灩池邊識九錫廬山腰上詩只爲陽春太清絕至今作答尚稽遲（乙亥秋公過隨園贈詩四章）

龍眠山人歌贈孫秋澗

龍眠山人孫思邈結廬山中不知老明朝搴岫捲簾看處處白雲呼鶴歸春風吹山山漸青山人欲往前溪行牧童高唱公無渡落花塞斷行人路

病起入謁相公夜歸有作

中秋一別鬢霜加舊雨新寒共絳紗高臥客原宜小病晚香人自愛黃花（公手植菊如斗）月如潑水燈光澹風正鳴條鴈影斜少婦不知聯句苦尚疑身宿相公家（公命聯五律二首歸四更矣）

十一月十八日又生一女

眞是庶人命雌風吹不清緣何長至日轉報一陰生客厭來偏數棋輸刼屢驚呱呱雙瓦響添作惱公聲

相公和詩

屢盼徵蘭信催詩記不清花雖銜雪發子尚待春生弄瓦新兼舊聞啼喜又驚勸君莫惆悵雛鳳有先聲

喜吳秀才模周秀才發春一時同舉明經

采鳳雙飛出泮宮公然魯國兩生同我考籍湜居門下人數班揚在意中貢到南金江左重拔來麒驥馬羣空明知才大科還小且喜雲梯路已通

臘月五日相公招同秦學士大士蔣編修士銓小集西園各賦四詩

小集平泉夜舉觴春風座上不知霜偶然元老開東閣難得羣仙盡玉堂棨戟光搖銀燭爛盆梅花落酒盃香遙聽官鼓今宵緩道有文人話正長　平章坐次問科名掄到袁絲忽自驚白髮門牆登首席青

年詞館憶三生雲龍遇合都歸命師友淵源各有情起看文昌星聚處一輪卿月照階明　勞錦燒蘭興未除牙籤玉軸共相於指將松竹時懷舊對著笙歌尚論書老圃氣清霜影後宮袍紅濕酒痕餘史官環坐同商榷權把南衙當石渠　出門我獨後諸賓更與郎君話夜分旗捲待飄殘臘雪堂深留住遠山雲通家問字燈重剪歸路衝寒酒不醺明日江城人側耳詞林典故共傳聞

相公和詩

前宵猶記共飛觴客散歸遲滿路霜花送春光開小院雁橫寒影過西堂每看遠岫雲難出頻讀新詩口正香燈下不辭呵凍筆吟聲遙答漏聲長　敢考綠野舊園名滿座詞人鶴亦驚四野連宵飛瑞雪一堂兩代有門生秦學士以弟子禮事予子才以弟子禮事予追隨館閣當年事商略文章此日情莫負尊前好風景金燈光映月華明　漸漸韶光逼歲除山中老伴孰相於窗前日暖閒歆柷竹裏燈明夜讀書見面難如千里外論交喜過卅年餘小倉也倣棲霞意聞又新添水一渠子才非請不來　知君日日作嘉賓刻燭分題到夜分爲惜韶光憐舊雨屢教塵市度閒雲子才與莊魏諸君作消寒會詩同白雪人難和顏似紅梅酒半醺明歲江城誰雅會黃扉雖遠合傳聞

錫壽堂公讌詩 有序

乾隆元年余與王生同太守偕升名于鴻詞科今年入都領郡宣州亞相劉繩庵率諸徵士餞諸錫壽堂堂爲生同大父文恭公故第三十年來同人寥落與者七人庶子錢坤一爲寫七清圖各賦數詩憶枚　召試時纔二十一歲在徵士錄中最居牘尾今又以不與會之故題詩亦居紙尾豈有數存乎其間耶卷中闕五律一體爲續成之

王粲同徵日袁絲最少年幾番隔江海卅載過雲烟皓首重相見滄桑說舊緣長安公餞者落落曉星懸酒置平津閣燈明錫壽堂風前懷祖德雨後對花光人老衣冠古園深水石蒼分箋賡白雪還似詠霓裳

有客登瀛閣無人不白頭八仙纔詠罷五馬復南遊庶子丹青妙羣公翰墨留蕭疎松菊意莫忘歲寒秋
盛典恩難再交情老更敦江村餘我在海內幾人存遺際前生事文章舊雨痕數行書紙尾兩處付兒孫

贈生同

雙旌小住子雲亭名紙初看眼倍青四海徵車人已盡兩朝殘客話重聽霓裳同憶遊仙夢錦字分存感舊銘（君儷竑詩枚選行詩兩册猶存）一笑入門先拍手道儂也會鬢星星　江南烟景一帆收洗盡風沙宦海愁循吏傳名多太守詩人領郡慣宣州雲間家近無鄉思郭外山清足勝遊同是大賢門下客幾時立雪共閒鷗（公丁未進士出望山公門）

俞楚江瀟湘看月圖

沙渚一聲雁瀟湘秋滿天幽人方獨往空水共澄鮮明月乍離海輕雲欲化烟魚龍聽竹笛知是小游仙

八月六日宴秋試者顧星橋等二十二人張燈樹上適學使梁瑤峰少宰亦來與會

八月龍魚赴上游玉山高會草堂秋九天星斗三更落四海才人一座收戲把青藜燃太乙相期赤手占鼇頭是誰來作諸生兆梁瀨花間擁八騶

臘月五日相公再招觀劇命疊前韻

西園一月兩飛觴細雨初飄冷似霜游夏多年雖侍側絃歌今夕始升堂（枚受業三十年初次觀劇）來遲竊喜賓朋少羹好頻添齒頰香莫訝黃昏蓮幕捲一聲檀板韻方長　烟花南部舊知名見慣司空鳥不驚到眼悲懽憐往事登場傀儡感浮生豪吟每怪公無倦微笑終知佛有情報道周郎能顧曲金燈須傍舞筵明（啇原短視故戲之）　風景蕭蕭歲欲除師生難得共相於閒來置酒先招隱老去聽歌當讀書玉笛聲涼殘臘後梅花香撲捲簾餘席間頗憶倪高士敎把新詩索向渠（公命潛山倪令亦和此韻）　野人連日作嘉賓東閣憐才到十分酒罷人驚窗外雪山空鶴盼夜歸雲每依絳帳心難別但坐春風客自醺不負彭宣生白髮後堂絲

竹此番聞

小倉山房詩集卷十八終

錢唐袁枚子才

題蔣苕生太史歸舟安穩圖

金仙侍香案忽思歸去來上堂告阿母母曰與汝偕往雞犬驚聞歸妻孥喜阿母更欣然歌詩七章矣陸行風沙多水行布帆穩船頭酒一巵船尾書千本行行重行行順逆隨風檣難得一家春舟如小洞房婦見遠山佳索郎把眉掃兒見溪水清呼爺垂釣好篙工亦停槳問公何所往公笑指烟中鍾山本姓蔣

哭皖江方伯許公三十韻 諱松佶福建人

江左亡屏翰 中朝喪老成官從流外起人在上中行好學分陰惜憐才倒屣迎計偕隨趙壹幕府出匡衡稅駕三吳地褰帷百越城神皐清化雨王路塞夷庚荒政千村活爰書萬獄平張弓寬處矯買璧厚邊爭野有爨公社家無羊侃箏傷人還問馬嗜鴈不呼卿小謫遭波累崇朝雪 聖明鏡磨光愈白風定水仍清封罷三錢府重揚五馬旌皖江方伯始布政司駐劄安慶自公始吳楚衆山迎斗食籌邊急牢盆屋算精掉頭雖白髮學念總蒼生欵欵風常拂謙謙谷不盈只緣深閱歷彌復造眞誠與我同寅好逢人說姓名廿年如一日每見必三更視病蒙秤藥投瓜愧報瓊雲泥忘定分縞紵極深情往歲來招隱空山共聽鶯相看微覺老永訣不勝驚琴輟鍾牙響春停杵臼聲善人爲世惜驚馬向誰鳴瞻望甘棠樹淒涼宿草莖九原懷士會一慟感袁宏遠寄詩三疊聊當奠兩楹重泉如識曲哀淚也盈傾

五十歲生日舟中作

三月歸未得五旬忽在躬晨興憶生辰獨坐對孤篷平生幸早達歲月原從容每見半百叟夷然不界胷自謂去之遠相隔如十重何圖遽自及光陰來匆匆古人服官政到此成事功翁子最晚遇亦復季遭逢而我復何爲雙鬢徒蒙茸簪纓既了鳥事業復籠東來日欠亦少去日積已空旁人稱介壽掩耳聽未終

頗如女新婚言之兩頰紅羨殺馮瀛王生日俱朦朧且喜揮羽扇渡江唱阿童稱觴無賓旅擊楫有能工

冉冉碧流水蓬蓬遠山風誰能指煙波中有五十翁

名言

名言誰與宋雞談海上仙山可築龕將乙比鴻身豈二出遊騎馬影成三中書背把徵歌換僕射何如飲

酒甘且逐蜘蛛充小隱不隨牛象鬬江南

東風

東風知我年將老吹得楊枝如許長偶過西溪小橋畔向人學舞兩三行

偶作五絕句

種樹成香國闢門作睡王近來客解事都不早升堂　偶尋半開梅閒倚一竿竹兒童不知春問草何

故綠　怕見有求客不栽難畜花無心作投贈狂竹入鄰家　月下掃花影掃勤花不動停帚待微

風忽然花影弄　好學原爲福無情不是才吟詩推客去開閣放山來

姑蘇紀事

不負昇平有此身姑蘇二月作遊人燈篷綵勝迎　灩處代插梅花掃路塵　滸市嚴關徹夜開雲階

月地總樓臺碧波兩岸清如鏡照見紅妝海棠來　一朶仙雲躍眼前相思無路水如煙桃花門巷渾

忘記崔護當詩更惆然　隊隊笙歌對落暉紅裙不放酒人歸消魂此日山塘路七隻仙舟妓打圍

但逢勝景便勾留錦帳香燈汗漫遊何處有花何處宿果然蝴蝶勝莊周　寒山空谷兩平章穿出花

樓上竹房知是　六龍才過處雲璈水瑟倚宮商　平生嘗遍五侯鯖崔浩營思著食經此日書空作

唐字金鹽玉豉總仙靈唐廚精饌　良友知儂怕寂寥青樓苦勸伴嬌嬈誰知小玉奄奄病嚼蠟横陳是此

宵　雙雙公子駐征驂引入娜嬛酒共酣一夜羅幃傾海水者番春色領江南　袖得西湖嶺上雲

歸來重闘水犀軍弟兄眞是皇華使到處摳衣見小君 調樹齋雨林 姤女津邊一雁飛羽林郎別淚沾衣

惹他烏鵲橋頭笑不信仙家有是非　日暖橋下小銀河匹馬黃昏獨自過夢醒忽驚衫袖濕阿侯分與乳痕多　手種横塘柳一枝當年換馬別袁絲今朝相見添惆悵合浦珠還有所思　金娘顏色照銀泥一白能教衆卉低七日春風等閒度斷雲含雨又東西　㢡夢游仙記不清吾家大拾有風情直須喚作宜春氏同上高樓看月生　二十年前鬢未華曾擕宦錦仕唐家而今賓主頭俱白愁對紅梨日暮花　賦別匆匆唱惱公雲華重作主人翁自憐隻履西歸客尚有瑤池席未終

再題生同公讌圖 有序

余題生同公讌圖畢卽往蘇州生同捧檄來省竟未交付及余還山而君已怛化於毗盧庵矣展卷懷人悽愴不已重題二律付令嗣紹曾顯曾兩太史藏之

屬題詩就君何在老淚重添落卷中聽捧羽書來白下竟歸兜率泣春風卅年見面交情畢四品覊身宦局終腸斷伯恭徵士頌山河零落酒壚空　追酬入日懷高適重答遺書感孝標半月宣州官草草一鐙僧寺雨瀟瀟銘旌歸緩愁淸俸公讌詩成當大招難得瑯琊雙玉樹已傳家學到丹霄

送似村公子還長安

芳草綠未歇公子歸怱忙淸晨來辭我雨泣沾衣裳道是昔時歸嚴君領南方爲有趨庭職思君便治裝今歸非昔歸使相入平章全家還闕下後會眞茫茫我聞斯言畢中懷惻以傷長安三千里飛鳥嫌路長何况山中人終身辭帝鄉我心欲待君南北永相望我年不待君垂垂鬢已霜　君家瓊瑤枝森森十三樹偏君最有緣十載江南住袁浦初握手玉質披烟霧白下再題襟賡歌更無數每升夫子堂先與郎君晤談深月窺人坐久竹垂露官鼓測歸期書燈引前路欲起定苦留相扶必同步當時不知樂此日空追慕明知終有別不料行當去依依柳色新冉冉春光暮從此過西園書窗怕回顧　皇帝重眞才科

停六七載養君晚成器畜極將有待今年秋闈開出匣干將快努力策修名章平業可再我似識先幾丹
青將君畫一卷隨園山五人竹間話誰知把書圖卽以送征蓋君身雖已行君貌依然在身在青雲間貌
在白雲外流傳千百年知我兩相愛

同梅岑送似村渡江同宿浦口別後却寄

送別到江盡過江別更難我不解此苦搖槳登木蘭愔愔梅岑子與我同舟去三人野店眠纏綿到天曙
不願留君駕只願留長夜長夜永不明君從何處行雞聲忽喔喔嘶馬聞僮僕僮僕慮人惱詭言天尚早
恰恐行太遲前途旅店稀忍心勸君走登車重握手此手終要分兩淚徒繽紛君行淚不收我歸淚更流
脉脉復登舟滿江春水愁

望山相公扈　蹕南門墜馬損足賦詩奉懷

三公雖坐論四海望行春爭奈從龍日翻驚墜馬身履聲　天聽急韉解御醫頻速報　君王愈馳詢已
七人　聽說扶宜祿還能侍玉除陽春眞有脚緩步且當車示健安朝野懷歸畏簡書王臣眞蹇蹇一
笑晚風餘

早年

早年爲政早歸耕別是人間一性情老恥逃禪占定力貧能行樂仗聰明也知略有今生福未必全無後
世名檢點殘書聊自慰古來傳不盡公卿

何秀才將售出園林書圖屬題

煙雲一幅輞川圖何點從前此讀書樓外雨花當塔墮溪邊風柳隔橋疎山雖已賣空存畫臥可常遊轉
勝居修葺不需題詠滿子孫開卷卽吾廬

嘲眼鏡

眼光原自在爭仗鏡爲能縱使窮千里終嫌隔一層有繩先繫鼻無淚已成冰徐偃不亡國瞻焉便可憎荀子徐偃王目可瞻焉卽近視也

座主大廷尉鄧遜齋先生自蜀之長安泊舟白下恭送四章

萬里峨嵋月吹來江上村師生重握手僮僕盡消魂鬢髮霜如許滄桑事莫論攀裾難忍淚二十七年恩

臘有升堂客王褒及李沖門下士王發桂李棠俱官白下三人齊花面一席坐春風桃李花全老金燈帳尚紅先生應莞爾吾道在江東

欲慰蒼生望全家蜀道還衫痕巫峽雨帆影白門山木鐸三江舊萊衣廿載斑乾隆九年公宦論江南還大廷尉卽乞終養

卽論公出處久已重人間

繞屋花千樹關門手一編能教有今日爭敢忘當年路是長安近書憑旅雁傳只憐垂老別白首拜江天

送望山相公入閣詩

平章秋後入　楓宸消息慾教父老聞朝裏自然需上相人間未免戀慈雲當時澤只三江占此日恩同四海分儘把嘉謨作辰告遭逢難得　聖明君

金陵久住似家鄉此別知公也斷腸蕭寺鶯聲何處聽棲霞山色爲誰蒼水寬魚忘遊時樂春好花留過後香卌載軍民如一夢東風吹淚滿甘棠

記從弱冠侍蓬萊老去心情倍愛才山徑偶然元老至軍門常爲野人開牙旗月落宵傳箭燕寢香凝晝舉杯此後荒村好風雪更誰騎馬送詩來

驪歌一字一深情唱到陽關結尾聲黃閣人行秋萬里青琴絃斷月三更重披絳帳知何日已傍龍門過半生到底思公公不遠中台星照大江明

陶西圃從樂平遷司馬需次入都攜前所贈姬人及子女重過隨園

一枝花贈十三年白首相逢倍黯然難得雙雙人共至呼兒挈女拜燈前

太行山色雁門霜七絃琴堂半洞房今日藍橋重過處白雲猶鎖合歡牀

愛讀新詩見典型怕聽流淚說家庭人間亦有龍欄氏願乞開皇賜孝經

長安此去再登朝定與羣仙話寂寥道我閒身雖耐老也陪公等鬢蕭蕭西圃前至

長安道已未同年無不白頭者　闕河行色正逢秋珍重加餐唱莫愁彈指晨星能有幾此身須爲故人留

五言一百韻送高槐堂別駕還武康

作吏非作儒而道實相須讀律非讀書而理實無殊平生牧民時曾抱此區區從不向人道慮人嗤我迂亦不求諸人其人今恐無有賢者高公玉貌何清臞初見在邦江行安而節舒司馬青衫破伍伯赤棒麤拔豪如拔韭用吏如用奴常宿辛公廳勸栽鄭公榆奇服怪民風一旦多騷除止我而觴之同席有唐衢謂唐孝廉其時與水政史起治溝渠草物十二衰公獨窮根株未幾來白下朝夕親軒朱精文與善法耳聞且目濡宅心最醇粹視聽無陝輸重典極蕭楯寬心抱王鈇蘇公不留獄訟者舞於途韓滉禁刑牛五施土不蕪小吏畏剔蝂背面相揶揄大吏愛精勤微微嫌其拘公乃莞爾笑吾其病矣夫人生過六旬豈不知頭顱玉佩而長裾原不利走趨投劾移病去飄然賦遂初父老一聞信戚戚相欷歔兒童及婦女各各鼓嚨胡道有此衙門從無此大夫願公車暫互願公馬契需水歸海蕩蕩民歸賢愉愉我乃向民言公賢止此乎昔公在江右循聲達帝都初綰銀城綬後剖瀛陽符所到士鳧藻所治民知姝司寤禁宵行誰敢攘公翰門匠稽黃籍外繇無逃逋門內方喝盧門外已呼騶前巷方盜驢後巷已縛袪一士陷於獄臨死將公呼道公尚在茲我豈陷於辜一孀爲盜篡公誓取萑苻不得竟不止網密驚秋荼秀才聞公來書聲爭咿唔各持其文章啟戶迎雙鳧農賈聞公來利器而持鋤弟知敬其兄婦加孝於姑宣尼大成殿李渤甘棠湖岳王金陀祠周子蓮花居一一加脩濬簇簇新棟櫨前賢同揖讓後賢共相於豈非仕與學融成一貫歟大府報治最　天子笑曰俞擢之佐松江以彰循吏譽卓茂三公服黃霸一丈車陸績鬱林石崇龜荔支圖雍容將去矣合郡大躊躇曰豈惟民哉邑乘未成書良吏與良史惟公一身俱譬如婦持家薪米牛羊豬豈可無文簿約略存規模舊尹告新尹交替毋模糊先生俯而諾此事良由余敢不觀厥成中道而棄諸乃居西河館大招文學徒有筆大如椽有墨珍如珠巨不漏山川小不遺村墟厥田輕壤土厥

賦中下租圭撮無訛差羅縷窮錙銖德化有邑乘從公作權輿至今班史筆照耀江一隅其時官廪薄民供頗有餘老者爭洒潸幼者抱籧篨前門擔娖鳴後門饋生魚家家排鶴膝戶戶獻犀渠借公又一年公駕才驅驅江右既如此江左當何如歲星原周天豈常照里閭春風成功退自然還太虛瓦雖無大廈公自有蓬廬民雖愛保障公亦思蓴鱸勸民毋留公公行于公娛善人必有後天道良非誣不見公郎君絜鳳翔高梧謝家誇寶樹穆氏號醍醐頃刻翔青雲餘光照三吳今夕復何夕秋風吹芙蕖我同民送公千金買須臾愧無千里酒爲公傾百壺愧無四絃聲爲公歌驪駒且題陽城驛當書何易于

送滋圃新參入都二首

調羹貴新手折柳愛故枝新手惹人望故枝惹人思我送莊新參誰能爲此詞其詞多纏綿卅載心相知交公諸生日送公作相時諸生至宰相迅若風輪馳憶昔沈家園隔花將公窺也知公必貴不料貴至斯其時兩少年結交惟恐遲明年京兆榜後年瓊林巵聯鑣相追逐直登蓬萊池一朝我小謫輪蹄遂參差自道仙凡隔重逢未有期何圖一江水天風吹聚之我來訪烟柳公來樹旌旗雲泥雖不親苔岑終相依布衣情款款舊雨談霏霏黃扉一以去白首何時歸但見蒼生樂誰知故人悲鳳皇自高翔閑鷗雖遠飛惟望台垣星流光照幽栖尹公督兩江公來撫三吳我曾以書賀韓歐一時俱公乃謙詞答僕也何敢居誘而至於道其在斯言歟果然兩賢入仁風溢里閭忽焉雙雙去江左咸欷歔所喜同調元八荒如庭衢豈有到蓬山而肯徒支吾（公贈尹公詩有蓬山未到總支吾之句）歷觀古賢相其道不可孤魏相以嚴治丙吉乃寬舒如晦斷於後元齡謀於初何況本師弟衣鉢傳有餘用心不妨同意見不妨殊殊則非朋黨同則相匡扶如作遠猷告此訏彼則謨如歌卷阿詩前唱後則喁會見臯與夔致君如唐虞

相公眷屬先期入都枚入起居見白猫悲鳴公獨坐淒然因以詩乞

烏圓爲送主入行似抱離愁宛轉鳴繞座已無雲鬢影聞呼還認相公聲也同遺愛甘棠好可許尋常百

姓迎小畜有靈應識我絳紗帷裏舊門生

猫來後又以詩謝

狸奴眞個賜貧官惹得羣姬置膝看鼠避早知來處貴魚香頗覺進門歡果然絳帳溫存久不比幽蘭服侍難公賜素蘭萎矣寄語相公休念舊年年書札報平安

送高南疇觀察貴州

秋日馬蹄輕監司去石城黔陽新使節江左舊官聲地僻刑書簡風和瘴雨清知公行色好一路萬山迎

愛我幽棲處高軒幾度過松花飄羽蓋卿月照烟蘿轉眼誰知別深談悔不多相思盼天末江水有回波

八月二日莊滋圃新參聞相公玉體有恙載酒延候拉枚同往

三江元老馳征輪三吳新參訪故人爲載酒尊趨絳帳仰承師意召同門十年不到舊山莊處處亭臺換夕陽笑指芙蓉夸野色抱將嬌女拜平章八騶先唱花開道升堂隨後柴車到赤也端章點也狂夫子雖禁莞爾笑後堂人盡去長安燕寢香消錦瑟寒未免離愁成小病白頭別坐把書看新參風義高前古門生也作萊衣舞只教諧語鬬瀾翻不許驪歌唱酸楚酒杯易盡意難窮官鼓鼕鼕漏又終千秋莫忘今宵宴一個山人兩相公

哭莊念農太守

八面才無敵三生數忽終大名君世上小傳我胸中鬱鬱匡時略兢兢行己衷神機堪肆應主撮極明聰決獄弦章善均輸管子工迎　鑾四回事借箸一人功心力經營畢榮華頃刻空黃堂纔紹綬紫府遽鳴騶學易年非老當官氣正充交情深廿載佳話滿江東愛我詩親寫招人饌必豐清光蕭寺月丹粟攝山楓酒翰子章和挑燈一榻同每逢三令節各逞半英雄擫笛春聲豔藏花酒浪紅可憐追往事儵忽過春風夢蝶莊周化逢雞謝傅凶公與夫人同夢白雞集賀竟以酉年卒青琴音渺渺逝水去匆匆雨急摧洲芷霜高隕井桐故

人零落盡孤殺一衰翁

哭潘宇情

安仁愁裏過年光纔領河陽便夭亡老子生來居苦縣召公到處有甘棠花方得氣偏經雨雪已禁寒可耐霜破屋孤兒存幾個一枝瓊樹又凋傷（公次子相繼而没）

哭陸甥湄君

抱汝孩提看汝婚悠悠三十五年春病因傳代醫無效（姊夫袁坤亦以瘵卒）詩已名家筆有神半世撫孤成底事他時送舅望何人憑棺忍聽輪流哭稚子孀妻白髮親

聞梁瑤峯少宰解督學之任就按粵東寄詩奉懷

海角文星去江東士子嗟莫驚廷尉問且看嶺南花沙檢金纔出霜消月更華　天心寬小過早晚　聖恩加　記得高軒過秋風八月清金燈千樹滿玉筍一班迎未極登臨興先增搖落情何時鴛鷺侶重續女蘿盟（公到日正園中有多士之宴皆公門下士也有爲兩家議婚者故及之）

九月六日送相公起程路上奉呈十首

恩在江南四十年山光水色盡纏綿行期偏近重陽日剛趁黃花晚節天　冠蓋依依送石城相公謙甚下車行長亭望斷旌旗影相對惟聞歎息聲　四次甘棠手自栽韶光如水暗中催倘存幾個皤皤叟曾見公來第一回　先生微笑出江關先別蒼生後攝山眞個精神似秋月去時還照水雲間　曾寫青山入奏章曾開滟水待　君王從今儘把經營意付與閒人話夕陽　光景留連兩日中弓刀小隊去匆匆只因染遍軍民淚楓未經霜已半紅　渡江時節正題糕兩岸秋風送晚潮恰似棲霞情未斷最高峯影尚相招　小艇追隨笑語親揚州明月二分新歐蘇遺跡平山在如此師生有幾人　此去秦郵有所思當年曾此薦袁絲而今同唱驪歌過腸斷蘆花似雪時（公昔薦枚高郵牧部議不果）　繹紗回首

最消魂半世因緣半世恩且喜身閒堪遠送燈前還有幾黃昏

送相公渡淮尚未拜別而八騶忽駕遣使者來辭舟追不及愴然有作

畫戟飄霜去莫追先生辭我我能知爲憐終有分襟日不忍重看下拜時秋水連天含睇遠孤雲離月怨歸遲短篷細雨清江路白盡彭宣兩鬢絲

錫山兩賢吏歌

錫山之水如錫明錫山之官如水清一賢如此已難得況復兩賢濟濟齊其名我飲惠山水入歌兩賢美一爲吳季札一爲韓宣子吳公未見情何篤先惠甘泉四十斛韓公見我拉我遊一船酒載青山頭山前十月朔風爽紅葉千林足幽賞六龍纔過御香留雲璈水瑟琮琤響三人相聚情不禁談落霜花一寸深舟中看我揮手別岸上始聞騶唱音我聞拄笏看山非俗吏便覺西來有爽氣又聞前有召父後杜母兩人未必同時友於今兩仙鳧飛來集一邦左琴既彈右瑟應玉簫纔畢金鐘撞還來合浦珠成對種出甘棠樹必雙郝子廉吳隱之當時都以飲水知我今逢兩賢亦願置一詞安得公等落落布置天下滿勿使廉泉讓水處處長相思

雨過湖州

州以湖名聽已涼況兼城郭雨中望人家門戶多臨水兒女生涯總是桑打槳正逢紅葉好尋春自笑白頭狂明霞碧浪從容問五十年來得未嘗

竹墩訪沈永之同年不值其尊人留飲家釀惠方響一方

桑柘成陰處處芸香舊世家沿村無異姓繞屋有奇花窗外玉蘭高三丈 御筆金泥冷藏書玉冊斜桃源兼錦里別自貯仙霞 題鳳雖無主傳林見丈人當年曾拜謁此日倍精神話聽三朝舊春開一甕新石交風義重清響贈槷賓 烟波如此好底事出山忙想爲家貧仕兼酬海內望官登二千石婚到第三郎三公

子合香有期代作焚香禱旌旗近故鄉　仙源難久住回艇板橋西霜葉堆簷滿溪雲壓樹低小窗愁日知
重訪怕花迷暮雨南潯宿聲聲凍雀啼

到淮感故人寥落歸舟口號

當時丁令威千年化鶴歸山川城郭今猶昔雞犬人民都已非我離長淮十一載重來絕少晨星在西州馬過屋猶存金谷花開春不再晚甘園中水石新當時主者營爲墳墓江桂宦堂中萬卷書于今寂寞他人居魚門程家諸郎俱長大紛羅酒漿邀我過各驚容貌類先人不忍杯盤當舊壁山陽一笛聽不休銅狄摩挲我欲愁那知浮世光陰改只說前生夢裏遊淮風蕭蕭催我行淮水悠悠傷我情我亦不知再來否將欲登舟又回首

常州月夜與劉繩菴相公話舊作

宮門作別九年寬握手蘭陵夜已闌上相位尊風義重華堂燈暖月光寒朝中盛業憑人說袖裏新詩索我看姚宋經綸燕許筆一時雙取古來難　江湖廊廟兩相憐回首長安意惘然召試彤廷同弱冠追陪詞館僅三年鶴書尚在徵車朽馬齒雖輕白髮先不覺纏綿情話久出城鐘動曉霜天

冬日寄懷望山公

去年此際雪花飛正是傳箋聽馬蹄金谷酒招香案客霓裳人舞畫堂西隨身文史同商榷到處篝湯教品題公命將軍宜膳飲戲加甲乙今日龍門看不見九重天遠五雲低　長安消息最關情傳說光榮壓九卿白面郎君登少宰青宮　帝子喚先生公子慶桂擢少宰公總領上書房園依上苑春應早殿領文華品更清未識門牆人似海紀　恩詩好是誰賡

到蘇州孀女出見喪服將終而年纔十九傷懷口號

漠漠風寒錦瑟絃飄飄鬢髮尚垂肩傷心三載成孀女還是人家未嫁年

十一月十三日章疇五副戎率公子虎邱餞別還歌者張郎送歸白下別後却寄

平生蹤跡等浮鷗半世河梁在虎邱誰泊燈船來置酒姓章人又領蘇州　夜色溪光兩寂寥山門同步可憐宵千人石作瓊瑤色坐久還疑雪欲消　膝下郎君玉雪清丹山久聽鳳雛聲今朝省識青雲器羊祜金環耳尙明（公子耳上有環）　難得張星結伴歸霜篷同泛月明時江心還似尊前坐萬點燈波笛一枝

師儉尙書最忝宿眷來主武闈而校還杭州不獲一見寄詩道歉

仰止心雖切瞻依願屢違春風江上至遊子故鄉歸北望雙旌遠南征一雁飛遙知明月色空照釣魚磯

尙書和詩

白下逢君日金貂願已違吳江開墅僻太華抱雲歸對酒月相照揮毫花亂飛數年不一見搔首望漁磯

過杭州貢院作

風簷官燭舊時遊彈指人間四十秋燒尾魚行三萬里龍門重過尙低頭

題凌香坪中吳雜記

五載皐橋字萬行雲階月地苦平章左思賴有吳都賦不負繁華夢一場　竹林人散管紆停向秀重來淚欲零月夜橫塘花似雪笛聲孤坐酒樓聽　鴻泥回首昔年緣我亦金閶慣放船底事酒旗歌扇地不曾逢著杜樊川

衾

裁縫合歡被宛轉可憐宵與汝眞無負多年不早朝

枕

鴻寶書何在游仙曲已闌只求無好夢轉覺醒時安

几

烏皮形兀兀南郭隱瞻瞻世上諸朋友誰如君可憑

席

青蒲涼自好赤日始相求容汝終宵卷應知世上秋

帚

驅塵君子意愛好主人情掃到落花雪呼僮下手輕

箸

笑君攫取忙送入他人口一世酸鹹中能知味也否

老仕

老仕空山歲月更閒思物理最分明青苔避日葵爭日同領春風各性情

小倉山房詩集卷十九終

隨園三十八種

詩集卷二十至二十六

九

小倉山房詩集卷二十 丙戌丁亥

錢唐袁枚子才

正月八日雪

曉起簷簷低有物當簷壓知是新春雪來補去年臘果然纖塵無一白天地合空花萬重陰碧玉兩山夾更喜牆垣無高下樓臺雜沓皆玻璃風拒景仍納山沉亭立空寺隱[illegible]表塔沙鳴冰溜和竹拜松枝答只恐斜陽來銀海去狎恰急披鶴氅衣麻鞋滿山踏　踏此兜羅綿徧跌無不可行則仙雲招仆亦瓊瑤裹離離珠彈冠豔豔花沒踝高枝屈復低右榦拗而左凍雀噤欲喑深溝塡且頗可惜柴門闢天加白玉鎖清絕竟無客孤行惟有我老梅情不禁銜寒香一朵

周曼亭屋後得泉索詩

曼亭子翦茅作堂稷稷而居槃散行汲意不知所如一解筮卦得蒙曰山下出泉在屋後不在屋前二解五剽之土如芬以脈蹄通之維掘之潺潺果然臣之所居廉讓之間三解石兮磷磷花兮灼灼竹兮猗猗柳兮嫋嫋環泉而居罔不咸若四解飲此水者心和體輕生女美好男聰明上池讓其甘瑤池輸其清呼桑欽道元陸羽來補圖來著經五解鄰人許由手持一瓢盍往觀乎一里而遙戲語曼亭子天之所生非汝所獨吾家袁隗爲南陽守命酈縣某月送甘谷水四十斛六解

曼亭畫牽衣圖送兒出門又索詩

垂老別兒人情可知兒行次且牽父之衣一解父曰嗟予子行役稻粱之謀豈不爾思勢不可留吾不能負劍辟咡踦閭而語又不能如影逐形步步隨汝二解乃染我筆寫牽衣狀乃擊我缶聽而翁唱顧江水湯湯兒行無恙尙愼旃哉有白髮倚門而望三解不必陟岵而開卷見父不必趨庭而如聞叮嚀登思子之臺兮何月色之皚皚兮讀庭誥之文兮甯若此之清且眞兮四解

太守沈硯圃有雙松甚古予乞其一而謝以詩

黃山之松黃堂舞終日松濤亂官鼓先生本抱歲寒心對此益增毛髮古山人一見驚且誇稽首拜乞嘉樹嘉先生贈松如贈劍留其干將賜莫邪一盆舁至滿庭綠瘦蛟崛強蒼龍伏頗似當年我挂冠帶得紅塵入幽谷滿山梅竹避下風嫌渠曾受大夫封我獨摩頂戒剪伐當作甘棠憶召公

惆悵詞二月二十八日作 有序

周氏姬待年女也畜養吳門爲友人索贈去已而不安於室仍以見還則有身矣爲賦惆悵詞四章仍歸友人

無計奈花何匆匆細馬馱珠纔還合浦笛又送同波草色長亭雨鶯聲子夜歌關心小楊柳生就受風多

東君太游戲一笑送春來那料蘼蕪草先含荳蔻胎留仙裙宛轉解珮月徘徊到底樓羅歷前生註幾回

記否碧城坊盈盈步畫堂分箋教認字剪鬋待成妝蘭槳三江月蓮燈五夜霜今宵成底事只剩縷金箱 姬留一箱

老去江淹筆飛花繞不休尋春頻入夢行樂轉生愁落葉隨風去垂楊逐水流二姓平生惆悵事強半在蘇州

記得

記得當年侍絳帷春風楊柳共依依一生不肯離花住半醉常教踏月歸東閣酒痕衣上在西園燈影夢中違如何白首傳經客不及金堂燕子飛

故人劉魯原起官甘肅以乘風破浪圖屬題

西涼地勢青天上萬里長風沙作浪劉侯將往索題圖我未揮毫先惆悵憶昔長安聽雨眠彼此金鞍美少年卷中鬚鬢何曾有燈下杯盤尙宛然揮手一爲別蒼茫事難說大海幾回波落花萬重雪君拖墨綬領橫塘予亦尋春返故鄉同談往事燒紅燭代殺仙符捉鳳皇 事見引鳳曲 此時面目圖中好誰知人向圖中

老誤入桃源走逆風船篷吹墮烟帆倒捲淚重來氣轉雄昆明刼後此心空半生披髮橫磨劍竟挂崆峒第一峰男兒愛聽甘凉曲全家飽啖黃羊肉會看西域起班超那羨南朝有宗慤三十年來一故人陽關不唱已沾巾況今真個陽關去爭使歌成不斷魂

賀熊滌齋先生重宴瓊林詩

東風吹老大羅天鴈塔題名六十年聽說瓊林傳盛事一杯春酒待神仙　賣錦堂前笑口開自鑄金字上牙牌關心入座榮封貴爭及三朝進士佳　蒲輪擬向帝城行銅狄摩挲眼倍青扶杖曲江風裏立開元說與後生聽　半披半曳舊宮袍回首鈞天夢已遙一個貞元老朝士杏花相見也魂消　小刼華嚴事渺茫一塲春夢比人長宮娥有認先生者定戴麻姑兩鬢霜　小西湖畔水鱗鱗照影休驚白髮身笑問當年馬蹄疾紅裙看殺是何人　如此科名有幾公　熙朝人瑞許誰同玉堂銀管三千筆好寫恩榮　國史中　三百霓裳出上林靈光南望白雲深大中丞是年家子寫到名箋笑不禁公長子巡撫浙江　我亦瓊林折一枝卅年未滿鬢先絲他時倘有重來分還乞先生數首詩

題史閣部遺像 有序

像為蔣心餘太史所藏并其臨危家書都為一卷書中勸夫人同死託某某慰安太夫人末云書至此肝腸寸斷

每過梅花嶺思公淚欲零高山空仰止到眼忽丹青勝國衣冠古孤臣鬢髮星宛然文信國獨立小朝廷已斷長淮臂難揮落日戈風雲方慘淡天子正笙歌四鎮調停苦三軍涕淚多至今圖畫上如盼舊山河且喜家書在銀鉤字數行凄涼招命婦宛轉託高堂墨淡知和血篇終說斷腸當時濡筆際光景莫思量太師留畫像交付得歐公展卷人如在焚香禮未終江雲千里外心史百年中怕向空堂挂霜天起朔風

送嵇拙修大宗伯入都

尚書將還朝招我遠爲別道是再見難一面千金値我聞茲言悲恨不生羽翼又恐相送時離愁轉難抑不如賦驪歌遠寄數行墨下言鄙人懷上言君子德如彼車上鈴有聲在公側　我昔罷詞科落魄長安街橫山趙夫子向公稱我才公道人亦好非獨其文佳春宵許移榻秋月同銜杯獎借公卿間掖我登蓬萊贈以雙南金資我走風埃人生出身處沒齒難忘懷況乃大賢人重疊加栽培知恩心不老報恩身已衰豈徒我身衰公鬢亦盈腮當時兩年少朱顏如嬰孩誰知三十年風輪不停催耿耿前情重茫茫後會乖雪涕向公詢可有來生來　中天一卿月皎潔紫微旁海內數正人錯落羣生望公爲大宗伯丰采冠巖廊今將行赴都如鳳升朝陽宰相公家官於漢爲平當節鉞公家物於唐爲贊皇平生以識重自許非尋常當茲明良會努力賡虞唐玉性既縝栗金心益老蒼末路日以愼晚節日以香賤子甘邱壑無能効匡襄但見年穀豐知公調陰陽　平生授經者公家一郎君其時甫七歲朝夕與我親小字呼熹官翩然獨角麟果然入玉堂高步青天雲聞其好學甚手不離典墳古人於文字所重在傳薪我自挂冠來著述窮朝昏於詩兼唐宋於文極漢秦六經多創解百氏有討論八十一家中頗樹一幟新惜哉韶光逝傳者無其人未免思公子吾意欲云云王筠讀沈賦李漢編韓文庶幾師友事垂輝映千春待渠趨庭時公爲語殷勤

過丹陽船凍不行悶而有作

此風吹水水成石波濤無聲兩槳直天公欺人行不得將船封入水晶域長篙巨斧難摧堅鑿之空空如下天千檣柴立萬口唱公無渡河聲接連既無焦家丸又無蜀井火疐前既不能跋後又不可望見東方一角紅知有朝陽來救我

答望山公見寄

兩年不聽簫韶響千里吹來老鳳聲三十六章珠一串人間天上兩關情　傳聞扈蹕侍　君王手挽

彎弓射白狼惹得從圍三百騎一齊驚看老平章　勑賜平泉草木新知公一到倍精神千紅萬紫來如海半是　君恩半是春　昇平無事早朝歸定脫朝衫坐釣磯可覺青山圖畫裏旁邊少個野鷗飛

記否西園夜氣清商量文史坐三更婆娑元老飄蕭客相對常如兩學生　淮浦依依送別秋高軒臨去怕回頭至今幾點彭宣淚灑向黃河尚北流　滄桑人事二年中欲說頻教眼欲紅惟有棲霞老松樹平安如舊只思公　柴門久不受人敲今日傳箋馬又驕留著門前馬蹄迹鄰翁看見也魂消

寄梅岑

衰年送少年後會渺雲烟況我升堂客如君幾個賢長河靑雀舫細雨菊花天彼此臨歧淚痕留絳帳邊

閱限無餘子甘心師老夫鳳皇毛自異才子貌尤都立雪瓊枝映看花鳩杖扶六年談笑處佳話滿江湖

別來勤學否落筆有千秋白髮高堂望蒼生我輩憂宮花待誰插閬苑及春遊莫負相期意人間第一流

荀令香才遠蕭樓迹已陳門闌流水響音鎖落花春每過頻回首相思倍愴神幾生修得到天性少情人

秋懷

西風吹我作衰翁瓦上清霜鬢上同惆悵空階看落葉樓臺一半夕陽中　落日空山何處行猢猻贈與一枝藤平生不說維摩法竊覓黃花去訪僧　荷葉披披剩半塘自尋紅樹步斜陽誰知垂柳風流性轉比高梧耐得霜

客至

看山終日踏雲立忽聞竹外叩門急手整衣冠出見賓鞋底還粘幾黃葉　厭聽人詢得子無些些小事莫關渠逍遙公有兒孫累未必雲煙得自如

除夕讀蔣苕生編修詩即倣其體奉題三首

除夕袁子歌不止聲如爆竹震人耳老親驚疑小妻覰案上一編蔣太史問我胡爲愛若此我道其詩竟

莫比白虹一道當空起千流萬轉仍繞指走入先生輔頰裏片片蓮花開舌底其大難摹幻難擬天之蒼蒼海瀰瀰前有蛟龍後虎兕長繩三丈走若矢縱得七尋橫九趾倒拔鯨牙曳牛尾五十三參智慧理七十四變女媧體都來供給管城使遇小敵怯大敵喜四海才人鼓聲死先生大笑吾戲耳眼前拈來說便是非杜非韓亦非李卿胡愕眙不敢睨可惜老夫年衰矣旗鼓相當頗有泚但嗟奇才世有幾如仲達拔孔明壘長安公卿半委靡不解鈞天聽宮徵許其掉頭歸田里鍾山腳下寄妻子與余相交情娓娓果然四海習鑿齒自信當如丁敬禮轉笑當時陳無已渾身只拍西江水願讀千遍書千紙明日元辰大利市心香供奉從隗始　仰天但見有日月搖筆便知無古今宣尼果然用韶樂未必敷衍笙鏞音俗儒硜硜界唐宋未入華胥先作夢先生有意喚醒之矯枉張弓力太重滄溟數子見卽嗔新城一翁頭更痛我道不如掩其朝代名姓只論詩能合吾意吾取之優孟果能歌白雪滄浪童子皆君師否則三百篇中嚼蠟者聖人雖取吾不知吁嗟乎昆崙太華山自高終日孤踞殊寂寥其下瀟湘武夷亦足供遊遨　高君年少眼光好能以纏牽律詩老卷中丹書如蠶眠抉摘瑕疵存異寶曹瞞困周郎爲少節制師歐公畏後生正恐某在斯高君已獻瀛汙芹賤子更進芻蕘言勸君莫愛惜欲表孤花先剪葉勸君須愛惜千餅黃金一點墨西施亂頭粗服故自佳何不襂飾嚴妝更增色泥沙雖下夸黃河何如大海無塵但見珊瑚木難萬怪相惶惑俎豆終須刻苦爭至味還從蘊釀得君不見太清之中一微滓世間竟有雕蟲子又不見戟叉弓刀弄畢十八門不如老僧寸鐵能殺人

愁

白髮悄無語青山忽自低愁來如有路慣在夕陽西

相逢行贈徐椒林

酒杯愛其荊軻把唾壺慣招處仲打徐公三十恥讀書原是長安殺人者殺人何處敢橫行白日青天紫

禁城輕生如作暫時別放歸不感金吾情金吾邏騎欺少年青夯過酉青樓錢公聞命召某某至一重門入一重閉兩肩在盆酒在尊老拳如椎八十斤請擇於斯一任君鼠子侊侊驚且奔讋服三日聲猶吞君不見徐次子報仇甘爲呂母死又不見徐元直被髮堊面曾作賊家風如此傳雄豪可肯毛錐換寶刀千金贈與狡童馬趙四官一麾出看廬江濤廬江高城風蕩蕩排衙欛作千丈長朝編史論挾風霜春品丹青寄蕭爽湖海元龍氣已降旁人猶惱次公狂公乃笑吃吃替人惜眼光熒至看周處當官日不見朱雲年少塲握手秦淮交肺腑僧房小住聽鐘鼓臘後偷將鐵彈看燈前戲拔蛇子不舞强予踏濕遊倡家矗矗新樓大道斜一片香心消不得滿山代種幽蘭花蒙惠春蘭千本吁嗟乎相逢遲相識早世上英雄原不少袁絲袁絲可惜老

二月十六日蘇州信來道孀女病危余買舟往視至丹陽聞訃

哭壻纔揩眼未乾又教哭女淚闌干半年合沓三生了千里呼爺一面難獨活草生原命薄未亡人法轉心安只憐白髮無兒叟再喪文姬影更單　廿歲成孀四載餘輕塵短夢萬緣虛登樓無復迎爺笑理篋空存寄母書雙槳歸遲猶懊惱九原永訣竟何如從今齊女門前路一慟長囘墨子車

路上憶園中梅花

今年春色費相思小別梅花看女兒一路月明風定處輸他寒雀占高枝　曲檻疏籬小苑東花應深惜主人翁萬重香雪連雲起爭不開窗坐上風

再哭芷亭方伯

方伯葬後盜發冢取衾絞含珠其家適負官課未償山陰令獲盜即以其贓充抵

宿草青青久失羣佳城鬱鬱聽傳聞摸金竟有曹瞞尉上表誰修卞壼墳底事長眠偏覺曉想眞九死不忘　君玉魚銀鴈輸官庫還策尸臣未了勳

謝茗生校定拙集

自愛詩如百煉金多君辛苦賜神針姓名敢作千秋想得失先安一寸心天上月高花照影海邊絃絕水知音如何六代江山大夢裏空存二鳥吟茗生夢贈予詩有三春花鳥都陳迹六代江山兩寓公之句

永公子竹巖吳門花燭詩

公子三春打槳忙秦樓甥館在橫塘遙知一路簫聲好先有紅雲護女牀　靈簫墨會本天親空谷寒山正好春珍重玉臺雙管筆吳宮花草待詩人　鏡檻珠簾十二重畫眉分得讀書功海棠紅雨酴醾雪人在濃香淺夢中　金字書銜玉篆牌三公門第五雲開幸虧郎有天人貌多少吳孃看壻來　紅豆同吟未一年香車小別水如煙南來倘有文鱗便寄我房中曲一篇

題嵇公子皇華冊後

我昔適館尚書家公子學語纔牙牙時拋竹馬來聽講强嬲先生代折花我今來飲尚書酒公子捧檄滇南走一家珠玉詠皇華萬里風雲生馬首相逢不覺兩相驚一句寒暄隔一生回頭夢裏徵前事脫口猶前喚小名尚書服闋　天家召公子行將還六詔一個留侯門下人臥起商山成獨笑磨墨題詩意惘然祝君指日作南遷者番一別儂衰矣此後難禁三十年

畫

處處種幽蘭朝朝對牡丹主人心未足自畫一花看

題畫蒲萄應硯圃太守命卽以送行

廣文吳君筆墨超不畫苜蓿畫蒲萄太守得之興更豪命我題句加龍韜我乍展觀葉尚搖嘆此神技渠獨操厥草惟夭厥木喬高者龍牽雲外飄低者貉縮犴中條欹者墮者紛相遭勢或小斷影忽交弱蔓疎

蟠螭瘦蛟艾藍染碧蚕絲繅露之湛湛風騷騷大珠小珠天上拋金丸萬點眼欲燒疑坐華林朱雀橋百七十株歌椒聊又疑張騫大宛逃手持奇樹來相招權火初升井翠阜誰知妙腕揮銀毫筆花怒生東海潮墨濃作果淡作梢只可落紙生烟飈無能登盤供老饕恰如虎鬚鬆且牢松鼠欲偷空目勞嚴霜驚風影不凋奚須暮景愁邊檄太守俸滿將入覲請攜此幅馳丹霄長途眼飽慰寂寥長安贈客當瓊瑤君不見孟佗一斛遺巨貂涼州頃刻麾旌旄

六月望日蔣侍御用庵龔司馬雲若並竹巖鐵崖兩公子聽琴隨園得渡字

良友如青琴知音最難遇有友復有琴芳辰忍虛度當暑陳金尊羣仙來玉步泠泠七絃希落落五星聚通風撤重簾置席傍高樹曲外時聞鶯酒中微墜露忽然殷輕雷疎雨洒薄暮天知客欲遊為涼花間路月出藕香斂波明山影渡

次日集公子瞻園觀藏鈎之戲待龔司馬不至與蔣御史用庵陳處士古漁伍理問敬堂嚴茂才憩堂分得下字

瞻園公子儒林亞門第金張詩鮑謝堂高九仞召長風飲集八仙消短夜初將印篆考琳琅雀籙雞碑堆滿架繼將藁飫訓官廚不許酸鹹略假借脫略苛禮去冠巾圓几團團圍水榭新荷媚客送花香古樹爭天穿石罅想緣賓主氣如春竟使天公忘作夏東臺御史帶詩來北郭先生遺人迓巖助神交欣始接伍舉班荊來更乍可惜龔舍學蜘蛛不降江州司馬駕方敲銅鉢擘詩箋突出幻人弄杯斝祕戲堂前傀儡陳高談舌底銀河瀉五十餘鈎高映藏千二百曉玉女詫睒睒萬目躍鴝鵒簇簇交兵鬬甘蔗仙老盤空取酒回書生籠重將鵝卸非關技巧愛俳張直為文心通變化挂角羚羊理可參龍魚有路知誰跨昨君飲我今飲君晉文如繼齊桓霸莫愁勝會傳江城但恐洛陽高紙價海內騷壇有幾人努力兩郎君足下

寶刀歌為雲若司馬作

雲若司馬亘英豪磨墨捉我題寶刀此刀不許俗筆寫也須筆健如刀者拔鞘相夸風滿庭將拔未拔刀
先鳴雷光燚燚射窗冷芙蓉飄飄上手輕伸則鏗然屈則轉從古英雄善舒卷海上長鯨見汝愁月中丹
桂爲誰短精鐵鎔成歷幾年孟勞身分壓龍泉可磨巴漢三江水可走哥舒萬里天摩挲擬叩金鐶問吾
戴吾頭不敢近今年六月如秋涼疑是刀來照此方吁嗟乎神農藥堯舜法一半生人一半殺不如君家
此物知恩仇不報仇時繞指柔

對菊睡去

白髮雙趺坐黃花四面圍夢爲蝴蝶去猶繞冷香飛

贈蔣用庵侍御五十韻（侍御以揚州聽請事罷官制府高公聘修南巡盛典）

南巡修盛典東觀聘名流豈料烟霞客相知三十秋班荊方促膝感舊轉回頭往日雲龍逐長安鐘鼓樓
僕裁簪筆笏君未脫巾韝似玉葭初倚非膠漆竟投芳花飛滿齒襐飾炫輕裘藩邸招枚乘儒林愛阮修
梁園乘馬出陳榻剪燈留魯酒同斟酌吳歌各唱酬清談兼晉魏高論極商周說士甘於肉（今陳司馬長卿劉少宗伯
映榆皆公所薦士也）攀花笑作籌露臺人坐月竹塢雨鳴鳩漏盡僮先睡賓歸帳未收兩回送行客佳句滿皇州城
寫金蓮燭官夸白板侯情深雲宛轉語妙玉雕鎪賤子淹西陝先生拜冕旒蓬池追後步柏府控前騶
合口椒非毒知時鐵最優聲華推鮑謝汲引重韓歐天上文星動黔中使者遊珊瑚歸密網瘴嶺入清謳
前歲京江過逢公宅母憂長河齊解纜舊雨喜聯舟山好期同泊風催不自由誰知雙槳別忽報一官休
誤跨揚州鶴驚騎卽墨牛陳湯雖匄貸毛伯敢徵求罪薄君恩重名高衆口咻未曾歌得寶枉自嘆包
羞磬帶終朝褫龍華小刦周長沙來賈誼史局仗班彪大府供儲待鴻文廣輯搜省方周頌載封禪漢廷
諏古奧三盤似高華二典侔勞甯妨嘯詠暇可訪林邱有子堪堂構隨翁共拍浮鍾山原姓蔣江表且依
劉（戲劉睦堂）水館涼先得溪橋笛最幽食經崔浩著詩律老元偷（公善治具）久已忘三黜從何詠四愁松牕聽鼓瑟

薇署看藏鈎不改憐才性頻爲推轂謀（謂古漁）故人能有幾宿疾可全瘳老樹花應密新秋雨太稠銀河槎漠漠身世事悠悠安石終當起斯言信我不

秦礀泉學士見和前韻再倡四十二韻奉贈礀泉

萬樹秋風裏千行珠玉飄貞元老朝士長慶好歌謠肯把軒轅律來賡嬴女簫華星編作字翠羽織成綃角可羚羊掛神如獅子超長吟心欲折感舊夢相撩昔作吳公尹曾將賈誼招才原夸鸑鷟賦毎愛鵪鷯魯國諸生隊秦淮明月宵有花皆宴會無酒不攀邀燕寢燒紅燭康郎唱綠么（學士舊贈有忘是將軍門下客公然仔細看康郎之句）分箋同擊鉢奪錦各藏標楷法銀鈎劃刀痕玉篆雕至今諸手迹猶自寶山椒儂乞文園病君揚冀北鑣一聲雷拔地雙翮塞盤鵰斫桂方礱斧投壺竟得驍百花頭上立匹馬殿前驕漢策占廷對唐詩重早朝青宮召疏廣丹禁走韋昭禮樂三雍擅文章六律調不言溫室樹敢負侍中貂斑管西清筆牙璋東海軺名經千佛選驛路八閩遙網得珠盈篋鏘鳴玉在腰祥金方躍冶雛鳳更凌霄同拜堯階日齊聽舜樂韶談遷眞父子瓌（礀）兩宮僚閶闔將飛入雲天忽首搖高堂八旬近烏鳥寸心焦乞養辭明主歸裝趁早潮潘輿扶宛轉蜀纈舞飄颻露柳啼鶯夕風梧散葉朝青溪新蠟屐蓬海舊山樵（學士號萊山）逢訪我來花塢穿雲到板橋廿年如水逝一見倍魂消喜說門生貴驚看老鬢凋古歡情耿耿野步竹蕭蕭坐久談詩細山深引興饒懽呼采蓮子苦勸置烟艄掃徑難忘蔣（謂用庵）閒情愛和陶陽春聞郢客焚研學君苗難得琴相賞何妨戰屢挑投瓜如肯報引領盼瓊瑤

嘲雲

自我入山深一椽少人借可奈避風雲偷宿茅簷下

題高南澗哭筠兒詩後（筠兒姓薛吳下人貌美能吟有上馬不知身落後貪看山色又回頭之句送南澗入都卒於保定）

非關子晉愛吹笙花底原難活一生聽詠游仙傷往事櫻桃紅似小星明　曾熏龍腦護朝衣曾走邯

鄭馬似飛半路落花風裏別長安同去不同歸　一編香墨剩遺珠舞雪回風妙有餘絕好齊梁詩弟子不教來事沈尚書

題葉花南庶子空山獨立小影

先生畫一叟獨立空山中自言不類我恰是花南翁花南自有貌明妃自有容秦鏡尚難描畫者何能工聊取丹青意寫我蒼莽胷六經三千年人人相搜窮誰能絕依傍精思與聖通此叟獨不然立言開屯蒙物高影自孤人高境自空有時仕於朝獨擊虞廷鐘有時使於外獨揚先王風今乃　予告歸立教教江東所佩必芳草所撫必喬松題像獨命我不肯交凡庸我亦自立者愛獨不愛同含笑看泰華請各立一峰

九月十一日夜

鵂鶹避燈上樹巔霜葉驚風走窗入人聲睡盡漏點明秋色將歸蟲語急五十初衰一老翁月中照影空庭立

和何南園七夕詩即以其姓爲韻

今年最是牛郎好七夕佳期兩度過烏鵲橋塡原有路銀河秋老更無波也知天上情難了未免人間巧太多我爲雙星慶遭際比尋常會覺如何

頌眼鏡 三年之中忽喟忽頌傷老之速也

老眼忽還童雙睛出匣中春冰初照影秋月已當空細字黃昏得孤花薄霧融今生留盼處敢不與君同

十月九日席武山別駕招同蔣用庵侍御姚雲岫觀察沈研圃太守高廟賞菊得秋字

洞庭席使君招我蕭寺遊其時十月霜萬木風颼飀高花忘是菊低屋疑是舟入屋花齊眉攀花屋打頭同來看花者半是東陵侯無官人自淡有酒山更幽異哉種菊僧力與天公侔層樓五雲起四時花不休

坐中愛菊人各各向僧求我意殊不然屬僧爲我留待至赤日夏求取黃花秋薰風吹隱者花中有巢六
晚香偏早聞豈不高一籌僧意以爲然衆贈獨我不歸途塔燈明月華如水流

答李氏兩郎見寄（一名煌一名燧河間人）

三秋別離鳳一夕得璐章詩學如斯好身材幾許長問年纔典謁開口即宮商不信風騷運隆隆起北方
衰年傳道急後起得人難抱此千秋業今朝一笑看瓣香君問訊老淚我闌干（來詩有閉戶著書今幾許瓣香心事屬何人之句）

莫忘門風好遺文獨序韓

哭王介祉（介祉名祿常熟人長於歌行有梅村風格爲人擢記室卒於漢陽見贈有重重著述皆千古草草功名只十年之句）

管輅原知天黔婁可奈貧遠遊非得已客死太酸辛貌寢難兼福才高轉累身瀟湘一江水從古弔騷人

題朱南湖觀察學稼圖

作官須作大司農作家須作積穀翁養民養身原一事世間達者惟朱公先生再仕心再化轉漕東南更學稼開府見公棨戟前開卷見公松樹下遠山蒼蒼畎澮平童子五六嬉春行先生高坐頻指點烟裏叱牛如有聲自言家本山陰住未曾弱冠爲官去敢把三農忘故鄉常將一飯思來處我與公交三十年知公種得好心田有兒肯構堪終畝有歲常豐可信天前年被逮長安道鐵鎖鋃鐺公不惱有如飛雹過良苗轉使疾風知勁草從此行行總順帆好風好雨住江南一言我恰低聲問官味何如穀味甘

仲冬二十九日高制府招陪蔣侍御西園觀劇即席賦謝兼懷望山相公

風靜三江繡纛高鶴書蒙把野人招堂無漏鼓鐘能報（几上兩鐘自鳴）座有笙歌酒易消一個詞臣談典禮（侍御憶南巡盛典）千秋法物認瓊瑤（出貢玉命加品定）更頒甘旨教遺母勝捧仙雲下九霄

取來詩扇席間看十四年前墨未乾舊物尚存驚我老愛才如此嘆公難想開東閣人何遠忍醉西園歲又闌一襟銜恩兩條淚不禁振觸到眉端

答人問隨園

想送隨園到汝前商量圖畫與吟箋畫來不若吟來好元九曾夸白樂天　北門橋轉水田西路少行人鳥漸啼遙望竹雲遮半嶺此中樓閣有高低　四圍有樹總無鄰孤塔臨風獨倚門最是一株銀杏古參天似表此山尊　卍字長廊接綺寮繞廊流水影迢迢遊人知住杭州客湖上雙堤又六橋　澄碧泉清足浣紗相公題作小樓霞怪峯壓屋似堆浪銜著幾叢丹桂花　夫容楊柳種千行半拂溪流半繞塘爲有池蓮開並蒂水中亭子學鴛鴦　廿三間屋最玲瓏恰好梅開坐上風霧閣雲牕隨步轉至今人不識西東　五色玻璃耀眼鮮盤龍明鏡置牆邊每從水盡山窮處返照重開一洞天　插架琳瑯萬卷餘商盤周鼎鎖相於時時縹帶琮琤響風意如琴有異書　一房纔畢一房生鎖日房中屈曲行窗外風聲簾外雨主人只是不分明　綠淨軒中草色含水晶域外露華酣忽然四面空青色第二重天號蔚藍　紅雪嵰山四季紅不開花日與開同方知天下春歸處都在先生此屋中　此外經營力不支儘將隙地變荷池有時瀑布空堂走臥著匡牀理釣絲　溪流南去板橋分不住幽人只住雲六角松亭半山望丹青一幅李將軍　烟波深處置輕航掠水穿雲意自將憑著春風吹上下料應流不到他鄉　戲點春鶯挂樹梢萬重星斗盪烟濤魚龍出沒金銀海那覺當頭碧月高　闌鶴疎籬手自栽更添鹿砦傍西齋亭臺不厭千回改畢竟文章老更佳　愛將樓閣自家看每上山巔獨倚闌嘆息天心非草草安排此處老袁安

送用庵歸毘陵

自君來金陵累我增僕夫數日不相見便欲呼肩輿自我來君所累君苛庖廚一味不適口主人先叫呼金陵大都會君來修官書赫赫宮傅駕雙雙仙令鳧黌宮生徒秀梨園子弟都爭先博君歡置酒爲君娛僉曰先生賓其惟隨園歟隨園與先生蛩蛩附駏驉彈琴先置瑟擊鼓方吹竽迎君必我召招我必君俱

其旁有老叟乾笑大軒渠道此兩人者風裁亦頗殊其一高徯亢究究而居居其一太邱廣行潦納潢汙
胡爲投漆膠不肯離斯須我今送君行歌詩慰長途豈徒寫耿耿借此明區區我性愛華妙不甚喜書迂
人生隙駒耳何苦自囚拘君善修容儀玉佩而瓊琚家貧潤其屋人瘁澤其車皮屐必得所製袍必光軀
啖我如主孟好我如田蘇片時得膝促十日猶心愉安能禁雙趺不向君門趨我性愛文章刻苦窮錙銖
甘人刺要害苦人獻浮諛君能勒鈲掤犀照分瑕瑜有賞必搔癢有攻必彈疽自是君律細非關我心虛
安能獨囁嚅不共君唱喁況溯締交始實惟乾隆初君頭始任冠我頭未有鬚虞山相公家鎮日常相於
吾家狹廬中繹帷時屠需長安一爲別芳訊沈雙魚其間偶相逢半面仍驅驅今年大因緣風吹聚一隅
豈非蒼蒼天念此兩人孤與以今年密使補往年疎邊檫增晚景隊歡償春餘一日當一年猶恐難消除
如何無多日君又歌驪駒道已畢正臘千金買須臾豈不欲濡滯未免思妻孥我老畏聞別淚落如連珠
三十年爲世此義本先儒人生有幾世君其知也無前別已然矣後別能禁乎痛定而思痛石人應欷歔
今夕復何夕小室圍金鑪照窗驚積雪照雪驚頭顱明知君不飲姑勸盡此壺離腸兼老懷不醉難模糊

續詩品三十二首 有序

余愛司空表聖詩品而惜其祇標妙境未寫苦心爲若干首續之陸士龍云雖隨手之妙良難以詞諭要所能言者盡於是耳

崇意

虞舜教夔曰詩言志胡今之人多辭寡意意似主人辭如奴婢主弱奴强呼之不至穿貫無繩散錢委地開千枝花一本所繫

精思

疾行善步兩不能全暴長之物其亡忽焉文不加點興到語耳孔明天才思十反矣惟思之精屈曲超邁

人居屋中我來天外

博習

萬卷山積一篇吟成詩之與書有情無情鐘鼓非樂捨之何鳴易牙善烹先羞百牲不從糟粕安得精英曰不關學終非正聲

相題

古人詩易門戸獨開今人詩難群題紛來專習一家硜硜小哉宜善相之多師爲佳地殊景光人各身分天女量衣不差尺寸

選材

用一僻典如請生客如何選材而可不擇古香時艶各有攸宜所宜之中且爭毫釐錦非不佳不可爲帽金貂滿堂狗來必笑

用筆

思苦而晦絲不成繩書多而壅膏乃滅燈焚香再拜拜筆一枝星月驅使華嶽奔馳能剛能柔忽斂忽縱筆豈能然惟吾所用

理氣

吹氣不同油然浩然要其盤旋總在筆先湯湯來潮縷縷騰烟有餘於物物自浮焉如其客氣冉猛必顛無萬里風莫乘海船

布格

造屋先畫點兵先派詩雖百家各有疆界我用何格如盤走丸橫斜超縱不出於盤消息機關按之甚細一律未調八風掃地

擇韻

韻百二一羲帝豈盡甘韻八千字入何亂探次韻自縶疊韻無味鬬險貪多偶然游戲勿五缶撞而銅山鳴
食雞取跖烹魚去丁

尙識

學如弓弩才如箭鏃識以領之方能中鵠善學邯鄲莫失故步善求仙方不爲藥誤我有神燈獨照獨知
不取亦取雖師勿師

振采

明珠非白精金非黃美人當前爛如朝陽雖抱仙骨亦由嚴妝匪沐胡潔非熏胡香西施蓬髮終竟不臧
若非華羽曷別鳳皇

結響

金先於石餘響較多竹不如肉爲其音和詩本樂章按節當歌將斷必續如往復過簫來天霜琴生海波
三日繞梁我思韓娥

取逕

揉直使曲疊單使複山愛武夷爲遊不足擾擾闤闠紛紛人行一覽而竟倦心齊生幽逕蠶叢是誰開創
千秋過者猶祀其像

知難

趙括小兒兵乃易用充國晚年愈加遲重問所由然知與不知知味難食知脉難醫如此千秋萬手齊抗
談何容易著墨紙上

葆眞

貌有不足敷粉施朱才有不足徵典求書古人文章俱非得已僞笑佯哀吾其優矣畫美無寵繪蘭無香
揆厥所由君形者亡

安雅

雖眞不雅庸奴叱咤悖矣曾規野哉孔罵君子不然芳花當齒言必先王左圖右史沈夸徵栗劉怯題糕
想見古人射古爲招

空行

鐘厚必啞耳塞必聾萬古不壞其惟虛空詩人之筆列子之風離之愈遠即之彌工儀神黜貌借西摇東
不階尺木斯名應龍

固存

酒薄易酸棟撓易動固而存之骨欲其重視民不佻沉沉爲王八十萬人九鼎始扛重而能行乘百斛舟
重而不行猴騎土牛

辨微

是新非纖是淡非枯是樸非拙是健非麤急宜判分毫釐千里勿混淄澠勿眩朱紫戒之戒之賢智之過
老手頹唐才人膽大

澄滓

描詩者多作詩者少其故云何渣滓不掃糟去酒淸肉去洎饋甯可不吟不可附會大官筵饌何必横陳
老生常談嚼蠟難聞

齋心

詩如鼓琴聲聲見心心爲人籟誠中形外我心淸妥語無烟火我心纏綿讀者泣然禪偈非佛理障非儒

必之孔嘉其言藹如

矜嚴

貴人舉止咳唾生風優曇花開半刻而終我飲仙露何必千鍾寸鐵殺人寧非英雄博極而約淡蘊於濃
若徒象繆非浮邱翁

藏拙

豐贏脣縮天不雨隆如何弱手好彎强弓因響徐言因跛緩步善藏其拙巧乃益露右師取敗敵必當王
霍王無短是以無長

神悟

鳥啼花落皆與神通人不能悟付之飄風惟我詩人衆妙扶智但見性情不著文字宣尼偶過童歌滄浪
聞之欣然示我周行

卽景

混元運物流而不住迎之未來攬之已去詩如化工卽景成趣逝者如斯有新無故因物賦形隨影換步
彼膠柱者將朝認暮

勇改

千招不來倉猝忽至十年矜寵一朝捐棄人貴知足惟學不然人功不竭天巧不傳知一重非進一重境
亦有生金一鑄而定

著我

不學古人法無一可竟似古人何處著我字字古有言言古無吐故吸新其庶幾乎孟學孔子孔學周公
三人文章頗不相同

戒偏

抱杜尊韓託足權門苦守陶韋貧賤驕人偏則成魔分唐界宋霹靂一聲鄒魯不閧江海雖大豈無瀟湘
窔廈自幽亦須廟堂

割忍

葉多花蔽詞多語費割之爲佳非忍不濟驪龍選珠顆顆明麗深夜九淵一取萬棄知熟必避知生必避
入人意中出人頭地

求友

游山先問參禪貴印閉門自高吾斯未信聖求童蒙而況於我低棋偶然一著頗可臨池正領倚鏡裝花
笑倩旁人是耶非耶

拔萃

同鏘玉珮獨姣宋朝同歌苕花獨美孟姚拔乎其萃神理超超布帛菽粟終遜瓊瑤折楊皇華敢望韵韶
請披采衣飛入丹霄

滅迹

織錦有迹豈曰蕙娘鑄月無痕乃號吳剛白傅改詩不留一字今讀其詩平平無異意深詞淺思苦言甘
寥寥千年此妙誰探

小倉山房詩集卷二十終

錢唐袁枚子才

聞樹齋侍郎領威遠大將軍印鎮守北路寄詩奉懷

侍郎持節鎮樓蘭都護新開幕府寬我輩尙將儒者待朝廷久當重臣看贈來福相三軍喜傳出華年九塞讙立馬天山莫回首望鄉臺恐在雲端侍郎年未三十　想見趨庭話別離相公有淚敢輕垂從來効力沙場日卽是承懽膝下時充國行軍甯愼重班超見事勿稽遲祇今絕域皆州郡說與呼韓知不知　通家有客感離羣一障乘邊信屢聞麟閣行看君上畫燕山應待我銘勳新詩勑勑軍中曲舊夢橫塘水上雲倘奪焉支好顏色江南兒女要平分

侍郎和

羨煞香披九畹蘭謫仙到處水雲寬隨緣且自紅塵住厭俗頻將白眼看爲子買春渾得計以山作壽好承歡何如迢遞天涯客獨抱愁思渺萬端　阻隔關山悵遠離苦吟無那首低垂行蹤碌碌緣何事後會茫茫更幾時萬里寄書眞不易三年學步莫嫌遲邇來情景憑誰告縱使通家未得知　身如旅鴈少同羣消息親朋杳不聞敢望功名追定遠每因風骨憶司勳飄零舊雨疎新雨遮莫江雲恨塞雲漫向胭脂山悵悒儘多相思與君分

夜坐

夜坐西牕雨一齋眼前物理苦難猜燭光業已猛如火偏有飛蛾陣陣來　鼫鼠窺梁蝙蝠驚衰年猶是讀書聲可憐忘却雙眸暗只說年來燭不明

郊外過故人墓

郊外作清明垂鞭隴上行故人如白雪入土總無聲

戊子榜發日作一詩寄戊午座主鄧遜齋先生

九月十一日戊子秋榜懸門外車馬走徹夜聲喧闐羣官一簾撤諸生萬頸延得者眉欲舞失者淚湧泉恐此得失懷賢聖難免焉我今五十三登榜三十年翰林曾一入花縣曾九遷挂冠廿載餘萬念付雲烟惟逢榜發夕猶心動不眠棘院一聲鼓神魂與周旋並非望子弟胡爲情牽連祇緣少也賤歷嘗考試艱四上不中雋自信幾不堅未知今生世與榜可有緣於今痛久定思痛輒隱然苦記戊午歲待榜居幽燕夜宿倪公家（今冀江宗伯）昏黑奔蹮蹮道逢報捷者驚喜如雷顛疑誤復疑夢此意堪悲憐䑲䑲鄧夫子兩目秋光鮮賞我到榜上拔我出重淵敢云文章力文章有何權敢云時命佳時命誰究宣父母愛兒子不能道兒賢惟師薦弟子暗中使升天豈非師恩德還在父母前吾師在何處渺渺五雲邊見榜疑見師感觸涕漣漣有如駿馬老重對孫陽鞭又如燒尾魚重過龍門巔此恩此日酬陸莊懇荒田此恩異日酬兩鬢驚華顛不如歌一曲聊寫心拳拳無由侍絳帷且憑鴻鴈傳

同年王白齋司寇典試江南暇後有作

文星聽說下丹霄手把藜光照六朝一代金蘭曾共譜卅年雲海竟分鑣秋官氣肅冰壺朗桂子香深絳帳飄知道鹿鳴歌罷後定來招隱訪漁樵　無人不誦主司賢有客能談公少年棘院雨沾雙屐溼蓬山花探一枝鮮（乙卯同入闈苦雨後十年而公探花）倚來玉樹葭居後飲到雞壇酒占先此日八騶齊小住聽人情話晚雲天

答望山相公見懷

新詩讀罷儼鈞韶逸響隨風嶺外飄底事千年吹不斷人間天上兩枝簫　絢春園費幾平章老去看花興倍長料得手栽非小草舜葱堯韭禹餘糧　江隄楊柳太風流苦累東君憶不休爲道年來免攀折縱無風雨也低頭　偶過棲霞十月中樓臺非復舊時同老僧識我還迎我閒立斜陽問相公

甘棠人去樹難堪舊雨零星只二三聽說黃扉猶悵望白頭人唱問江南（白雲司寇蘊公作問江南曲）

落日

落日金盤大遙山未敢吞松根明細草天外表孤村似寫衰年意頻驚旅客魂今宵新月好未必便黃昏

新月

新月出天上長眉畫水中未能全夜白已覺衆星空扶上非關樹吹偏似有風與誰最相識含睇曲欄東

秋雨

秋雨太零星秋山不復青荒江雙槳泊孤館一燈聽落葉聲相雜涼蟬語乍停衰年當此夕宜醉不宜醒

春風

春風如貴客一到便繁華來掃千山雪歸留萬國花有情羅幔捲無力紙鳶斜慣送梅消息孤山處士家

揚州留別四妹

相逢莫怪倍纏綿不到揚州已四年兄鬢定教驚眼白妹賢依舊舉家傳書齋一榻呼鑪壚酒客連宵替我延且喜公然作姑姥手扶新婦拜簾前　赴宴朝朝沉醉歸累君相待夜眠遲已沉玉漏聽煑粥重剔銀燈乞改詩半刻偷閒談往事一聲說別問來期風寒日短吾衰甚此後行蹤江水知

拔齒

人生一小天齒動如地動初焉頭岑岑繼之神洶洶斜侵兩顴顴旁攪雙耳重爭長佯出頭攔道強阻衆一人既向隅滿座爲之恫一個既負矢羣鹿紛然鬨欺我老顛頷在家不食俸憎我傾膠談酸鹹多譏諷故使病聱牙舉箸如斃烝食哀家梨驚看鬼目䅟五漿五饋愁三嚌三咤痛我乃取蓍筮遇夬變之訟曰確乎可拔勿爲造物弄骨肉既已乖甘苦何必共周公誅管蔡季友除共仲早鋤當門蘭莫倚將傾棟果然楚鉗加去之如決壅啜汁免舌橋反脣得家鬨形殘神始王姦黜賢乃用口戕口既除嚼復嚼益縱

羣齒大欣然含笑一齊送

補齒

一齒既拔除窪然存一坎勢凹穲稏集百貨無不攬雖然寔能容奈其自視欿有客獻奇計道齒去最慘譬如列陣排隊缺眾始撼我能假後天截玉爲君嵌就齗裁闊狹伴翳殊斬斬縛以冰蠶絲試以五和糝鬜伯見不疑齲妻笑且頷亡何對食盤口柔自阿匼盧擂爲大鬱欲取先喪膽魚羊稱小邦亦復不聞啖有如螟蛉兒一氣終難感又如異姓王虎視終眈眈外強班雖齊內懦色已黯客道子胡然宜喜不宜憾世上利齒兒虛名孰可噉原非佐咀嚼只可遮觀覽試問畲然露道僞夫誰敢

題畫

萬里驚風浪拍天桅竿易斷纜難牽是誰獨立高峯上搖手人家莫放船

十月四日揚州吳魯齋明府招同王夢樓侍講蔣春農舍人金棫亭進士遊平山即席有作

魯齋明府今何遜高才管領揚州郡十月招人郭外遊風懷想見冷如秋一舟艤向惠因寺滿目天涯名士至分明此會似當年風景雖同人事異紅橋轉出水盈盈楓葉全丹柳半青金粉微銷存舊色龍華小刼動深情憶昔平山山最小狐兔荒墳雜秋草六龍兩度作 宸遊邱壑經營終未好權使雄心欲見才回山倒海起樓臺仙宮偷得鈞天樣赤手擎將閬苑來開門爛用水衡錢繪影傳圖不計年已把平沙成峻嶺更將斥鹵變流泉果然人力能移地始信湖山不屬天 鑾輿一過仙香在士女嬉遊紛似海酒氣烝爲十里雲燈光散作諸天彩一個監司盧大夫短身古貌白髭鬚手握牢盆能養士算清禹筴便刊書海內詩人半貧者一時麕至推風雅爭學彭宣拜後堂甘爲夫差作前馬夷門大會捧珠槃從此紅橋酒不乾自道歐蘇眞再世三賢祠內屢憑欄旗亭壁滿新裁曲上巳風和共采蘭二分明月笙歌易一片憐才意思難功成身退稱知足誰道危機有倚伏度支冊上紊王章例竟門前來鬼朴 聖朝不忍下歐刀

盤水鶯纓恩已渥潘岳閒居竟不終褚淵高壽眞非福一夕消霜萬瓦飄巢傾卵覆不終朝扈營轉覺馮驩拙金散方知疏廣高今朝酒客還盈座曾受恩人有幾個疊錯方聞東市行羊曇偏向西州過嘆息滄桑自古同河山如夢酒壚空主人也是多情者清淚齊彈渡口風

李郎歌 郎名桂官將往甘肅作歌送之

我聞李郎名十年去年吳下纔交言今年李郎來見訪握手方知郎果賢李郎色藝梨園中李郎行事梨園外不爲李郎歌一篇那知大有傳人在郎家舊住閶闔城折取天香作小名擫笛不吹銀字管歌脣時帶讀書聲受聘南州李姓家纏頭教舞玉鴉叉隻履偶停遊子足三春羞殺此邦花鏡中自惜紅顏好西施不肯西溪老直走長安隸太常萬人如海知音早上公樂部正需人選入仙班寵賜頻燕樓金屋難輕出花傍高樓易得春偶然城外笙歌集天上人來地上立分得星眸一寸光頓增酒面千燈色秋帆舍人二十餘玉立長身未有鬚把盞喚郎郎不起怒曳郎裾問所以郎言儂果博君歡寸意丹心密裏傳底事當場爲戲虐竟作招搖過市看一言從此定心交孤館寒燈伴寂寥爲界烏絲教習字爲熏宮錦替焚椒延醫秤水春風冷噓背分涼夜月高但願登科居上上敢辭禮佛拜朝朝果然臚唱半天中人在金鼇第一峰賀客盡攜郎手揖泥箋翻向李家紅若從內助論勳伐合使夫人讓誥封溧陽相公閒置酒口稱欲見狀元婦揩眼將花霧裏看白髮荷荷時點首君卿何處最勾留畢蔣熊姜當五侯御史用菴熊比部蔗泉姜明府某四子非爲講德論三生同上一鐘樓郎名此際雖風動郎心鎭日如山重一諾從無隔宿期千金只爲多情用嶽嶽高冠士大夫喬松都要女蘿扶日中原涉來營赙千里臾駢代送孥豈徒周雅稱將伯直可東京喚八廚笑他兒輩持錢易紛紛多作無名費誰肯如郎抱俠腸散盡黃金徧市義再入長安萬事非晨星零落酒徒稀惟有狀元官似故鋒車又向隴西飛年華彈指將三十身世蒼茫向誰說誓走天涯覓故人拚將玉貌當風雪會遲別早我神傷此後相思路阻長倘得令君香再接定傾老耳聽伊涼

長至前一日熊廉村中丞蔗泉觀察招同蔣心餘太史王田來明經陪侍封公滌齋先生小西湖夜宴

畫錦堂開北海尊尊前兩代白頭人八州作督仍爲子五鼎娛親更及賓池水影搖冬日煖蠟梅花鬭晚香新一陽那待明朝復此夕先看滿座春　洛社高風誰繼者多公雅志欲追尋盤無海錯存眞味座有塤篪奏雅音（蔗泉觀察首唱一詩）三主三賓鄉飲禮一邱一壑故園心謝公指日東山起轉惹閒鷗思不禁

哭阿良

三女性柔嘉名之曰阿良年纔五歲餘識字二千強每日清晨起抱書來爺堂授以唐人詩脫口中宮商爲之小講解口唯頭低昂人或譽聰明掉頭謙未遑與妹尤賓賓翺翔兩鴈行賜一粟半梨不肯先承筐牙牙呼妹來舉齒一齊相偶弄小鱗燧千日猶在箱待妹弄者失轉以己物償女奴或欺凌涕泣聲喤喤爺爲笞女奴含淚勸停榜須臾握餅餌依舊許奴嘗乳不戀姑姆周晬甘餦餭食不索珍怪粗糲皆引吭受教如影響趨善如風檣朝來何所戲持筆塗丹黃暮來何所爲剪紙作衣裳雖不中矩度亦頗具偏旁春秋大祭祀五鼓先嚴妝學作男子拜拱立東西廂達官長者來出見無倫張都鬚貌類爺誤認好兒郎方姬年四旬無出自感傷兒能解其意投懷喚阿孃慰憐過所生步步相扶將爺好治書齋古玩堆琳琅兒偶遊其中啞然道勝常一坐不肯起看爺治文章聞爺患齒痛手自進糖霜知爺夜未歸臥猶盼燈光豈獨性慈孝兼且態端莊瞳神如點漆額角亦正方僉云長成後其福未可量我雖老無子得汝愁竟忘扶愛汝手軟嗅愛汝體香非徒垂暮年借汝娛心腸兼冀他日死仗汝得埋葬何圖兩日間一病中膏肓駟馬不及追鐵室不能防曇花忽然落小刦成滄桑彩雲杳然散那待炊黃粱大母八十四兩手抱兒僵求醫更求佛鼻涕一尺長民母招兒魂登屋如病狂聲聲呼良歸哀音崩垣牆生母孕六月恨極以頭搶存者道如此來者尙何望爺讀萬卷書不解一藥方忝然作人父搏頰自懲創蒼頭來頓足鄰嫗來憑牀

都欲勸婉婉先自淚汪汪前日天雨雪堅冰滿池塘戲縛作銅鉦招汝敲瑱瑱今冰猶宛然汝身先消亡前年粱少宰爲雛鳳求凰我道太顯貴門戶敢相當今來作方伯汝又避何鄉昨日竹馬走今日小棺藏昨宵舞蹈處今宵涕淚場有汝何喧闐虛室生吉祥無汝何闃寂頃刻成僧房我怕聞哭聲但願早聾盲朝出猶自可夜歸魂悵悵人生到此際五內生刀鋩明知大夢中何者爲彭殤其如情所鍾未能學蒙莊或汝悔女身棄瓦欲換璋故且入輪回再沐三桃湯可騎舊胎來金環猶未涼嗚呼然不然仰視天蒼蒼鄭侃女采娘悔作女身死而轉男以來名叔子見桂苑叢談

苔

各有心情在隨渠愛殺涼青苔問紅葉何物是斜陽

二　楊花

楊花與雪花一樣無心緒不管是何家隨風但吹去

相留行爲茗生作

金陵城六十里容不住一個茗生子茗生疏俊人一縱如脫韝衆人欲留之籧篨爲口柔我乃下筆不能休　皇帝甲戌年我遊揚州惠因祠壁上詩數行烟墨蒙灰絲掃塵讀罷踊三百喜與此人生同時尾書茗生二字已剝蝕其他姓氏爵里難考如殘碑袖詩走出廣問訊脣乾舌燥無人知滁齋太史張飲間提茗生名喜破顏道是我鄉西江一才子姓蔣名士銓意氣炯介秋霜鮮筆如牛弩摩青天善哉瞿所一物耳恰是心餘定甫茗生名字有萬千我訪茗生急如火誰料茗生早知我長安寄書來錦字重重裹從此瑤函來木札去飛遞烟雲不知數俄聞宴瓊林俄聞登玉堂果然我識青雲人逢人指眼自考張終竟我爲石戶農君依　玉帝旁相隔兩塵許不知君貌之肥瘠與君身之短長椒山仙人降靈異灰盤大書擘窠字勸茗生早歸不歸眚將至茗生驚疑下庭再拜問歸所曰白門三重關竹籬穿不完此中居之安大

才藏槃槃茗生諸而起投袂具行李海中三山目不回視全艙書半艙米一母一妻三兒子新亭直上疾如矢老夫嘻嘻迎倒屣握手無他言君家蔣山相待已久矣君家一庭月我家一壺酒彼此間何闕欣然二五偶我因君而律嚴君因我而吟苦交易作嚴師相期各千古方恨不能構屋共君居鑿壁窺公狀徒看君乘山陰舟一年一別心惆悵胡爲乎不戀此間樂忽作西歸想韓愈云河大水深風淫淫也而君將安往周諺云大武遠宅不涉而君將安訪不如鍾山下奉花輿可以甯太夫人之起居十廟前聽雞鳴可以助雛鳳之清聲公子知廉能詩君忖度之留可肯我更爲君引例請君不記某年冬至前五日汗出如漿妖夢中敲入牖作遮須王頊刻絳旗羽節迎乃公阿孋苦留不得對泣拜北斗聲翁翁公然奪出九父懷留在世界海吹散鬼姿鬼馬如飄風鬱單天子近情尚如此何況朋友一氣相感通我詩雖不工較之佛經神咒將毋同君心雖不甯比之閻羅包老或有情以此留茗生茗生行不行

謝徐雨亭貽山轎

一兩山車賜野人勝他九錫捧朱輪橫陳尚帶烟霞氣敷坐剛容老瘦身惹我心窩思五嶽仗君遊且趁三春八騶何處傳呼響可許花間步後塵

題茗生皷佩圖

昔聞祝牧歌今覩皷佩像誰能爲此圖兩賢屹相向其一茗生公襜襜神采王雖披一品衣仙骨仍倜儻其一張安人莊嚴菩薩相雖秉婉孌姿志在青雲上其身字萬行絕節發高唱如史遷自序如列女書狀當作護身雲環肩生墨浪覽像我已欽讀詩心更仰人生伉儷和然後家業勑其如嘉偶希兩美難韻頏金釵雖千韋錦衾雖百兩苟無佳人佳依舊曠夫曠多公才莫嫉妒公福莫量可以學劉綱雙雙朝蓬閬可以學冀缺媞媞相饁餉我賽隨園圖將公石上放覺有此八容雲山幾跌宕我見龐公妻敢拜不敢望嘆息天人姿疇手非予誰古有笑契丹能畫相與將丹青雖古高宗圖費非余尚不如此圖佳願借作屏幛

子子孫孫看夫夫婦婦樣

紫雲曲爲饅川明府作

海棠一樹紫雲低公子多情照眼迷我是將軍肯開閤憐他妖冶謝征西　紅雪軒中對玉人定情何物最消魂一雙淺色金條脫解下檀奴臂尚溫　曾記香山放鶴詩的應勝在白家時臨歧替拭雙行淚好事三生杜牧之　戴上新妝卻故妝司空也斷九迴腸不知他日雙飛燕可記盧家舊畫梁

齒疾半年偶覽唐人小說有作

耳中騎馬兜元國齒內排衙活玉窠老去一身如渡海五官無處不風波

嘲柳

漫說多情楊柳枝替人別後管相思看他帶雨貪眠意壓損桃花尚不知

三月二十四日又生一女

五旬翁五年三夢投三瓦如迎鄉飲賓三壽作朋者幸而阿艮亡箕帚少一把不禁心惘然獨坐口侈哆明知齒就衰望子臺可捨何圖姬有身故意來相惹欣欣鳳將雛嘿嘿鐘又啞湯餅黯無色賀客詞亦寡頗聞金石文蜀中王子雅無兒有女三一妹兩阿姐出錢五百萬葬父平林下慰情良勝無陶公言是也人生天地間祥金常躍冶徐登女化雄任谷男變姹無物堪認眞有子何妨假權封雌亭侯高策贈鄉馬文裝妹喜冠武縛木蘭袴抱看滿園花一笑吾其且

南山有古樹

南山有古樹童童森海上一任風聲上下吹不隨草色東西向憶自月宮栽幾時移爲南國甘棠枝棟梁自笑不中用斧斤未許樵夫知秋風蕭蕭月七八青草吹黃黃草殺朝聞五柞漢宮傾暮說三花瑤島拔此樹偏教歲月長目閱滄桑心慘怛白馬甜榴孰與羣將軍一坐便傳聞偶有旌旗照顏色從無依傍立

孤根一朝甘棠留召公去萬目睽睽看此樹不慮心空螻蟻生祇愁才大文章露誰知此樹方槎枒角弓賦成色更嘉要知秋霜不能悴請看春日何曾花

偶作三絕句

小橋偶閒步一笑對斜陽高樹少低影冷花多久香　駭浪雖驚魚疾風不拔草人愁石季龍我道海鷗鳥　曾服嘉榮草聞雷頗不驚百花三月半一手指天生

悶

梅雨潺潺苦太多雨停其奈暑來何秋風盼到雖然好又送流年一半過

香亭年逾强仕纔生一兒從南陽寄信來云將嗣我喜賦却寄

家書未拆我先狂使者喧傳汝弄璋仙果遲生眞桂子桃花採纈趁河陽物希那便分嘉種珠好何妨照兩房慚愧吹塤先八日啞啞一瓦又登牀（兒生四月二日）　琴堂湯餅會華筵老我難來勸列仙眉目可能如汝好笑啼應已惹人憐芸香此日三千卷麥飯他年百六天不覺登時到心上祝兒長大望兒賢

贈江甯方伯梁瑤峯先生

江左雲仙降瞻園改姓梁承　恩來北闕帶雪別瀟湘舊日衡文處南朝選士場兒童多識認旌旆更飄揚夜不燃官燭箴堪勒太倉度支無長物燕寢有清霜藹藹春雲色溫溫旭日光偷閒愛金石索借到山莊鳥篆商丁父銅盤周穆王傳神眞宛肖落墨倍淋浪置驛通賓客聆音半故鄉排居愁屋滿分俸苦錢荒芍藥紅初放池蓮葉正芳詩人招沈宋（辛田笠田）記室聚姚張六一先生座三千弟子行張燈分嬖錦待月共傳觴問字穿花出題襟倚樹商平泉遊不厭東閣事方長賤子叨趨侍私心暗慨慷一杯當水石折載感滄桑憶昔園初到朱顏鬢未蒼中丞漢魏相（韓定國）詞客晉袁羊勸醉飛千盞徵歌闋百章樓臺無此好蘭菊比今香解脫銅符去依稀鴻爪忘西秦行惘惘東洛返茫茫宮傳來持節司空纘握璋（高託尚書）兩迎

鑾重起閣避雨更添廊均喜麻鞋入高談鎮日狂聰儒着結構絲竹聽鏗鏘惆悵龍門改蕭條馬廄涼黃鸝空識我白眼但窺牆官舍原如故雲烟那有常每拖小垂手愁過大功坊地轉文昌運天從我輩望百花頭上客八座紫微郎暫領中山府權開綠野堂風花爭舞蹈竹木盡軒昂願綴丹霄鶩多栽南國棠梧桐方寂寞未免戀鸞凰

檢阿良書箱得所識字箋淒然有作

阿娘剪紙阿爺書幾度辛勤膝下趨左氏嬌兒亡織素右軍殘帖剩官奴依稀連璅聲雖杳狼藉塗鴉墨尚濡當作冥錢燒與汝在誰家裏識之無

有誤傳予避人歸杭州者賦詩曉之

海內爭來問釣磯買山人采故山薇風高只說雲應返樹靜誰知鳥正飛小住隨緣都覺好虛舟涉世本忘機無端振觸還鄉夢惹我心歸身未歸

香亭信來聞予爲逐客戲寄一首

白下蹉跎二十霜正愁無計整歸裝果然逐客眞吾福如此西湖在故鄉

喜晤陶篁村 有序

壬申過良鄉和篁村題壁詩徧訪不知何許人後十餘年勞觀察宗發來云渠宰此邦同制府方公見此詩而愛之禁止店主圬去今又隔六年矣在粱方伯席上晤篁村方知蕭山人也姓陶名元藻告以故陶感知己恩而悲勞方兩公之已亡重賦二詩附錄於後

當日相思村店壁今朝相見菊花天同生此世原非偶聽說前緣各惘然有數才人天地內無端良會水雲邊也虧彼此吟懷健耐得人間十七年

錄篁村感舊作

匹馬曾從燕薊趨橋霜店月已模糊人如曠世星難聚詩有同聲德未孤自笑長吟忘歲序翻勞相訪徧江湖（贊作有江湖沿路訪斯人之句故云）秦淮河上敦槃會應識今吾卽故吾　三間老屋夕陽邨底事高軒過此門飛蓋翠搖新藾墨華鐙紅照舊題痕不教塲畫傭奴易便勝紗籠佛殿尊惆悵憐才靑眼客幾番剪紙爲招魂

寄賽英大妹

一鴈南飛信屢通幾行珠字到山中相期荊樹成連理同訂靑溪作寓公孝綽最奇諸妹好班昭原有阿兒風不知十六年來別可認飄蕭白髮翁　遠寄雙箋絕妙詞揮毫想在晚妝時侍兒爭捧三升墨夫壻權爲一字師朝與雲仙聯雅會（綠華諸姬爲小星之會）暮凭銀鹿弄佳兒全家福慧誰如汝月落階庭有所思

西安觀察沈永之誤聞余得風痺以狠巴膏見寄戲答一詩

風人自合生風病可惜南風還未競白傳風痺過七旬笑我年纔屆知命飛言如雨馳入秦觀察聞之眉不伸把我平生遙按脈風淫末疾非無因相如好色春滿房子雲刻苦窮文章身心兩費甯不匱風來空穴誰遮防觀察多情愛朋友欲覓紅膏寄元九聽得狠膏解治風一時賞遍射生手塞外擒來雙跋胡抽腸去皷投丹爐紅如丹砂膩若酥刀圭一七千金須正月十二天醫日致勛黃曆封題畢蠶眼細字加丁甯服之戒內須如僧紅塵一騎飛如矢老夫開函笑不止深感眞長秤藥情誤傳海上東坡死且收藥籠心忡忡三年蓄艾將毋同四禪天上我無分列子他年終御風

謝永之賜猞絨四端

蕙帶荷衣鷗鷺羣羽毛重假太殷勤房開錦匣三英粲恰好儂家四美分封寄定煩名女手剪裁猶帶華山雲細旃衣薄君情厚那羨唐宮百鳥裙

費宮人刺虎歌

九殿鼙鼙鳴戰鼓萬朵花迎一隻虎女兒中有有心人詭說儂家是公主公主姿容世寡雙色能伏虎虎心降笑捋虎鬚向虎語洞房請解軍中裝一杯勸一杯沉沉虎覺醉刃此小於菟下報先皇帝紅燭千條撒綖光白虹一道衝天氣妾手纖纖軟玉枝事成不成未可知妾心耿耿精金煉刺虎還如刺繡時一刀初刺虎猶縱三刀四刀虎不動帶血抽刀啼向天可惜大才還小用吁嗟乎城可傾山可平總是區區一點誠君不見滔天狂寇是誰斬霹靂不能美人敢

虎口行

入虎穴登虎口吾戴吾頭虎牙走欲囓不囓虎不如狗君不見太原守姓邊名大綬一解公願天人宰米脂闖賊故鄉公所治欲斬此賊計不得施不知若祖若父作何狀生甯馨兒急掘土中屍我欲見之二解壬午正月九日雪花如矢稱娖前行到三峯子二十三墳宰如也金椎丁丁啟三解撲面一條驚蛇翔張口呀呀吞日光髑髏青銅聲骨節黃毛長四山妖雲毒霧天茫茫四解碎其骨伐其樹腊其蛇平其墓純灰瀦沃雄黃燒馬通爇犛牛溲澆軍民聲如雷指日滅黃巢五解賊姻艾朝棟報賊賊大驚登時一矢貫目睛公還鄉賊入京旁人勸公逃公曰老母在何能行六解一路哭矣賊來捉矣騎蔟蔟矣母妻子女齊入獄矣縛公上馬獻闖王麾下萬目睒睒看掘墳者七解公自念丈夫死耳何悲哀但不知抽腸釘舌千炙五毒如何來八解過獲鹿出固關獰獰闖至黃衣冠一騎牽公上一騎搖手言大王屢敗眠不安莫遽奏王傷王心肝九解再馳再驅曰至壽陽邏騎十八漸不成行一騎大笑汝何不亡公乃狂竄轉覺心戰十解打背大呼驚賊追迴身面之是儈父持鋤想剝衣裾贈之以敝襦晝伏夜趨百險千虞而反其居十一解扣阿妹門疑阿兄魂抱老母慟母云是夢闖賊口小哆萬頭一齊墮汝何人斯交臂而過十二解聖
朝擢公五馬軒軒梨園演公觀嘆紛紛富貴壽考子姓如雲公書其事記辛苦我歌爲詩告千古但憑天眞畏虎十三解

拂水山莊三首

絳雲樓閣久棲鴉往事蒼涼足嘆嗟九廟冬青無故主半庭紅豆有新花綸扉物望三朝重生死人間一念差欲問溪邊江令宅斷煙衰草是誰家　謝傅何妨挾妓遊但須同樂也同憂年高斷體行春令官大降書占上頭老婢尚能憐沈約輿朝終覺薄楊彪桂林留守高陽相地下相逢一哭休　暮年文筆太頹唐也算昆明劫後霜才盡那禁墳小說君多還要事空王名場公論千秋月海內靈光半畝莊尚論從容當局苦爲公惆悵立斜陽

輓宮保方問亭先生

士有千金贈受之不爲恩常有一言加感之終其身我於太保公從未接清塵遽聞台星摧瞿然涕沾巾招膺有所思焚椒敢一申壬申過保陽縣令逢周君翼堂述公語渠語飜我頗殷勤道宰秣陵時能撫柔其民匪如文俗吏虔橋徒紛紛我感知己意郎欲趨戟轅其時公巡河無由登龍門厥後歲丁丑公家第三晁持公貽蘭闓命我題數言我乃敬規公樹蘭如樹人果能儲國寶何必數家珍公不以爲僭書來矜寵頻曰諸詩人詩不如隨園新嗚呼我與公一泥而一雲相隔既已遠相逢未有因何圖受公知極口褒津津政事與文學兩者交推袁如采小草花高風揚其芬如遊部婁間泰山忘其尊公爲范龍圖我爲蘇羅濱終身恨未見曠世情彌殷今夕靈旛歸受弔延諸賓緦麻三萬客海內走踆踆公之勳與庸九重有恩綸公之姓與名巍巍碑趺存賤子何復道執紼徒逡巡別焚一瓣香招公騎箕魂

同年沈文慤公輓詞

遭際詩人有如公古未曾鍾期逢　聖主堯舜作吟朋上壽百齡屆高官一品膺青宮太師號身後尚追稱　六十未登第孫宏望已休誰知卅年運纔展九天秋桃李春官植湖山　予告遊榮華雖一夢含笑對松楸　詩律長城在羣兒莫詆訶梅花香氣淡古瑟雅音多海外求題詠　天章許切磋朝陽鳴

鳳去屢唱冷卷阿　三次同年者今存我一人蓬山分載酒紅藥共吟春又見晨星落空餘宿草新越鷄雛遠弔腸斷素車塵

哭張芸墅司馬

離離孤花明落落晨星曉其存本無多其去更覺少宣州有詩人六十未爲老一朝謝紅塵騎鶴歸華表粤海尚謳歌江山空文藻淒絕伯牙琴人亡音未了　甲戌春月好光滿棲霞山照我二人遊崖磴同躋攀分題佛香中折花小長干何圖此一別公乎不復還永訣如此易良會如此難茫茫十六年海水生波瀾惟有襟袖間淋漓墨未乾　我詩重生趣君詩重風格相朝千載後彼此留一席傷我老猶孤[illegible]跎鬖空白喜君公子賢瀛洲作仙客潘門既生尼曹家復有緒自然揚清芬永永傳無極但問楹下書年來若干尺

松下一笑

無端一笑對雲烟記得抽簪最少年松樹長高三十尺種松人尚未華顛

鐘

古寺僧歸佛像傾一鐘高挂夕陽明可憐滿腹宮商頌小扣無人敢作聲

舟

莽莽江天萬里濤一帆纔去一帆招儂家舟繫菁溪畔不采蓮花槳不搖

阿珍

阿珍十歲髻雙丫又讀詩書又繡花娘自怒嗔爺自笑不知辛苦爲誰家

小倉山房詩集卷二十一終

錢唐袁枚子才

高制府據鞍習勞圖二首

牙纛三江靜沙隄匹馬行宮袍春柳色玉鐙曉風聲　恩重心忘老勞多體覺輕停鞭想何事彊半爲蒼生　郎君裁總角膝下簇金鞍爲　國馳驅意教兒仔細看膽風須萬里捧日到雲端縱古凌烟閣丹青兩代難

二月二十一日紅杏半開劉養園進士移尊隨園招同定恆禪師魯南莊明府范荔江學博徐雨亭明經分韻得有字

杏花一笑紅破口知有詩人來置酒將賓作主主爲賓世事參差無不有劉安萬里黔陽來不獨愛花兼愛友近攜蕭寺紫衣僧遠覓詩壇陶謝手入山捭闔逞談鋒佳句高吟人某某其日東風吹不休疎蕊繁枝開八九朱簾有影漾仙霞細雨無聲潤碧柳虛此良會心悁悁一客分吟詩一首我向劉安莞爾言主更乞賓賓允否業已飲君酒百壺還想分君才一斗

方次耘公子招賞牡丹即席賦謝

郎君才調古終童髫齒能招白髮翁千片霓裳初著雨一枝玉樹正迎風堂因肯構春常早花爲臨池水亦紅嘆息蘇夔眞有子老懷傾盡酒杯中　記得初逢小鳳皇抱來爭及牡丹長風前摩頂渾如昨笛裏懷人又幾霜（尊人立岑委化四年）兩代交情花領略半欄燈影夢悠揚天公也似留賓者鎮日淋浪雨萬行

溫皆山吏部從江右入都過白門話舊

柴門有客鬢毿毿小住巾車半日談道對落花行不得故人一個在江南　長安此去路重經爲祝嵩呼萬不停三十五年前進士要談天寶與誰聽

岳水軒燒丹圖

盤古忽然死洪荒八一驚不料此例定千年難變更女媧欲救之煉石聲霹礰神農欲救之嘗草口不停伏羲欲救之畫卦欲說不說口啼嘤黃帝聰明聽然笑何必旁門探元妙轉夜作晝豈無燈將人成仙自有道造化未生我此權天所操造化既生我此身天已交君不見防邑已賜臧武仲據之尚且將君要何況自家性與命守之果固誰動搖勿從去處留但從來處取能將後天捨自有先天與水軒先生悟此機行年七十如嬰兒蒲團獨坐燒紫烟白毫光色沖青天龍騰雲而下降虎駕浪以飛鶱寓言十七巵言十九道書從古無眞詮此義茫茫向誰話口不能宣且付畫畫上題詩誰絕倫黃海神仙方道人（黃山人方自然年百歲餘）我無碧虛骨又無服散方蓬山一小謫人間三十霜作登遐頌懷孔子讀養生論笑嵇康覽君圖覺君好勸君珍祕枕中寶莫將此義被天知恐教十二萬年天不老

左臂痛

兩臂如雙槳無端弱、枝辭覺左氏得書與右軍宜擘妥雖堪擁霜螯難自持平生偏袒處想被汝先知

傅文忠公輓詞

捧日雍容三十年一朝星隕紫微邊恩雖外戚才原大病爲南征死更賢忽見 聖躬親奠酒更無內相力回天夕陽望斷貂蟬影羽騎黃門盡黯然（得夕見者惟公一人） 少年曾作霍嫖姚洗甲金川賦早朝銅柱千尋留絕域天章九錫下丹霄百官諾諾階前立甲第沉沉海樣遙如此榮華如此福和平兩字總能消 天威終到遲却南蠻奏凱歌竟勞上將走滇河旋軍事類趙充國曳足人哀馬伏波烟瘴那知公相貴 天威終到鬼方多送公魂入昭忠廟小阮猶提殺賊戈（謂明忠烈公） 下士無端哭上公此身雖賤感恩同談深各倚宮門柳手握難忘玉殿風白髮半生春夢遠青天一望慶雲空陰鄉侯去黃羊冷腸斷南陽老敬通

公愛誦枚臯襄勤伯詩一聯云男兒欲報君恩重死到沙場是善終蓋亦識也託尹制府聘爲記室

枚不能行感舊懷恩再書一首

身染蠻烟返　帝鄉可知枕席卽沙場南州穉子身雖隱每弔恩知必越疆

送劉石菴觀察之江右

莽莽山萬重惟嶽凌宇宙蒼蒼樹萬枝惟松挺堅瘦四序雖平分五行有獨秀人胡獨不然但觀所秉受饒饒石菴公實應金精宿神羊不受羈祥麟豈在囿其剛玉莫磷其清石可漱初聞領丹陽官吏齊縮脰光風吹一年懽戀極老幼先聲將入奪苦志將入救抗上聳强肩覆下紓緩袖張口輒謳娸上手多寬宥姦豪既帖柔狐鼠亦俯伏救災如救焚除弊如滌垢慇然愛才心白首還如舊視學上下江所拔多薪槱今雖卽皐比羣才猶輻輳顧榮去未幾宗泰鮑昭來復又之鍾六一先生貢三千弟子富卽如山中氓半面尚未觀客秋當此時蜚語羣相嗾道公逐李斯不許少留逗諸生弔於門山鄰餞恐後我未奉伍符姑且儲糧糗故鄉歸亦佳內省終無疚果然逢俉言風影皆訛謬匪徒免鞭驅兼且通蘭臭南國有表章羣儒已製就公獨掉頭言必須某結構自慚石鼓頑忽被桐魚叩妄將下里音强擬鈞天奏公竟矜寵之逢人夸錦繡悟悟知己恩嘿嘿瓣香祝一朝簡　帝心授玉節西走甘棠枝可攀膏雨澤難留人人愛依劉聲聲思借寇賤子抱區區一言陳左右送公旌遠行望公德日茂公以天人姿而兼宰相胄高如冰鑑懸那有吞舟漏甯可察之詳愼毋發之驟猛如萬鈞弩所貫無不透但慮未中節不愁不滿彀已褰賈琮帷可免葉公胄能爲李橫衝何妨伏不鬬氣斂理益明業廣福彌厚黃堂雖始基黃扉將肯構祿位奚足矜勛名自可壽豈徒繼家聲兼以答我　后

題黃樓春望圖寄懷小坡觀察

十八年來別三秋夢未忘忽從圖畫裏驚見鬢毛蒼莽莽河流急萋萋碧草芳黃樓誰獨立使者愛春望尉嶫連雲起鸕鶿帶水翔牙旗花外出羽蓋柳邊藏九牧釁淮泗千崖束呂梁孤城明月落古塔晩烟颺

豈獨悉憑眺兼知作保障元珪祀河伯聖鐵鑄龍堂未雨綢繆極將秋火急防樓無唐燕子隄有漢宣房王景堰流法章堅轉漕方掉頭時嘿想叉手苦裁量西楚留遺跡東坡實首創後先名字應彼此令聞彰公學東坡而生故字小坡國事雙肩任精神八面當閒騎小步馬高揚大風章水怪招着兒神威走白狼如何觀察豸翻累督郵蝗印去仍來匣銜辭更引喤淚難搖砥柱天爲掃風霜公以捕蝗事被劾上仍還其官尺素求題詠丹青遠寄將雲藍三丈紙黃竹一篇箱未握羲之筆先濡賜也牆官尊圖亦大屋小畫能妨憶逐旌麾後同驅鍾阜旁肩輿聳轣轆手板影低昂白社風前笛青溪雨後觴廿年晉甲子兩個魯靈光玉貌都非昔滄桑盡改常陶潛兒長大西圃沈約墓荒涼孺羅嘆逝增惆悵懷人剩老狂山雖容我隱身尚學公忙壘石如防險搴芰爲插秧池開非缺子艇泊即風檣養鶴符支俸藏書室號倉芭蕉彈更茂月桂斫彌香謝尚甘邱壑姚期稱廟廊不知千里目望可見江鄉

知更枕歌爲徐椒林作

一更一更枕中起似有司更藏枕底挈壺失職已千年此枕胡爲尚爾爾相傳製者漢孔明法應軍中刁斗聲丞相身亡枕亦去世間零落埋無人聽禱春掘地得瓷器笵形似枕光奇異隱隱花枝鐫牡丹沉沉綠暈浮兵氣凹處堪容一虎頭兩旁隆起承仰非想見將軍側耳臥蝦蟆萬點傳清秋徐公得之作奇賞我爲摩挲發遐想漢有記里鼓弩父亭公路數唐有知時鐵三商五漏俱堪測趙家別有六更大刧轉紅羊事可憐從來神物原無偶得佩龍泉洽有緣於今扣枕枕忽啞徐公掉首疑其假我代此枕陳一辭從來語默須知機君不見四海清宵夜悄悄銀箭金壺爭報曉枕再多言公亦惱

喜楊九宏度從邛州來即事有作

一枝梅花開萬里故人至梅花纔隔年故人已隔歲憶昔丙辰年京師首善地海內梟俊來掎裳而聯襼脅抱雲龍攬各樹騷壇幟亡何年復年落落晨星墜公然我二人牛斗雙龍氣滄海剩遺珠高松留晚翠

黃髮既已親碧瞳甯辭醉新詩同君商舊夢同君記指榻勸君眠抱女將君寄以阿詒寄君蔗味老彌甘交情
久更摯不信捫胸中三十六年事　古有臨卭令名因相如留君今之相如乃刺古卭州彈琴成雅化
餘情付歌謳樂府二十章獨寫千年愁亢可義渠激墜可行雲流巴渝讓狄濫吳語輸妖浮豈不關諷戒
優也言無鄭我偶終一曲涕下不可收情至感人深簫韶似此不花欄新雨夜金尊秉月秋想見家樂張
一串珍珠喉樂哉元才子而兼安昌侯　萬木生空山原爲棟梁用君領木魚符來作楩楠貢爲言將
作監遴選天壇竿需材十三丈匠石僉曰難有樹荒崖藏尺度竟已足黃紬一朝封孤根三日哭官乃祭
而告萬物本乎天　帝爲天用汝汝爾何訾焉不見麒麟皮剝之蒙天鼓樹聞始收聲甘心受斤斧嗟乎
草木心亦復愛其寶何怪成周雞斷尾固爲好　季孫樹六檟楄柎藉幹心預凶雖非禮作述良可欽
蒙君贈古杉價等千黃金斑斑經首色鏗鏗金石音杉生萬里外滲淡蟠蒼穹我身七尺強方慮塡溝中
君爲作合之兩美將毋同木附文冢化我抱奇材終贈食一朝飽贈衣三冬和何如君之贈千年萬年多
惻惻感君情朝朝登木歌

蕭松浦中流放棹圖

拙人涉世騎土牛達人涉世乘虛舟舟中有棹且放耳世間何處無中流蕭公峽江入廿載金陵住回首
故鄉山愴然頭屢顧欲喚歸舟勢不能且畫一舟放棹行南北東西隨處到身不主持但問棹棹作語聲
嘔啞去住本無心搖蕩隨風斜搖入烟中招白鷺蕩來風裏采蘋花有時雷雨掀天大輕輕一葉如雲過
海上山崩草不知江頭浪險鷗偏臥我亦烟波一釣徒年年白髮走江湖不愁流出青天外舟上何妨棹
幷無

哭望山相公六十韻

上界台星落空山老淚流安危天下係知己一生休竟捨蒼黎去誰分　聖主憂　詔書深惋惜恩禮冠

公餘四海新祠廟三江舊節樓軍民縣畫像士女咽悲喉賤子蒙青盼垂髫到白頭當時初對策衆口共呀咻獨把金篦刮高懸鐵網收相扶登玉局學步到瀛洲　帝命稱師傅人爭獻束脩皐比南面肅絲竹後堂幽若個非曾點斯文愛子游噓枯精宛轉善誘語綢繆鎮陝姬公遠分符陶令羞誰知搖墨綬依舊傍旌旂淮海才鳴轂江東又換輈官教移赤緊表薦牧秦鄭見賞龔黃績深期管樂儔南衙風動竹燕寢雨鳴鳩治理同商榷鶯花共校讎回天占定力濟物識英猷寬每留餘地虛能集衆謀清標山嶽嶽淵鑑海悠悠鐵牡封疆靜銀刀約束周略知窺斗嶽賴得侍巾襜露小難成雨花低易落滿西川公洗甲南國我飄漚爲有親需養非關命不猶愁雲三度至手板廿年抽莊子雕陵鵲陶家欄外牟已經甘朽鈍重復受雖鏤烟裏來千騎松間過八騶敲門驚野鶴走馬捉閒鷗嚴鼓聲初蘖朱簾月在鈎不將珠字寄便把木瓜投籠壁新箋滿挑燈險韻搜牙琴賞宮徵張草鬬龍虬味許淄澠辨詩容格律偷偶然三日別定有四更留捲幔夫人見牽衣公子遊棲霞看水石西苑折花籌鈴閣麻鞋影軍門白芭　裘談深入藎怪坐久夜將掫一日　天書至三公內召優䕺須調玉鼎箸久夾金甌似識長離別登車尚逗遛逢村先駐馬過嶺必回眸悵悵長淮水淒淒袁浦舟寸心輸一送半面抵千秋南北終乖迕鱗鴻不自由人來傳老健信到怨山邱今歲東巡狩伊誰扈　冕旒驚聞身乞假還望疾能瘳豈料勳千笏都成土一抔于公無憾矣問　國有人不悔雨涔涔濕山河渺渺愁魯埸端木築楚些景差謳立雪心猶在荒莊德未酬羊曇腸斷後永不過西州

哭秋卿四妹

看罷瓊花十四年無端荊樹耙䕺烟分明一個投懷燕化作金棺下碧天（妹以娩難亡）　白頭夫壻寄哀詞惹我洗瀾淚不支何苦生前太賢淑一家人去兩家悲　幾番帋上偶揚舲乍入門先笑滿庭兒子稱慈姑道孝一齊夸與舅家聽（兒爲前室所生）　久諳食性羹還問纔脫衷衣浣已終寒夜歸來一甌粥累君立

盤滿噲風　謝家詩筆最幽清性喜推敲學更成偷眼阿兄閒處坐捧箋旁立女門生　端陽時節手書來爲賜華姑小玉釵今日寄聲乾阿嬭教他持服更持齋　開眼誰爲骨肉親連年手足又傷神謂阿弟先亡自憐老淚無多少偏作人間後死人

和蘀亭舍人司馬相如詩

隱於酒者多隱於色者少我愛馬長卿竟抱文君老當時漢武帝雄心超八表五十四年中賢臣何草草豈無人才生日炙星光小一蹶不自知三族已難保汲公終竟危曼倩亦太巧悠然消渴人愛病閒居早借賦遣光陰借獵上諫表自有千年名高文典冊好

觀弈三首

悟得機關早都緣冷眼清代人危急處更比局中驚　張步臨弈悔陳宮見事遲分明一著在未肯告君知　肯捨原非弱多爭易受傷中間有餘地何必戀邊旁

兒鬢

手製羹湯強我餐略聽風響怪衣單分明兒鬢白如許阿母還當襁褓看

謝估匡郎中惠紗

盛夏忘衣冠二十三年矣偶然檢故箱絺綌爛如洗縫人笑而言此事非得已會須購方空亟亟爲經理我道五十翁此事亦可止譬如老娶妻何必再求美檢取長生庫拾舊聊爾爾郎中聞之驚遣僕致文綺飄飄蟬翼輕薄薄春冰擬感茲君子心自顧野人體不稱未免慙有躍亦可喜君如王宏賢來度陶潛屐我怍阮孚嘆著屐知有幾衣服服以拜且學古人禮

贈彭芸楣少詹

野人居深山十事九不理忽聞秋榜發賀者相接趾賀者爲誰歟乃是落第子宜毀而反譽使我心疑揣

亟索中雋文摩挲老眼視誠然毫士烝衡鑒清如水解題必鈎元論文輒抉髓浮華掃而空精金不見滓五色間纁縓八音彙宮徵屈指百年來此科能有幾不覺願見公兩足不能已蒙公一笑迎未語色先喜文人共此心今朝相印矣當其目勞時焚膏夜繼晷諸生八千卷卷卷爲排比劍沒使之升珠埋爲之洗所采青珊瑚一半出海底猜某必耆舊來謁果黃綺決某必英俊登門果桃李凡公所網羅皆我所懸擬異哉精誠通千里如尺咫闔掩耳益聰名糊目不眯復　命公將行有　詔敎公止江南文獻邦督學汝爲使取汝舊玉尺重量新杞梓此信一以傳儒林盡傾耳其夜文昌星繹繹東南指僕老無所求胡亦笑口哆抱此秉夷好區區心未死恨不作諸生呈文窩生紙姑獻五字詩諷誦當書史勗公堅初心斯文振頹靡會見斗牛間榮光燭天起

少詹和詩

文章各是非可信者其理以法爲體幹如身頂放趾以古爲血脈如祖宗孫子冀下乃逞詞色佯而稱揣相者多舉肥難作詎易視竭來典秋賦未飲上池水徒思鍼藥結敢曰洞骨髓區區執管見清虛去渣滓炮燔雜太羹箏琶亂清徵拔十古得五我今竟能幾不謂勞先生擊節情弗已使人意也消如已得之喜夙昔慕先生仰止誠久矣涓流趨大瀛土圭測穹晷於今始自信嚮往非阿比寸心本同源如水以水洗相知木鑽燧一見桶脫底隨園秋色老芙蓉爛紅綺來侍雩階程初御龍門李知我氣不怯席間以劍擬倒囊出武庫示我文盈咫入口飲醋醉涉目播糠眯卒讀心犂然斂衽歎觀止韓蘇聽黜陟王楊供驅使惟當勸先生亟速付之梓將與天下人開風食以耳傳布大江南捷等臂使指晋讀各萬編手胝口復哆皆學先生文文心長不死我憑以取士徵債操券紙吾門有二妙追陪學文史從公登高呼咸使望風靡戲爲學步吟敬代請益起

雨亭封亭采菱隨園作采菱曲

隨園九月秋風㷍綠覆一塘菱葉滿騷人都道水羞佳爭脫荷衣爭擐腕小舟一葉繫垂楊兩兩三三自作行謀蒞菲絲嫌臂滑偶欹蘭槳為風狂風停共指前溪好驚起一雙鸂鶒鳥摘葉休驚碩果稀殘紅半落江湖老四角雙稜薦未多分明滿席有烟波嘗來野外清幽味合唱吳娃水調歌主人當筵三嘆息眼前草木生區明芙蓉窈窕萬枝花底事無人采紅雪

渡江大風

水怒如山立孤篷我獨行身疑龍背坐帆與浪花平纜繫地無所鼉鳴聰有聲金焦知客到出郭遠相迎

重登燕子磯遊永濟寺作

一回舟過一回登垂老江山感不勝題句有心尋四壁高樓無力上三層重摩殿後千尋石不見堂前百歲僧默默和尚暮雨愔愔風惜惜鐘聲催點客船燈

江中望棲霞山色弔尹文端公

推篷底事忽淒然望見棲霞一角懸往日風花迎上相祇今宮殿鎖秋烟難忘蕭寺傳箋處永斷程門立雪天料得多情羊太傅魂歸還到此山巔

酒旗

客中誰勸醉如泥賴有旗懸野店西望見一竿村便好未停雙轡馬先嘶風狂似欲招人急花落遙知取價低我是天涯倦遊者也曾小住喚偏提

花幔

花太嫣紅病易侵為他張幔結層陰敢遮赤日當天影恰是慈雲覆物心甘后帳深難辨玉阿嬌屋好那須金平生怨雨愁風意每倚雕闌思不禁

掃墓

五十還鄉客孤單尚一身白頭人掃墓愁殺墓中人

過葵巷舊宅 有序

余七歲遷居葵巷十七歲而又遷居以故孩提嬉遊處惟此屋記之最眞四十年來每還故鄉過門留戀令乃得叩閽直入

兒時老屋喜重經鄰叟都疑客姓丁學舍牕猶開北面桂花枝已過西廳鷺鷥窺日影先生至高誦書聲阿母聽此景思量非隔世白頭爭禁淚飄零

題桂樹

笑啼多少兒時事一一雖瞞是此花今日相逢花解語也應喚我主人家　別時悔不把花量別後花添幾尺長惆悵風前一回首負他三十七年香　一枝曾折廣寒宮貧賤交情老吏濃笑我歸來無別贈幾行詩當錦衣封

贈高嵩瞻觀察

當時落魄帝城東兩腳行縢類轉蓬脫粟一甌誰飯我居停三月敢忘公儒林身負三朝望廉吏家餘四壁風慚愧王孫恩未報千金還在此心中

贈吳紫庭方伯

官鼓鼕鼕漏未闌探知衙散一瞻韓感人叔子聲名遠款客嚴公禮數寬乍接春風心已醉重逢舊雨座增懽謂翰未峰太史自憐猿鶴山林性卿月當天也愛看　記持手板傍門牆公子趨庭事未忘一卷文章曾盥誦廿年雲海竟分翔皐夔應羨巢由逸蒲柳終輸松柏蒼寄語中朝老司寇舊參軍已鬢如霜司寇官秦中命祕爲公陳文

在杭州晤茗生太史卽事有贈

聞君遠在會稽山欲往從之江水艱聞君近來會城裏未見君顏心已喜扣門呼君君未應湖州太守先相迎平生識面渺難記主人愈殷勤客愈驚爲言往日長安居曾與我甥同讀書曾蒙我姊賜梨栗曾識我婦顏豐姝三十年前事惝怳昔日兒童今官長憐才念舊意纏綿案綬金章氣蕭爽喜君交結多豪賢感我清霜滿鬢顛推排入世一老物鴻泥何處非前緣鄉人飲我吳山頂拉君同往看山景萬戶煙鋪屋瓦平一天雲過杯盤冷烏鴉飛飛暮色蒼與君重登太守堂新詩未讀一卷盡夜鼓已作千回撞我歸蕭寺君渡江相思明日仍茫茫

卅年

卅年不到舊鄉村村換人家里換門爭怪武夷君下世公然開口喚曾孫

還杭州五首

望見故鄉城如入前生界茫茫事全非歷歷夢還在離鄉四十年一宿無廬廨權僦老僧菴得庇敢嫌隘兒童爭聚觀疑我來天外我亦自孤懷將身當客待朝出意尚欣暮歸寂難耐殘燈壁間小朔風窗外大骨肉只一人阿姊十年長叩門往見之白髮垂兩頴聞聲知弟至迎出精神爽絮語自知多堅坐頻教強相約大母墳明朝一齊往當年侍慈顏惟姊與我兩今朝奠酒漿知否魂能享姊是七旬人弟搖千里槳此後來者誰一慟何堪想　朝呼與夫至色然視我驚毋乃我與汝彼此有平生與夫拭其目再視再嘆嗟道我新婚時渠嘗推挽車翩翩小輪林容色如朝霞胡爲久不見一老如斯耶與夫言未終我心生隱痛如逢天寶翁重說黃粱夢　杭州數名勝動說西湖好我來逢冬乾西湖比前小風緊不成波泥淤時露草姑蕩扁舟行一覽使心了邱壑認新舊亭臺評拙巧雲結晝愔愔木落山悄悄自笑作陳人登臨亦不　予所得寒風多所領遊趣少　飛鳥別故林啁啾如有恨胡馬戀舊槽悲嘶足不奮矧我父母邦日歸豈不願奈羈白門久歸期竟難問趁此小住閒忍負光陰寸從前半面交一一敲門認兒時所踏

上處處雙鞋印暑盡輒繼燭路過還回瞬入問子胡然一笑指雙鬟

喜晤張有虔先生却寄二十四韻

見說先生健相逢喜欲狂入間留碩果天上自斜陽憶昔垂髫日常蒙過學堂摳衣趨曲謁傾耳聽琳瑯善謔天花落深談麈尾忙師威因客損講席爲誰涼一日同文戰三人列上庠枚與先生及受業師同入學扶看棘闈月領採泮芹香簇簇聯壇社紛紛具酒漿髫媫小童子追逐丈人行白樸蒙求句黃門急就章捧書爭請益下筆督商量此豈前生事公然五十霜華嚴齊歷劫鴻爪各紛翔鉛水銅仙淚滄波碧海桑者番習鑿齒重到舊襄陽故國烏頭白先師墓木蒼西河尋子夏東觀剩中郎足不持節步牙猶比玉剛輅驚唐顯慶殿愛魯靈光視我年還幼因君老亦忘黃昏燈閃閃春夢影茫茫蒲柳衰如許松筠體正強何當學雞犬長得侍淮王

十二月九日舟凍毘陵苦寒排悶

紅日不動雪驚沙時鳴聰恃酒敵寒威未戰先已降矧我遠行役臘盡纔歸艭朔風如奇兵一夜扼長江堅冰峨峨凝千篙難擊撞糧盡忽繼粟村荒斷吠尨舍舟思呼車陸行無徒杠墨澀遲走硯燈危屢墮釭幾乎死此處斫樹收窮寵羨殺枝上禽銜風還飛雙

白頭

白頭人到莫愁家寄語兒童笑莫譁若道風情老無分夕陽不合照桃花

杭州隴上作

七歲曾焚隴上香六旬重到感秋霜回頭笑問諸松樹我昔來時汝怎長

鮑文石三千索詩

半窗修竹半牀書不賦長楊賦子虛生就騷人風骨冷愛閒多病似相如　已熏生紙搨黃庭更寫雲

烟上畫屏門外一湖春水綠書聲時有野鷗聽

三十郎君鬢未凋懸弧時節正秋宵諸公借此稱觴意各把新詩寄鮑昭

小倉山房詩集卷二十二終

錢唐袁枚子才

元日送王葑亭舍人入都

今年元日春風來一何遽不吹梅花開翻吹故人去故人當代王江甯清才落筆鏗咸英贈余四首新詩成滿山歷落珍珠鳴山人平生狂頗頗海內孤行我爲我忽然張眼見替人自覺此身老亦可花幔曲朵變歌與君賡唱何其多方擬雲龍相逐不可一朝隔而乃煙帆欲別將如何思君情難裁留君口難說敢貪風月有吟朋不使鳳鸞翱玉闕滔滔江兮蕭蕭馬送君行兮往日下音青雲之路長傷白頭之交寡錢君無酒空有詩要君展卷長相思彤廷奏罷三千牘早折瓊林柳一枝

再詠錢

殺人何必定鋃鋙錢以刀名卽巧屠繞地枉教呼阿堵此身方且屬洪爐錙銖潤物皆爲德百萬貽人轉笑愚寄語鐵簪畫壁者可曾悟得此情無　從無束紀受人憐別有金刀准五千天寶洗兒悲白髮景龍撒帳憶青年水衡小斬山資足銀艾雖枯荇葉鮮底事從容消受穩不曾一句飲貪泉

集尹文端公贈詩卷然如束笋感而有作

三年人未釋心喪展卷重看墨萬行偷得公餘吟雅頌生來天性愛文章龍蛇字在蘭亭杳絲竹聲希孔壁荒苦把碧紗籠不盡又熏香草疊空箱

再檢海內諸公投贈之作得一千九百餘首亦紀以詩

忽忽名場四十年珠盤幾度捧賓筵隻身寵荷詩千首八表雲停水一天猿鶴易招詞客詠容華難得別人憐何當妙寫硏光紙排作屏風障兩邊

曹地山少宰爲祭告使者入山索詩

花外金鉦響山中鳥雀奔騰驚天使至我愛故人尊澤國持英蕩皇華詠駟騵是誰能典禮有　詔許乘軒馬借飛龍廐旗張元武旛官銜唐吏部寵眷漢公孫艷艷春三月彭彭朱兩轄亭公腰插弩郡將手扶韃路築王人館庭羅小國蘗一梟先破鏡三吒再開樽蒼璧尼山數金泥岱頂捫咨詢盡臣職得句亦君恩爲主明陵祭還來白下村驚花都識面桃李半趨門石可三生認才經幾度掄（公一督[illegible]一主試）望塵思御李訪舊忽推袁鬢鬢同驚白滄桑各斷魂雲泥情脉脉雞黍話番番可記瓊瑤贈應無縞紵存（丙寅公過江甯蒙[illegible]石印以[illegible]綬報之）八騶齊放仗四牡走窺園小吏穿雲立材官折柳蹲摩挲銅狄古數坐石牀温索我新詩贈知公古道敦自慚才語盡難共達官論努力廉頗飯（公今健飯每日十盂）休忘安石墩他時憶鴻爪展卷即泥痕

謝書巢太守贈羊裘

我自黑貂敝便作青山遊山中朔風時詩骨寒颼颼東昌太守賢遠寄三英裘慮我高臥僵牛衣淚暗流得毋釣澤中少人物色不特加尺素書星飛千里郵其色白如霜稱我雪滿頭其毹深而温勝於姹女柔我乃招縫人配以朝霞紬鍼袵一以畢吃吃笑不休我本陰重客而兼陽虛侯常苦尠毫累敵寒如敵仇忽然毛羽豐堅冰吾何憂縱與狐貉立不忮亦不求曹交九尺身晏子三十秋俱蒙使君賞春風生衣褠昔者輕裘共聖門稱仲由又聞曹夫人官綿貽楊彪較此將毋同高情尤綢繆報君無寸芹勉君敢一謳願持羔羊節善把魯民鳩願推白傅心長裘覆九州會見五羖相賢名重山邱

湘山子四十歲索詩

道藝無二理所貴非名高苟能息之深神解同超超延陵湘山子風骨含孤標身爲孔顏徒庠序推英髦更兼岐扁術湯液回枯焦我有小妻疾尸厥形神消自分無生理巫覡紛喧呶君能奪之還白日走夔魈我亦偶病臂徹夜常呼譽君來排羣醫道此非虛枵但使氣宣流脉絡當自交果然勿藥喜攫綳如生猱今年君四旬華堂介春醪寄聲索我詩一曲當雲璈且曰勿言醫醫恐庸人嘲我乃大嗢噱所見何拘膠

昔者女媧氏醫天將石敲更有軒皇來醫地斷六鰲羲和能醫歲陰陽四序調臯禹能醫水民居營窟巢堯舜醫盛世薰風吹鬱陶湯武醫衰世太白揚旌旄周孔醫萬世烝烝文治昭醫廿必伐鼓醫山必禁樵醫渴必藏冰醫潦必登蛟古之大神聖誰非醫中豪而況岐扁術其權勝夔皐夔皐不遇時窘束無寸勞岐扁縱賤貧觸手皆恩膏不見無且囊猶撼荊軻刀所慮偶失之常射不中招九折臂易耐十全功難要喜君正盛年嶽嶽而囂囂清臚系癡結孤詣通烟霄診脈如鑄鼎神姦無遁逃難經八十篇分寸釐忽毫一一學巧屠骨節俱搜牢用藥如用兵決戰鬼門鏖本草三千味橋引毒熨燒運用得所宜何敵不可梟從此再精進析理窮牛毛仁術本仁心勿吝亦勿驕濛濛黃土人誰非吾同胞四十尙如此五十甯可料神農且仰企化人且遊遨人壽君所與君壽天難操笑彼東方生踶促偷蟠桃

三月六日夢尹文端公

已絕人天路不通無端昨夜坐春風離離燕寢清香在款款慈雲笑語同白髮三更紅燭短黃雞一唱絳帷空莫嫌夢境迷茫甚到底今生又見公

答似村見寄

一章詩抵萬瓊琚維誦風前恨有餘遂左雁行齊返否相公馬鬣近何如諸公子覲闕東[illegible]春花又落同眠榻秋雨還沉隔歲書去年所寄輓章猶未接到甚矣吾衰君莫問鬢絲雖不似當初

聞樹齋提督九門喜賀以詩

郎君官拜執金吾野老風聞膽亦麤九扇天門新管領六街赤棒正傳呼那須當戶考封爵如此司閽信丈夫料得心開還戲問娶妻兼得麗華無

以竹葉粽餉客分賦一詩

山裏行廚事事新楚臣遺製更清芬承筐擬造青精飯采葉剛逢孤竹君五月端陽菱共小一章華黍笛

先問諸公應笑便便腹不嚼紅霞嚼綠雲

尤貢父以歡喜團見餉再與諸客分賦

祟贈吳王珠滿箪離離擊出水精盤耳邊歡喜名先好世上團圞物亦難亞飯宛同雲子白賞花宜對繡毬看嫦娥似鬬如規影柳外吹來月一丸

三伏

空山三伏閉門居衫著輕容汗有餘却喜炎風斷來客日長添著幾行書

謝南浦太守贈芙蓉汗衫雨前茶葉

夫容裳賜野人家當作吹綸敢拜嘉周勃永教無洨背西施何必浣輕紗解襦粒粒珠猶濕裹甲層層暑不加吩咐柔荑好裁剪晚風披看白蓮花　四銀瓶鎖碧雲英穀雨旗槍最有名嫩綠忍將茗椀試清香先向齒牙生書交柏葉仙人寄味比江城太守清好色相如最消渴被公知道舊風情

七夕後三日尙衣局寅公過訪山中賦詩奉餉

肯移八座訪牆東雲外旌旗柳外紅涼意帶來車上雨香心同對藕花風彈棊子響千峰上論事情深一笑中忘是尊官忘是客杯盤草草竟留公

贈李郎

郎爲尹文端公從者別七年矣入山感舊與至書舍檢文端公手迹皆郎當年所持來者於邑不已因口號三絕句贈之

未入門先兩眼紅知卿感舊意忡忡十年重到前遊處可是山中是夢中　風臺月榭幾回新世事滄桑那可論一個漁郎比前老桃花相見也消魂　上相當年賜和章是誰騎馬替傳將而今同啟紗籠看一紙雲烟淚萬行

例有所避將還滁州留別隨園四首

不教朱邑祀桐鄉看過梅花便束裝頗似神仙逢小刼敢同佛子戀空桑葛洪行具書千卷顧凱雲烟畫一箱泛宅浮家隨處好只憐白髮有高堂　小築隨園事偶然風光冉冉竟華顛湔開平地都成浪手插楊枝半拂天九曲房櫳雲宛轉三春士女影翩躚生憎一片桃花水留住漁郎二十年　故鄉回首夕陽斜擬賦歸歟百事差西子湖邊無瓦[illegible]醉翁亭下有桑麻休移銅狄先垂淚拚捨河陽再種花仙鶴郊迎鶯鶯送詩人從古愛還家　搖鞭不待管絃終此意分明達者同去住我原羈旅客湖山誰是主人翁看花有福三生定成佛無難一念空吩咐青溪江令宅年年管領託春風

送李竹溪太守還河間

木正清霜水正波故人白髮走關河官雖捨去留名耳別亦無妨奈老何班馬長鳴還小住河梁同上各悲歌九原泉路交期在切莫臨風涕淚多

和簡齋同年送行韻　李棠

奮身炎海出風波重訪園林泊上河舟泊上河君是傳人原不朽我將終老定如何相看白首應初服便對青山大放歌留得此身強健在管教後會比今多

還滁不果

欲去重回棹還山又看春想緣因果在前世六朝人

夢醒

窶窶更何促沉沉夜未央金燈紅漸淡也算小斜陽

晚菊和蔗泉觀察韻

千紅萬紫蟲飄流開到寒花歲已周晚節不嫌知己少香心如爲故人留影搖落葉東籬短簾捲西風小

室幽白髮淵明誰作伴一枝黃雪滿庭秋　斷霞殘月雨相妨裊裊輕烟澹澹粧九曲燈屏難寫照一生風骨不知霜性甘寂寞香纔久夢醒繁華壽更長收取落英充晚膳山妻早製鎖雲囊

程南耕八十歲索詩

江城深處有神仙客罷公侯隱一廛口嚼紅霞年八十手編青史卷三千（先生修明史耳聾）不妨耳冷人間事原自心遊物外天知道賓王諸奏稿早隨寶匣付雲烟　野人廿載賦閒居得接芳隣慶有餘見面預安雙管筆（每相見以筆代口）焚香常捧一函書黃梅照酒香雖冷葭管飛灰日漸舒豈獨添籌兼問訊啟期三樂更何如

戊寅春失玉履一隻已卯秋得之賦詩紀事今冬又失去

曾纘鸞膠十五年者番重別更飄然想因刻作雙鳧樣故爾長飛小雪天去似逃奴偏結伴（履外兼失住敦匜九件）非丹犬竟成仙老夫一笑渾閒事何處麻鞋不踏烟

席上贈楊華官（郎小字華官沈文愍公字曰雪園）

一曲歌成楊白花生男從此重楊家泥金替寫坤靈扇當作三生繫臂紗　幽情眞個遣蘭如前輩標題字豈虛檢點侍兒小名錄不禁腸斷沈尚書　誰如任育兼看影清比荀郎似有香禁得風前訴幽咽華清閣下詠霓裳（方演長生殿）

三月六日作有序

金姬小妹鳳齡鬻昌門爲女奴余贖歸之年纔十四巧笑流麗有依姊而終焉之志余老矣不欲爲枯楊之稊爲擇少年郎嫁之臨行泣下余不能無情乃作是詩

香山那忍遣楊枝也費燈前十日思紅杏太嬌春色小白頭如許夕陽知比肩美玉看原好入手明珠去恰恐寂寞蕭齋背花坐避他含淚上車時

移竹

移取琅玕三五枝半遮樓閣半臨池佳人倚袖寒猶薄高士逕家醉不知要識虛心隨處好莫矜晚節出山遲瀟湘帝子淇園客忽捲疎簾呆在斯第三句一作碧鸞搖尾聲先到

乞花

但見紅妝意便傾狂言忽發紫雲驚鶯啼樹上非無主春在人家倍有情解語定教回面笑聞香先自出門迎平生風骨崚嶒甚每到低頭總爲卿

前二首學士盧公課士題也嫌諸生詩於移乞二字未甚刻劃見余此作曰老阿婆壓倒少年矣乃重賦兩章博馮婦下車之笑

柯亭昨夜雨淒淒閒倚闌干待鳳兮無物可醫人世俗有君便覺女牆低龍孫族大分宜早玉筍班新立不齊可奈山風欺乍到一竿吹仄杏花西移竹　偎紅倚翠久蹉跎忽唱丁娘十索歌擬欲分香學韓壽轉將割愛勸維摩春非買得開應少物是求來寵更多灑掃園林安置酒待他蜂蝶也奔波乞花

盧學士書來乞花盧壬申殿試第三人也寄詩調之盧亦余戊午同年

一紙瑤華芳訊通探花郎作乞花翁關心恋榜人猶在回首瓊林夢已空難得衰年同臭味願將小草贈東風只愁桃李門牆滿未必殘春在眼中

有恨

老夫最識花情性折得花先贈少年豈料將花投苦海不如拋擲路旁邊

讀胡雲坡觀察貤封嫂氏奏疏有作

唐代韓侍郎爲嫂服制期其禮以義起相傳古所希峨峨觀察公行事遠相師奮乎百世下高風冠等夷身膺三品封愾然有所思揮淚草奏章九拜陳丹墀曰臣有寡嫂撫臣如母慈臣生而孤露遺家不造

時椿萱相繼亡棠棣先後摧千鈞懸寸髮一嫂一孤兒兒未落齔齒嫂爲哺淖糜兒裁脫文葆嫂爲製裳衣馬鬣嫂爲封蘋蘩嫂爲尸傳經嫂辟咡授室嫂扶持倘無臣嫂在臣身不可知臣今逢　覃恩乞爲嫂氏貤例雖格外破　恩從天上施　聖主聞惻然不復廷臣咨　特詔如公請黃封旁午馳頌刻紫泥章煌煌華表豎行人過之嘆閭里賀者鑲嫣嫺喜相告茹荼如甘飴百姓興於仁孤稚咸嬉嬉從前旌節孝綽楔施門楣於今封命婦褘翟耀宗祠賤子讀公疏涕下如綆縻感觸天人理爲公前致詞周易六十卦盈虛消長機積善有餘慶事雖旦夕期苦節終乃甘理不差毫釐而況非常恩必有所自基水非源不流木非根不滋在昔宗伯公易學探深微上殿講河洛屢頒　先皇賜甘盤雖舊學伏生已年衰惟其畜者厚是以發之遲天將生我公先生嫂撫之在嫂非望報盡其分當爲在公非沽名行其心所宜懿哉盛德事相映彌光輝願公持此心即以佐明治推廣一家仁遠爲萬民貽潛德闡其光孤寡拯其危會見皐夔業千秋仰巍巍

哭聰娘

曾以專房受重名一朝緣盡夜三更少姜不作旁妻待長妾原兼舊雨情難向空王問因果早知薄福是聰明韋郎兩鬢衰如許就使重逢已隔生　記得歌成陌上桑羅敷身許嫁王昌雙棲吳苑三秋月並走秦關萬里霜奠是手調纔有味話無心曲不同商如何二十多年事只抵春宵一夢長　巫山雲影竟銷沉神女遺蹤尚可尋侍疾不教衣帶緩看書常伴燭花深諸姬學禮推前輩中饋參謀費苦心爭奈妙蓮花少子半生枯坐淚淫淫　無端骨瘦似香桃霜裏紅蘭質易凋攬鏡自知無藥救呼巫還望有魂招零星簪珥生前散約略容顏病後描千遍叮嚀萬回囑莫教孤冢草蕭蕭（求祔先塋之側）

揚州秋聲館即事寄江鶴亭方伯兼簡汪獻西

白門遊子醉華筵五月邗江細雨天難得風人招酒士萬花叢裏小遊仙　梨園人喚大排當流管清

絲韻最長剛試翰林新製曲依稀商女唱潯陽者生太史新製秋江一闋演白司馬故事　惠郎嬌小影伶俜聰慧歌喉隔畫屏好似流鶯囀高樹不教人近只教聽　雲鬟婀娜繡裙斜素手彈箏客不譁一個吳娘風調好當他二十四婿花　後堂雜戲影横陳覆鼠籠鵝伎更新記得空空傳妙手幻人原是女兒身　首坐開元白髮翁涉江無路采芙蓉多情幸有汪倫在代指巫山十二峯　雌雄風急夕陽遲未聽秋聲鬢已絲露下櫻桃燈下柳教人各自惹相思　回首青山隔暮潮一雙蘭槳送歸橈班班衣上香痕滿都是揚州酒未消

聞魚門吏部充四庫館纂修喜寄以詩

文思天子搜遺書子以文名領石渠士安不用借五車嫏嬛福地張華居憶昔蚤蚤附蛆處兩家簡牒爭搜儲愛而不見心瞿瞿一朝去我翔天都明堂大開招羣儒青藜太乙從從趨四千年物盡輓輸朱文綠字體製殊龍威玉牒元皇符漢唐所少元明無咸集殿陛來堯衢西山光芒燭太虛子與蘭臺諸大夫雙眸一串牟尼珠部居別白分錙銖縱難讀盡在須臾但觀大略亦足娛有如餓腹餐天廚朶頤未動口欲呿又如大海遊鱏魚恣汝屬饜樂有餘問誰有此遭逢歟領百萬軍恐不如我猶未免爲鄉愚聞見狹隘探索疎側身西望空嗟吁不能從子爲書奴但願抄其目寄予俾得約略知些須此身不負生唐虞

雜書三絶句

鷺鷥立釣磯獨自理毛衣緩步向前去試他飛不飛　秋星淡孤燈霜葉下涼雨萬籟寂無聲砰縫一蟲語　半夜忽驚醒無言心自嘆今宵霜降矣忘却護幽蘭

自贈

一個飄蕭桑苧翁焚香掃地住牆東有花招客身難隱無力圍牆棗盡空不飲已經成半士養親兼可傲三公只愁朝夕編摩慣書卷如兒要送終

箴作詩者

倚馬休夸速藻佳相如終竟壓鄒枚物須見少方爲貴詩到能遲轉是才清角聲高非易奏優曇花好不輕開須知極樂神仙境修煉多從苦處來

節母詩爲淮安陶太守作有序

太守名易文登人母呂氏寡居易以從子嗣家故貧也冒雪採薪爲枯株所戕指血涔涔然夜輒煨芋魁誘易讀書易貴後狀其事索詩

粟海慈雲擁絳紗長沙太尉舊人家恐將銀管千枝筆難寫靈萱一樹花　黃鵠飛飛翼早乖嫠孀爭不赴泉臺螟蛉裁抱尊章老了却君家事再來　烏啼月落夜窗空親授兒書讀未終試看採薪風雪裏阿娘手爪爲誰紅　隣家聞有賣兒人施與褚釵替贖身誰道梅花風骨冷一重冰雪一重春　兒今五馬領淮南望見蹲鴟淚便含記得當年煨蘊火鐙前賜與十分甘　風詩唱徧魯陶嬰天上金章幾度旌寄語世間諸母氏佳兒不必自家生

和南浦太守產鶴詩

聞說生雛鶴亭亭畫檻東似添兒女累長使稻粱空浴羽憐初白銜花弄小紅遙知翁與子對舞一天風　仙種君家度君詩分外清乘軒夸兩代取箭記三生喬梓高低映鸞凰大小鳴黃堂眞綠野一片九皋聲

以錦雞贈鶴主人繫之以詩

山雞棲慣舊山梁忽把雕籠獻畫堂怕向荒村藏錦繡教陪太守耀文章臨行代刷新毛羽入座休驚小鳳凰寄語羊公諸鶴伴朋來自遠莫參商

九月十七日蔗泉觀察招同人賞菊分得七古一體

蔗泉先生事事雅手握菊花秋滿把簪花作主招酒人也須人淡如花者捲起湘簾錦作堆黃雲紫雪何

葳蕤花密不妨人亦密九客團團坐打圍高燒銀燭[illegible]花照人影花容同一笑水近秦淮氣自清風來小苑香尤妙先生嘉看纍纍陳甘脆不數仙家珍窗決未終頭又烈一時忙殺餐英人陳郎十七美無比分明月桂小兒子郎父名佳官佳人兩代貌依然賤子傷心吾老矣街鼓鼕鼕漏漸長月華照見車上霜我辭花出向花語願與先生同晚香

題王嶰谷明府秋林遺照

壬申歲五月余遊華嶽山道逢王夫子新交如古歡遇險輒相扶逢奇必共嘆君至青柯坪崎嶇怯路難余勇上二里亦復自崖還出所娛鴨臑佐我盤中餐歸宿華陰署張飲重盤桓嗚呼二十年春夢久闌珊何圖夫子容重向畫中看呼之如欲出郎之骨已寒老淚不能忍落紙先斑斑　畫中何所有湘水三間屋疎簾乍捲開萬木一齊綠先生梯几坐攜書此中讀聽鶴唳烟霄呼童理花竹如此十年餘娛老亦已足人言君達者勇退返初服我道君循吏賢者而後樂非有龔黃勳難享林泉福請觀世公卿誰能遂此欲　生前一見緣前生必有以死後一見緣賴君有賢子公子抱異才觥觥有文理醫術奏彤廷上方賜文綺偶作白下遊遠棹長江永抱圖索我題謙執子姪禮知君在泉臺聞之心必喜不喜賤子名得留君紙尾喜昔華山朋依舊相扶倚他日九原逢一笑可知矣

黃昏

深春客散掩柴門覓句閒行綠淨軒夕照已沉燈未上最無聊賴是黃昏

古牆

古牆庭院角經歲樹陰遮幽絕無人見青苔作小花

雨花臺懷古

大梁皇帝講經坐三十六天雨花墮無遮大會萬萬場斷髮焚身舉國狂羣臣贖月亡所天迎鑾三到蒲

園邊皇帝贖身身價貴一百萬億青銅錢麵作犧牲供寢廟衣裳不剪飛禽貌可惜無航度跛奴滿殿血流僧不掃一聲鐘打六朝空青蓋黃旗謊掩風單于宮與昭陽殿同在寒流滅沒中

錢唐袁枚子才

新正七日孔南溪太守來隨園即事有贈

春正東風柳正含故人五馬忽停驂關心宦海尋耆舊屈指晨星只二三九十慈親扶杖見兩行稚女學庭參同年直用家人禮蔗味從來老最甘　山裏房櫳九曲成者番把手更同行穿林白髮烟中語帶雪紅梅水上迎清福偶然歸小隱交情如此亦前生別君未盡思君意聽我胥江打槳聲

題陶太守東井品泉圖

晉之士五施平晉之泉冽以清無人能取之往往羸其瓶 一解 東方千騎忽來陶君授舍與氓童冠如雲執經問難簇簇相看君爲辟晅舌燥唇乾 二解 乃取著筮得卦之井曰伯益所作利民最永鑿之拓之勿短其綆 三解 一朝窮源萬斛滃然且甘且鮮照影跰躚考唐人水部三億三萬三千無此一泉 四解 皤皤父老槃散行汲粲粲門童游至講習高梧之旁碧峯之側牽繩者僂煮茗者啜民曰聖水士曰教澤 五解 昔有東先生請天三日甘雨零今有陶刺史掘地七丈得泉水千歛兩賢入先後濟其美 六解 口傳懽訛碑鐫懽謳民愛云何爰繪井圖君子作歌 七解

同桂郎尋春儀徵泊舟燕子磯有懷熊蔗泉觀察賦詩却寄

六十明年屆二春敢不遊閒情拾芳草打槳下眞州柳絮風初軟桃花水亂流日長人渡緩蕭寺且勾留

小字桂枝仙錢郎劇可憐肯歌周史曲同泛鄂君船挽手勝扶杖吹簫屢拍肩妙蓮花不染恰是並頭眠

燕子磯邊泊黃公壚下過摩挲舊碑碣惆悵此山阿 山有尹文端公勒石詩 短鬢皤皤雪長天渺渺波江神如識我應送好風多 同年裘文達公自言爲燕子磯水神

江左熊觀察當今白傅才別來纔兩日相憶已千回步月笻應健看花眼可開 公病後足蹇目盲矣 瑤華託誰寄仍遣玉人來 信託桂郎帶回

蘇州彭芝亭大司馬招飲西園奉呈三首

神仙丰骨鶴精神天遣長扶大雅輪七十高年雙黑鬢兩朝元老一詩人亭臺點綴昇平景魚鳥追隨獨樂身閒倚雕欄思往事百花頭上有餘春（公丁未第一人）　乞身疏廣久懸車　聖主頻頻問起居立雪公卿千里至趨庭仙佛一家俱（公次子官侍講四子奉佛）龍門高比諸天上鉛槧勤於未仕初聽說鄉鄰齊側耳書聲夜夜老尚書　野人弱冠識歐陽彈指於今四十霜學禮早從周太史渡江先拜魯靈光受知貧賤恩尤重共隱林泉味更長願借西園一杯酒後生前輩話滄桑

寒山觀瀑布旁有少年奇雅郭姓名濬字元會吳下諸生也談久揳易其扇歸次日見訪乃題兩絕句而還之乾隆甲午三月十九日

流水聲中問姓名寒山影裏序平生多君玉立亭亭態可是東京郭子橫　取看紈扇置懷中忘却歸還彼此同搖向花前應一笑少男風換老人風

四月四日保釐堂朱立齋兩參戎常東湖楊鐵村兩明府相約看花雨阻不至戲寄二首兼贈芝仙校書

誰挽銀河種玉蓮橫塘一路水如烟小車迎得靈妃步不是雲仙是雨仙　孤負蕭齋酒一巵將軍令尹盡來遲如何舉世看花眼不看人間第一枝

留別南溪太守

年年吳下往來頻此日登車屢看身分手漸難垂淚易大家都是六旬人　平生筆墨等塗鴉底事知音有伯牙千幅魚箋書不了教儂手腕脫君家　斯人風骨最崚嶒霜覆南衙冷似冰爲款三生狂杜牧幾宵花影漾紅燈　愛屋由來更及烏金錢頻賜到輿夫問君一句廉泉水除我曾分別客無　已投車轄井闌邊更縶驪駒薄暮天臨去故人如落月得留一刻也欣然　十年不召老淮陽宦海升

況莫慨慷一个蘇州韋太守至今名姓壓侯王

桂郎歸後是夕客寓愴然不能成寐

春未歸時花已歸落花那識晚春悲分明一様瑤翔坐隨鸞寒生恰爲誰　浮生聚散苦情多五日鄰
總奈汝何今夜江城月如雪玉人何處一聲歌

吳門返棹曹郎玉田倣桂生故事送余京口

不肯離花過一宵花迎花送兩回潮桂枝月下香才識玉樹風前影又飄何必吳娘專打槳但逢子晉便
吹簫笑儂雅抱生春手到處鸞絃續斷膠

輓太傅錢香樹先生

卿雲舒卷自丹霄魯殿靈光影忽凋無復東南稱二老有誰簪笏歷三朝賜鳩早正秋官席威鳳仍賡虞
帝籥此日哀榮人世畢海天兜率更逍遙　未老先懸七十車江湖魏闕意何如密修塞郎祥刑疏不
上公羊斷獄書風貌　九重圖影後溪山一片晚香餘傷心蓬島騎鯨去　天語猶聞家起居　百年
大雅獨扶輪筆下龍蛇紙上春一品集成傳海內五湖花好稱吟身朝無燕許傷前輩間有韋平慶後人
想應恆河千萬劫猶歸華表尙精神　記泛扁舟碧㵎東自提行笈學登龍九河不棄蹄涔水一面曾
欽泰華峯看和　聖君新筆墨聽談　仁廟舊儀容而今回首都成夢又隔人天萬萬重

牡丹花絕少並頭者眞州吳園忽有此瑞三月八日副使張東皐招同賞宴爲倡公讌詩一章而別

贈花三絶句

尋春古眞州無春雙目閉春恰知我來開花比常異賢哉張大夫指我看花地追尋辟疆園遍歷維摩寺
車小穿林幽阜深得路細果然鼠姑花雙開色奇麗其旁仙種多環立擁霞帔送客出紅雲分香入酒氣
昔聞韓魏公金帶表花瑞君今宰相家花也如相示兒女合歡心陰陽調變意遠鍾一以鳴嘉賓亦既醉

我呼東下舟不借南衙騎如別華蓋天憎穧下塵世人花雨難忘作詩當作記

並頭牡丹詩

兩枝春作一枝紅春似生心鬬化工遠望恰疑花變相鴛鴦隱倚朵雲中　讀罷清平三首詩此花猶未解相思想因移種長生殿便學人間連理枝　各抱芳心兩不降飛來蝴蝶也成雙老夫悵觸團圓夢底事單身又渡江

秦淮小集招揚州女校書王氏爲藍公子酹飲越三日公子入山問卜妾故事方知彼姝已登遷室艷此遭際各賦催妝

邗上女兒白袷衣青溪公子踏青歸相逢一笑偶然事頃刻落花天上飛　家本瑯琊大道王一雙眸子截秋光比肩不笑妾身短挽手愈憐郎意長（校書善彩毫二尺許）　折柳何須問舊條小星婚禮要人教開箱乞與官奴帖筆筆泥金照樣抄　淮水盈盈綠正酣兩家同住板橋南桃根迎接開門是不待終朝已采藍　十三樓事久蹉跎冷落尚書却扇歌今日瓣香郎努力有人想作小橫波　風月平章老去身年來著手便成春只緣遊得天台倦看見桃花指向人

吳下歌郎吳文安隨才官供奉大內已有年矣今春爲葬親故乞假南歸相遇虎邱略說天上光景且云此會又了一生余亦惘惘情深凄然成咏

宜春苑裏歸來客三十年前識面多絕代何戡都白髮貞元朝士更如何　握手臨岐話再逢淚痕吹下虎邱風自言身比天花墜一到人間一世終

題梁景山畫竹送往和州

景山先生春滿手筆底烟雲無不有豈石能移泰華來畫泉能使波濤走隨園有絹二丈長先生爲寫干篔簹頃刻堂上綠成海疑有么鳳隨風翔畫畢忽忽辭我去一舟將采石磯邊住欲取長江作硯池好教萬

象歸毫素果然高士自不羣人間傴仄難棲身看他來去飄然意便是瀟湘水上雲

送座主大廷尉鄧遜齋先生還蜀

海內年來只一師又聞予告作西歸六旬晚景人難別萬里川江鳥怕飛廷尉清卿行色冷開元初載老臣稀絳帷絲竹程門雪再說今生事恐非　記得初來拜後堂桂花香裏綠衣郎此時期望心何限自覺韶華海共長漸漸黃門雙鬢白蕭蕭陸氏一莊荒祇今送別酬恩意剩有衰年淚數行

鳳齡嫁某郎半年爲其大妻所虐雉經而亡余悔恨無已賦十六韻哭之

萬悔眞何及千牛挽不回總緣吾負汝轉使愛生災遠把文姬贖權爲弄玉媒私情阿姊問密意舉家猜花不嫌春老根思傍舊栽自慚黃髮短未稱紫雲陪妙選乘龍壻偏招鷙鳥才妒妻威似虎魔母令如雷鬢上環簪卸房中膳飲裁淒清同病蝶呵叱過重儓鳥急籠應放魚驚網莫開終年芳訊斷一夕惡聲來弱燕空梁墮孤芳猛雨催早知投苦海悔不嫁哀駘返璧心猶在憑棺念始灰伯仁由我死羞面見泉臺

題童二樹畫梅

童先生居若耶一隻小艇劃春綠一枝仙筆畫梅花畫成梅花不我貽遠寄瑤華索我詩我未見畫難咏畫高山流水空相思吾家難弟香亭至口說先生眞奇士孤冷人同梅樹清芬芳人得梅花氣似此清才世寡雙自然落筆生風霜杜陵既是詩中聖王冕合號梅花王愧我孤山久未到朝朝種梅被梅笑如此千枝萬枝花不請先生一寫照

送雲坡觀察遷少司寇入都

一行　丹詔下雲中士女攀轅拜下風知道朝廷需魏相可堪東海去于公看山走馬秋逾好破格遷官眷最隆內外詳刑都管領總緣民命屬　宸衷　今春三月掃門時得見烟霄海鶴姿霜繭南衙朝折獄尊開北海夜論詩卿雲此日還朝出大雅何人更主持頭白袁絲知己少再來吳下倍相思

去年九月十七日同蔗泉觀察賞菊有詩今年重到此期而觀察已亡十日撫今傷往泣弔四章

又到黃花節誰將白髮招傷心追往事同醉是今宵繐影燈仍照衫痕酒未消如何凋玉樹繐帳雨蕭蕭

十五登科第三朝舊世家軍機參密勿旌節擁長沙早貴身原弱多情壽自差一場春夢短風捲鏡中花

歸隱秦淮好關門種薜蘿病猶勤拜起貧不廢笙歌僕喂花間飯兒扶月下坡今朝捲簾處遺像對烟波

山翁知己少動輒舉君觴正擬千場醉俄驚一笛霜無人同笑語有壽益淒涼爭免衰年淚相思便數行

山中行樂詞十二首

門外豈無事山中只有書一篇小園賦半世好家居楊柳風前榻梅花雨後車意行隨所適不樂復何如

怪石推三品新隄造六橋草堪供鹿砦荇足養魚苗摘蕊求花大開池便櫓搖客來茶不設甘露在芭蕉

萬竹立門外一家藏綠陰欄干三四曲樓閣幾重深雲影淡搖鏡壁風時弄琴喈喈窗外鳥也學短長吟

九十高堂壽千燈上下張環山生火樹搖水動珠光隔岸笙歌助傾城士女狂此時一杯酒眞个紫霞觴

十二紅絲硯輪流侍主人分班常賜沐著手便成春作楷門生代袪塵小僕頻爲他閒不得連日召龍賓

涉世無成見隨吾杜德機書多讐校懶花密剪裁稀捲袖常汚墨迎賓忘著衣公卿與寒士來者便依依

白鶴一聲語青天半夜風夢從秋後短詩向枕邊工隔夜硯常濕曉窗燈尚紅是誰來拭几知我讀書功

九曲琉璃屋玲瓏影莫分湘簾千竹映詩卷萬花熏鬆几新裏襟雲疊古篆文不知陳榻上留宿幾重雲

何物供閒戲圍棋亦偶然買碑爭舊搨染筆試新箋食品何曾纂茶經陸羽編搜奇兼志怪眞是小游仙

客來無底事開口便談花解珮長千里吹簫阿子家山深春不老風好月難斜幾個人間叟如儂度歲華

無兒家累少稚女戴男冠畫賞過時賣琴閒借客彈非禪心更達勿藥體常安靜裏尋忙事巡簷數竹竿

一望參天柳都從手植生樹猶先我老心合比秋清鄭重分陰惜編排著作成劉伶休荷鍤門外卽先塋

晚登清涼山

上山訪僧僧寺鎖孤亭莬莬紅日墮萬家炊烟直復斜幾行鴈字右復左長江半向樹梢出石罅盡教落葉裏怪他啼鳥盡驚飛惟有白雲不讓我

客來

深秋萬木凋一花不著樹客來道有香主人不知處

上渤海相公二十韻

不到艱難際安知柱石功黃流遷故道赤子廑宸衷隻手銀河挽兼旬板築終單車來水上萬口活溝中命向龍宮奪春回黍谷窮堤方歌瓠子甲又起山東半壁金湯重三江鐵騎雄　帝教擒白賊公自挽雕弓渭野勞諸葛彭城臥老熊刀光千里雪旗影半天虹傳箭妖星落鳴甄羽孽空亂時須重典雪後要春風韜偃干戈畢安排米粟豐孳孳勤哺啜漸漸轉疲癃更把潘屯鑿長看挽運通（開潘家屯引水運漕）救時眞魏相活國賴姚崇令子秋闈試泥箋姓氏紅（九公子廣德新舉京兆）緫緣隆世德默眷自蒼穹駿律新陽轉稱觴往事同銘勳兼祝嘏稽首指崆峒

簡齋印（有序）

湖州淘井得銅印鐫簡齋二字陽文深一米許宋蒙泉明府以余字偶同遠寄相遺按宋史陳與義字簡齋曾刺湖州此印當是陳公故物喜紀以詩

我非長卿才敢冒相如字或者蔡邕生卽張衡轉世先生銅篆文向我肘後存較勝王半山突然爭一墩篆古銅沁綠逢箋押滿幅竊馬與盜符何由知非僕頗疑先生靈有意留贈我不信請觀詩心心相印可

攬鏡

朝來攬鏡不覺惱袁絲袁絲汝竟老面色斑斕似凍梨鬢毛飄颯如蓬葆記否當年試殿中王侯簇簇看終童金蓮歸娶西湖月玉節臨民滄海東爾時只道長年少老隔鴻溝永不到誰知淸晝六時長漸漸晨

光變夕陽朱顏綠鬢去無迹老似奇兵遽相逼我未分明鏡已知强考疊鍱終何益擲鏡唖然笑向天大書綠字焚霞箋不求藥不求仙只求還我當初美少年

沈凡民葬南門外湯家窪因其無兒爲權壻祭傷宰樹日盛而予年日衰書此以告凡民

君葬十三年我來如一日君墳松益青我頭髮愈白離離束芻陳脉脉紙錢焚從來友朋意轉比子孫眞一事君知否我年五十九再來恐不多多斟一杯酒酒滴棠梨花驚飛雙老鴉似代君作答向我啼啞啞

喜悔軒太守從淮安調任江寧

金陵新太守東海舊騷人郡領三江首花看六代春一陽回陵漏五馬駐雕輪知道神君到風先掃路塵八月黃河決淮城浪幾重扁舟援士女赤手闘蛟龍局定肩才卸民蘇力已慵菁溪此間好安穩朵芙蓉作吏談文藻高風久寂寥得公扶大雅如鳳下丹霄白傳西湖槳東坡赤壁簫心香留一瓣千古暗相招先生來恰晚賤子早歸田記得庭參日於今三十年白頭雲外影紅燭畫堂烟此後追隨處公餘吏散天

見太守案上抄校文字皆少年未定之作不知得從何處心爲赧然袖歸改削再呈而先以詩謝

南衙酒置一尊清案上書翻兩眼驚悔把文章留少作竟教傳寫到公卿花因早宋香猶薄琴是初彈手尚生願學女兒再梳裹他時相見倍傾城

除夕

年來除夕側耳聽爆竹聲聲直到明今年除夕聽不得雞唱一聲人六十大撓甲子已删除縱有光陰是羨餘雞若相憐緩開口依舊我還五十九

雪橋十二韻

戲把三冬雪裝成五尺橋闌干雲母琢坡級水精雕有路瓊林近無波洛沛遙虹梁初臥地銀海不通潮踏恐青鞋汚行宜素手招弓垂形宛轉鷺立影飄蕭玉杵聲聲軟蓮花步步嬌斜陽烘反濕涼月照難消

六盡禪僧足高分碣石標漸低疑地陷小鉄是風撩冒險將扶杖防鬆更築歟須知仙意冷度世不終朝

不徹

六十華年轉眼更萬般往事撫心驚鐘漏朝士呼前輩尙有慈親喚小名早到蓬山春夢短老歸邱壑家清他人祝我非知我自疊雲箋寫一生　卅載青溪奉板輿揚雄文可似相如安排歲月歸清福笑看雲烟過太虛若肯經綸原解事偶貪花竹竟閒居年來剩有驕人處九十萱堂萬卷書　懸弧時節百花嬌三月初三柳正飄客采碧桃來插帽天教黃鳥替吹簫稱觴禮古儀文俗扶杖身輕鬢影凋寄語諸公休勸酒醉人何必定今宵　語兒亭上斷前因想爲香山作後身腰腳幸同鸞鳥健鶯花還比子孫親百年再算無多日一代能傳有幾人從此光陰倍珍重高歌樂府惜餘春

看梅鄧尉遊程氏逸園園主在山老人外出矣題詩留贈

平生擬造屋數間前橫莽莽水後立蒼蒼山奇花古樹左右盤此景不可得思之年六十忽然鄧尉看梅花梅花引我仙人家入門勝景爭迎面頗似佳人驚乍見一溪一石一房雲百折千迴局屢變案上何所有龍威丈人幾卷書階下何所有金光瑤草三千株初登清暉閣再上騰嘯臺清風颯颯吹靴鞋西山翠屏插天起太湖白浪升堂來大魚喚向牕前語高鳥飛從腳底回我欲謝眞宰拍洪厓意中所結構此處都安排頭白始能到自愧非仙才留連片刻已覺心神開居此一世之人何如哉憶昔曾遊五嶽早泰華奇峯都了了到此低頭口語心仙家別有嫏嬛好公超遠出女壻迎（謂王郎）留我小住金華庭白日已向扶桑沉一羣蝙蝠來吹燈揖別烟中心惘惘山翁山翁何處訪從來天際有眞人不許相逢只許想

在鄧尉憶家中梅花莞然有作

主人鄧尉看梅去家中梅花開萬樹舍近求遠如芸田梅雖不言我自憐歸來置酒向梅勸勸梅莫作秋胡怨君不見林逋終日不離花花飛也到別人家

重過蘇州褚園感贈主人

十年兩到習家池池畔仙翁正索詩風月亭臺添幾座主賓髮鬢白千絲梅花尚識重來客啼鳥難忘舊宿枝樓上藏春樓下醉許多往事上心時

三月三十日金棕亭學博招同十八友人送春平山堂分體得六言絕句

學作惜春御史公然國子先生載酒廣陵城外詩人十八登瀛　作殿牡丹漸落將離勺藥初芳賴到平山作別不然辜負斜陽　我是白門殘客也來此地揾衣一片尋春心事如何轉送春歸

棕亭拉至潘孝廉家賞牡丹主人素不相識席間抗手知是張少儀同年女夫也分體得五絕二首

隨人看花去直至花深處誰知花主人乃知故人壻　主人擎巵酒勸我吞紅霞我亦祝主人富貴如此花

碧紗幮避蚊詩

蚊蝱疑賊化日落膽益壯嘯聚聲蔽天一呼竟百唱如赴闤闠市商謀抄掠狀如起烏合兵际牙無主將剌鼻便惹嚏誤吞幾絕吭作閙已可憎咀嘬更何況我乃作一室方空作屏障甘學幽閑女將渠大庭讓先之牡鞠熏繼以虹竿颺大索先十日當作刺客防風影再騷除不容餘孽放出入必微行往來先掃盪果然別有天徹夜安無恙外陣雖營營中心常蕩蕩豈無狠藉者勢孤神不王餓久翅㲮㲮未嚼身先喪豈無蚩妄者肉薄爭相向終隔一重城敢近不敢望我聞呂奉先彈箏坐錦帳中士三十人欲斫空惆悵又聞宋南遷爲避金主亮幅幀雖蕞爾湖山且趺宕世事無大小安身爲上上笑我亦雕蟲未肯蟲腹葬一升墨水餐三世人血釀（廣記三世人身血惟洛陽蚋蘆生耳）彼雖禁臠看我已蛾賊抗公然紗籠中山人亦宰相

遣興雜詩

得兒童笑語譁天機聽都在野人家荷花落處剛剛好荷葉如盤託著花　三間草屋小溪邊竹裏開

門地勢偏仙鶴住多人住少白雲時得到窗前　五月黃梅雨打屏驚風掃蕩百花稀梧桐心上分明見不是秋來葉不飛　西山冷向水中青兩岸秋花似畫屏生怕夫容難照影自牽漁網打浮萍　花裏荷花壽最長端陽開得到重陽秋霜吹落煙波冷猶有蓮蓬子滿房　掃地焚香心太平衰年勤學有康成難耆愛坐西牕下多得斜陽一刻明　應酬隨意少安排風替關門風替開正對幽蘭剝蓮子阿誰花外送琴來　閒人自愧少閒情滴露研硃手不停纔得吟成將筆放女兒相喚捉蜻蜓　平生、格愛三唐白髮看詩興倍長一個詩人儂最羨邱爲八十有高堂

題江天雲樹圖送陶悔軒太守觀察廣東

蓬蓬江上雲渺渺天邊樹十月太守來九月太守去太守來何遲淮上有災黎太守去何速南海需監司江東諸父老無言淚潛墮爭忍一年中春風吹便過我道民胡然我有好丹青畫民相思意送公越王城越王城下樹童童千扶桑一朝拂慈雲都作旃檀香君家太尉公廣州留遺愛相隔二千年甘棠可猶在采風如采珠佳士來于于驅蠶如驅鰐奇文繼韓作趁此扶搖風遠作沖天翥記否菰蘆中同門有隱者隱者無先容蒙公訪茅茨乍見披膽肝新交如故知貽我紫霞杯惠我紅絲硯每到論文時子面如吾面淄澠一以合雲泥轉離分願化羅浮蝶來繞珠娘裙民送江上拜我送山中揖望見公旌旗柴門猶佇立

苦旱

鎮日炎風旱不禁秧田望盡老農心夏雲總被風吹去教作奇峯莫作霖

嘉興春雨老人摘楊梅汁畫牡丹花屬余題句

楊妃一口吐紅霞便是春風富貴花從此人間重真色臙脂不到畫師家

樹齋侍郎從喀爾巴哈寄惠灰鼠裘二襲賦詩奉謝并告裘猶未至

一封書到動經年紙上猶飛塞上烟有暇將軍能憶我可知萬馬不窺邊地當絕域風霜早　詔許攜家

雨露偏書中云古大宛地入秋卿雪香圖同行敬把佛香供手札憐他來自大西天　寄我輕裘念我貧路遙芳訊竟沉

淪疊來箱內雖無分煖到胸中也是恩兩世春風慣虛領枚上文端公詩云可憐桃李青青樹虛領春風十六年　一生臥雪有奇溫

只愁身上裘茸服何日能消別淚痕

題萬華亭持籌握算圖

十萬貫錢撐屋破面有銀光奴兩個衡石鏘鏘聲不停貂裘者誰擁几坐疑是漢時桑大夫年盈手握算

錙銖又疑梁朝蕭阿六累標黃標自喜權誰知乃是華亭子貧兒賧富畫圖裏描寫銅山付渺茫我憐其

意笑不止君不見金堂玉几居王侯屏風翻畫白蘋洲以有易無互相羨世間萬事多環流又不見古莽

之國以夢爲是覺爲非夢中得鹿尙可喜何況開卷卽見青蚨飛黃禾起贏馬有錢始作人來之不得畫

之得匹如紙上呼眞眞三十六爐鑄橫財登時張說稱名臣吁嗟乎凌煙閣輞川圖此類丹青俱可無不

若王戎眞簡要一把牙籌自寫照

十月十四日嗣香亭子爲己子取名阿通喜而賦詩

阿侯抱向阿連家六十衰翁始作爺分得荊花原共蒂養成小鳳自隨鵶裁衣預備身材長選乳兼需嫗

德嘉兒亦有緣如識我萬書堆裏笑啞啞　筵開湯餅舉家懽晚景桑榆自覺寬妻妾無功兄弟補園

林有主水雲安鬬心野鵠聲相和回首斜陽影不單只是翁衰兒太小客來强半當孫看

枯葉

草木在人間去來有時節枯葉戀高枝自覺無顏色

哭彭際光司馬

汝上甘棠樹尙青吳中鵩鳥已哀鳴卅年早結通家好一薦虛叨座主名際光余甲子[illegible]卷　底事仲宣偏體弱要

知叔寶太神清回思月地雲階處多少琴尊總隔生　對門新構好家居子舍晨昏百步餘所居與司馬隔一大

纔得樊川棲杜牧已經秋雨病相如平生風調都成夢四面溪山尙繞廬想見鶴歸華表日趨庭還侍老尙書　六十袁絲兩鬢華今春訪病到君家不能見客偏迎我無復横經尙對花久坐自知妨飲藥臨行未忍遽登車傷心一揖階前別竟作人天萬古嗟

金賢村太守來自黔嶺小作秦淮七夕前一日率諸侍者枉駕隨園索詩作贈

牂柯太守好風情吹竹彈絲過一生萬里歸裝無別物侍兒添個董雙成　兩家都有十眉圖姊妹芬逢興不孤迎得雲仙剛七夕藕花風裏評兒夫　換馬姓也當年興頗豪香燈涼月手相招而今相見添惆悵似有心頭債未消　一朶瓊花態最幽十年前已遇揚州見卿不見雲扶妹惹我滄桑萬種愁壬午夏余尋春揚州雲扶妹爲迦郎姬相見余學蒼梧淺故事讔與賢村今忽忽十四年雲扶以娩難亡久矣　康姬風調米超羣一笛吹開水上雲偏與袁絲同小字合教新婦配參軍余小字瑞官而康姬亦名瑞姑　小病懨懨白髮翁水隄欋借板橋東如君纔許秦淮住十部笙歌拜下風

某明府以家姬見贈余却之已而聞其逼死余轉悔不受以拔之於苦海也自懺一章

花落當前手不援此身有愧救生船玉溪生最多情者偏却東川張懿仙

全集編成自題四絶句

不負人間過一回編成六十卷書開莫嫌覆甕些些物多少功勛換得來　幾年學道斂心情幾度刪除伎友生到底難消才子氣霜毫觸處怒花生　七齡上學解吟哦垂老燈牎墨尙磨除却神仙與富貴此生原不算蹉跎　學問原知止境難其如雙鬢已凋殘强顔且付麻沙本一任千秋萬目看

小倉山房詩集卷二十四終

錢唐袁枚子才

正月十五日園中飛下一鶴

一園白雪青天落園丁走報來仙鶴來自何方產何土鶴不能言但起舞園中三鶴一鶴單物得其之安主人當作不速客取著籬之敬終吉

哭座主鄧遜齋先生 有序

戊午科余與平西大將軍阿公廣庭同出先生門下先生每稱分校得士一文一武今年正月將軍平定金川而先生先一年捐館故賦詩志哀先生諱時敏四川人官大理寺卿

當年絳帳同升客此日凌煙第一勛共說門牆原不忝敢云文武竟平分名書虎榜三生夢甲洗龍沙萬里雲告奠九原公亦笑是誰衣鉢有將軍

過瞻園弔託師健尚書

十年不見託尚書重過瞻園感舊居匝地風花春事換滿牆煙墨雨痕疎老臣力盡還朝後國士恩深見面初擬賦八哀詩未就幾行哀淚落衣裾

哭逸園主人 有序

主人姓程名鍾字在山吳之隱君子也與其妻生香居士同有詩名所居逸園在西磧山下余過訪不值次日君入城始得一見別後再投以詩而君亡矣其佳句云高樓盡日無人到籐有山妻問字來可以想其風調

與君一見了前緣芳訊重投便杳然四海名園推梓澤半生嘉偶伴伶元似知數盡將山賣予到園時園已售與江氏定有詩存待我傳西磧風烟太湖月從今不泛子猷船

雞

養雞縱雞食雞肥乃烹之主人計自佳不可使雞知

送保將軍勵堂之施南

臾下驪歌夾耳聞我來剛值送將軍請看江上雙旌影已似將飛一片雲　履曳星辰劍上方偏教先生性愛文章倉山幾曲風華調君盡能歌我轉忘　千條紅燭兩枝花餞別依依小杜家開閣他日巴山聽夜雨更誰行酒進琵琶　弓刀獵罷萬山青風捲紅旗過洞庭可帶橫塘一枝管夜深吹與老龍聽　善撫生苗與熟苗追陪嚴武與韋皋八風平處雙聲穩一卷新詩飽六韜　送君南浦草萋萋望見楊花首欲低一樣天涯送行客楊花能到夜郎西

過蘇州有懷南溪太守新遷觀察轉漕北行

六十黃堂兩鬢清一朝丹詔下神京高年豈望遷官驟聖主偏能記姓名　綏綏漕糧東魯去煌煌衣錦故鄉行長河月色三千里萬艫齊聽號令聲　衮絲別後下姑蘇悔作尋春范大夫知己偶然心上有美人眞覺世間無難將蘭槳迎桃葉且坐甘棠聽鷓鴣愁過南衙文讌處旌旗人遠月明孤

哭侍衛明公有序

公名仁將軍忠烈公公名瑞者之弟年少能詩在尹相國處見予爲詠寄聲索贈予感其意書扇貽之而公已從征金川歿於軍矣

遠蒙京國問才名知己何曾一識荊團扇詩才從北寄雕弓人已賦西征通侯門第文兼武上將沙場死亦生遙奠寒雲招左毅海天兜率盡交情

某學士已謫降矣猶責余不以公服相迎余雖謝過而退後不能無詩

何苦蓬門閤閤譁私蛙猶道是官蛙一枝紅蓼雖孤潔生就人間瑣碎花

眼入夜昏澀見燈輒談戲賦二詩

簾暮雙眉豎飛珠繞眼眶望洋空有嘆覩物總如傷無復宵難奈何妨早就牀曾如入世上原自沒燈光

秉燭宵遊興忽差倍收白日惜年華想來老亦多情累兩眼渾如夜合花

升沉

山色蒼茫落照微升沉到處有天機楊花自繞蛛絲上莫怪春風吹不飛

江西方伯楊西峰巡撫江蘇五月受篆寄賀四章

故人開府到吳中捧日葵花色正紅八座有誰堪此席半生惟我最知公智珠在手風雲闊雨月當天氣象空眞個恩膏似流水大江西下大江東　金閶何處不甘棠回首春風二十霜（公宰昭文時年纔弱冠）在昔東廂聽鼓角於今南面握牙璋官從舊地遷纔樂人是相知喜更狂料得軍民齊額手中丞玉貌未曾蒼　記否當年聚白門兩家燈火話黃昏一餐不作常賓待萬事都從絕頂論（公精廚饌他客不得與）宦海光陰流水逝樓霞遊伴幾人存（謂莊潘諸公）而今半壁東南主爲我應留酒百尊　小人有母受恩施客歲稱觴使者馳雙束冰絲園客繭一行珠字白華詩情深膠漆眞無忝分隔雲泥兩不知寄語關西楊太尉相尋未敢出山遲

贈慶郎

寂寂朱門當館娃行行珠字傍腮斜世間只有張公子（竹齋）解采華林（班名）第一花　蛺蝶雌雄且莫分女兒香贈女兒熏遙知燒處雙煙起化作仙童一朵雲　欲試芙蓉雨後妝青溪同浴兩鴛鴦分明一掬僧房水抵得華清第二湯　客腮寒重夜眠遲贈汝吳綿有所思願得他生爲翠被郎君身上覆多時

齒痛瞑坐戲作長歌

前有萬古去漠漠後有萬古來滔滔當中忽放我一人不前不後生今朝孫曾以後之人物不接見開闢以前之史冊誰傳抄徒然苦受倉頡累四千年中文字來煎熬就使學業追孔孟勛業同夔皐猶恐一朝乾坤毀也如雲氣隨風飄何況硜硜居空谷寂寂守蓬茅五岳不曾走蠟屐六十尚未麾旌旄造化小兒漸欺我齒痛呼譽聲嗷嗷眼前未死先冥漠詭談傳世不朽殊　聊擬學古之行樂人酒飲公孫穆色好公孫朝已爲財力所制限名教所阻撓再欲將身送還天與地又皷殘形恒斡相拘膠只得支頤枯坐無一語自弄筆墨當笙簫甯戚高歌白石爛杞人自信青天牢方寸之間驅水火八荒以外馳輪尻身隨黃頊青曾歿處歿魂憑白蜺嬰拂招時招但願生生世世莫作有情物一任刼灰盪滌吹我作泰山之頑石大海之波濤

再贈慶郎

三月春光上巳濃笙歌人集水西東樹梢挂起燈如海照得紅兒分外紅　捲簾招月坐蕭齋意欲留春事竟譴寄語阿瞞私誓了他生爭及此生佳　爲儂指引若耶溪笑上妝樓躡小梯奪壻吳娘眞有福吹簫同住板橋西　開過紅榴鳥欲飛相思能不夢依依願卿身似春潮長早到胥江晚即歸

南溪遷江蘇臬司再賀一詩

孔殷久被　天心眷重疊　恩綸下玉坡千里人才瞻舜日三遷官總聽吳歌舟因久泊風彌順花爲遲開露轉多我與蒼生齊引領者番報稱更如何

人老莫作詩

鶯老莫調舌人老莫作詩往往精神衰重複多繁詞香山與放翁此病均不免奚況于吾曹行行當自勉眞奈心感觸不覺口咿啞譬如一年春便有一年花我意欲矯之言情不言景景是衆人同情乃一人領

晚遊古林寺

一鐘打出滿堂僧佛面金光半閃燈龍樹無聲風小定袈裟有影月初升講經未必花能笑拄杖微聞石
欲應底事空王拳解脫春來不解半池冰

余久離祿仕而戚里紛紛謡諑不已初頗厭之既乃有悟於物理變嗔爲喜故作是詩

戚里紛紛太糾纏閒思物理忽欣然樹堪避雨多棲鳥水不通河少泊船石佛疲津雖欲臥雲仙捨藥且
隨緣人求終比求人好平著心看卽是禪

卅年

卅年山館住悠悠十賚誰交陸敬游插處綠楊成古樹畜來黃口盡蒼頭釣竿手顫魚難得棋局心忙子
不收只有吟詩如老將窮追佳句獲纔休

野廟

白石神君廟黃車使者臨客聰雜語慣僧頂鵲巢深錦雨通宵暗金苔滿地陰上和香一炷留贈古檀林

折花

看書時是看花時兩事商量割愛遲只好折花書案供也聞香氣也吟詩

題宋人詩話

元聖雖不作何王不袞冕終日嗜菖蒲未必皆文王孔子所以聖豈在不撤薑我讀宋詩話嘔吐盈中腸
附會韓與杜瑣屑爲夸張有如倚權門凌轢衆老蒼又如據泰華不復遊瀟湘丈夫貴獨立各以精神强
千古無臧否于心有主張肯如轅下駒低頭傍門牆

悔軒太守長淮利涉圖

長淮泱泱浪拍山舟中太守目瑩然爲貪四顧眼界寬船篷盡卸船帷褰蕩舟者急腰背彎擊檝者猛鬚
連鬈奚童持帽容清便飄飄華蓋風吹偏隄旁樹底聲喧闐徜前散從將馬牽兜牟雉尾銜寒煙弓刀旗

皭鞍轡帴一一錯雜楊花間問公何事心憂煎腰輿不坐偏扣舷客秋河決黃淮連魚頭赤子相比肩救災如救野火燃黃堂官作䆠官先疏排貴迅築貴堅何者宜堵何者穿非身親到心胡安民覩公身如大船捆載萬戸利涉川精誠所感神亦憐支祈可鎖鼉可鞭饑者與飯寒與棉波濤聲裏頒金錢非公孰把皇仁宣雙槳搖去重回旋左視右視求萬全我聞史起能引泉河隄謁者稱王延煌煌史冊相留傳以公作配何慙焉誰知公意猶拳拳畫圖當作越膽懸道民受病難遽痊元氣可復須三年此語公然直奏天

悔軒一稔之中驟遷觀察再遷方伯索詩爲賀

恩綸下玉京三遷官不出江城風高太覺雲行速惹得閒鷗聽也驚　更喜新衙接舊衙半條街近好移家官遷眞個鶯遷似只隔一牆紅杏花　中山王府舊樓臺迎過鑾輿花尙開此日遭逢勝元九遷官兼得住蓬萊　東南民力近何如儒者經綸定有餘好惜分陰懷祖德青燈還擷幾行書　北海尊開酒不辭匡衡翼奉本同師自憐三十年前客合有瞻園老樹知與公同出孫文定公門下　曾賦園中景十篇曾交碑碣記先賢而今得遇文章伯合浦珠還豈偶然託尚書瞻園碑現寄隨園公將歸之

哭高東井孝廉有序

東井名文照湖州武康人高才博學父爲南浦通判有廉名東井中甲午鄉試客死京師年三十無子

風傳消息自幽燕聽說斯人不永年循吏兒郎好才子一齊抹摋也由天　二十萬言書誦畢八千餘紙手抄忙不知一片心頭血客邸誰收古錦囊　目空四海無前輩心折千篇有老夫此日等身諸著作九原抱著見韓蘇　闘情夜燭與晨燈甚矣吾衰仗後生豈料拏雲心事健一枝秋桂了前程

題黃粱夢枕圖

非因非想夢難通人有心情各不同我過邯鄲曾有夢夢難書卷萬花中

心中賢人歌寄錢璵沙方伯

書中有賢人其人不可再心中有賢人其人宛然在其人在何處閩江爲屏藩吾幼與同學吾長與同官溫公愛蜀公生前爲立傳吾亦愛錢公意欲書其善公書善歐趙公詩善白蘇以兩善稱公淺之爲丈夫天子南巡狩 璽書頒諄諄誠恐供張費累彼元元民江督黃文襄陰違而陽遵孤行一己意東下如濕薪其人養威重上相不敢嗔公乃手彈章焚香達 紫宸 天子立召見問汝所知因公奏御史官言事重風聞倘問所來由是絕言者根 天聽爲之動將黃訓飭頻有此小臣直彌彰 聖主仁一時王侯駭爭來窺公門以爲朝陽鳳以爲獨角麟誰知公恂恂公貌如婦人 金吾有邏騎獰獰虎而冠內府四十名白日橫行慣公視永豐倉此輩猶狎玩其魁名李五喧呶滿几案公怒械繫之封章奏玉殿詔命盡革除爲首者誅竄百僚舞於衢路人相與嘆神羊挺然立百邪已消半何況鳴一聲根株自痛斷彰化內凹莊生番殺黔首賴白兩姓家二十有二口故事番作惡武吏有責成生番殺人重熟番殺人輕大吏爭護前各以熟番報公時巡臺灣獨以生番告洋洋海風起偏遲御史章奏驕既濡滯所奏又乖張天語加切責大吏滋不悅詗者來調停訹公改前說公指窗前山是豈可動乎苟其狗有位何以對無辜亡何嬌虔吏買頭作誣證事發得上聞昭昭黑白定 三吳民風柔俗吏恣威福但博大府笑不顧小民哭公涖觀察任上手無留獄其一竟劾去其一稍瑟縮蠹胥擒五鬼積案掃千牘懷磚者改行舞文者坻伏片紙告誡張萬民雪涕讀傳抄未停手曲踊時頓足可惜僅一年旌旟遽入蜀民恨公來遲又恨公去速至今說公名父老淚欷欷 古有班馬才能記非常事今有班馬才苦無事可記我欲得公狀催公作郵寄公曰我生平碌碌無他異虛心而實力祇有此四字大哉明公言四字談何易其惟聖人乎當之庶無愧願公永勉旃徐徐俟其至我欲立公傳恐公事正多我欲少遲緩又恐傳者訛故且託韻語傳

擂爲詩歌歌公更勗公公其慎晚節空山有故人含笑看史筆

題幽光集後王陸禔至高文照凡二十餘人

河嶽英靈氣未伸有才無命最傷神何時得上韋莊表追賜科名十六人

所見

牧童騎黃牛歌聲振林樾意欲捕鳴蟬忽然閉口立

遠眺

秋江遠眺碧雲空一笑啞然對晚風鸕鳥覓魚終日立不曾肥過信天翁

留別蘇州主人唐靜涵

君家久住竟忘家兒女同聲喚阿爺借慣舊書多脫線代栽新樹暫停花商量小食先呈譜歷亂飛棋更鬬瓜如此主賓能有幾戲將瑣事記些些

謝渤海相公賜老母人參

一朶慈雲下碧空萱堂頃刻起春風萊衣正想尋靈藥造命由來屬相公價比兼金千鎰貴形如瑞麥兩岐同殷勤手付家僮意小草無言有寸衷公慮材官賫來有費犒賞故喚家僮赴衙親封賜之

哭唐靜涵十二首

吳下霜飛九月天唐衢竟賦小遊仙傷心三十年中事歷歷捫胷尚宛然　初飲華堂酒一巵青年意氣兩相知屏風窺客金釵滿正是君家全盛時　奪得鸞篦返石城三郎懊惱不勝情是誰巧作鴛花主不負黃衫俠士名事載聰娘墓志　從此雲龍角逐忙裁紅暈碧兩相將棣華書舍三間屋便是儂家選佛場　寒山聽雪倚斜曛鄧尉探梅踏白雲一輛籃輿兩枝槳嬉遊何處不同君　護世城中美膳雞多君親手製盤餐晨鳧北雁商量處忙殺何曾舊食單　寵公妻子都無避稽呂相思便駕車笑我身

如春燕子一年一度宿君家　為喝梟盧六子紅驚心風浪太匆匆忝為北海孫賓石曾匿臺卿複壁中　漸漸滑霜滿鬢來欣欣且喜老懷開衣衫質盡長生庫猶入花叢醉幾回　朱弦兩度斷琵琶聘得雲仙蔡少霞一夜長眠人不醒繞牀嬌女尚呼爺　今春置酒舞曹婆娑姊彈箏阿子歌豈料人生眞局促黃公壚下即山河　早知此會成長別悔不勾留再一宵量取長江盛老淚君魂舍我更誰招

閲歷

閲歷名場四十春一言常自說津津久居軒蓋無佳士不讀詩書有俊人

昭君

妾彈琵琶非自傷傷心還是為君王千秋幾個傾城色一旦輕輕付遠方君王若果非知己妾亦甘心絕域死如何賤妾遠行時詔書正選良家子良家子比妾姝問旁人如不如

偶觸

偶觸危機黯自傷白頭無語立斜陽可能野谷空山裏禁住梅花不要香

偶成

安身浮世外行止自徐徐白鷺晳迎客春風為卷書　吟罷自書竹茶烟吹入牕輕雲含雨重孤蝶得花雙　一月關門住忘書記復淸詩情似池水都向靜中生

悼花

梅花盛開時杏花若相覷杏花正紅酣海棠有爭意一花復一花循環作交替容華非不佳過者便悴蕉春風非無情不能將花繫開落曾幾時在花如一世旁有看花人淒然自隕涕

玩月

無月夜可憎有月夜可愛忍把爛銀盤揮之出門外恰思人未來滿地月橫陳如何人一來月光飛上身思之不可得掬之若可取忽然疎影搖梅花如欲語

自讖

仙人九障名居一上士關防口最先安得四禪天上住一生風不到聰前

和沈觀察遊華山韻

仙人掌上馭風行玉女頭盆拄杖聲兩角孤雲天一握千尋飛瀑月三更近招白鴈烟中語遠望黃河樹頂生擬把綠章奏閶闔滿腔心事沈初明

造假山

半倚青松半掩苔一峯横竪一峯迴高低曲折隨人意好處多從假字來

感往事有作 并序

予爲鳳齡事至今悒悒因憶己巳春卜妾平湖有良家子楊氏許贈不許見事故中止及買舟歸而其家追余往見則痞作不能行矣嗣後或交臂失或來歸後又遣去舛午膠轕不一而足大有悟于佛氏因緣之說故作是詩

綺麗情懷閱歷身青天碧海漫尋春每看遭際千般幻始信因緣兩字眞花到手時偏不折璧從懷後轉生嗔暗中覺有牽絲者笑我徒爲傀儡人

山頂蘭

一枝幽草植山阿開既飄零落又多不是無人采香色其如生處太高何

謝悔軒公饋烏鬚藥

買染鬚藥如買酒年年一介馳京口欣逢長者陶通明肯賜刀圭變老醜每對明鏡愁鬚蒼便擲華堂案

鬷方果然諸毛餐黑水頃刻滿面消秋霜我聞度世眞神仙不忍獨自作少年又聞堯染皐陶舜染禹彼吡沾濡聖如許先生報　國恩無量常恐年衰意惆悵但見青葱繞頰生掀髯一笑心還壯小人有母忘兒衰視我花甲如嬰孩得教綠鬢同潘岳勝舞斑衣學老萊旁人不知笑吃吃道此兩人媚側室噫吁嚱君不見從古友朋膠漆情紛紛擾擾堅白鳴何如同讀太元經

臥鐘

一鐘倒臥鍾山坳后夔敲後無人敲宮商滿腹愴無語草蟲亂叫秋天高我來駐馬急拊視欒乳模糊土花紫篆文隱隱莓苔封露漬斑斑鉛水洗口寬千石容有餘身重萬人扶不起憶昔橫陳寢殿中四廂九奏聲隆隆曾招鼉鼓聲相應曾喚宮娥睡不濃一朝世事浮雲過太常樂散金甌破尚有鈞天夢未終可憐小劫身先墮鳥踏還疑鳧氏鐫雪飛似伴袁安臥飄泊泥沙不計年摩挲幾度遇神仙牧童手小爭來擊佛子樓低不敢懸我聞禹鼎長淪沒何況銅駝困荊棘聾俗誰爲傾耳人長眠且入無雷國別汝回頭感不勝千秋老物定神靈年年霜降商山呂可作鯨魚吼一聲

寄陝西撫軍畢秋帆先生兼呈令舅張少儀觀察

九天臚唱掣金鼇三輔風雲擁節旄殿上策猶推賈董關中功已重蕭曹軍興五載民如忘章奏十回帝總褒想見終南山色裏一輪卿月比前高　春滿軍門有所思百花頭上看花時采風手纂長安志感舊情深吉甫詩公修西安志梓尹文端公詩已屈君平參幕府冬友更招小戴作經師敬威知公偶折金河柳也折人間第一枝　下官銜本隸旌麾卅載身因奉母歸一面未曾瞻華嶽八行先自賜珠璣游仙夢記風前遠隔水琴彈海上稀多感羔裝千里贈敎儂暫脫芰荷衣　聽說張敷住渭陽故人握觸九回腸自然杖履身還健多少雲龍事未忘半世韶華同逝水一門宅相好輝光煩公代寄逌桑信最小袁絲鬢已蒼

附少儀觀察和詩

海上相期釣六鰲十年謂可建旌旄致身公自登蓬閬草檄吾偏雜椽曹裝槖何曾（畫）陸賈樂章漫擬
賦王褒當年誰及終軍少作賦聲摩 漢殿高 白下於今有去思中年化美漢京時直聲三上軍
門牘儒雅頻賡相國詩黧面老人稱衆母烏衣弟子奉嚴師尋春杜牧非遲暮幾度吟憐綠滿枝
嬾從關塞擁高麾遽買春江一棹歸繞座光華發彝鼎驚人詞賦擅璇璣神仙伴侶閨房滿鐘鼓園林
俗客稀盤谷有親慶且壽肯將公袞換萊衣 笛聲淒切聽山陽感舊懷人幾斷腸四十年來京華故人零落殆盡
世閱冰霜元易老交深貧賤最難忘丹山近企將雛信錦字遙分照乘光一事報君堪大噱齒牙落盡
似張蒼

偶閱廣輿記載盤古冢凡有三處其附會可知然題目自佳戲題一絕

無人挾長居前輩有力開天看混茫底事一坏先作俑神仙留著讓軒皇

答朱海客先生見寄

未見投一札已見投一詩先生于鄙人殷殷如有私我昨過京口離家月已期忽住欲歸心走叩先生扉
先生方擁帳說經爲人師地居寶晉齋米顛所留貽卷簾金焦落穿庭鳥雀飛呼兒出見我森然兩瓊枝
解作銀鈎楷能歌幼婦辭我受僕夫促身坐心已馳胸中千萬語如蠶未吐絲不恨相別速只恨相逢遲
何時得重來定有江雲知

香亭弟僦居白門來往甚懽今年服闋有仍赴蜀中別駕之行予老矣難乎爲別賦詩送之

送汝萬里行戴我一頭雪未免老人情合笑看金玦憶昔壽春去尚且情依依矧今蜀道難知汝幾時歸
汝歸自有時我年恐難待阿通纔三齡仙風吹不大何田復何圃幾書又幾琴錄冊交與汝汝應知我心
汝家多弟昆我家多姊妹從子及孤甥因之各成隊一人一婚嫁向平力不勝若不藉微祿此累何由清

汝非貪官職衰年捨我去我非吝一麾不肯留弟住展轉復展轉兩家事艱難談殺春令鳥雙飛共一山
前年弟歸來買園與我鄰公然東西屋兩邊住櫳雲風和兄嫂往雨晴叔姒來庖奴鬬虀好小婢報花開
似此天倫樂一日抵千霜如何青天月團圞難久長池塘春草生阿連不可見分後紫荊花風前顏色變
歐公居潁上瀧岡悄無人似昧首邱義論者常紛紛我於隨園旁卜兆葬顯考生壙附其間較歐稍爲好
終竟大母墓尚在西湖西歲雖遣人祭此心常悽悽兩家小兒女結婚須故鄉庶幾寒食節容易紙錢將
隨園兩山凹垣墻無所施邱壑雖云佳居室非所宜笑我烟霞癖經營三十春一水與一石處處精神存
古來高人宅多捨作蘭若我乃無懷民豈是佞佛者乞汝改家廟祀我於西齋或者峴山巔叔子魂歸來
仙人有九障虛名是一端宏景曾此累而我亦復然挂冠三十載著書一尺餘已付厤沙本憑人作毀譽
所嫌在官日惠民無寸功與歌太詭衆聞之兩頰紅宋儒伊川子作狀狀偕醋傳兄無溢詞所貴傳其眞
我年十八時叔父客西粤託我身後事諄諄寄手札此札藏篋內隨身不敢離燕南與趙北時時偷眼窺
迎叔歸葬畢拜向靈前焚泣陳無所負可慰九原人我今學叔父一一付驪歌望弟學阿兄弟意將如何

意有所得輒書數絶句

一樸三株木筆栽兩株表謝一株開分明草木尚如此何況人間才不才

擲果當年事已休閒來曳杖水邊遊無端樹有撩人意紅杏一丸打白頭

滕六纔終巽二飄枝枝修竹劾芭蕉階前只有薇薔草偏在風中不動搖

自尋低竹補籬笆雨後高雲襯落霞驚去鴛鴦眞得意雙雙同上合懽花

碧桐一樹倚雲端五月離離雪蕊攢壓屋濃香高百尺世人忘却當花看

老去年來目力微回黃轉綠認依稀落花鼻著游絲颺錯認空中蝴蝶飛

全家試水泛輕舠小妹張篷阿姊搖喜極兒童雙手戰釣竿絲上一蝦跳

常自閒中玩物情碧欄杆外作游行香蘭性愛風前種爭怪詩人不好名

莫說光陰去不還少年情景在詩篇燈痕酒影春宵夢一度謳吟一宛然

孫勗堂舍人殉難金川其門人汪𤋮以遺像屬題

舉世紛紛都畫像畫成幾個傳人樣汪倫持像索我題卷雖未展神先王道有先師孫太初桀桀才子擅名譽曾將水樹風廊意寫作人間行樂圖一朝㩻檄馳西蜀正值天兵剿蠻觸强著書生短後衣也隨主將抽金僕妖星半夜落危碉疋馬無聲陷賊巢束手姜維投鎧仗甘心光弼用靴刀泣語家奴莫愴男兒報國眞無狀速取冠巾一物歸好教兒女招魂葬　天恩頃刻下明堂錫典榮生綍襃光可憐太死終軍早不見頭懸南越王門生風義高前古展卷淒涼淚如雨豈料當初翰墨緣竟成此日丹青譜我與斯人一見難敬題短句發長嘆願將此本描千幅當作金鑄范蠡看

揚州康山詩爲主人江春作

青山如高士不肯居城中難得邗江城中藏一華峯相傳棲息者昔爲康武功於今屬江淹規址增穹隆綺寮花歷歷月樹烟重重我來逢日暮海棠開深紅高登九層臺恍入凌霄宮近覽一郡盡遠極諸天空指掌月欲墮乘雲仙可逢凛乎難久留此身非孤鴻　竹垞曾題詩有約江春到主人名姓同巧合如天造在昔楊憑園香山來憑眺蕭復舊樓臺王縉飴其妙江山怕冷落羅綺須炫耀君今繼前徽風雅有同調宜乎海內人爭買邗江棹上迎丞相車下招居士屩分領邛邃情合參仁智樂燈紅花不落酒滿月常照康公如有知凌雲應一笑

贈朱子穎轉運郎以留別

曾騎竹馬侍尊公五十年華逝水同敢以通家參末坐偶因招隱接清風枚十二歲受知于尊人讌讌公今六十二矣平山影落雙旌上燕寢秋生一鴈中難得王濛齊抗手開樽談到漏聲終留夢樓太守平生秋月比襟懷小李丹青大謝才愛向蜀江看峽險懶從秦棧叱車回九重語密恩仇忘公弔菜制府云三年畢覽能泯我一語何曾敢負公萬里遊多眼界開莫怪使君風骨冷泰山頂上抱雲來　讀罷秋原校獵篇三唐音節八風宣雲中金趙身廬地塞

上霜貂響入天慣我雄心聽已老借公如意舞猶顛相傳手射潢池賊眞個天狼早避弦（天狼早避弦公集中句）
白髮征夫別舊堂主人情重費周章佩貽屈子三湘草心表南豐一瓣香（蒙貽寄團香珠）出岫雲仍歸舊壑入林
鳥尚戀斜陽從今地有鶯花主杜牧揚州夢正長

舟中聞鐘聲有感于先賢考亭之語賦詩箴之（有序）

朱子在南安夜聞鐘聲大悟曰便覺此心把捉不住

半夜聞鐘響此心隨鐘往彼來非照聲此去非妄想緣何考亭半自慙把不禁分明儒學幾墮入禪學深
子在齊聞韶何常不動心

哭劉介菴

君名景福山西人歷宰福清江浦諸邑最後降眞州丞以壽終

善人與道適不在親簡編醉人墜無傷由於其天全我友介菴子通籍五十年牽絲閩海地投老邗江邊
其人性夷垢〻色而敦顏不以矯虔逞不以苛廉傳所到識政體吏民靜且便清俸一上手萬緡如開弦
縣僕爲主遊門幹督持錢偶聽半曲佳柘枝舞欲顛偶愛一伶美纏頭費百千堂前燈似海堂下酒成川
寧可斷炊火不可無管絃旁人代眉蹙慮其生計艱君但掉頭笑萬事且由天未渴莫掘井未寒莫思綿
卿自行卿法我自有我憐果然負課萬竟能脫罪愆弄兒將恩報破產來爭先大吏知君愿當作老物憐
藍田縣丞記許其讀終篇古稀已過四才命將車縣朝雖將車縣夕已歸道山畢竟行樂死終身無憂煎
我昔宰棠邑年少如任延君來作交代見若平生懽愛馬不數齒穿錢不算緡感君意豪健使我心纏綿
從此忘客主雲龍樂事偏有時我外出歸家鼓喧闐問是何爲者君代張華筵子旗與子尾兩家如一焉
歷歷事雖往依依夢常牽今秋君病篤我呼渡江船握手不能語猶問老母安遲君半日死補我一面緣
方知素心人永訣非偶然君家汾晉住旅櫬何時還有妾未四十鬅鬆垂雙肩有壻治喪事踧踖張空拳

未能計日後能無慕當前我亦六十叟海內無同官知作幾時別老泪空涓涓

黃信生獨立圖

四瀆水獨流一月光獨吐只緣依傍空獨有萬萬古我友信生子滑才老吳楚瘦削若植魚飄飄欲霞舉偶畫獨立圖四顧無儕伍敢希魏襲俠高標立天府庶幾唐杜陵蒼茫詠詩苦我亦孤詣人躍然手獨舞平生所知交落落均堪數甘爲夔足一恥作晉耦五何時把臂行同入無雙譜

秋蚊

白鳥秋何急營營若有尋貪官衰世態刺客暮年心附髮還依帳愁寒更苦吟憐他小蟲豸也有去來今

偶成

白髮對花落悄然心不安未知來歲發可存老夫看欲掃且停帚將歸更繞闌多情蜂與蝶伴我忍春寒

病足

明明聖賢途見到行不到誰知大體然小體亦相效右足忽病瘡左足徒跰踔一柱雖支架孤槳難移棹望山無時登聞酒先辭召想栽花近牀妬殺竿垂釣豈無張湯摩難學漢王跳未免山魈欺兼招跛鱉弔我道身何衰六十先已耄薄[illegible]門開捷足讓年少平平王路寬蹀躞疑陷淖羨彼蟲豸行升堂還入奧輸他落葉飛隨風倚檐趠一屨一踦腓將毋管子笑我謂子胡然用短最扼要兀者古王駘喪足乃入道更有臏將軍斫白張旗纛珠玉本無脛傱傱走燕趙何況我山翁高風原坐嘯但宜臥懵懵不煩行僬僬借此自夷猶足疾奚須療永斷沒階趨後毋非禮蹈例可免送迎心堪釋煩躁靜處光陰多閒中著作妙弟子自來學先生免往教雖非希哲貴居家時乘轎或惹美人憐碧玉同身抱

癬

頑癬如頑妻一來不可黜附體二十年爬搔晝夜忽病類伯牛癩形同豫讓漆其性更險狠乘隙乃作賊

不生面目間似畏見日月好擄尻脽縛蟣蚤所不屑如草多蔓延如蠶慣齧齕非仇苦糾纏非親强狎暱知我爾大賓故意將肘掣俾縮漱褌中王猛如捫虱有時臥香衾蠕蠕作蟲嚙蹦我侍者勞麻姑爪藉折我怒攻討之克敵占見血初將礬石敷繼用毒藥熨痛極癢始差東平西又凸小敗勢轉張暫稀發愈密神農藥不靈扁鵲醫無術有客爲我言除惡何須絕入生食煙火疇能免濕熱借彼作消導亦足免他疾譬如大廈居不必熏鼠穴又如護水隄匽瀦任宣洩矧是皮膚累並非心腹孽何不包容之聽其自生滅我亦無奈何姑且聽客說甘作衰瘦人永少清淨日吾及汝偕亡一笑萬事畢

竹林寺

晚過竹林寺斜陽屋角沉風燈紅不定烟柳綠彌深僧少磬常寂樹多蹟亦陰耳根疑佛語鈴鐸有清音

平生觀書必摘錄之歲月既多卷頁繁重存棄兩難感而賦詩

愛書故看書看罷書已走何以强留之廢心轉用手悠悠三十年兀兀極卯酉食雞必取跖占星常指斗有如養蜜蜂百花無不有但可備采掇不必計用否又如大官庖甘苦皆上口旨畜爲萬千搜羊費八九一朝卷束之淒然傷白首欲作樞下藏未必六丁守欲當堯典殉空與骨俱朽不如問蒼蒼教吾傳某某

淮上權使伊巖也先生手書索校全集先生乃故長官李觀察永標甥也銜恩感舊奉寄二章

淮北牙旗擁朔風淮南招隱到山中卅年名姓能知我一代風騷信屬公（公札中有三十年來久欽學業之語）手答長箋揮倚馬心憐小技問雕蟲緣何卿月當天滿偏照幽棲草一叢

御李當年有舊恩曾持手板謁清塵誰知屏後窺探客即是天家杜石臣（公云曾在李公屏後見教）老去自憐知己盡暮來重見愛才真何當遠泛清江棹白髮追陪話夙因

題陳省齋太守雲溪書屋圖

憶作巖官日曾經侍大賢琴尊爭往返濟領共周旋彼此形骸忘官階禮數捐先生方綰綬賤子早歸田

分手情猶摯推襟意更憐簫聲朝置酒燭影夜題箋九月花黃日三春雨細天攜孫入山裏問字到堂前玉貌驚雛武鴻才愛服虔餘情忝媒妁納幣聘嬋娟（公長孫熙娶於錢氏枚爲執柯）冉冉雲烟度悠悠歲月遷昔移山左地牽權水衡錢語笑風吹斷音書雁代傳廿年如夢過八秩未華顛剩有丹青畫能描陸地仙庚桑風拂拂丙舍樹連連童子將書立閒鷗倚檻眠貌如松鶴健瞳映水雲鮮故更雖衰矣披圖尚宛然願言打雙槳來訪五湖烟

覺衰

甚矣吾衰百不如齒牙零落鬢毛疎花間愛曳隨身杖燈下愁看小字書偏把事忘應記處慣教氣損劇談餘須知逝者如斯耳老說聰强總是虛

挽梅式菴

讀史研經四十春終嫌竹素少傳眞九原此去無他樂看見古來無限人

題畫

村落晚晴天桃花映水鮮牧童何處去牛背一鷗眠

謝胡誠齋觀察送瓜

綠沉瓜向草廬投捧得雕盤暑漸收碧玉幾團隨手剖紅霞一嚼滿庭秋分明西域來佳種慚愧東陵作故侯願著荷衣捧仙果南皮池上奉清遊

再謝賜鮮荔枝

投瓜慙未報瓊瑤仙荔重教擘絳綃香色品來眞一絕海風吹未過三朝形同玉李膚尤嫩味借甘棠露不消欲假公恩詠嘉樹試將仙核種山椒

養馬圖

養馬宜同養士情香萁供奉要分明一挑芻草三升豆莫把神龍輕死生

十二月十五夜

沉沉更鼓急漸漸人聲絕吹燈窗更明月照一天雪

永福菴贈餐尋上人

山髻當牕滿松釵落袖輕老僧雖寂寞歸有一花迎

元旦

暉暉晴日表元辰漸漸柴門草色新聞歲梅花猶倍蕾通宵燭影尚橫陳公然白髮三朝客又領東風一日春未賀賓朋先賀我堂前九十四齡親

喜魚門主事改官編修

一行　丹詔下蘭臺海內風人笑口開爭說　聖朝能得士此官終見此人來　明中官降暗中遷天眼遲開四十年可似修眞老張果白頭纔許作雲仙　笑問花磚影若何當年老子也婆娑忝爲先輩無多日只隔迢迢十六科

答大廷尉王蘭泉先生見寄詩扇有序

先生名昶以吏部郎從阿將軍桂征金川同行者趙文哲等俱歿於陣而先生獨奏凱旋論功擢廷尉

誰佐平西第一功漢家廷尉重于公心憐舊雨貽紈扇身出重圍感塞翁皓首軍機雙鬢雪高冠孔翠一翎風遙知淸瘦書生貌畫上淩煙便不同公以軍功賜孔雀翎圖形內府　殺賊金川當壯遊寶刀光裏萬貔貅雲山看到中華外鼓角聽殘白帝秋半夜天星摧上將一軍風鶴起深愁斯時代作孤臣想祇有生還兩字不且喜獻俘李藥師生擒頡利返牙旗手書露布三邊讀甲洗銀河萬馬知草檄已完孫楚事從軍應賦仲

宣詩何嘗洗耳華堂上聽說鑾溪苦鬪時　故人蹤跡久離羣記否蕭齋酒半醺打槳舟忘桃葉迎（謂贈姬事）磨崖字許小山分（公鐫禮泉三字在隨園假山）思量鴻爪痕常在傳說鶯遷信屢聞此後哀絲休惜別舉頭天上見卿雲

讀道古堂集弔杭菫浦先生

平子才華賦兩京禮堂經義屬康成殿前放膽陳封事海內甘心奉盛名一代官多徵辟少百年人重甲科輕等身著作分明在可學歐公畏後生　歸隱湖山笑眼開誰知方朔歲星哉橫衡一世談天口生就千秋數典才萬卷堆中棋局響三貂座上縕袍來傷心此日風流盡江左靈光半夜臺

新正十日聞陶衡川孝廉之訃因思去年秦學士磵泉梅式菴公子皆先後委化曹子植云既傷逝者行自念也感賦一詩

一度秋風一逝波故人零落漸無多蒼天留我忙何事日日桓伊唱輓歌

即事

盆梅三株開滿房主人坐對心都忘偶然入內女兒怪問爺何故衣裳香

寄江橙里主人借西磧山莊

當年曾被梅花引得到蓬萊最上巔今日將身棲下界不禁清夢繞諸天　幸喜劉盧仙籍通舊相知是主人翁敎行代勒娜嬛記也算磨崖第一功（主人●作西磧山莊記）　三年鬧說無人住綠滿空庭草未除我與閒鷗謀拜賜水邊林下各分居　平生蹤跡等摶沙料理雲煙頗自夸豫辦青溪茗葉帚爲君石上掃殘花　騰嘯臺高萬嶺低獨眠人往怕孤悽未知紫府淸嚴地可許劉綱挈小妻　伯通廡下暫棲遲敢學鷦鷯占一枝幾朶雲生幾楓落定書花葉報君知　不借荊州借太湖買山有券借山無知三萬六千頃一笑公然付老夫

哭陳省齋太守

八旬解組住鴛湖書屋雲溪有畫圖忽報神仙歸碧落應教故吏服衰縗文孫才大功名晚（謂梅岑）太守官清老與孤白髮參軍[illegible]懷絕同儕海內一人無

題亡友穉式菴畫冊

數盡天難問才高藝自精斯人雖委謝遺墨尚縱橫氣得山川秀神含水木清休言小游戲即此見生平識面長安日題襟白下時卅年如昨耳一別竟何之絕好佳公子居然老畫師相知慙未盡頭白泣衰絲

德定圃先生卸漕帥事巡撫閩中與夫人雙壽索詩

蕭何轉漕卸雙旌常袞頒春到越城半壁東南恩已徧六旬花甲歲初更文章自得中和氣瀟灑兼辭幹濟名此日軍門牙纛靜花苗螺女盡懽聲　憶昔追隨步木天一番春夢尚依然後生許我稱名士前輩驚公更少年（在翰林時枚年二十四公年二十一）閶闔門多鸞振翼（公歷內務府國子監吏兵工各衙門）溪山秋老鶴歸田蓬萊久別還相認邂逅揚州又拍肩（丁丑公扈蹕揚州見於行宮門外）　儂家仲氏學吹篪也領春風侍絳帷玉鑑冰衡無遁物珊瑚鐵網有高枝生徒負笈來千里兄弟焚香禮一師常共子由聽雨坐歐陽門下說恩知（家弟樹癸未春闈出公門下）徵詩箋到士林閧爭寫瑤池瑰瑛文共仰金仙飄綠髮更看王母擁紅雲花開並蒂春難老酒進雙巵飲易醺慙愧衰絲相隔遠吹簫輸與武夷君

六月菊

寒菊公然冒暑黃蒼蠅側翅遠相望東籬共訝西風早秋士偏貪夏日長試把一燈來照影焉知六月不飛霜數枝冷艷當階立愁殺紅蓮不敢香

題夏山圖贈曹谷堂

夏山有景奇如許畫家有手誰能取董生北苑貌得之藏在人間忽飛舉畫雖飛人能摹徐王二手成此

圖我當嚴冬雪後展卷看宛若四五六月行深山叢叢萬木雨欲滴莽莽一氣雲相連扁舟何處來盪漾迷濛天牧童驅黃牛後先分著鞭板橋有人烟中語茅屋幾椽花外偏遠望層巒疊嶂不知幾千里對之但覺飛濤空翠生衣間據云臨摹此本已第七墨彩淋漓猶濕筆董生委化雖千年紙上招呼如欲出谷堂先生信解人上手當作共球珍當頭一跋妙絕倫更索我詩張其軍我見此本勝見眞恍如身世桃花源急驅烟墨題數言願君傳之世世萬子孫

琴城課士圖爲盧太守存齋題

君之外舅古賢者曾以封章薦終賈（廣西撫軍金公）君之先人撫我鄉（諱焯）至今遺愛民難忘爾我通家未俾面四十年來纔一見往事都從夢裏談回頭幾度滄桑變授我琴城課士圖命題詩句當筵學開看一片青衿色桃李公門萬萬株泮宮峨峨起兩廡羅羅疏干旌來孑孑傔從走跳跳圍人縶其馬校官捋其鬚或執經以請益或握管而躊躇更有髫娩小公子手持如意來嬉娛鱣堂講罷高揚觶江風遠送斜陽至使君欲起尚留連恐有秀才來問字此事依稀十數年使君五馬賦鶯遷訪學雖無何武駕聞歌還說子游賢我亦當年一貫士蒙師教育皆如此白首難忘知己恩長安寄信訪兒孫今朝得過師門墻不覺淋浪洟如雨宛然舊院一蒼頭忽見小郎如見主更喜繼才意思同丹青畫出舊家風他年官到中丞日定有聲名繼兩公

哭程荆南明府

望見金焦眼便紅哭君兩世半年中（尊人春圃先去世）詩才一代清無敵德政三湘感未終宦海波濤天外落驛壇旗幟眼前空去時略說西歸意五百袈裟候下風（歿時見五百僧相迎）　屈指交情十七年同吟同醉更同眠風斷折竹疑聽雪月夜乘槎欲上天無盡燈常明綺席有情花亦乞吟箋如何小別橫塘雨一隔音塵便杳然

題袁蕙纕南湖圖

吾宗有賢者一見使人古學爲漢唐文筆力如牛弩屢困公車試再上慭不武示我南湖圖其中有衡宇將終老於斯蕭然樂環堵我偶展丹青恍若遊元圃蒼蒼遠峰蹲落落長松舞閒倚石爲梁靜看雲出岫花影入過橋水聲舟蕩櫓平生未讀書此問眞可補直是羲軒民豈徒羊求伍非飲山泉甘那知井泉苦寄語樵父仙我來風莫阻擬到溪流邊同把游魚數

七月二十三日阿遲生

六十兒生太覺遲郎將遲字喚吾兒高禖久祀心都倦燕姞初來夢恰奇（錫圖入闈前一日夢人以桂子與之）悔賣琴書還想贖怕看湯餅轉生悲萱堂握手彌留際猶問懸弧是幾時　海內爭傳伯道名今朝瀰雪賦添丁長成未必衰翁見有後姑教薄俗聽老樹著花秋色好餘霞返照暮山青豆盧寧傳分明在合授雙雛各一經

尹三公子璞齋觀察蕪湖相晤白門喜而有贈

折花使者遞名箋知道通家見有緣（尋花人李姓者兒三日傳到名紙）廿載靑溪成契闊一朝前生夢到眼依依故國天聽得者民私地說當時公子最翩翩　觀察晨趨帥府忙單入一半喚三郎竭來門外聽官鼓恍憶兒時上學堂洗硯池應留墨漬題牆字可剩偏旁西園舊是君家物早晚還君望正長　相公門下老袁絲也算甘棠樹一枝沿路先教探安否升堂各自認鬚眉服來悲喜燈俱笑說到滄桑酒不辭重入桃源莫相訝仙山樓閣倍參差　此去牙旗鎭上游天門山色捲簾收擬招荊樹來千里更奉慈雲擁八騶（君奏請六弟似村奉太夫人就養）訪我定搖雙槳月開關先放一輪秋何時得遂詩人志把筆同登太白樓

附觀察和韻詩

名園粉壁舊題箋宦蹟重尋信夙緣載酒居然同杜牧趨庭猶記認彭宣燈明水榭三更夜桂放秦淮八月天策馬來朝還過訪蔚藍深處影聯翩　買得青山日日忙江南遊客舊淸郎英雄晚計成芳墅巖壑遺身戀草堂解組半生花遶座校書他日子隨旁我來正值懸弧候莫嘆如絲鬢髮長　遥從山館寫烏絲似折梅花贈遠枝千里縱如同握手一尊那得共開眉官鷁翻見身多累親老難言易辭極目吳頭與楚尾嵐光隱隱水差差　石頭城畔潮前遊到處風光入眼收畫舫西園慙倒屐油幢孔府悵鳴騶重來頓覺河山異高宴空驚草木秋幸有故人袁淑在朗吟同上謝公樓

甘露寺感舊呈夢樓主人 并序

己未冬予乞假歸娶路過京口值商寶意前輩爲郡中司馬命公子某陪遊甘露寺今四十年矣中秋前一日王夢樓侍講招飲此間追憶前遊悽然有作

記得當年此地經雪花寒重錦袍輕酒邊綠鬢初垂影山上蒼松半未生卅載韶光春易過一條狹磴老難行憑闌暗轉衷腸事江水無情淚有聲　木天署裏老詩翁曾織仙符碧海東要把江山付詞客特教公子伴花驄西[illegible]賓從人重到[illegible]海琴尊事已空難得多情王太守開筵重與醉西風

舟過平望訪張看雲居士不知其已亡也留詩哭之

滿擬故人在停舟問起居誰知雙目暝已是一年餘繐帳風前卷殘花雨後疎九原知我到悲喜定何如弱冠長安遇雞壇第七人丙辰在李玉洲先生家與曹麟書沈椒園諸公結吟社　各彈遊子淚同惜客中身脫手一錢贈分甘半齋春至今回首憶風義感雷陳　鶯脰湖邊屋高樓見水光卅年三領略萬事幾滄桑棋罷柯猶爛舟移壑未藏請看鄰侯架堆積尚琳琅　桑榆收晚景作客古揚州畫重連城璧詩輕萬戶侯看花醉金谷築舍老菟裘華表魂應在年年化鶴遊

松下作

小住倉山畔悠悠三十春蒼松都已老何況種松人

梅

正月東風柳未芽一庭梅影雪横斜重他身分緣何事只爲能開冷處花

讀淮陰侯傳

滅楚身提百萬師知公含笑了無奇英雄第一関心事撒手千金報德時

老來

老來不肯落言詮一月詩纔一兩篇我不覓詩詩覓我始知天籟本天然

帆

一葉帆高掛千舡水作聲靜聞舟子唱猛見浪花迎張處休教滿收時自覺輕從來人失足轉在順風行

雨中志感

徹夜淋浪屋瓦鳴雨如相約赴清明山中易放惟花柳世上難收是姓名月桂根高終不落沙鷗船過也虛驚放翁自有安身法一個齋顏心太平

花朝日戲諸姬

花朝時節祭花神片片紅羅縛樹身爭獻百花生日酒不知誰是似花人

阻風京口

已出三江口難拋百丈牽一帆如懶婦終日但高眠

小倉山房詩集卷二十五終

錢唐袁枚子才

正月二十二日出門作

衰年作事當收棋檢點遊裝有所思江上風花趁春日家鄉弋釣憶兒時殘書看慣隨身帶愛子初生負襁隨自笑此行緣底事西湖還欠幾行詩

秦園

爲高必有因爲園必有藉美哉秦家園竟把惠山借入門先見水得樹便忘夏縱橫兩石橋屹作天河跨紆轉山徑曲琮琤泉響瀉滋衣嵐翠飛打頭松子下得意在邱壑忘言到亭榭我來四十年品題殊未暇底事忽留詩再遊心再化

第二泉

清絕形難比源深取不窮知名不知味來往一杯同

雨夜泊嘉禾訪陳梅岑秀才次日喜晴同遊烟雨樓三塔寺

久輟牙琴感索居一朝親叩子雲廬船衝急雨剛停槳手提詩人便起予嬌女抱來冰雪似華堂指點火焚餘卅年世好三年別說到深情海不如　相約鴛湖打槳行萬金難買此宵晴一樓烟雨人初到三塔風光水正生桃尙留花待殘客柳如招我過清明白頭愛話悲懽事紅盡梔燈未入城

入武林城作

肩輿望見聖湖烟觸目情生故國天不是還鄉是尋夢一邱一壑總纏綿　雖名故土叅無屋且算殘春尙有花笑挈姬人住僧舍不成孤客不成家　安排遊計首頻搔客裏光陰怕寂寥晴日尋山雨尋客不教孤負一春宵　成見年來久不存芒鞋隨處踏芳塵朱門蓬戶無分別只要能容自在身

西湖德生菴小住

遊山如讀書少年力不努垂老意愴然亟亟還思補我本西湖人久離西湖土當其家居時頗爲一城阻及乎宦遊後更覺相思苦今乃白頭來卜寓在湖所有如久饑人見物思盡取又如矍鑠翁餘勇必盡賈朝將湖烟吞暮把湖月吐行湖一枝笻盪湖兩枝櫓湖意亦慇迎浪花如雪舞

月夜斷橋獨坐

一輪月一個我半夜斷橋相對坐湖光照月月增清月色當湖湖更大滿湖烟起將山logo山容若睡喚不應我亦下橋覓歸路緊認僧菴一點燈

孤山

一山自起伏不藉羣山扶既不傍城郭又獨占裏湖頗似皐夔世別有巢由徒宜乎數千年獨居處士逋自呼梅爲妻自畜鶴作孥雖捐茂陵稿恰修薦賢書倘非際明盛豈肯效區區我攜影獨來一僮一僕無問我胡爲然也學孤山孤

登六和塔

一塔表江清觚稜夕照明盤旋看下界絕頂見平生乍上微嫌黑彌高轉不驚縱教吹落地也有半年程

遊紫雲金鼓諸洞

看山恃一笻有境我必到垂老戒在得山靈莫相笑初尋紫雲幽再探金鼓奧潺潺石乳滴蹀蹀仙鼠跳古藤高拏空丹厓低設竈穴深不可測誘我往前導忽然一梁橫故意將人拗喜無元霜侵永辭白日照偉哉眞宰心戛戛喜獨造闢險乃出奇因空始見妙寄語世間人頑石猶有竅

謁岳王墓作十五絕句

纛旗風捲陣雲涼萬里長城一夜霜天意小朝廷已定那容公作郭汾陽　遙寄金環望九哥一朝兵

到又回戈定知五國城中淚更比朱仙鎮上多　一個西湖換兩宮靖康小雅唱雍雍憐他絕代英雄
將爭不遲生付孝宗　軍令如山鳥不譁黑風龍虎盡呼爺自然慈聖還宮日苦向官家問岳家
歲歲君臣拜詔書南朝可謂有人無看燒石勒求和幣司馬家兒是丈夫　要盟結贊慶彎弓翻錄和
戎魏絳功老住迷樓人不醒趙家天子可憐蟲　小校桓桓道姓施湧金門外有專祠雄心似出將軍
上不斬金人斬太師　要結中朝絳灌懽分將戰艦贈同官韓王必喜張王惱始信人間送禮難
允升一疏奏楓宸與汝何干竟殺身擬把東廂添配享黃金鑄個布衣人　華表凌霄落照遲一朝孤
憤萬年知梨花寒食燒香女纖手都來折檜枝　不依古法但橫行自有雲雷繞膝生我論文章公論
戰千秋一樣鬬心兵　五十三人命已休秦城王氣忽然收敎渠暫緩須臾死那數中原劉彥游
身後何曾有定論金陀野史仗文孫紫陽謿語瓊山繼爝火無光照覆盆　恰有狐疑問殿前周歆入
廟竟身顚臾騈敵怨分明在只恐當年事偶然　江山也要偉人扶神化丹青郎畫圖賴有岳于雙少
保人間才覺重西湖

孫秀姑墓

我年八歲才讀書大母為言孫秀姑今年六十偶行路得見秀姑湖上墓秀姑生長貧家裏髮鬌便行拜
時禮郎小從師赴學堂姑衰抱病居田里隣家嚴虎里中豪望見嬋娟眼欲燒初將軟語投梭誘繼蔟妖
童作餌挑女兒自是女貞木豈許纖埃污白玉已歌蒼棘刺陳佗重上輜車疊董卓匪人窮怒轉成羞道
不穿墉誓不休朝擲餅金窺浴所暮隨鴟吻望墻頭秀姑瞻小空房怯生恐雄狐勢漸逼皎月當天自有
光紅蘭拒雪愁無力層層縫裏舊衣裳訣別慈姑掩洞房一夕伯姬雖命絕十旬劉表尚屍香官吏聞之
愧無狀急擒鼠輩尸諸巷扁表巍峨北闕來風雲蕭瑟西湖壟此事茫茫八十春當時碑碣漸沉淪寄言
當事徵文獻且莫修培蘇小墳時西湖修蘇小墳不知小小墳在嘉興見武林舊志

三月四日項金門秀才招同吳西林汪槐堂諸公補修禊詩得春字

卅年不見故園春一夕南還得主人佳節已過修禊日華堂還召苦吟身酒邊分韻詩隨意花下談禪鳥問津（西林參樓席間談禪人多避席）恰好山陰儂買棹蘭亭方欲訪前因

贈金門

之子武林秀相逢喜不禁憒春常速客得句便題襟雅抱推袁意難忘說項心爲君歸緩緩湖上落花深

雲棲寺

竹密不見天竹盡乃見寺相傳蓮池師于此建初地匪徒參高禪亦且見小智矮屋難搖風戒嚴易爲事眷屬許同宿貴賤無二味更有終老堂窮氓隨所寄一切部署法井井有條例宜乎十方民甘心多布施禽學梵貝音草帶靈檀氣我亦如閒雲一宿了來意

放生所

天性人爲貴庖犧見理明傷人不問馬宣尼分重輕魚鼈稱咸若未必非杯羹陋哉西方敎兼愛徒硜硜人物混爲一不界濁與清我來放生所刺目尤心驚雞餓且啄距牛呿牟陷阬頑鵝瘦于雀仙鹿穢若蝇是謂違物性桎梏加天刑放乃未嘗放生不如無生

見雨中喚渡者

船家鎮日喚人行雨後無人肯應聲載得白鷗三兩隻水紅花處倍分明

贈撫軍王味𠇊先生

中丞家世重瑯琊浙水緣深兩建牙謝傳經綸多靜鎮汾陽福力自豪華潮聲曉應千家笛燈影宵紅四壁花豈獨惠民兼禮士四方名宿走雷車　曾蒙草奏牧萊郅回首恩門感未休（敬高郵先中丞所薦）一樣憐才家法在卅年往事水東流星雲有耀能垂蔭蒲柳將衰易感秋願得白頭還故里村村扶杖聽歌謳

清明

枝枝楊柳可憐生朵朵梨花笑不清四十年前舊遊客故鄉今日過清明

月夜老姊兩姬挈阿暹泛舟西湖予亦追至孤山小飲而返

門外一舟泊小僮偷掉之舉家遊西湖主人猶未知愛玆明月光亦復呼舟往相逢孤山巔彼此各停槳酒家未關門遣僕沽一壺空明水晶宮團圞家慶圖小醉將舟泊人生且行樂月照子若妻已成梅與鶴

題萬九沙先生小像有序

先生諱經康熙戊辰翰林任學使罷官乾隆元年召試鴻博以老疾辭全謝山作公車徵士錄海內凡一百八十八序齒先生冠首枚署尾今年在杭州其季子福持遺像索題

當年 丹詔召耆英驥尾龍頭記得清未共殿前揮采筆忽從畫裏見先生春風有影鬚眉在流水無聲歲月更幸喜小同才絕世禮堂經學繼康成

淨慈寺回舟湖中風雨暴作

一角雷峰黑三潭雨忽狂小舟如鷁退高浪比人長荇藻難援手蛟龍欲入艙倘非風少定幾作水仙王

施將軍廟

將軍名全以小校刺秦檜不克死

一德格天閣正新一刀殺賊乃有人敷天冤憤仗誰雪殿前小校施將軍將軍煉心如煉鐵可惜荊軻疎劍術事雖不了神鬼驚懸頭市上香三日當時元姦黨滿朝縛虎如羊氣太驕忽然刀光狹路照太師頸上風蕭蕭嗚呼三字獄兩宮駕總在將軍此刀下後代聞英風尚且有興者君不見腦碎銅椎阿合馬

萬松書院

萬松環一嶺書院建其巔我昔來肄業弱冠方童顏當時楊夫子經史腹便便門墻亦最盛濟濟羅諸賢

我每遇文戰徹夜窮鑽研至今咳唾處心血猶紅鮮何圖目一瞬垂垂五十年先師墓木拱諸賢盡雲烟我來重過此几席猶依然誤欲往學舍執卷趨師前昔也離家遠廿里走侁侁今也升講堂一步一扶肩昔爲服子愼絳帳時周旋今爲蒯子訓摩挲銅狄仙逝者竟如斯能無意自憐羨殺丹桂花無言但參天

借阿遲上冢

周晬嬌兒索乳忙抱來學拜祖塋旁春風似解人間事一縷香烟吹漸長

渡錢塘江

卅年前渡此江風白髮重來似夢中就使江神最强記也難認得此衰翁

禹陵二十四韻

天地平成始皇王禪讓終一人生石紐萬古闢蠶叢玉斗胸垂象金貂耳啟聰尋書齋委宛受牒作司空地險龍門鑿人功鳥道通爲魚援赤子斡蠱慰黃熊學裸姑狥俗乘樏又轉蓬庚辰禽水怪竪亥步崆峒貳負甘雙梏將軍號百蟲嘗聞下車泣忍過羽山東破石佳兒出開山遁甲窮勤能師舉子威不赦防風息壤波全息扶桑日更紅過門心淡泊造粉事朦朧鑄鼎神姦列遐方玉帛同偶然巡越甸遽爾墜軒弓身自跳天上棹應蓋穴中葛繃烟露冷陽眄水雲空復土來蒼鳥南風送祝融江山猶拱侍廟貌更穹隆眞冷懷文命偏枯想聖躬兩廂環岳牧九殿拜兒童窆石摩挲古衡碑刻劃工微臣擎旨酒不敢獻元宮

蘭亭

爲有蘭亭序青山屬右軍清流猶映帶名士盡烟雲嘆逝能無感論書孰與羣偶然數行字千古訟紛紛

王右軍祠

荒祠碑記永和年東晉衣冠尙宛然觴詠偶留修禊帖安危能上會稽箋書名太重經綸掩兒輩分甘樂事偏我欲奠公無別物一籠鵝放惠風天

西施廟

人去苧蘿空香烟恰未終死猶存越廟生可想吳宮溪水浣紗影虛廊響屧風金錢輸一見交與守祠翁
傳說西施汎鑑湖一帆先自走菰蒲三千年後情如許可是前生范大夫

石屋寺

怪石鑿空天臥地猶露縫一手推可搖萬年吹不動石旁有古寺峨峨紺殿垂終朝鐘鼓寂但見鳥雀窺
扁懸留手迹（寺有于肅愍手書）迢迢三百秋問僧僧不知愈覺山中幽西齋尤奇絕懸厓接屋瓦不敢開牕看亂
山如走馬

吼山

山頂麥開花山腰石張口我舟昂然來直向口中走其中別有天澄泓水百畝亦復構亭榭高下羅八九
絕壁摩蒼蒼似將長劍剖斜削爲甕梁架空拖石紐偶然謦欬聲千山齊一吼水深試以篙不知有底否
但見大魚游吞餌幾吞手我遊山川多此景駭未有爲之泊舟看自午直至酉

禹陵大松歌

我來禹陵見大松身橫九畝疑防風當日定爲蒼鳥種後來不受秦王封扶桑遮日松遮雨各護神聖安
元宮旁有窆石形奇古堪與千年松作伍想見龍牽引紼時呱呱后啟猶摩撫諸侯會葢紛來朝此松未
必無枝條脊水使者來挂縣百蟲將軍不敢燒山風吹松作濤起髣髴洪水聲滔滔我欲呼松問禹狀松
不能言徒崛強且折松枝滿載歸驚考法物商周上

湖上雜詩

浮家泛宅幾回遷（先寓德生菴再還陳莊）遷得西湖到楊前從此欄杆憑不了雨餘風定月明天　月明如水浸
沙隄隄上游行一杖（擕筇）惹得家僮沒尋處夜深孤坐斷橋西　桃花吹落杳難尋人爲來遲惜不禁我

道此來遲更好想花心比見花深　范公祠裏藕花居四十年前我讀書今日再來人不識自家一步一躊躇　誰家愛唱玉玲瓏笛自西飄曲自東一夜蕩搖聲不定知他船在水當中　飛飛小艇慣穿雲傍曉招人到夕曛底事游蜂頻繞槳兒家衣是藕花熏　烟霞石屋兩平章渡水穿花趁夕陽萬片綠雲春一點布裙紅出採茶娘　坐看陶莊瀑布飛珠璣吹滿芰荷衣痴心欲向山僧說水不流還我不歸　遠望雲鬟意態佳近前凝視眼頻開豈知郎是我家婦一笑各詢何處來　葛嶺花開二月天遊人來往說神仙老夫心與遊人異不羨神仙羨少年　花神十二最清華齊著雲裾踏鴈沙擬向江淹分彩筆一章詩贈一枝花　冷泉亭上草如茵鎮日看泉泉滿身天竺過門偏不入觀音應不惱詩人　鳳嶺高登演武臺排衙石上大風來錢王英武康王弱一樣江山兩樣才　六陵何處認冬青望帝魂歸淚欲零偏有子規不解事聲聲啼與岳王聽　山無佛像山纔古水有魚船水不幽我愛九溪十八澗把人引去又勾留　金泥光閃梵王宮簫鼓沿隄鬭晚風從古繁華春世界朝陽不及夕陽紅　隻雞斗酒淚潸潸師友墳前薦一餐只有杜鵑心似我滿山紅與故人看　桑女留儂住小車春蠶食葉響沙沙一甌水白茶如雪足抵人間七品家（金史七品官始許飲茶）　遊遍山南與水南就中何處最心貪為他幽絕遊難盡兩度呼車到理菴　丁丁鑿石嶺雲開魚鳥咸知萬歲來世界昇平山水福五年一度換樓臺　春宵知是可憐宵柳下呼舟月下搖消受水晶宮世界四更猶有滿湖簫

贈轉運陳藥洲先生

隱隱金鉦雲外飄紅旗影共酒旗招為憐碧草開三徑特訪幽人到六橋僧換袈裟迎上客吏隨啼鳥報花朝多公心似西湖月肯向禪樓照寂寥　南衙文宴敞羣屋爭誦仙郎館課詩（公子官庶常）入席東南名士滿通家姓氏小君知（夫人為李存存先生之女見枚名紙驚曰此五十年前先君門下士也）庭無雜草香生早座有歌童客散遲更許劉楨作平視繡帷新得好瓊枝

謝趙耘菘觀察見訪湖上兼題其所著甌北集

乍投名紙已心驚再讀新詩字字清願見已經過半世深談爭不到三更花開錦塢登樓宴竹滿雲棲借馬行待到此間才抗手西湖天為兩人生　集如金海自雕搜滿紙風聲筆未休生面果然開一代古人原不占千秋交非同調情難密官到殘棋局可收我倘渡江雙槳便定來甌北捉閒鷗

大姊索詩

六旬誰把小名呼阿姊還能認故吾見面恍疑慈母在徐行全賴外孫扶名阿常　當前共坐人如夢此後重逢事恐無留住白頭談舊話千金一刻對西湖

四月十一夜月色小明步往泊鷗莊與陶篁村論詩次日連雨方喜前夜之不負也

見月思幽人踏月走林莽柴門風竹喧未撞已聞響主人臥而起枕痕猶在額剪燭戲新詩忘言契真賞謂我月未圓胡為急見訪我道來日難陰雨或者倘別後果連陰回首成惆悵黑雲半遮渡急浪欲沉槳枯坐湖樓中翻把前日想豈徒判鴻溝直欲分天壤嘆息月一輪消受不能强何況行樂處得往宜速往

春草

離離春草遍山中寂寂飛香過澗東儘有靈根堪濟世無人來採自搖風

訪柴東升墓不得

當年曾附李膺舟同到滕王閣上遊一路聯吟春夢在百年再見此生休浮家聞說居東粵歸骨何時葬首邱斗酒隻雞無處薦腹猶未痛淚先流

西湖小竹枝詞

妾在湖上居郎往城中宿半夜念郎寒始覺城門惡　蠶絲難上手蛛絲易惹人蛛絲吹即斷蠶絲永著身　雨餘紅意斂風定黛痕長妾請學西湖今朝是淡妝　朝喚岳墳前晚喚茅家埠不知相思

魂船家可能渡　遠遠韶光聲聲淨慈鐘鴛鴦聽不得飛上北高峯

與嚴立堂諸公湖樓小集題折花圖贈高校書

先從畫裏認眞眞再向風前見洛神眞個嬋娟人絕代桃花顏色柳花身　定情早服黃昏散張飲重陳窈窕湯底事兒家姓高氏想因行雨過高唐　膩粉輕雲一色寒湖山須對美人看漁翁遠望不相識只道高樓賞牡丹

贈錢竹初明府

早窺叔寶便心傾廿載重逢似隔生共惜官階甘小隱誰知詩律等長城梅花最近仙標格醇酒還輸玉性情聽管迎　鑾書畫事所司終竟比人淸　賜我青琴曲數行故人顏色照湖光深談合拍各雙笑招飲隔城時一觴隄上花飛春欲去篋中扇掩字猶香期君大雅扶輪意好繼賢兄白侍郎

連日

連日稱觴召故人滄桑往事說津津歸來我即遼東鶴何必他年有化身　諸姨姊妹盡來過白髮飄蕭半阿婆挈女拖孫燈下坐大家還記乳名多　恩酬一飯意忡忡敢向淮陰拜下風只要此心長不昧千金原與一金同

余將返金陵行有日矣藥洲轉運招同王夢樓探花金栢田狀元集一分屋題唐子畏夜堂賦別圖

遊子還鄉雖久住朝朝泥飲親朋處轉運多情更愛才一車載入南衙去南衙水竹最清華燕寢香生雨後花銀燭光中三雅滿金鰲頂上二仙譁入門先問陳蕃榻免隔重城愁鎖鑰賜來半臂護春寒乞得新茶解消渴文房張眼盡琳瑯就裏尤珍古錦囊匏菴首唱唐生畫都爲江淹別夜堂春盤歡炭詩紛列鳳翥鴻驚字奇絕一夕揮毫事偶然千秋動色嗟神物我亦階前拜別身披圖展卷易傷神請留鴻爪將飛跡記取龍華會上八

留別杭州故人四首

滿耳鄉音聽未終東關行李又匆匆孔僖久已官臨晉潁上無由返醉翁此日花間送殘客明朝天外望袁公回頭多少酬遊事交與湖樓一夜風

巾車踏遍九州塵到底吾鄉意氣眞入郡未爲投刺客敲門先有送詩人士將皇甫呼前輩官忘陶潛是部民（公席間諸太守推予者坐）招飲一宵三四處擬分身醉武林春

江頭久已賦歸歟自改行期自解嘲（已三改）牽衣諸姊妹青燈投轄舊漁樵子山幸已郗扶杖一事猶差未看潮暗裏不禁衰淚落兒時同學已全凋

諸公餞我莫留連我道重來只隔年擬挈兒童迎　聖駕兼看金碧耀諸天遊山也有前生福結伴誰爲陸地仙寄語項斯休忘約天台早爲買吟鞭（金門約遊天台）

烟景

天然烟景足淸幽底事齊梁鬧不休文人士鐫碑僧鑿佛萬山無語一齊愁

京口即事

輕風太大愈順愈難行急向金山泊已聞桅折聲

方愁三日泊忽又一帆開任汝聰明極天心那可猜

京口遇王蘭泉廷尉舟中見贈四章即如其數答之

廿載分襟感昔遊一朝京口竟同舟金山綺麗焦山冷頗似尊前兩白頭

謝公陶寫客中情流管淸絲夜不停公道何嫌年半老不宜相見只宜聽

水聰倚醉便揮毫四首詩成調最高想見金川磨盾日飛書羽檄用枚皋

不栽楊枝栽桂枝折花時是散花時爲儂寄語司關者敝屣遺響有所思（予以楊郎[illegible]淮關榷使[illegible]戴往）

乳媼姚氏輓詞

阿如乳媼姚氏在余家十一年頗貞靜今年過吳江爲小奴增水其夫疑之媼怒投水死

防姿李益本模糊李下瓜田孰辨誣獮事世間惟有死竟將此事曉兒夫　左家嬌女嬰娘日曾受斯
入乳哺恩今日一棺吳下掩教他剪紙與招魂

再題第二泉

不似中泠遠莫求不同廬瀑占高頭出山不遠濟人便最好人間第二流

寄懷梁山舟侍講

早辭金紫眠烟霞忘却蕭曹是世家一飯矜嚴常選客半生孤冷不宜花每聞逸事多風義君於師門友誼行義甚高
相別經年感鬢華難得清明好時節忽逢舊雨試新茶　墨譜牙章手自鐫寓言詩寄反游仙君有反游仙古
三首談禪不落三乘後作楷能追兩晉前大小冠同杜子夏予一冠四十年人多笑之及見君乃覺有耦　短長亭送謝臨川別來
又覺秋風起回首湖樓一黯然

寄懷王夢樓太守

未踏金鰲頂上行中華戒外早知名君先到琉球後中探花　出疆海水橫身過入夢宮花繞筆生才子中年多學道
仙人家法愛吹笙騷壇旗幟張多少我覺王維是正聲　代寫吟箋代整裝多君處處作津梁高霞得
月方成彩幽草無風致自香李翰文枯奏音樂淚仙詩就獻空王闢心手撰鈞天曲歌到雲璈第幾章

兩江節相高文端公挽詞

一輪瘦月墜烟波易簀心驚瓠子歌方喜　君恩深北闕豈知臣力盡南河公薨於工所　春風自向甘棠暖冬
日其如夕照何此去公應不寂寞皋夔賢相九原多　卅年門館受恩身擡舉烟雲意最眞頻把參苓
遺老母幾番絲竹宴騷人南衙語笑春雖遠小札寒暄墨尚新料得奇章憐杜牧他生還許吐車茵

二月中似村公子過白下値予遊杭州不獲相見留書而去端陽後予還山中賦詩招之并柬其兄
璞齋觀察

久別不圖君北至乍來偏值我南歸空留案上仙書在尙記江頭別淚揮春夢過時蝴蝶老好風吹送晉
令飛相期早踐山中約莫負袁翁掃釣磯

余續夷堅志未成到杭州得逸事百餘條賦詩志喜

老去全無記事珠戲將小說志虞初徐鉉懸賞東坡索載得杭州鬼一車

贈鍾山書院山長錢辛楣先生

不赴蘭臺赴石城經師我亦得康成卜居擬造東西屋鑄即時聞大小鳴滄海水原通碧落隣家燈可借
餘明如何欲唱思歸引失學先教一叟聾

喜似村至

仙舟重訪武陵津雞犬欣欣迎水濱三徑已非前院落六郎還是舊丰神詩箋壁上多陳迹僮僕階前少
故人知否桃花怨公子負他一十五年春　引君同到小蓬壺指認牕前樹幾株舊榻豈知今又坐新
廊可記昔猶無雙鐫爾我留私印略瘦容顏在畫圖（一石印刻兩人姓名隨園雅集圖似村第四）一處傷心君莫往相公遺墨
滿紗廚

似村約爲平原十日之飲忽賢兄璞齋權安慶臬使敦逼還署余不能留寄詩送別

添出一重別君來轉惱余萍逢才抗手火急又回車公子三千里袁翁六十餘欲知腸斷否但看鬢何如
難卜重逢日還思乍見時藕花江館月風竹夜牕詩舊夢層層在輕雲冉冉移傷心杜陵叟泉路說交期

蘇州徐西圃居士招同翁東儒文學遊西洞庭同宿石公山房作

雙槳出胥口洞庭秋始波水含天影盡山像物形多（太湖諸峯有黿魚老鼠等名）烏駭初來客風留半謝荷到時紅日
晚猶有采菱歌　七十二芙蓉登臨先石公水聲山腳響霜影樹頭空峭壁勢相倚冷花香未終湖光
三萬頃搖蕩佛堂中　待月歸雲洞悠然水面來衆峯如白鶴一色上霜臺倚檻沉吟久聞鐘緩步回

枝枝松檜影明滅映蒼苔　主人徐孝穆雅意最殷勤感舊招黃髮尋幽入白雲興高詩亂寫顏熱酒微醺他日留題處停毫尙待君君代余題兩絕句於僧壁余不知也

登飄渺峰

一峰橫一峰豎一峰一峰行不住行到前峰無可行疑誐輿夫負我上天去輿夫笑且言此是洞庭飄渺峰頭最高處遙天四望靑茫茫白波萬道搖眼光琉璃平鋪大地沒欻烟幾點人家藏若非身來塵界外那知山在水中央賴有舟楫功人世得稍通桃源聞雞犬笠澤走漁翁不然便是神山可望不可接千秋萬世誰到蓬萊宮天公妬我來大風吹雨至車蓋墜復飛冠纓頸雖繫冷雲滿口嚥不及逼人純是蛟龍氣凜乎難久留自掉烟中頭紫鯨不來黃鶴遠老夫行矣無夷猶風兮風兮相吹知有因勸我莫作人間絕頂人

身在

身在雲中身不覺看雲還上最高峰誰知身已穿雲過脚下雲鋪萬萬重

林屋洞

林屋山雖低一洞深不已我來入洞行山溜多泥滓初入雖伸眉再轉才舉趾板輿曳村童人臥作蛇徙一枝蠟燭光萬點蝙蝠起照見蓮花垂石床滴石髓如讀雜卦傳物物堪比擬更聞聲在空波濤撼兩耳恍疑靑山頭翻落太湖底急誦靈寶經遠尋龍威子其奈字一行大書隔凡矣

伍員墓

一片巍峨土未平鴟夷浮處有佳城遠山雲外學華表潮水壠前多怒聲慷慨報仇衰世事淒涼託子暮年情祗今廟貌丹靑在兩眼猶如盼越兵

消夏灣贈蔡生

潭尋消夏處舟泊蔡經家幽艷槐眉樹艷開湖目花水蓋菱角採火米羹烟斜惹得隣兒集驚看遠客車

太湖歸舟遇風仍挈行李宿徐氏西齋題贈西圃禮珍心梅三主人

五日乘槎泛仙島塵緣未斷心悄悄急圖歸計見星行兩槳嘔啞趁清曉誰知風伯忽怒號強欲留賓相別遡軒然大波吞人面篙折篷掀桅木倒魚龍當客挾山飛天地似盆盛水小衣裾沾濕類鮫綃鬢髮飄揚作蓬葆舟師搖手再四言千金垂堂毋草草不如返旆學叔孫切莫沉湘似屈老我無成見最心虛亦且貪遊愛眼飽可行則行敢希聖於止知止豈輸鳥從諫如流急轉帆平生萬事回頭早看山如理舊時書讀過重溫更覺好蕭齋雖別再扣門陳榻猶懸休灑掃主人大喜帶笑迎伯歌季舞爭相繞速啟西聰指示余七十二峰青未了

贈虎邱主人杜開周

前樓秋水後樓花杜牧三生鬢已華我學山塘好明月中秋時節到君家　西隣借得好樓臺怪底軒窗面面開風送衣香廊響屧水邊時有麗人來　輕舟遠泛洞庭煙八日歸來秋滿天丹桂已殘香未散一堆黃雪小聰前　相知已是廿年餘感舊難忘見面初同向風塵識豪傑梁溪還有老尚書謂拙修宗伯

余不喜陸行而渡江屢遭大風吟詩自慰

半世不知險歸舟又蕩公篷欹多漏雨帆破不兜風枕倚秋江上詩吟大浪中沙禽能識我定是信天翁

寄懷鍍瑛沙方伯予告歸里

屏藩官職古稀年九十慈親　聖主憐子舍未伸烏鳥志　君恩許賦白華篇萊衣久舞宮袍淡孟筍重嘗野味鮮不負故人期望意果然平地作神仙公未歸前半年余有札寄云何不捨格天之事深來作平地之神仙乎　養堂新築小蓬壺水榭風廊似畫圖伴客一庭惟古木離家三里即西湖書聲到耳聽兒讀花影隨身當婢扶問撑彈章

九天上驚魂還到夢中無公曾勸賦太保　千齡會上酒盈卮八首吟成絕妙詞福壽能兼還有母性情以外本無詩東山絲竹供陶寫西浙文章仗主持可惜超超元妙處靈犀一點少人知　景龍人散巨山存送抱推襟老弟昆卅載閒居輸我早一科前輩讓公尊雞壇零落人何在銅狄摩挲手尚溫長願白頭兩宮女各談天寶也消魂

瘧

歸自吳門乍泊舟忽然瘧鬼又勾留衰年一病先防死騷客三生最怕秋半老楊枝無可遣新添季豹又何求行雲流水隨風去仙不相招佛亦收

園中芙蓉盛開病中不得見戲題一絕寄調章淮樹太守家春園觀察香亭別駕

九月芙蓉開滿園病夫無福倚欄杆妬妻瘧母眞相似家裏紅妝一見難

送孔南溪方伯予告歸里

欣聞永叔賦歸田海內爭看陸地仙上疏官能辭二品懸車尚欠三年閒抛案牘親書卷笑把奩參換晏眠回首甘棠千萬樹晚香吹滿夕陽天　同年零落曉星殘愛我眞將國士看詩錄千篇常口誦坐留一刻也心懽靑山路隔相逢易白髮人歸再見難如此交情怎能斷他生還擬續金蘭

題李尊溪詩集

偶讀尊溪集中存贈我篇傷心幾行字回首卅餘年莽莽長安市蕓蕓古廟烟多君夙緣好乍見便纏綿土地廟相逢　當時意氣盛重疊上雞壇廣集諸年少賡歌到夜闌垂簾遮石洞送客出花欄記否讀書處高陽池館寒君寓所爲李高陽文公故居　秋風吹蕊榜忝竊到蓬瀛從此通家誼兼之折輩行余出鄧遜齋先生門下鄧出李入玉淵公門下　妻呼乾阿彌郎是小門生借得華堂住連牀笑語聲　事過多如夢年華去若風幸虧鴻爪跡都在越吟中雅麗陰鏗似淸幽裴迪同名場可容易剩此兩衰翁

故事江甯榜發鹿鳴宴設於府署今年章太守之子及其從子均獲中雋於是父爲主人而囍其二

子於堂上士論榮之予以詩賀

黄堂張樂宴文星雛鳳雙飛出鯉庭金字榜懸千佛麗桂花枝發一門青章將國瑞成家慶定有仙雲上

畫屏寄語鹿鳴歌緩緩佳兒聽罷阿翁聽

謝金圃侍郎以舊時督學典試江南余病中不能走謁寄詩奉簡

久響斑管侍巖廊謫傅忠勤動 玉皇已命三年羅俊秀更教八月舉賢良秋高碧落翔鳴鳳菊滿重陽

正晚香自種明珠自家採一時佳話遍江鄉 衡門曾記訪袁絲臘嫩山青雪霽時卿月有心憐小草

鶺鴒無分託高枝侍郎爲余以第四子齊大非偶爲辭索婦班姬團扇過禽魚喜近日雲來水竹知剛值朱薪難走侍獻將長句

寫相思

哭雲南撫軍裴二知先生

退思圖上命題詩拜別瘡雲有幾時禮士渾忘身八座憂民早見鬢千絲一家琴學風何古公家萬里

棠陰政可知趁此哀榮歸亦好只憐綠野負心期

自題

不矜風格守唐風不和人詩鬭韻工隨意閒吟沒家數被人強派樂天翁

笑

齒落逢人佳延之笑不勝我憐穿鼻馬人羨得霜鷹 香風隔墻至蜂蝶滿堂譁可惜尋春晚花開是

別家

春圃香亭兩弟官白下余不能無秦謔楚誘之累戲題一詩

紛紛何氏來殘客似向顏家覓要人速把庭籬隔門戶謝嗜還覺有風塵

靜掩

靜掩衡門細補蘿自家筋力自家知病雖已去身終弱老亦何妨體不宜齒長漸無同話客名高愈有欲刪詩把書攤向煙波看半作經師半釣師

遣興一首學皮陸體

家居盤谷泛杯湖便是眞靈位業圖仙鶴銜書將字認游魚逐隊可名呼青琴曲裏歸雲引玉女溪邊調水符儘與幽人供寂寞覺花忍草試工夫

偶然

偶然三月惠風靜獨住一門花氣香學博愈增編纂累園深時覺歲修忙生前眼福猶嫌少死後文名自信長料得安排天總定只嫌無路問蒼蒼

殘冬

殘冬餘幾日風雪滿窗櫺有室徒生白無書可殺青胸中齊物論案上度人經欲語憑誰告閒呼凍雀聽

病後作

天不輕作秋一雨一回涼人不容易老一病一顛唐我年六十四今春猶強上山不嫌高坐夜不厭長有時逸興發跳躍如生獐人皆笑此翁童心猶未忘無端秋一瘧吾精竟消亡覽鏡不相識欒欒瘦異常加餐輒腹悶多言復氣傷彷彿傳元言欲捨形高翔回思春日健亟未隔千霜如何我鬢髮已作兩人望始知將殘燈不可使扇颺又如將落葉何堪風再戕寄語衰年人寒暑宜周防

歲除

左插梅花右水仙當中一叟聳吟肩歲除自把光陰算又在詩中過一年　掃地焚香有所思閒人閒日此閒時誰知未了閒人事蛛網撩殘剩一絲

傷心

傷心六十三除夕都在慈親膝下過今日慈親成永訣又逢除夕恨如何素琴將鼓光陰速椒酒虛供涕淚多只覺當初懽侍日千金一刻總蹉跎

守歲

家家守歲歲不住未到五更歲已去余不守歲歲戀余夕陽欲下猶躊躇一來一去歲無痕何必强分舊與新只愁飲到屠蘇酒被歲排爲末了人焚罷長恩祭階下兒童小游戲獨坐黃昏悄不言且把光陰歲歲記久不飭參不早元辰睡起紅日高門亦不守無人敲敲門或者梅花梢

吳協蘋把酒對月圖

延陵先生夜不寢對天揮杯勸月飲月亦多情解酬客一泓清露杯中滴君爲主月爲賓一酬一酢三更天衣裳飄飄欲化烟嫦娥天上笑且言此人又是飲中仙

元日牡丹詩

魏紫姚黃元日開眞花人當假花猜那知羯鼓催春早富貴偏從意外來　約束紅香冷更妍飄揚霞珮賀新年果然不愧花王號獨占春風第一天　如何絕代玉環姿蜂未聞香蝶未知想與梅妃爭早起嚴妝同對雪飛時　饒他傾國與傾城自結空山朵伴行一樣人間金紫貴占人先處惹人驚　惱殺當年武媚娘催開不肯逐羣芳而今替我飛香早可乞清平第四章　重重錦帳護輕風脈脈私心感化工憐我白頭花福少預支春色與衰翁　一自青溪擁絳紗年年冷處受繁華也虧早把心香展不作隨行逐隊花

藏雪

平生最愛月與雪月不能留聽其缺雪更多情來我家天之所賜敢拜嘉庚子元宵雪不止主人攘臂清

晨起呼僮率婢拉老妻滌甕排甖抱筐籃奔前斛雪如斛糧晶瑩潔白裁入倉不許纖瑕汚玉粒兼持仙杵擣元霜骨冷魂清神轉王雲階月地全搜蕩已經千斛貯堂中猶瞪雙睛看瓦上我聞東吳明珠貢百琲食之不了渴與饑又聞𥟅王俘玉萬萬雙枉費人間八駿力何如我之所寶人勿趨片片瓊瑤奇貨居大夫伐冰無此樂匹夫懷璧誅堪娛轉眼驕陽六月紅取烹綠茗生清風更把楊枝一滴灑醫盡人間熱中者

攝生

瓶裏花雖謝灰中火易銷雖然同一盡終竟緩須臾徐福蓬萊藥軒轅罔象珠何如愼眠食春夢自蘧蘧

感瓶中梅

戲折紅梅枝置之磁瓶中其時花千樹欣欣開春風設身爲梅想得無心忡忡不與衆爭春而來伴衰翁翁亦惣頭白不稱此花紅因之有薄寵安放傍簾櫳一朝天嚴寒雪壓兼霜封園花盡凋敗細蕊亦疲癃記我瓶中梅精神方隆隆如以金屋姝下視山村農豈知我折時並非情所鍾偶然興到耳採取由奚童凡此榮與枯豈可常理通一笑語梅花萬事皆天公

三月二日小步池上覽兩岸少碧桃數枝方擬購買而回頭見又手揖者門生楊近仁也問何來曰爲先生送碧桃來不覺狂喜爲賦一詩

起念買花栽回頭見花至公然天地間有此如意事機緣巧湊誰安排桃花未開心花開人生三萬六千日似此心開有幾回

景陽閣席上題扇贈歌者曾郎

角巾珠履貌蓮花邂逅相逢羽士家疑是仙人王子晉吹笙招我泛流霞　吾家臨汝最情多春圃手擫檀槽耳聽歌要試步虛聲一曲景陽高閣舞曾婆　萍逢不厭白頭狂恰恰身材似我長並坐燈前

堪入畫一枝瓊樹倚斜陽　平生不飲沾唇酒此夕郎教代數巵惹得歸來紅袖問爲誰沈醉夜深時

能工楷法寫丹青不愧張文喚小生只爲髫年曾上學歌唇時帶讀書聲　三更分手話依依道返吳江見面稀且把深情託紈扇滿懷風送玉人歸

偶成

入入都厭黃梅雨我願黃梅雨暫留安得潺湲過三伏一晴天已是新秋　一花一草靜相於槐有長眉松有鬚荷葉生來不知雨星星化作滾盤珠　閒掃蕭齋靜掃蠅修行何必定如僧幽蘭花裏熏三日只覺身輕欲上昇

永建五年雙魚洗歌

徐君龍飲貽我雙魚洗中有永建五年銘內府寶造用九字篆初變隸陽文精土花漬久翠的皪水銀湧過光清瑩考建元年乃漢順其時擁立由孫程十九奄人與猳血安知不將此洗盛歃後洛陽火德改家家呼唱董逃行長安鐘簴盡灰燼此洗何幸全其形鬱堙坻伏向何處一朝古貌山中呈傷哉中郎喪老成得見虎賁如典型何況此物眞漢器閱歷八世千餘齡我學子訓摩銅狄更慕圖澄解塔鈴欲詢往事再三扣雙魚作答聲丁丁

一笑

啞然一笑向東風蟬唱分明賦惱公底事蜘蛛張網密只羅粉蝶不羅蜂

錢坤一少宗伯典試江南榜後過訪隨園郎事有贈

同徵四十六年前殿上揮毫事宛然每憶雲仙看碧落忽持玉尺下江天鬚眉換盡淸談在桃李栽還舊雨憐正擬尋公呼蠟屐八騶先已唱門邊　愛我山莊處處幽一邱一壑總勾留卿雲氣煖花爭迎老鶴情深語未休難得相逢剛九日自憐此會亦千秋知公寫贈孤松意朝野於今兩白頭賜畫松一幅

哭陽湖相公十六韻

同榜滿朝空晨星一相公如何辭湛露忽又去秋風德量裵中立經綸魏弱翁物情深惋惜 主眷極初
終憶昔聯鑣日分遊上苑東衣披宮錦麗酒闘蠟花紅極貴原難料賡歌但覺工一朝雲海隔卌載信音
通吏部銓衡職綸扉燮理功格天無異術行已祇孤忠嶽嶽翔威鳳棲棲剩冥鴻書來常念舊言出必由
衷影晝凌烟閣身歸兜率宮黃壚眞渺渺白日太匆匆故第難旋馬靈旗易轉蓬關心羊太傅俎豆是誰
供公無子

靜褱

靜褱工夫見性靈井無人汲夜泉生蛛絲一縷分明在不是閒身看不清

六合唐梅歌有序

六合西門外吳氏田莊有二古梅相傳爲唐時仙人張果所種語雖不經然奇古輪囷在滁州歐
梅孤山林梅之上殆千餘年物耶惜其隱於村野爲歌惜之

有花看梅人所同無花看梅我所獨我來棠邑看古梅九月中旬霜氣肅一株夭矯乖龍翔一株湮鬱瘦
蛟伏皮肉破碎筋骸存跟跗支離苔蘚綠想當花開正月天香雪橫陳千萬斛使生孤山鄧尉間一奏定
邀 天子目或賜 宸翰或寫形頌刻光輝滿山谷如何淹蹇野田中此梅有壽眞無福香氣常同牛矢
爭繁枝苦殺樵夫斵世間萬事總皆然彼姝往往泥塗辱我欲收此千年春傍花特起三間屋廣招海內
看花人一杯一酹揮珠玉傷哉吾齒已衰頹心自有餘力不足急把險窶磬半升灑向花間慰寂寞縱教
此樹無人看或者此詩有人讀

香亭任江城別駕一年奉廣東太守之 命賦詩送之

太守官從別駕移五羊城上柳如絲 君恩深處忘途遠家運隆時惜我衰得路馬宜加努力出山雲敢

問歸期不圖焚却西征賦依舊仍吟渡海詩香亭初選四川　日出扶桑自古夸羨君此去最榮華吟來紅豆新成識生長瀟江舊有家弟有紅豆村人詩集生於粵西人號香亭入香國路過梅嶺折梅花珠娘聽說珍珠似老我猶思一泛槎　曾因親老乞江東六載塤篪處處同卜宅只離三里近開花分看兩家紅兒童梨棗交相讓娣姒笙歌聽未終底事天風忽吹散一塲春夢又匆匆　木落天寒雁失羣兩家離緒話紛紛眼前田舍君交我身後妻孥我託君甲子已周無可老荊花重合轉難分擬登江上高峯送目極孤篷入斷雲

馬孺人歌爲周梅圃觀察作

女貞木鴝鵒不敢棲婺女星浮雲不敢翳潭州馬孺人尼運遘陽九明季黃巾亂闖門獨自守有兒奕奕人中豪賊欲餌之開科招母命拒賊賊大怒三百六十二人同受刀母受縛去駡聲琅琅兒求代母伏地頭搶更有諸姬跪哭母旁母問汝何志僉云一死無他腸母乃大笑神洋洋難得三婦艷都是千年霜人生貴死得其所耳全家赴義皎如明月光果然　聖人出妖雲滅綽楔煌煌加寵秩兒子捧盤祭母穴仇人之首猶帶血孫曾子姓多纓簪苦節之後報以甘嗟呼孺人之賢誰與偶古來只有王陵母

題南浦觀察雙鶴對立圖

一鶴矯翼翔一鶴淩風舞一客披衫立軒軒共霞舉客乃青雲人朝陽丹鳳侶胡爲不冠巾與鶴相爾汝客云我有心別自藏靈府不能向人言惟有對鶴語鶴住我爲賓我行鶴爲主行將挂烟帆歸看鴛湖雨高于清獻公一琴亦不取畫師更清絕白描擅千古人立不倚山鶴立不踏土安得乘軒人風懷淡如許

小雪日香亭弟贈灰鼠裘

雪珠如豆打茅茨阿弟貽裘趁此時仙鼠蒙茸眞可愛老身長短更相宜著來小試妻孥看分得餘溫手足知但願多情如晏相一披便作卅年期

香亭和

雪壓茅簷雨掩茨山風珍重乍來時衰年每怯豐貂重小冷無如此服宜毛裏天親千古共箕裘心事兩人知期兄當作姜家被同曳同披沒了期

嫁鶴詩和章淮樹觀察

桐城觀察水雲居爲鶴求婚寫聘書園叟代行親迎禮高軒一乘下蓬廬　隨園山瘦稻粱稀爭及安園飲啄肥笑嫁仙禽如嫁女勝吾家處讓他飛　三年棲息主人恩一旦毵毵舞出門未免數聲離別唳滿山花鳥盡消魂　送鶴丁寧語莫忘好隨嘉耦共翱翔九臯鳴處須珍重休啄梧桐惱鳳皇調公龍姬鳳姊

小倉山房詩集卷二十六終

隨園三十八種

詩集卷二十七至三十一

十

錢唐袁枚子才

遣興雜詩

老妻怕我開書卷一卷書開百事忘手把陳編如中酒令人種替古人忙　新年無計慰衰翁春日尋春小苑中拜領東皇無別物綠梅花上過來風　小步閒拖六尺藤空山來往健於僧栽花忙處兒呼飯夜讀深時妾屏燈　抹月批風意自如有時此老亦拘拘懽塲獨靜因除酒閒裏生忙爲著書　枕上推敲忘夜長苦吟人與睡相妨無端窗外風濤急坐恐蛟龍走上牀　歲月堂堂秪復春山花山草逐時新有時獨坐還自笑回憶少年如古人　休焚沉篆防花妬且住笙歌讓鳥吟開卷古人都在目閉門晴雨不關心

牽車圖

許滄亭觀察繪圖將一家人物器用盡置車上主人負長繩曳之而走有持鞭者暗中笞督蓋亦借圖醒世之意

全家置一車主人牽以走車中坐妻孥車旁立僕婦車頭載尊罍車尾曳箕帚更有暗中神持鞭督其後雖休勿能休自辰直至酉日暮途窮時精神難抖擻猶有眷戀心一步一回首試問牽車人何如車上狗態尚安閒汝身能逸否但韁繩忽斷牽覆車中酒或者醉糟中一笑且放手

遊蘇州得五律六首

風花三月半我駐虎邱車娛老常攜妾消閒更帶書上山笻竹健擫笛水窗虛借寓誰家宅樊川杜牧居閭閒開

遠訪支硎寺輿夫識我不轉輪高殿活瓷鉢小池幽香火諸天盛凡心一拜休觀音無別樂受盡美人頭

小立三叉路輕衫忍薄寒萬巒初過雨一客獨憑欄柳葉成陰易花枝出色難須羅如許

仄應作服妖看（近日蘇州女子抹額不滿半寸） 聽雪寒山下亭臺入畫圖樹深禽語亂雨久瀑聲麤曲折雲廊轉高低石磴鋪女兒多半怯伸手索娘扶 靈巖渺天半形勝稱堯宮玉殿松雲色金鈴寶塔風太湖來座上飛鳥去烟中歸讀瀧岡表榮華想畢公（秋帆中丞祖塋在山之側） 吾宗有賢者卜宅古楓橋愛詠小園賦時將大阮招書香同萬卷酒量讓三蕉且學堂前燕年年宿一宵（謂澂湖）

贈吳孝侯

延陵家世小仙風卜築秦淮古巷東杖履自稱黃髮叟丹青愛寫白猿公五侯門第裾常曳一笛梅花曲未終我得君爲方外友溪山不復訪盧鴻（吳以畫猴得名故有第四句）

供芍藥數十枝終日對花獨坐

我豈負人不負花花開時節常歸家今年出門語芍藥留花待我歸來夸果然歸時花正盛烝紅爛紫騰雲霞折花卅枝贈瓶供高低位置園屏遮照影遠安琉璃鏡護風近障輕容紗霓裳爭舞月殿女香珮慧解吳宮娃華鬘之天化人國神魂雖蕩思毋邪人生長得對花坐比拖金紫誰爲佳況我衰年急行樂看春生怕斜陽斜此樂豈可使卿共爲花辭客客休嗟譬如桓子受女樂不朝三日何妨耶

覺老

行時躑躅坐瞢騰自覺今年老不勝藏物怕忘憑筆記看山雖好讓人登宵眠不待更三點晝食曾無粟半升大槩衰翁何所似春來殘雪曉來燈

送史瑨偕鵬姞還溧陽

我年如瑨小簪筆明光宮特奉 天子詔學士文靖公公方作冢宰絳帳開春風月課諸詞臣命擬疏一通我時習翻譯技癢獻雕蟲公大加擊節逢人夸終童從此許升堂執經相追從三朝問文獻六部談兵農至今卅胸間昭然如發蒙其時少司馬恩蔭官郎中每于鯉庭趨得親公子容長安一爲別山左董相

逢命作治河記南衙酬金鍾迢迢三十年雲泥隔數重忽然蹇修來欲以婚姻通公卿能下士此意古今同卿雲照小草女蘿附蒼松齊大不敢辭楚國遂乘龍今年二月春館甥倉山東芳蘭如解意花開並頭紅江梅亦相賀萬朶香雲濃壻貌既美好壻性尤明聰勉旃繩祖武勛業垂隆隆當年門弟子此日孫婦翁先師如有知九原笑未終　鵰姑貌中下天資頗和柔媞媞七歲時脫口詠雎鳩字學衛夫人揮毫作撇勾書讀宣文君音義相咨諏將笄失所恃于爺更綢繆脂粉放妝臺縹緗堆兩頭我欲考奇字命渠字書求我欲聞異聞喚渠齊諧搜徵典代祭獺分韻替拈鬮公然女記室風雅冠士流一朝嫁公子江上掉蘭舟蕭蕭白髮翁觸目生離愁丁寧復丁寧辟咡不能休善承公姥意好借娣姒遊相府作羹湯敬愼毋愆尤藏我數行字當作奩贈收揮我衰年淚當作珠璣投壻也誦余詩謂其是也不

碧紗幮

三丈吹綸障熱風詩隨人住碧紗籠青蠅白鳥遠相看奈此蕭然白髮翁

病中戲作

我不願來而忽來我不願去而忽去不知來自何方去從何處此中自有眞消息天不能言我代說只等盤古老翁依舊活我來尋我自然得

衰年雜詠

支頤山下看花還又看眞州競渡船行樂不教遲一刻光陰知是夕陽天　作字燈前點畫粗登樓漸漸要人扶殘牙好似聊城將獨守空城隊已無　長短衣裳闊狹冠卅年變換太無端幸虧守定當初式古樸重當時樸看　泮水風光閬苑春記來事事總銷魂妙人那得來優孟把我平生演一番　同榜同官屈指稀門生門下又孫枝三朝舊事塡胸滿獨立斜陽說與誰　結習由來掃未除一燈猶自課三餘隨抄隨摘隨忘記偏記兒時讀過書　半刻清談覺氣差未行三步想呼車空留兩隻婆娑

貧看人間霧裏花　三尺遺書櫺下藏半生甘苦最親嘗名山事業憑誰付學識之無七歲郎

眞州竹枝詞

流過揚州水便清鹽船竿簇晚霞明江聲漸遠市聲近小小繁華一郡城　誰家結構好樓臺水榭雲廊幾處開底事銅魚管風月終年不見主人來　都天會起賽神忙兒女沿隄盡點香絕似嫦娥頒令甲一齊月色著衣裳　最好城河水二分開窗終日鳥聲聞參天兩岸樹陰合中有人家住綠雲　一過清明玉笛飄釵光鬢影上輕舠只須守住東關路花去花來早晚潮　板橋宛轉朵虹垂沙淺潮平艤過遲郎忽相逢妾難避大家都是落篷時　連朝分付小篙工隨意閒遊但聽風難得吟聲花外落水聰園坐幾詩翁（謂吳正民諸君）　何必桃源放槳行此中仙景足幽清何時小構三間屋閒倚雕闌過一生

自嘲三絕

官量原如酒量千杯半盞殊科我是人間小戶十年官已嫌多　飲酒摴蒱度曲人生遺興三條我竟一齊不解公然樂過終朝　游戲貴人席上支吾年少場中賴是天機活潑不然誰理衰翁

新涼

人皆愁久暑我却怕新涼味似官初罷情疑寵不常晨昏難適體衣服屢開箱安得彈琴客先教奏履霜

曹子建有感婚賦余倣之作感婚詩寄省堂

隨園山人事事早只有兒生年已老省堂孫曾繁且滋垂老偏添一女兒兩人老筆將毋同我戲盡作親家公省堂未諾顏先笑道有奇緣為子告當年鳴笳六詔天閭中慘喪鴻妻賢正逢遺挂驚心日那有鸞膠再續絃門外蕭蕭馬戾止一老來修相見禮身佩囊鞬道姓殷家有初笄未嫁女願充側室戴香纓長齋繡佛侍君子我急搖手辭不違請翁觀我鬢邊霜已經老圃橫秋色忽把桃花種夕陽殷翁心事從頭

說家本金陵舊黃籍少走滇南長百夫漸置田廬歸不得公能攜女到江南好替家鄉留一脈我感翁言許迎娶東風吹起沾泥絮一夕金鑾產白家四年玉鏡思溫嶠今朝與子結天親殷翁見解信通神果然此老嬉遊處安置他家女外孫萬里合教青鳥使一函先報白頭人客冬臘雪紅燈映剪刀遲作巾箱聘秦晉絲蘿兩處牽劉盧仙籍三生定新春園柳叫雎鳩高固雙雙到此遊嬌娃抱出珠同耀阿孀同來花見羞人間似此婚姻樣一笑都將媒妁忘要知萬事總由天半是因緣半福量君不見陵川集裏有長歌天賜夫人作宰相

彭芝亭大司馬八十索詩

晝錦堂開八秩樽卿雲光朵耀吳門人間元老三朝少海內靈光一殿尊玉尺已裁寰宇徧金針還與故鄉論時掌教蘇州 文昌雜錄科名記首說鰲頭兩祖孫公祖定求康熙狀元 領袖清華五十霜文人中有郭汾陽曾官樞密威常在再宴瓊林話正長屈指東南誰伯仲滿朝金紫半門牆乞歸更荷 君恩重許住平泉水竹莊 尚書風貌鶴同清瀟洒何曾似六卿樓起三層雲對坐集成一品世孤行仙郎已擢朝中貴佛子還從膝下生四公子尺木進士好佛 伫看蟠桃親手採家風真不愧彭鏗 鯫生弱冠受恩知也復蕭蕭兩鬢絲冒雨常迎嚴武駕憐才屢和樂天詩只因路隔江波遠未免籌添海屋遲蒲柳尚同松柏茂他年扶杖祝期頤丁丑二月公遊隨園遇雨

謝錢觀察三伏日賜冬醃菜

當暑難求饍飲鮮金鹽玉豉話空傳黃芽忽嚼三冬雪赤日全消六月天物是過時纔見貴口因同嗜轉相憐多公冷處留餘味那用何曾食萬錢

和竹西公子歸鶴詩

老鶴飛歸月二更滿園花作故人迎不愁羽客去無主但覺雲仙來有情小步池塘尋舊侶重看軒蓋似

前生憑欄聽得家僮報頂上丹砂色倍明　肯把滄桑說是非乘風還舞釣魚磯雲霄志在終須去館穀恩深敢不歸暫別梅花心耿耿仍逢雛鳳話依依遙知一品衣成後更向君家身上飛

惆悵詞邀淮樹觀察同作

三月姑蘇花下行夭桃一樹最關情如何欲折不曾折空惹黃鸝啼數聲　記得人扶出畫堂小家生長大家妝惜春御史忘春老盼殺驚鴻下夕陽　莫惱遊蜂樓上遊藁砧原本欠風流試看夜半聽琴客綠得相如便白頭　空把瑱函問再三迢迢秋水隔江南佳人好似瑤池果一落風前鳥便含

祝史抑堂少司馬七十

一片卿雲耀里閭方瞳綠鬢七旬初蕭曹世胄雖恩蔭韓范平生早讀書九月黃花香晚節十年司馬賦閒居旁人爭把神仙比我覺神仙尚不如　欲把忠勳寫上詩藎臣風采略聞知治河邵父碑長在決獄秦臺鏡不疲閩粵蔡襄無稗政潮陽韓愈有生祠至今誰把廉泉飲合浦明珠有所思　卜築平泉月一齋竟將鐘鼎換樓臺許歸　恩比加官重行樂身能及健回愛寫黃庭將墨試閒聽仙鶴報花開　公臨（聖教序直逼右軍）盈盈湛露宮袍滿新自鈞天　賜宴來　鸞鳳分明時絳霄絲蘿偏喜結蓬蒿想因孔李通家厚忘却崔盧舊族高鬢影牕前多玉女書聲膝下盡雲璈遙知一盞麻姑酒紅徧綏山爛樹桃

置椑

我有不朽在何必形骸謀但聞置椑語傳自古諸侯預凶雖非禮藉幹終無憂友自西蜀來贈我楠樹本其大可蔽牛其堅可比玉籤月得閏五命彼匠斲斷創爲四阿形賦成六合體斑斑雞首文鬱鬱異香起匹如華屋成未住心先喜屋成人所同一過如飄風椑成惟我獨偃然臥其中大哉此居乎歷劫恐未終想其蟠蒼穹豈肯入黃土奈爲賢者屈與我共千古且當女手卷摩挲日三五

題羅兩峯畫丁敬身像

題羅兩峯畫丁敬身像

古極龍泓像丁號龍泓居士描來影欲飛看碑伸鶴頸拄杖坐苔磯世外隱君子人間大布衣似尋科斗字倉頡廟中歸

題兩峯鬼趣圖

我篡鬼怪書號稱子不語見君畫鬼圖方知鬼如許得此趣者誰其惟吾與汝　畫女必須美不美情不生畫鬼必須醜不醜人不驚美醜相輪囘造化卽丹青　鬼死化爲聻鵶鳴國中在君盍兼畫之比鬼更當怪君曰姑徐徐尙隔兩重界

和辛楣少詹詠物二首

圓几

彎環月樣几橫陳置酒應招看月人讓處不知誰首席坐時只覺可添賓天星合璧書稱瑞粉蝶成團影亦春悟得轉圜行智意朱門蓬戶好安身

煖炕

誰把春臺作睡鄉烏曹磚上不知霜恍疑故國眠焦土尙記新婚坐煖床夢惹敬兒通體熱熏宜荀令幾重香燕姬也像唐花樣烘出精神覺勝常

再詠前題索辛楣和

圓几

禪門說法重圓光巧匠倫來制器良折角定煩修月斧供花合獻轉輪王卿如戴笠來相揖我愛團瓢小不妨記得中秋好時節大家說餅進盤觴

煖炕

氤氳一榻置蕭齋火迫鄧侯笑口開昏夜至今多熱客雨雲從古屬陽臺烝憐鬓雪消難盡殘覺冰人夢
不來知否清寒門外客繩床猶是盼春回

山隣涂爽亭孝廉工小兒醫園中暮鷄天豚皆所診視年九十二而卒賦詩哭之

昨日支笻訪薜蘿今宵壚下渺山河常迎康節花間至看活童烏世上多屈指已成三世佛傷心未唱百
年歌他時倘有倉舒病難向人間覓華佗

周瑜墓

天生一將定三分才貌遭逢總出羣大母早能知國士小喬何幸嫁夫君能拋戎馬聽歌曲未許蛟龍得
雨雲千載墓門松柏冷東風猶自識將軍　旌旗指日控巴賨底事皋臺遽束裝一戰已經燒漢賊九
原應去告孫郎管蕭事業江山在終賈年華玉樹傷我有醽醁半尊酒爲公惆悵奠斜陽

第二番桂

木犀開過小山房第二番花較勝常金粟似招前度客月宮眞有返魂香不愁青女霜將白只恐嫦娥額
太黃寒菊在旁應笑語似儂遭際兩重陽

題板橋遺迹圖 有序

余春秋二十有七作客金陵偕詩人朱草衣訪板橋遺迹苦其荒圮難稽垂四十年矣今秋吾鄉
吳小谷廣文來憑弔之餘屬揚州羅兩峯畫成此卷屬余加墨

西泠才子最多情聽雨秦淮鬓欲星尋得十三樓舊址教人收拾上丹青　荒烟一片館娃宮往日笙
歌此日風頹有范寬能寫影樓臺還在有無中　君來作別話依依返櫂秋江一葉飛定向故鄉親友
笑袖中攜得板橋歸

翟蕊登聽雪圖

凍雨飄山聰沙沙聲不止坐而聽者誰溫伯古雪子初聽若希微再聽雜宮徵空花墜欲鳴折竹啼復起分明寂萬籟轉足娛雙耳古來聖之清所得多在此試撞萬石鐘何如一溪水

揚州遊馬氏玲瓏山館感弔秋玉主人

山館玲瓏水石清邗江此處最知名橫陳圖史常千架供養文人過一生 吾鄉厲太鴻陳授衣諸君皆主於其家 客散蘭亭碑尙在草荒金谷鳥空鳴我來難忍風前淚曾識當年顧阿瑛

題桃樹

二月春饒風雨天碧桃花下感流年殘紅尙有三千樹不及初開一朶鮮

倣元遺山論詩 遺山論詩古多今少余古少今多兼褱人故也其所未見與雖見而胸中無所軒輊者俱付闕如

不相菲薄不相師公道持論我最知一代正宗才力薄望溪文集阮亭詩 王新城

生逢天寶亂離年妙詠香山長慶篇就使吳兒心木石也應一讀一纏綿 吳梅村

平生低首味和堂字字珍珠夜有光可惜安陽魏公集竟將勛業掩文章 高文良公

不料昇平雨相公揮毫冰雪滿心胸金盤玉露高華極轉覺嘗來味不濃 張文和公 鄂文端公

他山書史腹便便每到吟詩盡棄捐一味白描神活現畫中誰似李龍眠 查他山

天風拂拂響雲和柳惲三生慧業多最是淫思兼古意西湖堤上竹枝歌 楊次也

西崖愛好風調佳魚雅雅典亦該懷清堂集繼蠶尾似此公卿那得來 湯西崖

莫將死句入詩中此訣傳來自放翁掃盡粗豪見靈活唐堂眞比稼堂工 潘稼堂 黃石牧

論詩竹素太拘拘苦守開元大歷初恰有唐音追到處一時沈范兩尙書 許子遜 沈子大

軍門夜靜有吟聲水碧金膏一樣清誰信牙旗八州督半生甘苦勝書生 尹文端公 方敏慤公

酷嗜華田香草齋芬芳悱惻好風懷休嫌發洩英華盡唐代詩原中晚佳 黃莘田

搖筆何須手八叉蘭坡速藻繼南華前生宿搆今生寫王粲精思也莫加 張南華 周蘭坡

小雅才兼大雅才僧虔用典

出新裁幽懷妙筆風人旨浙派如何學得來厲樊榭　一縷清絲裊碧空半飛天外半隨風盤餐別有江
瑤柱不在尋常食譜中金冬心　氣猛才豪老倘堪施竹田梁守存以外孰清談平心細按三千首一集
終須重嶺南宗杭大宗　奴僕何妨直命騷風流從古有人豪自題集內謙謙語詩品官階兩不高商寶意
騎鯨跋浪是生平要與雲龍韓孟爭絕好東南飛孔雀一篇烈女李三行胡[illegible]威　東髮憒憒便苦吟白
頭才許入詞林平生絕學都探遍第一詩功海樣深程魚門　雲松自負第三人除却隨園服蔣君絕似
延平兩龍劍化爲雙管鬬風雲蔣苕生趙雲松　漁村幼魯謝皆人淡遠清微自一門何必參天說松柏幽蘭
不礙小磁盆張漁村符幼魯謝皆人　彈絲吹竹譜宮商刻意推敲格調蒼不許神通破禪律遺山心早獻蘇
黃王夢樓　柘坡古體衡帆律介祉清華東井奇更有陸甥風調好天能亡汝不亡詩萬柘坡王介祉湯衡帆高東井
陸湄君甥早死　書巢健筆頗嶁嶒入蜀詩多近少陵揮盡俸金留底物白頭一盞讀書燈胡書巢　建安詩
洛弟兄同竇氏聯珠個個工想見高陽家法好一團清氣此門中慶雨峯樹齋似村雨林　鄭虔未老傳三絕
謝覽芳蘭自一生底事獨加皇甫序愛他絃外有餘聲錢竹初　絕世聰明崔蔡徒肯將簪紱換江湖桃
花一絕高僧偈看到紅雲盡處無嚴冬友　常州星象聚文昌洪顧孫楊各擅場中有黃滔今李白看潮
七古冠錢唐[illegible]存立方淵如蓉裳仲則　小別隨園僅十年記來吟句總如仙朝朝替誦仁王懺刧火休燒宋
笠田宋笠田官甘肅　鮑服聲名本不虛海門吟稿冠南徐佳兒佳句吾尤愛書味清於水養魚鮑海門雅堂　雙佩齋詩
吾鄉近日數詩家我愛山舟與嶼沙妙絕風人吳小谷萬行書對一瓶花錢嶼沙梁山舟吳小谷　扁舟常自泊姑蘇樂圃爭迎
孰品題蔚亭才調笏山齊青鸞獨立瑤池雪不著人間半點泥申笏山王蔚亭
白岸趨今日應劉都逝盡阮元瑜在覺身孤張樂圃沙斗初張昆南　皖江才調孰清新今有星村舊嘯村更

喜新安楚南子遺編堪與古人論（李嶰村 村陳楚南）吳星　星樹星巖七字佳是儂提出好才華如何一作風塵吏一入零星考据家（黃星巖 丁星樹）

香亭風味學家兄宋氏郊祁各性情此日嶺南詩太守弓衣繡滿越王城（香家亭）

常把梅岑比竹橋一沉滄海一雲霄要知劍氣珠光在班底終難壓百僚（吳竹橋 陳梅岑）

白門從古詩人少今剩南園與古漁更喜閉門工覓句無人解卭子雲居（陳古漁園 方子雲）（何南）

天涯有客太詡痴錯把抄書當作詩抄到鍾嶸詩品日該他知道性靈時（夫己氏）

周蓉衣因論中未及其詩有陶胡奴拔刃之意乃補三首以箴之

周子高才迥不羣抽思竟有葛莊新（劉霞裳）東風剪柳雖然巧不到天然不是春

幻出烟雲萬種看先求紙上字平安黃庭初搨緣何貴寫到剛剛恰好難

從古風人各性情不須一例拜先生曾剛左手與奴右同撥琵琶第一聲

小倉山房詩集卷二十七終

錢唐袁枚子才

余七齡上學是康熙壬寅歲也今年又是壬寅矣感而有作

兩度壬寅意惘然七齡光景記從前摳衣學見先生禮買紙初裁認字箋從此蠹魚無飽日至今筆冢已齊肩三朝老物誰陪我一盞青燈六十年

贈劉霞裳秀才約爲天台之遊

饒饒問字子雲家奕奕風神動絳紗似汝瓊枝來立雪一時愁殺後堂花　能畀烏絲寫洛神解吟紅豆學西崑靈和殿裏風流樹曾惹蕭郎一斷魂　未免多情枉費才狎遊頗被里人猜須知玉貌張雕武終向儒林傳上來　老我頹唐色界天熏香傅粉憶當年自憐一往情深處也是楞嚴十種仙　空山豈是少年場偶置花前酒一觴多謝嚴陶兩公子替他代饋束修羊余進怡園屢蒙珍羞　負笈從師意頗殷向禽心願許平分天台倘共劉郎去定有桃花認得君

宿溧陽史少司馬紅泉書屋二十四韻公諱奕昂

小住紅泉館分明綠野堂婣家新里第夫子舊宮牆拔地烟巒起盈階蘭芷香半空開月榭曲徑置風廊叢桂黃雲滿修篁碧玉涼標題多翰墨照耀盡　天章屏列花爲障橋橫石作梁相公曾結構司馬更裁量瑞室堪成頌龍門孰敢望我來春正好公喜遠迎將面目爭先認鬚眉各老蒼卅年如頃刻萬事感滄桑何幸絲蘿託無忝宅相良外孫生纔八日諸郎都好我排日各持觴酒器三江俸圖書七寶裝銀杯鐫兩江督署俸架上賜圖書集成當官談舊政餘事問家常作楷爭磨墨題箋屢啟箱更深僮半睡坐久夜全忘鳳蠟燒方熾驪歌唱又忙衰年心耿耿後會事茫茫門外帆將挂閨中話正長女兒留阿父一日抵千霜

謁史文靖公墓

手供蘋蘩當束修先登華屋後山邱九原尙想師隨會一疏曾經識馬[illegible]盡代勳華雲影在滿堂絲竹水
聲愁知公泉下猶憐我如此英年也白頭公爲己未館師乍見喜曰如[illegible]英年命擬奏疏一通夸爲第一

題史氏家藏文靖公玉堂歸娶圖

相公歸娶大羅天此事依稀八十年賴有丹青作圖畫榮華留與世間傳　想見宮花插滿頭珠簾十
里下揚州少年恃有天人貌不控香車控紫騮卷中畫公騎馬　卷中諸老盡題詩謂徐葆光郭元釪諸先生讀罷風前有
所思六部尙書八州督爾時花燭可先知　愧作彭宣拜後堂絕無衣鉢繼安昌算來只有歸迎事曾
學黃粱夢一場枚乞假歸娶時公爲代奏

過陽羨家舒亭明府外出留詩贈之

陽羨停舟暮吾宗出未回絃歌聽雅化公子見清才宴用家人禮花同笑口開氍毹空燦爛不見舞人來是日演劇未果

訪宗人府丞儲梅夫同年不值

同詠霓裳五十年渡江親訪老神仙九州細數無多客一見誰知竟少緣寂寂琴書通德里匆匆行李夕
陽天晨星碩果相思切說與郎君倍黯然

周孝侯斬蛟臺

父老談惡蛟將軍閟寶刀刀光入水入不見格鬬三日風蕭蕭手提蛟頭拔浪起蛟血淋漓紅滿體爾患
雖除一患存擲刀從此讀書矣初師陸士龍再討齊萬年一時文武才非公誰兼全孤軍陷入窮邊慘柀
節掀髯死無憾可惜朱雲請劍進佞臣不與蛟同斬鄉人高築土一邱至今盛夏汲如秋五百[illegible]龍過此
愁猶恐將軍在上頭

孝侯射虎處

英雄得自由一身射虎如射牛英雄受束縛五千壯士同一哭我生跳盪如雷霆過此不覺心悄悄三十
三年棄綦組從此入山不畏虎

寓西湖漱石居戲作

十幅蒲帆兩箏鞋要從湖上走天台譬如千里尋師去先訪家鄉舊雨來

坐葛嶺石橋觀新開峭壁

西湖少峭壁平遠皆一狀只有葛嶺峯前年綠闢劍遠削鐵稜稜近捫天蕩蕩横將一重橋架以三疊浪
不許生猱登但容飛鳥傍其上起樓臺空濛迷覩望其下走盤渦湖光同滉瀁明明千蔦山到此低頭讓
人難攀作梯我且懸爲帳月夜抱白雲同眠此橋上

偕楊君廷三冒雨遊三生石車摑折矣縛接松柴而歸

遊山爲雨阻未免爲山嘲勇哉楊夫子冒雨來相招爲言三生石新得峯巒好何不當奇書同往作搜討
一重復一重怪石果穹隆如將胸塊壘替我安空中歸來走陂陀忽爾折車腳客歌花緩緩鳥啼泥滑滑
輿夫無計施縛以松樹枝路人笑且疑樵叟乘車歸

余生東園大樹巷中周晬遷居今六十五年矣重過其地

六十衰翁此處生重來屋宇變柴荊想同買德尋隣叟誰復婆留喚乳名蓬矢挂時桑已盡兒裙澣處水
猶清斜陽影裏千回步老淚淋浪獨自傾

海甯陳氏安瀾園席上作

百畝池塘十畝花擎天老樹綠槎枒調羹梅也如松古想見三朝宰相家　鳥歌花笑有餘憺新得
君王駐蹕看分付窗前萬竿竹年年替海報平安　福地嫏嬛主亦佳留賓雨度午筵開逢逢海上潮
聲起還道催花羯鼓來

渡錢塘江無舟蒙查耕經廣文讓舟自言曾讀袁太史稿故也感謝一律

天涯乍作通名客江上同爲未渡身一隻孝廉船肯讓三更燈火話尤親故鄉有意推前輩當路無心據要津他日瀛洲三島路期君還作後來人

登鑑湖快閣弔主人任處泉先生

三面雲山一閣收昔賢於此築菟裘中年解組尋丹壑半世看花到白頭賀監高風誰得似羲之樂死又何求我來爲踐前時約尚恨遲來二十秋（詩見第六卷）

過剡溪水急舟不能上

看山不嫌複看水不嫌曲剡溪百里中兩景皆到目烏篷船小沙石横當時訪戴難爲行想見風流王子敬青天月照烏衣明我來正值春潮起白浪滔滔打船尾縴斷桅崩行不前一落深愁沒溪底水哉水哉聽我言人生且往爲佳耳到海分明會有期問君何苦狂如此

將近嵊縣望烟村中有瓦屋數間欣然慕之

有溪有竹有桑麻隱隱烟村澹澹花瓦屋幾間田幾畝幾生修到那人家

嵊縣巫廟石上遇舊僕琴書

無端銀鹿過他鄉泥首風前淚數行面目已非聲口是身材還小鬢毛蒼樓臺燕子飛雖久雞犬淮王夢未忘知否隨園廿年事幾人無恙幾人亡

謝新昌明府蘇公（名耀宣化人）

未投名紙謁清塵早見傔人候水濱羈旅忽逢傾蓋客文章曾是受知人（公言讀袁太史制藝登科）留賓館借亭臺地（呂氏園）送酒車生頃刻春多感賢侯似孫宰彭衙一曲證前因

新昌道中

朝出新昌邑青山便不羣春濃千樹合烟淡一村分溪水好攔路板橋時渡雲僕夫呼不應碓響亂紛紛

斑竹小住

我愛斑竹村花野得眞意雖非仙人居恰是仙人地兩山青夾天中間茅屋置佳人出浣衣隨人作平視仙禽了無猜神魚不知避我坐支機石與談塵外事人語亂溪聲斂光照巒翠可惜遊客心小住非久計一出白雲中又入人間世

戲霞裳

一盞瓊漿一手扶劉郎安穩阮郎孤不知一夜桃花笑果是天台玉女無

司馬悔橋 相傳司馬承貞被召至此而悔故名

到此方纔悔念生我來橋上笑先生山人一自山居後夢裏爲官醒尙驚

入天台路上雜詩

一灘復一灘層層洒急雨四面寂無人萬條龍作語　狹路相逢處牛多人迹稀採樵肩一擔落葉滿車飛　匼匝萬重山斷絕無行處柰到不許來已到不許去　怪石當頭壓清泉與腳爭輿夫如水鳥終日踏波行

竹桴

剖竹爲桴狀能行水淺深淩霄當日事浮海此時心但有平安報從無欵乃音濟人兼涉險高節尙森森

水碓

一輪安水上雙杵動如飛雨後勢常急雲中聲漸希功成誰索謝巧極轉忘機嘆息閨中婦年年自擣衣

天然砧杵臼中鳴世事原無勉强成帆借順風舂借水也知樂得做人情

立夏日過天姥寺

正是清和節剛來天姥峯青蓮曾入夢老衲又鳴鐘覆水竹千挺迎人雲萬重路旁雷劈樹正統四年封

雷劈樹

阿香燒刼火曾劈樹千尋立地雙株鐵擎天一樣心同招丹鳳駕分作水龍吟日暮風聲起虺虺霹靂音

相傳前代弟兄同爭此樹一旦雷劈兩開枝幹愈盛蓋古杉也

兄弟爭荆意未平一雷分作兩家青至今根腳燒痕在飛過枝頭少鶺鴒

將至天台溪急嶺高勢難遽上

身坐兜籠上竹牌輿夫十步九徘徊山靈似怕詩人到溯水橫衝萬馬來　一陂一磴一溪烟水自攔入入自前挽上陂陁三百丈天台原本在青天

赤城有田橫廟

我遊天台山先從赤城始上山已百尋出郭纔五里遠遠渥赭明重重雉堞倚名城果不虛號赤良有以石幕勢若吞古寺藏其裏不圖齊田橫廟食乃在此想是血戰餘英魂作[illegible]起

五百人墓

五百英雄骨相傳瘞此鄉韓彭雖列土高冢在何方

一行禪師塔

仰天畫策救人死手捉七星安甕底千年歷法一分差身應皇唐聖人起一朝蛻骨歸山坵五峯回環七塔幽絕無高僧能布籌門前溪水還西流

從國清寺到高明寺看一路山色

幽徑鑿何處半在山腰裏輿夫作虵行狹處僅容趾明知臨深潭一墜寧復起拚將命換山遇險那肯止行過小石梁捨車換屐齒俄而升雲中俄而落釜底手方招龍象足又踐屏几將斷勢仍續既背形復倚

更有欹崎峯欲比無可擬一笑語山靈奇絕太無理

同寂明上人遊圓通洞觀唐時貝葉經硃砂鉢

高明寺裏夕陽明僧引圓通洞口行八面窗虛嵐翠湧一龕燈照佛香清經翻貝葉西方字耳試硃砂古鉢聲愧我前生非智者也勞七十二峯迎

過寒風闕到永慶寺看牡丹

行過寒風闕雙崖出霧中天常懸石柱僧各住茅蓬地冷春常在花多色不空牡丹三月暮猶未了殘紅

素識海澄師知其在天台而入山後遍訪不得忽於華頂遇之遂招陪遊山

西湖曾共醉斜曛一別人天信不聞每到檀林思問佛忽來華頂竟逢君溪山路熟煩先導香火緣深怕失羣兩局殘棋半枝燭又添公案在烟雲

海澄爲言茅蓬僧有梅谷者少年能詩往訪不値

爲訪詩僧去空山不見蹤茅蓬無鎖鑰自有白雲封

履中上人年七十餘自言金陵人談予作令事甚悉衆僧膜手環聽

居官四十年前事豈料荒山老衲談倘有些些談不得教儂此際若爲堪

登華頂作歌

天台山勢如爭天比高欲與天齊肩到此自知高不去擲下一朶青花蓮我來華頂峯披衣抱雲坐纔覺清風兩袖生已增白日三分大老僧拜經處下視何雄哉濃青襯淡綠瑤草雜金苔衆山八面齊安排如坐如臥如奔走爲獅爲象爲嬰孩雜封傳中所罕譬嫏嬛記內所難該一一眼前羅列而崔巍星辰恍從頭上墜海水飛從脚底來可以香九點走八垓遨嬉蓬島鞭驅雲雷倘乘紙鳶竟飛去何由知我非仙才可惜烟濛濛空將老眼揩疑是仙人故意遮步障不許望見扶桑以外金銀臺玉色兩重泉相傳出龍爪

人疑山頂高如何不枯槁我道高處有淵泉如人頭上有髓腦想見仙人羽化時渴飲金漿不知老山僧留我宿上方五更看湧金輪光我意殊難留將欲往石梁但說此來一大願僧其聽之毋笑狂安得放倒天台四萬八千丈喚取縫人刀尺細細空中量

從華頂左折而下至上方廣雨行十五里爲雲所遮一無所見

濃雲片片雨漫漫一路聞灘不見灘十萬烟鬟齊掩面不容騷客盡情看　且向雲中笑口開莫將缺陷惱天台世間儘有青盲客已見還如不見來

到石梁觀瀑布

天風肅肅衣裳飄人聲漸小灘聲驕知是天台古石橋一龍獨跨山之凹高聳脊背橫伸腰其下嵌空走怒濤濤水來從華頂遙分爲左右瀑兩條到此收束羣流交五疊六疊勢益高一落千丈聲怒號如旗如布如狂蛟非雷非電非笙匏銀河飛落青松梢素車白馬雲中跑勢急欲下石阻撓回瀾怒立猛欲跳逢逢布鼓雷門敲水犀軍向皐蘭鏖三千組練揮銀刀四山崖壁齊動搖偉哉銅殿造前朝五百羅漢如相招我本錢唐兒弄潮到此使人意也消心花怒開神理超高枕龍背持其尻上視下視行週遭其奈泠泠雨濺袍天風吹人立不牢北宮雖勇目已逃恍如子在齊聞韶不圖爲樂如斯妙叶得坐一刻勝千朝安得將身化巨鰲看他萬古長滔滔

僧引石梁水爲池瀹湯勸浴

欲洗人間十丈塵老僧賜我一池春分明認得藍橋水浴罷桃花尚滿身

次日再往觀瀑

名山從古如名士名不虛傳是石梁我最曠觀偏有戀爲他三日宿空桑　平生不說維摩法此處爲僧恰不辭解得淵明參悟語分明此水是吾師

劍小嶺路徑絕矣踏澗石而行至洞壺滴漏處形淚從壺口湧聲若春行雷勢如底脫桶雖教司宮斟只可巨靈捧可惜來路絕一望但巃嵸踏亂石行跦跦復傱傱扶危支兩筇尋隙納雙踵初覺腰腳怯繼且腸胃悚畢竟窮其源張騫眞鑿空恍然印萬川豈徒曉一孔寄語同來人但往愼毋恐縱使遊傷廉未必死傷勇

桃源路尤險霞裳有雜色余勇進至會仙石遇雨而返

桃源無路行行者孰敢先我獨勇從之垂老性命賤初階方寸崖再凌千仞澗踏石石欲動跨水水復濺五步一峯轉十步一峯變重重天塹形幅幅屏風面神光果離合青紅遞隱現神女示人難不肯輕相見喜到會仙石洞門開一綫其奈山靈慳飛雨急如箭衣濕身難禁峰壓目屢眩既無胡麻餐空有冷雲嚥只好沿溪歸殘桃拾一片

題會仙石四首

梟然仙近世途遙石作樓梯樹作橋想見翠屏遮隔處風鬟霧鬢有人招　古蹟荒唐怕討論事關兒女易銷魂會仙石上千年草仔細摩挲認坐痕　纔聽雙鬟合唇歌又招漁父泛烟波桃花慣作迷人事引入仙家總是他　作壻山中僅半年人間滄海變桑田教儂不敢多時立生恐歸來也惘然

惆悵溪六首

一角清溪兩岸春溪聲以外即紅塵送郎到此怕歸去重見桃花不見人　人天作別淚滂沱山自青青水自波作到神仙尙惆悵神仙以下更如何　仙郎回首合歡床應悔匆匆遽束裝滿目山河人世換輸他衣錦客還鄉　風吹石洞幾回開玉几金牀長綠苔如此人間殊不惡雙雙何不渡溪來老住山中萬事休歸期少算亦千秋幸虧不遇神仙好倘遇神仙我欲愁　一動凡心二女知故鄉未免夢依依勸君想作仙家壻先要思量歸不歸

水珠簾

水性如人性緩急不同科急者爲奔淚緩者爲盤渦我到斷橋西有泉下巖阿愔愔戛水琹飄飄穿龍梭灑灑撒飛麪輕輕捲薄羅叱之如可斷招之若愈多峭壁爲所掩重簾遮石婆羅花爲所迷明珠拋嫦娥安得返潮笛來唱回波歌

萬年寺題壁

一庵行到一鐘鳴五百袈裟樹下迎八簋例供香積飯三更風送木魚聲僧牆字滿詩人少雲霧茶濃水味清老我江淹無采筆不能蕭寺盡題名

兩笻歌

上山索人扶將身落人手我陷彼不知彼墜我反狃不如持兩笻勝添兩足走卜卦類得朋並耕如獲耦前支後更撐左失右還有夾輔顧周召相推似韓柳欒書解曳柴子賤免掣肘十指盡策勳雙趺愈抖擻平生愛看山一笑心語口業已如狼貪何妨作狗苟能步固爲奇似爬亦未醜喚作雙弟兄唯唯復否否土人呼杖曰親兄弟

山行

山行不覺笑啞啞愛好眞無貴賤差試看輿夫身喘汗滿頭猶插杜鵑花

寄懷陳葯洲觀察

幾行瑤札下茅茨未到天台先索詩分俸恩深非夢想渡江膽壯有山知投林鳥作閒來往行腳僧逢大布施路過桃花千尺水龍門回首倍相思

桃源行 有序

古人詠武陵桃源者自陶淵明王摩詰至薩雁門不下十餘人各極其妙惟天台桃源歌詠闕如

予過其地爲補其詩

天台山高萬八千中有窟宅藏神仙相傳漢朝劉與阮兩人采藥山之巔一重桃花一重水花光入水紅霞起四顧無人忽有聲一雙玉女來烟裏吹氣如蘭前致詞道郎未到妾先知金盤共進胡麻飯瓊漿分裁合巹詩誰作姨夫誰作嫂鸞牒開看都了了但覺山中日漸長不知世上人能老仙鄉住久憶人間想把紅塵換白雲奈他一點凡心動便把人天兩界分再四留郎郎不肯送郎直到青山頂斷斷風中班馬聲回頭還見娉婷影還鄉重叩舊柴扉豈料滄桑事事非半年夫壻分明記七世兒孫認識稀兩人相對情於邑悔當初輕作別一段仙緣世莫知且邀隣里從容說尋仙從此走天涯萬古茫茫白日斜不知終竟團圞否桃樹無言但作花

瓊臺

斬斬萬重崖中心起一臺自從明月照曾見幾人來地底千溪響天邊雙闕開怪他王季重舉此冠天台（季重以瓊臺爲天台第一景）

每至一寺羣僧出迎必撞鐘鼓請余禮佛余口號二十字書扇曉之

逢僧我必揖見佛我不拜拜佛佛無知揖僧僧現在

到桐柏宮觀伯夷叔齊石像

雙雕石像古鬢眉傳說宣和建此祠門外清流千百曲庭前孤竹兩三枝也知讓國全無怨未必登山果有詩薄獻蘋蘩公莫笑料應記得采薇時

三井坑望瀑

行過桐柏嶺乃至三井坑遙望千丈瀑如天上建瓴彷彿石梁水一樣銀河傾如何說者少孤掌獨自鳴此理恰易知爲其少人行即之不可得稱之無從名我亦但望影未能遽聞聲始知古名流終當近人情

齊次風宗伯昆季周南世南年俱八九十矣招余小敘出宗伯全集屬爲删定

龐眉三兩叟招飲一家春爲付千秋業來求後死人文章朋輩少患難弟兄親且當華林略傳抄夜達晨

將出天台留別杭州故人孫學田時就館清溪

交情老去倍纏綿況復交情五十年千里遊山逢舊雨一燈如夢感華顛難忘竹馬同騎日且補雲龍未
了緣極目青溪茅店月故人又隔幾重天

留別天台令鍾醴泉明府

劉盧家世本天親（余與君有戚誼）愧把猪肝累使君肯送幽人登華頂勝扶寒士到青雲南衙攜手看嘉樹北郭
張燈說異聞似此深情那能忘仙山回首又離羣（天台署中有檜參天明書可封二字天啓四年陳命鳳題公每晚必來寓說奇事數則）

出天台城十餘里齊公子琴典史許廣文海澄梅谷兩僧溪澳送別余爲黯然

名山業已心難別況復諸公送不休七十年華千里路勸儂還要再來遊　琴高仙尉眞君許子弟通
家記姓齊更有苦吟僧兩個袈裟拖雨立橋西　桃花流水響潺潺送我登山又出山一樣千秋劉阮
恨此身依舊落人間　驪歌何苦唱千回從古浮萍聚即開只有青蓮天姥夢吟魂夜夜會飛來

臨海督司江君余宰江甯時所識拔士也聞余到執弟子禮甚恭（江名光國）

昔日張童子今爲狄武襄非君心念舊老我事全忘聚欆護行李張燈宴射堂衰翁懽喜甚韓白在門墻

到台州寓詩人張雨村家雨村雖外出而諸郎欵接甚殷留詩寄謝

我遊天台山忘攜天台志賴得先生詩一一如指示詩筆既工絕名山無遁形感此導師意攬勝有餘情
豈徒吟佳什兼且登華室主人雖離家我住竟三日迎門五公子森森蘭茁芽把袂心殷勤愛客如阿爺
苦心覓珍怪雌雄來山梁烝之學彭鏗日飲三百觴仙都難久居出門心纏綣回首望白雲人與山俱遠
朋友重先施瓊投愧報遲且留短歌行以當長相思

緯夫行

天上風西來緯夫面東向有意逆天行步步與風抗牽曳非紙鳶參差同雁行首下尻益高肩欹背可相小住繩掠波急奔船起浪有時兩竿爭軍法交綏讓有時一繙礙弓絃卸復上星見身未息雨行樹敢傍嘆息勞者心此是人生樸爲誰作馬牛終朝僕僕狀同病合相憐飢寒代體諒急須顧山錢披蓑勝挾纊又恐半途逸呼奴作周防過驛乃踐更得替慰所望交緯如交印選夫如選將且喜若輩慣傴僂走無恙匪徒沙飯烝兼帶山歌唱日行五百里中無麥鐵杖個個楊將軍長繩曳三丈

同華公子因培茂恩登巾山

雙峯雙塔壓城斜登塔城中見萬家高樹帶雲青出屋 荒江衝石爛成沙春聲撩耳鳥啼樹紅雨滿身僧折花預祝多才兩公子早凌仙嶠躡飛霞

黃雲門侍郎畫雲門山作自己小像其子台州太守屬余爲贊 太守名符綵

周有嵩嶽實生甫申魯有具敖實名二君地之名山天之偉人是一是二非果非因奕奕黃公生而英絕厥先中丞山左持節迎 詔雲門石麟始降仙果遲生懽動里巷惟其喜之遂以字之寄名檀林兼以志之俄登南宮俄入霜臺轉漕八州列位三台每聞生處心也懷只王事羈身末由來只亡何小謫視學此邦重來福地重禮空王懸弧樹在摩頂人亡瞻焉顧之黯然神傷乃召畫工命圖山狀雲洞天門松石蕭曠笑顧兒曾此卽我像自題數行一空色相果然委化竟在此間神騎箕尾魄作峯巒從雲門來從雲門去去是大還來爲小住我聞在昔逝者如斯武當山折文公當之月蝕東壁鄴侯西歸歸也有期生也有時然耶否耶公知山知

黃巖道中

十里黃巖路瀟瀟雨似麻老牛知讓路新蝶學穿花雲動山疑活溪奔石欲斜黃昏行李濕惆悵宿僧家

黃巖阻雨居停潘秀才拉遊城外委羽山

道書第二洞云是委羽山及予冒雨往其小如彈丸朱子曾讀書地或以人傳道人獻丹石狀若骰子然鐵色精且堅足抵青琅玕想見井公博鎡琤鳴金盤我將攜此具招同玉女看

拗嶺

僕夫侵晨輿縛屩來相告今朝路大難厥嶺名曰拗果然一里餘跦跦半日到左轉右更回上銳下復峭非螺旋磨盤類蝸升堂奧周旋似足恭曲折恍迷道始厭繼亦欣初怯後乃笑遊山如讀書久歷始知妙又如初交朋豈可遽達敎我難懈荊公入地兩相肖姑且師昌黎少安幸毋躁

老去

老去遊蹤怕暫忙紀行連日有詩章溪清沙石都堪數雨歇林花暗送香童去鳥棲牛背穩車停人坐樹陰涼關心欲問誰家墓翁仲無言臥夕陽

一寺在萬山凹處晚間獨步

四面青山繞作城簷前雨滴殿中晴細看不識來時路轉問僧從何處迎

將入樂清境副戎白公率文武官遠迎郊外袖中出詩扇是余丁丑年所題强留署中遣將校送遊

鴈山臨別贈詩 公名璉

千里車遊鴈蕩春一城冠蓋遠迎賓但驚勝地逢賢主豈料將軍是故人二品尊官章服換三秋離緒鬢霜新多情强我南衙住自掃陳蕃榻上塵　藏來詩扇寫銀鉤彈指韶光廿四秋爛墨幾行人盡逝 謂扇上李郭諸公 晨星一個我還遊尊前作合皆天意世上難逢是白頭知否倉山猿鶴意望公開府到昇州

贈郭道士

白鬚道人八尺長風吹一房藥草香自言年齒不記得但見東海曾栽桑生長西涼少習武青海從軍力

如虎年公麾下岳公門首領三軍掌旗鼓常爲周訪兩甄鳴好作甘甯雙戟舞眼看韓彭不善終一朝心事付空空磨將寶劍光如雪斬斷塵緣蔦蔦車西走崆峒北少室飲罷金漿煉金魄朝傳元女九天符暮謁漢皇五車石騎將白鹿欲尋誰採得黃精還贈客手持靉眼細字書託我遠寄孫太初謂章槐堅觀察青泥不封丹篆露鍾離意態何粗疎意欲相招授大道我但不言惟有笑雲在青天鶴在山世間萬事從吾好君不見楚狂接輿趨而過敵期負手行且歌我今樂矣遑知他神仙其奈達人何

夫容嶺

行過夫容嶺峯峯聳碧霄海鮮爭入市山頂盡栽苗草色妬新柳溪聲學小潮瞭臺雖遠列　聖世久烟消

望海

一望水天空方知海不同分來中國好洗出太陽紅地少難尋岸龍多易起風人間宦途客都泊此當中

宿虹橋倪姓家其西席張孝廉請見色甚倨見余意不屬乃夸其先人元彪公最知名曾與袁子才商寶意兩先生交好余問君曾見袁某乎曰袁在年將大耋安可見耶余告以某在斯乃愕然下拜

相見爭夸大父行公然當面喚韓康姓名借與人間用惹得狂夫老更狂

過四十九盤嶺栽到鴈山

四十九盤嶺盤盤欲上天不教雙足苦難到萬峯顛踏處全無土喧聲但有泉三休纔得過衣帽蒸雲烟

嶺中有名馬鞍者尤險絕唐以前尚未鑿開

千峯如龍蹲當中橫一馬想從洪荒開實爲攔路者何時鑿成鞍跨鞍纔得下下此山如潮萬派爭一湊立向天外多在人意中寡我欲吟成詩可畫不可寫嘆息千萬年混沌鑿方且

到淨名寺望觀音髻半爲雲掩久之始露全峯

山雲如炊烟初起白一片未幾百道飛青山頭不見觀音幸慈悲遣風徐吹開捲開九華帳露出雙髻來

晚宿寺中同霞裳步鐵城障認一綫天

遊山惜寸陰得暇即尋討步入鐵障城城高天漸小打頭洒珠璣濕我繅單衣似雨恰非雨濛濛山溜飛諸洞空中懸道是猿猴宅頗有高人風呼之不肯出踏濕雨芒鞋流連那肯回一綫天未過一綫月又來

觀大龍湫作歌

龍湫山高勢絕天一條瀑走兜羅綿五丈以上尚是水十丈以下全爲烟況復百丈至千丈水雲烟霧難分焉初疑天孫工織素雷梭拋擲銀河邊繼疑玉龍耕田倦九天咳唾唇流涎誰知乃是風水相搖蕩波回瀾卷冰綃聯分明合并忽迸散業已墜下還遷延有時軟舞工作態如讓如慢如盤旋有時日光來照耀非青非紅五色宣夜明簾獻九公主諸天花散維摩肩玉塵萬斛橋曳賭明珠九曲桑女穿到此都難作比擬讓他獨占宇宙奇觀偏更怪人立百步外忽然滿面噴寒泉及至逼近龍湫側轉復髮燥神悠然直是山靈有意作游戲教我亦復無處窮眞詮天台之瀑何狂顛鴈山之瀑何嬋嫣石門之瀑何喧闐龍湫之瀑何靜妍化工事事無複筆一瀑布耳形萬千要知地位孤高依傍少水亦變化如飛仙

風洞

地立千尋石天藏一洞風吹時分冷煖起處辨西東傾耳如聞響扶雲直到空笑儂搖羽扇也會顯神通

淨名寺西北石罅千尋中裂縫處有石如龍腹正補其罅垂鼻滴水兩孔一塞一通土人以盆承之號龍鼻水

是誰鑿石作龍宮無梁高殿懸虛空老龍躨跜病吹霎一鼻孔水流淙淙昔者便了奴鼻涕一尺長吏有永安王替兄拭鼻遭愆殃此獨一通復一塞得毋有意分陰陽我欲借居作廣廈日日清泉掬兩把更請

當年孔甲來橫穿龍鼻如牽馬

至靈峯洞腰輿不能行乃拄杖步上暗數石坡得三百七十有七

遠望靈峯洞斜狹不甚寬及其拾級上儼若登天然一龕高朗同明堂排筵可容百客觴演圖不勞公玉帶著翅已到浮金房石作穹廬四面合萬古不愁天欲壓一僧念佛諸佛應片石敲崖千石答相傳劉允升入洞成仙去二女從之行飛昇在此處陳迹荒唐且莫尋眼前我亦無歸心將行已起復又坐那知門外斜陽沉未來覺我衰已來覺我少細數山坡三百七十有七層公然兩腳猶能到

每見絕壁之上有長方石門如數十間屋舍鳥或能飛人不能至

神仙不是閉門居精舍分明敞太虛只恨張華飛不上嫏嬛無處覓奇書

天柱峯

一柱擎天起千峯勢莫干分明玉皇意當作大臣看

老僧巖

遠望石頭陀近觀復不像始知彼法空終須離色相

望天猫

仙鼠飛上天此猫心不許意欲往擒之望天如作語

美人石

石婦元經著雲鬟此處斜春風嫌寂寞吹與滿頭花

展旗峯

黃帝擒蚩尤旌旗不復收化爲石步障幅幅生清秋

剪刀峯

遠望雙峯截紫霓尖叉稜角有高低倘非山裏藏刀尺那得秋雲片片齊

玉女峯

風中梳裹霧中藏雨是濃妝月淡妝莫道玉人長不老秋來也有鬢邊霜

聽詩叟

底事聽詩聽不清此翁耳學欠分明擬攜謝眺驚人句來向青天誦數聲

卓筆峯

孤峯卓立久離塵四面風雲自有神絕地通天一枝筆請看依傍是何人　幅幅雲藍滿太虛於今不是結繩初如何大好揮毫處天上神仙不著書

謝樂清張荊巖明府

東甌久著邑侯賢海角相逢意洒然宦味兩年龍鼻水琴聲幾度鴈湖天我慚靈運呼山賊君本張錡是地仙爲辦行裝爲蠟屐征夫省費草鞋錢

寄懷淨慈寺佛裔上人

我本柴桑民攢眉白社避欣逢惠遠師招我遊初地門外閃湖光風中過花氣浴以般若湯餐以伊蒲味依依愛才心了了見佛義更復膜手言乞詩爲布施我時初傾衿未敢遽言志別後遊天台茅蓬百有四與之作元言如師竟無二不覺歡喜生深心託退契急寫雲藍箋當作袈裟寄來時佛不參去後師言記敬佛不如師師其知我意

館頭呼蘿蔦船渡江至永嘉河最狹穿過數十人家屋下乃至郡城

十里人家盡跨河疎花密石傍籬多柴門頗有朱門意要客低頭屋下過

過謝客巖有懷康樂公

一夢傳千古詩人重友于池塘應在此春草綠如初水色芙蕖嫩苔痕屐齒疎相傳崖上篆猶是謝公書

瞻康樂公像

清癯古貌寫丹青彷彿吟詩尚有聲此日長鬚難布施免教公主鬬輸贏

荆坑道中

遥望烟墩立翠微白沙高嶺望崔巍亂石自排牙立風急花如約伴飛野廟墻崩神暴露大洋山隔海依稀甌柑仙蠣江瑤柱一路嘗新我未歸

溫州坐筵詞有序

溫俗新婚三日其家張飲設樂徧延郡中粲者東西列坐新婦南向主人奓戸任客闌入平視不以爲嫌悅某美輒往揖酹酒某釂畢隨俠拜答之報爵則小往大來故非洪於量者亦無敢先爲相傳不如是則其家氏系不繁故非姝麗不延延亦不肯來也余久聞此說疑是譎語四月十九日到永嘉二十日王氏新婚二十二日晚坐筵余往觀信然遂命霞裳引例成禮歸作坐筵詞六章補古竹枝所未有

一家女兒迎新郎千家女兒對鏡光明朝坐筵誰去得大家采伴同商量　坐中珠翠兩行排扶出新人冉冉來好似百花齊吐豔護他一朵牡丹開　笙歌迢遞出雲端洞啟重門到夜闌不是月宮無界限嫦娥原許萬人看　釵光燈影兩相交就裏瑤臺孰最高徑上前歌將進酒不嫌生客太粗豪　侍兒分付紀離容斟與佳賓琥珀紅纖手自擎三俠拜禮成都在不言中　三星光小漏聲遲會罷龍華有所思笑學孝侯風土記爲編東越坐筵詞

偕高茗發兪運昌兩秀才登永嘉華蓋山

相傳容成子飛升在華蓋於今四千年仙迹宛然在蒙泉水一泓清絕味可愛當門松五粒古榦形多怪

走登大觀亭始信東甌大青青萬畝田縱橫如畫卦濛濛幾片雲山腰橫作帶目未周八瀛心已窮兩戒取海來胸中將身放天外

江心寺

孤嶼江心起亭臺聳碧霄分將雙寶塔合作小金焦來去沙灘雁興衰早晚潮傷心文信國曾把國魂招

搖動巖

兩石相倚眠隆隆萬鈞重十手推不搖一足蹴乃動其事實可駭其理不可求莫怪李青蓮踢翻鸚鵡洲

雲溪

雲氣弄山峯峯峯如交戰化作溪水流草鞋踏不斷

姑婦峯

石婦見石婆傴僂禮自肅莫遣飛鳥來聲聲喚姑惡

有織藤盤妓甚姝而蠻語難辨戲贈一詩

明眸皓齒好身材可惜兜離語要猜安得巫山置重譯替儂通夢到陽臺

坐永嘉花船渡溫溪

溫溪之水淺且清舟入窠槳拕篙撐風急水衝撐不上入水扶舟入踏浪水中生山來阻舟一溪分作雙溪流推開篷牕清見底坐聽篙聲打石子

溫溪一名惡溪

人嫌溪惡客難過我道溪忙且讓他萬疊雲峯千尺瀑江南無此好烟波

觀瀑石門謁劉青田先生像

遠望一條白高空落翠微甘霖眞嶽降匹練作龍飛遺像瞻司馬隆中想布衣傷心山下水能出不能歸

偕朱友仁山謝甥新之同登白雲山望處州城

高絕白雲嶺登臨忘世間一州如斗大四面總山環竹映春波綠僧如野鳥閒羨他張仲蔚到此閉禪關（處州張秀才艮隱在此讀書）

南明寺

小憩南明寺雙池荷葉香山深雲色古灘細水聲長試大圍樟樹（渡口古樟七人合抱）夸強走石梁數行元祐字磨滅剩偏旁

輿夫嘆

輿夫負重行上山復下谷歷盡諸險艱垂暮方息足我意獲弛擔自當速睡熟誰知重張燈徹夜作摴博此閧彼復嗔甲逃乙更逐所得幾何錢未足供饘粥胡乃大鴟張拋擲如星落明朝重聳肩勇氣勝賁育至夜又復然如有鬼捉縛毋乃梟與盧竟是醫勞藥物性果不齊熊魚各有欲上智與下愚不可常理度且勿憂人憂姑且樂吾樂

至均金館霞裳悅金鳳為留一宿

蝴蝶愛花香花愛蝴蝶小底事不吹開春風也道好　元珪大師言萬事莫為已成就野鴛鴦諸天色懽喜

山行雜詠

十里崎嶇半里平一峯纔送一峯迎青山似藕將人裹不信前頭有路行　風吹梅雨作輕寒穿破油衣濕未乾一霎車中小眠去好山已過不曾看　春田瀰瀰水平堤田父秧針手自攜難得插來隨意好不同春草有高低　晴山高聳雨山沉起霧天晴遊變陰一種淡青濃綠處王維能畫不能吟　海角山尖盡插禾銜人處前峯遠望勢岧嶢及到行來容忘勞只為白雲吹不散青天未覺比山高

處小牛過閒元戸冊何須看已慶昇平歲月多

客懷

作客如雲耳逢山卽是家見碑先下馬試水屢烹茶綠筍烘千挺黃精載一車聞香不相識多少野田花
白髮人間久青雲蓋易傾虛心無物我到處有逢迎村叟求詩扇僧箋乞姓名雪泥鴻爪迹吾亦紀生平
暫作蘧廬住何嫌客舍低寺遙先認塔村近早聞雞朕借黃綿襖涼乘綠耳梯客懷吾正好不許子規啼
妙理閒中得清談孰與聽松稀難起翠山遠自然青有樹風纔響無僧佛不靈眼前能指點卽是度人經
作達全無夢還家忽有思出門梅落後歸路麥黃時遊伴憐盦子書聲憶袞師不知門外竹新長幾千枝

看山有得作詩示霞裳

青山若弟兄比肩相黨附恰又恥雷同各自有家數或以股扇分或以瑣碎布低者卑侍尊高者頭屢顧
隱者意深藏豪者勢顯露間或生奇峯當空一幟樹總是氣脈聯安排有法度從無雜亂皴貽譏化工誤
所以仁者心深契非浮慕寄語詩文家於此當有悟

贈縉雲虞啟蜀秀才四首有序

過縉雲思遊仙都峯值邑令陸公外出余亦意闌行三十五里至黃碧塘將宿店矣望前村瓦屋
翚如隨緩步焉主人虞姓者未觀名紙遽迎入著飲與語不甚了還寓將弛衣眠聞戸外人聲敷
敂詢之則虞姓兄弟齊來問先生可卽袁太史乎曰是也乃手燭照拜且詫曰吾輩都讀太史文
以爲國初人今年僅花甲是古人復生矣豈容遽去於是少者解帳長者捲席諸奴肩行李相與
舁至其家供張甚具余亦不能拒也次日騎馬陪遊仙都峯心感其意留贈四詩

縉雲梅雨散征塵旅店逢春不是春忽把名山來贈客仙都接引有仙人　門前高樹萬千行壁上瑤
琴三兩張主人能琴我拉當年劉子驥公然兩夜作漁郎　聞名當作古人訛道我年將百歲過日笑陽休

雖傀在相逢却也鬢霜多　永興家世舊知名家住仙鄉夢亦清聽起聞雞儂起舞隔花先有讀書聲

仙都峯有鼎湖響巖掛榜崖諸色目

仙都名久傳未到頭已仰可惜鼎湖高可望不可上旁列石筍形挺立相倚兩風吹山似來雲動山如往山洞疑藏人人語輒應響伊誰考𦍩仙森立長名榜奇哉我此來迥出人意想雖有賢主人不遇亦恐倘可見宇宙間萬事總非強人當遊某山山當受某賞一總是前緣久已定無爽

端陽在蘭溪令梁公署中觀劇（名文永廣東人）

爲是端陽節嘉賓醉滿衙主人方奏樂客子正停車遊罷江山冷來看歌舞華眞如人世上還俗一僧家

在台州遇曾廣文君弼金華遇翟廣文灝俱別四十四年矣喜賦一章不必相寄

我是遊山非訪舊舊人都共好山來想因緣法兼三世還要今生見一回曾植忘機能入道（君弼著攝生書）翟璜弇雅最多才（翟著爾雅補）靈光殿上晨星聚不負尊前酒百杯

桐江作

桐江春水綠如油兩岸青山送客舟明秀漸多奇險少分明山色近杭州　蘭溪西下水縈回分付船窗面面開緊記心頭須早起明朝無數好山來　七里瀧邊水竹虛烟村約略有人居鷺鷥到此都清絕不去銜魚看釣魚　久別天台路已迷眼前倘覺白雲低詩人用筆求通俏何不看山到浙西

重登釣臺

瓊臺登罷釣臺登白髮重登倍有情照水貌憐非昔日遊山事可告先生晉江小泊難忘舊聖世辭官易得名半夜推篷向空望台星終讓客星明

再題子陵廟

記得當初過富春翩翩弱冠拜音塵而今花甲還相訪也算先生一故人　幽幽江水半孤蘆寂寂羊

裘一釣徒未必無心助文叔巢由兩個誤狂奴　牛牢高獲俱同隱只有斯人事獨彰惹得鄰侯還豔羨也思一枕共君王

同舟楓橋哭沙斗初布衣 有序

吳門沙維杓字斗初久擅詩名余每過楓橋家漁洲必招過從今年二月聞余到喜躍而來自言老健如牛飲啖殊豪及余歸自天台而斗初竟歿猶留題隨園雅集圖一稿存漁洲處

飄飄長鬣氣如雲滾滾詞鋒迥絕羣敢說鍾期琴獨賞本來鮑謝筆如神卷留殘墨身先逝人到衰年健豈真此後楓橋阿咸處酒杯重舉定沾巾

過蘭溪時或勸從彼處遊武夷不過十日可到余因天暑急歸已而頗涼心頗悔之

蘭溪東去崇安郡只隔仙霞一嶺雲可惜炎風欺白髮不容親叩武夷君

浙東野廟甚多賽會甚盛戲題一絕

欹斜野廟偏巖阿嘈雜神絃唱九歌消受香烟管何事人間木偶福偏多

正月廿七日出門五月廿七日還山

爲訪名山別故山還山諸事喜平安到門細數養成竹入戶喜逢初放蘭過眼雲巒魂尚繞扶身笻杖路初乾挑燈急寫新詩稿多少風人要索看

永之觀察年逾七十需次京師書來戒我尋春賦此答之

有人不知老圖官入幽燕有人不知老看花時顛兩人結習無短長有如臧穀同亡羊甘蟲食蘗苦食蓼各樂其樂休相笑

題何春巢賣花圖

千紅萬紫百花新花下何郎想嫁春記得賣花聲一喚山塘無數捲簾人　耕田辛苦讀書窮活計無

來事事空只有種花經紀好一生程本是春風　賣花我又替花愁幾朵能簪少婦頭最是關心小蝴蝶隨花同上別家樓　十戶中人賦莫考珍球一斛更豪華扣籃我欲低聲問可有人間解語花

鮑文石四十索詩

鮑子投我書字字古人語道今年四十學業尚如許先生賜壽言但規慎毋予璉實用志紛自忘參也魯青箱紫宙窮覃𥨍多所取作畫更作書嗜今復嗜古遂致百無成光陰棄如土我道子胡然子力方須努蜂能採百花甘蜜胸中吐廣樂奏鈞天鐘鏞雜簫鼓博學斯能文多錢裁善賈上可造聖門一貫師尼父下亦傍禪宗廣大作教主子腹既汪汪子容亦楚楚仲宣雖體弱筆力如牛弩長卿雖善病馳驟極元圃知非早十年伯玉且避汝欣逢強仕初昔賢可歷數孫宏當此時春秋習訓詁朱游當此時變節從規矩揚雄當此時作賦獻九五左雄察孝廉四十方許舉子今眞壯哉似月初升戶䌫灌可以文隨陸可以武欲作考據家魯魚兼亥虎欲極詞章功隆平仗黻黼畫必追荊關字必媲歐褚一堞已是城何況連百堵一槳也是船何況加八櫓譬彼失晨雞重鳴正可補高揮魯陽戈趁此日正午明年秋桂高定斫吳剛斧久鬱氣必宣衝霄炫毛羽當今石渠彥弁雅誰君伍君子休謙謙碩人應俁俁今夕復何夕金風澄玉宇蓬矢挽銀河稱觴喚織女有曲徑須歌無酒速宜酤紅藕花正香青琴涼可撫讀我脫暇詞蹲蹲盍起舞

落齒有悟

口齒三十六鐵鐵相依倚同在此人身稟受如一矣胡爲脫落時遲早分彼此或壯已乖離或老猶附體此是何因由問齒齒不理似非齒所知亦非口所使莫之爲而爲無從著議擬始知天於人亦如口與齒愛之不能生惡之不能死一言以蔽之萬事偶然耳

東香亭

七十八忘兩鬢絲望雲時作嶺南思阿連知我心情否半爲荊花半荔支　擬從南海看扶桑先向天

台試石梁四萬八千峯踏遍看來梅嶺是康莊　幾回手札下番禺密字珍珠萬萬餘惹得袁翁揩老眼閉門三日讀家書　海錯零星寄太多黃團紫皺小紅螺鄉隣傳玩兒童舞爭唱韋堅得寶歌

白女韓娥色盡空一枝如意人名占春風教人悟得東皇意花是無心種始紅　明年倘到越王城不向司關道姓名徑上珠娘船上坐萬花扶入海天行

在杭州喜晤鄞令錢竹初

我聞天台遊定向四明過中有素心人作宰彈琴坐會城修書先寄之道我即至君應知一車一笠一筇杖督我遊裝早治辦豈知萬事難料量入舟舟人作主張乘風直過剡溪渡訪古不到曹娥江絃歌側耳花封近咫尺無由得芳訊甘茂空傳息壤盟魏文竟失虞人信新昌道上遣長鬚遠致微物申區區歸說賢侯眞好我南衙早置幽人居天台登罷雁山走千里烟雲落吾手奈有胸中石闕銜不負名山負良友天公知我悔過深轉教君向吾鄉尋歸來一笑重置酒償盡三秋離別心金膏水碧蒙相贈五字七言俱上乘嘗今眞有謝宣城也解吟詩也爲致西湖堤邊泛畫艣白頭作別尤消魂他年願化蟲沙去還作陳蕃榻上塵

六言雜詩

粉白何如雪白爐香不及花香此是人天分界不容半點商量　一棵青青松樹一般同種山巔一樹草亡木卒一枝薇日參天　容易天生顏色無端零落殘紅安得身爲花幔替他遮雨遮風　仄仄紅泉石磴妻孥竹籬笆生怕漁郎闖入滿山不種桃花　人影忽然在地仰看明月當天作速空中照鏡已經移到雲邊

吳節婦詩

寡氏女吳門妻撫孤中夜聞烏啼談何容易孤成立東風又折瓊瑤枝一解上有老姑下有孀婦如影隨

形熒熒孤露忽然祝融災嘻嘻出出走無路二解孺人聳肩負阿姑阿姑瘸邁驚且呼肩重如山蹀躞超三解炙及額燒及裳心知有姑痛已忘姑雖免死身亦爛音聲啞啞若吞炭四解婦乃被髮泣涕再拜北斗旁願活我姑賜我方果然姑夢若有神焉吹以清風飲以甘泉一朝病已壽考遐年五解於今姑婦都已令終長孫入泮家風隆隆似此姬姜我聞亦寡敬作歌詩俟采風者六解

贈花詞爲嚴子進作

錦瑟年來漸漸長嫁春時節費商量爲尋燕子安身處送與盧家白玉堂　兩載黃門夢雨清一朝重起看花情小星 有修來福不用當頭避月明子進得七兩次　分付雲鬟侍寢餘燒蘭學錦靜相於妝奩督買芸香去公子平生愛讀書　金風涼動易成眠薄薄鴛衾未放綿記取中秋好時節桂輪纔滿第三天

贈彈詞盲女王三

妙絕摩登女生來色即空無人一顧有曲唱三終月好雲常掩花嬌睡更紅暗中休摸索我是白頭翁

毶

愛作名理談厭聞道學氣所貴棠園毶作藥無藥味

題冬心先生像

彼禿者翁飛來淨域怪類焦先隱同梅福嗜古得其三昧觀書能窮八錄畫之妙可以上寫天尊詩之清可以聲裂孤竹然而觭耦不仵嶔崎歷落好雄惡雌汚辜潔獨忽共雞談忽歌狗曲或養蝨蟲或籠蟋蟀揮甘始之金餐季預之玉識齊桓公之尊畜童汪錡之僕梁鴻畢竟無家叔夜終於忤俗一旦化去公歸不復誰把生金鑄他芳躅有弟子兮兩峯洗手天河描成此幅充充古貌穆穆奇服其志偲偲其神翯翯手貝葉經似讀非讀曳轂韡屨欲縛不縛鬢連蜷以離披目晥睒而凝矚賈逵之衣圭齊肩張融之草帶

至骼點三毫而輔頰宛然取側影而精神愈足觀者無小無大皆嗟曰此冬心先生之眞面目於是掂者笑思者哭慕者仰拜者伏懸諸中堂而一酹一杯當作佛像而三熏三沐雖然吾不羨夫死後之孫叔敖而獨賢（平）紙上招魂之楚宋玉

嵇受之侍講幼時受業今侍直　上書房假歸過訪留詩見贈賦此答之

身列青雲最上層忽來山裏訪先生高冠無復垂髫影低語依然問字聲疏廣一家師傅重韋賢兩代相門清花箋粉壁題詩去四十年前弟子情

去夏六月兩峯觀察過隨（園）將阿遲寄膝下去今年從湖北作書來賜名文瀾俾與諸公子爲雁行維以袍鎖等物寄詩三章依數奉答

瀟湘雲水正相思忽有新詩寄阿遲記得去年當此日藕花風裏喚爺時　錦袍文褓遠相將金鎖遙分玉雪光知道身材兒易長爲他（膝）偪作裁量　文瀾兩字比諸昆稚子能知假父恩時把嘉名考阿母兒今一品令公孫

哭朱竹君學士

古人今不作古道竟非宜聽說文星墜空堦吾黨悲持身盧子幹好客鄭當時奇字三蒼纂窮經六籍披請開書四庫（閣館老始於公）上開四庫　漸白鬢千絲學博天能鑒心清水共知龍門今逝矣寒士欲何之大雅扶輪者長安剩有誰　玉尺持江左旌旗過小園撝謙稱後輩把酒坐黃昏佳士交相薦名山喜共論依依水榭域戀戀菊花村豈料裁分手俄成永斷魂年華輸我老官爵望公尊有集應傳世無人忍忘恩遙知絳帷客淒絕老魚門（謂戡園太史）

哭童二樹（有序）

二樹名鈺山陰布衣工詩善畫少所服膺獨於余推許過當春間修志揚州買舟見訪適余遊天

台不遑一見及至冬月余往訪之而君先十日死矣

菩泉先生望眼枯遲來十日渺黃墟季邕識面心何切范式登堂夢已孤留贈梅花扶病寫待商詩集滿床鋪九原此日吟魂在知我靈前一慟無

過詩人劉南廬墓下作有序

南廬名名芳福建布衣詩工七律遨遊四方所到皆聳僧供養問何不歸家笑而不答卒於通州州人爲瘞琅山駱右丞墓側

衰年舊雨意難忘憑弔詩人到紫琅一榻昔曾留稗子丁丑九日南廬小住隨園有水影到窗知月上松風過枕覺秋深之句九原今喜傍賓王閒雲蹤跡人難問斷碣欹斜冢漸荒深夜鮑家詩再唱天風海水應宮商

聽朱夫人彈琴有序

朱沛三觀察寓杭州紅藕山莊招客小集忽引余入內夫人玉貌鷁衣隨一侍者抱琴出見斂袵喧畢起立曰妾故善琴非得先生詩不足以張之請鼓一再行換先生佳句旋從容布指操闘雎一曲而退

意外琴聲響柤伊喚奈何驚鴻初照影纖指已生波逸韻遼間繞餘情絃外多曲終人不見天上一嫦娥

小倉山房詩集卷二十八終

錢唐袁枚子才

霞裳就婚汪氏已五朝矣芳訊杳然賦詩調之兼呈新婦

昨年遠走天台路此日眞攀玉洞花從古劉郎爲壻樂胡麻飯喫女兒家　八載青衿入泮池婚期太覺阮修遲隨園烏鵲爭塡路助汝銀河喚渡時　入市羊車久擅名今宵燈下見卿卿佳人不語低頭笑消受檀奴過一生　杏花紅嫩柳條纖點綴妝奩入畫圖底事淸明尙飛雪想同仙子鬭肌膚　五日惛惛住洞房定知努力作鴛鴦爨砧滋味親嘗後示我房中曲一章　關雎彈出正聲希回首桑間事事非從此倉山桃李樹好花不逐亂風飛　繡被原該覆鄂君書來何必借殷勤只嫌山裏名香少還倩荀郎身上熏霞裳來借錦被　獻題花葉寄妝樓好作羹湯代束修莫惱袁絲太無賴奪人夫壻出山遊約霞月後同遊黃山　轉眼秋風桂影高明春郎賦鬱輪袍斷機勸學何人事應替先生一半勞

海棠下作

堆滿萬重雲西窗日漸曛海棠香自有只要靜中聞

同霞裳遊黃山過采石登太白樓

霞裳美少年絕似崔宗之攜登謫仙樓懷古有餘思春樹尙披錦江聲學詠詩重重碑題滿爛熳知爲誰惟有蕭生畫揮毫得天倪歲久壁泥蝕我來見已遲晉人不可作後來孰與期急沽斗酒至臨風兩手持仰呼太白星下來飲一卮

采石東去磯上有賈似道鐫聯璧二字

千尋危石劃江開賈相當年與太佳家裏蘭亭八千匣尙來此處作摩厓

從平溝行至山溪作

鷄唱平溝客起遲覺原漠漠草離離竹輿行過三溪口漸漸青山來引詩

琴溪相傳是琴高騎鯉處

琴溪山若待人終朝鶴立向水濆琴溪水清可弄穿出平橋十一洞洞中丹書不可識淚引寒烟搖石壁溪草溪花秋復春仙人一去無消息我笑琴高子終竟非仙才但騎鯉魚去不騎鯉魚來

榆嶺

榆嶺高難上肩輿換步行見山生足力聽水惹吟聲路狹烟雲讓人稀鳥雀迎息勞坐巖石刻竹自題名

到新安遊雄村曹侍郎園隨同令弟顧厓太史泛舟小南海

遊園必到辟疆宅咏勝必登給事堂況復雄村十五里水容山態相迎將主人邀我入端室歷盡陂陁三百級墻外風帆入座飛林中怪石迎人揖層層水木湛清華對景懷人意倍加不知朝襄青雲客何日歸看綠野花難弟同遊小南海江中別有金焦在不是人間香火時鳥聲歡動闌干外共指溪河水一條東行便是浙江潮白頭未免鄉心動即欲乘風上小艞

何素峯居士招飲仇樹汪園座中黃甘泉巴雋堂汪漁村等十一人各賦一詩

何遜風騷主招為野外吟引涼高樹早聞笛老懷深美酒出金谷羣賢聚竹林新詩歸各咏漢上續題襟

余十二歲入泮即讀吳冠山先生文今五十六年矣雄村歸後方知先生家住溪南相離不遠缺於一面心殊耆然賦詩奉寄

文章早歲便相師垂老相逢願屢違千里名山空蠟屐兩朝前輩未摳衣溫公獨樂郊居久魯殿靈光海內稀咫尺丈人峯未上鳥飛已過倍依依

同秀才黃世塏劉志鵬登齊雲山

登山非登舟輿夫多曳縴想見齊雲高飛鳥猶股戰初臨雙松橋再入桃花澗離樓滿木陰屈曲陂陁旋

路斷一洞開石裂諸天見懸崖高冪張吞覆碧池面遊人在下行驟雨衣不濕但訝珍珠簾挂空千條綠
峽坐未片時陰晴狀又變

天門有單複一重又一重我欲謁眞宰二客爲先容哀壑勢杳窱怪峯形
寂隆橫皴疑斧劈密縫類雲封駭駭門列鼓砰砰匡懸鐘三姑既已接五老重相逢開口戲相喚應者聲
滿空遙望西天門欲往未可窮且宿百子樓正對香爐峯此峯眞豪傑崛起山當中

從江村冒雨至黃山湯口

不獨晴行雨亦行江村卅里盡溪聲無心見客草冠好有意上山行李輕榾火照人紅冉冉秧針搖水綠
盈盈夫容萬疊雲中立知是山靈抗手迎

湯泉浴

萬仞蒼厓覆浴堂早知勾漏有砂床一泓碧玉煖如許半日熏風坐未央酌飲最憐香氣味試來難轉冷
心腸何時得上知章表乞作幽人湯沐莊

過回龍橋聽土人說起蛟事

行過回龍橋山痕破皺綠怪石何崩奔滿阬堆犖确土人爲我言此處龍起陸一龍將升天八百蛟相逐
噴雷兼洒雨撒沙且飛雹尾學蚩尤搖頭作共工觸未免恃龍威摧殘到草木龍視蛟如奴縱之忘束縛
蛟視山如無氣欲吞五嶽送龍入海後蛟仍返舊壑窟其得志時力可移山岳及其失勢後惡縮泥中伏
往往三冬氓伐蛟食蛟肉感此氣化機元黃有剝復山川尚逢刼人世眞局促勸蛟愼行藏勸龍管僚屬
頑石聽余言點頭滿山谷

一枝

一枝笻竹杖直上白雲端性命關呼吸雲山始大觀仙禽奏音樂古柏作闌干五月端陽近重裘尚覺寒

宿慈光寺觀前明萬歷宮中賜普門和尚袈裟金鉢

古鉢金光耀紫烟袈裟針脚尚新鮮禪師拔出難消受千個如來坐滿肩

從慈光寺步行穿石洞上木梯到文殊院

青天豈可削黃山峯如刀刀上豈可躡黃山路莫逃初入雲巢洞再上脫凡橋一梯既升天萬嶺如湧潮
趾未納二分雲已埋半腰仗手不仗足手可攀樹梢選石如選几一坐償百勞土人指峯名附會眞堪嘲
逼視頗不肖遙睇偏相撩到寺魂小定滿胷山尚搖

一路望天都蓮花二峯半爲雲掩到院少頃始露全峯

山如新婦羞相見故使雲爲半面妝坐待片時才卻扇天公敎我捉迷藏

端陽阻雨文殊院雲來遮門一無所見午後小晴步至立雪臺望前後海諸山

端陽開門入世換不見人形但聞喚身入元黃渾沌中但聞雨脚聲聲滴不斷大風西南來勢若奔萬馬
老僧生怕寺飛去扛取奇峯壓屋瓦須臾雲氣重重開我乃支筇立雪臺前海後海看崔巍許看不許看
全憑雲主張趁此雲歸家亟亟左右望可惜黃山大兩眼小萬簇青青看不了且倚松身當床臥更折松
枝把苔掃除卻雙桃獅象玉屏風只愛傴僂一峯有似老人老

章亦周秀才與山僧同迎至硃砂峯下

老僧揖我右秀才揖我左儒釋一齊迎不覺笑言瑳秀才負高懷久斷紅塵鎖時時抱孤琴到此峯頭坐
彈開雲數重驚落花幾朵不負山外山眞乃可人可始知曠達人世間不止我

雨後自文殊院左折而下過百步雲梯一綫天鰲魚洞是黃山最險處

雨過灘勢急水與人爭路危磴高且滑飛鳥行難度鞋苦犖确穿杖恐軟沙誤鄧艾難裹氈藁父但懸布
劍戟下自天頭仰驚石怒小卻學蚓屈徐引作蚍赴疑處背怯倚審固趾才措豈徒三次休兼貪四面顧
安得億萬身一峯一翔步　平生見慣天忽然一綫小且喜雙崖夾雖跌不得倒石覆黑如夜罅露白

成曉乳竇閉沉沉靈泉滴悄悄扶入松可感迷入雲可惱才爲井底蛙俄作升天鳥有意示人難造化鬬姦巧銳進固有拒退縮亦難保不能乞山靈放平憐我老只好息喘呿忍死往前討　鰲魚張口吞入者貌都慘我獨勇登先所恃惟一敢穿腹乃踏背入坎復出坎遠望煉丹臺松針似鋪毯近看蓮蕊峯幽露含菡萏因之語遊人自視慎毋欲果有猛進功萬境無不攬何必肉飛仙虎目眈眈只須趙子龍渾身都是膽

坐蒲團石回望慈光寺在萬山之中如落釜底

小坐蒲團望碧霄眼空下界察秋毫如何低極慈光寺昨日來時只覺高

坐光明頂上老僧送茶至

風吹帽落帶繞頸履踏蒼苔濕至脛看山看到衆山無自知身到光明頂此頂寬平容萬馬前後兩海界井井衆嶺森羅脚底來憑我恣餐如列鼎或指九華浮遠翠或說雙丸臉倒景或考陵陽青百重或訛宛陵烟萬頃我從絕險得坦途小坐片時心耿耿譬如聽過鈞天樂雖有他樂不敢請又如强弩射潮回發縞再穿力不猛方學渴猊思飲海忽見老僧來送茗和雲帶露一吸乾滿腹金莖仙露冷

上蓮花峯至半途以風大而止遣人登頂取香砂嗅之果然作詩二首

非關足力差實畏終風暴莫怪青蓮花顧我只管笑　想因香界諸天過咳唾隨風落作砂我把錢雲囊裏去散來人世作天花

宿獅子林晨起登清涼臺看雲鋪海

清涼臺高迥絕倫我登正值山鋪雲一疋布將大地裹千條練許山靈分初散後聚結作片左缺右補團成羣青峯幾簇未滅頂風行水上成奇文誰持銅斗向空熨壓軟萬頃玻璃紋疑是王家元寶闌國倚樹樹絹掛南山勻又疑裴氏藍田新開墾耕烟種草龍殿勤王母瑤池砌白玉秦陵江海流水銀葛洪領鍊

丹鼎玉羊欣亂薵白練裙相較都覺有痕迹不如此處自然一氣吹氤氳更喜此身立雲上任他白衣蒼狗來紛紛爲我一謝雲中君高歌此曲聞不聞

觀鋪海時甚苦太陽思有掩覆之者忽然雲生竟得倚松而坐

入心一念動天上片雲起高雲起空中低雲起腳底高者若張蓋遮日殊有情低者若游戲鋪海尤分明俯首看蜃市仰首謝碧落倘非雲上雲安得樂中樂

望天都峯不果上

天都高絕與天隣欲上頻看七尺身底事望雲頻縮足雲中不見下來人

登始信峯 接引松觀棋散花進寶諸峯俱在此

雙峯若雙闕壁立青天近久閟入世傳不信今始信陡上最艱難占卦類得困盤旋蟻封出沒鸛鶴陣愁臺身屢繞澠池翼勉奮裁到此峯前開目得一瞬危哉小石橋跨空僅盈寸途窮倘可返勢迫惟有進賴松來引入援手如相認　穿出石罅後別有山重重天女花盡散仙人棋未終啞然笑富媼多峯以爲寶幸喜諸兒孫頭角都要好下有沉沉溪望之如下天縱使身墮下得到知幾年我欲殺長繩量他深幾許又恐半空中蛟龍來攫取

到西海門看落日山中藏山髣髴天台瓊臺

媧皇鍊石石無用秦王驅山山太重一齊放向西海門稜稜萬古猶飛動門外屏風遮迣周門中武庫藏戈矛欲空精鐵森森壁立瓊臺突起勢未休處處惹人作危想失腳一落誰相留自非生死度外客到此誰敢闖雙陣我胡爲遑進不肯去來世或到今生不其奈金輪閣匡上海未來捧山先收不得已乃下山去遲恐星辰亂打頭

從朱陵塢繞出天都蓮花二峯之背到雲谷看九龍瀑布乘輿下山

青山長住人不住看過青山人欲去但從腹背盡經過看山才領全山趣东陵塌下路陂陁過此陂陁平
不頗明知未到峯無數但舉知名到巳多賓朋相逐色欣欣世上人迎世外人我亦回頭隔兩塵衣裳尙
帶烟霞痕雲谷飛泉走石隙銀河倒落三千尺似怕歸途太寂寥特遣九條龍送客歸心甘苦互乘除痛
定思痛樂有餘自從足繭千山後纔信乘車是大夫

土人能負客遊山者號曰海馬作歌贈之

黃山有岷眞健者雲海橫行力如馬慣負遊人絕頂遊人亦渾忘馬是假自言少小學飛猱千巖萬壑行
周遭勇可習也胆可養足所踐處無卑高老我遊山不自量目極危厓心想上仗汝行纏縛向肩銜沙犯
嶺雲爭讓初登始信兩三峯繼極蓮花千萬丈暗中偷眼往下注純是死生呼吸處不信飛猱果解飛且
學孟捨能無懼疑人不用用勿疑託孤寄命憑他去果然負重力能勝個個身如著翅行有時故意作疾
走萬山隨我同奔騰地雖無土總能踏天如有階亦可升上比商巨開出入水火無驚猜下比崑崙奴飛
行絕迹何殊乎八日遊山事已了簽勵那更如渠好不著黃羅背負人並非赤兔能先鳥祇我思量轉自
憐七十老翁猶強褓

悼松

黃山之松世少伍不在高長在奇古根未離地身已曲性似畏天頭早俯森布儼同華蓋張崛強慣從石
縫吐不階尺土眞英雄接引遊人類佛祖攫龍破石菩團名載入詩歌畫入譜一朝人力少周防甘受樵
夫斤與斧拉雜摧燒漸漸空八九依稀存三五奇峯不見瘦蛟蟠絕巘空餘弱草舞老僧膜拜力難救青
山無言色慘沮果爲梁棟支明堂松縱受戕心亦許其如當作腐草看半入煤蓬炊瓦釜古來劫數總皆
然萬事原非天作主車鞭駿馬背負鹽盤烝美人頭作脯世充書卷盡沉河阿房一炬偏遭楚可憐松亦
與之同帶露含霜變灰土我欲上表通天臺玉皇勅下羣官府栽培保護三千年或者奇松還再補河淸

可俟入壽雞獨對荒山淚如雨

筆花峯

危石尖如筆當尖松樹斜濃雲如潑墨開出後凋花

小心坡

險極坡難過小心各自持勸君平地上還似過坡時

音樂鳥

髣髴歸昌律簫韶奏太虛漢王眞識曲鳴鳥愛樊籠

木蓮花

雲海盪波濤一碧千萬頃蓮花認作池誤生高樹頂

捨身匡二首

捨身如捨錢但須值得耳樂哉此匡平莽莽仙雲起安得李滑繩墜我直到底再過一千年依舊我歸矣

千重烟水萬重匡絕似瑤池白玉臺多少貴人身忽捨可能捨到此匡來

紫石峯

南朝三十六英雄散作黃山處處峯獨有此公顏色異玉皇別與紫泥封

偶成

是處庵俱到無求佛亦知月來如有約雲去不相辭旅舍難爲飯車中易得詩歸添行李重松樹兩三枝

惱雲

山下看雲樂山上受雲苦雲氣忽然來萬目一齊瞽不去爲霖雨徒來作渾敦黃山倘再上先置掃雲人

謝杖

艱險憑誰共扶筇最可憐援添腰腳健扶比子孫賢絕壁風高處荒亭水急天若非君助我老傖與周旋

聽水有悟

水性比人急有觸怒即起化爲裂帛聲花花聲不止恍讀韓蘇詩一韻直到底要知山太靜非此無聲聞

古來傳道者不傳耳聾人

茶亭

茶亭幾度息勞薪慙愧塵寰著此身輸與路旁三丈樹蔭他多少借涼人

蠅

山頂蚊蟲盡蕭然絕點塵蒼蠅偏不斷高處有饞人

太平道上寄懷巴雋堂中翰

我遊黃山無主人黃山爲主我爲賓誰知尙有主中主巴君軒軒更霞舉去年早欲來訪君人言君看瀟湘雲今年無心忽相見春水可剪情難分呼童急掃陸機屋留我陳蕃榻上宿晨起摩松露氣清夜深說鬼燈光綠雀籙雞碑無不有天生兩隻擘崖手藏得蘭亭字數行此碑不向昭陵朽誰云考据無詞章君獨兩家兼擅長高歌七言長短句天風海水音琅琅山靈促我縛蠟屐欲行不行留七日君更依依送十里城下車握手難爲情轉瞬丹臺遊已過漸漸九華山又大掉頭烟裏苦相思三十六峯人一個

陵陽鎭有甯氏者族八千人云自光武時卜居至今未曾他徙余宿其家作詩贈之

建武有遺民陵陽住水濱不曾知魏晉那復羨朱陳一姓同輸課千昆自結隣欣欣雞黍意雲外共迎賓

九華山

九華如屏風好處都在外勢有龍門高徑無鹿角險直登天臺巔氣象始覺大皷標多遠矚巖景少近愛相傳新羅王此處持法戒鳥共魚泳游虎隨僧禮拜千年委蛻形舍利今猶在萬釘包塔繡銅鏽發光怪

傱傱走十方到此作頂戴僧因香火富佛被禪門壞我亦三日留了此遊山債

家春圃設醮九華僧有爭香火相毆者戲題二絕

禪門閒看白雲飛從不燒香惹是非生怕佛靈能降禍受佛恩重要歸依

不求自己偏求佛佛手拈花笑不清道我至今心抱歉未曾一粒施臺城

貴池同童伯龍公子周益三秀才泛舟齊山

兩面湖光一道堤風煙絕似聖湖西亂峯委地矮逾節古梛受潮高復低穿石洞行疑出世學藤蘿上似登梯姓名畢竟摩厓好七百年來認舊題齊山二字包孝肅書岳忠武王陽明俱有題詠

過文選樓弔昭明太子

蕭梁宮殿久蕭條剩有書樓簇碧霄生共河間扶大雅死偕子晉賦逍遙人間家嗣恩雖薄天上文星位不忝聞說池陽靈最著夜深時見采旗飄

宿五溪有懷亦葦上人

遊遍千山與萬山好山容易好僧難偶來蕭寺停遊屐得見支公在講壇語妙直教花欲笑詩成常被佛偷看與師邂逅雲堂意雨後吹來月一丸

寄德中師

九華三日住頻憶德中師妙相生懽喜多情憐別離登臨先引路布施但求詩定有前緣在青天明月知

謁余忠宣公墓登大觀亭

一旅曾揮落日戈大觀亭畔冢嵯峨忠臣也要江山助岳墓西湖酒奠多

近來

近來愛賦遠遊篇到處逢迎感宿緣楊柳身高絲到地閒雲心冷影橫天僧庵有字先看壁石洞無茶且

歛臬兩月離家千日笑幾人如我送衰年

四月六日出門六月五日還山

家居久自嫌遠歸身忽貴妻孥迎到門顏色若有異呼奴問平安欣欣白家事黃犬亦有情搖尾從外至稚子各牽衣爭先兄妬弟重登讀書堂再到看花地卷軸拭灰塵尊罍加布置分明所厭餐到口覺有味玩物衾裯閒舊寵疑新嬖某友書尚緘某物藏還記回頭豈出夢一笑如隔世敢云謫仙人依然復舊位自是出山雲來去總隨意

兩接香亭家信戒我遊山賦詩答之

七十扶筇涉險忙阿連屢次戒行裝那知此老有天幸六月在途如許涼　樂府休歌行路難江山原待達人看歸來更有心開事竹比去年多幾竿　荊樹殘花剩兩枝弟兄白髮倍相思爲言黃海人歸矣官海人歸在幾時

南陵道上喜晤宣州太守孫公別後却寄 有序

公諱述曾字敦夫是予己未年居停主人也其時公纔七歲尊人牧堂太史延余權記室事余釋褐館選俱主其家今太史久亡而敦夫亦兩鬢蒼然矣旅次相逢感而有贈

五馬相逢路狹斜卅年前記住公家同聽學舍三更雨看折瓊林一樹花浮世光陰眞逝水故鄉親友頻搏沙不禁揩眼風前認七歲郎君鬢也華

家春圃重赴皖江臬使之任六十生辰寄詩作賀

暫息鵬程兩載餘皖江重駕繡衣車寒帷正好看新綠閱案眞同理舊書雅度世推羊叔子祥刑人愛路溫舒遙聽攔道官民語六十容顏四十如　請訓無勞到日邊　君王知道阿戎賢才高豈止官三品恩重行看歲九遷課子庭多書帶草司關囊少水衡錢欣看一朶卿雲色光照鴒原薄暮天　記著宮

袍歸娶時吾家臨汝最相思竭來黃巷尋棠棣轉盼青鸞集鳳池上苑分飛花看早揚州同醉夜歸遲而今相對垂垂老只覺難兄鬢有絲　金陵小住賣珠廊路隔隨園七里强常以笙歌招娣姒幾番兒女鬭羹湯添籌海屋身雖遠開府江城望正長惹向黃山覓仙草採來添作紫霞觴

哭黃仲則有序

仲則名景仁常州秀才工詩七古絕似太白流落不偶年三十餘客死山西

嘆息清才一代空信來江夏喪黃童多情真個損年少好色有誰如國風半樹佛花香易散九天仙曲韻難終傷心珠玉三千首留與人間唱惱公

六月二十日記寒作

六月涼雲二月同今年不競是南風公然當暑成秋士翻笑知冰是夏蟲威勢不行當令際熱腸偏在冷人中班姬紈扇休輕棄只恐炎官事未終

品畫

品畫先神韻論詩重性情蛟龍生氣盡不若鼠橫行

將詩集與人換秋蘭

詩將湘草換文章兩物分明足抵當交易既成還自掺筆花豈止九秋香

每日晨起折芭蕉花上露飲之

日飲芭蕉花露鮮採來常與雀爭先瓊漿何必千年計一滴甘時一刻仙

再遊牛首宿叢雲樓作

叢雲樓再到久別覺心孤題壁數行在前僧一個無青山皆故物白髮是新吾記得當年住禪床對雪鋪豈料風塵客今爲桑苎翁卅年多少事一笑隔天空樹影雲梯石鈴聲寶塔風忍寒還試健閒步月明中

牛首廟門外古銀杏歌

老樹高不休雷怒焚其首樹死心不甘孫枝從旁走一枝入地復出地三伏三升重起勢遠看屹立有千層近察孤根只一氣渴猊赴海尙回頭乖龍挐雲忽掉臂不知此樹生何年刼灰陣陣飛眼前大椿春秋何足算疑與盤古同開天我遊名山大川徧似此奇觀竟未見明知老矣才無多爲汝奇賞還作歌

題俞企延先生遺像 有序

先生名時篤字企延　國初隱士入錢唐縣志方伎傳其五代孫蒼石就館江甯以遺像索題卷中書者　國初名手謝文侯題詩者周亮工吳山濤兩公而已

武林有耆舊槃槃抱逸才生當易代時肥遯甘蒿萊借畫表天倪吟詩舒幽懷心淡名雖忘道成藝自佳一時求請者珍重比瓊瑰偶然寫遺像白眼青天開戌削芰荷衣飄蕭麻葛鞋打頭響松子拂袖飛松釵是誰堪作伴除非巢由來　文孫蒼石子箕裘傳五代詩學有淵源都宗少陵派與我遇金陵相知成逅邂欽欽授此圖矜寵毋乃太道得君子言庶幾先人愛卷中周與吳前輩兩賢在此後百餘年題者竟不再想見鄭重心琳琅如有待顧我獨何人而敢破此戒捧筆不敢辭落墨不敢快諾已書數行熏香還再拜

琴姑于歸浦口作詩送之卽索壻和

秋風八月館甥忙殘臘雙雙又束裝底事秦樓留不住合歡堂上有尊章　崔盧何必說榮華就此天姻儘足誇四十五年同榜客一齊頭白喚親家 芷林刺史戊午同年　綠淨軒中花滿枝蔚藍天外雨晴時檀郎愛對青山坐不是攤書便畫眉　旁和妯娌上承歡學作新人事事難寄語堂前乾阿嬭漸情還當女兒看　薜包分受幾雙田荊樹枝多色更鮮想見鹿車同挽日裙釵吹滿稻花烟　廿載提攜一旦離滿山花鳥盡依依明年公子同歸日池上鴛鴦正學飛

常敬五家臘月蘭花開

幽蘭不知冷殘臘一枝香借暖堪爲佩含啼若畏霜同心招柏葉春夢憶瀟湘想爲主人壽重徵燕姞䄍

敬五是月六十

香亭寄黃白狐裘

知我山居冷狐裘兩襲貽暖同冬日愛輕與老身宜黃白金銀氣溫存毛裏思常愁披日少披到夜深時

追憶前事傷老二首

自辭邑宰後久不徒步行偶過桃葉渡街頭踏月明茶肆坐男子大駭呼而起不料袁宰官一老至斯矣

我聞此語難爲情老不自覺他人驚不知當日作何狀惹他觸目生惆悵於今又是廿年餘此人再見澹何如

十年前向縣庭行故吏猶能向我迎於今再向縣庭過識我竟無人一個歷歷同官十數人姓名大槩記難眞自嘆袁安來太早白頭人比甘棠老同官零落吏胥無始信人生老最孤

王景

記負胡牀從隊長小師家裏唱秧歌而今百戰膺功日不想封王只想他

題魯星村小像

愛春風不戴笠愛徐行不著屐披出一衫青張開兩眼白胷中忙殺幾首詩旁人不知謂閒立

小倉山房詩集卷二十九終

小倉山房詩集卷三十 甲辰

錢唐袁枚子才

新正二十日阿遲上學

白髮生兒喜不支公然又見讀書時傳家事業從今始識字聰明上口知秋稻晚栽期望大春鶯初囀發聲遲阿翁手授無他物畫日歸來筆一枝

花朝後三日作嶺南之遊留別隨園六首

三年遊屐未曾停又作珠江萬里行老驥不知筋力減閒雲只覺往來輕天涯禽向窗無伴（謂霞裳）海外韓蘇合有名寄語羅浮丹竈客早教仙蝶下山迎

姜被吾家久寂寥阿通幾度手書招弟兒尚有來生約烟水甯辭去路遙兒女開單求粵產親朋作餞趁花朝天桃莫帶消魂色待我歸來葉未凋

臨行無可繫心腸略有丁甯語數行播祭教人還故里歸甯替女掃新房圖書雨久勤搜蠹蘭草秋深早護霜一事思量終抱歉未能親課兩兒郎

龍門何不挈清娛遊是單身易起居天上送行千里月客中娛老一船書懶開黃歷占良日愛上青山製小車到處逢迎常意外不知此去又何如（余出門不占日）

從古繁華說嶺南及時領略我猶堪尋梅或有三更夢飲水何妨一勺貪未卜花船誰綺麗可知仙荔正紅酣武夷峰色匡廬瀑歸路還思次第探

曳雪牽雲意灑然金陵回首隔蒼烟春風替我爲前導白髮笑人學少年所到總能增閱歷無求何處不神仙兒時記得曾王父八十歸來粵海天（曾祖象春公八十一歲作粵遊）

燕湖阻風六日喜諸故人畢至

燕湖賢士多相識擬到燕湖留一日何圖舟阻石尤風六日舟停行不得故人聞信紛紛來爭攜魯酒談齊諧赭山亭邊倚檻坐蟂磯廟裏剪波回阻風頓得嬉遊趣翻怕風來吹我去但願前途再阻風都像留人在此處梅岑弟子情更濃朝朝閒話來舟中祝風留我風不答偷捲長帆當投轄

次日風順

六日帆不張一朝風忽利眞如暴貴兒得權大逞勢舟子船頭眠浪花老夫篷底笑啞啞封姨此情恰不領我是離家非到家

舟行十五里至潯陽梅岑饋肴烝遣人剪江而至

樓上金燈月下烟六宵情話已纏綿挂帆又送先生饌香徧春江浪一天

荻港燈下聞笛

荻港燈殘夜色深一枝風笛遠愔愔分明九曲長江水都作回波上客心　如訴如啼水一涯江風何處落梅花此聲祇可衰翁聽業已蕭蕭兩鬢華

登小姑山

江心湧一山卓立冠霞表錫以小姑名千年長不老時逢三月初烟鬟梳更好高閣雲層層修篁枝嫋嫋長江頭盈寬石鏡妝臺小我來拜神前代把落花掃不敢問彭郎嫁事何時了只乞少女風一送東飛鳥

過彭澤縣愛其風景清絕有懷靖節先生

繞郭江聲響青山滿縣堂先生宰彭澤儘可傲羲皇多事督郵至惹人歸興忙千秋一枝菊從此倍芬芳

泊石鐘山正值水落見怪石森布絕無鐘聲

古有石鼓無石鐘此山疏解從坡公道是風水相衝擊四更月下聲隆隆我來曳杖走山腳水落潮平見磽确滿地橫陳怪石供洞庭不奏鈞天樂僧雛引我禮上方一湖春水烟茫茫古松穿石枝亂舞頗似相助吹笙簧高坐懸厓發遐想平生所到無虛賞且學孫登長嘯聲替他代作蒲牢響

鄱陽湖

江盡入湖口漁歌四面聞鞋山標一塔鼉鼓憶千軍浪與人爭立天隨水不分匡廬雖在望猶隔幾重雲

客裏

客裏清明記不清但逢楊柳便關情泊船難得有山處拄杖忽驚新月生十里村莊喧社鼓一隄兒女鬬風箏湖心爲訪蝦蟆石又學飛鳥踏浪行

老去

老去無心戀歲華嬉春天氣遠離家鄱陽湖裏推篷坐不看梨花看浪花

到廬山開先寺讀王文成公紀功碑二十四韻

兵豈書生事先生用獨殊安劉有成算克段在須臾少主雖涼德强藩敢覬覦烽烟搖太白聲勢動全吳虎穴南昌取狼心北上孤指揮銀兔節分散木魚符主帥方嘗膽將軍忍惜鬚兩甄鳴臥鼓三戰獲雄狐力阻親征駕安排所獻俘河陽緩巡狩坯澤苑追呼耿耿憂民意堂堂治國謨誰知公射隼正值壁攘揄不賞陳湯績翻招鄧艾誣調停十常侍勝縛一庸奴暮解三千甲朝持百八珠蒲團雙膝坐戎馬片言無冰雪心知見豚魚信可孚鐃歌書露布椽筆駕珊瑚石璧匡廬鑿龍蛇字畫蟲歸功天子聖垂戒句人誅烏鼠驚師律風雲想陣圖山河雖鼎革苔蘚未模糊學異朱元晦功同周亞夫燕然銘自好相較恐全輸

香爐峰觀瀑

挂起西江水青天作畫看四時常灑雪萬古此狂瀾松鬣休嫌濕銀河本不乾磨匡多少字痲列白雲端

行十里至黃厓再登文殊塔觀瀑

黃厓天上生對面作浪起我頭不敢昂誠恐浪壓己豈知下望深青天反作底山外有山立山內有山倚頹類人衣裳幅幅有表裏忽然暴雨來入天一齊洗避登千尋塔正對一條水瀑布從高看匹練更長矣始知開先寺相離咫尺耳只爲絕巘遮紆行十餘里

宿瞻雲寺

一宿豈偶然前生有緣在廟額題瞻雲雨檸立門外古之宗生菴重修自　昭代琳宮既巍峨金像九
宏大相傳王右軍捨宅作香界尚有墨池存清瑩色可愛花隱叢竹中鳥啼磬聲外豈不想留連前途有
山待

早起遊萬杉寺過三峽澗坐橋上聽水

萬杉無一樹三峽猶存橋未到橋上立已聞橋下潮白龍從空來騰踔無豐脊誰排石作陣不許逞狂驕
一阻生萬怒格鬬聲刁騷猛者滅頂過弱者伺隙逃徐者作回波疾者奔飛猱聚疑狂泉沸散似元珠跳
五百天魔舞十千戰鼓囂老僧指殘碣有字記前朝橋造祥符年石紐猶堅牢玉淵金井字倣彿天書雕
嘆息來和聖哲匠皆倕獶古氣爾斂起行目尚搖祇覺兩耳中刻刻生波濤

棲賢寺贈道念上人

棲賢寺裏果棲賢留客濛濛雨一天多謝僧雛爲買酒袈裟紅濕杏花烟

觀舍利

舍利盛金椀騰光似寶珠取觀還一笑未必老身無

尋湯池沒在亂草中騰騰升氣水淺難浴

湯池如處女生長落荒村不以無人浴而忘本性溫客雖相訪少泉是在山尋轉惜華清水繁華易斷魂

過紫桑亂峯中躡梯而上觀陶公醉石

先生容易醉偶爾石上眠誰知一拳石艷傳千百年金床玉几世恆有眠者一過人知否不如此石占紫
桑勝立穹碑高丈長

謁靖節先生祠

先生非隱士直乃顏閔徒不貪米五斗偏栽柳五株尊中酒或有琴上絃幷無饑乞一頓食冥報心盟盟

絕不作身分隨人作步趨及其入蓮社攢眉强支吾爲佛且不喜何況爲官歟出山白雲似還家春風俱偶然吟一篇太羹元酒初品高情轉近詩淡味乃餘東坡大才人和之形神殊奚論王朗輩敢學華子魚我歸生當時長爲扶籃輿

路上憶隨園桃花

柳漸芊綿水漸波隨園此際好烟蘿桃花千樹開如雪讓與漁郎看得多

上五老峯遇雨迷路到萬松坪已二鼓矣

爲尋五老峯走入三里霧地號犁頭尖險絕不容步正在盤紆間暴雨來如注輿夫不知雲踏空如踏路棘蒿亂刺人十步九欲仆退縮無可歸前行日又暮僮僕齊嘈嘈今夜宿何處用瓦衣亦漏似虎石可怖昌黎不敢哭奉先屢悔誤賴聞叫呼聲隱隱出深樹似海得指南有寺雲中露急將危苦狀從頭向僧訴自笑三年遊此是一刼度

清明

卅年邱壑慰平生垂老誰知福更清萬朶芙蓉千尺瀑匡廬山頂過清明

從萬松坪東下一路冰條封山過大林寺舊基愛其水石奇險坐觀移時或云卽石門澗也

清明斷雪此語欺廬山三月冰花飛我從萬松坪東下鏦錚踏破千珠璣行過靜菴禪師塔忽見絕壁高巍巍三峯縱橫立水上其勢截嶪形㕔㕒波濤噴薄萬壑響似有深洞蟠蛟螭恨無李瀆縋身縋又乏溫嶠燃妖犀結學兒童飛瓦戲投以石子傾駭之須臾不見風雷作得毋羊餂龍皆凝或云卽古大林寺頹垣尙存舊日基或云此乃石門澗水風獵獵時吹衣我亦難考景外景且贈一首詩人詩

佛手巖

如來初出世一手指天生豈料此間石還存往日情空拳擎寶座指月起鐘聲有負相招意詩人只曾行

天池

清絕天池水澄澄漾碧空金仙常照影鐵瓦不愁風日月千峯上江湖一氣中周顛遺像在無復弄神通（寺有周顛等四仙祠）

到黃龍寺尙早偕老僧往探龍潭

欲見龍潭淸先招佛子伴誰知水作聲隔樹龍相喚

從寺東下仍過犁頭尖歡喜亭兩險處步行數里到棲賢寺宿

險途人重經如痛定復作其如山上客欲下竟無奈棄車徒步行自主轉瞻大空空仙下天盤盤蟻旋磨索索蟹橫爬岌岌筐屢簸非不欲三休陡下不得坐所恃性命忘一勇敵百慴屏氣羊腸踏攢眉虎尾過棲賢長老來且笑且相賀急呼繩床鋪踵息勸少臥誰知躞蹀餘麻鞋已全破

遊東林寺不果

東林未到小車回非戀紅塵忘講臺知道遠公今寂寞無人送過虎溪來

白鹿書院

少室山人舊草廬隔朝換作紫陽居一松門外張華蓋（路旁古松枝葉盤若號華蓋松）五老雲中看讀書白鹿仙蹤流水遠青衿燈火講堂虛人間何處尋精舍稷下淹中恐不如

同舟星子謝丁竹江明府

先生作宰常欲笑如此廬山少人到忽然有客西湖來白髮看山頭屢掉先生大喜召役夫爲負行李扶籃輿入山七日如一世歸來風翠盈衣裾握手便詢何處好我道黃匡最幽渺對面千尋瀑布飛當空一塔烟雲繞先生更喜所見同細加甲乙談羣峯想見文章有定論千秋一榜傳宣公（王中湖南鄉試吾鄉吳雲巖學使預決五人舉皆五經先生其一也）詰朝置酒愛蓮亭招邀太守聽啼鶯（王文謨）未逢子荷池上白且看五老杯中靑貽我雲箋索

題句奈彼風吹船不住半戀名山半戀公身自長行心未去

泊滕王閣感舊

弱冠曾爲王子安滕王閣下倚闌干清風一席吹西粵丹桂三秋折廣寒海內文章傳誦易人生春夢再尋難誰知五十年前客依舊長江檻外看

蔣茗生太史病廢家居因余到後力疾追陪作平原十日之飲臨別贈歌

先生示入杜德機儀容清癯似植鰭前年乞病辭　丹墀一帆歸臥江之湄傳聞不一多異詞云生云死云垂危忽然我到君驚疑如以仙藥投肝脾登時起坐喜不支張王神氣開鬚眉詞鋒滾滾同平時箋妖語怪談神祇口所響遊筆代揭右手偏廢左手持劈裂箋素磨喻樂旁行斜上龍蛇飛錯落蝌蚪皆珠璣雖枯半體坐若欹吐氣尚懾千熊羆其宅幽渺樹四圍長廊疏寮窈窕池鼠姑花開香拂衣朝朝飲我酒一巵繁肴綺錯堆盤匜恍如元度離京師眞長九日十見之膝前森立三瓊枝長君獻賦趨南畿仲子鳴鞭試禮闈三郎長齋步步隨搔摩痾癢扶履綦見贈五言玉雪霏才子孝子人中師手抱萬首藏園詩拜述爺命言偲偲屬我細讀加檢披意若難逢某在斯士安一序千秋垂其餘作者肱可麾琥珀拾芥針引磁濠梁莊惠琴鍾期此中心契非阿私我手加額重思維先生遭逢亦數奇少年才名海內馳殿上簪筆侍軒羲一篇吟成萬口推頃刻官可登台司無端奉母江南歸　天子時時嘆不竊東山再起欲有爲抒所蘊畜佐明治不圖崔崔心事違今之祖者但舉肥鸞鳩閼遏鸑鳳姿文光雖耀未閃晃天心翻悔生公非平生嗜義如渴猊專趨人急心孳孳晏嬰食祿無餘資九族貧者待舉炊耳鳴陰德古所稀以先生擬眞庶幾自然食報理所宜不于其身于其兒大昌厥後今始基松根生蘭蘭生芝左視右視堪娛嬉含飴便足當養耆何須更覓倉公醫賢者形衰神不衰王夫人言豈我欺先生未必不期頤恨我粵行難久稽逖遊山川老更痴上堂再拜將歌驪先生掩面心淒其自取行狀付我窺公雖不言我已知果然賤子死

或遲貞銘拾我將尋誰我亦自傷兩鬢絲臨行涕下如綆縻今生休矣來生期雲龍相逐昔岑依天上地下無參差長江知我離別離逆風日日船頭吹

重過百花洲

九曲亭臺三面湖南州要算小蓬壺喜逢花柳暮春好記得畫船當日無網罟事稀莘涵靜笙歌人散水雲孤前朝曾有高人住一道長隄尚姓蘇（南宋蘇雲卿隱居于此）

謝蘊山戴可亭兩太史招集程園

五奧三善春滿家重重樓閣貯烟霞當筵兩个鳳池客繞砌萬枝蝴蝶花曲水帶雲歸石洞亂紅隨雨落驄紗山入船泊江頭月何幸乘風到若耶

題茗生桐下聽簫圖

一枝湘竹最多情吹得英雄白髮生怪底中年謝安石愛扶殘病聽秋聲　百尺梧桐倚碧霄三行雛鳳影超超大郎此日迎鑾去正學王褒賦洞簫　獨管佳人翠袖孤分明畫出采鸞圖不知元相金閨寵我是楊炎許見無

徐穉子墓

不是耽高隱其如漢季何功勛歸稼穡氣數聽山河下榻知交少生芻涕泪多祇今三尺土若個比巍峨

舟移新興洲爲風所覆

移舟非行舟忽然舟覆水幸而中副車所傷尚無幾追憶出門時匝月治行李凡是客中需苟有苟完矣一日付波臣空空我而已糗糒及盤匜物物從頭始所費既不貲所具甯能美自嘆七十翁遠行原非理心非利名牽興從山水起倘作滅頂占亦是偶然耳風豈有心哉未必憐老子因之小坎軻轉生大歡喜徐徐旨畜求急急衣裳洗記得遼海人常行再生禮

過萬安縣山水漸佳

舟過萬安縣悠然心目開恍疑仙境入只見好山來樹色千層錦灘聲四面雷懸崖幾茅屋遠望似樓臺

從綿津至贛州儲潭得絕句五首

路上綿津不問津儲潭小住拜灘神（廟塑十八神像）欣看一路春山好梳就烟鬟若待人　琉璃四面水雲鋪屈曲風帆路欲無略綴亭臺三兩座入間何處說西湖　樟樹迷離密不分幾聲雞犬樹中聞濛濛一縷茅簷白知是炊烟是晚雲　漁翁底事不歸家細雨濛濛立淺沙生怕魚驚竿不動蓑衣吹滿碧桃花　莫惱礁多行路難但教目悅即心安荊關已過倪黃到日日天公送畫看

十八灘

一灘已覺險況乃灘十八何年脩羅王留此衆羅刹沉者如伏蛟水中暗吞齧浮者排陣圖當頭作阻遏擲門豈安橫井底亂投轄觸船或怒僵逢纜必全割偉哉篙工勇入水將舟奪初將周鼎扛繼作宋人揠但聞聲許許愈知難戛戛周旋石縫中隙罅輒先察賢忠橫逆來拱護使上達倮國解下裳强壟類鐵拔南船雖將牢北兵甚操剌水犀軍已成石婆黨盡殺小屈總是伸大度何妨豁三日出重圍擄聲鳴軋軋

南安蔡公子清帳家鏡伊明府招遊丫山

峯作雙丫勢名應配小姑溪深乘筏渡石墜倩藤扶有瀑山纔活無僧佛亦孤不知蒼耳子可認白雲夫

過梅嶺

南戒一嶺橫拔地三百丈想見趙尉佗借此作屏障樓船十萬師到此氣凋喪一朝雖掃除王道未坦蕩直至曲江公鑿叢始開創峨峨雙闕門尚存斧鑿狀樹密嵐翠湧入多雲氣讓蛇盤不覺險鴟立始驚壯過此路漸夷天容如一放尚有八九峯孤蹲野田上

謁張曲江祠

天實當年事漸非先生進退履危機篋中秋扇恩難忘天際冥鴻翼早飛金鑑果教言在耳玉環何至淚沾衣千秋丞相祠堂在留與行人拜夕暉

到韶州換小舟遊丹霞至錦石巖

看山如論文所貴在迴峭韶州丹霞山公然具此妙我換江口舟一路搖短棹所見雲外峯歷歷呈形貌高擎玉女盆銳掛司徒帽鐘旁一杵懸盤邊一鼠跳大半海螺紋團團匝百道前艙人乍指後艙人又報左失我方愁右得我又笑忽別忽相逢惝恍不可料非關山撩我有意來作鬧爲行曲澗中驟難出閫奥宜乎路匪遙窮日方能到　到山舁腰輿屈曲三里許絕壁石縫開側入步踽踽高唱升天行踏雲不踏土竄身冷翠間自笑同蒼鼠扶竹兩手霜搖松滿頭雨斗然鐵門闢設險若相阻眞個一夫當千夫難用武閃爍鑄金像森嚴建紫府引水下僧廚劃石流縷縷何年破天荒一祠開萬古坐受羣山參朶朶芙蓉舞　晚宿靜觀樓懸崖走廳下吹落珍珠泉滴瀝鳴終夜蝶夢既醒莊屐行重學謝遠尋錦石巖別有奇峯迸三洞旁而深盤空張廣厦萬孔攢蜂窩似有聲來嚇石色青黃朱四時倏變化嘆息造物心奇巧公輸亞小巧使人憐大巧使人怕凜乎不可留寒風射石罅

觀音巖

江心望峭壁樓閣生空虛近前覘屋岸方知觀音居攀躋走昏黑磴級何盤紆已而得光明疑有牟尼珠誰知石乳垂倒懸纓絡如俯視長江波萬里聲澎湃帆檣各乘風蛟龍或遷徙佛笑無一言悄悄坐香界閱盡小滄桑無妨大自在

英德小泊獨遊南山

雖聽響不知水處雖聞香不知何蕊管他九曲烟波我自一舟來去

過湞陽峽作歌

水裹山山裹舟湞陽峽中浪不休石如人立看人遊我若不吟被石笑石若吟成被我偷世間奇景豈空設半使行人愁半被詩人收我老無愁好吟詠且撥四面篷牕掉白頭

到峽江寺香亭以詩見迎次韻答之

峽江寺裏落花天花下吹來詩一箋剛是山僧說山事禺陽兄弟兩神仙　白門江上片帆開笑別妻孥首不回伯也年衰狂更甚一塤吹過萬山來

飛來寺

不是青山生羽翼緣何兩峽如人立空中一寺更嶔奇樓臺直欲將天逼我來小住帶玉堂迎面一片屏風張濃綠萬重裏錦繡當時帝子猶深藏攀厓繞磴尋幽徑流泉未見聲先迎翠雲三樹一根連不知木母如何孕條條白練從空斜銀河亂落風雷譁妙有蕭齋當瀑起坐來看水如看花雲外忽聞曳杖響老僧抱詩來見訪半是吟聲半水聲一時佳處難分賞下界鐘鳴日漸昏轉身急學猿猱奔戲立山門指山笑世間我亦解飛人 僧名懷遠

飛泉亭觀霞裳與澄波上人對弈

棋局臨飛瀑棋聲與瀑分下山千尺雪背水兩家軍風裹葉如鬬牕前鳥不聞渾疑仙子戲橘叟與桐君

四月十六日端州楊蘭坡明府劉瓚華參戎彭藹堂別駕族弟龍文公宴晚香堂

七十老翁不知老來看嶺南山色好兩株荊樹忽相逢一朶鐵花開未了 署中鐵樹開花 通家難得來楊修招我披雲樓上遊閱江寶月次第到此間風景胸全收歸來晚香堂弟問兄知否即日五人同上壽彭鏗斟雉劉安進酒龍文扛鼎阿香走有如不期而會百八國都爲先生一張口千里賦五侯鯖三十六種骨董羹二二羅列求褒評不怕忙殺天上天廚星果然天星聞酒香張嘴頤朶雷公狂手持北斗斟仙漿化爲大雨猛如注搖動一堂蠟燭光合席蹲蹲人起舞都道今宵足千古十日平原何足數師生昆季兼文武誰

是賓朋誰是主個個忘形到爾汝請各酣嬉將力努珍羞吞盡珠璣吐莫管衙外鼕鼕報三鼓

署中諸友同遊七星巖

端州近海海風厲天上七星吹落地冷翠疑爲精鐵橫綿延尙作臺垣繫月有廣殿星有宮果然一洞形嶔隆紆曲佈覆渺難測白日吹雲來陰風滴下石乳久漸乾鑄成形怪千百般恍似山靈握肺肝教人一一張眸看時當四月春流滿山腳沉埋截其半頗有當中甬道高行人兗作望洋嘆片片青山頂倒垂時時仙鼠聲相喚宋唐碑碣鐫紛紛龍蛇健筆拏烟雲想見古來好名者恨不將身化石入天門三重闢雲表一重一重登更好打頭白鳥飛不高出樹行人看漸小只緣康樂好搜奇未免修期常諱老歸飲羣公酒一杯翛然不覺笑口開自指腳下雙麻鞋曾踏青天北斗來

蘭坡招飲寶月臺

我聞修月宮裝成需七寶至今端州臺以此得名早楊公簿領閒擢我作幽討四面清風延一池碧荷小門前六榕樹槎枒百人抱屏後七星巖蒼蒼蹲雲表主人陳几筵欲倣古養老不夸五牛烹但求一臠好饔飧液湯經精心苦搜考果然虞悰羹竟奪雍巫巧水引尤稱佳清絲遊裊裊惜哉甘飫空屬饜尙嫌少有如修羅王噉月不得飽飲畢招羽入鬭棋聲悄悄要假羊抗手一惹吳剛惱（吳協瑱以善奕名故使道士難之）累我學樵夫爛柯看未了

端州紀事詩

一詩迎我一詩催驛使奴星日幾回望見端州城半角傾城冠蓋似雲來　忙解征衣揖客遲皇華廳上語移時衰翁來意將軍解一騎紅塵取荔支（感副戎官公也）　子姓相扶上畫堂舉家懽喜道勝常不知此叟三年別鬢上新添幾寸霜　嬖娓文葆雨麒麟啼笑啞啞滿室春甘蔗旁生如有意趁儂來作抱孫人（嘲阿）　高挂流蘇錦樹東春深人臥鳥聲中（所住晚香堂多野鷺鷥終夜鳴）阿連雅得曾參意讓出華堂住蓋公

文武紛紛宴老饕家家親手動鸞刀爲來護世城中客欲試羹湯若個高　淋浪終夕雨聲酣一月請
無日二三可是佛圖澄姓濕曾來此處築茅菴　恰喜文星聚一時彭楊各各樹旌旗（講堂 蘭坡）足酬太史
東來意不採珍珠只採詩　賓朋棋子響西齋奴子端阮手自揩略見主人停畫筆又呼書吏寫齊諧
倀子登場舞袖濶蠻方別自有笙歌只因南海波濤近半是魚龍角抵多　可笑珠娘貪盛名我來孤
負看花情清唇吹火柴篷立雖近都如鬼手（[illegible]）　城門一過三千萬南史曾將粵嶺考今日貪泉究然
在不知涓滴落誰家　南苑一尉古稱雄豪宕於今有素風玉豉金鹽千日酒教人能不夢周公（周尉丹齋
飲饌精細）　寶月臺邊鳩杖扶參天榕覆藕花湖七星巖對先生坐彼此垂青一語無　勝遊尚欠鼎湖
行爲有春江浪未平寄語王喬仙令尹青山無我亦虛生（蘭坡約遊鼎湖未果）

荔枝二十六韻

冒暑來東粵炎風笑老夫未歌棠棣什先覓荔枝圖揩眼看嘉樹逢人問藐姑離離星點大漸漸露當濡
外殼團黃皺中單裹絳襦梯須乘騄耳網不用珊瑚火齊高侵月晶盤早弄珠撕開紫綿襖褪出雪爲膚
欲齧心何忍輕含舌已酥華池湧靈液遙頂灌醍醐嫣姣金爲彈環肥玉作軀天漿風味別神女色香俱
易損憐卿嫩狂吞愧我麤口疑成露甕腹恐化冰壺飽極三餐忘柔嘉百果無楚人休橘頌齊俗撤桃殳
白馬甜榴賤黃中玉李輸浸投甘谷井剝喚水精奴馳驛名原重傾城話豈誣揮毫誰詠汝顧果尚存吾
寵勝紅雲宴忙催竹葉符熱中心早淡消渴病何虞帶葉教人採傾筐滿地鋪半生仙掌慕一夕化人扶
尤物甚移矣衰翁其舍諸日嘗三百顆未肯讓髯蘇（榮綿襖見五代史契丹語）

蠹魚

不買芸香置五車公然老蠹作生涯分明紙角牙鬚動陡覺書中點畫差未必風騷供吐屬空貪糟粕失
精華勸君嚼我終無味速往蟲魚註疏家

觀弈

清簟疎簾弈一盤聰前便是小長安不關我事眉常皺閱盡人心眼更寬黑白分明全局在輸贏終竟自知難憑君著遍飛棋好老譜還須仔細看

阿端

端州生子號端哥合浦明珠定是他索我抱常懷裏奔惹人憐爲笑時多看兒蠻鳳心如讓怒姊飛堉口似呵轉眼重陽作周晬兒持金印更提戈

端州大水行

端州夜半聲洶洶羚羊峽水圍城中天公更爲水張勢徘雲駕雨號狂風民廬不見見屋脊屋竄掀舞如飛蓬美爲魚鼈身猶活化作蟲沙頃刻空衆官拒水如拒賊竹籌衣袽四門塞衣冠了鳥負土忙金錢亂擲蛟龍得晉陽未沒城幾版王尊立水已三日短衣赤脚出門望蝦蟆瞪目坐樓上將軍棄馬盡乘桴士女非梟齊踏浪萬戶炊烟傍午無頭搶足屬爭相向襁負泣登太守堂太守不在誰主張六營馳檄兵借糧盡指夯約堆盈箱我雖非官敢越俎弟兄急難宜平章不料五千里外餐霞客忽來此邦此土同存亡南門已裂北門保上山上城奔未了平時只覺眼前安到此方知高處好愧無婆留築塘才三千強弩射潮回又無王景堙流法能使耕夫盡舉鍤徒學區區韓潮蘇海文惹他江妃河伯來紛紛作書飭鯉同一笑中流砥柱今何人目擊爰爲狀若此我有一言告君子莫愁賑例此間無一卷檀弓皆物始廣東例不報災

藤鼓

端州城樓有藤鼓以尺圍量丈有五其色黝黝殷環黑其聲逢逢音節古相傳此藤能爲妖雲伏夜見浮作橋羅旁水口衆猺賊乘此渡河民驛騷前朝制府凌雲翼剪去梟魁掃萌蘖斬藤三段製鼓形分置諸州此其一一聲兩聲鼕鼕更三更四更天雞鳴太公然瓜蔓一枝草管領金輪萬國明我爲妖藤發長想崔

荷同類皆何往從古英雄草澤來麒麟閣上爲聲響

珠蘭

誰把三湘草穿成九曲珠粒多迎手戰香遠近聞無籬外傳芳訊風前過彼姝閒將纓絡索仔細替花扶

紅豆

生就多情種離離落絳河相思千粒少記曲一箱多丹鳳饑應啄紅兒眼欲波倘拋龍樹上佛亦奈卿何

寄鍾姬

不聽釵聲半載餘妝臺眠食近何如愁生夫子登程後善見嬌兒上學初海外朝雲空有夢盤中伯玉竟無書遙知七夕銀河好孄畫眉痕月一梳　此間光景遜江東雨慣烟綿海慣風仙荔紅香剛我到雪蘭膚色與卿同千家蠻語聽難解兩月螺舟泛未終寄語金閨諸姊妹加餐不必念衰翁

翟蕁江意釣圖

子陵非釣魚不過釣其志先生倣子陵借釣抒其意難得白描手能寫此高致笠是釣者冠竿爲釣者器絕少波濤聲但有烟雲氣鬚眉更逌然自樂羲皇世我亦釣卌年從無一絲繫未能訪桃源來約劉子驥且題字數行臨風託遐契

烹珠嘆 有序

廣州漁人烹蚌蚌躍起三丈許諦視之墜徑寸珠爲火所傷作車渠色矣余哀之爲作詩

漁人烹蚌蚌忽怒飛上青天如欲訴須臾明月一丸沉滿江船戶都生怖諦視乃是牟尼珠團團一寸寬有餘可憐照乘驚星色已作焦桐爛梓枯我聞珠能辟火災豈知火爲珠禍胎萬物各有遇不遇人世原無才不才又聞鮫人採珠苦拋擲千夫性命取豈知費盡驪龍求一旦混同魚目煮怪底珠猶憤氣含銜烟跋浪飛再三玉呈楚國冤雖雪劍化延津死未甘從此漁人生悔心撈蚌不敢付釜鬵奈他堆積如山

蚌一點珠光沒處尋

端州苦熱行

我聞南越非炎洲四時皆春客可遊豈知我來天時變但有火老無金柔祝融呵氣朱鳥吐沃焦登罷湯池投冶病非造軒光竈攻城乃試猛火油熾炭誰安郏子位燒尾都像田單牛方麯司風懷令史吹綸破體疑重裘無病而灸瘢痏滿不慚而汗浹背流灸艾才避屈突蓋均酋又遇周陽由帶來之熱因入熱使我自問笑不休七十老翁何所求捨却江南雲水幽兩袪高蹶來荒陬西江舟覆色不變端州水至心無憂可奈秋陽故意暴老朽頃刻膚理焦灼聲啁啾有目不得瞻洋樓有腳不得登羅浮思量消遣無他法惟有掃除奧室爲詩囚一枝筆當迎涼草一竿竹對夏清侯阿弟愛我怕我去時進瓜果慰勞相遮留試想姜家大被縱然好可能此際同眠雙白頭不如一碗冷淘向天祝火繖早勸炎官收赤熛勢消白藏至風輪高扇清天秋使我逃出炎涼世界外依舊赤腳海上自把珊瑚鉤

謝龍文弟餽水

圭頂山頭水貽來感不禁淡如君子友清見弟兄心愛惜教僮守矜憐當酒斟故鄉重入夢龍井一泓深

又謝蓑衣餅

擬賦湯官餅才慚束廣微漫勞纖手巧來慰老人饑月影盤中得冰花齒上飛紅綾曾啖過今又嚼蓑衣

贈孫補山中丞

卿雲紅覆五羊城物望羣推宋廣平二月桂林移使節一江春水盡歡聲胸中定力回風氣筆底餘波寫性情帝恐勳名掩嫻雅重教管領玉堂清（公巡撫雲南後重入翰林校書）

此行眞不負衰翁得識羅浮又識公同館敢叨前輩禮虛懷眞見大臣風憐才心在官階外知己情深夕照中料得紀　恩圖未了珠江轉舵督江東（公畫紀恩圖第十六幅名珠江轉舵）

張菊坡太守有伽南香珠余乞之命以詩易

嶺南從古稱香國遠客尋香偏不得菊坡太守古香尉贈挂香珠百八粒一珠一粒氣氤氳迭迭都梁迥不分庭前風過旃檀樹座上衣熏荀令君野人心貪口難忍强顏遽作紫雲請自憐臭味無差池或者主人竟首肯主人愛香兼愛儂欲許不許心忡忡自言佩帶始童蒙先入手澤在其中業已卅年侍膏沐如何一旦棄秋風我發讕言君且聽楚弓楚得原無定從來湘草佩靈均爲他髣髴騷人性同抱留芳百世心何妨脫手千金贈主人大笑憐我狂登時解繫我衣裳䬠䬠鼻觀覺勝常夸示賓朋嗅未央從今東郭七旬叟永奉南豐一瓣香

旬日之中中丞兩饋肴烝賦詩志謝

一接春風笑語溫兩番臺使致壺飧買從清俸情尤重捧出軍門物便尊千里睠盛金盌脫三辰酒滿玉昆命自憐七十餐霞叟難學侯嬴說報恩

秋方以詩獻中丞而中丞贈詩適至病中如數奉答即以留別

正投巴曲到軍門忽聽鈞韶降野濱汲鄭果然能禮士皐夔原本是詩人筆揮强弩堪穿札氣吐秋雲不染塵病裏瑤箋當靈藥一回維誦一精神　舟泊羚羊峽口邊早聞父老說公賢官如子弟人人見政比秋霜樹樹鮮渡海輕裝常載石焚香諸事不瞞天嶺南元氣非雖復只望旌旗駐十年公有百一山房供怪石堨來門外八騶鳴野叟頹唐廢送迎禮錫百朋裁兩面交雖十日勝三生民間疾苦殷勤問海內文章夾第評我亦臨歧託君子元方有弟望裁成　羅浮擬訪葛仙衣可奈頹禽翅不飛一息尚存山要看秋光漸老客思歸掃門魏勃從今遠識曲鍾期自古稀回首五層樓在望謝元暉尚夢依依

附孫公贈詩

翹首雲階未許登今朝把手與飛騰文能壽世輕千劫力可廻瀾此一燈檻地有人誇紫雪廿年前慶時齋同寅

（極譚禁雪軒勝概）海山到處引紅藤（現游丹霞西樵諸山）條冰相對青蠅去陸覺炎埃隔幾層　綺年入洛最知名壯歲游秦宦早成兩卷檀弓甯有例三生杜牧本多情江山跌宕勞妻好風雨飇馳老筆橫聞說明珠雙照座（通遐兩公子已能讀父書）慰懷何止一官輕　不遞鄉書不遣媒闃然直爲荔枝來文章澤國蛟龍避（先生啖荔）（令弟太守署中西潦驟至城不沒者三版潦旋落）裙屐偕山蛺蝶陪（將裹糧訪羅浮）當日登場誰不識祗今此事更交推自慙海上孫賓石癡霧憑公一掃開（粵東濱海多霧雨公到後連日晴霽）　渡嶺裝歡一葉風小倉紅影落霜楓（計深秋還隨園）方入將仙佛疑山賊天遺亭臺屬寓公心跡仍依徵士傳姓名早隸日華宮歸逢詡（蔣苕生）壹（趙甌北）皆吾友爲報

居官與昔同

遊西樵山左行三里至逍遙石下

冒暑遊西樵爲訪白雲洞渡過兩危橋逼仄不容軀將身學螻蟻紆曲穿石縫絕壁飛泉奔激怒聲如鬨其下鑿曲池流觴借水送磨厓字紛紛前明遊者衆左轉尤奇絕逍遙石可弄萬牛輦不前兩手推可動安得秤象船一試石輕重（山鍋曲靖太守麗義一銘白雲洞三字逍遙石如屋可推）

未盡西樵之勝染疾遽返

未盡西樵勝仍回半路槎遠遊原倚健小病便思家落葉長年怯秋風短鬢嗟思量瞞阿弟猶恐瘦荆花

服藥有悟

前秋抱腹疾香連一服愈今秋腹疾同香連乃爲災方知內患殊未可一例該天機本活潑刻舟求劍乖善乎莊周言詩書糟粕皆荆公誤宋家直爲周官紿

病起遊羅浮得詩五首

遊山如選士佳者拔其尤剋我力疾登羅浮難徧搜名傳華首臺先往作勝遊果然穿磴上古松蟠龍虬兩峰合掌迎（峰名合掌）西練從空投何時金翅鳥飄翻銀河流奔赴此山巔一瀉不可收　西上五百級乃

至黃龍觀中溯雲萬重羽扇揮不斷風停樹聲微花多香氣亂羣僧率衆迎袈裟不掩骭夸我石樓高指我鐵橋看推牀讓我宿雲臥天之半可惜難晏眠灘聲早相喚　水黑名曰盧不流名曰奴佳哉五龍潭兩病都已無雙厓夾青天四面噴銀壺下有獨角蛟沉沉不可呼碑鐫淯熙年苔深字模糊石刻淯熙己亥夏月望日郡守睢陽吳真男有書又長壽澗三字范陽祖無擇書　其清毛髮見其色琉璃鋪伸手取石子粲粲欂櫨如我戲投竹葉當作詔水符　仙衣化蝴蝶蝶去不我親梅花化美女無花空有村明知古人語渺莽難具論奈已書上見未免胷中存參橫月落時沉思欲斷魂擬扶綠玉杖一問黃野人　羅浮四百峯所踏都可數只有飛雲嶺吾衰勇難賈此處號洞天佳名震千古其實幽夐處拔十僅得五大半行夷庚黑石臥黃土不信蓬萊峯如此割左股倘取名山圖品題甲乙譜吾將不帝秦詎肯中分魯且吟詩數章庶免嘲啞虎

贈寄塵上人卽送赴潮州兼申武夷之約

支公最神駿古寺弄松釵經講花知舞詩呈佛說佳能參無上義只喫自然齋幾筆銀鉤字珠娘扇上皆花船玻扇皆上人所書自然齋見唐六典　聽說潮陽去聰明學大顛三更鳳樓月萬頃鰐溪烟海映袈裟綠雲生毫筆鮮武夷如踐約待我菊花天

宿華首贈寄林上人

華首臺邊踏翠微天風吹冷五銖衣泉衝危石聲如怒松立空山勢欲飛鴿爲無齋常看佛龍因聽講屢忘歸蒙師引我禪房宿修竹千竿月一扉

到新會同侯葦原明府登圭峯望海上厓門南宋張陸諸公殉國處

圭峯遠望厓門影南宋遺蹤不可求萬里山河無片土一朝臣主有孤舟紀侯去國何時返葰叔違天到此休畢竟忠魂吹未散瓣香猶作陣雲浮

謁陳白沙先生祠觀宣德皇帝聘玉

玉形似圭長七寸許青色獸首下削中有小孔沁暈紅潤映日瑩然洵古物也守祠者裹以錦匣

客至許觀

名士當年重三徵尚古風曾將水蒼玉遠聘白沙翁我到祠堂拜秋深草樹空清嚴諸葛像猶自供隆中

光孝寺僧以菩提紗見餉

菩提樹葉傳名久輕似秋雲薄似紗想見此間諸佛笑只拈迦葉不拈花

九耀石

南漢假山石厥名稱九耀廢置藥池中落落峯傾倒榕根若連鏁水涙時鳴叡其上鐫姓名宋元各年號或云熙甯秋避暑搖仙棹或云慶元春泛月恣憑眺篆隸雖殊形點畫皆奇奥有石人能存有字石纔妙嗚呼八百年多少遊人到此水聞其吟此石見其貌安得石能言一一爲我告

海南雙門觀銅壺滴漏作

鎔銅爲壺高下安四壺畜水藏波瀾中穿小孔相接引從高而下瀑布然有銅尺標十二字子午卯酉辰巳未一聲一滴一字呈順時而報尺相示我來適直午正中銅尺升起如有風旁鐫元帥名某某延祐二年鑄此銅我聞張衡地儀造最巧八道金龍銜日表一龍機發風沙飛隴西地震先能曉又聞田曾參軍造氣輪二十四扇鋪地匀一氣將至一扇動灰飛葭管分冬春此壺偷得此消息五百年來滴未歇黯黯色同記里鼓鏦鏦聲類知時鐵日有十位朝至暮地有四遊萬里度但憑壺尺作圭臬分寸光陰無舛誤老我摩挲有所思壺中日月過來遲難忘待漏三商日更憶花磚測影時

聞魚門編修乞假赴陝卒于秋帆中丞署內余生平至好也賦詩志慟

暫辭東觀走西秦幕府風高遽喪身到耳忽驚腸欲斷痴心還想信非眞三吳屈指推名士四海同聲哭善人料得中丞騷雅主不教遺稿付沉淪

送抱推襟四十霜美髯如蝟怕思量麗公入座妻孥喜祖

約深談讀夜忘淮上我留常把蒸山中君有舊眠牀而今都是前生夢月墮西巖事渺茫　結轍名場卌載餘中年作賦迟　鑾輿稱心竟領三清職悅目還修四庫書避債臺高難戀　闕招賢館好易呼車傷心二月初三札猶自殷勤訊阿如女阿如寄君膝下　羊求結伴意欣然屬我金陵買數椽白首同歸空有約黃罏重醉竟無緣孤兒尚寄幽燕地君六十二得子才五歲　旅櫬誰扶雨雪天且喜交期泉路在不多時別是衰年

挽大司馬彭芝亭先生三十二韻

四海瞻星象三吳襄斗杓驚心一元老兜率作逍遙魯殿靈光失唐車顯慶凋尚書曾臚唱姓氏冠　中朝給札登東觀賡歌到絳霄三雍調禮樂九奏協簫韶陸贄嘉謨獻王珪異數邀衡文屢持尺選士慣乘軺桃李花千樹臣心冰一條門生多八座故吏亦三貂履曳星辰上衣看袞繡飄周官重司馬漢禮絕羣僚公獨謙如故人欽寵不驕珊珊仙骨瘦藹藹惠風招舒鴈威儀肅黃花晚節昭四夷爭拱手百辟盡垂腰兼有林泉福能教歲月消抽簪辭　玉殿蠟屐走山椒謝傳歸華屋龔公造午橋童時垂釣處鄉里看花朝置酒杯三雅投壺矢百驍八旬猶小楷五字極搜雕　闕豈江湖忘心因名理超花磚兒步武蕊榜壻連鑣公子紹觀官學士壻趾培因壬申狀元　一品文成集千秋位不祧飯生纔竟覺都下荷鈞陶春雨梅開日秋風桂落宵園曾來杖履談每贈瓊瑤月落心常契山頹事豈料黃粱雖夢醒青史定名標語笑還如昨人琴竟寂寥生芻遙寄奠頭白淚飄蕭

蘭坡明府聞余從廣州歸先在鼎湖延候已五日矣遂與同登

楊雲待我遊鼎湖艤舟五日相招呼我約久矣踐更喜跨上篋輿行十里守門獅象兩峯迎扶筇先上半山亭佳境從茲如海湧令人高唱升天行盤盤石磴九重曲似帶如環往而復秋陽隔樹笠帽涼松陰覆體衣裳綠溪聲漸大人聲小高厓瀑布飛難了斛珠璣撲面來五條白練和雲搗我携身臥浪花中憑

他衙去都爲好白髮方袍佛子來牽裾同上講經臺威儀戒律都井井布金地掃無纖埃正値香花三會日留餐蔬果八關齋可奈斜陽紅滿樹心雖尙留身已去重斟尊酒肆高談舟中還說山中趣名山烟景主人恩相別如何不斷魂留取幾行詩句在大書深刻鎭山門

香亭贈松鼠裘

戲言松鼠爲裘好豈料端州竟有他野色蒙茸身上動故山來往樹頭多曾偷仙果遊三島不羨羔羊賦五紽喜汝相貽最相稱教人遠看似烟蓑

留別香亭

四月珠江賦友于三秋蘭槳盍歸乎塤篪遠奏音纔合鴻鴈分飛影又孤水上風搖青雀舫燈前人指白頭顱遙知此後重逢處只有君歸我到無　小住黃堂燕寢東可憐姜被幾宵同三更促膝陪清話一飯經心怕惱公杖履依然遊物外笑聲轉覺滕家中緣深更有嬌兒在索我牙牙抱未終（謂端官）　敎傳遠上五羊城海寺花田次第經沙面笙歌喧晝夜洋樓金碧耀丹青熏成香界終知幻夢入鈞天幾个醒莫怪老人歸計決要歸說與合家聽　歸帆將指粵西斜五十年前小謝家趙國遠投蘇季子吳公首薦賈長沙溪山似畫些些記東海栽桑事事差一旦遼城仙鶴返也應驚殺桂林花　以吾一日長諸昆臨別殷勤有所陳認路莫隨風色轉看花須耐雪中春嫁衣日爲他人作金穴誰知住者貧倘念丁甯門戶薄夕陽紅處好抽身　柳枝不折折荆枝萬里江山兩鬢絲薄暮雲應歸洞急多情人每上船遲生還已遂班超願閱歷重添杜甫詩千萬丁寧君莫送送兄難是別兄時

附香亭詩

幾年別夢繞江蘺盼得歡逢佛誕期（兄以四月八日至粵）雅集纔賡連理句離觴又賦送行詩人歸忽共青山遠手握難分白髮時欲向尊前訴衷曲秋過如緒雨如絲　宗支零落幾人存喜有鬮芽未抱孫（少

莫從分處折被寬須共老來温水雖異派終歸海樹到成陰自衛根好向伊南開別墅春潮待我款衡
門　說到將歸便黯神鶺鴒原上動征塵歡場況味離方憶宦境艱難見始眞纖纖無端頻觸客嶺南
盛暑今夏酷熱異常陽侯何苦亦驚人六月間大水城不沒者三板豈因聚首招天忌故促征車速返輪　風扶籐杖雪
盈頭放達能輕萬里遊足底居然騰海嶽眼中應亦小羅浮若非膽壯無斯會可柰襟分及暮秋從此
晚香清嘯遠兄寓晚香堂月華愁對畫簾鉤　桂林此去訪前緣兄弱冠遊西粵五十年矣今由桂林放舟南下城郭依然景物
遷蟲化定知同小刼鶴歸何必待千年挂帆不畏征途遠投轄深知地主賢謂汪芝圃太守是我昔時生長處
一夢魂相逐繞蠻烟　逢迎隨處可停驂歸去何愁道路難也應山深防雨雪莫因身健失温寒行過
湘水秋將盡計到家園臘又殘稚子候門妻妾聚笑聲遙聽闔家歡

重九後七日赴桂林香亭送至江口

阿弟送我怕我悲誓言明歲辭官歸我道明年即相見此別愁容休上面可奈臨歧淚又流總緣老字在
心頭江邊望見舟車影各學雙鳧立不休

龍文設餞黃江廠諸公送者自厓返矣龍文獨後

秋老關津樹有霜吾家臨汝捧離觴淚痕似雨佳猶滴月影照人行更涼蘭坡在舟中泣下弟亦泣然　代製征衣裁縞
紵頻探食性餽羹湯驪歌爲汝眞難賦情比端江水更長

從端江到桂林一路山水奇絕有突過天台鴈宕者賦六言九章恐未足形容終抱歉于山靈也

前望不知去蹤後望不知來路山川如此遮攔不見一船留住　山下怒濤空湧水中怪石橫排擄向
狼牙曳出舟從虎口吞來　鎮日烟村斷絕一時難問迷津賴有鷺鷥幾點溪邊目送行人　長縴
牽上青天一步船高一丈分明水底山多篙打亂山頭響　我愛昭平陽朔峯峯長箭鉤連疑是宋康
武乙張弓同射青天　底事船窗忽黑壓來天外孤峯可是女媧擲下有心驚駭詩翁　怪似奇鵰

九首險如鹿角雙叉四面兒孫執笏千軍背水如麻　碧譬照水橫抽石笋當空孤插造成阿育大王八萬四千寶塔　可愛溪流清淺數來石片分明且作滄浪童子終朝濯足濯纓

舟中又病誓不服藥

常笑王微太認眞朝朝昌朮不離身我今學得朱雲樣不作呼醫飲藥人

在陽朔寄香亭

半月與弟別昨夜與弟見見弟在何方泊舟陽朔縣漸漸急灘平欣欣夢魂善分明晚香堂弟婦作華饌目疾雖未瘳心情猶繾綣吳娃進看柔手自搴釵鈿敎女巧言詞聰明堆滿面阿端學走忙跳跳兩腳旋不復索我抱知抱能幾遍我亦傷離筵且喜是家宴有酒姑緩斟有囊或延嚥屈指七十翁猶作須臾戀何圖荒雞鳴頃刻懽場變骨肉渺雲烟孤燈明一線曉山更欺人窗開如亂箭

舟中贈霞裳

一枝玉樹當筇扶臨水登山興不孤不是子春高弟子琴聲能入海天無　挂榜厓名惱秀才丫叉雙髻是誰裁綠章我欲天公奏乞汝三毫架筆來　灘急聲喧鳥不聞猢猻滿樹嘯成羣與君賭向船頭數一個峯頭幾朵雲　傳世文章豈易描會須筆下起波濤水堪招隱都緣曲山到成名畢竟高

附霞裳詩

壓船山影十分險洗月江光萬派清夜半聯吟同剪燭人間應少此師生　飯後圍棋例幾回私心不敢把聰開昨宵底事輸先著爲有奇峯數朵來　船行船止任風吹九節吟筇是我持望見前村烟樹好先生又是上山時　一雙孔雀一猢猻相伴船頭共作羣啼嘯似知山水樂居然清聽共人分

讀白太傅集三首　有序

人多稱余詩學白傅自慙平時于公集殊未寅究今年從嶺南歸在香亭處借長慶集舟中讀之始知陽貨無心貌類孔子然余性不飲又不佞佛二事與太傅異矣姑吟二首質太傅并質好余詩者

人道儂詩半學公今看長慶集纔終宦途少累神先定天性多情句自工手把酒杯仍獨醒口談佛法豈由衷誰能學華形骸外頗不相同正是同

當年領郡最逍遙吳苑杭州景更饒五馬金鞭朝按部雙鬟玉指夜吹簫簿書忙處常休沐僚案閒時替造橋滿口說歸歸不得想緣官樂是唐朝公遊山挾十妓俸錢太多庋置樑上

衰年未免悼龜羅駱馬楊枝奈老何朝裏易憐朋輩少集中惟有妓名多詩如天女衣無縫心似秋江水不波爭怪瓣香人供奉元之以後又東坡

重入桂林城作

我年二十一曾作桂林遊今年六十九重看桂林秋桂林城中誰我識雖無人民有水石水石無情我有情一邱一壑皆前生不學習鑿齒重到襄陽悲不止不學武夷君逢人開口呼曾孫只學藍采和踏踏流年自作歌更學薊子訓千年銅狄手摩挲黃粱一夢誰能再我竟來尋夢還在

十月八日同陸君景文汪君履青及府署中諸君子遊棲霞七星洞方知五十年前夏日阻水遊未盡其奇詩未殫其妙補作一章

山外看青山如把人皮相入洞看青山如抉人五臟桂林諸洞皆峆岈就中奇絕稱棲霞窾隆三里相綿延以雲作地石作天萬怪惶惑藏其間晉文請隧從此入艮夫執火誰爭先道人持楄杵賈勇作前導指示淨瓶柳葉蜂來作閙指示金鯉魚龍門如欲跳忽然老衲晒袈裟忽然漁翁挂笠帽仙人牀冷竟忘歸石柱擊空吹不倒紂絕陰天既可疑吾公鑿谷尤堪笑其他獅象蛇鳥百千餘一一像形誰所造我道諸名皆強呼並非山靈有意相描摩萬物有單複山川寧獨無此是石婆石丈之心腹腎腸耳遊人搜剔作

巧層奇章雖愛那能肇王宰善畫或可圖但恐一燈吹滅薪不繼從此我輩幽宮永閉胡為乎納手捫心
方自怖隱隱東方一白露雖然報曉少雞鳴漸有微光開覺路洞中久行目盡昏恍恍爭往明處奔誰知
返射斜陽影還是懸厓不是門

獨秀峯

來龍去脈絕無有突然一峯插南斗桂林山形奇八九獨秀峯尤冠其首三百六級登其巔一城煙火來
眼前青山尙且直如絃人生孤立何傷焉

遊風洞登高望仙鶴明月諸峯

泱泱天大風誰知生此洞古劍劈山開千年不合縫我身傴僂入風迎更風送折腰非為米縮脰豈畏涼
偶作謦欬聲一時答者衆硍散非扣鐘弇鬱類裂甕奧草挂綿絡陰冰凝蠨螺遊畢再登高出洞如出夢
一筇傴又豎兩目闔復縱遠山亦獻媚橫陳怪石供仙鶴不可招明月猶堪弄底事急謀歸雲濕衣裳重

普陀寺

一寺藏山凹松竹淡如許古佛坐無言流泉代作語

南薰亭

翠竹清沙水數灣亭臺參錯白雲間不圖桂嶺叢蠻處也有江南平遠山　相傳虞帝駐江皋一曲南
風手自操今日蒼梧煙月冷松聲猶自學簫韶

桂林諸山率皆峭立突然而起戛然而止如古弼之頭如汝潁之士爾雅銳上曰融邱是也戲題一
絕

一笑白雲端邊山亦太蠻攢空如欲刺此處作天難

贈吳樹堂中丞

久識東山有慶雲𢷬來西粤見經綸趙袁入愛三冬日崔篆車班一路春桂嶺高峯天作柱灕江清水玉無塵偏於野叟殷勤甚憐是留侯門下人壬申枚仕陝西爲先司寇屬吏　記得袁絲學未優中丞官舍最淹留賦成銅鼓三更月表薦釣天萬里秋丙辰金德山中丞命賦銅鼓薦博學鴻詞入都賦載省志中　既往事如風過水重來人已雪盈頭幸虧舊雨持旌節猶許袁翁[illegible]

附吳公詩二首

曾奏長揚軼子雲督從湘浦見垂綸洞簫聲重三千玉銅鼓詞傳五十春勝蹟毎勞青嶂夢舊題自拂碧紗塵至能去後無斯客請與壺天作主人　關中駿烈誰能說嶺外高軒我得留壯歲共看華嶽雪老來同泛桂江秋新詞合付紅牙板故曲誰傳鞠部頭未免亦嫌金帶重不堪爲賦少年游

重登撫署八桂堂有懷薦主德山公

彭宣當日謁安昌一見傾心在此堂親向燈前修薦表幾回座上嘆文章人天渺渺恩難報函丈依依事未忘今夕西州儂再過幾行衰淚落荒莊　遺民難訪地行仙幕府蓮花盡化烟只有庭前丹桂樹見公夸許見公憐

接馮星實方伯手書道西江去官光景

西江聞說去屏藩父老紛紛擁馬鞍崔帥留靴沿路泣文翁畫像滿城看官聲豈是臨時取舊雨應知及物寬底事先生芳訊到尚嫌心力未全殫

訪韋鐵髯鉢園舊居 有序

鐵髯居士故刑部尚書傅鼐之門下士也曉星學方書尤精導養年六十餘髮不二色以事謫戍桂林築居鉢園當事貴人常詣其家言初濫耳聞者謖然丙辰余相見金中丞署中疑是毛仙翁黃野人一流今年與李松圃郎中同訪其居則已捨作佛寺東廂供鐵髯小像亦復遺失因倣陸

魯望過丹陽張承吉舊居故事賦詩弔之

特訪丹陽處士家幾間茅屋供楞伽周顒捨宅人何在元化焚書事可嗟(君多祕方臨終都付焚如)大抵神仙多解蛻非關勾漏少丹砂回思綵鬢方瞳意化鶴歸來尚看花(門前手栽杏尚存)

德山中丞撫粵九年事在雍正間問之粵人竟無知者惟劉仙菴僧恆遠猶能言其顛末喜贈一詩

天寶遺民少誰能姚宋知不圖留老衲尚解說當時白傳逢康叟東陽過婢師一言能感舊雙淚落如絲

余小住桂林與馬巘山浦柳愚兩山長李松圃郎中朱心池明府朱小岑布衣文讌甚懽臨行時五人買舟相送依依不捨余爲愴然到全州賦詩却寄

重到灕江印雪鴻不圖風雅遇諸公三生自有因緣在十日何曾酒盞空爭搨古碑投我好分抄詩本問誰工關心打槳開船際尚有青琴聽未終(小岑袖詩到船中送行)

苕岑未免惜分攜久住黃囂何欲啼舟子鳴鉦催客散暮雲含雨壓篷低青山耐久情原在白髮重逢事怕提知否衰翁行半月夢魂還繞桂林西

岑溪令李君義堂猥蒙佳贈兼索和章舟中却寄

李侯示我詩百首古人已亡今忽有裁駭杜陵闖入座旋驚退之笑窺牖健斷良似兵五千宮奪東阿才八斗筆所到處鐵可洞彩欲飛時霞滿口歐冶劍鑄吳鉤雙項籍力扛周鼎九自言追古如追敵誓不生擒不放手自從作吏少知音一卷離騷空繫肘昨宵笠客得袁羊如針遇磁牝遇牡(君戲言得見隨園如同紘占見郭公)急乞官假錄舊作排比琳琅卯至酉牽卷來呈劉彥和焚香細讀香山叟感君溺愛似齊桓其脰肩肩忘我醜我亦低頭學東野願作雲龍逐此友桂林喜有舊騷壇十月同傾八仙酒(松圃柳愚諸公共八人)南薰亭前把臂行開元寺裏看碑走獲一奇字輒咨詢考一紀元必分剖嘆息宦海人如麻似此奇才寧有耦要知孝穆本麒麟此外董龍半雞狗我年七十行萬里欽挹心常記某某尋將咳唾贈珠璣勉寄糠粃答瓊玖詩成想欲夢見君未識岑溪月落否

接大司馬慶樹齋手書及貂冠等物賦詩報謝

隨園紅雪軒唐氏棣華屋別君二十年流光如電速初聞宰天官繼聞鎮邊塞豈無字數行終嫌萬里外今年閱邸報聞𢀓作將軍賤子在東粵歸途擬訪君入言君驟遷改官樞密府將繼韋平業豈作絳灌武果然我家信寄來君手書家信半寸許君書一寸餘始知良朋情厚重勝妻孥書中何所語感受　君恩深參贊密勿地力薄愁難任餘言念賤子絮絮情無已如以九回腸纏綿堆滿紙恐書言不足外加詩一幅恐詩難慰寒更贈貂皮冠貂冠暖洋洋滿頭消雪霜詩韻繞梁飛滿手捧珠璣君為天上雲我為山中草秋草問春雲尚有幾時老

明我齋參領扈　蹕南來見訪不值將園中松竹梅蘭分題四詩而去余歸後欽遲不已寄五言一章

良朋路遙隔一見原知難良朋竟遠至不見心何安我與我齋公相知廿載寬南北雖乖分吟箋常往還終是兩人詩不是兩人面兩人心淒然今生可得見欣聞　鑾輿巡知君必扈行徧觀從臣單竟無君姓名因之走東粵不復候里巷豈知君竟來敲門失所望反似尹與邢有心相避狀登堂既寥寂題鳳自咨嗟高吟詩四章分贈園中花我恨不如花猶得迎君車歸來問僮僕君來夫如何車馬可赫赫冠佩可峨峨僮僕為我言君容頎而秀望之若神仙不知是貴冑我老難北走君官可南來補此一段緣非君誰望哉倘緩須臾死置君終在懷請看翹首鶴日夜盼三台

舟中遣懷四首

習靜三十年忽然愛山遊一年得遊趣三年遊不休戚里笑我老搖手止白頭妻妾憐我老亦復相遮留我意大不然人生本浮漚倘為利名出未免心煩憂患為山水行何處非虛舟老健縱難恃觀空便無愁況且腰腳輕或者前生修

遊趣夫如何約略手能數台宕峯巒佳黃海松樹古匡廬高瀑飛羅浮仙

蹀舞一一收雙眸森森插肺腑落筆心有得開卷詩可補更有意外娛逢迎入栩栩公卿半擁彗布衣爭納履或把文藁讀或將詩暗舉驚我是古人疑我作仙侶迎則笑欣然別則涕如雨深山窮谷中牽衣願作主於我何求哉人情厚如許　海內五名山古來兩高士禽向缺一焉其行亦孤矣我攜霞裳生翩翩風貌美詩筆省三分圍棋低半子三年伴奔波一舟共憂喜扶我助登山牽我怕墜水今年學更優跌宕到文史味可辨淄澠聲能別宮徵藉此吾更豪行行忘暮齒倘策遠遊勛應請從隗始　昔人年七十懸車不赴朝我意到明年亦復止遊遨可奈武夷山與僧曾有約杭州明湖聖尙想往行脚因之自展限還恐買舫行又恐隨園花嫌我太無情周旋二者間當秋以爲期花既受溫存山亦供娛嬉心願雖如斯仰首有天在茫茫大化中未必我主宰生祭陶淵明壽藏司空圖笑問雲中君安排得及無

謝李松園郎中贈石菖蒲

蒙賜仙蒲草教儂老眼清鋪宜靑玉案飲稱綠昌明細葉迎燈舞輕香繞硯生倘將書帶比學愧鄭康成

謝浦柳愚山長贈苗錦

魯望文傳記錦裙邱遲割愛許平分天孫組織輸新樣蠻女機絲妙絕羣裁破眞堪覆衰老囊詩兼可寄夫君只愁疊向空箱去化作華鬘五色雲

桂林至興安路止百里舟行十日

虞姁始作舟本學魚尾持僅聞河容刀豈可陸蕩槀我從桂林歸冬月水力耗偏以萬斛艘來行三寸潦沙沙危石齧處處惡聲告賴有百健夫曳舟如曳轎進寸復退尺風從浪又拗空作家負塗難掀公出淖褭褭走荊棘所至生阻撓獼猴騎土牛滯留先自笑百里行十日幾幾跛鼈誚無怪從者愁跰躑聚而譟我云子胡然即此可悟道看山如讀書不可求速效杜陵舟楫遲得盡所歷妙張融岸上舟居之若堂奧夫豈無家哉亦各隨所好我今法兩賢少安且毋躁深厲淺則揭能行未可料要知隨園梅芳訊尙未報

盡約春風陪殘臘一齊到

興安

江到興安水最清青山簇簇水中生分明看見青山頂船在青山頂上行

將到湘山寺江上有垂柳一枝入粵以來所未見也

一枝垂柳桂江青霜後依依尚有情可是江南人憶我六千里外教君迎

兵書峽 有序

丙辰余過東安舟人指絕壁曰此武侯藏兵書處也諦視之見木匣正方圍四尺許度山腰間今五十年矣舟過再觀宛然無損雖俗傳謏語可嗤然頗聞閩蜀間往往高厓上有仙牀浮舟造物奇詭不可測也

誰把金箱置碧虛相傳諸葛有兵書擬呼羊侃橫行上取獻　熙朝補石渠

瀟湘

烟波南望楚雲長蘭槳輕搖十月霜折取一枝斑竹去教人知道過瀟湘

二妃廟

翠輦雲旗古殿高黃陵風色草蕭蕭碑先啟母傳靈蹟歌繼皇娥落碧霄穿井能教夫壻出渡江不許祖龍驕千秋姊妹分湯沐天與瀟湘水二條

過永州太守王蓬心留飲署中屬題小像

蓬心先生舊相識同看菜花蔣詡宅 謂先親家 分手於今十八年一朝相見心茫然出圖命我題其像我覺精神比前旺羨君還是看花容愧我空留種菜狀我從桂林來逢山腳必到知君領永州昏黑還停棹山爲太守召遊人君爲羣峯作引導名山名士一時兼心得所好口欲笑鈷鉧潭綠天菴公子陪儂次第探君

贈畫我題詩彼此居奇交易之吁嗟乎我與先生雙白頭此詩此畫俱千秋

與振之公子遊愚溪

斜曲一溪水雜樹三兩株公然傳至今爲有柳子居柳子命此名胷中未曠如當時所施設聰明頗有餘斥罷宮市弊召還陸敬輿問此詔令新愚者能爲歟天命竟無常負此心區區萬事論成敗千秋足嘆吁依倚成功名古賢亦有諸倘使永貞永未必愚溪愚

到鈷鉧潭尋袁家渴不得

愚溪行半里鈷鉧字森森（石上鐫此三字）石秀何妨小溪清不覺深避人雲自去懷古鳥空吟可惜吾家渴年多沒處尋

朝陽洞觀會昌元年李坦題名

韋誕昔書凌烟臺黑頭上去白下來朝陽巖高三百尺李坦如何能鐫石我想雲梯駕六鼇終難著翅強揮毫青山或亦如人長昔日猶低今日高

柳子廟

金章紫綬照江潭王者衣冠古逐臣但說柳門難託足誰知文士易成神宮庭慷慨伊周事湘水淒涼屈賈身剩有荔枝丹一曲至今歌舞楚南人

檢得魚門託覓居手札淒然有作

幽居託我訪墻東花要殷繁樹要紅白傅正開元尹至嵇康忽報呂安終彈琴碧海清音斷吹笛山陽舊雨空正是思君垂淚際又抽君札亂書中

全永兩州奇石林立如蟲蝕劍穿者江岸不一而足置之園中皆千金直也

我本園居客看山便憶園似此嵌空石得一足爲寵天偏不愛惜棄擲滿荒灘往來有舟過鑒賞無人看

我欲擕之歸九牛不能舉我欲畫之歸丹青亦難取惟有學米顛拜石與石語嘆息天下才沉埋多類汝

湘水清絕深至十丈猶能見底

湘水無纖塵十丈如碧玉直是銀河鋪不用燃犀燭我性不茶飲到此酣千鍾愛極無可奈藏之胸腹中

余登山甚豪客有羨老健者賦此告之

強學修期老去身彎弓盤馬力猶存殘燈欲滅光重大寒雪將飛氣轉溫晚菊自香耆老圃夕陽雖好近黃昏明年七十筵開後只造生塋不出門

浯溪鏡石

浯溪鏡石光可愛立向荒江照世界照盡東西南北人鏡中依舊無人在五十年前臨汝郎白頭再照心悲傷恰有一言向鏡訴照儂肝膽還如故

窊尊歌

千尋絕壁立江口上鑿窊尊容一斗有時飲者不經意一杯便落蛟龍手想見當年元次山退谷杯湖隨處走拉得襄陽孟彥深白浪如山來飲酒吾溪吾亭名不休據將公物爲私有我昔來遊美少年我今來遊忽老醜新吾故吾尚難占一邱一壑誰能守不如交還與太虛遊者何人隨某某千峯看過皆我物千載同心皆我友試傾江水當葡萄卽託江風召聱叟叟縱不來聽我歌未必搖頭呼否否

十一月十三日冷水步夜起玩月

霜月兩澄鮮孤篷夜悄然自擕雙鬢雪獨對一江烟偃樹立如鐵寒星搖滿天橫斜幾枝葉也學榜人眠

日日

日日奇峯迎面過不能圖畫只能歌老夫可奈看山後愈覺胸中磈礧多

衡陽許吾南明府同遊回鴈峯聽芥菴僧彈琴

衡郡小丹邱鳴琴主客遊萬家烟火上一曲楚江秋遠水淡將夕頹雲凝不流自憐人似鴈到此亦回頭

明府有侍者張彬年二十餘聞余至喜奔告諸幕府以得見隨園叟爲大幸出所作詩斐然成章喜贈一篇

沅江有秀民隱於青衣間見余投名紙欣然喜破顏奔告諸幕府當作古人觀聞其性醇粹紛華無所迷主人賜婚錢買書不買妻料量典籤事井井魚貫柳倫得趨侍閒一編又在手出其所吟詠蠶眠字數行雖未入堂奧亦頗具篇章我見貴公子見書如見仇胡汝獨不然胸中有千秋又見呼騶人頗多安沒字胡汝又不然皤皤有奇志我聞吳皇象爲奴爲大儒又聞漢李善官至上大夫觀汝所行爲非其儔匹歟願汝守初志嗜學加精勤芝草無根名流無出身

遊南嶽登祝融峯觀日出二十四韻

軫宿開南戒天神掌祝融名能尊五嶽秩早視三公列嶋規模大明禋典禮隆庋縣牲玉磐象教冕旒崇蒼水來仙使元圭佐禹功碑刊岣嶁字盆施楚王宮（廟外有銅盆鐫楚王捨三字）豈止司民壽兼宜祝歲豐雌雄雷闢闢文武露戎戎石磴攀援上天門呼吸通流泉迎耳奏飛鳥向人衝繚繞溪成帶彎環路似弓萬重山在下一壓殿當空未禱雲先散初生日倍紅金輪桑影外玉鏡海光中浴罷還疑濕吹高似有風掀天霞作彩權火氣成虹紫蓋朝從北蒼人捧向東沃焦雖止沸赤堇未消銅笑我來遲次傾葵慰素衷雞鳴先東帶僧引共攜筇絕好朱明洞登臨白髮翁暉雖含六辨芒不射雙瞳官久離青瑣恩常憶紫濛九千七百丈來去愧匆匆

李鄴侯故居

曾枕君王膝已涼衡山暫築小茅堂調停骨肉同田叔假託神仙學子房一品衣披紫微令半生心在白雲鄉渾疑蔓草荒烟處尚插牙籤萬萬行

起程時客有苦勸擇日者笑示一詩

何須太甲卜主匡心是功曹善主張辰氏自知無隱匿呂才從不信陰陽燕知戊己巢雖穩人守庚申道亦亡豈若信天翁最好一生所到是康莊

再贈霞裳

孟喜傳經枕膝時田何雙鬢已如絲夕陽花影更深月既得相逢又恨遲　老我頹唐夢不成多君勤學有心情湘江篷小燈如雪漏盡猶聞放筆聲

追悼魚門不已賦詩自解

何事人間最斷腸好花吹落好人亡易居枚乘忘憂館難覓張衡不死牀感舊心雖同向秀觀空道可學蒙莊須知晨起宵眠際一日輪回有幾場

十一月二十七日秦芝軒方伯陪遊嶽麓山

方伯名山主長沙嶽麓高多君陪杖履爲我擁旌旄霜葉紅於錦松聲響作濤希文有清德應賦履霜操

言尋禹王碣獨上最高峰字冠四千載雲封一萬重埋沙疑有鼓（山路踐之鏗然號響鼓屋）拄杖戲敲鐘不信開如雪梅花滿仲冬　狂風吹日落叱馭急言歸人老知寒早山高見鳥稀道鄉臺尚在北海筆如揮可惜黃仙鶴乘雲早已飛（李邕書字宛然惟黃仙鶴三字久斷泐矣）

方伯饋盆梅

盆梅蒙見贈轉使老人嗟拋却滿園雪來看一尺花小枝橫筆架細朶落牕紗夢醒差堪喜聞香似到家

鴉

牛背一鴉立牛行鴉不行牧童分坐位溪水引前程踏愛茸毛軟飛夸去住輕似招同伴至還向樹頭鳴

偶成

黃髮影毿毿殘冬滯楚南七旬猶欠一五嶽已登三天上辛公宅蓬萊白傳龕不知曾築否吾欲問蘇耽

過洞庭湖水甚小

我昔舟泛洞庭燗萬頃琉璃浪拍天我今舟行洞庭雪四面平沙浪影絕昔何其盛今何衰洞庭君笑來致詞請君將身作水想消息盈虛君自知君昔來遊可有氣吞雲夢意君今來遊可是心波不動時春自生冬自槁須知湖亦如人老

長沙陸朗夫中丞傾衿相欵一如補山樹堂二君子風利不泊簡予一言到洞庭賦詩寄懷

白雲雖返岫常愛卿雲鮮鷗鷺雖無求亦受鸞鳳憐賤子乞養久巖棲白下園側聞陸敬輿風裁三古前屏藩齊魯地聲名萬口傳一朝 天子強起公開府湘江邊風過草知勁事過人知賢安得盡公等布置岳牧間自然歌明良虞廷無慍絃我遊南嶽返心欽北斗縣特修士見禮長沙爲停船公喜降階接握手心拳拳道年十七時曾見袁絲顏一別卅載餘萬事風輪旋感舊旣欵曲餽遺尤纏綿王丹所贈縑機杼自家穿陽城所分俸公家度支錢譬如仲子井消滴皆廉泉又知仁者粟合以供其先自傷年耄矣報德知何年行過洞庭湖猶望龍門烟敬寫方寸意寄懷詩一篇

再題賈太傅祠

一別先生五十年洛陽年少也華顛自憐枉受吳公薦白首重來意惘然 儘把封章奏玉階一時絳灌口難開經生漢代知多少屈指誰爲王佐才 多情容易損年華一哭梁王壽竟差若把湘蘭比君子春風只發二分花 事定方知石畫高徙薪端不動弓刀如何七國連兵日不祀長沙一少年一篇鵩賦斷聲聞看破浮生水上雲只恐魂歸還痛哭千秋幾個漢文君

息夫人廟

一望靡蕪満湖青漢風到此似吞聲桃花結子原無語鸚鵡移籠尚有情千載香烟誰供奉三年滿淚竟分明神巫解得夫人意簫鼓還須啞樂迎（啞樂見宋史）

岳陽樓

岳陽樓望水無涯萬里茫茫白浪開氣象果然吞八表神仙豈止醉三回靜聽鐵笛聲吹過動覺魚龍影上來幾點君山雲外立擬乘風去訪蓬萊

黃鶴樓看雪

漢水茫茫搖白浪一樓高踞浪花上相傳黃鶴此間飛至今猶畫仙人像仙人一去不再來我竟兩次登麻鞋更値天公張玉戲雪花片片飛瑤臺鸚鵡洲漢陽樹遠望迷離一縷布妙手描成白澤圖長江化作銀河渡卅年看雪俱在家今年看雪天之涯達人行樂足向神仙參可奈想殺小倉山裏千梅花長揖與仙約借我黃仙鶴騎上鶴髮翁鶴翅休蹁躚趁此高樓西北風送我連夜還山中一天明月一枝笛踏破瓊瑤萬萬重

琵琶亭弔唐蝸寄榷使

一曲琵琶白傅賞千秋過者猶聞響遠望孤亭枕大江詩人來去都停槳蝸寄先生抱古歡來持英蕩守江關灑潸謡臺留古蹟多增朶殿對廬山老去風情尤娓娓八罷三儒來者喜懶徵商稅愛徵詩滿亭鋪遍硏光紙一紙詩投兩手迎敲殘銅鉢幾多聲姓名分向牙牌記賓主重申縞紵情酒賦琴歌聽不足風欝晨烏夜秉燭才子高擎鸚鵡杯侍兒爭進防風粥賤子當年繫短橈也曾援筆賦鶺鴒東方獻錦筵前奪平一宮花簪上標身世悠悠五十載黃壚白社人誰在侍史屏風草蘚生碧紗籠壁風吹壞非關臺榭有凋荒可奈騷壇少主張峴首碑移羊叔子鹿門亭毀孟襄陽（前供香山遺像折去改立戲臺）落日憑欄一白頭荻花風裏再來遊關心別有山陽恨不聽琵琶淚亦流

禰衡墓

荒墳三尺掩蓬蒿撾鼓餘聲作怒濤落筆爭夸賦鸚鵡駡人何苦學山膏千將易折終非寶元豹難尋始是高知否才流生叔季揚雲一曲反離騷

臘月二十六日阻風彭澤諒歲內不能還家賦詩自遣

歸舟從上游自道行必速豈料帆不張有類馬無足初阻風可忍久阻胃作惡閉置作新婦稱貞徒縮屋暫屈學尺蠖鬱堙走窮瀆星飯沙中餐冰襟水上宿夢裏喜篙響驚醒便張目頸勞相風竿若盼大將纛躄者不忘走蟄者不甘伏南郭坐惘惘子貢愁頊頊呼風與風語爲戲毋乃虐佛家重方便天道有剝復汝送大賈官旌旗行稱娖再送巨賈艑百貨擁簇簇衝浪不須臾其飛如箭鏃何獨欺老人有意相束縛稱物而平施亦宜小推轂風遭巽二來苦言再三告時當元冥令本分北風作君須南風吹毋怪行躑躅譬如夏取冰又如冬種菽所求適相反難從心所欲況君逍遙人風趣最乖俗當此臘臘終歸家轉凝擬祀竈封黃羊粃盆堆鬱肉餽遺須報謝道務急催促新春賀履端車馬尤僕遫門疊百紅箋耳煩千爆竹何如道路中獨享清淨樂元旦不衣冠能工稱萬福代書利市符舟人以紙求寫春聯高點桅竿燭不飲屠蘇酒雖老誰能覺小住彭澤村淵明如有約登山尋梅看添詩與人讀春王正月天再唱歸來曲

贈折覺山明府四首名遐圖山西人

蘭蕙隔千里其氣常相通天風初隕霜豐山乃鳴鐘萬物以情感其機不可遏我與折夫子黃鍾分西東忽然遇南海握手情雍容一言若有契千言不能終僮僕驚相問此客何由逢

我病旅館中孤燈懸冷光君聞急奔赴更比裔參忙贈我琳琅篇其氣清以蒼縱論至於今百家能平章豈料竹皮冠有此孤鳳凰毋怪苦相留一刻如千霜古人原有之引例請舉將晏嬰過子皮元度見眞長

吾鄉孫中丞眼明一心正耶律楚材云宰相要兩眼明一心正爲我言折君能詩能爲政曾有某疑獄倘張擭五聽獨能料治之清蘷如水

[illegible]綵見鐵厝審屠得刀柄古之良吏然於茲君乃更賤子聞謖然棐拱起而敬記得少年時曾爲秣陵令

傷哉吾老矣此別成千秋雖然稍見晚終比未見優君爲得霜鷹我爲蘭單牛何時得再逢仍問天悠悠大海水可割相思痍雖瘳且盡此時情秉燭談綢繆君爲我緩歸我爲君少留同拜雙飛鴻他時寄書郵

[illegible]集卷[illegible]終

小倉山房詩集卷三十一 乙巳丙午

錢唐袁枚子才

乙巳元旦舟中與霞裳聯句

舟中度元日江上領春風宿雨猶霑樹袁朝陽乍出宮喜無賀歲事劉轉有賦詩功家近心尤急袁天遙霧正濛開窗迎紫氣劉解纜促篙工寸步行皆喜袁千山看未終醉人眠舵側劉爆竹響波中吉語時聞耳袁祥飆替轉篷遠村梅蕊白劉隣舫鬢花紅伐鼓兒驚鏡袁敲棋師弟同紀年更甲乙劉認水辨西東想見深閨裏金錢卜幾通袁

新正十一日還山

自覺山人膽足夸行年七十走天涯公然一萬三千里聽水聽風笑到家　迎門兒女盛團圞隣里爭當遠客看不是桃源眞福地如何雞犬盡平安　香雪階前撲面飛喜從香裏解征衣老妻指向諸姬笑不爲梅花尚不歸　一雙孔雀豔歸裝惹得傾城士女狂爲要誘他開翠尾麗人來往盡濃妝　賓客連宵坐滿庭問山問海問花名急抄詩與諸公讀省得衰翁說不清　重理殘書喜不支一言擬告世人知莫嫌海角天涯遠但肯搖鞭有到時

七十生日作

七龍百年歌七十始長歎可知上壽難古人見詞翰我今危得之自取平生按解龜四十年著述百餘卷多少顯榮人隨風作雲散而我獨逌然青蓮留一瓣愛惜一山雲不肯三公換悟徹萬緣空不屑空門竄食不喜重味而恰精肴饌氣不識金銀而亦多清玩心安身即行滄陽非所憚理足口即言往往翻前案樂自尋孔顏學不拘宋漢新從兩粵歸萬里江山看攬揆三月天滿園春色爛偕老妻尚存遲生兒亦丱奚僮蒼頭多諸姬白髮半開池成巨波種松成古幹弟子來英英老夫時灌灌夷甫尚鮮明韓嬰頗精悍

雖之季清繩邊把仙凡判且學魯季孫六櫝東門辨佳隨白日留去憑天公喚詩成烏共吟酒到花能勸
忘老當作孩視昏猶若且厭聽麥邱祝自作東方贊

不染鬚

留鬚鑷鬚染鬚都有詩四十年來能幾時今年七十染不必一白而已鬚事畢記得當初未有渠意氣凌
雲渺八區一回吟詠一回老不惱韶光只惱鬚我既不能諱老求官祿又復不能媛老求燕玉有如孀婦
此心灰永不妝臺理膏沐人言本色是英雄我恰掀髯笑未終二十一科黃榜客捫心可是白頭翁莫嫌
老去人無用有原缺

戲夢樓

夢樓見佛不見我一望蒲團頭欲墮鄙人見我不見佛行遍香臺不作揖君不必爭佛有我不必爭佛無
只問此中方寸意何如請看世上尊官貴人亦儘有我果無所求則亦視有如無免應酬

遣懷雜詩

一笑老如此作何消遣之思量無別法惟有多吟詩譬如將眠蠶尚有未盡絲何不快傾吐一使千秋知
早貴如早起所見人事多早退如早眠心神常安和吾生有天幸熊魚竟兼兩每聞宦海波設想吾其倘
兩腳三月斷火龍當空蟠偶有一片雲狂風驅還山老人苦炎蒸風前將書攤硯盈如車水隨車隨時乾
筆燥觸紙響何能生文瀾硯田尚如此農田更可嘆願揮渾身汗當作時雨頒　萬物蟄於冬而我蟄
於夏赤帝一當關羣客可以謝我其陳蟫歟蒙頭不出窗書卷盡情翻衣冠終日卸平生所著述往往趁
此暇可奈正憑欄秋隨一葉下　女媧摶黃土濛濛沙塵飄百千億萬年回轉無停鏕而我生其間泰
山一鴻毛雖則一鴻毛矜矜頗自豪三十早歸田二十早登朝在邦無怨尤在家無喧呶逢花皆朵折無
山不遊遨李杜韓歐蘇相逢足解嘲官或比我尊壽都輸我高誰是七十翁握筆猶嘐嘐　凡才欲其

大凡志欲其小才大事易辦志小量易飽譬如挽强弓我力十石餘情難挽九石其氣恬以舒君看韓彭
翟不如滕與薛更看袁公路不如黑山賊阿斗與黃奴以儒全其生李志與曹蜍以庸傳其名　一見
動相慕未見早相惡問其所以然有緣無緣故緣法苟未終臨死補一面如其無緣者抵死不相見豈徒
今人哉於古亦如此或依我愛之或賢我不喜緣之所由來其中豈無因知者其天乎板板偏不言
竇融在河西光武欲招之適融遣使來彼此歡不支隗囂亦遣使中途被讐殺遂致生釁端彼此兩不察
其一富貴終及其子若孫其一勤干戈禍至滅其門其時佛未來緣法已如此佛因敷衍之曉人當如是
宋儒談性理漢儒談典章或疑尙書僞或道周官亡聚訟數千年長夜無燭光我聞沮渠遜言入浮海洋
親見孔聖人絃歌聲未央七十二弟子羅立自成行何不往師之所苦無舟航傷哉觸觸生捕影枉自忙
雖有記事珠不如返魂香　有心積陰德殊非高士褱而況讀壺經貪鄙尤可哀古有端木叔六十而
散財彼豈眞老悖不念子孫哉實見身後事非我所安排宣尼大神聖晚年伯魚災昭王溺於楚成康非
禍貽看破此機關浩浩與天偕出門不選日入廟不持齋陰陽非所忌仙佛難我給隨雲去處去隨風來
處來　明月幾時有問天天不知縱云有開闢開闢始何時往往眼前事考究無窮期與其張目想兀
兀發狂癡不若合眼眠一笑姑置之　少年愛讀書硜硜守章句衰年愛讀書消遣領其趣雖然讀輒
忘過眼皆吾有書味在胸中甘於飲陳酒　漢有符節郎請發不韋墓謂是秦火前所藏多竹素求書
至發冢早被莊周譏我意覺可惜發或竟得之不見陳伯茂曾發郗曇墳大獲右軍書幅幅生烟雲
鋤地得寶者斷非望氣掘世世出公卿不聞謀吉穴彭鏗壽最長何曾談服食百戰百勝將兵書字不識
天之所付與不必人營謀何苦蚩蚩氓奔如燒尾牛知進不知退力欲爭上流豈無烘開花一開花已休
代公未遇時盜鑄吮人口及其成大功黃龍且授首國簪實懷貞無恥眾所訾及其簿錄日俸外少餘資
盧杞亂天下家無妾媵妍杲卿大忠烈乃索花粉錢寄語腐儒輩觀過于其黨放開眼界寬流覽史書廣

劉誠允善飲苦無酒伴陪或薦一軍校可以千百杯問其量何如曰醉不敢放愈到沉酣時愈作謙謹狀劉乃笑搖頭此未足爲量凡事一改常識者所不尙　嘉祐頒陣圖德用諫不可道兵貴神速泥古恐相左錢乙善醫疾往往心忖量道是病萬變不可拘古方觀此二公言可悟作文術提筆學化工一味活潑潑　貪生學仙少畏死學佛多生死兩相忘仙佛如余何我道佞佛者其人必諂諛未知靈與否尙向木偶趨奚況權貴門炙手可熱歟　邢尹一相見涕泣服其美賈充郭夫人見李屈膝矣青蓮服崔顥不敢再題詩李郃愧劉蕡登科願讓之眞美人才子大抵必多虛衷虛爲琴瑟竹虛爲笙竽後代妄庸人不肯爲人下山膏形如豚厥性但好駡　侂胄魏公孫並非宦寺流伐金雖賈禍志在復國仇偶作南園記思擬晝錦堂不喜鄭棫作而慕放翁名出其四夫人玉手擎杯觴下士肯如此便是爲善資毋怪放翁作勤懇加規詞一朝事機失頭顱敵國埜士論羣吠聲放翁名節喪豈知論成敗所見尤卑庸符離大喪師謀者張魏公何以不加誅人異事則同太邱弔張讓不失爲君子一切苛刻論都從宋儒始靑耕能禦疫跂踵好降災窮奇見善去鮭鯱觸邪來物性大不齊人性亦參半所以孔子言上智下愚判子輿道性善學孔飜孔案　漢有崔子玉隨官葬洛陽唐有辛藏之亦葬萬年鄉道死果有知吾豈守墓者如其死無知枯骨何取捨我意亦如此隨園旁起墳雖學嬴博達終愧首邱仁　報德必以德聖人有明言宋人獨反之攻擊先恩門魏公薦王陶陶劾其縱恣歐薦林之奇林發其陰事允文薦蕭杲杲乃首跡彈劾有朱晦翁嘖嘖加贊嘆嗚呼報施絕忠孝何由來且冷朝士心何人肯愛才惟有范文正大賢獨多情一受元獻薦終身稱門生　屋造鼠郎至池開魚郎生問其所由來蹤跡不分明大抵天地間氣化先形化壽蠹程馬間生生相代謝洪荒無匹偶人類自萌芽伊尹生空桑詰汾無母家　人言晚景佳恰比少時好我意道不然行樂還須早譬如美衣裳少艾可光軀老雖著金紫不稱白髭鬢又如美飲食壯佼不嫌多及其旣衰矣未饜腹已皤我少雖好學無力購書看而今眼昏花萬卷徒空攤又嘗

恩勢寵貴莫能致之而今作枯楊生稊亦可嗤所以徐謂言人生壽七十生長富貴家一日抵兩日

夢遊淡巖石上鐫此四句

一回開闢一乾坤物換星移日日新盤古如麻朝玉帝不知誰是領班人

題鄒若泉牧羊圖

白草黃沙望眼迷荒荒落日雪山西羣羊似解孤臣意翹首南雲一剪齊　李迪丹青筆最超鄒生粉本更親描擬教添個蘇卿婦幾點胭脂染節毛

謳家

謳家低唱玉瓏玲流管清絲夜不停一曲歌終人一世那堪頭白客中聽

哭陸朗夫中丞

持節長沙有正人泊舟野叟謁清塵誰知望重蕭夫子早識風流賀季眞傾蓋未消衡嶽雨停舂已失楚江春傷心萬里西征賦爲了三生一見因

栽樹自嘲

七十猶栽樹旁人莫笑癡古來雖有死好在不先知

哭蔣心餘太史

西江風急水搖天吹去人間老謫仙名動　九重官七品詩吟一字響千年空中香雨金棺掩帳下奇兒玉筍聯如此才華埋地底夜深寶劍恐騰烟　君家花裏別君時君起看花力不支三月四日一慟自知無見理九原還望有交期應劉頓逝空存我李杜齊名更數誰敎作藏園詩稿序已成未寄倍淒其

自驚

蕭蕭落葉滿階庭冉冉流光老自驚世事過來惟有夢古人一去總無聲千年仙鶴歸何晚兩個金丸打

不清悟得輪囘文字孳張衡纔死蔡雍生

哭章公子

傳來消息滿城悲玉樹凋傷第一枝心力豈緣書局盡姓名已受聖人知（公子纂修四庫書局敘員外）蘭方飲露花先隕鶴正凌霄翅忽垂從古天心忌才子不教終賈鬢如絲　跋扈飛揚氣絕羣偏於野叟最殷勤每吟佳句先呈我豈料衰年反哭君賴有舒祺延弱息更無阿鶩嫁秋雲而翁倘作西河慟莫遣堂前大母聞

香亭卓薦後欲賦遂初忽以前任霍邱事鐫級聞其歸舟已過峽江喜而有作

聽說君歸喜欲顛更聽君到峽江邊去官難得因微罪行樂公然借壯年骨肉兩家人健在星霜五載夢纏綿開牕屢探春風色月照荆花影又圓　代謀精舍老身忙硯北溪南費酌量陸賈裝雖無巨萬阿連居要有池塘水邊斑管高吟處竹裏棋枰小戰場准擬安排來告汝白頭一笑共扶將　端江作別淚交流那料重逢歲兩周雲路似君眞可惜風帆依我竟須收（大府出奇語甚佳）門前五柳心思種海上三山浪打舟天意玉成知感否好燒紅燭夜同遊　從此青溪水不寒高風六代有人攀陸機文史東西屋何點琴尊大小山棠棣花雖兩處種桃源門可一家關唐生相我言如驗五載猶能作往還（相士胡文炳相余六十三歲得子壽七十六其一已驗）

袁郎詩爲霞裳補作有序

在粵東時袁郎師晉年十七明慧善歌爲吳明府司閽乍見霞裳撫襟送抱苦不得一語接再三謀得私約某日兩情可申忽主人奉大府檄火速督行郎不得留與霞裳別江上涕如綆縻余思兩雄相悅數典殊希爲補一詩作桑閒濮上之變風云

珠江吹斷少男風珠淚灘離照水紅緣淺變能生頃刻情深誰復識雌雄鄂君翠被牀纔疊荀令香爐樂

忽空我有青詞訴眞宰散花折柳太匆匆

騎牛

騎馬上林街騎鶴揚州市平生兩願都已償惟有騎牛身未試竭來鄉間逢水牛相牛之背笑不休此是人間安穩處七十老翁有所求呼僮扶上不施鞍牛亦相憐身不動雨笠烟蓑汝慣馱褒衣大袑毋乃重鞭之不前行徐徐此牛腹中似有書聽之黃鐘滿肊鳴此牛曾否三犧生可見世間萬事學難了騎牛未必牛道好但願他生一日作牧童絕勝終朝牽鼻爲三公

穀雨雪

重陽雪穀雨雪兩年下雪非時節菊花秋草向禁寒海棠嬌紅定愁絕老農老圃爭致詞春行冬令非所宜各持天官書一冊按歷書雲占驗之我道萬事總憑天作主無心成化本如許若教板板循規矩天不作天讓與汝

女弟子陳淑蘭窗前開紅蘭一枝遣其郎君鄧秀才來索詩

佳話傳來鄧十郎金閨蘭草作紅妝想因燕姞梳頭處偶灑臙脂水數行　十年辛苦國香栽消息曾無一朶開今日徵蘭芳訊到紫瓊宮裏有人來（鄧未有子）　名重針神遠近聞同心同臭有夫君好將一穗紅心草繡向瀟湘六幅裙

端陽

黃鶯聲裏泛蒲觴今歲春光太覺長七十一年入未見滿欄芍藥過端陽

檢書圖爲盧抱經學士題

他人借書借而已君來借書我輒喜一書借去十日歸缺者補全亂者理君言檢書性所嗜精比揚金細擇米獲一義勝眞珠船剖一疑如桶脫底康成寸策非八宗晉師渡河豈三豕倘非古本費研求訛以傳

訛誰摭掎昌黎讀書先識字伊川凡事求其是習中秉此二義行點畫偏旁究原委當年簪筆侍青宮曾繪此圖呈　帝子饌序邪蒿寓諷詞官名正字存微旨至今七十已懸車猶日孳孳勤不止摩研編削胥秉獨綠字朱文堆滿几非爲三教纂珠英定替六經作奴婢我聞古人老好學操夸孤與伯業耳更有南朝沈麟士八十手鈔八千紙君今神勇欲過之直以邱墳當藥餌我愧賈山徒涉獵鈲剟苛碎愁欲死偶質所疑蹉撞鐘大鳴小鳴應聲起也思北面就經師可奈頹光剩無幾他年文苑縱濫登儒林一傳君先矣

撫孤行爲畢尚書作

我聞郭代公四十萬緡脫手空又聞魯子敬指千囷粟作投贈此皆周恤生前朋不如畢尚書待死友有深情諸公聽我撫孤行一解新安魚門子姓程字蕺園平生著述千萬言重仁襲義人稱賢只有作家二字天性短玉巵無當不能盛一錢食翰林俸逋負如山長髯拂拂兩眉皺急走西方求佛救二解彤彤祖暑乘弇棧車烈火燒其心炎風炙其軀行年六十胸煩紆望見畢尚書當作菩提如尚書迎入南衙居只道故人來不圖新鬼俱奄然一病遽委化瞑目而去片語無三解尚書親視含殮泣下數行楄柎爲藉幹袒免爲服喪三桃湯五穀囊一一布置加周詳柳翣駢羅羽葆輝煌送歸靈輀白下葬旁人嘖嘖相誇張道如此異鄉死哀榮勝故鄉四解死者樂矣生者哭矣孤兒曾曾無棲宿矣尚書聞之又買屋矣可奈尚書官大梁孤兒居建業昏夜乞水火鞭長莫能及魚門平日交滿海內空紛紛誰管東里西華冬日猶衣葛練裙如枚百輩何足數只能代爲躅足仰望高天雲五解闖然明駝千里來黃金百鎰光皚皚交與桐城俠士章淮樹替主進替營財但許取子不取母十年以後交兒手六解七月二十四日隨園風和章公摯孤兒載酒相過作書紙券唱得寶歌頃刻金城千萬丈崽子孀孀得依傍七解滿堂賓客頷手再拜不信當今古人尚在一叟無言搔白頭招阿遲來笑不休而翁縱死汝無憂汝不見畢尚書風義高千秋八解

重宿棲霞感懷往事賦贈墨禪上人

憶甲戌春遊攝山荒厓絕磴窮躋攀琳宮尙少金泥色古徑多生苔蘚斑歸將山景繩其美望山使相闡之喜擬割蓬萊左股來當作人才獻 天子拜表 丹墀請六龍經營慘淡召諸公石從地底摉雲片泉引天河下碧空朱雲善畫龍（龍[illegible]）莊周巧（經畬）潘令栽花（涵）摩詰掃（發桂）更有微歌置酒人桃花潭水汪倫好（楷亭）賤子從公幾度來旌旗隊裏一芒鞋諸天月落猶分韻萬木霜明更上臺果然 聖主鑾輿到一遊一豫 天顏笑松聲有意學嵩呼石佛無言作前導相公三次展經綸奪取西湖放寺門彩虹明鏡三千丈手折青蓮奉 至尊一朝入贊黃扉務猶自停驂來此處雪泥鴻爪認前因馬亦驕嘶不忍去此事於今廿載餘白頭重到舊人無黃公壚在山河遠東霸城高銅狄孤剩有墨禪師一個與談往事淚同墮今爲長老昔沙彌眼中無數浮雲過攜手香臺處處遊滄桑萬種說因由青山也似人衰老白鹿泉乾水不流（白鹿泉今無覓處）

哭江蔗畦太守

纔送花驄過石橋遽騎箕尾上丹霄吟詩雅欲追唐代作吏眞能報 聖朝清俸一箱書畫在生祠千縷佛香飄襄陽片石江隄柳多少蒼生淚未消（君牧亳州作堤捍水人比之羊公墮淚碑） 客春賤子病空山幾度褰公走馬看古鏡過時偏肯照青琴舍我恰誰彈頻驚碩果風前落愈覺孤花樹上難腸斷郎君鳳池客麻衣如雪下長安

霞心菴看桂贈月初上人

棲霞四面環中心一菴聳入門鳥無聲諸佛但葉拱不須旃檀燒自有木犀擁樓窗開一角金粟如海湧難將萬斛量恨不千手捧四野黃霧塞六時異香壅氤氳染衣裳熏炙入毛孔老僧尤多情煨栗相矜寵新雪落紛紛舊話談種種笑我七十翁晚歸心輒恐且辭月宮遊殘花雙袖攏

寶華山

山門一路松直上寶華峯銅殿風霜古經臺草樹封律嚴齋鴿靜香散佛雲濃羣鼠都持戒來聽午後鐘

華山鼠不避人晝行夜伏

棲霞古松無故自萎者甚多

千年古松葉四布一朝禿立不知故老幹雖招雷火焚殘枝尚在蛟龍怒意欲入間作棟梁不貪冷處飽風霜甘心絕代擎天手付與樵夫說短長

哭家漁洲

年年蘭槳泊楓橋爲有吾家小阮招竹裏鶴留賓一榻窗前花勸酒三蕉同揮玉塵邀詞客劭劭斗代製金釵餉阿嬌此日思量如隔世碧天雲散雨瀟瀟　今秋正擬續前緣豈料山河竟渺然一紙訃來眞瞻落九原人去未華顛芸香空缶三千卷錦瑟誰彈五十絃賴有季方賢弟在好扶雛鳳上雲烟

憎蠅

深秋醜扇尚紛紛偶據高柯自道眞枵腹可曾餐墨水惡聲偏欲擾詩人神昏不附追風驥暑退能留幾日身辜負天教生羽翼枉鑽窗紙費精神

八月二十八日出遊武夷

半生夢想武夷遊此日裁呼江上舟山抱文心傳九曲水搖花影正三秋神仙半面何時露錦幔諸君識我不擬唱賓雲最高調支筇直上碧峯頭

夜泊江山聞鄰舟有談鬼者揖而進之

夜船正寥寂聞客談齊諧知是鬼董狐揖而招之來客亦大欣然搖唇萬鬼集頃刻燈光青寒風射窗入天地亦大矣陰陽相乘除千寶莫道有阮瞻莫道無謝客眞多情贈我勝絲竹得聞所未聞平生有耳福

過仙霞嶺

乍上仙霞嶺遥山漸莽蒼梯田高下種環水往來忙峽束入如小雲封路覺長輿夫先斂足取勢作低昂亂竹扶人上蒙茸但見烟千盤難度鳥萬嶺欲藏天古樹拏雲健重門鑄鐵堅分明兩戒外別自一山川

從浦城新鄉起行六十里宿勞口一路山勢奇險是武夷之先聲

簇簇青芙蓉對面開千朶頗似武夷君著裘來迎我有時形突兀雲中插箭笴有時盛盤紆長眉鬬婀娜遙青與天分近綠將入裹陵上更援下斷右忽連左灘聲萬雷奔松竹一亭鎖遠望樹深處茅蓬起烟火心忖是何村今宵安歇可

漁梁道上作六絕句

一過仙霞兩耳無人聲都變鳥聲呼客中只與雞談好慚愧當年介葛盧　遠山聳翠近山低流水前溪接後溪每到此間閒立久採茶人散夕陽西　山腰逼仄小車停竹作長籬樹作屏遠望自家行李過盡來都是好丹青　荒村小店歇征鞍上漏旁穿板壁單回首洞房金鴨暖夜眠却也一般安　劉郎才思本縱横遊過名山氣倍清得句榮於得科第急奔車下報先生　初弁蠻女髮鬖鬖折得溪頭花亂簪一幅布裙紅到老不知人世有江南

崇安署中觀清獻梅

一樹偶然種千秋諡法加人皆思往哲天亦重孤花北宋風霜古南枝骨幹斜對君吾欲問琴鶴在誰家

夜告閣

事苦無人告朝朝告碧空香焚高閣上天在此心中有感雲皆散無言聽愈聰是誰瞞得過吾欲問崖公

到武夷宮望曼亭峯作

武夷宮前多古樹參天蔽日杳無數我來可惜宮殿荒冠帔眞人多暴露一峯孤撐號曼亭其下戌削上

隆平想見帝臺千尺石傳觴一夕來仙靈八月中秋月正明武夷之君駕玉輧招集鄉人童與叟開口曾
孫喚某某過來多少事茫茫今宵且盡杯中酒招英妃兮鼓琴命妙爾兮擊鼓手製雲霞曲七夾龍鱗
雲璈水瑟數聲來白鹿蒼龍一齊舞羽換宮移曲漸終五更玉漏響丁東唱到人間可哀曲湘絃齊斷月
明中香風忽起彩霞捲羣仙去矣歌聲遠牽衣兒女盡哀號雲馬風車不可挽至今小別二千年石上蒼
苔鳥跡滿吁嗟乎君兮君兮胡爲不再來豈不知望斷人間更可哀

試茶

閩人種茶當種田郄車而載盈萬千我來竟入茶世界意頗狎視心迫然道人作色誇茶好磁壺袖出彈
丸小一杯啜盡一杯添笑殺飲人如飲鳥云此茶種石縫生金蕾珠蘖殊其名雨淋日炙俱不到幾莖仙
草含虛清採之有時焙有訣烹之有方飲有節譬如麴蘖本尋常化人之酒不輕設我震其名愈加意細
嚥欲尋味外味杯中已竭香未消舌上徐嘗甘果至嘆息人間至味存但教鹵莽便失眞盧同七椀籠頭
喫不是茶中解事人

從大王峯下乘舟入溪探九曲

溪南溪北山連連一曲二曲水盤旋三姑相送疑玉女長城高障如鐵堅有臺不知誰放鏡有架不知誰
挂冠有竿不知誰作釣有槳不知誰拕船紅板橋名更奇絕長椽短杙相連牽分明堆架在巖穴何以不
朽不墜千萬年疑是開闢以前乾坤壞此不逃出刦灰外又疑堯時洪水災人民居者巢猶在兩說紛紛
世所疑唯唯否否姑聽之老身但願化猿鳥飛騰而上攫數枝可奈一波迎一波拒盤渦急浪來無數篙
工只好隨波去扁舟小泊尙艱難何況中流作砥柱

灘水迅急篙工負舟而行余立石上相待

山似不許水脫逃多生怪石闌波濤水又怒石作阻撓縱朝衝突聲呼號左騰乖龍右起蛟鰲若格鬭三

軍壘馮夷列陣氣勢驕舟入一手難兩篙只得赤脚淩滔滔負舟於背作擔挑滿艙盤盂齊動搖我時獨坐浪打額游與忽被性命迫舍舟而徒登絕壁宛然鷗梟立一隻帶濕搜毛風拍拍呼船速上來相逆千峯萬峯氣太逼遲恐老身化作石

登天游一覽樓覽武夷全局是夕月明如晝

千峯壓地地無縫三峰插天天欲動金鐘大鐃碧空墮醜犀怪象八蠻貢相角相掎洛蜀黨半伏半走鄒魯閧重重奇景散若麻天游一亭聚其眾武夷山脉多紆緩到此鋪張勢忽縱我坐兜籠門外來松柏排青夾成衖三步一休頭仰看兩足騰雲身忘重羽衣道人下相揖灑掃高軒設清供正逢明月挂前峰手指金丸請客弄水精盤裏漾青螺銀海光中走白鳳翠撲鬢眉影欲飛唾落九天風為送果然化人解乘虛豈止張騫能鑿空酒酣茶罷榻上眠魂抱萬山同入夢吁嗟乎人生不遠遊如雞伏甕中果能窮宇宙自可豁心胷我今一笑告諸公此來不負遠行二千里此山不負婆娑七十翁

從金雞寨入小桃源

一聲金雞鳴滿山白雲起忽然絕壁開走入雲中矣其間別有天草屋相橫排稻是百餘畝傭租無官差四面山環之鳥飛不能上一二野人居有如麋鹿放可見世界海尚藏太古春何必陶彭澤思訪避秦人

至伏虎巖徧歷險怪憬然有悟

世人談虎輒色變我忽見虎目亦眴青天盡被怪峰劃猛獸欲同奇鬼戰更有虎舌重萬鈞手搖輒動雷聲聞高縣萬古不輕落此中奇理難具論我記兒時好鎔錫戲投水中皆壁立如臺如閣如峰巒亦復膠粘不欹仄苟明此理山亦然借此疏解何疑焉混沌未分水沙合元黃已判氣脈連偶然高下若鑄就非由人力非由天可惜天形大人形小山壽長人壽夭以致滄海桑田變化時不能在旁張眼看分曉遂覺化工有意鬬姦巧假使有生無死壽若毘騫王翼若萬里垂雲金翅鳥看見乾坤開闢兩三回又能頃刻

飛翔周八表自然一切仙船石匱虹板橋原委由來都了了

在舟中回望天游一覽樓已在天上

一樓高立萬峰巔遠望迢迢在半天昨日幸儂樓上住不然還道住神仙

草鞋嶺觀仙蛻手按之頭尚搖動

神仙蛻骨傳張徐峰高梯朽路莫踰只有草鞋嶺上仙眞身未化形癯癯道人引我至彼處溪攢石簇逕煩紆我乃踴足鼓勇上果有石洞如瓜廬洞中一叟魁踽坐非漆非土非皮膚叩之橐橐作聲響筋骨雖有眉鬚無齦齶闌殘齒牙腐雙眸垂下元珠枯我思精神天所有鋒隨刀盡歸空虛鬱茲枯腊遇好事裝飾凶穢驚庸愚聖人六經尙糟粕何況區區恆幹軀何不束縛瘞邱壠化臺兩字顏其墟仙雖不言如解語風吹頸動搖頭顱

引路者云杜轄砦最險是前朝屯兵處攀援而登讀壁上吳中立碑記不覺失笑

天形蕩蕩寬到此忽然狹是誰造方城磥砢四面夾我懼作虎兕一束難出柙又恐化寶劍被人裝入匣洞雖分上下勢總環匼匝前賢碑記存細字可摩搨杜者杜壆緣轄者轄石硤云此讀書佳烟雲供吐納如何詢土人謬以屯兵答中塑杜將軍持刀披金甲拾遺訛十姨一笑口難合

從杜轄寨下行至雞母洞回望寨中樓閣如在舟中望天游也

渺渺樓仍在茫茫到已難人生高處下莫再仰頭看

雨過

雨過山洗容雲來山入夢雲雨自往來青山原不動

伏羲洞

絕壁森森古洞開羲皇曾此坐蒼苔想因細看橫排石悟出先天一畫來

鬬眉峰

青山有意鬬眉痕巧作彎環月樣新急取筆來描粉本還家重作畫眉人

換骨巖

每對黃庭眼倦看有誰能得大還丹吟詩骨與神仙骨一樣天生換總難

老行

老行萬里全憑膽吟向千峰屢掉頭總覺名山似名士不蒙一見不甘休

飛鐘

何處鐘飛來挂空如碧瓦有意避人敲甘心萬古啞

晒布巖

山立如長城萬里一刀截有時織女來晒布三千匹

黃竹

想尋黃竹到瑤池忽漫相逢在武夷王母曲裁歌罷後女兒箱未打成時三春作伴鶯尤好九月抽霜筍最遲料得瀟湘雲水恨此君雖老不曾知

宿紫溪聞鴈

客館燈殘夢不成忽聞秋雁語深更非關畫角因霜落還似孤舟曳櫓行千里關河方寂寞一封家信欠分明衰翁久斷人間事根觸翻嫌兩耳清

履霜

清霜一夜草鋪平遊子支筇踏欲驚葛屨不知何故響板橋先似有人行偶貪身在松間立漸覺寒從脚下生不怕輕冰消息近藍橋吾欲訪雲英

到鉛山與程吳二友遊積翠巖

山川大固佳邱壑小亦好但須結構巖便見化工巧我遊武夷還重登積翠巖意謂齊魯遊定將邾莒𧅁不圖孤峰起長劍青天倚其下洞穴奇嵌空杳無底地仄氣易聚徑曲景愈幽始知河與海原宜納細流

石井

石井一泓水潺潺鎮日鳴無功能濟世只管自家清

冒雨宿射溪

數椽立水上四面淩荒灘征夫爲雨窘到此更已殘衣裳類戰罷汗透濕中單然糠急自爨倉猝何由乾野菜蒔盈把輿夫同一餐有燭不能秉風中爲燈難有帳不能支雨中爲客寒權把旅店臥當作行船看驚疑窗外響魚龍來問安

蘆花

虛負花名色不嬌漁翁舟過幾枝搖風前作絮秋將老江面鋪霜午不消羞與吳綿爭冷暖甘從潘鬢學飄蕭天涯有客閒緒嘆欲取寒衣路正遙

紅葉

武夷高嶺曉霜濃楓葉離離色不空葦上有時隨意落花中無此可憐紅非關冬日行春令直把臙脂寫醉翁我欲題詩學宮女奈無心事訴秋風

坐蘿蔦船到西安

蘿蔦船輕似鳥翔喚來小坐趁朝陽水深五尺碧于玉橘滿千林紅映霜篙打亂灘聲聒耳閒碓春空屋一輪忙濛濛篷底炊烟起疑是溪雲墮滿艙

憑欄

鎮日憑欄一笑生世間萬事莫分明溪河石子豈無數可有神仙數得清

重過玉山感舊

玉山平遠路斜長五十年前此束裝店主已經三代換征夫重作一宵忙飛紅踏雪痕難覓司馬題橋夢未忘弱冠風情當日景不堪轉盡九迴腸

屏風館詩爲霞裳作

玉山東下屏風館茶肆盈盈青色滿劉郎慣聽唱斷波穩坐羊車頭不轉輿夫貪喫六班茶引入長陵小市家竹徑白飄千點雪茆亭紅出一枝花捧觴有女來相迎口是杭音張是姓斜溜嬌波目不停驚郎玉貌將奴勝郎意三分妾十分瑤光奪婿今宵定行李先行郎未行探懷無物贈傾城自憐螢火單身客那有庚桑一宿情佳人暗啟縷金箱代取纏頭賜阿娘挑燈親製黃昏散把盞同餐窈窕湯千金一刻呢呢語戒懼摩挲心更許三更問字學侯芭一局彈棋輸玉女（郎與弈大北）夜漏難將海水添汝南雞叫五更天願甘同夢情何極怕誤行期起更先班馬已經嘶陌上弓鞋猶是立門前天涯分手太匆匆落月啼烏盡惱公何日柔卿能解藉何時阿軟得重逢劉郎歸向舟中坐細說前因淚潸墮老我聽來感不禁教郎身受如何過回首蓬山路已遙勸郎自懺莫魂消冶容易惹天花染莫再他生作宋朝

七里瀧

七里瀧深草樹疎靑山匼匝水環紆老翁白髮手雙槳同著女兒喚賣魚

哭蔣用菴侍御

夷甫曾看髮楷終我來君去太匆匆故人不及春宵雪一夜猶能待曉風　彈指交情五十年回頭水上過輕烟不能忘記春明夢折柳題襟小雪天　膠青刷鬢好容儀袍褶衣圭一剪齊安置屐裙都得所風裁誰似謝征西　手持玉尺領文星驄馬嘶風萬里行聽說牂柯千尺水至今猶遜主司清

遊子前年返故鄉白頭人送滿天霜也知此會成長別剔盡銀燈話尚長　兩家食譜有成書每到筵開折簡呼今日莫君眞草草可能勉強一嘗無　來遲九日便離羣恨是三分悔十分賴有陳遵尺牘在開看一字一逢君將君手扎裝潢成冊此番帶至杭州而君先九日亡矣

留別杭州故人

飛鳥猶知戀故都我來心欲別西湖此生詣闕當年早丁令還鄉此日孤聽笛事雖隨夢遠看花身未要人扶且將滿目河山意徧訪黃公舊酒壚　胷中屈指故人家處處敲門日未斜强半兒童呼大父相看風貌類孤花高談誰聽開元曲乍到人疑博望槎問比昔年台宕返髭鬚又白幾多些　瀧岡阡上草如茵歐九時時暗愴神苦爲他年謀祭掃誓同鄉里結婚姻新豐雞犬多相識故土枌榆倍覺親可奈西泠無片瓦九原應恕不歸人　班荊道故日匆匆頃刻天涯又轉蓬此會自然非偶爾他年還要遇諸公三千世界花同落十二因緣事未終天意欲憐垂老別連宵不起挂帆風

寄同年阿廣庭相公

一紙西川奏捷書凌烟閣上有誰如功成鳥道千盤外身是金精百煉餘　天子寵行郊勞禮王侯爭迓上公車欣看麾下從征士都藉風雲到玉除　郇伯旬宣物望隆年年車馬自西東春深似海方調鼎事重如山又借公治水魚龍聽號令安邊刀劍挂崆峒有緣最是西湖月三度旌旗照眼紅　聽說裴公兩鬢絲精神還似受降時中天逢好夔龍健首相心勞管葛知愛惜人才都爲國平章花月偶吟詩師門風義殷勤甚屢問人間杜牧之　飯生榜下便離羣略記威容一二分身賤龍門難灑掃勳高鷗鷺易傳聞靑山木落人空老黃閣風和日未曛莫道巢由眞嬾散也曾終夕望卿雲

題浣靑夫人詩冊名孟鈿字浣靑常州錢文敏公女也

絕妙金閨詠絮才一生詩骨是花裁分明擁髻揮毫際別有心從天外來　尺五眞疑戴皂紗風裁不

似女兒家也因氣得江山助譬盡秦關蜀棧花　已隨夫壻綰銀黃更見嬌兒步玉堂大爲佳人破常例清才濃福兩無妨　漁翁南下賦歸歟適我新婚北上初水面匆匆通數語懷中正抱女相如重提春夢最消魂老去尤驚日易曛難得相思竟相見宣文君與武夷君

臘月七日蘇州張君止原招遊靈巖山館次日往寒山天平登中白雲看雨

張皷今逸士招遊古靈巖龍頭大艑搖不畏雨雁纖日短河流長到山天已暮吹持縣火遊亭臺歷無數肴烝既甘鮮賓從尤嫻雅謂徐沈二生論古兼評詩玉屑紛滿把五丈蘄王碑九曲畢公園藉君作導師使我得窺觀　次日往寒山山寒冬更寂紺殿與琳宮鎖閉無出入扣門久不譍寺僧嬾可想祇道無人來豈知有我往枯葉瑟瑟語凍泉微微鳴分明千尺雪化作一團冰朔風挾雨至濃雲吹滿地不待晚鐘撞行矣各挽臂　張眼貪看山滿身不知雨餘勇遊天平持繖遮芒履白雲分三層我竟登中峰無梯天難上有罅路可通誰把石筍插壁立將人壓豈徒雙鳳銜直是二婢夾歸來謝主人躍躍興未了我不厭山高山不嫌我老

贈吳如軒 有序

如軒齒猶未也忽以狀來屬爲立傳蓋懼余之衰而他時秉筆之無人也按古人生傳甚少除黎於何蕃溫公於景仁外絕不多見至於梓人圬者則是借彼爲寓言非其實也但良友諈諉不能已乃取其生平大槩韻其辭而贈焉庶幾千載後讀此詩者如見其人并以質之現今海內之識如軒者

釣魚須釣海上鰲結交須結扶風豪吾友如軒古俠士仰空一笑天爲高身著黃衫走吳下春宴春遊窮日夜挾彈桓東年少場投瓊子野公城舍　朝廷命採赤堇銅羣商低頭拜下風海船哦哦天外去姓名直到扶桑東上至公卿下斯養置驛通賓相識𦲷傳呼某到合座迎一紙書飛應若響有時指囷助賑災

閶門沿路無啼孩有時周恤友朋急千萬黃金手一揮山塘十里女如雲稱觴上壽來紛紛一枝新花開出色蜂蝶爭先報與君張燈讌客花如海冶葉倡條憑客採歌終不怕月沈西城門自有金吾待與我交情廿載餘白頭把手各相於每當玉漏[illegible]更盡帳外猶聞訊起居看君酬應忙如箭感君處處能周徧豈徒叱吒廢千人直可精神當八面殘臘匆匆還返山自慚才盡詠君難且貽越石并州詞當作朱家本傳看

題張熙河孝廉梅花詩話即送遊峨嵋

熙河孝廉眞奇士自言生性無他嗜好同山水結良緣慣替梅花作花史穿穴寒香二十年梅詩梅話手親編蠶眠細字盈萬千字字皆帶梅花烟君貌清癯如鶴古見訪隨園月端午隨園七百七枝梅望見君來一齊舞送君西遊巴蜀中折梅相贈行匆匆好將五月江城笛吹上峨嵋第一峰

附霞裳和詩

紅葉

驚心最是滿林楓底事皆成醉客容青女曉餅紅日去朱顏常被白雲封飄零時響空山路墮落幾逢古澗松我欲題詩先煮酒摳衣自掃葉重重

蘆花

蕭蕭一片荻花稠憔悴江濱早白頭映月慣招鷗作侶隨風誤上客行舟如棉不肯因人熱落絮寧甘付水流知否楊花翻羨汝一生從不識春愁

履霜

侵晨上嶺滿途霜紅日將升未吐光屐齒留痕誰更早馬蹄怯進我知涼遙山望去頭微白野徑行過草露黃最是負薪人太苦料料葛屨走危岡

聞鴈

夢返孤舟月影西忽聞征鴈語聲悲同懷離緒輸儂遠可有家書報客知訴出旅愁雲裏聽喚醒霜角

枕邊吹寒槩一點燈如豆頗似長門夜坐時

小倉山房詩集卷三十一終